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一一冊目次

公是先生弟子記一卷 （宋）劉敞撰 明穴硯齋鈔本 ○○一

晁氏儒言一卷 （宋）晁説之撰 明嘉靖三十三年晁瑮寶文堂刻本 ○二四

延平李先生答問一卷 （宋）朱熹撰 附一卷 明萬曆三十七熊尚文刻本 ○三九

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一） （宋）黎靖德輯 明成化九年陳煒刻本 ○六八

公是先生弟子記一卷

（宋）劉敞撰

明穴硯齋鈔本

公是先生弟子記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劉敞撰。敞有春秋傳，已著錄。是編題曰弟子記者，蓋託言弟子之所記，而文格古雅，與敞所註春秋詞氣如出一手，似非其弟子所能。故晁公武讀書志以爲敞自記其問荅之言，當必有據也。公武又稱書中於王安石楊慥之徒書名，王深甫歐陽永叔之徒書字，以示襃貶。今考公武所說，亦大概以意推之。即如王回一人，論四岳薦鯀一條，論聖人一條，則書其名；論泰伯一條，論晉武公一條，則書其字。是於襃貶居何等乎？且其書固多攻王氏新學，而亦兼寓鍼砭元祐諸賢之意，故其言曰：淫聲出乎律呂，而非所以正律呂也；小道生乎仁義，而非所以明仁義也。又曰：八音不同物而同聲，同聲乃和；賢能不同術而同治，同治乃平。又曰：忘情者自以爲達，悖情者自以爲難，直情者自以爲真，三者異趣而同亂。又曰：學不可行者，君子弗取也；言不可用者，君子弗詢也。又曰：智不求隱，辯不求給，名不求難，行不求異。又曰：無爲而治者，因堯之臣，襲堯之俗，用堯之政，斯孔子謂之無爲也。又曰：夫賢者爲人所能爲而已矣；人所不能爲，賢者不爲也。又曰：君子恥過而欲改之，小人恥過而欲遂之；君子欲善而自反，小人欲善而自欺。又曰：矜小名以售大僞，飾小廉以鉤大利者，惟鉅屛爾。蓋是時三黨交訌，而敞獨蕭然於門戶之外，故其言和平如是。至於稱老子之無爲則爲安石之新法發，稱孟子之人皆可以爲堯舜則爲安石之自命聖人發。其說稍激，則有爲言之者也。又王守仁謂無善無惡者性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用，明人斷斷辨正，稱爲衞道。今觀是書，乃知王安石先有是說，敞已辟而闢之，是其發明正學，又在程朱之前。其或謂仁義禮智不若道之全一條，謂道固仁義禮智之名，仁義禮智弗在焉，安用道，亦預杜後來狂禪之弊，所見甚正，徒以獨抱遺經，澹於聲譽，未與伊洛諸人傾意周旋，故講學家視爲異黨，抑之不稱耳。實則元豐熙寧間卓然一醇儒也。其書宋時蜀中有刻版，乾道十年，豫章謝諤得之於劉文濬，付三衢江溥重刊，淳熙元年，趙不黯又於敞從曾孫子和及子和從叔椿家得二舊本，校正舛脫。就江本改刻十八頁，補三百七十字。此本即從不黯所刻鈔出者，末有諤溥不黯三跋，證以永樂大典

所引、一一符合。知爲原書。亦可謂罕覯之笈矣。敞墓誌及宋史本傳俱稱弟子記五卷。讀書志則作一卷。蓋南宋之初已病其繁碎、合併爲一。今以篇頁稍多、釐爲四卷、以酌其中。又錢曾讀書敏求記載極沒要緊一卷、註曰、卽劉原父弟子記也。考浙江所進遺書、有極沒要緊一卷、亦題公是先生撰。其文皆採掇郭象莊子註語、似出依託、與此顯爲二書。今別存其目於道家中、庶眞贋不相淆焉。

公是先生弟子記

劉子曰四十而仕為不惑也五十而爵為知命也不惑然後可以為士知命然後可以為大夫

兼近四隅不失其所者中是也并總萬物不失其元者一是也明德制義不失其方者禮是也禮者道之中也

教人以道云乎豈曰教人以文云乎道者文之本也循本以求末易循末以求本難今之所謂作者筆墨焉爾簡牘焉爾

君子之謀也盡下而用其所長不以已奪人故曰功成而已矣事立而已矣衆人盡其慮而君子受其名

道之勢似迂闊道之文似詭僞道之情似剛狷勢無迂闊則鄙文無詭僞則野情無剛狷則蕩

舜作九招九招者九名也予識其三焉祈徵角之謂也

天可順而不可情也鬼神可敬而不可諂也

廟中其至矣百官備萬物具不言而事行無為而功立

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春秋變魯之實也脩己以安人

治天下其猶作樂乎作樂者備八音八音不同物而同聲同穀乃和治天下者進賢能賢能不同術而同治同治乃平是故樂之和一物不得主焉天下之平一賢不能名焉

政莫美乎簡易何為而可曰繁矣而後求簡焉難矣而後求易焉簡之而簡者繁不可如何矣易之而易者難不可如何矣

儒者之原仁義也樂工之本律呂也本律呂者衆而知律呂者寡原仁義者衆而通仁義者寡律呂之所以亂淫聲亂之仁義之所以毀小道毀之淫聲出乎律呂而非所以正律呂也小道生乎仁義而非所以明仁義也善治聲者擇乎律呂善治道者擇乎仁義天下之道莫大乎學莫貴乎學夫學者匹夫也而居聖人之業可不謂大乎匹夫也而言王者之事可不謂貴乎

聖人辯必能窮萬物而不言智必能兼萬事而不為不言者有所止之不為者有所因之

君人議道有司守法君人議道故議道者君人之德也有司守法故守法者有司之器也

古所以治者當其分也古所以亂者違其分也當其分

而勸違其分而競勸則事立競則怨作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何謂也曰德之至也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樂也不淫其色悠哉悠哉展轉反側哀也無傷善之心此之謂也

古之教者言不足而徵徵不足而諭諭不足而類類不足而辯古之君子言而已矣辯其末也

天有常運也地有常勢也人有常性也物有常理也是故天地始者由今日知之萬世後者由今日知之雖有至愚之人而不疑於天不惑於地審必然也審必然則不可欺以辯不可欺以辭者衆人皆然而君子為甚是故聖賢之事出於上古者雖甚遠必有以信之雖甚幽必有以明之雖甚繁必有以詔之雖甚亂必有以治之

書所以紀遠而書未必盡信也信有理言所以交近而言未必盡聽也聽有理故信理者不惑於書聽理者不惑於言不惑於書可以爲師不惑於言可以爲友

漢武帝好馬而余吾渥洼爲之出馬葉公好龍而龍亦下之高宗好賢恭默思道夢帝賚以良弼此皆可以謂篤好之矣

桂厲叔事莒敖公不見用而死其難曰吾以羞後世不知臣者狼瞫黜於晉不肯爲亂而死國事亦以使上知也

不肖之君諱言死亡秦人不敢言死衰宋之主愁言白也

趙王殺其良將李牧而作山木之謳項羽既敗悲歌慷慨泣下沾衣李斯就戮東市嗟呼感動使彼早自斃安有此患哉

齊靈公淫於崔氏崔氏殺之將死曰請自刃於廟楚成王求食熊蹯而死趙武靈王梁武帝探鳥鷇而食胡亥曰願爲黔首皆不忍乎居爲善而希望須臾之生

楚靈王聞諸公子被殺自投車下曰予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商君設法殘民及死之日歎曰爲法之敝一至此乎使此兩人幸而免猶自以爲行之是也楚莊王曰吾以不祥道民則災及吾身

桀紂可與爲善哀平不可以圖存非桀紂優也時勢失也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而誓司徒司馬司空此三卿三軍也諸侯以百乘爲軍不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下天子也以百乘爲軍者一乘凡八十家家出一人其中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其餘以爲厮役庖養者凡一乘則一右右皆虎賁勇士也故武王戎車三百兩則虎賁三百人

漢武帝初好兵事征伐故衛青霍去病李廣楊僕諸酷吏皆爲用及後悔之封丞相爲富民侯而搜粟都尉趙過平都令光更以務農重穀進天下亦翕然賴之此一君之身終始相反如此而隨其取捨輒皆得人外則伸威四夷内則安養百姓世豈乏士哉常患人主不求也

禮不以近人爲達樂不以易備爲樂事不以便用爲利味不以爽口爲美行之似迂遠作之似疏拙居之似愚朴安之似淡泊化民成俗俗既已成偷偽者不能入

物謂之命生謂之性道謂之情情者聖人所貴也詩書禮樂所由作也仁義忠信所由顯也五帝三王所以有其人民也

忘情者自以爲達悖情者自以爲難直情者自以爲眞三者異趣同亂不可以爲王伯之民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曰顏回季康子問弟子好學子曰顏回好之者樂之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此聖人之好學也

齊桓欲用管仲求之於魯魯施父曰不如殺之衛鞅爲秦伐魏破魏師魏安釐王曰吾悔不用公叔痤之言以誅鞅也夫不忍克己爲德而謀害人之臣猶竊鈴掩耳

也智至於自欺而已
教民者禮樂為急非謂三王之禮五帝之樂也時禮時樂禮論其制樂論其功百姓鼓之舞之而不敢叛焉
教民以學為將行之也試人以言為將用之也是故學不可行者君子弗取也言不可用者君子弗詢也書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智不求隱辯不求給名不求難行不求異推鬼神虛無謊聽易視衆人以　如此者執而殺之
民難聚也而易散難聚也而易危聚之有道安之有術不出於人情而已矣
叔贛問曰尚書記人之功忘人之過春秋收毫毛之善貶纖芥之惡二者無異乎曰無異何謂無異也曰忘其

過不忘其惡貶其惡無貶其過
仁義禮智信五者伯王之器也變之而仁利之而義嚴之而禮謀之而智示之而信之謂伯仁不待變義不待利禮不待嚴智不待謀信不待示之謂王王者率民以性者也伯者動民以情者也性者莫自知其然情者如畏不可及王者百年而立百年而備百年而裕百年而衰百年而踣有過之矣伯者十年而立十年而備十年而裕十年而衰十年而踣有不及矣
率人以教人其政乃純率神以事神其鬼乃神政之不純教之過也鬼之不神事之過也教人過於殺事神過於瀆民不見嚴而煩是褻非瀆乎古之事神者必有則弗御弗御民弗信也必無則弗畏弗畏民弗從也事神

若疑故筮則弗非盟則弗叛禱則壹齋則潔言則信令則從居則謹行則順郊則見帝廟則見先王奠則見主而誰識思亂
任天下之憂者相天下者也若天下之重者君天下者也任天下之憂者非憂敗也言以己為天下法若天下之重者非貴可苦也言富貴之非己伊尹非憂天下任天下之憂者也故舉於　畝而相湯舜禹非樂天下若天下之重者也故受天下禪也
古之君子為義於其學為功於其業義非其學雖刑不避為政者有以徇之則勸事師也功非其業雖賞不就為政者有以置之則勸事君也事師貴壹事君貴一一之外毋敢動其心人人一以事師人人一以事君天下

治矣義非其學雖刑不避者誰歟曰若齊景公虞人親絲欒氏之臣是也功非其業雖賞不就者誰歟曰若董安于屠羊說者是也
五經者五常也詩者溫厚仁之質也書者訓告信之紀也易者淵微智之表也春秋褒貶義之符也唯禮自名其道專也
利己者亡利民者伯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者王
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古也周之末造也古者教民不倍死臣已死君不忍呼其名
事師者北面言臣之也就養無方死則為三年之服言子之也故受道焉不敢倍倍之者君不以為臣士不以為友故善事其師者必善事其親善事其親者必善事

其君故人君莫不欲其臣之善師也故立師保之官人
父莫不欲其子之善師也故易子而教
孟子曰人　性善人之性皆可以爲堯舜孟子可謂言
過其實矣　之性善且有上有中有下於上也又有上
焉於中也又有中焉於下也又有下焉九品也故上者
聖中者君子下者有常不及乎聖而爲仁不及乎君子
而爲善不及乎有常而爲齊民故性不同也而善均善
不同也而性均故人不可以爲堯舜猶堯舜不可爲人
也壽莫如召公不能至乎聖而止夭莫如顏子亦不能
至乎聖而止使召公而夭使顏子而壽其材亦若是而
止矣此性之不可過也人何可爲堯舜哉故聞難到之
期者人不能信也人不能信者學不能益也

古之教者詩書禮樂至仲尼益之以易春秋樂自此沒
矣禮者德行之本也詩者言語之本也書者文學之本
也春秋者政事之本也此四本者君子之所盡心也
聚無功之人者乏百姓之食也地不加闢而賦粟倍民
不益進而廪餼廣貧則不能富也流則不能止也殍則
不能救也此率人而使食人也人相食則不祥莫大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門人問曾子曾子
曰忠恕而已矣施之己曰忠施之人曰恕
聖人之功與人同也聖人之德與人同也聖人之性不可
及也聖人之功不過治人聖人之德不過治身聖人之
性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惡可及哉孔子曰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如丘者焉是故舉功德以言聖人者其由不知
聖人者也
有材而不知道材非其材也有功而不知道功非其功
也
古者祭蓋必有配配必有尸尸者人道也非祭人則無
尸
天子七廟二王後六廟諸侯五廟孤卿四廟大夫三廟
上士二廟官師一廟故生異宮者祭異廟也
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如何斯可謂之無爲矣
曰因堯之臣襲堯之俗用堯之政斯孔子謂之無爲也
正朔無所改制度無所變教令無所易共己正南面而
已矣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王者
承極敝之後者則新之改正朔以新其時也異徽號以

服色以新其目也殊聲音律呂之變以新其耳也一制
度法令以新其俗也非所謂無爲也孔子曰唐虞禪夏
后繼湯武伐其義一也
不王不禘　諸侯不祫祫及其壇墠禘者禘其祖之所
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及其夾室
廟有二昭漢之失禮也古者一昭一穆
非學之難知所學之難也非所學之難知道之難也非
非知道之難知行道之難也知所學者亦鮮矣知道者
吾未之見也譬如道者其猶止水乎止水能盡物之形
此之謂一以貫之
商賈有千百之利則勤農夫有終歲之食則勉是其樂
之者也爲道者亦然苟得其樂終身不厭苟爲不得終

身勞苦亦勤之而已矣如商賈之謀富農夫之望歲安有不及哉詩曰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今之為學者多若此勿為名則名隨之勿為利則利隨之故學者去名利之心而已矣

德之親民甚於子孫子孫天性也服有時而殺廟有時而遷至於德或累十世民悲思享嘗之詩曰豈弟君子胡不萬年

賓之初筵飲酒之禮也古者非祭祀不飲酒不至于醉書曰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秦之亡不亦宜乎多為利者大夫則君　婦人則客之以是教其民焉民是以共利之為政者慎所以導民導民於善其報亦善導民於惡其報亦惡詩曰爾之教矣民皆效矣

莫之為仁者而謂之不可為猶莫之行而忌遠也熊蹯之美不食則不知其美知熊蹯之美者必其食之者也先王之禮其猶熊蹯乎

庶子為後為其母不敢貳尊者也庶祖母之喪三年非禮也吾未之聞也

聖人之治天下結之不以恩惠威之不以刑罰不為而治者民自治也一曰宗族二曰師友三曰賓客四曰祭祀五曰喪紀

所謂命者道而已矣生死貴賤貧富道之制也君子以為命所謂天者人而已矣人歸之則為諸侯諸侯歸之則為天子人之制也非己制也君子以為天知道者其知命也知人者其知天也

孫不後祖故有嫡子無嫡孫嫡孫者繼嫡子者也為嫡子三年為嫡孫朞祖不以孫為後也祖不以孫為後孫亦不敢後祖也然則孰後後嫡子嫡子死有子則廟廟則以昭穆治之無子則不廟不廟則不以昭穆治也孫後祖者唯始封君及始為大夫之嫡子前死者子未為後其孫代之於是乎為祖三年後者後宗廟也庶子不為長子三年言不為後也禮曰祖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此之謂也

或問曰太公治齊尊賢而尚能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奪之臣周公治魯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寖弱矣若是乎聖賢之無益於治亂之數也曰否此非聖賢之語也致功兼幷者文其過之言爾齊不用太公之法故齊奪魯不用周公之政故魯弱尊賢尚能非所以啓簒也尊尊親親非所以致弱也齊桓公修太公之法而伯天下魯僖公修周公之政詩人頌之以比三王惡在其無益於治亂也

或曰人有言太公封於齊五月而報政伯禽封於魯三年而報政周公喟然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齊乎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乎易近民民則歸之信有諸乎曰否此非周公之語致功兼幷者欲速之言耳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古之人豈不欲簡易哉又惡欲速速非所以簡易也簡易者未嘗速也民之為道信而後可使富而後可教安而

後可保此所以為達也三年之為亟矣舜先曾亡何曾
之北面哉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吳起可謂知戰矣親與士卒最下者同其勞苦曰是何
足以言知戰也子見夫乞人乎時號偃仆乎康莊之間
其聲可哀也不若是不足以濟其身若乃家丈人者五
十可以衣絲七十可以食肉子孫者奉之爾父母之仇
不與共天下兄弟之仇不與共國非虛加之也然後稱
於人情卹民如子者民報之如父卹民如弟者民事之
如兄無所仇云爾有則爭先致力焉子弟豈待父母與
己均其苦然後為用哉故用民者矯之以身徇之以愛
濟之以術苟一時之勝而已矣惡可以久矣詩曰服其
命服朱芾斯皇八鸞鏘鏘道上不失度下不失節也駕

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君子之所依而
小人以為己腓安在其毀上下之節哉
或曰仁者壽顏淵何以不壽曰死生命也非人之所益
然則仁者壽非君子之言乎曰固君子之言也所謂壽
者言無以增其年而已矣通是道者內自得於心雖殤
子猶彭祖也有言彭祖而非壽者乎請問智者樂曰通
是道者內則得於心雖窮居猶南面也而非樂者乎請
問仁智動靜曰誠而明之靜也明而誠之動也
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不遷怒不貳過
君子之事君也諫不用則去諫不用而去者道也先其
未亂也見亂而去是逃也死之可也
君子之不去其君也不忍也何不忍也曰不忍其君之

無與為善曰庶幾乎若此哉故不聽則諫不已其有利
之之心焉是貪也非不忍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所謂文學也行所謂德行也政
事主忠言語主信
君子之不言利也惡其號也曰利於己不言可也利於
國利於天下不言不亦病乎曰天子之有天下猶諸侯
之有國諸侯之有國猶大夫之有家大夫之有家猶庶
人之有室大者治大小者治小云爾非異物也利之天
下則謂之公利之家則謂之私利之國則謂之廉利之
室則謂之貪是亦不知類也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
上之所貴而下為之則善事上也上之所貴而下不為
之則不善事上也欲治民而責其善事上非也責其不
善事上而惡其傲己於利難矣如惡之也則莫若不言
利

君以人為天人以君為天天以人為天人之所歸號之
曰天與之人之所去號之曰天奪之非君以人為天歟
君安之則安富之則富生之則生死之則死非人以君
為天歟世治人曰天也世亂人曰天也天非實治之也
天非實亂之也有曰治有曰亂者非天以人為天也歟
君子畏幽則小人畏明君子畏明則小人其無畏矣詩
云惛不畏明
性者受之天也道者受之人也受之天者己雖欲易之
不能易也受之人者人雖欲易之不能易也魚不可使
去淵鳥不可使去林天也出處語默隱顯之不濟人也

有所受之矣
言而無當猶漏巵也形具而已矣
聖人無可無不可賢人有可有不可衆人適可適不可
聖人曰懷之賢人曰擇之衆人曰所遇而已矣
誠於中者其受言也不惑不惑然後知言知言然後知
人
權所以濟義也非義無所用權為義者聽民民之所徇
因以濟之堯舜禪湯武伐義也
人君誠有畏天之心雖有災害不殘及其無畏天之心
雖無災害殘矣人君誠有恤民之心雖有災害不畔及
其無恤民之心雖無災害離矣故天之所享誠也民之
所保誠也誠之至不言而諭不施而惠不禱祠而福是
以人道貴忠也
三王肉辟有諸曰有之不已慘乎曰秦漢則慘三王則
否井田以均之鄉黨以安之學校以敎之示之以禮動
之以義惠之以仁竒衺之行無自肖焉荒鄙之聲無自
聞焉滛佚之色無自見焉上下察矣遠邇一矣然而附
于辟者衆所棄也奚其慘非聖王不能用肉刑秦漢之
用肉刑暴矣慘其末乎漢文之革不亦宜乎
人胥知行之由足不知行之由目人胥知視之由目不
知視之由心人胥知生之由食不知生之由道三者異
類而同義如使人之行者莫如足也則瞽者曷為有所
不行也如使人之視者莫如目也則念者曷為有所不
見也如使人之生者莫如食也則不義之食曷為有所

不生也生之依道眎之依心行之依目此天理之自然
者也知行之待目而不知生之待道則外其生於道矣
夫外其生於道者生而不以道者也生而不以道者猶
行而不用目其不陷于坑谷者幸而已矣
臨大事而不懼守大節而不可奪詖言不入偽言不出
其唯知道者乎
君子貴曲能有誠曲能有誠者藝之上也而況直而誠
之誠而明之者乎
梓慶削木為鐻不敢以毀譽搖其心不敢以爵賞攖其
慮七日鐻成而若神梓慶可謂知用巧矣有為者亦然
今之懷道者假與於仁邀賞於義故弗成也器而弗成
猶毀瓦也
事求可功求成何如曰不可事求法功求義法而不可
者有矣義而不成者有矣未有不法而可者也未有不
義而成者也
君子之道不出於中中者所以并容也賢者守焉不肖
者勉焉并容所以為大也決絶之行君子不為
舜在深山之中伊尹耕有莘之野説築傅巖之險亦憂
天下乎曰不憂也奚為不憂賢者之生於世也世亂固
坐而眎之乎曰天子憂天下諸侯憂其國大夫憂其政
士憂其職庶人憂其業天下已定矣非其憂而憂之亂
也天下固亂而又亂之是以使天下多事也詩云職思
其憂君子豈無所憂哉亦思其職而已矣或問舜伊尹
傅説之職曰舜職其孝伊尹職其耕説職其築

或問孔席不煖有諸曰有之奚其皇皇也曰聖人以其皇皇爲道衆人以其皇皇爲利或曰爲道固皇皇乎曰迎之致敬則就之言不行諫不用則去之不皇皇何爲佛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往孔子不惡其畔歟曰惡之惡之曷爲往也曰人之於仁也無必不爲其於不仁也亦無必爲知賢而召之也非知仁歟知仁也不足與爲善歟知仁且爲善畔可使復合危可使復安亂可使復平亦何爲不往哉

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使傳說死於胥靡不如名之何矣亦疾之乎曰君子之名有不幸而不稱無幸而稱小人之名有幸而不稱無不幸而稱其疾之也在己其稱之也在人君子能知其必疾也而不能知其必稱也奚疾之哉

或問誠曰誠者成也成物者也不成物非誠也何謂物曰君子則德小人則事德莫若修事莫若敏二者其誠乎

揚子雲曰賢者爲人所不能爲揚子亦安知禮哉夫賢者爲人所能爲而已矣人所不能爲賢者不爲也

或問君子矯乎曰唯君子爲能矯君子之矯以爲義也小人之矯以爲利也君子窮而益堅小人達而亦偽富而無以爲道也則辭富貴而無以爲道也則辭貴生而無以爲道也則舍生唯仁者能之

或問伊尹比乎妹喜以滅夏膠鬲比乎妲己以滅商有諸曰否此非智者之言也桀爲無道嬖妹喜而殺其良臣棄先世之典而絕百姓之命百姓弗堪伊尹爲是相湯以滅夏放桀于南巢紂爲無道嬖妲己妲己之所悅而嬖之所惡而殘之殺比干以逐其怒百姓弗能忍武王爲是代紂而殺之當是時膠鬲諫而不入使之問師期期後武王趨而救之猶紂臣也吾聞得天下者得其民心者也有天下者不利天下者也如湯武因人之變以取其國是利之也何以爲湯武鄭穆公將代胡則妻之句踐有吳之怨入西子焉夫攜人於禍而後殘之陷人於危而後幸之此不仁者之所爲也而謂湯武爲之乎

太上無文其次有而不恃其次恃之而治其次治之而不足恃

君子有四擇擇術然後學之擇師然後傳之擇交然後親之擇君然後事之是以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

禘而不報者吾未之見也廟堂之上獻以爵酬以觚一獻而三酢足猶以爲薄故君不可以弗厚施也

治國家天下者去利之心而已矣國君過市有罰夫人過市有罰命夫命婦過市有罰徒過之而已矣猶曰不可況親利之者乎

禁過於微則人樂遷善防患於小則患遠矣或曰禮齒路馬有誅以足蹴路馬芻有誅不已亟乎曰是所謂遠其防者也路馬者君之路馬也路馬之可敬況其君乎是以國家之敗常以自其小者始焉民無嚴君之心則

無爲貴禮矣
成民而後使之則無怨民教民而後用之則無失人
犬馬之勞不可棄也厚之至也
禮也者大爲之爲其小也遠爲之爲其近也厚爲之爲其薄也深爲之爲其淺也謹爲之爲其怠也此之爲禮之情知禮之情者所以作禮也
過而能知知而能改上也過而不知知而能改次也旣不能知又不能改下也
衡平也故準之繩直也故度之鏡明也故監之君子成德以待物至也輕重出焉曲直決焉醜好分焉誰能敝之哉
委巷之禮小人悅之君子恥行焉先王之禮君子悅之

小人恥行焉詩云彼醉不臧不醉反恥行不由先王之禮猶醉也唯君子能忍是恥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
吾乃今知禮之爲貴也用於未亂而不用於已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刖拜遜爲之訴矣
學所以爲己也推而及人仕所以爲人也推而及己推而及人故不以人害己推而及己故不以己害人君子之得其時者將以行其道也道不行猶爲不得時也叔孫通制漢禮得其時矣君子恥之者以道不得行也
或曰子三年不改於父之道若其不善也亦無改乎曰否改其惡無改其道謂之道矣若之何改之三年不改焉雖終身不改矣

信善者毀譽不能惑也毀譽不能惑也則信善已乎曰未也貧富不能易也貧富不能易也則信善已乎曰未也貴賤不能動也貴賤不能動也則信善已乎曰未也生死不能誘生死不能誘則幾於至矣雖至乎至者蔑以加矣
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聖人固能與人壽若此乎曰否不然也昔者武王既克商有疾諸大夫懼請穆卜於先君周公於是爲壇請命於文王卜之以三王之龜而吉書曰王翌日乃瘳復三年王乃崩世以謂文王與之也是以傳於此言也聖人不能以其壽與人也
士可使見義不可使見利世民可使見德不可使見刑

齊無知弒襄公孟陽死于牀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崔氏弒莊公莊公臣死者十人晏子端委立于門外莫之死亦莫之亡
四民異業而莫相悅者職分均也
制度不定雖殫天下之富其求不給
富貴不可矜也富貴而攻之者衆以其可矜譬如明珠潛于千仞之淵没人取之
莫善乎性人之學求盡其性也學而不能盡其性有之矣未有不學而能盡其性者也
性猶弓也學猶力也雖有千鈞之弓引之弗滿弗能貫也豈弓力爲有不足哉所以用之者不足也
上之治下職也下之事上亦職也上不能治下則辱下

不能事上則亂亂則喪身昏則喪位其事一也

孔子之教人也猶量也豆區釜鍾因其能容故手足而止

五帝之治翼翼如也三王之治兢兢如也危國者必自暇亡國者必自佚詩曰彼醉不知一醉日富

遘禍如水火猶有及焉去辱如溝隍猶有隕焉不早辨故也無日不違無日不去則何悔吝之有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一近而他遠也

世有道則其民質其士貴其鬼神世無道則其民巧其士賤其鬼不神

舜之受天下也禮辭禹之受天下也固辭益之受天下也終辭非苟降殺也時也聖人從時

進莫若讓勇莫若義貴若莫仁富莫若廉

民可刑也而不可辱可懼也而不可愁可親也而不可怨

或問公孫弘倪寬以儒術飾吏事何如曰巧矣不有毀也其能飾乎哉曰與其莫用飾不亦近乎曰君子遠之為道小人近之為利苟可飾也莫往而非義也為義而飾民進於偽偽實害德百度昏矣其有不佻乎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非德之順而心是制民各有心何上之有民之情也凌上其性也好德

禘帝也不王不禘虞夏禘黃帝商周禘嚳皆帝也諸侯不敢祖天子不敢祖天子則亦不敢禘故魯之禘非禮也

或問鄉飲酒之禮劉子曰所尚三德也年也爵也俎豆之事則人知之矣敢問三者兼乎曰然如何曰謀賓介於先生尚德也旅酬以齒老者異秩尚年也大夫為僎坐于賓東尚爵也三者天下之達尊也夫如是故觀於鄉者其一曰彼壯也而先老何也曰唯其德也然後民退而修德其二曰彼羸也而先富何也曰唯其長也然後退民而事長其三曰彼後入也而異席何也曰唯其貴也然後民退而貴貴故先王不賞而民勸不令而民從一事而三美備焉其唯鄉飲酒乎

非聖主不能封建非封建不能長世

善於義之為善也雖不利於己天下善之己亦善之而

善安有不勸乎惡於義之為惡也雖利於己天下惡之己亦惡之而惡安有不懼乎

安民也世祀也養己也君之不同也安民者無危世祀則有死矣養己者亦未之嘗存

不以仁而為之不以不仁而不為上也以仁而為之以不仁而不為次也不知仁而為之仁不知不仁而不為不仁下也不以仁而為之不以不仁而不為者性也未始入於非以仁而為之以不仁而不為智也畏乎不仁不知仁而為之仁不知不仁而不為不仁者出入也有幸矣不知仁而為之仁亦有不知仁而不為不知不仁而不為不仁亦有不知不仁而為之不知仁而不為亦有知仁而不為不知不仁而為之亦有知不仁而為之

荀子不知性揚子不知命韓子不知道荀子言聖人之性以惡聖人之道以偽惡亂性偽害道荀子之言不可為治揚子劇秦美新畏禍投閣苟悅其生而不顧義湯有夏臺文王有羑里周公奔楚仲尼畏於匡非其義貴之不受非其罪虐之不辭為畏而投與刑而死同為投而死與刑而誅異揚子之道不可以教韓子言聖賢者時人之耳目時人者聖賢之身耳司聞目司見身然後安聖賢及及憂天下之憂明其義曰孔席不暇煖墨突不得黔數進不恥數退不慙不得出貴人之門為懼使天下學者矜於功名進於勢利墨道也古者士修其身鄉里不知朋友恥之朝廷不用有司恥之君子之行不由於人之所可賤是故不聘之女祭祀不為主不聘之士朝廷不為用韓子不知道可為其臣不可為大臣

物莫鄰於鑑其守也一其應也博其居也以平以平為道者也

春秋之誅也先意而後事其實也先事而後意有其善無其功君子不賞也賞之弗信有其惡無其志君子不誅也誅之不服先意而後事是以利不濫先事而後意是以賞不僭刑不濫賞不僭王道之盛也

天之道有常人之道無常無常所以應有常也天之道無為人之道有為有為所以應無為也天之道不言人之道有言有言所以應不言也天之道無形人之道有形有形所以應無形也天之於人相反也其相反猶相徇也故聖人默而成之既已有為矣而謂之無為既已有言矣而謂之無言既已有形矣而謂之無形是莊老也非正名實之言也

劉子謂揚異曰鼓舞鏗鏘吾不知其異於樂也然而知鼓舞鏗鏘而不知其義者是制民之樂也折還俯仰吾不知其異於禮也然而知折還俯仰而不知其理者是徐氏之禮也簡牘筆墨吾不知其異於道也然而知簡牘筆墨而不知其道者是世俗之儒也故君子務本

史之諱國惡非禮也晉人殺靈公董狐書之曰趙盾弒君趙盾曰嗚呼天乎有罪弒君者乎董狐曰趙穿弒君而子不討凡弒君者非子而誰仲尼曰董狐良史也書法不隱故史之諱國惡非禮也曰然則春秋何以諱國惡春秋不足法乎春秋至矣史不足以當之孔子曰其

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有罪焉故春秋至矣史不足以當之

問性者色白曰皎然黑曰黯然青曰蒼然丹曰赫然黃曰熅然問之其別不知也問聲者之音宮曰溫以厚商曰廣以廉角曰和以愉徵曰清以辯羽曰堅以微問之其次不知也問衆人之道仁曰博愛義曰禁非禮曰畢遜智曰通物信曰不欺問之其用不知也然則瞽者能得五色之名聾者能得五音之名衆人能得五常之名未足貴也貴道者貴其施之而不悖悖理之而皆得言之而不惑也非貴知其名也

臨尸而不怍則可以覲孝子矣

天子之玉全上公尨侯伯瓚子男將貴者取純焉賤者

取駮焉夫學亦猶是矣全而純者王也次厖也次瓆也次將也石爲下

或問資於事父以事君君之使臣猶父之使子雖辱不辭雖勞不怨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然則詩人怨乎劉子曰父子性也君臣義也父子內也君臣外也詩人之怨有使之然也故事親有慕而無怨事君有怨而無懟

聖人行而當理非求當也自當也言而中律非求中也自中也

或問吳充曰衛輒拒父則逆親不拒則廢命爲衛輒宜柰何吳充曰合國人而聽之揚縛以吳充之言問劉子劉子曰否以謂聽於國人則公矣國人君臣也蒯聵父子也君臣主義父子主親義無廢命親無絕屬與國人慮兄弟君天下不爲也若之何與國人慮其親或且衛有君矣國人不忘其君輒忘其親乎堯有天下讓之舜舜有天下讓之禹堯舜之有天下也非無所命之也已而遷焉天下有非之者哉

或問孟子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舜䟎棄天下如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焉樂而忘天下故父子天性也孟子可謂知舜矣

志近者閒遠則悲志小者見大則疑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逢不善之謂也

知性者不可惑以善惡知道者不可動以富貴知命者不可威以生死

梁惠王問利國孟子知其非問財利也然而曰王何必曰利者利不可爲號也齊威王問好樂孟子知其非好先王之樂也然而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庶幾者樂可以爲名也故號之不可傳者去之名之不可教者正之故兼愛爲我絕學弃智之說君子弗聽

或曰臧堅勇乎廉矣劉子曰是安得爲勇且廉哉彼喪其衆而不死惑也恥一言而死之忿也且堅者惑忘其死忿忘其生者也勇者忘其死乎廉者忘其生乎

或曰儒者無益於勝敗之數秦漢之勢原憲季次無益也曰然儒者無益於勝敗之數勝敗故不及儒者之治矣

願大而不志於仁亂也好勝而不志於禮賊也

行斯政也使天下之人服是王者之政矣出斯言也使天下之學者悅是聖人之言矣故王者之政服人心而聖人之言悅人性政莫大於得人心得人心者非夫得衆人之心得賢者之心也民之於貴也其動以爲法其言以爲教故賢者所就就之所去去之國未有不以是而存亡者也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自古莫盛焉武王之有天下朝諸侯猶反掌也此之謂得人心

自信也故能使人信己自愛也然後可以愛人不自信雖欲教人不行不自愛雖欲愛人僞矣

或問克己復禮曰賢者就之不肖者勉之克己矣然則是仁矣乎曰純則仁駁則否一日克己復禮而求仁焉

天下孰能歸之
不仁者有三殆富則見怨貴則見嫉有功則見疑三者
非人予也自予也
或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何謂也
曰無為而已矣天無為四時行焉地無為百貨出焉君
無為百官治焉何為哉
爵可貴也財可富也賞可勸也罰可威也中人也君子
貴不待爵而重矣富不待財而厚矣善不待賞勸矣過
不待罰而沮矣然而貴貴焉富富焉賞賞焉罰罰焉中
人之法也若夫貴富賞罰則非君子之事也
苟可貴也則可賤也苟可富也則可貧也君子貴乎非
貴賤乎非賤富乎非富貧乎非貧者也其動中禮其作

中仁斯已矣
貴不為賤也貴有道富不為貧也富有禮是王者之臣
也貴且為賤也術得行焉富且為貧也政得治焉是伯
者之臣也貴為賤而已富為貧而已是敝國之臣必禍
之勢也
聖人有所不言而無不知也賢人有所不言而亦有所
不知衆人有所不知而無不言
所恥而不恥惡也非所恥而恥惑也
有仁心而不施之政焉民不信也有仁政而不施之法
焉後世弗徇也故君子有其心必見於其政有其政必
著於其法
或問百姓不親五品不訓不祥莫大焉瞽瞍以殺舜為

事象從而謀之帝曾弗能禁乎劉子曰禁則誅誅則傷
孝子之心聞屈子以伸父也矣未聞屈父以伸子也詩
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聖人受命於天賢人受命於聖人故聖人之命亦天命
也子事親臣事君出於聖人者也是以問聖人者問其
所為毋問其所以為問其所知毋問其必不可知子路
是矣子路問鬼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問死子曰
未知生焉知死故聖人有所不言也賢者有所不問也
聖人所不言而言之雖舜弗聽賢者所不問而問之雖
猜勿復
名者所爭也過者所匿也君子晦其名而衆不得蓋焉
明其過而世不得非焉

或問仁人曰仁人者死生無變乎已而況於富貴貧賤
乎或曰若是則莊老何以異曰莊老也過仁人過乎哉
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也
或曰仁義禮智不若道之全劉子曰春夏秋冬別於天
者也是以為時金木水火別於地者也是以為用使天
不時地不用則無以知其大矣所謂道者固仁義禮智
之名也仁義禮智弗在焉安用道
人無為不祥也而後受其祥所謂不祥者少凌長不祥
也賤干貴不祥也愚敖賢不祥也強駕弱不祥也少凌
長長亦或凌之賤干貴貴亦或干之愚敖賢賢亦或敖
之強駕弱弱亦或駕之其類還至也今有變怪之物見

神之事至於此則人必以謂不祥且有禍矣至於身不祥則莫之能察者不亦惑哉

世之命仁也則愛而已矣奚足焉有所謂愛而不若其不愛奚以為仁哉仁者人也今指人之一體而言人可乎知一體之為人不知人之非一體也何以異於知愛之為仁而不知仁之非愛也孔子罕言仁曰易為其罕言也曰不足言也其不足言何也仁者安之也非強之也知夫安之也何言哉孔子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畏之斯師之矣樂之斯友之矣是故師之者雖死不倍其道誠以為是也友之者終身不貳其義誠以為當也

蹔而言道必得輕焉強而言道必得爭焉輕爭之人不可以為師師無輕者也師無爭者也

恃賞罰而為國不若其遺賞罰而不恃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苟篤厚於義而薄於利賞罰無所用矣夫賞者賢者所薄也不得已而居之罰也者小人所薄也不得已而用之

劉子曰天地之神也待人而成功而況乎人之不及天地乎

遠於利可謂士矣遠於利篤於學可謂士君子矣遠於利篤於學成於禮可謂仁者矣

人之性善而自以為惡人之情正而自以為邪非情無性非性無善性之與情猶神之與形乎今使夫盲者不能別五色聾者不能昭五聲非無聰明也形不使也人之所以去善而為不善者亦若此矣豈性不善哉情不使也因以謂性惡矣是亦謂耳目非善也夫盲者不夢盲而夢明俄然覺則盲矣聾者不夢聾而夢聰俄然覺則聾矣然則聰明非不存也物有蔽焉耳人之困於情亦猶是也

或曰治國以刑名猶愈乎已劉子曰然天下大治則無所用刑上下分定則無所用名刑名者亂之資也小亂則解大亂則駭雖有刑名亦不得施矣夫懷之以仁義道之以禮樂治其微而後刑名繼之變未窮也

劉子曰道之所以不明者三智者損之以就功賢者文之以便己學者析之以遂名故道之所以不明者三非小人不肖之過也凡在賢智而已矣古之為道者大而不損致而不文玩而不析

有仕為天下者有仕為國者有仕為家者仕為天下者德合則見不合則隱仕為國者德雖未合有禮則留無禮則行仕為家者不謀人之軍不議人之國寵則辭之危則避之是皆君子之義也任輕而憂重勢疎而慮密其唯好亂之人乎

劉子曰仕有三恥相時而為道者恥也希俗而為功恥也飾義而為名恥也

劉子曰道誠有三飾人之意謂之鄉原司人之色謂之邃篨服人之言謂之戚施士不慉其方而游富貴者皆鄉原邃篨戚施之類也

鷦鳩鳴之巧者也而常以其巢獲其宗鶴鳩之巧至於

害而已矣夫智不知擇安危之處而美其宮室則亦奚以異鷦鷯之巧哉

劉子曰有命必有性性者命之分也有形必有情情者形之動也

劉子曰凡學志為本道次之文次之無其志為其道不立無其道為其文不傳

或問明哲劉子曰自知之謂明知人之謂哲

劉子曰郊以歲始禘以歲終終始之義也三代共之

劉子曰為君有患患不知人不患無臣為臣有患患不能治身不患不能治民故君必不知人然後無臣臣必不能治身然後不能治民知人有道也無以名好實治身有道也無以遠謀近人自為正而國治耳

劉子曰深於易者言凶不待占矣此之謂知微

劉子曰常事禮也變事權也堯禪舜舜禪禹湯伐桀武王殺紂伊尹放太甲周公攝成王權也聖人仁人無所不用權唯聖人仁人然後可以用權

為人臣者不可以不自重也食而廢事君雖弗誅則犬豕畜之媚而廢節君雖弗誅則倡優畜之姤而廢能君雖弗誅則婢妾畜之巧而僥倖君雖弗誅則寇竊畜之此四者非君子其名也自予之也

或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何也曰利非所以為號也命非所以為教也仁非所以常道也利為號必失所以利明教必惑所以教仁常道必輕所以道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自內出者無匹不行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吾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功名之說立則道德微古之君子以道事上以德畜下勝國而非謀也富國而非利也齊眾而非刑也克敵而非力也凡在道德是故奇變之巧矯偽之行君不以賞於朝士不以教於國史不以書於冊

君使臣報也臣事君報也君人報其德臣人報其食報也者報其直者也直者天下之公也薄施而厚報之君子不為工尹商陽是也厚施而薄報之君子不可豫讓是也

射者勝而飲慶也下而飲罰也於飲酒而有恥焉故刑可以不用也

禮者幣之質也自我往者緣其質以出其文自外來者緣其文以觀其質

聖人之所言吾有不達而無有非聖人之所為吾有不知而無有疑聖人受命於天賢者受命於聖

王回問曰堯命治水四岳薦鯀堯曰方命圮族然猶試之九年若是乎聖人之不愛民也劉子曰否奚謂此哉堯將以盡民心者也洪水方割浩浩懷山襄陵當是之時民猶倒懸也能釋是懸者民之望之猶父母也自四岳九牧天下之人以鯀為能釋之然而堯不用則是奪之父母也奪之父母而水不治天下之怨非堯尚誰哉聖人之政也務盡於民心而不以獨智知不使己負疑於天下為天下而非己也故賞而天下莫不從罰而天

下莫不服愛民之至孰大於是
劉子曰聖人神也神也者不見而形不言而知不行而
速者也王回曰然則聖人不可及乎劉子曰否其可及
也者皆可及也其不可及也者則不可及已聖人之言
有不可以智知聖人之爲有不可以理推是皆天也獨
聖人知天命之可以然可以不然王回曰然則聖人不
可知乎劉子曰否其可知也者皆可知也其不可知也
者則不可知也已矣其神也其天也吾不知其可知而
知其不可知矣王回曰子之言聖人也太尊劉子曰然
衆人之言聖人也太卑人有言曰琢圭玉可以爲日月
之明乎必不信也琢圭玉可以爲日月之形乎必信之
矣然則以圭玉爲日月之明雖良工止焉以圭玉爲日

月之形雖拙工勉矣將卑日月以止良工乎高日月以
勉拙工乎
王安石曰性者太極也情者五行也五行生於太極而
後有利害利害非所以言太極也情生於性而後有善
惡善惡非所以言性也謂性善惡者妄也劉子曰王子
之言其謂人無性焉可已夫太極者氣之先而無物之
物者也人之性亦無物之物乎聖人之言人性也固以
有之爲言豈無之爲言乎是亂名者也王子曰人之性
無善惡之稱彼善不善者情之成名也然則聖人無所
言性可矣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夫不以物爲無性
性爲無善而以性爲善或不得本者也如物也而無性
性也而無善則乾尚何化而化尚何正之有夫言性而

明其無性者不足以明性而固惑於有性者也說何以
免此王子曰情生於性而有善惡焉善惡乃非性也往
應之曰雛生於卵而有雌雄然則雌雄生於卵之前乎
生於雛之後乎雌雄生於卵卵雖無雌雄之辨不可謂
卵無雌雄也善生於性性雖未有善之動豈可謂性無
善哉彼卵而無雌雄性乃可以無善矣
歐陽永叔曰趙盾弑其君加之弑乎誠弑之乎劉子曰
加之爾何以加之也曰不知賊之爲誰而不得討可也
知賊之起也而力不能討可也知賊矣力足以討矣緣
其親與黨而免之是以謂之弑君也曰今有殺人者有
司足以執之而不執也然則謂有司殺人可乎曰否不
可君固非人之比也大臣之於其君豈有司之於其人

乎君親之間聖人加焉後世猶亂況勿加也書曰議事
以制此之謂也
或曰契生於簡娀后稷生於姜嫄詩人以謂天命之也
曰王者之興固然不已怪且神乎古之有是多矣惟不
以怪而以爲理是以聖人存之可得聞乎曰王者之興
也其符絶人其德絶人其功絶人三者參而王有德無
其符無其功不能以王仲尼是也有其德有其功無其
符不能以王夏之益商之伊尹周之周公是也有其符
有其德有其功然後王夏商周漢皆是也故曰配天
永叔問曰人之性必善然則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
可乎劉子曰可愚智非善惡也雖有下愚之人不害於
爲善善者親親尊尊而已矣孔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

孰愈對曰賜也聞一以知二回也聞一以知十然則其亦有聞十而知一聞百而知一聞千而知一者矣愚智之不可移如此

深甫曰泰伯讓一國而曰讓天下何也劉子曰唯至德者能以百里王天下能以百里王天下者雖未得天下能以百里讓是亦讓天下矣讓者推己之所能有而與人者也非其有而居之謂之盜非其有而予之謂之僭

劉子曰教者所以明民也明民者其猶迷之有表乎一則得多則惑天下之表亦衆矣欲民之無惑難矣

劉子曰道廢則士之為私議者衆而後有揚墨政亂則民之圖非福者衆而後有佛老庶之富之教之節之事非其方者耻之子思不去其親臣思不去其君天下安

有不治乎

人之議所親也則欺所賢也則回所貴也則隨欺者私也回者疑也隨者畏也君子雖私不欺雖疑不回雖畏不隨故父兄之私諱而已矣聖賢之疑辨而已矣君長之畏直而已矣

學不能至於自足者好為人師道不能至於自得者急言天下之憂

士未可言而言者及其可言也或不言矣未可憂而憂者及其可憂也或不憂矣有利之心存焉君子不由也

人自以為忠者衆而明於忠者寡人自以為仁者衆而至於仁者寡忠者以厚得之用力為下仁者以靜得之愛利為下

君子有過而無罪父子之親也君臣之義也朋友之交也骨肉之愛也君子過於厚不過於薄觀其過可以知仁矣

劉子曰天地之運一動一靜四時寒暑一進一退萬物一生一死一廢一起帝王之功一盛一衰祆異變化一出一沒此皆理之有然者也唯聖人窮於理理者微而著隱而顯者也猶羿之射也在百步之外而不失秋毫射之理先盡矣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敢問其不可得聞何也曰神神也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萬物之性未嘗同而聖人盡之剛柔也遲速也淺深也明晦也燥濕也應而不窮者也

物固未嘗無性而性未必善也人之性善矣而未必能自知也學者能自知矣而未必能盡己也君子能盡己矣而未必能盡人也人之與人其類同仁人能盡人矣而未必能盡物也故可以聞者言也不可以聞者其所以言也

永叔曰以人性為善道不可廢以人性為惡道不可廢以人性為善惡混道不可廢以人性為上者善下者惡中者善惡混道不可廢然則學者雖毋言性可也劉子曰仁義性也禮樂情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人情為禮樂也非人情無所作禮樂非人性無所明仁義性者仁義之本情者禮樂之本也聖人唯欲道之達於天下是以貴本今本在性而勿言是欲導其流而塞其源食其

實而伐其根也夫不以道之不明為言而以言之不及為說此不可以明道而惑於言道不可以無言而迷於有言者也

劉子曰君子小人之恥過也同欲善也同君子恥過而改小人恥過而遂之君子欲善而自反也小人欲善而自欺也其斯所以異乎雖桀紂未嘗不自多以無過未嘗不好人之謂己善也吾以是效之君子小人之恥過也同欲善也同所以異者微耳楊朱哭衢塗曰此夫失一舉足而差以千里者與此之謂也

永叔曰老子貴無為然則極老子之無為且將大不為國小不為家開口而哺仰人而食安坐徒處而已矣劉子曰非也貴無為者以其可以無不為也無不為者唯無為獨也此聖王之道仁人之守非老子之救知老子之救者其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學棄禮殆不可以救者也老子為柱下史矣未嘗以無為廢其職然則無為非所以廢職也舜耕而化陶而化漁而化賈而化知夫無為也故能屢化不知夫無為也蹟於物久矣

劉子曰道莫大乎仁仁莫要乎一一者無不貫也無不載也一在內萬在外一之至貴賤貧富壽夭生死不見其異焉進退取舍動靜語默不見其二焉事有制者也禮有節者也言有物者也所以事者不出乎制所以禮者不出於節所以言者不出於物秉夫無心以遊無欲大矣

永叔曰何以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也劉子曰復者靜靜者天地之性也知靜者非靜之至也動而反於靜也性靜者靜之至也未嘗知靜而為萬物應故曰天地之心也永叔曰人之生也一生一死一覺一寐生動也而死靜覺動也而寐靜所謂靜為復者然則天地之心死且寐也人之復死且寐歟劉子曰非此之謂也復靜者言得一也得一者純粹積於胸中與物變化而不以外傷內者也非死且寐之謂也有人於此耳目聲色猶衆人也形體動作猶衆人也然而未嘗以外傷內未嘗以內隨外可以謂之動乎然則復其見天地之心可知也

或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敢問召公之不悅何也曰疑其疑何也曰以周公為不可復三公之列夫既嘗南面而聽天下矣復子明辟又留而不去潔於節者不為夫周公之意以文武之道未之

能大備備之者己而已矣是以北面就諸臣之位鞠躬如畏然攝天子之位而不自以為泰反以三公處而不自以為少死則葬於成周聖人之忠也然則召公不知周公歟曰否召公相成王卜宅於洛率諸侯以幣見皆再拜稽首曰旅王若公焉其不周公知也夫聖人神矣必有疑而後辨辨而後諭諭者非召公不足以動百姓之疑而諭其義則其疑也乃所以辨也其不悅乃所以離也君子之為衆人固不知

劉子曰無強重任強重任非其力必廢其任無歆重名歆重名非其實必毀其名

劉子曰山林之士重生市井之庸輕生役於名者勞生

得於德者安生安生者家之謂孝子也國之謂忠臣也戰之謂勇士也教之謂賢師也學之謂良友也安生者非以生為安者也言達於性命達於性命者故能役於禮義曲而中肆而辨死而不貳

待賞罰而為治者非正主也挾非義譽而為義者非德士也

深甫曰無衣之詩晉武公之詩也晉武公兼有宗國則君子曷為美之君子之道固兼其宗國乎劉子曰否此之謂變風變風者變於正也變之中有美美之中有刺取其一節不兼其義谷風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無衣之詩其惠足以得民其智足以使臣其力足以兼國然而不自安也待天子之命然後安是之取爾也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非以其殺子糾篡齊國為正也以尊天子也

劉子曰聖人之政吾非得親見之也而有禮存焉聖人之言吾非得親聞之也而有道存焉在於書者一是一非一偽一真吾誰與信然則吾且以禮觀政以道觀言乎

三王之禮相變者皆其可得而變者也其不可得而變者猶若也夏足鼓商楹鼓周縣鼓謂之鼓之變可也以為變鼓矣則吾未之見

不言不為者天也言而不為者君也言且為者臣也不言而為者民也四者有職而為為下矣

雖有聖人之性顏而與衆同雖有無為之德還事於事是以知聖人者鮮矣

揚慥問曰仲尼稱顏淵不遷怒何謂也劉子曰中庸而已矣衆人之怒也出怒於怒故怒也是遷也已顏子之怒也出怒不怒出怒不怒者怒出於不怒者也怒出於不怒者有遷之者乎仲尼言其一端爾由是言之謂之不遷怒也可謂之不遷喜也可揚子曰何謂中庸曰中庸者中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四物者君子不能不由焉然而中為之本矣有人也喜之不喜怒之不怒若是可謂中庸乎曰未也是其於智也達於道也偏偏則不偏是其過之者也然則喜之而喜怒之而怒喜怒不失其類則可謂中庸乎曰未也是其於名也察於情也節猶未免乎徇也是之謂不及然則柰何曰因於物緣於理彼其可喜也而喜之彼其可怒也而怒之其貌曲巧其變曲當物之制也理之有也而泊然無所於係是中庸矣孔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君子之道致乎至有曰不為無曰愈乎已

矜小名以售大偽飾小廉以釣大利者唯鉅孱也何謂鉅孱鉅者齊之處士孱者魏之處士鉅以玉璧賂而顯孱以金錢貨而用以名處士則是所以為處士則非也

公是祖居在新喻之荻斜此書初未有傳乾道
八年訪家游豫章九月十日都運劉司業文潛
見邀夜話偶出此為贈蓋蜀中善本得之甚珍
留寄旅舍既而歸者復來二十六日道過臨江
而使君江良中叔源留飲富壽堂因語及之使
君欣然即欲鋟板且云去替雖迫亦當辦此十
月一日至新吳即發筬封寄輒題于後廬陵時
知其來自司業劉公而使君主張名教不以秩
滿行迫而猶切切於斯也郡人謝諤書

溥來臨江乃　先生鄉里二年間訪求其遺文
而未能盡見既將去此乃得公是弟子記觀其
微言篤論皆根柢孔孟而扶植名教醇於荀揚
遠甚真有大功於　聖門遂併工刻之以廣
其傳凡是正十有六字其疑者闕之乾道壬辰
十月上澣三衢江溥書

右公是先生弟子記臨江劉子之遺書也
前太守江公既刊是本不甚時在高安得
而讀之疑其頗有闕誤及到官同年友先
生之從曾孫請之子和又言之因取其家
藏善本校正果有百餘字而其從叔父彭
因椿復出一本尤精且詳子和本脉之尚

多舛脫如叔贛問尚書記人之功下脫五
毀粹慶削本為錄至不敢以嘗賞攖其慮
下闕七段文勢差錯至不可讀其他以二
段為一一為二者不可槩舉蓋彭因本乃
閣下善本雖子和亦未見叔也不甚既
嘗其精詳且受二君之請遂為正其訛謬
增益其未　者更版凡十有八補字三百
七十列之郡齋使學者得見全書而二君
獲補亡先世遺文之力豈不休哉淳熙改
元孟秋朔玉牒不甚書

往在京師讀公是集及春秋
權衡意林諸書獨未觀此
今年六十有一始獲從
黃翁假觀令人增慕慕
憾也來年乙亥六月暢甫記

晁氏儒言一卷

（宋）晁說之撰

明嘉靖三十三年晁瑮寶文堂刻本

儒言一卷 永樂大典本

宋晁說之撰。說之字以道、鉅野人。少慕司馬光之爲人。光晚號迂叟、說之因自號曰景迂。元豐五年進士。蘇軾以著述科薦之。元符中以上書入邪等。靖康初召爲著作郎、試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建炎初擢徽猷閣待制。高宗惡其作書非孟子、勒令致仕。是書已編入景迂生集。然晁公武讀書志已別著錄。蓋當時亦集外別行也。公武以是書爲辨王安石學術違僻而作。今觀所論、大抵新經義及字說居多、而託始於安石之廢春秋。公武所言良信。然序稱作於元默執徐、實徽宗政和二年壬辰、在崇寧二年安石配享孔子後。故其中孔孟一條、名聖一條、祀聖一條、皆直斥其事、則實與紹述之徒辨、非但與安石辨也。又不奪一條、心迹一條、及流品以下凡數條、併兼斥安石之居心行事、亦非但爲學術辨也。當紹述之說盛行、而侃侃不撓、誠不愧儒者之言。至於因安石附會周禮而詆周禮、因安石尊崇孟子而抑孟子、則有激之談、務與相反、惟以恩怨爲是非、殊不足爲訓。蓋元祐諸人、實有負氣求勝、攻訐太甚、以釀黨錮之禍者。賢智之過、亦不必曲爲諱也。取其大旨之正可矣。

晁氏儒言

澶淵晁說之以道

閒色亦麗乎目君子必惡焉者不欲病乎正而失所傳也作儒言 玄黓執徐仲秋巳丑

春秋

儒者必本諸六藝而六藝之志在春秋苟舍春秋以論六藝亦以末矣紛然雜於釋老申韓而不知其弊者實不學春秋之過也

智仁理性

窮理乃能盡性至命今學者未乎窮理而必費之以仁智何邪且仁不能窮理而智於盡性有不足耶大片析體而辯則失之鑿習而為穿窬之小人體而不析則不失故常不害其為溫厚之君子可不今上御名哉

大神

易以大人聖人為一位而不違孟子荅問之言者以大人未至於聖書之聖神文武為一已而為莊子荒唐之言所惑則復自有神人橫渠先生亦云聖不可知為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皇帝

皇道帝德出於尚書中候緯書也嘉祐學者不嘗道也孔子定書斷自二帝尚復皇之貴哉武陵先生曰六經無皇道劉道原亦云然

勝物

克己之言嘗聞之矣勝物之言昔未之聞也苟志以勝物則枯木朽株皆吾之仇也其為有位之害則又大矣君子懼焉

忘

杜生毀棄禮義不知物我之所當然者廼始語忘儒者非所宜言也禮安義適賓主百拜不知其勞穿論忘不忘耶

有無

橫渠先生曰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說之謂以老氏有無論易者自王弼始

詩

詩不知禮義之所止而區區稱法度之言真失之愚也哉言孰非法度何獨在詩

且

君子於患難猶不苟免他復苟且云乎哉今喜以且為言是非可否不得所安自墮於小人之偷而媿夫

君子之篤敬

可

君子必可所以修辭（今上御名）行汲汲於敬也小人僅可而偷諛苟且無所不至爲今學者説可曰僅辭也安知君子行止淹速唯可之從耶孔安國謂子桑伯子能簡故可

所

或曰有戶則斥之矣是惡夫有所者本諸莊老而云爾也吾儒者居其所而遷唯患無所彼豈不戾哉蓋放之四海而準孰非吾所尚誰戕我也邪彼以不善爲善之類皆學莊老之過云

言淨

儒者之言無難易斯可行也著爲事業傳之後世苟得吾言者其行與吾均也莊老之徒則不然其言甚大而聽之溺人而易悅如無爲爲之不治治之之類者何而行也哉君子（今上御名）諸

天人

言天人之相與莫如詩書治亂興亡之際若分其所立之道則存乎易之陰陽仁義而吉凶則一致也或以某句爲天道而人不預焉復以某句爲人道而不及乎天天人始分矣是出言雖可若會之於心而自試爲則誣矣哉

高明中庸

吾儒之道所以異乎諸子者爲其極高明而道中庸爲一物也譬如日正中而萬物融和未嘗槁物作沴也或者旣以一事極高明又再以一事道中庸不亦戾乎是剛柔緩急相濟之常理何必是之云哉廣大精微之類亦然

同風俗

一道德以同俗司徒之至教也所謂一道德者乃上之風而以之同下俗者也如表影聲響之相從焉或者旣一道德矣又思同風俗將以刑戮勝姦而上勞下悴矣弊將柰何是齊八政以防淫者亦二術邪

俗學

學者同尊孔氏法詩書躬仁義不知俗學之目何自而得哉建隆以來禮樂文明煥然大備皆諸儒之力也誰當其目也耶如惡其衆而欲致獨則比屋可封之民爲罪人歟又或厭其久而新之則日月之出特久矣後漢治古學貴文章者以章句之徒爲俗儒則斥俗學者身自謂邪

漢儒

典籍之存詁訓之傳皆漢儒之力漢儒於學者何負而例貶之歟後生殆不知漢儒姓名有書幾種而惡斥如讎漢儒真不幸哉昔人歎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繫之辯訥良有以也

公議

凡變律亂常則不當爭人心雖百人之譽不足以勝一人之毀也盖彼不待高識博達之士乃知其非雖全人故自有白黑矣前譽之者一時之偽而此毀之者實天下之公也昔公孫祿斥王莽國師秀顛倒五

經毀師法令學士疑宜誅以慰天下侯景陳梁武帝十失之一曰敷演六經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當彼時猶有是言則公議不可泯云彼乘勢怙力以肆說者果誰歟哉

的

温公曰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中者多也嗚呼此公天下之言待天下忠且敬也顧肯申己而屈人必人之同己哉彼排擯前儒顛倒五經者亦宜媿諸

言

公羊曰美惡不嫌同辭董仲舒曰辭不能及皆在於言非精心達思其孰能知之見言者不任辭不任辭然後以道矣蓋古之學者見言今之學者任辭君子小人之儒自是而分也毛公桃夭傳曰家室猶室家也任辭者笑之其如見言者何

同異

董仲舒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吉春秋無達辭范甯曰經同而傳異者甚衆此吾徒所以不及古人也嗚呼古之人善學如此今一字詁訓嚴不可易一說所及詩書無辨若五經同意三代同時何其固邪

朱張

朱學士震爲張安道陳三傳是非甚辯安道曰彼自三家何與君事君子謂朱之力學不及樂全之達識後生復有如樂全之才器者顧肯疲於文字之細而憤耗以排擯前儒哉

三弊

先儒謂近代有芟角反對互從等龖競之說馳騁煩言以条彙叙譊譊成俗而不知變此學者之弊也蓋此三弊尤驗於今日不顧其本而特出一句以濟私欲而困衆論者謂之芟角以此所言責彼所不言覬

馬以童牛想龍以足蛇謂之反對騈贅四出自聲偶
谷因谷發響從響求應謂之互從說乎頌其與積不
問欲否而槩與之以尊其政事者㚄角也以箕子之
五事同堯之聰明文思聰明文思乃復異乎欽明文
思反對也窮理盡性必待乎智仁鳶飛魚躍有假於
風氣互從也彼方自謂繼聖絕俗之獨智作新一代
不知古人久已斥其弊云

三諭

德義之士如聖人其視章句之徒如僕役自章句之
徒而視文字之學則如乞丐終日號哀岐路間而復
不一飽亦可悲夫

精思

董仲舒揚子雲之材如何哉其苦學精思之久又復
絕人遠甚故能成人如此今之士才品復如何而學
問苟且多可媿矣往往䟽略不肯致思徒欲所聞而
勢位而誇有功於利祿以聾聾自置勇於斥先儒而
力毀古訓亦可惜哉

不奪

學者如守匹夫不可奪之志而不以死易學則日有
功矣於是乎白刃不足以為吾威爵祿不足以為吾

樂而吾之所能者中庸也不然滑稽[illegible]亦何所不
可視欽明郭山惲當時號為大儒乃一日迎帝后意
以助郊祀見上帝捷禮陳義甚悉周宣帝立四后則
有言曰帝降二女后德所以儷君天列四星妃象於
焉爲耀又立五后則曰坤儀比德土數唯五寶太學
博士何妥稱帝嚳四妃以發之也王莽謂地有動有
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
闢翕萬物生焉嗟夫至治之世政令醇而民風質寧
覩是邪

躬行

誦詩三百而不能事父事君亦非興於詩也知禮樂
之節文而不知其意知其服勞而不知敬於玉帛之
表嗚呼金石之餘則亦非成立也彼雖盡善無疵而
興於文字之詩立於祝史之禮成於瞽瞍之樂亦何
足尚哉

害教

害辭未至於害意害義未至於害教害教則三綱五
常絕矣謂天不足畏或欲天之明以出其君凶德不
足忌百姓或可怫之類其害教奈何

巧慧

漢儒林趙賔始稱持論巧慧盖先儒詁訓通而意有餘闕疑而言不鑿適中而無亢絶之弊明辨而不以仁者之見斥智者之見寧質而無媚也關關和聲也或曰和而有通意不知孰為和而不通者如指門關為言則詎止於通也邪雎鳩摯而有別后妃之德盡矣或又曰入水而善捕魚是乃摯之一事何足多哉巧慧之弊如此

殺亂

古人謂讀詩如未甞有書讀書如未甞有易盖知六經之意廣大無不備而曲成無所待也在昔漢時六

經各有名家之博士並行而不相排斥其得人為已多矣今六經紛然為一說曰是一道也不知道則一而經已六矣如何以一泯六哉王莽講合六經之說恐不足尚也

滋蔓

桓譚謂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千餘言但說若稽古三萬言班固歎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是今日滋蔓傷本之弊古人已深斥之矣又隨而踵之甚循覆車之轍何邪彼方自詑曰前之文人才堅而不能弘闡有媿今日之富亦難與言矣

碎義

同燕於一堂之上而賔主慕分吾無恨爲兄弟築室而不相為隣則吾恨且慚矣經本二意者紛紊糾射之説敢彼之責邪其本一言如和順道德而謂和道順德挑撻往來之兒猶難柔順之辭亦析而辨之則破壞形體甚矣

盜悖

孔子作春秋多微辭於是乎起問數百應問數千未

之厭也至於詩書本非一時一人之言聖人取其可為後世訓者存之初不以一字為美惡也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簡易較直如此或取春秋之治具以結難為功何邪昔之師儒未之有也及於春秋則反無與焉盜憎主人邪盖非其有而取之盜也不敬其敬而敬他人者悖德禮也彼何為盜且悖邪

鹿馬

因一鹿指以為一馬者一時駭鹿之言也如因先王之格言而顚倒破壞者以天下為鹿而縱指之也不

亦甚乎九州之終各志其行道或以徐州之浮于淮泗達于河為揚州之首盡變亂九州之疆里它尚有不誣者邪

過舍

過人之善而揚其惡不仁也舍此之善而取彼之不善不智也先儒於經寧無所失或者詆毀不少恕若其善則未之或稱也毛公傳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曰性與天合也鄭君謂用不聞達者而不諫爭者亦得入或乃取鄭而舍毛何邪

苟異

好苟異者必無忌憚而慢上侮下將流毒海內而不可槩矣且夫天生有形之物尚敢變異則至理隱微誰其正之先儒說淇澳綠竹曰綠王芻竹萹竹今延以為一物不知綠竹青青何等語邪先儒說正月虺蜴蜴也卷伯貝錦貝也今以為虺為蜴為貝為錦

一經之士

五綵具而作繢五藏完而成人學者於五經可舍一哉何獨並用五材也邪昔人斥談經者為鄙野之士良以此歟漢武帝命司馬相如等造為詩賦多爾雅之文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必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其意今日一經之士又如何哉蓋為師者專一經以授弟子為弟子者各學群經於其師古之道也故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

虐獨

虐獨者害皇極其於經則喜通論而斥獨訓亦未為得也薄言觀者先儒曰觀多也玄王桓撥曰桓大發治也今皆變異之矣春秋有特書亦可例之邪

驥駑

騏驥所以異乎駑駘者為其行千里而有餘力也如行百里而與駑駘同敝則其異者名云爾也嫌疑不吾別猶與不吾明則所謂智者亦愚也采蘋或以為禮女之祭或以為教成之祭鳧鷖或以為祭或以為繹今之師儒忽焉未嘗辨也賓之初筵或以為燕射或以為大射今以首章為大射二章為燕射學者何賴焉

大言

袁紹與曹操論天下形勢操知袁氏世有河北未易可圖欲舍而佗之則徒視弱乃出大言曰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是豈操之誠心哉今談經

者不覈其實喜為高論大言一切取勝皆曾公之下

塵歟

知本

言書者不取正於古文言詩者既耻言毛氏而又不知齊魯韓氏之辨果以詩為何詩邪言周禮者真以為周公太平之書而不知有六國之陰謀也不足於封民不足於役農不足於賦有司不足於祭將誰欺邪言易者不知王弼之前師儒尚衆而古法之變自弼始雖以短弼實不能出其藩籬何以語古邪春秋孝經則絶而不言未為知本者

慕古

善哉鄭康成之言曰既知今亦當知古蓋今古交相為質則取道不遠或為高絶不可跂及之論曰在古當然不知古之道亦何利於今而必尚之邪王莽好空言慕古法今猶有遺風邪

學難

虞翻曰悲哉學之難也蓋苦人用心切而言之所感者深也古之人亦莫不然皆篤志竭力而求之難又講習疎數朋友之難又服勞就正以師氏攻其難之難今或適市售一帙書而取名利如拾芥夫何難之有

南北之學

南方之學異乎北方之學古人辨之屢矣大抵出於晉魏分據之後其在隋唐間猶云爾者不惟其地而惟其人也蓋南方北方之強與夫商人齊人之音其來遠矣今亦不可誣也師先儒者北方之學也主新說者南方之學也

燕書

郢人有遺燕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

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悅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古文尚書泰誓作大開元間學士衛苞受詔成今文尚書乃始作泰或以交泰為說真燕書哉

躐等

學不躐等也尚矣自一年至七年皆有所視九年要大成今童子嬉戲未除而爲易高談天人之際老不知周世宗之功王朴之謀乃謂三代可立致而平視堯舜其躐等多矣以故民風日澆而盜賊興未易圖其救之之術也

體用

經一言體而不及用其言用則不及乎體是今人之所急者古人之所緩也究其所自乃本乎釋氏體用事理之學今儒者迷於釋氏而不自知者豈一端哉

殘經

墜簡殘經衆矣可勝歎哉唯是劉原甫王深甫每以為恨近世師儒以謂昔之言無不善今日之說無不可通不復聞有闕疑者非所以尊經而今上御名思也其勉之哉

闕疑

杜征南有言曰古人戒以闕疑苟不廣聞乃亦不知所疑也是知闕疑非淺學之事唯是博學老成者以是成其今上御名之德如博學而不闕疑則誣先哲而疑後生卒無所得可不戒哉

知弊

三代之政各有所弊而其所謂弊者可指以言而救之之術易為功也齊魯之治亦各有弊而紛然多故善其後者難也先儒之學傳數百年之久而其弊如何今之師說十數年之閒弊復如何學者宜亦知所從矣

知時

智之所難適者我所遭之時也學之所難明者在昔數千年之異制異時也三代之禮既不可同日而用或以周禮之五玉為虞書之五玉可不可邪

君子

君子者成德之名也德豈一端哉或必以仁智為君子是何量君子之固邪

先王

姜至之先生謂商周之所稱先王者近自其祖宗而遠及異代之君也如舍祖宗而必在昔之法則亦悖矣

周公

謂周公用天子之禮樂者誣也不然春秋譏魯之郊禘何邪且漢景帝賜江都王以天子之旌旗君子貶之矣或者既誣周公而又废乎禮樂其與曹馬為媒乎

孔子

或以潛龍勿用為孔子是不知乾之為君而初九之潛者不復可飛也或因孟子所謂孔子不有天下之說而不思之歟豈孔子之志哉不可以為後世訓也

吳氏寶文堂　吳氏儒言　七十七

孔孟

孔孟之稱誰倡之者漢儒稍未之有也既不知尊孔子是亦孟子之志歟其學卒雜於異端而以為孔子之儷者亦不一人也豈特孟子而可哉如知春秋一王之制者必不使其教有二上也世有荀孟之稱荀卿詆孟子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不解未免為諸子之徒尚何配聖哉

澄定

唐李石謂人君學問不勞專意經義然亦不可不讀知其大意以澄定意氣善乎其言也所謂識其大者何以加此蓋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既不同而學乃一等耶不然高貴鄉公節閔帝講辯於朝夕亡弑之際與博士爭一日之長乃賢於文吳哉

傳勢

張禹專帝與太后之寵所謂張侯論者遂盛於天下崔浩威福振宇內其五經之注學者尚之至於勒為石經逮夫禹死浩誅之後無一人稱道其說者則前之所傳者非經也勢也

名聖

荀卿之弟子與叔孫通之弟子皆以其師為聖人至於何曾之孫又以其祖為聖人聖人之名亦可私得歟蓋卿之弟子學無所成通之弟子因賜金之利曾之孫歎世事之驗於是乎云爾使其成學而不外慕則傚造之名尚未易許人矣

祀聖

尒朱榮晉公獲無君大惡既死廟而祀之以配聖人范陽間祀安史為二聖嗟夫人文悖而不已則鬼享淫而不法可不戒哉

吳氏寶文堂　吳氏儒言　七十八

聖賢之言

聖賢之所以得名者成德之辨也非謂其言有天地之殊絕也蓋聖人之言不特無以異乎賢人而其是是非非亦無以異乎衆人不苟訾不苟毀天下之達道也果如賢人之言近如地則衆人之言將在九泉之下乎雖然聖賢之言無辨邪曰均是言也聖人之言為聖言賢人之言為賢言

賢

夫所謂賢者能為理之所宜而非為人之所難也如舍所宜而論所難則君子之愷悌不及小人之奇險矣或難或易在彼而吾之誠心一也豈以彼之難奪吾之簡易乎康之操哉楊子雲自以事莽為難而有

是言乎

心迹

脩辭立其誠君子於是乎居業辭與誠為一物也聖人之情為難見矣吾之所以能見者存乎其辭也天地之情吾亦因其所感而得以見之矣或者因孟子以心却之無以辭却之判心迹為二端是教天下之偽也如曰好生者吾心也殺人者吾迹也利彼者吾言也為吾之利者吾行也人亦何以賴夫賢哲歟

何王

何晏王弼倡為虛談范甯罪之甚於桀紂弼以其言

言易猶近似矣晏之談論語則又何邪顏子屢空先儒皆說空乏晏始斥之自為說曰虛心知道不知言之愈遠而愈非顏子之事也或以無相無作為空則又晏子罪人也是言本出於釋學而釋學譏其失已之傳果誰之學邪

新

聖人之意具載於經而天地萬物之理管於是矣後世復有聖人尚不能加毫髮為輕重況它人乎譬如日月光明莫知其終始寧辨其新故彼一巳之所謂新者迺六經之所故有也尚何矜哉是以昔之人迺

迺然惟恐其不得於故焉卜子夏首作喪服傳說者曰傳者傳也傳其師說云爾唐陸淳於春秋每一義必稱淳聞于師曰詩則有魯故有韓故有齊后氏故齊孫氏故毛詩故訓傳書則有大小夏侯解故前人惟故之尚如此

棄舊

貞觀中詔修五經正義成用以取士而兩漢以來諸儒之說存而傳者十不二三逮今新義之行於有司而所謂二三之傳者亦不知何在矣可不惜哉

益沙

歐陽公曰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為

諸儒自出之說汨之也今於經外又自為說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水清而明矣夫學者苟知乎此則不勞而有功博而知要是之謂務本

不得巳

柳子厚曰君子之學將以有異也必先窮究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謹之勿遽歐陽公曰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諸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巳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為異論以

相訾也如其不得已於經則古今學者之弊悉以亡矣惜乎遽而得已者多也

黨

國家因黨與而傾亡經術因黨與而不明春秋以傳而分為三董仲舒江公劉歆於三家為始倡其所異而堤防之杜預何休范甯又闘土宇而興干戈焉毛詩初異於鄭氏而王肅申毛孫毓理鄭皆相待如寇讎愈出而愈怨矣元行沖歎其父康成兒子（今上御名）寧言孔聖誤不道服鄭非良有以也

業

四民各有業一業者富二業者貧三四焉者流離死亡矣童子於經輕就而易叛既以可恥若其白首而崎嶇岐路者又亦可慚哉杜預不以公羊穀梁雜乎左氏范甯亦惡左氏公羊之糅穀梁其志終可尚也

字

先民之經皆科斗文字如顏閔不死游夏更生則不復識今之文字矣或以李斯之六書為一說自謂得聖人之意且有言曰殊方異音譯而通之其義一也君子謂是義之說也非字之義也武陵先生患漢以降學士互相增添字倍於古其所感深矣

訓

古人訓詁纔而簡故其意全雖數十字而同一訓雖一字而兼數用後進好華務異訓巧而逼使其意散兩字兩訓而不得通或字專一訓而不可變或累數十言而不能訓一字嘉祐學者猶未覩此也楊子雲作方言其辨已悉猶有通訓何不覽諸

音

陸德明因古諸儒音韻之學著為釋文惠乎學者深矣今乃忽而不顧多從其本音而讀之眞野人也洹公曰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

義

流品

或謂先王用人無流品之別不知皐陶陳九德而後乂在官則流品已著矣彼欲擅天下之權倒置名器不為此論則無以濟其術云

地無遺利

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自天子至於庶人用財各有等差孰得而侵哉或謂地無遺利之說何其與聖人之言戾邪為其下者不亦難哉因以賢乎桑弘羊宇文融而以一言禍天下矣

善術

秦焚詩書坑學士欲愚其民自謂其術善矣盖後世又有善焉者其於詩書則自為一說以授學者覩其向背而寵辱之因以尊其所能而增其氣燄固其黨與而世其名位使才者顯而拙智者固而愚矣學士之衆則豐飲食以侈其朝夕峻爵禄以利其身世齊其欲而奪其志嚴其法而禁其言使之不擇禍福而靡然趣已又豈不愚彼哉是君子所以惻焉者也

善美

或因孟子可欲充實之差以善不及美不顧孔子歎

武之盡美而未盡善乾元為善而利以美稱邪夫不明乎用字之意而謹乎訓字之名學者之大患也

觀過

觀過斯知仁矣為其心志外見而不可掩也先儒之過卑且近不害乎名教後進之過高而遠其甚至於無君無父學者果孰宜從邪

孝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得非文王當商之末志在斯民欲仁之之為事乎武王周公一天下郊祀宗廟之禮行而辨賢遠賤是迺善繼善述歟苟非蒙大難之志救塗炭之事則重規疊矩舊章率循國家之常何必是之云哉如子然遑其私志則志無取舍事無時制乎

享

或多為享上之言不知何所據有自於洛誥敬識百辟享不享邪洛誥因五服諸侯來朝宜以為新邑之戒至於周之百官則傳大成裕云爾寧論其享不享邪禮諸侯有不享者王誅所加亦非百官事也成湯莫敢不來享者豈不遠自氐羌乎且天下文明何疑何慮而於百官享不享之責邪無迺尊之諛乎傳曰

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者諛臣也是盖有可懼者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以謂君闇臣諛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義

甚哉義之於人大也君子德行大備而或毫髮之愆者亦不足以為義焉故君子以是為齊和順道德之後乃可與言先儒之訓曰宜以視鑿枘之不相為用而須臾必守也或曰義者制也以忍為義德是申不

寡大可小之論將流而入於刑近於刻矣

忍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忍之異乎容者幾希忍於須臾而大或不能容者有矣大無不容而小不忍者亦有矣故君子必並用也或以殘忍曰是義德也既不知義又亦酷而不忍非周公所以誥君陳者

事道

百姓日用而不知雖有至道而無非事也若夫君子則知之矣孰非其道哉今於聖人曰此事之序也此道之序也果知道乎

慶元己未校官黃　汝嘉　刊

嘉靖甲寅裔孫　瑮

東吳重刊

晁氏儒言終

延平李先生答問一卷

（宋）朱熹撰

附一卷

明萬曆三十七熊尚文刻本

延平荅問一卷附錄一卷（浙閩總督採進本）

宋朱子撰。程子之學、一傳為楊時、再傳為羅從彥、又再傳為李侗。侗字愿中、延平其所居也。侗於朱子為父執。紹興二十三年、朱子二十四歲、將赴同安主簿任、往見侗於延平、始從受學。紹興三十年冬、同安任滿、再見侗、僅留月餘。又閱四載而侗沒。計前後相從、不過數月。故書札往來問荅為多。後朱子輯而錄之。又載其與劉平甫二條、以成是書。朱子門人又取朱子平昔論延平語、及祭文行狀、別為一卷、題曰附錄、明非朱子原本所有也。後侗裔孫葆初、別搜拾侗之諸文、增入一卷、改題曰延平文集、且總題曰朱子所編、殊失其舊。今仍錄原本、而葆初竄亂之本、別存目於集部焉。

語言着脚安所獲著述全璧珍之遷承乏校閱以屬先生鄉井或有家乘可採迺兩載博摎僅得師弟問答及續錄中互見一二耳然問答屬紫陽手編而黃鍾異叩節目駸繁二錄又

紫陽引用證可語恐後學觀者沿流而不知其源得無令先生顯注之精神湮沒不傳乎不佞用是稍為編校首以問條次及酬答奥義又次及二錄中所摘出之霏玉碎金彙成一集授梓庶先生平日所得於豫章而紫陽氏所藉以演心傳于萬禩者是集稍覘一斑矣

萬曆己酉春仲月後學豐城熊尚文書於知本堂

延平李先生答問

福建按察司提督學校僉事後學熊尚文重校

問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東坡謂可改者不待三年熹以爲使父之道不幸不可不即改者亦當隱忍遷就於義理之中使事體漸正而人不見其改之之迹則雖不待三年而謂之無改可也此可以見孝子之心與幾諫事亦相類　先生曰三年無改前輩論之詳矣類皆執文泥迹有所遷就失之須是認聖人所說於言外求意乃通所謂道者是猶可以通行者也三年之中日月易過若稍稍有不愜意處即率意改之則孝子之心何存如說春秋者不忍遽變左氏有官命未改之類有孝子之心者自有所不忍耳非斯須不忘極體孝道者能如是耶東坡之語有所激而然是亦有意也事只有箇可與不可而已若大段有害處自應即改何疑恐不必言隱忍遷就使人不見其改之之迹此意雖未有害第恐處心如此即駸駸然所失處却多吾輩欲求寡過且謹守格法爲不差也幾諫事意恐不相類更思之

問三年之問如其非道固有所幹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　先生曰若不幸而有必不可行者則至誠哀痛而改之亦無可奈何矣不必如此回互也

問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舊說孝子不妄爲非惟疾病然後使父母憂熹恐夫子告孟孫之意不然蓋言父母之心慈愛其子無所不至疾病人所不免猶恐其有之以爲憂則餘可知也爲人子者知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所以奉承遺體而求免於虧辱者豈一端而已哉此曾子所以戰戰兢兢啓手足而後知免焉者也不遠遊遊必有方不登高不臨深皆是此意　先生曰父母唯其疾之憂當如上所說爲得之舊說不直截也人之告人使知所以自求者惟深切庶可用力也

問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熹謂犬馬不能自食待人而食者也故畜犬馬者必有以養之但不敬爾然則養其親而敬有所不至不幾於以犬馬視其親乎敬者尊敬而不敢忽忘之謂非特恭謹而已也人雖至愚孰忍以犬馬視其親者然不知幾微之間尊敬之心一有不至則是所以視其親者實無以異於犬馬而不自知也聖人之言警乎人子未有若是之切者然諸家之說多不出此熹謂當以春秋所書歸生許止之事觀之則所謂犬馬之養誠不爲過不然設譬引喻不應如是之疎而子游之

賢亦不待如此告戒之也　先生曰此一段恐當時之人習矣而不察只以能養爲孝孔門學者亦恐未免如此故夫子警切以告之使之反諸心也苟推測至此孝敬之心一不存焉即陷於犬馬之養矣孟子又有養口體養志之說似亦說破學者之未察處皆所以警乎人子者也若謂以春秋所書之事觀之則所謂犬馬之養誠不爲過恐不須如此說歸生許止各是發明一例也

問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熹竊謂亦足以發是顔子聞言悟理心契神受之時夫子察焉而於心有感發也子夏禮後之問夫子以爲起予亦是類也但子夏所發在言語之間而顔子所發乃其所自得處有以默相契合不待言而喻也然非聖人有所未知必待顔子而後發如言非助我者豈聖人待門弟子答問之助耶　先生曰亦足以發前說似近之恐與起予不類深玩之可見非助我者豈聖人待門弟子答問之助固是如此然亦須知顔子默曉聖人之言便知親切道體處非枝葉之助也他人則不能見如此精微矣妄意如此氣象未知如何

問子張學干祿夫子告以多聞多見闕疑殆而謹言行其餘蓋不博無以致約故聞見以多爲貴然不闕其所未信未安則言行之間意不誠矣故以闕之爲善疑殆既闕而於言行有不謹焉則非所謂無敢慢者故以謹之爲至有節於内若此尤悔何自而入乎然此皆庸言庸行之所必然非期以干祿也而祿固已在其中矣孟子曰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與夫子之意一也伊川先生亦曰子張以仕爲急故夫子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恐亦是此意未知是否　先生曰古人干祿之意非後世之干祿也蓋胸中有所藴亦欲發泄而見諸事爾此爲己之學也然求之有道苟未見所以求之之道一萌意焉則外馳矣故夫子以多聞見而闕疑殆告之又使之慎其餘則反求諸己也切矣故孟子有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之語苟能深體得此則馳外之心不作矣伊川所謂才有縫罅便走了之意

問向以亦足以發之義求教因引起予爲證蒙批諭云亦足以發與起予不類熹反復思之於此二者但見有淺深之異而未見全不相似處乞賜詳喻　先生曰顔子氣象與子夏不同先玩味二人氣象於胸中然後體會夫子之言亦足以發與起予者商也之語氣象如何顔子深潛純粹於聖人體段已具故聞夫子之言即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

而已退省其私則於語默日用動容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也子夏因問詩如不得繪事後素之言即禮後之意未必到似有因問此一事而夫子即可之意此所以不類也不知是如此否偶追憶前日所問處意不來又未知向日因如何疑而及此也更俟他日熟論

問春秋威公二年滕子來朝按滕本稱侯伊川謂服屬於楚故貶稱子熹按楚是時未與中國通滕又遠楚終春秋之世未嘗事楚但爲宋役爾不知伊川別有何據又陳蔡諸國後來屬楚者亦未嘗貶爵也胡文定以爲爲

朝威而貶之以討亂賊之黨此義似勝然滕自此不復稱侯至定公之喪來會葬猶稱子夫豈以祖世有罪而并貶其子孫乎然則胡氏之說亦有可疑者不知當以何說爲正胡氏又謂凡朝威者皆貶獨紀侯以咨謀齊難而來志不在於朝威故再朝皆無貶焉熹以爲果如此則是義理之正可以危急而棄之也不知春秋之法果如此否（二年紀侯來朝左氏作杞字後有入杞會却事傳皆有說可據伊川胡氏依公穀作紀字）

先生曰滕子來朝考之春秋夫子凡所書諸侯來朝皆不與其朝也胡文定謂春秋之時諸侯之朝皆無有合於先王之時世朝之禮者故書皆譏之也滕本稱侯威

二年來朝稱子者以討亂賊之黨貶於諸家之說爲精先儒又以爲王時所黜者胡氏以爲果如此則春秋不作矣恐先儒之說非來喻以謂自此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以祖世有罪而并貶其子孫乎若如此言大段害理春秋與人改過遷善又善善長惡惡短不應如此是可疑也某竊以謂從胡之說於理道爲長觀夫子所書討亂之法甚嚴滕不以威之不義而朝之只在於合黨締交此夷狄也既已貶矣後世子孫碌碌無聞無以自見於時又壤地褊小本一子男之國宋之盟左傳有宋人請滕欲以爲私屬則不自強而碌碌於時者久

矣自一貶之後夫子再書各沿一義而發遠又以侯稱之無乃紛紛然殽亂春秋之旨不明而失其指乎盖聖人之心必有其善然後進之若無所因是私意也豈聖人之心哉若如此看似於後世之疑不礙道理爲通又不知如何春秋所以難看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請俟他日反復面難庶幾或得其旨伊川之說考之諸處未見春秋之前服屬於楚事迹更俟尋攷又來喻以謂紀侯來諮謀齊難志不在於朝威故再朝無貶則是義理之正可以危急而棄之若果如此尤害義理春秋有誅意之說紀侯志不

在於朝威則非滕子之類也列國有急難以義而動又何貶耶紀侯來朝左氏作杞字後有入杞之事傳皆有說胡氏因公穀作紀字春秋似此之類者多如齊子糾左傳只云納糾伊川乃以二傳爲證又嘗有伊川看春秋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跡以經別傳之真僞參考理義之長求聖人所書之意庶或得之

問禮之用和爲貴一章之義　先生曰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禮之道雖以和爲貴然必須禮其源流之所自來而節文之則不失矣若小大由之而無隆殺之辨知和而和於節文不明是皆不可行則禮之體用失矣世之君子有用禮之嚴至拘礙者和而失其節者皆非知禮者也故有子以是語門人使知其節爾

問詩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蘇東坡曰夫子之於詩取其會於吾心者斷章而言之頌魯侯者未必有意於是也子由曰思無邪則思馬而馬應思馬而馬應則思之所及無不應也故曰思無邪思馬斯徂此頌魯侯者之意也兩說未知孰是　先生曰詩人興刺雖亦曲折達心之精微然必止乎禮義夫子刪而取之者以此爾若不止於禮義即邪也故三百篇一言足以蔽之只

是思無邪而已所以能興起感動人之善心蓋以此也頌魯侯者偶於形容盛德如此故曰思無邪於馬言之者又有秉心塞淵然後騋牝三千之意

問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一章横渠先生曰常人之學日益而莫自知也仲尼行著習察異於它人故自十五至于七十化而知裁其進德之盛者與伊川先生曰孔子生而知之自十五至七十進德直有許多節次者聖人未必然亦只是爲學者立一下法盈科而後進不可差次須是成章乃達兩說未知孰是　先生曰此一段二先生之說各發明一義意思深長横渠云化而知裁伊川云盈科而後進不成章不達皆是有力處更當深體之可爾某竊以謂聖人之道中庸立言常以中人爲說必十年乃一進者若使困而知學積十年之久日孳孳而不倦是亦可以變化氣質而必一進也若以鹵莽滅裂之學而不用心焉雖十年亦只是如此則是自暴自棄之人爾言十年之漸次所以警乎學者雖中才於夫子之道皆可積習勉力而至焉聖人非不可及也不知更有此意否

問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伊川曰灌以降神祭之始也既灌而往者自始及終皆不足觀言魯祭之非

禮也謝氏引禮記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以此爲證而合此章於上文杞宋不足證之說曰考之杞宋則文獻不足考之當今則魯之郊禘又不足觀蓋傷之也呂博士引荀子大昏之未發祭之未納尸喪之未小斂一也解此與趙氏春秋纂例之說不審何者爲是先生曰記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以其難言故春秋皆因郊禘事中之失而書譏魯自在其中今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則是顚倒失禮如昭

穆失序之類於灌而求神以至於終皆不足觀蓋歎之也對或人之問又曰不知則夫子之深意可知矣旣曰不知又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指其掌則非不知也只是難言爾原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則燭理深矣於天下也何有

問或問禘之說一章伊川以此章屬之上文曰不知者蓋爲魯諱知夫子不欲觀之說則天下萬物各正其名其治如指諸掌也或以爲此魯君所當問而不問或人不當問而問之故夫子以爲不知所以微諷之也餘如伊川說云龜山引禮記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

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非或人可得而知也其爲義大豈度數云乎哉蓋有至賾存焉知此則於天下乎何有此數說不審孰是 先生曰詳味禘自既灌以下至指其掌者夫子所指意處如何却將前後數說皆包在其中似有意思稍盡又未知然否

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熹疑此二句乃弟子記孔子事又說孔子之言於下以發明之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也 先生曰某嘗聞羅先生曰祭如在及見之者祭神如神在不及見之者以至誠之意與鬼神交庶幾享之若誠

心不至於禮有失焉則神不享矣雖祭也何爲

問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熹謂此非謂不足觀蓋不誠無物無物則無以觀之也 先生曰居上寬爲禮敬臨喪哀皆其本也有其本而末應若無其本粲然文采何足觀

問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熹謂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其於聖人之日用觀省而服習之蓋已熟矣惟未能即此以見夫道之全體則不免疑其有二也然用力之久而亦將有以自得故夫子以一以貫之之語告

之盡當其可也曾子於是默會其旨故門人有問而以忠恕告之蓋以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已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於事爲之末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然則夫子所以告曾子曾子所以告其門人豈有異旨哉而或者以爲忠恕未足以盡一貫之道曾子姑以違道不遠者告其門人使知入道之端恐未曾盡曾子之意也如子思之言忠恕違道不遠乃是示人以入道之端如孟子之言行仁義曾子之稱夫子乃所謂由仁義行者也　先生曰伊川先生有言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體會於一人之身不過只是盡已及物之心而已曾子於日用處夫子自有以見之恐其未必覺此亦是一貫之理故卒然問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於是領會而有得焉輒應之曰唯忘其所以言也東坡所謂口耳俱喪者亦佳至於答門人之問只是發其心耳豈有二耶若以謂聖人一以貫之之道其精微非門人之問所可告姑以忠恕答之恐聖賢之心不如是之支也如孟子稱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人皆足以知之但合內外之道使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精粗小大一家同是此理則非聖人不能是也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特起此以示人相近處然不能貫之則忠恕自是一忠恕爾

問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二種先生謂此言氣質之性非性之本尹和靖云性一也何以言相近蓋由習相遠而爲言熹按和靖之意云性一也則正是言性之本萬物之一源處所以云近但對遠而言非實有異品而相近也竊謂此說意稍渾全不知是否　先生曰尹和靖之說雖渾全然却似沒話可說學者無着力處恐須如二先生謂此言氣質之性使人思索體認氣質之說道理如何爲有力爾蓋氣質之性不究本源又由習而相違故要玩此曲折也

問熹近看中庸鬼神一章竊謂此章正是發明顯微無間只是一理處且如鬼神有甚形迹然人却自然有畏敬之心以承祭祀便如真有一物在其上下左右此理亦有甚形迹然人却自然秉彝之性才存主着這裏便自見得許多道理參前倚衡雖欲頃刻離而遁之而不可得只爲至誠貫徹實有是理無端無方無二無雜方其未感寂然不動及其既感無所不通濂溪翁所謂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者於此亦可以見之不審先生以爲如何　先生曰此段看得甚好更引濂溪翁所謂靜

無而動有作一貫曉會尤係中庸發明微顯之理於承祭祀時爲言者只謂於此時鬼神之理昭然易見令學者有入頭處爾但更有一說若看此理須於四方八面盡皆收入體究來令有會心處方是謝上蔡云鬼神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個題目入思慮始得講說不濟事又云鬼神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更於此數者一併體認不可滯在一隅也某偶見如此如何如何

承諭仁一字條陳所推測處足見日來進學之力甚慰其嘗以謂仁字極難講說只看天理統體便是更心字亦

難指說唯認取發用處是心二字須要體認得極分明方可下工夫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天理見則知仁矣如顔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之之語皆其要切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體通有無貫幽明無不包括與人指示於發用處求之也又曰仁者人也人之一體便是天理無所不備具若合而言之人與仁之名亡則渾是道理也來諭以謂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

間斷此說推擴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即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爲此理唯人獨得之即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却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

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往而非仁也此說大槩似然細推之却似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着力也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即何緣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於此不了了即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處人道之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二字正如立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柔剛皆包攝在此二字爾大抵學者多爲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不見其効

若欲於此進步須把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之泥滓漸漸消去方可不然亦只是說也更熟思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一章昔日得之於吾黨中人謂葉公亦當時號賢者夫子名德經天緯地人孰不識之葉公尚自見問於其徒所見如此宜子路之不對也若如此看仲尼之徒渾是客氣非所以觀子路也蓋弟子形容聖人盛德有所難言爾如女奚不曰下面三句元晦以爲發憤忘食者言其求道之切聖人自道理中流出即言求道之切恐非所以言聖人此三句只好渾然作一氣象看則見聖人渾是道理不見有身世之礙故不知老之將至爾元晦更以此意推廣之看如何

大抵夫子一極際氣象終是難形容也尹和靖以謂皆不居其聖之意此亦甚大但不居其聖一節事乃是門人推尊其實如此故孔子不居蓋因事而見爾若常以不居其聖橫在肚裏則非所以言聖人矣如何如何

仁者其言也訒不要廣說須窮其言也訒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

問敬鬼神而遠之則亦是言有但當敬而遠之自盡其道便不相關　先生曰此處不須理會

不以道得富貴不處不以道得貧賤不去是說處這事否

子去仁惡乎成名是主宰處終食造次顛沛是操存處

問公山弗擾佛肸二章程先生謂欲往者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也又云欲往者示人以迹子路不喻其意疑召而欲往乃聖人虛明應物之心答其善意自然而發終不往者以其爲惡已甚義不可復往也此乃聖人體用不偏道並行而不相悖處不知是否又兩條告子路不同者即其所疑而喻之爾子路於公山氏疑聖人之不必往故夫子言可往之理此語意中微似竿木隨身之意不知然否於佛肸恐其浼夫子也故夫子告以不能浼己之意不知是否又謂示人以跡者義未喻其旨　先生曰元晦前說深測聖人之心一箇體段甚好但更有少礙若使聖人之心不度義如此易動即非就此更下語近本無就此更下語五字又兩條告子路不同即其疑而喻之以下亦佳竿木隨身之說氣象不好聖人定不如是元晦更熟玩孔子所答之語求一箇歸處方是聖人廓然明達無所不可非道大德宏者不能爾也子路未至此於所疑處即有礙龜山謂之包羞誠有味也示人以迹恐只是心迹據此事跡皆可爲然又未必爾者蓋有憂樂行違確然之不同無定體也

問子欲無言明道龜山皆云此語爲門人而發熹恐此句

從聖人前後際斷使言語不着處不知不覺地流出來非為門人發也子貢聞之而未喻故有疑問到後來自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方是契此旨趣顏曾則不待疑問若子貢以下又不知所疑也　先生曰此一段說甚佳但云前後際斷使言語不着處不知不覺地流出來恐不消如此說只玩夫子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數語便見意味深長則予欲無言可知旨歸矣

問殷有三仁焉和靖先生曰無所擇於利害而為所當為惟仁者能之熹未見微子當去箕子當囚比干當死端的不可易處不知使三人者易地而處又如何東坡云箕子嘗欲立微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故箕子告微子曰我舊云刻子王子不出我乃顛隮（言我舊所言者害子子若不去并我得禍）是以二子或去或囚蓋居可疑之地雖諫不見聽故不復諫比干則無所嫌故諫而死胡明仲非之曰如此是避嫌疑度利害也以此論仁不亦遠乎熹按此破東坡之說甚善但明仲自解乃云微子殷王元子以存宗祀為重而非背國也比干三孤以義弼君以存人臣之義而非要名也箕子天畀九疇以存皇極之法為天而非貪生也熹恐此說亦未盡善如箕子一節尤無意思不知三人者端的當為處當如何以求之　先生曰三人各以力量竭力而為之非有所擇此求仁得仁者也微子義當去箕子囚奴偶不死爾比干即以死諫庶幾感悟存祀九疇皆後來事初無此念也後來適然爾豈可相合看致仁人之心不瑩徹耶仁只是理初無彼此之辨當理而無私心即仁矣胡明仲破東坡之說可矣然所說三人事相牽何異介甫之說三人恐如此政是病處習了仁字不可不察

問太極動而生陽先生嘗曰此只是理做已發看不得熹疑既言動而生陽即與復卦一陽生而見天地之心何異熹恐動而生陽即天地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即見天地之心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即人物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即見人物之心如此做兩節看不知得否　先生曰太極動而生陽至理之源只是動靜闔闢至於終萬物始萬物亦只是此理一貫也到得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時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衮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即何緣知之蓋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於動而生陽難以為喜怒哀樂已

發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兩節看切恐差了復
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爲靜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
爲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於復卦發出此
一段示人又於初爻以顏子不遠復爲之此只要示人
無間斷之意人與天理一也就此理上皆收攝來與天
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
吉凶皆其度內爾妄測度如此未知元晦以爲如何有
疑更容他日得見劇論語言既拙又無文采似發脫不
出也元晦可意會消詳之看理道通否
承錄示韋齋記追往念舊令人淒然其中間所舉中庸始
終之說元晦以謂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即全
體是未發底道理惟聖人盡性能然若如此看即於全
體何處不是此氣象第恐無甚氣味爾某竊以謂肫肫
其仁以下三句乃是體認到此達天德之效處就喜怒
哀樂未發處存養至見此氣象盡有地位也某舊見呂
芸閣與伊川論中說呂以謂循性而行無往而非禮義
伊川以謂氣味殊少呂復書云云政謂此爾大率論文
字切在深潛縝密然後蹊徑不差釋氏所謂一超直入
如來地恐其失處正坐此不可不辨
五十知天命一句三先生之說皆不敢輕看某尋常看此

一數句竊以謂人之生也自少壯至於老耄血氣盛衰消
長自不同學者若循其理不爲其所使則聖人之言自
可以馴致但聖賢所至處淺深之不同爾若五十矣尚
昧於所爲即大不可也橫渠之說似有此意試一思索
看如何
問熹昨妄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
先生不以爲然熹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其說敢復
求正於左右熹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
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其一體之中即無絲毫欠剩其
一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謂仁也先生批云有血氣者有無血氣者
更請先此處但氣有清濁故稟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
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見其爲仁物得其偏故雖具此
理而不自知而無以見其爲仁然則仁之爲仁人與物
不得不同知人之爲人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故伊
川夫子既言理一分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
殊之說而先生以爲全在知字上用著力恐亦是此意
也先生勾抹批云以上大槩得之它日更用熟講體認不知果是如此否又詳伊
川之語推測之竊謂理一而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
如此全在性分之內本體未發時看先生抹出批云須是兼本體已發未
發時看合內外爲可合而言之則莫非此理然其中無一物之不

該便自有許多差別雜散殊錯糅不可名狀而纖微之
間同異畢顯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爲仁
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此二句乃是於發用處該攝本體
而言因此端緒而下工夫以推尋之處也蓋理一而分
殊一句正如孟子所云必有事焉之處而下文兩句即
其所以有事乎此之謂也先生抹出批云恐不須引孟子說以證之孟子之說若以
微言恐下工夫處落空如釋氏然孟子之說亦無隱顯精粗之間今錄謝上蔡一說於後玩味之即無時不是
此理也此說極有力大抵仁字近本作者正是天理流動之機以其包
容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故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
理密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盡

義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內也然則理
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義先生勾斷批云推測到此一段甚密爲得之加
以涵養何患不見道也甚慰甚慰前此乃以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爲
義失之遠矣又不知如此上則推測又還是不更乞指
教　先生曰謝上蔡云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
養則可於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
學道則異於是必有事焉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
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
於留情故聖人心如鑑所以異於釋氏心也上蔡錄明
道此語於學者甚有力蓋尋常於靜處體認下工夫即

於鬧處使不著蓋不曾如此用力也自非謝先生確實
於日用處下工夫即恐明道此語亦未必引得出來此
語錄所以極好玩索近方看見如此意思顯然元晦於
此更思看如何唯於日用處便下工夫或就事上便下
工夫庶幾漸可合爲己物不然只是說也某輙妄意如
此如何如何

問近本無問字熹又問孟子養氣一章向者雖蒙曲折面誨而
愚意竟未見一總會處近日求之頗見大體只是要得
心氣合而已故說持其志無暴其氣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勿忘勿助長也皆是緊切處只是要得這裏所存主
處分明則一身之氣自然一時奔湊翕聚向這裏來存
之不已及其充積盛滿睟面盎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
非求之外也如此則心氣合一不見其間心之所向全
氣隨之雖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亦沛然行其所無事
而已何動心之有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而文言曰
敬義立而德不孤則不疑其所行也正是此理不審先
生以爲如何　先生曰養氣大槩是要得心與氣合不
然心是心氣是氣不見所謂集義處終不能合一也元
晦云睟面盎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與下云亦沛然行
其所無事二處爲得之見得此理甚好然心氣合一之

象更用體察令分曉路陌方是某尋常覺得於畔援歆
羡之時未必皆是正理亦心與氣合到此若髣髴有此
氣象一差則所失多矣豈所謂浩然之氣耶某竊謂孟
子所謂養氣者自有一端緒須從知言處養來乃不差
於知言處下工夫儘用熟也謝上蔡多謂於田地上面
下工夫此知言之說乃田地也先於此體認令精審認
取心與氣合之時不偏不倚氣象是如何方可看易中
所謂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然後不疑其所行皆沛然矣
元晦更於此致思看如何某率然如此極不揆是與非
更俟他日面會商量可也

孟子養氣一章配是襯貼起來又曰若兄道襯貼却是兩
物氣與道義只是一衮發出來
承諭心與氣合及所注小字意若逐一理會心與氣即不
可某鄙意止是形容到此解會融釋不如此不見所謂
氣所謂心渾然一體流浹也到此田地若更分別那個
是心那個是氣即勞攘爾不知可以如此否不然即成
語病無疑若更非是無惜勁論吾儕正要如此
盡心者如孟子見齊王問樂則便對云云言貨色則便對
云云每遇一事便有以處置將去此是盡心舊時不之
曉蓋此乃盡心之效如此得此本然之心則皆推得去

無窮也如見牛未見羊說苟見羊則亦便是此心矣
梁惠王說好色孟子便如此說說好貨便如此說說好勇
便如此說皆有個道理便說將去此是盡心道理當時
不曉今乃知是無不通底道理
來諭以為人心之既放如木之既伐心雖既放然夜氣所
息而平旦之氣生焉則其好惡猶與人相近木雖既伐
然雨露所滋而萌蘖生焉則猶有木之性也恐不用如
此說大凡人理義之心何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
旦晝間不至梏亡則夜氣存矣夜氣存則平旦之氣未
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此孟子發此夜氣

之說於學者極有力若欲涵養須於此持守可爾恐不
須說心既放木既伐恐又似隔截爾如何如何又見諭
云伊川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大學之序則不
然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伊川以為制之於外以
養其中數處蓋皆各言其入道之序如此要之敬自在
其中也不必牽合貫穿為一說又所謂但敬而不明於
理則敬特出於勉強而無灑落自得之功意不誠矣灑
落自得氣象其地位甚高恐前數說方是言學者下工
處不如此則失之矣由此持守之久漸漸融釋使之不
見有制之於外持敬之心理與心為一庶幾灑落爾大

自聞師友之訓賴天之靈時常只在心目間雖資質不美世累妨奪處多此心未嘗敢忘也於聖賢之言亦時有會心處亦間有識其所以然者但覺見反為理道所縛殊無進步處今已老矣日益恐懼吾元晦乃不鄙孤陋寡聞遠有質問所疑何愧如之

某晚景別無他唯求道之心甚切雖間能窺測一二竟未有灑落處以此兀坐殊憒憒不快昔時朋友絕無人矣無可告語安得不至是耶可歎可懼示諭夜氣說甚詳亦只是如此切不可更生枝節尋求即恐有差大率吾輩立志已定若看文字心慮一澄然之時略綽一見與心會處便是正理若更生疑即恐滯礙伊川語錄中有記明道嘗在一倉中坐見廊柱多因默數之疑以為未定屢數愈差遂至令一人敲柱數之乃與初默數之數合正謂此也夜氣之說所以於學者有力者須是兼旦晝存養之功不至梏亡即夜氣清若旦晝間不能存養即夜氣何有疑此便是日月至焉氣象也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羅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元晦偶有

心恙不可思索更於此一句內求之靜坐看如何往往不能無補也此中相去稍遠思欲一見未之得恐元晦以親傍無人傳侍亦難一來奈何切望隨宜攝養勿貽親念為至禱也

昔嘗得之師友緒餘以謂問學有未愜適處只求諸心若反身而誠清通和樂之象見即是自得處更望勉力以此而已

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龜山適知舊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於是謹守龜山之學數年後方心廣體胖

某自少時從羅先生學問彼時全不涉世故未有所入聞先生之言便能用心靜處尋求至今淟涊憂患磨滅甚矣四五十年間每遇情意不可堪處即猛省提掇以故初心未嘗忘廢非不用力而迄于今更無進步處常切靜坐思之疑於持守及日用儘有未合處或更有關鍵未能融釋也向來嘗與夏丈言語間稍無間因得一次舉此意質之渠乃以釋氏之語來相淘汰有纖奸打訛處全不是吾儒氣味旨意大段各別當俟他日相見劇論可知大率今人與古人學殊不同如孔門弟子羣居終日相切摩又有夫子為之依歸日用間相觀感而化

者甚多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可及也不然子貢
何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元晦更潛
心於此勿以老邁為戒而怠於此道乃望承欲秋凉一
來又不知偏侍下別無人可以釋然一來否只為往來
月十日事疑亦可矣但亦須處得老人情意帖帖無礙
乃佳爾

所云見語錄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一句即認得西銘
意旨所見路脉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然要見一視同
仁氣象却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不可失方是儒
者氣象

又云因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數句偶見全
在日用間非著意非不著意處才有毫髮私意便沒交
涉此意亦好但未知用處却如何須喫緊理會這裏始
得某藁時傳得呂與叔中庸解甚詳當時陳幾叟與羅
先生門皆以此文字說得浸灌浹洽比之龜山解却似
枯燥晚學未敢論此今此本為相知借去亡之已久但
尚記得一段云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必
有事焉不得於言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聲形接乎
耳目而可以道也必有事焉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體
物而不可遺者也學者見乎此則庶乎能擇乎中庸而

執之隱微之間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然
所謂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正惟虛心以求之
則庶乎見之又讀孟子說必有事焉至於助長不耘之
意皆似是言道體處來諭乃體認出來學者正要如此
但未知用時如何胸合渾然體用無間乃是不然非著
意非不著意須滇滇滓滓未然也某嘗謂進步不得者
髣髴多是如此類窒礙更望思索它日熟論須見到心
廣體胖遇事一一灑落處方是道理不爾只是說也

又云便是日月至焉氣象一段某之意只謂能存養者積
久亦可至此若比之不違氣象又迥然別也今之學者

雖能存養知有此理然旦晝之間亦有懈焉遇事應接
舉處不覺打發機械即離間而差矣唯存養熟理道明
習氣漸爾消鑠道理油然而生然後可進亦不易也來
諭以謂能存養者無時不在不止日月至焉若如此時
却似輕看了也如何

承諭近日看仁一字頗有見處但乍喧乍靜乍明乍暗子
細點檢儘有勞攘處詳此足見潛心體認用力之効蓋
須自見得病痛窒礙處然後可進因此而修治之推測
自可見其慰甚慰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乍明
乍暗乍喧乍靜皆未熟之病也更望勉之至祝至祝

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概以理
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
說而不自知也
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
所難者分殊耳
陰陽之精散而萬物得之凡麗于天附于地列于天地之
兩間聚有類分有群生者形者色者莫不分繫于陰陽
陽以燥爲性以奇爲數以剛爲體其爲氣炎其爲形圓浮
而明動而吐皆物於陽者也陰以濕爲性以耦爲數以
柔爲體其爲氣涼其爲形方沉而晦靜而翕皆物於陰

者也
動靜真僞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僞善惡。
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僞善惡也。唯求靜于未始有動之
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于未始有僞之先。而性之真
可見矣。求善于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
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性惟不可見孟
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其致可求。苟自善而
觀則理一而見二。
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氣乘
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則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

常在目前只是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使自然常存顏子非
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
賴天之靈此箇道理只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
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
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
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
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
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
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
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即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

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用力處也於涵養
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此存養終不爲己物也
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
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驅除。
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
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
有力耳
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
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
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

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
釋而脱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重出]
顔子於聖人根本有默契處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夏乃
枝葉之助[重出]
必有事焉由此可至君子三變改過遷善由此可至所過
者化
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於日用處
着力可見端緒在勉之爾
近日涵養必見應事脱然處否須就事兼體用下工夫久

久純熟漸可見渾然氣象矣勉之勉之
横渠語曰一故神兩故化舊理會此段不得終夜倚上坐
思量以身去裏面體方見得平穩每看道理處皆如此
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
孟子言仁人心也不是將心訓仁字
心者貫幽明通有無
懸空理會得許多而面前事却有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
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
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
匹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

事雖紛紛須還我處置
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
摸處
伊川令呂進伯去了韓安道此等事須是自信得及如何
教人做得
聖門之傳中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餘策矣然所謂喜怒
哀樂未發之謂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
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顔子之歎
卓然見其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充而
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

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
也
致中和致字如致師之致
羅先生陳幾叟諸人常以爲龜山中庸語意古燥不若呂
與叔之浹洽此又可見公論之不可掩矣
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
看聖賢言語但一踔看過便見道理者却是真意思纔着
心去看便蹉過了多
書不要點看得更好
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

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
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
尹和靖說伊川先生易傳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此是最切
要處此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
都有下落處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
與如此說豈不誤他
胡氏春秋文八年記叔孫敖事只如京師不至而復便是
大不恭魯亦不再使人往使是罪
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
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

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邪
春秋且將諸家熟看以胡文定解為準玩味久必自有會
心處卒看不得也伊川先生云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
星所易見也唯微辭奧旨時措從宜者所難知爾更須
詳考其事又玩味所書抑揚予奪之處看如何積道理
多庶漸見之大率難得學者無相啓發處終憒憒不灑
落爾
羅仲素春秋說不及文定蓋文定才大設張羅落者大
初問羅先生學春秋覺說得自好後看胡文定春秋方知
其說有未安處不知後來到羅浮山中靜極後見得又

如何
今日習春秋者皆令各習一傳并習註解只得依其說不
得臆說
古之德人言句皆自胸襟流出非從領頰拾來如人平居
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語言所不學
者則不能耳
謝上蔡語極好玩味蓋渠皆是於日用上下工夫又言語
只平說尤見氣味深長今已抄得一本矣謹以奉內恐
亦好看也
上蔡曾有手柬云大事未辦不必如此死而後已何時是

辨
錄示明道二絕句便是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之氣味甚
尚疑此詩若是初見周茂叔歸時之句即可此後所發
之語恐又不然也
承惠示濂溪遺文與穎濱語孟極荷愛厚不敢忘不敢忘
通書向亦曾見一二但不曾得見全本今乃得一觀殊
慰卑抱也二蘇語孟說儘有可商論處俟他日見面論
之嘗愛黃魯直作濂溪詩序云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
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此句形容有道者氣象絕佳胸
中灑落即作為盡灑落矣學者至此雖甚遠亦不可不

常存此體段在胸中庶幾遇事廓然於道理方少進願
更存養如此
二蘇語孟說儘有好處蓋渠聰明過人天地間理道不過
只是如此有時見到皆渠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
病學者若要窮理亦不可不論甚所謂儘有商議者謂
此類如來諭云說養氣處皆顛倒了渠本無淵源自應
如此也然得思此本所警多矣
羅先生山居詩某記不全今只據追思得者錄去恭樂齋
詩云山染嵐光帶日黃蕭然茅屋枕池塘自知寂寞與真
堪笑此一句似非賴有顏瓢一味長池畔亭曰濯纓詩云擬
把冠纓掛壁牆等閑窺影自相酬邀月臺詩云矮作牆
垣小作臺時邀明月瀉襟懷夜深獨有長庚伴不許廝
人取次來又有獨寐榻近本作倉白雲亭詩皆忘記白雲亭
坐處望見先生母氏墳故云其向日見先生將出此詩
邀月臺詩後兩句不甚愜人意嘗妄意云先生可改下
兩句不甚渾然先生別云只知鄰鬪非吾事且把行藏
付酒杯蓋作此數絕時正靖康間也
橫渠說不須看非是不是只是恐先入了費力
天下事道理多如子瞻才智高或窺得然其得處便有病
也

人見龜山似不管事然甚曉事也
侯師聖嘗過延平觀其飲啗麤疎人也
孔明不如子房之從容子房不如孔明之正大
張公高明闊大有餘而宗禮以精密詳練佐之幕府無過
事矣此因羅博文從辟江淮而言
舜之所以能使瞽叟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
父母之非而已昔羅先生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
父母
象憂喜亦憂喜兄弟之親天理人倫蓋有本然之愛矣雖
有不令之人傲很闒闒於其間而親愛之本心則有不
可得而磨滅者惟聖人盡性故能全體此理雖遭橫逆
之變幾殺其身而此心湛然不少搖動伊川所謂云云
正謂此耳
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之常情
也
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
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
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守吾之正
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己俟時則不可一日忘於心此
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佚惟責望人不責望己

非也

某在建安竟不樂彼蓋初與家人約一老只欲在此緣而家人爲兒輩所迫不能謹守遂往某獨處家中亦自不便故不獲已往來彼此不甚快自念所寓而安方是道理今乃如此正乃就此下工夫看病痛在甚處以驗之皆不足道也某幸得早從羅先生遊自少時粗無端緒中年一無佽助爲世事淟汩者甚矣所幸比年來得吾元晦相與講學於頽墮中復此激發恐庶幾於晚境也何慰之如

封事熟讀數過立意甚佳今日所以不振立志不定事功不成者正坐此以和議爲名爾書中論之甚善見前此赦文中有和議處一條又有事迫許便宜從事之語蓋皆持兩端使人心疑也要之斷然不可和自整頓綱紀以大義斷之以示天下向背立爲國是可爾此處更可引此文許便宜從事處更下數語以曉之如何某不能文不能下筆也封事中有少疑處已用貼紙貼出矣更詳之明道語云治道在於脩己責任求賢封事中此意皆有之矣甚善甚善吾儕雖在山野憂世之心但無所伸爾亦可早發去爲佳

某歸家凡百只如舊但兒輩所見凡下家中全不整頓至

有疎漏欲頽敝處氣象殊不佳既歸來不免令人略略脩治亦須苟完可爾家人猶豫未歸諸事終不便亦欲於冷落境界上打疊庶幾漸近道理他不敢恤但一味窘束亦有沮敗人佳處無可柰何也

某凡坐於此朝夕無一事若可以一來甚佳致千萬意如此然又不敢必覬恐侍旁之人老人或不樂即未可更須於此審處之某尋常處事每值情意迫切處即以輕重本末處之似少差者頗於出處間更體此意

以今日事勢觀之處此時唯儉德避難更加韜晦爲得所他皆不敢以姑息自恕之事奉聞也元晦更切勉之

蔡先生語近看甚有力渠一處云凡事必有根又云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使沒事此語可時時經心也

某村居一切只如舊有不可不應接處又難處置但漸漸度日爾朝夕無事齒髮已邁筋力漸不如昔所得於師友者往來於心求所以脫然處竟未得力頗以是懼爾

某村居一切如舊無可言者窘束爲人事所牽間有情意不快處一切消釋不復能恤蓋日昃之離理應如此爾

承諭近日學履甚適向所耽（近本取）戀不灑落處今已漸融釋此便是道理進之效甚善甚善思索有室礙及於日

屏動靜之間有咈戾處便於此致思求其所以然者久
之自循理爾
某衰晩碌碌只如舊所恨者中年以來即爲師友捐棄獨
學無助又渉世故沮困殆甚尚存初心有端緒之可求
時時見於心目爾
吾儕在今日止可於僻寂處草木衣食苟度此歲月爲可
他一切置之度外惟求進此學問爲庶幾耳若欲進此
學須是盡放棄平日習氣更鞭飭所不及處使之脫然
有自得處始是道理少進承諭應接少暇即體究方知
以前皆是低看了道理此乃知覺之効更在勉之有所

疑使守無惜詳及庶幾彼此得以自警也
承諭處事擾擾便似内外離絶不相該貫此處可於靜坐
時收攝將來看是如何便如此就偏着處理會久之知
覺即漸漸可就道理矣更望勉之也
吾人大率坐此窘窶百事驅遣不行惟於稍易處處之爲
庶幾爾某村居兀坐一無所爲亦以窘迫遇事窒塞處
多每以古人貧甚極難堪處自體即啜菽飲水亦自有
餘矣夫復何言
承諭令表弟之去反而思之中心不能無愧悔之恨自非
有志於求仁何必覺此語錄有云罪已責躬不可無然

亦不可常留在心中爲悔來諭云悔吝已顯然如何便
銷隕得胸中若如此即於道理極有礙有此氣象即道
理進步不得矣政不可不就此理會也某竊以謂有失
處罪已責躬固不可無然過此以往又將奈何常留在
胸中却是積下一團私意也到此境界須推求其所以
然悔不去爲何而來若來諭所謂似是於平日事親事
兄處不曾存得恭順敬畏之心即隨處發見之時即於
此處就本源處推究涵養之令漸明即此等固滯私意
當漸化矣又昔聞之羅先生云橫渠教人令且留意神
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私吝盡無即渾是道

理即所謂自然化矣更望以此二說於靜默時及日用
處下工夫看如何吾輩今日所以差池道理不進者只
爲多有坐此境界中爾禪學者則不然渠亦有此病却
只要絶念不採以是爲息滅殊非吾儒就事上各有條
理也元晦試更以是思之如何或體究得不以爲然便
中示報爲望（後見先生又云前日所答只是據今日病處說語錄中意却未盡它所以如此說只是提破隨人分量看得如何若地位高底人微有如此處只如此提破即渙然冰釋無復疑滯矣）
某人之去傳者以爲緣衆士人於通衢罵辱之責以講和
誤國之罪時事遂激而一變或以爲逐此人誠快輿論
然罵辱之者亦無行遣恐使人失上下之分某竊以爲

不然今日之事只爲不曾於原本處理會來流弊是亦
何益不共戴天正今日第一義舉此不知其它卽弘上
下之道而氣正矣夷狄所以盛者只爲三綱五常之道
衰也
在此粗安第終不樂於此若以謂隨所寓而安之卽於此
驗熟使不是此微處皆學者之大病大凡只於微處充
擴之方見礙者大隔
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緣三綱不振故人心邪辟不堪
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之道衰夷狄盛皆由此
來也義利不分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
覺如前日有旨有升擢差遣之類緣有此利誘故人只
趨利而不顧義而主勢孤此二事皆今日之急者欲人
主於此留意二者苟不爲則是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
此箇氣味爲上下相咻無不如此者這個風俗如何得變
某於此有感焉當今之時苟有修飭之士須大段涵養
韜晦始得若一旦齟齬有所去就雖去流俗遠矣然以
全體論之得失未免相半也使衰世之公子皆信厚須
如文王方得若未也恐不若且誦龜山與胡文定梅花
詩直是氣味深長也如何（龜山詩欲驅殘臘變春風只有寒梅作選鋒莫把疎英輕
斷雪好藏清艷月明中）
右諸官觀梅寄康侯

爲一事嘗驗之極難自非大段涵養深潛定不能如此
遇事輒發矣亦不可輕看也如何如何（此數語書後注）
閩召命不至（近本作罷）復有指揮令來亦執前說辭之甚佳蓋
守之已定自應如此縱煎迫擾擾何與我事若於義可
行使脫然一往亦可也某嘗以謂遇事若能無毫髮固
滯便是灑落卽此心廓然大公無彼己之偏倚庶幾於
理道一（一作道理）若見事不徹中心未免微有偏倚卽涉固滯
皆不可也未審元晦以爲如何爲此說者非理道明心
與氣合未易可以言此不然只是說也
李先生初見羅先生書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
師敎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
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
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
答具在方册有足稽焉是皆夫子而發明也孟氏之後
道失所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眞儒不復見於世
其聚徒成群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耳謂之熄
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其術淺其能小猶且莫
不有師儒之道者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
明而參變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謂之大哀耶恭
惟先生鄉丈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

生之門得不傳於千五百歲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欲操袚篲以供掃除幾年于茲矣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先生想不謂其可棄也且侗之不肖今日拳拳欲求教於先生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遑遑

焉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然饑而思食不過乎菽粟之甘寒而求衣不過乎綈布之溫道之所可貴亦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耳捨此之不務而必求夫誕詭譎怪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是猶饑寒切身者不知菽粟綈布之為美而必期乎珍異侈美之奉焉求之難得享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妄意於此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孳孳矻矻為利祿之學兩終星紀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

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會也身為男子生在中華又幸而得聞先生長者之風十年于今二十有四歲矣茫乎未有所止燭理不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遷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襍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猶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為先生長者之累哉聖學未有見處在佛子中有絕嗜慾捐想念即無往以生心者特相與遊亦足以澄汰滓穢洗滌垢坌忘情乾慧得所休歇言蹤義路有依倚處日用之中不無益也若曰儒者之道可會為一

所以窮理盡性治國平天下者舉積諸此非自愚則欺也衆人皆坐侗以此而不知侗暫引此以為入道之門也仰惟先生不言而飲人以和積物而與之為春未占而孚無有遠邇此侗所以願授業於門下以求安身之要故吾可舍今我尚存昔之所趨無塗轍之可留今之所受無關鍵之能礙氣質之偏者將隨學而變染習之久者將隨釋而融啓之迪之輔之翼之使由正路行而心有所舍則俛焉日有孳孳死而後已侗當守此不敢自棄於門下也豫章集後並同

侗頓首再拜鼎元秘教尊兄座前侗不見顏範甚久咫尺

時聞動靜滋以自慰梅雨方鬱伏惟燕居爽愷順神尊
候萬福侗塊處山樊絕無長者師友不聞道義之訓朝
夕兀坐賴天之靈尚得以舊學尋繹以警釋貪懲而已
其他亦何足言苦於無侶可以縱步前造齋館以承近
日餘論臨紙馳情未間伏冀順序爲遠業加衛以須陞
用至扣至扣乘便謹上狀不宣重午後一日侗頓首再
拜上
侗何承見喻舊寫得羅先生遵堯台衡二錄欲望頒示一
觀若蒙寄附便采甚望盈兀坐絕無過從正賴師友之
說散胷中憒憒耳有吾兄昔日唱和佳篇亦冀不外相

示看畢即上納也侗再拜
侗頓首再拜鼎元秘書契舊昨便中傳示誨幅并錄示盛
製一觀心畫如見顏角玩味以還慰感未易可言區區
欲即嗣狀竊聆車馬近與日者他適以故未果於奉書
惟積傾仰耳秋暑尚熾遠惟即日以還履侍尊候動止
萬福侗塊處山間絕無過從稍有經史中古人心迹可
以探賾雖粗能遣釋朝夕然離群索居不自知其過者
亦多矣尚何敢疏一二於吾兄者邪忽得不外損示所
志一一諦思足見別後造道之深欽服欽服侗文采鄙
拙未嘗輙敢發一語近爲朋遊見迫有一二小詩輙不

敢錄去求教取笑而已非敢以報來辱也便次有以警
誨者千萬勿悋至懇至懇咫尺未期會合且冀勉厲以
赴省闈大敵行席魏科爲交游慶此外加愛爲禱七月
十四日侗頓首再拜
延平先生與羅博文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
鮮有晚時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曰此人極穎悟力行
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某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論難
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
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
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

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
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人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
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
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
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文公年譜

延平李先生答問終

延平李先生行狀

門人朱熹撰

先生諱侗字愿中姓李氏生有異稟幼而穎悟少長孝友謹篤朝議公太恭人特所鍾愛既冠遊鄉校有聲稱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河洛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脉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於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

故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先生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驩心焉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族姻舊故恩意篤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處之有道量入爲出賓祭謹飭租賦必爲鄉里先親戚或貧不能婚嫁爲之經理節衣食以賑助之與鄉人處食飲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年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各盡其道以故鄉人愛敬暴悍化服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又嘗曰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嘗以黄太史稱濂溪周夫子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

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謂
中者又二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
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見其為一
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
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
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
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
處豈能無失邪其於語孟他經無不貫達苟有疑問答
之必極其趣然語之而不惰者或寡矣蓋嘗曰讀書者
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

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
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為
講解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講學
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概以理一
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
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先生資禀勁特氣
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
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
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
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蚤歲聞道即棄場屋超然遠

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
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為先本末備具可舉
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
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錙銖眇
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熹先君子與先生為同門
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
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為知
言亟稱道之其後熹獲從先生遊每一去而復來則所
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嗚呼若先生之
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

世而已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
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
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
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
焉比年以來學者始益親而方伯連帥之賢者又樂聞
其道而邀致之其意豈徒然哉不幸天喪斯文而先生
没矣龜山之所聞於程夫子而授之羅公者至是而不
得其傳矣

行狀

延平李先生之學得之仲素羅先生羅先生之學得之羅
山楊先生龜山蓋伊洛之高弟也李先生不特以得於
所傳授者為學其心造之妙蓋有先儒之所未言者今
觀此編與行述之所紀猶若覩之嘗見之矣始我文公
朱先生之大人吏部公與延平先生俱事羅先生為道
義之交故文公先生於延平為通家子文公幼孤從屏
山劉公學問及壯以父執事延平而已至於論學蓋未
之契而文公每誦其所聞延平亦莫之許也文公領簿
同安反復延平之言若有所得者於是盡棄所學而師
事焉則此編所錄蓋同安既歸之後也文公先生嘗謂

師夏曰余之始學亦務為儱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
喜大而恥於小於延平之言則以為何為多事若是天
下之理一而已心疑而不服同安官餘以延平之言反
復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蓋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
以異於異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
殊耳此其要也今文公先生之言行布滿天下光明俊
偉毫釐必辯而有以會其同曲折致詳而有以全其大
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本末兼舉細
大不遺而及門之士亦各隨其分量有所依據而篤守
循序而漸進無憑心虛蹈空之失者實延平先生一言之

緒也世之學者其尊信文公之道者則以為聰明絕世
故其探討之微有不可及至於不能無疑者則又以為
其學出於性習之似得之意好之偏而已而不知師弟
子之間離合從違之際其難也如此嗚呼此蓋為千古
計也豈容有一毫曲狥苟合相為容悅之意哉北海王
耕道舊讀此書而悅之攝郡姑孰取而刊之郡齋以昇
學者其意宏矣師夏贅貳于此因得述其所聞于後以
告同學者蓋丙辰夏夜之言也至貴其暨嘉定甲戌三
月望日後學趙師夏謹識

久不讀宋儒書偶檢書得此益一日讀之心胸為之

濂洛理一分殊全在辨析精微處是畢察耳朱
子之學得之延平延平得之豫章豫章得之
龜山龜山得之伊洛淵源有自更合程楊羅李
朱六先生全集觀之益可知其得力處矣
壬午夏張壽鏞合年六十六

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一）

（宋）黎靖德輯

明成化九年陳煒刻本

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內府藏本）

宋咸淳庚午導江黎靖德編。初朱子與門人問答之語門人各錄爲編。嘉定乙亥李道傳輯廖德明等三十二人所記爲四十三卷。又續增張洽錄一卷。刻於池州曰池錄。嘉熙戊戌道傳之弟性傳續蒐黃榦等四十二人所記爲四十六卷。刊於饒州曰饒錄。淳祐己酉蔡杭又裒楊方等二十三人所記爲二十六卷。亦刊於饒州曰饒後錄。咸淳乙丑吳堅採三錄所餘者二十九家。又增入未刊四家爲二十卷。刊於建安曰建錄。其分類編輯者。則嘉定己卯黃士毅所編。凡百四十卷。史公說刊於眉州曰蜀本。又淳祐壬子王佖續編四十卷。刊於徽州曰徽本。諸本既互有出入。其後又翻刻不一。謬舛滋多。靖德乃裒而編之。刪除重複一千一百五十餘條。分爲二十六門。頗清整易觀。其中甚可疑者。如包揚錄中論胡子知言以書爲溺心志之大穽之類。概爲刊削。亦深有功於朱子。靖德目錄後記有曰。朱子嘗言論語後十篇不及前。六言六蔽不似聖人法語。是孔門所記猶可疑。而況後之書乎。觀其所言。則今他書間傳朱子之語而不見於語類者。蓋由靖德之刪削。鄭任鑰不知此意。乃以四書大全所引。不見今本語類者。指爲或問小註之語。其亦不考之甚矣。

宋蕁江黎靖德類編

語錄

池州所刊語錄四十三卷
饒州所刊語續錄四十六卷
續增張洽錄一卷
饒州所刊語後錄二十六卷
建寧新刊別錄二十卷

語類

蜀中所刊語類一百四十卷
徽州所刊語續類四十卷

池州刊朱子語錄後序

晦庵朱先生所與門人問答門人退而私竊記之先生沒其書始出記錄之語未必盡得師傳之本旨而更相傳寫又多失其本真甚或輒自刪改雜亂訛舛幾不可讀李君道傳貫之自蜀來仕于朝博求先生之遺書與之游者亦樂為之搜訪多得記錄者之初本其後出守儀真持節於池陽又與潘時舉葉賀孫諸君從游於先生之門者互相讎校重複者削之訛謬者正之有別錄者有不必錄者隨其所得為之帙次第凡三十有三家繼此有得者又將以附于後特以備散失廣其傳耳先生之著書多矣教人求道入德之方備矣師生函丈間往復詰難其辨愈詳其義愈精讀之竦然如侍燕間承謦欬也歷千載而如會一堂合眾聞而悉歸一己是書之傳豈小補哉貫之既以鋟諸木以榦與聞次輯而俾述其意云嘉定乙亥十月朔旦門人黃榦謹書

饒州刊朱子語續錄後序

嘉定乙亥歲仲兄文惠公持節江左取所傳朱文公先生語錄鋟木池陽凡三十有三家其書盛行性傳被命造朝益加搜訪由丙戌至今得四十有一家率多初本去其重復正其訛舛第其歲月刻之番易與池錄相後先池錄所餘多可傳者因取以附其末合池錄與今錄凡先生平生所與學者談經論事之語十得其九嗣有所得尚續刊之池錄之行也文肅黃公直卿既為之序其後書與伯兄乃殊不滿意且謂不可以隨時應答之語易平生著述之書性傳謂記者易差自昔而然河南遺書以李籲明師說為首篇端伯所記伊川先生嘗稱其最得明道先生之旨故也至論浩氣一條所謂以直養而無害者伊川乃深不謂然端伯猶爾況於其他直卿之云豈無是也然嘗聞和靖先生稱伊川之語曰某在何必觀此書而文公先生之言則曰伊川在何必觀伊川亡則不可以不觀矣蓋亦在乎學者審之而已

先生家禮成於乾道庚寅通鑑綱目西銘解義成於壬辰大極通書解義成於癸巳論孟註問詩集傳成於淳熙丁酉易本義啓蒙成於乙巳丙午之間大學中庸章句或問成書雖久至己酉乃始序而傳之楚辭集註辯文考異成於慶元乙卯禮書雖有綱目脫藁者僅二十有三篇其著書歲月次第可考也家禮編成而逸既殁而其書出與晚歲之說不合先生蓋未嘗爲學者道也語孟中庸大學四書後多更定今大學誠意章蓋未易簀前一夕所改也是四書者晝思最久訓釋最精明道傳世無復遺蘊至其他書蓋未及有所筆削獨見於疑難答問之際多所異同而易書爲甚爰爲所錄一編與本義異者十之三四大率多合先君文昭本傳之說文昭謂乾坤之用主於誠敬坎離之用主於誠明世未有通其義者而先生獨稱之其不執一說惟是之從如此故愚謂語錄與四書異者當以書爲正而論難往復書所未及者當以語爲助與詩易諸書異者在成書之前亦

當以書爲正而在成書之後者當以語爲是學者類而求之斯得之矣不特此也先生平日論事甚恨規恢其一也至其晚年乃謂言規恢於紹興之間者爲正言規恢於乾道以後者爲邪非語錄所載後人安得而知之是編也其不爲無益而學者不可以不之讀也先生又有別錄十卷所記者炎興以來大事爲其多省中語某未敢傳而卯火亡之今所存者幸亦一二焉嘉熙戊戌月正元日後學三嵎李性傳書

饒州刊朱子語後錄後序

鄱陽所刊先師文公朱先生語錄固欲繼池錄所未備然先師之言滿天下二錄所收亦豈能遽盡哉淳祐戊申抗將指江東鄱陽洪叔魯芹以其外大父吏部楊公方手所錄寔泉海見示既又於安仁湯叔遜汲得其家藏包公揚所錄二公在師門爲前輩所錄尚未編入則所遺者亦多矣繼而東陽王元敬似亦以所集刊本見寄又得里中朋友所傳一二家乃悉以次編入爲二十六卷先師之緒言雖未敢謂無復遺逸然所會粹亦富矣朔今先師又有親自刪定與先大父西山講論之語及性與天道之妙名曰翁季錄者久未得出以流行於世豈斯文之顯晦固自有時乎抗尤有感於此故輒併識其本末之意云淳祐己酉中秋日門人建安蔡抗書

建安刊朱子語別錄後序

子朱子語錄行於世尚矣池錄三十有三家番本續錄四十有二家其二十四家池本所未有也再見者兩家餘凡六家又後錄二十三家其二十家亦池本所未有也再見者三家合三錄爲八十七家及門之士固有如謝先生在程門無錄者其有錄可傳者既如此矣堅末學生晚嘗定癸未甲申間侍先君子官長沙帥西山真先生俾弘齋李先生嘗進之函丈又事長沙舒先生列在筵諸生果齋李先生過潭又獲侍講席焉果齋先君子畏友也嘗介以發朱子之門堅錄是多見未行語錄手抄盈匱凡六十五家今

四十年矣晚得池番本參校刊者固已多然黃士毅所錄朱子親筆所改定者已見於輔廣錄中其所自錄及師言則亦三錄所未有若李壯祖張洽輿道所錄亦未有也現求閩中重加會粹以三錄所餘者二十九家及增入未刊者四家自爲別集以附續錄後集之末恭華高矣滄海深矣非有待增益也獨念蒙所聞於父師者罔敢失墜今幸是錄所已行者如此則其尚有所遺者敢付之一筆刪去哉亦並行之可也抑堅聞之大易居行先以學聚問辯中庸篤行先以學問思辨程子以講明道義論古今人物爲格物致知之首則學非問辨不明審矣朱子教人既有成書又不能忘言者爲答問發也天地之所以爲學一物之所以狀其在成書引而不發者語錄所不可無也凡讀先生成書者兼攷乎語錄可也若但涉獵乎語錄而不玩味於成書幾何而不爲入耳出口之資爲己之學孟不然也書于篇端以諗同志抑以自警焉咸淳初元年[illegible]之月後學天台吳堅敬識

朱子語類後序　　黃士毅

右語類總成七十家除李侯貫之已刊外增多三十八家或朔諸家所記互有重複乃類分而考之蓋有一時之所同聞退各抄錄見有等差則領其意者斯有詳畧或能盡得於言而首尾該貫或不能盡得於言而語脈間斷或就其中粗得一二言而止今惟存一家之最詳者而它皆附于下至於一條之內無一字之不同者必抄錄之際嘗相參校不則非其聞而得於傳錄則亦惟存一家而注與某人同爾既以類分遂可繕寫而略爲義例以爲後先之次第有太極然後有天地有天地然後有人物有人物然後有性命之名而仁義禮智之理則人物所以爲性命者也所謂學者求得夫此理而已故以太極天地爲始乃及於人物性命之原與夫古學之定序次之以羣經所以明此理者也次之以孔孟周程朱子所以傳此理者也乃繼之以斥異端異端所以蔽此理而斥之者任道統之責也然後自我朝及歷代君臣法度人物議論亦畧具焉此即理之行於天地設位之後而著於治亂興衰者也凡不可以類分者則雜次之而以作文終焉蓋文以載道理明意達則辭自成文後世理學不明第以文辭爲學固有竭終身之力精思巧製以務名家者然其學既非其理不明則其文雖工其意多悖故特次之於後深明夫文爲末而理爲本也然始焉妄易分類之意惟欲考其重複及今而觀之則夫理一而名殊問同而答異者淺深詳略一目在前互相發明思已過半至於羣經則又足以起或問之所未及校本義之所未定補書說之所未成而大學章句所謂高入虛空卑流功利者皆灼然知其所指而不爲近似所陷溺矣誠非小補者故嘗謂孔孟之道至周程而復明至朱子而大明自今以後雖斯道未能盛行於世而誦遺書私淑艾者必不之人不至於千五百年之久絕而不續反復斯編抑自信云

又

語類成編凡百四十卷同志艱於傳錄而眉山史廉叔願鋟于木士毅之類次雖犯不韙而不復固辭者庶幾無傳錄之艱也獨池本陳埴一家惟論仁一條按遺文乃答埴書不當取爲類故今不載又輔廣所錄以先生改本校之則去其所改而反存其所勾者合三十餘條今亦惟據改本（自[illegible]）以前皆先生親改定者入十餘條亦傳聞之誤（當時[illegible]）或有一條析爲三四條如實從周錄所見先生語之類今則復其舊或士毅所傳本多於刊本如黃義剛者悉類入而不去文異者則姑注一二條云一本作某字以上皆與池本異者蓋池本雖黃侯直卿之所次輯然李侯貫之惟據所傳以授直卿而直卿亦據所授以加讎校且有增改於已讎校之後者不與焉故近聞之直卿欲求元本刊改而未能也至於或出於追述故得於傳聞則文辭之間不無差誤凡此之類讀者詳考四書及他記錄而折衷其所疑可也惟學類七卷雖出於聽見而實本先生教人之方後學於此三復而得夫入道之門則能總會是編而體之於身矣己卯九月望日門人莆田黃士毅謹識

眉州刊朱子語類序

開禧中予始識輔漢卿于都城漢卿從朱文公最久盡得公平生語言文字每過予相與紬繹誦味輒移晷弗去予既補外漢卿亦舉以相畀嘉定元年予留成都度周卿請刻本以幸後學予曰予非敢靳也所爲弗敢傳者恐以誤後學耳周卿艴然曰奚至是予曰子知今之學者之病乎凡千數百年不得其傳者今諸儒先之講析既精後學之辨析亦廣而閩浙廣蜀之錄刻者已徧于天下若稍損貨用則立可以充廚牣几苟有小慧纖能涉其大指則亦能以綴說緝文或以語諸人則亦若稍嘗從事焉者矣必誦先聖書而後爲學乎亦取諸此而足矣且張宣公以程子之意類聚孔孟言仁而文公猶恐長學者欲速好徑之心必入耳出口之弊況是書之行其無乃非公所云云者乎

吾甚懼焉周卿對是始徐之後數年竟從予乞本刊諸青衣彼不過余所藏十之二三耳然予且謂周卿曰子其以此賚蕃子稿錄俾學者毋蹴長弊也其後李貫之刊于江東則已十之六七今史廉叔所得黃子洪類本則公之說至是幾無復遺餘矣廉叔將板行以予有志於斯也屬叙所以作予為言嘗以告周卿者廉叔曰然則已諸曰已之無傷雖然安於小成甘於自棄者氣質之偏而無以矯之也而秉彝好德之心誰獨無之予前所發蓋為世之專事乎耳目口筆苟以詳衆取寵而無志乎遠且大者也寧不忍自薄其身則無寧深體熟玩以為求端用力之標準者乎今未可槩以是為疑而閉其傳盍遂以此冠編而併刻之將聽學者之自擇焉子洪名士毅姑蘇人嘗類文公集百五十卷今藏之策府又類注儀禮未成書云嘉定十三年九月丁亥朔臨邛魏了翁序

徽州刊朱子語類後序　蔡抗

論語一書乃聖門高第所集以記夫子之嘉言善行垂訓後世朱子語類之編其亦做是意而為之者也或曰語必以類相從豈論語意歟曰學而一篇所記多務本之意里仁七章所記皆為仁之方若八佾之論禮樂鄉黨之記言行公冶長辨人物之賢否微子載聖賢之出處亦何嘗不以類哉天下之理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苟有以會而通之則祇見其異耳大傳曰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而伊川之誨學者亦必曰將聖賢言仁處類聚觀之然則語類之集其有功於學者多矣新安舊有紫陽書堂而紫陽之書尚未備也通守洪君勳教授張君文虎相與謀以蜀本語類刊之越二歲而書成郡侯謝工部堂俾余為跋其梗槩余不得辭也因僭為之說曰理有可以類通而非可以類止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學者因其類以究極朱子之全書使此理融會通貫不梏於一章一物而止則無愧於吾夫子觸類而長之訓也若夫憚煩勞安簡佚以為取足於此則朱子固嘗以是為學者病矣焉乎可抑二君捐廩私淑之意亦賢矣哉淳祐壬子六月望日

徽州刊朱子語續類後序　王佖

文公朱先生語類一百三十八卷黃山黃子洪取門人所錄語以類相從也先是池本饒本人各為錄間見錯出讀者病焉子洪既以類流傳便於玩索而微言精語猶有所遺佖每加訪求得所未見自是朋友知舊知其有心於蒐輯亦頗互出所有以見示凡二十有餘家既裒以為續錄而繼之者尚未艾也佖編居無事益以暇日考心而觀之審訂其複重參緝其端緒用子洪已定門目釋為續類凡四十卷或謂前類不為少矣又以續類附益之不已多乎嗚呼學固戒於徒博然亦不可以不博而得約也又況文公先生之道高明廣大致極無遺學者正當由博約之方而後精微中庸之趣始可漸而求從每觀諸家所錄以其間有滲漏故於裁擇亦有不同其視文公先生之精緼不能得其全者尚多有之必也篤信好學反復之久能知所盡心焉雖以前錄之繁簡詳無所係數不然則雖先生平日已著為定論之言尚有所慢而不肯觀而況於此乎哉然則先生片言半語苟有所傳固不容有所忽而不究其所歸也新安魏君克愚蓋鶴山先生之嗣也近以紫陽所刊語類為有因以續類為請而慨然欲併刊之以全書既之傳布其將於闡明文公先生之道退訓益如此遂舉以屬之且竊識手後庶幾乎與同學之士從事於博反約之功云國淳祐壬子上冬

廖德明 字子晦，南劍人 癸巳以後所聞 池錄一 饒錄四十六
輔廣 字漢卿，慶源人，居嘉興 甲寅以後所聞 池錄二
余大雅 字正叔，上饒人 戊戌以後所聞 池錄三
陳文蔚 字才卿，上饒人 戊申以後所聞 池錄四
李閎祖 字守約，邵武人 戊申以後所聞 池錄五
李方子 字公晦，邵武人 戊申以後所聞 池錄六
葉賀孫 字味道，括蒼人，居永嘉 辛亥以後所聞 池錄七八九十十一
潘時舉 字子善，天台人 癸丑以後所聞 池錄十二
董銖 字叔重，鄱陽人 丙辰以後所聞 池錄十三 饒錄四十六
竇從周 字文卿，丹陽人 丙午以後所聞 池錄十四 饒錄四十六
金去偽 字敬直，鄱陽人 乙未所聞 池錄十五
李季札 字季子，婺源人 丙申乙卯所聞 池錄十六
萬人傑 字正淳，興國人 庚子以後所聞 池錄十七 饒錄四十六

楊道夫 字仲思，建寧人 己酉以後所聞 池錄十八十九二十
徐寓 字居父，永嘉人 庚戌以後所聞 池錄廿一 饒錄四十六
林恪 字叔恭，天台人 癸丑所聞 池錄廿二 饒錄四十六
石洪慶 字子餘，臨漳人 癸丑所聞 池錄廿三
徐容 字仁父，永嘉人 辛亥所聞 池錄廿四
甘節 字吉父，臨川人 癸丑以後所聞 池錄廿五
黃義剛 字毅然，臨川人 癸丑以後所聞 池錄廿六廿七 饒錄卅八
晏淵 字亞夫，[illegible]陵人 癸丑所聞 池錄廿八
龔蓋卿 字[redacted]夢錫人 甲寅所聞 池錄廿九
廖謙 字益仲，衡陽人 甲寅所聞 池錄卅
孫自修 字敬父，宣城人 甲寅所聞 池錄卅一
潘履孫 字坦翁，[illegible] 甲寅所聞 池錄卅二
湯泳 字叔永，丹陽人 乙卯所聞 池錄卅三
林夔孫 字子武，三山人 丁巳以後所聞 池錄卅四 [illegible]卅五[illegible]

錢木之 字子山，永嘉人 丁巳所聞 池錄卅六
曾祖道 字宅之，[redacted]人 丁巳所聞 池錄卅七
沈僩 字莊仲，永嘉人 戊午以後所聞 池錄卅八卅九四十
郭友仁 字德元，山陽人，寓臨安 戊午所聞 池錄四二
李儒用 字仲秉，[illegible]人 己未所聞 池錄四三 饒錄卅四
黃榦 字直卿，三山人 饒錄一 饒後錄二
何鎬 字叔京，邵武人 乙未以前所聞 饒錄二
程端蒙 字正思，鄱陽人 己亥以後所聞 饒錄三
周謨 字舜弼，南康人 己亥以後所聞 饒錄四五
潘柄 字謙之，三山人 癸卯以後所聞 饒錄六
魏椿 字元壽，建陽人 戊申所聞 饒錄七 饒後錄四六
吳必大 字伯豐，興國人 戊申己酉所聞 饒錄八
黃㽦 字子耕，分寧人 戊申所聞 饒錄九十
楊若海 字[redacted]道 饒錄十一

楊驤 字子昂，道夫之兄 己酉甲寅所聞 饒錄十二
陳淳 字安卿，臨漳人 庚戌己未所聞 饒錄十三十四
童伯羽 字蜚卿，甌寧人 庚戌所聞 饒錄十五
鄭可學 字子上，莆田人 辛亥所聞 饒錄十六
滕璘 字德粹，新安人 辛亥所聞 饒錄十七
王力行 字近思，同安人 辛亥所聞 饒錄十八
游敬仲 字連叔，南劍人 辛亥所聞 饒錄十九
不知何氏 辛亥[illegible] 饒錄二十
黃升卿 辛亥所聞 饒錄廿一
周明作 字元興，建陽人 壬子以後所聞 饒錄廿二
蔡[illegible]錄 字[illegible]人 壬子所聞 饒錄廿三
楊與立 字[redacted]浦城人 壬子[illegible] 饒錄廿四
鄭南升 字文振，潮州人 癸丑所聞 饒錄廿五
歐陽謙之 字希遜，廬陵人 癸丑所聞 饒錄廿六

滸倪	字和之建寧人	癸丑 閩所	饒錄廿七
楊至	字至之泉州人	癸丑甲寅 閩所	饒錄廿八 饒後錄五十
潘植	字立之	癸丑 閩所	饒錄廿九
王過	字幼觀鄱陽人	甲寅 所以聞後	饒錄三十
董拱壽	字仁叔鄱陽人	甲寅 閩所	饒錄卅一
林學蒙	字正卿三山人	甲寅 所以聞後	饒錄卅二
林賜	字聞一	乙卯 所以聞後	饒錄卅三
胡泳	字伯量南康人	戊午 閩所	饒錄卅五
呂燾	字德昭弟渙字德遠南康人	己未 閩所	饒錄卅六 卅七
不知何氏		己未 共同錄舍	饒錄卅九
不知何氏			饒錄四十一 四十二
吳壽昌	字大年邵武人	丙午 同子錄	饒錄四三
楊長孺	字伯子廬陵人	甲寅 見記	饒錄四四
吳琮	字仲方臨川人	甲寅 見記	饒錄四五 〇已上三十二家非本卷覽者詳之

序目 十一

楊方	字子直汀州人	庚寅 閩所	饒後錄一 〇間有可疑
包揚	字顯道建昌人	癸卯甲辰乙巳 閩所	饒後錄二三四五六〇 間有誤疑
劉炎	字[illegible]人	己酉甲寅 所以聞後	饒後錄七
劉子寰	字圻父建陽人	己未 閩所	饒後錄八
邵浩		丙午 閩所	饒後錄九
劉砥	字履之三山人	庚戌 閩所	饒後錄十
劉礪	字用之三山人	己未 閩所	饒後錄十一
李煇	字晦父		饒後錄十二
陳芝	字廷秀	壬子 閩所	饒後錄十三
黃顥			饒後錄十四
黃卓	字先之		饒後錄十五
汪德輔	字長孺鄱陽人	壬子 閩所	饒後錄十六
吳振			饒後錄十七
吳雉	字和中建陽人		饒後錄十八

錢木之	字子山永嘉人	甲寅 閩所	饒後錄十九
林子蒙			饒後錄二十
林學履		己未 錄所	饒後錄廿一
蕭佐		甲寅 閩所	饒後錄廿二
舒高		甲寅 閩所	饒後錄廿三
李杞	字良仲平江人	甲寅 閩所	饒後錄廿六
張洽	字元德清江人	丁未癸丑 閩所	附池錄後 徽續類
黃士毅	字子洪		蜀類
李壯祖	字處謙邵武人		蜀類
李公謹			蜀類
[illegible]一之			蜀類
拼			徽續類
郭逍遙			建別錄十八
不知何氏			建別錄二十九

序目 十二

理氣

太極陰陽凡形於法象者二卷

鬼神

其別有三在天之鬼神陰陽造化是也在人之鬼神人死為鬼是也祭祀之鬼神神示祖考是也三者雖異其所以為鬼神者則同知其異又知其同斯可以語鬼神之道矣故合為一卷

性理

論性不論氣不備故先總論人物之性而繼以氣禀之性為一卷古人之學必先明夫名義故為學也易而求之不差後世名義不明故為學也難甚者終身昧焉而不察者又安能反而體之於身哉故以性情心意等之命名者為一卷仁義禮智等之命名者為一卷共三卷

學

先之以小學為一卷總論為學之方為一卷次論知行為一卷次專論讀書之法為二卷乃致知之一端也次則又夫持守為一卷又次則終以行事為一卷共七卷朱子教人之序如此因敢次第之即大學致知而后誠意正心脩身誠意正心脩身而后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從上聖賢相承定法不容變易如近世之淫佷言而不實踐乃學者之罪正原於知之未致非教之失也苟或懲此別立一法後致知而先行事則其始雖若有近效而其終之弊必至於廢書而流於異端不然所見不充規模狹隘不過於循默自守而已所謂經綸大經則無矣非理學之功用也

大學五卷

論語三十一卷

孟子十一卷

中庸三卷

易十三卷

易類悉本卦爻次第上下繫說序卦亦本古注分章今從本義

惟綱領三卷則畧為義例氣數雖並行然有氣而後有數故先陰陽而數始次之物受形於氣數故圖畫次之易本圖書而畫故伏羲六十四卦次之而原易之作則本教天下之占故卜筮次之而所以教天下之占者則假奇偶之體以象吉凶故象次之此伏羲之易朱子所謂本義也此則為二卷易始無辭更文王周公孔子而辭始備故三聖之易越千有餘年至程子而始演易之理邵子而始明易之數又至朱子而始推易之占故繼以三子之易然後總論夫讀易之方與夫卦爻等義可以類推而通者而復終之以人事以明易為人事用也凡後世之言易者其得失略次于後使學者有考焉此則為一卷上經四卷下經二卷下繫三卷說序雜卦一卷

書二卷

詩二卷

孝經一卷

春秋一卷

禮八卷

樂一卷

孔孟周程張邵朱子

自孔子及顏曾弟子至孟子繼以周程張子用附為一卷周程所以上繼孔孟也然後分周子之書為一卷程子之書為三卷凡係入近思者皆依卷次第別為一卷其非入近思者以類而從別為一卷文集附焉張子之書為二卷亦別入近思者邵子之書為一卷程子門人為一卷楊氏尹氏門人為一卷羅氏胡氏門人為一卷朱子自論學工夫

爲一卷〔綱注書爲一卷〕[illegible]外任一卷內任一卷論

治道一卷論取士一卷論兵刑一卷論民財一卷論官一

卷訓門人九卷

呂伯恭一卷

陳葉一卷

陸氏一卷

老氏一卷

釋氏一卷

本朝六卷

歷代三卷

戰國漢唐諸子一卷

雜類一卷

作文二卷

朱子語類卷首

卷之一

理氣上

太極天地上

卷之二

理氣下

天地下

卷之三

鬼神

卷之四

性理一

人物之性氣質之性

卷之五

性理二

性情心意等名義

卷之六

性理三

仁義禮智等名義

卷之七

學一

小學

卷之八

學二

總論爲學之方

卷之九

學三

知行

卷之十

學四
讀書法上
卷之十一
學五
讀書法下
卷之十二
學六
持守
卷之十三
學七
力行
卷之十四
大學一
經上

卷之十五
大學二
經下
卷之十六
大學三
傳十章
卷之十七
大學四
或問上
卷之十八
大學五
或問下
卷之十九
論語一

綱領
卷之二十
論語二
學而上
卷之二十一
論語三
學而中
卷之二十二
論語四
學而下
卷之二十三
論語五
爲政上
卷之二十四
論語六
爲政下

卷之二十五
論語七
八佾
卷之二十六
論語八
里仁上
卷之二十七
論語九
里仁下
卷之二十八
論語十
公冶長上

卷之二十九
論語十一
公冶長下
卷之三十
論語十二
雍也一
卷之三十一
論語十三
雍也二
卷之三十二
論語十四
雍也三
卷之三十三
論語十五

雍也四
卷之三十四
論語十六
述而
卷之三十五
論語十七
泰伯
卷之三十六
論語十八
子罕上
卷之三十七
論語十九
子罕下
卷之三十八
論語二十
鄉黨
卷之三十九
論語二十一
先進上
卷之四十
論語二十二
先進下
卷之四十一
論語二十三
顏淵上
卷之四十二
論語二十四
顏淵下

卷之四十三
論語二十五
子路
卷之四十四
論語二十六
憲問
卷之四十五
論語二十七
衛靈公
卷之四十六
論語二十八
季氏
卷之四十七
論語二十九

陽貨
卷之四十八
論語三十
微子
卷之四十九
論語三十一
子張
卷之五十
論語三十二
堯曰
卷之五十一
孟子一
梁惠王
卷之五十二
孟子二
公孫丑上之上
卷之五十三
孟子三
公孫丑上之下
卷之五十四
孟子四
公孫丑下
卷之五十五
孟子五
滕文公
卷之五十六
孟子六
離婁上

卷之五十七
孟子七
離婁下
卷之五十八
孟子八
萬章
卷之五十九
孟子九
告子
卷之六十
孟子十
盡心上
卷之六十一
孟子十一
盡心下
卷之六十二
中庸一
首章
卷之六十三
中庸二
第二章至第十九章
卷之六十四
中庸三
第二十章至末章
卷之六十五
易一
綱領上之上
卷之六十六

易二
綱領上之下
卷之六十七
易三
綱領下
卷之六十八
易四
乾上
卷之六十九
易五
乾下止坤
卷之七十
易六
屯止觀

卷之七十一
易七
噬嗑止離
卷之七十二
易八
咸止升
卷之七十三
易九
困止未濟
卷之七十四
易十
繫辭上之上
卷之七十五
易十一

繫辭上之下
卷之七十六
易十二
繫辭下
卷之七十七
易十三
說卦序卦雜卦
卷之七十八
書一
虞書
卷之七十九
書二
夏商周書
卷之八十

詩一
綱領
卷之八十一
詩二
三百篇
卷之八十二
孝經
卷之八十三
春秋
卷之八十四
禮一
綱領
卷之八十五
禮二

儀禮
卷之八十六
禮三
周禮
卷之八十七
禮四
小戴禮
卷之八十八
禮五
大戴禮
卷之八十九
禮六
冠昏喪
卷之九十
禮七
祭
卷之九十一
禮八
雜儀
卷之九十二
樂
卷之九十三
孔孟周程張子
卷之九十四
周子書
卷之九十五
程子書一
卷之九十六

程子書二
卷之九十七
程子書三
卷之九十八
張子書一
卷之九十九
張子書二
卷之一百
邵子書
卷之一百一
程子門人
卷之一百二
楊氏尹氏門人
卷之一百三
羅氏胡氏門人
卷之一百四
朱子一
自論爲學工夫
卷之一百五
朱子二
論自注書
卷之一百六
朱子三
外任
卷之一百七
朱子四
內任
卷之一百八

朱子五
論治道
卷之一百九
朱子六
論取士
卷之一百一十
朱子七
論兵刑
卷之一百一十一
朱子八
論民財
卷之一百一十二
朱子九
論官
卷之一百一十三
朱子十
訓門人一
卷之一百一十四
朱子十一
訓門人二
卷之一百一十五
朱子十二
訓門人三
卷之一百一十六
朱子十三
訓門人四
卷之一百一十七
朱子十四

訓門人五
卷之一百一十八
朱子十五
訓門人六
卷之一百一十九
朱子十六
訓門人七
卷之一百二十
朱子十七
訓門人八
卷之一百二十一
朱子十八
訓門人九
卷之一百二十二
呂伯恭
卷之一百二十三
陳葉
卷之一百二十四
陸氏
卷之一百二十五
老莊
卷之一百二十六
釋氏
卷之一百二十七
本朝一
祖宗事實
卷之一百二十八
本朝三

法制
卷之一百二十九
本朝三
國初至熙寧人物
卷之一百三十
本朝四
熙寧至靖康人物
卷之一百三十一
本朝五
中興至今日人物上
卷之一百三十二
本朝六
中興至今日人物下
卷之一百三十三
本朝七
盜賊夷狄
卷之一百三十四
歷代一
卷之一百三十五
歷代二
卷之一百三十六
歷代三
卷之一百三十七
戰國漢唐諸子
卷之一百三十八
雜類
卷之一百三十九
作文上
卷之一百四十
作文下詩
拾遺

朱子遺語之行於世也益矣蓋本其傳者有三而從以類者二靖德嘗受讀而病其難也昔朱子嘗次程子之書矣著記錄者主名而稍第其所聞歲月且以精擇審取戒后之學者李公道傳之刊池錄也蓋用此法黃公榦既序之矣后乃不滿意蓋亦慮夫讀者之不得其方也二公之心其亦韓子所謂堯舜之利民也大而禹之慮民也深者乎是以黃公不自出其所錄其後李公性傳刊續錄于饒以備池錄之所未蔡公抗刊後錄又益富矣然饒錄最后三家李公嘗附致其疑而其四十二卷元題文說者以靖德考之疑包公揚所錄蓋公之子尚書恢嘗刻公所輯文說一編視此卷雖略而饒後錄所刊包公錄中往往有此卷中語是知此爲公所錄亡疑獨所載胡子知言一章謂胥爲游心志之大弊者最爲疑忌後學使不知者謂爲先生語其害甚大當刪去亡疑而李公不能察也語錄之難讀如此黃公之慮豈不過哉語之從類黃子洪士毅始爲之史廉叔公說刻之蜀近歲徽州又刻之王公佖爲續類徽州又刻之昔張宣公類洙泗言仁祖程子意也而朱子以爲學者入耳出口之弊疑之魏公了翁援其爲學者慮當矣蔡公乃曰論語諸篇記亦以類則議者亦莫能破也然三錄二類凡五書者並行而錯出不相統壹其蜀類增多池錄三十餘家饒錄增多蜀類八九家而蜀類續類又有池饒三錄所無者王公謂蜀類作於池饒各爲錄之後者蓋失之而今池錄中語尚多蜀類所未收則不可曉已豈池錄嘗再增定邪抑子洪猶有遺邪子洪所定門目頗精詳爲力廑矣廉叔刻之不復讎校故文字甚差脫或至不可讀徽本附

以饒録續類又增前類所未入亦為有功惜其雜亂[illegible]
者尤以為病而饒後録新增數家至公或未之見未及收也
靖德於此所偏輯合五書而參校之因子洪門目以續類附
焉饒後録入焉遺者收之誤者正之考其同異而削其複者
一千一百五十餘條越數歲編成可繕寫顧文字浩博猶不
敢謂亾舛誤覽者幸哀其勤而正之其或一二字可疑則元
録之訛無別本可訂定固不得輒改也諸公序語列之篇端
合而考之黄公謂歷千載而如會一堂夫子衆聞而悉歸一已
所以志學者之幸李公謂語録與中書異者當以歲月先後
求之亦確論也獨論記者易差而謂李端伯猶爾則不能無
以至大至剛以直為句者乃伊川之説端伯不誤也前輩之審
難嘗獨語録朱子嘗言論語後十篇不及則公且然猶不似
聖人法語是孔門所記猶可疑也而況後之書乎讀者其能
服膺乎精擇審取之訓以為語類之法而又以為入耳出
口之弊云者為讀語類之戒則庶乎可與共學矣景定癸亥
秋八月戊申朔後學導江黎靖德書

李公性傳叙饒録謂先生有別録多論政事大事未敢傳
而亾於火猶幸存一二頃嘗聞諸其家則所亾存者亦不
存矣甚可惜也因讀蔡公所刻包公録凡四卷其一卷既
與元題文説者相出入而他三卷所言大抵多政與附事
疑即李公昔嘗藏而今亾者但略無互見於諸家之所録則
與其子攝密所跋文説謂公所録多且詳與世所傳大槩
無異故藏而不出云者不相似攝密又謂公所録已亾於
建安之火不復存而湯氏乃有藏本是皆未能使人亾疑
焉者靖德來盱江攝密甫下世恨不及質之也近歲吳公
堅在建安又刊別録二冊蓋收池饒三録所遺而亦多已
見他録者併參校而附益之粗為定編請從適行州事因
輒刻之郡齋與學者共之咸淳庚午正月辛亥靖德再書

考訂

池饒三録成編精矣然猶不免誤字其可知者已輒改未詳則
姑仍之覽者擇焉可也

黄子洪云池本陳埴録乃答埴書亦不當取為録今觀廣德明録
中猶有答符舜功書一條饒本周謨録有答謨書數條又程
端蒙録論知言養氣處全篇或問一段徽續類載呂評録五
子二條乃全寫集注今皆削

諸家所記重複者既以類取乃易見蓋池録饒録有自複出者
饒録有已見池録者饒後録有饒録已見者如蜀類與不知何氏録重複者
蜀類自有複見者徽續類尤多前類所已見者又自有複
出者建別録又多諸書所已見者刪去之餘十存二三耳

蜀類與池饒録文異者從其文義之長

蜀類條目猶有誤入類者徽續類之誤尤多今悉刊正

徽類饒類舊本已增入饒録九家然亦有差誤今刊正

徽類續類會稡當無差矣然池録中猶有十餘條未入饒録中
者尤多今增入

諸録中語有可疑者輒削之

建別録第十九卷不知何氏録中有師鄭子乃趙恭父也二十
卷中有稱曰字乃劉用之也此一卷或二人所録

理氣上

太極天地上

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箇渾成之物是天地萬物之理總名否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問太極解何以先動而後靜先用而後體先感而後寂曰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只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前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寂陽前又是陰而寂前又是感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為先後不可只道今日動便為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言呼吸則辭順不可道吸呼畢竟呼前又是吸吸前又是呼 淳

問昨謂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理如何曰未有天地之先

五百四十五

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曰發育是理發育之否曰有此理便有此氣流行發育理無形體曰所謂體者是強名否曰是曰理無極氣有極否曰論其極將那處做極 淳

若無太極便不翻了天地 方子

太極只是一箇理字 人傑

有是理後生是氣自一陰一陽之謂道推來此性自有仁義 德明

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 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 銖

先有箇天理了卻有氣氣積為質而性具焉 敬仲

問理與氣曰伊川說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萬物而言只是一箇理及在人則又各自有一箇理 夔孫

問理與氣曰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而今且從理上說氣如云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不成動已前便無靜程子曰動靜無端蓋此亦是且自那動處說起若論著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如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字便是動之端若只一開一闔而無繼便是闔殺了又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復生元無窮如此又問元亨利貞是備箇動靜陰陽之理而易只謂乾有之曰若論文王易本是作大亨利貞只作兩字說孔子見這四字好便挑開說了所以某嘗說易難看便是如此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因文王底說又卻出入乎其間也又問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未有人時此理何在曰也只在這裏如一海水或取得一杓或取得一擔或取得一椀都是這海水但是他為主我為客他較長久我得之不久耳 夔孫 義剛同

六月八

問先有理抑先有氣曰理未嘗離乎氣然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豈無先後理無形氣便粗有渣滓 淳

或問必有是理然後有是氣如何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為金木水火理則為仁義禮智 人傑

或問理在先氣在後曰理與氣本無先後之可言但推上去時卻如理在先氣在後相似又問理在氣中發見處如何曰如陰陽五行錯綜不失條緒便是理若氣不結聚時理亦無所附著故康節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區宇物者身之舟車問道之體用曰假如耳便是體聽便是用目是體見是用 祖道

或問先有理後有氣之說曰不消如此說而今知得他合下是先有理後有氣邪後有理先有氣邪皆不可得而推究然以意度之則疑此氣是依傍這理行及此氣之聚則理亦在焉

蓋氣則能凝結造作理却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只此氣凝聚處理便在其中且如天地間人物草木禽獸其生也莫不有種定不會無種了白地生出一箇物事這箇都是氣若理則只是箇淨潔空闊底世界無形迹他却不會造作氣則能醞釀凝聚生物也但有此氣則理便在其中僩

問有是理便有是氣似不可分先後曰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說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氣也須有先後且如萬一山河大地都陷了畢竟理却只在這裏胡泳

徐問天地未判時下面許多都已有否曰只是都有此理天地生物千萬年古今只不離許多物蘷孫

問天地之心亦靈否還只是漠然無為曰天地之心不可道是不靈但不如人恁地思慮伊川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淳

問天地之心天地之理理是道理心是主宰底意否曰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謂主宰者即是理也不是心外別有箇理理外別有箇心又問此心字與帝字相似否曰人字似天字心字似帝字義剛

道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無心近思之竊謂天地無心仁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為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維此所以為天地之道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公所說祇說得他無心處爾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却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他這名義自定心便是他箇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為心中間欽夫以為某不合如此說某謂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為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略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於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為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說得最好問普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為人之心物得之遂為物之心草木禽獸接著遂為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爾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只恁定說不得道夫

萬物生長是天地無心時枯槁欲生是天地有心時方

問上帝降衷于民天將降大任於人天祐民作之君天生物因其才而篤作善降百祥作不善降百殃天將降非常之禍於此世必預出非常之人以擬之凡此等類是蒼蒼在上者真有主宰如是邪抑天無心只是推原其理如此曰此三段只一意這箇也只是理如此氣運從來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恁地循環去無有衰而不盛者所以降非常之禍於世定是生出非常之人邵堯夫經世吟云羲軒堯舜湯武桓文皇王帝霸父子君臣四者之道理限于秦降及兩漢又歷三分東西俶擾南北紛紜五胡十姓天紀幾棼非唐不濟非宋不存千世萬世中原有人蓋一治必又一亂一亂必又一治夷狄只是夷狄須是還他中原闢

帝是理為主淳

蒼蒼之謂天運轉周流不已便是那箇而今說天有箇人在那裏批判罪惡固不可說道全無主之者又不可這裏要人見得僩○又僩問經傳中天字曰要人自看得分曉也有說蒼蒼者也有說主宰者也有單訓理時

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許多查滓裏面無處出便結成箇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為天為日月為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淳

清剛者為天重濁者為地道夫

天運不息晝夜輾轉故地推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
陷下惟天運轉之急故凝結得許多查滓在中間地者氣之
查滓也所以道輕清者爲天重濁者爲地 道夫
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
之一物爾天以氣而運乎外故地推在中間隤然不動使天
之運有一息停則地須陷下 道夫
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 振
地却是有空闊處天却四方上下都周匝無空闕逼塞滿皆是
天地之四向底下却靠著那天天包地其氣無不通恁地看
來渾只是天了氣却從地中迸出又見地廣處 淵
季通云地上便是天 端蒙
天只是一个大底物須是大著心腸看他始得以天運言之一
日固是轉一匝然又有大轉底時候不可如此偏滯求也 僩
天明則日月不明天無明夜半黑淬淬地天之正色 僩

山河大地初生時須尚軟在 賀孫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
登高而望羣山皆爲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甚
麼時凝了初間極軟後來方凝得硬問想得如潮水湧起沙
相似曰然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
之屬 僩
西北地至高地之高處又不在天之中 義剛
唐太宗用兵至極北處夜亦不曾太暗少頃即天明謂在地尖
處去天地上下不相遠掩日光不甚得 揚
地有絕處唐太宗收至骨利幹置堅昆都督府其地夜易曉夜
亦不甚暗蓋當地絕處日影所射也其人髮皆赤 揚
通鑑說有人適外國夜熟一羊胛而天明此是地之角尖處日
入地下而此處無所遮蔽故常光明及從東出而爲曉其所
經遮蔽處亦不多耳 義剛

問康節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須有內
外日從東畔升西畔沉明日又從東畔升這上面許多下面
亦許多豈不是六合之內曆家算氣只算得到日月星辰運
行處上去更算不得安得是無內外 淳
問自開闢以來至今未萬年不知已前如何曰已前亦須如此
一番明白來又問天地會壞否曰不會壞只是相將人無道
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盡又重新起問生第一
箇人時如何曰以氣化二五之精合而成形釋家謂之化生
如今物之化生者甚多如虱然 揚
天地不恕謂肅殺之類 振
可幾問大鈞播物還是一去便休也還有去而復來之理曰一
去便休耳豈有散而復聚之氣 道夫
造化之運如磨上面常轉而不止萬物之生似磨中撒出有粗
有細自是不齊又曰天地之形如人以兩盌相合貯水於內

以手常常掉開則水在內不出稍住手則水漏矣 過
問氣之伸屈曰譬如將水放鍋裏煮水既乾那泉水依前又來
不到得將已乾之水去做它 夔孫
人呼氣時腹却脹吸氣時腹却厭論來呼而腹厭吸而腹脹乃
是今若此者蓋呼氣時此一口氣雖出第二口氣復生故其
腹脹及吸氣時其所生之氣又從裏趲出故其腹却厭大凡
人生至死其氣只管出出盡便死如吸氣時非是吸外氣而
入只是住得一霎時第二口氣又出若無得出時便死老子
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動而不屈虛而愈出橐籥只是今
之鞴扇耳 廣
數只是算氣之節候大率只是一箇氣陰陽播而爲五行五行
中各有陰陽甲乙木丙丁火春屬木夏屬火年月日時無有
非五行之氣甲乙丙丁又屬陰屬陽只是二五之氣人之生
適遇其氣有得清者有得濁者貴賤壽夭皆然故有參差不

齊如此聖賢在上則其氣中和不然則其氣偏行故有得其氣清聰明而無福祿者亦有得其氣濁有福祿而無知者皆其氣數使然堯舜禹皐文武周召得其正孔孟夷齊得其偏者也至如極亂之後五代之時又却生許多聖賢如祖宗諸臣者是極而復者也揚錄云須果不會之理如大睡一覺及醒時却有精神。揚錄此下云今却詭詠既弄未有醒時非積累之甚五六十年即定氣息未蘇了是大可憂也

天地統是一箇大陰陽一年又有一年之陰陽一月又有一月之陰陽一日一時皆然端蒙。陰陽五行

陰陽五行之理須常常看得在目前則自然牢固矣人傑

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所以做得物事出來五行雖是質他又有五行之氣做這物事方得然却是陰陽二氣截做這五箇不是陰陽外別有五行如十干甲乙甲便是陽乙便是陰禱同。

問前日先生答書云陰陽五行之為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兩性字同否曰一般又曰同者理也不同者氣也又曰他所以道五行之生各一其性節後問這箇是木自是木火自是火而其理則一先生應而曰且如這箇光也有在硯蓋上底也有在墨上底其光則一也節

五行相為陰陽又各自為陰陽端蒙

氣之精英者為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為金木水火土者是神在人則為理所以為仁義禮智信者是也祖道

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節却細推出來僩

天一自是生水地二自是生火生水只是合下便具得濕底意思木便是生得一箇軟底金便是生出得一箇硬底五行之說正蒙中說得好又曰木者土之精華也又記曰水火不出於土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胡亂下一字節

問黃寺丞云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正蒙有一說好只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却不屬土問火附木而生莫亦屬土否曰火自是箇虛空中物事問只溫熱一作煖之氣便是火否曰然僩。淵同。

水火清金木濁土又濁可學

論陰陽五行曰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透邵伯溫載伊川言曰向惟見周茂叔語及此然不及先生之有條理也欽夫以為伊川未必有此語蓋伯溫妄載某則以為此語恐誠有之方子

土無定位故今曆家以四季之月十八日為土分得七十二日若說播五行於四時以十干推之亦得七十二日方子。高同。

問四時取火何為季夏又取一番曰土旺於未故再取之土寄旺四季每季寄十八日四箇十八日計七十二日其他四行分四時亦各得七十二日五箇七十二日共湊成三百六十日也僩

問古者取火四時不同不知所取之木既別則火亦異否曰是如此胡泳

火中有黑陽中陰也水外黑洞洞地而中却明者陰中之陽也故水謂之陽火謂之陰亦得伯羽

陰以陽為質陽以陰為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橫渠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攸靜。道夫

清明內影濁明外影清明金水濁明火日僩

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義禮智皆以四者相為用也季札

春為感夏為應秋為感冬為應若統論春夏為感秋冬為應明歲春夏又為感可學。四時

問學者云古人排十二時是如何諸生思未得先生云志是從之從心乃是心之所之古時字從之從日亦是日之所至蓋日至於午則謂之午時至未則謂之未時十二時皆如此推

古者訓日字實也月字缺也月則有缺時日常[illegible]是定如此如
天行亦有差月星行又遲趕它不上惟日截定如此又云看
北斗可以見天之行 夔孫

朱子語類卷第二 共十六板

理氣下

天地下

天文有半邊在上面須有半邊在下面 淵
如何見得天有三百六十度甚麼人去量來只是天行得過處
為度天之過處便是日之退處日月會為辰 節
有一常見不隱者為天之蓋有一常隱不見者為天之底 節
叔器問天有幾道曰據曆家說有五道而今且將黃赤道說赤
道正在天之中如合子縫模樣黃道是在那赤道之間 義剛
問同度同道曰天有黃道有赤道天正如一圓匣相似赤道是
那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之內一半在
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為許多
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那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廝撞著
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皆同一度謂
如月在畢十一度日亦在畢十一度雖同此一度却南北相
向日所以蝕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
下面遮了日故日蝕望時月蝕固是陰敢與陽敵然曆家又
謂之暗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暗到望時恰當著其中暗處
故月蝕 淳
問周天之度是自然之數是強分曰天左旋一晝一夜行一周
而又過了一度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方是一周只將南北表看今日恁時看時有甚星
在表邊明日恁時看這星又差遠或別是一星了 胡泳
天一日周地一遭更過一度日即至其所趕不上一度月不及
十三度天一日過一度至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又
日矣與日一般是為一朞 僩
天行至健一日一夜一周天必差過一度日一日一夜一周恰
好月却不及十三度有奇只是天行極速日稍遲一度月又

遲十三度有奇耳因舉陳元滂云只似在圓地上走一人過急一步一人差不及一步又一人甚緩差數步也天行只管差過故曆法亦只管差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時似差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却在斗(夔孫)

天最健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之健次於天一日恰好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但比天為退一度月比日大故緩比天為退十三度有奇但曆家只算所退之度却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橫渠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最好書疏璣衡禮疏星回于天漢志天體沈括渾儀議皆可參考(閎祖)

問天道左旋自西而東日月右行則如何曰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比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為退了十三度有奇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遲月行速然則日行却得其正故揚子太玄首便說日云云向來久不曉此因讀月令日窮于次疏中有天行過一度之說推之乃知其然又如書齊七政疏中二三百字說得天之大體亦好後漢曆志亦說得好(義剛)(前漢曆志說道理處少不及東漢志詳)又問月令疏地冬上騰夏下降是否曰未便理會到此且看大綱識得後此處用度算方知(義剛)

天左旋日月亦左旋但天行過一度日只在此當卯而卯當午而午某看得如此後來得禮記說暗與之合(泳)

天道與日月五星皆是左旋天道日一周天而常過一度日亦日一周天起度端終度端故比天道常不及一度月行不及十三度四分度之一今人却云月行速日行遲此錯說也但曆家以右旋為說取其易見日月之度耳(至)

問天道左旋日月星辰右轉曰自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某看天上日月星不曾右轉只是隨天轉天行健這个物事極是轉得速且如今日日與月星都在這度上明日旋一轉天却過了一度日遲些便欠了一度月又遲些又欠了十三度如歲星須一轉爭了三十度要看曆數子細只是璇璣玉衡疏載王蕃渾天說一段極精密可檢看便是說一个現成天地了月常光但初二三日照只照得那一邊過幾日漸漸移得正到十五日月與日正相望到得月中天時節日光在地下迸從四邊出與月相照地在中間自遮不過今月中有影云是莎羅樹乃是地形未可知(義剛)

義剛言伯靖以為天是一日一周日則不及一度非天過一度也曰此說不是若以為天是一日一周則四時中星如何解不同更是如此則日日一般却如何紀歲把甚麼時節做定限若以為天不過而日不及一度則趲來趲去將次午時便打三更矣因取禮記月令疏指其中說早晚不同及更行一度兩處曰此說得甚分明其他曆書都不如此說蓋非不曉但是說滑了口後信口說習而不察更不去子細檢點而今若就天裏看時只是行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把天外來說則是一日過了一度季通常有言論日月則在天裏論天則在太虛空裏若去太虛空裏觀那天自是日月袞得不在舊時處了先生至此以手畫輪子曰譬如今日在這一處明日自是又袞動着些子又不在舊時處了又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日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

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到那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些子日
日累上去則一年便與日會次日仲默附至天說曰天體至
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
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
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
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
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
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
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
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
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
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
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
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

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
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
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
齊是爲一章也先生以此示義剛曰此說也分明 義剛
天道左旋日月星並左旋星不是貼天天是陰陽之氣在上面
下人看見星隨天去耳 寓
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是如此說橫渠
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曉所
以詩傳只載舊說或曰此亦易見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
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
便覺日月似右轉了曰然但如此則曆家逆字皆著改做順
字退字皆著改做進字 僩
晉天文志論得亦好多是許敬宗爲之 日月隨天左旋如橫渠
說較順五星亦順行曆家謂之緩者反是急急者反是緩曆
數謂日月星所經歷之數 揚
問日是陽如何反行得遲如月曰正是月行得遲問日行一度
月行十三度有奇曰曆家是將他退底度數爲進底度數天
至健故日常不及他一度月又遲故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且
如月生於西一夜一夜漸漸向東便可見月退處問如此說
則是日比天行遲了一度月比天行遲了十三度有奇曰曆
家若如此說則算著那相去處度數多今只以其相近處言
故易算聞季通云西域有九執曆却是順算 胡
程子言日升降於三萬里是言黃赤道之間相去三萬里天日
月星皆是左旋只有遲速天行較急一日一夜繞地一周三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進過一度日行稍遲一日一
夜繞地恰一周而於天爲退一度至一年方與天相值在恰
好處是謂一年一周天月行又遲一日一夜繞地不能匝而
於天常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九日半強恰與天

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月一周天月只是受日光月質常圓
不曾缺如圓毬只有一面受日光望日日在酉月在卯正相
對受光爲盛天積氣上面勁只中間空爲日月來往地在天
中不甚大四邊空有時月在天中央日在地中央則光從四
旁上受於月其中昏暗便是地影望以後日與月行便差背
向一畔相去漸漸遠其受光面不正至朔行又相遇日與月
正緊相合日便蝕無光月或從上過或從下過亦不受光星
亦是受日光但小耳北辰中央一星甚小謝氏謂天之機亦
略有意但不似天之樞較切 寓
日月升降三萬里之中此是主黃道相去遠近而言若天之高
則里數又煞遠或曰八萬四千里未可知也立八尺之表以
候尺有五寸之景寸當千里則尺有五寸恰當三萬里之半
日去表有遠近故景之長短爲可驗也曆家言天左旋日月
星辰右行非也其實天左旋日月星辰亦皆左旋但天之行

疾如日天一日一周更攙過一度日一日一周恰無贏縮以月受日光爲可見月之望正是日在地中月在天中所以日光到月四伴更無虧欠唯中心有少黶暗處是地有影蔽者爾及日月各在東西則日光到月者止及其半故爲上弦又減其半則爲下弦逐夜增減皆以此推地在天中不爲甚大只將日月行度折筭可知天包乎地其氣極緊試登極高處驗之可見形氣相催緊束而成體但中間氣稍寬所以容得許多品物若一例如此氣緊則人與物皆消磨矣謂日月只是氣到寅上則寅上自光氣到卯上則卯上自光者亦未必然既曰日月則自是各有一物方始各有一名星光亦受於日但其體微爾五星之色各異觀其色則金木水火之名可辨衆星光芒閃爍五星獨不如此衆星亦皆左旋唯北辰不動在北極五星之旁一小星是也蓋此星獨居天軸四面如輪盤環繞旋轉此獨爲天之樞紐是也日月薄蝕只是二者

交會處二者緊合所以其光掩沒在朔則爲日食在望則爲月蝕所謂紓前縮後近一遠三如自東而西漸次相近或日行月之旁月行日之旁不相掩者皆不蝕唯月行日外而掩日於內則爲日蝕日行月外而掩月於內則爲月蝕所蝕分數亦推其所掩之多少而已 謨

日月升降三萬里中謂夏至謂冬至其間黃道相去三萬里夔孫錄云伊川誤認作東西相去之數形器之物雖天地之大亦有一定中處伊川謂天地無適而非中非是 揚

先生論及璣衡及黃赤道日月躔度潘子善言嵩山本不當天之中爲是天形欹側遂當其中耳曰嵩山不是天之中乃是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嵩山之北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有此處不動如磨臍然此是天之中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 銖

周髀法謂極當天中日月遶天而行遠而不可見者爲晝此說不是問論語或問中云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如何曰圍徑七十二度極正居其中堯典疏義甚詳 義剛

李通說一問云極星只在天中而東西南北皆取正於極而極星皆在其上何也某無以答後思之只是極星便是北而天則無定位 義剛

南極在下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唐書說有人至海上見南極下有數大星甚明此亦在七十二度之內 義剛

月體常圓無闕但常受日光爲明初三四是日在下照月西邊明人在這邊望只見在弦光十五六則日在地下其光由地四邊而射出月被其光而明月中是地影月古今人皆言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 揚

月無盈闕人看得有盈闕蓋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至初三方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因云禮運言播五行

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如此則氣不和時便無月恐無此理其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彼必不曾以理推之若以理推之則無有盈闕也畢竟古人推究事物似亦不甚子細或云恐是說元初有月時曰也說不得 [illegible]

問弦望之義曰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了一半如弓之下弦又問是四分取半否曰如二分二至也是四分取半因說曆家謂紓前縮後近一遠三以天之圍言之上弦與下弦時月日相看皆四分天之一 僩

問月本無光受日而有光季通云日在地中月行天上所以光者以日氣從地四旁周圍空處迸出故月受其光先生曰若不如此月何緣受得日光方合朔時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人不見及至望時月面向人者有光向天者亦有光故見其圓滿若至弦時所謂近一遠三只合有許多光又云月常有一半光月似水日照之則水面

光倒射壁上乃月照也問星受日光否曰星恐自有光 德明
問月受日光只是得一邊光曰日月相會時日在月上不是無
光光都載在上面一邊故地上無光到得日月漸漸相遠時
漸擦挫月光漸漸見於下到得望時月光渾在下面一邊望
後又漸漸光向上去 㽦
或問月中黑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看來理或有之然非
地影乃是地形倒去遮了他光耳如鏡子中被一物遮住其
光故不甚見也蓋日以其光加月之魄中間地是一塊實底
物事故光照不透而有此黑暈也問日光從四邊射入月光
何預地事而礙其光曰終是被這一塊實底物事隔住故微
有礙耳○或錄云今人剪紙人貼鏡中以火光照之則壁上圓光中有一人月為地所礙其黑暈亦猶是耳
康節謂日太陽也月少陰也星少陽也辰太陰也星辰非星也又
曰辰弗集於房房者舍也故十二辰亦謂之十二舍上辰字
謂日月也所謂三辰北斗去辰爭十二來度日蝕是日月會

合處月合在日之下或反在上故蝕月蝕是日月正相照伊
川謂月不受日光意亦相近蓋陰盛亢陽而不少讓陽故也
又曰日月會合故初一初二月全無光初三漸開方微有弦
上光是哉生明也開後漸亦光至望則相對故圓此後復漸
相近至晦則復合故暗月之所以虧盈者此也 㽦
問自古以日月之蝕為災異如今曆家卻自預先算得是如何
曰只大約可算亦自有不合處有曆家以為當食而不食者
有以為不當食而食者 木之
曆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食日月交會日為月
掩則日食然聖人不言月蝕日而以有食為文者闕於所不
見 僩
日食是為月所掩月食是與日爭敵月饒日些子方好無食 揚
日月交蝕 暗虛 道夫○
遇險謂日月相遇陽遇陰為險也 振

日月食皆是陰陽氣衰徽廟朝曾下詔書言此定數不足為災
異古人皆不曉曆之故 揚
橫渠言日月五星亦隨天轉如二十八宿隨天而定皆有光芒
五星逆行而動無光芒 揚
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蓋五星皆是地上木火土
金水之氣上結而成卻受日光經星卻是陽氣之餘凝結者
疑得也受日光但經星則閃爍開闔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
縱有芒角其本體之光亦自不動細視之可見 僩
莫要說水星蓋水星貼著日行故半月日見 方子
夜明多是星月早日欲上未上之際已先鑠退了星月之光然
日光猶未上故天欲明時一霎時暗 揚
星有墮地其光燭天而散者有變為石者 揚
分野之說始見於春秋時而詳於漢志然今左傳所載大火辰
星之說又卻只因其國之先曾主二星之祀而已是時又未

有所謂趙魏晉者然後來占星者又卻多驗殊不可曉 廣
叔重問星圖曰星圖甚多只是難得似圓圖說得頂好天營紙
卻平方圖又卻兩頭放小不得又曰那箇物事兩頭小中心
張又曰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想見只是說赤道兩頭
小必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 節
風只如天相似不住旋轉今此處無風蓋或旋在那邊或旋在
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此亦可見 廣
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
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上
亦無雨雪 廣
高山無霜露卻有雪某嘗登雲谷晨起穿林薄中並無露水沾
衣但見煙霞在下茫然如大洋海眾山僅露峰尖煙雲環繞
往來山如移動天下之奇觀也或問高山無霜露其理如何
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霧氣都吹散了所以不結若

雪則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雪先結也道家有高處有萬里剛風之說便是那裏氣清緊低處則氣濁故緩散想得高山更上去立人不住了那裏氣又緊故也離騷有九天之說注家妄解云有九天據某觀之只是九重蓋天運行有許多重數以手畫圖暈自內繞出至外其數九裏面重數較軟至外面則漸硬想到第九重只成硬殼相似那裏轉得又愈緊矣僩

雪花所以必六出者蓋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如人擲一團爛泥於地泥必濺開成稜瓣也又六者陰數太陰玄精石亦六稜蓋天地自然之數僩

問龍行雨之說曰龍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為也密雲不雨尚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洩處方能有雨橫渠正蒙論風雷雲雨之說最分曉木之

問雷電程子曰只是氣相摩軋是否曰然或以為有神物曰氣

聚則須有然纔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查滓便散不得此亦屬成之者性張子云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即此理也僩

雷如今之爆杖蓋鬱積之極而迸散者也方子

十月雷鳴曰恐發動了陽氣所以大雪為豐年之兆者雪非豐年蓋為凝結得陽氣在地來年發達生長萬物夔孫

雷雖只是氣但有氣便有形如蝃蝀本只是薄雨為日所照成影然亦有形能吸水吸酒人家有此或為妖或為祥夔孫

虹非能止雨也而雨氣至是已薄亦是日色射散雨氣了揚

伊川說世間人說雹是蜥蜴做初恐無是理看來亦有之只謂之全是蜥蜴做則不可耳自有是上面結作成底也有是蜥蜴做底某少見十九伯說親見如此記在別錄十九伯誠確人語必不妄又此間王三哥之祖參議者云嘗登五臺山山極高寒盛夏揮汗須綿被去寺僧曰官人帶被來少至此往之寺僧又

為借得三兩條與之中夜之間寒甚擁數床綿被猶不煖蓋山頂皆蜥蜴含水吐之為雹少間風雨大作所吐之雹皆不見明日下山則見人言昨夜雹大作問皆如寺中所見者又夷堅志中載劉法師者後居隆興府西山修道山多蜥蜴皆如手臂大與之餅餌皆食一日忽領無限蜥蜴入菴井中之水皆為飲盡飲訖即吐為雹已而風雨大作所吐之雹皆不見明日下山則人言所下之雹皆如蜥蜴所吐者蜥蜴形狀亦如龍是陰屬是這氣相感應使作得他如此正是陰陽交爭之時所以下雹時必寒今雹之兩頭皆尖有稜道疑得初間圓上面陰陽交爭打得如此碎了雹字從雨從包是這氣包住所以為雹也僩

今曆家只推算得个陰陽消長界分耳人傑

太史公曆書是說太初然卻是顓頊四分曆劉歆作三統曆唐一行大衍曆最詳備五代王朴司天考亦簡嚴然一行王朴

之曆皆止用之二三年即差王朴曆是七百二十加去季通所用卻依康節三百六十數人傑

今之造曆者無定法只是趲趁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鍾律紐算寸分毫釐絲忽皆有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為之也意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季通嘗言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疾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為天之所運則其疎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此虛寬之大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季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曆者其為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爾僩

問曆法何以推月之大小曰只是以每月二十九日半六百四十分日之二十九計之觀其合朔爲如何如前月大則後月初二日月生明前月小則後月初三日月生明 人傑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 揚

中氣只在本月若趲得中氣在月盡後月便當置閏 人傑

沈存中欲以節氣定晦朔不知交節之時適在亥此日當如何分 方子

或說曆四廢日曰只是言相勝者春是庚辛日秋是甲乙日溫公潛虛亦是此意 人傑

五子六甲二五爲干二六爲支 人傑

先在先生處見一書先立春次驚蟄次雨水次春分次穀雨次清明云漢曆也 揚

子升問人言虜中曆與中國曆差一日是否曰只如子正四刻方屬今日子初自屬昨日今人纔交子時便喚做今日如此亦使差一日 木之

曆數微眇如今下漏一般漏管稍澁則必後天稍闊則必先天未子而子未午而午 淵

曆法季通說當先論天行次及七政此亦未善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定不易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 道

或問季通曆法未是曰這都未理會得而今須是也會布筭也學得似他了把去推測方見得他是與不是而今某自不曾理會得如何說得他是與不是這也是康節說一般若錯時也是康節錯了只是曆得自古以來無一箇人考得到這處然也只在史記漢書上自是人不去考司馬遷班固劉向父子杜佑說都一同不解都不是 賀孫

陳得一統元曆紹興七八年間作 又云局中暗用紀元曆以統元爲名 義剛

渾儀可取蓋天不可用試令主蓋天者做一樣子如何做只似箇雨傘不知如何與地相附著若渾天須做得箇渾天來 賀孫 ○或云有識蓋天者欲令作一蓋天不知何可爲 似傘樣如此則四旁須有漏風處故不若渾天之可爲儀也

先生嘗言數家有大小陽九道夫問果爾則有國有家者何貴乎曆曰在我者過得他一二分便足以勝之 道夫

問周公定豫州爲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今北邊無極而南方交趾便際海道里長短迥殊何以云各五千里曰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到極邊與際海處南邊雖近海然地形則未盡如海外有島夷諸國則地猶連屬彼處海猶有底至海無底處地形方盡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爲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爾所謂地不滿東南也禹貢言東西南北各二千五百里不知周公何以言五千里今視中國四方相去無五千里想他周公且恁大說教好看如堯舜所都冀州之地去北方甚近是時中國土地甚狹想只是略相羈縻至夏商已後漸漸開闢如三苗只在今洞庭彭蠡湖湘之間彼時中國已不能到三苗所以也負固不服 義剛 又見先生說崑崙取中國五萬里此爲天地之中中國在東南未必有五萬里嘗見佛經說崑崙山頂有阿耨大池水流四面去其東南入中國者爲黃河其二方流爲弱水黑水之類

又曰自古無人窮至北海想北海只挨著天殼邊過緣北邊地長其勢北海不甚闊地之下與地之四邊皆海水周流地浮水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問天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旋轉得緊如急風然至上面極高處轉得愈緊若轉纔慢則地便脫墜矣問星辰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之精英凝聚者或云如燈花否曰然 僩

人言北方土地高燥恐暑月亦蒸濕何以言之月令云是月也土潤溽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想得春夏間天轉稍慢故氣候緩散昏昏然而南方爲尤甚至秋冬則天轉益急故氣候清明宇宙澄曠所以說天高氣清以其轉急而氣緊也 僩

海那岸便與天接或疑百川赴海而海不溢曰蓋是乾了有人見海邊作旋渦吸水下去者直卿云程子大錄之說好○方子

海水無邊那邊只是氣蓄得在揚

海水未嘗溢者莊周所謂沃焦土是也德明

潮之遲速大小自有常舊見明州人說月加子午則潮長自有此理沈存中筆談說亦如此德明

陸子靜謂潮是子午月長沈存中續筆談之說亦如此謂月在地子午之方初一卯十五酉方子

蔡伯靜曰山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末同義剛

問先生前日言水隨山行何以驗之曰外面底水在山下中間底水在脊上行因以指爲喻曰外面底水在指縫中行中間底水在指頭上行又曰山下有水今浚井底人亦看山脈淳

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箇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爲虎自華來至中爲嵩山是爲前案遂過去爲泰山聳于左是爲龍淮南諸山是第三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爲第四重案淳○義剛同

堯都中原風水極佳左河東太行諸山相遶海島諸山亦皆相向右河南遶直至太山湊海第二重自蜀中出湖南出廬山諸山第三重自五嶺至明越又黑水之類自北纏繞至南海泉州常平司有一大圖甚佳揚

河東地形極好乃堯舜禹故都今晉州河中府是也左右多山黃河繞之嵩華列其前廣

上黨即今潞州春秋赤狄潞氏即其地也以其地極高與天爲黨故曰上黨上黨太行山之極高處平陽晉州蒲坂山之盡頭堯舜之所都也河東河北諸州如太原晉陽等處皆在山之兩邊窠中山極高闊伊川云太行千里一塊石山後是忻代諸州泰山卻是太行之虎山又問平陽蒲坂自堯舜後何故無人建都曰其地磽瘠不生物人民朴陋儉嗇故惟堯舜能都之後世侈泰如何都得僩

河東河北皆遶太行山堯舜禹所都皆在太行下揚

太行山一千里河北諸州皆旋其趾潞州上黨在山脊最高處過河時便見太行在半天如黑雲然揚

或問天下之山西北最高曰然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山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嶓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廣僩

江西山皆自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卻是自北而南故皆順揚

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故江浙冬寒夏熱僩

仙霞嶺在信州分水之右其脊脈發去爲臨安又發去爲建康

江西山水秀拔生出人來便要硬做升卿

荊襄山川平曠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爲東南交會處耆舊人物多最好卜居但有變則正是兵交之衝又恐無噍類義剛

要作地理圖三箇樣子一寫州名一寫縣名一寫山川名仍作圖時須用逐州正斜長短闊狹如其地形糊紙葉子以剪振

或問南北對境圖曰天下大川有二止河與江如淮亦小只是中間起虜中混同江卻是大川李德之問薛常州九域圖如何曰其書細碎不是著書手段子決九川距四海了卻逐旋爬疏小江水令至川此是大形勢義剛

先生謂張倅云向於某人家看華夷圖因指某水云此水將有入淮之勢其人曰今其勢已自如此先生因言河本東流入海後來北流當時亦有填河之議今乃向南流矣力行

某說道後來黃河必與淮河相并伯恭說今已如此問他如何

見得伯恭說見薛某(士龍)又曰元豐間河北流自後中原多事
後來南流虜人亦多事近來又北流見歸正人說(或云看地形家)
(中原圖黃河却自西南貫梁山泊迤邐入淮來相)
(宗時河北流故虜人盛今却南來故其勢亦衰)又曰神宗
時行淤田策行得甚力差官去監那箇水也是肥只是未蒙
其利先有衝頹廬舍之處潘子善問如何可治河決之患曰
漢人之策令兩旁不立城邑不置民居存留些地步與他不
與他爭放教他寬教他水散漫或流從這邊或流從那邊不
似而今作堤去圩他元帝時募善治河決者當時集衆議以
此說為善又問河決了中心平處却低如何曰不會低他自
擇一箇低處去又問雍州是九州那裏高曰那裏無甚水又
曰禹貢亦不可攷其次第那如經量門簿所謂門簿者載此
一都有田若干有山若干(賀孫)

御河是太行之水出來甚清周世宗取三關是從御河裏去三
四十日取了又曰御河之水清見底後來黃河水衝來濁了

曰河北流是禹之故道又曰不是禹之故道近禹之故道(賀孫)

仲默問有兩漢水如何有一水謂之西漢江曰而今如閬州等
處便是東川東川却有一支出來便是西漢江即所謂嘉陵
江也(義剛)

南康郡治張齊賢所建蓋兩江之咽喉古人做事都有意思又
如利州路却有一州在劍閣外(方子)

漢荊州刺史是守襄陽魏晉以後以江陵為荊州(方子)

吳大年曰呂蒙城在郢州其城方其中又有數重形址如井今
猶存(義剛)

道州即舂陵武帝封子為舂陵王後徙居鄧州至今鄧州亦謂
之舂陵(義剛)

漢時人仕宦於瓜州者更極前面亦有人往長安西門至彼九
千九百九十九里(燾)

朱子語類卷第三(計十一板)

鬼神

因說鬼神曰鬼神事自是第二著那箇無形影是難理會底未
消去理會且就日用緊切處做工夫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
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說盡了此便是合理會底理會得將間
鬼神自有見處若合理會底不理會只管去理會沒緊要底
將間都沒理會了(淳○義剛同別出)

義剛將鬼神問目呈畢先生曰此事自是第二著未能事人焉
能事鬼此說盡了今且須去理會眼前事那箇鬼神事無形
無影莫要枉費心力理會得那箇來時將久我着實處皆不
曉得所謂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這箇皆是面前事做得一件
便是一件如易便自難理會了而今只據我恁地推測不知
是與不是亦須逐一去看然到極處不過只是這箇(義剛)

或問鬼神有無曰此豈卒乍可說便說公亦豈能信得及須於
衆理看得漸明則此惑自解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
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人且理會合當理會底事其理會未得
底且推向一邊待日用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理將自
見得乃所以為知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此(必大)

天下大底事自有箇大底根本小底事亦自有箇緊切處若見
得天下亦無甚事如鬼神之事聖賢說得甚分明只將禮熟
讀便見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而今世俗所謂鬼神耳古
來聖人所制祭祀皆是他見得天地之理如此(去偽)

神伸也鬼屈也如風雨雷電初發時神也及至風止雨過雷住
電息則鬼也

鬼神不過陰陽消長而已亭毒化育風雨晦冥皆是在人則精
是魄魄者鬼之盛也氣是魂魂者神之盛也精氣聚而為物
何物而無鬼神遊魂為變魂遊則魄之降可知(升卿)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

之氣常相接無間斷〻自不見人心才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才動必應也 祖

問鬼神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 淳

問先生說鬼神自有界分如何曰如日爲神夜爲鬼生爲神死爲鬼豈不是界分 義剛

叔器問先生前說日爲神夜爲鬼所以鬼夜出如何曰間有然者亦不能皆然夜屬陰且如妖鳥皆陰類皆是夜鳴 義剛。

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謂有嘯于梁觸于胷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世間萬事皆此理但精粗小大之不同爾又曰以功用謂之鬼神卽此便見 道夫

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釋家所云世俗所見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此等處且莫要理會 揚

因說神怪事曰人心平鋪著便好若做弄便有鬼怪出來方理有明未盡處如何得意誠且如鬼神事今是有是無因說張仲隆曾至金沙堤見巨人迹此是如何揚謂冊子說并人傳說皆不可信須是親見揚平昔見冊子上并人說得滿頭滿耳只是都不曾自見先生曰只是公不曾見畢竟其理如何南軒亦只是硬不信有時戲說一二如禹鼎鑄魑魅魍魎之屬便是有這物深山大澤是彼所居處人往占之豈不爲祟邵先生語程先生世間有一般不有不無底人馬程難之謂鞍轡之類何處得如邵意則是亦以爲有之邵又言蜥蜴造雹程言雹有大者彼豈能爲之豫章曾有一劉道人嘗居一山頂結菴一日衆蜥蜴入來如手臂大不怕人人以手撫之盡吃菴中水少頃菴外皆堆成雹明日山下果有雹此則是冊子上所載有一妻伯劉丈 致中 其人甚樸實不能妄語云嘗過一嶺稍晚了急行忽聞溪邊林中響甚往看之乃無頭蜥蜴在林中各把一物如水晶看了去未數里下雹此理又不知如何造化若用此物爲雹則造化亦小矣又南劍鄧德喻嘗爲一人言嘗至餘杭大滌山中常有龍骨人往求取之未入山洞見一陣青煙出少頃一陣火出少頃一龍出一鬼隨後大段盡人事見得破方是不然不信中有一點疑在終不得又如前生後生死復爲人之說亦須要見得破又云南軒拆廟次第亦未到此須是使民知信末梢無疑始得不然民倚神爲主拆了轉使民信向怨望舊有一邑泥塑一大佛一方尊信之後被一無狀宗子斷其首民衆哭之頸上泥木出舍利泥木豈有此物只是人心所致先生謂一僧云問龍行雨如何曰不是龍口中吐出只是龍行時便有雨隨之劉禹錫亦嘗言有人在一高山上見山下雷神龍鬼之類行雨此等之類無限實要見得破問敬鬼神而遠之則亦是言有但當敬而遠之自盡其道便不相關曰聖人便說只是如此嘗以此理問李先生曰此處不須理會先生因曰蜥蜴爲雹亦有如此者非是雹必要此物爲之也 僩

因論薛士龍家見鬼曰世之信鬼神者皆謂實有在天地間其不信者斷然以爲無鬼然却又有眞箇見者鄭景望遂以薛氏所見爲實理不知此特虹霓之類耳必大因問虹霓只是氣還有形質曰既能啜水亦必有腸肚只纔散便無了如雷部神物亦此類 必大

因說鬼怪曰木之精夔魍魎夔只一脚魍魎古有此語若果有必是此物 淳

氣聚則生氣散則死 泳○以下論在人鬼神兼論精神魂魄

問死生有無之說人多惑之曰不須如此疑且作無主張因問識環記井之事古復有此何也曰此又別有說話 力行

問生死鬼神之理 明作錄云問鬼神生死雖知得是一理然未見得端的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便是生死

[illegible]物有理而後有氣雖是一時都有畢竟以理爲主人得之以有生[illegible]氣之清者爲氣濁者爲質[illegible]知覺運動陽之爲也形體[illegible]陰之爲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淮南子註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所謂神者以其主乎形氣也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illegible]盡則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也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爲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必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至如伯有爲厲伊川謂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自是能爲厲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爲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爲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羵羊皆是氣之雜揉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爲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illegible]

問[illegible]

[illegible]

才卿問來而伸者爲神往而屈者爲鬼凡陰陽魂魄人之噓吸皆然不獨死者爲鬼生者爲神故橫渠云神祇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曰此二句正如俗語罵鬼云你是已死我我是未死你楚詞中說終古亦是此義[illegible]用之云既屈之中恐又自有屈伸曰祭祀致得鬼神來格便是就既屈之氣又能伸也僩問魂氣則能既屈而伸若祭祀來格是也若魄既死恐不能復伸矣曰也能伸蓋他

來則俱來。如祭祀報魂報魄，求之四方上下，便是皆有感格之理。用之問：「遊魂為變，聖愚皆一否？」曰：「然。」側問：「天神、地祇、人鬼，地何以曰『祇』？」曰：「『祇』字只是『示』字。蓋天垂三辰以著象，如日月星辰是也。地亦顯山川草木以示人，所以曰『地示』。」用之云：「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先祖，是以我之有感他之無。」曰：「神祇之氣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散亦有久速之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為妖為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既死，多不散。（僧道務養精神，所以凝聚不散。）若聖賢則安於死，豈有不散而為神怪者乎！如黃帝、堯、舜，不聞其既死而為靈怪也。嘗見輔漢卿說：某人死，其氣溫溫然，熏蒸滿室，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如此。劉元城死時，風雷轟於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已端坐薨矣。他是什麼樣氣魄！」用之曰：「莫是元城忠誠感動天地之氣否？」曰：「只是元城之氣自散爾。他養得此氣剛大，所

以散時如此。祭義云：『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魂氣發揚于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焄蒿即前所云溫溫之氣也；悽愴是一般肅然之氣，令人悽愴，如漢武帝時，神君來則風肅然。是也。此皆萬物之精，既死而散也。」（僩。○淳錄云：「[illegible]明是氣[illegible]上，向[illegible]也；[illegible]人氣[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只[illegible]上去，如火之[illegible]言下[illegible]。[illegible]上去[illegible]然文[illegible]蒿了[illegible]也。」）

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如何？」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裏，見一身只是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夜來說道：『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思量來只是一箇道理。」又云：「如魚之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面水。鱖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一般。」仁父問：「魂魄如何是陰陽？」曰：「魂如火，魄如水。」（賀孫。）

因言魂魄鬼神之說，曰：「只今生人，便自一半是神，一半是鬼了。但未死以前，則神為主；已死之後，則鬼為主。縱橫在這裏。以屈伸往來之氣言之，則來者為神，去者為鬼；以人身言之，則氣為神而精為鬼。然其屈伸往來也各以漸。」（僩。○賀孫錄云：「若以如許言，一半[illegible]是[illegible]。」）

問：「魂魄？」曰：「氣質是實底；魂魄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底，分數多，實底分數少底。」（[illegible]）

問：「魂魄？」曰：「魄是一點精氣，氣交時便有這神。魂是發揚出來底，如氣之出入息。魄是如水，人之視能明，聽能聰，心能強記底。有這魄，便有這神，不是外面入來。魄是精，魂是氣；魄主靜，魂主動。」又曰：「草木之生，自有箇神，它自不能生。在人則心便是，所謂『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是也。」又問生魄死魄。曰：「古人只說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近時人方推得他所以圓闕，乃是魄受光處，魄未嘗無也。人有魄先衰底，有魂先衰底。如某近來覺

重聽多忘，是魄先衰。」又曰：「一片底便是分做兩片底，兩片底便是分作五片底。做這萬物、四時、五行，只是從那太極中來。太極只是一箇氣，迤邐分做兩箇：氣裏面動底是陽，靜底是陰。又分做五氣，又散為萬物。」（植。）

先儒言口鼻之噓吸為魂，耳目之聰明為魄，也只說得大概。卻更有箇母子，這便是坎離水火。煖氣便是魂，冷氣便是魄。魂便是氣之神，魄便是精之神；會思量討度底便是魂，會記當去底便是魄。又曰：「見於目而明，耳而聰者，是魄之用。老氏云『載營魄』，營是晶熒之義，魄是一箇晶光堅凝物事。釋氏之地、水、火、風，其說云：人之死也，風火先散，則不能為祟。蓋魂先散而魄尚存，只是消磨未盡，少間自塌了。若地水先散，而風火尚遲，則能為祟，蓋魂氣猶存爾。」又曰：「無魂則魄不能以自存。今人多思慮役役，魂都與魄相離了。老氏便只要守得相合，所謂『致虛極，守靜篤』，全然守在這裏，不得動。」又曰：「專氣致柔，

不是守字却是專字便只是專在此全不放出氣便細若放
些子出便粗了
陰陽之始交天一生水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煖者爲魂先有
魄而後有魂故魄常爲主爲幹 僩
人生初間是先有氣既成形是魄在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既
有形後方有精神知覺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
魂數句說得好 淳
動者魂也靜者魄也動靜二字括盡魂魄凡能運用作爲皆魂
也魄則不能也今人之所以能運動都是魂使之爾魂若去
魄則不能也今魄之所以能運體便死矣月之黑暈便是魄
其光者乃日加之光耳他本無光也所以說哉生魄旁死魄
莊子曰日火外影金水內影此便是魂魄之說 僩
耳目之聰明爲魄魄是鬼 某自覺氣盛則魄衰童男女死而魄先化 升卿
魄是耳目之精魂是口鼻呼吸之氣眼光落地所謂體魄則降
也
或問口鼻呼吸者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曰精氣爲物魂乃精
氣中無形迹底淮南子注云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釋氏
四大之說亦是竊見這意思人之一身皮肉之類皆屬地涕
唾之類皆屬水暖氣爲火運動爲風地水陰也火風陽也
或問氣之出入者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然則魄中復有魂魂
中復有魄耶曰精氣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嘘吸聰明乃其
發而易見者耳然既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
之知味非魄乎耳目之中皆有暖氣非魂乎推之遍體莫不
皆然佛書論四大處似亦祖述此意問先生嘗言體魄自是
二物然則魂氣亦爲兩物耶曰將魂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
其爲精粗也甚微非若體魄之懸殊耳問以目言之目之輪
體也睛之明魄也耳則如何曰竅即體也聰即魄也又問月
魄之魄豈只指其光而言之而其輪則體耶曰月不可以體

言只有魂魄耳日魄即其全體而光處乃其魂之發也
魂屬木魄屬金所以說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數也
人之能思慮計畫者魂之爲也能記憶辨別者魄之爲也 僩
人有盡記得一生以來履歷事者此是智以藏往否曰此是魄
強所以記得多 僩
問魂氣升于天莫只是消散其實無物歸于天上否曰也是氣
散只是才散便無如火將滅也有煙上只是便散蓋緣木之
性已盡無以繼之人之將死便氣散即是這裏無箇主子一
散便死大率人之氣常上且如說話氣都出上去 夔孫
魂散則魄便自沈了今人說虎死則眼光入地便是如此
問人死時是當初稟得許多氣氣盡則無否曰是曰如此則與
天地造化不相干曰死生有命當初稟得氣時便定了便是
天地造化只有許多氣能保之亦可延且如我與人俱有十
分俱已用出二分我才用出一二分便收回及收回一二分時那
人已用出四分了所以我便能少延此即老氏作福意老氏
惟見此理一向自私其身 淳
問黃寺丞云氣散而非無泳切謂人稟得陰陽五行之氣以生
到死後其氣雖散只反本還原去曰不須如此說若說無便
是索性無了惟其可以感格得來故只說得散要之散也是
無了問燈焰衝上漸漸無去要之不可謂之無只是其氣散
在此一室之內曰只是他有子孫在便是不可謂之無 胡泳
問有人死而氣不散者何也曰他是不伏死如自刑自害者皆
是未伏死又更聚得這精神安於死者便自無何曾見堯舜
做鬼來
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
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着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伊川
云左傳伯有之爲厲又別是一理言非死生之常理也 人傑
伯有爲厲之事自是一理謂非生死之常理人死則氣散理之

常也它却用物中取精多族大而強死故其氣未散耳 僩
光祖問先生所答松卿書云云如伊川又云伯有爲厲別是一
理又如何曰亦自有這般底然亦多是不得其死故強氣未
散要之久之亦不會不散如漳州一件公事婦殺夫密埋之
後爲祟事才發覺當時便不爲祟此事恐奏裁免死遂於申
諸司狀上特批了後婦人斬與婦人通者絞以是知刑獄裏
面這般事若不與決罪償命則死者之冤必不解又曰氣久
必散人說神仙一代說一項漢世說甚安期生至唐以來則
不見說了又說鍾離權呂洞賓而今又不見說了看得來他
也只是養得分外壽考然終久亦散了 賀孫
問伯有之事別是一理如何曰是別是一理人之所以病而終
盡則其氣散矣或遭刑或忽然而死者氣猶聚而未散然亦
終於一散釋道所以自私其身者便死時亦只是留其身不
得終是不甘心死銜冤憤者亦然故其氣皆不散浦城山中

有一道人常在山中燒丹後因一日出神乃祝其人云七日
不返時可燒我未滿七日其人燒之後其道人歸叫罵取身
亦能於壁間寫字但是墨較淡不久又無揚嘗聞張天覺有
一事亦然鄧隱峯一事亦然其人只管討身隱峯云說底是
甚麼其人悟謝之而去 揚
問遊魂爲變間有爲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游字是漸漸散
若是爲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
若是尫羸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復更鬱結成妖
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如今打麪做糊中間自有成小
塊核不散底久之漸漸也自會散又如其取精多其用物弘
如伯有者亦是卒未散也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
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
其歸也天下萬物萬事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橫
渠將屈伸說得貫通上蔡說却似不說得循環意思乎我曰

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
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注謂口鼻噓吸爲氣耳目聰
明爲魄氣屬陽魄屬陰而今有人說眼光落這便是魄降今
人將死有云魄落若氣只升而散故云魂氣歸于天形魄歸
于地道家修養有這說與此大段相合 賀孫
萇弘死三年而化爲碧此所謂魄也如虎威之類弘以忠死故
其氣凝結如此 廣
鬼神憑依言語乃是依憑人之精神以發問伊川記金山事如
何曰乃此婢子想出問今人家多有怪者曰此乃魑魅魍魎
之爲建州有一士人行遇一人只有一脚問某人家安在與
之同行見一脚者入某人家數日其家果死一子 可學
鄭說有人寤寐間見鬼通刺甚驗者曰如此則是不有不無底
紙筆 淳
論及巫人治鬼而鬼亦效巫人所爲以敵之者曰後世人心姦

詐之甚感得姦詐之氣做得鬼也姦巧 淳
厚之問人死爲禽獸恐無此理然親見永春人家有子耳上有
豬毛及豬皮如何曰此不足怪向見籍溪借事一兵會前有
豬毛睡時作豬鳴此只是稟得豬氣 可學
或問鬼神曰且類聚前輩說鬼神處看要須自理會得且如祭
天地祖考直是求之冥漠然祖考却去人未久求之似易先
生又笑曰如此說又是作怪了也 細看以下論祭祀祖考神示
問性即是理不可以聚散言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所謂精
神魂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亘古今
常存不復有聚散消長也曰只是這箇天地陰陽之氣人與
萬物皆得之氣聚則爲人散則爲鬼然其氣雖已散這箇天
地陰陽之理生生而不窮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而子孫
之精神魂魄自有些小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
致得祖考之魂魄這箇自是難說看既散後一似都無了能

盡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緣是理常只在這裏也 賀孫
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兼以
理言之人之先祖則大槩以理爲主而亦兼以氣魄言之若
上古聖賢則只是專以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必有是氣不可
分說都是理都是氣那箇不是理那箇不是氣問上古聖賢
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
家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
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
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
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
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
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
姑謾爲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
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陽

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初間聖人亦只是略爲禮以
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 義剛
自天地言之只是一箇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即祖先之氣亦
只是一箇氣所以才感必應
問何故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曰此又別氣之清明者爲神
如日月星辰之類是也此變化不可測祇本示字以有迹之
可示山河草木是也比天象又差著至人則死爲鬼矣又問
旣曰往爲鬼何故謂祖考來格曰此以感而言所謂來格亦
略有些神底意思以我之精神感彼之精神蓋謂此也祭祀
之禮全是如此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皆
是自家精神抵當得他過方能感召得他來如諸侯祭天地
大夫祭山川便沒意思了 雉
陳後之問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統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曰這
便是上蔡所謂若要有便有若要無時便無是皆由乎人

矣鬼神是本有底物事祖宗亦只是同此一氣但有箇總腦
處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脈貫通所
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爲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
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下
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便是他
氣又總統在我身上如此便有箇相關處 僩
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却有
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却在
這裏盡其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如水波浪後水
非前水後波非前波然却通只是一水波子孫之氣與祖考
之氣亦是如此他那箇當下自散了然他根却在這裏根旣
在此又却能引聚得他那氣在此此事難說只要人自看得
問下武詩三后在天先生解云在天言其旣沒而精神上合
于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用之云恐只是此理上合

于天耳曰旣有此理便有此氣或曰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
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于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
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
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又如云文王陟降在
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眞箇在上帝之左右眞箇有箇上帝
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如周
公金縢中乃立壇墠一節分明是對鬼若爾三王是有丕子
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此一段先儒都解錯了只有晁以
道說得好他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
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
周公乞代其死云以旦代某之身言三王若有侍子之責于
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才多藝能事上帝武王不若我多
才多藝不能事鬼神不如且留他在世上定你之子孫與四
方之民文意如此伊川却疑周公不應自說多才多藝不是

如此他止是要代武王之死爾用之問先生答廖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問根於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示人鬼雖有三樣其實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則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絕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自浩然日生無窮如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公封於齊便用祭甚爽鳩氏季萴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然聖人制禮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便是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衛侯夢康叔云相奪予享蓋衛後都帝丘夏后相亦都帝丘則都其國自合當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為鯀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勾芒他更是遠然既合當祭他便有些（些作）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偪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所以明道答人鬼神之問云要與賢說無何故聖人卻說有要與賢說有賢又來問某討說只說到這裏要人自看得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今且去理會緊要道理少間看得道理通時自然曉得上蔡所說已是煞分曉了 僩

問鬼神恐有兩樣天地之間二氣氤氳無非鬼神祭祀交感是以有感有人死為鬼祭祀交感是以有感無曰是所以道天神人鬼神便是氣之伸此是常在底鬼便是氣之屈便是已散了底然以精神去合他又合得在問不交感時常在否曰若不感而常有則是有餒鬼矣又曰先輩說魂魄多不同左傳說魄先魂而有看來也是以賦形之初言之必是先有此

[illegible]家方去陽氣來附他

鬼神以主宰言然以物言不得又不是如今泥塑底神之類只是氣且如祭祀只是你聚精神以感之祖考是你所承流之氣故可以感 揚

祭如在問事鬼神曰古人交神明之道無些子不相接處古人立尸便是接鬼神之意 時舉

問祭祀之理還是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否曰鬼神之理即是此心之理 僩

祭祀之感格或求之陰或求之陽各從其類來則俱來然非有一物積于空虛之中以待子孫之求也但主祭祀者既是他一氣之流傳則盡其誠敬感格之時此氣固寓此也 僩

問子孫祭祀盡其誠意以聚祖考精神不知是合他魂魄只是感格其魂氣曰焫蕭祭脂所以報氣灌用鬱鬯所以招魄便是合他所謂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又問不知常常恁地只是祭祀時恁地曰但有子孫之氣在則他便在然不是祭祀時如何得他聚

人死雖是魂魄各自飛散要之魄又較定須是招魂來復這魄要他相合復不獨是要他活是要聚他魂魄不教便散了聖人教人子孫常常祭祀也是要去聚得他

問祖考精神既散必須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方得他聚然其聚也倏然其聚到得禱祠既畢誠敬既散則又忽然而散曰然 子蒙

問死者精神既散必須生人祭祀盡誠以聚之方能凝聚若相奪予享事如伊川所謂別是一理否曰他夢如此不知是如何或是他有這念便有這夢也不可知 子蒙

問死者魂氣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些子氣在這裏否曰古人自始死弔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裏古者釁龜用牲血便是覺見那龜久後不靈了

又用此子孫生氣去接續他。史記上龜策傳占春，將雞子就上面開卦，便也是將生氣去接他，便是蓍龜之意。又曰：古人立尸，也是將生人生氣去接他。子蒙

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耶？抑真有氣來格也？曰：若道無物來享時，自家祭甚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真有雲車擁從而來，又妄誕。僩

祀神

漢卿問天神地示之義。曰：注疏謂天氣常伸謂之神，地道常默以示人謂之示。人傑

地祇者，周禮作「示」字，只是示見著見之義。

地之神只是萬物發生山川出雲之類。振

說鬼神，舉明道有無之說，因斷之曰：有。若是無時，古人不如是求。七日戒，三日齋，或求諸陽，或求諸陰，須是見得有。如天子祭天地，定是有箇天，有箇地；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定是有

箇名山大川；大夫祭五祀，定是有箇門、行、戶、竈、中霤。今廟宇有靈底，亦是山川之氣會聚處。久之，被人掘鑿損壞，於是不復有靈，亦是這些氣過了。賀孫

問：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霤竈與門行，人之所用者，有動有靜，有作有止，故亦有陰陽鬼神之理。古人所以祀之。然否？曰：有此物便有此鬼神，蓋莫非陰陽之所為也。五祀之神，若細分之，則戶竈屬陽，門行屬陰，中霤兼統陰陽。就一歲之中，又自有陰陽也。壯祖

或言鬼神之異，曰：世間亦有此等事，無足怪。味道舉以前日魂氣歸天，體魄降地，人之出入氣即魂也，魄即精之鬼，故氣曰陽魂，曰陰人之死則氣散於空中之說，問：人死氣散，是無蹤影，亦無鬼神。今人祭祀，從何而求之？曰：如子祭祖先，以氣類而求。以我之氣感召，便是祖先之氣，故想之如在，此感通之理也。味道又問：子之於祖先，固是如此。若祭其他鬼神，則如之何？有來享之意否？曰：子之於祖先，固有顯然不易之理。若祭其他，亦祭其所當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如天子則祭天，是其當祭，亦有氣類，烏得而不來歆乎？諸侯祭社稷，故今祭社亦是從氣類而祭，烏得而不來歆乎？今祭孔子必於學，其氣類亦可想。長孺因說：祭孔子不當以塑像，只當用木主。曰：向日白鹿洞欲塑孔子像於殿，某謂不必，但置一空殿，臨時設席祭之。不然，只塑孔子坐於地下，則可用籩豆簠簋。今塑像高高在上，而設器皿於地，甚無義理。恪

汪德輔問：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齋戒祭祀，則祖考來格。若祭旁親及子，亦是一氣，猶可推也。至於祭妻及外親，則其精神非親之精神矣，豈於此但以心感之，而不以氣乎？曰：但所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從一源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壯祖

問：人祭祖先，是以己之精神去聚彼之精神，可以合聚。蓋為自

家精神便是祖考精神，故能如此。諸侯祭因國之主，與自家不相關，然而也呼喚得他聚。蓋為天地之氣，便是他氣底母，就這母上聚他，故亦可以感通。曰：此謂無主後者，祭時乃可以感動。若有主後者，祭時又也不感通。用之曰：若理不相關，則聚不得他；若理相關，則方可聚得他。曰：是如此。又曰：若不是因國，也感他不得。蓋為他元是這國之主，自家今主他國土地，他無主後，合是自家祭他，便可感通。子蒙

問：天地山川是有箇物事，則祭之其神可致。人死，氣已散，如何致之？曰：只是一氣。如子孫有箇氣在此，畢竟是因何有此？其所自來，蓋自厥初生民氣化之祖，相傳到此，只是此氣。問：祭先賢先聖如何？曰：有功德在人，人自當報之。古人祀五帝，只是如此。後世有箇新生底神道，緣眾人心邪向它，它便盛。如狄仁傑只留吳太伯伍子胥廟，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為害，緣是它見得無這物事了。因舉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

之故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 儒用錄略
或問世有廟食之神綿歷數百年又何理也曰浸久亦能散昔
守南康緣久旱不免遍禱於神忽到一廟但有三間弊屋狼
籍之甚彼人言三五十年前其靈如響因有人來而帳中有
神與之言者昔之靈如彼今之靈如此亦自可見 汎祖
風俗尚鬼如新安等處朝夕如在鬼窟某一番歸鄉里有所謂
五通廟最靈怪衆人捧擁謂禍福立見居民纔出門便帶紙
片入廟祈祝而後行士人之過者必以名紙稱門生某人謁
廟某初還被宗人煎迫令去不往是夜會族人往官司打酒
有灰乍飲遂動臟腑終夜次日又偶有一蛇在階旁衆人閧
然以爲不謁廟之故某告以臟腑是食物不着關他甚事莫
枉了五通中有某人是向學之人亦來勸往云亦是從衆某
告以從衆何爲不意公亦有此語某幸歸此去祖墓甚近若
能爲禍福請即葬某於祖墓之旁甚便又云人做州郡須去

淫祠若係勑額者則未可輕去 賀孫
論鬼神之事謂蜀中灌口二郎廟當初是李冰因開離堆有功
立廟今來現許多靈怪乃是他第二兒子出來初間封爲王
後來徽宗好道謂他是甚麼真君遂改封爲真君向張魏公
用兵禱于其廟夜夢神語云我向來封爲王有血食之奉故
威福用得行今號爲真君雖尊凡祭我以素食無血食之養
故無威福之靈今須復我封爲王當有威靈魏公遂乞復其
封不知魏公是有此夢還復一時用兵托爲此說今逐年人
戶賽祭殺數萬來頭羊廟前積骨如山州府亦得此一項稅
錢利路又有梓潼神極靈今二箇神似乎割據了兩川大抵
鬼神用生物祭者皆是假此生氣爲靈古人釁鐘釁龜皆此
意漢卿云季通說有人射虎見虎後數人隨着乃是爲虎傷底
死之人生氣未散故結成此形先生曰仰山廟極壯大亦是
占得山川之秀寺在廟後却幽靜廟基在山邊此山亦小但

是來趁到此溪邊上外面群山皆來朝寺甚亦好大抵僧家
寺基多是好處往往佛法入中國他門自會尋討今深山窮
谷好處只得做僧寺若人家居必不可因言僧家虛誕向過
雪峯見一僧云法堂上一木毬纔施主來做功德便會轉某
向他道和尚得恁不脫灑只要戀著這木毬要轉做甚因說
路當可向年十歲道人授以符印父兄知之取而焚之後來
又自有漢卿云後來也蹤跡先生曰人只了得每日與鬼做
頭底是何如此無心得則鬼神服若是此心洞然無些子私
累鬼神如何不服 賀孫
論及請紫姑神吟詩之事曰亦有請得正身出見其家小女子
見不知此是何物且如衢州有一箇人事一箇神只錄所問
事目於紙而封之祠前少間開封而紙中自有答語這箇不
知是如何 義剛
問嘗問紫姑神云云曰是我心中有故應得應不得者是心中
亦不知曲折也 方

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不正
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曰老子謂以道莅天下者其鬼
不神若是王道脩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鑠了 欽謙知防
云以直道世則其鬼不神此有理否 正當事人自不作怪事當 劉砥錄

朱子語類卷第四 凡二十二板

性理一

人物之性氣質之性

這幾箇字自古聖賢上下數千年呼喚得都一般畢竟是聖學傳授不斷故能如此至春秋時此箇道理其傳猶未泯如劉定公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鄭子產論伯有爲厲事其窮理煞精 廣

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無妄 大雅

天下無無性之物蓋有此物則有此性無此物則無此性 若海

問五行均得太極否曰均問人具五行物只得一行曰物亦具有五行只是得五行之偏者耳 可學

問性具仁義禮智曰此猶是說成之者性上面更有一陰一陽繼之者善只一陰一陽之道未知做人做物已具是四者雖尋常昆虫之類皆有之只偏而不全濁氣間隔 德明

人物之生其賦形偏正固自合下不同然隨其偏正之中又自有清濁昏明之異 僩

物物運動蠢然若與人無異而人之仁義禮智之粹然者物則無也 當時所記改人之之之爲與字 節

或問人物之性一源何以有異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只是偏塞暗者可使之明已偏塞者不可使之通也橫渠言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而卒謂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是也又問人之習爲不善其溺已深者終不可復反矣曰勢極重者不可反亦在乎識之淺深與其用力之多寡耳 大雅

先生答黃商伯書有云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問理同而氣異此一句是說方付與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下句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說

或說人物性同曰人物性本同只氣稟異如水無有不清傾放白椀中是一般色及放黑椀中又是一般色放青椀中又是一般色又曰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卻只是此日 夔孫

人物之生天賦之以此理未嘗不同但人物之稟受自有異耳如一江水你將杓去取只得一杓將椀去取只得一椀至於一桶一缸各自隨器量不同故理亦隨以異 僩

問人則能推物則不能推曰謂物無此理不得只是氣昏一似都無了 夔孫

天地間非特人爲至靈自家心便是鳥獸草木之心但人受天地之中而生耳 敬仲

某有疑問呈先生曰人物之性有所謂同者又有所謂異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然後可以論性矣夫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則是其所謂同者而二氣五行絪縕交感萬變不齊則是其所謂異者同者其理也異者其氣也必得是理而後有以爲人物之性則其所謂同然者固不得而異也必得是氣而後有以爲人物之形則所謂異者亦不得而同也是以先生於大學或問因謂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有所不能齊者蓋以此也然其氣雖有不齊而得之以有生者在人物莫不皆有理雖有所謂同而得之以爲性者人則獨異於物故爲知覺爲運動者此氣也爲仁義爲禮智者此理也知覺運動人能之物亦能之而仁義禮智則物固有之而豈能全之乎今告子乃欲指其氣而遺其理梏於其同者而不知其所謂異者此所以見闢於孟子而先生於集注則亦以爲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非物之所能全也於此則言氣同而理異

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中庸是論其方付之初集注是看其已得之後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兩點子光大凡物事稟得一邊重便占了其他底如慈愛底人少斷制斷制之人多殘忍蓋仁多便遮了義義多便遮了那仁問所以婦人臨事多怕亦是氣偏了曰婦人之仁只流從愛上去僩

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為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為形若人品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犬馬他這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

曰謂之全亦可謂之偏亦可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社鑄觀言以則不能無偏故呂與叔謂物之性有近人之性者如貓相乳之類溫公集載他家一貓又更差異人之性有近物之性者如世上昏愚人

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謂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見之若在蔀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見有不見昏濁者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如在蔀屋之下然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性只被他形體所拘生得蔽隔之甚無可通處至於虎狼之仁豺獺之祭蜂蟻之義卻只通這些子譬如一隙之光至於獼猴形狀類人便最靈於他物只不會說話而已到得夷狄便在人與禽獸之間所以終難改僩

性如日光人物所受之不同如隙竅之受光有大小也人物被形質局定了也是難得開廣如螻蟻如此小便只知得君臣之分而已僩

者所以見人之為貴非物之所能並於彼則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太極之無虧欠而非有我之所得為也以是觀之尚何疑哉有以集注或問異同為疑者答之如此未知是否先生批云此一條論得甚分明昨晚朋友正有講及此者亦已略為言之然不及此之有條理也枅

子晦問人物清明昏濁之殊德輔因問堯舜之氣常清明沖和何以生丹朱商均曰氣偶然如此如瞽瞍生舜是也某曰瞽瞍之氣有時而清明堯舜之氣無時而昏濁先生答之不詳次日廖再問恐是天地之氣一時如此曰天地之氣與物相通只借從人軀殼裏過來德輔

問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物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乃為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物只有這一處通便卻專人卻事事理會得些便卻泛泛所以易昏[illegible]

虎遇害便直前而死也直去不回虎是剛勁之物便死得也公正[illegible]

有飛蛾撲于燭而死指而示諸生曰此飛而亢者便是屬陽便是成之者性莊子謂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道夫

問人與物以氣稟之偏全而不同不知草木如何曰草木之氣又別他都無知了[illegible]

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人傑

天下之物至微至細者亦皆有心只是有無知覺處爾且如一草一木向陽處便生向陰處便憔悴他有箇好惡在裏至大而天地生出許多萬物運轉流通不停一息四時晝夜恰似有箇物事積踏恁地去天地自有箇無心之心復卦一陽生於下這便是生物之心又如所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道福善禍淫這便自分明有箇人在裏主宰相似心是他本領情是他箇意思又問如何見天地之情曰人正大便也見

得天地之情正大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此子邪處未嘗有此子小疵又曰且如今言藥性熱藥何嘗有性只是他所主恁地 道夫

徐子融以書問枯槁之中有性有氣故附子熱大黃寒此性是氣質之性陳才卿謂即是本然之性先生曰子融認知覺爲性故以此爲氣質之性性即是理有性即有氣是他稟得許多氣故亦只有許多理才卿謂有性無仁先生曰此說亦是是他元不曾稟得此道理惟人則得其全如動物則又近人之性矣故呂氏云物有近人之性人有近物之性蓋人亦有昏愚之甚者然動物雖有知覺才死則其形骸便腐壞植物雖無知覺然其質却堅久難壞 廣

問曾見答余方叔書以爲枯槁有理不知枯槁瓦礫如何有理曰且如大黃附子亦是枯槁然大黃不可爲附子附子不可爲大黃 節

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是他合下有此理故云天下無性外之物因行街云階磚便有磚之理因坐云竹椅便有竹椅之理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生理則不可如朽木無所用止可付之爨竈是無生意矣然燒甚麼木則是甚麼氣亦各不同這是理元如此 賀孫

問枯槁有理否曰才有物便有理天不曾生箇筆人把兔毫來做筆才有筆便有理又問筆上如何分仁義曰小小底不消恁地分仁義 節

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 祖道

季通云在陸者不可以入水在水者不可以居陸在陸者陽多而陰少在水者陰多而陽少若出水入陸則龜獺之類是也 端蒙

草木都是得陰氣走飛都是得陽氣各分之草是得陰氣木是得陽氣木堅走獸是得陰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伏草而鳥棲木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鳥又有得陰氣者如雉鵰之類是也唯草木都是得陰氣然却有陰中陽陽中陰者 端蒙

問物有夏秋間生者曰生得較遲他又自有箇小四時 方子

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見若戕賊之便枯悴不復悅懌亦似有知者嘗觀一般花樹朝日照曜之時欣欣向榮有這生意皮包不住自迸出來若枯枝老葉便覺憔悴蓋氣行已過也問此處見得仁意否曰只看戕賊之便彫瘁亦是義底意思因舉康節云植物向下頭向下本乎地者親下故濁動物向上人頭向上本乎天者親上故清獼猴之類能如人立故特靈怪如鳥獸頭多橫生故有知無知相半 凡動物首向上是親乎上人類是也植物首向下是親乎下草木是也禽獸首多橫所以無智此康節說

純是一箇枇杷具四時之氣秋結莟冬花春實夏熟才熟後又結莟先生顧謂德明曰如此看去聽 生理 德明

冬間花難謝如水仙至脆弱亦耐久如梅花蠟梅皆然至春花則易謝若夏間花則尤甚矣如葵榴荷花只開得一日必竟冬時其氣貞固故難得謝若春夏間才發便發盡了故不能久又云大凡花頭大者易謝果實亦然如梨樹極易得衰將死時須猛結一年實了死此亦是氣將脫也 廣

看茄子內一粒是箇生性 才

問命之不齊恐不是真有爲之賦予如此只是二氣錯綜參差隨其所值因各不齊皆非人力所與故謂之天所命否曰只是從大原中流出來模樣似恁地不是真有爲之賦予者那得箇人在上面分付這箇詩書所說便似有箇人在上恁地如帝乃震怒之類然這箇亦只是理如此天下莫尊於理故

以帝名之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降便有主宰意問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萬物盈乎兩間生生不窮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風雷之所以鼓動山川之所以流峙皆蒼蒼者實有以主其造化之權邪抑只是太極爲萬化樞紐故萬物自然如此曰此與前只一意 銖節以下性論

語厚之昨晚說造化爲性不是造化已是形而下所以造化之理是形而上

蜚卿問純亦不已是理是氣曰是理天命之謂性亦是理天命如君之命令性如受職於君氣如有能守職者有不能守職者

其問天命之謂性只是主理言纔說命則氣亦在其間矣非氣則何以爲人物理何所受曰極是極是子思且就總會處言此處最好看 可學

因看番等說性曰論性要須先識得性是箇甚麼樣物事 必大錄此下云性畢竟無形影只是心中所有底道理是也 程子性卽理也此說最好今且以理言之畢竟卻無形影只是這一箇道理在人仁義禮智性也然四者有何形狀亦只是有如此道理有如此道理便做得許多事出來所以能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也譬如論藥性性寒性熱之類藥上亦無討這形狀處只是服了後卻做得冷做得熱底便是性便只是仁義禮智孟子說仁義禮智根於心如曰惻隱之心便是心上說情又曰邵堯夫說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此說甚好蓋道無形體只性便是道之形體然若無箇心卻將性在甚處須是有箇心便收拾得這性發用出來蓋性中所有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便是實理吾儒以性爲實釋氏以性爲空若是指性來做心說則不可今人往往以心來說性須是先識得方可說 必大錄云若指有知覺者爲性只說得心字 如有天命之性便有氣質若以天命之性爲根於心則氣質之性又安頓在何處謂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都是心不成只道心是心人心不是心又曰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只是渾然所謂氣質之性亦皆在其中至於喜怒哀樂卻只是情又曰只管說出語言理會得只見事多卻不如都不理會得底又曰然亦不可含糊亦要理會得箇名義著落 人傑 必大錄少異

天命之謂性命便是告劄之類性便是合當做底職事如主簿銷注縣尉巡捕心便是官人氣質便是官人所習尚或寬或猛情便是當廳處斷事如縣尉捉得賊情便是發用處性只是仁義禮智所謂天命之與氣質亦相衮同才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闕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 必大錄云有氣質之性無天命之性亦做人不得有天命之性無氣質亦做人不得 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所稟卻有偏處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然仁義禮智亦無闕一之理但若惻隱多便流爲姑息柔懦若羞惡多便有羞惡其所不當羞惡者且如言光必有鏡然後有光必有水然後有光光便是性鏡水便是氣質若無鏡與水則光亦散矣謂如五色若頓在黑多處便都黑了入在紅多處便都紅了卻看你稟得氣如何然此理卻只是善既是此理如何得惡所謂惡者卻是氣也孟子之論盡是說性善至有不善說是陷溺是說其初無不善後來方有不善耳若如此卻似論性不論氣有些不備卻得程氏說出氣質來接一接便接得有首尾一齊圓備了又曰才又在氣質之下如退之說三品等皆是論氣質之性說得儘好只是不合不說破箇氣質之性卻只是做性說時便不可如三品之說便分將來何止三品雖千百可也若荀揚則是論氣而不論性故不明既不論性便卻將此理來昏了又曰皐陶謨中所論寬而栗等九德皆是論反氣質之意只不曾說破氣質耳伯豐曰康衡疏中說治性之道亦是說氣質曰寬而栗等而下一字便是功夫先生皆然之或問若是氣質不善可以變否曰須是變化而反之如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僩

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著。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為，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而為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皆理也。然而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烏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然就人之所稟而言，又有昏明清濁之異。故上知生知之資，是氣清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學而能，如堯舜是也。其次則亞於生知，必學而後知，必行而後至。又其次者，資稟既偏，又有所蔽，須是痛加工夫，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後方能及亞於生知者。及進而不已，則成功一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物之所以異，只是爭這些子。若更不能存得，則與禽獸無以異矣。某年十五六時，讀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因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僩

問：氣質之性。曰：纔說性時，便有些氣質在。若無氣質，則這性亦無安頓處。所以繼之者只說得善，到成之者便是性。銖

性只是理。然無那天氣地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錮，此理順發出來。蔽錮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錮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孟子所謂性善，周子所謂純粹至善，程子所謂性之本，與夫反本窮源之性，是也。只被氣質有昏濁，則隔了，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說方備。端蒙

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且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著。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為有功。大抵此理有未分曉處，秦漢以來傳記所載，只是說夢。韓退之略近似。千有餘年，得程先生兄弟出來，此理益明。且如唐劉知幾之子云：注述六經之旨，世俗陶陶，知我者希。不知他書如何說，想亦是據當時不得。如果能曉得此理，如何不與大家知。賀孫

性只是理，氣質之性亦只是這裏出。若不從這裏出，有甚歸著。如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心固是心，人心亦心也。橫渠言：心統性情。人傑

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而性却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是氣，性自是性，亦不相夾雜。至論其遍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莫不有是理。

性非氣質，則無所寄；氣非天性，則無所成。道夫

蜚卿問氣質之性。曰：天命之性，非氣質則無所寓。然人之氣稟有清濁偏正之殊，故天命之正，亦有淺深厚薄之異，要亦不可不謂之性。舊見病翁云：伊川言氣質之性，正猶佛書所謂水中鹽味，色裏膠清。又問：孟子言性，與伊川如何？曰：不同。孟子是剔出而言性之本，伊川是兼氣質而言，要之不可離也。所以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而某於太極解亦云：所謂太極者，不雜乎陰陽而為言，亦不雜乎陰陽而為言。[illegible]

性即理也。當然之理，無有不善者。故孟子之言性，指性之本而言。然必有所依而立，故氣質之稟不能無淺深厚薄之別。孔子曰：性相近也。兼氣質而言。[illegible]

天地間只是一箇道理性便是理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只緣
氣質之稟各有清濁 去僞
人所稟之氣雖皆是天地之正氣但衮來衮去便有昏明厚薄
之異蓋氣是有形之物才是有形之物便自有美有惡也 廣
氣質之性便只是天地之性只是這箇天地之性却從那裏過
好底性如水氣質之性如殺些醬與鹽便是一般滋味 僩
問天理變易無窮由一陰一陽生生不窮繼之者善全是天理
安得不善孟子言性之本體以爲善者是也二氣相軋相取
相合相乖有平易處有傾側處自然有善有惡故稟氣形者
有惡有善何足怪語其本則無不善也曰此却無過丁彼之
曰先生解中庸大本云云曰既謂之大本只是理善而已才
說人欲便是氣也亦安得無本但大本中元無此耳 大雅
問理無不善則氣胡爲有清濁之殊曰才說著氣便自有寒有
熱有香有臭 儒用
六三下四 國老四 十二
二氣五行始何嘗不正只衮來衮去便有不正 如陽爲剛燥陰爲重濁之類 士毅
氣升降無時止息理只附氣惟氣有昏濁理亦隨而間隔 德明
人性本善無許多不美不知那許多不美是甚麼物事 振
問趙書記一日問浩如何是性浩對以伊川曰孟子言性善是
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趙云安得有兩
樣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自分明曰公當初不曾問他既
謂之善固無兩般才說相近須有兩樣便自說不得因問天
命之謂性還是極本窮原之性抑氣質之性曰是極本窮原
之性天之所以命只是一般緣氣質不同遂有差殊孟子分
明是於人身上挑出天之所命者說與人要見得本原皆善 浩
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稟
不同且如天地之運萬端而無窮其可見者日月清明氣候
和正之時人生而稟此氣則爲清明渾厚之氣須做箇好人
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氣人若稟此氣則

爲不好底人何疑人之爲學却是要變化氣稟然極難變化
如孟子道性善不言氣稟只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若勇猛直
前氣稟之偏自消功夫自成故不言氣稟看來吾性既善何
故不能爲聖賢却是被這氣稟害如氣稟偏於剛則一向剛
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推托道氣稟不好不向
前又不得一向不察氣稟之害只昏昏地去又不得須知氣
稟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濂溪云性
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
而止矣吉甫說言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 謨
問孟子言性善伊川謂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伊川
謂是氣質之性固已曉然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不知是極
本窮原之性是氣質之性曰性也只是一般天之所命何嘗
有異正緣氣質不同便有不相似處故孔子謂之相近孟子
恐人謂性元來不相似遂於氣質內挑出天之所命者說與
六三八 國老四 十二
人道性無有不善即子思所謂天命之謂性也 浩
問孔子已說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如何人尚未知性到孟子方
才說出到周先生方說得盡曰孔子說得細膩說不曾了孟
子說得粗說得疏略孟子不曾推原原頭不曾說上面一截
只是說成之者性也 義剛
孟子言性只說得本然底論才亦然荀子只見得不好底揚子
又見得半上半下底韓子所言却是說得稍近蓋荀揚說既
不是韓子看來端的見有如此不同故有三品之說然惜其
言之不盡少得一箇氣字耳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
不論性不明蓋謂此也 力行
孟子未嘗說氣質之性程子論性所以有功於名教者以其發
明氣質之性也以氣質論則凡言性不同者皆冰釋矣退之
言性亦好亦不知氣質之性耳 人傑
亞夫問氣質之說起於何人曰此起於張程某以爲極有功於

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感於張程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性那裏有三品來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因舉橫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舉明道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且如只說箇仁義禮智是性世間却有生出來便無狀底是如何只是氣稟如此若不論那氣這道理便不周匝所以不備若只論氣稟這箇善這箇惡却不論那一原處只是這箇道理又却不明此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會得後都無人說這道理謙之問天地之氣當其昏明駁雜之時則其理亦隨而昏明駁雜否曰理却只恁地只是氣自如此又問若

氣如此理不如此則是理與氣相離矣曰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則理管他不得如這理寓於氣了日用間運用都由這箇氣只是氣強理弱譬如大禮赦文一時將稅都放了相似有那村知縣硬自捉縛須要他納緣被他近了更自叫上面不應便見得那氣麤而理微又如父子若子不肖父亦管他不得聖人所以立教正是要救這些子 [illegible]

[illegible]

問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將性對氣字看性即是此理理無不善者因墮在形氣中故有不同所謂氣質之性者是如此否曰固是但氣稟偏則理亦欠闕了問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所謂勝者甚是指人做處否曰固是又問性命於氣是性命都由氣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其自然性命於德是性命都由德則性能全天性命能順天理否曰固是又問橫渠論氣質之性却分曉明道生之謂性一章却難曉曰它中間性有兩三說須子細看問云生之謂性它這一句且是說稟受處否曰是性即氣氣即性它這且是衮說性便是理氣便是氣是未分別說其實理無氣亦無所附又問人生氣稟理有善惡 云云 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看來善固性也固是若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此理本善因氣而鶻突雖是鶻突然亦是性也曰它原頭處都是善因氣偏這性便偏了然此處亦是性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這箇便是惡德這箇喚做性邪不是如墨子之心本是惻隱孟子推其弊到得無父處這箇便是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又問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 云云 便已不是性也看此幾句是人物未生以前說性不得性字是人物已生方著得性字故

才說性便是落於氣而非性之本體矣曰它這是合理氣一衮說到孟子說性便是從中間斡出好底說故謂之善又問所謂繼之者善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 云云 曰它這是兩箇譬喻水之就下處它這下更欠言語要須為它作文補這裏始得它當時只是衮說了盖水之就下便是喻性之善如孟子所謂過顙在山雖不是順水之性然不謂之水不得這便是前面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說到得說水之清却依舊是譬喻前問它後面有一句說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意却分曉曰固是它這一段說得詳了又問此理天命也它這處方提起以此理說則是純指上面天理而言不雜氣說曰固是又曰理離氣不得而今講學用心着力却是用這氣去尋箇道理也 [illegible]

先生曰氣質之性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不淨之器盛之則臭以汙泥之器盛之則濁本然之清未嘗

不在但既是濁辨難得便清故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也然用
氣力然後能至某嘗謂原性一篇本好但言三品處欠箇氣
字欠箇來歷處却成天合下生出三般人相似孟子性善似
也少箇氣字 砥○伯羽錄云大抵孟子說話也間或有些子不覩是處只被他才高當時無人抵得他告子
口更不曾得開

性如水流於清渠則清流入汙渠則濁氣質之清者正者得之
則全人是也氣質之濁者偏者得之則昧禽獸是也氣有清
濁則人得其清者禽獸則得其濁者人大體本清故異於禽
獸亦有濁者則去禽獸不遠矣 節

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稟氣之清者為聖
為賢如寶珠在清冷水中稟氣之濁者為愚為不肖如珠在
濁水中所謂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揩拭此珠也物亦有是
理又如寶珠落在至汙濁處然其所稟亦間有些明處就上
面便自不昧如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

之有別曰仁獸曰義獸是也 僩錄

理在氣中如一箇明珠在水裏理在清底氣中如珠在那清底
水裏面透底都明理在濁底氣中如珠在那濁底水裏面外
面更不見光明處問物之塞得甚者雖有那珠如在深泥裏
面更取不出曰也是如此 胡泳

敬子謂性所發時無有不善雖氣稟不善者亦然但方發之時
氣一乘之則有善有不善耳僩以為人心初發有善有惡所
謂幾善惡也初發之時本善而流入於惡者此固有之然亦
有氣稟昏愚之極而所發皆不善者如子越椒之類是也且
以中人論之其所發之不善者固亦多矣安得謂之無不善
邪曰不當如此說如此說得不是此只當以人品賢愚清濁
論有合下發得善底也有合下發得不善底也有發得善而
為物欲所奪流入於不善底極多般樣今有一樣人雖無事
在這裏坐他心裏也只思量要做不好事如蛇虺相似只欲

咬人他有甚麼發得善明道說水處最好皆水也有流而至
海終無所污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流而甚遠方有所濁
有濁之多者濁之少者只可如此說 僩

或問氣稟有清濁不同曰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
而已今人有聰明事事曉者其氣清矣而所為未必皆中於
理則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
皆達於理則是其氣不清也推此求之可見

問季通主張氣質太過曰形質也是重且如水之氣如何似長
江大河有許多洪流金之氣如何似一塊鐵恁地硬形質也
是重被此生壞了後理終是拗不轉來又曰孟子言人所以
異於禽獸者幾希不知人何故與禽獸異又言犬之性猶牛
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不知人何故與牛犬異此兩處似
欠中間一轉語須著說是形氣不同故性亦少異始得恐孟
子見得人性同處自是分曉直截却於這些子未甚察又曰

了翁云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與季通說正相反若論其
至不可只靠一邊如了翁之說則何故自古只有許多聖賢
如季通之說則人皆委之於生質更不修為須是看人功夫
多少如何若功夫未到則氣質之性不得不重若功夫至則
氣質豈得不聽命於義理也須著如此說方盡 謂甘

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
而羞惡辭遜是非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
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遜是非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水
火亦然唯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為聖人也 閎祖

性有偏者如得木氣多者仁較多金氣多者義較多 揚

先生曰人有敏於外而內不敏又有敏於內而外不敏如何曰
莫是稟氣強弱曰不然淮南子曰金水內明日火外明氣偏
於內故內明氣偏於外則外明 可學

氣稟所拘只通得一路極多樣或厚於此而薄於彼或通於彼

而塞於此有人能盡通天下利害而不識義理或工於百工
技藝而不解讀書如虎豹只知父子蜂蟻只知君臣惟人亦
然或知孝於親而薄於他人如明皇友愛諸弟長枕大被終
身不變然而爲君則殺其臣爲父則殺其子爲夫則殺其妻
便是有所通有所蔽是他性中只通得一路故於他處皆礙
也是氣稟也是利害昏了又問以堯爲父而有丹朱以鯀爲
父而有禹如何曰這箇又是二氣五行交際運行之際有清
濁人適逢其會所以如此如算命推五星陰陽交際之氣當
其好者則質美逢其惡者則不肖又非人之氣所能與也 僩
問人有強弱由氣有剛柔若人有技藝之類如何曰亦是氣如
今人看五行亦推測得些小曰如才不足人明得理可爲否
曰若明得盡豈不可爲所謂克念作聖是也然極難若只明
得一二如何做得曰溫公論才德如何曰他便專把朴者爲
德殊不知聰明果敢正直中和亦是才亦是德 可學

或問人稟天地五行之氣然父母所生與是氣相值而然否曰
便是這氣須從人身上過來今以五行枝幹推算人命與夫
地理家推擇山林向背皆是此理然又有異處如磁窰中器
物聞說千百件中或有一件紅色大段好者此是異稟惟人
亦然瞽鯀之生舜禹亦猶是也 人傑
問臨漳士友錄先生語論氣之清濁處甚詳曰粗說是如此然
天地之氣有多少般問堯舜生丹均瞽叟生舜事恐不全在
人亦是天地之氣曰此類不可曉人氣便是天地之氣然就
人身上透過如魚在水水入口出腮但天地公共之氣人不
得擅而有之 德明
亞夫曰性如日月氣濁者如雲霧先生以爲然 節
人性如一團火煨在灰裏撥開便明 椿
問氣稟云云 曰天理明則彼如何著得 可學
問人有常言某人性如何某物性如何某物性熱某物性冷此

是兼氣質與所稟之理而言否曰然 僩
問指屈伸云此理也曲直性也所以爲曲直命也曲直是說氣
稟曰然 可學
質并氣而言則是形質之質若生質則是資質之質復舉子所
責沈說曰他說多是禪不知此數句如何任說得好 義剛
性者萬物之原而氣稟則有清濁是以有聖愚之異命者萬物
之所同受而陰陽交運參差不齊是以五福六極值遇不一
端蒙
安卿問命字有專以理言者有專以氣言者曰也都相離不得
蓋天非氣無以命於人人非氣無以受天所命 道夫
問先生說命有兩種一種是貧富貴賤死生壽夭一種是清濁
偏正智愚賢不肖一種屬氣一種屬理以僩觀之兩種皆似
屬氣蓋智愚賢不肖清濁偏正亦氣之爲也曰固然性則是
命之理而已 僩

問性分命分何以別曰性分是以理言之命分是兼氣言之命
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若性分則又都一般此理聖愚賢否
皆同 [illegible]
命之一字如天命謂性之命是言所稟之理也性也有命焉之
命是言所稟之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也 伯羽
問天命謂性之命與死生有命之命不同何也曰死生有命之
命是帶氣言之氣便有稟得多少厚薄之不同天命謂性之
命是純乎理言之然天之所命畢竟皆不離乎氣但中庸此
句乃是以理言之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是兼氣稟食色
言之命也有性焉此命是帶氣言之性善又是超出氣說 [illegible]
問子罕言命若仁義禮智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生壽夭
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便爲聖爲
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清明者便英爽稟得敦厚
者便溫和稟得清高者便貴稟得豐厚者便富稟得久長者

便壽稟得衰頹薄濁者一本作衰颯者便為愚為貧為賤為夭便為愚不肖為貧為賤為夭天有那氣生一箇人出來便有許多物隨他來又曰天之所命固是均一到氣稟處便有不齊看其稟得來如何稟得厚道理也備嘗謂命譬如朝廷誥勑心譬如官人一般差去做官性譬如職事一般郡守便有郡守職事縣令便有縣令職事職事只一般天生人教人許多道理便是付人許多職事別本云道只一般氣稟譬如俸給貴如官高者賤如官卑者富如俸厚者貧如俸薄者壽如三兩年一任又再任者夭者如不得終任者朝廷差人做官便有許多物一齊趁一作隨後來橫渠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如此看得清明者這道理只在裏面得昏濁者這道理也只在裏面只被昏濁遮蔽了譬之水清底裏面纖毫皆見渾底裏面便見不得孟子說性善他只見得大本處未說得氣質之性細碎處程子謂論性不論

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孟子只論性不論氣便不全備論性不論氣這性說不盡論氣不論性性之本領處又不透徹荀揚韓諸人雖是論性其實只說得氣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揚子見半善半惡底人便說善惡混韓子見天下有許多般人所以立為三品之說就三子中韓子說又較近他以仁義禮智為性以喜怒哀樂為情只是中間過接處少箇氣字僩以下同

問顏淵不幸短命伯牛死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如此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別否曰命之正者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質要之皆天所付予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當自盡其道則所值之命皆正命也因問如今數家之學如康節之說謂皆一定而不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陰陽盛衰消長之理大數可見然聖賢不曾主此說如今人說康節之數謂他說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膚淺了

或問亡之命矣夫此命是天理本然之命否曰此只是氣稟之命富貴死生禍福貴賤皆稟之氣而不可移易者祖道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與五十知天命兩命字如何曰不知命亦是氣稟之命知天命卻是聖人知其性中四端之所自來如人看水一般常人但見為水流聖人便知得水之發源處祖道

問一問亡之命矣夫此命字是就氣稟上說曰死生壽夭固是氣之所稟只看孟子說性也有命焉處便分曉擇之

問不知命與知天命之命如何曰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譬之於水人皆知其為水聖人則知其發源處如不知命處卻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也然孟子又說當順受其正若一切任其自然而立乎巖牆之下則又非其正也因言上古天地之氣其極清者生為聖人君臨天下安享富貴又皆享上壽及至後世多反其常衰周生一孔子終身不遇壽止七十有餘其稟得清明者多夭折暴橫者多得志舊看史

傳見盜賊之為君長者欲其速死只是不死為其全得壽考之氣也人傑

[illegible]之說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因問得清明之氣為聖賢昏濁之氣為愚不肖氣之厚者為富貴薄者為貧賤此固然也然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宜無所虧欠而夫子反貧賤何也豈時運使然邪抑其所稟亦有不足邪曰便是稟得來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聖賢卻管不得那富貴稟得那高底則貴稟得厚底則富稟得長底則壽貧賤夭者反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為聖人然稟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貧賤顏子又不如孔子又稟得那短底所以又夭又問一陰一陽宜若停勻則賢不肖宜均何故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曰自是他那物事駁雜如何得齊且以撲錢譬之純者常少不純者常多自是他那氣駁雜或前或後所以不能得他恰如何得均平且以一日言之或陰或晴或風或雨或寒或熱

或清或偏突一日之間自有許多變便可見矣又問雖是駁雜然畢竟不過只是一陰一陽二氣而已如何會恁地不齊曰便是不齊若只是兩箇單底陰陽則無不齊緣是他那物事錯揉萬變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又問如此則天地生聖賢又只是偶然不是有意矣曰天地那裏說我特地要生箇聖賢出來也只是氣數到那裏恰相湊著所以生出聖賢及至生出則若天之有意焉耳又問康節云陽一而陰二所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此語是否曰也說得來自是那物事好底少而惡底多且如面前事也自是好底事少惡底事多其理只一般 僩

敬子問自然之數曰有人稟得氣厚者則福厚氣薄者則福薄稟得氣之華美者則富盛衰颯者則卑賤氣長者則壽氣短者則夭折此必然之理問神仙之說有之乎曰誰人說無誠有此理只是他那工夫大段難做除非百事棄下辦得那般

工夫方做得又曰某見名寺中所畫諸祖師人物皆魁偉雄傑宜其傑然有立如此所以妙喜贊某禪師有曰當初若非這箇定是做箇渠魁觀之信然其氣貌如此則世之所謂富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他住他視之亦無足以動其心者或問若非佛氏收拾去能從吾儒之教不知如何曰他又也未是那無文王猶興底只是也須做箇特立獨行底人所爲必可觀若使有聖人收拾去可知大段好只是當時吾道黑淬淬地只有些章句詞章之學他如龍如虎這些藝解都束縛他不住必決去無疑也然被他引去了好人可畏可畏 僩

問富貴有命如後世鄙夫小人當堯舜三代之世如何得富貴曰當堯舜三代之世不得富貴在後世則得富貴便是命曰如此則氣稟不一定曰以此氣遇此時是他命好不遇此時便是背所謂資適逢世是也如長平死者四十萬但遇白起便如此只他相撞著便是命 可學

問前日嘗說鄙夫富貴事今云富貴貧賤是前定如何曰恁地時節氣亦自別後世氣運漸乖如古封建畢竟是好人在上到春秋乃生許多逆賊今儒者多歎息封建不行然行著亦可慮且如天子必是天生聖哲爲之後世如秦始皇在上乃大無道人如漢高祖乃崛起田野此豈不是氣運顛倒此是天命否曰是 可學

人之稟氣富貴貧賤長短皆有定數寓其中稟得盛者其中有許多物事其來無窮亦無盛而短者若木生於山取之或貴而爲棟梁或賤而爲廁料皆其生時所稟氣數如此定了 揚

朱子語類卷第五 計十二板

性理二

性情心意等名義

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
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爲生
者言之理則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
之則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是如此否曰然但如今
人說天非蒼蒼之謂據某看來亦捨不得這箇蒼蒼底。賀孫
下論性命
理者天之體命者理之用性是人之所受情是性之用 道夫
命猶誥勑性猶職事情猶施設心則其人也 賀孫
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賦者命也所賦者氣也受者性也所
受者氣也 寓
道即性性即道固只是一物然須看因甚喚做性因甚喚做道

以下論性
性即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 蓋卿
生之理謂性 節
性只是此理 節
性是合當底 同
性則純是善底 同
性是天生成許多道理 同
性是許多理散在處爲性 同
問性既無形復言以理理又不可見曰父子有父子之理君臣
有君臣之理 節
性是實理仁義禮智皆具 德明
問性固是理然性之得名是就人生稟得處言之否曰繼之者善
成之者性這箇理在天地間時只是善無有不善者生物得
來方始名曰性只是這理在天則曰命在人則曰性 淳

鄭問先生謂性是未發善是已發何也曰纔成箇人影子許多
道理便都在那人上其惻隱便是仁之善羞惡便是義之善
到動極復靜處依舊只是理曰這善也是性中道理到此方
見否曰這須就那地頭看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天地
言則善在先性在後是發出來方生人物發出來是善生人
物便成箇性在人言則性在先善在後或舉孟子道性善曰
此則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文字須活看此且就此說彼
則就彼說不可死看牽此合彼便處處有礙 淳
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性自在其中不須求
故聖人罕言性 德明
諸儒論性不同非是於善惡上不明乃性字安頓不着 砥
聖人只是識得性百家紛紛只是不識性字揚子鶻鶻突突荀
子又所謂隔靴爬痒 揚
致道謂心爲太極林正卿謂心具太極致道舉以爲問先生曰

這般處極細難說看來心有動靜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
之道其用則謂之神直卿退而發明曰先生道理精熟容易
說出來須至極賀孫問其體則謂之易體是如何曰體不是
體用之體恰似說體質之體猶云其質則謂之易理即是性
這般所在當活看如心字各有地頭說如孟子云仁人心也
仁便是人心這說心是合理說如說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
是心爲主而不違乎理就地頭看始得又云先生太極圖解
云動靜者所乘之機也蔡季通聰明看得這般處出謂先生
下此語最精蓋太極是理形而上者陰陽是氣形而下者然
理無形而氣却有迹氣既有動靜則所載之理亦安得謂之
無動靜又舉通書動靜篇云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
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
則不通神妙萬物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先生因云某向來分
別得這般所在今心力短便是這般所在都說不到因云向

要到雲谷自下上山半塗大雨通身皆濕得到地頭因思著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時季通及某人同在那
裏某因各人解此兩句自亦作兩句解後來看也自說得著
所以迤邐便作西銘等解 賀孫○以下論心
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 振
惟心無對 方子
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 淳
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為邪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
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這燭
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燄問心之發處是氣否曰也
只是知覺 淳
所知覺者是理理不離知覺知覺不離理 節
問心是知覺性是理心與理如何得貫通為一曰不須去貫通
本來貫通如何本來貫通曰理無心則無著處 節

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 節
心者氣之精爽 節
心官至靈藏往知來 燾
發明心字曰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
地之氣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 力行
心須兼廣大流行底意看又須兼生意看且如程先生言仁者
天地生物之心只天地便廣大生物便流行生生不窮 端蒙
心與理一不是理在前面為一物理便在心之中心包蓄不住
隨事而發因笑云說到此自好笑恰似那藏相似除了經函
裏面點燈四方八面皆如此光明粲爛但今人亦少能看得
如此 廣
問心之為物衆理具足所發之善固出於心至所發不善皆氣
稟物欲之私亦出於心否曰固非心之本體然亦是出於心
也又問此所謂人心否曰是子升因問人心亦兼善惡否曰

亦兼說 木之
或問心有善惡否曰心是動底物事自然有善惡且如惻隱是
善也見孺子入井而無惻隱之心便是惡矣離著善便是惡
然心之本體未嘗不善又却不可說惡全不是心若不是心
是甚麼做出來古人學問便要窮理知至直是下工夫消磨
惡去善自然漸次可復操存是後面事不是善惡時事問明
善擇善如何曰能擇方能明且如有五件好底物事有五件
不好底物事將來揀擇方解理會得好底不擇如何解明 謙
心無間於已發未發徹頭徹尾都是那處截做已發未發如放
僻邪侈此心亦在不可謂非心 淳
問形體之動與心相關否曰豈不相關自是心使他動曰喜怒
哀樂未發之前形體亦有運動耳目亦有視聽此是心已發
抑未發曰喜怒哀樂未發又是一般然視聽行動亦是心向
那裏若形體之行動心都不知便是心不在行動都沒理會
了說甚未發未發不是漠然全不省亦常醒在這裏不恁地

困 淳
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
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而靜時然豈得塊然槁木其耳
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
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
動自是形體如此 淳
問先生前日以揮扇是氣節後思之心之所思耳之所聽目之
所視手之持足之履似非氣之所能到氣之所運必有以主
之者曰氣中自有箇靈底物事 節
虛靈自是心之本體非我所能虛也耳目之視聽所以視聽者
即其心也豈有形象然有耳目以視聽之則猶有形象也若
心之虛靈何嘗有物 人傑
問五行在人為五臟然心卻具得五行之理以心虛靈之故否

曰心屬火緣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 僩
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曰如肺肝五臟之心卻是實有一物若今學者所論操舍存亡之心則自是神明不測故五臟之心受病則可用藥補之這箇心則非菖蒲茯苓所可補也問如此則心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比性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 淳
問先生嘗言心不是這一塊某竊謂滿體皆心也此特其樞紐耳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寧也凡五臟皆然心豈無運用須常在軀殼之內譬如此建陽知縣須常在衙裏始管得這一縣也某曰然則程子言心要在腔子裏謂當在舍之內而不當在舍之外耶曰不必如此若言心不可在腳上又不可在手上只得在這些子上也 義剛
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韓子以仁義禮智信言性以喜怒哀樂言情蓋愈於諸子之言性然至分三品卻只說得氣不曾說得性 砥 以下論心性
問天之付與人物者為命人物之受於天者為性主於身者為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為明德否曰心與性如何分別明如何安頓受與得又何以異人與物與身又何間別明德合是心合是性曰性卻實以感應虛明言之則心之意亦多曰此兩箇說著一箇則一箇隨到元不可相離亦自難與分別捨心則無以見性捨性又無以見心故孟子言心性每每相隨說仁義禮智是性又言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遜是非之心更細思量 大雅
或問心性之別曰這箇極難說且是難為譬喻如伊川以水喻性其說本好卻使曉不得者生病心大概似箇官人天命便是君之命性便如職事一般此亦大概如此要自理會得如邵子云性者道之形體蓋道只是合當如此性則有一箇根苗生出君臣之義父子之仁性雖虛都是實理心雖是一物卻虛故能包含萬理這箇要人自體察始得 學蒙○方子錄云性本是無卻是實理心似乎有影象然其體卻虛
舊嘗以論心論性處皆類聚看看熟久則自見 淳
性便是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會之地 一心字就錄作性心升卿
問心之動性之動曰動處是心動底是性 寓
心以性為體心將性做餡子模樣蓋心之所以具是理者以有性故也 蓋卿
心有善惡性無不善若論氣質之性亦有不善 銖
鄭仲履問先生昨說性無不善心固有不善然本心則元無不善曰固是本心元無不善誰教你而今卻不善了今人外面做許多不善卻只說我本心之善自在如何得 蓋卿
心性理拈著一箇則都貫穿惟觀其所指處輕重如何如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矣存雖指理言然心自在其中操則存此存雖指心言然理自在其中 端蒙
或問人之生稟乎天之理以為性其氣清則為知覺而心又不可以知覺也否當如何曰難說以天命之謂性觀之則命是性天是心心有主宰之義然不可無分別亦不可太說開成兩箇當熟玩而默識其主宰之意可也 高
說得出又名得出方是見得分明如心性亦難說嘗曰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動心者性情之主 德明
性對情言心對性情言合如此是性動處是情主宰是心大抵心與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此處最當體認 可學
有這性便發出這情因這情便見得這性因今日有這情便見得本來有這性 方子

性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只看他惻隱辭遜四端之善則可以見其性之善如見水流之清則知源頭必清矣四端情也性則理也發者情也其本則性也如見影知形之意 力行

在天爲命稟於人爲性既發爲情此其脉理甚實仍更分明易曉唯心乃虛明洞徹統前後而爲言耳據性上說寂然不動處是心亦得據情上說感而遂通處是心亦得故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文義可見性則具仁義禮智之端實而易察知此實理則心無不盡盡亦只是盡曉得耳如云盡曉得此心者由知其性也 大雅

景紹問心性之別曰性是心之道理心是主宰於身者四端便是情是心之發見處四者之萌皆出於心而其所以然者則是此性之理所在也道夫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如何曰腔子是人之軀殼上蔡見明道舉經史不錯一字頗以自矜明道曰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上蔡見明道說遂滿面發赤汗流浹背明道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公要見得滿腔子之說但以是觀之問玩物之說主甚事曰也只是於字 燾

伯豐論性有已發之性有未發之性曰性纔發便是情情有善惡性則全善心又是一箇包總性情底大抵言性便須見得是元受命於天其所稟賦自有本根非若心可以一概言也卻是漢儒解天命之謂性云木神仁金神義等語卻有意思非苟言者學者要體會親切又嘆曰若不用明破只恁涵養自有到處亦自省力若欲立言示訓則須契勘教子細庶不悖於古人 大雅

德粹問未發之前心性之別曰心有體用未發之前是心之體已發之際乃心之用如何指定說得蓋主宰運用底便是心性便是會恁地做底理性則一定在這裏到主宰運用卻在心情只是幾箇路子隨這路子恁地做去底卻又是心 道夫

或問靜是性動是情曰大抵都主於心性字從心從生情字從心從青性是有此理且如天命之謂性要須天命箇心了方是性漢卿問心如箇藏四方八面都恁地光明皎潔如佛家所謂六窗中有一猴這邊叫也應那邊叫也應曰佛家說心處儘有好處前輩云勝於楊墨 賀孫

叔器問先生見教謂動處是心動底是性竊推此二句只在底處兩字上如穀種然生處便是穀生底卻是那裏面些子曰若以穀譬之穀便是心那爲粟爲菽爲禾爲稻底便是性康節所謂心者性之郛郭是也包裹底是心發出不同底是性心是箇沒思量底只會生又如服藥喫得會治病此是藥力或涼或寒或熱便是藥性至於喫了有寒證有熱證便是情 義剛

舊看五峯說只將心對性說一箇情字都無下落後來看橫渠心統性情之說乃知此話大有功始尋得箇情字著落與孟子說一般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仁性也惻隱情也此是情上見得心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是性上見得心蓋心便是包得那性情性是體情是用心字只一箇字母故性情字皆從心 僩

人多說性方說心看來當先說心古人制字亦先制得心字性與情皆從心以人之生言之固是先得這道理然才生這許多道理卻都具在心裏且如仁義自是性孟子則曰仁義之心惻隱羞惡自是情孟子則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蓋性即心之理情即性之用今先說一箇心便教人識得箇情性底總腦教人知得箇道理存著處若先說性卻似性中別有一箇心橫渠心統性情語極好又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則恐不能無病便似性外別有一箇知覺了

或問心情性曰孟子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一段極分曉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是情之發仁義禮智是性之體性中只有仁義禮智發之爲惻隱辭遜是非乃性之情也如今人說性多如佛老說別有一件物事在那裏至玄至妙一向說開去便

入虛無寂滅去了儒者論性卻不然程子云性即理也此言極好
底孟子道性善是性合有底道理然亦要子細識得善處
不可但隨人言語說了若子細下工夫子細尋究自然見得
如今人全不曾理會才見一庸人胡說便從他去嘗得項平
甫書云見陳君舉門人說儒釋只論其是處不問其同異遂
敬信其說此是甚說話元來無所有底人見人胡說話便惑
將去若果有學如何謾得他如舉天下說生受我卻不曉得
其揀方敢信胡五峯說性多從東坡子由們見識說去 [illegible]
問性情心仁曰橫渠說得最好言心統性情者也孟子言惻隱
之心仁之端羞惡之心義之端極說得性情心好性無不善
心所發爲情或有不善說不善非是心亦不得卻是心之本
體本無不善其流爲不善者情之遷於物而然也性是理之
總名仁義禮智皆性中一理之名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情
之所發之名此情之出於性而善者也其端所發甚微皆從

此心出故曰心統性情者也性不是別有一物在心裏心具
此性情心失其主卻有時不善如我欲仁斯仁至我欲不仁
斯失其仁矣回也三月不違仁言不違仁是心有時乎違仁
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存養主一使之不失去乃善大要在
致知致知在窮理理窮自然知至要驗得到工夫只看所知
至與不至不是要逐件知過因一事研磨一理久久自然光
明如一鏡然今日磨些明日磨些不覺自光若一些子光工
夫又歇仍舊一塵說已光處會昏未光處不復光矣且如仁
之一字上蔡只說知仁孔子便說爲仁是要做工夫去爲仁
豈可道知得便休今學問流而爲禪上蔡爲之首今人自無
實學見得說這一般好也投降那一般好也投降許久名軒
在此間學諸公全無實得處胡亂有一人入潭州城裏便被人
便靡然從之此是何道理學問只要如喫飯相似不可不要添
許多無益說話今人爲學多是爲名又去安排討名全不顧 [illegible]

義理說死戮證父者以爲直又加刑又請代受以爲孝孔子
曰父一也而取一名此是說轉取名之學問只要心裏見
得分明便從上面做去如殺身成仁不是自家計較要成仁
方死只是見得此事生爲不安死爲安便自殺身旁人見得
便說能成仁此旁人之言非我之心要如此所謂經德不回
非以干祿哭死而哀非爲生也若有一毫爲人之心便不是
了南軒云爲己之學無所爲而然是也 蕭
性情心惟孟子橫渠說得好仁是性惻隱是情須從心上發出來
心統性情者也性只是合如此底只是理非有箇物事若是有
底物事則既有善亦必有惡惟其無此物只是理故無不善 [illegible]
伊川性即理也橫渠心統性情二句顛撲不破 砥
性是未動情是已動心包得已動未動蓋心之未動則爲性已
動則爲情所謂心統性情也欲是情發出來底心如水性猶
水之靜情則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但波瀾有好底有不好

底欲之好底如我欲仁之類不好底則一向奔馳出去若波
濤翻浪大段不好底欲則滅卻天理如水之壅決無所不害
孟子謂情可以爲善是說那情之正從性中流出來者元無
不好也因問可欲之謂善之欲如何曰此不是情欲之欲乃
是可愛之意 僩 [illegible]
心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
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情非儱侗
與性情爲一物而不分別也 端蒙
性以理言情乃發用處心即管攝性情者也故程子曰有指體
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此言性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
是也此言情也 端蒙
心統性情故言心之體用嘗跨過兩頭未發已發處說仁之得
名只專在未發上惻隱便是已發卻是相對言之 端蒙
心者主乎性而行乎情故喜怒哀樂未發則謂之中發而皆中

節則謂之和心是做功夫處 端蒙
心之全體湛然虛明萬理具足無一毫私欲之間其流行該徧貫乎動靜而妙用又無不在焉故以其未發而全體者言之則性也以其已發而妙用者言之則情也然心統性情只就渾淪一物之中指其已發未發而爲言爾非是性是一箇地頭心是一箇地頭情又是一箇地頭如此懸隔也 端蒙
問人當無事時其中虛明不昧此是氣自然動處便是性曰虛明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闕便是性感物而動便是情橫渠說得好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是就人物上說 賀孫
問心性情之辨曰程子云心譬如穀種其中具生之理是性陽氣發生處是情推而論之物物皆然 賀孫
因言心性情之分自程子張子合下見得定了便都不差如程子諸門人傳得他師見成底說卻一齊差卻或曰程子張子是他自見得門人不過只聽得他師見成說底說所以後來一向差曰只那聽得早差了也 僩
性主具字有字許多道理昭昭然者爲性未發已發則爲心動則情所以存其心則養其性心該備通貫主宰運用呂云未發時心體昭昭程云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李先生云心者貫幽明通有無 方
心如水情是動處愛即流向去處 僩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曰運用是發了問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 輔論以下
心意猶有痕跡如性則全無兆朕只是許多道理在這裏 砥
問意是心之所發又說有心而後有意則是發處依舊是心主之到私意盛時心也隨去曰固然 士毅
李夢先問情意之別曰情是會做底意是去百般計較做底意因有是情而後用 夔孫錄云因是有情而後用其意 剛
問情意如何體認曰性情則一性是不動情是動處意則有主向如好惡是情好好色惡惡臭便是意 士毅
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 若海
性者即天理也萬物稟而受之無一理之不具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之所之比於情意尤重氣者即吾之血氣而充乎體者也比於他則有形器而較粗者也又曰舍心無以見性舍性無以見心 端蒙 以下論志
心之所之謂之志日之所之謂之時志字從之從心旹字從之從日如日在午時在寅時制字之義由此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是那志底腳凡營爲謀度往來皆意也所以橫渠云志公而意私問情比意如何曰情又是意底骨子志與意都屬情情字較大性情字皆從心所以說心統性情心兼體用而言性是心之理情是心之用 僩
問意志曰橫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 卓
志是公然主張要做底事意是私地潛行間發處志如伐意如侵 升卿
問情與才何別曰情只是所發之路陌才是會恁地去做底且如惻隱有懇切者有不懇切者是則才之有不同又問如此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做底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爲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稟於天才稟於氣是也只有性是一定情與心與才便合著有了心本未嘗不同隨人生得來便別了

情則可以善可以惡又曰要見得分曉但看明道云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易心也道性也神情也此天地之心性情也 賀孫 以下論才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絶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底才是那會如此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 道夫

問性之所以無不善以其出於天也才之所以有善不善以其出於氣也要之性出於天氣亦出於天何故便至於此曰性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形而上者全是天理形而下者只是那查滓至於形又是查滓至濁者也 道夫

問才出於氣德出於性曰不可才也是性中出德也是有是氣而後有是德人之有才者出來做得事業也是它性中有了便出來做得但溫厚篤實便是德剛明果敢便是才只為它氣之所稟生到那裏多故為才 燾

問能為善便是才曰能為善而本善者是才若云能為惡便是才則能為惡亦是才也 人傑

論材氣曰氣是敢做底才是能做底 德明

問天命之謂性充體謂氣感觸謂情主宰謂心立趨向謂志有所思謂意有所逐謂欲答云此語或中或否皆出臆度要之未可遽論且涵泳玩索久之當自有見銖嘗見先生云名義之語極難下如說性則有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說仁則伊川有專言之仁偏言之仁此等且要默識心通 人傑

問知與思於人身最緊要曰然二者也只是一事知如手相似思是交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也 僩

朱子語類卷第六

性理三

仁義禮智等名義

道者兼體用該隱費而言也 節 以下道理

道是統名理是細目 可學

道訓路大概說人所共由之路理各有條理界瓣因舉康節云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于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閎祖

理是有條瓣逐一路子以各有條謂之理人所共由謂之道 節

問道與理如何分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問如木理相似曰是問如此卻似一般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脈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 胡泳

問萬物粲然還同不同曰理只是這一箇道理則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 節

理者有條理仁義禮智皆有之 節

問既是一理又謂五常何也曰謂之一理亦可謂之五理亦可以一包之則一分之則五問分為五之序曰渾然不可分 節

只是這箇道理分做四段又分做八段又細碎分將去四段者意其為仁義禮智當時亦因孟子說出此四箇故且推究到此 文蔚

理只是一箇理理舉著全無欠闕且如言著仁則都在仁上言著誠則都在誠上言著忠恕則都在忠恕上言著忠信則都在忠信上只為只是這箇道理自然血脈貫通 端蒙

理是有條理有文路子文路子當從那裏去自家也從那裏去文路子不從那裏去自家也不從那裏去須尋文路子在何處只挨着理了行 節

理如一把線相似有條理如這竹籃子相似指其上行篾曰一條子恁地去又別指一條曰一條恁地去又如竹木之文理相似直是一般理橫是一般理有心便存得許多理 節

季通云理有流行有對待先有流行後有對待曰難說先有後有季通舉太極說以為道理皆然且執其說人傑

先生與人書中曰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節

理無事則無所依附節

問仁與道如何分別曰道是統言仁是一事如道路之道千枝百派皆有一路去故中庸分道德曰父子君臣以下為天下之達道智仁勇為天下之達德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便是箇行道底故為君主於仁為臣主於敬仁敬可喚做德不可喚做道節○以下道德

至德至道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己之所獨得盛德至善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至善以理之極致而言誠忠孚信一心之謂誠盡己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端蒙

存之於中謂理得之於心為德發見於行事為百行節

德是得於天者講學而得之得自家本分底物事節

問泛觀天地間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四時行百物生這是道之用流行發見處即此而總言之其往來生化無一息間斷處便是道體否曰此體用說得是但總字未當總便成兼用說了只就那骨處便是體如水之或流或止或激成波浪是用即這水骨可流可止可激成波浪處便是體如這身是體目視耳聽手足運動處便是用如這手是體指之運動提掇處便是用淳舉論語集注曰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曰即是此意淳○以下體用

問前夜說體用無定所是隨處說如此若合萬事為一大體用則如何曰體用也定見在底便是體後來生底便是用此身是體動作處便是用天是體萬物資始處便是用地是體萬物資生處便是用就陽言則陽是體陰是用就陰言則陰是體陽是用㽦

體是這箇道理用是他用處如耳聽目視自然如此是理也開眼看物著耳聽聲便是用江西人說箇虛空底體涉事物便喚做用節

問先生昔曰禮是體今乃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似非體而是用曰公江西有般鄉談才見分段子便說道是用不是體如說尺時無寸底是體有寸底不是體便是用如秤無星底是體有星底不是體便是用且如扇子有柄有骨子用紙糊此便是體人搖之便是用楊至之問體曰合當底是體節

人只是合當做底便是體人做處便是用譬如此扇子有骨有柄用紙糊此則體也人搖之則用也如尺與秤相似上有分寸星銖則體也將去秤量物事則用也方子

問去歲聞先生曰只是一箇道理其分不同所謂分者莫只是理一而其用不同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之類是也曰其體已略不同君臣父子國人是體仁敬慈孝與信是用問體用皆異曰如這片板只是一箇道理這一路子恁地去那一路子恁地去如一所屋只是一箇道理有廳有堂如草木只是一箇道理有桃有李如這衆人只是一箇道理有張三有李四李四不可為張三張三不可為李四如陰陽西銘言理一分殊亦是如此又曰分得愈見不同愈見得理大節

誠者實有此理節○以下誠

誠只是實又云誠是理去偽○一作誠只是理

誠實理也亦誠慤也由漢以來專以誠慤言誠至程子乃以實理言後學皆棄誠慤之說不觀中庸亦有言實理為誠處亦有言誠慤為誠處不可只以實為誠而以誠慤為非誠也砥

問性誠曰性是實誠是虛性是理底名誠是好處底名性譬如這扇子相似誠譬則這扇子做得好又曰五峰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此語分得輕重虛實處

却好某以為道字不若做德字更親切道字又較踈 植

先生問諸友誠敬二字如何分各舉程子之說以對先生曰敬是不放肆底意思誠是不欺妄底意思 謙○以下誠敬

誠只是一箇實敬只是一箇畏 端蒙

妄誕欺詐為不誠怠惰放肆為不敬此誠敬之別 淳

問誠敬曰須逐處理會誠若是有不欺意處只做不欺意會敬若是有謹畏意處只做謹畏意會中庸說誠作中庸看孟子說誠處作孟子看將來自相發明耳 夔孫

謹字未如敬敬又未如誠程子曰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敬尚是着力 僩○以下誠信

問誠信之別曰誠是自然底實信是人做底實故曰誠者天之道這是聖人之信若衆人之信只可喚做信未可喚做誠誠是自然無妄之謂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仁徹底是仁義徹底是義 夔孫

叔器問誠與信如何分曰誠是箇自然之實信是箇人所為之實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便是誠若誠之者人之道也便是信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上是下不是 可學

誠者實有之理自然如此忠信以人言之須是人體出來方見 端蒙

誠字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此義理之本名也至曾子所言忠恕則是聖人之事故其忠與誠仁與恕得通言之 人傑○恕本以推己及物得名在以己及物明字義

問仁與誠何別曰仁自是仁誠自是誠何消合理會理會這一件也看到極處理會那一件也看到極處便都自見得 淳

或問誠是體仁是用否曰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知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 植

或問誠是渾然不動仁是此理流出否曰自性言之仁亦未是流出但其生動之理包得四者

問一與中與誠浩然之氣為一體事否曰一只是不雜不可將做一事中與誠與浩然之氣固是一事然其分各別誠是實有此理中是狀物之體段浩然之氣只是為氣而言 去僞

問仁義禮智誠中庸不知如何看曰仁義禮智乃未發之性所謂誠中庸皆已發之理人之性本實而釋氏以性為空也 砥

在天只是陰陽五行在人得之只是剛柔五常之德 泳○以下五常

大而天地萬物小而起居食息皆太極陰陽之理也又曰仁木義金禮火智水信土 祖道

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又如土於四時各寄王十八日或謂王於戊己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王月令載中央土以此 人傑

問向蒙戒喻說仁意思云義禮智信上著不得又須見義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得仁統五常之意大雅今以樹為喻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貫徹首尾豈可謂幹與枝花與葉無生氣也曰固然只如四時春為仁有箇生意在夏則見其有箇亨通意在秋則見其有箇成實意在冬則見其有箇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嘗息本雖彫零生意則常存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以明終始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則無以為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此所謂大明終始也 大雅

得此生意以有生然後有禮智義信以先後言之則仁為先以大小言之則仁為大 閎祖

問先生以為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又細分將去程子說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只分到四便住何也曰周先生亦止分到五行住若要細分則如易樣分 節○以下仁義禮智

嘗言仁義禮智而以手指畫扇中心曰只是一箇道理分為兩箇又橫畫一畫曰兩箇分為四箇又以手指逐一指所分為四箇處曰一箇是仁一箇是義一箇是禮一箇是智這四箇便是箇種子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便是種子所生底苗 節

人只是此仁義禮智四種心如春夏秋冬千頭萬緒只是此四種心發出來 銖

吉甫問仁義禮智立名還有意義否曰說仁便有慈愛底意思說義便有剛果底意思聲音氣象自然如此直卿云六經中專言仁者包四端也言仁義而不言禮智者仁包禮義包智 方子 節同

仁與義是柔軟底禮智是堅實底仁義是頭禮智是尾一似說春秋冬夏相似仁義一作禮仁是陽底一截禮智一作義智是陰底一截 淵○方子錄云仁義是發出來嫩底禮智是堅硬底

問仁義禮智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義智屬陰仁禮是用義智是體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只將仁義說則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若將仁義禮智說則春仁也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施出來底義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臟有許多事如何見得其智愈大其藏愈深正如易中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解者多以仁為柔以義為剛非也卻是以仁為剛義為柔蓋仁是箇發出來了便硬而強義便是收斂向裏底外面見之便是柔 僩

仁禮屬陽義智屬陰袁機仲却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陰底意思他只念得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兩句便如此說殊不知正不如此又云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為陽吸為陰吸便是收斂底意鄉飲酒義云溫厚之氣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 僩

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問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斂底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智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他那箇更收斂得快 僩

生底意思是仁殺底意思是義發見會通是禮收一作深藏不測是智 節

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若春間不曾發生得到夏無緣得長秋冬亦無可收藏 泳

問元亨利貞有次第仁義禮智因發而感則無次第曰發時無次第生時有次第 佐

百行皆仁義禮智中出 節

仁義禮智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者豈可分也 人傑

問仁得之最先蓋言仁具義禮智曰先有是生理三者由此推之 可學

仁渾淪言則渾淪都是一箇生意義禮智都是仁對言則仁與義禮智一般 淳

鄭問仁是生底意義禮智則如何曰天只是一元之氣春生時全見是生到夏長時也只是這底到秋來成遂也只是這底到冬天藏斂也只是這底仁義禮智割做四段一箇便是一箇渾淪看只是一箇 淳

問仁是天地之生氣義禮智又於其中分別然其初只是生氣故為全體曰然問肅殺之氣亦只是生氣曰不是二物只是斂些春夏秋冬亦只是一氣 可學

仁與智包得義與禮包不得 方子

仁所以包三者蓋義禮智皆是流動底物所以皆從仁上漸漸推出仁智元貞是終始之事這兩頭却重如坎與震是始萬物終萬物處艮則是中間接續處

致道問仁包義禮智惻隱包羞惡辭遜是非元包亨利貞春包
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不如木如是包得火金水曰木是生氣
有生氣然後物可得而生若無生氣則火金水皆無自而能
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仁義禮智性也性無形影可以捉摸
只是有這理耳惟情乃可得而見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也
故孟子言性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蓋性無形影惟情
可見觀其發處既善則知其性之本善必矣 時舉
問孟子說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配利則在第三曰
禮是陽故曰亨仁義禮智猶言東西南北元亨利貞猶言東
南西北一箇是對說一箇是從一邊說起 夔孫
四端猶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爲界限分而言之則仁義又是
一大界限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如乾文言既曰四德又
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文蔚
正淳言性之四端迭爲賓主然仁智其總統也恭而無禮則勞
是以禮爲主也君子義以爲質是以義爲主也蓋四德未嘗
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默而識之曰說得是 大雅
學者疑問中謂就四德言之仁却是動智却是靜曰周子太極
圖中是如此說又曰某前日答一朋友書云仁體剛而用柔
義體柔而用剛 人傑
問仁義禮智四者皆一理舉仁則義禮智在其中舉義與禮則
亦然如中庸言舜其大智也與其下乃云好問好察邇言隱
惡而揚善謂之仁亦可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謂之義亦可
然統言之只是發明智字故知理只是一理聖人特於盛處
發明之爾曰理固是一貫謂之一理則又不必疑其多自一
理散爲萬事則燦然有條而不可亂逐事自有一理逐物自
有一名各有攸當但當觀當理與不當理耳既當理後又何
必就上更生疑 大雅
仁義禮智才去尋討他時便動了便不是本來底又曰心之所

以會做許多事蓋具得許多道理又曰何以見得有此四者因
其惻隱知其有仁因其羞惡知其有義又曰伊川穀種之說
最好又曰冬飲湯是宜飲湯夏飲水是宜飲水冬飲水夏飲
湯便不宜人之所以羞惡者是觸著這宜如兩箇物事樣觸
着宜便羞惡 只是一事 賀孫 南。銖 [illegible]
仁字須兼義禮智看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
義者仁之斷制知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
於春春則生意之生也夏則生意之長也秋則生意之成冬
則生意之藏也自四而兩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
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又曰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
成始而成終猶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
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
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故不貞則無以爲元也又曰
貞而不固則非貞貞如板築之有幹不貞則無以爲元又曰
文言上四句說天德之自然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者乃
衆善之長也亨者乃嘉之會也嘉會猶言一齊好也會猶齊也言萬物
至此通暢茂盛一齊皆好也利者義之和處也貞者乃事之
楨幹也體仁足以長人以仁爲體而温厚慈愛之理由此發
出也體猶所謂公而以人體之之體嘉會者嘉其所會也一
一以禮文節之使之無不中節乃嘉其所會也利物足以和
義義者事之宜也利物則合乎事之宜矣此句乃翻轉義字
愈明白不利物則非義矣貞固以貞爲骨子則堅定不可移
易 銖
問仁曰將仁義禮智四字求又問仁是統體底否曰且理會義
禮知令分明其空闕一處便是仁又曰看公時一般氣象如
何私時一般氣象如何 德明
趙致問仁恐是生生不已之意人唯爲私意所汩故生意不得
流行克去己私則全體大用無時不流行矣曰此是衆人公

共說底畢竟實要處不如如何今要見仁字意思須將仁義禮智四者共看便見仁字分明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如何是仁便仁字自分明若只看仁字越看越不出曰仁字恐只是生意故其發而為惻隱為羞惡為辭遜為是非曰且只得就惻隱字上看道夫問先生嘗說仁字就初處看只是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之心蓋有不期然而然便是初處否曰恁地靠著也不得大抵人之德性上自有此四者意思仁便是箇溫和底意思義便是慘烈剛斷底意思禮便是宣著發揮底意思智便是箇收斂無痕迹底意思性中有此四者聖門却只以求仁為急者緣仁却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溫厚底意思在這裏到宣著發揮時便自然會宣著發揮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到收斂時便自然會收斂若將別箇做主便都對副不著了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問仁即性則性字可以言仁否曰性是統言性如人身仁是左手禮是右手義是左脚智是右脚蜚卿問仁包得四者謂手能包四支可乎曰且是譬喻如此手固不能包四支然人言手足亦須先手而後足言左右亦須先左而後右直卿問此恐如五行之木若不是先有箇木便亦自生下面四箇不得曰若無木便無火無火便無土無土便無金無金便無水道夫問向聞先生語學者五行不是相生合下有時都有如何曰此難說若會得底便自然不相悖喚做一齊有也得喚做相生也得便雖不是相生他氣亦自相灌注如人五臟固不曾有先後但其灌注時自有次序久之又曰仁字如人釀酒酒方微發時帶些溫氣便是仁到發得極熱時便是禮到得熟時便是義到得成酒後却只與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間早間天氣清明便是仁午間極熱時便是禮晚下漸涼便是義到夜半全然收斂無些形迹時便是智只如此看甚分明道夫

今只要識得仁之意思是如何聖賢說仁處最多那邊如彼說這處如此說文義各不同看得箇意思定了將聖賢星散說體若處處皆是這意思初不相背始得集注說愛之理心之德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愛謂之心之德却是愛之本柄人之所以為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要識仁之意思是一箇渾然溫和之氣其氣則天地陽春之氣其理則天地生物之心今只就人身已上看有這意思是如何纔有這意思便自恁地好便不恁地乾燥將此意看聖賢許多說仁處都只是這意告顏子以克已復禮克去已私以復於禮自然都是這意思這不是待人旋安排自是合下都有這箇渾全流行物事此意思纔無私意間隔便自見得人與已一物與已一公道自流行須是如此看孔門弟子所問都只是問做工夫若是仁之體段意思也各各自理會得了今却是這箇不曾理會得如何說要做工夫且如程先生云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上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恰似有一箇小小底仁有一箇大大底仁偏言則一事是小小底仁只做得仁之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是大大底仁又是包得禮義智底若如此說是有兩樣仁不知仁只是一箇雖是偏言那許多道理也都在裏面雖是專言那許多道理也都在裏面致道云如春是生物之時已包得夏長秋成冬藏意思在曰春是生物之時到夏秋冬也只是這氣流注去但春則是方始生榮意思到夏便是結裹定了是這生意到後只漸老了賀孫曰如溫和之氣固是見得仁若就包四者意思看便自然有節文自然得宜自然明辨曰然賀孫

或問論語言仁處曰理難見氣易見但就氣上看便見如看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也難看且看春夏秋冬春時盡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陽春生育之氣行乎其中故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如知福州是一

箇人此偏言也及專言之爲九州安撫亦是這一箇人不是兩人也故明道謂義禮智皆仁也若見得此理則聖人言仁處或就人上說或就事上說皆是這一箇道理正叔云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仁便是惻隱之母又曰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復禮私欲盡去便純是溫和冲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其餘人所以未仁者只是心中未有此氣象論語但云求仁之方者是其門人必嘗理會得此一箇道理今但問其求仁之方故夫子隨其人而告之趙致道云李先生云仁是天理之統體先生曰是 南升同○謨舉

仁有兩般有作爲底有自然底看來人之生便自然如此不待作爲如說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義是他自會如此不待欲也父子自會親君臣自會義既自會恁地便活潑潑地便是仁因舉手中扇云只如搖扇熱時人自會恁地搖不是欲他搖孟子說乍見孺子入井時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最說切人

心自是會如此不是內交要譽方如此大凡人心中皆有仁義禮智然元只是一物發用出來自然成四派如破梨相似破開成四片如東對著西便有南北相對仁對著義便有禮智相對以一歲言之便有寒暑以氣言之便有春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便有金木水火土且如陰陽之間儘有次第大寒後不成便熱須是且做箇春溫漸次到熱田地大熱後不成便寒須是且做箇秋涼漸次到寒田地所以仁義禮智自成四派各有界限仁流行到那田地時義處便成義禮智處便成禮智且如萬物收藏何嘗休了都有生意在裏面如穀種桃仁杏仁之類種著便生不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見得都是生意如春之生物夏是生物之盛秋是生意漸漸收斂冬是生意收藏又曰春夏是行進去秋冬是退後去正如人呵氣呵出時便熱吸入時便冷 明作

百行萬善固是都合著力然如何件件去理會得百行萬善揔

於五常中五常又揔於仁所以孔孟只教人求仁求仁只是主敬求放心若能如此道理便在這裏 方子 賀孫

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此心聖人亦只教人求仁蓋仁義禮智四者仁足以包之若是存得仁自然頭頭做著不用逐事安排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今看大學亦要識此意所謂顧諟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方子 賀孫同○

問求仁曰看來仁字只是箇渾淪底道理如大學致知格物所以求仁也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亦所以求仁也又問諸先生皆令人去認仁必要人體認得這仁是甚物事曰而今別把仁做一物事認也不得說道窮理了亦不得 燾

或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爲私欲所勝遇事每每著精神照管不可隨物流去須要緊緊守著常常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紛擾于中都是不能存此心此心不存合視處也不知視合聽處也不知聽或問莫在

於敬否曰敬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突過了心都不曾收拾得在裏面又曰仁雖似有剛直意畢竟本是箇溫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溫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見有是非節文斷制却謂都是仁之本意則非也春本溫和故能生物所以說仁如春 明作

或曰存得此心即便是仁曰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合於心者爲之不合於心者勿爲却又從義上去了不干仁事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便見得仁義之別蓋仁是此心之德才存得此心即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耳未說到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者行之便侵過義人路底界分矣然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而行其所當行也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爲先蓋此是萬理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

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耳

夫仁亦在夫熟之而已矣 文蔚

耳之德聰目之德明心之德仁且將這意去思量體認○將愛之理在自家心上自體認思量便見得仁○仁是箇溫和柔軟底物事老子說柔弱者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見得自是看石頭上如何種物事出謂乎春陽之溫況乎着醞造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當來得於天者只是箇仁所以爲心之全體却自仁中分四界子一界子上是仁之仁一界子是仁之義一界子是仁之禮一界子是仁之智一箇物事四脚撑在裏面唯仁兼統之心裏只有此四物萬物萬事皆自此出○天之春夏秋冬最分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雖分四時然生意未嘗不貫縱雪霜之慘亦是生意○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須要自體認得○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頑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

天大甲 內卷之六 十四

試自看溫和柔軟時如何此所以孝悌爲仁之本若如頑石更下種不得俗說硬心腸可以見硬心腸如何可以與他說話○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都是兩意惻是初頭子隱是痛羞是羞己之惡惡是惡人之惡辭在我遜在彼是非自分明○才仁便生出禮所以仁配春禮配夏義是裁制到得智便了所以配秋配冬○既認得仁如此分明到得做工夫須是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方是做工夫處 先生令思仁字至第三夜方說前三說以復入蓋又從三四說將前且令依次第不要移動○淳

仁兼義言者是言體專言仁者是兼體用而言 賀

孔子說仁多說體孟子說仁多說用如克己復禮惻隱之心之類 閎祖○

直卿云聖賢言仁有專指體而言者有包體用而言者先生曰仁對義禮智言之則爲體專言之則兼體用此等處須人自看如何一一說得日日將來看久後須會見得 佐

周明作問仁曰聖賢說話有說自然道理處如仁人心是也有說做工夫處如克己復禮是也 雉

前輩教人求仁只說是淵深溫粹義理飽足 某

仁在事若不於事上看如何見仁 方

做一方便事也是仁不殺一虫也是仁三月不違也是仁 節

仁則固一一所以爲仁言所以一者是仁也 方

熟底是仁生底是恕自然底是仁勉強底是恕無計較無覩當底是仁有計較有覩當底是恕 道夫

公在前恕在後中間是仁公了方能仁私便不能仁 可學

仁是愛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則仁仁則愛 端蒙

公是仁之方法人身是仁之材料 銖

公却是仁發處無公則仁行不得 可學

仁將公字體之及乎脫落了公字其活底是仁○季通語 方

或問仁與公之別曰仁在內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能公又曰

四十五 內卷之六 十五

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極至處故惟仁然後能公理甚分明故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是克盡己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

公不可謂之仁但公而無私便是仁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便是中 道夫

無私以閒之則公公則仁譬如水若一些子礙便成兩截須是打併了障塞便滔滔地去 賀孫壽昌同

做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便是仁 道夫

余正叔嘗於先生前論仁曰仁是體道之全曰只是一箇渾然天理 文蔚

王景仁問仁曰無以爲也須是試去屏疊了私欲然後子細體驗本心之德是甚氣象無徒講其文義而已也 壯祖

周明作謂私欲去則爲仁曰謂私欲去後仁之體見則可謂私欲去後便爲仁則不可譬如日月之光雲霧蔽之固是不見

若謂雲霧去則便指爲日月，亦不可。如水亦然。沙石雜之，固非水之本然。然沙石去後，自有所謂水者，不可便謂無沙無石爲水也。[illegible]

余正叔謂：「無私欲是仁。」曰：「謂之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無私便是仁則不可。蓋惟無私欲而後仁始見，如無所壅底而後水方行。」方叔曰：「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之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要在二者之間識得畢竟仁是甚模樣。欲曉得仁名義，須并義禮智三字看。欲真箇見得仁底模樣，須是從克己復禮做工夫去。今人說仁，如糖皆道是甜，不曾喫著，不知甜是甚滋味。聖人都不說破，在學者以身體之而已矣。」閎祖

或問：「仁當何訓？」曰：「不必須用一字訓，但要曉得大意通透。仁字說得廣處是全體。惻隱慈愛底是說他本相。」高

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illegible]

仁固有知覺，喚知覺做仁卻不得。閎祖

以名義言之，仁自是愛之體，覺自是智之用，本不相同。但仁包四德，苟仁矣，安有不覺者乎！道夫

問：「以愛名仁，是仁之迹；以覺言仁，是仁之端。程子曰：『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爲仁。』畢竟仁之全體如何識認？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是仁之體否？」先生曰：「覺決不可以言仁，雖足以知仁，自屬智了。愛分明是仁之迹。」浩曰：「惻隱是仁情之動處。要識仁，須是兼義禮智看。有箇宜底意思是義，有箇讓底意思是禮，有箇別白底意思是智，有箇愛底意思是仁。仁是天理，公是天理。故伊川謂『惟公近之』，又恐人滯著，隨即曰『不可便以公爲仁』。萬物皆備，固是仁，然仁之得名卻不然。」[illegible]曰二字○浩

問：「先生答湖湘學者書，以愛字言仁，如何？」曰：「緣上蔡說得覺字太重，便相似說禪。」問：「龜山卻推惻隱二字。」曰：「龜山言萬物與我爲一云云，說亦太寬。」問：「此還是仁之體否？」曰：「此不是仁之體，卻是仁之量。仁者固能覺，謂覺爲仁，不可；仁者固能與物爲一，謂萬物爲一爲仁，亦不可。譬如說屋，不論屋是木做柱，竹做壁，卻只說屋如此大，容得許多物。如萬物爲一，只是說得仁之量。」[illegible]

問：「程門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愛不得。上蔡諸公不把愛做仁，他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分曉。惜門人只領那意，便專以知覺言之，於愛之說，若將浼焉，遂蹉過仁地位去說，將仁更無安頓處。『見孺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處見得親切。聖賢言仁，皆從這處說。」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知覺說來冷了。覺在知上卻多，只些小搭在仁邊。仁是和底意。然添一句，又成一重，須自看得，便都理會得。」[illegible]○寓

余景思問仁之與心。曰：「仁字是虛，心字是實。如水之必有冷，冷字是虛，水字是實。心之於仁，亦猶水之冷，火之熱。學者須當於此心未發時加涵養之功，則所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發而必中。方其未發，此心之體寂然不動，無可分別，且只恁混淪養將去。若必察其所謂四者之端，則既思便是已發。」道夫

仁。○雞雛初生可憐意與之同。○意思鮮嫩。○天理著見，一段意思可愛，發出即皆是。○切脈同體。[illegible]○孟子便說箇樣子，今不消理會樣子，只如顏子學取。○孔子教人仁，只要自尋得了後自知，非言可喻。○只是天理，當其私欲解剝，天理自是完備。只從生意上說仁。○其全體固是仁，所謂專言之也；又從而分，則亦有仁義分言之仁。今不可於名言上理會，只是自到便有知得。○上蔡所謂飲食知味也。方

湖南學者說仁，舊來都是深空說出一片。頃見王日休解孟子云：「麒麟者，獅子也。」仁本是惻隱溫厚底物事，卻被他們說得

撐虛打險瞠眉努眼，卻似說麒麟做獅子，有吞伏百獸之狀。
蓋自知覺之說起之。[illegible]
若說得本源，則不犯仁字。禪家曾有五位法，固可笑。以黑為正位，白為偏位。若說時，只是形容箇黑白道理，更不得犯黑白二字，皆是要從心中流出，不犯紙上語。僩

義便作宜字看。淳

不可執定，隨他理去如此，自家行之便是義。節

義是箇毅然說話，如利刀著物。季札

義如利刀相似（人傑錄云：似一柄快刀相似），都割斷了許多牽絆。祖道

義如利刀相似，胸中許多勞勞攘攘，到此一齊割斷了。聖賢雖千言萬語，千頭萬項，然一透都透。如孟子言義，伊川言敬，都徹上徹下。

義字如一橫劒相似，凡事物到前，便兩分去。君子義以為質，義以為上，義不食也，義弗乘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是此義十分精熟，用便見也。

克己復禮為仁，善善惡惡為義。僩

仁義其體亦有先後。節

仁對義為體用。仁自有仁之體用，義又有義之體用。伯羽

趙致道問仁義體用動靜何如。曰：仁固為體，義固為用。然仁義各有體用，各有動靜，自詳細驗之。賀孫

仁義互為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止其所。

義之嚴肅，即是仁底收斂。淳

以仁屬陽，以義屬陰。仁主發動而言，義主收斂而言。若揚子云：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又自是一義。便是這物事不可一定名之，看他用處如何。僩

問：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銖曰：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邪？曰：然。銖

先生答叔重疑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廣請曰：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為剛，而義為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曰：也是如此。仁便有箇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商量從宜之義，然其用則決裂。賀孫

尋常人施恩惠底心，便發得易；當刑殺時，此心便疑。可見仁屬陽，屬剛；義屬陰，屬柔。直卿云：只將舒斂二字看，便見。喜則舒，怒則斂。方子

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生底義，義便是收回頭底仁。要之，仁未能盡得道體，道則平鋪地散在裏，仁固未能盡得，然仁卻是足以該道之體。若識得陽，便識得陰；識得仁，便識得義。識得一箇，便曉得其餘箇。道夫

問：義者仁之質？曰：義有裁制割斷意，是把定處，便發出許多仁來。如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把定處；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便是流行處。淳

問：孟子以惻隱為仁之端，羞惡為義之端。周子曰：愛曰仁，宜曰義。然以其存於心者而言，則惻隱與愛固為仁心之發。然羞惡乃就恥不義上反說，而非直指義之端也。宜字乃是就事物上說。不知義在心上，其體段如何？曰：義之在心，乃是決烈果斷者也。柄

天下之物，未嘗無對：有陰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惡，有語便有默，有動便有靜。然又卻只是一箇道理。如人行出去是這腳，行歸亦是這腳。譬如口中之氣，噓則為溫，吸則為寒耳。雉

禮者，節文也。禮數。節

直卿曰：五常中說知有兩般：就知識處看，用著知識者是知；就理上看，所以為是為非者，亦知也。一屬理，一屬情。曰：固是。這德皆有體有用。寓

禮者仁之發智者義之藏且以人之資質言之溫厚者多謙遜
通曉者多刻剝 燾

問仁敬曰上蔡以來以敬為小不足言須加仁字在上其實敬
不須言仁敬則仁在其中矣 方○以下論恭敬忠信

恭主容敬主事有事著心做不易其心而為之是敬恭形於外
敬主於中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為切 淳

初學則不如敬之切成德則不如恭之安敬是主事然專言則
又如脩己以敬敬以直內只偏言是主事恭是容貌上說 端蒙

問恭敬二字以謂恭在外功夫猶淺敬在內功夫大段細密曰
二字不可以深淺論恭敬猶忠信兩字文蔚曰恭即是敬之發
見先生默然良久又曰本領雖在敬上若論那大處恭反大如
敬若不是裏面積盛無緣發出來做得恭 文蔚

吉甫問恭敬曰恭字輭敬字硬直卿云恭似低頭敬似擡頭 至

因言恭敬二字如忠信或云敬主於中者也恭發於外者也曰
凡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
外則發於外者豈不如主於中者然主於中者却是本不可
不知 僩

忠信者真實而無虛偽也無些欠闕無些間斷樸實頭做去無
停住也敬者收斂而不放縱也 祖道

忠自裏面發出信是就事上說忠是要盡自家這箇心信是要
盡自家這箇道理

朱子語類卷第七 計四板

學一

小學

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
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
以為忠信孝弟者 節

古人自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時只要做此工
夫今人全未曾知此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天下皆自
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會 泳

古者小學已自暨養得小兒子這裏定已自是聖賢坯璞了但未
有聖賢許多知見及其長也令入大學使之格物致知長許
多知見 節

古人小學養得小兒子誠敬善端發見了然而大學等事小兒
子不會推將去所以又入大學教之 端蒙

小學是直理會那事大學是窮究那理因甚恁地 淳

小學者學其事大學者學其小學所學之事之所以 節

小學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處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規矩做
去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 節

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
數大綱都學了又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窮理致
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
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
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
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
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己甚事 賀孫

古者小學已自暗養成了到長來已自有聖賢坯模只就上面
加光飾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為主收斂
身心却方可下工夫又曰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

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閑汨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賀孫

問：「大學與小學，不是截然為二。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窮其理，以盡其事否？」曰：「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親，學事長，且直理會那事。大學是就上面委曲詳究那理，其所以事親是如何，所以事長是如何。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面點化出些精彩。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十分（當作分），大學只出治光彩。今都蹉過，不能轉去做，只據而今當地頭立定腳做去，補填前日欠闕，栽種後來合做底。（據當作如）如二十歲覺悟，便從二十歲立定腳力做去；三十歲覺悟，便從三十歲立定腳力做去。縱待八九十歲覺悟，也當據見定劄住硬寨做去。」淳（寓同）

器遠前夜說：「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卻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做擗初頭。如說「恭己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賀孫

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灑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教做對，稍大即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某嘗思欲做一小學規，使人自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須有益。」先生曰：「只做禪苑清規樣做，亦自好。」大雅

天命，非所以教小兒。教小兒，只說箇義理大概，只眼前事。或以灑掃應對之類作段子，亦可。每嘗疑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叶韻處，皆是古人初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兩句，曰：「將入門，問孰存。」淳（寓同）義

教小兒讀詩，不可破章。道夫

先生初令義剛訓二三小子，見教，曰：「授書莫限長短，但文理斷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數行，亦不妨。蓋兒時讀書，終身改口不得。嘗見人教兒讀書限長短，後來長大後，都念不轉。如訓詁，則當依古註。」問：「向來承教，謂小兒子讀書，未須把近代解說底音訓教之。卻不知解與他時如何？若依古註，恐他不甚曉。」曰：「解時卻須正說，始得。若大段小底，又卻只是粗義，自與古註不相背了。」義剛

余正叔嘗言：「今人家不善教子弟。」先生曰：「風俗弄得到這裏，可哀。」文蔚

小童添炭，撥開火，散亂。先生曰：「可拂殺了，我不愛人恁地，此便是燒火不敬。所以聖人教小兒灑掃應對，件件要謹。某外家子姪，未論其賢否如何，一出來便齊整，緣是他家長上元初教誨得如此。只一人外居，氣習便不同。」義剛

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如何？」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義剛

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底樣子。廣

先生下學，見說小學，曰：「前賢之言，須是真箇躬行佩服，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淳

和之問小學所疑。曰：「且看古聖人教人之法如何。而今全無這箇。『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蓋作之君，便是作之師也。」明作

或問：「某今看大學，如小學中有未曉處，亦要理會。」曰：「相兼亦不妨。學者於文為度數，不可存終理會不得之心。須立箇大規模，都要理會得。至於其明其暗，則係乎人之才如何耳。」人傑

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人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小即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誨。到得大來，涵養已成，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既無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可學

因論小學，曰：「古者教必以樂，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之聽

或其自作曰自作若自理會不得自作何益古者國君備樂
士無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無時不列於前問鄭人賂晉以
女樂乃有歌鍾二肆何故曰所謂鄭聲特其聲異耳其器則
同今之教坊樂乃胡樂此等事又則于歐陽公集古錄載寇
萊公好舞柘枝有五十曲文忠時其亡已多舉此可見唐用
升朝官以上前導一物用水晶爲之謂之主斧今亦無之其
云今之籍妓莫是女樂之遺否曰不知當時女樂如何通老
問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曰所謂文舞也又問古人舞不回旋
曰既謂之舞安得不回旋某問漢家周舞注云此舜舞曰遭
秦之暴古帝王樂盡亡惟韶樂獨存舜舞乃此舞也又問通
老太學祭孔子樂渠云亦分堂上堂下但無大鍾曰竟未知
今之樂是何樂可學

元興問禮樂射御書數書只是字法否曰此類有數法如日
月字是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考老字是假其類也
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時舉○論小學古樂書數

弟子職一篇若不在管子中亦亡矣此或是他存得古人底亦
未可知或是自作亦未可知竊疑是他作內政時士之子常
爲士因作此以教之想他平日這樣處都理會來然自身又
却在規矩準繩之外義剛

弟子職所受是極云受業去後須窮究道理到盡處也毋驕恃
力如恃氣力欲胡亂打人之類蓋自小便教之以德教之以
尚德不尚力之事中

朱子語類卷第八

學二

總論爲學之方

這道體饒本作理浩浩無窮

道體用雖極精微聖賢之言則甚明白若海

聖人之道如飢食渴飲人傑

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道夫

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耳道夫

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道夫

聖人教人大概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
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
思孟子方說得詳僩

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爲司徒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
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對顏淵曰克己復禮
爲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是定本人傑

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及其
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爲聖爲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
一理而已

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旁以起爭辯聖
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人傑

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
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地頭所說不同下得
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知其所以不同
方知其所謂同也僩

這箇道理各自有地頭不可只就一面說在這裏時是恁地說
在那裏時又如彼說其賓主彼此之勢各自不同僩

學者工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這箇道理自然頭頭有
箇着落貫通浹洽各有條理如或不然則處處窒礙學者常

談多說持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甚底說擴充說體驗說涵
養皆是揀好底言語做箇說話必有實得力處方可所謂要
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如此 謨
為學須先立得箇大腔當了却旋去裏面修治壁落教綿密今
人多是未曾知得箇大規模先去修治得一間半房所以不
濟事 僩
識得道理原頭便是地盤如人要起屋須是先築教基址堅牢
上面方可架屋若自無好基址空自今日買得多少木去起
屋少間只起在別人地上自家身己自沒頓放處 賀孫
須就源頭看教大底道理透闊開基址如要造百間屋須
著有百間屋基要造十間屋須著有十間屋基緣這道理本
同甲有許多乙也有許多丙也有許多 賀孫
學須先理會那大底理會得大底了將來那裏面小底自然通
透今人却是理會那大底不得只去搜尋裏面小小節目 植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
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
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曾點漆
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
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
裏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才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
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
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
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
也自會變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 賀孫
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中須是如此推出方能合義理
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如灑掃大廳大廊亦只
是如灑掃小室模樣掃得小處淨潔大處亦然若有大處開

拓不去即是於小處便不曾盡心學者貪高慕遠不肯從近
處做去如何理會得大頭項底而今也有不曾從裏做得底
外面也做得好此只是才高以智力勝將去中庸說細處只
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無不載
小者便是大者之驗須是要謹行謹言從細處做起方能充
得如此大又曰如今為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却是
從頭起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底道理在
大學只是推將開闊去向來小時做底道理存其中正似一
箇坯素相似 明作
學者做工夫莫說道是要待一箇頓段大項目工夫後方做得
即今逐些零碎積累將去才等待大項目後方做即今便蹉
過了學者只今便要做去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
也 至
如今學問未識箇入路就他自做倒不覺難既識得箇入頭却

事事須著理會且道世上多多少少事江文卿云只先生一
言一語皆欲為一世法所以須著如此曰不是說要為世法
既識得路頭許多事都自是合著如此不如此不得自是天
理合下當然 賀孫
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些路頭須是莫
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雞抱
卵看來抱得有甚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
湯便死了若抱才住便冷了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自不
解住了自要做去他自得些滋味了如喫果子相似未識滋
味時喫也得不喫也得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 賀孫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
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沉迷而不反
聖人為之屢言方始肯來已是下愚了況又不知求之則終
於為禽獸而已蓋人為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

諸之則無窮歟何別大雅

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底知學問則方無所欠闕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廣

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為底事盡今做到聖賢止是恰好又不是過外道夫

凡人須以聖賢為己任世人多以聖賢為高而自視為卑故不肯進抑不知使聖賢本自高而己別是一樣人則早夜孜孜別是分外事不為亦可為之亦可然聖賢稟性與常人一同既與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聖賢為己任自開闢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己者千萬人中無一二只是衮同枉過一世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今世學者往往有物而不能有其則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極高明而道中庸此數句乃是徹首徹尾人性本善只為嗜慾所迷利害所逐一齊昏了聖賢能盡其性故耳極天下之聰目極天下之明為子極孝為臣極其忠某問明性須以敬為先曰固是但敬亦不可混淪說須是每事上檢點論其大要只是不放過耳大抵為己之學於他人無一毫干預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可學

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道將這些意氣去蓋他人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真實道理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這些道理更無走作只是一箇性善可至堯舜別沒去處了下文引成覸顏子公明儀所言便見得人人皆可為也學者立志須教勇猛自當有進志不足以有為此學者之大病謨

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真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餉說修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為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用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要做聖人是也謨

學者須是立志今人所以悠悠者只是把學問不曾做一件事看遇事則且胡亂恁地打過了此只是志不立雉

僩問人氣力怯弱於學有妨否曰為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強弱事又曰為學何用憂惱但須令平易寬快去舉聖門弟子唯稱顏子好學其次方說曾子以此知事大難曰固是如此某看來亦無甚難有甚易只是堅立著志順義理做去他無蹺欹也賀

英雄之主所以有天下只是立得志定見得大利害如今學者只是立得志定講究得義理分明賀孫

立志要如飢渴之於飲食才有悠悠便是志不立祖道

為學須是痛切懇惻做工夫使飢忘食渴忘飲始得砥

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飢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裏方是賀

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此入頭後方滋味接續浮浮沉沉半上落下不濟得事振

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聖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透自可超凡入聖淳

為學須思所以超凡入聖如何昨日為鄉人今日便為聖人須是竦拔方始有進砥

為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月化便是長進砥

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升卿

為學不進只是不勇去偽

不可倚靠師友方子

不要等待方子

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午間無事則午間便可下手午間有事晚間便可下手却須要待明日今月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 [illegible] 生曰知此病得不濟事○蓋卿

道不能安坐等其自至只待別人理會來放自家口裏 壽

學者須是奈煩奈辛苦 方子

必須端的自省特達自肯然後可以用力莫如下學而上達也 去偽

凡人便是生知之資也須下困學勉行底工夫方得蓋道理縝密去那裏捉摸若不下工夫如何會了得 敬仲

今之學者本是困知勉行底資稟却要學他生知安行底工夫便是生知安行底資質亦用下困知勉行工夫況是困知勉行底資質 文蔚

大抵爲學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既是遲鈍之資却做聰明底樣工夫如何得 伯羽

今人不肯做工夫有是覺得難後遂不肯做有自知不可爲公然遜與他人如退産相似甘伏批退自己不願要 蓋卿

爲學勿責無人爲自家剖析出來須是自家去裏面講究做工夫要自見得 道夫

小立課程大作工夫 可學

工夫要趲期限要寬 從周

且理會去未須計其得 德明

纔計於得則心便二頭便低了 至

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 道夫

自早至暮無非是做工夫時節 道夫

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二 [illegible]

但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怯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今日三萬處明日二萬處後日一萬處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病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因舉浮屠語曰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 力行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只說此事須是策勵此心勇猛奮發拔出心肝與他去做如兩邊擂起戰鼓莫問前頭如何只認進將去如此方做得工夫若半上落下半沉半浮濟得甚事 僩

一如大片石須是和根拔今只於石面上薄削消甚事作意向學不十日五日又懶去了曰一日暴之十日寒之 可學

宗杲云如載一車兵器逐件取出來弄弄了一件又弄一件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只有寸鐵便可殺人 僩

且如項羽救趙既渡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若瞻前顧後便做不成 卷

如居燒屋之下如坐漏船之中 可學

爲學要把斷看有力到工夫斷絕處又更增工夫著力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爲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著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 洽

學者爲學譬如煉丹須是先將百十斤炭火煅一餉方好用微火養教成就今人未曾將百十斤炭火去煅便要將微火養將去如何得會成 恪

今之講學問正如煮物相似須爆著猛火先煮方用微火煮若一向只用微火何由得熟欲復自家元來之性乃恁地悠悠幾時會做得大要須先立頭緒頭緒既立然後有所持守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今日學者皆是養病 可學

今學如煎藥須先猛火煎教百沸大滾直至湧坌出來然後却可以慢火養之 [illegible]

須磨厲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淳
萬事須是有精神方做得。振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賜
凡做事須着精神。這箇物事自是剛，有鋒刃。如陽氣發生，雖金
石也透過。賀孫
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
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着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
如何做得事！從周。方子錄云：「天地之氣，雖至堅如金石，無所不透，故人之氣亦至剛，蓋其本相如此。」
學者識得箇脈路正，便須剛決向前。若半青半黃，非惟無益。
因舉酒云：未嘗見有衰底聖賢。德明
學者不立，則一齊放倒了！升卿
不帶性氣底人，為僧不成，做道不了。方
因言，前輩也多是背處做幾年，方成。振
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卻將聖賢格言處研窮考究。若悠悠地似
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日是這箇人，明日也是這
箇人。季札

學者只是不為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閑
事上時多，於義理卻生，於閑事卻熟。方子
今學者要緊且要分別箇路頭，要緊是為己為人之際。為己者
直拔要理會這箇物事，欲自家理會得，不是漫恁地理會，且
恁地理會做好看，教人說道自家也曾理會來。這假饒理會
得十分是當，也都不關自身己事。要須先理會這箇路頭。若
分別得了，方可理會文字。賀孫
學者須是為己。譬如喫飯，寧可逐些喫，令飽為是乎？寧可鋪攤
放門外，報人道我家有許多飯為是乎？近來學者，多是以自
家合做底事報與人知。又言：此間學者多好高，只是將義理
略從肚裏過，卻翻出許多說話。舊見此間人做婚書，亦說天
命人倫。男婚女嫁，自是常事，蓋有厭卑近之意，故須將日用
常行底事裝荷起來。如此者，只是不為己，不求益；只是好名，
圖好看。亦聊以自誑，如南越王黃屋左纛，聊以自娛爾。方子
近世講學不着實，常有誇底意思。如有飯不將來自喫，只管
鋪攤在門前，要人知得我家裏有飯。打疊得此意盡，方有進。振
今人為學，多只是謾且恁地，不曾真實肯做。方子
今之學者直與古異，今人只是強探向上去，古人則逐步步實
做將去。廣
只是實去做工夫。議論多，轉鬧了。德明
每論諸家學及己學，大指要下學着實。方
為學，須是切實為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
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銖
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
為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僩
或問為學。曰：今人將作箇大底事說，不切己了，全無益。一向去
前人說中乘虛接渺，妄取許多枝蔓，只見遠了，只見無益於
己。聖賢千言萬語儘自多了。前輩說得分曉了，如何不切己

去理會？如今看文字，且要以前賢程先生等所解為主，看他
所說如何，聖賢言語如何，將己來聽命於他，切己思量體察，
就日用常行中着衣喫飯、事親從兄，盡是問學。若是不切己，
只是說話。今人只憑一己私意，瞥見些子說話，便立箇主張，硬
要去說，便要聖賢從我言語路頭去，如何會有益？此其病只
是要說高說妙，將來做箇好看底物事做弄。如人喫飯，方知滋
味；如不曾喫，只要攤出在外面與人看，濟人己都不得。謙
或問為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己，便的當。此事自有大綱，
亦有節目。常存大綱在我，至於節目之間，無非此理。體認省
察，一毫不可放過。理明學至，件件是自家物事。然亦須各有
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安排此一件為先，此一件為後，
此一件為大，此一件為小。隨人所為，先其易者，闕其難者，將

深難者亦自可理會且如讀書三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
末之難見且放下未要理會亦得如書詩直是不可不先理
會又如詩之名數書之盤誥恐難理會且先讀典謨之書雅
頌之詩何嘗一言一句不說道理何嘗深潛諦玩無有滋味
只是人不曾子細看若子細看裏面有多少倫序須是子細
參研方得此便是格物窮理如遇事亦然事中自有一箇平
平當當道理只是人討不出只隨事衮將去亦做得却有掣
肘不中節處亦緣鹵莽了所以如此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
後世人自學不至耳 蓋卿
佛家一向撤去許多事只理會自身己其教雖不是其意思却
是要自理會所以它那下常有人自家這下自無人今世儒
者能守經者理會講解而已看史傳者計較利害而已那人
直是要理會身己從自家身己做去不理會自身己說甚別
人長短明道曰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

卷八　十四

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只是從程先生後
不再傳而已衰所以其學說自家這下無人佛家有三門曰
教曰律曰禪禪家不立文字只直截要識心見性律本法甚
嚴毫髮有罪如云不許飲水纔飲水便有罪過如今小院號
為律院乃不律之尤者也教自有三項曰天台教曰慈恩教
曰延壽教延壽教南方無傳有此文字無能通者其學近禪
故禪家以此為得天台教專理會講解慈恩教亦只是講解
吾儒家若見得道理透就自家身心上理會得本領便自兼
得禪底講說辨訂便自兼得教底動由規矩便自兼得律底
事事是自家合理會顏淵問為邦看它陋巷簞瓢如此又却
問為邦之事只是合當理會看得是合做底事若理會得入
頭意思一齊都轉若不理會得入頭少間百事皆差錯若差
了路頭底亦多端有纔出門便錯了路底有行過三兩條路
了方差底有略差了便轉底有一向差了煞遠終於不轉底

不可只把做面前物事看了須是向自身上體認教分明如道
家存想有所謂龍虎亦是就身上存想 僩
為學須是專一吾儒惟專一於道理則自有得 砥
既知道自家患在不專一何不便專一去 逍遙
須是在己見得只是欠闕他人見之却有長進方可 僩
人自睡不得要將聖賢道理扶持 振
為學之道須先存得這箇道理方可講究事情
今人口略依稀說過不曾心曉 淳
雖得一時不費力 升卿
有資稟高者一了一切了即不須節節用工也有資稟中下
者不能盡了却須節節用工 振
大學明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
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為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今之學者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這箇只是今當做底事 節

卷八　十五

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處不知自低處不理會終無至高處之
理 德明
於顯處平易處見得則幽微底自在裏許 德明
且於切近處加功 升卿
著一些急不得 方子
學者須是奮厲做去直是有堅拔之心如今說底恰似畫卦影一
般吉凶未應時一場鶻突不知它是如何到應後方始知元來
是如此 燾

某適來因澡浴得一說大抵揩背須從頭徐徐用手則力省垢
可去若於此處揩又於彼處揩用力雖然則終日勞而無功
學問亦如此若一番理會不了又作一番理會終不濟事 蓋
學者須是熟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索
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 士毅
道理生便縛不住 淳

見須是見得確定 淳
須是心廣大似這箇方包裹得過運動得行 方子
學者立得根腳闊便好 升卿
須是有頭有尾成箇物事 方子
徹上徹下無精粗本末只是一理 賜
最怕狹窄看了便易走入不好處去 士毅
學問不只於一事一路上理會 振
貫通是無所不通
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 振
帖底謹細做去所以能廣 振
大凡學者無有徑截一路可以教他了得須是博洽歷涉多方
通 振
不可涉其流便休 方子
天下更有大江大河不可守箇土窟子謂水專在是 力行
三九手
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湊著這裏看也須易曉讀
也須易記 方子
大本不立小規不正 可學
刮落枝葉栽培根本 可學
大根本流爲小根本 此章前說因先生歎大學大本處 則皆是不崇不實隔口 方
學問須嚴密理會銖分毫析 道夫
因論爲學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 僴
開闊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著謹嚴 廣
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頹惰則當涵泳振作氣象 方子
學者須養教氣宇開闊弘毅 升卿
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 德明
只有一箇界分出則便不是 廣
義理難者便不是 振
體認爲病自在即好 振

須是玩味 方子
咬得破時正好咀味 文蔚
若只是握得一箇鶻崙底果子不知裏面是酸是鹹是苦是澁
須是與他嚼破便見滋味 蓋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不弘
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學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
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爲心不可促迫也人心須令著得一
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
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 洽
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卻能盡快我意要在虛心以
從善 升卿
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 人傑
聖人與理爲一是恰好其它以心處這理卻是未熟要將此心
處理 可學
五刀令丈
今人言道理說要平易不知到那平易處極難被那舊習纏繞
如何便擺脫得去譬如作文一般那箇新巧者易作要平淡
便難然須還他新巧然後造於平淡又曰自高險處移下平
易處甚難 端蒙
人之資質有偏則有縫罅做工夫處蓋就偏處做將去若資質
平底則如死水然終激作不起謹愿底人更添些無狀便是
鄉原不可以爲知得些子便了 蓋
只聞下學而上達不聞上達而下學 德明
今學者之於大道其未及者雖有遲鈍卻須終有到時唯過之
者便不肯復回來耳 必大
或人性本好不須矯揉教人一用此極害理又有讀書見義理
釋書義理不見亦可慮 可學
學者議論工夫當因其人而示以用工之實不必費辭使人知
所適從以入於坦易明白之域可也若泛爲端緒使人迫切

而自求之適恐誤學者之病人傑

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三十分工夫自用與力去做既有以啓之於始又自勉之於中又其後得人商量是正之則所益厚矣不爾則亦何補於事道夫

或論人之資質或長於此而短於彼曰只要長善救失或曰長善救失不待教者當如此人自為學亦當如此曰然燾

凡言誠實都是合當做底事不是說道誠實好了方去做不誠實不好了方不做自是合當誠實僩

言必忠信言自合着忠信何待安排有心去要恁地便不是活便不能久矣若如此便是剩了一箇字在信見邊自是着不得如事親必於孝事長必於弟孝弟自是道理合當如此何須安一箇必字在心頭念念要恁地做如此便自辛苦如何得會長久又如集義久然後浩然之氣自生若着一箇意在這裏等待氣生便為害今日集得許多又等待氣生卻是私意了必有事焉而勿正正便是期必也為學者須從窮理上做工夫若物格知至則意自誠意誠則道理合做底事自然行將去自無下面許多病痛也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切須去了外慕之心力行

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文蔚

須是要打疊得盡方有進從周

看得道理熟後只除了這道理是真實法外見世間萬事顛倒迷妄耽嗜戀着無一不是戲劇真不堪着眼也又答人書云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脩身為究竟法耳僩

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無愧於天之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驤

因說索麵曰今人於飲食動使之物日極其精巧到得義理卻不理會漸漸昏蔽了都不知僩

朱子語類卷第九 計十版

學三

論知行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閎祖

論知之與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公謹

聖賢說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便說如琢如磨自脩也中庸說學問思辨便說篤行顏子說博我以文謂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己復禮泳

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脚說但只要分先後輕重論先後當以致知為先論輕重當以力行為重端蒙

問南軒云致知力行互相發曰未須理會相發且各項做將去若知有未至則就知上理會行有未至則就行上理會少間自是互相發今人知不得便推說我行未到行得不是便說我知未至只管相推沒長進因說一朋友有書來見人說他說得不是卻來說我只是踐履未至涵養未熟我而今且未須考究且理會涵養被他截斷教人與他說不得都只是這箇病胡泳

汪德輔問須是先知然後行曰不成未明理便都不持守了且如曾點與曾子便是兩箇樣子曾點便是理會得底而行有不掩曾子便是合下持守旋旋明理到一唯處德明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知得守得節

只有兩件事理會踐行節

學者以玩索踐履為先道夫

某與一學者言操存與窮格不解一上做了如窮格工夫亦須銖積寸累工夫下了後自然貫通若操存工夫豈便能常操其

始也操得一霎旋旋到一食時或有走作亦無如之何能常常警覺久久自能常存自然光明矣人傑

操存涵養則不可不緊進學致知則不可不寬祖道

所謂窮理大底也窮小底也窮少間都成一箇物事所謂持守者人不能不牽於物欲才覺得便收將來久之自然成熟非謂截然今日爲始也夔孫

千言萬語說得只是許多事大槩在自家操守講究只是自家存得些在這裏便在這裏若放去便是自家放了道夫

思索義理涵養本原儒用

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纔見成兩處便不得賀孫

擇之問且涵養去久之自明曰亦須窮理涵養窮索二者不可廢一如車兩輪如鳥兩翼如溫公只恁行將去無致知一段德明

人之爲學如今雨下相似雨既下後到處濕潤其氣易得蒸鬱才略晴被日頭略照又蒸得雨來前日亢旱時只緣久無雨下四面乾枯縱有些少都滋潤不得故更不能蒸鬱得成人之於義理若見得後又有涵養底工夫日日在這裏面便意思自好理義也容易得見正如雨蒸鬱得成後底意思若是都不去用力者日間只恁悠悠都不曾有涵養工夫設或理會得些小道理也滋潤他不得少間私欲起來又間斷去正如亢旱不能得雨相似也時舉

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兩足左足行則右足止右足行則左足止又如一物懸空中右抑則左昂左抑則右昂其實只是一事廣

人須做工夫方有疑初做工夫時欲做此一事又礙彼一事更没理會處只如居敬窮理兩事便相礙居敬是箇收斂執持底道理窮理是箇推尋究竟底道理只此二者便是相妨若是熟時則自不相礙矣廣

主敬窮理雖二端其實一本

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夔孫

學者若不窮理又見不得道理然去窮理不持敬又不得不持敬看道理便都散不聚在這裏淳

持敬觀理如病人相似自將息固是好也要討些藥來服泳

文字講說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源上加功須是持敬持敬以靜爲主此意須要於不做工夫時頻頻體察久而自熟但是着實自做工夫不干別人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語的當更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簡默意思疎闊便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沉重厚程先生所謂矯輕警惰蓋如此謨

或問致知必須窮理持敬則須主一然遇事則敬不能持持敬則又爲事所惑如何曰孟子云操則存舍則亡人才一把捉心便在這裏孟子云求放心已是說得緩了心不待求只警省處便見我欲仁斯仁至矣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其快如此蓋人能知其心不在則其心已在了更不待尋祖道

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卻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對克己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如將息克己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到則自無病何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己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敬則無己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功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端蒙

學者喫緊是要理會這一箇心那紙上說底全然靠不得或問

心之體與天地同其大而其用與天地流通云云先生曰只
不可一向去無形迹處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史傳
得失上做工夫即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
為學先要知得分曉 謙之○以下論知為先
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先致知而後涵養問伊川言未有致知
而不在敬如何曰此是大綱說要窮理須是着意不着意如
何會理會得分曉 文蔚
堯卿問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為先然亦不是截然有先後曰
窮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 淳
萬事皆在窮理後經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
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云某如今雖便
靜坐道理自見得未能識得涵養箇甚 德明
有人專要理會躬行此亦是孤去偏
王子充問某在湖南見一先生只教人踐履曰義理不明如何

踐履曰它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
多教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
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聖人作箇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
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
交朋友不得不信 僩
而今人只管說治心脩身若不見這箇理心是如何地治身是
如何地脩若如此說資質好底便養得成只是箇無能底人
資質不好便都執縛不住了傅說云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
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古訓何消讀它做甚蓋聖賢說出
道理都在裏必學乎此而後可以有得又云惟學遜志務時
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
學厥德脩罔覺自古未有人說學字自傅說說起它這幾句
水潑不入便是說得密若終始典于學則其德不知不覺自
進也 賀孫○義剛錄云人如何不博學得若不博學說道脩身行己也猛撞做不得大學誠意只是說如好好色如

惡惡臭及到說脩身處時已自寬了到後面也自無甚事其大本只是理會致知格物若是不致知格物便要誠意正心脩身氣質純底將來只成一箇無見識底人若是氣質高底將來不下便都顛了如此之類人六經若是自傅說方說起來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先生至此知論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白書數句只是地義而其曲新思甚容便是學者自不知不覺具德自脩而今不去講學要脩身身如何地脩
見不可謂之虛見見無虛實行有虛實見只是見見了後却有
行有不行若不見後只要硬做便所成者窄狹當
學者須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澆灌若卒乍未有進即且
把見成在底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莫放着便只是自
家底緣這道理不是外來物事只是自家本來合有底只是
常常要點檢如人一家中合有許多家計也須常點認過若
不如此被外人驀然捉將去也不知又曰溫故而知新不是
離了故底別有一箇新須是常常將故底只管溫習自有新
意一則向時看與如今看明晚便不同一則上面自有好意
思一則因這上面却別生得意思伊川云某二十以前讀論

語已自解得文義到今來只頭文義只一般只是意思別 賀孫
學聚問辨明善擇善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之功也 道夫○以下知行
人為學須是要知箇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箇徹底是那箇徹
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是則這心裏方有所主且如人學
射若志在紅心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帖上志在帖上少間
有時只射得那垛上志在垛上少間都射在別處去了 卓
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到得
見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乎有箇做不好事
底心從後面牽轉去這只是知不切 賀孫
許多道理皆是人身自有底雖說道昏然又那曾昏然盡昏
也都知是善好做惡不好做只是見得不完全見得不的確
所以說窮理便只要理會這些子 賀孫○以下窮理
這箇道理與生俱生今人只安頓放那空處都不理會浮生浪

老也甚可惜要之理會出來亦不是差異底事不知如何理
會箇得恁少看它自是甚分無知了今既要理會也須理會
取透莫要半青半黃下梢都不濟事道夫
人生天地間都有許多道理不是自家硬把與它又不是自家
鑿開它肚腸白放在裏面賀孫
一心具萬理能存心而後可以窮理季札
心包萬理萬理具於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不能窮得
理不能盡得心僩
窮理以虛心靜慮為本淳
虛心觀理方子
或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會去看會
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義剛
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為物塞了而今麤法須是打
疊了胷中許多惡雜方可張子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

來新意人多是被那舊見戀不肯舍除是大故聰明見得不
是便翻了夔孫
理不是在面前別為一物即在吾心人須是體察得此物誠實
在我方可譬如修養家所謂鉛汞龍虎皆是我身內之物非
在外也廣
窮理如性中有箇仁義禮智其發則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只
是這四者任是世間萬事萬物皆不出此四者之內曹問有
可一底道理否曰見多後自然貫又曰會之於心可以一得
心便能齊但心安後便是義理卓
器遠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箇總會處如何曰不消說總會
凡是眼前底都是事物只管恁地逐項窮教到極至處漸漸
多自貫通然為之總會者心也賀孫
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為萬
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

處然四面八方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
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太煞分明矣且如惻隱之端
從此推上則是此心之仁仁即所謂天德之元元即太極之
陽動如此節節推上亦自見得大總腦處若今看得太極處
分明則必能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
上皆有箇道理元無虧欠也銖
今之學者自是不知為學之要只要窮得這道理便是天理
雖聖人不作這天理自在天地間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
不息合同而化天地間只是這箇道理流行周徧不應說道
聖人不言這道理便不在這道理自是長在天地間只借聖
人來說一過且如易只是一箇陰陽之理而已伏羲始畫
只是畫此理文王孔子皆是發明此理吉凶悔吝亦是從此
推出及孔子言之則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
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

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謹乎聖
人只要人如此且如書載堯舜禹許多事業與夫都俞吁咈
之言無非是至理僩
道道理若見得到只是合當如此如竹椅相似須著有四隻腳
平平正正方可坐若少一隻腳決定是坐不得若不識得時
只約摸恁地說兩隻腳也得三隻腳也得到坐時只是坐不
得如穿牛鼻絡馬首這也是天理合當如此若絡牛首穿馬
鼻定是不得如適來說克己伊川只說箇敬今人也知道敬
只是不常如此常常如此少間自見得是非道理分明若心
下有些子不安穩便不做到得更有一項心下習熟底事却
自以為安外來卒未相入底却有不安這便著將前聖所說
道理所做樣子看教心下是非分明賀孫
人看得義理熟時自然好振
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見理只緣是心麤辭達

而已矣 去僞

今人口略依稀說過不曾心曉 淳

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 從周

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豎看儘入深儘有在 士毅

道理既知縫罅但當窮而又窮不可安於小成而遽止也 蓋卿

今只是要理會道理若理會得一分便有一分受用理會得二分便有二分受用理會得一寸便是一寸一尺便是一尺漸漸理會去便多 賀孫

看得一件是未可便以爲是且頓放一所又窮他語相次看得多相比並自然透得 德明

道理無窮你要去做又做不辦極力做得三五件又倦了蓋是不能包括得許多事 人傑

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

便要做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人學作文亦須廣看多後自然成文可觀不然讀得這一件却將來排撲做韓昌黎論爲文便也要讀書涵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云本之於六經云云之意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 端蒙

只守着一些地做得甚事須用開闊看去天下萬事都無阻礙方可 從周

大着心胸不可因一說相礙看教平闊四方八面都見 方子

理會道理到衆說紛然處却好定着精神看一看 賜

看理到快活田地則前頭自磊落地去 淳

道理有面前底道理平易自在說出來底便好說得出來崎嶇底便不好 節

今日且將自家寫得出說得出底去窮究 士毅

今人凡事所以說得恁地支離只是見得不透

看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功效處若於上面添些玄妙奇特便是見它實理未透 道夫

理只要理會透徹更不理會文辭恐未達而便欲已也 去僞

或問如何是反身窮理曰反身是着實之謂向自家體分上求 廣

今之學者不曾親切見得而臆度揣摸爲說皆助長之病也道理只平看意思自見不須先立說 僩

便是看義理難又要寬着心又要緊着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義一作）之細密若拘滯於文義少間又不見它大規模處

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窮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在 祖道

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些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

做活計 銖

萬理洞開○衆理參會 如識思事親至不可不知天又事親乃能事天之類無不互備○方

不可去名上理會須求其所以然 方子

事要知其所以然指花斛曰此兩箇花斛打破一箇一箇在若只恁地是人知得說得須知所以破所以不破者如何 從周

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却自會清 賀孫

這箇物事（廣錄作這道理）密分毫間便相爭如不曾下工夫一時去旋揣摸它只是疎闊着箇下工夫見得底人說出來自是膠粘旋揣摸得是亦何補 士毅 廣同○

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人之意大學說格物都只是要人見得透且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它欲以此教人它豈知道是不是只是見不透如釋氏亦設教授徒它豈道自不是只是不曾見得到但知虛而不知虛中有

理存焉此大學所以貴於窮理也 賀孫

知只有箇真與不真分別如說有一項不可言底知便是釋氏之誤 士毅

若曰須待見得箇道理然後做去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工夫皆爲無用矣頓悟之說非學者所宜盡心也聖人所不道 人傑

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 道夫

學四

讀書法上

讀書乃學者第二事 方子

讀書已是第二義蓋人生道理合下完具所以要讀書者蓋是未曾經歷見許多聖人是經歷見得許多所以寫在冊上與人看而今讀書只是要見得許多道理及理會得了又皆是自家合下元有底不是外面旋添得來 至

學問就自家身己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第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來然聖人教人須要讀這書時蓋爲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經歷過方得聖人說底是他曾經歷過來 佐

學問無賢愚無小大無貴賤自是人合理會底事且如聖賢不生無許多書冊無許多發明不成不去理會也只當理會今有聖賢言語有許多文字卻不去做師友只是發明得人若不自向前師友如何著得力 謙

爲學之道聖賢教人說得甚分曉大抵學者讀書務要窮究道問學是大事要識得道理去做人大凡看書要看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理會仍參諸解傳說教通透使道理與自家心相肯方得讀書要自家道理浹洽透徹杜元凱云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 椿

今讀書緊要是要看聖人教人做工夫處是如何如用藥治病須看這病是如何發合用何方治之方中使何藥材何者幾兩何者幾分如何炮如何炙如何製如何切如何煎如何吃只如此而已 淳

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 節

[illegible]好將聖人書讀見得他意思如當面說話相似 賀孫

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 方子

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 祖道

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去看若只要皮膚便有差錯須深沉方有得 從周

人看文字只看得一重更不去討他第二重 僩

讀書須是看著他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脈絡自開 植

文字大節目痛理會三五處後當迎刃而解學者所患在於輕浮不沉着痛快 方子

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箇渾淪物事久久看作三兩片以至於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牛是也 人傑

讀書須是窮究道理徹底如人之食嚼得爛方可嚥下然後有補 杞

看文字須逐字看得無去處譬如前後門塞定更去不得方始是 從周

闢了門關了戶把斷了四路頭此正讀書時也 道夫

學者只知觀書都不知有四邊方始有味 僩

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群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此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為學之要亦是如此 賀孫

看文字須大段着精彩看聳起精神樹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劍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可按冊子便在掩了冊子便忘卻看注時便忘了正文看正文又忘了注須這一段透了方看後板 僩

看文字須要入在裏面猛滾一番要透徹方能得脫離若只略略地看過恐終久不能得脫離此心又自不能放下也 時舉

人言讀書當從容玩味此乃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徜徉終日謂之從容卻無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火煮滾然後以慢火養之卻不妨 人傑

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看人文字要當如此豈可忽略 僩

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得 賀孫

看文字正如酷吏之用法深刻都沒人情直要做到底若只恁地等閑看過了有甚滋味大凡文字有未曉處須下死工夫直要見得道理是自家底方住 賜

看文字如捉賊須知道盜發處自一文以上贓罪情節都要勘出若只描摸箇大綱縱使知道此人是賊卻不知何處做賊 賜

看文字當如高艑大艑順風張帆一日千里方得如今只纔離

小港便着淺了濟甚事文字不通如此看 僩

讀書看義理須是胸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纔責效便有憂愁底意只管如此胸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 淳

讀書放寬着心道理自會出來若憂愁迫切道理終無緣得出來

讀書須是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着這關捩子方得只認下着頭去做莫要思前算後自有至處而今說已前不曾做得又怕遲又怕做不及又怕那箇難又怕性格遲鈍又怕記不起都是閑說只認下着頭去做莫問遲速少間自有至處既是已前不曾做得今便用下工夫去補填莫要瞻前顧後思量東西少間擔閣一生不知年歲之老 僩

天下書儘多在只恁地讀幾時得了須大段用著工夫無一件是合少得底而今只是那一般合看過底文字也未看何況其他僩

讀書須是徧布周滿某嘗以爲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方子

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時舉

少看熟讀反覆體驗不必想像計獲只此三事守之有常[illegible]

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覆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當守此人傑

書宜少看要極熟小兒讀書記得大人多記不得者只爲小兒心專一日授一百字則只是一百字二百字則只是二百字大人一日或看百板不恁精專人多看一分之十今宜看十分之一寬著期限緊著課程淳

讀書只逐段逐些子細理會小兒讀書所以記得是渠不識後面字只專讀一進耳今人讀書只衮衮讀去假饒讀得十遍是讀得十遍不曾理會得底書耳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讀書當如此舜

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得一百字却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子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自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若泛泛然念多只是枉費無益耳

讀書不可以兼看未讀者却當兼看已讀者揚

讀書不可貪多且要精熟如今日看得一板且看半板將那精力來更看前半板兩邊如此方看得熟直須看得古人意思出方好治

讀書不要貪多向見州郡納稅數萬鈔總作一結忽錯其數更無推尋處其後有一某官乃立法三二十鈔作一結觀此則讀書之法可見可學

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正淳云欲將諸書循環看曰不可如此須看得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却反爲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拽滿己力欺得他過今學者不忖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僩

讀書只恁逐段子細看積累去則一生讀多少書若務貪多則反不曾讀得又曰須是緊著工夫不可悠悠又不須忙只常抖擻得此心醒則看愈有力道夫

不可都要衮去如人一日只喫得三碗飯不可將十數日飯都一齊喫了一日只看得幾段做得多少工夫亦有限不可衮去都要了淳

讀書只看一箇冊子每日只讀一段方始是自家底若看此又看彼雖從眼邊過得一遍終是不熟履孫

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面纔看到這裏便欲舍去了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去方會認得至

某最不要人摘撮看文字須是逐一段一句理會賀孫

讀書是格物一事今且須逐段子細玩味反來覆去或一日或兩日只看一段則這一段便是我底脚踏這一段了又看第二段如此逐旋捱去捱得多後却見頭頭道理都到這工夫須用行思坐想或將已曉得者再三思省却自有一箇曉悟處出不容安排也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說定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故某說讀書不貴多只貴熟爾然用工亦須是勇做近前去莫思退轉始得大雅

讀書且就那一段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段須反覆看來看去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方快活令人都不愛去看別段始得人多是向前趲去不曾向後反覆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曾去紬繹前日已讀底須玩味反覆始得用力深

便見意思味長意味長便受用牢固又曰不可信口依希略綽說過須是心曉 朱

大凡讀書須是熟讀熟讀了自精熟精熟後理自見得如喫果子一般劈頭方咬開未見滋味便喫了須是細嚼教爛則滋味自出方始識得這箇是甜是苦是甘是辛始為知味又云園夫灌園善灌之夫隨其蔬果株株而灌之少間灌溉既足則泥水相和而物得其潤自然生長不善灌者忙急而治之擔一擔之水澆滿園之蔬人見其治園矣而物未嘗沾足也又云讀書之道用力愈多收功愈遠先難而後獲先事而後得皆是此理又云讀書之法須是用工去看先一書費許多工夫後則無許多矣始初一書費十分工夫後一書費八九分後則費六七分又後則費四五分矣 卓

因說進德居業進字居字曰今看文字未熟所以鶻突都只見成一片黑淬淬地須是只管看來看去認來認去今日看了明日又看早上看了晚間又看飯前看了飯後又看久之自見得開一箇字都有一箇大縫罅今常說見得又豈是懸空見得亦只是玩味之久自見得文字只是舊時文字只是見得開如織錦上用青絲用紅絲用白絲若見不得只是一片皂布 賀孫

讀書須是專一讀這一句且理會這一句讀這一章且理會這一章須是見得此一章徹了方可看別章未要思量別章別句只是平心定氣在這邊看亦不可用心思索太過少間却損了精神前輩云讀書不可不敬敬便精專不走了這心其始也自謂百事能其終也一事不能言人讀書不專而貪多廣閱之病 僩

泛觀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 道夫

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然熟讀精思既曉得後又須疑不止如此庶幾有進若以為止如此矣則終不復有進也

書須熟讀所謂書只是一般然讀十遍時與讀一遍時終別讀百遍時與讀十遍又自不同也 履孫

為人自是為人讀書自是讀書凡人若讀十遍不會則讀二十遍又不會則讀三十遍至五十遍必有見到處五十遍暝然不曉便是氣質不好今人未嘗讀得十遍便道不可曉 力行

李敬子說先生教人讀書云既識得了須更讀百十遍使與自家相乳入便說得也 寶 今學者本文尚且未熟如何會有益 方子

讀書不可記數數足則止矣 壽昌

誦數以貫之古人讀書亦必是記遍數所以貫通也又曰凡讀書且從一條正路直去四面雖有好看處不妨一看然非是要緊 佐

溫公答一學者書說為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誦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廣

山谷與李幾仲帖云不審諸經諸史何者最熟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先生深喜之以為有補於學者 若海

讀書理會一件便要精這一件看得不精其他文字便亦都草草看了一件看得精其他亦易看山谷帖說讀書法甚好 淳

學者貪做工夫便看得義理不精讀書須是子細逐句逐字要見去著若用工麤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大抵為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其義若年齒向晚却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沉潛玩索究極至處

可也蓋天下義理只有一箇是與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
非既有着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省記不忘譬如飲食
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 謨
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只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
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
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來讀去
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
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臥
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
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
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兀臲
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
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
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

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
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著如此
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模寫他言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
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熟讀別無方法
僩
讀書之法讀一遍了又思量一遍思量一遍又讀一遍讀誦者
所以助其思量常教此心在上面流轉若只是口裏讀心裏
不思量看如何也記不子細又云今緣文字印本多人不著
心讀漢時諸儒以經相授者只是暗誦所以記得牢故其所
引書句多有錯字如孟子所引詩書亦多錯以其無本但記
得耳 僩
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
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
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

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正此謂也如黃霸
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
首尾熟背得方得至於講誦者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
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晁以道嘗欲
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
煩了所以讀書苟簡 僩
講論一篇書須是理會得透把這一篇書與自家衮作一片方
是去了本子都在心中皆說得去方好 敬仲
莫說道見得了便休而今看一千遍見得又別看一萬遍看得
又別須是無這冊子時許多節目次第都恁地歷歷落落在
自家肚裏方好 方子
放下書冊都無書之意義在胸中 升卿
歐公言作文有三處思量枕上路上廁上他只是做文字尚如
此況求道乎今人對着冊子時便思量冊子不在心便不在

如此濟得甚事 義剛
今之學者看了也似不曾看不曾看也似看了 方子
看文字於理會得了處更能看過尤妙 過
看文字須子細雖是舊曾看過重溫亦須子細每日可看三兩
段不是於那疑處看正須於那無疑處看蓋工夫都在那上
也 廣
聖人言語如千花遠望都見好須端的真見好處始得須着力
子細看工夫只在子細看上別無術 淳
聖人言語皆枝枝相對葉葉相當不知怎生排得恁地齊整今
人只是心麄不子細窮究若子細窮究來皆字字有着落 賀
某自潭州來其他盡不曾說得只不住地說得一箇教人子細
讀書 節
讀書只不精深也只是不曾專一子細 伯羽
看文字有兩般病有一等性鈍底人向來未曾看看得生受

看不出固是病又有一等敏銳底人多不肯子細易得有忽略之意不可不戒 賀孫

爲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切不可麤心若曰何必讀書自有箇捷徑法便是悞人底深坑也未見道理時恰如數重物色包裹在裏許無緣可以便見得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使麤心大氣不得 廣

觀書初得味即坐在此處不復精研故看義理則汗漫而不別白遇事接物則頹然而無精神 過

讀書只要將理會得處反覆又看 蓋卿

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面才看到這裏便欲捨去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捨去方能體認得又曰讀書者譬如觀此屋若在外面見有此屋便謂見了即無緣識得須是入去裏面逐一看過是幾多間架幾多

卷十 十二

五十九

窗櫺看了一遍又重重看過一齊記得方是 賀孫 [illegible] 遍覺。

看書非止看一處便見道理如服藥相似一服豈能得病便好須服了又服服多後藥力自行 道夫

讀書著意玩味方見得義理從文字中迸出 季札

讀得通貫後義理自出 方子

讀書須看他文勢語脉 芝

看文字要便有得

看文字若便以爲曉得則便住了須是曉得後更思量後面尚有也無且如今有人把一篇文字來看也未解盡知得它意況於義理前輩說得恁地雖是易曉但亦未解便得其意須是看了又看只管看只管有義 義剛

讀書不可有欲了底心才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處了無益 僴

大抵學者只在是白紙無字處莫要有有一箇字便與他看一箇如此讀書三年無長進處則如趙州和尚道截取老僧頭去 節

人讀書如人飲酒相似若是愛飲酒人一盞了又要一盞喫若不愛喫勉強一盞便休 謙

讀書不可不先立程限政如農功如農之有畔爲學亦然今之始學者不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懶去終至都不理會了此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故 廣

曾裘父詩話中載東坡教人讀書小簡先生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 裘父名季貍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跡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放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慕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

尹先生門人言尹先生讀書云耳順心得如誦己言功夫到後誦聖賢言語都一似自己言語良久曰佛所謂心印是也印

卷十 十三

六十

第一箇了印第二箇只與第一箇一般又印第三箇只與第二箇一般推堯舜孔顏方能如此堯老遜位與舜教舜做及舜做出來只與堯一般此所謂眞同也孟子曰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不是且恁地說 廣

讀書須教首尾貫穿若一番只草草看過不濟事某記舅氏云當新經行時有一先生教人極有條理時既禁了史書所讀者止是荀揚老莊列子等書他便將諸書劃定次第初入學只看一書讀了理會得都了方看第二件每件須要貫穿從頭到尾皆有次第既通了許多書斯爲必取科第之計如刑名度數也各理會得些小天文地理也曉得些五運六氣也曉得些如素問等書也略理會得些又如讀得聖制經便須於諸書都曉得些聖製經者乃是諸書節略本是昭武一士人作將去獻梁師成要官爵及投進累月不見消息忽然一日只見內降一書云御製聖製經令天下皆誦讀方曉尚能

記此士人姓名，又云是時既禁史學，更無人敢讀史。時奉使叔祖教授鄉里，只就蒙求逐事開說本末，時人已相尊敬，謂能通古今。有一士人，以犯法被黥，在都中，因計會在汪師成手裏直書院，與之打併書冊，甚整齊。師成喜之，因問其故，他以情告，遂與之補官，令常直書院。一日，傳聖駕將幸師成家，師成遂令此人打併所裝潢書冊。此人以經史次第排整，可觀。師成來點檢，見諸史亦列卓上，因大駭，急揔下去，云：「把這般文字將出來做甚麼！」此非獨不好此，想只怕人主取去看，見興衰治亂之端耳。賀孫

近日真箇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弊也。纔把書來讀，便先立箇意思，要討新奇，都不理會他本意著實。纔討得新奇，便準擬作時文使，下梢弄得熟，只是這箇將來使。雖是朝廷甚麼大典禮，也胡亂信手捻合出來使，不知一撞百碎。前輩也是讀書。某曾見大東萊呂居仁之兄，他於六經三傳皆通，親手點注，並用小圈點。注所不足者，並將疏楷書，用朱點。無點畫草。某只見他禮記如此，他經皆如此。諸呂從來富貴，雖有官，多是不赴銓，亦得安樂讀書。他家這法度，却是到伯恭打破了。自後既弄時文，少有肯如此讀書者。賀孫

精神長者，博取之，所得多；精神短者，但以詞義簡易者涵養。

中年以後之人，讀書不要多，只少少玩索，自見道理。

千載而下，讀聖人之書，只看得他箇影象，大概路脈如此。若邊旁四畔，也未易理會得。義剛

學五

讀書法下

人之為學，固是欲得之於心，體之於身。但不讀書，則不知心之所得者何事。道夫

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心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悅處，恐終無益。

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橫渠有言：「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其何可廢！蓋卿

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是才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衮，則此心易得汨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賀孫

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

須是存心與讀書為一事，方得。方子

人心不在軀殼裏，如何讀得聖人之書？只是杜撰鑿空說，元與他不相似。僩

讀書須將心貼在書冊上，逐句逐字，各有着落，方始好商量。大凡學者須是收拾此心，令專靜純一，日用動靜間都無馳走散亂，方始看得文字精審。如此，方是有本領。

今人看文字，多是以昏怠去看，所以不子細。故學者且於靜處收拾教意思在裏，然後虛心去看，則其義理未有不明者也。祖道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僩

學者讀書，多緣心不在，故不見道理。聖賢言語本自分曉，只略略加意自見得。若是專心，豈有不見 文蔚

心不定，故見理不得。今且要讀書，須先定其心，使之如止水，如明鏡。暗鏡如何照物 伯羽

立志不定，如何讀書 芝

讀書有箇法，只是刷刮淨了那心後去看。若不曉得，又且放下，待他意思好時，又將來看。而今卻說要虛心，心如何解虛得。而今正要將心在那上面 義剛

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卻說箇「仁在其中」？蓋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卻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如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卻去看 祖道

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功夫未齊整，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不曾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原，且將已熟底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為文處，有云：「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是他於學文上功夫有見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功夫亦合如此。又曰：「看得一兩段，卻且放心胸寬閑，不可貪多。」又曰：「陸子靜嘗有旁人讀書之說，亦可且如此。」

凡人看文字，初看時，心尚要走作，道理尚見得未定，猶沒奈他何。到看得定時，方入規矩，又只是在印板上面說相似，都不活。不活，則受用不得。須是玩味反覆，到得熟後，方始會活，方始會動，方有得受用處。若只恁生記去，這道理便死了 時舉

不可終日思量文字，恐成硬將心去馳逐了。亦須空閑少頃，養精神，又來看 淳

讀書閑暇，且靜坐，教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分曉 季札錄云：心平氣和，可以思索義理。 這箇卻是一身總會處。且如看大學「在明明德」一句，須常常提醒在這裏。他日長進，亦只在這裏。人只是一箇心做本，須存得在這裏，識得他條理脈絡，自有貫通處 賜。○季札錄云：問伊川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曰：此是一箇要處。又云：大學在明明德一句，當常常提撕。能如此，便有箇地步。自此漸漸見人，只一心為本，存得此心，於事物方知有脈絡貫通處。

大凡讀書，且要讀，不可只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閑，而義理自出。某之始學，亦如是爾，更無別法 節

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省察 一作察。 又云：「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又云：「文字是底固當看，不是底也當看；精底固當看，粗底也當看。」 蓋卿

讀書須是虛心切己。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己，則聖賢之言不為虛說

看文字須是虛心，莫先立己意，少刻多錯了。又曰：「虛心切己。虛心則見道理明；切己，自然體認得出。」 卓

聖人言語皆天理自然，本坦易明白在那裏。只被人不虛心去看，只管外面捉摸。及看不得，便將自己身上一般意思說出，把做聖人意思 淳

聖賢言語當虛心看，不可先自立說去撐拄，便喎斜了。不讀書者固不足論，讀書者病又如此 淳

凡看書須虛心看，不要先立說。看一段有下落了，然後又看一段。須如人受詞訟，聽其說盡，然後方可決斷 泳

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蓋既不得正理，又枉費心力。不若虛心靜看，即涵養究索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 時舉

大抵義理須是且虛心隨他本文正意看 必大

讀書遇難處，且須虛心搜討意思。有時有思繹底事，卻去無思量處得 敬仲

問如先生所言推求經義將來到底還別有見處否曰若說如釋氏之言有他心通則無也但只見得合如此爾 再問所說尋求義理仍須虛心觀之不知如何是虛心曰須退一步思量 次日又問退一步思量之旨曰從來不曾如此做工夫後亦自難說今人觀書先自立了意後方觀盡驅古人語言入做自家意思中來如此只是推廣得自家意思如何見得古人意思須得退步者不要自作意思只虛此心將古人語言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殺向何處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將來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却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中來終無進益 大雅

某嘗見人云大凡心不公底人讀書不得今看來是如此如解

說聖經一向都不有自家身己全然虛心只把他道理自看其是非恁地看文字猶更自有牽於舊習失點檢處全然把一己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 賀孫

或問看文字爲衆說雜亂如何曰且要虛心逐一說看去看得一說却又看一說看來看去是非長短皆自分明譬如人欲知一箇人是好人是惡人且隨他去看隨來隨去見他言語動作便自知他好惡又曰只要虛心又云濯去舊聞以來新見

觀書當平心以觀之大抵看書不可穿鑿看從分明處不可尋從隱僻處去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是嶢崎却教當時人如何曉 節

觀書須靜着心寬着意思沉潛反覆將久自會曉得去 儒用

放寬心以他說看他說以物觀物無以己觀物 道夫

以書觀書以物觀物不可先立己見

讀書須要切己體驗不可只作文字看又不可助長 方

學者當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是曉然無疑積日既久當自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耳 祖道

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理義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册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 淳

今人讀書多不就切己上體察但於紙上看文義上說得去便了如此濟得甚事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路此說固是佞者古人亦須讀書始得但古人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爲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因提案上藥囊起曰如合藥便要治病終不成合在此看如此於病何補文字浩瀚難看亦難記將已曉得底體在身上却是自家易曉易做底事解經已是不得已若只

就注解上說將來何濟如畫那人一般畫底識那人別人不識須因這畫去求那人始得今便以畫喚做那人不得 寓

或問讀書工夫曰這事如今似難說如世上一等人說道不須就書册上理會此固是不得然一向只就書册上理會不曾體認着自家身己也不濟事如說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着身己體認得如讀學而時習之自家曾如何學自家曾如何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休也不濟事如世上一等說話謂不消得讀書不消理會別自有箇覺處有箇悟處這箇是不得若恁地讀書只恁地理會又何益 賀孫

學須做自家底看便見切己今人讀書只要科舉用已及第則爲雜文用其高者則爲古人用皆做外面看 淳

讀書之法有大本大原處有大綱大目處又有逐事上理會處

又其次則解釋文義 雉
玩索窮究不可一廢 升卿
或問讀書未知統要 曰統要如何便會知得 近來學者有一種
則舍去冊子卻欲於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 又有一種則
一向汎濫不知歸着處 此皆非知學者 須要熟看熟思 久久
之間自然見箇道理四停八當 而所謂統要者自在其中矣
僩
凡看文字專看細密處而遺卻緩急之間者固不可 專看緩急
之間而遺卻細密者亦不可 今日之看所以爲他日之用 須
思量所以看者何爲 非只是空就言語上理會得多而已也
譬如拭桌子 只拭中心亦不可 但拭四弦亦不可 須是切己
用功 使將來自得之於心 則視言語誠如糟粕 然今不可便
視爲糟粕也 但當自期向到彼田地爾 方子
學者有所聞 須便行始得 若得一書 須便讀便思便行 豈可又
安排停待而後下手 且如得一片紙便來一片紙上道理行
之可也 賀孫
讀書便是做事 凡做事有是有非 有得有失 善處事者不過稱
量其輕重耳 讀書而講究其義理 判別其是非 臨事卽此理
可學
眞理會得底便道眞理會得 眞理會不得底便道眞理會不得
眞理會得底固不可忘 眞理會不得 須沈潛着那處 有疑須記
那緊要處 常勿忘 所謂智者利仁 方其求時 心固在此 不求
時心亦在此 㽦
學得此事了 不可自以爲了 恐怠意生 如讀得此書 須終身記
之 壽昌
讀書推類反求 固不害爲切己 但卻又添了一重事 不若且依
文看 逐處各自見箇道理 久之自然貫通 不須如此費力也
學者理會文義 只是要先理會難底 遂至於易者亦不能曉 學

記曰 善問者如攻堅木 先其易者 後其節目 所謂攻瑕則堅
者瑕 攻堅則瑕者堅 不知道理好處又卻多在平易處 寓
只看自家底不是自家底 枉了思量 燾
凡讀書且須從一條正路直去 四面雖有可觀 不妨一看 然非
是緊要 方子
看書不由直路 只管枝蔓 便於本意不親切 淳
看文字不可相妨 須各自逐一着地頭看他指意 若牽窒着則
件件相礙矣 端蒙
看文字且逐條看 各是一事 不相牽合
讀書且要周遍平正 夔孫
看文字不可落於偏僻 須是周匝看得四通八達 無些窒礙 方
有進益 又云 某解語孟訓詁皆存 學者觀書不可只看緊要
處 閑慢處要都周匝 今說求放心 未問其它 只此便是博學
而篤志 切問而近思 仁在其中矣 博學而篤志 切問近思 方

是讀書 卻說仁在其中 蓋此便是求放心也 人傑
看文字且依本句 不要添字 那裏元有縫罅 如合子相似 自家
只去抉開 不是渾淪底物 硬去鑿 亦不可先立說 牽古人意
來湊 且如逆詐億不信與先覺之辨 逆詐是那人不曾詐我
先去揣摩道那人必是詐我 億不信是那人未有不信底意
便道那人必是不信 先覺則分明見得那人已詐我不信我
如高祖知人善任使 亦是分明見其中耳 淳
讀書若有所見 未必便是 不可便執着 且放在一邊 益更讀書
以來新見 若執着一見 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 譬如一片
淨潔田地 若上面纔安一物 便須有遮蔽了處 聖人七通八
達 事事說到極致處 學者須是多讀書 使互相發明 事事窮
到極致處 所謂本諸身 徵諸庶民 考諸三王而不繆 建諸天
地而不悖 質諸鬼神而無疑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直到這
箇田地方是 語云 執德不弘 易云 寬以居之 聖人多說箇廣

大寬洪之意學者要須體之廣

看書不可將自己見硬參入去須是除了自己所見看他冊子上古人意思如何如程先生解直方大乃引孟子雖是程先生言畢竟迫切節

看文字先有意見恐只是私意謂如粗厲者觀書必以勇果強毅爲主柔善者觀書必以慈祥寬厚爲主書中何所不有人傑

凡讀書先須曉得他底言詞了然後看其說於理當否當於理則是背於理則非今人多是心下先有一箇意思了卻將他人說話來說自家底意思其有不合者則硬穿鑿之使合廣

學者不可用己意遷就聖賢之言德明

讀書如問人事一般欲知彼事須問彼人今卻不問其人只以己意料度謂必是如此揚

看人文字不可隨聲遷就我見得是處方可信須沈潛玩繹方有見處不然人說沙可做飯我也說沙可做飯如何可喫謙

大凡讀書不要般涉但温尋舊底不妨不可將新底來攙道夫

文字不可硬說但當習熟漸漸分明

凡看聖賢言語不要迫得太緊振

大凡看文字要急迫不得有疑處且漸漸思量若一下便要理會得也無此理廣

看文字須是退步看方可見得若一向近前迫看反爲所遮蔽轉不見矣力行

學者觀書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曉不若退步卻看得審大概病在執著不肯放下正如聽訟心先有主張乙底意思便只尋甲底不是先有主張甲底意思便只見乙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說徐徐觀之方能辨其曲直橫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說甚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僩

學者不可只管守從前所見須除了方見新意如去了濁水然後清者出焉力行

到理會不得處便當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仍且只就本文看之伯羽

某向時與朋友說讀書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見得讀書只是且恁地虛心就上面熟讀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處蓋熟讀後自有窒礙不通處是自然有疑方好較量今若先去尋箇疑便不得又曰這般也有時候舊日看論語合下便有疑蓋自有一樣事被諸先生說成數樣所以便着疑今卻有集注了且可傍本看教心熟少間或有說不通處自見得疑只是今未可先去疑著賀孫

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朋友久之自能自見得蓋蓄積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蓋蓄極則通須是蓄之極則通[illegible]

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卻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道夫

聞看理多有疑處如百氏之言或疑其爲非又疑其爲是當如何斷之曰不可強斷姑置之可也人傑

人之病只知他人之說可疑而不知己說之可疑試以詰難他人者以自詰難庶幾自見得失必大

因求講學言論傳之答曰聖賢之言明如日月又曰人有欲速之病舊嘗與一人讀詩集每略過題一行不曾看題目卻成甚讀詩也又嘗見龍仁夫之轎中只着一冊文字看此其專靜也且云尋常出外轎中着三四冊書看一冊厭又看一冊此是甚功夫也方

因說以文字偶失念字遂不能記云舊有人老不識字然隔年瑣瑣出入皆心記口數之既爲寫下覆之無差蓋其人忠實又專一無他事所以記得今學者不能記又往往只靠着筆

思文字所以愈忘之也 方

先生戲引禪語云一僧與人讀碑云賢讀著總是字某讀著總是禪潙山作一書戒僧家數語有一川僧最麤讀此書云似都是說我善財五十三處見善知識問皆如一云我已發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如何行菩薩行成菩薩道

問諸讀經之法曰亦無法只是虛心平讀去 以下讀諸經法 學不可躐等不可草率徒費心力須依次序如法理會一經通熟他書亦易看 閎祖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說箇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於書自書契以來二典三謨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是如此可謂盡矣只就文字間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測也但患人不子細求索之耳須要思量聖人之言是說箇甚麼要將何用若只讀過便休何必讀 明作

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便易曉 敬仲

讀書只就一直道理看剖析自分曉不必去偏曲處看易有箇陰陽詩有箇邪正書有箇治亂皆是一直路逕可見別無嶢崎 寓

人惟有私意聖賢所以留千言萬語以摘發人私意使人人全得惻隱羞惡之心六經不作可也裏面着一點私意不得節許多道理孔子恁地說一番孟子恁地說一番子思又恁地說一番都恁地懸空掛在那裏自家須自去體認始得 賀孫

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梢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約如某人好約今只做得一僧了得一身又有專於博上求之而不及其約今日考一制度明日又考一制度空於用處作工夫其病又甚於約而不博者要之均是無益 可學

學者只是要熟工夫純一而已讀時熟看時熟玩味時熟如孟子詩書全在讀時工夫孟子每章說了又自解了蓋他直要說得盡方住其言一大片故後來老蘇亦拖他來做文章說須熟讀之便得其味今觀詩既未寫得傳且除了小序而讀之亦不要將做好底看亦不要將做惡底看只認本文語意亦須得八九 蓄

人做功課若不專一東看西看則此心先已散漫了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看論語專只看論語看孟子專只看孟子讀這一章更不看後章讀這一句更不得看後句這一字理會未得更不得看下字如此則專一而功可成若所看不一汎濫無統雖卒歲窮年無有透徹之期某舊時文字只是守此拙法以至於今思之只有此法更無他法 僩

凡讀書須有次序且如一章三句先理會上一句待通透次理會第二句第三句待分曉然後將全章反覆紬繹玩味如未通透却看諸先儒講解更第二番讀過須見得身分上有長進處方爲有益如語孟二書若便恁地讀過只一二日可了若要將來做切己事玩味體察一日多看得數段或一兩段耳又云看講解不可專徇他說不求是非便道前賢言語皆的當如遺書中語豈無過當失實處亦有說不及處又云初看時便先斷以己意前聖之說皆不可入此正當今學者之病不可不知 僩

只讀一書不得謂其傍出多事禮記左傳最不可不讀 揚

有經世事業若史書皆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劄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箇是切己病痛如人負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邪 僩

嘗通書記云自有見後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

不必看其說謂賣金須問賣金人雜賣店中那得金銀不必
問也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荊公之學書那有不可
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
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卻在這邊
自若也要有主覷得破皆是學浩
向時有一截學者貪多務得要讀周禮諸史本朝典故一向盡
要理會得許多沒緊要底工夫少刻身已都自恁地顛顛
倒倒沒頓放處如喫物事相似將甚麼雜物事不是時節一
頓都喫了便被他撐腸拄肚沒奈何他賀孫
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可通矣
人傑
經旨要子細看上下文義名數制度之類略知之便得不必大
段深泥以妨學問
理明後便讀申韓書亦有得方子○以下雜論
五八二 卷十一 十二
諸先生立言有差處如橫渠知言當知其所以差處不宜一切委之
所以自廣其志自進其知也
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挨將去不解得不成文王猶勤而
況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
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
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
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
將精義諸家說相比並求其是便自有合辨處僩
因言讀書法曰且先讀十數過已得文義四五分然後看解又
得三二分又卻讀正文又得一二分向時不理會得孟子以
其章長故也因如此讀元來它章雖長意味卻自首末相貫
又問讀書心多散亂曰便是心難把捉處知得此病者亦早
少了向時舉中庸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說與直卿云且
如讀十句書上九句有心記得心不走作則是心在此九句
內是誠是有其物故終始得此九句用若下一句心不在焉
便是不誠便無物也訓錄作○僩以下
大凡人讀書且當虛心一意將正文熟讀不可便立見解看正
文了卻著深思熟讀便如己說如此方是今來學者一般是
專要作文字用一般是要說得新奇人說得不如我說得較
好此學者之大病譬如聽人說話一般且從他說盡不可勦
斷他說便以己意抄說若如此全不見得他說是非只說得
自家底終不濟事久之又曰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
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卻將注解看方
有意味如人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渴而強飲
食之終無益也又曰某所集注論語至於訓詁皆子細者蓋
要人字字與某著意看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看過了
又曰讀書第一莫要先立個意去看他底莫要才領略些大
意不耐煩便休了祖道
六六二 卷十一 十三
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注中訓釋文意
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
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
業一般非為己之學也曾見有人說詩問他關雎篇於其訓
詁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某因說與他道公
而今說詩只消這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是
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憶頃年見汪端明
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
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
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
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
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鐵甞一
說性讀書示說性學者
凡人讀書若窮得到道理透處心中也替它舊本作替他快活若有

疑處須是參諸家解熟看看得有差互時此一段終是不穩
在心頭不要放過 掇倫

凡看文字諸家說有異同處最可觀謂如甲說如此且撏扯住甲窮盡其詞乙說如此且撏扯住乙窮盡其詞兩家之說既盡又參考而窮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 學蒙

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注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 大雅

句心 方子

看注解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解中有極散緩者有緩急之閒者有極緊要者某下一字時直是稱輕等重方敢寫出 [illegible]

[illegible]

且尋句內意 方子

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揚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 淳

問一般字卻有淺深輕重如何看曰當看上下文 節

讀書須從文義上尋次則看注解今人卻於文義外尋索 [illegible]

傳注惟古注不作文卻好看只隨經句分說不離經意最好疏亦然今人解書且圖要作文又加辨說百般生疑故其文雖可讀而經意殊遠程子易傳亦成作文說了又說故今人觀者更不看本經只讀傳亦非所以使人思也 大雅○以下附論解經

解經謂之解者只要解釋出來將聖賢之語解開了庶易讀 泳

聖經字若箇主人解者猶若奴僕今人不識主人且因奴僕通名方識得主人畢竟不如經字也 泳

隨文解義 方子

解經當如破的 方子

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

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 蓋卿

後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南輩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

解書須先還它成句次還它文義添無緊要字卻不妨添重字不得今人所添者恰是重字 端蒙

聖賢說出來底言語自有語脈安頓得各有所在豈似後人胡亂說了也須玩索其旨所以學不可以不講講學固要大綱正然其間子細處亦不可以不講只緣當初講得不子細既不得聖賢之意後來胡亂執得一說便以為是只胡亂解將去 僩○以下[illegible]

解經若於舊說一向人情它改三字不若改兩字改兩字不若且改一字至於甚不得已乃始改這意思終為害 升卿

凡學者解書切不可與它看本看本則心死在本子上只教它恁地說則它心便活亦且不解失忘了 壽昌

學者輕於著書皆是氣識淺薄使作得如此所謂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儇皎厲兮去道遠而蓋此理醲厚非便儇皎厲不克負荷者所能當子夏謂執德不弘人多以寬大訓弘字大無意味如何接連得焉能為有焉能為亡之文義相貫蓋弘字有深沉重厚之意橫渠謂義理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所可得也此語最佳問集注解此謂守所得而心不廣則德孤如何曰孤只是孤單所得只是這些道理別無所有故謂之德孤 謨○論著書

編次文字須作草簿抄記項頭如此則免得用心去記它兵法有云車載糗糧兵仗以養力也編次文字用簿抄記此亦養心之法 僩。論編次文字

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處若便去看史書考古今治亂理會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須是陂塘中水已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決之以溉田則非徒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無有矣讀書既多義理已融會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書考治亂理會制度典章則是猶陂塘之水已滿而不決以溉田若是讀書未多義理未有融會處而汲汲焉以看史為先務是猶決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僩。廣錄少異

先看語孟中庸更看一經卻看史方易看先讀史記史記與左傳相包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史只是看史不

如今之看史有許多峣崎看治亂如此成敗如此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知得次第 節

今人只為不曾讀書祇是讀得麤書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鑑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胸中無一箇權衡多為所惑又有一般人都不曾讀書便言我已悟得道理如此便是惻隱之心如此便是羞惡之心如此便是是非之心渾是一箇私意如近時祧廟可見 祖

問讀史之法曰先讀史記及左氏卻看西漢東漢及三國志次看通鑑溫公初作編年起於威烈王後又添至共和後又作稽古錄始自上古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能推矣獨邵康節卻推至堯元年皇極經世書中可見編年難得好者前日周德華所寄來者亦不好溫公於本朝又作大事記若欲看本朝事當看長編若精力不及其次則當看國紀國紀只有長編十分之二耳 時舉

史亦不可不看看通鑑固好然須看正史一部卻看通鑑一代帝紀更逐件大事立箇綱目其間節目疏之于下恐可記得 人傑

饒宰問看通鑑曰通鑑難看不如看史記漢書史記漢書事多貫穿紀裏也有傳裏也有表裏也有志裏也有通鑑是逐年事逐年過了更無討頭處 義剛。寓錄云饒廷老曰通鑑歷代具備看得大槩且未免求速耳曰求速卻依舊不會看須用大段有記性者方可且如東晉以後有許多小國夷狄姓名頭項最多若是看正史後卻看通鑑見它姓名卻便知得它是某國人某舊讀通鑑亦是如此且草草看正史一上然後卻來看它 芝

問讀通鑑與正史如何曰好且看正史蓋正史每一事關涉處多只如高祖鴻門一事本紀與張良灌嬰諸傳互載又却意思詳盡讀之使人心地灌洽便記得起通鑑則一處說便休

直是如法有記性人方看得又問致堂管見初得之甚喜後見南軒集中云病敗不可言又以為專為檜設豈有言天下之理而專為一人者曰儘有好處但好惡不相掩爾曰只如頭一章論三晉事人多不以為然自今觀之只是怕溫公爾曰誠是怕但如周王不分封也無箇出場 道夫

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 節

凡觀書史只有箇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不是求其是然後便見得義理 壽昌

史且如此看讀去待知首尾稍熟後卻下手理會讀書皆然

讀史有不可曉處劄出待去問人便且讀過有時讀別處撞着有文義與此相關便自曉得 義剛

問觀史曰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只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爾只如此看它已得大槩范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疏更看得密如它尤好然得似它亦得了 端蒙

讀史亦易見作史者意思後面成敗處它都說得意思在前面了如陳蕃殺宦者但讀前面許多疎脫都可見了甘露事亦然 賀孫

問芝史書記得熟否蘇丞相頌看史都在手上輪得它那資性直是會記之曰亦緣多忘曰正緣如此也須大約記得某年有甚麼事某年有甚麼事縱記不起無緣會得依稀之云正緣是不浹洽曰合看兩件且看一件若兩件是四百字且二百字有何不可 芝

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祖辭沛公處義帝遣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說漢王處與史贊過秦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略綽看過心下似有似無濟得甚事讀一件書須心心念念只在這書上令徹頭徹尾讀教精熟這說是如何那說是如何這說同處是如何不同處是如何必有不長進而今人只辦得十日讀書下著頭不與閑事管放便別莫說十日只讀得一日便有功驗人若辦得十來年讀書世間甚書讀不了今公們自正月至臘月三十日皆取細一日專心致志在書上又云人做事須是專一且如張旭學草書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悟若不是它專心致志如何會悟

揚志之患讀史無記性須三五遍方記得而後又忘了曰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則又焚了便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遍準擬三四遍讀便記不牢又曰讀書須是有精力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透（身自云那裏靜心做得工夫有長處只緣歸來道死得又好了之）某初疑解春秋干心靜甚事後來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義剛曰前輩也

多是在背後處做幾年方成曰也有不然底如明道自二十歲及第一向出來做官自恁地便好了 義剛

學六

持守

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為本 士毅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夔孫

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 升卿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 祖道

纔出門便千岐萬轍若不是自家有箇主宰如何得是 道夫

心在羣妄自然退聽 文蔚

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更做甚麼人 一作如何得事成○銖

人只一心識得此心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 季札

人精神飛揚心不在殼子裏面便害事 節

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 砥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問莫是功夫間斷心便外馳否曰只此心纔向外便走了 燾

人昏時便是不明纔知那昏時便是明也 廣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為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升卿

今人心聳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況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 升卿

古人瞽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無時不然便被他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着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且如瑞巖和尚每日間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如此 文蔚

人之本心不明一如睡人都昏了不知有一身須是喚醒方知恰如磕睡強自喚醒喚之不已終會醒某看來大要工夫只在喚醒上然如此等處須是體驗教自分明 士毅

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 廣

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或問人放縱時自去收斂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為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昏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 廣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廣

人惟有一心是主要常常喚醒 敬仲

須是猛省 淳

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 升卿

只是頻頻提起久之自熟 文蔚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它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着些子力去提省照管它便了不要苦着力着力則反不是 伯羽

試定精神看一看許多暗昧魍魎各自冰散瓦解太祖月詩曰未離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萬國明月未上時黑漫漫地才一絲線路上便明 伯羽

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十斤擔相似須硬着筋骨擔 賀孫

大抵是且收斂得身心在這裏便已有八九分了却看道理有窒礙處却於這處理會為學且要專一理會這一件便只且理會這一件若行時心便只在行上坐時心便只在坐上 賀孫

學者須常收斂不可恁地放蕩只看外面如此便見裏面意思如佛家說只於

都看得見才高須着實用工少間許多才都為我使都濟事若不細心用工收斂則其才愈高而其

爲害否心大又曰昔林艾軒在臨安曾見一僧與說話此僧出入常頂一笠眼視不曾出笠影外某所以常道它下面有人自家上面沒人 賀孫

學者爲學未問眞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低昂即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 銖

今於日用間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 賀孫

人若要洗刷舊習都淨了却去理會此道理者無是理只是收放心把持在這裏便須有箇眞心發見從此便去窮理 敬仲

大槪人只要求箇放心日夕常照管令在力量既充自然應接從容 敬仲

今說求放心說來說去却似釋老說入定一般但彼到此便死了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所以不同也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脩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即心知也格物即心格也克己即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釐地爾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爲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爲物欲係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盡有這

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賭當即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閑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着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 大雅

學者須是求放心然後識得此性之善人性無不善只緣自放其心遂流於惡天命之謂性即天命在人便無不善處發而中節亦是善不中節便是惡人之一性完然具足二氣五行之所稟賦何嘗有不善人自不向善上去茲其所以爲惡爾韓愈論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爲後世學者不去心上理會堯舜相傳不過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而已天下只是善惡兩端譬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思及羣陰用事則萬物彫瘁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固是抑遏陰氣勿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夾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間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持養久之自然成熟 謨

求放心乃是求這物克己則是漾着這一物也 端蒙

許多言語雖隨處說有淺深大小然而下工夫只一般如存其心與持其志亦不甚爭存其心語雖大却寬持其志語雖小却緊只持其志便收斂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又曰持其志是心之方漲處便持着 賀孫

爾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 賜錄云非是活捉一物存心 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 賜錄作只 存心之法 賜季礼

存得此心便是要在這裏常常照管若不照管存養要做甚麼用

問存心曰存心不在紙上寫底且體認自家心是何物聖賢說得極分曉孟子恐後人不識又說四端於此尤好玩索 季札

或問存心曰存心只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身在此對客 方子

記得時存得一霎時濟得甚事 文蔚
但操存得在時少間它喜怒哀樂自有一箇則在 祖道
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不費力 祖道
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之久則臨事愈精明平日養得根本固善若平日不曾養得臨事時便做根本工夫從這裏積將去若更去討平日涵養幾時得又曰涵養之則凡非禮勿視聽言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 僩
明底人便明了其它須是養養非是如何椎鑿用工只是心虛靜久則自明 士毅
持養之說言之則一言可盡行之則終身不窮 銖
或曰靜中常用存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 銖
惜取那無事底時節 因說存養 儒用
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便好 人傑
平居須是儼然若思 升卿

三國時朱然終日欽欽如在行陣學者持此則心長不放矣 升卿
或問初學恐有急迫之病曰未要如此安排只須常恁地執持待到急迫時又旋理會 賀孫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栽只如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己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 端蒙
大凡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麄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麄一息不存即為麄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 大雅
人能操存此心卓然而不亂亦自可與入道況加之學問探討之功豈易量耶 蓋卿
人心本明只被物事在上蓋蔽了不曾得露頭面故燭理難且徹了蓋蔽底事待它自出來行兩段看它既喚做心自然知得是非善惡 伯羽
或問此心未能把得定如何曰且論是不是未須論定不定 從
淳寓
心須常令有所主做一事未了不要做別事心廣大如天地虛明如日月要閑心卻不閑隨物走了不要閑心卻閑有所主
人須將那不錯底心去驗它那錯底心不錯底是本心錯底是失其本心 廣
心得其正方能知性之善 祖道
今說性善一日之間動多少思慮萌多少計較如何得善 可學
學者工夫且去翦截那浮泛底思慮 文蔚
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反成不靜
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為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率吾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流入此者不可不察

凡學須要先明得一箇心然後方可學譬如燒火相似必先吹發了火然後加薪則火明矣若先加薪而後吹火則火滅矣如今時人不求諸六經而貪作時文是也 壽昌
人亦須是通達萬變方能湛然純一 砥
一者其心湛然只在這裏 伯羽
把定生死路頭 方子
扶起此心來鬬 方子
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日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illegible]
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

曰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說之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
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 饒錄
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
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
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天理明自不消講學
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溷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溷水則寶珠依
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
緊着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游兵
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鑠去所以程先生說敬字只是謂我自
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箇敬在這
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
處正在這裏 銖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
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
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
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
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道夫曰之
泛於文字間秖覺得異實下工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
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雖
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道夫
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脩
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
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脩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
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
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
為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着箇敬字
全不成說話聖人說脩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
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無長

之時將不敬乎都不思量只是信口胡說僴
問二程專教人持敬持敬在主一浩熟思之若能每事加敬則
起居語默在規矩之內久久精熟有從心所欲不踰矩之理
顏子請事四者亦只是持敬否曰學莫要於持敬故伊川謂
敬則無己可克省多少事然此事甚大亦甚難須是造次顛
沛必於是不可須臾間斷如此方有功所謂敏則有功若還
今日作明日輟放下了又拾起幾時得見效須是齊家治國
平天下都少箇敬不得如湯之聖敬日躋文王小心翼翼之
類皆是只是他便與敬為一自家須用持着稍緩則忘了所
以常要惺惺地久之成熟可知道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止
是持敬 浩
因說敬曰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關聚如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
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關聚說出一箇敬來
教人然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
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
是敬 淵
程子只教人持敬孔子告仲弓亦只是說如見大賓如承大祭
此心常存得便見得仁 曼孫
敬只是收斂來程夫子亦說敬孔子說行篤敬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聖賢亦是如此只是工夫淺深不同聖賢說得好人生
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
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節
為學有大要若論看文字則逐句看將去若論為學則自有箇
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箇敬字與學者說要且將箇敬字收
斂箇身心放在模匣子裏面不走作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道
理嘗愛古人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
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為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
所以下緝熙字 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已之意熙則訓明字 心地光明則此事有

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它人
做得是也須道他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是才
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曾照見
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今釋氏自謂光明然父子則不知其
所謂親君臣則不知其所謂義說它光明則是亂道 祖道
今說此話却似險難說故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
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
教人只就這敬字上崖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
得亦不至失墜之甚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
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求功遂
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
此事甚易只如此提醒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効且易而
省力只在念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為 大雅
敬字前輩多輕說過了唯程子看得重人只是要求放心何者
為心只是箇敬人纔敬時這心便在身上了 義剛
人之為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先生所以有持敬之語
只是提撕此心教它光明則於事無不見久之自然剛健有
力 學蒙
而今只是理會箇敬一日則有一日之効一月則有一月之効
因問或問中程子謝尹所說敬處曰譬如此屋四方皆入得
若從一方入到這裏則那三方入處都在這裏了 夔孫
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
則常存不敬則不存如釋老等人却是能持敬但是它只知
得那上面一截事却沒下面一截事覺而今恁地做工夫却
是有下面一截又怕沒那上面一截那上面一截却是箇根
本底 卓
今人皆不肯於根本上理會如敬字只是將來說更不做將去
根本不立故其它零碎工夫無湊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

坐看來須是靜坐 蓋卿
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
敬之一字真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
粗之間
先立乎其大者 廣
敬則萬理具在 節
仲思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 伯羽
敬勝百邪 泳
只敬則心便一 賀孫
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
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 道夫
敬則天理常明自然人欲懲窒消治 方
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粲然無一分著力處亦無一分
不著力處 方
敬是箇扶策人底物事人當放肆怠惰時才敬便扶策得此心
起常常恁地雖有些放僻邪侈意思也退聽 僩
敬不是只恁坐地舉足動步常要此心在這裏 淳
敬非是塊然兀坐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而後謂之敬
只是有所畏謹不敢放縱如此則身心收斂如有所畏常常
如此氣象自別存得此心乃可以為學 祖
敬不是萬事休置之謂只是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
敬只是一箇畏字 端蒙
敬無許多事 方
敬只是收斂來又曰敬是始終一事 節
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
問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 椿
心定作不在此便是放失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矣博學審問
謹思明辨力行皆求之之道也須先敬開拓自不用解說只

整齊嚴肅便是 升卿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
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直內所謂
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 升卿
或問主敬只存之於心少寬四體亦無害否曰心無不敬則四
體自然收斂不待十分著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著意安
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何丞說敬不在外但存心便是敬先生曰須動容貌整思慮
生敬已而曰各說得一邊 方
坐如尸立如齊頭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氣容肅
皆敬之目也 升卿
今所謂持敬不是將箇敬字做箇好物事樣塞放懷中只要胸
中常有此意而無其名耳 振
元思問持敬易散漫如何曰只喚著便在此 可學

誠問持敬患不能久當如何下功夫曰某舊時亦曾如此思量
要得一箇直截道理元來都無他法只是習得熟熟則自久 銖
問人於誠敬有作輟曰只是在人人須自責如為仁由己作與
輟都不干別人事須是自家肯做又問如此時須是勉強曰
然 去偽
或問先持敬令此心惺惺了方可應接事物何如曰不然伯靜
又問須是去事物上求曰亦不然若無事物時不成須去求
箇事物來理會且無事物之時要你做甚麼 賀孫
動出時也要整齊平時也要整齊方問乃是敬貫動靜曰到頭
底人言語無不貫動靜者 方
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曰如何都
靜得有事須著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要無事除是死
也自早至暮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撓亂我且去靜坐敬不
是如此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

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
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在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
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為之心煩此却是自撓亂非所謂敬也
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
程子此段這一句是緊要處 僩
學者當知孔門所指求仁之方日用之間以敬為主不論感與
未感平日常是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著少有間斷
而察識存養擴而充之皆不難乎為力矣造次顛沛無時不
習此心之全體皆貫乎動靜語默之間而無一息之間斷其
所謂仁乎
敬且定下如東西南北各有去處此為根本然後可明若與萬
物並流則如眯目播糠下四方易位矣如伊川說聰明睿
知皆由是出方曰敬中有誠立明通道理曰然 方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人心湛然虛定者仁之本體把捉不
定者私欲奪之而動搖紛擾矣然則把捉得定其惟篤於持
敬乎 端蒙

問主敬時私欲全不萌此固是仁或於物欲中打一覺悟是時
私欲全無天理盡見即此便是仁之全體否曰便是不如此
且如在此靜坐時固敬應事接物能免不差否只才被人叫
時自家便隨它去了須於應事接物上不錯方是這箇便是
難 僩
問人如何發其誠敬消其欲曰此是極處了誠只是去了許多
偽敬只是去了許多怠慢欲只是要窒 去偽
誠敬寡欲不可以次序做工夫數者雖則未嘗不串然其實各
是一件事不成道敬則欲自寡却全不去做寡欲底功夫則
是廢了克己之功也但恐一旦發作又却無理會譬如平日
慎起居節飲食養得如此了固是無病但一日意外病作豈
可不服藥敬只是養底功夫克己是去病須是俱到無所不

周其極 端蒙
誠如治田而灌溉之功克己則是去其惡草也 端蒙
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根打
併了教它盡淨又問敬齋箴曰此是敬之目說有許多地頭
去處 僴
問旦如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與己相
反愈制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它久將自
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胷中無箇
主若有主邪自不能入又問不敬之念非出於心如忿慾之
萌學者固當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於思慮妄發欲制
之而不能曰纔覺恁地自家便挈起了但莫要放去防它然此
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學曰物格而后
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才意誠則自然無此病
問當學持敬時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瞑
五、八十六 卷十二 十三
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
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曰靜
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只是敬要字其敬
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曾做得工夫只了得安排杜
撰也 人傑
大凡學者須先理會敬字敬是立脚去處程子謂涵養須用敬
進學則在致知此語最妙或問持敬易間斷如何曰常要自
省得才省得便在此或以爲此事最難且患不省察覺便得
間斷便已接續何難之有操則存舍則亡只在操舍兩字之
間要之只消一箇操字到緊要處全不消許多文字言語若
此意成熟雖操字亦不須用習矣不察人多錯看此一語人
固有事親孝事兄弟交朋友亦有信而終不識其所以然習
矣而不察也此察字非察物之察乃識其所以然也習是
用功夫處察是知識處今人多於察字用功反輕了習字才
欲作一事却又分一心去察一心胷中擾擾轉覺多事如張
子韶說論語謂察其事親從兄之心靄然如春則爲仁肅然
似秋則爲義只要自察其心反不知其事親從兄爲如何也
故夫子教人只說習如克己復禮是說習也視聽言動亦是
習請事斯語亦是習孟子恐人不識方說出察字而察字最
輕習字最重也 次日陳人之錄先生言涵養妙用敬進學內 淳敬知了以錄觀之益曰持敬不用判公
端蒙 一心撥然不肯
或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當如何曰這箇也不
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去把捉又添一箇要把捉底心是生
許多事公若知得放下不好便提撥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
之一念不免發動當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
是好事合當做底事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着思量
教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纔覺得如此這敬便在
這裏 賀孫
五、六十七 卷十二 十四
敬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自家精神專一在此今看來諸
公所以不進緣是但知說道格物却於自家根骨上煞欠闕
精神意思都恁地不專一所以工夫都恁地不精銳未說道
有甚底事分自家志慮只是觀山玩水也煞引出了心那得
似箇它常在裏面好如世上一等閑物事一切都絕意雖似
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 賀孫
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
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則察其敬與不
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
敬時如何坐如尸立如齊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
端則內外透徹 從周
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 道夫
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才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
物便是義 從周

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箇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 德明

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 賀孫

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 壽昌

敬○義 (義是其間物來能應 事至理明靜是心存)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 (佐下同)

靜坐無閑雜思慮則養得來便條暢 淳

或問疲倦時靜坐少頃可否曰也不必要似禪和子樣去坐禪方為靜坐但只令放教意思靜便了 僩

始學工夫須是靜坐靜坐則本原定雖不免逐物及收歸來也有箇安頓處譬如人居家熟了便是出外到家便安如茫茫在外不曾下工夫便要收斂向裏面也無箇著落處 士毅

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雜然無頭項何以得它專一只觀文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灑掃時加帚之禮至於學詩學樂舞弦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它馬書數皆然今既自小不曾做得不奈何須著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柱處今且說那營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為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處然後為學便有歸著不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却學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敬字上做工夫正為此也 大雅

人也有靜坐無思念底時節也有思量道理底時節豈可畫為兩塗說靜坐時與讀書時工夫迥然不同當靜坐涵養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不是說喚醒提撕將道理去卻那邪思妄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時自然邪念不作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是常常見這忠信篤敬在眼前自然邪妄無自而入非是要存這忠信篤敬去除那不忠不敬底心今人之病正在於靜坐讀書時二者工夫不一所以差 僩

一之間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卻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為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它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存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 [illegible] 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為動為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 砥

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 (動道此二字) 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

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須是收斂定做得事便有精神 當

心要精一方靜時須湛然在此不得困頓如鏡樣明遇事時方

好心要收拾得緊如須了這事所語便直下承當及犯而不

校却別 從周

靜便定熟便透 義剛

靜爲主動爲客靜如家舍動如道路 泳不誠則 明則不能

靜時不思動動時不思靜 文蔚

靜中動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 方

人身只有箇動靜靜者養動之根動者所以行其靜動中有靜

如發而皆中節處便是動中之靜 相道

問動靜兩字人日間靜時煞少動時常多曰若聖人動時亦未

嘗不靜至衆人動時却是膠擾亂了如今人欲爲一事未嘗

能專此一事處之從容不亂其思慮之發既欲爲此又欲爲

彼此是動時却無那靜也 端蒙

五七止三　卷十二　十七

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止於仁敬者靜也要止於仁與

敬者便是動只管是一動一靜循環無端所以謂動極復靜

靜極復動如人噓吸若噓而不吸則須絕吸而不噓亦必壅

滯著不得噓者所以爲吸之基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

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大凡

這箇都是一屈一信一消一息一往一來一闔一闢大底有

大底闔闢消息小底有小底闔闢消息皆只是這道理 砥

古人唯如此所以其應事敏不失機今人躁擾却失機了今隨

事怱怱是以動應動物交物也○以靜應 亦在家 主靜點着便

有方

因看心生道也云不可以湖南之偏而廢此意但當於安靜深

固中涵養出來 南以以靜應動 淵 動靜相涵○應物物與我心

中之理本是一物兩無少欠但要我應之爾 心之謂一本具無 物

心共此理定是靜應著是動○通書云無欲則靜虛動直

虛則明明則通 動直則公公則溥 其政公平 當不可錄

者動亂亦是仁定者言其體亦是含正性命所謂言也如木開

花結實實成脫離則又是本來一性命元無少欠方云人自是

一箇天地本實不能自知而物則如此人靈能知之者矣 方

吳公濟云逐日應接事物之中須得一時辰寧靜以養衛精神

要使事愈繁而心愈暇彼不足而我有餘其言雖出於異說

然試之亦略有驗豈周夫子所謂主靜者耶 道夫

彼異端說虛靜了後直使今學者忙得更不敢睡 方

問心存時也有邪處曰如何泳曰有人心道心如佛氏所謂作

用是性也常常心存曰人心是箇無揀擇底心道心是箇有

揀擇底心佛氏也不可謂之邪只是箇無揀擇底心到心存

時已無大段不是處了 胡泳

要得坐忘便是坐馳 道夫

靜坐久時昏困不能思起去又鬧了不曾思 得明

方子也　卷十二　十八

與好說識者處即自與是言語多爲所引也 方

學七

力行

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以下論力行

善在那裏，自家却去行它。行之久，則與自家為一；為一，則得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我自我。節

人言匹夫無可行，便是亂說。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又不可。升卿

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呆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它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它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僩

這箇事說只消兩日說了，只是工夫難。

人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反而求盡其道。璘

為學，就其偏處著工夫，亦是。其平正道理自在。若一向矯枉過直，又成偏去。如人偏於柔，自可見。只就這裏用工，須存平正底道理。雖要致知，然不可恃。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工夫全在行上。振

問：「大抵學便要踐履，如何？」曰：「固然是。易云：『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既探討得是當，又且放頓寬大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何嘗便說『仁以行之』？」謨

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你自去讀，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做得箇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僩

書冊中說義理，只說得一面。今人之所謂踐履者，只做得箇皮草。如居屋室中，只在門戶邊立地，不曾深入到後面一截。人傑

放教腳下實。文蔚

人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腳跟不點地。[illegible]

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不去實踏過，却懸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曾理會得。升卿

學者如行路一般，要去此處，只且去此處，更不可去路上左過右過，相將一齊到不得。壽昌

有箇天理，便有箇人欲。蓋緣這箇天理須有箇安頓處，才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illegible]

天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便也是天理裏面做出來。雖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問：「莫是本來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却是後來沒巴鼻生底。」[illegible]

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illegible]

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腳住，則儘長進在。[illegible]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大雅

天理人欲，幾微之間。[illegible]

或問：「先生言天理人欲，如硯子，上面是天理，下一面是人欲。」曰：「天理人欲常相對。」[illegible]

問：「飲食之間，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節

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illegible]

不為物欲所昏，則渾然天理矣。道夫

天理人欲，無硬定底界，至是兩界分上功夫。這邊功夫多，那邊不到占過來；若這邊功夫少，那邊必侵過來。[illegible]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皋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則要牢箚定脚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 [illegible]

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但看天理私欲之消長如何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為始終只此一心讀書亦不須牽連引證以為工如此纔說皆只是為人若實為己則須是將己心驗之見得聖賢說底都今日此心無異便是工夫 大雅

學者須是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今夫讀書要去看取句語相似不相似便方始甚讀書須要摘要看者志不立便衰而今只是分別人欲與天理此長彼必短此短彼必長

未知學問此心渾為人欲既知學問則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尤要密察 燾

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即克治擴充功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 閎祖

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為聖為賢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為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但常常以此兩端體察若見得時自須猛省急擺脫出來 閎祖

徐子融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若是人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為之奈何曰此亦未能真知而已又問真知者還當真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卻不是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天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麼要去矜夸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如冰消凍解無有痕迹矣 賀孫

今人日中所為皆苟而已其實只將講學做一件好事求異於人然其設心依舊只是為利其視不講者又何以大相遠天下只是善惡兩言而已於二者始分之中須著意看教分明及其流出去則善者一向善但有淺深爾如水清冷便有極清處有稍清處惡者一向惡惡亦有淺深如水渾濁亦有極渾處有稍渾處問此善惡分處只是天理之公人欲之私耳曰此卻是已有說後方有此名只執此為說不濟事要須驗之此心真知得如何是天理如何是人欲幾微間極索理會此心常常要惺覺莫令頃刻悠悠憒憒大雅云此只是持敬為要曰敬不是閉眼默坐便為敬須是隨事致敬要有行程去處如今且未論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截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為說此行程也方其當格物時便敬以格之當誠意時便敬以誠之以至正心脩身以後節節常要惺覺執持令此心常在方是能持敬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此心常在軀殼中為主便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繞 大雅

學無淺深並要辨義利 祖道

看道理須要就那箇大處看須要前面開闊不要就那壁角裏去而今須要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白將自家日用底與它勘驗須漸漸有見處若不去那大壇場上行理會得

一句透口是一句道理小了 義剛

人貴剖判心下令其分明善理明之惡念去之若義利若善惡若是非毋使混殽不別於其心譬如處一家之事取善舍惡又如處一國之事取得舍失處天下之事進賢退不肖蓄疑而不決者其終不成 淳

或問義利之別曰只是爲己爲人之分纔爲己這許多便自做一邊去義也是爲己天理也是爲己若爲人那許多便自做一邊去

須於日用閒令所謂義了然明白或言心安處便是義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爲義也 升卿

義利之辨初時尚相對在若少間主義功深後那利如何著得如小小竊盜不勞而却矣 祖道

事無小大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閒更包得有多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道皆是也 祖道

才卿問應事接物別義利如何得不錯曰先做切己工夫喻之以物且須先做了本子本子既成便只就這本子上理會不然只是懸空說易器之間義利之分臨事如何辨曰此須是工夫到義理精方曉然未能至此且據眼前占取義一邊放令分數多占得過這下來纔錯亦少 大雅

才有欲順適底意思即是利 祖道

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 燾

人只有一箇公私天下只有一箇邪正 端仲

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之便私 僩

且以眼前言虛實真僞是非處且要別脫分明 祖道

只是理會箇是與不是便了又曰是便是理 節

凡事只去看箇是非假如今日做得一件事自心安而無疑便是是處一事自不信便是非處 壽昌

閒居無事且試自思之其行事有於所當是而非當非而是當好而惡當惡而好自察得知之亦是工夫 士毅

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且如人雖知此事不是不可爲忽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却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做又却終不肯做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即蔽固之不教它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 廣

學者工夫只求一箇是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兩端而已從其是則爲善徇其非則爲惡事親須是孝不然則非事親之道事君須是忠不然則非事君之道凡事皆用審箇是非擇其是而行之聖人教人諄諄不已只是發明此理十五志學所志只在此三十而立所立只在此四十而不惑又不是別有一般道理只是見得明行得到爲賢爲聖皆只在此聖人恐人未悟故如此說又如彼說這裏既說那裏又說學者可不知所擇哉今讀書而不能盡見其理只是心粗意廣凡解釋文義須是虛心玩索聖人之言語義理該貫如絲髮相通若只恁大綱看過何緣見得精微出來所以失聖人之意也 謨

所謂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箇道理非是別有一箇道被我忽然看見攫拏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底道理恁地是恁地不是事事理會得箇是處便是道也近時釋氏便有箇忽然見道底說話道又不是一件甚物可摸得入手 僩

學大抵只是分別箇善惡而去就之爾 道夫

論陰陽則有陰必有陽論善惡則一豪着不得 節

學者要學得不偏如所謂無過不及之類只要講明學問如善惡兩端便要分別理會得善惡分明後只從中道上行何緣有差子思言中而謂之中庸者庸只訓常日用常行事事要中所以謂中庸不可能 謨

凡事莫非心之所爲雖放僻邪侈亦是此心善惡但如反覆手翻一轉便是惡只安頓不著亦便是不善 道夫

人未說爲善先須疾惡能疾惡然後能爲善今人見不好事都只恁不管天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不知這秉彝之良心做那裏去也是可怪 與立

有問好惡曰好惡是情好善惡惡是性性中當好善當惡惡泛然好惡乃是私也 謙

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 從人以下論

佛經云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是爲這一大事出來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盛大你不曉得底我說在這裏教你曉得你不會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與你做只是要扶持這箇道理教它常立在世間上柱天下柱地常如此端正才一日無人維持便傾倒了少間脚柱天頭柱地顛倒錯亂便都壞了所以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只生得你付得這道理你做與不做却在你做得好也由你做得不好也由你所以又爲之立君師以作成之既撫養你又教導你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真箇是寵綏四方只是世間不好底人不定疊底事才遇堯舜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益助上帝之不及也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間有得其一二而師道則絕無矣 與同

問聖人兼三才而兩之曰前日正與學者言佛經云我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是爲一大事出現於世上至天下至地中間是人塞于兩間者無非此理須是聖人出來左提右挈原始要終無非欲人有以全此理而不失其本然之性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只是爲此道理所以作箇君師以輔相裁成左右民使各全其秉彝之良而不失其本然之善而已故聖人以其先得諸身者與民共之只是爲這一箇道理如老佛窺見這箇道理莊子神鬼神帝生天生地釋氏所謂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它也窺見這箇道理只是它說得驚天動地聖人之學則其作用處與它全不同聖人之學則至虛而實至無而實有有此物則有此理 [illegible] 錄云佛氏則只見得如此便休了所以不同又問輔相裁成若以學者言之日用處也有這樣處否曰有之如饑則食渴則飲寒則裘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作爲耒耜網罟之類皆輔相左右民事 錄同。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箇公共底道理德便是得此道於身則爲君必仁爲臣必忠之類皆是自有得於己方解恁地堯所以修此道而成堯之德舜所以修此道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羲黃以降都即是這一箇道理亙古今未嘗有異只是代代有一箇人出來做主做主便即是得此道理於己不是堯自是一箇道理舜又是一箇道理文王周公孔子又別是一箇道理老子說失道而後德他都不識分做兩箇物事便將道做一箇空無底物事看吾儒說只是一箇物事以其古今公共是這一箇不著人身上說謂之道德即是全得此道於己它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 賀孫

聖人萬善皆備有一毫之失此不足爲聖人常人終日爲不善偶有一毫之善此善心生也聖人要求備故大舜無一毫釐不是此所以爲聖人不然又安足謂之舜哉 壽昌

聖人不知己是聖人 僩

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於至有之中而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然而舉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且臣之事君便有忠之理子之事父便有孝之

理目之視便有明之理耳之聽便有聰之理貌之動便有恭之理言之發便有忠之理只是常常恁地省察則理不難知也 壯祖

學者實下功夫須是日日爲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事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做將去 季蒙

父子欲其親云云曰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則便自然有親有君臣則便自然有敬 [illegible]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謂之誠心邪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葉誠之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公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爲人子止於孝 賀孫

君臣之際權不可略重纔重則無君且如漢末天下唯知有曹氏而已魏末唯知有司馬氏而已魯當莊僖之際也得箇季友整理一番其後季氏遂執其權歷三四世魯君之勢全無了但有一季氏而已賀孫問也是合下君臣之間其識慮不遠曰然所以聖人垂戒謂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這箇事體初間只爭些小到後來全然只有一邊聖人所以一日二日萬幾常常戒謹恐懼詩稱文王之德於後便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峻命不易此處甚多 賀孫

用之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說忠字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須於此說忠却是就不足處說如莊子說命也義也天下之大戒看這說君臣自是有不得已意思 賀孫

問君臣父子同是天倫愛君之心終不如愛父何也曰離畔也只是庶民賢人君子便不如此韓退之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語何故程子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是非欺誑衆人直是有說須是有轉語方說得文王心出看來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見得是君臣之義處

莊子云天下之大戒二命也義也子之於父無適而非命也臣之於君無適而非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舊嘗題跋一文字曾引此語以爲莊子此說乃楊氏無君之說似它這意思便是沒奈何了方恁地有義却不知此是自然有底道理

又曰臣之視君如寇讎孟子說得來怒差却是那時說得如云三月無君則弔等語似是逐旋去尋箇君與今世不同而今却是只有進退無有去之之理只得退去又有一種退不得底人如貴戚之卿是也賈生弔屈原文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又爲懷王傅王墮馬死誼自傷傅王無狀悲泣而死張文潛有詩譏之當時誼何不去直是去不得看得誼當初年少也只是胡說 僩

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 升卿

問妻有七出此却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曰然 卓

蜚卿問安卿問目以孝弟推說君臣等事不須如此得否曰惟有此理固當有此事如人入於水則死而魚生於水此皆天然合當如此底道理問朋友之義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須友以成而安卿只說以類聚莫未該朋友之義否曰此亦只說本來自是如此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乃是後來事說朋友功効如此人自與人同類猶求牛羊亦各以類相從朋友乃四倫之一今人不知有朋友之義者只緣但知有四倫要緊而不知朋友亦不可闕 賀孫

朋友之於人倫所關至重 [illegible]

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與之絕則又似匿怨

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怨於人而外與之交此
爲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
故則不必峻絶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
者也 淳

問人倫不及師何也曰師之義卽朋友而分則與君父等朋友
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又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曰正礙
處若論其服則當服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平
居則絰 節

李問人倫不及師曰師與朋友同類而勢分等於君父唯其所
在而致死焉曾云如在君旁則爲君死在父旁則爲父死曰
也是如此如在君雖父有罪不能爲父死 賀孫

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恁嚴徒
拘束之亦不濟事 道夫

某嘗言今教導之法皆是失眞無一箇人曉得說道理底無端緒
了說從別處去做文章底也只學做那不好底文章做詩底
也不識好詩以至說禪底也不是它元來佛祖底禪修養者
也非老莊之道無有是者 僩

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如臣僕伯玉之
使孔子與之坐陶淵明之與用其子與門人子路之負米子
貢之埋馬夫子之釣弋有若之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
干戈以入其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也古之人執干戈衛
社稷躬耕稼與陶漁之事皆是也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
之職爲恥此風日變不可復也士君子知此爲學者且以
漸率其子弟庶幾可少變乎 人傑

耳目口鼻之在人尚各有攸司況人在天地間自農商工賈等
而上之不知其幾皆其所當盡者小大雖異界限截然本分
當爲者一事有闕便廢天職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但是此
以盡其職者無以易諸公之論但必知夫所處之職乃天職

之自然而非出於人爲則各司其職以辦其事者不出於勉
強不得已之意矣 謙 以下雜論立事

有是理方有這物事如草木有箇種子方生出草木如人有此
心去做這事方始成這事若無此心如何會成這事 夔孫

事無非學 文蔚

或說事多曰世事無時是了且揀大段無甚緊要底事不要做
又更就小者又揀出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粗却去其
精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說戒謹
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先且就睹處與聞處做了然
後就不睹不聞處用工方能細密而今人每每跳過一重做
事睹處與聞處元不曾有工夫却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
是做不成下梢一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做
得須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方得 明作

且須立箇粗底根脚却正好着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底言
語儘說了無義理底事儘做了是於粗處根脚猶未立却求
深微縱理會得亦何益事 升卿

多是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若一
豪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一點黑下便有一撲黑上
有一豪差下便有尋丈差今若見得十分透徹待下梢遇事
轉移也只做得五六分若今便只就第四五着理會下梢如
何 賀孫

聖賢勸人做底必是人有欠闕處戒人莫爲底必是自家占得
一分在其間 祖道

要做好事底心是實要做不好事底心是虛被那虛底在裏夾
雜便將實底一齊打壞了 賀孫

須是信得及這件物事好笑不信便了不得 士毅

這一邊道理熟那一邊俗見之類自破

常先難而後獲不然則難將至矣如築數用兵治常體雖乃心

謹更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國堅城無不破者及至勝則
驕膽大而恃兵強因去攻二小城亦攻不下 壽昌
今人未有所見時直情做去都不見得一有所見始覺所為多
有可寒心處 砥
今人多是安於所不安做此事明知是不好只說恁地也不妨
正所謂月攘一雞以待來年者也 賀孫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者 可學
無所為於前無所冀於後 寓
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
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
一向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歟是甚意思 賀孫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當一一講明使先
有一定之說庶它日臨事不至墻面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
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
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
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
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
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 柄
因論人好習古今治亂典故等學曰亦何必苦苦於此用心古
今治亂不過進君子退小人愛人利物之類今人都看巧去
了 [illegible]
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為君子
陰柔為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會困
倒了 賀孫
天下事亦要得危言者亦要得寬緩者皆不可少隨其人所見
看其人議論如狄梁公辭雖緩意甚懇切如中邊皆緩則不
可舍度數施九德咸事聖人使如此做 去偽
今人大抵皆求立一箇意見若其性寬大便只管一向見得

一箇寬大底路若性嚴毅底人便只管見得一箇嚴介底路
更不平其心看事物自有合寬大處合嚴毅處 賀孫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
底卻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它只緣私欲不能克
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
下底曰不得如此說才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它只
愛官職便弒父與君也敢 賀孫
李問世間有一種人慈惠溫厚而於義不足作事無斷制是如
何曰人生得多般樣這箇便全是氣稟如唐明皇為人它於
父子夫婦君臣分上極忍無狀然終始於兄弟之情不衰這
只緣寧王讓它位所以如此寧王見它有功自度不可居儲
嗣遂力讓它緣這一節感動得它所以終始恩重不衰胡兄
說它見它兄讓它所以如此友重曰不是如此自是它裏面
有這箇道理得它兄感動發出來得一箇物事承接得在耳
若其中元無此道理如何會感動得來人之氣稟極多般樣
或有餘於此不足於彼這箇不下道理事皆氣稟所為也
古人尊貴奉之者備則其養德也愈善後之奉養備有賊之
而已矣 方
容貌辭氣乃德之符也 [illegible]
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 [illegible]
為氣血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
處 季札
須是涵養和厚為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 因
周旋回護底議論最害事 升卿
[illegible]
事至於過當便是偽 [illegible]
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粗江西人大抵用心粗 祖道
向到臨安或云建本不宜用用浙本後來觀之不如用建本 [illegible]

作可學

避俗只是見不透。方

問避嫌是否。曰合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又問世有刑人不娶如上世不賢而子孫賢則如何。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所謂不娶者是世世爲惡不能改者非指一世而言。如喪父長子不娶一句却可疑。若然則無父之女不復嫁。此不可曉。義剛

叔蒙問程子說避嫌之事。曰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爲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它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它取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人是好人當薦舉之却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不是說親戚親戚自是礙法。但以相熟遂避嫌不舉它。又如有某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却有事當治却怕人說道因前怨治它遂休了。如此等皆蹉過多了。賀孫

因說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胸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故令規模寬闊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大雅

問待人接物隨其情之厚薄輕重而爲酬酢邪。一切不問而待之以厚邪。曰知所以處心持己之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準則。人傑

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升卿

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升卿

學者須要有廉隅墻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問子路此箇病何以終在。曰當時也須大段去做工夫來只打疊不能得盡。冉求比子路大爭。升卿

恥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升卿

人須是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因言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粗然緣它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亦永遠。又如論語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廣

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不曾添得只要知這道理。若見人之輕富貴者不消使他更卑下一齊說最了。升卿

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大雅

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皆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軀殞命

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
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
其是而已 大雅

因說貧曰朋友若以錢相惠不害道理者可受分明說其交也
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若以不法事相委卻以錢相
惠此則斷然不可 明作

味道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一
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 曰然

貪生畏死一至於此 可學

以小惠相濡沫覺見氣象不好 方

其人立說不須作同異見人作事皆入一分先生曰不曾不得
此無礙禪天下事安可必同安可必異且如爲子須孝爲臣
須忠猶又如何異於人若是不好事又安可必同只是有理
在 可學

作事先要成所以當匆匆 方

每常令兒子門作事只是說箇大綱與它以爲那小小處置處
也易曉不須說也待後來做得有不滿人意處未有不由那
些子說不要區處處起 義剛

問見有吾輩臨終多以不能終養與學爲恨若大段以爲恨
也是不順理否曰也是如此因言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
胸中以爲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
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
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它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
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 胡泳

輕重是非它人最是學者大病是是它是非是它非於我何所預
且管自家 可學

品藻人物須先看它大規模然後看它好處與不好處好處多
與少不好處多與少又看其長其短其有甚無所長所有底

是緊要與不緊要所短所無底是緊要與不緊要如此不宜
來品藻方定得它分數優劣 燾

今來專去理會時文少間身已全做不是這是一項人又有一
項人不理會時文去理會道理少間所做底事卻與所學不
相關又有依本分就所見定是要躬行也不須去講學這箇
少間只是做得會差亦不至大狼狽只是如今如這般人已
是大段好了 賀孫○以下科舉之學

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卻易爲力舉業乃分外事倒是
難做可惜舉業埋了多少人 賀孫

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占七分
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
它勝卻況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爲己
也聖人教人只是爲己 泳

或以不安科舉之業請問 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二者不能兩

立知其所不安則反其所不安以就吾安爾聖賢千言萬語
只是教人做人而已前日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弟忠信
但用之非爾若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矣又問初學
當讀何書曰六經語孟皆聖賢遺書皆當讀但初學且須知
緩急大學語孟最是聖賢爲人切要處然語孟卻是隨事答
問難見要領唯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爲學之大方門
人又傳述以明其旨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爲學所
鄉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 大雅

興做時文底人它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它且會說得
好說義它也會說得好待它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
它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
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己些子事 賀孫

告或人曰看今人心下自成兩樣如何卻專向功名利祿底心
去卻全背了這箇心不向道理邊來公今赴科舉是幾年公

文字想不爲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甚若一舉便中
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却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
此若只管沒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梢只管衰搨若將這
箇自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却未必
不得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
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非禮義是專道禮義是不好世上有
這般人惡人做好事只道人做許多模樣是如何這是它自
恁地麤暴了這箇更不通與它說到得自棄底也自道義理
是好也聽人說也受人說只是我做不得任你如何只是我
做不得這箇是自棄終不可與有爲故伊川說自暴者拒之
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拒之以不信只是說道沒這道
理絕之以不爲是知有道理自割斷了不肯做自暴者有強
悍意自棄者有懦弱意 以稍自暴謂麤暴及爾問所答不然○賀孫

語或人曰公且道不去讀書專去讀些時文下梢是要做甚麽
人赴試屢試不得到老只恁地衰颯了沉浮鄉曲間若因時
文做得一箇官只是恁地鹵莽都不說着要爲國爲民興利
除害盡心奉職心心念念只要做得向上去便逐人背後鑽
刺求舉覓薦無所不至 賀孫

專一做舉業工夫不待不得後枉了氣力便使能竭力去做又
得到狀元時亦自輸却這邊工夫了人於此事從來只是強
勉不能捨命去做正似今人強勉來學義理然亦平生窮理
惟不敢自以爲是 伯羽

若欲學俗儒作文字縱攫取大魁因撫所坐倚曰已自輸了一一
着 力行

或謂科舉害人曰此特一事耳若自家工夫到後那邊自輕 僩自
士人亦有略知向者然那下重得不得如何知此下事如今凝
神靜慮積日累月如此尚只今日見得一件明日見得一件
未有豁然貫通處況彼千頭萬緒支離其心未嘗一日用其
力於此者耶 方

說修身應舉重輕之序因謂今有恣爲不忠不孝冒廉恥犯條
貫非獨它自身不把作差異事有司也不把作差異事到得
鄉曲鄰里也不把作差異事不知風俗如何壞到這裏可畏
其都爲之寒心 賀孫

不赴科舉也是匹似閑事如今人纔說不赴舉便把做掀天底
大事其看來才着心去理會道理少間於那邊便自沒要緊
不知是如何看許多富貴榮達都自輕了如郭子儀二十四
考中書做許大功名也只是如此 賀孫

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爲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
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 道夫

問科舉之業妨功曰程先生有言不恐妨功惟恐奪志若一月
之間着十日事舉業亦有二十日修學若被它移了志則更
無醫處矣 大雅

以科舉爲爲親而不爲爲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爲妨實學
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 方

或以科舉作館廢學自咎者曰不然只是志不立不曾做工夫
爾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自是不當怨尤要你做甚耶伊川
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正爲此也若志立則無
處無工夫而何貧賤患難與夫夷狄之間哉 伯羽

然業亦不害爲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
有害才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 閎祖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
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
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
然豈能累孔子耶自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
者其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
人天資有不好啖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爲害如何也又

人有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他天資上看見那物事無緊要。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如此，須用力勝治方可。伯羽

宜之云：「許叔重太貪作科舉文字。」曰：「既是家貧親老，未免應舉，亦當好與他做舉業。舉業做不妨，只是先以得失橫置胸中，卻害道。」可學

父母責望，不可不應舉。如遇試則入去據己見寫了出來。節

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他格式檃括自家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寓

譚兄問作時文。曰：「略用體式，而檃括以至理。」節

南安黃謙，父命之入郡學習舉業，而徑來見先生。先生曰：「既是父要公習舉業，何不入郡學？日則習舉業，夜則看此書，自不相妨。如此則兩全。硬要咈父之命，如此則兩敗，父子相夷矣。何以學為！讀書是讀甚底？舉業亦有何相妨？一旬便做五日修舉業，亦有五日得暇。又此若說踐履涵養，舉業儘無相妨，只是精神昏了，不得講究思索義理，然也無奈何。」淳

向來做時文，只粗疏恁地直說去，意思自周足，且是有氣魄。近日時文屈曲纖巧，少刻墮在裏面，只見意氣都衰塌了。也是教化衰，風俗壞到這裏，是怎生！賀孫

今人皆不能修身。方其為士，則役役求仕；既仕，則復患祿之不加，趨走奔馳，無一日閑。何如山林布衣之士，道義足於身！道義既足於身，則何物能嬰之哉！壽昌。以下論仕

諸葛武侯未遇先主，只得退藏，一向休了也，沒奈何。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亦事勢不得不然。舍此，則無以自活。如今世之科舉亦然。如顏閔之徒，自把得住，自是好，不可以一律看。人之出處，最可畏。如漢晉之末，漢末則所事者止有箇曹氏，晉末所事者止有箇司馬氏，皆逆賊耳。直卿問子路之事輒與樂正子從子敖。曰：「不然。從子敖更無說。」賀孫

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升卿

人須辨得去就。饒身○狀鄉人仕

名義不正，則事不可行，無可為者，有去而已。然使聖人當之，又不知如何，恐於義未精也。方

三哥問：「汀寇姜大老捉四巡檢以去，人當此時如何？」曰：「事君則致其身，委質為臣，身非我有矣，有道理殺得他時即殺之；如被他拘一處，都不問，亦須問他朝廷差我來，你拘我何為？如全無用智力處，只是死。孟子言捨生而取義，只看義如何，當死便須死，古人當此即是尋常，今人看著是大事。」揚

朱子語類卷第十四　計二十七張

大學一

綱領

學問須以大學爲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規模大 德明

讀書且從易曉易解處去讀如大學中庸語孟四書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 蓋卿

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却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 寓

先看大學次語孟次中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是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若果看此數書他書可一見而决矣 謙

論孟中庸待大學貫通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道學不明元來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人之爲學先讀大學次讀論語大學是箇大坯模大學譬如買田契論語如田畝闊狹去處逐段子耕將去或曰亦在乎熟之而已曰然 去僞 人傑同○

問欲專看一書以何爲先曰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爲學首末次第且就實處理會却好不消得專去無形影處理會 淳

可將大學用數月工夫看去此書前後相因互相發明讀之可見不比他書他書非一時所言非一人所記惟此書首尾具備易以推尋也 力行

今且須熟究大學作間架却以他書填補去如此看得一兩書便自占得分數多後却易爲力聖賢之言難精難者既精則後面粗者却易曉 大雅

亞夫問大學大意曰大學是脩身治人底規模如人起屋相似須先打箇地盤地盤既成則可舉而行之矣 時舉

或問大學之書即是聖人做天下根本曰此譬如人起屋是畫一箇大地盤在這裏理會得這箇了他日若有材料却依此起將去只此一箇道理明此以南面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

大學一書如行程相似自某處到某處幾里自某處到某處幾里識得行程須便行始得若只讀得空殼子亦無益也 履孫

大學如一部行程曆皆有節次今人看了須是行去今日行得到何處明日行得到何處方可漸到那田地若只把在手裏翻來覆去欲望之燕之越豈有是理 自修

大學是一箇腔子而今却要去填教實著如他說格物自家須是去格物後填教實著如他說誠意自家須是去誠意後亦填教實著 節

大學重處都在前面後面工夫漸漸輕了只是揩磨在 士毅 廣錄云○ 後面其失亦輕只是揩磨底工夫在

看大學前面初起許多且見安排在這裏如今食次冊相似都且如此呈說後方是可喫處初間也要識許多模樣 賀孫

大學一字不胡亂下亦是古人見得這道理熟信口所說便都是這裏 淳

大學總說了又逐段更說許多道理聖賢怕有些子照管不到節節覺察將去到這裏有恁地病到那裏有恁地病 節

明德如八窗玲瓏致知格物各從其所明處去今人不曾做得小學工夫一旦學大學是以無下手處今且當自持敬使

端確紬一番，然後能致知格物。林

而今無法。嘗欲作一說，教人只將大學一日去讀一遍，看他如何是大人之學，如何是小學，如何是明明德，如何是新民，如何是止於至善。日日如是讀，月來日去，自見所謂「溫故而知新」。須是知新，日日看得新方得。卻不是道理解新，但自家這箇意思長長地新。義剛

守仲問大學。曰：「心有明處，於其間得一二分，即節節推上去。」又問小學大學如何。曰：「小學涵養此性，大學則所以實其理也。忠信孝弟之類，須於小學中出。然正心誠意之類，小學如何知得。須其有識後，以此實之。大抵大學一節一節恢廓展布將去，然必到於此而後進。既到而不進，固不可；未到而求進，亦不可。且如國既治，又卻絜矩，則又欲其四方皆準之也。此一卷書甚分明，不是滾作一塊物事。」可學

大學是為學綱目。先通大學，立定綱領，其他經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誠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

問：「大學一書，皆以修身為本。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是修身內事。」曰：「此四者成就那修身。修身推出，做許多事。」椿

致知、格物，大學中所說，不過「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之類。古人小學時都曾理會來。不成小學全不曾知得。然而雖是「止於仁，止於敬」，其間卻有多少事。如仁必有所以為仁者，敬必有所以為敬者，故又來大學致知、格物上窮究教盡。如入書院，只到書院門裏，亦是到來，亦喚做格物、致知得。然卻不曾到書院築底處，終不是物格、知至。𧨏

人多教踐履，皆是自立標置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此聖人作今大學，便要使人齊入於聖人之域。榦

大學所載只是箇題目如此，要須自用工夫做將去。賀孫

大學教人，先要理會得箇道理。若不理會得，見聖賢許多言語都是硬將人制縛，剩許多工夫。若見得了，見得許多道理都是天生自然鐵定底道理，更移易分毫不得。而今讀大學，須是句句就自家身上看過，少間自理會得，不待解說。如語孟六經，亦須就自家身上看，便如自家與人對說一般，如何不長進！聖賢便可得而至也。賀孫

今人都是為人而學。某所以教諸公讀大學，且看古人為學是如何，是理會甚事。諸公願為古人之學乎？願為今人之學乎？敬仲

讀大學，且逐段捱。看這段時，似得無後面底。看第二段，卻思量前段，令文意聯屬，卻不妨。㽦

看大學，固是著逐句看去。也須先統讀傳文教熟，方好從頭子細看。若全不識傳文大意，便看前頭亦難。賀孫

或問讀大學。曰：「讀後去，須更溫前面，不可只恁地茫茫看。須『溫故而知新』。須是溫故，方能知新。若不溫故，便要求知新，則新不可得而知，亦不可得而求矣。」賀孫

讀大學，初間也只如此讀，後來也只如此讀。只是初間讀得，似不與自家相關；後來看熟，見許多說話須著如此做，不如此做自不得。賀孫

謂任道弟讀大學，云：「須逐段讀教透，默自記得，使心口相應。古時無多書，人只是專心暗誦。且以竹簡寫之，尋常人如何辦得竹簡如此多。所以人皆暗誦而後已。伏生亦只是口授尚書二十餘篇。黃霸就獄，夏侯勝受尚書於獄中，又豈得本子。只被他讀得透徹。後來著述，諸公皆以名聞。漢之經學所以有用。」賀孫

或問大學。曰：「大概是如此。只是更要熟讀，熟時，滋味自別。且如喫果子，生時將來喫，也是喫；這果子熟時將來喫，也是喫，只是滋味別。」胡泳

問賀孫讀大學如何曰稍通方要讀論語曰且未要讀論語大
學稍通正好著心精讀前日讀時見得前未見得後面見得
後未接得前面今識得大綱統體正好熟看如喫果實相似
初只恁地硬咬嚼待嚼來嚼去得滋味如何便住却讀此書
功深則用博昔和靖見伊川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今人半
年要讀多少書某且要人讀此是如何緣此書却不多而規
模周備凡讀書初一項須著十分工夫了第二項只費得九
分工夫第三項便只費六七分工夫少刻讀漸多自貫通他
書自不著得多工夫 賀孫
諸生看大學未曉而輒欲看論語者責之曰公如喫飯一般未
曾有顆粒到口如何又要喫這般喫那般這都是不曾好生
去讀書某嘗謂人看文字曉不得只是未曾著心文字在眼
前他心不曾著上面只是恁地略綽將過這心元不曾伏殺
在這裏看他只自恁地豹跳不肯在這裏理會又自思量做

別處去這事未了又要尋一事做這如何要理會得今學
者看文字且須壓這心在文字上逐字看了又逐句看逐句
看了又逐段看未有曉不得者 賀孫
子淵說大學曰公看文字不似味道只就本子上看看來看去
久之浹洽自應有得公便要去上面生意只討頭不見某所
成章句或問之書已是傷多了當初只怕人曉不得故說許
多今人看反曉不得此一書之間要緊只在格物兩字認得
這裏看則許多說自是閑了初看須用這本子認得要害處
本子自無可用某說十句在裏面看得了只做一句說了方
好某或問中已說多了却不說到這般處看這一書又自與
看語孟不同語孟中只一項事是一箇道理如孟子說仁義
處只就仁義上說道理孔子答顏淵以克己復禮只就克己
復禮上說道理若大學却只統說論其功用之極至於平天
下然天下所以平却先須治國國之所以治却先須齊家家

之所以齊却先須脩身身之所以脩却先須正心心之所以
正却先須誠意意之所以誠却先須致知知之所以至却先
須格物本領全只在這兩字上又須知如何是格物許多道
理自家從來合有不合有定是合有定是人人都有人之心
便具許多道理見之於身便見身上有許多道理行之於家
便是一家之中有許多道理施之於國便是一國之中有許
多道理施之於天下便是天下有許多道理格物兩字只是
指箇路頭須是自去格那物始得只就紙上說千千萬萬不
濟事 賀孫
答林子淵說大學曰聖人之書做一樣看不得有只說一箇下
工夫規模有首尾只說道理如中庸之書劈初頭便說天命
之謂性若是這般書全著得思量義理如大學只說箇做工
夫之節目自不消得大段思量纔看過便自曉得只是做工
夫全在自家身己上却不在文字上文字已不著得思量說

窮理只就自家身上求之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禮智看
如何千變萬化也離這四箇不得公且自看日用之間如何
離得這四箇如信者只是有此四者故謂之信信實也實是
有此論其體則實是有仁義禮智論其用則實是有惻隱羞
惡恭敬是非更假僞不得試看天下豈有假做得仁假做得
義假做得禮假做得智所以說信者以言其實有而非僞也
更自一身推之於家實是有父子有夫婦有兄弟推之天地
之間實是有君臣有朋友都不是待後人旋安排是合下
元有此又如一身之中裏面有五臟六腑外面有耳目口鼻
四肢這是人人都如此存之為仁義禮智發出來為惻隱羞
惡恭敬是非人人都有此以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亦
莫不皆然至於物亦莫不然但其拘於形拘於氣而不變然
亦就他一角子有發見處看他也自有父子之親有牝牡便
是有夫婦有大小便是有兄弟就他同類中各有群衆便是

有朋友亦有主腦便是有君臣只緣本來都是天地所生共這根蔕所以大率多同聖賢出來撫臨萬物各因其性而導之如昆蟲草木未嘗不順其性如取之以時用之有節當春生時不殀夭不覆巢不殺胎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所以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者惟是先知得天地本來生生之意 賀孫

問大學曰看聖賢說話所謂坦然若大路然緣後來人說得崎嶇所以聖賢意思難見 賀孫

聖賢形之於言所以發其意後人多因言而失其意又因注解而失其主凡觀書且先求其意有不可曉然後以注解通之如看大學先看前後經亦自分明然後看傳 可學

大學諸傳有解經處有只引經傳贊揚處其意只是提起一事使人讀着常惺惺地 道夫

伊川舊日教人先看大學那時未有解說想也看得鶻突而今

有注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子細去看 賀孫

看大學且逐章理會須先讀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記得反覆尋究待他浹洽既逐段曉得將來統看溫尋過這方始是須是靠他這心若一向靠寫底如何得又曰只要熟不要貪多 道夫

聖人不令人懸空窮理須要格物格物是要人就那上見得道理破便實只如大學一書有正經有解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注解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 大雅

或問大學解已定否曰據某而今自謂穩矣只恐數年後又見不穩這箇不由自家問中庸解曰此書難看大學本文未詳者某於或問則詳之此書在章句其或問中皆是辨諸家說恐未必是有疑處皆以盡言之 淳

大學章句次序得皆明白易曉不必或問但致知格物與誠意較難理會不得不明辨之耳 人傑

子淵問大學或問曰且從頭逐句理會到不通處却看章句或問乃注腳之注腳亦不必深理會 賀孫

學者且去熟讀大學正文了又子細看章句或問未要看俟有疑處方可去看又曰某解書不合太多又先准備學者爲他設疑說了他未曾疑到這上先與說了所以致得學者看得容易了聖人云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須是教他疑三朝五日了方始與說他便通透更與從前所疑慮也會因此觸發工夫都在許多思慮不透處而今却是看見成解底都無疑了吾儒與老莊學皆無傳惟有釋氏常有人蓋他一切辦得不說都待別人自去敲磕自有箇通透處只是吾儒又無這不說底若如此少間差異了又曰解文字下字最難某解書所以未定常常更改者只爲無

那恰好底字子把來看又見不穩當又着改幾字所以橫渠說命辭爲難 賀孫

某作或問恐人有疑所以設此要他通曉而今學者未有疑却反被這箇生出疑 賀孫

或問朱敬之有異聞乎曰平常只是在外面聽朋友問答或時有臧否亦只說某病痛處得一日教看大學曰我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先須通此方可讀書 賀孫

某於大學用工甚多溫公作通鑑言臣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論孟中庸却不費力 友仁

大學一日只看二三段時便有許多修處若一向看去便少不得只是看得草草

某解注書不引後面說來證前說却引前說去證後說蓋學者方看此有未曉處又引他處只見難曉大學都是如此 僩

說大學啟蒙畢因言某一生只看得這兩件文字透見得前賢

所未到處若使天假之年庶幾將許多書逐件看得恁地熟
有工夫 賀孫

序

亞夫問大學序云既與之以仁義禮知之性又有氣質之稟所謂氣質便是剛柔強弱明快遲鈍等否曰然又云氣是那初稟底質是成這模樣了底如金之礦木之萌芽相似又云只是一箇陰陽五行之氣滾在天地中精英者爲人渣滓者爲物精英之中又精英者爲聖爲賢精英之中渣滓者爲愚爲不肖 恪

問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何處見得天命處曰此也如何知得只是才生得一箇恁地底人定是爲億兆之君師便是天命之也他既有許多氣魄才德決不但已必統御億兆之衆人亦自是歸他如三代已前聖人都是如此及至孔子方不然然雖不爲帝王也閑他不得也做出許多事來以教天下後世是亦天命也 僩

問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天如何命之曰只人心歸之便是命問孔子如何不得命曰中庸云大德必得其位孔子却不得氣數之差至此極故不能反 可學

問繼天立極曰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你許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必得聖人爲之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蓋天做不得底却須聖人爲他做也 僩

問各俛焉以盡其力下此俛字何謂曰俛字者乃是刺着頭只管做將去底意思 友仁

問外有以盡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曰這箇須先識得外面一箇規模如此大了而內做工夫以實之所謂規模之大凡人爲學便當以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及明明德於天下爲事不成只要獨善其身便了須是志於天下所謂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也所以大學第二句便說在新民 僩

明德新民便是節目止於至善便是規模之大 道夫

仁甫問釋氏之學何以說爲高過於大學而無用曰吾儒更着讀書逐一就事物上理會道理他便都掃了這箇他便恁地空寂寂恁地便道事都了只是無用德行道藝藝是一箇至末事然亦皆有用釋氏若將些子事付之便都没奈何又曰古人志道據德而游於藝禮樂射御書數數尤是最末事若而今行經界則算法亦甚有用若時文整篇整卷要作何用耶徒然壞了許多士子精神 賀孫

經上

大學首三句說一箇體統用力處却在致知格物 端蒙

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 敬仲○以下明明德

或問明德便是仁義禮智之性否曰便是

或問所謂仁義禮智是性明德是主於心而言曰這箇道理在心裏光明照徹無一毫不明

明德是指全體之妙下面許多節目皆是靠明德做去

明明德明只是提撕也 士毅

學者須是爲己聖人教人只在大學第一句明明德上以此立心則如今端己斂容亦爲己也讀書窮理亦爲己也做得一件事是實亦爲己也聖賢教人持敬只是須着從這裏說起其實若知爲己後即自然着敬 方子

明明德乃是爲己工夫那箇事不是分內事明德在人非是從外面請入來底 蓋卿

爲學只在明明德一句君子存之存此而已小人去之去此而已一念竦然自覺其非便是明之之端 儒用

大學在明明德一句當常常提撕能如此便有進步處蓋其原

自此發見人只一心爲本存得此心於事物方知有脉絡貫
通處 季札
在明明德須是自家見得這物事光明燦爛常在目前始得如
今都不曾見得須是勇猛着起精神拔出心肝與他看始得
正如人跌落大水浩無津涯須是勇猛奮起這身要得出來
始得而今都只汎汎聽他流將去
或以明明德譬之磨鏡曰鏡猶磨而後明若人之明德則未嘗
不明雖其昏蔽之極而其善端之發終不可絶但當於其所
發之端而接續光明之令其不昧則其全體大用可以盡明
且如人知己德之不明而欲明之只這知其不明而欲明之
者便是明德就這裏便明將去 僩
明明德如人自云天之所與我未嘗昏只知道不昏便不昏矣 僩
明明德是明此明德只見一點明便於此明去正如人醉醒初
間少醒至於大醒亦只是一醒學者貴復其初至於已到地
位則不着箇復字 可學

問明明德曰人皆有箇明處但爲物欲所蔽剔撥去了只就明
處漸明將去然須致知格物方有進步處識得本來是甚底
物 季札
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非義而羞惡見孺子
入井而惻隱見尊賢而恭敬見善事而歎慕皆明德之發見
也如此推之極多但當因其所發而推廣之 僩
明德謂得之於己至明而不昧者也如父子則有親君臣則有
義夫婦則有別長幼則有序朋友則有信初未嘗差也苟或
差焉則其所得者昏而非固有之明矣 履孫
人本來皆具此明德德內便有此仁義禮智四者只被外物汩
沒了不明便都壞了所以大學之道必先明此明德若能學
則能知覺此明德常自存得便去刮剔不爲物欲所蔽推而
事父孝事君忠推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只此理大學一書

若理會得這一句便可迎刃而解 椿
明德也且就切近易見處理會也且慢慢自見得如何一日便
都要識得如出必是告反必是面昏定晨省必是昏定晨省
這易見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這也易
見有甚不分明如九族既睦是堯一家之明德百姓昭明是
堯一國之明德黎民於變時雍是堯天下之明德如博弈好
飲酒不顧父母之養是不孝到能昏定晨省冬溫夏凊可以
爲孝然而從父之令今看孔子說却是不孝須是知父之命
當從也有不可從處蓋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諭父
母於道方是孝 賀孫
曾興宗問如何是明明德曰明德是自家心中具許多道理在
這裏本是箇明底物事初無暗昧人得之則爲德如惻隱羞
惡辭遜是非皆從自家心裏出來觸着那物便是那箇物出
來何嘗不明緣爲物欲所蔽故其明易昏如鏡本明被外物
點汙則不明了少間磨起則其明又能照物又云人心惟定

則明所謂定者非是定於這裏全不修習待他自明惟是定
後却好去學看來看去久後自然徹又有人問自覺胸中甚
昧曰這明德亦不甚昧如適來說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等此
是心中元有此等物發而爲惻隱這便是仁發而爲羞惡這
便是義發而爲辭遜是非便是禮智看來這箇亦不是甚昧
但恐於義理差互處有似是而非者未能分別耳且如冬溫
夏凊爲孝人能冬溫夏凊這便是孝至如子從父之令本似
孝孔子却以爲不孝與其得罪於鄉閭不若且諫父之過使
不陷於不義這處方是孝恐似此處未能大故分別得出方
昧且如齊宣王見牛之觳觫便有不忍之心欲以羊易之這
便見惻隱處只是見不完全及到興甲兵危士臣處便欲快
意爲之是見不精確不能推愛牛之心而愛百姓只是心中
所見所好如此且恁地做去又如胡侍郎讀史管見其爲文

字與所見處甚好到他自做處全相反不知是如何卻似是兩人做事一般前日所見是一人今日所行又是一人是見不真確致得如此卓

或問明明德是於靜中本心發見學者因其發見處從而窮究之否曰不特是靜雖動中亦發見孟子將孺子將入井處來明這道理蓋赤子入井人所共見能於此發端處推明便是明蓋人心至靈有什麼事不知有什麼事不曉有什麼道理不具在這裏何緣有不明為是氣稟之偏又為物欲所亂如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所以不明然而其德本是至明物事終是遮不得必有時發見便教至惡之人亦時乎有善念之發學者便當因其明處下工夫一向明將去致知格物皆是事也且如今人做得一件事不是有時都不知便是昏處然有時知得不是這箇便是明處孟子發明赤子入井蓋赤子入井出於倉猝人都主張不得見之者莫不有怵惕惻隱之心又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所以不知者但氣稟有偏故知之有不能盡所謂致知者只是教他展開使盡又曰看大學先將經文看教貫通如看或問須全段相參酌看教他貫通如看了隻手將起便有五指頭始得今看或問只逐些子看都不貫通如何得子蒙

或問明明德云云曰不消如此說他那註得自分曉了只要你實去體察行之於身須是真箇明得這明德是怎生地明是如何了得它虛靈不昧須是真箇不昧具得眾理應得萬事只恁地說不濟得事又曰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五者皆明明德事格物致知便是要知得分明誠意正心脩身便是要行得分明若是格物致知有所未盡便是知得這明德未分明意未盡誠便是這德有所未明心有不正則德有所未明身有不脩則德有所未明須是意不可有頃刻之不誠心不可有頃刻之不正身不可有頃刻之不脩這明德方常明問所謂明明德工夫也只在讀書上曰固是在讀書上然亦不專是讀書事上也要理會書之所載者固要逐件理會也有書所不載而事上合當理會者也有古所未有底事而今之所有當理會者極多端僩○燾別出

問或謂虛靈不昧是精靈底物事具眾理是精靈中有許多條理應萬事是那條理發見出來底曰不消如此解說但要識得這明德是甚物事便切身做功夫去其氣稟物欲之蔽能存得自家箇虛靈不昧之心足以具眾理可以應萬事便是明得自家明德了若只是解說虛靈不昧是如何具眾理是如何應萬事又是如何卻濟得甚事又問明之之功莫須讀書為要否曰固是要讀書然書上有底便可就書理會若書上無底便著就事上理會若古時無底便著就而今理會蓋所謂明德者只是一箇光明底物事如人與我一把火將此火照物則無不燭自家若滅息著便是暗了明德能吹得著時又是明其明德所謂明之者致知格物誠意正心脩身皆明之之事五者不可闕一若闕一則德有所不明蓋致知格物是要知得分明誠意正心脩身是要行得分明然既明其明德又要功夫無間斷使無時而不明方得若知有一之不盡物有一之未窮意有頃刻之不誠心有頃刻之不正身有頃刻之不脩則明明德又暗了惟知無不盡物無不格意無不誠心無不正身無不脩即是盡明明德之功夫也去僞

問大學注言其體虛靈而不昧其用鑒照而不遺此二句是說心說德曰心德皆在其中更子細看又問德是心中之理否曰便是心中許多道理光明鑒照毫髮不差僩○[illegible]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禪家則但以虛靈不昧者為性而無以具眾理以下之事僩

問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是如何曰人固有理會得處如孝於親友於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不可謂他不知但須

去致極其知因那理會得底推之於理會不得底自淺以至深自近以至遠又曰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廣

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此明德莫是天生德於予之德曰莫如此問只理會明德是我身上甚麼物事某若理會不得便應公是天生德於予之德公便兩下都理會不得且只就身上理會莫又引一句來問如此只是紙上去討又曰此明德是天之予我者莫令汙穢當常常有以明之榦

問明德意思以平旦驗之亦見得於天者未嘗不明曰不要如此看且就明德上說如何又引別意思證讀書且不要如此賀孫遂就明德上推說曰須是更子細將心體驗不然皆是閑說賀孫

傅敬子說明明德曰大綱也是如此只是說得恁地孤單也不得且去子細看聖人說這三句也且大概恁地說到下面方說平天下至格物八者便是明德新民底工夫就此八者理會得透徹明德新民都在這裏而今且去子細看都未要把自家言語意思去攙他底少說胸中有箇分曉底少間捉摸不着私意便從這裏生便去穿鑿而今且去熟看那解看得細字分曉了便曉得大字便與道理相近道理在那無字處自然見得而今且說格物這箇事物當初甚處得來如今如何安頓也逐一只是虛心去看萬物之理看日用常行之理看聖賢所言之理夔孫

明德謂本有此明德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其良知良能本自有之只為私欲所蔽故暗而不明所謂明明德者求所以明之也譬如鏡焉本是箇明底物緣為塵昏故不能照須是磨去塵垢然後鏡復明也在新民明德而後能新民德明。以下新民

或問明德新民還須自家德十分明後方可去新民曰不是自家德未明便都不管着別人又不是硬要去新他若大段新民須是德十分明方能如此若小小效驗自是自家這裏如此他人便自觀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是如此子蒙

問明德新民在我有以新之至民之明其明德却又在他曰雖說是明己德新民德然其意自可參見明明德於天下自新以新其民可知寓

蔡卿問新民是修道之謂教有以新之否曰道之以德是明明德齊之以禮是以禮新民也是修道之謂教有禮樂法度政刑使之去舊汙也驤

至善只是十分是處賀孫。以下至善

至善猶今人言極好方子

凡曰善者固是好然方是好事未是極好處必到極處便是道理十分盡頭無一毫不盡故曰至善僩

至善是極好處且如孝冬溫夏凊昏定晨省雖然是孝底事然須是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方始是盡得所謂孝履孫

至善是箇最好處若十件事做得九件是一件不盡亦不是至善震

說一箇止字又說一箇至字直是要到那極至處而後止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德明

善須是至善始得如通書純粹至善亦是泳

問必至於是而不遷如何曰未至其地則求其至既至其地則不當遷動而之它也德明

問止於至善向承教以為君止於仁臣止於敬各止其所而行其所止之道知此而能定今日先生語賓文卿又云坐如尸坐時止也立如齊立時止也豈以自君臣父子推之於萬事無不各有其止曰固然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與臣是所止之處禮與忠是其所止之

善又如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之屬無不皆然僩
問至善先生云事理當然之極也恐與伊川說艮其止止其所也之義一同謂有物必有則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得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所謂止其所者即止於至善之地也曰只是要如此卓
或問何謂明德曰我之所得以生者有許多道理在裏其光明處乃所謂明德也明明德者是直指全體之妙下面許多節目皆是靠明德做去又問既曰明德又曰至善何也曰明得一分便有一分明得十分便有十分明得二十分乃是極至處也又曰明德是下手做至善是行到極處又曰至善雖不外乎明德然明德亦有略略明者須是止於那極至處銖下同
明至譜止
大學只前面三句是綱領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良心也良心便是明德止是事事各有
學六十三

箇止處如坐如尸立如齊坐立上須得如此方止得又如視思明以下皆止於至善之意大學須自格物入格物從敬入最好只敬便能格物敬是箇瑩徹底物事今人却塊坐了相似昏倦要須提撕着提撕便敬昏倦便是肆肆便不敬德明
問明德至善莫是一箇否曰至善是明德中有此極至處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此所謂在止於至善只是又當知如何而為止於仁如何而止於敬如何而止於慈孝與國人交之信這裏便用究竟一箇下工夫處黃[illegible]紹曰止莫是止於此而不過否曰固是過與不及皆不濟事但仁敬慈孝誰能到得這裏聞有不及者矣未聞有過於此者也如舜之命契不過是欲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只是此五者至於後來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明此而已這箇道理本是天之所以與我者不為聖賢而有餘不為愚不肖而不足但其間節目

須是講學以明之此所以讀聖賢之書須當知他下工夫處今人只據他說一兩字便認以為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止此而已都不窮究着實殊不濟事且如論語相似讀學而時習之須求其所謂學者如何如何謂之時習既時習如何便能說有朋自遠方來朋友因甚而來自遠方我又何自而樂須着一一與他考究似此用工初間雖覺得生受費力久後讀書甚易為工却亦濟事道夫
明明德是知止於至善是守夫子曰知及之仁能守之聖賢當不為兩頭底說話如中庸所謂擇善固執擇善便是理會知之事固執便是理會守之事至書論堯之德便說欽明舜便說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欽是欽敬以自守明是其德之聰明濬哲文明便有知底道理溫恭允塞便有守底道理道夫
淳寓道夫錄
問新民如何止於至善曰事事皆有至善處又曰善字輕至字重賜山錄下新

問新民止於至善只是要民修身行己應事接物無不曲當曰雖不可使知之亦當使由之不出規矩準繩之外節
止於至善是包在明明德在新民己也要止於至善人也要止於至善蓋天下只是一箇道理在他雖不能在我之所以望他者則不可不如是也道夫新民錄下明
明德新民二者皆要至於極處明德不是只略略地明得便了新民不是只略略地新得便休須是要至於極至處賀孫
問至善不是明德外別有所謂善只就明德中到極處便是否曰是明德中也有至善新民中也有至善皆要到那極處至善隨處皆有修身中也有至善必要到那盡處齊家中也有至善亦要到那盡處至善只是以其極言不特是理會到極處亦要做到極處如為人君止於仁固是一箇仁然仁亦多般須是隨處看如這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事又合當如彼

亦是仁若不理會只管執一便成一邊去如為人臣止於敬敬亦有多少般不可只道擎跽曲拳便是敬如盡忠不欺陳善閉邪納君無過之地皆是敬皆當理會若只執一亦成一邊去安得謂之至善至善只是些子恰好處韓文公謂軻之死不得其傳自秦漢以來豈無人亦只是無那至善見不到十分極好處做亦不做到十分極處 寓同

明德是我得之於天而方寸中光明底物事統而言之仁義禮智以其發見而言之如惻隱羞惡之類以其見於實用言之如事親從兄是也如此等德本不待自家明之但從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一向昏昧更不光明而今却在挑剔揩磨出來以復向來得之於天者此便是明明德我既是明得箇明德見他人為氣稟物欲所昏自家豈不惻然欲有以新之使之亦如我挑剔揩磨以革其向來氣稟物欲之昏而復其得之於天者此便是新民然明德新民初非是人力私意所為本自有一箇當然之則過之不可不及亦不可且以孝言之孝是明德然亦自有當然之則不及則固不是若是過其則必有刲股之事須是要到當然之則田地而不遷此方是止於至善 泳

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不及於止則是未當止而止當止而不止則是過其所止能止而不久則是失其所止 僩

明德新民皆當止於極好處止之為言未到此便住不可謂止到得此而不能守亦不可言止止者止於是而不遷之意或問明明德是自己事可以做得到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如何得他到極好處曰且教自家先明得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然解到極好處 銖

或問明德可以止於至善新民如何得他止於至善曰若是新民而未止於至善亦是自家有所未到若使聖人在上便自有箇處置又問夫子非不明德其歷諸國豈不欲春秋之民皆止於至善到他不從聖人也無可奈何曰若使聖人得位則必須綏來動和又云此是說理理必須是如此且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然堯有九年之水想有多少不育之物大德必得名位福壽也豈箇箇如此只是理必如此 胡泳

明明德便要如湯之日新新民便要如文王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名求止於至善之地而後止也 德明

欲新民而不止於至善是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也明明德是欲去長安止於至善是已到長安也 拱壽

劉源問知止而後有定曰此一節只是說大學效驗如此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却是做工夫處 雉以下止定

在止於至善至善是天理人心之極致蓋其本於天理驗於人心即事即物而無所不在吾能各知其所止則事事物物莫不各有定理而分位界限為不差矣 端蒙

須是灼然知得物理當止之處心自會定 砥

問知止而後有定須是物格知至以後方能知此若未能物格知至只得且隨所知分量而守之否曰物格知至也無頓斷都知到盡處了方能知止有定只這一事上知得盡則此一事便知得當止處無緣便要盡底都曉得了方知止有定不成知未到盡頭只恁地鶻突獃在這裏不知箇做工夫處這箇各隨人淺深固是要知到盡處方好只是未能如此且隨你知得者只管定去如人行路今日行得這一條路則此一條路便知得熟了便有定了其他路皆要如此知得分明所以聖人之教只要人只管理會將去又曰這道理無他只怕人等待事到面前便理會得去做無有不得者只怕等待所以說需者事之下也又曰需者事之賊也若是等待終誤事去又曰事事要理會便是人說一句話也要思量他怎生如此說做一篇沒緊要文字也須思量他怎生如此做 僩

知止而後有定，須是事事物物都理會得盡，而後有定。若只理會得一事一物，明日別有一件，便理會不得。這箇道理須是理會得五六分以上，方見得這邊重，那邊輕，後面便也易了。而今未理會到半截以上，所以費力。須是逐一理會，少間多了，漸會貫通，兩箇合做一箇，少間又七八箇合做一箇，便都一齊通透了。伊川說「貫通」字最妙。若不是它自會如此，如何說出這字！賀孫

知止而後有定，必謂有定，不謂能定，故知是物有定說。振

未知止，固用做工夫，但費把捉。已知止，則為力也易。僩

定亦自有淺深：如學者思慮凝定，亦是定；如道理都見得徹，各止其所，亦是定。只此地位已高。端蒙

問定而能靜。曰：「定，是見得事事物物上千頭百緒皆有定理；靜，只就自家一箇心上說。」賀孫。○以下定靜。

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曰能。義剛

定是理，靜在心。既定於理，心便會靜。若不定於理，則此心只是東去西走。泳

問：「章句云：『外物不能搖，故靜。』舊說又有『異端不能惑』之語。竊謂將二句參看，尤見得靜意。」曰：「此皆外來意。凡立說須寬，方流轉，不得局定。」德明

問：「大學之靜與伊川『靜中有動』之『靜』同否？」曰：「未須如此說。如此等處未到那裏，不要理會。少頃都打亂了，和理會得處也理會不得去。」士毅

問：「靜而後能安。」曰：「安，只是無臲卼之意。才不紛擾，便安。」問：「如此則靜與安無分別。」曰：「二字自有淺深。」德明。○以下靜安。

問：「安，謂所處而安。莫是把捉得定時，處事自不為事物所移否？」曰：「這箇本是一意。但靜是就心上說，安是就身上說。而今人心才不靜時，雖有意去安頓那物事，自是不安。若是心靜，方解去區處，方解穩當。」義剛

既靜，則外物自然無以動其心；既安，則所處而皆當。看打做那裏去，都移易他不得。道夫

問：「靜而后能安，是在貧賤，在患難，皆安否？」曰：「此心若不靜，這裏坐也坐不得，那裏坐也坐不得。」宇

能安者，以地位言之也。在此則此安，在彼則彼安；在富貴亦安，在貧賤亦安。節

問：「知止章中所謂定、靜、安，終未深瑩。」曰：「知止，只是識得一箇去處。既已識得，即心中便定，更不他求。如求之彼，又求之此，即是未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亦相去不遠，但有深淺耳。與中庸動、變、化相類，皆不甚相遠。」問先生於此段詞義望加詳數語，使學者易曉。曰：「此處亦未是緊切處，其他亦無可說。」黃謙。○定靜安。

定、靜、安頗相似。定，謂所止各有定理；靜，謂遇物來能不動；安，謂隨所寓而安，安蓋深於靜也。去偽

定、靜、安三字大略相類。然定是心中知「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心下有箇定理，便別無膠擾，自然是靜。如此，則隨所處而安。營

知止而後有定，如行路一般。若知得是從那一路去，則心中自是定，更無疑惑。既無疑惑，則心便靜；心既靜，便貼貼地，便是安。既安，則自然此心專一，事至物來，思慮自無不通透。若心未能靜安，則總是胡思亂想，如何是能慮！賀孫。○知止定靜安慮。

定對動而言。初知所止，是動；底方定，方不走作，如水之初定。靜則定得來久，物不能撓，處山林亦靜，處廛市亦靜。安則靜者廣，無所適而不安。靜固安，動亦安，看處甚事皆安然不撓。安然後能慮。今人心中搖漾不定疊，還能處得事否？慮者，思之精審也。人之處事，於叢冗急遽之際而不錯亂者，非安不能。聖人言雖不多，推出來便有許多說話，在人細看之耳。僩

問安而後能慮。曰：「先是自家心安了，有些事來，方始思量區處

得者今之人先是自家這裏紛然不了到事來都區處不下既欲
爲此又欲若彼既欲爲東又欲向西便是不能慮然這也
知止說下來若知其所止自然如此這卻不消得工夫若知
所止如火之必熱水之必深如食之必飽飲之必醉若知所
止便見事事決定是如此決定着做到如此地位欠闕些子
便自住不得如說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人多會
說得只是不曾見得決定着竭其力處決定着致其身處若
決定見得着如此看如何也須要到竭其力處須要到致其
身處且如事君若不見得決定着致其身則在內親近必不
能推忠竭誠有犯無隱在外任使必不能展布四體有須無
二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這若不是見得到如何會
恁地 止安慮 賀孫○李

李德之問安而後能慮既首言知止矣如何於此復說能慮曰
既知此理更須是審思而行且如知孝於事親須思所以爲
玉子七四 一冊 卷十四 十二
事親之道又問知至而後意誠如何知既盡後意便能實先
生指燈臺而言如以燈照物照見處所見便實照不見處便
有私意非真實又問持敬居敬如何曰且如此做將去不須
先安排下樣子後卻旋求來合 蓋卿

子升問知止與能慮先生昨以比易中深與幾或問中卻兼下
極深研幾字覺未穩曰當時下得也未子細要之只着得研
幾字 木之

李約之問安而後能慮曰若知至了及臨時不能慮則安頓得
不恰好且如知得事親當孝也知得恁地是孝及至事親時
不思慮則孝或不行而非孝者反露矣 學蒙 安卿○

問安而後能慮曰若不知此則自家先已紛擾安能慮 德明

能安者隨所處而安無所擇地而安能慮是見於應事處能慮 節

慮是思之重複詳審者 方子

慮是研幾 閎祖

問到能得處學之工夫盡否曰在己之功亦備矣又要明明德
於天下不止是要了自家一身 淳○

因說知止至能得上云止於至善矣此又提起來說言能知止
則有所定有所定則知其理之確然如是一定則不可移易
任是千動萬動也動搖他不得既定則能靜靜則能安安則
能慮慮則能得其所止之實矣 至錄○知止至能得

知止至能得蓋才知所止則志有定向才定則自能靜靜則自
能安安則自能慮慮則自能得要緊在能字蓋滔滔而去自
然如此者慮謂會思量事凡思天下之事莫不各得其當是
也 履孫

知止只是先知得事理如此便有定能靜能安及到事來乃能
慮能字自有道理是事至物來之際思之審處之當斯得之
矣 夔孫

問據知止已是思慮了何故靜安下復有箇慮字既靜安了復
季全五 一冊 卷十四 十四
何所慮曰知止只是先知得事理如此便有定能靜能安及
到事至物來乃能慮能字自有意思謂知之審而后能慮慮
之審而后能得 賜

或問定靜安慮四節曰物格知至則天下事事物物皆知有箇定
理定者如寒之必衣飢之必食更不用商量所見既定則心
不動搖走作所以能靜既靜則隨所處而安看安頓在甚處
如處富貴貧賤患難無往而不安靜者主心而言安者主身
與事而言若人所見未定則心何緣得靜心若不靜則既要
如彼又要如此身何緣得安能慮則是前面所知之事到得
會行得去如平時知得爲子當孝爲臣當忠到事親事君時
則能思慮其曲折精微而得所止矣 胡泳

琮曰上面已自知止今慮而得者依舊是知底意思云云先生
曰只上面是方知下面是實得耳問如此何用更過定靜安
三箇節目曰不如此不實得曰如此上面知止處其實未有

知也通此五句纔做得致知在格物一句曰今人之學却是
敏底不如鈍底鈍底循循而進終有得處敏底只是從頭呼
揚將去只務自家一時痛快終不見實理 祄
問定即心有所向不至走作便靜靜便可以慮何必待安曰安
主事而言不安便不能思譬如靜坐有件事來撓惹便不得
專一定靜安都相似未到安處思量未得知止是知箇慈知
箇孝到得時方是得箇慈得箇孝底道理慮是慮箇如何是
慈如何是孝又問至於安時無勉強意思否曰在貧賤也安
在富貴也安在這裏也安在那裏也安今人有在這裏不安
了在那裏也不會安心下無理會如何會去思慮聞之南中
處謂思無不審曰慮是思之熟否曰慮是思之周密處 芝
壬子周問知止至能得曰這數句只是要曉得知止不知止則
不能得所止之地如定靜安數字恰如今年二十一歲來年
二十二歲自是節次如此來自不可遏如在明明德在新民
在止於至善這三句却緊要只是在止於至善而不說知止
則無下工夫處 震
游子蒙問知止得止莫稍有差別否曰然知止如射者之於的
得止是已中其的問定靜安矣如之何而復有慮曰慮是事
物之來略審一審劉淮叔通問慮與格物致知不相干曰致
知便是要知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慮便是審其如何而
爲孝如何而爲慈至言仁則當如堯舜言孝則當如舜言敬則
當如文王這方是得止子蒙言開欲以明德之明爲如人之
失其所有而一旦復得以喻之至慮字則說不得曰知止而
有定便如人撞著所失而不用終日營營以求之定而靜便
如人既不用求其所失自爾寧靜靜而安便如人既知其物
在甚處某物在甚處心下恬然無復不安安而慮便如自家
金物都自在這裏及人來問自家討甚金物自家也須將上
手審一審然後與之慮而得則稱停輕重皆相當矣或又問

何故知止而定靜安了又復言慮曰且如可以予可以無予
可以取可以無取可以死可以無死這上面有幾許商量在
道夫
問知止而後有定曰須是灼然知得物理當止之處心自會定
又問上既言知止了何更待慮而後能得曰知止是知事事
物物各有其理到慮而後能得處便是得所以處事之理知
止如人之射必欲中的終不成要射做東去又要射做西去
慮而後能得便是射而中的矣且如人早間知得這事理如
此到晚間心裏定了便會處置得這事若是不先知得這道
理到臨事時便脚忙手亂豈能慮而有得問未格物以前如
何致力曰古人這處已自有小學了 砥
子升問知止能慮之別曰知止是知事物所當止之理到得臨
事又須研幾審處方能得所止如易所謂惟深也故能通天
下之志此似知止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便是能慮聖
人言語自有不約而同處木之說如此則知止是先講明工
夫能慮是臨事審處之功曰固是再問知止而后有定注謂
知之則志有定向或問謂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
皆有定理矣語似不同何也曰也只一般 木之
知止只是知有這箇道理也須是得其所止方是若要得其所
止直是能慮方得能慮却是緊要知止如知爲子而必孝知
爲臣而必忠能得是身親爲忠孝事若徒知這箇道理至
於事親之際爲私欲所汨不能盡其孝事君之際爲利祿所
汨不能盡其忠這便不是能得矣能慮是見得此事合當如
此便如此做 道夫
人本有此理但爲氣稟物欲所蔽若不格物致知事至物來七
顛八倒若知止則有定能慮得其所止 節
問知止至能得曰真箇是知得到至善處便會到能得地位中
間自是效驗次第如此學者工夫却在明明德新民止於至

義上如何要去明明德，如何要去新民，如何要得止於至善。正當理會知止能得這處，卻未甚要緊。聖人但說箇知止能得樣子在這裏。僩

陳子安問：「知止至能得，其間有工夫否？」曰：「有次序，無工夫。纔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只知止處，便是工夫。」又問：「至善須是明德否？」曰：「至善雖不外乎明德，然明德亦有略略明者。須是止那極至處。」銖

真知所止，則必得所止，雖若無甚間隔，其間亦有少過度處。健步勇往，勢雖必至，然移步亦須略有漸次也。

林子淵問知止至能得。曰：「知與行，工夫須著並到。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廢。如人兩足相先後行，便會漸漸行得到。若一邊軟了，便一步也進不得。然又須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學先說致知，中庸說知先於仁勇，而孔子先說知及之。然學問、慎思、明辨、力行，皆不可闕一。」賀孫

問知止能得一段。曰：「只是這箇物事，滋長得頭面自各別。今未要理會許多次第，且要先理會箇知止。待將來熟時，便自見得。」先生論看文字，只要虛心濯去舊聞，以來新見。時舉

黃去私問知止至能得。曰：「工夫全在知止。若能知止，則自能如此。」人傑

知止至能得，譬如喫飯，只管喫去，自會飽。德明

問知止至能得。曰：「如人飲酒，終日只是喫酒，但酒力到時，一杯深如一杯。」儒用

知止至能得，是說知至、意誠中間事。閎祖

大學章句說靜處，若兼動，即便到得地位，所以細分。方

問知與得如何分別。曰：「知只是方知，得便是在手。」問：「得莫是行所知了時？」曰：「也是如此。」又曰：「只是分箇知與得。知在外，得便在我。」士毅

朱子語類卷第十五

大學二

經下

蜚卿問：「致知者，推致事物之理。還當就甚麽樣事推致其理？」曰：「眼前凡所應接底都是物。事事都有箇極至之理，便要知得到。若知不到，便都沒分明；若知得到，便著定恁地做，更無第二著、第三著。止緣人見道理不破，便恁地苟簡，且恁地做也得，都不做得第一義。」曹問：「如何是第一義？」曰：「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之類，決定著恁地，不恁地便不得。又如在朝，須著進君子，退小人，這是第一義。有功決定著賞，有罪決定著誅，更無小人可用之理，更無包含小人之理。惟見得不破，便道小人不可去，也有可用之理。這都是第二義、第三義，如何會好？若事事窮得盡道理，事事占得第一義，做甚麽剛方正大！且如為學，決定是要做聖賢，這是第一義，便漸漸有進步處。若便道自家做不得，且隨分依稀做些子，這是見不破。所以說：『道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謂吾身不能者，自賊者也。」賀孫。卓錄云：[illegible]……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illegible] 去偽

致知所以求為真知。真知，是要徹骨都見得透。道夫

問致知。曰：「只是致察。」曰：「如讀書而求其義，處事而求其當，接物存心察其是非、邪正，皆是也。」㝢

因鄭仲履之問而言曰：「致知乃本心之知。如一面鏡子，本全體通明，只被昏翳了，而今逐旋磨去，使四邊皆照見，其明無所不到。」蓋卿

致知有甚了期方

致知工夫亦只是且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本無不足也

格物者格盡也須是窮盡事物之理若是窮得三兩分便未是格物須是窮盡得到十分方是格物賀孫○以下格物兼論窮理

居甫問格物工夫覺見不周給曰須是四方八面去格可學

格物格猶至也如舜格于文祖之格是至于文祖處芝

問格物還是事未至時格事既至然後格曰格是到那般所在也有事至時格底也有事未至時格底芝

格物者如言性則當推其如何謂之性如言心則當推其如何謂之心只此便是格物蓋卿

窮理格物如讀經看史應接事物理會箇是處皆是格物只是常教此心存莫教他閑沒勾當處公且道如今不去學問時此心頓放那處賀孫

格物須是從切己處理會去待自家者已定疊然後漸漸推去這便是能格物道夫

格物二字最好物謂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凡自家身心上皆須體驗得一箇是非若講論文字應接事物各各體驗漸漸推廣地步自然寬闊如曾子三省只管如此體驗去德明

文振問物者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何者為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人所不能無者但學者須要窮格得盡事父母則當盡其孝處兄弟則當盡其友如此之類須是要見得盡若有一毫不盡便是窮格不至也人傑

格物莫先於五品方子

格物是窮得這事當如此那事當如彼如為人君便當止於仁為人臣便當止於敬又更上一著便要窮究得為人君如何要止於仁為人臣如何要止於敬乃是銖

格物者格其孝當考論語中許多論孝格其忠必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不幸而伏節死義古人愛物而伐木亦有時無一些子不到處無一物不被其澤蓋緣是格物得盡所以如此節

格物須真見得決定是如此為子豈不知是要孝為臣豈不知是要忠人皆知得是如此然須當真見得子決定是合當孝臣決定是合當忠決定如此做始得寓

如今說格物只晨起開目時便有四件在這裏不用外尋仁義禮智是也如才方開門時便有四人在門裏僩

子淵說格物先從身上格去如仁義禮智發而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須從身上體察常常守得在這裏始得曰人之所以為人只是這四件須自認取意思是如何所謂惻隱者是甚麼意思且如赤子入井一井如彼深峻入者必死而赤子將入焉自家見之此心還是如何有一事不善在自家身上做出這裏定是可羞在別人做出這裏定是惡他利之所不當得或雖當得而吾心有所未安便自謙遜辭避不敢當以至等閑禮數人之施於己者或過其分便要辭將去遜與別人定是如此事事物物上各有箇是有箇非是底自家心裏定道是非底自家心裏定道非就事物上看是底定是是非底定是非到得所以是之所以非之卻只在自家此四者人人有之同得於天不待問別人假借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也只是這四箇桀紂本來亦有這四箇如今若認得這四箇分曉方可以理會別道理只是孝有多少樣有如此為孝如此而為不孝忠固是忠有如此為忠又有如此而不喚做忠一一都著斟酌理會過賀孫

問格物最難日用間應事處平直者卻易見如交錯疑似處要如此則彼礙要如彼則此礙不審何以窮之曰如何一頓便要格得恁地且要見得大綱且看箇大胚模是恁地方就裏面旋旋做細如樹初間且先斫倒在這裏逐旋去皮方始出

細若麤曉易曉底一齊都要理會得也不解恁地但不失了
大綱理會一重了裏面又見一重一重了又見一重以事之
詳略言理會一件又一件以理之淺深言理會一重又一重
只管理會須有極盡時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成四
節次第恁地方是 寓

或問格物是學者始入道處當如何著力曰遇事接物之間各
須一一去理會始得不成是精底去理會粗底又放過了大
底去理會小底又不問了如此終是有欠闕但隨事遇物皆
一一去窮極自然分明又問世間有一種小有才底人於事
物上亦能考究得子細如何却無益於己曰他理會底聖人
亦理會但他理會底意思不是從所為者但欲人說他人理
會不得者我理會得他人不能者我能之却不切己也又曰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聖人何事不理會但是與人自不同 淵

傅問而今格物不知可以就吾心之發見理會得否曰公依舊
是要安排而今只且就事物上格去如讀書便就文字上格
聽人說話便就說話上格接物便就接物上格精粗大小都
要格它久後會通粗底便是精小底便是大這便是理之一
本處而今只管要從發見處理會且如見赤子入井便有怵
惕惻隱之心這箇便是發了更如何理會若須待它自然發
了方理會它一年都能理會得多少聖賢不是教人去黑淬
淬裏守着而今且大着心胸大開着門端身正坐以觀事物
之來便格它 夔孫

世間之物無不有理皆須格過古人自幼便識其具且如事親
事君之禮鐘鼓鏗鏘之節進退揖遜之儀皆目熟其事躬親
其禮及其長也不過只是窮此理因而漸及於天地鬼神日
月陰陽草木鳥獸之理所以用工也易今人皆無此等禮數
可以講習只靠先聖遺經自去推究所以要人格物主敬便
將此心去體會古人道理循而行之如事親孝自家既知所
以孝便將此孝心依古禮而行之事君敬便將此敬心依聖
經所說之禮而行之一一須要窮過自然浹洽貫通如論語
一書當時門人弟子記聖人言行動容周旋揖遜進退至為
纖悉如鄉黨一篇可見當時此等禮數皆在至孟子時則漸
已放棄如孟子一書其說已寬亦有但論其大理而已 僩

問當只從周旋看格物一段否曰言聖人只說格物二字便是要
人就事物上理會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靜若動
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各有箇天理人欲須是逐
一驗過雖在靜處坐亦須驗箇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
欲如居處便須驗得恭與不恭執事便須驗得敬與不敬有
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八倒到
了又都動他寂然底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無
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如居仁便自能由義由義便
是居仁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能義以方外便是敬以直
內 德明

子仲問格物是小學已有開明處了便從大學做將去推致其
極曰人也不解無箇發明處才有些發見處便從此挨將去
漸漸開明只如一箇事我才發心道我要做此事只此便是
發見開明處了便從此做將去五代時有一將官年大而不
識字既貴遂令人於每件物事上書一名字帖之渠子細看
久之漸漸認得幾箇字從此推將去遂識字 義

問格物則恐有外馳之病曰若合做則雖治國平天下之事亦
是己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
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不成也說道外馳又問若如此
則恐有身在此而心不在此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
其味有此等患曰合用他處也著用又問如此則不當論內
外但當論合為與不合為先生頷之 節

若格物而雖不能盡知而事至物來大者增些子小者減些子
雖不中不遠矣 節

問格物工夫未到得貫通亦未害否曰這是甚說話而今學者
所以學便須是到聖賢地位不到不肯休方是但用工做向
前去但見前路茫茫地白莫問程途少間自能到如何先立
一箇不解做得便休底規模放這裏了如何做事且下手要
做十分到了只做得五六分下手做五六分到了只做得三
四分下手做三四分便無了且諸公自家裏來到建陽直到
建陽方休未到建陽半路歸去便是不到建陽聖賢所為必
不如此如所謂君子鄉道而行半塗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
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又曰舜為法於天
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
如舜而已矣 卓

人多把這道理作一箇懸空底物大學不說窮理只說箇格物
子九十二
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如此方見得實體所謂實體非就
事物上見不得且如作舟以行水作車以行陸今試以衆人
之力共推一舟於陸必不能行方見得舟果不能以行陸也
此之謂實體 德明

問道之不明蓋是後人舍事迹以求道曰所以古人只道格物
有物便有理若無事親事君底事何緣得忠孝 節

窮理二字不若格物之為切便就事物上窮格如漢人多推秦
之所以失漢之所以得故得失易見然彼亦無那格底意思
若格之而極其至則秦猶有餘失漢亦當有餘得也又云格
謂至也所謂實行到那地頭如南劍人往建寧須到得郡廳
上方是至若只到建陽境上即不謂之至也 德明

格物不說窮理却言格物蓋言理則無可捉摸物有時而離言
物則理自在自是離不得釋氏只說見性下梢尋得一箇空
洞無稽底性亦由他說於事上更動不得 賀孫

所謂窮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箇事物底道理窮之須要周盡
若見得一邊不見一邊便不該通窮之未得更須款曲推明
蓋天理在人終有明處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謂人合下便有
此明德雖為物欲掩蔽然這些明底道理未嘗泯絕須從明
處漸漸推將去窮到是處吾心亦自有準則窮理之初如攻
堅物必尋其罅隙可入之處乃從而擊之則用力為不難矣
孟子論四端便各自有箇柄靶仁義禮智皆有頭緒可尋即
其所發之端而求其可見之體莫非可窮之理也 謨

格物窮理有一物便有一理窮得到後遇事觸物皆撞着這道
理事君便遇忠事親便遇孝居處便恭執事便敬與人便忠
以至參前倚衡無往而不見這箇道理若窮不至則所見不
真外面雖為善而內實為惡是兩箇人做事了外面為善是
一箇人裏面又有一箇人說道我不好如今須勝得那一箇
不好底人去方是豈有學聖人之書為市井之行這箇窮得
箇甚道理而今說格物窮理須是見得箇道理親切了未解
便能脫然去其舊習其始且見得箇道理如此那事不是亦
不敢為其次見得分曉則不肯為又其次見得親切則不為
之而舊習都忘之矣 子蒙

不是要格那物來長我聰明見識了方去理會自是不得不理
會 僩

大學說一格物在裏却不言其所格者如何學者欲見下工夫
處但看孟子便得如說仁義禮智便窮到惻隱羞惡辭遜是
非之心說好貨好色好勇便窮到太王公劉文武說古今之
樂便窮到與民同樂處說性便格到纖毫未動處這便見得
他孟子胸中無一毫私意蔽窒得他故其知識包宇宙大無
不該細無不燭 道夫

居甫問格物窮理但理自有可以彼此者曰不必如此看理有
正有權今學者且須理會正如娶妻必告父母學者所當守

至於不告而娶自是不是到此處別理會如事君臣救其惡是正理伊川說納約自牖又是一等今於此一段未分明却先爲彼引走如孔子說危行言孫當春秋時亦自如此今不理會正當處纔見聖人書中有此語便要守定不移駭殺必至於行孫矣此等風俗浙江甚盛殊可慮 可學

問格物之義固要就一事一物上窮格然如呂氏楊氏所發明大本處學者亦須兼考曰識得即事事物物上便有大本不知大本是不曾窮得也若只說大本便是釋老之學 植

致知格物只是一箇 道夫以下致知格物

致知格物一胯底事先生舉左右指來比並 淳

格物是逐物格將去致知則是推得漸廣 賀孫

劉伯問格物致知曰格物是物物上窮其至理致知是吾心無所不知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 時舉

張仁叟問致知格物曰物莫不有理人莫不有知如孩提之童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知敬其兄以至於飢則知求食渴則知求飲是莫不有知也但所知者止於大畧而不能推致其知以至於極耳致之爲義如以手推送去之義凡經傳中云致者其義皆如此 時舉

問知如何致物如何格曰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人皆有是知而不能極盡其知者人欲害之也故學者必須先克人欲以致其知則無不明矣致字如推開去譬如暗室中見些子明處便尋從此明處去忽然出到外面見得大小大明人之致知亦如此也格物是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之類事事物物各有箇至極之處所謂止者即至極之處也然須是極盡其理方是可止之地若得八分猶有二分未盡也不是須是極盡方得又曰知在我理在物 祖道

黄去私問致知格物曰致字有推出之意前輩用致字多如此人誰無知爲子知孝爲父知慈只是知不盡須是要知得透底且如一穴之光也喚做光然逐旋開劃得大則其光愈大物皆有理人亦知其理如當慈孝之類只是格不盡但物格於彼則知盡於此矣又云知得此理盡則此箇意便實若有知未透處這裏面便黑了 人傑

劉圻父說格物致知曰他所以下格字致字者皆是爲自家元有是物但爲他物所蔽耳而今便要從那知處推開去是因其所已知而推之以至於無所不知也 義剛

鄭叔雲問爲學之初在乎格物物物有理第恐氣稟昏愚不能格至其理曰人箇箇有知不成都無知但不能推而致之耳格物理至徹底處又云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 恪

問致知是欲於事理無所不知格物是格其所以然之故此意通否曰不須如此說只是推極我所知須要就那事物上理會致知是自我而言格物是就物而言若不格物何緣得知而今人也有推極其知者却只泛泛然竭其心思都不就事物上窮究如此則終無所止義剛曰只是說所以致知必在格物曰正是如此若是極其所知去推究那事物則我方能有所知 義剛

致知格物固是合下工夫到後亦離這意思不得學者要緊在求其放心若收拾得此心存在已自看得七八分了如此則本領處是非善惡已自分曉惟是到那變處方難處到那裏便用子細研究若那分曉底道理却不難見只是學者見不親切故信不及如漆雕開所謂吾斯之未能信若見得親切自然信得及看得大學了閑時把史傳來看見得古人所以處事變處盡有短長 賀孫

人之一心本自光明常提撕他起莫爲物欲所蔽便將這箇做本領然後去格物致知如大學中條目便是材料聖人教人

將許多材料來修治（平）此心令常常光明耳（寓按補右）伊川云
我使他思時便思如此方好儻臨事不醒只爭一餉時便爲
他引去且如我兩眼光喫瞎又白日裏在大路上行如何會
別被人引去草中只是我自昏睡或暗地裏行便被別人胡
亂引去耳但只要自家常醒得他做主宰出乎萬物之上物
來便應易理會底便理會得難理會底思量久之也理會得
若難理會底便理會不得是此心尚昏未明便用提醒他（璘）

問致知在格物曰知者吾自有此知此心虛明廣大無所不知
要當極其至耳今學者豈無一斑半點只是爲利欲所昏不
曾致其知孟子所謂四端此四者在人心發見於外吾友還
曾平日的見其有此心須是見得分明則知可致今有此心
而不能致臨事則昏惑有事則膠擾百種病根皆自此生又
問凡日用之間作事接人皆是格物窮理曰亦須知得要本
若不知得只是作事只是接人何處爲窮理（人傑）

致知分數多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四者皆致知只力行一件
是行言致言格是要見得到盡處若理有未格處是於知之
之體尚有未盡格物不獨是仁孝慈敬信五者此只是大約
說耳且如說父子須更有母在更有夫婦在凡萬物萬事之
理皆要窮但窮到底無復餘蘊方是格物（大雅）

致知格物便是志於道據於德知是討得箇住格子（義剛）

格物致知是極粗底事天命之謂性是極精底事但致知格物
便是那天命之謂性底事下等事便是上等工夫（義剛）

曹又問致知格物曰此心愛物是我之仁此心要愛物是我之
義若能分別此事之是此事之非是我之智若能別尊卑上
下之分是我之禮以至於萬物萬事皆不出此四箇道理其
實只是一箇心一箇根柢出來抽枝長葉（卓）

蔣端夫問致知在格物胷中有見然後於理無不見曰胷中如
何便有所見譬如嬰兒學行今日學步明日又步積習既久
方能行天地萬物莫不有理手有手之理足有足之理手足
若不舉行安能盡其理格物者欲究極其物之理使無不盡
然後我之知無所不至物理即道理天下初無二理（寓）

問知至意誠求知之道必須存神索至不思則不得誠是否曰
致知格物亦何消如此說所謂格物只是眼前處置事物酌
其輕重究極其當處便是亦安用存神索至只如吾胷中所
見一物有十分道理若只見三二分便是見不盡須是推來
推去要見盡十分方是格物既見盡十分便是知止（寓）

或問致知須要誠既是誠了如何又說誠意曰致知上本無誠
字如何強安排誠字在上面說爲學之始須在致知不致其
知如何知得欲致其知須是格物格物云者要窮到九分九
釐以上方是格（謨）

若不格物致知那箇誠意正心方是捺在這裏不是自然若是
格物致知便自然不用強捺

元昭問致知格物只作窮理說曰不是只作窮理說格物所以
窮理又問格物是格物與人知物與人之異然後可作工夫
曰若作致知在格物論只是胡說既知人與物異後待作甚
合殺格物是格盡此物如有一物凡十瓣已知五瓣尚有五
瓣未知是爲不盡如一鏡焉一半明一半暗是一半不盡格
盡物理則知盡如元昭所云物格知至當如何說子上問向
見先生答江德功書如此說曰渠如何說已忘却子上云渠
作接物曰又更錯

陳問大學次序在聖人言之合下便都能如此還亦須從致知
格物做起但他義理昭明做得來恐易曰也如此學只是聖
人合下體段已具義理都曉得略略恁地勘驗一過其實大
本處都盡了不用學只是學那沒緊要底如中庸（也）及其至
也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古人多以至爲道之精妙處若是
道之精妙處有所不知不能便與庸人無異何足以爲聖人

這至只是道之盡處所不知不能是沒緊要底事他大本大
根元無欠闕只是古今事變禮樂制度便也須學（寓）
子善問物格曰物格是要得外面無不盡裏面亦清徹無不盡
方是不走作（下恪。以下物格）
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於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
書不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
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件與他理會過（道夫）
叔文問格物莫須用合內外否曰不須恁地說物格後他內外
自然合蓋天下之事皆謂之物而物之所在莫不有理且如
草木禽獸雖是至微至賤亦皆有理如所謂仲夏斬陽木仲
冬斬陰木自家知得這箇道理處之而各得其當便是且如
鳥獸之情莫不好生而惡殺自家知得是恁地便須見其生
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方是要之今且自近以及
遠由粗以至精（道夫。以下格物）

問格物須合內外始得曰他內外未嘗不合自家知得物之理
如此則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便見合內外之理目前事事
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獸皆有理草木春生秋
殺好生惡死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皆是順陰陽道理（砥）
（[illegible]）自家知得萬物均氣同體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
忍食肉非其時不伐一木不殺一獸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此便是合內外之理（節錄略。○砥）
知至謂天下事物之理知無不到之謂若知一而不知二知大
而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深皆非知之至也要須四至八
到無所不知乃謂至耳因指燈曰亦如燈燭在此而光照一
室之內未嘗有一些不到也（履孫。以下知至）
知至謂如親其所親長其所長而不能推之天下則是不能盡
之於外欲親其所親欲長其所長而自家裏面有所不到則
是不能盡之於內須是其外無不周內無不具方是知至（履孫）

子升問知止便是知至否曰知止就事上說知至就心上說知
止知事之所當止知至則心之知識無不盡（木之）
知止就事上說知至就心上說舉其重而言（閎祖）
問致知之致知至之至有何分別曰上一致字是推致方為也
下一至字是已至（先生指着至字要人從旁推至。節）
格物只是就事上理會知至便是此心透徹（廣）
格物便是下手處知至是知得也（德明）
致知未至譬如一箇鐵片亦割得物事只是不如磨得芒刃十
分利了一鋒便破若知得切了事事物物至面前莫不迎刃
而解（賀孫）
未知得至時一似捕龍蛇捉虎豹相似到知得至了卻恁地平
平做將去然節次自有許多工夫到後來絜矩雖是自家所
為皆足以興起斯民又須是以天下之心審自家之心以自
家之心審天下之心使之上下四面都平均齊一而後可（賀孫）

鄭仲履問某觀大學知至見得是乾知道理曰何用說乾知只
理會自家知底無不盡便了（蓋卿）
知至如易所謂極深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這一句略相似
能慮便是研幾如所謂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這一句卻
相似（賀孫）
問定靜安慮得與知至意誠心正是兩事只要行之有先後據
先生解安定慮得與知至似一般如何曰前面只是大綱且
如此說後面卻是學者用力處（去偽）
致知不是知那人不知底道理只是人面前底且如義利兩件
昨日雖看義當為然而卻又說未做也無害見得利不可做
卻又說做也無害這便是物未格知未至今日見得義當為
決為之利不可做決定是不做心下自肯自信得及這便是
物格便是知得至了此等說話為無恁地言語冊子上寫不
得似恁地說出卻較見分曉（植。以下致知）

問：「格物窮理之初，事事物物也要見到那裏了。」曰：「固是要見到那裏。然也約摸是見得，直到物格知至，那時方信得及。」寓

守約問：「物格、知至，到曾子悟忠恕於一唯處，方是知得至否？」曰：「亦是如此。只是就小處一事一物上理會得到，亦是知至。」僩

或問：「物格而后知至」一句，或謂物格而知便至，如此則與下文「而后」之例不同。曰：「看他文勢，只合與下文一般說。但且謂之物格，則不害其為一事一物在。到知，則雖萬物亦只是一箇知。故必理無不窮，然後知方可盡。今或問中卻少了他這意思。」

大學物格、知至處，便是凡聖之關。物未格，知未至，如何殺也是凡人。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於聖賢之域。縱有敏鈍遲速之不同，頭勢也都自向那邊去了。今物未格，知未至，雖是要過那邊去，頭勢只在這邊。如門之有限，猶未過得在。問：「伊川云：『非樂不足以語君子。』便是物未格，知未至，未過得關否？」曰：「然。某嘗謂物格、知至後，雖有不善，亦是白地上黑點；物未格，知未至，縱有善，也只是黑地上白點。」僩○以下論致知誠意是學者之關

格物是夢覺關。格得來是覺，格不得只是夢。誠意是善惡關。誠得來是善，誠不得只是惡。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卻一節易如一節了。到得平天下處，尚有些工夫。只為天下闊，須著如此點檢。又曰：「誠意是轉關處。」又曰：「誠意是人鬼關！」誠得來是人，誠不得是鬼。○夔孫

致知、誠意，是學者兩箇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惡與善之關。透得致知之關則覺，不然則夢；透得誠意之關則善，不然則惡。致知、誠意以上工夫較省，逐旋開去，至於治國平天下地步愈闊，卻須要照顧得到。人傑

知至、意誠，是凡聖界分關隘。未過此關，雖有小善，猶是黑中之白；已過此關，雖有小過，亦是白中之黑。過得此關，正好著力進步也。道夫

大學所謂「知至、意誠」者，必須知至，然後能誠其意也。今之學者只說操存，而不知講明義理，則此心憒憒，何事於操存也！某嘗謂誠意一節，正是聖凡分別關隘去處。若能誠意，則是透得此關；透此關後，滔滔然自在去為君子。不然，則崎嶇反側，不免為小人之歸也。致知所以先於誠意者如何？曰：「致知者，須是知得盡，尤要親切。尋常只將『知至』之『至』作『盡』字說，近來看得合作『切至』之『至』。知之者切，然後貫通得誠意底意思。如程先生所謂真知者是也。」謨

論誠意，曰：「過此一關，方是人，不是賊。」又曰：「過此一關，方會進。」一本云：過得此關方是人，過此關猶是賊。○方子　道夫

鍾唐傑問意誠。曰：「意誠只是要情願做工夫，若非情願，亦強不得。未過此一關，猶有七分是小人。」蓋卿

意誠、心正，過得此關，義理方穩。不然，七分是小人在。又曰：「意不誠底是私過，心不正底是公過。」方子

深自省察以致其知，痛加剪落以誠其意。升卿○致知誠意

知與意皆出於心。知是知覺處，意是發念處。閎祖

致知，無毫釐之不盡；守其所止，無須臾之或離。致知，如一事只知得三分，這三分知得者是真實，那七分不知者是虛偽。為善須十分知善之可好，若知得九分，而一分未盡，只此一分未盡，便是鶻突苟且之根。少間說便為惡也不妨，便是意不誠。所以貴致知，窮到極處謂之致。或得於小而失於大，或得於始而失於終，或得於此而失於彼，或得於己而失於人，極有深淺。惟致知，則無一事之不盡，無一物之不知。以心驗之，以身體之，逐一理會過，方堅實。僩

說為學次第，曰：「本末精粗，雖有先後，然一齊用做去。且如致知、格物而後誠意，不成說自家物未格，知未至，且未要誠意，須待格了，知了，卻去誠意。安有此理！聖人亦只說大綱自然底次序是如此。拈著底，須是逐一旋旋做將去始得。常說田子方說文侯聽樂處，亦有病。不成只去明官，不去明音，亦須略

去理會始得不能明音又安能明官或以官為商以角為徵自家將何知得且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非謂都不用理會籩豆但比似容貌顏色辭氣為差緩耳又如官名在孔子有甚緊要處聖人一聽得郯子會便要去學蓋聖人之學本末精粗無一不備但不可輕本而重末耳今人閑坐過了多少日子凡事都不肯去理會且如儀禮一節自家立朝不曉得禮臨事有多少利害 雉

吳仁甫問誠意在致知格物後如何曰源頭只在致知知至之後如從上面放水來已自迅流湍決只是臨時又要略略撥剔莫令壅滯爾 銖

問誠意莫只是意之所發制之於初否曰若說制便不得須是先致知格物方始得人莫不有知但不能致其知耳致其知者自裏面看出推到無窮盡處自外面看入來推到無去處方始得了意方可誠致知格物是原頭上工夫看來知至便

自心正不用誠意兩字也得然無此又不得譬如過水相似無橋只過不得意有未誠也須著力不應道知已至不用力知若至則意無不誠若知之至欲著此物亦留不住東西南北中央皆著不得若是不誠之人亦不肯盡去亦要留些子在 至意誠 銖

問知至到意誠之間意自不聯屬須是別識得天理人欲分明盡去人欲全是天理方誠曰固是這事不易言須是格物精熟方到此居常無事天理實然有纖毫私欲便能識破他自來點檢慣了譬有賊來便識得便捉得他不曾用工底與賊同眠同食也不知 大雅

周震亨問知至意誠云有知其如此而行又不如此者是如何曰此只是知之未至問必待行之皆是而後驗其知至歟曰不必如此說而今說與公是知之未至公不信且去就格物窮理上做工夫窮來窮去末後自家真箇見得此理是善與是惡自心甘意肯不去做此方是意誠若猶有一毫疑貳底心便是知未至意未誠久後依舊去做然學者未能便得會恁地須且致其知工夫積累方會知至 雉

知至而后意誠須是真知了方能誠意知苟未至雖欲誠意固不得其門而入矣惟其胸中了然知得路逕如此知善之當好惡之當惡然後自然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正因指燭曰如點一條蠟燭在中間光明洞達無處不照雖欲將不好物事來亦沒安頓處自然著它不得若是知未至譬如一盞燈用罩子蓋住則光之所及者固可見光之所不及處則皆黑暗無所見雖有不好物事安頓在後面固不得而知也 [illegible] [illegible]所以貴格物如佛老之學它非無長處但它只知得一路其知之所及者則路逕甚明無有差錯其知所不及處則皆顛倒錯亂無有是處緣無格物工夫也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曰固然豈可說物未能格意便不用誠自始至終意常要誠如人適楚當南其轅豈可謂吾未能到楚且北其轅但知未至時雖欲誠意其道無由如人夜行雖知路從此去但黑暗行不得所以要得致知知至則道理坦然明白安而行之今人知未至者也知道善之當好惡之當惡然臨事不如此者只是實未曾見得若實見得自然行處無差

欲知之真不真意之誠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真箇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誠 道夫

問知至而后意誠曰知則知其是非到意誠實則無不是無有非無一毫錯此已是七八分人然又不是今日知至意乃誠不妨待明日方誠如言孔子七十而從心不成未七十心皆不可從只是說次第如此白居易詩云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孟子心不動吾今其庶幾詩人玩弄至此 [illegible]

舜功問致知誠意是如何先後曰此是當初一發同時做底工

夫及到成時知至而后意誠耳不是方其致知則脫空妄語猖狂妄行及到誠意方始旋收拾也孔子三十而立亦是三十歲正月初一日乃立乎白樂天有詩吾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孟子心不動吾今其庶幾此詩人滑稽耳 淳

學者到知至意誠便如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內 方

問知至而后意誠故天下之理反求諸身實有於此似從外去討得來云云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又笑曰某常說人有兩箇兒子一箇在家一箇在外去幹家事其父卻說道在家底是自家兒子在外底不是 節

或問知至以後善惡既判何由意有未誠處曰克己之功乃是知至以後事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一念纔放下便是失其正自古無放心底聖賢然一念之微所當深謹纔說知至後不用誠意便不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毫釐間不可不子細理會纔說太快便失卻此項功夫也 銖

問椿知極其至有時意又不誠是如何椿無對曰且去這裏子細窮究一日稟云是知之未極其至先生曰是則是今有二人一人知得這是善這是惡又有一人眞知得這是善當為惡不可為然後一人心中如何見得他是眞知處椿亦無以應先生笑曰且放下此一段緩緩尋思自有超然見到處 椿

誠意方能保護得那心之全體 銖 以下論意

問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理而無所雜曰只為一便誠二便雜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一故也小人閑居為不善止著其善二故也只要看這些便分曉二者為是眞底物事知者此假撓放裏便成詐偽如這一盞茶一味是茶便是眞才有些別底滋味便是有物夾雜了便是二 燾錄

意誠後推盪得查滓靈利心盡是義理 閎祖 以下論意誠

意誠如蒸餅外面是白麪透裏是白麪意不誠如蒸餅外面雖白裏面卻只是粗麪一般

心言其統體意是就其中發處正心如戒懼不睹不聞誠意如謹獨又曰由小而大意小心大 正

康叔臨問意既誠矣心安有不正曰誠只是實雖是意誠然心之所發有不中節處依舊未是正亦不必如此致疑大要只在致知格物上如物格知至上面若雖見得似小其爲卻大自脩身以往只是如破竹然逐節自分明去今人見得似難其實卻易人入德處全在致知格物譬如適臨安府路頭一正著起草鞋便會到未須問所過州縣那箇在前那箇在後那箇是繁盛那箇是荒索工夫全在致知格物上 謙

問心本也意特心之所發耳今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似倒說了曰心無形影教人如何撐拄須是從心之所發處下手先須去了許多惡根如人家裏有賊先去了賊方得家中寧如人種田不先去了草如何下種須去了自欺之意意誠則心正誠意最是一段中緊要工夫下面一節輕一節或云致知格物也緊要曰致知知之始誠意行之始 燾錄

或問意者心之所發如何先誠其意小底卻會牽動了大底心之所以不正只是私意牽去意纔實心便自正聖賢下語一字是一字不似今人作文字用這箇字也得改做那一字也得

格物者知之始也誠意者行之始也意誠則心正自此去一節易似一節 世昌

致知誠意兩節若打得透時已自是箇好人其它事一節大如一節病敗一節小如一節 自修

格物者窮事事物物之理致知者知事事物物之理無所不知知其不善之必不可爲故意誠意既誠則好樂自不足以動其心故心正

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不可著纖毫私意在其中 [illegible] 致知

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透最不可凡事不可著箇且字且字其病甚多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雖是有許多節次然其進之遲速則又隨人資質敏鈍 德輔

大學於格物誠意都鍛煉成了到得正心脩身處只是行將去都易了 夔孫

致知誠意正心知與意皆從心出來知則主於別識意則主於營爲知近性近體意近情近用 端蒙

敬之問誠意正心脩身曰若論淺深意思則誠意工夫較深正心工夫較淺若以小大看則誠意較緊細而正心脩身地位又較大又較施展 賀孫

誠意正心脩身意是指已發處看心是指體看意是動心又是該動靜身對心而言則心正是內能如此身脩是外都當若不各自做一節功夫不成說我意已誠矣心將自正則恐懼好樂忿懥引將去又却邪了不成說心正矣身不用管則外面更不顧而遂心迹有異矣須是無所不用其極 僩

或問意者聽命於心者也今曰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意乃在心之先矣曰心字卒難摸索心譬如水水之體本澄湛却爲風濤不停故水亦搖動必須風濤既息然後水之體得靜人之無狀汙穢皆在意之不誠必須去此然後能正其心及心既正後所謂好惡哀矜與脩身齊家中所說者皆是合有底事但當時時省察其固滯偏勝之私耳 [illegible]

問心者身之主意者心之所發意發於心則意當聽命於心今意誠而后心正則是意反爲心之管束矣何也曰心之本體何嘗不正所以不得其正者蓋由邪惡之念勃勃而興有以動其心也譬之水焉本自瑩淨寧息蓋因波濤洶湧水遂爲其所激而動也更是大學次序誠意最要學者苟於此一節

分別得善惡是非取舍分明則自此以後凡有忿懥好樂親愛畏敬等類皆是好事大學之道始不可勝用矣 [illegible]

問心如何正曰只是去其害心者 端蒙

或問正心脩身曰今人多是不能去致知處著力此心多爲物欲所陷了惟聖人能提出此心使之光明外來底物欲皆不足以動我內中發出底又不陷了 祖道

心纔不正其終必至於敗國亡家 [illegible]

誠意正心章一說能誠其意而心自正一說意誠矣而心不可不正問脩身齊家亦然否曰此是交會處不可不看又曰誠意以敬爲先 泳

或問正心誠意莫有淺深否曰正心是就心上說脩身是就應事接物上說那事不自心做出來如脩身如絜矩都是心做出來但正心却是萌芽上理會若脩身與絜矩等事却是各就地頭上理會

然問家齊而后國治天下平如堯有丹朱舜有瞽瞍周公有管蔡却能平治何也曰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舜能使瞽瞍不格姦周公能致辟于管蔡使不爲亂便是措置得好了然此皆聖人之變處想今人家不解有那瞽瞍之父丹朱之子管蔡之兄都不須如此思量且去理會那常處 淳

壹是一切也須書平帝紀一切顏師古注猶如以刀切物取其整齊 淳

李從之問壹是皆以脩身爲本何故只言脩身曰脩身是對天下國家說脩身是本天下國家是末凡前面許多事便是理會脩身其所厚者薄所薄者厚又是以家對國說

問大學解所厚謂家若誠意正心亦可謂之厚否曰不可此只言先後緩急所施則有厚薄 僩

問大學之書不過明德新民二者而已其自致知格物以至平天下乃推廣二者爲之條目以發其意而傳意則又以發明

其爲脩目者要之不過此心之體不可不明而致知格物誠
意正心乃其明之之工夫耳曰若論了得時只消明明德一
句使了不用下面許多聖人爲學者難曉故推說許多節目
今且以明德新民互言之則明明德者所以自新也新民者
所以使人各明其明德也然則雖有彼此之間其爲欲明之
德則彼此無不同也譬之明德却是材料格物致知誠意正
心脩身却是下工夫以明其明德耳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
脩身之際要得常見一箇明德隱然流行於五者之間方分
明明德如明珠常自光明但要時加拂拭耳若爲物欲所蔽
即是珠爲泥涴然光明之性依舊自在 [illegible]
大學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此三箇是大綱做功夫全
在此三句內下面知止五句是說效驗如此上面是服藥下
面是說藥之效驗正如說服到幾日效如此又服到幾日效
又如此看來不須說效亦得服到日子滿時自然有效但聖

人須要說到這田地教人知明明德三句後面又分析開八
件致知至脩身五件是明明德事齊家至平天下三件是新
民事至善只是做得恰好後面傳又立八件詳細剖析八件
意思大抵閑時喫緊去理會須要把做一件事看橫在胷中
不要放下若理會得透徹到臨事時一一有用處而今人多
是閑時不喫緊理會及到臨事時又不肯下心推究道理只
說且放過一次亦不妨只是安於淺陋所以不能長進終於
無成大抵是不曾立得志枉過日子且如知止只是閑時窮
究得道理分曉臨事時方得其所止若閑時不曾知得臨事
如何了得事親固是用孝也須閑時理會如何爲孝見得分
曉及到事親時方合得這道理事君亦然以至凡事都如此
又問知止是萬事萬物皆知得所止或只指一事而言曰此
徹上徹下知得一事亦可謂之知止又問上達天理便是事
物當然之則至善處否曰只是合禮處便是天理所以聖人

教人致知格物亦只要人理會得此道理又問大學所謂表
裏精粗如何曰自是如此粗是大綱精是裏面曲折處又曰
外面事要推闡放齊家而后治國平天下裏面事要切己故
脩身正心必先誠意致知愈細密又問眞知曰曾被虎傷者
便知得是可畏未曾被虎傷底須逐旋思量箇被傷底道理
見得與被傷者一般方是 明作
格物致知是求知其所止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
求得其所止物格知至是知所止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
天下平是得其所止大學中大抵虛字多如所謂欲其而后
皆虛字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致知格物誠意正心脩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是實字今當就其緊要實處着工夫如何是
致知格物以至於治國平天下皆有節目須要一一窮究着
實方是 道夫
自欲明明德於天下至先致其知皆是隔一節所以言欲如此

者必先如此致知在格物知與物至切近正相照在格物所
以致知物才格則知已至故云在更無次第也 閎祖
大學明明德於天下以上皆有等級到致知格物處便較親切
了故文勢不同不曰致知者先格其物只曰致知在格物也
意誠而后心正不說是意誠了便心正但無詐僞便是誠心
不在焉便不正或謂但正心不須致知格物便可以脩身齊
家却恐不然聖人教人窮理只道是人在善惡中不能分別
得故善或以爲惡惡或以爲善善可以不爲不妨惡可以爲
亦不妨聖人便欲人就外面攔截得緊見得道理分明方可
正得心誠得意不然則聖人告顔子如何不道非禮勿思却
只道勿視聽言動如何又先道居處恭執事敬而後與人忠
敬字要體得親切似得箇畏字 [illegible]
[illegible]
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 至 致知在格物欲與先字謂如

欲如此必先如此是言工夫節次若致知在格物則致知便在格物上看來欲與先字差慢得些子在字又緊得些子 謨

大學言物格而後知至止天下平聖人說得寬不說道能此即能彼亦不說道能此而後可學彼只是如此寬說後面逐段節節更說只待人自看得如何 振

蔡元思問大學八者條目若必待行得一節了旋進一節則沒世窮年亦做不徹看來日用之間須是隨其所在而致力遇着物來面前便用格知之所至便用致意之發便用誠心之動便用正身之應接便用脩家便用齊國便用治方得曰固是他合下便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便是就這大規模上說起只是細推他節目緊要處則須在致知格物誠意迤邐做將去云云又曰有國家者不成說家未齊未能治國且待我去齊得家了卻來治國家未齊者不成說身未脩且待我脩身了卻來齊家無此理但細推其次序須着如此做若隨其所遇合當做處則一齊做始得 僩

大學自致知以至平天下許多事雖是節次如此須要一齊理會不是說物格後方去致知意誠後方去正心若如此說則是當意未誠心未正時有家也不去齊如何得且如在下位不獲乎上數句意思亦是如此若未獲乎上更不去治民且一向去信朋友若未信朋友時且一向去說親捹了朋友不管須是多端理會方得許多節次聖人亦是略分箇先後與人知不是做一件淨盡無餘方做一件若如此做何時得成又如喜怒上做工夫固是然亦須事事照管不可專於喜怒如易損卦懲忿窒慾益卦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似此說話甚多聖人卻去四頭八面說來須是逐一理會身上許多病痛都要防閑 明作

問知至了意便誠抑是方可做誠意工夫曰也不能恁地說得這箇也在人一般人自便能如此一般人自當循序做但知至了意誠便易且如這一件事知得不當如此做末梢又卻如此做便是知得也未至若知得至時便決不如此如人既知烏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豈肯更試去食烏喙蹈水火若是知得未至時意決不能誠問知未至之前所謂謹獨亦不可忽否曰也不能恁地說得規模合下皆當齊做然這裏只是說學之次序如此說得來快無恁地勞攘且當循此次序初間欲明明德於天下時規模便要恁地了既有恁地規模當有次序工夫既有次序工夫自然有次序功效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只是就這規模恁地廣開去如破竹相似逐節恁地去 寓

說大學次序曰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脩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是推此理要做三節看 雉

大學一篇卻是有兩箇大節目物格知至是一箇誠意脩身是一箇纔過此二關了則便可直行將去 泳

物格知至是一截事意誠心正身脩是一截事家齊國治天下平又是一截事自知至交誠意又是一箇過接關子自脩身交齊家又是一箇過接關子 賀孫

自格物至脩身自淺以及深自齊家至平天下自內以及外 植

或問格物致知到貫通處方能分別取舍初間亦未嘗不如此但較生澁勉強否曰格物時是窮盡事物之理這方是區處理會到得知至時卻已自有箇主宰會去分別取舍初間或只見得表不見得裏只見得粗不見得精到知至時方知得到能知得到方會意誠可者必為不可者決不肯為到心正則胸中無些子私蔽洞然光明正大截然有主而不亂此身便脩家便齊國便治而天下可平 僩

格物致知比治國平天下其事似小然打不透則病痛卻大無進步處治國平天下規模雖大然這裏縱有未盡處病痛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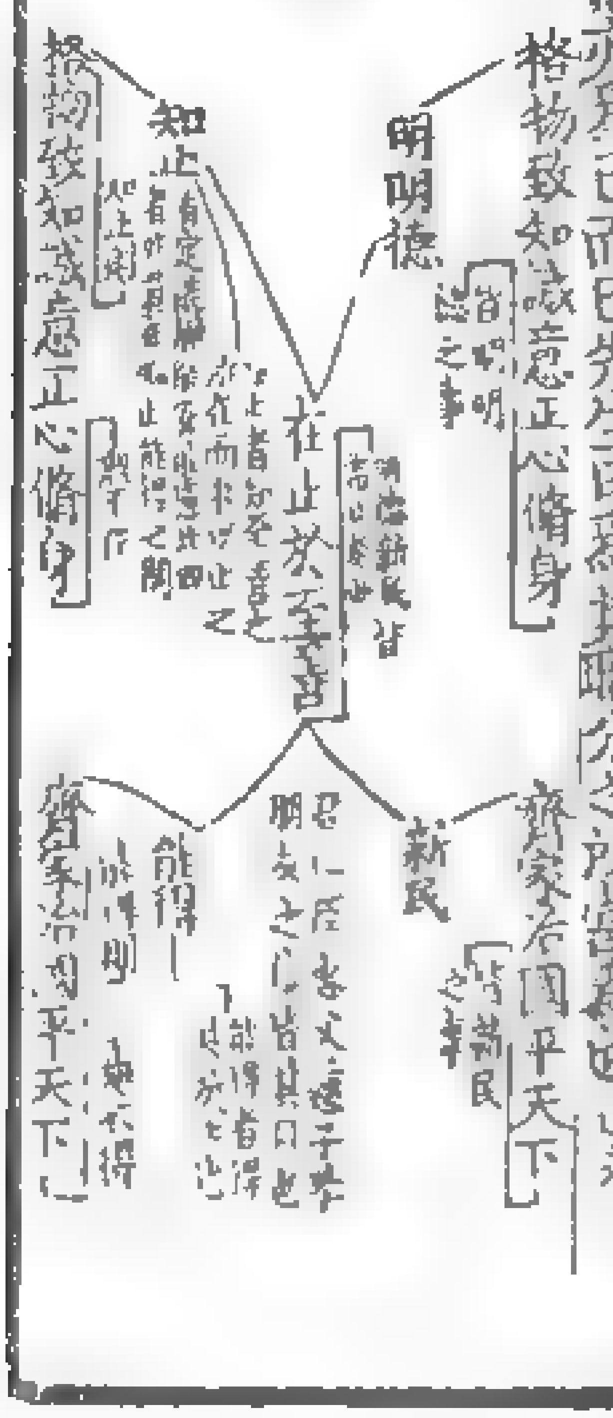
小格物致知知及之正心誠意知仁能守之到得動之不
以禮處只是小小未盡善 [illegible]
問看來大學自格物至平天下凡八事而心是在當中擔着兩下者前面格物致知誠意是理會個心後面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是心之功用曰據他本經去脩身上截斷然身亦是心主之 士毅

自明明德至於治國平天下如九層寶塔自下至上只是一個塔心四面雖有許多屆其實只是一箇心明德正心誠意脩身以至治國平天下雖有許多節次其實只是一理須逐一從前面看來看後面又推前面去故曰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也 子蒙

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至致知在格物詳其文勢似皆是有為而後為者曰皆是合當為者經文既自明德說至新民止於至善下文又却反復明辨以見正人者必先正己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亦是此意 道夫

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至致知在格物向疑其似於為人今觀之大不然蓋大人以天下為度者也天下苟有一夫不被其澤則於吾心為有慊而吾身於是八者有一毫不盡則亦何以明明德於天下耶夫如是則凡其所為雖若為人其實則亦為己而已先生曰為其職分之所當為也 道夫

圖



朱子語類卷第十六

大學三

傳一章釋明明德

問克明德曰德之明與不明只在人之克與不克耳克只是能箇會明其明德 [illegible]

問明德明命曰便是天之所命謂性者人皆有此明德但為物欲之所昏蔽故暗塞爾 [illegible]

自人受之喚做明德自天言之喚做明命今人多鶻鶻突突一似無這箇明命若常見其在前則凜凜然不敢放肆見許多道理都在眼前又曰人之明德即天之明命雖則是形骸間隔然人之所以能視聽言動非天而何問苟日新日日新又這箇道理未見得時若無頭無面如何下工夫纔剔撥得有此通透處便須急急躡蹤趲鄉前去又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能使天下無一民不新其德即此便是天命之新又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或問此若有不同如何曰天豈曾有耳目以視聽只是自我民之視聽便是天之視聽如帝命文王豈天諄諄然命之只是文王要恁地便是理合恁地便是帝命之也又曰若一件事民人皆以為是便是天以為是若人民皆歸往之便是天命之也又曰此處甚微故其理難看 賀孫

顧諟天之明命諟是詳審顧諟見得子細 僩

顧諟天之明命只是照管得那本明底物事在 [illegible]

顧諟天之明命便是常見這物事不教昏着今看大學亦要識此意所謂顧諟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illegible]

先生問顧諟天之明命如何看或云天之明命是天之所以命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然天之所以與我者雖曰至善苟不能常提撕省察使大用全體昭晰無遺則人欲益滋天理益昏而無以有諸己矣曰此便是至善但今人無事時又却

底昏昏地至有事時則又隨事逐物而去都無一箇主宰這須是常加省察真如見一箇物事在裏不要昏濁了他則無事時自然凝定有事時隨理而處無有不當道夫

顧諟天之明命古註云常目在之說得極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長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所謂求放心只常存此心便是存養既久自然信向決知堯舜之可為聖賢之可學如菽粟之必飽布帛之必煖自然不為外物所勝若是若存若亡如何會信如何能必行又曰千書萬書只是教人求放心聖賢教人其要處皆一苟通得一處則觸處皆通矣僩

問顧諟天之明命言常目在之如何曰顧諟是看此也目在是

如目存之常知得有此理不是親眼看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便是這模樣只要常常提撕在這裏莫使他昏昧了子常見得孝父常見得慈與國人交常見得信寓

問顧謂常目在之天命至微恐不可目在之想只是顧其發見處曰只是見得長長地在面前模樣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豈是有物可見義剛

問常目在之意先生以手指曰如一件物在此惟恐人偷去兩眼常常覷在此相似友仁

問如何目在之曰常在視瞻之間蓋言存之而不忘寓

因說天之明命曰這箇物事即是氣便有許多道理在裏人物之生都是先有這箇物事便是天當初分付底既有這物事方始具是形以生便有皮包裹在裏若有這箇無這皮殼亦無所包裹如草木之生亦是有箇生意了便會生出芽櫱芽櫱出來便有皮包裹著而今儒者只是理會這箇要得順性命之理佛老也只是理會這箇物事老氏便要常把住這氣不肯與他散便會長生久視長生久視也未見得只是做得到也便未會死佛氏也只是見箇物事便放得下所以死生禍福都不動只是他去作弄了又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聖人於乾卦發此兩句最好人之所以為人物之所以為物都是正箇性命保合得箇和氣性命便是當初合下分付底保合便是有箇皮殼包裹在裏如人以刀破其腹此箇物事便散却便死夔孫

而今人會說話行動凡百皆是天之明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也是天之明命夔孫

傳二章釋新民

苟日新一句是為學入頭處而今為學且要理會苟字苟能日新如此則下面兩句工夫方能接續做去而今學者只管要日新却不去苟字上面着工夫苟日新苟者誠也泳

苟誠也要緊在此一字賀孫

苟日新須是真箇日日新方可日日新又日新泳

舊來看大學日新處以為重在後兩句今看得重在前一句苟字多訓誠字[illegible]

苟字訓誠古訓釋皆如此乍看覺差異人誠能有日新之功則須日有進益若暫能日新不能接續則前日所新者却間斷衰頹了所以不能日日新又日新也人傑

苟日新新是對舊染之汙而言日日新又日新只是要常常如此無間斷也新與舊非是去外面討來昨日之舊乃是今日之新道夫云這正如孟子操存舍亡說存與亡非是有兩物曰然只是在一念間爾如顧諟天之明命上下文都說明德這裏却說明命蓋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命我之所得以為性者便是明德命與德皆以明為言是這箇物本自光明顯然在裏我却去昏蔽了他須用日新說得來又只是箇存心

所以明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道夫

湯日日新書云終始惟一時乃日新這箇道理須是常接續不已方是日新纔有間斷便不可盤銘取沐浴之義蓋爲早間盥濯才了晚下垢汚又生所以常要日新 德明

徐仁父問湯之盤銘曰日日新繼以作新民日新是明德事而今屬之作新民之上意者申言新民必本於在我之自新也曰然莊子言語道而非其序則非道矣 横渠云如中庸文字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 今讀大學亦然某年十七八時讀中庸大學每早起須誦十遍今大學可且熟讀 賀孫

鼓之舞之之謂作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踊躍然民之所以感動者由其本有此理上之人既有以自明其明德時時提撕警策則下之人觀瞻感發各有以興起其同然之善心而不能已耳 僩

問盤銘其命維新自新新民而至於天命之改易可謂極矣必如是而後爲止於至善也 僩

其命維新是新民之極和天命也新 大雅

傳三章釋止於至善

緡蠻黃鳥止于丘隅物亦各尋箇善處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德明

於緝熙敬止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收殺處 賀孫

或言大學以知止爲要曰如君便要止於仁臣便要止於敬子便止於孝父便止於慈若不知得何緣到得那地位只這便是至善處 道夫問至善是無過不及恰好處否曰只是這夾界上些子如君止於仁若依違牽制懦而無斷便是過便不是仁臣能陳善閉邪便是敬若有所畏懼不敢正君之失便是過便不是敬 道夫

問至善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者固如此就萬物中細論之則其類如何曰只恰好底便是坐如尸便是坐恰好底立如齊便是立恰好底 淳 寓同

周問注云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通其餘何也曰大倫有五此言其三蓋不止此究其精微之蘊是就三者裏面窮究其蘊推類以通其餘是就外面推廣如夫婦兄弟之類 云須是就君仁臣敬子孝父慈與國人信上推究精微之蘊 不盡之理此事親事君人倫大目亦只舉得三件學者須推類上 廣所以事上當如何所以待下又如何 [illegible]

問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此是詩人美武公之本旨耶始借其詞以發學問自脩之義耶曰武公大段是有學問底人抑之一詩義理精密詩中如此者甚不易得 僩

至善一章工夫都在切磋琢磨上 泳

既切而復磋之既琢而復磨之方止於至善不然雖善非至也 節

傳之三章緊要只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切可謂善矣又須當磋之方是至善如琢可謂善矣又須當磨之方是至善一章主意只是說所以止於至善工夫爲下不可諠兮之語拖帶說到道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又因此語一向引去大概是反覆嗟咏其味深長他經引詩或未甚切只大學引得極細密 賀孫

綱元壽問切磋琢磨之說曰恰似剗了一重又有一重學者做工夫消磨舊習幾時便去教盡須是只管磨礲教十分淨潔最怕如今於眼前道理略理會得些便自以爲足更不著力向上去這如何會到至善田地 賀孫

骨角却易開解玉石儘著得磨揩工夫 賀孫

瑟矜莊貌僩武毅貌恂慄嚴毅貌古人直是如此嚴整然後有那威儀烜赫著見 德明

問解瑟爲嚴密是就心言抑就行言曰是就心言問心如何是密處曰只是不麤疏恁地縝密 淳

僩武毅之貌能剛強卓立不如此怠惰闒颯 僩

問瑟者武毅之貌恂慄戰懼之貌不知人當戰懼之時果有武毅之意否曰人而懷戰懼之心則必齊莊嚴肅又烏可犯 僩

問恂慄何以知為戰懼曰莊子云木處則惴慄恂懼 廣

大率切而不磋亦未到至善處琢而不磨亦未到至善處瑟兮僩兮則誠敬存於中矣未至於赫兮喧兮威儀輝光著見於外亦未為至善此四句是此段緊切處專是說至善蓋不如此則雖善矣未得為至善也至於民之不能忘若非十分至善何以使民久而不能忘古人言語精密有條理如此 銖

民之不能忘也只是一時不忘亦不是至善又曰瑟兮僩兮赫兮喧兮者有所主於中而不能發於外亦不是至善務飾於外而無主於中亦不是至善 銖

問前王不忘云云曰前王遠矣盛德至善後人不能忘之君子賢其賢如堯舜文武之德後世尊仰之豈非賢其所賢乎親

其親如周后稷之德子孫宗之以為先祖先父之所自出豈非親其所親乎 寓

問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曰如孔子仰文武之德是賢其賢成康以後思其恩而保其基緒便是親其親 木之

或問至善章曰此章前三節是說止字中一節說至善後面文一節又是咏歎此至善之意 銖

傳四章釋本末

問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曰固是以脩身為本只是公別底言語多是作如云凡人聽訟以曲為直以直為曲所以人得以盡其無實之辭聖人理無不明明無不燭所以人不敢如此却是聖人善聽訟所以人不敢盡其無實之辭若與經意相反聖人正是說聽訟我也無異於人當使其無訟之可聽方得若如公言則當云聽訟吾過人遠矣故無情者不敢盡其辭始得聖人固不會錯斷了事只是它所以無訟者

却不在於善聽訟在於意誠心正自然有以薰炙漸染大服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耳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皐將至遂為衰子皐何嘗聽訟自有以感動人處耳 僩

使他無訟在我之事本也恁地看此所以聽訟為末 泳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便是說那無訟之由然惟先有以服其心志所以能使之不得盡其虛誕之辭 義剛

大畏民志者大有以畏服斯民自欺之志 卓

傳五章釋格物致知

劉圻父說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恐明明德便是性曰不是如此心與性自有分別靈底是心實底是性靈便是那知覺底如向父母則有那孝出來向君則有那忠出來這便是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這便是心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此說得最精密次日圻父復說過先生曰性便是那理心便是盛貯該載敷施發用底問表裏精粗

無不到曰表便是外面理會得底裏便是就自家身上至親至切至隱至密貼骨貼肉處今人處事多是自說道且恁地也不妨這箇便不是這便只是理會不曾到那貼底處若是知得那貼底時自是決然不肯恁地了 子蒙 義剛同○

問因其已知之理推而致之以求至乎其極是因定省之孝以至於色難養志因事君之忠以至於陳善閉邪之類否曰此只說得外面底須是表裏皆如此若是做得大者而小者未盡亦不可做得小者而大者未盡尤不可須是無分毫欠闕方是且如陸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根心只是他弄這物事其他有合理會者渠理會不得却禁人理會鵝湖之會渠作詩云易簡工夫終久大彼所謂易簡者苟簡容易爾全看得不子細乾以易知者乾是至健之物至健者要做便做直是易坤是至順之物順理而為無所不能故曰簡此言造化之理至於可久則賢人之德可久者日新而不已可大則賢人

之業可大者富有而無疆易簡有幾多事在豈容易苟簡之
云乎 人傑
徐道弟問致知章前說窮理處云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且
經文物格而後知至却是知至在後今乃云因其已知而益
窮之則又在格物前曰 知元自有纔要去理會便是這些知
萌露若懵然全不向着便是知之端未曾通纔思量着便這
箇骨子透出來且如做此事錯纔知道錯便是向好門路却
不是方始去理會箇知只是如今須着因其端而推致之使
四方八面千頭萬緒無有些不知無有毫髮窒礙孟子所謂
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擴而充之便是致字
意思 賀孫
致知則理在物而推吾之知以知之也知至則理在物而吾心
之知已得其極也或問理之表裏精粗無不盡而吾心之分
別取舍無不切既有箇定理如何又有表裏精粗曰理固自

有表裏精粗人見得亦自有高低淺深有人只理會得下面
許多都不見得上面一截這喚做知得表知得粗又有人合
下便看得大體都不就中間細下工夫這喚做知得裏知得
精二者都是偏故大學必欲格物致知到物格知至則表裏
精粗無不盡 賀孫
或問表裏精粗曰須是表裏精粗無不到有一種人只就皮殼
上做功夫却於理之所以然者全無是處又有一種人思慮
向裏去又嫌眼前道理粗於事物上都不理會此乃談玄說
妙之病其流必入於異端 銖
問表裏曰表者人物之所共由裏者吾心之所獨得表者如父
慈子孝雖九夷八蠻也出這道理不得裏者乃是至隱至微
至親至切切要處因舉子思云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
莫能破又說裏字云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此箇道理不惟一
日間離不得雖一時間亦離不得以至終食之頃亦離不得
夔孫
問表裏之說曰所說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便是博我以文是
要四方八面都見得周匝無遺是之謂表至於約我以禮又
要逼向身己上來無一毫之不盡是之謂裏子升云自古學
問亦不過此二端曰是但須見得通透 木之
問精粗曰如管仲之仁亦謂之仁此是粗處至精處則顏子三
月之後或違之又如充無欲害人之心則仁不可勝用充無
欲穿窬之心則義不可勝用害人與穿窬固爲不仁不義此
是粗底然其實一念不當則爲不仁不義處 夔孫
周問大學補亡心之分別取舍無不切曰只是理徹了見善端
的如不及見不善端的如探湯好善便端的如好好色惡不
善便端的如惡惡臭此下須連接誠意看此未是誠意是醞
釀誠意來 淳○寓錄云此只是連着誠意說知之者切則見善真如不及見不善真如探湯而無纖毫不[illegible]
李問吾之所知無不切曰某向說得較寬又覺不切今說較切

又少些寬舒意所以又說道表裏精粗無不盡也自見得切
字卻約向裏面 賀孫
安卿問全體大用曰體用元不相離如人行坐坐則此身全坐
便是體行則此體全行便是用 道夫
問格物章補文處不入敬意何也曰敬已就小學處做了此處
只據本章直說不必雜在這裏壓重了不淨潔 寓
問所補致知章何不效其文體曰亦曾效而爲之竟不能成劉
原父却會效古人爲文其集中有數篇論全似禮記 必大

傳六章釋誠意

誠其意只是實其意只作一箇虛字看如正字之類 端蒙
說許多病痛都在誠意章一齊格物了下面有些小爲病痛亦
輕可若不除去恐因此滋蔓則病痛自若 泳
問誠意是如何曰心只是有一帶路更不着得兩箇物事如今
人要做好事都自無力其所以無力是如何只爲他有箇爲

惡底意思在裏面牽繫要去做好事底心是實要做不好
底心是虛被那虛底在裏夾雜便將實底一齊打壞了 賀孫
諸學升堂云云教授請講說大義曰大綱要緊只是前面三兩
章君子小人之分却在誠其意處誠於為善便是君子不誠
底便是小人更無別說 琮
器遠問物格知至了如何到誠意又說毋自欺也毋者禁止之
辭曰物既格知既至到這裏方可著手下工夫不是物格知
至了下面許多一齊掃了若如此却不消說下面許多看下
面許多節節有工夫 賀孫 ○自欺
正夫問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此章當說所以誠意工夫當如
何曰此繼於物格知至之後故特言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
也若知之已至則意無不實惟是知之有豪末未盡必至於
自欺且如做一事當如此決定只着如此做而不可以如彼
若知之未至則當做處便夾帶這不當做底意在當如此做

大學三 卷十六 十

又被那要如彼底心牽去這便是不實便都做不成 賀孫
問知不至與自欺者如何分曰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
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只為是知不至耳閒當
其知不至時亦自不知其至於此然其勢必至於自欺曰勢
必至此境之復曰不識不知者却與此又別論他箇又却只
是見錯故以不善為善而不自知耳其與知不至而自欺者
固是五十步笑百步然却又剔開要之二者其病源只是欠
了格物工夫曰然 道夫
問劉棟看大學自欺之說如何曰不知義理却道我知義理是
自欺先生曰自欺是箇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當為
却又不十分去為善知道惡不可作却又是自家所愛舍他
不得這便是自欺不知不識只喚做不知不識却不喚做自
欺 道夫
或問誠其意者毋自欺曰譬如一塊物外面是銀裏面是鐵便

是自欺須是表裏如一便是不自欺然所以不自欺須是見
得分曉譬如今人見烏喙之不可食知水火之不可蹈則自然
不食不蹈如寒之欲衣飢之欲食則自是不能已今人果見
得分曉如烏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見善如飢之欲食
寒之欲衣則此意自實矣 祖道
自欺非是心有所慊外面雖為善事其中却實不然乃自欺也
譬如一塊銅外面以金裹之便不是真金 人傑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注云心之所發陽善陰惡則其好善
惡惡皆為自欺而意不誠矣而今說自欺未說到與人說時
方謂之自欺只是自家知得善好要為善然心中却覺得微
有些沒緊要底意思便是自欺便是虛偽不實矣正如金已
是真金了只是鍛煉得微不熟微有些查滓去不盡顏色或
白或青或黃便不是十分精金矣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便
是知之至知之未嘗復行便是意之實又曰如顏子地位豈

大學三 卷十六 十一

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
萌作只是那微有差失便是知不至處 端蒙
所謂自欺者非為此人本不欲為善去惡但此意隨發常有
一念在內阻隔住不放教表裏如一便是自欺但當致知分別
善惡了然後致其謹獨之功而力割去物欲之雜而后意可
得其誠也 壯祖
只今有一毫不快於心便是自欺也 道夫
看如今未識道理人說出道理便恁地包藏隱伏他元不曾見
來這亦是自欺亦是不實想他當時發出來心下必不穩
賀孫
劉[illegible]說誠意看來有三樣一則內全無好善惡惡之實而
專[illegible]揜其外者此不誠之尤也一則雖知好善惡惡之為
是而隱微之際又苟且以自瞞底一則知有未至隨意[illegible]
而自不覺陷於自欺底曰此箇不用恁地分只是一[illegible]

自欺但有深淺之不同耳 燾

淳舉云夜來國秀說自欺有三樣底後來思之是有這三樣意思然却不是三路只是一路有淺深之不同又因論以假託換掩覆字云假託字又似重了掩覆字又似輕不能得通上下底字又因論誠與不誠不特見之於外只裏面一念之發便有誠偽之分譬如一粒粟外面些皮子好裏面那些子不好如某所謂其好善也陰有不好者以拒於內其惡惡也陰有不惡者以挽其中蓋好惡未形時已有那些子不好不惡底藏在裏面了 燾

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 不特外面有心中欲爲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 須是要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後心可正過得這一關後方可進 謨

問自慊曰人之爲善須是十分眞實爲善方是自慊若有六十分爲善又有兩三分爲惡底意思在裏面相牽便不是自慊須是如惡惡臭好好色方是 僩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慊者無不足也如有心爲善更別有一分心在主張他事即是橫渠所謂有外之心不可以合天心也 祖道

自慊之慊大意與孟子行有不慊相類子細思之亦微有不同孟子慊訓滿足意多大學訓快意多橫渠云有外之心 曰慊 不足以合天心初看亦只一般然橫渠亦是訓足底意思多大學訓快意多問大學說自慊且說合做處便做無牽滯於己私且只是快底意少間方始心下充滿孟子謂行有不慊只說行有不滿足則便餒耳曰固是夜來說此極子細若不理會得誠意意思親切也說不到此今看來誠意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只是要切定要如此不如此自不得 賀孫

字有同一義而二用者慊字訓足也吾何慊乎哉謂心中不以彼之富貴而懷不足也行有不慊於心謂心歉須充足於中不快則餒也如忍之一字自容忍而爲善者言之則爲忍矣忍慾之氣自殘忍而爲惡者言之則爲忍了惻隱之心慊字一從口如胡孫兩嗛皆本虛字看懷藏何物於內耳如銜字或爲銜恨或爲銜恩亦同此義 僩

誠意章皆在兩箇自字上用功 人傑

問毋自欺是誠意自慊是意誠否小人閒居以下是形容自欺之情狀心廣體胖是形容自慊之意否曰然從頭各有發明前說但此處是箇牢關今能致知知至而意誠矣驗以日用閒誠意十分爲善矣有一分不好底意思潛發以閒於其閒此意一發便由斜徑以長這箇却是實前面善意却是虛矣如見孺子入井救之是好意其閒有些要譽底意思以雜之如薦好人是善意有些要人德之之意隨後生來治惡人是好意有些狠疾之意隨後來前面好意都成虛了如垢卦上五爻皆陽下面只一陰生五陽便立不住了荀子亦言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 彼之偷者便是意那不好底意若曰使之則謀者則在人使之如何耳謀善謀惡都由人只是那偷底可惡故須致知要得早辨而豫戒之耳 大雅

或問自慊自欺之辨曰譬如作蒸餅一以極白好麵自裏包出內外更無少異所謂自慊也一以不好麵做心却以白麵作皮務要人然外之白麵雖好而易窮內之不好者終不可揜則乃所爲自欺也 壯祖

問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近改注云自欺者心之所發若在於善而實則未能不善也若字之義如何曰若字只是外面做得來一似都善其實中心有些不愛此便是自欺前日得孫敬甫書他說自慊字似差了其意以爲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如此了然後自慊看經文語意不是如此此之謂自慊謂如好好色惡惡臭只此便是自慊是合下好惡時便是要自慊了非是做得善了方能自慊也自慊正與自欺相對不差毫髮所謂誠其意便是要毋自欺非至誠其意了方能

不自欺也。所謂不自欺而慊者，只是要自快足我之志願，不是要爲他人也。誠與不誠，自慊與自欺，只爭這些子毫髮之間耳。又曰：「自慊則一，自欺則二。自慊者，外面如此，中心也是如此，表裏一般。自欺者，外面如此做，中心其實有些子不願，外面且要人道好。只此便是二心，誠僞之所由分也。」僩

問：「誠意章，曰過此一關，方得道理牢固。或云：須無一毫自欺，方能自慊。必十分自慊，方能不自欺，故君子必謹獨。」曰：「固是。然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若未至，何由得如此？蓋到物格知至後，已是誠意八九分了，只是更就上面省察。如用兵禦寇，寇雖已盡翦除了，猶恐林谷草莽間有小小隱伏者，或能間出爲害，更當搜過始得。」銖

問：「知至而後意誠，則知至之後，無所用力，意自誠矣。傳猶有謹獨之說，何也？」曰：「知之不至，則不能謹獨，亦不肯謹獨。惟知至者，見得實是實非，灼然如此，則必戰懼以終之。此所謂能謹獨也。如顏子『請事斯語』，曾子『戰戰兢兢，終身而後已』，彼豈知之不至？然必如此方能意誠。蓋無放心底聖賢，惟聖罔念則作狂。一毫少不謹懼，則已墮於意欲之私矣。此聖人教人徹上徹下，不出一『敬』字也。蓋知至而後意誠，則知至之後，意已誠矣。猶恐隱微之間有所不實，又必提撕而謹之，使無毫髮之間，則表裏隱顯無一不實，而自快慊也。」銖　僩。

問：「或言知至後，煞要著力做工夫。竊意致知是著力做工夫處，到知至則雖不能無工夫，然亦無大段著工夫處。」曰：「雖不用大段著工夫，但恐其間不能無照管不及處，故須著防閑之，所以說君子謹其獨也。」行夫問：「先生常言，知既至後，又可以驗自家之意誠不誠。」先生久之曰：「知至後，意固自然誠。但其間雖無大段自欺不誠處，然亦有照管不著所在，所以貴於謹其獨。至於有所未誠，依舊是知之未眞。若到這裏更加工夫，則自然無一毫之不誠矣。」道夫

光祖問：「物格知至，則意無不誠；而又有謹獨之說，莫是當誠意時，自當更用工夫否？」曰：「這是先窮得理，先知得到了，更須於微細處用工夫。若不眞知得到，都恁地鶻鶻突突，雖十目視，十手指，衆所共知之處，亦自七顛八倒了，更如何地謹獨！」賀

知至而後意誠，已有八分。恐有照管不到，故曰謹獨。節

致知者，誠意之本也；謹獨者，誠意之助也。致知則意已誠七八分了，只是猶恐隱微獨處尚有些子未誠實處，故其要在謹獨。銖

誠意章上云「必慎其獨」者，欲其自慊也；下云「必慎其獨」者，防其自欺也。蓋上言「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者，欲其察於隱微之間，必吾所發之意，好善必如好好色，惡惡必如惡惡臭，皆以實而無不自慊也。下言「小人閒居爲不善」，而繼以「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者，欲其察於隱微之間，必吾所發之意由中及外，表裏如一，皆以實而無少自欺也。銖

誠意者，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皆是眞情。既是眞情，則發見於外者，亦皆可見。如種麻則生麻，種穀則生穀，此謂「誠於中，形於外」。又恐於獨之時有不到處，故以謹獨。節

或說謹獨。曰：「公自是看錯了。『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已是實理了。下面『故君子必謹其獨』，是別舉起一句致戒，又是一段工夫。至下一段，又是反說小人之事以致戒。君子亦豈可謂全無所爲？且如著衣喫飯，也是爲飢寒。大學看來雖只恁地滔滔地說去，然段段致戒，如一下水船相似，也要柂要楫。」賀孫

或問：「在謹獨，只是欲無間。」先生應。節

問：「誠意章句所謂必致其知，方肯謹獨，方能謹獨。」曰：「知不到田地，心下自有一物與他相爭鬭，故不會肯謹獨。」銖

問：「自欺與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之類，有分別否？」曰：「自欺只

是於理上虧欠不足便胡亂且欺謾過去如有得九分義理
雜了一分私意九分好善惡惡一分不好不惡便是自欺到
得厭然揜著之時又其甚者原其所以自欺又是知不至不
曾見得道理精至處所以向來說表裏精粗字如知爲人子
止於孝這是表到得知所以必着孝是如何所以爲孝當如
何這便是裏見得到這般處方知决定是着孝方可以用力
於孝又方肯决然用力於孝人須是拂去氣禀私欲使胸次
虛靈洞徹 木之○以下論誠意
問意誠曰表裏如一便是但所以要得表裏如一卻難今人當
獨處時此心非是不誠只是不奈何他今人在靜處非是此
心要馳騖但把捉他不住此已是兩般意思至如見君子而
後厭然詐善時已是第二番罪過了 祖道
誠意只是表裏如一若外面白裏面黑便非誠意今人須於靜
坐時見得表裏有不如一方是有工夫如小人見君子則掩

其不善已是第二番過失 人傑
此一箇心須每日提撕令常惺覺頃刻放寬便隨物流轉無復
收拾如今大學一書豈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
好好色如惡惡臭試驗之吾心好善惡惡果能如此乎閒居
爲不善見君子則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
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進處今不知爲此則書自書我
自我何益之有 大雅
問誠於中形於外是實有惡於中便形見於外然誠者眞實無
妄安得有惡有惡不幾於妄乎曰此便是惡底眞實無妄善
便虛了誠只是實而善惡不同實有一分惡便虛了一分善
實有二分惡便虛了二分善 淳
誠於中形於外大學和惡字說此誠只是實字也惡者卻是無
了天理本然者但實有其惡而已 方
凡惡惡之不實爲善之不勇外然而中實不然或有所爲而爲

之或始勤而終怠或九分爲善尚有一分苟且之心皆不實
而自欺之患也所謂誠其意者表裏內外徹底皆如此無纖
豪絲髮苟且爲人之弊如飢之必欲食渴之必欲飲皆自以
求飽足於己而已非爲他人而食飲也又如一盆水徹底皆
清瑩無一豪砂石之雜如此則其好善也必誠好之惡惡也
必誠惡之而無一豪强勉自欺之雜所以說自慊但自滿足
而已豈有待於外哉是故君子謹其獨非特顯明之處是如
此雖至微至隱人所不知之地亦常謹之小處如此大處亦
如此顯明處如此隱微處亦如此表裏內外精粗隱顯無不
謹之方謂之誠其意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
可勝用也夫無欲害人之心人皆有之閑時皆知惻隱及到
臨事有利害時此心便不見了且如一堆金寶有人曰先爭
得者與之自家此心便欲爭奪推倒那人定要得了方休又
如人皆知穿窬之不可爲雖稍有識者亦不肯爲及至顛冥

於富貴而不知恥或無義而受萬鍾之祿便是到利害時有
時而昏所謂誠意者須是隱微顯明小大表裏都一致方得
孟子所謂見孺子入井時怵惕惻隱非惡其聲而然非爲內
交要譽然然卻心中有內交要譽之心卻向人說我實是
惻隱羞惡所謂爲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是所
謂自欺以欺人也然人豈可欺哉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
則欺人者適所以自欺而已誠於中形於外那箇形色氣貌
之見於外者自別決不能欺人祇自欺而已這樣底永無緣
做得好人爲其無爲善之地也外面一副當雖好然裏面卻
踏空永不足以爲善永不濟事更莫說誠意正心脩身至於
治國平天下越沒干涉矣 僩○以下論自欺之旨
問誠意章自欺注今改本恐不如舊注好曰何也曰今注云心
之所發陽善陰惡則其好善惡惡皆爲自欺而意不誠矣恐
讀者不曉又此句或問中已言之卻不如舊注云人莫不

知善之當為然知之不切則其心之所發必有陰在於惡而陽為善以自欺者故欲誠其意者無他亦曰禁止乎此而已矣此言明白而易曉曰不然本經正文只說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初不曾引致知兼說今若引致知在中間則相牽不了卻非解經之法又況經文誠其意者毋自欺也這說話極細蓋言為善之意稍有不實照管少有不到處便為自欺未便說到心之所發必有陰在於惡而陽為善以自欺處若如此則大故無狀有意於惡非經文之本意也所謂心之所發陽善陰惡乃是見理不實不知不覺地陷於自欺非是陰有心於為惡而詐為善以自欺也如公之言須是鑄私錢假官會方為自欺大故是無狀小人此豈自欺之謂邪又曰毋自欺者正當於幾微毫釐處做工夫只幾微之間少有不實便為自欺豈待如此[illegible]分明在為惡而為善[illegible]自欺此處語言甚細不可草草看此處工夫極細未便說到那麄處所以前後學者多說差了蓋為賺連下文小人閒居為不善一段看

了所以差也又問今改注下文云則無待於自欺而意無不誠也據經文方說毋自欺毋者禁止之辭若說無待於自欺恐語意太快未易到此曰既能禁止其心之所發皆有善而無惡實知其理之當然使無待於自欺非勉強禁止而猶有時而發也若好善惡惡之意有一毫之未實則其發於外也必不能掩既是打疊得盡實於為善便無待於自欺矣如人腹痛畢竟是腹中有些冷積須用藥驅除去這冷積則其痛自止不先除去冷積而但欲痛之自止豈有此理 僩

敬子問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注云外為善而中實未能免於不善之雜某意欲改作外為善而中實容其不善之雜如何蓋所謂不善之雜非是不知是知得了又容著在這裏此之謂自欺曰不是知得了容著在這裏是不奈他何了不能不自欺公合下認錯了只管說箇容字不是如此容字又是第二節緣不奈他何所以容在這裏此一段文意公不曾識

得它源頭在只要硬去捺他所以錯了大概以為有纖毫不善之雜便是自欺自欺只是自欠了分數恰如淡底金不可不謂之金只是欠了分數如為善有八分欲為有兩分不為此便是自欺是自欠了這分數或云如此則自欺卻是自欠曰公且去看又曰自欺非是要如此是不奈他何處荀子曰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其自十六七讀時便曉得此意蓋偷心是不知不覺自走去底不由自家使底倒要自家去捉他使之則謀這卻是好底心由自家使底李云某每常多是去捉他如在此坐心忽散亂又用去捉他曰公又說錯了公心麄都看這說話不出所以說格物致知而後意誠裏面也要知得透徹外面也要知得透徹便自是無那箇物事譬如果子爛熟後皮核自脫落離去不用人去咬得了如公之說這裏面一重不曾透徹在只是認得箇容著硬遏捺將去不知得源頭工夫在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此是聖人言語之最精處如箇尖銳底物事如

公所說只似箇桶頭子都[illegible]了公只是硬要去強捺如水恁地滾出來卻硬要將泥去塞他如何塞得住又引中庸論誠處而曰一則誠雜則偽只是一箇心便是誠纔有兩箇心便是自欺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皆是他徹底只是這一箇心所以謂之自慊若纔有些子間雜便是兩箇心便是自欺如自家欲為善後面又有箇人在這裏拗你莫要為善欲為惡又似有箇人在這裏拗你莫要為惡此便是自欺[illegible]如人說十句話九句實一句脫空那九句實底被這一句脫空底都壞了如十分金徹底好方謂之真金若有三分銀便和那七分底也壞了又曰佛家看此亦甚精被他分析得項數多如云有十二因緣只是一心之發便被他推尋得許多察得來極精微又有所謂流注想他最怕這箇所以溈山禪師云某參禪幾年了至今不曾斷得這流注想此即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之心也 僩

次早又曰昨夜思量敬子之言自是但傷雜耳某之言却即說
得那箇自欺之根自欺却是敬子容字之意容字却說得是
蓋知其爲不善之雜而又蓋庇以爲之此方是自欺謂如人
有一石米却只有九斗欠了一斗此欠者便是自欺之根自
家却自蓋庇了嚇人說是一石此便是自欺謂如人爲善他
心下也自知有箇不滿處他却不說是他有不滿處却遮蓋
了硬說我做得是這便是自欺却將那虛假之善來蓋覆這
眞實之惡某之說却說高了移了這位次了所以人難曉大
率人難曉處不是道理有錯處時便是語言有病不是語言
有病時便是移了這步位了今若只恁地說時便與那小人
閒居爲不善處都說得貼了僩
次日又曰夜來說得也未盡夜來歸去又思看來如好好色如
惡惡臭一段便是連那毋自欺也說言人之毋自欺時便要
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樣方得若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

惡惡臭此便是自欺毋自欺者謂如爲善若有些子不善而
自欺時便當斬根去之眞箇是如惡惡臭始得如小人閒居
爲不善底一段便是自欺底只是反說閒居爲不善便是惡
惡不如惡惡臭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便是
好善不如好好色若只如此看此一篇文義都貼實平易坦
然無許多屈曲某舊說忒說闊了高了深了然又自有一樣
人如舊說者欲節去之又可惜但終非本文之意耳僩
看誠意章有三節兩必謹其獨一必誠其意十目所視十手所
指言小人閒居爲不善其不善形於外者不可揜如此德潤
身心廣體胖言君子謹獨之至其善之形於外者證驗如此
銖
問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曰此承上文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底
意不可道是人不知人曉然共見如此僩〇十目所視以下
魏元壽問十目所視止心廣體胖處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不
是怕人見蓋人雖不知而我已自知自是甚可皇恐了其與
十目十手所視所指何以異哉富潤屋以下却是說意誠之
驗如此端蒙
心廣體胖心本是闊大底物事只是因愧怍了便卑狹便被他
隔礙了只見得一邊所以體不能得舒泰僩
伊川問尹氏讀大學如何對曰只看得心廣體胖一句甚好又
問如何尹氏但長吟心廣體胖一句尹氏必不會嚇人須是
它自見得今人讀書都不識這樣意思
問尹和靖云心廣體胖只是樂伊川云這裏著樂字不得如何
曰是不勝其樂德明
問心廣體胖曰無愧怍是無物欲之蔽所以能廣大指前面燈
云且如此燈後面被一片物遮了便不見一半了更從此一
邊用物遮了便全不見此屋了如何得廣大大雅
問誠意章結注云此大學一篇之樞要曰此自知至處便到誠

意兩頭截定箇界分在這裏此便是箇君子小人分路頭處
從這裏去便是君子從那裏去便是小人這處立得腳方是
在天理上行後面節目未是處却旋旋理會寓
居甫問誠意章結句云此大學之樞要樞要說誠意是說致知
曰上面關著致知格物下面關著四五項上須是致知能致
其知知之既至方可以誠得意到得意誠便是過得箇大關
方始照管得箇身心若意不誠便自欺便是小人過得這箇
關便是君子又云意誠便全然在天理上行意未誠以前尚
汩在人欲裏賀孫
因說誠意章曰若如舊說是使初學者無所用其力也中庸所
謂明辨誠意章而今方始辨得分明夔孫
說誠意一章或謂過此一關然後是省事曰前面事更多自家
以下至治國則其事已多自治國至平天下則其事愈多只
是源頭要從這裏做去又曰看下章須通上章看可見

傳七章釋正心脩身

或問正心章說忿懥等語恐通不得誠意一段曰這道理是一落索纔說這一章便通上章與下章如說正心誠意便須通格物致知說

大學於格物誠意章都是鍊成了到得正心脩身處都易了 夔孫

問先生近改正心一章方包括得盡舊來說作意或未誠則有是四者之累却只說從誠意去曰這事連而却斷斷而復連意有善惡之殊意或不誠則可以為惡心有得失之異心有不正則為物所動却未必為惡然未有不能格物致知而能誠意者亦未有不能誠意而能正心者 人傑

或問正心誠意章先生令他說曰意誠則心正曰不然這幾句連了又斷斷了又連雖若不相粘綴中間又自相貫通如一竿竹雖只是一竿然其間又自有許多節意未誠則全體是私意更理會甚正心然意雖誠了又不可不正其心意之誠不誠直是有公私之辨君子小人之分意若不誠則雖外面為善其意實不然如何更問他心之正不正意既誠了而其心或有所偏倚則不得其正故方可做那正心底工夫 廣

亞夫問致知誠意曰心是大底意是小底心要恁地做却被意從後面牽將去且如心愛做箇好事又被一箇意道不須恁地做也得且如心要孝又有不孝底意思牽了所謂誠意者譬如飢時便喫飯飽時便休自是實要如此到飽後又被人請去也且胡亂與他喫些子便是不誠須是誠則自然表裏如一非是為人而做求以自快乎己耳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無一毫不實之意這箇知至意誠是萬善之根有大底地盤方立得腳住若無這箇都靠不得心無好樂又有箇不無好樂底在後心無忿懥又有箇不無忿懥底在後知至後自然無 㮊

敬之問誠意正心誠意曰不去除得裏面許多私意正心是去除得外面許多私意誠意只是檢察於隱微之際正心是體驗於事物之間曰到得正心時節已是煞好了只是就好裏面又有許多偏要緊最是誠意時節正是分別善惡最要著力所以重複說道必謹其獨若打得這關過已是煞好了到正心又怕於好上要偏去如水相似那時節已是淘去了濁十分清了又怕於清裏面有波浪動盪處 賀孫

問意既誠而有憂患之類何也曰誠意是無惡憂患忿懥之類却不是惡但有之則是有所動 節

意既誠矣後面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親愛賤惡只是不要著在便是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泳

問心體本正發而為意之私然後有不正今欲正心且須誠意否未能誠意且須操存否曰豈容有意未誠之先且放他喜怒憂懼不得其正不要管他且要意誠後心却自正如此則意終不誠矣所以伊川說未能誠意且用執持 大雅

誠意是真實好善惡惡無夾雜又曰意不誠是私意上錯了心不正是公道上錯了又曰好樂之類是合有底只是不可留滯而不消化無留滯則此心便虛 節

問忿懥恐懼憂患好樂皆不可有否曰四者豈得皆無但要得其正耳如中庸所謂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者也 去偽

心有喜怒憂樂則不得其正非謂全欲無此此乃情之所不能無但發而中節則是發不中節則有偏而不得其正矣 端蒙

好樂憂懼四者人之所不能無也但要所好所樂皆中理合當喜不得不喜合當怒不得不怒 節

四者人所不能無也但不可為所動若順應將去何不得其正之有如顏子不遷怒可怒在物顏子未嘗為血氣所動而移於人也則豈怒而心有不正哉 端蒙

正心却不是將此心去正那心但存得此心在這裏所謂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自來不得 賀孫

問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以有所為言則是此心之正不存而
是四者得以為主於內曰四者人不能無只是不要他留而
不去如所謂有所則是被他為主於內心反為他動也道夫
大學七章看有所二字有所憂患憂患是合當有若因此一事
而常留在胸中便是有有所忿懥因人之有罪而撻之才撻
了其心便平是不有若此心常又不平便是有恐懼好樂亦
然泳

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忿懥已自粗了有事當怒如何不怒
只是事過便當豁然便得其正若只管忿怒滯留在這裏如
何得心正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如一箇好物色到面前
真箇是好也須道是好或留在這裏若將去了或是不曾得
他底或偶然不得他底便休不可只管念念著他賀孫

問伊川云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人所不能無者但不以動其心
既謂之忿懥憂患如何不以動其心曰事有當怒當憂者但
過了則休不可常留在心顏子未嘗不怒但不遷耳因舉樸
中果怒在此不可遷之於彼德明

心不可有一物喜怒哀樂固欲得其正然過後須平了且如人
有喜心若以此應物便是不得其正人傑

看心有所喜怒說曰喜怒哀樂固欲中節然事過後便須平了
謂如事之可喜者固須與之喜然別遇一事又將此意待之
便不得其正蓋心無物然後能應物如一量稱稱物固自得
其平若先自添著些物在上而以之稱物則輕重悉差矣心
不可有一物亦猶是也蓋

四者心之所有但不可使之有所私爾纔有所私便不能化梗
在胸中且如忿懥恐懼有當然者若定要他無直是用死方
得但不可先有此心耳今人多是纔忿懥雖有可喜之事亦
所不喜纔喜雖有當怒之事亦不復怒便是蹉過事理了便
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了蓋這物事纔私便不
去只管在胸中推盪然不消釋設使此心如太虛然則應接
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則便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真知
其味矣看此一段只是要人不可先有此心耳譬如衡之為
器本所以平物也今若先有一物在上則又如何稱得之復
曰要之這源頭却在那致知上知至而意誠則如好好色如
惡惡臭好者端的是好惡者端的是惡某常云此處是學者
一箇關過得此關方始是實又曰某嘗謂此一節甚異若知
不至則方說惡不可作又有一箇心以為之亦無害以為
善不可不為又有一箇心以為不為亦無緊要譬如草木從
下面生出一箇芽子這便是不能純一這便是知不至之所
為或問公私之別曰今小譬之譬如一事若係公衆便心下
不大段管若係私己便只管橫在胸中念念不忘只此便是
公私之辨道夫

忿懥好樂恐懼憂患這四者皆人之所有不能無然有不得其
正者只是應物之時不可夾帶私心如有一項事可喜自家
正喜其見一可怒底事來是當怒底事却以這喜心處之和
那怒底事也喜了便是不得其正可怒事亦然惟誠其意真
箇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妍媸高下隨物定形而我無與焉這
便是正心因說前在漳州見有官議一事數日不决却是有
所挾後忽然看破了道這箇事不可如此一向判一二百字
盡皆得這意思此是因事上見這心親切賀孫錄僩出

先之問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曰心在這一事不可又夾帶
那一事若自家喜這一項事了更有一事來便須放了前一
項只平心就後一項理會不可又夾帶前喜之之心在這裏
有件喜事不可因怒心來忘了所當喜處有件怒事不可因
喜事來便忘了怒且如人合當行大門出却又有些回避底
一心夾帶在裏面却要行便門出雖然行向大門出念念只有
箇行便門底心在這裏少刻或自拗向便門去學者到這裏

須是便打殺那要向便門底心心如何不會端正這般所在多是因事見得分明前在漳州有一公事合恁地直截斷緣中間情有牽制被他撓數日忽然思量透便斷了集同官看覺當時此心甚正要知此正是正心處 賀孫

敬之問正心章云人之心要當不容一物曰這說便是難說不容一物却又似一向全無相似只是這許多好樂恐懼忿懥憂患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看來非獨是這幾項如此凡是先安排要恁地便不得如人立心要恁地嚴毅把捉少間只管見這意思到不消恁地處也恁地便拘逼了有人立心要恁地慈祥寬厚少間只管見這意思到不消恁地處也恁地便流入於姑息苟且如有心於好名遇着近名底事便貪好之如有心於爲利遇着近利底事便貪欲 賀

人心如一箇鏡先未有一箇影象有事物來方始照見妍醜若先有一箇影象在裏如何照得人心本是湛然虛明事物之來隨感而應自然見得高下輕重事過便當依前恁地虛方得若事未來先有一箇忿懥好樂恐懼憂患之心在這裏及忿懥好樂恐懼憂患之事到來又以這心相與滾合便失其正事了又只苦留在這裏如何得正 賀孫

業兄又問忿懥章曰這心之正却如秤一般未有物時秤無不平纔把一物在上面便不平了如鏡中先有一人在裏面了別一箇來便照不得這心未有物之時先有箇主張說道我要如何處事纔遇着事便以是心處之便是不正且如今人說我做官要抑強扶弱及遇着當強底事也去抑他這便也是不正 卓

喜怒憂懼都是人合有底只是喜所當喜怒所當怒便得其正若欲無這喜怒憂懼而後可以爲道則無是理小人便只是隨這喜怒憂懼去所以不好了 義剛

問忿懥章曰只是上下有不恰好處便是偏 可學

問忿懥曰是怒之甚者又問忿懥比恐懼憂患好樂三者覺重忿懥又類過於怒者曰其實也一般古人既如此說也不須如此去分討 賀孫

問喜怒憂懼人心所不能無如忿懥乃戾氣豈可有也曰忿又重於怒心然此處須看文勢大意但此心先有忿懥時這下面便不得其正如鏡有人形在裏面第二人來便照不得如秤子釘盤星上加一錢則稱一錢物便成兩錢重了心若先有怒時更有當怒底事來便成兩分怒了有當喜底事來又減却半分喜了先有好樂也如此先有憂患也如此若把忿懥做可疑則下面憂患好樂等皆可疑問八章謂五者有當然之則如敖惰之心則豈可有也曰此處亦當看文勢大意敖惰只是一般人所爲得人厭棄不起人敬畏之心若把敖惰做不當有則親愛敬畏等也不當有 寓

劉圻父說正心章謂不能存之則四者之來反動其心曰是當初說時添了此一節若據經文但是說四者之來便撞翻了這坐子耳又曰只爭箇動不動又曰若當初有此一節時傳文須便說在那裏了他今只恁地說便是無此意却是其於解處說絮着這些子 義剛

今不是就靜中動將去却是就第一重動上動將去如忿懥好樂之類 德明

敬之問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章云心不可有一毫偏倚纔有一毫偏倚便是私意便浸淫不已私意反大似身已所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曰這下是說心不正不可以脩身與下章身不脩不可以齊家意同故云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𥌓緊是就身上說心不可有一物外面酬酢萬變都只是隨其分限應去都不關自家心事纔係於物心便爲其所動其所以係於物者有三或是事未來而自家先有這箇期待底心或事已應去了又却長留在胸中不

能忘或迁應事之時意有偏重便只見那邊重這都是為物
所係縛既為物所係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到別事來到面前
應之便差了這如何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虛明無纖毫
形迹一看事物之來若小若大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
心元不曾有這箇物事且如敬以事君之時此心極其敬當
時更有親在面前也須敬其親終不成說敬君但只敬君親
便不須管得事事都如此聖人心體廣大虛明物物無遺
正叔見先生言明心定心等說因言心不在焉則視而不見聽
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曰這箇三歲孩兒也道得八十翁翁
行不得 伯羽
蓋夫云舊嘗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說知覺之心却不及
義理之心先生曰才知覺義理便在此才昏便不見了 方子
滕璘
直卿云舊嘗問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處此是收拾知覺底心收

三子七之三 卷十六 五十八

拾義理底心先生曰知覺在義理便在只是有深淺 學蒙
夜來說心有喜怒不得其正如某夜間看文字要思量改甚處
到上床時擦腳心都忘了數天明擦時便記得蓋是早間未
有一事上心所以記得孟子說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
者幾希幾希不遠也言人都具得此但平日不曾養得猶於
夜間歇得許多時不接於事天明方惺便恁地虛明光靜然
亦只是些子發出來少間又被物欲梏亡了孟子說得話極
齊整當對如這處他一向說後去被後人來就幾希字下注
開了便覺意不連 賀孫
問誠意正心二段只是存養否曰然 寓
說心不得其正章曰心全德也欠了些箇德便不全故不得其
正又曰心包體用而言又問意與情如何曰欲為這事是意
能為這事是情 子蒙
傳八章釋脩身齊家

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不能無而親愛畏敬哀矜敖惰賤惡亦
有所不可無者但此心不為四者所動乃得其正而五者皆
無所偏斯足以為身之脩也 人傑
或問正心章說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脩身章說親愛賤惡畏敬
哀矜敖惰如何曰是心卓然立乎此數者之外則平正而不
偏辟自外來者必不能以動其中自內出者必不至於溺於
彼或問畏敬如何曰如家人有嚴君焉吾之所當畏敬者也
然當不義則爭之若過於畏敬而從其令則陷於偏矣若夫
賤惡者固當賤惡然或有長處亦當知之下文所謂好而知
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此是指點人偏處最切當 學人
心須卓立在八九者之外 謂忿懥之類 而勿陷於八九者之中方得
其正聖人之心周流應變而不窮只為在內而外物入不得
及其出而應接又不陷於彼 壅孫
問七章八章頗以一意如何曰忿懥之類心上理會親愛之類

大學五 卷十六 五十九

事上理會心上理會者是見於念慮之偏事上理會者是見
於事為之失 去偽
正卿問大學傳正心脩身莫有深淺否曰正心是就心上說脩
身是就應事接物上說那事不從心上做出來如脩身如絜
矩都是心做得出但正心是萌芽上理會若脩身及絜矩等
事却是各就地頭上理會 枅
問正心章既說忿懥四者脩身章又說之其所親愛之類如何
曰忿懥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 廣
正心脩身今看此段大槩差錯處皆未在人欲上這箇皆是人
合有底事皆恁地差錯了況加之以放辟邪侈分明是官街
上錯了路 賀孫
子升問脩身齊家章所謂親愛畏敬以下說凡接人皆如此不
特是一家之人否曰固是問如何脩身却專指待人而言曰
脩身以後大槩說向接物待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

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說闊一節去木之
第八章人謂衆人之猶於也之其亦如於其人即其所向處泳
之其所親愛之之猶往也銖
問大學譬音改僻如何曰只緣人心有此偏僻問僻此恐於情
身在正其心處捐類否曰略相似㝢
問古注辟作譬似窒礙不通曰公亦疑及此某正以他說之其
所敖惰而譬焉敖惰非美事如何譬得故今只作僻字說便
通況此篇自有僻字如辟則為天下僇矣之類是也大雅
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各自有當然之則只不可偏如人飢
而食只合當食食纔過些子便是偏渴而飲飲才過些子便
是偏如愛其人之善若愛之過則不知其惡便是因其所重
而陷於所偏惡惡亦然下面說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
之碩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泳
人之其所親愛而僻焉如父子是當主於愛然父有不義子不

可以不爭如為人父雖是止於慈若一向僻將去則子有不
肖亦不知責而教焉不可人之其所賤惡而僻焉人固自有
一種可厭者然猶未至於可賤惡處或尚可教若一向僻將
去便賤惡他也不得人之所畏敬而僻焉如事君固是畏敬
然說大人則藐之又不甚畏敬孟子此語雖稍粗然古人正
救其惡與陳善閉邪責難於君也只管畏敬不得賀孫
問齊家段辟作僻曰人情自有偏處所親愛莫如父母至於父
母有當幾諫處豈可以親愛而忘正救所敬畏莫如君父至
於當直言正諫豈可專持敬畏而不敢言所敖惰處如見那
人非其心之所喜自懶與之言即是忽之之意問敖惰惡德
也豈君子宜有曰讀書不可泥且當看其大意縱此語未穩
亦一兩字失耳讀書專留意小處失其本領所在最不可㝢
問章句曰人於五者本有當然之則然敖之與惰則氣習之所
為實為惡德至若哀矜之形正良心苗裔偏於哀矜不失為

仁德之厚文何以為身不脩而不可以齊其家者乎曰敖惰
謂如孔子之不見孺悲孟子不與王驩言哀矜謂如有一般
大姦大惡方欲治之被他哀鳴懇告卻使恕之道夫云這只
是言流為姑息之意曰這便是哀矜之不得其正處道夫
或問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曰親者則親愛之賢者則畏敬之不
率者則賤惡之無告者則哀矜之有一般人非賢非親未見
其為不率又不至於無告則是泛然沒緊要底人見之豈不
敖惰雖聖賢亦有此心然亦豈可一向敖惰他一向敖惰便
是辟了畏敬親愛賤惡哀矜莫不皆然故下文曰愛而知其
惡惡而知其美如所敖惰之人又安知其無善之可愛敬所
謂敖惰者只是闊略過去㝢
問敖惰曰大抵是一種沒要緊底半上落下底人且如路中撞
見如此等人是不足親愛畏敬者不成強與之相揖而致其
親愛畏敬敖惰是人之所不能無者又問敖惰二字恐非好

事曰此如明鑑之懸妍者自妍醜者自醜隨所來而應之不
成醜者至前須要換作妍者又敖惰是輕賤惡是重既得賤
惡如何卻不得敖惰然聖人猶戒其僻則又須點檢不可有
過當處賀孫
蔡問敖惰之說曰有一般人上未至於可親愛下未至於可賤
惡只是所為也無甚好處令人懶去接他是謂敖惰此敖惰
不是惡德文蔚錄云非如常人傲惰只是說人見得他懶些
或問敖惰是凶德而曰有當然之則何也曰古人用字不如此
敖惰未至可賤可惡但見那一等沒緊要底人自是怠地然
一向去敖惰他也不可如此
問君子亦有敖惰於人者乎曰人自有苟賤可厭棄者德明
問敖惰曰敖便是惰敖了便惰敖了都不管他便是惰義剛
因學者問大學敖惰處而曰某嘗說如有人問易不當為卜筮
書詩不當去小序不當叶韻及大學敖惰處皆在所不答僩

或問之其所親愛而辟焉及敬而辟焉莫是君子用心過於厚否曰此可將來觀過知仁處說不可將來此說蓋不必論近厚近薄大抵一切事只是合才過便不得觀過知仁乃是因此是其用心之厚故可知其仁然過則終亦未是也大凡讀書須要先識認本文是說箇甚麼須全做不曾識他相似虛心認他字字分明復看數過自然會熟見得分明譬如與人相見其初只識其面目再見則可以知其姓字鄉貫又再見則可以知其性行如何只恁地識認久後便一見理會得今學者讀書亦且未要便懸空去思他中庸云博學之審問之方言謹思之若未學未問便去思他是空勞心耳又云切須記得識認兩字 時舉

問大學釋脩身齊家章不言脩身何也曰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是以好爲惡以曲爲直可謂之脩身乎 節

大學最是兩章相接處好看如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且如心不得其正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若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知味則心得其正矣然於親愛敖惰五者有所辟焉則身亦不可得而脩矣嘗謂脩身更多少事不說却說此五者何謂子細看來身之所以不脩者無不是被這四五箇壞又云意有不誠時則私意爲主是主人自爲賊了到引惹得外底人來四方八面無關防處所以要得先誠其意好

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五者其實則相串而以做功夫言之則各自爲一事故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著而字則是先爲此而後能爲彼也蓋逐一節自有一節功夫非是儱侗言知至了意便自誠意誠了心便自脩中間更不着功夫然但只是上面一截功夫到了則下面功夫亦不費力耳先生曰亦有天資高底人只頭正了便都正去若次雖多底也不能如此 端蒙

問正心脩身章後注云此亦當通上章推之蓋意或不誠則無能實用其力以正其心者云云曰大學所以有許多節次正欲學者逐節用工非如一無節之竹使人才能格物則便到平天下也夫人蓋有意誠而心未正者蓋於忿懥恐懼等事誠不可不隨事而排遣也蓋有心正而身未脩者故於好惡之間誠不可不隨人而節制也至於齊家以下皆是教人節節省察用功故經序但言心正者必自誠意而來脩身者必自正心而來非謂意既誠而心無事乎正心既正而身無事乎脩也且以大學之首章便教人明明德又爲格物以下事目皆爲明明德之事也而平天下方且言先謹乎德等事亦可見矣 壯祖

大學如正心章已說盡了至脩身章又從頭說起至齊家治國章又依前說教他何也蓋要節節去照管不成却說自家在這裏心正身脩了便都只聽其自治 夔孫

說大學誠意章曰如今人雖欲爲善又被一箇不欲爲善之意來妨了雖欲去惡又被一箇尚欲爲惡之意來妨了蓋其知之不切故爲善不是他心肯爲善去惡亦不是他心肯去惡這箇便是白撰便是不誠意既不誠則心下便有許多忿懥恐懼憂患好樂而心便不正心既不正則凡有愛惡等事莫不倚於一偏如此如何要家齊國治天下平惟是知得切則好善必如好好色惡惡必如惡惡臭是非爲人而然蓋胷中實欲如此而後心滿意愜 賀孫

傳九章釋家齊國治

或問齊家一段是推將去時較切近否曰此是言一家事然若自此推將去天下國家皆只如此又問所畏敬在家中則如何曰一家之中尊者可畏敬但是有不當處亦合有幾諫時不可道畏敬之便不可說着若如此惟知畏敬却是辟也 祖道

或問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曰孝以事親而使一家之人皆孝弟

以事長而使一家之人皆弟，慈以使衆而使一家之人皆慈，是乃成教於國者也。人傑

李德之問：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不待推也。曰：不必言不待推，玩其文義，亦未嘗有此意。只是身脩於家，雖未嘗出而教自成於國爾。壽昌

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此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天下人看着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泳

劉潛夫問：齊家一章並言孝弟慈三者，而下言康誥以釋使衆一句，不及孝弟，何也？曰：孝弟二者雖人所固有，然守而不失者亦鮮。唯有保赤子一事，罕有失之者，故聖賢於此特發明夫人之所易曉者以示訓，正與孟子言見赤子入井之意同。賀孫

心誠求之者，求赤子之所欲也。於民亦當求其有不能自達，此是推其慈幼之心以使衆也。節

問治國在齊其家。曰：且只說動化為功，未說到推上。後章方全是說推。如保赤子一節，只是說慈者所以使衆一句。保赤子，慈於家也；如保赤子，慈於國也。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是使衆。直卿云：這箇慈是人人自然有底。慈於家，便能慈於國，故言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寓

一家仁以上是推其家以治國，一家仁以下是人自化之也。僩

問：九章本言治國，何以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都是說治天下之事也？至言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又似說脩身，如何？曰：聖人之言簡暢周盡。脩身是齊家之本，齊家又治國之本。如言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之類，自是相關，豈可截然不相入也！僩。淵同。

問有諸己而後求諸人。曰：只從頭讀來便見得分曉。這箇是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卓

問：有諸己而後求諸人，雖曰推己以及人，是亦示人以反己之道。曰：這是治己之為法於人處。道夫

吳仁甫問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曰：此是退一步說，猶言溫故知新而可以為人師，以明未能如此，則不可如此，非謂溫故知新便要求為人師也。淳。寓錄云：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以明有諸己方可求諸人也；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以明無諸己方可非諸人也。然此意正為治國者言。大凡治國禁人為惡，而欲人為善，便求諸人非諸人。然須是在己有善無惡，方可求人非人也。或問：范忠宣以恕己之心恕人，此語固有病，但上文先言以責人之心責己，則連下句亦未害。曰：上句自好，下句自不好。蓋才說恕己便已不是。若橫渠云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語便不同。蓋恕己與愛己字不同。大凡知道者出言自別，近觀聖賢言語與後世人言語自不同，此學者所以貴於知道也。銖

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是責人之恕；絜矩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愛人之恕。又曰：推己及物之謂恕。就愛人上說，聖人之恕則不專在愛人上見，如絜矩之類是人則不待推而發用於外者皆恕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也。高

問：所藏乎身不恕處，知學還只就接物上說，如何？曰：是就接物上見得。忠只是實心，直是真實不偽，到應接事物也只是推這箇心去。直是忠，方能恕；若不忠，便無本領了，更把甚麼去及物？程子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便是實理及物。守約問：恁地說，又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之忠恕相似。曰：只是一箇忠恕，豈有二樣！聖人與常人忠恕也不甚相遠。又曰：盡己不是說盡吾身之實理，自盡便是實理。此處切恐有闕誤。若有些子未盡處，便是不實。如欲為孝，雖有七分孝，只中間有三分未盡，固是不實；雖有九分孝，一作弟。只略略有一分未盡，亦是不實。賀孫

李悳之問齊家治國平天下三章看來以皆是恕之功用曰如治國平天下兩章是此意治國章乃責人之恕平天下章乃愛人之恕齊家一章但說人之偏處 蓋卿

仁甫問治國在齊其家曰這箇道理却急迫不得待到他日數足處自然通透這箇物事只是看得熟自然有條理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下便說其所以教者如此這三者便是教之目後面却是說須是躬行方會化得人此一段只此兩截如此 賀孫

因講禮讓為國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家禮讓有以感之故民亦如此興起自家好爭利却責民間禮讓如何得他應東坡策別敦教化中一段說得也好雖說得粗道理却是如此 敦教化云欲民之知信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莫若務去其貪云云 看道理不要玄妙只就麤處說得出便是如今官司不會制民之產民自去買田又取他牙稅錢古者嚴飲者殺人今置官誘民飲

酒惟恐其不來如何得民興於善 淳

問齊家治國之道斷然是父子兄弟足法而後人法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而周公則上見疑於君下不能和其兄弟是如何曰聖人是論其常堯舜是處其變看他烝烝乂不格姦至於瞽瞍底豫便是他有以處那變處且如他當時被那兒子恁地他處得好不將天下與兒子却傳與賢便是他處得那兒子好若堯當時把天下與丹朱舜把天下與商均則天下如何解安他那兒子如何解寧貼如周公被管蔡恁地他若不去致辟于商則周如何不擾亂他後來盡死做這一着時也是不得已着恁地但是而今且去理會常倫而今如何便解有箇父如瞽瞍有箇兄弟如管蔡未論到那變處 賀孫

傳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或問大學既格物致知了又却逐件各有許多工夫在曰物格知至後其理雖明到得後來齊家治國平天下逐件事又自有許多節次須逐件又揔徐做將去如人行路行到一處了又行一處先來固是知其所往了到各處又自各有許多行步若到一處而止不進則不可未到一處而欲蹴越頓進一處亦不可 端

味道問平天下在治其國曰此節見得上行而下效又見得上下雖殊而心則一 道夫

問平天下在治其國章曰此三節見上行下效理之必然又以見人心之所同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所以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使皆得以自盡其興起之善心若不絜矩則雖躬行於上使彼有是興起之善心而不可得遂亦徒然也又曰因何恁地上行下效蓋人心之同然所以絜矩之道我要恁地也使彼有是心者亦得恁地全章大意只反覆說絜矩如專利於上急征橫斂民不得以自養我這裏雖能興起其善心濟甚事若此類皆是不能絜矩 賀孫

才卿問上老老而民興孝恐便是連那老衆人之老說曰不然此老老長長恤孤方是就自家身上切近處說所謂家齊也民興孝興弟不倍此方是就民之感發興起處說治國而國治之事也緣為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者如此是以君子必有絜矩之道也此一句方是引起絜矩事下兩節方解說絜矩而結之云此之謂絜矩之道蓋人心感發之同如此所以君子須用推絜矩之心以平天下此幾多分曉若如才卿說則此便是絜矩何用下面更絮說許多才卿不合誤曉老老長長為絜矩所以差也所謂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皆是絜矩已後事如何將做老老說得 僩

老老興孝長長興弟恤孤不倍這三句是說上行下效底道理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這却是說到政事上是以二字是結上文猶言君子為是之故所以有絜矩之道既恁地了却須處置教他得所使之各有以遂其興起之心始得

所謂絜矩者矩者心也我心之所欲即他人之所欲也我欲孝弟而慈必欲他人皆如我之孝弟而慈不使一夫之不獲者無一夫不得此理也只我能如此而他人不能如此則是不平矣 人傑

問絜矩之道語脉貫穿如何久思未通上面說人心之所同者既如此是以君子見人之心與己之心同故必以己度人之心使皆得其平下面方說所以絜矩如此 賀孫

問上老老而民興孝下面接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似不相續如何曰這箇便是相續絜矩是四面均平底道理教他各得老其老各得長其長各得幼其幼不成自家老其老教他不得老其老長其長教他不得長其長幼其幼教他不得幼其幼便不得 寓

仁甫問絜矩曰上之人老老長長恤孤則下之人興孝興弟不倍此是說上行下效到絜矩處是就政事上言若但興起其善心而不有以使之得遂其心則雖能興起終亦徒然如政煩賦重不得以養其父母又安得以遂其善心須是推己之心以及於彼使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方得如詩裏說大夫行役無期度不得以養其父母到得使下也須教他內外無怨始得如東山出車杕杜諸詩說行役多是序其室家之情亦欲使凡在上者有所感動又曰這處正如齊宣王愛牛處一般見牛之觳觫則不忍之心已形於此若其以釁鐘爲不可廢而復殺之則自家不忍之心又只是空所以以羊易之則已形之良心不至於空塞而未見之羊殺之亦無害是乃仁術也術是做得巧處謂之術又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兩摺說只以己對人而言若絜矩上之人所以待己己又所以待人是三摺說如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一般意思又曰只是絜矩言人情莫不欲壽三王能生之而不傷云云侯說云云孝心 僩

正謂此意 賀孫

問絜矩一條此是上下四方度量而知民之好惡否曰知在前面這處是推老老而民興孝長長而民興弟恤孤而民不倍這處便已知民之好惡與己之好惡相似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使推將去要與在毋以字上又曰興謂興起其善心遂謂成遂其事又曰爲國絜矩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以後面只管說財如今茶鹽之禁乃是人生日用之常却反禁之這箇都是不能絜矩 賀孫

上老老而民興孝是化絜矩處是處置功用處 椿

問絜矩之道曰能使人興起者聖人之心也能遂其人之興起者聖人之政事也 廣

平天下謂均平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此與中庸所謂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者同意但中庸是言其所好者此言其所惡者也問前後左右何指曰譬如交代官

相似前官之待我者既不善吾毋以前官所以待我者待後政也左右如東鄰西鄰以鄰國爲壑是所惡於左而以交於右也俗語所謂將心比心如此則各得其平矣問章句中所謂絜矩之道是使之各得盡其心而無不平也如何曰此是推本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須是留那地位使人各得自盡其孝弟不倍之心如八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子不從政是使其各得自盡也又如生聚蕃息無令父子兄弟離散之類 德明

所惡於上所惡於下所惡於前所惡於後所惡於右所惡於左此是句皆是就人身切近處說 至於毋以使下毋以事上毋以先後毋以從前毋以交於左毋以交於右方是推以及物之事 僩

問絜矩曰只把上下前後左右等句看便見絜度也不是真把那矩去量度只是自家心裏暗度那箇長那箇短所謂度長

絜矩上下前後左右都只一樣心無彼己之異只是將那頭
折轉來比這頭在我之上者使我如此而我惡之則知在我
下者心亦似我如此故更不將所責上底人之心來待下人
如此則自家在中央上面也占許多地步下面也占許多地
步便均平正方若將所責上底人之心來待下便上面長下
面短不方了下之事我如此而我惡之則知在我之上者心
亦似我如此若將所責下底人之心更去事上便又下面長
上面短了左右前後皆然待前底心便折轉來待後待左底
心便折轉來待右如此便方每事皆如此則無所不平矣 寓
所謂絜矩者如以諸侯言之上有天子下有大夫天子擾我使
我不得行其孝悌我亦當察此不可有以擾其大夫使大夫
不得行其孝悌且如自家有一丈地左家有一丈地右家有
一丈地左家侵着我五尺地是不矩我必去訟他取我五尺
我若侵着右家五尺地亦是不矩合當還右家只是我也方

上也方下也方左也方右也方前也方後也方不相侵越如
伐冰之家不畜牛羊亞夫云務使上下四方一齊方不侵過
他人地步曰然 節
或問絜矩曰譬之如左邊有一人侵我地界是他不是了我又
不可去學他侵了右邊人底界前人行擠往我我行不得我
又不可學他擠了後人後人趕逐我不了又不可學他去趕
前人上下亦然椿云此一人卻是中立也曰是 椿
絜矩如自家好安樂便思他人亦欲安樂當使無老稚轉乎溝
壑壯者散而之四方之患制其田里教之樹畜皆自此以推
之 閎祖
問論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在矩則可以如
此在人則有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分何以使之均平曰
非是言上下之分欲使之均平蓋事親事長當使之均平上
下皆得行上之人得事其親下之人也得以事其親上之人
得長其長下之人也得以事其長 節
問絜矩六節如所惡於上無以使下及左右前後常指三處上
是一人下是一人我居其中故解云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
則我亦不以無禮使其下其下五節意皆類此先生曰見曾
子之傳發明恕字上下四旁無不該也 過
恕亦是絜矩之意 椿
問安國問絜矩之道是廣其仁之用否曰此乃求仁工夫此處
正要着力若仁者則是舉而措之不待絜矩而自無不平者
矣銖曰仁者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不待推矣若
絜矩正恕者之事也先生頷之 銖
德元問我不欲人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與絜矩同否曰然
但子貢所問是對彼我說只是兩人絜矩則是三人爾後世
不復知絜矩之義惟務竭民財以自豐利自一孔以上官皆
取之故上愈富而下愈貧夫以四海而奉一人不爲不厚矣

使在上者常有厚民之心而推與共之猶慮有不獲者況皆
不卹而惟自封殖則民安得不困極乎易損上益下曰益損
下益上曰損所以然者蓋邦本厚則邦寧而君安乃所以益
也否則反是 僩
李丈問盡得絜矩是仁之道恕之道曰未可說到那裏且理會
絜矩是如何問此是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
意否曰此是兩人須把三人看便見人莫不有在我之上者
莫不有在我之下者如親在我之上子孫在我之下我欲子
孫孝於我而我卻不能孝於親我欲親慈於我而我卻不能
慈於子孫便是一畔長一畔短不是絜矩 寓
絜矩非是外面別有箇道理只是前面正心脩身推而措之又
不是其他機巧變詐權謀之說 賀孫
絜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卻在治國平天下之後到這裏也是節
次成了方用得 道夫

君子先慎乎德一條德便是明德之德自家若意誠心正身脩
家齊了則天下之人安得不歸於我如湯武之東征西怨則
自然有人有土 賀孫
或問爭鬬其民而施以劫奪之教曰民本不是要如此惟上之
人以德爲外而急於貨財暴征橫歛民便效尤相攘相奪則
是上教得他如此 賀孫
或問爭民施奪曰是爭取於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媢疾以
惡之是徇其好惡之私 節
斷斷者是絜矩媢疾者是不能唯仁人放流之是大能絜矩底
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是稍能絜矩好人之所惡者
是大不能絜矩 節
舉而不能先先是早底意思不能速用之意 泳
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平天下一章其事如
此廣闊然緊要處只在這些子其粗說不過如此若細說則

如操則存克己復禮等語皆是也 僩
趙唐卿問十章三言得失而章句云至此而天理存亡之機決
矣何也曰他初且言得衆失衆再言善不善意已切矣終之
以忠信驕泰分明是就心上說出得失之由以決之忠信乃
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 當
問仁者以財發身曰不是特地散財以取名買教人來奉己只
是不私其有則人自歸之而身自尊只是言其散財之效如
此 賀孫
仁者以財發身但是財散民聚而身自尊不在於財不仁者只
管多聚財不管身之危亡也 卓
蜚卿問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如何上仁而下便義曰這只
是一箇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在父便謂之慈在子
便謂之孝直卿云也如孝慈則忠曰然 道夫
雖有善者善如而今說會底 閎祖

國不以利爲利如秦發閭左之戍也是利隋名城殺豪傑銷鋒
鏑北築長城皆是自要他利利不必專指財利所以孟子從
頭截斷只說仁義說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
這裏利却在裏面所以說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蓋惟義之
安則自無不利矣 泳
問末章說財處太多曰後世只此一事不能與民同 可學
第九章十章齊家治國既已言化平天下只言措置之理絜度
也矩所以爲方也方者如用曲尺爲方者也何謂絜矩以己
有絜矩之道上面人既自有孝弟下面民亦有孝弟只要使
之自遂其孝弟之心於其下便是絜矩若拂其良心重賦橫
歛以取之使他不得自遂其心便是不方左右前後皆然言
是以者須是如此後面說民之父母所好所惡皆是與民
同利之一字且如食祿之家又畜雞豚牛羊却是與民爭利
便是不絜矩所以道以義爲利者便義以方外也 泳

問絜矩以好惡財用媢疾彥聖爲言何也曰如桑弘羊聚許多
財以奉武帝之好若是絜矩底人必思許多財物必是侵過
著民底滿得我好民必惡言財用者蓋如自家在一鄉之間
却專其利便是侵過著他底便是不絜矩言媢疾彥聖者蓋
有善人則合當舉之使之各得其所今則不舉他便失其所
是侵善人之分便是不絜矩此特言其好惡財用之類當絜
矩事事亦當絜矩 僩
問自致知至於平天下其道至備其節目至詳至悉而反覆於
終篇者乃在於財利之說得非義利之辨其事尤難而至善
之止於此尤不可不謹歟不然則極天命人心之向背以明
好惡從違之得失其丁寧之意何其至深且切邪曰此章大
槩是專從絜矩上來蓋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
則民有不得其所好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
是從這裏來道夫云古注絜音戸結反云結也作結字解

亦自得蓋荀子莊子注云絜圍束也是將一物圍束以為之則也又曰某十二三歲時見范丈所言如此他甚以為先儒所未嘗到也 達夫

或問絜矩之義如何只說財利曰必竟人為這箇較多所以生養人者所以殘害人者亦只是這箇且如今官司皆不是絜矩自家要賣酒便教人不得賣酒自家要權鹽便教人不得賣鹽但事勢相迫行之已久人不為怪其實理不如此 學蒙

因論治國平天下章財用處曰財者人之所好自是不可獨占須推與民共之未論為天下且以作一縣言之若寬其賦斂無征誅之擾民便歡喜愛戴若賦斂稍急又有科敷之擾民便生怨決然如此又曰寧過於予民不可過於取民且如居一鄉若屑屑與民爭利便是傷廉若饒潤人些子不害其為厚孟子言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他主意只是在取傷廉上且將那與傷惠來相對說其實

與之過厚些子不害其為厚若纔過取便傷廉便不好過與必竟當下是好意思與了再看之方見得是傷惠與傷廉不同所以子華使於齊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雖說他不是然亦不大故責他只是纔過取便深惡之如冉求為之聚斂而欲攻之是也 僩

問平天下章言財用特詳當是民生日用最要緊事耳曰然孟子首先所言其原出此子升問此章所言反覆最詳之意曰要之始終本末只一理但平天下是一件最大事所以推廣說許多如明德新民至善之理極是精微至治國平天下只就人情上區處又極平易蓋至於平而已耳後世非無有志於天下國家之人卻只就末處布置於本原上全不理會因言莊子不知他何所傳授卻自見得道體蓋自孟子之後荀卿諸公皆不能及如說語道而非其序非道也此等議論甚好度亦須承接得孔門之徒源流有自後來佛氏之教有說得好處皆出於莊子但其知不至無細密工夫少間都說得流了所謂賢者過之也今人亦須自理會教自家本領通貫卻去看他此等議論自見得高下分曉若一向不理會得他底破少間卻有見識低似他處因說曾點之徒氣象正如此

又問論語集注說曾點是雖堯舜事業亦優為之莫只是堯舜事業亦不足以芥蔕其心否曰堯舜事業也只是這箇道理又問他之所為必不中節曰本領處同了只是無細密工夫 木之

人治一家一國尚且有照管不到處況天下之大所以反反覆覆說不是大著箇心去理會如何照管得 泳

大學四 或問上

或問吾子以為大人之學一段

問友仁看大學或問如何曰粗曉其義曰如何是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曰放心者或心起邪思意有妄念耳聽邪言目觀亂色口談不道之言至於手足動之不以禮皆是放也收者便於邪思妄念處截斷不續至於耳目言動皆然此乃謂之收既能收其放心德性自然養得不是收放心之外又養箇德性也曰看得也好 友仁

問或問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人於已失學後須如此勉強奮勵方得曰失時而後學必著如此趲補得前許多欠闕處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若不如是悠悠度日一日不做得一日工夫只見沒長進如何要塡補前面 賀孫

持敬以補小學之闕小學且是拘撿住身心到後來克己復禮又是一段事 德明

問大學首云明德而不曾說主敬莫是已具於小學曰固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却是擇補一敬字 可學

敬字是徹頭徹尾工夫自格物致知至治國平天下皆不外此 人傑

問或問說敬處曰四句不須分析只做一句看次日又曰夜來說敬不須只管解說但整齊嚴肅便是敬散亂不收斂便是不敬四句只行着皆是敬 寓

或問大學論敬所引諸說有內外之分曰不必分內外都只一般只認行著都是敬 僩

問敬諸先生之說各不同然總而言之常令此心常存是否曰其實只一般若是敬時自然主一無適自然整齊嚴肅自然常惺惺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但程子整齊嚴肅與謝氏尹氏之說又更分曉 僩

或問先生說敬處舉伊川主一與整齊嚴肅之說與謝氏常惺惺之說就其中看謝氏尤切當曰如某所見伊川說得切當且如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若無整齊嚴肅却要惺惺恐無捉摸不能常惺惺矣 人傑

問或問舉伊川及謝氏尹氏之說只是一意說敬曰主一無適又說箇整齊嚴肅整齊嚴肅亦只是主一無適意且自看整齊嚴肅時如何這裏便敬常惺惺也便是敬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也便是敬此事最易見試自體察看便見只是要教心下常如此因說到放心如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是正心才差去便是放若整齊嚴肅便有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某看來四海九州無遠無近人人心都是放心也無一箇不放如小兒子才有智識此心便放了這裏便要講學存養 賀孫

光祖問主一無適與整齊嚴肅不同否曰如何有兩樣只是箇敬極而至於堯舜也只常常是箇敬若語言不同自是那時就那事說自應如此且如大學論語孟子中庸都說敬詩也書也禮也亦都說敬各就那事上說得改頭換面要之只是箇敬又曰或人問出門使民時是敬未出門使民時是如何伊川荅此儼若思時也要知這兩句只是箇毋不敬又須要問未出門使民時是如何這又何用問這自可見如未出門使民時是這箇敬當出門使民時也只是這箇敬到得出門使民了也只是如此論語如此樣儘有最不可如此看 賀孫

或問整齊嚴肅與嚴威儼恪之別曰只一般整齊嚴肅雖非敬然所以為敬也嚴威儼恪亦是如此 燾

問上蔡說敬者常惺惺法也此說極精切曰不如程子整齊嚴肅之說為好蓋人能如此其心即在此便惺惺未有外面整齊嚴肅而內不惺惺者如人一時間外面整齊嚴肅便一時惺惺一時放寬了便昏怠也祖道曰此箇是氣須是清明

時便整齊嚴肅昏時便放過了如何捉得定曰志者氣之帥
也此只當責志孟子曰持其志毋暴其氣若能持其志氣自
清明或曰程子曰學者爲習所奪氣所勝只可責志又云只
這箇也是私學者不恁地不得此說如何曰涉於人爲便是
私但學者不如此如何着力此程子所以下面便放一句云
不如此不得也 祖道
因看涪陵記善錄問和靖說敬就整齊嚴肅上做上蔡却云是
惺惺法二者如何序之云先由和靖之說方到上蔡地位曰
各有法門和靖是持守上蔡却不要如此常要喚得醒要之
和靖底是上蔡底橫其曰易曰敬以直內伊川云主一却與
和靖同大抵敬有二有未發有已發所謂毋不敬事思敬是
也曰雖是有二然但一本只是見於動靜有異學者須要常
流通無間又如和靖之說固好但不知集義又却欠工夫曰
亦是渠才氣去不得只得如此大抵有體無用便不渾全又

問南軒說敬常云義已森然於其中曰渠好如此說如仁智
動靜之類皆然 可學
問謝子惺惺之說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今人
說敬却只以整齊嚴肅言之此固是敬然心若昏昧燭理不
明雖強把捉豈得爲敬又問孟子告子不動心曰孟子是明
理合義告子只是硬把捉 砥
或問謝氏常惺惺之說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此心則同而
其爲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
喚醒在此無所作爲其異處在此 僩
問和靖說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曰這心都不着一物便收斂他
上文云今人入神祠當那時直是更不着得些子事只有箇
恭敬此最親切今人若能專一此心便收斂緊密都無些子
空罅若這事思量未了又走做那邊去心便成兩路 賀孫
問尹氏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之說曰心主這一事不爲他事所

亂便是不容一物也問此只是說靜時氣象否曰然又問只
靜時主敬便是必有事否曰然 僩
此篇所謂在明明德一段
問或問說仁義禮智之性添健順字如何曰此健順只是那陰
陽之性 義剛
問健順仁義禮智之性曰此承上文陰陽五行而言健陽也順
陰也四者五行也分而言之仁禮屬陽義智屬陰問立天之
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何
以屬陰曰仁何嘗屬陰袁機仲正來爭辨他引君子於仁也
柔於義也剛爲證殊不知論仁之定體則自屬陽至於論君
子之學則又各自就地頭說如何拘文牽引得今只觀天地
之化草木發生自是條暢洞達無所窒礙此便是陽剛之氣
如云采薇采薇薇亦陽止薇亦剛止薇之生也挺直而上
此處皆可見問禮屬陽至樂記則又以禮屬陰樂屬陽曰固

是若對樂說則自是如此蓋禮是箇限定裁節粲然有文底
物事樂是和動底物事自當如此分如云禮主其減樂主其
盈之類推之可見 僩
問健順在四端何屬曰仁與禮是陽義與智屬陰問小學注書
禮樂以造士注云禮陰也曰此以文明上見彼以節制言問義
知是束斂底意思故屬陰否曰然或問知未見束斂處曰義
猶略有作爲知一知便了愈是束斂孟子曰是非之心知也
纔知得是而愛非而惡便交過仁義去了 胡泳
問陰陽五行健順五常之性曰健是稟得那陽之氣順是稟得
那陰之氣五常是稟得五行之理人物皆稟得健順五常之
性且如狗子會咬人底便是稟得那健底性不咬人底是稟
得那順底性又如草木直底硬底是稟得剛底軟底弱底是
稟得那順底 僩
問或問氣之正且通者爲人氣之偏且塞者爲物如何曰物之

生必因氣之聚而後有形得其清者爲人得其濁者爲物假
如大鑪鎔鐵其好者在一處其渣滓又在一處又問氣則有
清濁而理則一同如何曰固是如此理者如一寶珠在聖賢
則如置在清水中其輝光自然發見在愚不肖者如置在濁
水中須是澄去泥沙則光方可見今人所以不見理合澄去
泥沙此所以須要克治也至如萬物亦有此理天何嘗不將
此理與他只爲氣昏塞如置寶珠於濁泥中不復可見然物
類中亦有知君臣母子知祭知時者亦是其中有一線明處
然而不能如人者只爲他不能克治耳且蚤虱亦有知如飢
則噬人之類是也 祖道

問或問云於其正且通者之中又或不能無清濁之異故其所
賦之質又有智愚賢不肖之殊世間有人聰明通曉是稟其
氣之清者矣然却所爲過差或流而爲小人之歸者又有爲
人賢而不甚聰明通曉是如何曰或問中固已言之所謂又

有智愚賢不肖之殊是也蓋其所賦之質便有此四樣聰明
曉了者智也而或不賢便是稟賦中欠了清和温恭之德又
有人極温和而不甚曉事便是賢而不智爲學便是要克化
教此等氣質令恰好耳 僩

舜功問序引參天地事如何曰初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至
下須是見已之所以參化育者又問此是到處如何曰到大
有地步在但學者須先知其如此方可以下手今學者多言
待發見處下手此已遲却纔思要得善時便是善 可學

問或問自其有生之初以下是一節說人心稟受之初又必皆
有以得乎陰陽五行之氣以下是一節苟於是焉而不値其
清明純粹之會這又轉一節下又轉入一節物欲去是否曰
初間說人人同得之理次又說人人同受之氣然其間却有
撞著不好底氣以生者這便被他拘滯了要變化却難問如
何是不好底氣曰天地之氣有清有濁若値得晦暗昏濁底

氣這便稟受得不好了既是如此又加以應接事物逐逐於
利欲故本來明德只管昏塞了故大學必教人如此用工到
後來却會復得初頭渾全底道理 賀孫

林安卿問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須是就這
此覺處便致知充廣將去曰然昨日固已言之如擊石之火
只是些子纔引着便可以燎原若必欲等大覺了方去格物
致知如何等得這般時節 林先引孰照中孚料父而后有覺之語爲此先生因更此 那箇
覺是物格知至了大徹悟到恁地時事都了若是介然之覺
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
又問眞知之知與久而後有覺之覺字同否曰大略也相似
只是各自所指不同眞知是知得眞箇如此不只是聽得人
說便喚做知覺則是忽然心中自有所覺悟曉得道理是如
此人只有兩般心一箇是是底心一箇是不是底心只是才
知得這箇是不是底心只這知得不是底心底心便是是底

心便將這知得不是底心去治那不是底心知得不是底心
便是主那不是底心便是客便將這箇做主去治那箇客便
常守定這箇知得不是底心做主莫要放失更那別討箇心
來喚做是底心如非禮勿視聽言動只才知得這箇是非禮
底心此便是禮底心便莫要視如人瞌睡方其睡時固無所
覺莫教纔醒便抖擻起精神莫要更教他睡此便是醒不是
已醒了更別去討箇醒說如何得他不睡程子所謂以心使
心便是如此人多疑是兩箇心不知只是將這知得不是底
心去治那不是底心而已元思云上蔡所謂人須是識其眞
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怵惕惻隱之心乃眞心也曰孟
子亦只是討譬喩就這親切處說仁之心是如此欲人易曉
若論此心發見無時而不發見不特見孺子之時爲然也若
必待見孺子入井之時怵惕惻隱之發而後用功則終身無
緣有此等時節也元思云舊見五峯答彪居仁書說齊王愛

牛之心云云先生辨之正是此意曰然齊王之良心想得也
常有發見時只是常時發見時不曾識得都放過去了偶然
愛牛之心有言語說出所以孟子因而以此推廣之也又問
自非物欲昏蔽之極未有不醒覺者曰便是物欲昏蔽之極
也無時不醒覺只是醒覺了自放過去不曾存得耳 僩
友仁說明明德此明德乃是人本有之物只為氣禀與物欲所
蔽而昏今學問進脩便如磨鏡相似鏡本明被塵垢昏之用
磨擦之工其明始現及其現也乃本然之明耳曰公說甚善
但此理不比磨鏡之法先生略擡身露開兩手如閃出之狀
曰忽然閃出這光明來不待磨而後現但人不自察耳如孺
子將入於井不拘君子小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便可見友
仁云或問中說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
則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便是這箇道理先生頷
之曰於大原處不差正好進脩 友仁

卷十七 七

問或問所以明而新之者非可以私意苟且為也私意是說著不得人
為苟且是說至善只苟且如何會到極好處必若程子所謂理精微之極
曰大抵至善只是極好處十分端正恰好無一毫不是處無
一毫不到處且如事君必當如舜之所以事堯而後喚做敬
治民必當如堯之所以治民而後喚做仁不獨如此凡事皆
有箇極好處今人多是理會得半截便道了待人看來喚做
好也得喚做不好也得自家本不曾識得到少刻也會入於
老也會入於佛也會入於申韓之刑名止緣初間不理會到
十分少刻便沒理會那箇是白那箇是皁那箇是酸那箇是
鹹故大學必使人從致知直截要理會透方做得不要恁地
半間半界含含糊糊某與人商量一件事須是要徹底教盡
若有些子未盡處如何住得若有事到手未是處須著極力
辨別教是且看孟子那箇事恁地含含糊糊放過有一字不是直
爭到底這是他見得十分極至十分透徹如何不說得 賀孫

問或問說明德處云所以應乎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然之則
其說至善處又云所以見於日用之間者莫不各有本然一
定之則二處相類何以別曰都一般至善只是明德極盡處
至纖至悉無所不盡 淵
仁甫問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
之曰此是程先生說至善便如今人說極是且如說孝孟子
說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此是不孝到得會奉養其親
也似煞強得這箇又須著如曾子之養志而後為能養這又
似好了又當如所謂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不遺父母惡名
使國人稱願道幸哉有子如此方好又云孝莫大於尊親其
次能養直是到這裏方喚做極是處方喚做至善處 賀孫
郭德元問或問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
民者又有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畧知
二者之當務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此三者求之古今

卷十七 八

人物是有甚人相似曰如此等類甚多自謂能明其德而不
屑乎新民者如佛老便是不務明其明德而以政教法度為
足以新民者如管仲之徒便是畧知明德新民而不求止於
至善者如前日所論王通便是 [illegible]
[illegible] 看他於己分上亦甚修飾其論
為治本末亦有條理甚有志於斯世只是規模淺狹不曾就
本原上著功便做不徹須是無所不用其極方始是有古之
聖賢別無用心只這兩者是吃緊處明明德便欲無一毫私
欲新民便欲人於事事物物上皆是當正如佛家說為此一
大事因緣出見於世此亦是聖人一大事也千言萬語只是
說這箇道理若還一日不扶持便倒了聖人只是常欲扶持
這箇道理教他撐天拄地 文蔚
問明德而不能推之以新民可謂是自私曰德既明自然是著
新民然亦有一種人不如此此便是釋老之學此箇道理人

人有之不是自家可專獨之物既是明得此理須當推以及人使各明其德豈可說我自會了我自樂之不與人共因說曾有學佛者王天順與陸子靜辯論云我這佛法和耳目鼻口髓腦皆不愛惜要度天下人各成佛法豈得是自私先生笑曰待度得天下人各成佛法却是教得他各各自私陸子靜從初亦學佛嘗言儒佛差處是義利之間某應曰此猶是第二著只它根本處便不是當初釋迦爲太子時出遊見生老病死苦遂厭惡之入雪山修行從上一念便一切作空看惟恐割棄之不猛屏除之不盡吾儒却不然蓋見得無一物不具此理無一理可違於物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實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不同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知是識何心是見何性 德明

知止而後有定以下一段

問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曰定靜安三項若相似說出來煞不同有定是就事理上說言知得到時見事物上各各有箇合當底道理靜只就心上說問如所得於地而安莫是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否曰這段須看意思接續處如能得上面帶箇慮字能慮上面帶箇安字能安上面帶箇靜字能靜上面帶箇定字有定上面帶箇知止字意思都接續既見得事物有定理而此心恁地寧靜了看處在那裏在這邊也安在那邊也安在富貴也安在貧賤也安在患難也安不見事理底人有一件事如此區處不得恁地區處又不得這如何會有定才不定則心下便營營皇皇心下才恁地又安頓在那裏得看在何處只是不安 賀孫

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曰到這處又更須審一審慮字看來更重似思字聖人下得言語恁地鎮重恁地重三疊四不若今人只說一下便了此聖人所以爲聖人 賀孫

安卿問知止是始能得是終或問言非有等級之相懸何也曰也不是無等級中間許多只是小階級無那大階級如志學至從心中間許多便是大階級步却闊知止至能得只如志學至立相似立至不惑相似定靜安皆相類只是中間細分別恁地問到能得處是學之大成抑後面更有工夫曰在他已盡了更要去齊家治國平天下亦只是自此推去 寓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一段

問或問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是能得已包齊家治國說了前晚何故又云能得後更要去齊家治國平天下曰以修身言之都已盡了但以明明德言之在己無所不盡萬物之理亦無所不盡如至誠惟能盡性只盡性時萬物之理都無不盡了故盡其性便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便盡物之性 僩

推御言或問云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明德之功果能若是不亦善乎然以堯舜之聖閨門之內或未盡化況謂天下之大能服堯舜之化而各明其德乎曰大學明明德於天下只是且說箇規模如此學者須是有如此規模却是自家本來合如此不如此便是欠了他底且如伊尹思匹夫不被其澤如己推而納之溝中伊尹也只大槩要恁地又如何做得無一人不被其澤又如說比屋可封也須有一家半家不恁地若只是見得自家規模自當如此不如此不得到得做不去處却無可柰何規模自是著恁地工夫便却用寸進若無規模次第只管去細碎處走便入世之計功謀利處去若有規模而又無細密工夫又只是一箇空規模外極規模之大內推至於事事物物處莫不盡其工夫此所以爲聖賢之學 道夫

或問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曰神是恁地精彩明是恁地

光明。又曰：心無事時都不見，到得應事接物便在這裏，應事了又不見，恁地神出鬼沒。又曰：理是定在這裏，心便是運用這理底，須是知得到。知若不到，欲為善也未肯便與你為善，欲不為惡也未肯便不與你為惡。知得到了，直是如飢渴之於飲食。而今不讀書時也須收斂身心，教在這裏，乃程夫子所謂敬也。整齊嚴肅，雖只是恁地，須是下工夫方見得。賀孫

德元問：何謂妙眾理？曰：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從外得。所謂知者（[illegible]）便只是知得我底道理，非是以我之知去知彼道理也。道理固本有，用知方發得出來，若無知，道理何從而見？（[illegible]）所以謂之妙眾理，猶言能運用眾理也。運用字有病，故只下得妙字。（[illegible]）又問：知與思於身最切緊。曰：然。二者只是一事。知如手，思是使那手去做事，思所以用夫知也。僩

問：知如何宰物？曰：無所知覺，則不足以宰制萬物，要宰制他也須是知覺。道夫

或問：宰萬物是主宰之宰、宰制之宰？曰：主便是宰，宰便是制。又問：孟子集注言心者具眾理而應萬事，此言妙眾理而宰萬物，如何？曰：妙字便稍精彩，但只是不甚穩當，具字便平穩。（[illegible]）

郭兄問：莫不有以知夫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曰：所以然之故，即是更上面一層。如君之所以仁，蓋君是箇主腦，人民土地皆屬它管，它自是用仁愛。試不仁愛看，便行不得。非是說為君了，不得已用仁愛，自是理合如此。試以一家論之，為家長者便用愛一家之人，惜一家之物，自是理合如此，若天使之然。每常思量著極好笑，自那原頭來便如此了。又如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蓋父子本同一氣，只是一人之身分成兩箇，其恩愛相屬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其它大倫皆然，皆天理使之如此，豈容強為哉！且以仁言之：只天地生這物時便有箇仁，它只知生而已。從他原頭下來，自然有箇春夏秋冬、金木水火土。（[illegible]）故賦於人物，便有仁義禮智之性。仁屬春，屬木。且看春間天地發生，藹然和氣，如草木萌芽，初間僅一針許，少間漸漸生長，以至枝葉花實，變化萬狀，便可見他生生之意。非仁愛，何以如此？緣他本原處有箇仁愛溫和之理如此，所以發之於用，自然慈祥惻隱。孟子說惻隱之端，惻隱又與慈仁不同，惻隱是傷痛之切。蓋仁本只有慈愛，緣見孺子入井，所以傷痛之切。義屬金，是天地自然有箇清峻剛烈之氣，所以人稟得自然有裁制，便自然有羞惡之心。禮智皆然。蓋自本原而已然，非旋安排教如此也。昔龜山問一學者：當見孺子入井時，其心怵惕惻隱，何故如此？學者曰：自然如此。龜山曰：豈可只說自然如此了便休？須是知其所自來，則仁不遠矣。龜山此語極好。又或人問龜山曰：以先知覺後知，知覺如何分？龜山曰：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且如知得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是知此事也；又知得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敬，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是覺此理也。僩

或問：格物章本有所以然之故之句。曰：後來看得，且要見得所當然是要切處。若果見得不容已處，則自可默會矣。

治國平天下者諸侯之事一段

問：南軒謂為己者無所為而然也。曰：只是見得天下事皆我所合當為而為之，非有所因而為也。然所謂天下之事皆我之所當為者，只恁地強信不得，須是學到那田地，經歷磨鍊多後，方信得過。道夫

問為己。曰：這須要自看。逐日之間，小事大事，只是道我合當做，便如此做，這便是無所為。且如讀書，只道自家合當如此讀，合當如此理會身己。才說要人知，便是有所為。如世上人才讀書，便安排這箇好做時文，此又為人之甚者。賀孫

為己者無所為而然無所為只是見得自家合當做不是要人
道好如甲兵錢穀籩豆有司到當自家理會便理會不是為
別人了理會如割股廬墓一則是不忍其親之病一則是不
忍其親之死這都是為己若因要人知了去恁地便是為人
器遠問子房以家世相韓故從少年結士欲為韓報仇這是
有所為否曰他當初只一心欲為國報仇只見這是箇臣子
合當做底事不是為別人不是要人知 賀孫
行夫問為己者無所為而然曰有所為者是為人也這須是見
得天下之事實是己所當為非吾性分之外所能有然後為
之而無為人之弊耳且如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今人弔人之
喪若以為亡者平日與吾善厚真箇可悼哭之發於中心此
固出於自然者又有一般人欲亡者家人知我如此而哭者
便不是這便是為人又如人做一件善事是自家自肯去做
非待人教自家做方勉強做此便不是為人也 道夫曰先生

六〇〇 大 卷十七 十三

所說錢穀甲兵割股廬墓已甚分明在人所見如何爾又問
割股一事如何曰割股固自不是若是誠心為之不求人知
亦庶幾今有以此要譽者因舉一事為問先生詢究甚詳者
久之乃始正色直辭曰只是自家過計了設使後來如何自
家也未到得如此天下事惟其直而已試問鄉鄰自家平日
是甚麼樣人官司推究亦自可見行夫曰亦當下設使錢得
箇費力去曰世上那解免得全不霑濕如先所語是不安於
義理之慮若安於義理之慮但見義理之當為便恁滴水滴
凍做去都無後來許多事 道夫

傳一章

然則其曰克明德一段

問克明德克能也或問中却作能致其克之之功又似克治之
克如何曰此克字雖訓能字然克字重如能字無力克
字有力便見得是他人不能而文王獨能之若只作能明德
語意便都弱了凡字有訓義一般而聲響頓異便見得有力
無力之分如克之與能是也如云克宅厥心克明俊德之類可
見 僩

顧諟天之明命一段

問全體大用無時不發見於日用之間如何是體如何是用曰
體與用不相離且如身是體要起行去便是用赤子匍匐將
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只此一端體用便可見如喜怒哀
樂是用所以喜怒哀樂是體 淳錄云所以能喜怒者便是體
問或問常目在之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
道義出矣不知所見者果何物邪曰此豈有物可見但是凡
人不知省察常行日用每與是德相忘亦不自知其有是也
今所謂顧諟者只是心裏常常存著此理在一出言則言必
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一行事則事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
也不過如此耳初豈實有一物可以見其形象邪 [illegible]祖

六〇〇 大 卷十七 十四

問引成性存存道義出矣何如曰自天之所命謂之明命我這
裏得之於己謂之明德只是一箇道理人只要存得這些在
這裏才存得在這裏則事君必會忠事親必會孝見孺子入
井則怵惕之心便發見穿窬之類則羞惡之心便發合恭敬
處便自然會恭敬合辭遜處便自然會辭遜須要常存得此
心則便見得此性發出底都是道理若不存得這些待做出
那箇會合道理 賀孫

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一段

問顧諟一句或問復以為見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始不
為天何也曰只是言人之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不
有當然之則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則便合天理
天人本只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 僩
問天未始不為人而人未始不為天曰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
生得於天也既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

天也只今說話天便在這裏顧諟是常要看教光明粲爛照在目前僩

傳二章

或問盤之有銘一段

德元問湯之盤銘見於何書曰只見於大學又曰成湯工夫全是在敬字上看來大段是一箇脩飭底人故當時人說他做工夫處亦說得大段地著如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之類却是大綱說到湯便說檢身若不及文蔚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等語可見日新之功曰固是其於或問中所以特地詳載者非道人不知亦欲學者經心耳文蔚

問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從字意如何曰從順也敬便豎起怠便放倒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便是欲這處敬與義是箇體用亦由坤卦說敬義寓

傳三章

復引淇奧之詩一段

瑟兮僩兮者恂慄也僩字舊訓寬大某看經子所載或從小或從字之不同然皆云有武毅之貌所以某注中直以武毅言之道夫云如此注則方與瑟字及下文恂慄之說相合曰且如恂字鄭氏讀爲峻某始者言此只是恂恂如也之恂何必如此及讀莊子見所謂木處則惴慄恂懼然後知鄭氏之音爲當如此等處某於或問中不及載也要之如這般處須是讀得書多然後方見得道夫

問切磋琢磨是學者事而成德至善或問乃指聖人言之何也曰從而說得來大非聖人不能此是連上文文王於緝熙敬止說然聖人也不是揷手掉臂做到那處也須學始得如孔子所謂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此有甚緊要聖人如何憂著何故惟其憂之所以爲聖人

所謂生而知之者便只是知得此而已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賀孫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既學而猶慮其未至則復講習討論以求之猶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切得一箇樸在這裏似亦可矣又磋之使至於滑澤這是治骨角者之至善也既脩而猶慮其未至則又省察克治以終之猶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琢是琢得一箇樸在這裏似亦得矣又磨之使至於精細這是治玉石之至善也取此而喻君子之於至善既格物以求知所止矣又且用力以求得其所止焉正心誠意便是道學自脩瑟兮僩兮赫兮喧兮到這裏睟面盎背發見於外便是道學自脩之驗也道夫云所以或問中有始終條理之別者良爲此爾曰然道夫

如切如磋道學也却以爲始條理之事如琢如磨自脩也却以爲終條理之事皆是要工夫精密道學是起頭處脩身是成就處中間工夫既講求又復講求既克治又復克治此所謂已精而求其益精已密而求其益密也謨

問切磋是始條理琢磨是終條理終條理較密否曰始終條理都要密講貫而益講貫脩飭而益脩飭淳

問琢磨後更有瑟僩赫喧何故爲終條理之事曰那不是做工夫處是成就了氣象恁地形於文王亦是氣象也淳

朱子語類卷第十八計三十三板

大學五 或問下

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一段

先生爲道夫讀格物說舉遺書或問學何爲而可以有覺一段曰能致其知則思自然明至於久而後有覺是積累之多自有箇覺悟時節勉強學問所以致其知也聞見博而智益明則其效著矣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爲也哉此程子曉人至切處 道夫

問致知下面更有節次程子說知處只就知上說如何曰既知則自然行得不待勉強却是知字上重 可學

伊川云知非一槩其爲淺深有甚相絕者云云曰此語說得極分明至論知之淺深則從前未有人說到此 道夫

知便要知得極致知是推致到極處窮究徹底真見得決定如此程子說虎傷人之譬甚好如這一箇物四陲四角皆知得盡前頭更無去處外面更無去處方始是格到那物極處 處人各有箇知識須是推致而極其至不然半上落下終不濟事須是真知問固有人明得此理而涵養未到却爲私意所奪曰只爲明得不盡若明得盡私意自然留不得若半青半黃未能透徹便是尚有渣滓非所謂真知也問須是涵養到心體無不盡處方善不然知之雖至行之終恐不盡也曰只爲知不至今人行到五分便是它只知得五分見識只識到那地位譬諸穿窬稍是箇人便不肯做蓋真知穿窬之不善也虎傷事亦然 德明

致知是推極吾之知識無不切至切字亦未精只是一箇盡字底道理見得盡方是真實如言喫酒解醉喫飯解飽毒藥解殺人須是喫酒方見得解醉人喫飯方見得解飽人不曾喫底見人說道是解醉解飽他也道是解醉解飽只是見得不親切見得親切時須是知伊川所謂曾經虎傷者一般 卓

問進脩之術何先者云云曰物理無窮故他說得來亦自多如讀書以講明道義則是理存於書如論古今人物以別其是非邪正則是理存於古今人物如應接事物而審處其當否則是理存於應接事物所存既非一物能專則所格亦非一端而盡如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但當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此一項尤有意味向非其人善問則亦何以得之哉 道夫

問一理通則萬理通其說如何曰伊川嘗云雖顏子亦未到此天下豈有一理通便解萬理皆通也須積累將去如顏子高明不過聞一知十亦是大段聰明了學問却有漸無急迫之理有人嘗說學問只用窮究一箇大處則其他皆通如某正不敢如此說須是逐旋做將去不成只用窮究一箇其他更不用管便都理會得豈有此理爲此說者將謂是天理不知却是人欲 明作

叔文問正心誠意莫須操存否曰也須見得後方始操得不然只恁空守亦不濟事若誠守則在此一合眼則便走了須是格物蓋物格則理明理明則誠一而心自正矣不然則戢戢而生如何守得他住曰格物最是難事如何盡格得曰程子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某嘗謂他此語便是真實做工夫來他也不說格一件後便會通也不說盡格得天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又曰今却不用慮其他只是箇知至而後意誠這一轉較難 道夫

問伊川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工夫如何曰如讀書今日看一段明日看一段又如今日理會一事明日理會一事積習多後自然通貫 德明○德物云釋氏說斫樹木今日斫明日斫到斷時只一斫便了

問伊川云今日格得一件明日格得一件莫太執著否曰人日用間自是不察耳若體察當格之物一日之間儘有之寓

窮理者因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因其所已達而及其所未達人之良知本所固有然不能窮理者只是足於已知已達而不能窮其未知未達故見得一截不曾又見得一截此其所以於理未精也然仍須工夫日日增加今日既格得一物明日又格得一物工夫更不住地做如左脚進得一步右脚又進一步右脚進得一步左脚又進接續不已自然貫通 佘

蕭毅然問程子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而先生說要隨事理會恐精力短如何曰也須用理會不成精力短後話便信口開行便信脚步冥冥地去都不管他又問無事時見得是如此臨事又做錯了如何曰只是斷置不分明所以格物便要閑時理會不是要臨時理會閑時看得道理分曉則事來時斷置自易格物只是理會未理會得底不是從頭都要理會如水火人自是知其不可蹈何曾有錯去蹈水火格物只是理會當蹈水火與不當蹈水火臨事時斷置教分曉程子

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亦是如此且如看文字聖賢說話粹然可疑者若後世諸儒之言喚做都不是也不得有好底有不好底好底裏面也有不好處不好底裏面也有好處有這一事說得是那一件說得不是有這一句說得是那一句說得不是都要恁地分別如臨事亦要如此理會那箇是那箇不是若道理明時自分曉有一般說漢唐來都是有一般說漢唐來都不是恁地也不得且如董仲舒賈誼說話何曾有都不是底何曾有都是底須是要見得他那箇議論是那箇議論不是如此方喚做格物如今將一箇物事來是與不是見得不定便是自家這裏道理不通透若道理明則這樣處自通透 僩○黃自錄詳別出

問陸先生不取伊川格物之說若以為隨事討論則精神易弊不若但求之心心明則無所不照其說亦似省力曰不去隨事討論後聽他胡做話便信口說脚便信步行冥冥地去都不管他義剛曰平時明知此事不是臨時卻做錯了隨即又悔此畢竟是精神短後照燭不逮曰只是斷制不下且如有一人牽你出去街上行不成不管後只聽他牽去須是知道那裏不可去我不要隨他去義剛曰事卒然在面前卒然斷制不下這須是精神強始得曰所以格物便是要閑時理會不是要臨時理會如水火人知其不可蹈自是不去蹈何曾有人錯去蹈水火來若是平時看得分明時卒然到面前須解斷制若理會不得時也須臨事時與盡心理會十分斷制不下則亦無奈何然亦豈可道曉不得後但聽他如今有十人須看他那箇好那箇不好好人也有做得不是不好人也有做得是底如有五件事看他處得那件是那件不是處得是又有曲折處而今人讀書全一例說好底固不是但取聖人書而以為後世底皆不足信也不是如聖人之言自是純粹但後世人也有說得是底如漢仲舒之徒說得是底還他

是然也有不是處也自可見須是如此去窮方是但所謂格物也是格未曉底已自曉底又何用格如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也是說那難理會底 義剛

積習既多自當脫然有貫通處乃是零零碎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醒悟其始固須用力及其得之也又卻不假用力此箇事不可欲速欲速則不達須是慢慢做去 人傑

問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曰此一段尤其要切學者所當深究道夫曰自一身以至萬物之理則所謂由中而外自近而遠秩然有序而不迫切者曰然到得豁然處是非人力強勉而至者也 道夫

行夫問明道言致知云夫人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然有箇覺悟處曰一身之中是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與夫耳目手足視聽言動皆所當理會至若萬物之榮悴與夫動植小大這底是可以如何使那底是可以如何

用車之可以行陸舟之可以行水皆所當理會又問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曰公且說天是如何獨高蓋天只是氣非獨是高只今人在地上便只見如此高要之他連那地下亦是天天只管轉來旋去天大了故旋得許多査滓在中間世間無一箇物事恁地大故地恁地大地只是氣之査滓故厚而深鬼神之幽顯自今觀之他是以鬼爲幽以神爲顯鬼者陰也神者陽也氣之屈者謂之鬼氣之只管恁地來者謂之神洋洋然如在其上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這便是那發生之精神神者是生底以至長大故見其顯便是氣之伸者今人謂人之死爲鬼是死後收斂無形無跡不可理會便是那氣之屈底道夫問横渠所謂二氣之良能良能便是那會屈伸底否曰然道夫

明道云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

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卻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皆不是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概是如此向來某在某處有訟田者契數十本中間一段作僞自崇寧政和間至今不决將正契及公案藏匿皆不可考某只索四畔衆契比驗前後所斷情僞更不能逃者窮理亦只是如此淳

問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曰程先生言語氣象自活與衆人不同道夫

器遠問格物當窮究萬物之理令歸一如何曰事事物物各自有理如何硬要捏合得只是才遇一事即就一事究竟其理少間多了自然會貫通如一案有許多器用逐一理會得少間便自見得都是案上合有底物事若是要看一件曉未得又去看一樣看那箇未了又看一樣到後一齊都曉不得如人讀書初未理會得卻不去究心理會問他易如何便說中間說話與書甚處相類問他書如何便云與詩甚處相類一齊都沒理會所以程子說所謂窮理者非欲盡窮天下之理又非是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此語最親切賀孫

問知至若論極盡處則聖賢亦未可謂之知至如孔子不能證夏商之禮孟子未學諸侯喪禮與未詳周室班爵之制之類否曰然如何要一切知得然知至只是到脫然貫通處雖未能事事知得然理會得已極多萬一有插生一件差異底事來也都識得他破只是貫通便不知底亦通將去某舊來亦如此疑後來看程子說格物非謂欲盡窮天下之物又非謂只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脫然有悟處方理會得僩

問程子格物之說曰須合而觀之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者如十事已窮得八九則其一二雖未窮得將來湊會都自見得又如四旁已窮得中央雖未窮得畢竟是在中間了將來貫通自能見得程子謂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此語最好若以爲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日又一一窮這草木是如何明日又一一窮這草木是如何則不勝其繁矣蓋當時也只是逐人告之如此賀孫

問程子言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久自當脫然有貫通處又言格物非謂盡窮天下之理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二說如何曰既是教類推不是窮盡一事便了且如孝盡得箇孝底道理故忠可移於君又須去盡得忠以至於兄弟夫婦朋友從此推之無不盡窮始得且如炭又有白底又有黑底只窮得黑不窮得白亦不得且如水雖是冷而濕者然亦有許多樣只認冷濕一件也不是格但如今下手且須從近處做去若幽奥紛拏卻留向後面做所以先要讀

書理會道理教先學得了後這裏到臨時應事接物撞著便有用處且如火爐理會得一角了又須都理會得三角又須都理會得上下四邊方是物格若一處不通便非物格也又曰格物不可只理會文義須實下工夫格將去始得 蘷孫

問伊川論致知處云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竊謂致之爲言推而至之以至於盡也於窮不得處正當努力豈可遷延逃避別窮一事耶至於所謂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類推而通其餘矣夫專心致志猶慮其未能盡知況敢望以其易而通其難者乎曰這是言隨人之量非曰遷延逃避也蓋於此處旣理會不得若專一守在這裏却轉昏了須著別窮一事又或可以因此而明彼也 道夫

問程子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之說與中庸弗得弗措相發明否曰看來有一樣底若弗得弗措一向思量這箇少間便會擔閣了若謂窮一事不得便掉了別窮一事又輕忽了也不得程子爲見學者有恁地底不得已說此話 蘷孫

六大七 卷十八 二

仁甫問伊川說若一事窮不得須別窮一事與延平之說如何曰這說自有一項難窮底事如造化禮樂度數等事是卒急難曉只得且放住且如所說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這如何要窮曉得若使孔子復生也便未易理會在須是且就合理會處所在理會延平說是窮理之要若平常遇事這一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二件第二件理會未得又理會第三件恁地終身不長進 賀孫

陶安國問千蹊萬徑皆可適國國恐是譬理之一源處不知從一事上便可窮得到一源處否曰也未解便如此只要以類而推理固是一理然其間曲折甚多須是把這箇做樣子却從這裏推去始得且如事親固當盡其事之之道若得於親時是如何不得於親時又當如何以此而推之於事君則知得於君時是如何不得於君時又當如何推以事長亦是如

此自此推去莫不皆然 時舉

德元問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曰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爲君須仁爲臣須敬爲子須孝爲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聖人所以窮理盡性而至於命凡世間所有之物莫不窮極其理所以處置得物物各得其所無一事一物不得其當除是無此物方無此理旣有此物聖人無有不盡其理者所謂惟至誠贊天地之化育則可與天地參者也 僩

行夫問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源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曰近而一身之中遠而八荒之外微而一草一木之衆莫不各具此理如此四人在坐各有這箇道理某不用假借於公公不用求於某仲思與廷秀亦不用自相假借然雖各自有一箇理又却同出於一箇理爾如排數器水相似這盂

五十三 卷十八 八

也是這樣水那盂也是這樣水各各滿足不待求假於外然打破放裏却也只是箇水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所以謂格得多後自能貫通者爲是一理釋氏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這是那釋氏也窺見得這些道理濂溪通書只是說這一事 道夫

或問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曰一箇一般道理只是一箇道理恰如天上下雨大窩窟便有大窩窟水小窩窟便有小窩窟水木上便有木上水草上便有草上水隨處各別只是一般水 胡泳

又問物必有理皆所當窮云云曰此數是緊切學者須當知夫天如何而能高地如何而能厚鬼神如何而爲幽顯山岳如何而能融結這方是格物 道夫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己此說亦是程子非之何也曰這理是天下公共之理人人都一般初無物我之分不可道

我是一般道理人又是一般道理將來相比如赤子入井皆
有怵惕知得人有此心便知自家亦有此心更不消比並自
知 寓
格物致知彼我相對而言耳格物所以致知於這一物上窮得
一分之理即我之知亦知得一分於物之理窮二分即我之
知亦知得二分於物之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
是一理才明彼即曉此所以大學說致知在格物又不說欲
致其知者在格其物蓋致知便在格物中非格之外別有致
處也又曰格物之理所以致我之知 僩
程子云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只是
舉其至大與其至細者言學者之窮理無一物而不在所當也
至於言講明經義論古今人物及應接事物則上所言無在
其中矣但天地高厚則貧家未到這裏亦未易知爾 黃
問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 云云 曰天下之理偏塞滿前耳

之所聞目之所見無非物也若之何而窮之哉須當察之於
心使此心之理既明然後於物之所在從而察之則不至於
汎濫矣 道夫
周問程子謂一草一木皆所當窮又謂恐如大軍遊騎出太遠
而無所歸何也曰便是此等語說得好平正不向一邊去 淳
問程子謂如大軍遊騎無所歸莫只是要切己看否曰只要從
近去 士毅
且窮實理令有切己工夫若只泛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己
即是遺書所謂遊騎無所歸矣 德明
問格物莫是天下之事皆當理會然後方可曰不必如此聖人
正怕人如此聖人云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又云君子多乎
哉不多也又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
也聖人恐人走作這心無所歸着故程子云如大軍之遊騎
出太遠而無所歸也 卓

或問格物問得太煩曰若只此聯纏說濟得自家甚事某最怕
人如此人心是箇神明不測物事今合是如何理會這耳目
鼻口手足合是如何安頓如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合是如何
區處就切近處且逐旋理會程先生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
不可不察又曰徒欲汎然觀萬物之理恐如大軍之遊騎出
太遠而無所歸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莫急於
教人然且就身上理會凡纖悉細大固著逐一理會然更看
自家力量了得底如何 寓
問格物雖是格天下萬物之理天地之高深鬼神之幽顯微而
至於一草一木之間物物皆格然後可也然而用工之始伊
川所謂莫若察之吾身者爲急不知一身之中當如何用力
莫亦隨事而致察否曰次第亦是如此但如今且從頭做將
去若初學又如何便去討天地高深鬼神幽顯得且如人說
一件事明白得工夫時也便去做了逐一件理會去久之自

然通貫但除了不是當閑底物事皆當格也又曰物既格則
知自至 履孫
問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曰前既說當察物理不可
專在性情此又言莫若得之於身爲尤切皆是互相發處 道
問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曰立誠意只是朴實下工夫與
經文誠意之說不同 道夫
問立誠意以格之曰此誠字說較淺未說到深處只是確定
其志樸實去做工夫如胡氏立志以定其本便是此意 淵
李德之問立誠意以格之曰這箇誠意只是要着實用力所以
下立字 蓋卿
誠意不立如何能格物所謂立誠意者只是要着實下工夫不
要若存若亡遇一物須是真箇就此一物究極得箇道理了
方可言格若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大學蓋言其所

止之序其始則必在於立誠 佐

問中庸言自明而誠今先生教人以誠格物何故曰誠只是一箇誠只是箇纔慎 去僞

問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曰敬則此心惺惺 道夫

伊川謂學莫先於致知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致知是主善而師之也敬是克一而協之也 伯羽

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具於此而得失可驗故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道夫

問程子云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蓋敬則胸次虛明然後能格物而判其是非曰雖是如此然亦須格物不使一毫私欲得以爲之蔽然後胸次方得虛明只一箇持敬也易得做病若只持敬不時時提撕着亦易以昏困須是提撕才見有私欲底意思來便屏去且謹守着到得複來又屏去時時提撕私意當自去也 德明

問春聞幸聞格物之論謂事至物來便格取一箇是非覺有下手處曰春聞說得亦太迫切只是伊川說得好問如何迫切曰取效太速相次易生出病伊川教人只說敬敬則便自見得一箇是非 德明

問春聞所論致知格物便見得一箇是非工夫有依據秋聞却以爲太迫切何也曰看來亦有病侵過了正心誠意地步多只是一敬字好伊川只說敬又所論格物致知多是就事上講學不專如春聞所論偏在一邊今若只理會正心誠意 作也 四端 [illegible] 却有局促之病只說致知格物 [illegible] 又却似汎濫古人語言自是周浹兼今日學者所謂格物却無一箇端緒只似尋物去格如齊宣王因見牛而發不忍之心此蓋端緒也便就此擴充直到無一物不被其澤方是致與格只是推致窮格到盡處凡人各有箇見識不可謂他全不知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以至善惡是非之際亦甚分曉但不推致充廣故其見識終只如此須是因此端緒從而窮格之未見端倪發見之時且得恭敬涵養有箇端倪發見直是窮格去亦不是鑿空尋事物去格也又曰涵養於未發見之先窮格於已發見之後 德明

問格物敬爲主如何曰敬者徹上徹下工夫 祖道

問格物或問論之已詳不必分大小先後但是以敬爲本後遇在面前底便格否曰是但也須是從近處格將去 義剛

問程先生所說格物之要在以誠敬爲主胡氏說致知格物又要立志以定其本如何曰此程先生說得爲人切處古人由小便學來如視無誑如洒掃應對進退皆是小年從小學教他都是誠敬今人小學都不曾去學却欲便從大學做去且如今格一物若自家不誠不敬 誠是不欺不妄敬是無怠慢放蕩 纔格不到便棄了又如何了得工夫如何成得又云程先生云主一之謂敬此理又深又說今人所作所爲皆緣是不去立志若志不立又如何去學又如何去致知格物中做得事立志之說甚好非止爲讀書說一切之事皆要立志 賀

問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曰二者偏廢不得致知須用涵養涵養必用致知 道夫

任道弟問或問涵養又在致知之先曰涵養是合下在先古人從小以敬涵養父兄漸漸教之讀書識義理今若說待涵養了方去理會致知也無期限須是兩下用工也着涵養也着致知伊川多說敬敬則此心不放事事皆從此做去因言此心至靈細入毫芒纖芥之間便知便覺六合之大莫不在此又如古初去今是幾千萬年若此念纔發便到那裏下而方來又不知是幾千萬年若此念纔發便也到那裏這箇神明不測至虛至靈是甚次第然人莫不有此心多是但知有利欲被利欲將這箇心包了起居動作只是有甚可喜物事有甚可好物事一念纔動便是這箇物事 賀孫 ○廣錄云 [illegible]

先生謂持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蓋古人才生下兒子，便有存養他底道理，父兄漸漸教他讀書，識義理。今人先欠了此一段，故學者先須存養。然存養便當去窮理。若說道俟我存養得了却去窮理，則無期矣。因言：人心至靈，雖千萬里之遠，千百世之上，一念才發，便到那裏。神妙如此，却不去養他，自旦至暮，只管展轉於利欲中，都不知覺。

問：「實看格物之義如何？」曰：「須先涵養清明，然後能格物。」曰：「亦不必專執此說。事到面前，須與他分別去，到得無事，又且持敬。看自家這裏敬與不敬如何。若是不敬底意思來，便與克撤去。久之，私欲自留不得。且要切己做工夫。且如今一坐之頃，便有許多語話，豈不是動？才不語話，便是靜。一動一靜，循環無已，便就此窮格，無有空闕時，不可作二事看。其向時亦曾說，未有事時且涵養，到得有事却將此去應物，却成兩截事。今只如此格物，便只是一事。且如言忠信，行篤敬，自見得言行合如此。下一句『雖蠻貊之邦行矣』，使未須理會，且去其文也。只見得合如此言，合如此行，亦不知其為忠信篤敬如何，而忠信篤敬自在裏許，方好。」德明。○僩問云：先生間如何理會致知格物？曰：涵養主一之義，使心地虛明，物來當自知未然之理。曰：恁地則兩截了。

又問：「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道夫云：「養知莫過於寡欲，此句最為緊切。」曰：「便是這話難說。又須是格物方得。若一向靠著寡欲，又不得。」道夫

行夫問：「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曰：「二者自是個兩頭說話，本若無相干，但得其道，則交相為養；失其道，則交相為害。」道夫

楊子順問：「養知莫過於寡欲，是既知後，便如此養否？」曰：「此不分先後。未知之前，若不養之，此知如何發得？既知之後，若不養，則又差了。」淳。寓同。

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句，致知者推致其知識而至於盡也。將致知者必先有以養其知，有以養之，則所見益明，所得益固。欲養其知者惟寡欲而已矣。欲寡則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矣；無變遷之患，而得益固矣。道夫。

謂呂氏客語卷中張思叔記程先生語云：「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一段甚好，當收入近思錄。僩

問：「楊遵道記一篇，多有不是處。如說格物數段，如云『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是長縷慢。」曰：「它不合作文章。意思亦是，只是走作。」又問：「如云『可以意得，不可以言傳』，此乃學佛之過。下一段云『因物有遷』數語，似得之。」曰：「然。」先生舉一段云：「極好。」義剛又問：「它把致知為本，亦未是。」曰：「他便把終始本末作一事了。」夔孫

問：「看致知說如何？」曰：「程子說得確實平易，讀著意味愈長。」先生曰：「且是教人有下手處。」道夫

問大學致知格物之方。曰：「程子與門人言亦不同：或告之讀書窮理，或告之就事物上體察。」木之

先生因道夫讀程子致知說後，曰：「格物一章，正大學之頭首，宜熟復。將程先生說更逐段研究。大抵程先生說與其門人說，大體不同。不知當時諸公身親聞之，却因甚恁地差了？」道夫

僩兩日看何書？對：「看或問致知一段，猶未了。」曰：「此是最初下手處，理會得此一章分明，後面便容易。程子於此段節目甚多，皆是因人資質說，故有說向外處，有說向內處。要知學者用功，六分內面，四分外面便好，一半已難；若六分外面，則尤不可。今有一等人，甚明且於道理亦分曉，却只恁地者，只是向外做工夫。」[illegible]作。

致知一章，此是大學最初下手處。若理會得透徹，後面便容易。故程子此處說得節目甚多，皆是因人之資質耳。雖若不同，其實一也。見人之敏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教之使去父慈子孝處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若是人專只去裏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己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

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是工夫中半時已自不可
況在外工夫多在內工夫少耶此尤不可也 夢
或問程子致知格物之說不同曰當時答問各就其人而言之
今須是合就許多不同處來看作一意爲佳且如既言不必
盡窮天下之物又云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若於一草一木
上理會有甚了期但其間有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貫通處
若爲切當且今以十事言之若理會得七八件則那兩三件
觸類可通若四書都理會得則中間所未通者其道理亦是
知此蓋長短小大自有準則如忽然遇一件事來時必知其
事合如此其事合如彼則此方來之事亦有可見者矣聖賢
於難處之事只以數語盡其曲折後人皆不能易者以其於
此理素明故也又云所謂格物者常人於此理或能知一二
分即其一二分之所知者推之直要推到十分窮得來無去
處方是格物 人傑

問伊川說格物致知許多項當如何看曰說得已自分曉如初
間說知覺及誠敬固不可不勉然天下之理必先知之而後
有以行之這許多說不可不格物致知中間說物物當格及
反之吾身之說却是指出格物箇地頭如此又云此項兼兩
意又見節次格處自立誠意以格之以下却是做工夫合如
此又云用誠敬涵養爲格物致知之本 賀孫
問程子謂致知節目如何曰如此理會也未可須存得此心却
逐節子思索自然有箇覺處如諺所謂冷灰裏豆爆 季札
問二程說格物謂當從物物上格之窮極物理之謂也或謂格
物不當從外物上留意特在吾一身之內是有物必有則之
謂如何曰外物亦是物格物當從伊川之說不可易洒掃應
對中要見得精義入神處如何分內外 洪
先生問公讀大學了如何是致知格物說不當意先生曰看文
字須看他緊要處且如大段落自有箇緊要處正要人看如

作一篇詩亦自有箇緊要處格物一章前面說許多便是藥
料它自有箇炮爁炙煿道理這藥方可合若不識箇炮爁炙
煿道理如何合得藥藥方亦爲無用次日禀云夜來蒙舉藥
方爲喻退而深思因悟致知格物之旨或問首叙程夫子之
說中間條陳始末反覆甚備末後又舉延平之教千言萬語
只是欲學者此心常在道理上窮究若此心不在道理上窮
究則心自心理自理邈然更不相干所謂道理者即程夫子
與先生已說了試問如何是窮究先生或問中間一段求之
文字索之講論考之事爲察之念慮等事皆是也既是如此
窮究則仁之愛義之宜禮之理智之通皆在此矣推而及於
身之所用則聽聰視明貌恭言從又至於身之所接則父子
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以至天之所
以高地之所以厚鬼神之所以幽顯又至草木鳥獸一事一
物莫不皆有一定之理今日明日積累既多則胸中自然貫

通如此則心即理理即心動容周旋無不中理矣先生所謂
衆理之精粗無不到者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吾心之光明
照察無不周者全體大用無不明隨所詣而無不盡之謂書
之所謂睿董子之所謂明伊川之所謂說虎者之真知皆是
此所謂格物此所謂知之至也先生曰是如此 淳
蜚卿問誠敬窒欲以立其本如何曰但將不誠處看使見得誠
將不敬處看使見得敬將多欲來看使見得寡欲 道夫
然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一段
問天道流行發育萬物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爲一
身之主是此性隨所生處便在否曰一物各具一太極問此
生之道其實也是仁義禮智信曰只是一箇道理界破看以
一歲言之有春夏秋冬以乾言之有元亨利貞以一月言之
有晦朔弦望以一日言之有旦晝暮夜 節
問或問中謂口鼻耳目四肢之用是如何曰貌曰言曰視

明聽聰又問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如何曰事君忠事親孝節

問由中而外自近而遠曰其之意只是說欲致其知者須先存得此心此心既存却看這箇道理是如何又推之於身又推之於物只管一層展開一層又見得許多道理又曰如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這便是一身之則所當然者曲禮三百威儀三千皆是人所合當做而不得不然者非是聖人安排這物事約束人如洪範亦曰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以至於睿作聖夫子亦謂君子有九思此皆人之所不可已者道夫

問上帝降衷曰衷只是中也又曰是恰好處如折衷是折兩者之半而取中之義卓

陶安國問降衷之衷與受中之中二字義如何曰左氏云始終而衷舉之又曰衷甲以見看此衷字義本是衷甲以見之義爲其在裏而當中也然中字大槩因過不及而立名如六藝折衷於夫子蓋是折兩頭而取其中之義後人以衷爲善却說得未親切僩

德元問詩所謂秉彝書所謂降衷一段其名雖異要之皆是一理曰誠是一理豈可無分別且如何謂之降衷曰衷是善也曰若然何不言降善而言降衷衷字看來只是箇無過不及恰好底道理天之生人物箇箇有一副當恰好無過不及底道理降與你與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相似與詩所謂秉彝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又不同須各曉其名字訓義之所以異方見其所謂同一云若說降衷便是秉彝則不可若說便是萬物一原則又不可萬物一原自說萬物皆出此理若都攏做理關是一般聖賢何故說許多名字衷只是中今人言折衷去聲者以中爲準則而取正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字却似衷字天之生此物必有箇當然之則故民執之以爲常道所以無不好此懿德物物有則蓋君有君之則臣有臣之則爲人君止於仁君之則也爲人臣止於敬臣之則也如耳有耳之則目有目之則視遠惟明目之則也聽德惟聰耳之則也從作乂言之則也恭作肅貌之則也四肢百骸萬物萬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子細推之皆可見又曰凡看道理須是細心看他名義分位之不同通天下固同此一理然聖賢所說有許多般樣須是一一通曉分別得出始得若只儱侗說了盡不見他裏面好處如一爐火四人四面同向此火火固只一般然四面各不同若說我只認曉得這是一堆火便了這便不得他裏面玲瓏好處無由見如降衷于下民這緊要字却在降字上故自天而言則謂之降衷自人受此衷而言則謂之性如云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命便是那降字至物所受則謂之性而不謂之衷所以不同緣各據他來處與所受處而言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此緣天之所與物者而言若有常性是據民之所受者而言克綏厥猷即道道者性之發用處能安其道者惟后也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三句亦是如此古人說得道理如此縝密處處皆合今人心粗如何看得出釋氏云如來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某嘗說古之諸聖人亦是爲此一大事也前聖後聖心心一符如印記相合無纖毫不似處劉用之曰衷字是兼心說如云衷誠丹衷是也言天與我以是心也曰恁地說不得心性固只一理然自有合而言處又有析而言處須知其所以析又知其所以合乃可然謂性便是心則不可謂心便是性亦不可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又曰存其心養其性聖賢說話自有分別何嘗如此儱侗不分曉固有儱侗一統說時然名義各自不同心性之別如以碗盛水水須碗乃能盛然謂碗便是水則不可後來橫渠說得極精云心統性情者也如降衷之衷同是此理然此字但可施於天之所降而言不可施於人之所受而言也僩

天降衷者衷降此以降言爲命以受言爲性節
陳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即周子所謂太極否曰只一般但名不同中只是恰好處上帝降衷亦是恰好處極不是中極之爲物只是在中如這燭臺中央簪處便是極從這裏比到那裏也恰好不曾加些從那裏比到這裏也恰好不曾減些寓
問天地之中與程子天然自有之中是一意否曰只是一意指大本之中也此與中庸說得甚分明他日自考之銖
問天地之中天然自有之中同否曰天地之中是未發之中天然自有之中是時中曰然則天地之中是指道體天然自有之中是指事物之理曰然祖道
問以其理之一故於物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理或不能知曰氣稟之偏者自不求所以知若或有這心要求便即在這裏緣本來箇仁義禮智人人同有只被氣稟物欲遮了然這箇理未嘗亡才求便得又曰這箇便是難說喚做難又不得喚做易又不得喚做易時如何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後如何更無一箇人與相似喚做難又才知與說這箇理又便在這裏這箇便須是要子細講究須端的知得做將去自容易若不知得雖然恁地把捉在這裏今夜捉住明朝又不見了明朝捉住後日又不見了若知得到許多蔽蔀都沒了如氣稟物欲一齊打破便日日朝朝只恁地穩穩做到聖人地位賀孫
問或問中云知有未至是氣稟私欲所累曰是被這兩箇阻障了所以知識不明見得道理不分曉聖人所以將格物致知教學者只是要教你理會得這箇道理便不錯一事上皆有一箇理當處事時便思量體認得分明久而思得熟只見理而不見事了如讀聖人言語讀時研窮子細認得這言語中有一箇道理在裏面分明久而思得熟只見理而不見聖人言語不然只是冥行都顛倒錯亂了曰且如漢高帝做事亦有合理處如寬仁大度約法三章豈不是合理處甚多有功諸將嫚罵待他都無禮數所以今日一人叛明日一人叛以至以愛惡易太子如此全錯更無些子道理前後恰似兩人此只是不曾眞箇見得道理合如此做中理底是他天資高明偶然合得不中理處多亦無足怪只此一端推了古今青史人物都只是如此所以聖人教學者理會道理要他眞箇見得了方能做得件件合道理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遇事時捉把教心定子細體認逐旋睚將去不要放過積累功夫日久自然見這道理分曉便處事不錯此與偶合者天淵不同問去私欲氣稟之累曰只得逐旋戰退去若要合下便做一次排遣無此理亦不濟得事須是當事時子細思量認得道理分明自然勝得他次第這邊分明了那邊自然容着他不得如今只窮理爲上又問客氣暴怒害事爲多不知是物欲耶氣稟耶曰氣稟物欲亦自相連着且如人稟得性急於事上所欲必急舉此一端可以類推又曰氣稟物欲生來便有要無不得只逐旋自去理會消磨大要只是觀得理分明便勝得他明作
問或者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看來關於事爲者不外乎念慮而入於念慮者往往皆是事爲此分爲二項意如何曰固是都相關然也有做在外底也有念慮方動底念慮方動便須辨別那箇是正那箇是不正這只就始末上大約如此說問只就著與微上看曰有箇顯有箇微問所藉以爲從事之實者初不外乎人生日用之近其所以爲精微要妙不可測度者則在乎眞積力久默識心通之中是乃夫子所謂下學而上達者曰只是眼前切近起居飲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處便是這道理只就近處行到熟處見得自高有人說只且據眼前這近處行便是了這便成苟簡卑下又有

人說掉了這箇上面自有一箇道理亦不是下梢只是讓人聖人便只說下學上達即這箇便是道理別更那有道理只是這箇熟處自見精微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亦只是就近處做得熟便是堯舜聖人與庸凡之分只是箇熟與不熟庖丁解牛莫不中節古之善書者亦造神妙 賀孫

問或問云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所謂不容已是如何曰春生了便秋殺他住不得陰極了陽便生如人在背後只管來相趲如何住得 淳。寓錄云春生秋殺陽開陰闔趲來趲去自住不得

或問理之不容已者如何曰理之所當為者自不容已孟子最發明此處如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自是有住不得處 人傑

今人未嘗看見當然而不容已者只是就上較量一箇好惡爾如真見得這底是我合當為則自有所不可已者矣如為臣而必忠非是謾說如此蓋為臣不可以不忠為子而必孝亦非是謾說如此蓋為子不可以不孝也 道夫

問或問物有當然之則亦必有所以然之故如何曰如事親當孝事兄當弟之類便是當然之則然事親如何却須要孝從兄如何却須要弟此即所以然之故如程子云天所以高地所以厚若只言天之高地之厚則不是論其所以然矣 謨

或問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先生問每常如何看廣曰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是指理而言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是指人心而言曰下句只是指事而言凡事固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又當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以然者理也理如此故不可易又如人見赤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其事所當然而不容已者也然其所以如此者何故必有箇道理之不可易者今之學者但止見一邊如去見人只見得他冠冕衣裳却元不曾識得那人且如為忠為孝為仁為義但只據眼前理會得箇皮膚便休都不曾理會得那徹心徹髓處以至於天地間造化固是陽長則生陰消則死然其所以然者是如何又如天下萬事一事各有一理須是一一理會教徹不成只說道天吾知其高而已地吾知其深而已萬物萬事吾知其為萬物萬事而已明道詩云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觀他此語須知有極至之理非冊子上所能載者廣曰大至於陰陽造化皆是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所謂太極則是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曰固是人須是自向裏入深去理會此箇道理才理會到深處又易得似禪須是理會到深處又却不與禪相似方是今之不為禪學者只是未曾到那深處才到那深處定走入禪去也譬如人在淮河上立不知不覺走入番界去定也只如程門高弟游氏則分明是投番了雖上蔡龜山也只在淮河上游游漾漾終看他未破時時去他那下探頭探腦心下也須疑它那下有箇好處在大凡為學須是四方八面都理會教通曉仍更理會向裏來譬如喫果子一般先去其皮殼然後食其肉又更和那中間核子都咬破始得若不咬破又恐裏頭別更有滋味在若是不去其皮殼固不可若只去其皮殼了不管裏面核子亦不可恁地則無緣到得極至處大學之道所以在致知格物格物謂於事物之理各極其至窮到盡頭若是裏面核子未破便是未極其至也如今人於外面天地造化之理都理會得而中間核子未破則所理會得者亦未必皆是終有未極其至處因舉五峯之言曰身親格之以精其知雖於致字得向裏之意然却恐遺了外面許多事如某便不敢如此說須是內外本末隱顯精粗一一周遍方是儒者之學 廣

問格物章或問中如何說表裏精粗曰窮理須窮究得盡得其皮膚是表也見得深奧是裏也知其粗不曉其精皆不可謂

之格故云表裏精粗無所不盡過

問以類而推之說曰是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如此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於己

問或問云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不知用是心之用否曰理必有用何必又說是心之用夫心之體具乎是理而理則無所不該而無一物不在然其用實不外乎人心蓋理雖在物而用實在心也又云理遍在天地萬物之間而心則管之心既管之則其用實不外乎此心矣然則理之體在物而其用在心也次早先生云此是以身為主以物為客故如此說要之理在物與在吾身只一般

或問云萬物生於天地之間不能一日而相無而亦不可相無也如何曰萬物生於天地人如何少得他亦如何使他無得意只是如此

近世大儒有為格物致知之說一段

或問中近世大儒格物致知之說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必窮物之理同出於一為格物窮理只是尋箇是處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為非程子之言物物致察究轉歸己即事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五

呂與叔謂凡物皆出於一又格箇甚底箇是出於一只緣散了千岐萬徑今日窮理所以要收拾歸於一

呂與叔說許多一了理自無可得窮說甚格物

窮理是尋箇是處然必以恕為本但恕乃求仁之方試看窮理如何着得恕字窮理蓋是合下工夫恕則在窮理之後胡文定載纔道語云恕則窮理之要其理會安頓此語不得

上蔡說窮理只尋箇是處以恕為本窮理自是我不曉這道理所以要窮如何說得恕字他當初說恕字大槩只是說要推我之心以窮理便處理了龜山說反身而誠卻大段好須是反身乃見得道理分明如孝如弟須見得孝弟我元有在這裏若能反身爭多少事他又卻說萬物皆備於我不須外面求此卻錯了身親格之說得親字急迫格自是自家格不成倩人格

以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為非伊川之言者和靖也和靖且是深信程子者想是此等說話不曾聞得或是其心不以為然故於此說有所不領會耳謝子尋箇是處之說甚好與呂與叔以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為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為知至其所見大段不同但尋箇是處者須是於其一二分是處直窮到十分是處方可

張元德問以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為非程子之言者曰此和靖之說也大抵和靖為人淳故他不曉得而出於衆人之錄者皆以為非伊川之言且如伊川論春秋之傳為案經為

斷它亦以為伊川無此言且以此兩句即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偽之意非伊川之言而何

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乃楊遵道所錄不應龜山不知

龜山說只反身而誠便天地萬物之理在我胡文定卻言物物致察究轉歸己見雲雷知經綸見山下出泉知果行之類惟伊川言不可只窮一理亦不能徧窮天下萬物之理某謂須有先後緩急久之亦要窮盡如正蒙是盡窮萬物之理德明

胡文定究轉歸己之說這是隔陌多少記得一僧徒作一文有此一語

問觀物察己其說如何曰其意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如此只是一死法

問物物致察與物物而格何別曰文定所謂物物致察只求之於外如所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只因其物之如是而求之耳初不知天如何而健地如何而順也道夫曰所

謂此轉歸已此等言語似失之巧曰若究轉之說則是理本
非己有乃強委曲牽合使入來爾許多說只有上蔡所謂
理只是尋箇是處爲得之道夫曰龜山反身而誠之說只是
摸空說了曰都無一箇著實處道夫曰却似甚快曰若果如
此則聖賢都易做了又問他既如此說其下工夫時亦須有
箇窒礙曰也無做處如龜山於天下事極明得如言治道與
官府政事至纖至細處亦曉得到這裏却是說得第也把來
做兩截看了道夫

知言要身親格之天下萬事如何盡得龜山反身而誠則萬物在我矣太
伊川云非是一理上窮得亦非是盡要窮得一又當有覺處
叶胡是

格物以身伊川有此一說然大都說非一五峰既出於一偏而
守之亦必有一切之效然不曾親看伊川之意也方

五峯說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

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這段語本說得極精然却有病
者只說得向裏來不曾說得外面所以語意頗傷急迫蓋致
知本是廣大須用說得表裏內外周徧兼該方得其曰志立
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語極好而曰而知乃可精
便有局蹙氣象他便要就這裏便精其知殊不知致知之道
不如此急迫須是寬其程限大其度量久久自然通貫他言
語只說得裏面一邊極精遺了外面一邊所以其規模之大
不如程子且看程子所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久自
然貫通此言該內外寬緩不迫有涵泳從容之意所謂語小
天下莫能破語大天下莫能載也僩

黃問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曰人之爲事必先立志以
爲本志不立則不能爲得事雖能立志苟不能居敬以持之
此心亦泛然而無主悠悠終日亦只是虛言立志必須高出
事物之表而居敬則常存於事物之中令此敬與事物皆不
相違言也須敬動也須敬坐也須敬頃刻去他不得卓

問立志以定其本莫是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之
意否曰固是但凡事須當立志不可謂今日做些子明日便
休又問敬行乎事物之內曰這箇便是細密處事事要這
子在志立乎事物之表立志便要卓然在這事物之上看是
甚麼都不能奪得他又不恁地細細碎碎這便是志立乎事
物之表所以今江西諸公多說甚大志開口便要說聖說賢
說天說地做睨萬物日夜渾更不肯下人問如此則居敬
以持其志都無了曰甚麼有此據他纔說甚敬便壞了那箇
又曰五峯說得這數句甚好但只不是正格物時工夫却是
格物已前事而今却須恁地道夫

伊川只云漸漸格去積累多自有貫通處說得常寬五峯之說
雖多然似乎責效太速所以傳言其急迫云一

問先生舊解致知欲人明心之全體新改本却削去只說理何

也曰理即是此心之理檢束此心使無紛擾之病即此理存
也苟惟不然豈得爲理哉問先生說格物引五峯復齋記曰
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云云以爲不免
有急迫意何也曰五峯只說立志居敬至於格物却不說
其言語自是深險而無顯然明白氣象非急迫而何問愚量
義理易得有苦切意思如何曰古人格物致知何曾教人如
此若看得滋味自是歡喜要住不得若只以狹心求之易得
如此若能高立看心不牽惹世俗一般滋味以此去看義理
但見有好意思了問所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知當如何
格曰此推而言之雖一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豈不可
格如麻麥稻粱甚時種甚時收地之肥地之磽厚薄不同此
宜植某物亦皆有理問致知自粗而推至於精自近而推至
於遠不知所推之事如世間甚事曰自無穿窬之心推之至
於以不言餂之類自無欲害人之心推之舉天下皆在所愛

至如一飯以至親至於保四海通神明皆此心也 寓
先生問大學看得如何曰大綱只是明明德而着力在格物上曰着力處大段在這裏更熟看要見血脈相貫穿程子格物幾處更子細玩味他說更不可易其當初亦未曉得如呂如謝如楊尹諸公說都見好後來都段段錄出排在那裏句句將來比對逐字秤停過方見得程子說攧撲不破諸公說挨着便成粉碎了問胡氏說何謂大迫曰說得來局促不恁地寬舒如將繩索絣在這裏一般也只看道理未熟如程子說便寬舒他說立志以定其本是始若立箇根基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知未到精處方是可精此是說格物以前底事後面所說又是格物以後底事中間正好用工曲折處都不曾說便是他見了 寓
格物須是到處求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皆格物之謂也若只求諸己亦恐見有錯處不可執一伊川說得甚詳或讀書或處當或看古人行事或求諸己或即人事復曰於人事上推測自有至當處如楊謝游尹諸公非不見伊川畢竟說得不曾透不知如何今人多說傳聞不如親見看得如此時又却傳聞未必不如親見蓋當時一問一對只說得一件話而今却聚合平日對問講論作一處所以分明好看 浩
這箇道理自孔孟既沒便無人理會得只有韓文公曾說來又只說到正心誠意而遺了格物致知及至程子始推廣其說工夫精密無復遺憾然程子既沒諸門人說得便差都說從別處去與致知格物都不相干是不曾精曉得程子之說耳只有五峯說得精其病猶如此亦緣當時諸公所聞於程子者語意不全或只聞一時之語或只聞得一邊所以其說多差後來却是集諸家語錄湊起衆說此段工夫方始渾全則當時門人親炙者只未爲全若生于先生之後者未爲不幸蓋得見諸家記錄全書得以詳考所以其法甚備又曰格物致知其次上蔡說得稍好 僩
諸公致知格物之說皆失了伊川意此正是入門款於此既差則他可知矣 砥
問延平謂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極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別窮一事久之自當有灑然處與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語不同如何曰這話不如伊川說今日明日恁地急[illegible]這說是教人若遇一事即且就上理會教爛熟離析不待擘開自然分解久之自當有灑然處自是見得快活某常說道天下事無他只是箇熟與不熟若只一時恁地約摸得都不與自家相干久後皆忘却只如借得人家事一般少間被人取將去又濟自家甚事 [illegible]
李堯卿問延平言窮理工夫先生以爲不若伊川規模之大條理之密甚矣是延平教人窮此一事必待其融釋脫落然後別窮一事設若此事未窮遂爲此事所拘不若程子若窮此事未得且別窮之言爲大否曰程子之言誠善窮一事未透又便別窮一事亦不得彼謂有甚不通者不得已而如此耳不可便執此說容易改換却致工夫不專一也 壯祖
延老問李先生以爲爲學之初凡遇一事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此說如何曰爲學之初只得如此且如楊之爲我墨之兼愛顏子居陋巷禹稷之三過其門而不入禹稷則似乎墨氏之兼愛顏子當天下如此壞亂時節却自簞瓢陋巷則似乎楊氏之爲我然也須知道聖賢也有處與他相似其實却不如此中間有多少商量擧此一端即便可見 道

傳六章

因說自欺欺人曰欺人亦是自欺此又是自欺之甚者便教盡大地只有自家一人也只是自欺如此者多矣到得那欺人時大故郎當且若論自欺細處且如爲善自家也知得是合當

爲也勉強去做只是心裏又有些便不消如此做也不妨
意思如不爲不善心裏也知得不當爲而不爲雖是不爲然
心中也又有些便爲也不妨底意思此便是自欺便是好善
不知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便做九分九釐九毫要爲善
只那一毫不要爲底便是自欺便是意不實矣或問中說得
極分曉 僩

問或問誠意章末舊引程子自慊之說今何除之曰此言說得
亦過 淳

先之問誠意章或問云孟子所論浩然之氣其原蓋出於此何
也曰人只是慊快充足仰不愧俯不怍則其氣自直便自日
長以至于充塞天地雖是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也不怕 賀孫

傳七章

陳問或問云此心之體寂然不動如鏡之空如衡之平何不得
其正之有此是言其體之正又心之應物皆出於至公而無

不正矣此又是言其用之正所謂心正者是兼體用言之否
曰不可只道體正應物未必便正此心之體如衡之平所謂
正又在那下衡平在這裏隨物而應無不正又云如衡之平
下少幾箇字應物而發無不正 寓

問正心必先誠意而或問有云必先持志守氣以正其心何也
曰此只是就心上說思慮不放肆便是持志動作不放肆便
是守氣守氣是無暴其氣只是不放肆 寓

鍾唐傑問或問云意既誠矣而心猶有動焉然後可以責其不
正而復乎正意之既誠何爲心猶有動曰意雖已誠而此心
持守之不固是以有動到這裏猶自三分是小人正要做工
夫且意未誠時譬猶人之犯私罪也意既誠而心猶動譬猶
人之犯公罪也亦甚有間矣 蓋卿

或問意既誠矣而心猶有動焉然後可以責其不正而復乎正
是如何曰若是意未誠時只是一箇虛僞無實之人更問甚

心之正與不正唯是意已誠實然後方可見得忿懥恐懼好
樂憂患有偏重處即便隨而正之也 爽

問意既誠矣一段曰不誠是虛僞無實之人更理會甚正正如
水渾分甚清濁不虛僞無實是箇好人了這裏方操得正不
正做事如水清了只是微動故忿懥四者已是好人底事事
至不免爲氣動則不免差了因舉左氏傳云正曲爲直正直
爲正曲是體段不直既爲整直只消安排教端正故云正直
[illegible]

傳九章

問赤子之心是已發大學或問云人之初生固純一而未發何
也曰赤子之心雖是已發然也有未發時如飢便啼渴便叫
恁地而已不似大人恁地勞擾赤子之心亦涵兩頭意程子
向來只指一邊言之 寓

問仁讓言家貪戾言人或問以爲善必積而后成惡雖小而可
懼發明此意深足以警人當爲善而去惡矣然所引書云德
罔小不德罔大則疑下一句正與本文而上一句不或反乎
曰爾惟德罔小正言其不可小也則庶乎萬邦惟慶正與大
學相合 半世

或問先史部說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曰這
是說尋常人若自家有諸己又何必求諸人無諸己又何必
非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毋攻人之惡
至於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然又須
自家有諸己然後可以求人之善無諸己然後可以非人之
惡 賀孫

范公恕己之心恕人這一句自好只是聖賢說恕不曾如是倒
說了不若橫渠說以責人之心責己愛己之心愛人則是見
他人不善我亦當無是不善我有是善亦要他人有是善推

此計度之心此乃恕也於己不當下恕字例
范公以恕己之心恕人此句未善若曰以愛己之心愛人方無
病蓋恕是箇推出去底今收入來做恕己便成忽略了道夫
監卿問大學或問近世名卿謂以恕己之心恕人是不忠之恕
如何曰這便是自家本領不正古人便先自本領上正了却
從此推出去如己欲立也不是阿附得立到得立人處便也
不要由阿附而立己欲達也不是邪枉得達到得達人處便
也不要由邪枉而達今人却是自家先自不正當了阿附權
勢討得此官職富貴去做了便見別人阿附討得富貴底便
欲以所以恕己者而恕之却不知恕之一字只可說出去不
可說入來只可以接物不可以處己蓋自家身上元者不得
箇恕字只恕己兩字便不是了問今人言情恕恕以待人是
否曰似如此說處也未見他邪正之所在若說道自家不合
去穿窬切望情恕這却着不得若說道偶忙不及寫書切望
情恕這却無害蓋自家有忙底時節榦

問大學或問以近世名卿恕字之說爲不然矣而復錄其語於
小學者何也曰小學所取寬若欲備濶其語當曰以愛己之
心愛人可也必大

傳十章

問或問以所占之地言之則隨所在如此否曰上下也如此前
後也如此左右也如此古人小處亦可見如並坐不橫肱恐
妨礙左邊人又妨礙右邊人如此則左右俱不相妨此便是
以左之心交於右以右之心交於左如戶開亦開戶闔亦闔
有後入者闔而勿遂前人之開所以待後之來自家亦當依
他恁地開前人之闔恐後人有妨所識自家亦當依他恁地
闔此是不以後來而變乎前之意如後面更有人來則吾不
當盡闔了門此又是不以先入而拒乎後之意如此則前後
處得都好便是以前之心先於後以後之心從於前問凡事

事物物皆要如此否曰是如我事親便也要使人皆得事親
我敬長慈幼便也要使人皆得敬長慈幼此章上面說上老
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卹孤而民不倍是民之感
化如此可見天下人人心都一般君子既知人都有此心所
以有絜矩之道要人人都得盡其心若我之事其親備四海
九州之美味却使民之父母凍餓藜藿糟糠不給我之敬長
慈幼却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離散便不是絜矩中庸一段
所求乎子之事我如此而我之事父却未能如此所求乎臣
之事我如此而我之事君却未能如此及所求乎弟所求乎
朋友亦是此意上下左右前後及中央做七箇人看便自分
曉淳

朱子語類卷第十九 計十五版

論語一

語孟綱領

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 大雅○以下六經四子

語孟用三二年工夫看亦須兼看大學及書詩所謂興於詩諸經諸史大抵皆不可不讀 德明

某論語集注已改公讀令大學十分熟了卻取去看論語孟子都是大學中肉菜先後淺深參差互見若不把大學做箇匡綱了卒亦未易看 賀孫

或云論語不如中庸曰只是一理若看得透方知無異論語是每日零碎問譬如大海也是水一勺也是水所說千言萬語皆是一理須是透得則推之其它道理皆通又曰聖賢所說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之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下得字各自精細真實工夫只一般須是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而今須是窮究得一物事透徹方知如入箇門方知門裏房舍間架若不親入其門戶在外遙望說我皆知得則門裏事如何知得 僩

論語只說仁中庸只說為聖人拈起來底便說不可以例求 淳

論語易曉孟子有難曉處語孟中庸大學是熟飯看其它經是打禾為飯 節

古書多至後面便不分曉語孟亦然 節

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合去合成一箇大物事 節

且如孔門教人亦自有等 以下孔孟教人 聖人教人何不都教他做顏曾底事業而子貢子路之徒所以止於子貢子路者是其才止於此且如克己復禮雖止是教顏子如此說然所以教他人亦未嘗不是克己復禮底道理 卓

孔門教人甚寬今日理會些子明日又理會些子久則自貫通如耕荒田今日耕些子明日又耕些子久則自周匝雖有不到處亦不出這理 節

問孔子教人就事上做工夫孟子教人就心上做工夫何故不同曰聖賢教人立箇門戶各自不同 節

孟子教人多言理義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 端蒙

孔子教人只從中間起使人便做工夫去久則自能知向上底道理所謂下學上達也孟子始終都舉先要人識心性著落卻下功夫做去 端蒙

論語不說心只說實事 節錄作只就事上說 孟子說心後來遂有求心之病 方子

孟子所謂集義只是一箇是字孔子所謂思無邪只是一箇正字不是便非不正便邪聖賢教人只是求箇是底道理 夔孫

孔子教人極直截孟子較費力孟子必要充廣孔子教人合下便有下手處問孔子何故不令人充廣曰居處恭執事敬非 與人忠 充廣而何 節

孔子教人只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含畜得意思在其中使人自求之到孟子便指出了性善早不似聖人了 祖道

孔子只說忠信篤敬孟子便發出性善直是漏泄 德明

孟子言存心養性便說得虛至孔子教人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等語則就實行處做功夫如此則存心養性自在 端蒙

孔子之言多且是汎說做工夫如居處恭執事敬言忠信行篤敬之類未說此是要理會甚麼物待學者自做得工夫透徹卻就其中見得體段是如此至孟子則恐人不理會得又趲進一著說如惻隱之心與學問之道求放心之類說得漸漸親切今人將孔孟之言都只恁地草率看過了 僩

問論語一書未嘗說一心字至孟子只管拈人心字來說曰推是心曰求放心曰盡心曰赤子之心曰存心莫是孔門學者自知理會箇心故不待聖人苦口到孟子時世變既遠

人才漸漸不如古故孟子極力與言要他從箇本原處理會
否曰孔門雖不曾說心然答弟子問仁處非理會心而何仁
即心也但當時不說箇心字耳此處當自思之亦未是大疑
處 祈

黃卿問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
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廣
之端曰孔子體面大不用恁地說道理自在裏面孟子多是
就發見處盡說與人終不似夫子立得根本住所以程子謂
其才高學之無可依據要之夫子所說包得孟子孟子所言
却出不得聖人疆域且如夫子都不說出但教人恁地去做
則仁便在其中如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果能此則心便
在到孟子則不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今人乍見孺子將
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都教人就事上推究道夫問如孟
子所謂求放心集義所生莫是立根本處否曰他有恁地處

終是說得來寬曰他莫是以其所以做工夫者告人否曰固
是也是他所見如此自後世觀之孔顏便是漢文帝之躬修
玄默而其効至於幾致刑措孟子便如唐太宗天下之事無
所不為極力去做而其効亦幾致刑措 [illegible]

看文字且須看其平易正當處孔孟教人句句是樸實頭人能
充無受爾汝之實實是將作心字看須是我心中有不受爾
汝之實處如仁義是也 道夫

孟子比孔子時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見孟子
說得實 因論南軒奏議有滲當處。○方子

或問孟子說仁字義甚分明孔子都不曾分曉說是如何曰孔
子未嘗不說只是公自不會看耳譬如今沙糖孟子但說糖
味甜耳孔子雖不如此說却只將那糖與人吃人若肯吃則
其味之甜自不待說而知也 廣

聖人說話磨稜合縫盛水不漏如云一言喪邦以直報怨自是
細密孟子說得便粗如云今樂猶古樂大王好色公劉好貨
之類橫說豎說孟子比聖人自是麤顏子所以未到聖人處亦
只是心麤 賀孫

孟子要熟讀論語却費思索孟子熟讀易見蓋緣是它有許多
答問發揚 賀孫。以下總論讀論孟

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
各是一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
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 時舉

沉浸專一於論孟必待其自得

讀論語如無孟子讀前一段如無後一段不然方讀此又思彼
擾擾於中這般人不惟無得於書胸中如此做事全做不得

大凡看經書看論語如無孟子看上章如無下章看學而時習
之未得不須看有朋自遠方來且專精此一句得之而後已
又如方理會此一句未得不須雜以別說相似者次第亂了
和此一句亦曉不得 [illegible]

人有言理會得論語便是孔子理會得七篇便是孟子子細看
亦是如此蓋論語中言語真能窮究極其纖悉無不透徹如
從孔子肚裏穿過孔子肝肺盡知了豈不是孔子七篇中言
語真能窮究透徹無一不盡如從孟子肚裏穿過孟子肝肺
盡知了豈不是孟子 [illegible]

讀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
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
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己見說將去若如此說孟子時不成
說孟子只是說王子也又若更不逐事細看但以一箇字包
括此又不可此名包子又不是孟子也 [illegible]

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長短短不類處孟子疑自
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
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軻死不傳

孔門問答曾子聞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卻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端蒙

問論語近讀得如何昨日所讀底今日再讀見得如何幹曰尚看未熟曰這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得者功效不可急所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幹

問叔器論語讀多少曰兩日只雜看曰恁地如何會長進看此一書且須專此一書便待此邊冷如冰那邊熱如火亦不可捨此而觀彼淳

問林恭甫看論語至何處曰至述而曰莫要恁地快這箇使急不得須是緩緩理會須是逐一章去搜索候這一章透徹後卻理會第二章久後通貫卻事事會看如喫飯樣喫了一口又喫一口喫得滋味後方解生精血若只恁地吞下去則不濟事僩

論語難讀日只可看一二段不可只道理會文義得了便了須是子細玩味以身體之見前後晦明生熟不同方是切實僩

讀書之法擇之云嘗作課程看論語日不得過一段曰明者可讀兩段或三段如此亦所以治躁心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讀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先讀繫辭僩

人讀書不得攙前去下梢必無所得如理會論語只得理會論語不得存心在孟子如理會里仁一篇且逐章相挨理會了然後從公冶長理會去如此便是燾

論語一日只看一段大故明白底則看兩段須是專一自早至夜雖不讀亦當涵泳常在胸次如有一件事未了相似到晚卻把來商量但一日積一段日日如此年歲間自是裏面通貫道理分明幹

問看論語了未廣云已看一遍了曰太快若如此看只是理會文義不見得他深長底意味所謂深長意味又也別無說話只是涵泳久之自見得賀

論語愈看愈覺滋味出若欲草草去看儘說得通恐未能有益

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且如前輩作文一篇中須看它用意在那裏舉杜子美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一般人看畫只見得是畫一般識底人看便見得它精神妙處知得它用心苦也僩

王子充問學曰聖人教人只是箇論語漢魏諸儒只是訓詁論語須是玩味今人讀書傷快須是熟方得曰論語莫也須揀箇緊要底看否曰不可須從頭看無精無粗無淺無深且都玩味得熟道理自然出曰讀書未見得切須見之行事方切曰不然且如論語第一便教人學便是孝弟求仁便戒人巧言令色便三省也可謂甚切幹

莫云論語中有緊要底有泛說底且要著力緊要底便是揀別

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刪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說皆著理會教透徹蓋道理至廣至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窒礙處若謂只言忠信行篤敬便可則自漢唐以來豈是無此等人因甚道統之傳卻不曾得亦可見矣營

先生問論語如何看淳曰見得聖人言行極天理之實而無一毫之妄學者之用工尤當極其實而不容有一毫之妄曰大綱也是如此然就裏面詳細處須要十分透徹無一不盡淳

或問論語因曰聖人說話開口見心必不只說半截藏著半截學者觀書且就本文上看取正意不須立說別生枝蔓唯能認得聖人句中之意乃善人傑

聖人之言雖是平說自然周徧亭亭當當都有許多四方八面不少了些子意思若門人弟子之言便有不能無偏處如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亭當恰好子貢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便

說得偏。夫子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自然有先後輕重。而子夏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便有廢學之弊。升卿

人之為學也是難。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不於身心上著切體認，則又無所益。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尚不違於三月之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盍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不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盍亦每事省察何者為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為徒言也。銖

德先問孟子。曰：「孟子說得段段痛切，如檢死人相似，必有箇致命瘢。孟子段段有箇致命處，看得這般處出，方有精神。須看其說與我如何，與今人如何，須得其切處。今一切看得都困了。」賜。讀孟子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有是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孟子說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又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又以手作推之狀曰：「推，須是用力如此。」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世間只有箇闔闢內外，人須自體察取。」相道。人錄云：心本外者要收向裏，心在內者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其云求放心而已，此是從外而收入裏來；四端擴而充之，此是推出去。又曰：然須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都是恁地。

讀孟子，非惟看它義理，熟讀之，便曉作文之法：首尾照應，血脈通貫，語意反覆，明白峻潔，無一字閑。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僩

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日熟讀，須教它在吾肚中先千百轉，便自然純熟。某初看時，要逐句去看它，便覺

將意思說迫到後來，故會不看。卻有條理。然此書不特是義理精明，又且是甚次第文章。某因讀亦知作文之法。

孟子全讀方見得意思貫。某因讀孟子見得古人作文法，亦有似今人間架。淳

孟子文章妙不可言。文蔚曰：「他每段自有一二句綱領，其後只是解此一二句。」曰：「此猶是淺者，其他自有妙處，惟老蘇文深得其妙。」散

孟子之文，恐一篇是一人作。又疑孟子親作，不然，何其妙也！豈有如是人出孟子之門，而沒世不聞耶！方

集注且須熟讀，記得。精子。方子。集注

語吳仁父曰：「某語孟集注，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公子細看。」又曰：「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節

論語集注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肯用工看。如看得些存養熟，可謂甚生氣質。

其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中間逐字稱等，不教偏些子。學者將注處，宜子細看。又曰：「解說聖賢之言，要義理相接去，如水相接去，則水流不礙。」後又云：「中庸解每番看過，不甚有疑。大學則一面看，一面疑，未甚愜意，所以改削不已。」過

讀書別無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捱來捱去，自家都未要先立意見，且虛心只管看。看來看去，自然曉得。某那集注都詳備，只是要人看無一字閑。那箇無緊要閑底字，越要看。自家意裏說是閑字，那箇正是緊要字。上蔡云：「人不可無根，便是難。」所謂根者，只管看，便是根；不是外面別討箇根來。僩

前輩解說，恐後學難曉，故集注盡撮其要，已說盡了，不須更去注腳外又添一段說話。只把這箇熟看，自然曉得，莫枉費心去外面思量。

問：「集注引前輩之說，而增損改易本文，其意如何？」曰：「其說有病，不欲更就下面安注腳。」又問：「解文義處，或用者字，或用以字

或用猶字或直言其輕重之意如何曰直言直訓如此猶若
猶是如此又問者謂如何曰是某地節
集注中有兩說相似而少異者亦要相資有說全別者是未定
也淳
或問集注有兩存者何者爲長曰使某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
短底只爲是二說皆通故并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聖人之
本意但不可知耳復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賀孫
問語解胡氏爲誰曰胡明仲也向見張欽夫殊不取其說某以
爲不然他雖有未至處若是說得是者豈可廢也廣
集注中曾氏是文清公黃氏是黃祖舜晁氏是晁以道李氏是
李光祖廣
程先生經解理在解語內某集注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
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易傳不看本文亦是自成一書杜預左
傳解不看經文亦自成一書鄭箋不識經大旨故多隨句解
論語集注蓋某十年前本爲朋友間傳去鄉人遂不告而刊及
知覺則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其間多所未穩煞誤看讀
要之聖賢言語正大明白本不須恁地傳註正所謂記其一
而遺其百得其粗而遺其精者也道夫
或述孟子集注意義以問曰大槩如此只是要熟須是日日認
過述大學以問曰也只如此只是要日日認過讀新底了反
轉看舊底教十分熟後自別有意思又曰如雞伏卵只管日
日伏自會成顒
初解孟子時見自不明隨著前輩說反不自明不得其要者多
矣方
集注乃集義之精髓道夫○集義
問孟子比論語却易看但其間數段極難曉曰只盡心篇語簡
了便難理會且如養氣一章被它說長了極分曉只是人不
熟讀聞論語浩博須作年歲間讀然中間切要處先理會如

何曰某近來作論語略解以精義太詳說得許多要處多似
空費工夫故作此書而今看得若不看精義只看略解終是
不浹洽因舉五峯舊見龜山問爲學之方龜山曰且看論語
五峯問論語中何者爲要龜山不對久之曰熟讀先生因曰
如今且只得挨將去林
諸朋友若先看集義恐未易分別得又費工夫不如看集注又
恐太易了這事難說不奈何且須看集注教熟了可更看集
義集義多有好處某却不編出者這處却好商量却好子細
看所以去取之意如何須是看得集義方始無疑某舊日只
恐集義中有未曉得義理費盡心力看來看去近日方始都
無疑了賜
因說吾與回言一章內便是許多緊要底言語都不曾說得出
且說精義是許多言語而集注能有幾何言語一字是一字
其間有一字當百十字底公都把做等閑看了聖人言語本
自明白不須解說只爲學者看不見所以做出注解與學者
省一半力若注解上更看不出却如何看得聖人意出又曰
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久於正文邊自有細字注脚迸出來
方是自家見得親切若只於外面捉摸箇影子說終不濟事
聖人言語只熟讀玩味道理自不難見若果曾著心而看他
道理不出則聖賢爲欺我矣如老蘇輩只讀孟韓二子便翻
繹得許多文章出來且如攻城四面牢壯若攻得一面破時
這城子已是自家底了不待更攻得那三面方入得去初學
問是要看大學論孟若讀得大學一書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
觸處便見喟然嘆者久之曰自有這箇道理說與人不信
問近看論語精義不知讀之當有何法曰別無方法但虛心熟
讀而審擇之耳人傑
因論集注論語曰於學者難說看衆人所說七縱八橫如相戰
之類於其中分別得甚妙然精神短者又難教如此只教看

集義又皆平易了與起人不得柳

問要看精義不知如何看曰只是逐段子細玩味公記得書否若記不得亦玩味不得橫渠云讀書須是成誦又曰某近看學者須是專一譬如服藥須是專服一藥方見有効僩

問精義有說得高遠處不知如何看曰也須都子細看取子細在自家若以爲高遠而略之便㘬弄了幹

讀書且須熟讀玩味不必立說且理會古人說教通透如語孟集義中所載諸先生語須是熟讀一一記放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理會得今有一般學者見人恁麽說不窮究它說是如何也去立一說來攙說何益於事只贏得一箇理會不得爾賀

讀書須痛下工夫須要細看心粗性急終不濟事如看論語精義且只將諸說相比並看自然比得正道理出來如識高者初見一條便能判其是非如未能且細看如看按款相似雖

未能便斷得它按然已是經心盡知其情矣只管如此將來粗急之心亦磨礲得細密了橫渠云文欲密察心欲洪放若不爾做工夫終是難入僴

看精義須寬著心不可看殺了二先生說自有相關透處如伊川云有主則實又云有主則虛如孟子云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又云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自當隨文隨時隨事看各有通徹處僩

讀論語須將精義看先看一段次看第二段將兩段比較孰得孰失孰是孰非又將第三段比較如前又總一章之說而盡比較之其間須有一說合聖人之意或有兩說有三說有四五說皆是又就其中比較疏密如此便是格物及看得此一章透徹則知便至或自未有見識只得就這裏挨一章之中程子之說多是門人之說多非然初看時不可先萌此心門人所說亦多有好處蜚卿曰只將程子之說爲主如何曰不可只得以理爲主然後看它底看得一章直是透徹了然後看第二章亦如此法若看得三四篇此心便熟數篇之後迎刃而解矣某嘗苦口與學者說得口破少有依某去着力做工夫者且如格物致知之章程子與門人之說某初讀之皆不敢疑後來編出細看見得程子諸說雖不同意未嘗不貫其門人之說與先生盖有大不同者矣南

讀書考義理似是而非者難辨且如精義中惟程先生說得確當至其門人非惟不盡得夫子之意雖程子之意亦多失之今讀語孟不可便道精義都不是都廢了須借它做階梯去尋求將來自見道理知得它是非方是自己所得處如張無垢文字淺近却易見也問如何辨得似是而非曰遺書所謂義理栽培者是也如此用工久之自能辨得僩

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甚平淡然意味深長須當子細看要見得它意味方好淳

問精義中尹氏說多與二程同何也曰二程說得已明尹氏只說出問謝氏之說多華掞曰胡侍郎嘗教人看謝氏論語以其文字上多有發越處僩

先生問尋常精義自二程外孰得曰自二程外諸說恐不相上下又問蜚卿答曰自二程外惟龜山勝曰龜山好引證未說本意且將別說折過人若看它本說未分明併連所引失之此亦是一病又問仲思答曰據某恐自二程外惟和靖之說爲簡當曰以某觀之却是和靖說得的當雖其言短淺時說不盡然却得這意思須之復曰此亦大綱偶然說到此不可以爲定也驤

明道說道理一看便好愈看而愈好伊川猶不無難明處然會看亦愈好上蔡過高多說人行不得底說話楊氏援引十件也要做十件引上來范氏一箇寬大氣象然說得走作便不可說燾

上蔡論語解言語極多看得透時它只有一兩字是緊要 賜

問謝氏說多過不如楊氏說最實曰尹氏語言最實亦多是處但看文字亦不可如此先懷權衡於胸中如謝氏說十分有九分過處其間亦有一分說得恰好處豈可先立定說今且須虛心玩理大雅問理如何玩曰今當以小說明之一人欲學相氣色其師與五色線一串令入暗室中認之云辨得此五色出方能相氣色看聖人意旨亦要如此精專方得之到自得處不從說來雖人言亦不信蓋開道雖假人言得處須是自得人則無如之何也孔子言語簡若欲得之亦非用許多工夫不得孟子之言多若欲得之亦合用許多工夫孔子言簡故意廣無失孟子言多意長前呼後喚事理俱明亦無失若他人語多即有失今按文義問多轉處說許多無益 大雅

原父論語解緊要處只是莊老 家緣人○諸

先生問曾文清有論語解曾見否曰嘗見之其言語簡其中極有好處亦有先儒道不到處某不及識之想是一精確人故解書言多簡某曰聞之文清每日早必正衣冠讀論語一篇曰此所謂學而時習之與今日學者讀論語不同 僩

建安吳才老作論語十說世以為定夫作者非也其功淺其害亦淺又為論語考異其功漸深而有深害矣至為論語解即以己意測度聖人謂聖人為多詐輕薄人矣徐蔵為刊其書越州以行方

學者解論語多是硬說須習熟然後有個入頭處 時舉

孟子疏乃邵武士人假作蔡季通識其人當孔穎達時未尚孟子只尚論語孝經爾其書全不似疏樣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繞纏趙岐之說耳 端

問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一條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為切要今人不會讀書是如何只緣不曾求聖人之意纔拈得些小便把自意硬入放裏面胡說亂說故教它就聖人意上求看如何閒易其氣是如何曰只是放教寬慢今人多要硬把捉教住如有箇難理會處便要刻畫百端討出來枉費心力少刻只說得自底那裏見聖人意又曰固是要思索思索那曾恁地又舉闕其疑一句歎美之 [illegible]

先生嘗舉程子讀論孟切己之說且如學而時習之切己看時曾時習與否句句如此求之則有益矣余正甫云看中庸大學只得其綱而無目如衣服只有領子過當時不曾應得問綱之綱者以其目而得名謂之領者以其衣而得名若無目則不得謂之綱矣故先生論禮欲以中庸大學學記等篇置之卷端爲禮本正甫未之從 過

問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曰孔子言語一似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包含無限道理無些滲漏如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數句孔子初不曾着氣力只似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委曲詳盡說盡道理更走它底不得若孟子便用着氣力依文按本據事實說無限言語方說得出此所以爲聖賢之別也孟子說話初間定用兩句說起個頭下面便分開兩段說去正如而今人做文字相似 僩

論語之言無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書莫非體驗擴充之端蓋孔子大概使人優游饜飫涵泳諷味孟子大概是要人探索力討反己自求故伊川曰孔子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亦此意也如論語所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皆是存養底意思孟子言性善存心養性孺子入井之心四端之發若火始然泉始達之類皆是要體認得這心性下落擴而充之於此等類語玩味便自可見 端蒙

問齊景公欲封孔子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楚昭王欲封孔子以書社之地子西不可使無晏嬰子西則夫子還受之否曰

既仕其國則須有采地受之可也人傑○義剛錄

楚昭王招孔子孔子過陳蔡被圍昭王之招無此事鄉黨圖所儒尊孔子之意如此設使是昭王招陳蔡乃其下風耳豈敢圍張無垢所謂者非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

論語二

學而篇上

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時

學而篇皆是先言自脩而後親師友有朋自遠方來在時習之後而親仁在入則孝出則弟之後就有道而正焉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後毋友不如己者在不重則不威之後今人都不去自脩只是專靠師友說話

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為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僩

學而時習之章

劉問學而時習之曰今且理會箇學是學箇甚底然後理會習字時字蓋人只有一箇心天下之理皆聚於此此是主張自家一身者若心不在那裏得理來惟學之久則心與理一而周流泛應無不曲當矣且說為學有多少事孟子只說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蓋為學之事雖多有頭項而為學之道則只在求放心而已心若不在更有甚事 [illegible]

學也只是熟讀常記在心頭便得雖孔子教人也只是學而時習之若不去時習則人都不柰你何這是孔門弟子編集把這箇作第一件若能時習將次自曉得十分難曉底也解曉得義剛

或謂學而時習不是詩書禮樂曰固不是詩書禮樂然無詩書禮樂亦不得聖人之學與俗學不同亦只爭這些子聖賢教人讀書只要知所以為學之道俗學讀書便只是讀書更不理會為學之道是如何淳

問注言學之為言效也效字所包甚廣曰是如此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皆學效之事也賜○寓錄云人凡有所效皆當效之

其知先問學習二字曰學是未理會得時便去學習是已學了

又去尋學非是學得了頓放在一處却又去習也只是一件事如鳥數飛只是飛了又飛所謂鷹乃學習是也先生因言此等處添入集注中更好 銖

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 義剛

讀書講論修飾皆要時習 銖

學而時習之雖是講學力行平說然看他文意講學意思較多觀則以學文雖曰未學則可見 [illegible]

或問學而時習之曰學是學別人行是自家行習是行未熟須在此習行之也 [illegible]

問時習是温尋其義理抑習其所行曰此句所包廣只是學做此一件事便須習此一件事且如學克己復禮便須朝朝暮暮習這克己復禮學效也是效其人未能孔子便效孔子未能周公便效周公巫醫亦然 [illegible]

學習須是只管在心常常習若習得專一定是脫然通解 賀孫

且如今日說這一段文字了明日又思之一番思了又第二第三番思之便是時習今學者才說了便休 [illegible]

問如何是時習曰如寫一箇上字寫了一箇又寫一箇又寫一箇當時先生亦逐一書此上字於掌中 節

國秀問格物致知是學誠意正心是習學是知習是行否曰伊川云時復紬繹浹洽於中則說也這未說到行知自有知底學自有知底習行自有行底學自有行底習如小兒寫字知得字合恁地寫這是學便須將心思量安排這是習待將筆去寫成幾箇字這是行底學今日寫一紙明日寫一紙又明日寫一紙這是行底習人於知上不習便要去行如何得人於知上不習非獨是知得不分曉終不能有諸己 僩

問程子二說一云時復思繹是就知上習所學在我是就行上習否曰是如此 [illegible]

浹洽二字宜子細看凡於聖賢言語思量透徹乃有所得譬之浸物於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稍濕裏面依前乾燥必浸之久則透內皆濕程子言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極有深意 [illegible]

學而時習之若伊川之說則專在思索而無力行之功如上蔡之說則專於力行而廢講究之義似皆偏了 大雅

問程云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看來只就義理處說後添入上蔡坐如尸一段此又就身行處說然後盡時習之意曰某備兩說某意可見兩段者各只說得一邊尋繹義理與居處皆當習可也後又問習鳥數飛也如何是數飛之義曰此是說文習字從羽月令鷹乃學習只是飛來飛去也 [illegible]

問學而時習之伊川說習字就思上說范氏游氏說都就行上說集注多用思意而附謝氏坐如尸立如齊一段爲習於行據賀孫看不思而行則未必中道思得熟了却行無不當者曰伊川意是說習於思天下事若不先思如何會行得說習於行者亦不是外於思思與行亦不可分說 賀孫

坐如尸立如齊學時是知得坐如尸立如齊及做時坐常是如尸立常是如齊此是習之事也 卓

上蔡謂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齊立時習只是儱侗說成一箇物恁地習以見立言最難其謂須坐常常是坐如尸方始是習立常常是立如齊方始是習逐件中各有一箇習若恁散說便寬了 僩

坐如尸立如齊謝氏說得也疏率這箇須是說坐時常如尸立時常如齊便是今謝氏却只將這兩句來儱侗說了不知這兩句裏面尚有多少事逐件各有箇習在立言便也是難 義剛

方叔弟問平居時習而習中每覺有愧何也曰如此只是工夫不接續也要習須常令工夫接續則得又問尋求古人意思曰某嘗謂學者須是信又須不信久之却自尋得箇可信底道理則是真信也㽦

學而時習之須是自已時習然後知心裏說處祖道

或問不亦說乎曰不但只是學道有說處今人學寫字初間寫不好到後來一旦寫得好時豈不歡喜又如人習射初間都射不中到後來射得中時豈不歡喜大抵學到說時已是進一進了只說後便自住不得且如人過險處過不得得人扶持將過纔過得險處了見一條平坦路便自歡喜行將去矣時舉

問集注謂中心喜悅其進自不能已曰所以欲諸公將文字熟讀方始經心方始謂之習習是常常去習今人所以或作或輟者只緣是不曾到說處若到說處自住不得看來夫子只用說學而時習一句下面事自節節可見僩

問有朋自遠方來莫是為學之驗否曰不必以驗言大抵朋友遠來能相信從吾既與他共知得這箇道理自是樂也或問說與樂如何曰說是自家心裏喜說人却不知樂則發散於外也謙 方 糊白

鄭齊卿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曰舊嘗有信從者衆足以驗己之有得然已既有得何待人之信從始為可樂須知己之有得亦欲他人之皆得然信從者但一二亦未能慊吾之意至於信之從之者衆則豈不可樂又曰此段工夫專在時習上做時習而至於說則自不能已後面工夫節節自有來人傑

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衆乎曰樂其信從者衆也大抵私小底人或有所見則不肯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己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是多少可悶今既信從者自遠而至其衆如是安得不樂又云亦有樂在學而時習之到說處自不能已今人學而不能久只是不到可說處到學而不能自已則久久自有此理銖

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曰須是自家有這善方可及人無這善如何及得人看聖人所言多少寬大氣象常人褊迫但聞得些善言寫得些文字便自寶藏之以為己物皆他人所不得知者成甚模樣今不必說朋來遠方是以善及人如自家寫得片文隻字而歸人有求者須當告之此便是以善及人處只是待他求方可告之不可登門而告之若登門而告之是往教也便不可如此卓

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語初學將自謀不暇何以及得人曰謂如傳得師友些好說話好文字歸與朋友亦喚做及人如有好說話得好文字緊緊藏在籠篋中如何得及人寀

或問有朋自遠方來程先生云推己之善以及人有資善與人同底意曰不必如此思量推廣將去且就此上看此中學問大要病根在此不特近時為然自秦漢以來已如此蓋二十餘年矣向來記得與他說中庸鬼神之事他須要說此非功用之鬼神乃妙用之鬼神發纏說去更無了期只是向高乘虛接渺說了此正如看屋不向屋裏看其間架如何好惡如何堂奧如何只在外略一綽過便說更有一箇好屋在又說上面更有一重好屋在又如喫飯不喫在肚裏却向上家討一椀來比下家討一椀來比濟得甚事且如讀書直是將一般書子細沈潛去理會有一看而不曉者有再看而不曉者其中亦有再看而可曉者看得來多不可曉者自可曉果是不曉致疑方問人今來所問此是不曾子細看書又不曾從頭至尾看只是中間接起一句一字來備禮發問此皆是應故事來問底又已向為將來何用此最學者大病謙

程氏云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樂此說是若楊氏云與共講

學之類皆不是我既自未有善可及人方資人相共講學
得有朋自遠方來 賀
吳仁父問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曰惟樂後方能進這一步不樂
則何以爲君子時舉云說在己樂有與衆共之之意曰要知
只要所學者在我故說人只爭這一句若果能悅則樂與不
慍自可以次而進矣 時舉
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說是中心自喜說樂便是說之發於外
者 僩錄。
說是感於外而發於中樂則充於中而溢於外 道夫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自是不相干涉要他知做甚自家
爲學之初便是不要人知了至此而後眞能不要人知爾若
煅鍊未能得十分如此成熟心裏固有時被它動及到這裏
方眞箇能人不我知而不慍也 人不知不慍。
人不知而不慍爲善乃是自己當然事於人何與譬如喫飯乃
是要得自家飽我既在家中喫飯了何必問外人知與不知
蓋與人初不相干也 謙
問人不知而不慍曰今有一善便欲人知不知則便有不樂之
意不特此也人有善而人或不知之初不干己事而亦爲之
不平况其不知己乎此不知不慍所以爲難 時舉
尹氏云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此等句極好君子之心
如一泓清水更不起些微波 人傑
問學者稍知爲己則人之知不知自不相干而集注何以言不
知不慍者逆而難曰人之待己平平焉地過亦不覺若被人
做箇全不足比數底人看待心下便不甘便是慍慍非忿怒
之謂 賀孫
或問不亦樂乎與人不知而不慍曰樂公而慍私君子有公共
之樂無私己之怨 時舉 樂不慍。
有朋自遠方來而樂者天下之公也人不知而慍者一己之私

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則樂人不己知則不慍樂慍在物
不在己至公而不私也 謨
或問謂朋來講習之樂爲樂曰不似伊川說得大蓋此箇道理
天下所公共我獨曉之而人曉不得也自悶人若有朋自遠
方來則信向者衆故可樂若以講習爲樂則此方有資於彼
而後樂則其爲樂也小矣這箇地位大故是高了人不知而
不慍說得容易只到那地位自是難不慍不是大故怒但心
裏略有些不平底意思便是慍了此非得之深養之厚者何
能如此 謙。見論語。
聖賢言語平鋪地說在裏如夫子說學而時習之自家是學何
事便須著時習習之果能說否有朋自遠方來果能樂不樂
今人之學所以求人知之不見知果能不慍否 謙。
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到熟後自然說否曰見得漸漸分曉
行得漸漸熟便說又問人不知而不慍此是所得深後外物
不足爲輕重學到此方始是成否曰此事極難慍非勃然而
怒之謂只有些小不快活處便是正叔曰上蔡言此一章是
成德事曰習亦未是成德事到人不知而不慍處方是成德
吳子常問學而時習一章曰學只是要一箇習習到熟後自然
喜說不能自已今人學所以便住了只是不曾習熟不見得
好此一句却係切己用功處下句即因人矣又曰以善及人
而信從者衆是自家獨有人皆有之我習而自得未能
及人雖說未樂 僩
黃問學而首章是始中終之序否曰此章須看如何是學而時
習之便不亦說乎如何是有朋自遠方來便不亦樂乎如何
是人不知而不慍便不亦君子乎裏面有許多意思曲折如
何只要將三字來包了若然則只消此三字更不用許多話
向日君舉在三山請某人學中講說此謂第一節是心與理
一第二節是己與人一第三節是人與天一以爲奇論可謂

作怪（淳○寓錄）
問學而首章把作始中終之序看時如何曰道理也是恁地然
也不消恁地說而今且去看學而時習之是如何有朋自遠
方來是如何若把始中終三箇字括了時便是了更讀箇甚
麼公有一病好去求奇如適間說文子只是它有這一長故
謚之以文未見其它不好處今公却恁地去看這一箇字如
何解包得許多意思大槩江西人好拗人說臭它須要說香
如告子不如孟子若只恁地說時便人與我一般我須道告
子強似孟子王介甫嘗作一篇兵論在書院中硯下是時他
已參政劉貢父見之值客直入書院見其文遂言庶官見執
政不應直入其書院且出少頃廳上相見問劉近作劉遂將
適間之文意換了言語答它王大不樂退而碎其紙蓋有兩
箇道此則是我說不奇故如此因言福州嘗有姓林者解學
而時習是心與理爲一有朋自遠方來是己與人爲一人不

知而不慍是人與天爲一君舉大奇之這有甚好處要是它
門科舉之習未除故說得如此（義剛）
問橫渠解學而時習之云潛心於學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
也震看得爲他慮所引必是意不誠心不定便如此橫渠却
以爲氣如何曰人誰不要此心定到不定時也不奈何得如
人擔一重擔盡力擔到前面忽擔不去緣何如此只爲力量
不足心之不定只是合下無工夫曰所以不曾下得工夫病
痛在何處曰須是有所養曰所謂養者以直養否曰未到以
直養處且持其志無暴其氣可也若我不放縱此氣自然心
定震又云其初用力把捉此心時未免難不知用力久後自
然熟否曰心是把捉人底人如何去把捉得他只是以義理
養之久而自熟（震○義剛錄）
范說云習在己而有得於內朋友在人而有得於外恐此語未
穩先生問如何卓云得雖在人而得之者在我又安有內外
之別曰此說大段不是正與告子義外之說一般（卓）
我見因呈所撰論語精義備說觀一二章畢即曰大抵看聖賢
語言不須作課程但平心定氣熟看將來自有得處今看老
兄此書只是拶成文字元不求自得且如學而時習一章諸
家說各有長處亦有短處如云鷹乃學習之謂與時復思繹
浹洽於中則說矣此程說最是的當處如云以善及人而信
從者衆故可樂此程說正得夫子意如云學在己知不知在
人尹子之言當矣如游楊宜其令聞廣譽施其身而人乃不
知焉是有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皆是語病果如此說則
是君子爲人所不知退而安之於命付之無可奈何却如何
見得真不慍處出來且聖人之意儘有高遠處轉窮究轉有
深義今作就此書則遂不復看精義矣自此隔下了見識止
如此上面一截道理更不復見矣大抵看聖賢語言須徐徐
俟之待其可疑而後疑之如庖丁解牛他只尋罅隙處游刃

以往而衆理自解芒刃亦不鈍今一看文字便就上百端生
事謂之起疑且解牛而用斧鑿鑿開成底所以刃屢鈍如此
如何見得聖賢本意且前輩講求非不熟初學須是自處於
無能遵禀他前輩說話漸見實處今一看未見意趣便爭手
奪脚近前爭說一分以某觀之今之作文者但口不敢說耳
其意直是謂聖賢說有未至他要說出聖賢一頭地曾不知
於自己本無所益鄉令老兄虛心平氣看聖人語言不意今
如此支離大抵中年以後爲學且須愛惜精神如某在官所
亦不敢屑屑留情細務者正恐耗了精神忽有大事來則無
以待之（大雅）
問學而一章曰看精義須看諸先生說學字誰說得好時習字
誰說得好說字誰說得好須恁地看林擇之問多把習字作
行字說如何曰看古人說學字習字大意只是講習亦不必
須是行如問謝氏游氏說習字似分曉曰據正文意只是講

習游誤說乃推廣習字畢竟也在裏面游氏說得雖好恐正
文便較迂曲此問伊川解不亦說作說在心范氏作說自外
至似相反曰這在人自忖度幹曰既是思繹浹洽於中則說
必是在內曰范氏這一句較踈說自是在心說便如暗歡喜
相似樂便是箇發越通暢底氣象問范氏下面樂由中出與
伊川發散在外之說却同曰然問范氏以不亦說乎作此於
說猶未正夫說如何曰不必如此說問范氏游氏皆以人不
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作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說如何曰此
也是小可事也未說到命處爲學之意本不欲人知學在己
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問謝氏知我者希之說如何曰此老
子語也亦不必如此說 榦
蕭定夫說胡致堂云學者何仁也曰學字本是無定底字若止
云仁則漸入無形體去了所謂學者每事皆當學便實如上
蔡所謂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以此推之方是

學并到此見學者都無南軒鄉來所說一字幾乎斷絕了蓋
緣學者都好高說空說悟定夫又云南軒云致堂之說未的
確曰便是南軒主 五峯而抑致堂其以爲不必如此致堂
亦自有好處凡事好中有不好不好中又有好沙中有金玉
中有石要自家辨別始得 震
致堂謂學所以求仁也仁是無頭面底若將實字來解求仁則
可若以求仁解學字又沒理會了直卿云若如此說一部論
語只將求仁二字說便了也先生又曰南軒只說五峯說底
是致堂說底皆不是安可如此致堂多有說得好處或有文
定五峯說不到處 煇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章

問有子言孝悌處先生謂有子言語似有些重複處然是其誠
實踐履之言細咀嚼之益有味 賀
因說陸先生每對人說有子非後學急務又云以其說不合有
節目多不直截某因謂是此聖人言語較緊且如孝弟之人
豈尚解犯上又更作亂曰人之品不同亦自有孝弟之人解
犯上者自古亦有作亂者聖賢言語寬平不消如此急迫看 振
陸伯振云象山以有子之說爲未然仁乃孝弟之本也有子說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起頭說得重却得孝弟也者其爲仁
之本與却說得輕了先生曰上兩句汎說下兩句却說行仁
當自孝弟始所以程子云謂孝弟爲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
之本則不可所謂親親而仁民也聖賢言仁不同此是說爲
仁若巧言令色鮮矣仁却是近裏說因言有子說數段話都
說得反覆曲折惓惓盡徹一段說得直截耳想是一箇重厚和
易底人當時弟子皆服之所以夫子沒後欲以所事夫子者
事之也 人傑
其爲人也孝弟此說資質好底人其心和順柔遜必不好犯上
仁便從此生鮮是少對下文未之有也上下文勢如此若巧

言令色鮮矣仁鮮字則是絕無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此兩
句泛說凡事是如此與上下不相干下文却言孝弟也者方
是應上文也故集注着箇大凡也 明作
或說世間孝弟底人發於他事無不和順曰固是人若不孝弟
便是這道理中間斷了下面更生不去承接不來所以說孝
弟仁之本李敬子曰世間又有一種孝慈人却無剛斷曰人
有幾多般此屬氣禀如唐明皇爲人於父子夫婦君臣分上
煞無狀却終始愛兄弟不衰只緣寧王讓他位所以如此這
一節感動然始友愛不衰或謂明皇因寧王而後能如此曰
也是他裏面有這道理方始感發得出來若其中元無此理
如何會感發得 僩
問干犯在上之人如疾行先長者之類曰然干犯便是那小底
亂至得作亂則爲爭鬬悖逆之事矣問人子之諫父母或貽
父母之怒此不爲干犯否曰此是孝裏面事安得爲犯然諫

時又自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亦非凌犯也又問諫爭於君如
事君有犯無隱如勿欺也而犯之此犯字如何曰此犯字又
說得輕如君有不是須直與他說此之謂犯然人臣之諫君
亦有箇宛轉底道理若暴揚其惡言語不遜叫喚狂悖此便
是干犯矣故曰人臣之事君當熟諫 僩
問有犯上者已自不好又何至作亂可見其去孝弟之所爲
曰只言其無此理論來犯上乃是少有拂意便是犯不必至
陵犯乃爲犯也若作亂謂之未之有也絕無可知 寓
犯上者鮮矣是對那未之有而言故有淺深若鮮矣仁則是專
言這非只是少直是無了但聖人言得慢耳 義剛
犯上者鮮矣之鮮與鮮矣仁之鮮不同鮮矣仁是絕無了好犯
上者鮮則猶有在下面未之有也方是都無 僩
問君子務本注云凡事專用力於根本如此則孝弟爲仁之本乃
是舉其一端而言否曰本是說孝弟上面務本是且引來上

面且泛言下面是收入來說曰君臣父子夫婦兄弟皆是本
否曰孝弟較親切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
於長便是本 寓
問合當說本立而末生有子何故却說本立而道生曰本立則
道隨事而生如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
長 節
問本立道生曰此甚分明曰如人能孝能弟漸漸和於一家以
至親戚以至故舊漸漸通透 賀孫
孝弟固具於仁以其先發故是行仁之本 可學○以下孝弟爲仁之本
子上說孝弟仁之本是良心曰不須如此說只平穩就事上觀
有子言其爲人孝弟則必須柔恭柔恭則必無犯上作亂之
事是以君子專致力於其本然不成如此便止故曰本立而
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蓋能孝弟了便須從此推去
故能愛人利物也昔人有問孝弟爲仁之本不知義禮智之

本先生答曰只孝弟是行仁之本義禮智之本皆在此使其
事親從兄得宜者行義之本也事親從兄有節文者行禮之
本也知事親從兄之所以然者智之本也不愛其親而愛他
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會孝弟則
無以本之矣歟 剛○淵學
問孝弟是良心之發見因其良心之發見爲仁甚易曰此說固
好但無執着觀此文意只是云其爲人孝弟則和遜溫柔必
能齊家則推之可以仁民務者朝夕爲此且把這一箇作一
把頭處 可學
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曰這箇仁是愛底意思行愛自孝弟始又
曰親親仁民愛物三者是爲仁之事親親是第一件事故孝
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又曰知得事親不可不孝事長不可
不弟是爲義之本知事親事長之節文爲禮之本知事親事
長爲智之本張仁叟問義亦可爲心之德曰義不可爲心之

德仁是專德便是難說某也只說到這裏又曰行仁之事又
曰此仁字是偏言底不是專言底又曰此仁是仁之一事 燾
胡兄說嘗見世間孝弟底人少間發出來於他事無不和順
愛處自有箇次第道理也固是人若不孝弟便是這箇道理
中間跌斷了下面生不去承接不來了所以說孝弟也者其
爲仁之本歟
問孝弟爲仁之本是事父母兄既盡道乃立得箇根本則推而
仁民愛物方行得有條理曰固是但孝弟是合當底事不是
要仁民愛物方從孝弟做去可學云如草木之有本根方始
枝葉繁茂曰固是但有本根則枝葉自然繁茂不是要得枝
葉繁茂方始去培壅本根 南升
陳敬之說孝弟爲仁之本一章三四日不分明先生只令子細
看全未與說數日後方作一圖示之中寫仁字外一重寫孝
弟字又外一重寫仁民愛物字謂行此仁道先自孝弟始親

親長長而後次第推去非若兼愛之無分別也 僩
問孝弟爲仁之本曰此是推行仁道如發政施仁之仁同非克
己復禮爲仁之仁故伊川謂之行仁學者之爲仁只一念相
應便是仁然也只是這一箇道理爲仁之本就事上說克己
復禮就心上說又論本字云此便只是大學其本亂而末治
者否矣意思理一而分殊雖貴乎一視同仁然不自親始也
不得 伯羽
問孝弟仁之本今人亦有孝弟底而不盡仁何故莫是志不立
曰亦其端本不究所謂由之而不知習矣而不察彼不知孝
弟便是仁却把孝弟作一般善人且如此過知昏了又問伊
川言仁是本孝弟是用所謂用莫是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發
見於外曰仁是理孝弟是事有是仁後有是孝弟 可學
直卿說孝弟爲仁之本云孔門以求仁爲先學者須是先理會
得一箇心字上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是說人心道心集注
所謂心之德愛之理須理會得是箇甚底物學問方始有安
頓處先生曰仁義禮智自天之生人便有此四件如火爐便
有四角天便有四時地便有四方日便有晝夜昏旦天下道
理千枝萬葉千條萬緒都是這四者做出來四者之用便自
各有許多般樣且如仁主於愛便有愛親愛故舊愛朋友底
許多般道理義主於敬如貴貴則自敬君而下以至與上大
夫下大夫言許多般如尊賢便有師之者友之者許多般禮
智亦然但是愛親愛兄是行仁之本仁便是本了上面更無
本如水之流必過第一池然後過第二池第三池未有不先
過第一池而能及第二第三者仁便是水之原而孝弟便是
第一池不惟仁如此而爲義禮智亦必以此爲本也 夔孫
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底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則第
三坎也 銖
問孝弟爲仁之本便是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之意

然 過
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專言之仁偏言之仁曰此方是偏言之
仁然二者亦都相關說著偏言底專言底便在裏面說專言
底則偏言底便在裏面雖是相關又要看得界限分明如此
章所言只是從愛上說如云惻隱之心仁之端正是此類至
於說克己復禮爲仁仁者其言也訒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仁人心也此是說專言之仁又自不同然雖說專言之仁所
謂偏言之仁亦在裏面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此便是都
相關說又要人自看得界限分明 僩
問孝弟爲仁之本曰論仁則仁是孝弟之本行仁則當自孝弟
始又云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
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
二者是也以此觀之豈特孝弟爲仁之本四端皆本於孝弟
而後見也然四端又在學者子細省察 祖道

十五

問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是孝弟皆由於仁矣孟子却說仁之
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却以弟屬義何也曰孝於父
母更無商量 僩
仁者愛之理只是愛之道理猶言生之性愛則是理之見於用
者也蓋仁性也性只是理而已愛是情情則發於用性者指
其未發故曰仁者愛之理情即已發故曰愛者仁之用
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如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
滋味 方子
仁是根愛是苗不可便喚苗做根然而這箇苗却定是從那根
上來 佐
仁只是未發愛是已發 節
仁父問仁者愛之理曰這一句只將心性情看便分明一身之
中渾然自有箇主宰者心也有仁義禮智則是性發爲惻隱
羞惡辭遜是非則是情惻隱愛也仁之端也仁是體愛是用

又曰愛之理愛自仁出也然亦不可離了愛去說仁問韓愈博愛之謂仁曰是指情爲性了問周子說愛曰仁與博愛之說如何曰愛曰仁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愛做仁了終不同問張無垢說仁者覺也曰覺是智以覺爲仁則是以智爲仁覺也是仁裏面物事只是便把做仁不得 賀孫

說仁者愛之理曰仁自是箇和柔底物事譬如物之初生自較和柔及至夏間長茂方始稍堅硬秋則收結成實冬則歛藏然四時生氣無不該貫如程子說生意處非是說以生意爲仁只是說生物皆能發動死物則都不能譬如穀種蒸殺則不能生也又曰以穀種譬之一粒穀春則發生夏則成苗秋則結實冬則收藏生意依舊包在裏面每箇穀子裏有一箇生意藏在裏面種而後生也仁義禮智亦然又曰仁與禮自是有箇發生底意思義與智自是有箇收歛底意思 燁

愛之理能包四德如孟子言四端首言不忍人之心便是不忍人之心能包四端也 伯羽

仁是愛之理愛是仁之用未發時只喚做仁仁却無形影既發後方喚做愛愛却有形影未發而言仁可以包義禮智既發而言惻隱可以包恭敬辭遜是非四端者端如萌芽相似惻隱方是從仁裏面發出來底端程子曰因其惻隱知其有仁因其外面發出來底便知是性在裏面 植

問先生前日以爲仁之本之仁是偏言底是愛之理以節觀之似是仁之事非愛之理曰親親仁民愛物是做這愛之理又問節嘗以專言則包四者推之於體上推不去於用上則推得去如無春則無夏秋冬至於體則有時合下齊有却如何包得四者曰便是難說又曰用是恁地時體亦是恁地問直卿已前說仁義禮智皆是仁仁是仁中之切要底此說如何曰全謂之仁亦可只是偏言底是仁之本位 節

問仁者心之德義禮智亦可爲心之德否曰皆是心之德只是仁專此心之德 淳○心之德

知覺便是心之德 端蒙

仁只是箇愛底道理此所以爲心之德 [illegible]○愛之心之德

問心之德愛之理曰愛是箇動物事理是箇靜物事 賀孫

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愛謂之心之德却是愛之本柄 賀孫

心之德是統言愛之理是就仁義禮智上分說如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別之理智便是知之理但理會得愛之理便理會得心之德又曰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 道夫

心之德是兼四端言之愛之理只是就仁體段說其發爲愛其理則仁也仁兼四端者都是這些生意流行 賀孫

其爲人也孝弟章心之德愛之理載云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智者知此者也只是以孝弟爲主仁義禮智只是行此孝弟也先生曰某尋常與朋友說仁爲孝弟之本義禮智亦然義只是知事親如此孝事長如此弟禮亦是有事親事長之禮知只是知得孝弟之道如此然仁爲心之德則全得三者而有之又云此言心之德如程先生專言則包四者是也愛之理如所謂偏言則一事者也又云仁之所以包四者只是感動處便見有感而動時皆自仁中發出來仁如水之流及流而成大池小池方池圓池池雖不同皆由水而爲之也 卓

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言則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則四者皆心之德而仁爲之主分而言之則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恭敬辭遜之理知是分別是非之理也 [illegible]

以心之德而專言之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以愛之理而偏言之則仁便是體惻隱是用 端蒙

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聖賢只所言又或不同如何曰聖賢言仁
有就心之德說者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之類有就愛之理說
者如孝弟爲仁之本之類 過
揚問仁者愛之理看孔門答問仁多矣如克己等類愛字恐未
足以盡之曰必着許多所以全得那愛所以能愛如克己復
禮如居處恭執事敬這處豈便是仁所以喚醒那仁這裏須
醒覺若私欲昏蔽這裏便死了沒這仁了又問心之德義禮
智皆在否曰皆是但仁專一心之德所統又大安卿問心之
德以專言愛之理以偏言曰固是愛之理即是心之德不是
心之德了又別有箇愛之理偏言專言亦不是兩箇仁小處
也只在大裏面 淳錄云只是一箇仁不是有一箇大底仁其中又有一箇小底仁 嘗粗譬之
仁恰似今福州太守兼帶福建路安撫使以安撫使言之則
統一路州軍以太守言之泉州太守漳州太守都是一般太
守但福州較大耳然太守即是這安撫使隨地施用而見 寓

十八

或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曰愛之理便是心之德公且就氣上
看如春夏秋冬須看他四時界限又却看春如何包得三時
四時之氣溫涼寒熱涼與寒既不能生物夏氣又熱亦非生
物之時惟春氣溫厚乃見天地生物之心到夏是生氣之長
秋是生氣之斂冬是生氣之藏若春無生物之意後面三時
都無了此仁所以包得義禮智也明道所以言義禮智皆仁
也今且粗譬喻福州知州便是福建路安撫使更無一箇小
底做知州大底做安撫也今學者須是先自講明得一箇仁
若理會得後在心術上看也是此理在事物上看也是此理
若不先見得此仁則心術上言仁與事物上言仁判然不同
了又言學者克己復禮上做工夫到私欲盡後便粹然是天
地生物之心須常要有那溫厚底意思方好 時舉
仁者愛之理是將仁來分作四段看仁便是愛之理至於愛人
愛物皆是此理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恭敬之理智便是分

別是非之理理不可見因其愛與宜恭敬與是非而知有仁
義禮智之理在其中乃所謂心之德乃是仁能包四者便是
流行處所謂保合太和是也仁是箇生理若是不仁便死了
人未嘗不仁只是爲私欲所昏才克己復禮仁依舊在直卿
曰私欲不是別有箇私欲只心之偏處便是汪正甫問三仕
三已未爲仁管仲又却稱仁是如何曰三仕三已是獨自底
管仲出來畢竟是做得仁之功且如一箇人坐亡立化有一
箇人伏節死義畢竟還伏節死義底是坐亡立化濟得甚事
晏亞夫問殺身成仁求生害仁曰求生畢竟是心不安理當
死即得殺身身雖死而理即在亞夫云要將言仁處類聚看
曰若如此便是趕縛得急却不好只依次序看若理會得一
段了相似忽却怨又理會一段覺見得意思轉好 南升
或問仁者心之德曰義禮智皆心之所有仁則渾然分而言之
仁主乎愛合而言之包是三者或問仁有生意如何曰只此

十九

生意心是活物必有此心乃能知辭遜必有此心乃能知羞
惡必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心不生又烏能辭遜羞惡是非
且如春之生物也至於夏之長則是生者長秋之遂亦是生
者遂冬之成亦是生者成也百穀之熟方及七八分若斬斷
其根則生者喪矣其穀亦只得七八分若生者不喪須及十
分收而藏之生者似息矣只明年種之又復有生諸子問仁
不同而今曰愛之理云者克己復禮亦只要存得此愛非以
克己復禮是仁友其士之仁者事其大夫之賢者亦只是要
見得此愛其餘皆然 力行
問愛之理心之德曰理便是性緣裏面有這愛之理所以發出
來無不愛程子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便是
愛之理也嘗譬之如一箇物有四面一面青一面紅一面白一
面黑青屬東方則仁也紅屬南方禮也白屬西方義也黑屬
北方智也然這箇物生時却從東方左邊生起故寅卯辰屬

東方便是這仁萬物得這生氣方生及至巳午未南方萬物盛大便是這生氣已充滿及申酉戌西方則物又只有許多限量生滿了更生不去故生氣到此自是收斂若更生去則無收殺了又至亥子丑北方生氣都收藏然雖是收斂早是又在裏面發動了故聖人說復見天地之心可見生氣之不息也所以仁貫四端只如此看便見 僩

問渾然無私便是愛之理行仁而有得於己便是心之德否曰如此解釋文義亦可但恐本領上未透徹爾少頃問濂溪中正仁義之說先生遽曰義理才覺有疑便劄定腳步且與究竟到底謂如說仁便要見得仁是甚物如義如智如禮亦然識得道理一一分曉了然如在目中則自然決洽融會形之言語自別若只彷彿測度才說不通便走作向別處去是終不能貫通矣且如仁字有多少好商量處且子細玩索講道而講曰一性稟於天而萬善皆具仁義禮智所以分統萬善而合爲一性者也方寂然不動此理完然是爲性之本體及因事感發而見於中節之時則一事所形一理隨著一理之當一善之所由得仁固性也而見於事親從兄之際莫非仁之發也有子謂孝弟行仁之本說者於是以愛言仁而愛不足以盡之以心喻仁而心實舉之必曰仁者愛之理然後仁之體明曰仁者心之德然後仁之用顯學者識是愛之理而後可以全此心之德如何曰大意固如此然說得未明只看文字意脈不接續處便是見得未親切曰莫是不合分體用言之否曰然只是一箇心便自具了仁之體用喜怒哀樂未發處是體發於惻隱處便却是情因舉天地萬物同體之意極問其理曰須是近裏著身推究未干天地萬物事也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即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爾只以此意推之不須外邊添入道理若於此處認得仁字即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

不會得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却轉無交涉矣孔門之教說許多仁却未曾正定說出蓋此理直是難言若立下一箇定說便該括不盡且只於自家身分上體究久之自然通達程先生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須是統看仁如何却包得數者又却分看義禮智信如何亦謂之仁大抵於仁上見得盡須知發於剛果處亦是仁發於辭遜是非亦是仁且款曲研究識盡全體正猶觀山所謂橫看成嶺直看成峰若自家見他不盡初謂只是一嶺及少時又見一峰出來便是未曾盡見全山到底無定據也此是學者緊切用功處宜加意焉 此一段中間切未看得分明後以書請問蒙批答如此 賜錄○書中之

問愛之理實具乎心心之德發而爲愛否曰解釋文義則可實下功夫當如何曰據其已發之愛則知其爲心之德指其未發之仁則知其爲愛之理曰某記少時與人講論此等道理

見得未眞又不敢斷定觸處鬨閙人自爲疑惑皆是臆度所致至今思之可笑須是就自己實做工夫處分明見得這箇道理意味自別如克己復禮則如何爲仁居處恭執事敬與出門如見大賓之類亦然克己復禮本非仁却須從克己復禮中尋究仁在何處親切貼身體驗出來不須向外處求讀曰平居持養只克去己私便是本心之德流行發見無非愛而已曰此語近之正如疏導溝渠初爲物所壅蔽才疏導得通則水自流行克己復禮便是疏導意思流行處便是仁 讀

先生嘗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論孟中有專就心之德上說者如克己復禮承祭見賓與答樊遲居處恭仁人心也之類有就愛之理上說者如孝弟爲仁之本與愛人惻隱之心之類有過續與朋友講此因曰就人心之德說者有是心之德陳康大云如此轉語方得先生嘗說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蔡季通曰如雅也可使南面是也先生撫然之揚至之嘗疑先

生君子而時中解處恐不必說而又字先生曰尸是未理會
此意過曰正如程子易傳云正不必中中重於正之意曰因
是既君子又須時中彼既小人矣又無忌憚先生語輔漢卿
曰所看文字於理會得底更去看又好過
孝弟爲仁之本注中程子所說三段須要看得分曉仁就性上
說孝弟就事上說 輔○集注 程子說
孝弟如何謂之順德且如義之羞惡看惡則有逆違處惟孝弟
則皆是順 賜
伊川說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此言最切
須子細看方知得是解經密察處非若今人自看得不子細
只見於我意不合便胡罵古人也 錄
仁是性孝弟是用用便是情情是發出來底論性則以仁爲孝
弟之本論行仁則孝弟爲仁之本如親親仁民愛物皆是行
仁底事但須先從孝弟做起舍此便不是本所載程子曰兩
段分曉可觀語錄所載他說却未須看如語錄所載此得孝
弟便是仁此一段最難曉不知何故如此說 僩
爲仁以孝弟爲本即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論性則以
仁爲孝弟之本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
敬其兄是皆發於心德之自然故論性以仁爲孝弟之本爲
仁以孝弟爲本這箇仁字是指其周遍及物者言之以仁爲
孝弟之本這箇仁字是指其本體發動處言之否曰是道理
都自仁裏發出首先是發出爲愛愛莫切於愛親其次便到
弟其兄又其次便到事君以及於他皆從這裏出如水相似
愛是箇源頭漸漸流出 瓚
問孝根原是從仁來仁者愛也愛莫大於愛親於是乎有孝之
名既曰孝則又當知其所以孝子之身得之於父母父母全
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故孝不特是承順養志爲孝又當保其
所受之身體全其所受之德性無忝乎父母所生始得所以

爲人子止於孝曰凡論道理須是論到極處以手指心曰本
只是一箇仁愛念動出來便是孝程子謂爲仁以孝弟爲本
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仁是性孝弟是用性中只有箇仁
義禮智曷嘗有孝弟來譬如一粒粟生出爲苗仁是粟孝弟
是苗便是仁爲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幹有枝葉親親是
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爲本 淳
由孝弟可以至仁一段是劉安節記最全備問把孝弟喚做仁
之本却是把枝葉做本根曰然 賀
由孝弟可以至仁則是孝弟在仁之外也孝弟是仁之一事也
如仁之發用三段孝弟是第一段也仁是箇全體孝弟却是
用凡愛處皆屬仁愛之發必先自親親始親親而仁民仁民
而愛物是行仁之事也
問孝弟爲仁之本或人之問由孝弟可以至仁是仁在孝弟之
中程子謂行仁自孝弟始是仁在孝弟之外曰如何看此不
子細程先生所答煞分曉據或人之問仁不在孝弟之中乃
在孝弟之外如自建陽去方行到信州程子正說在孝弟之
中只一箇物事如公所說程子之意孝弟與仁却是兩箇物
事豈有此理直卿曰正是倒看却曰孝弟不是仁更把甚麼
做仁前日蘇與翁子欽說須畫一箇圈子就中更畫大小次
第作圈中間圈子寫一性字自第二圈以下分界作四去各
寫仁義禮智四字仁之下寫惻隱惻隱下寫事親事親下寫
仁民仁民下寫愛物義下寫羞惡羞惡下寫從兄從兄下寫
尊賢尊賢下寫貴貴禮下寫辭遜辭遜下寫節文智下寫
是非是非下寫辨別直卿又謂但將仁作仁愛看便可見程
子說仁主於愛此語最切曰要從裏面說出來仁是性發出
來是情便是孝弟孝弟仁之用以至仁民愛物只是這箇仁
行仁自孝弟始便是從裏面行將去這只是一箇物事今人
看道理多要說做裏面去不要說從外面來不可曉深處還

他深淺顯隱他淺底
行仁自孝弟始蓋仁自事親從兄以至親親仁民仁民愛物無
非仁然初自事親從兄行起非是便能以仁遍天下只見孺
子入井這裏便有惻隱欲救之心只恁地做將去故曰安土
敦乎仁故能愛只是就這裏當愛者便愛僩
問節如何仁是性孝弟是用曰所以當愛底是仁曰不是曰仁
是孝弟之母子有仁方發得孝弟出來無仁則何處得孝弟
先生應次日問曰先生以節言所以當愛底不是未達曰當
字不是又曰未論着愛在他會愛如目能視雖瞑目不動他
却能視仁非愛他却能愛又曰愛非仁愛之理是仁心非仁
心之德是仁節
舉程子說云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何嘗有孝弟來說得甚險
自未知者觀之其說亦異矣然百行各有所屬孝弟是屬於
仁者也因問仁包四者之義曰仁是箇生底意思如四時之

有春彼其長於夏遂於秋成於冬雖各具氣候然春生之氣
皆通貫於其中仁便有箇動而善之意如動而有禮凡其辭
遜皆禮也然動而爲禮之善者則仁也曰義曰智莫不皆然
又如慈愛恭敬果毅知覺之屬則又四者之小界分也譬如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固也然王畿之內是王者所居大而諸
路王畿之所轄也小而州縣市鎮又諸路之所轄也若王者
而居州鎮亦是王土然非其所居矣又云智亦可以包四者
知之在先故也僩
孝弟便是仁仁是理之在心孝弟是心之見於事性中只有箇
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見於愛親便喚做孝見於事兄便喚
做弟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都是仁性中何嘗有許多
般只有箇仁自親親至於愛物乃是行仁之事非是仁之本
也故仁是孝弟之本推之則義爲羞惡之本禮爲恭敬之本
智爲是非之本自古聖賢相傳只是理會一箇心心只是一
箇性性只有箇仁義禮智都無許多般樣見於事自有許多
般樣
仁是理之在心孝弟是此心之發見者孝弟即仁之屬但方
其未發則此心所存只是有愛之理而已未有所謂孝弟名
件故程子曰何曾有孝弟來夶
問明道曰孝弟有不中理或至犯上既曰孝弟如何又有不中
理曰且如父有爭子一不中理則不能承意遂至於犯上問
明道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爲仁之本如何曰此是不忘其
所由生底意故下文便接說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來許其他
愛字皆推向外去此箇愛字便推向裏來玩味此語儘好問
或人問伊川曰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伊
川曰非也不知如何曰仁不可言至仁者義理之言不是地
位之言地位則可以言至又不是孝弟在這裏仁在那裏便
由孝弟以至仁無此理如所謂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聖却是

地位之言程先生便只說道盡得仁斯盡得孝弟盡得孝弟
便是仁又曰孝弟仁之一事問曰仁是義理之言蓋以仁是
自家元本有底否曰固是但行之亦有次序所以莫先於孝
弟問伊川曰仁是性也仁便是性否曰仁性也仁人心也皆
如所謂乾卦相似卦便有乾坤之類性與心便有仁義禮智
却不是把性與心便作仁看性其理情其用心者兼性情而
言兼性情而言者包括乎性情也孝弟者性之用也惻隱羞
惡辭遜是非皆情也問伊川何以謂仁是性孟子何以謂仁
人心曰要就人身上說得親切莫如就心字說心者兼體用
而言程子曰仁是性惻隱是情若孟子便只說心程子是分
別體用而言孟子是兼體用而言問伊川曰仁主乎愛便
是仁否曰仁主乎愛者仁發出來便做那慈愛底事某嘗說
仁主乎愛仁須用愛字說被諸友四面攻道不是呂伯恭亦
云說得來太易了愛與惻隱本是仁底事仁本不離見緣說

倆說得來淺近了故二先生便說道仁不是如此說後人又却說得來高遠沒理會了又曰天之生物便有春夏秋冬陰陽剛柔元亨利貞以氣言則春夏秋冬以德言則元亨利貞在人則爲仁義禮智是箇坯樸裏便有這底天下未嘗有性外之物仁則爲慈愛之類義則爲剛斷之類禮則爲謙遜智則爲明辨信便是真箇有仁義禮智不是假謂之信問如何不道鮮矣義禮智只道鮮矣仁曰程先生易傳說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專言則包四者偏言之則主一事如仁者必有勇便義也在裏面知覺謂之仁便智也在裏面如孝弟爲仁之本便只是主一事主愛而言如巧言令色鮮矣仁汎愛衆而親仁皆偏言也如克己復禮爲仁却是專言纔有私欲則義禮智都是私愛也是私愛譬如一路數州必有一帥自一路而言便是一帥自一州而言只是一州之事然而帥府之屬縣便較易治若要治屬郡之縣却隔一手了故仁只主愛

而言又曰仁義禮智共把來看便見得仁譬如四人分作四處住看了三箇則那一箇定是仁不看那三箇只去求一箇如何討得着又曰仁木也愛如燈有光若把光做燈又不得謝氏說曰若不知仁則只知克己復禮而已豈有知克己復禮而不知仁者謝氏語話都不甚穩問知覺是仁否曰仁然後有知覺問知覺可以求仁否曰不可問謝氏曰試察吾事親從兄時此心如之何知此心則知仁何也曰便是這些話心煩人二先生却不如此說問謝氏曰人心之不僞者莫如事親從兄如何曰人心本無僞如何只道事親從兄是不僞曰恐只以孝弟是人之誠心否曰也不然人心那箇是不誠底皆是誠如四端不言信蓋四端皆是誠實底問四肢痿痺爲不仁莫把四肢喻萬物否曰不特喻萬物他有數處說有喻萬物底有只是頃刻不相應便是不仁如病風人一肢不仁兩肢不仁爲其不省悟也似此等語被上蔡說得便似忒過

了他專把省察做事省察固是好如三省吾身只是自省看這事合恁地不合恁地却不似上蔡諸公說道夫那上面察探要見這道理道理自在那裏何用如此等候察探他且如上蔡說仁曰試察吾事親從兄時此心如之何便都似剩了仁者便有所知覺不仁者便無所知覺恁地却說得若曰心有知覺之謂仁却不得仁字最難言故孔子罕言仁仁自在那裏夫子却不曾說只是教人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說得仁前面話仁者其言也訒仁者先難而後獲仁者樂山之類便是說得仁後面話只是這中間便着理會仁之體仁義禮智只把元亨利貞春夏秋冬看便見知覺自是智之事在四德是貞字而知所以近乎仁者便是四端循環處若無這智便起這仁不得問先生作克己齋銘有曰求之於機警危迫之際想正爲此設曰後來也改却不欲說到那裏然而他說仁說知覺分明是說禪又曰如湖

南五峯多說人要識心心自是箇識底却又把甚底去識此心且如人眼自是見物却如何見得眼故學者只要去其物欲之蔽此心便明如人用藥以治眼然後眼明他而今便把孟子愛牛入井做主說却不知孟子他此說蓋爲有那一般極愚昧底人便着恁地向他說道是心本如此不曾把做主說諸公於此便要等候探知這心却恐不如此義剛

或疑上蔡孝弟非仁也一句先生曰孝弟滿體是仁內自一念之微以至萬物各得其所皆仁也孝弟是其和合做底事若說孝弟非仁不知何從得來上蔡之意莫是謂別有一物是仁如此則是性外有物也或曰知此心則知仁矣此語好曰聖門只說爲仁不說知仁或錄云上蔡說仁只從知覺上說不就爲仁處說聖人分明說克己復禮一變云云○蓋卿錄云孔門只說爲仁上蔡却說知仁只要見得此心便以爲仁上蔡一轉只不云上蔡一變而爲張子韶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張子韶出來盡衝突了蓋卿錄云子韶一轉而爲陸子靜近年陸子靜又衝突出張子

韶之上（蓋卿錄云子韶所不敢衛矣精子辭盡衛矣　方子）

問孝弟是行仁之本則上面生字恐著不得否曰亦是仁民愛物都從親親上生去孝弟也是仁仁民愛物也是仁只孝弟是初頭事從這裏做起問爲仁只是推行仁愛以及物不是去做那仁否曰只是推行仁愛以及物不是就這上求仁如謝氏說就良心生來便是求仁程子說初看未曉似悶人看熟了真顛撲不破（淳）

問孝弟爲仁之本曰上蔡謂事親從兄時可以知得仁是大不然蓋爲仁便是要做這一件事從孝弟上做將去若曰就事親從兄上知得仁却是只借孝弟來要知箇仁而已不是要爲仁也上蔡之病患在以覺爲仁但以覺爲仁只將針來刺股上才覺得痛亦可謂之仁矣此大不然也（時舉）

巧言令色鮮矣仁章

或問巧言令色鮮矣仁曰只心在外便是不仁也（祖道錄云他自使去了此心在外雖仁）如不是別更有仁（雉）

巧言令色鮮矣仁只爭一箇爲巳爲人且如動容貌正顏色是合當如此何害於事若做這模樣務以悅人則不可

或以巧言爲言不誠曰據某所見巧言即所謂花言巧語如今世舉子弄筆端做文字者便是看做這般模樣時其心還在腔子裏否（敬）

問巧言令色鮮矣仁記言辭欲巧詩言令儀令色者何也曰看文字不當如此記言辭欲巧非是要人機巧蓋欲其辭之委曲耳如語言夫子爲衞君乎答曰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之類是也詩人所謂令色者仲山甫之正道自然如此非是做作恁地何不看取上文仲山甫之德令儀令色此德之形於外者如此與鮮矣仁者不干事（祖）

問巧言令色是詐僞否曰諸家之說都無詐僞意思但馳心於外便是不仁若至誠巧令尤遠於仁矣（人傑）

巧言令色鮮矣仁聖人說得直截專言鮮則絕無可知但辭不迫切有含容之意若云鮮矣仁者猶有些在則失聖人之意矣（人傑）

問鮮矣仁集注以爲絕無仁恐未至絕無處否曰人多解作尚有些箇仁便粘滯咬不斷了子細看巧言令色心皆逐物於外大體是無仁了縱有些箇仁亦成甚麼所以程子以巧言令色爲非仁絕無二字便是述程子之意（淳）

問鮮矣仁先生云絕無何也曰只是心在時便是仁若巧言令色之人一向逐外則心便不在安得謂之仁顏子三月不違仁也只是心在伊川云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謂之非仁則絕無可知（楠）

問鮮矣仁程子却說非仁何也曰鮮字若對上面說如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鮮這便是少若只單說便是無了巧言令色又去那裏討仁（道夫）

人有此心以其有是德也此心不在便不是仁巧言令色此雖未是大段姦惡底人然心已務外只求人悅便到惡處亦不難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此說極盡若能反觀此心才收拾得不走作務外便自可與前章程子曰兩條若理會得則論語一書凡論仁處皆可通矣論語首章載時習便列兩章說仁次之其意深矣（明作）

問鮮矣仁章諸先生說都似迂曲不知何說爲正曰便是這一章都生受惟楊氏後說近之然不似程說好更子細玩味問游氏說誠字如何曰他却說成巧言令色鮮矣誠不是鮮矣仁說仁須到那仁處便安排一箇仁字安頓放教恰好只消一字亦得不然則三四字亦得又須把前後說來相參子細玩味看道理貫通與不貫通便見得如洙泗言仁一書却只總來恁地看却不如逐段看了來相參自然見得先生因問曰曾理會得伊川曰論性則仁爲孝弟之本否榦曰有這性

便有這仁仁發出來方做孝弟曰但把這底看巧言令色鮮矣仁便見得且如巧言令色人盡是私欲許多有底便都不見了私欲之害豈特是仁和義禮智都不見了問何以不曰鮮矣義禮智而只曰鮮矣仁曰程先生曰五常之仁如四德之元偏言之則主一事專言之則包四者先生又曰仁與不仁只就向外面看便見得且如這事合恁地方中理必可以求仁亦不至於害仁如只要人知得恁地便是向外問謝氏說如何曰謝氏此一段如亂絲須逐一剔撥得言語異同巧令字如何不同又須見得有箇換音處且如辭欲巧便與遜以出之一般是顏色與仲山甫之令儀令色都是自然合如此不是旋做底惡許以為直也是箇巧言令色底意思巧言令色便要人道好他便要人道直色厲而內荏又是令色之尤者也[illegible]

論語三

學而篇中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周伯壽問為人謀而不忠三句不知是此三事最緊要或是偶於此照管不到曰豈不是緊要若為人謀而不忠欺受人之託若不盡心與他理會則不惟欺人乃是自欺且說道為人謀而不忠後這裏是幾多病痛此便是謹獨底道理蓋卿

伯壽問曾子只以此三者自省如何曰蓋是見到這裏打不過

又問忠信曰忠以心言信以事言青是青黃是黃這便是信未有忠而不信信而不忠故明道曰忠信內外也這內外二字極好淳

問曾子三省曰此三省自是切己底事為人處如何不要忠一才不忠便是欺矣到信卻就事上言看謂如一件事如此為人子細斟酌利害直似己事至誠理會此便是忠如這事我看得如此與他說亦是如此只此便是信程先生云循物無違之謂信極好不須做體用說

黃卿言曾子三省固無非忠信學習之事然人之一身大倫之目自為人謀交朋友之外得無猶有所省乎曰曾子也不是截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纖豪未到處其他處固不可不自省特此三事較急耳大凡看文字須看取平莫有些小偏重處然也用時候到曾子三省只是他這些未熟如今人記書熟底非全不記但未熟底比似這箇較用著心力照管這也是他打不過處又云為人謀而忠也自是難底事大凡人為己謀便盡為人謀便未必盡直卿因舉先生舊說云人在山路避人必須立己於路從讓人於路前此為人謀之不忠也如此等處蹉過多少夫

問曾子三省曰此是他自見得身分上有欠闕處

故將三者省之若今久矣闕處多却不曾自知得

曾子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得才有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後方始去改省了却又休也只是合下省得便與它改

三省固非聖人之事然是曾子晚年進德工夫蓋微有這些子查滓去未盡耳在學者則當隨事省察非但此三者而已

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抑未聞之前曰不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忠信此是徹頭徹尾底

爲人謀時竭盡自己之心這箇便是忠問如此則忠只是箇待人底道理曰且如自家事親有不盡處亦是不忠

爲人謀而不忠乎爲他人謀一件事須盡自家伎倆與他思量便盡己之心不得鹵莽滅裂姑爲它謀如烏喙是殺人之藥須向他道是殺人不得說道有毒如火須向他道會熱灼人不得說道只是熱如今人爲己謀必盡爲他人謀便不曾着心漫爾如此便是不忠

二

問爲人謀有二意一是爲人謀那事一是這件事爲己謀則如此爲人謀則如彼曰只是一箇爲人謀那裏有兩箇文勢只說爲人謀何須更將爲己來合揷此項看爲人謀不忠如何便有罪過曾子便知人於爲己謀定是忠更不必說只爲人謀易得不忠爲人謀如爲己謀時便是忠不如爲己謀時便是不忠如前面有虎狼不堪去說與人不須去便是忠若道去也得不去也得便是不忠文勢如此何必轉枝節看文字自理會一直路去豈不知有千蹊萬徑不如且只就一直路去久久自然通透如精義諸老先生說非不好只是說得忒寬易使人向別處去某所以做箇集注便要人只恁地思量文義曉得了只管玩味便見聖人意思出來

爲人謀而不忠謀是主一事說朋友交而不信是泛說人自爲謀必盡其心到得爲他人謀便不子細致悞他事便是不忠若爲人謀事一似爲己爲盡心

問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云云曰人之本心固是不要不忠信但才見是別人事便自不如己事切了若是計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上起這箇病猶是輕惟是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箇病却最重往往是才有這箇軀殼了便自私了佛氏所謂流注想者是也所謂流注者便是不知不覺流射做那裏去但其端甚微直是要省察

子善問云云曰未消說計較只是爲別人做事自不着意這箇病根最深於計較伊川云人才有形便有彼己所以難與道合釋氏所謂流注想如水流注下去才有形便有此事這處須用省察

爲人謀而不忠乎人以事相謀須是子細量度善則令做不善則勿令做方是盡己若胡亂應去便是不忠或謂人非欲不忠於人緣計較利之所在才要自家利少間便成不忠於人曰未說到利處大率人情處自己事時甚着緊把他人便全不相干大段緩了所以爲不忠人須是去却此心方可

三

問爲人謀交朋友是推接事物之時若未爲人謀未交朋友之時所謂忠信便如何做工夫曰程子謂舜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若未接物時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此亦只是存養此心在這裏照管勿差失便是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處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凡事要實用自家實底心與之交有便道有無便道無

忠信實理也。

忠信以人言之蓋忠信以理言只是一箇實理以人言之則是忠信蓋不因人做出來不見得這道理

信者忠之驗忠只是盡己因見於事而爲信又見得忠如此

忠信只是一字但是發於心而自盡則爲忠驗於理而不違則爲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

忠信只是一事而相為內外始終本末有於己為忠見於物為信做一事說也得做兩字說也得 僩

問曾子忠信卻於外面理會曰此是修辭立其誠之意曰莫是內面工夫已到曰內外只是一理事雖見於外而心實在內告子義外便錯了 學蒙

問忠信二字曰忠則只是盡己與事上忠同體信不過是一箇實字意思但說處不同若只將做有諸己說未是 [illegible]

信是言行相顧之謂 [illegible]

林子武問盡己之謂忠曰盡己字本是忠字之注腳今又要討盡己注腳如此是隔幾重何不試思自家為人謀時已曾盡不曾便須見得盡己底意思也 [illegible]

問盡己之謂忠不知盡己之甚麼曰盡己之心又曰今人好說且恁地便是不忠 節

問盡己之謂忠曰盡時須是十分盡得方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不是忠又問忠是人心實理於事父謂之孝處朋友謂之信獨於事君謂之忠何也曰父子兄弟朋友皆是分義相親至於事君則分際甚嚴人每若有不得已之意非有出於忠心之誠者故聖人以事君盡忠言之又問忠與誠如何曰忠與誠皆是實理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誠是心之本主忠又是誠之用處用者只是心中微見得用 卓

問盡己之忠此是學者之忠聖人莫便是此忠否曰固是學者是學聖人而未至者聖人是為學而極至者只是一箇自然一箇勉強爾惟自然故久而不變惟勉強故有時而放失因舉程子說孟子若做孔子事儘做得只是未能如聖人龜山言孔子似知州孟子似通判權州此喻甚好通判權州也做得只是不久長 [illegible]

或問學者盡己之忠如何比得聖人至誠不息曰只是這一箇物但有精粗眾人有眾人底忠學者有學者底忠賢者有賢者底忠聖人有聖人底忠眾人只是朴實頭不欺瞞人亦謂之忠直卿云己字便是至誠字盡字便是不息字至誠便是維天之命不息便是於穆不已 僩

未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不忠者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以用也 [illegible]

文振問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曰忠信只是一理自中心發出來便是忠著實便是信謂與人說話時說到底見得恁地了若說一半不肯盡說便是不忠有這事說這事無這事便說無便是信只是一箇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又文振說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發己自盡便是盡己循物無違譬如香爐只喚做香爐桌只喚做桌便著實不背了若以香爐為桌桌為香爐便是背了它便不著實 [illegible]

問盡己之謂忠曰盡己只是盡自家之心不要有一毫未盡如為人謀一事須直與它說這事合做與否若不合做則直與說這事決然不可為不可說道這事恐也不可做或做也不妨此便是不盡忠信即是忠之見於事者所以說忠信內外也只是一物未有忠而不信者亦未有信而不出於忠者只是忠則專就發己處說信則說得來周遍事上都要如此

問忠信為傳習之本曰人若不忠信更無可得說習箇甚麼 僩

林正卿問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曰自中心而發出者忠也施於物而無不實者信也且如甲謂之甲乙謂之乙信也以甲為乙則非信矣與發己自盡循物無違之義同又問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與盡己之忠如何曰不同曾子答門人一貫之問借此義以形容之耳 人傑

問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信既是實先生前又說道忠是實心不知如何分別曰忠是就心上說信是指事上說如今人要做一件事是忠做出在外是信如今人問火之性是如何向他說熱便是忠火性是熱便合是信心之所發既實則見於

事上皆是實若中心不實則見於事上便不實所謂不誠無
物若心不實發出來更有甚麽物事 賀孫
忠就心上看信就事上看忠信内外也集注上除此一句甚害
事 注方子錄說○寓
某一日看曾子三省處集注說亦有病如省察已做底事曾子
省察只當下便省察俯視拱手而曰爲人謀而不忠乎 節
問集注云三句又以忠信爲本竊謂傳習以忠信爲本少間亦
自堅固曰然但此一篇如說則以學文就有道而正焉之類
都是先說一箇根本而後說講學 壽昌
伯豐舉程先生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誠便是忠信否曰
固是至之問集注說三者之序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曰大
抵前面許多話皆是以忠信爲本之意若無忠信便不是人
如何講學 格
問集注三者之序又以忠信爲本人若不誠實便傳也傳箇甚
底言未畢先生繼云習也習箇甚底 南升

卷之一 六

問尹氏謂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莫也須博學而後守之以
約否曰參也魯其爲人質實心不大段在外故雖所學之博
而所守依舊自約 端蒙
曾子之學大率力行之意多守約是於樸實頭省力處用功
方 附。
問諸子之學愈遠而失其眞者只是言語上做工夫不如曾子用心
於内所以差否曰只爲不曾識得聖人言語若識得聖人言
語便曉得天下道理曉得理便能切己用工如曾子也 明作
問伊川謂曾子三省忠信而已不知此說盡得一章意否伊川
之意似以傳不習爲不習而傳與人是亦不忠信者問如此
說莫倒了語意否曰然但以上文例推之也却恁地說之亦
不須如此說大抵學而篇數章皆是以忠信爲本而從淵之
以學 道夫 集義

或問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曰忠信只是一事只是就
這一物上見有兩端如人問自家這件事是否此事本是則
答之以是則是發已自盡此之謂忠其事本是而自家答之
以是則是循物無違是之謂信不忠不信者反是只是發於
已者既忠則見於物者便信一事而有兩端之義也 僩
問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如何循物無違曰只是依物
而實言之忠信只是一箇道理發於已者自然竭盡便是忠
見諸言者以實便是信循物無違如這卓子黃底便道是黃
黑者便道是黑這便是無違程子曰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
忠存於中者之謂孚見於事者之謂信 卓
問發已自盡爲忠曰發已是從這已上發生出來盡是盡已之
誠不是盡已之理與孟子盡心不同如十分話對人只說七
分便是不盡問循物無違謂信曰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
此語已都包了如盡便喚做盡樸喚做樸若將樸喚做盡便
違背了忠是體信是用自發已自盡者言之則名爲忠而無
不信矣自循物無違者言之則名爲信而無不出於忠矣 淳

卷之一 七

問發已自盡爲忠何以不言反已曰若言反已是全不見用處
如何接得下句來推發此心更無餘蘊便是忠處然自在其
中如今俗語云逢人只說三分話只此便是不忠循體事物
而無所乖違是之謂信後來伊川往往見此說尚晦故更云
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便是穩當分明 大雅
問何謂發已自盡曰且如某今病得七分對人說只道三兩分
這便是發於已者不能盡何謂循物無違曰正如恰方說病
相似他本只是七分或添作十分或減作五分這便不是循
物便是有違要之兩箇只是一理忠是存諸内信是形諸外
忠則必信信則必是自忠 此條本作不忠不信 所以謂表裏之謂也
問伊川謂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内外也只是這意
曰然明道之語周於事物之理便恁地圓轉伊川之語覈故

截然方正大抵字義到二程說得方釋然只如忠信二字先儒何嘗說得到此伊川語解有一處云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彼他秤停得也不多半箇字也不少半箇字如他平時不喜人說文字如易傳序之類因是說道理如其他小小記文之類今取而讀之也不多一箇字也不少一箇字居父曰盡己之謂忠今有人不可以盡告則又當如何曰聖人到這裏又卻有義且如有人對自家說那人那人復自來問自家儻其人凶惡若盡己告之必至殺人夫豈可哉到這裏又卻是一箇道理所以聖人道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蓋信不近義則不可以復賜錄云如。寓

仲思問如何是發己自盡曰發於己而自盡其實先生因足疾舉足言曰足有四分痛便說四分痛與人說二分便不是發己自盡又問循物無違曰亦驗之足實是痛足行不得便說行不得行得便說行得此謂循其物而無違擧伊川云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曰伊川之說前叢明通較又發越也

寓因問忠信實有是事故實有是言則謂之忠信今曲問一等人不可與露心腹處只得隱護其語如此亦爲忠信之權乎曰聖人到這處知有箇義存焉有可說與不可說又當權其輕重如不當說而說那人好殺便與說這人當殺須便去殺他始得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信不近義豈所謂信因說伊川講解一字不苟如論語中一項有四說極的當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直是不可移易如忠恕動前輩說甚多惟程先生甚分曉因問集注說忠恕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此借學者之事以明之在聖人則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如此則忠恕卻有兩用不知如何曰皆只是這一箇學者是這箇忠恕聖人亦只是這箇忠恕天地亦只是這箇忠恕但聖人熟學者生聖人自胷中流出學者須著勉強然看此忠恕二字本爲學者做工

天數說子思所謂違道不遠正謂此也曾子懼門人不知夫子之道故舉學者之事以明之是即此之淺近而明彼之高深也。寓

循物無違即是以實但說得較詳。僩

循物無違爲信循此事物不違其實。銖

循物無違謂信物之大曰大小曰小此之謂循物無違物之大曰小小曰大此之謂違於物。僩

問循物無違謂信曰物便是事物信主言而言蓋對忠而說在己無不盡之心爲忠在人無不實之言爲信。木之

或問循物無違謂信物是性中之物否曰那箇是性外之物凡言物皆是面前物今人要高似聖人了便嫌聖人說眼前物爲太卑須要撥起了說如所謂有物有則之物亦只是這眼前物語言物也而信乃則也君臣物也仁與忠乃則也。賀孫

問明道伊川以忠信爲表裏內外何也曰盡己之謂忠見於事而爲信將彼己看亦得發於我而自盡者忠也他人見得便是信問莫只是一事否曰只是一箇道理問有說信字又不說忠字如何曰便兼表裏而言問有說忠字而不說信字如何曰信非忠不能忠則必信矣又曰且如這事自家見得十分只向人說三分不說那七分便是不信如何是循物無違有人問今日在甚處來便合向他說在大中寺來故程先生曰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

問伊川曰以實之謂信何也曰此就事而言故曾子云云便就交際上說問范氏以不忠作有我與人以不信作私意不至游氏以忠爲操心以信爲立行楊氏以不忠作違仁以不信作違道三說皆推廣非正意先生曰三說不同然亦以心立行底較得誠意不至有我與人底寬違道違人底狹所以得不習乎曰傳人以己所未嘗習之事然有兩說。僩

謝先生解論語有過處如曾子爲人謀而不忠只說爲人謀而

上蔡更說平居靜處所以處人使學者用工不專故說論語
孟子惟明道伊川之言無弊和靖雖差低而却無前弊力曰
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子張曰執德不弘
信道不篤學聚問辨矣而繼之以寬居信道篤矣而先之以
執德弘人心不可促迫須令着得一善又着得一善善之來
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着一般第二般來便未着
得如此則無緣心廣而道積也 洽
問曾子用心於內工夫已到又恐為人謀而未忠朋友交而不
信傳而未習日加省察求欲以盡乎人也先生細思少定曰
如何分內外得游氏之說正如此為人謀不忠便是己有未
盡處去那裏分作內外果如此則多學而識之者歟 宇
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信只是一理但忠是盡己信却是於人
無所不盡猶曰忠信內外也 銖
問盡物之謂信盡物只是循物無違否曰是 時

道千乘之國章
道千乘之國道治也作開導無義理道之以政方可訓開導做
因說千乘之國疏云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煞算不徹曰此等
只要理會過識得古人制度大意如至微細亦不必大段費
力也 僩
問敬事而信疑此敬是小心畏謹之謂非主一無適之謂曰遇
事臨深履薄而為之不敢輕不敢慢乃是主一無適 伯羽
敬事而信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本敬又是信之本 閎祖
問道千乘之國一章曰這五句自是五句事只當逐句看是合
當有底無底合當做底不當做底不消如做時文要着兩句
來包說又問程先生云聖人之言雖通上下然是聖人便見
得道理始終故發言自是該貫衆人緣不見得所以說得一
頭又遺了一頭曰這箇也不干見事但衆人說術自是不及
聖人說話聖人說得自別便是大賢說話也自是不及聖人

蓋聖人說得來自是與人別若衆人非無見如這五事衆人
豈不見得但說時定自是別有關鍵決不及聖人也 燾
問道千乘之國章曰龜山說此處極好看今若治國不本此五
者則君臣上下漠然無干涉何以為國又問須是先有此五
者方可議及禮樂刑政曰且要就此五者反復推尋看古人
治國之勢要此五者極好看若每章翻來覆去看得分明若
看十章敢道便有長進 驤僩 ○○ 賀孫 節
文振說道千乘之國曰龜山最說得好須看此五者是要緊古
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有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
情方始得親於上上下相關方可以為治若無此五者則君
抗然於上而民蓋不知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交接 賀孫
問道千乘之國楊氏云未及為政也曰然此亦是政事如敬事
而信便是敬那政事也節用有節用之政事愛人有愛人之
政事使民有使民之政事這一段是那做底子細思之若無
敬看甚事做不成不敬則不信不信則不能節用愛人不節
用愛人則不能使民以時矣所以都在那敬字上若不敬則
雖欲信不可得如出一令發一號自家把不當事忘了便是
不信然又敬須信若徒能敬而號令施於民者無信則為徒
敬矣不信固不能節用然徒信而不能節用亦不濟事不節
用固不能愛人然徒能節用而不愛人則此財為誰守邪不
愛人固不能使民以時然徒能愛人而不能使民以時雖有
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惠矣要之根本工夫都在敬字若能
敬則下面許多事方照管得到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
這箇敬字孔子曰修己以敬此是最緊處 僩
子升問集注云五者相因各有次序曰聖人言語自是有倫序
不應胡亂說去敬了方會信信了方會節用節用了方會愛
人愛人了方會使民以時又敬了須是信信了須是節用節
用了須是愛人愛人須是使民以時如後面弟子入則孝出

則弟謹而信之類皆似此有次第又問學而一篇多是務本之意獨此章言及爲政是如何曰此便是爲政之本如尊五美屏四惡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之類無此基本如何做去 木之

子升問如何信了方能節用曰無信如何做事如朝更夕改雖商鞅之徒亦不可爲政要之下面三事須以敬信爲主 木之云如此凡事都着信不止與節用相繫爲曰固是 木之

問五事反復相因各有次第曰始初須是敬方能信能敬信方眞箇是節用眞箇節用方是愛人能眞箇愛人方能使民以時然世固有能敬於己而失信於人者故敬了又用信亦有能信於人而自縱奢侈者故信了又用節用亦有自儉嗇而不能推愛他人者故節用了又用愛人愛人了又用使民以時使民不以時却是徒然也 明作

道千乘之國五者相因這只消從上順說人須是事事敬方會

信纔信便當定如此若恁地慢忽便没十成今日恁地明日不恁地到要節用今日儉明日奢便不是節用不會節用便急征重歛如何得愛民既無愛民之心如何自會使民以時這是相因之說又一說雖則是敬又須着信於民只恁地守箇敬不得雖是信又須着務節儉雖會節儉又須着有愛民之心終不成自儉嗇而愛不及民如隋文帝之所爲雖則是愛民又須着課農業不奪其時 賀孫

吳伯游問道千乘之國三句反覆相因各有次第曰不敬於事没理没會雖有號令何以取信於人無信則朝儉暮奢雖欲節用不節用則傷財害民豈爲能愛人若不愛人則不能使民以時又說既敬了須用信或有敬而不能信者時舉錄作固有雖敬於事而或失信於民者信又用節用有能示信於人而自縱欲奢侈者節用又用愛人有愛惜官物時舉錄作有自都吝嗇而不能施惠於百姓若愛人又用使民以時使不以時亦徒愛耳又問楊氏謂未

又爲政今觀使民以時又似爲政曰孟子說不違農時只言王道之始未大段是政事在 輔同○寓

問敬事而信章五者相承各有次序是能如此而後能如彼抑既如此更要如彼耶曰能恁地敬便自然信下句又是轉說節用了更須當愛人愛人了更當使民以時有一般人敬而不能信有一般人能節用只是吝嗇却不能愛人故能敬便自然信而敬又不可以不信聖人言語自上說下來也恁地自下說上去也恁地聖人言語都如此曰信與節用有何相關曰信是的確若不的確有時節有時又不節 淳

陳希眞問須先敬了方可以信先節用了方可以愛人又須是使民以時是如此否曰這般處從上說下固是一般意思從下說上又是一般意思如敬事而信固是有人凡事要誠信然未免有不敬處便是不實有人却知節用然不知愛民則徒然鄙吝於己本不爲民有人知所以愛人却不知勿奪其時這般處與君子不重則不威一章都用恁地看 賀孫

弟子入則孝章

問弟子入則孝一章力行有餘暇便當學六藝之文要知得事父兄如何而爲孝弟言行如何而能謹信語尚未終先生曰下面說得支離了聖人本意重處在上面言弟子之職須當如此下面言餘力則學文大凡看文字須認聖人語脉不可分毫走作若說支離將來又生出病 南升

問汎愛衆曰人自是當愛人無憎嫌人底道理又問人之賢不肖自家心中自須有箇辨別但交接之際不可不汎愛爾曰他下面便說而親仁了仁者自當親其它自當汎愛蓋十是箇生底物事既是生底物便具生之理生之理發出便是愛纔是交接之際便須自有箇恭敬自有箇意思池本作恩意如何漠然無情不相親傷得聖人說出話兩頭都平若只說汎愛又流於兼愛矣 僩

問而親仁曰此亦是學文之本領蓋不親仁則本末是非何從
而知之燾
問行有餘力所謂有餘莫是入孝出弟之理行之綽綽然有餘
裕否曰誰敢便道行之有餘裕如汎愛衆而親仁何曾便辭
時有衆之可愛便有仁者於此得以時時親之居常無事則
學文講義至事與吾接則又出而應之出孝入弟亦是當孝
當弟之時行謹言信亦是如此他時有餘力自當學文賀
問則以學文曰此論本末先本後末今人只是先去學文又且
驗乎曰果能孝弟恭謹誠信愛衆親仁乎如此了方學文此
五句又以孝弟爲本不孝則不能弟不孝而能弟弟亦何用
不孝不弟縱行謹言信愛衆親仁亦何用銖
歐陽希遜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文在後博學於文約之以
禮文又在先如何曰博學於文也不說道未有行有餘力以
上許多事須是先有許多了方可以學文且如世上有人入

不孝出不弟執事不謹出言不信於衆又無愛於仁又不能
親道要去學文實是要去學不得賀孫
汎愛不是人人去愛他如羣居不將一等相擾害底事去聒噪
他及自占便宜之類是也無弟子之職以爲本學得文濟甚
事此言雖近直截行得亦自大段好文是詩書六藝之文詩
書是大槩詩書六藝是禮樂射御書數古人小學便有此等
今皆無之所以難問集注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
成法識事理之當然六藝如何考究得成法曰小學中一事
具得這事之理禮樂如知所以爲禮樂者如此從此上推將
去如何不可考成法緣今人都無此學所以無考究處然今
詩書中可考或前言往行亦可考如前輩有可法者都是人
須是知得古人之法方做不錯若不學文任意自做安得不
錯只是不可先學文耳子夏矯枉過正故重一邊又忒重了
不似此章聖人說得兩無欠闕如棘子成矯當時文弊說得

質太重子貢又矯棘子成之弊却道文猶質也質猶文也都
偏了惟聖人之心和平所謂高下小大皆宜左右前後不相
悖說得如此盡明作
問集注云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識事理之當然且上五件條
目皆天理人倫之極致能力行則必能識事理之當然矣如
集注之說則是學文又在力行之先曰若不學文則無以知
事理之當否如爲孝爲弟亦有不當處孝於事親然事父之
敬與事母之愛便別了卓
不學文則事事做不得節
胡氏辭則以學文謂古者有業文之家今觀微子之命蔡仲之
命左傳中數處語命大抵文意相類及以閟宮殷武末章觀
之誠恐古人作文亦須有箇格樣遞相祖述必大
賢賢易色章
問賢賢易色有兩說曰只變易顏色亦得但覺說得太淺斯須
之間人誰不能未知他果有誠敬之心否須從好色之說便
見得賢賢之誠處作明

問變易顏色莫是待臨時易色未善曰亦不必如此說只是下
面致其身竭其力太重變易顏色太輕耳可學
敬之問賢賢易色有一說曰變易顏色有僞爲之者不若從上
蔡說易其好色之心方見其誠也植明
問賢賢易色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
所以勸賢也已分明說了僴
事父母能竭其力凡事當竭其力爲之不可挨推只做七八分留
兩三分淳
或問事君致其身曰致身一如送這身與他便看他將來如何
使時舉
事君能致其身集注謂不有其身是不爲己之私計也明作
袁子節問賢賢易色章曰資質好底也會恁地問學也只是理

會許多事。時擧

漢臣說「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先生曰：「此還是已學邪？蓋人固是資質高底自好，不待學而自能盡此數件者；然使其爲學，則亦不過學此數者耳。故曰『人雖以爲未學，而吾必以爲已學也』。」時擧

問「賢賢易色」章。曰：「學之道，只要就人倫上做得是當。今既能如此，雖或以爲未學，我必以爲已學。」曰：「必竟是曾學未曾學？」曰：「先生所謂『非其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曰：「看得是。」曰：「今日本欲看『君子不重不威』一章，又見稍長，不敢。今多日無事，看不妨只要常反覆玩味聖人旨要，尋見著落處。」又云：「近覺多病，恐來日無多，欲得朋友勇猛近前，也要相傳。某之心便是公之心一般。」南升

子夏之言不免有弊。蓋孔子上章但是平說，子夏此章皆是說到誠處，說得重了，然今有這樣人，若不是他學問來，又不是

天資高，安能如此？但子夏說得太重了，故謂其辭氣抑揚太過也。賀孫

雖曰未學，世間也有資質高會做許多事底。但子夏此兩句被他說殺了，所以吳氏謂其言之有弊。時擧

易色，須作好德如好色說，若作變易顏色說，恐裏面欠了字多。這也只是敬賢之誠。問：「此四事，莫是箇箇得極至，只得如此否？」曰：「這地位儘高。」問：「伊川曰：『學求如是而已。』如何？」曰：「這却和學字說在裏面。子夏本言却作不須學底，看來只是以子夏此言與子路『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說同。其意固善，然其弊皆至於廢學。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之類，方爲聖人之言。此說却好。子夏便說殺了，雖是上面說務本，終不如聖人之言。」僩

吾必謂之學矣，子夏此語說得激，有矯枉過直底意思。聖人便不如此，且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也多少渾成。他只欲反本，故說得如此激。如棘子成說「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這便全是有激之論。子貢說「文猶質也，質猶文也」，這也有病。質與文似不同，「一言可以喪邦，有諸」？聖人便說「言不可若是其幾也」。如「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又說「如其善而莫之違，固是好；如不善而莫之違，不幾乎一言而喪邦」。如「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都是偏，就其間論之，便須說奢與易有輕重。聖人說話都自恁地平。向伯恭見此說，甚以爲看得出。賀孫

林一之問「賢賢易色」。曰：「他是重其所重，輕其所輕，固爲激切之辭，然得那一邊偏重。聖人之言語便平，如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說禮只是儉，喪只是戚也。」砥

義剛說「賢賢易色」一章，先生據集注所言云：「此不若上章但說力學事。此上面如孝入弟之類，較重，所以子夏謂吾必謂之學矣。」義剛

或問：「夫子言『則以學文』，子夏言『吾必謂之學矣』，兩者不同。」曰：「聖人之

言由本及末，先後有序，其言平正，無險絕之意。子夏則其言傾側而不平正，險絕而不和易，狹隘而不廣大，故未免有弊。然子夏之意欲人務本，不可謂之不是，但以夫子之言比之，則見其偏之若此也。」燾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君子不重則不威，既曰君子，何以不重不威？此是大綱說君子之道如此。主忠信是誠實無僞，樸實頭。主字最重，凡事靠他做主。程子曰：「不誠無物。」謂如去水南，却說去水北，實不曾去水北，便無這去水北一事。僩

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故學則不固，與不重不威只一套事。砥

主忠信，忠以心言，信以事言。以實之謂信。僩

主忠信，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人若不忠信，如木之無本，水之無源，更有甚底？一身都空了。今當反看自身能盡己心乎

能不違於物乎若未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則是不忠信凡
百處事接物皆是不誠且譬之如此四者皆是身修之
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
只是色莊爲學亦是且謾爲學取朋友未必盡情改過亦未
必真能改過故爲人須是主忠信學而一篇再三言之 南升

問明道曰不誠則無物如何曰實有此理便實有此事且如今
向人說我在東却走西去那一邊便成妄誕了問伊川曰忠
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何也曰以人言之則爲忠信不
以人言之則只是箇實理如誠者天之道則只是箇實理如
惟天下之至誠便是以人言之 僩

問集注不誠無物一節曰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今人
做事若初間有誠意到半截後意思懶散謾做將去便只是
前半截有物後半截無了若做到九分這一分無誠意便是
這一分無物 爲學

六十四六 問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曰凡應于事物之來皆當盡吾誠
心以應之方始是有這箇物事且幹一件事自家心不在這
上這一事便不成便是沒了這事如讀書自家心不在此便
是沒這書 賀孫

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物只是眼前事物都喚做物若誠實
方有這物若口裏說誑欲肚裏自恁地口裏說誠實肚裏自
恁地則所接事物還似無一般須是實見得是如此見得非誠
定而不可易方有這物且如欲爲善又有箇爲惡意思欲爲
是又有爲非意思這只是不實如何會有物 賀孫

問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曰說道恁地又不曾眞箇恁地便
是不誠無物說道爲善又不曾爲得善說道惡惡又不曾不
爲惡便是無此物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如人做事只至
誠處便有始有末才間斷處以後便皆無物忠信所以進德
是有這骨子然後能進德如顏子三月不違仁只未達以前

卷廿一　十八

便有始末才失照管處便無物矣又須到再接續處方有終
始惟天地聖人未嘗有一息間斷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嘗
間斷間斷造化便死了故天生箇人便是箇人生出箇物便
是箇物且不曾生箇假底人物來仲思問如陰陽舛錯兩勝
失時亦可謂之誠乎曰只是亦錯不是假底依舊是實在人
只是不要外面有裏面無且如讀書十遍初四遍心在後六
遍心不在只是口頭讀過便只第一遍至第四遍是始是終
第六遍後便只似不曾讀一般便是無物也又問吾不與祭
如不祭是不誠無物否曰然 伯羽〇道夫[illegible]

無友不如己者與勝己者處也 人傑

六十九十三 問毋友不如己作不與不勝己友則他人勝己者亦不與之友
曰不然人自是要得臨深以爲高 淳

問無友不如己者與勝己字如何曰勝己便是如己之意人交
朋友須求有益若不如我者豈能有益仍是朋友才不如我
時便無敬畏之意而生狎侮之心如此則無益 義剛

友不如己者自是人一箇病周恭叔看得太過了上焉者吾師
之下焉者若是好人吾教之中焉者勝己則友之不及者亦
不拒也但不親之耳若便佞者須却之方可 燾

問集注謂友以輔仁不如己則有損而無益今欲擇勝己者與
之爲友則彼必以我爲不及而不肯與我友矣雖欲友之安
得而友之曰此者禁止之辭我但不可去尋求不如己者及
其來也又焉得而却之推此則勝己者亦自可見 道夫

[illegible]兄問無友不如己者曰凡人取友須是求勝己者始有益且
如人學作文須是與勝己者商量然後有所發明若只與不

卷廿一　十九

如己者商量則於若者彼或不知不是彼或不識我又只見其不勝己渾無激厲之意豈不為害趙曰然則有不勝我者終不可與處乎 曰若不勝者來求於我則不當拒之也聖人此言但教人求友之法耳 壯祖

問無友不如己者伊川以為同志何如曰此求之過大凡師則求其賢於己者友則求其勝者至於不肖者則當絕之聖人此言非謂必求其勝己者今人取友見其勝己者則多遠之而不及己則好親之此言乃所以救學者之病 可學

問無友不如己者曰這是我去求勝己者為友若不如我者他又求來我這便是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也前輩說這一句多是被不如己者不與為友底意思礙却便說差了其實本不相背 時舉

只知先問過則勿憚改曰程子所謂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曲折專在速改字上著力若今日不改是壞了兩日事明日不改是壞了四日事今人只是憚難過了日子 銖曰兩學[illegible]最要在轉謂字上著力凡有過若今日便改則善意此若從今日便改則書可自此而體

今為學約而易操者莫如敬敬則凡病皆可去如不重則不威章敬是總腦不渾在散句裏必敬而後能不輕如主忠信亦先因敬不敬則誣謾而已何以主之毋友不如己亦然重亦不難見如人言語簡重舉動詳緩則厚重可知言語輕率驕得便說說則無能得了舉動輕肆飛揚淺露其人輕易可知 [illegible]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二 計廿一板

論語四

學而篇下

愼終追遠章

謹終追遠伊川云不止為喪祭推之是如此但本意只是為喪祭

王問伊川謂不止喪祭此說如何曰指事而言恐曾子當初只是說喪祭推此意則每事都要存這些子 燾

謹終追遠專主喪祭而言若看得喪祭事重時亦自不易只就喪祭上推亦是多少事或說天下事皆要謹終追遠亦得 僩

胡叔器問追遠是親否曰言追則不是親了包顯道問遠祖時人不解更有追念之意想只是親曰只江南來不如此湖北人上墳不問遠祖也哭這却好人之一身推其所自則必有本便是遠祖畢竟我是它血脈若念及此則自不能無追感之情且如今老人不能得見箇孫子今若便見十世孫時也惜愛畢竟是自家骨肉人只得不思量到這裏所以追感之誠不至也 義剛

陳仲亨說民德歸厚先生問如何謂厚是有餘之意陳未達曰謂如此已自得了更添些子恰似着衣如此已暖了更加一件是之謂厚厚對薄而言若我未厚民自是趨從薄處去 [illegible]

問程子云推而至于天下之事皆能慎其終不忘於遠如何曰事事皆要如此謹終則末梢須是理會教盡不忘於遠遠是人易忘且如今追封人及祖父等事這是久遠恩澤人多是據眼前有功者有賞而無久而不忘底意思這般事若能追念起來在己之德既厚而民心亦有所興起 賀孫

夫子至於是邦章

子禽問夫子溫良恭儉讓曰此子貢舉夫子可親之一節溫之一事耳若論全體須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德明

問溫是恁地溫和厚良是恁地簡易正直恭是端嚴恭敬儉

是皆約有節讓是謙遜自卑曰良字說未是良即是良善猶
今言善人所謂易乃樂易坦易之易直如世人所謂白直之
直無姦詐險詖底心如所謂開口見心是也此章亦須見得
聖人不求人而人自求之意 南升

或問良何以訓易直曰良如今人言無嶢崎爲良善無險阻密
蔽又曰易平易和易直無屈曲 節

季問良如何訓易直曰良善之人自然易直而無險詐猶俗言
白直也 椿

問良易直之義曰平易坦直無許多艱深纖巧也 銖

亞夫問良何以爲易直曰只是平易白直而已因舉韓詩外傳
有一段與樂記相似但易直子諒之心生矣處改子諒二字
爲慈良此卻分明也 時舉

問良易直也如何曰此心不傾險不艱戾自是平易簡直樂記
言易直子諒之心昔人改子諒作慈良看來良字卻是人之
初心慈愛良善便是元者善之長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
不忍人之心皆是這般心聖人教人先要求此心正爲萬善
之總處 寓

問儉就那處看曰儉只是用處儉如衣服飾用度之類 寓
儉謂節制非謂儉約之謂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 明作

聖人之德無不備非是只有此五者但是此五者皆有從厚謙
退不自聖底意思故人皆親信而樂告之也 夔孫

伯游問溫良恭儉讓一章曰最要看得此五字溫是如何氣象
良是如何氣象恭儉讓又是如何深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
有不求人而人自即之底意思今人卻無非是求自請舉以
往並是求人雖做宰相地位也是遙地縱不肯明求也須暗
地結托蓋以求人爲常而不知其爲非也學而一篇多是先
以此教人如人不知而不慍如巧言令色如不患人之不己
知皆是雖中庸亦多此意如衣錦尚絅皆是且要理會那不
求底道理 時舉

龜山解夫子溫良恭儉讓有暴慢侈泰等語正淳以爲恭慢侈
泰誠所當戒而先生以爲其流至於爲人似不然之曰暴慢
侈泰固所當戒但不當於此言龜山說話常有此畏罪福底
意思在不知聖人溫良恭儉讓是自然常如此非欲爲是以
求聞政也 賀孫

父在觀其志章

論父在觀其志曰此一句已有處變意思必有爲而言 節

父在觀其志沒觀其行孝子之志行也 人傑

觀志觀行只是大概須是無改方見得孝若大段悖理處又自
當改此特言其常耳 明作

邵漢臣說父在觀其志一章曰父在時使父賢而子不肖雖欲
爲不肖之事猶以父在而不敢爲然雖無甚不肖之行而其
志可知矣使子賢而父不肖雖欲爲善事而父有所不從時
有勉強而從父之爲者此雖未見其善行而要其志之所存
則亦不害其爲賢矣至於父沒則己自得爲於是其行之善
惡可於此而見矣父在時子非無行也而其所主在志父沒
時子非無志也其所主在行故子曰云云也 時舉

問此章上二句見守身之行下一句見愛親之心曰也不必做
兩截說只是折轉說上二句觀人之大槩下一句就觀其行
細看其用心之厚薄如何行雖善矣父道可以未改而輕率
改之亦未善也 伯羽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道猶事也言道者尊父之詞 獻

或問三年無改曰是有可改而未十分急者只得且存之父在
則子不得自專而其志卻可知父沒則子雖得專而其不改之
意又可見此所謂孝 祖道

三年無改謂是半上半下底事在所當改者但不可忽遽急改
之若有死其親之心有揚其親之過之意待三年然後徐改

之便不覺若是大故不好底事則不在此限耳寓錄
才說三年無改便是這事有未是處了若父之道已是何用說無改終身行之可也事既非是便須用改何待三年孝子之心自有所不忍爾若大段害人底事須便改始得若略略非是而無甚妨害則三年過了方改也僩

問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只就孝子心上看孝子之心三年之間只思念其父有不忍改之心曰大槩是如此但其父若有聖賢之道雖百世不可改此又就事上看 直卿云游氏所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處亦好看南升

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爾謂此事當改但三年之間孝子之心有所未忍改耳向時南軒却改作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耳某與說若如此說則雖終身不改可也此章之意則云此事必當改但可以未改耳三年過則必當改也 僩問若父有大段不是底事妨國害政者只得便改

豈可必待三年曰若有大段不是須是便改或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與此同否曰不同此章是言父之所行有不善而子不忍改乃見其孝若莊子之父獻子自是箇賢者其所施之政所用之臣皆是莊子能不改之此其所以為難問若然則何足以為難曰子孫不能守父之業而輕改之者多矣莊子乃能守之非難能而何先儒以為莊子之賢不及獻子疑其不能守父之政不能用父之臣而莊子乃能不改此其所以為難能也此說得之僩

游氏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此正是說得謹密處聖人之意亦正如此若以可改而未改則三年之後四年改之其意如何既合於道雖終身守之可也奚止三年若不合於道如盜跖之所為則不得不改若其事錯不善與甚緊要亦姑守之以待三年若遽改之是忘其親也其舊曰朋友亦看此處不透與南軒說他却改作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者此語與在所當改者大爭在所當改正是這樣事若不改則不當於理若要改則亦未為急故遲之者以孝子之心不忍也子蒙

三年無改游氏此解極好向時欽夫改作可以改可以未改却不是但此章必有為而發然無所考又曰死其親而暴其過孝子所不忍為義剛

諸說唯游氏說得好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此說極穩此正指在所當改可以未改處深味之孝子之心可見銖

問或說不改事父之道又說不改父在所行之道一說爰擇先生反而問之欲從何說曰不改父在所行之道既是曰然遂舉游氏可以改而未改者所謂三年云不必改者此說却切當若說道不可改雖終身守之可也豈止三年乎此為在所當改而可以遲遲三年者也自新法之行諸公務為緣飾文致一詞將此一句辨論無限而卒莫之合也

或問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曰觀其文意便是父在時其子志行已自有與父不同者然於此三年之間必能不改父道乃見其孝不然所行雖善亦未得為孝此必有為而言然緊要在看游氏尹氏兩節意燾

戴智老問近見先生說此章疑聖人有為而發曰聖人之言未有若此曲折者疑當說時亦有事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故聖人言此又云尹氏說得孝子之心未說得事若如其說則孔子何必更說三年無改必若游氏說則說得聖人語意出

三年無改尹氏說得心於事上未盡游氏於事理上說得好故并載之使互相發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諸先生之說有過者有不及者不有害當者須要將去辨別豈可不讀書

禮之用和為貴章

先生問學者今人行禮多只是嚴如何得他和者皆不契曰只是要知得禮合如此所以行之則和緩而不迫蓋聖人制禮無一節是強人皆是合如此且如孔子與上大夫言時自然誾誾與下大夫言時自然侃侃在學者須知道與上大夫言合用誾誾與下大夫言合用侃侃便自然和嘗謂呂與叔說得數句好云自斬至緦衣服異等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阜隸儀章異制上下之分莫敢爭皆出於性之所有循而行之無不中節也此言禮之出於自然無一節強人須要知得此理則自然和黃有開因舉先生舊說云且如父坐子立君尊臣卑多少是嚴若見得父合坐子合立君合尊臣合卑則無不安矣曰然 僩

直卿言禮之用和為貴今觀內則一篇則子事父母之禮亦嚴矣然下氣怡色則和可知也觀玉藻鄉黨所載則臣之事君禮亦嚴矣然一爵而言言二爵而油油君在踧踖與與則和可知也曰如此則和與禮成二物矣須是見得禮便是和乃可如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可謂至嚴矣然而自肯甘心為之而無厭倦之意者乃所以為和也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做兩截去看 道夫

伯游問禮之用和為貴且云禮之體雖截然而嚴然自然有箇撙節恭敬底道理故其用從容和緩所以為貴苟徒知和而專一用和必至於流蕩而失禮之本體今人行事莫是用先全禮之體而後從容和緩以行之否曰說固是恁地卻如何做功夫伯游云順理而行先生又遍問坐上諸友叔重曰知得是當然之理自甘心行之便自不拘迫時舉云其初須持敬持之久則漸熟熟處便和曰要須是窮理始得見得這道理合用恁地便自不得不恁地如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固是用恁地如入公門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過位踧踖如也苟不知以臣事君合用如此終是不解和且如今人被些子燈花落手便說痛到灼艾時因甚不以為痛只緣知道自家病合當灼艾出於情願自不以為痛也若要放教和卻便是知和而和矣 銖 賀孫同

吳聞禮之用和為貴先生令坐中各說所見銖曰須以先生所教思之禮者天理節文之自然人之所當行者人若知得是合當行底自甘心行之便自不拘迫不拘迫所以和非是外面討一箇和來添也曰人須是窮理見得這箇道理合當用恁地我自不得不恁地如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因甚用恁地如入公門鞠躬在位踧踖父坐子立苟不知以臣事君以子事父合用如此終是不解和譬之今人被些子燈花落手便須說痛到灼艾時因甚不以為若緣它知得自家病合用灼艾出於情願自不以為痛也銖因問如此則這和亦是自然之和若所謂知和而和卻是有心於和否曰知和而和離卻禮了禮之用和是禮中之和知和而和是放教和些子放散和便是離卻禮了 銖

問禮之用和為貴曰禮中自有和須是知得當如此則行之自然和到和處方為天因舉龜山與薛宗博說遂曰會職事茶其人云禮起聖人之偽今日會茶莫不消得如此龜山曰既是不消得因何又卻會茶其人曰只為心中打不過龜山曰只此打不過處便是禮非聖人之偽禮之用和為貴只為不如此則心有不安故行之自和耳 銖

問禮之用和為貴曰禮如此之嚴分明是分毫不可犯卻何處有箇和須知道吾心安處便是和如入公門鞠躬如也須是如此吾心方安不如此便不安才不安便是不和也以此見得禮中本來有箇和不是外面物事也又問知和而和是如何曰知和而和卻是一向去求和便是離了禮且如端坐不如箕踞徐行後長者不如疾行先長者到這處便有甚禮可知是不可行也 時舉

禮之用和爲貴見君父自然用嚴敬此是人情願非由抑勒矯
拂是人心固有之同然者不待安排便是和才出勉强便不是
和聖人品節裁限使事事合於中正這箇當在這裏那箇當
在那裏更不得過才過便不是禮若和而知限節便是禮 僩
禮之用和爲貴和是自家合有底發見出來無非自然 賀孫
或問禮之用和爲貴曰禮是嚴敬之意但不做作而順於自然
便是和和者不是別討箇和來只就嚴敬之中順理而安泰
者便是也禮樂亦止是如此看 祖道
或問禮之用和爲貴君臣父子之間可謂嚴矣若不和則情不
通曰不必如此說且以人之持敬若拘迫則不和不和便非
自然之理 人傑
問禮之用和爲貴莫是禮之中便有一箇和莫是在用處曰禮
雖主於嚴其用則和因舉禮主於減樂主於盈一節問禮樂
二字相離不得曰也須看得各自爲一物又非判然二物又

曰天下之事嚴而不和者却少和而不節之以禮者常多 寓
邵問禮之用和爲貴曰如人入神廟自然肅敬不是强爲之禮
之用自然有和意又問和便是樂否曰也是禮中之樂未便
是樂樂中亦有禮如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又是樂
中之禮
禮之和處便是禮之樂樂有節處便是樂之禮 僩
問禮以全體言何故用和曰如此則不消得樂 振
小大由之言小事大事皆是箇禮樂合於禮便是樂故通書云
陰陽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卓
問禮之用和爲貴是和在禮中知和而和是和在禮外曰只爲
它知和而和都忘却禮耳 升
有禮而不和則尚是存得那本之體在若只管和則併本都忘
了就這兩意說又自有輕重 義剛
問舜功問從容不迫如何謂之和曰只是說行得自然如此無

那牽强底意思便是從容不迫那禮中自有箇從容不迫不
是有禮後更添箇從容不迫若離了禮說從容不迫便是自
恣 賀孫 ○
禮主於敬而其用以和爲貴然如何得他敬而和着意做不得
才着意嚴敬即拘迫而不安要放寬些又流蕩而無節須是
真箇識得禮之自然處則事事物物上都有自然之節文雖
欲不如此不可得也故雖嚴而未嘗不和雖和而未嘗不嚴
也又曰和便有樂底意思故和是樂之本 閎祖
問集注云云上一截將從容不迫說禮之用和爲貴甚分明但
將從容不迫就下一截體驗覺得未通如鄉黨一書也只是
從容不迫如何却會不行若會從容不迫必不會無節曰只
是立心要從容不迫不得才立心要從容不迫少間便都放
倒了且如聖人恭而安聖人只知道合着恭自然不待勉强
而安才說要安排箇安便添了一箇 賀孫

問知和而和是從容不迫曰從容不迫雖是和然其流遂至於
縱而無節又曰學者而今但存取這心這心是箇道之本領
這心若在這義理便在存得這心便有箇五六分道理了若
更時時拈掇起來便有箇七八分底道理 卓
仁甫問集注載程子禮樂之說何如曰也須先是嚴敬方有和
若直是盡得敬不會不和臣子入朝自然極其恭敬也自和
這不待勉强如此是他情願如此便自和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兄兄弟弟夫婦朋友各得其位自然和若君失其所以爲
君臣失其所以爲臣如何會和如諸公在此坐都恁地收斂
這便是和若退去自放肆或乖爭便是不和通書說禮理也
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
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說得最好易說
利者義之和利只在義之和 義本是箇割截裁制之物惟施
得宜則和此所以爲利從前人說這一句都錯如東坡說道

利所以為義之和他把義做箇慘殺之物看了却道得利方和利是乾卦一德如何這一句却去說義兼他全不識義如他處說亦然又曰有所不行只連下面說方通如曰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如易裏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賀孫

問集注云和者心以為安而行之不迫後又引程子云恭而安別而和二句爲謂行而不迫只說得恭而安却未有別而和底意思曰是如此後來集注却去了程說 鉉

問伊川曰別而和別字如何曰分雖嚴而情却通如知和而和執辭不完却疑記錄有差 [illegible]

問上蔡謂禮樂之道異用而同體還是同出於情性之正還是同出於敬曰禮主敬敬則和這便是他同體處 道夫

問禮樂之道異用同體如何曰禮主於敬樂主於和此異用也皆本之於一心是同體也然敬與和亦只一事 [illegible]

[illegible] 敬則和和則自然敬仲思問敬固能和和如何能敬曰和是[illegible]底敬是合聚底和是發出來無不中節便是和處 [illegible] 敬與和猶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illegible]

問禮樂同體是敬與和同出於一理否曰敬與和同出於一心曰謂一理如何曰理亦說得然言心却親切敬與和皆是心做曰和是在事否曰和亦不是在事在心而見於事 淳

問上蔡云禮樂異用而同體是心為體敬和為用集注又云敬為體和為用其不同何也曰自心而言則心為體敬和為用以敬對和而言則敬為體和為用大抵體用無盡時只管恁地移將去如自南而視北則北爲北南爲南移向北立則北中又自有南北體用無定這處體用在這裏那處體用在那裏這道理儘無窮四方八面無不是千頭萬緒相貫串以指旋曰分明一層了又一層橫說也如此竪說也如此翻來覆去說都如此如以兩儀言則太極是太極兩儀是用以四象言則兩儀是太極四象是用以八卦言則四象又是太極八卦又是用 [illegible]

問禮樂之用相反相成曰且如而今對面端嚴而坐這便是禮合於禮便是和如君臣之間君尊臣卑其分甚嚴若以勢觀之自是不和然其實却是甘心爲之皆合於禮而理自和矣且天子之舞八佾諸侯六大夫四皆是當如此若天子舞天子之舞諸侯舞諸侯之舞大夫舞大夫之舞此便是和若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此便是失禮失禮便不和易言利者義之和也若以理言之義自是箇斷制底氣象有凜然不可犯處似不和矣其實却和若臣而僭君子而犯父不安其分便是不義不義則不和矣孟子云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即是這意思只是箇依本分若依得本分時你得你底我得我底則自然和而有別若上下交征利則上下相攘相奪便是不義不和而切於求利矣老蘇作利者義之和論却把利別做一箇物來和義都不是了他於理無所見只是胡亂恁地說去 卓

問諸先生以和爲樂未知是否曰和似未可便說樂然亦有樂底意思

信近於義章

問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曰如今人與人要約當於未言之前先度其事之合義與不合義合義則言不合義則不言言之則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今不先度其事且鶻突恁地說了到明日却說這事不義我不做則是言之不可踐也言而不踐

則是不信踐其所言又是不義是不先度之故淳
凡言須先度是非可否果近於義而後言則其言可踐恐不近
於義其言將不可復也謨
問言可復也曰前輩說都是說後來事如說出話了後看是義
與不義方理會復與不復若是恁地更不消說也得某看來
是要人謹於未發皆是未交際之先
問信近義恭近禮何謂近曰近只是合古人下字寬今且就近上
說雖未盡合義亦已近義了雖未盡合禮亦已近禮了
吳問信近於義曰與人要約不是當不問行得行不得次第只
今近義致恭亦然若不中節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皆具取
其言則害於義不踐其言則害於信須是合下要約時便審
辱潘子善因曰近字說得寬曰聖賢之言不迫切銖
或問信近於義是便是合義恭近於禮恭便是中禮先生曰近
亦是對遠而言遠於義則言不可復遠於禮則必不能遠恥辱

或問集注云約信而合其宜致恭而中其節合其宜便是義中
其節便是禮如何是近義近禮曰此亦大綱說如巧言令色
鮮矣仁之類亦然只得近於義近於禮亦好是使合其宜中其
節更好廣
問如何得約信而合其宜曰只是不妄發曰萬一料事不過則
如之何曰這却無可柰何却是自家理不明爾問致恭而中
其節則能遠恥辱這恥辱是在人在己曰兼有在裏且如見
尊長而拜禮也我却不拜被詰問則無以答這便是爲人所
恥辱有一般人不當拜而拜之便是諂諛這則可恥可辱者
在我矣燾
因不失其親親如親仁之親人傑
因如今人云倚靠人之意宗即是主字如主顏讎由之主
因如因徐辟之因因猶傍也親又較厚宗則宗主之又較重問
注因仍苟且曰因仍與苟且一樣字因仍猶因循苟且是且

恁地做一般人初間不謹擇便與他交下梢他有氣勢便道
是我來宗他豈不被他累孔子當時若不揀擇去主癰疽便
被累了
所依不失其所可親之人亦可宗而主之矣主猶主顏讎由之
主蓋當時羈旅之臣所至必有主須察其初審其所可親若
從而主之可也賀孫
宗主也所宗者可以久而宗主之如夫子於衛主顏讎由則可
親之人若主癰疽與寺人瘠環便是不可親之人此是教人
接人底道理也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三字有淺深輕重因乃泛言親則近之
矣宗則尊之也如孔子於衛或合於寺人瘠環之家然謂之
親則不可可學
問亦可宗也曰我所親之人將來便可爲吾之宗主如主顏
讎由之主且如此人不可親而吾乃親之若此人他日得志

援我以進則是我失其所主矣陳子翁曾學恭下之薦後來
擺脫不得乃是失其所親者也人傑
僩臣說因不失其親曰與人交際當謹之於始若其人下來不
可宗主則今日莫要親他若今日苟且過了與之相親則下
來所宗非其可宗者矣時舉
因字輕宗字重初間若不子細胡亂與之相依下梢却是宗他
了且如做官與箇至不好底人往來下梢忽然爲他所薦舉
便是宗他賀孫
正淳問亦可宗也曰如今初間與好人相親後來受他薦舉辟
差便是著宗他此是前不失親後亦可宗也賀孫
問因不失其親曰因字最輕偶然依倚他此時便須物色其人
賢與不賢後去亦可宗主如韓文公與崔群書所論交往或
其人後不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亦不可要相似僩
問因不失其親曰而今與人同官也是相親將來或因它薦舉

因它超擢便着宗主它如所親者不善安知它異日不欲薦
舉我超擢我便着宗主它這箇便是失其所可宗者信近義
恭近禮因不失其親此三句是今日下事言可復遠恥辱亦
可宗是將來底事 銖

此一節須作兩截看上面恭近於禮信近於義因不失其親是
接物與人之初下數句却是久而無弊之效但當初合下便
須著思量到無弊處也 時舉

問信近於義一段曰未說著不必信只是信合於宜且如一人
相約爲事已許之少間却不行是不合義不可踐矣恭凡致
敬皆恭也禮則辨其異若與上大夫接而用下大夫之恭是
不及也與下大夫接而用上大夫之恭是過也過與不及必
取辱矣 可學

問信近於義一章曰約信事甚多今與人約做一件事須是合
當做底事方可與之約則所約之言方可行如不可約之事
則休與之約謂其不可行也問恭近於禮謂致敬於人須是
合當加禮之人曰不是加禮如致敬於人當拜於堂上乃拜
於堂下當揖却拜皆是不中節適以自取辱問因不失其親
謂依賴於人須是得箇正當可親近之人而後可以宗主曰
也是如此更子細推去又問集注人之言行交際一段恐言
是約信行是致敬交際是依人曰大綱如此說皆交際也言
可復便是行 南升

此一章皆是言謹始之意只如初與人約便用思量他日行得
方可諾之若輕諾之他日言不可復便害信也 [illegible] 恭近於禮且如合當在堂上拜却下堂拜
被人非笑因是辱合當堂下拜却在堂上拜被人斥罵亦是
辱因失其親且如此人不好初去親他時似不害將來主之
便錯了須是揀擇見得是好方可親他且如趨事上位其人
或不可親既去親了他一日或以蟲狀與我我受了便用主
之主非其人雖悔何及大率有子說底言語與諸難曉底固
儘有滋味須用子細玩味 明作

王問因不失其親集注舊連上句義禮後來却不如此曰後來
看得信與義恭與禮因與親各是一事有此兩項李問恭
近於禮曰非止謂於人是取辱之道若恭不及禮亦能取
辱且如見人有合納拜者却止一揖有合不拜者反拜他皆
不近禮不合拜因是取辱若合拜而不拜被他責我不拜豈
不是取辱 先生因言論語中有子說數章文勢皆與諸人難曉

古人文字皆叶韻如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宗叶音族 淳

楊丈叔問伊川言信非義近於義者以其言可復也恭非禮近
於禮者以其遠恥辱也信恭因不失近於義禮亦可宗敬也
此說如何曰某看不當如此說聖人言語不恁地迂曲要去
致敬那人合當拜却自長揖則是不及於禮禮數不至人必
怒之豈不爲辱合當與那人相揖却去拜則是過於禮禮數
過當被人不答豈不爲恥所依若須是得其可親之人方可
如一般不好人來薦我是爲失其所親須是合下知得此人
是如何於其初謹之可也若失其可親之人而宗之將來必
生悔吝問橫渠說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
身被困辱不徇人以失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
之人尹和靖書以自警今思之可見不知此說如何曰伊川
說得太遠橫渠說較近傍 賀孫

信近於義章疑上三句是工夫言如能近義則有可復言之理
否曰然人說話固要信然不近義時其勢不可踐踐却便反
害於信矣問橫渠云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
被恥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
人此却似倒看了文義只重在下句 此似 如何曰此便是先
儒舊底說它爲或箇也字故然如此解底也字便只是箇矣

字又問程先生所解是於文義不合乎是道理未必然乎曰
也是一說但如此說都無緊要了如橫渠說底雖似倒猶有
一截工夫程先生說底某便曉未得直卿云他猶可也中一
句最難說曰他有說不倒時伯羽又問謝氏說未云欲免此
惟學而已故人貴乎明善此雖無謹始慮終之意然大段意
好否曰且之曰然人固貴乎學但學是乎昔當如此此是說
事之發處當審也 伯羽
問程先生說如何曰信近於義必言可復他意思要說也字出
恐不必如此說范氏說如何曰范說不甚好恭近於禮恭合
下便要近禮信近於義信合下便要近義故其言可復恥辱可
遠信只似與人相約莫要待得言不可復時欲掏前言便失義
不徇便失信恭只是低頭唱喏時便有近禮與不近禮問大人
言不必信又如何曰此大人之事大人不拘小節變通不拘且
如大人不是合下便道我言須是不信只是到那箇有不必信
處須看如此學者只要合下信便近義恭便近禮 㽦
君子食無求飽章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須是見得自家心裏常有一箇合當著緊
底道理此類自不暇及若說道要在此地著緊都不濟事
問敏於事而謹於言先生謂不敢盡其所有餘如何曰言易得
多故不敢盡行底易得不足故須敏又曰行常苦於不足言
常苦於有餘 謨
問食無求飽一章先生嘗語學者曰此須是反覆看其意如何
曰若只不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
而不就正於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就有道亦
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備無欠闕類如此中庸尊德性道
問學數語亦此意 廣
事難行故要敏言易出故要謹就有道而正其言行之是非蓋
求飽求安是其存心處敏行謹言是其用工處須是正方得

又曰有許多工夫不能就有道以正其是非也不得若無許
多工夫雖欲正亦徒然又曰敏於事者是合當做底事須便要
做了 明作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而不敏於事不謹於言也未是好學若不
能恁地則就有道而正焉又是正箇甚麼但能敏事謹言而
不就有道而正也不得這裏面折一句不得 義剛
就有道而正焉若先無本領就正箇甚然但知自做工夫而不
就正於有道未必自家見得便是反覆兩邊者方盡大抵看
文字皆當如此 賜
就有道而正焉須是上面做得許多工夫既有根本方可就正
於有道 或錄云學者須先有根本方有可正者 樞家云三家村也有好賢須是
自去做工夫得七八分了方來從師有質正當此時一兩句
便可剖判今來此逐旋學也難又云能久從師去也好 南升
問就有道而正焉只是正上面言與事否曰不是說上句大槩
言每用取正於有道之人若是說上句居無求安食無求飽
敏事謹言皆自當如此又何用取正耶 銖
貧而無諂章
富無驕貧無諂隨分量皆可著力如不向此上立得定是入門
便差了 士毅
希真問貧而無諂一章大意謂人必當如此曰不是說必着如
此但人且要就自身已上省察若有諂與驕之病且就這裏
克治 賀孫
問富而好禮曰只是不奢侈凡事好循理不恁地勉強好有樂
意便全不見那驕底意思有人亦合禮只是勉強如此不是
好 淳
曾光祖云貧而無諂富而無驕須是先能如此方可以到那樂
與好禮田地曰不特此章如此皆是恁地如適來說食無求
飽樣也是恁地 義剛

可學云無諂無驕尚有貧富之心至樂好禮則忘之矣曰貧而諂富而驕最不好添一無字恰遮蓋得過樂與好禮乃於此上加功 可學

問貧而樂如顏子非樂於簞瓢自有樂否曰也不消說得高大祭是貧則易諂富則易驕無諂無驕是知得驕諂不好而不為之耳樂是他自樂了不自知其為貧也好禮是他所好者禮而已亦不自知其為富也曰然則二者相去其遠乎曰也在人做到處如何樂與好禮亦自有淺深也消得將心如此看且知得是爭一截學之不可已也如此 伯羽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與貧而樂富而好禮此無次序只看資質與學之所至如何資質美者便自能貧而樂富而好禮如未及此却須無諂而後能樂能無驕而後能好禮也 謨

童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是學要造其精極否曰看文字要脫灑不要黏滯自無諂無驕者言之須更樂與好禮方為精極不可道樂與好禮須要從無諂無驕上做去蓋有人資質合下便在樂與好禮地位不可更回來做無諂無驕底工夫孔子意做兩人說謂一般人無諂無驕不若那一般人樂與好禮較勝他子貢意做一人說謂無諂無驕不若更樂與好禮 淳

楊問貧而無諂一段曰此是兩節不可如此說世間自有一般天資高底人合下便能貧而樂富而好禮他已在貧而樂富而好禮地位了終不成又教他去學無諂無驕問集注說學者不可忽下而趨高却似有先後不可躐等之意曰自與學者言之是如此今人未能無諂無驕却便要到貧而樂富而好禮如何得聖人此語正似說兩人一般猶言這人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固是好然不似那一人貧而樂富而好禮更勝得他子貢却盡得無諂無驕底了聖人更進得他貧而樂富而好禮地位 僩○上條賀同閎祖集注非今本

問子貢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伊川諸說大抵謂其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今集注謂其先貧後富則是亦嘗如後世之生產作業矣曰怕是如此聖人既說貨殖須是有此如此看來子貢初年也是把貧與富煞當事了 賀孫

吳仁父問此章曰後面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為貧而樂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 時舉

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切與琢是無諂無驕磋與磨是樂與好禮集注謂超乎貧富之外者蓋若為貧而樂與富而好禮便是不能超貧富了樂自不知貧好禮自不知富 明作

林叔蒙問子貢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若只是說夫子樂與好禮之意又何以謂之告往知來曰他說意思闊非止說貧富故云告往知來 賀孫

問知來指何者而言曰子貢於此煞用工夫了聖人更進他

上面一節以見義理不止於此然亦不止就貧富上說講學皆如此天下道理更闊在 淳

問貧而無諂章曰公只管纏某義理無窮一句子貢問無諂無驕夫子以為僅可然未若樂與好禮此其淺深高下亦自分明子貢便說切磋琢磨方是知義理之無窮也直卿云若謂無諂無驕為如切如琢樂與好禮為如磋如磨則下文告往知來一句便說不得切磋琢磨兩句說得來也無精采只此小小文義間便用理會子貢言無諂無驕孔子但云僅可而已未若樂與好禮子貢便知義理無窮人須就學問上做工夫不可少有得而遽止詩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者其此之謂乎故子曰賜也可與言詩告諸往而知來告其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而知其所未言者謂學問之功 僩別出○饒

文振問貧而無諂一章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比他樂與好禮

若別人便說不足道聖人只云可也蓋可也時便也得了只是比樂與好禮者分明爭一等諂者必不能好禮若於諂與驕中求樂與好禮此如適越北其轅反行求及前人無可至之理集注中所謂義理無窮者不是說無諂無驕至樂與好禮處便是義理無窮自是說切瑳琢磨處精而益精爾 僩

陶安國問貧而無諂章曰聖門學者工夫確實縝密逐步挨去下學上達如子貢之無諂無驕是它實做到這裏便只見得這裏聖人知其已是實了得這事方進它一步它方始道上面更有箇樂與好禮便豁然曉得義理無窮學問不可少得而遽已也聖門為學工夫皆如此子路衣敝縕袍而不恥孔子稱其不忮不求它實到此地位但便以此自喜故孔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它方知道尚有功夫在此正與子貢無諂無驕一章相似今之學者先知得甚高但着實行處全然欠闕了且如樂與好禮今人皆知道是強得無諂無驕便只要說它却不知無諂無驕功夫自未實進得却必從這處做病痛程門諸公不能盡聞伊川之說然却據它所聞各做工夫今語錄悉備向上道理知得明皆說得去只是就身分上切實工夫大欠了 銖

或問集注云學者固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騖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曰固是要進然有第一步方可進第二步 [illegible]

仲思問樂與好禮曰無諂無驕此就貧富裏用功耳樂與好禮則大不干事至此蓋富亦樂貧亦好禮而言貧樂富好禮者但且因貧富上而舉其重者耳明道曰貧而樂非富而好禮不能富而好禮非貧而樂不能

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葉臣問患不知人也如何知得他人曰見得道理明自然知人自家不識得道理破如何知得他人賢否 時舉

仁父問此條已知已與知人對說須是先從裏面做出知人却是裏面做出若自家不能知得人便是自家不知得道理所以

問知人是隆師親友曰小事皆然然學做工夫到知人地位已甚高 可學

問不患人之不已知章曰自家德行充於中不待人之知若自家不知人這箇便是不知道不知則所見不明不能明人之賢否所謂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知言如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若能知言他纔開口自家便知得他心裏事這便是知人若學者不能知人則用捨之際不能進賢而退不肖若學者不能知人則處朋友之際豈能擇乎又曰論語上如此言者有三不病人之不已知病其不能也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聖人之言雖若同而其意皆別病其不能者言病我有所不能於道求為可知者當自求可知之實然後人自知之雖然知此亦不足為昭灼之行以勸人之必知 卓

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今人都倒做了工夫

論語五

為政篇上

為政以德章

問為政以德莫是以其德為政否曰不必泥這以字為政以德只如為政有德相似 僩

亞夫問為政以德 云云 曰人之有德發之於政如水便是箇濕底物事火便是箇熱底物事有是德便有是政 拱

德與政非兩事只是以德為本則能使民歸若是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 義剛

文振問為政以德莫是以身率之曰不是強去率它須知道未為政前先有是德若道以身率之此語便粗了 卓○節錄云德是得之於我者更思此意

或問為政以德曰為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為政亦不是塊然全無所作為但德脩於己而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蓋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豈無所作為但人所以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為而天下歸之如眾星之拱北極也 銖

為政以德非是不用刑罰號令但以德先之耳以德先之則政皆是德上蔡說辰非是北辰乃天之北極天如水車北辰乃軸處水車動而軸未嘗動上蔡所云乃北斗北斗同眾星一日一周天安得謂之居其所 可學

眾問為政以德章曰此全在德字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如為孝是心中得這箇孝為仁是心中得這箇仁若只是外面恁地中心不如此便不是得凡六經言德字之意皆如此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忠信者謂實得於心方為德也為政以德者不是把德去為政是自家有這德人自歸仰如眾星拱北辰北辰者天之樞紐 乃是天中央安樞處天動而樞不動不動者正樞星位 有五星其前一明者曰太子其二最明者曰帝座乃太一之常居也其後一箇分外開得此子而不甚明者極星也惟此一處不動眾星於北辰亦是自然環向非有意於共之也 子蒙

問北辰北極也不言極而言辰何義曰辰是大星又云星之界分亦謂之辰如十二辰是十二箇界分極星亦微轉只是不離其所不是星全不動是箇伞腦上一位子不離其所因舉晉志云北極五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賀孫○錄

安卿問北辰曰北辰是那中間無星處這些子不動是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緣是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箇記認故就其傍取一小星謂之極星這是天之樞紐如那門筭子樣又似箇輪藏心藏在外面動這裏面心都不動義剛問極星動不動曰極星也動只是它近那辰後雖動而不覺如那射糖盤子樣那北辰便是中心樁子極星便是近樁底點子雖也隨那盤子轉却近那樁子轉得不覺今人以管去窺那極星見其動來動去只在管裏面不動出去向來人說北極便是北辰皆只說北極不動至本朝人方去推得是北極只在北辰頭邊而極星依舊動又一說那空無星處皆謂之辰康節說日月星辰自是四件辰是一件天上分為十二段即十二辰辰天壤也此說是每一辰各有幾度謂如日月宿於角幾度即所宿處是辰也故曰日月所會之處為辰又曰天轉也非東而西也非循環磨轉却是側轉義剛言樓上渾儀可見曰是直卿舉鄭司農五表日景之說曰其說不是不如鄭康成之說又曰南極在地下中處南北極相對天雖轉極却在中不動義剛問如說南極見老人壽則是南極也解見曰南極不見是南邊自有一老人星南極高時解浮得起來 義剛

問北辰是甚星集注以為北極之中星天之樞也上蔡以為天之機也以其居中故謂之北極以其周建於十二辰之舍故

謂之北辰不知是否曰以上蔡之明敏於此處却不深攷此辰即北極也以其居中不動而言是天之樞軸天形如雞子旋轉極如一物橫亘居中兩頭揆定一頭在北上是爲北極居中不動衆星環向也一頭在南是爲南極在地下人不可見因擧先生感興詩云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即是北極否曰然又問太一有常居太一是甚星曰此在史記中說太一星是帝座即北極也以星神位言之謂之太一以其所居之處言之謂之北極太一如人主極如帝都也詩云三辰環侍傍三辰謂何曰此以日月星言也（寓）

問謝氏云以其居中故謂之北極先生云非是何也曰所謂以其所建周於十二辰者自是北斗史記載北極有五星太一常居中是極星也辰非星只是星中間界分其極星亦微動惟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之心也沈存中謂始以管窺其極星不入管後旋大其管方見極星在管絃上轉（一之）

子上問此極曰北極自是北極居中不動者史記天官書可見謝顯道所說者乃北斗北斗固運轉也（賀）

問集注云德者行道而有得於身也後改身作心如何曰凡人作好事若只做得一件兩件亦只是勉強非是有得所謂得者謂其行之熟而心安於此也如此去爲政自是人服（從）如今有一箇好人在說話聽者自是信服所謂無爲非是盡廢了許多簿書之類但是我有是德而彼自服不待去用力教他來服耳（集注　義剛）○

行道而有得於身身當改作心諸經注皆如此又曰古人製字皆不苟如德字中間從心便是曉此理（僩）

舊說德者行道而有得於身今作得於心而不失（諸書未及改）此是通例安卿曰得於心而不失可包得行道而有得於身曰如此較子牢固眞箇是得而不走失了（義剛）

問無爲而天下歸之曰以身率人自是不勞力禮樂刑政固不能廢只是本分做去不以智術籠絡天下所以無爲（明作）

問爲政以德如何無爲曰聖人合做處也只得做如何不做得只是不生事擾民但爲德而民自歸之非是說行此德便要民歸我如齊桓晉文做此事便要民如此如大蒐以示禮伐原以示信之類但聖人行德於上而民自歸之非有心欲民之服也（僩）

子善問爲政以德然後無爲聖人豈是全無所爲邪曰聖人不是全無一事如舜做許多事豈是無事但民心歸向處只在德上却不在事上許多事都從德上出若無德而徒去事上理會勞其心志只是不服爲政以德一似燈相似油多便燈自明（僩○賀錄云子善問爲政以德然後無爲曰此不是全然不爲但以德則自然感化不見其有爲之迹耳）

問邵漢臣爲政以德然後無爲是如何漢臣對德者有道於身之謂自然人自感化曰看此語程先生說得也未盡只說無爲還當無爲而治無爲而不治這合著得政者正也子帥以

正則莫敢不正而天下歸之却方與譬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相似邵因舉集注中所備錄者曰下面有許多話却亦自分曉（賀孫）

問爲政以德老子言無爲之意莫是如此否曰不必老子之言無爲孔子嘗言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老子所謂無爲便是全不事事聖人所謂無爲者未嘗不爲依舊是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是己正而物正篤恭而天下平也後世天下不治者皆是不能篤恭盡敬若能盡其恭敬則視必明聽必聰而天下之治豈有不理（卓○閎祖錄云老子所謂無爲只是簡忽聖人所謂無爲却是付之當然之理如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這是甚麼樣本領豈可與老氏同日而語）

詩三百章

若是常人言只道一箇思無邪便了便略了那詩三百聖人須是從詩三百逐一篇理會了然後理會思無邪此所謂下學

而上達也今人止務上達自要免得下學如說道灑掃應對進退便有天道都不去做那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到得灑掃則不安於灑掃進退則不安於進退應對則不安於應對那裏面曲折去處都鶻突無理會了這箇須是去做到得更了自然貫通到這裏方是一貫古人由之而不知今人不由而但求知不習而但求察賀孫

居父問思無邪曰三百篇詩只是要得人思無邪思無邪三字代得三百篇之意賀孫

思無邪一句便當得三百篇之義了三百篇之義大概只要使人思無邪若只就事上無邪未見得實如何惟是思無邪方得思在人最深思主心上佐

或問思無邪曰此詩之立教如此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祖道

問思無邪曰若言作詩者思無邪則其間有邪底多蓋詩之功用能使人無邪也椿

徐問思無邪曰非言作詩之人思無邪也蓋謂三百篇之詩所美者皆可以為法而所刺者皆可以為戒讀之者思無邪耳作之者非一人安能思無邪乎只是要正人心統而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析而言之則一篇之中自有一箇思無邪道夫

思無邪乃是要使讀詩人思無邪耳讀三百篇詩善為可法惡為可戒故使人思無邪也若以為作詩者思無邪則桑中溱洧之詩果無邪耶某詩傳去小序以為此漢儒所作如桑中溱洧之類皆是淫奔之人所作非詩人作此以譏刺其人也聖人存之以見風俗如此不好至於做出此詩來使讀者有所愧恥而以為戒耳呂伯恭以為放鄭聲矣則其詩必不存某以為放是放其聲不用之郊廟賓客耳其詩則固存也如周禮有官以掌四夷之樂蓋不以為用亦存之而已伯恭以為三百篇皆正詩皆好人所作某以為正聲乃正雅也至於國風逐國風俗不同當是周之樂師存列國之風耳非皆正詩也如二南固正矣鄭衛詩分明是有鄭衛字安得謂之正乎鄭漁仲詩辨將仲子只是淫奔之詩非刺仲子之詩也某自幼便知其說之是然太史公謂三百篇詩聖人刪之使皆可弦歌伯恭泥此以為皆好蓋太史之評自未必是何必泥乎[illegible]

或曰先儒以三百篇之義皆思無邪先生笑曰如呂伯恭之說亦是如此讀詩記序說一大段主張箇詩說三百篇之詩都如此看來只是說得箇可以怨言詩人之情寬緩不迫優柔溫厚而已只用他這一說便瞎却一部詩眼矣僩

問如先生說思無邪一句却如何說曰詩之意不一求其切於大體者惟思無邪足以當之非是謂作者皆無邪心也為此說者乃主張小序之過詩三百篇大抵好事足以勸惡事足以戒如春秋中好事至少惡事至多此等詩鄭漁仲十得其

七八如將仲子詩只是淫奔艾軒亦見得向與伯恭論此如桑中等詩若以為刺則是抉人之陰私而形之於詩賢人豈宜為此伯恭云只是直說答之云伯恭如見人有此事肯作詩直說否伯恭平日作詩亦不然伯恭曰聖人放鄭聲又却取之如何曰放者放其聲耳取者取其詩以為戒今所謂鄭衛樂乃詩之所載伯恭云此皆是雅樂曰雅則大雅小雅風則國風不可紊亂言語之間亦自可見且如清廟等詩是甚力量鄭衛風如今歌曲此等詩豈可陳於朝廷宗廟此皆司馬遷之過伯恭多引此為辨嘗語之云司馬遷何足證子約近亦以書問止乎禮義答之云詩有止乎禮義者亦有不止乎禮義者可學

問思無邪子細思之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曰舊人說似不通中間如許多淫亂之風如何要思無邪得如止乎禮義中間許多不正詩如何會止乎禮義怕當時大約說許多中格詩

却不指許淫亂底說某看來詩三百篇其說好底也要教人
思無邪說不好底也要教人思無邪只是其它便就一事上
各見其意然事事有此意但是思無邪一句方盡得許多意
問直指全體是如何曰只是說思無邪一語直截見得詩教
之本意是全備得許多零碎底意又曰聖人言詩之教只要
得人思無邪其它篇篇是這意思惟是此一句包說得盡某
看詩要人只將詩正文讀自見其意今人都緣這序少間只
要說得序通却將詩意來合序說却不要說教詩通呂子約
一番說道近看詩有所得待取來看都只是說得序通某意
間非獨將序下文去了首句甚麽也亦去了且如淇澳詩下
面幾句猶似說得通上一句說德廣所及也是說甚麽又如
說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韓詩說是衛武公自悔之詩看
來只是武公自悔國語說武公年九十猶箴儆于國曰群臣
無以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端恪以交戒我看這意思只是
悔過之詩如抑之詩序中說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後來
又考見武公時厲王已死又爲之說是追刺凡詩說美惡是
要那人知如何追刺以爲後之只是自警他要篇篇有美刺
故如此說又說道亦以自警是說正雅變雅看變雅中亦
自然有好詩不消分變雅亦得如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諸
篇不待看序自見得是祭祀及稼穡田政分明到序說出來
便道是傷今思古陳古刺今那裏見得如卷阿是說召康公
戒成王如何便到後面民勞板蕩刺厲王中間一截是幾時
却無一事係美刺只緣他須要有箇美有刺美便是成康時君
刺只是幽厲所以其說皆有可疑問怕是聖人刪定故中間
一截無存者曰怕不曾刪得許多如太史公說古詩三千篇
孔子刪定三百怕不曾刪得如此多 賀孫
問集注以爲凡言善者足以感發人之善心言惡者足以懲創
人之逸志而諸家乃專主作詩者而言何也曰詩有善有惡

亦有惡多而惟思無邪一句足以該之上至於聖人下至於
淫奔之事聖人皆存之者所以欲使讀者知所懲勸其言思
無邪者以其有邪也直卿曰詩之善惡如藥之參苓巴豆而
思無邪乃藥之單方足以當是藥之善惡者也曰然道夫曰
如此則施之六經可也何必詩曰它經不必言又曰詩恰如
春秋春秋皆亂世之事而聖人一切斷之以天理 道夫
問夫子言三百篇詩可以興善而懲惡其用皆要使人思無邪
而已云云曰便是三百篇之詩不皆出於情性之正如關雎
二南詩四牡鹿鳴詩文王大明詩是出於情性之正桑中鶉
之奔奔等詩豈是出於情性之正人言夫子刪詩看來只是
採得許多詩往往只是刊定聖人當來刊定好底詩便吟咏
興發人之善心不好底詩便要起人羞惡之心又曰詩三百
篇雖桑中鶉奔等詩亦要使人思無邪只是頌思無邪一句
可以當得三百篇之義猶云三百篇詩雖各因事而發其用
歸於使人思無邪然未若思無邪一句說得直截分別 南升
文蔚問思無邪曰人言夫子刪詩看來只是採得許多詩夫子
不曾刪去往往只是刊定而已聖人當來刊定好底詩便要
吟咏興發人之善心不好底詩便要起人羞惡之心皆要人
思無邪蓋思無邪是魯頌中一語聖人却言三百篇詩惟魯
頌中一言足以盡之 時舉
問所謂其言微婉各因一事而發曰一事如淫奔之詩只刺淫
奔之事如暴虐之詩只刺暴虐之事思無邪却凡事無所不
包也又曰陳少南要廢魯頌忒煞輕率它作序却引思無邪
之說若廢了魯頌却沒這一句 寓
或問思無邪如何是直指全體曰詩三百篇皆無邪思然但
逐事無邪惟此一言舉全體言之因曰夏之日冬之夜百歲
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此亦無

邪思也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此亦無邪思也為子而賦凱風亦無邪思也為臣而賦北門亦無邪思也但不曾說破爾惟思無邪一句便分明說破或曰如淫奔之詩如何曰淫奔之詩固邪矣然反之則非邪也故並說其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廣

程子曰思無邪誠也誠是實心之所思皆實也 明作實子淵

問思無邪誠也非獨是行無邪直是思無邪方是誠曰公且未要說到這裏且就詩三百如何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集注說要使人得性情之正情性是貼思正是貼無邪此如做時文相似只恁地貼方分曉若好善惡惡皆出於正便會無邪若果是正自無虛偽自無邪若有時也自入不得 賀孫

問思無邪曰不但是行要無邪思也要無邪誠者合內外之道便是表裏如一內實如此外也實如此故程子曰思無邪誠也 時舉

思無邪誠也不專說詩大抵學者思常要無邪況視聽言動乎誠是表裏都恁地實又曰不獨行處要如此思處亦要如此表裏如此方是誠

伊川曰思無邪誠也毎常只泛看過子細思量極有義理蓋行無邪未是誠思無邪乃可為誠也 賀孫

問思無邪誠也所思皆無邪則便是實理曰下實理字不得只得下實心字言無邪也未見得是實行無邪也未見得是實惟思無邪則見得透底是實 義剛

問程子曰思無邪誠也曰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惟其表裏皆然故謂之誠若外為善而所思有不善則不誠矣為善而不終今日為之而明日廢則不誠矣中間微有些核子消化不盡則亦不誠矣又曰伊川誠也之說也[illegible]

因言思無邪與意誠曰若有此種則此物方生無此種生箇甚麼所謂種者實然也如水之必濕火之必燒自是住不得思無邪表裏皆誠也若外為善而所思有不善則不誠矣為善而不終今日為之而明日廢忘則不誠矣中間微有些核子消化不破則不誠矣又曰思無邪有兩般伊川誠也之說也寬 僩

問思無邪誠也曰人之聲音笑貌或有似誠者然心有不然則不可謂之誠至於所思皆無邪安得不謂之誠 夔孫

因潘子善問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語諸生伊川解思無邪一句如何只着一箇誠也伊川非是不會說只着此二字不可不深思大凡看文字這般所在須教看得出思無邪誠也是表裏皆無邪徹底無毫髮之不正世人固有修飾於外而其中未必能純正惟至於思亦無邪斯可謂之誠 賀孫

義剛說思無邪伊川集注云誠也之意先生曰伊川不是不會說卻將一誠字解了且如今人固有言無邪者亦有事無邪者然

未知其心如何惟思無邪則是其心誠實矣又曰詩之所言皆思無邪也如關雎便是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葛覃便是說節儉等事皆歸於思無邪也然此特是就其一事而言未足以括盡一詩之意惟思無邪一語足以蓋盡三百篇之義蓋如以一物盡蓋眾物之意 義剛

林聞問思無邪曰人之踐履處可以無過失若思慮亦至於無邪則是徹底誠實安得不謂之誠 人傑

李兄問思無邪伊川說作誠是否曰誠是在思上發出詩人之思皆情性也情性本出於正豈有假偽得來底思便是情性無邪便是正以此觀之詩三百篇皆出於情性之正 卓

問思無邪曰只此一言當得三百篇之義讀詩者只要得思無邪耳看得透每篇各是一箇思無邪總三百篇亦只是一箇思無邪毋不敬禮之所以為教思無邪詩之所以為教 僩 范

問思無邪曰前輩多就詩人上說思無邪發乎情止乎禮義某

疑不然不知教詩人如何得思無邪如文王之詩稱頌盛德盛美處皆吾所當法如言邪僻失道之人皆吾所當戒是使讀詩者求無邪思分而言之三百篇各是一箇思無邪合三百篇而言總是一箇思無邪問聖人六經皆可爲戒何獨詩也曰固是如此然詩中因情而起則有思欲其思出於正故獨指思無邪以示教焉問詩說思無邪與曲禮說毋不敬意同否曰毋不敬是用功處所謂正心誠意也思無邪思至此自然無邪功深力到處所謂心正意誠也若學者當求無邪思而於正心誠意處著力然不先致知則正心誠意之功何所施所謂敬者何處頓放今人但守一箇敬字全不去擇義所以應事接物處皆顚倒了中庸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顔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從上聖賢教人未有不先自致知始寓

思無邪不必說是詩人之思及讀詩之思大凡人思皆當無邪

如毋不敬不必說是說禮者及看禮記者當如此大凡人皆當毋不敬人傑○去偽錄云此一句出曲禮上居是得此一句皆書三百篇之義故集以爲之綱

楊士訓尹叔問思無邪毋不敬曰禮言毋不敬是正心誠意之事詩言思無邪是心正意誠之事蓋毋者禁止之辭若自無不敬則亦心正意誠之事矣又曰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顔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今若秪守着兩句如何做得須是讀了三百篇有所興起感發然後可謂之思無邪眞箇坐如尸立如齊而後可以言毋不敬燾

問思無邪毋不敬是一意否曰思無邪有辨別毋不敬却是渾然好底意思大凡持敬程子所謂敬如有箇宅舍講學如遊騎不可便相離遠去須是於知處求行行處求知斯可矣謨

毋不敬思無邪毋不敬是渾然底思是已萌此處只爭些可學

上蔡說思無邪一條未甚親切東萊詩記編在擀初頭看它意只說得箇詩可以起底意如何說思無邪義剛

思無邪如止風雅頌等詩可以起人善心如變風等詩極有不好者可以使人知戒懼不敢做大段好詩者大夫作那一等不好詩只是閭巷小人作前輩多說是作詩之思不是如此其間多有淫奔不好底詩不成也是無邪思上蔡舉數詩只說得箇可以怨一句意思狹甚若要盡得可以興以下數句須是思無邪一語甚闊呂伯恭做讀詩記首載謝氏一段說話這一部詩便被此壞盡意思夫善者可以感發得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得人之逸志今使人讀好底詩固是知勸若讀不好底詩便悚然戒懼知得此心本不欲如此者是此心之失所以讀詩者使人心無邪也此是詩之功用如此明作

問周氏說思無邪皆無心而思無心恐無緣有思曰不成三代直道而行人皆無心而思此是從引三代直道便誤認了燾

道之以政章

問道之以政曰聖人之意只爲當時專用政刑治民不用德禮所以有此言謂政刑但使之遠罪而已若是格其非心非德禮不可聖人爲天下何曾廢刑政來格

道之以德是躬行其實以爲民先如必自盡其孝而後可以教民孝自盡其弟而後可以教民弟如此類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賀孫

或問齊之以禮曰道之以德是存以感人之善心若不着禮以爲之規矩如何齊得它須以禮齊之使賢者知所止不肖者有所跂及問格字曰是合格及格之格使之合法度而已道祖

讀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纔說禮便自有箇中制賢者可以俯而就之不肖者便可企而及之炎

問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這德字只是適來說底德以身率人人之氣質有淺深厚薄之不同故感者不能齊一必有禮以齊之如周官一書何者非禮以至歲時屬民讀法之屬無不

備具者正所以齊民也齊之不從則刑不可廢若只道之以德而無禮以約之則儱侗無收殺去格者至於善也如格于文祖格于上下與夫格物格者皆至也儲寧云此是堯舜地位曰古人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便能如此明道便是有此氣象子蒙

問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資質好底便化不好底須立箇制度教人在裏面件件是禮後世專用以刑然不用刑亦無此理但聖人先以德禮到合用處亦不容已有恥且格只將格字做至字看至是真箇有到處如王假有廟格于上帝之格如遷善遠罪真箇是遠罪有勉強做底便是不至賀孫

問道之以德猶可致力齊之以禮州縣如何做得曰便是如今都蕩然無此家具了便也難得相應古人比閭之法比有長閭有師便真箇能行禮以帥之民都是教了底人故教人可以流通如一大圳水分數小圳去無不流通後世有聖賢作必不肯只恁休須法古從底做起始得

六十九 卷廿三 十三

先之以法制禁令是合下有猜疑關防之意故民不從又却齊之以刑民不見德而畏威但圖目前苟免於刑而為惡之心未嘗不在先之以明德則有固有之心者必觀感而化然稟有厚薄感有淺深又齊之以禮使之有規矩準繩之可守則民恥於不善而有以至於善蕭佐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此謂庶民耳若所謂士者行己有恥不待上之命也銖

問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近見一朋友讀道德功術策前一篇說得不是盡說術作不好後一篇却說得是曰有道德則功術乃道德之功道德之術無道德則功術方不好某嘗見一宰相說上甚有愛人之心不合被近日諸公愛把恢復來說了某應之曰公說得使不是公何不曰愛人乃所以為恢復恢復非愛人不能恪因問政刑德禮四者如何說曰此正與道德功術一般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不可專道政刑做不好底但不得專用政刑榦

道之以德者是自身上做出去使之知所向慕齊之以禮者是使之知其冠昏喪祭之儀尊卑小大之別教化知所趨既知德禮之善則有恥而格於善若道齊之以刑政則不能化其心而但使之少革到得政刑少弛依舊又不知恥矣問政刑莫只是伯者之事曰專用政刑則是伯者之為矣卓

道之以德集注云淺深厚薄之不一謂其間資稟信向不齊如此雖是感之以德自有不肯信向底亦有太過底故齊一之以禮禮是五禮所謂吉凶軍賓嘉須令一齊如此所謂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正如齊之以刑亦然先立箇法制如此若不盡從便以刑罰齊之集注後面餘意是說聖人謂不可專恃刑政然有德禮而無刑政又做不得聖人說話無一字無意味如只說齊之以德道之以禮便不是了胡泳。

六十四 卷廿三 十四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觀感得深而厚者固好若淺而薄者須有禮以齊之則民將視吾之禮必恥於不善而至於善矣人傑

問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范氏說則民無所不至語亦過否曰若只靠政刑去治民則民是會無所不至又問呂氏說云政刑能使懦者畏不能使強者革此之謂失其本心亦怕未如此曰這說亦是偏了若專任政刑不獨是弱者怕強者也會怕到得有德禮時非獨使強者革弱者也會革因仁父問侯氏云刑政霸者之事曰專用政刑只是霸者事問感文亦須有德禮如左傳所云曰它只是借德禮之名出做事如大蒐以示之禮伐原以示之信出定襄王以示之義它那曾有躬行德禮之實這正是有所為而為之也聖人是見得自家合着恁地躬行那待臨時去做些文如漢高祖為義帝發喪那曾出於誠心只是因董公說分明借這些欺天下看它來意也只要項羽殺了它却一意與項羽做頭底賀孫。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章
或問十五志學章曰聖人是生知安行云云曰且莫說聖人只
於已上分說如何是志學如何是立如何是不惑如何是知
天命如何是耳順如何是從心所欲不踰矩且理會這幾箇
字教分曉某所以逐句下只解其字義直至後面方說聖人
分上事今且說如何是志學曰心有所之謂之志志學則其
心專一向這箇道理上去曰說文義大槩也只如此說然更
有意思在世間千岐萬路聖人為甚不向別路去只向這一
路來志是心之深處故醫家謂志屬腎如今學者誰不為學
只是不可謂之志于學如果能志于學則自住不得學而時
習之到得說後自然一步趲一步去如人當寒月自然向有
火處去暑月自然向有風處去事君便從敬上去事親便從
孝上去雖中間有難行處亦不憚其難直做教徹僩曰人不
志學有兩種一是全未有知了不肯為學者一是雖已知得

又却說道但得本莫愁末了遂不肯學者曰後一種古無此
只是近年方有之却是有兩種一種是全未有知者一種是
雖知得了後却若存若亡不肯至誠去做者然知之而不肯
為亦只是未嘗知之耳又曰如人要向箇所在去便是志到
得那所在了方始能立立得牢了方能向上去廣
問聖人十年工夫曰不須理會這箇且理會志于學能志學許
多科級須着還我 礼孝
吾十有五章曰看志字最要緊直須結果在從心不踰矩上然
又須循乎聖人為學之序方可 燾
問志學與立曰志是要求箇道猶是兩件物事到立時便是腳
下已踏着了也 賜
周問三十而立無所事志何也曰志方是趨向恁地去求討未
得到此則志盡矣無用志了 淳
漢臣問立者立於斯道也曰立只是外物動搖不得 [illegible]

問立是心有定守而物不能搖動否曰是
問孔子三十而立似與孟子四十不動心同如何曰四十而不
惑却相似 壯祖
四十而不惑於事上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知所從來 謨
文振問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曰此兩句亦相離不得不惑是
隨事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知天命是知這道理所以然
如父子之親須知其所以親只緣元是一箇人凡事事物物
上須是見定本原一線來處便是天命 賜
問四十而不惑是於事物當然之理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
子之孝之類皆曉之而不疑五十知天命是天道流行賦與
萬物在人則所受之性所謂仁義禮智渾然無不該之全體
知者知之而無不盡曰須是見得自家曾不惑曾知天命否
方是切己又云天命處未消說在人之性且說是付與萬物
乃是事物所以當然之故如父之慈子之孝須知父子只是

一箇人慈孝是天之所以與我者 南升
問先生教某不惑與知命處不惑是謂不惑於事物知命謂知
其理之當然如或問所謂理之當然而不容已者其覺見豈
有聖人既能不惑於事物矣又至於十年之久然後知其理
之當然曰今且據聖人之言如此且如此去看不可恁地較
遲速遠近若做工夫未到那貫通處如何得聖人次第如伊
川說虎傷人須是真見得似那虎傷底方是 卓
問五十知天命集注云天命即天道也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
如何是所以當然之故曰如孝親悌長此當然之事推其所
以然處因甚如此學者未便會知此理聖人學力到此此理
洞然它人用力久亦須會到 寓
李問五十知天命何謂天命先生不答又問先生罵辭曰某未
到知天命處如何知得天命 淳
十五志于學三十守得定四十見得精詳無疑五十知天命天

命是這許多柄子天命是源頭來處又曰因甚恁地知得來處節

問六十而耳順在人之最末何也曰聽最是人所不著力所聞皆是道理無一事不是可見其義精仁熟如此之一

問四十而不惑是知其然五十知天命是其所以然如此說得否曰如門前有一溪其先知得溪中有水其後知得水源頭發源處如知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四十時是見得那率性之謂道五十時是見得天命之謂性到六十時是見得那道理爛熟後不待思量過耳便曉賀孫

問聖人生知安行所謂志學至從心等道理自幼合下皆已完具云云曰聖人此語固是為學者立法然當初必亦是有這般意思聖人自覺見自有進處故如此說聖人自說心中事而今也不可知只做得不可知待之曰立是大綱處把得定否曰立是事物侵奪它不得須子細看志是如何立是如何

問伊川謂知天命而未至命從心方至命此說如何曰亦是這知天命是從不惑來不惑是見道理恁地灼然知天命是知箇原頭來處恁地微淳〇全身

問志學便是一箇骨子後來許多節目只就這上進工夫從心所欲不踰矩自從容中道也曰固是志學時便是知了只是箇小底知不惑知天命耳順却是箇大底知立便是從心不踰矩底根子從心不踰矩便是立底事只是到這裏熟却是箇大底立僩

晏問志于學章曰就志學上便討箇立底意思來就立上便討箇不惑底意思來人自志學之後十五年工夫方能有立立比不惑時立尚是箇持守底意思不惑便是事理不惑了然不惑方是事理不惑到知天命又是天之所以命我者無不知也須看那過接處過得甚巧植

以蒙問看來此章要緊在志上曰固是到聖人三十時這志又交卸了又問五十知天命曰初來是知事物合著如此到知命却是和箇原頭都知了器之問此章聖人自是言一生工夫効驗次第如此不似大學格物誠意正心脩身是隨處就實做工夫處否曰是聖人將許多鋪攤在七十歲內看來合下已自耳順不踰矩了寓

聖人亦大約將平生為學進德處分許多段說十五志于學此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不惑已自有耳順從心不踰矩意思但久而益熟年止七十若更加數十歲也只是這箇終不然到七十便畫住了賀孫

志學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一理先自人事做來做去就上自長知事父孝事君忠初時也只忠孝後來便知所以孝所以忠移動不得四十不惑是於人事間不惑五十知皆自天命來伊川說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亦此意如行之而著習矣而察聖賢所說皆有

兩節不可躐等僩

吳仁父問十五志于學章知行如何分曰志學亦是要行而以知為重三十而立亦是本於知而以行為重志學是知之始不惑與知天命耳順是知之至三十而立是行之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行之至如此分看銖

志于學是一面學一面力行至三十而立則行之效也學與不惑知天命耳順相似立與從心不踰矩相似又問四十而不惑何更待五十而知天命曰知天命是知得微妙而非常人之所可測度矣耳順則凡耳聞者便皆是道理而無凝滯伊川云知天命則窮思而得到耳順則不思而得也僩

或問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集注云立守之固也然恐未有未不惑而能守者曰此有三節自志學至於立是知所向而大綱把捉得定守之事也不惑是就把捉裏面理會得明知之事也於此則能進自不惑至耳順是知之極也不踰矩是不

持守而自固者守之極也 淵

問十五志于學章曰志學與不惑知天命耳順是一類立與從心所欲是一類志學一類是說知底意思立與從欲一類是說到底地位問未能盡知事物之當然何以能立曰如栽木立時已自根腳着土漸漸地生將去問未知事物之所以然何以能不疑曰知事物之當然者只是某事知得是如此某事知得是如此到知其所以然則又上面見得一截又曰這箇說得都精問耳順曰程子謂知天命爲思而得耳順爲不思而得耳順時所聞皆不消思量不消擬議皆盡見得又問聞無道理之言亦順否曰如何得都有道理無道理底也見他是那裏背馳那裏欠闕那一邊道理是如何一見便一落索都見了 胡泳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古人於十五以前皆少習父兄之教已從事小學之中以習幼儀舞象舞勺無所不習到此時節他便

自會發心去做自去尋這道理志者言心之念只在此上步步恁地做爲之不厭三十而立者便自卓然有立不爲他物移動任是說虛說空說功說利便都搖動他不得以至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四十而不惑於事物當然更無所疑五十知天命則窮理盡性而知極其至矣立時則不免有所把捉不惑則事至無疑勢如破竹迎刃而解矣不惑者見事也知天命者見理也伊川云先知先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又問不惑者是知其然知天命者是知其所以然曰是如此如父之慈子之孝不惑者知其如此而爲之知天命者謂因甚教我恁地不恁地不得是如何似覺得皆天命天理又曰志學是知立與不惑是行知天命耳順是知從心所欲又是行下面知得小上面知得較大下面行得小上面又行得較大 子蒙

劉潛夫問從心所欲不踰矩莫是聖人極致處否曰不須如此說但當思聖人十五志學所志者何事三十而立所立者何事四十而不惑不惑之意如何五十知天命知得了是如何六十耳順如何是耳順每每如此省察體之於身庶幾有益且說如今學者逐日便能檢防省察猶患所欲之越乎規矩也今聖人但從心所欲自不踰矩是甚次第又曰志學方是大畧見得如此到不惑時則是於應事時件件不惑然此數者皆聖人之立聖人之不惑學者便當取吾之所以用功處真切體認庶幾有益 壯祖

十五志學一章全在志于學上當思自家是志于學與否學是學箇甚如此存心念念不放自然有所得也三十而立謂能把得定世間事物皆搖動我不得如富貴威武貧賤是也不惑謂識得這箇道理合東便東合西便西了然於中知天命便是不惑到知處是知其所以然如事親必孝事君必忠之類耳順是不思而得如臨事迎刃而解自然中節不待思索

所欲不踰矩是不勉而中 季通

問耳順曰到得此時是於道理爛熟了聞人言語更不用思量得才聞言便曉只是道理爛熟耳志學字最有力須是志念常在於學方得立則是能立於道理也然事至猶有時而惑在不惑則知事物當然之理矣然此事此物當然之理必有所從來知天命是知其所從來也上蔡云知性之所自出理之所自來最好 璘

問七十從心一節畢竟是如何曰聖人生知理固已明亦必待十五而志于學但此處亦非全如是亦非全無實但須自覺有生熟之分 可學

蜚卿問十五志于學一段曰聖人也略有箇規模與人同如志學也是衆人知學時及其立與不惑也有箇迹相似若必指定謂聖人必恁地固不得若說聖人全無事乎學只脫空說也不得但聖人便自有聖人底事 道夫

問十五志學章曰這一章若把做學者功夫等級分明見聖人也只是如此但聖人出於自然做得來較易 燾

或問自志學而立至從心所欲自致知誠意至治國平天下二者次第等級各不同何也曰論語所云乃進學之次第大學所云乃論學之規模 枅

所謂以類而推只是要近去不要遠了如學者且只做學者事所謂志學與立猶易理會至耳順以後事便去測度了 士毅

三十而立是心自定了事物不能動搖然猶是守住至不惑則見得事自如此更不用守至知天命則又深一節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固是合當親合當義更知得天初命我時便有箇親有箇義在又知命有德討有罪皆是天理合如此耳順則又是上面一齊曉得無所不通矣又問四十不惑是知之明五十知天命是知極其精六十耳順是知之之至曰不惑是事上知知天命是理上知耳順是事理皆通入耳無不順

今學者致知儘有次第節目胡氏不失本心一段極好儘用子細玩味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不要失了日用間着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此心之所當知事是此心之所當爲不要埋沒了它可惜只如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至大至公皆要此心爲之又云人心皆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旋安排入來 僩錄此下云但人有以昏蔽其心於是此理不明 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剔刮將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 明作○僩同○集注

問聖人凡謙詞是聖人亦有意於爲謙抑乎將自不見其能只是人見其爲謙耳曰聖人也是那意思不恁地自滿渾舉東萊說聖人無謙本無限量不曾滿曰此說也略有些意思然都把聖人做絕無此也不得聖人常有此般心在如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分明是有功有勞却不曾伐 淳

問十五志于學曰橫渠用做實說伊川用做假設說聖人不到得十年方一進亦不解懸空說這一段大槩聖人元是箇聖人了它自恁地實做將去它底志學異乎衆人之志學它底立異乎衆人底立它底不惑異乎衆人之不惑 僩 節○集義

問十五志于學至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程子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如何曰這事遠難說某嘗解孟子替曉底擾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曰知此者爲盡心能此者爲盡性問窮理是是自志學時便只是這箇道理到耳順時便是工夫到處曰窮理只自十五至四十不惑時已自不大段要窮了三十而立時便是箇鋪模定了不惑時便是見得理明也知天命時又知得理之所自出耳順時見得理熟從心所欲不踰矩時又是爛熟也問所學者便是格物至平天下底事而立至不踰矩便是進學節次否曰然問橫渠說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六十盡人物之性如何曰橫五十而知天命則只是知得盡性而已又問盡性恐是盡己之性然後盡人物之性否曰只一箇性不須如此看又曰自聖人言之窮理盡性至命合下便恁地自學者言之且如讀書也是窮理如何便說到盡性至命處易中是說聖人事論語知天命且說知得如此未說到行得盡處如孟子說盡心知性知天這便是說知存心養性至所以立命這便是說盡性至命要說知天命分曉只把孟子盡心知性說問四十不動心恐只是三十而立未到不惑處曰這便是不惑知言處可見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不是強把捉得定問橫渠說不踰矩如何曰不知它引夢周公如何是它自立一說竟理會不得問范公說從心所以養血氣如何曰更沒理會 銖

問五十知天命曰上蔡云理之所自來性之所自出此語自是子貢謂夫子言性與天道性便是自家底天道便是上面一節這箇物事上面有箇腦子下面便有許多物事徹底如此太極圖便是這箇物事箕子爲武王陳洪範先言五行次言

五事蓋在天則為五行在人則為五事知之者須是知得箇
模樣形體如何某未見得先生云且靜坐體認作何形象
體認莫用思否曰固是且如四端雖固有孟子亦言思則得
之不思則不得也又曰此箇道理大則包括乾坤提挈造化
細則入毫釐絲忽裏去無遠不周無微不到但須是見得箇
周到底是何物燾

孟懿子問孝至子夏問孝章

問無違曰未見得聖人之意在且說不以禮蓋亦多端有苟且
以事親而違禮有以僭事親而違禮自有箇道理不可違越
聖人雖所以告懿子者意在三家僭禮然語意渾全又若不
專為三家發也銖

子曰無違此亦通上下而言三家僭禮自犯違了不當為而為
固為不孝若當為而不為亦不孝也詳味無違一語一齊都
包在裏集注所謂語意渾然者所以為聖人之言明作

問孟懿子問孝云云曰聖人之言皆是人所通行得底不比它
人說時只就一人面上說得其餘人皆做不得所謂生事葬
祭須一於禮此是人人皆當如此然其間亦是警懿子不可
不知南升

問生事以禮胡氏謂為其所得為是如何曰只是合得做底
諸侯以諸侯之禮事其親大夫以大夫之禮事其親便是合
得做底然此句也在人看如何孔子當初是就三家僭禮說
較精彩在三家身上又切當初却有切於它底意思就今論
之有一般人因陋就簡不能以禮事其親又有一般人牽於
私意却不合禮淳

生事葬祭之必以禮聖人說得本闊人人可用不特為三家僭
禮而設然就孟懿子身上看時亦有些意思如此故其於末
後亦說及之非專為此而發也至龜山又却只說那不及禮
者皆是倚於一偏此最釋經之大病因言今人於冠昏喪祭一
切苟簡徇俗都不知所謂禮者又如何責得它違與不違古
禮固難行然近世一二公所定之禮及朝廷五禮新書之類
人家儻能相與講習時舉而行之不為無補又云周禮忒煞
較細亦自難行今所編禮書只欲使人知之而已觀孔子欲
從先進與寧儉寧戚之意往往得時得位亦必不盡循周禮
必須參酌古今別制為禮以行之所以告顏子者亦可見世
固有人硬欲行古禮者然後世情文不相稱廣因言書儀中
冠禮最簡易可行曰不獨書儀古冠禮亦自簡易頃年見欽
夫刊行所編禮止有昏喪祭三禮因問之曰冠禮覺難行某
云豈可以難行故闕之兼四禮中冠禮最易行又是自家事
由己而已若昏禮便關涉兩家自家要行它家又不要行便
自掣肘又如喪祭之禮皆繁細之甚且如人遭喪方哀苦中
那得工夫去講行許多禮數祭禮亦然行時且是用人多昭
見某人硬自去行自家因自曉得而所用執事之人皆不曾
講習觀之者笑且莫管至於執事者亦皆忍笑不得似此行
禮何益得其事此皆是情文不相稱處不如不行之為愈廣
叔蒙問父母唯其疾之憂注二說前一說未安曰它是問孝如
此可以為孝矣燾○孟武伯問孝以下
父母唯其疾之憂前說為佳後說只說得一截蓋只管得不義
不曾照管得疾了明作

問集注中新說意旨如何曰舊說似不說背面却說背後一句
相似全用上添一句新說雖用下添一句然常得父母之心
如此便也自不為不孝故雖添句已不多添一之

問色難此是承順父母之色或是自己和顏順色以致愛於親
為難曰人子胸中纔有些不愛於親之意便有不順氣象此
所以為愛親之色為難寓○子夏問孝下

問曾字或訓則或訓嘗何也又詩中憯字訓曾不知一音耶二
音耶曰除了人姓皆當音在增反凡字義云某之為言某也

者則是音義皆略相近當與則意亦略同　賀

叔蒙問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集注云此爲懿子發者告衆人者也若看答孟武子子游語亦可謂之告衆人曰無違意思闊若其它所告卻就其人所患意思多然聖人雖是告衆人意思若就孟懿子身上看自是大段切雖是專就一人身上說若於衆人身上看亦未嘗無益　賀孫○集注　以下論四章

或問武伯多可憂之事如何見得曰觀聖人恁地說則知其人之如此矣　賀

或問父母唯其疾之憂何故以告武伯曰這許多所答也是當時那許多人各有那般病痛故隨而救之又曰其它所答固是皆切於學者看此句較切其它只是就道理上說如此卻是這句分外於身心上指出若能知愛其身必知所以愛其父母　賀孫

問子夏能直義如何見它直義處曰觀子夏所謂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孟子亦曰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則子夏是箇持身謹規矩嚴底人　燾

問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直義是從說其資之剛方否曰只是於事親時無甚回互處　義剛

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問孝聖人答之皆切其所短故當時聽之者止一二句皆切於其身今人將數段只作一串文義看了

問孔子答問孝四章雖不同意則一曰如何曰彼之問孝皆有意乎事親者孔子各欲其於情性上覺察不使之偏勝則其孝皆平正而無病矣曰如此看恰好　過

不敬何以別乎敬大槩是把當事聽無聲視無形色難是大段恭順積得厚方能形見所以爲難勉強不得此二者是因子游子夏之所短而進之能養服勞只是外面工夫遮得人耳目所及者如今人和養與服勞都無了且得如此然後就上面更進將去大率學者且要儘從小處做起正如起屋未須理會架屋且先立箇基址定方得　時舉

問色難有數說不知孰是曰從楊氏愉色婉容較好如以爲承順顏色則就本文上又添得字來多了然而楊氏說文學處又說遠了如此章本文說處也不道是文大多但是誠敬不足耳孔門之所謂文學又非今日文學之比但子游爲人則愛有餘而敬不足子夏則敬有餘而愛不足故告之不同問如何見得二子如此曰且如灑掃應對子游便忽略了子夏便只就這上做工夫又曰謝氏說此章甚差　僩

問子游見處高明而工夫則疏子夏較謹守法度依本子做觀答爲政問孝之語可見惟高明而疏故必用敬惟依本做故必用有愛心又觀二人灑掃應對之論與子夏傳學篤志之論亦可見　伯羽

問夫子答子游子夏問孝意雖不同然自今觀之奉養而無狎恩恃愛之失主敬而無嚴恭儼恪之偏儘是難曰既知二失則中間須自有箇處之之理愛而不敬非真愛也敬而不愛非真敬也敬非嚴恭儼恪之謂以此爲敬則誤矣只把做件事小心畏謹便是敬　道夫○伯羽錄云敬只是把做事小心畏謹不敢慢道

問告子游子夏云云曰須當體察能養與服勞如何不足爲孝敬時模樣如何只說得不濟事　南升

子夏之病乃子游之藥子游之病乃子夏之藥若以色難告子游以敬告子夏則以水濟水以火濟火故聖人藥各中其病　方

論語六

爲政篇下

吾與回言章

論語所載顏子語止有喟然之歎與問仁兩章而已，而夫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知是說甚麼，惜乎其不傳也。廣

或問顏子終日不違如愚，謂顏子心與聖人契。曰此是前輩已自說了，畢竟要見顏子因甚與聖人契。問者無言。文蔚曰孔子博他以文，約他以禮，他於天下之理無所不明，所以於聖人之言無所不契。曰孔子未博文約禮之前，又如何？文蔚曰顏子已具聖人體段。曰何處是他具聖人體段？文蔚無答。曰顏子乃生知之次，比之聖人已是九分九釐，所爭處只爭一釐。孔子只點他這些，便與他相湊，他所以深領其言而不再問也。文蔚

問顏子不違與孔子耳順相近否？曰那地位大段高。不違是顏子於孔子說話都曉得，耳順是無所不通。胥

季從之問顏子省其私，不必指燕私，只是他自作用處。曰便是這意思，但恐沒著落，却如何省？只是說燕私，庶幾有箇著處，方有可省處。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謂如人相對坐，心意默所趨向亦是私。如謹獨之獨，亦非特在幽隱人所不見處，只他人所不知，雖在眾中，便是獨也。察其所安，便是箇私處。營

問亦足以發，是顏子於燕私之際將聖人之言發見於行事否？曰固是，雖未盡見於行事，其理亦當有發見處，然燕私之際尤見顏子踐履之實處。燾

問顏子如愚。曰夫子與言之時，只似一箇獃底，退而省其私之所爲，亦足以發明其意，又似不獃。如克己復禮，他便知得克己復禮；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他皆知之，便是足以發處。卓

不違如愚，不消說了。亦足以發，是聽得夫子說話，便能發明於日用躬行之間。此夫子退而省察顏子之私如此。且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便去箇不於非禮上視聽言動。集注謂坦然由之而無疑，是他自見得，自然便去做。明作

問亦足以發，莫是所以發明夫子所言之旨否？曰然。且如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受之，不復更問如何是禮與非禮，但是退而省察顏子之所爲，則直是視聽言動無非禮也，此則足以發夫子之言也。祖相

先生令看顏子亦足以發於何處見之，是甚麼意思。或云見得親切處，於非禮勿視聽言動一章可見。曰大概是如此。良久云於晬面盎背皆見之。因舉程先生之言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充之則晬面盎背，此之謂也。燾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這些子便難看。且如顏子甚麼處是足以見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如今看一箇人甚麼處是以發，甚麼處便不足以發。義剛

問亦足以發，是顏子退有所省發否？曰不然。集注已說得分明了。蓋與之言，顏子都無可否，似箇愚者，及退而觀其所行，皆夫子與之言者，一一做得出來，不差，豈不是足以發明得夫子之道？其語勢只如此。恰如今人說與人做一器用，方與他說箇尺寸高低形制，他聽之全然似不曉底，及明日做得來，却與昨日所說底更無分毫不似。祖道

亦足以發，謂其能發己之言。若不悱不發，是以此而發彼也；引而不發，是引弓而不發矢也。用字各有不同。人傑

如子貢子夏是曉了，較不甚聞辯，若他人則三番四番說都曉不得。獨夫子與顏子說時，他却恁地曉得，這處便當思量他因甚麼解恁地。且如這一件物事，我曾見來，他也曾見來，及我說這物事，則他便曉得。若其他人不曾見，則雖說與他，他也不曉。義剛

問顏子深潛淳粹曰深潛是沉厚不淺露底地時意思常藏在
裏面精注。
問顏子深潛淳粹此只是指天資而言否曰是義剛
問集注載李先生之說甚分明但所謂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
有條理便見得顏子聞夫子之言自原本至於條目一一理
會得所以與夫子意不相背及退省其私即見其日用語默
動靜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不疑使見得
顏子不惟理會得夫子言語及退便行將去更無窒礙曰亦
只以發一句最好看若無說時便是行將去然須是子細看
亦足以發一句南升
問李先生謂顏子聖人體段已具體段二字莫只是言箇模樣
否曰然又問惟其具聖人模樣了故能聞聖人之言默識心
融否曰顏子去聖人不爭多止隔一膜所謂於吾言無所不
說其所以不及聖人者只是須待聖人之言觸其機乃能通
曉爾又問所以如此者莫只是查滓化未盡否曰聖人所至
處顏子都見得只是未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
然在後這便是顏子不及聖人處這便見他未達一間處且
如於道理上才著緊又蹉過才放緩又不及又如聖人平日
只是理會一箇大經大法又却有時而應變達權才去應變
達權處看他又却不曾離了大經大法可仕而仕學他仕時
又却有時而止可止而止學他止時又却有時而仕無可無
不可學他不可又却有時而可學他可又却有時而不可終
不似聖人事事做到恰好處又問程子說孟子雖未敢便道
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聖處莫便是指此意而言否曰顏子去
聖人尤近或云其於克己復禮動容貌兩章却理會得若是
仰高鑽堅瞻前忽後終是未透曰此兩章止說得一邊是約
禮底事到顏子便說出兩脚來聖人之教學者不越博文約
禮兩事爾博文是道問學之事於天下事物之理皆欲知之

約禮是尊德性之事於吾心固有之理無一息而不存今見
於論語者雖只有問仁問爲邦兩章然觀夫子之言有曰吾
與回言終日想見凡天下之事無不講究來自視聽言動之
際人倫日用當然之理以至夏之時商之輅周之冕舜之樂
歷代之典章文物一一都理會得了故於此舉其大綱以語
之而顏子便能領略得去若元不曾講究則於此必疑問矣
蓋聖人循循善誘人才趨到那有滋味處自然住不得故曰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
於此以酬酢萬變處顏子亦見得此甚分明只是未能到此
爾又却趲逼他不得他亦大段用力不得易曰精義入神以
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
化德之盛也只是這一箇德非於崇德之外別有箇德之盛
也做來做去做到熟處便是廣
問不違如愚章心融恐是功深力到處見得道理熟了故言入
於心隨即融化更無查滓故其發見於日用之間自然和順
所以能發明聖人之道非生將道理體貼力行之也是否曰
固是功夫至到亦是天資高顏子自是鄰於生知者也一之
仲思問默識心融如何曰說箇融字最好如消融相似融如雪
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在肚裏如何發得出來如人喫物
事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能滋益體膚須是融化查滓便
下去精英便充於體膚故能肥潤如孔子告曾子一貫之語他
人聞之只是箇一貫曾子聞之便能融化故發忠恕而已出
來又問是曾子平昔工夫至此乎曰也是他資質自別一之
器之問亦足以發伊川有天理昭著語與先生所說不同曰便
只是這箇夫子所言他便會發明而行之伊川所謂天理昭
著便是聖人所說底道理顏子便會一一與做且如對人言
語他曉不得或曉得不分明少間只恁地悠悠漫漫雖然依
他說自將這言語無落著了到得顏子聖人與說一句他便

去做那一句聖人與說兩句他便去做那兩句賀孫。以

問退而省其私曰私者他人所不知而回之所自知者夫子能察之如心之所安燕居獨處之所爲日識之所獨見皆是也又曰私字儘闊私與中庸慎獨之獨同大意只是初間與回言一似箇不通曉底人相似退而觀其所獨爲又足以發明夫子所說之道且如克己復禮夫子告之矣退而察之則見其果然克己復禮因說老氏說私字作與門人言恐不是如氏以不違作辯問相通雖以耳聽而實以神受又較深只是無所不說便是不違恭

視其所以章

文振問視其所以一章曰此不惟可以觀人亦當以此自考時舉○義剛錄云觀人固是如此觀己亦當如此

問視其所以一章所以是大綱目看這一箇人是爲善底人是爲惡底人若是爲善底人又須觀其意之所從來若是本意

否个

以爲己事所當然無所爲而爲之乃爲己若以爲可以求知於人而爲之則是其所從來處已不善了若是所從來處既善又須察其中心樂與不樂若是中心樂爲善自無厭倦之意而有日進之益若是中心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輟未免於僞以是察人是節節看到心術隱微處最是難事亦必在己者能知言窮理使心通乎道而能精別是非然後能察人如聖人也曰於樂處便是誠實爲善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不是勉強做來若以此觀人亦須以此自觀看自家爲善果是爲己果是樂否先生又云看文字須是文振每逐章挨近前去文振此兩三夜說話大故精細看論語方到一箱便如此卣卿云先生說文振看質好南升

所以是所爲所由是如此做所安是所樂譬如讀書是所爲豈不是好事然其去如此做又數多般有爲己而讀者有爲名而讀者有爲利而讀者須觀其所由從如何其爲己而讀者

固善矣然或有出於勉彊者故又觀其所樂端蒙

問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三句前一句是粗善惡而言後兩句是專言善尋常有一樣人所爲雖不善然其意之所發却不是要做不善而心終亦不安於不善似這般樣人是如何曰這箇也自有於觀過知仁可見壽

李仲實問視其所以以善者爲君子惡者爲小人知其小人不必論也所由所安亦以觀察君子之爲善者爾曰譬如淘米其糠與沙其始也固淘去之矣再三淘之恐有未盡去之沙粃耳人傑

問察其所安云今人亦有做得不是底事心却不安又是如何曰此是良心終是微私欲終是盛微底須被他盛底勝將去微底但有端倪無力爭得出正如孟子說非無萌蘖之生一段意當良心與私欲交戰時須是在我大段着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只是殺賊一般一次殺不退只管殺殺數次時須

五元十一

破殺退了私欲一次勝他不得但教真箇知得他不好了立定腳根只管硬地自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住不得因舉濂溪說果而確無難焉須是果敢勝得私欲方確然守得這道理不遷變問有何道理可助這箇果曰別無道理助得只是自着力戰退他明作

視其所以一章叅問觀人之法論到此却是無遺先生微笑曰孟子觀人之法又自簡捷如曰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便是炎

問視其所由謂意之所從來何也曰只是看他意思來處如何如讀書固是好然他意思來處亦有是爲利者視其所以以用也爲也爲義爲君子爲利爲小人方是且粗看如有一般人只安常守分不復求利然有時意思亦是求利察其所安又看他心所安穩處一節深一節[illegible]

問視其所由其往而說如何曰意之所從來如讀書是好須看

所讀何書行其所爲或強勉有所爲後說不如前說蓋行其所爲只是就上面細看過不如意之所從來是就他心術上看所安集注下得樂字不穩安大率是他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安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強必竟所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如平日愛踏做勉強教他恭敬一時之間亦能恭敬次第依舊自踏做了心方安呂氏一說謂所由是看他已前所爲事所安是察他已後所爲事亦通所謂知言窮理蓋知言亦是窮理之一事然盡心學也又云知人亦是窮理之一端且如因不失其親須知人方得 明作

問觀其所由集注言意之所從來如何曰如齊桓伐楚因義也然其意所從來乃因怒蔡姬而伐蔡蔡潰遂伐楚此則所爲雖是而所由未是也 銖

察人之所安尤難故必如聖人之知言窮理方能之 廣

問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若聖人於人之善惡如見肺肝當不待如此着力曰這也爲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也着恁地詳細如今人說一種長厚說話使道聖人不恁地只畧畧看便了這箇若不見教徹底善惡分明如何取舍且如今從學也有誠心來底也有爲利來底又如今人讀書也有誠心去讀底也有爲利讀底其初也知好斷斷自見得他心下不恁地這須着知且如要從師須看得那人果是如何又如委託人事若是小小事要付託人尚可以隨其所長交付與他若是要成一件大事如何不見得這人了方付與如所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若不真見這人是恁地如何這事託得他問伊川云視其所以是觀人之大概若所由所安也只兼善惡說今集注只解向不好邊去恐似無過中求有過非聖人意曰這只是平心恁地看看得十分是如此若要長厚便恁地包含其初欲恕人而終於自恕少間漸漸將自己都恁理會了却不知若能於待人嚴到得於自身已也會嚴問觀人之道也有見善而入於惡亦有事雖惡而心所存本好曰這箇也自可見須是如此看方見好底鐵定是好人不好底鐵定是不好人讀書不可不子細若不因公問某也不說到這裏初間才看善惡便曉然到觀其所由有不善這又勝得當下便不是底到察其所安有不善這又勝前二項人不是到這裏便做不好人看他只是不是他心肯意肯必不會有終 [illegible] [illegible]

所以只是箇大槩所由便看他所從之道如爲義爲利又也看他所由處有是有非至所安處便是心之所以安方定得且如看得如此又須著自反看自家所以所由所安如何只是一箇道理呂氏以所以作今所自處所由作昔所經由所安作卒所歸宿却成前後事非是一時觀人不必如此說又問觀其所由曰視其所以者只是觀人之凡目所由者便看他如何地做且如作士人作商賈此是所以至如讀書爲利時又也不好如孝與忠若還孝而至於陷父于不義忠而至於阿諛順旨其所以忠與孝則同而所由之道則別問曰如小人爲利便是不好了又更觀其所由做甚曰爲利固是爲利畢竟便有一節詰若還者得只是這人了更不須看 [illegible]

溫故而知新章

溫故只是時習 廣

溫故知新謂溫故書而知新義 振

溫故方能知新不溫故而求新知則亦不可得而求矣 僩

問溫故知新曰是就溫故中見得這道理愈精勝似舊時所看 銖

溫故而知新味其語意乃爲溫故而不知新者設不溫故固是間斷了若果無所得雖溫得亦不足以爲人師所以溫得又要知新惟溫故而不知新故不足以爲人師也這語意在知新上 義剛

問溫故聞見之在外者知新義理之得於己者若溫故而不知
新則徒聞見而已惟知新則是在我之義理因溫故而有以
自得之其應無窮故可以為師乎曰然又問不離溫故之中
而知新其亦下學上達之理乎曰亦是漸漸上達之意 一之
問溫故知新曰道理即這一箇道理論孟所載是這一箇道理
六經所載也是這箇道理但理會得了時時溫習覺滋味深
長自有新得溫字對冷字如一杯羹在此冷了將去溫來又
好 南升
溫故而知新此處知新是重中庸溫故而知新乃是溫故重聖
人言語自有意思一箇這頭重一箇那頭重又曰溫故而不
知新一句只是一句了 夔孫
溫故知新不是易底新若只是故中底道理時習得熟漸漸發
得出來且如一理看幾箇人來問就此一理上一人與說一
箇理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應無窮且如記

問之學記得一事更將第二事來記得九事便說十事不
出所以不足為人師 [illegible]
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只緣這箇死殺了若知新則引而伸之
觸類而長之則常活不死殺矣如記問之學記得十件只是
十件記得百件只是百件知新則時復溫習舊聞以知新意
所以常活 僩
溫故則能知新如所引學記則是溫故而不知新只是記得箇
硬本子更不解去裏面搜尋得道理 義剛
溫故而知新是活底故可以為人師記問之學只是死底故不
足以為人師 振
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先生曰此只是一件事却有兩箇
理如溫故而不能知新諸先生把曰知其所亡做知新似倒
說了曰知其所亡乃溫故以前事曰知其所未有知今日方
做事業相似便於如月無忘其所能乃溫故也既溫故而知

新謝氏說溫故知新又說得高遠了先生曰程先生說可以
為師作只此一句可師不如便把做為師之師看此一句只
說是人若不能溫故知新便不可為人師守舊而不知新義
便不活不足以應學者之求若溫故而知新則從此儘推得
去呂氏說師尚多聞只是泥孟子之語孟子初問也且恁地
說呂氏便把來作引證不得大學聖人之言語闊被他把做
恁地說也無礙理處 [illegible]
仁父問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伊川謂此一言可師此一事
可師切有未喻曰伊川見得亦差了這一句正對記問之學
不足為人師一句若溫習舊聞則義理日通無有窮已若記
問之學雖是記得多雖是讀得多雖是聞得多雖是千卷萬
卷只是千卷萬卷未有不窮然而這一句說師亦只說平常
恁地師却不說是孔子這般師兼是這主意只為世上有不
溫故知新而便欲為人師故發此一句却不是說如此便可

以為師言如此方可以為師以證人不如此而遽欲為師者
伊川却只認這意一向要去分解以此知讀書儘著子細伊
川恁地工夫也自有這般處聖人語言極精密無些子偏重
亦無些子罅漏如說一言而喪邦有諸曰唯其言而莫之違
只將如此說亦得便須說道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
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或曰以德報怨
何如看來也似好聖人便問他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
德若以直報怨只是依直報之恰如無怨相似且如人有些
侵我處若是我不是便休了若是他不是與他理會教是便
了賀孫問以德報怨非獨說道無以報德只是以德報怨也
自不得曰然如此只是偽只是不誠 賀孫

君子不器章

君子不器是不拘於一所謂體無不具人心元有這許多道理
充足若慣熟時自然看要如何無不周遍子貢瑚璉只是廟

中可用移去別處便用不得如原憲只是一箇喫菜根底人邦有道出來也做一事不得邦無道也不能撥亂反正夷清惠和亦只做得一件事 明作

或問君子不器如孔門德行之外乃為器否曰若偏於德行而其用不周亦是器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德者體也才者用也君子之人亦具聖人之體用體無不備用無不周聖人者也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而其用不如聖人之妙耳 人傑

君子不器事事有些兼若一善一行之可名也賢人則器獲此而失彼長於此又短於彼賢人不及君子君子不及聖人 閎祖

問君子不器之旨曰人心至靈均具萬理是以無所往而不知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苟以學力充之則無所施而不通謂之不器可也至於人之才具分明是各局於氣稟有能有不能又問如何勉強得曰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中庸言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便正是此意 壯祖

問君子所以不器者緣是就格物致知上做工夫看得道理周遍精切及廓然貫通有以盡其心之全體故施之於用無所不宜非特一才一藝而已曰也是如此但說得著力了成德之士自是不器 南升

君子不器君子是何等人曰此通上下而言有一般對小人而言底君子便是小底君子至如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斯可矣便說大底君子便是聖人之次者問不器是那箇君子曰此是成德全才之君子不可一偏看他問侯氏舉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如何曰不可小知便是不可以一偏看他他却擔負得遠大底小人時使也有一才一藝可取故可小知問子貢女器也莫做不是君子得否曰子貢也是箇偏底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之偏處問謝氏舉清和任也只是器否曰這是他成就得偏却不是器他本成就得來大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一段能自是大只是成就得來偏問諸先生多舉形而上形而下如何說曰可見底是器不可見底是道理是道物是器因指面前火爐曰此是器然而可以向火所以為人用便是道問謝氏以為顏閔有聖人之一體未必優於子夏子游子張然而具體也既謂之具體又說不如三子何也曰他意只道是顏子便都無許多事如古人說無所長既無所短安有所長底意他把來驅駕作文字便語中有病因問具體而微曰五峯說得牽強看來只是比似孔子較小今看顏子比孔子真箇小 義剛。

問范氏謝氏說如何曰天下道理皆看得透無一理之不知無一事之不明何器之有如范氏說也說得去然不消如此謝氏說得意思也好推其極乃大底不器伊尹伯夷柳下惠皆能一天下則器固大矣自一才一藝者觀之亦不可謂之器矣然自孔子可仕可止觀之則彼止在一邊亦器也孟子識不肯學他底了 一之

子貢問君子章

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曰此為子貢而發其實有德者必有言若有此德其言自足以發明之無有說不出之理夫子只云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敏於事而謹於言未嘗說無事於言 人傑

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苟能行矣何事於言曰只為子貢多言故告之如此若道只要自家行得說都不得亦不是道理聖人只說敏於事而謹於言敏於行而訥於言言顧行行顧言何嘗教人不言 夔孫

徐仁甫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莫須將先行作一句否曰程子如此却未敢以為然其言而後從之不成一句若云而後其言從之方得不若以先行其言作一句而後從之作一句大意只說先行其所言而後言其所行讀書須是看出處主意如何此是子貢問君子孔子為子貢多言故以先行其言

而後從之答之善爲子貢發也

問先行其言謂人識得箇道理了可以說出來却不要只做官語說過須是合下便行將去而後從之者又行將去見得自家所得底道理步步著實然後說出來却不是杜撰意度須還自家自本至末皆說得有着實處曰此一章說得好 甫升

君子周而不比章

問周與比莫也相似否曰外面相似而裏面大差了如驕泰和同亦然故幾微之間不可不辨 恪

周是無不愛比是私也相比或二人相比也是植

君子周而不比周是徧人前背後都如此心都一般不偏滯在一箇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亦是周徧忠信爲周如這一箇人合當如何待那箇人又合如何待自家只看理無輕重厚薄便是周徧周是公底比是私底周是無所不比也如爲臣則忠爲子却不能孝便是偏比不周徧只知有君而不知有親

問比周曰君子小人卽是公私之間皆是與人親厚但君子意思自然廣大小人與人相親時便生計較與我善底做一般不與我善底做一般周與比相去不爭要須分別得大相遠處其集注中曾說此意

問周而不比曰周者大而遍之謂比便小所謂兩兩相比君子之於人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這便是周小人之於人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這便是比君子之於人非是全無惡人處但好善惡惡皆出於公用一善人於國則一國享其治用一善人於天下則天下享其治於一邑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邑獲其安於一鄉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鄉受其安豈不是周小人之心一切反是又云歐陽朋黨論說周武以三千爲大朋商紂億兆之人離心離德又云比周二字於易中所言又以比字爲美如九五顯比取王用三驅失前禽之義皆美也如頑嚚不友相與比周又却是不好

比之與周皆親厚之意周則無所不愛爲諸侯則愛一國爲天子則愛天下隨其親疏厚薄無不是此愛若比則只是揀擇或以利或以勢一等合親底他却自有愛憎所以有不周處又云集注謂普徧是泛愛之意偏黨非特勢利大槩君子心公而大所以周普小人心狹而常私便親厚也只親厚得一箇 明

問比周曰且如一鄉之中有箇惡人我這裏若可除去使須除去却得這一鄉都安此君子周而不比也至如小人於惡人則喜其與己合必須親愛之到得無惡之人每與己異必思傷害之此小人之比而不周也或三思當曰如何是善人如何是惡人與予合者是善人與予不合者是惡人 賀孫

問比周曰周固是好然而有一種人是人無不周旋之使所周之人皆善固是好萬一有箇不好底人自家周旋他去這人會去作無窮之害此無他只是要人之同己所以爲害君子則不然當親則親當疎則疎而已 夔孫

問注周言普徧豈汎愛衆而親仁之意歟曰亦是如此大抵君子立心自是周徧好惡愛憎一本於公小人惟偏比阿黨而已 講注。

問注云君子小人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何謂毫釐之差曰君子也是如此親愛小人也是如此親愛君子公小人私 節

問注云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當在思慮方萌之初與人交際之始於此審決之否曰致察於思慮固是但事上亦須照管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須着隨處照管不應道這裏失了後面更不去照管覺得思處失了便着去事上看便合彼取此須要如此方得 恪

徐問比周曰只是公私周則徧及天下比則昵於親愛之間又

問忠信爲周阿黨爲比如何曰忠信爲周只緣左傳周爰咨諏指作忠信後人遂將來妄解最無道理且如易比卦言比吉也比輔也原筮元永貞无咎則比都是好大抵比於君子則爲善比於小人則爲惡須是看聖人說處本意如何據此周而不比比而不周只是公私義○集

問范氏說忠信爲周恐未說到此曰忠信所以周也若面前背後不誠實則不周矣周是公底比無所不比也比是私底周周一邊背了一邊周則意思都照管得到推其至爲臣則忠爲子則孝是亦周也 一之

學而不思則罔章

問論語言學字多不同學而不思則罔此學字似主於行而言博學於文此學字似主於知而言曰學而不思則罔此學也不是行問學字義如何曰學只是效未能如此便去效做問恐行意較多否曰只是未能如此便去學做如未識得這一

箇理便去講究要識得也是學未識得這一箇書便去讀也是學未曉得這一件事去問人如何做便也是學問人便是依這本子做去不問人便不依本子只鶻突杜撰做去學是身去做思只是默坐來思問學是學其事思是思其理否曰思只是思所學底事學而不思便都罔了問思而不學何以危殆曰硬將來拗縛捉住在這裏便是危殆只是杜撰恁地不恁自然便不安穩 淳

學與思須相連才學這事須便思量這事合如何學字甚大學效他聖賢做事 南升

學是學其事如讀書便是學須緩緩精思其中義理方得且如做此事是學然須思此事道理是如何只恁下頭做不思這事道理則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却又不傍所做事上體察則心終是不安穩須是事與思互相發明 明作

學不止是讀書凡做事皆是學且如學做一事須是更經思量方得然只管思量而不學則自家心必不安穩便是殆也學而不思如讀書不思道理是如何思而不學如徒苦思索不依樣子做 恪

思而不學則死殺用心思量不曾就事上習熟畢竟生硬不會妥帖 銖

問不求諸心則昏而無得不習其事則危而不安如何曰思與學字相對說學這事便思這事人說這事合恁地做自家不曾思量這道理是合如何則罔然而已罔似今人說罔兩既思得這事若不去做這事便不熟則臲卼不安如人學射雖習得弓箭裏許多模樣若不曾思量這箇是合如何也不得既思得許多模樣是合如何却不曾置得一張弓一隻箭向垜邊去射也如何得注○

或問學而不思章引程子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五者廢一非學何也曰凡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理學也效人做事亦學也孔子步亦步趨亦趨是效其所爲才效其所爲

便有行意 銖

叔蒙問集注却舉中庸學問思辨與行之語據其看學與行是學之始終問思辨是思之始終曰然 賀孫

問思而不學則殆注身不親歷所謂親歷者講求義理與躬行處均爲親歷乎曰講求義理又似乎思但就見定事上學去話問因語及某人曰此正思而不學之人只一向尋空去凡事須學方能進步 集注辨定

問諸先生說有外意者有說偏傍者也須看否曰也要見得他礙處因問揚氏說思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何曰敬自是存養底事義自是推行底事且說思與學也未須說存養推行處若把推行作學便不是中庸裏而博學力行自是兩件今人說學便都說到行處去且如讀書看這一句理會不得便須熟讀此便是學然學而不思便是按古本也無得處若

徒然閉目靜思而不學又也徒勞心不稽當然後推到行處
問罔字作欺罔無實之罔如何曰不必如此說罔是昏昧底
意問思而不學則殆只是尹氏勞而無所安底意否曰是勞
便是其心勞不安便是於義理不安問謝氏窮大而失其所
居如何曰也只是不安夔義。

攻乎異端章

或問攻乎異端曰攻者是講習之謂非攻擊之攻這處須看他
如何是異端如何是正道異端不是天生出來天下只是這
一箇道理緣人心不正則流於邪說習於彼必害於此旣入
於邪必害於正異端不止是楊墨佛老這箇是異端之大者
問攻字若作攻擊也如何便有害曰便是聖人若說攻擊異端
則有害便也須更有說話在不肯只恁地說遂休了若從攻
擊則呂氏之說近之不如只作攻治之攻較穩
凡言異端不必攻者皆是為異端游說又問孟子謂能言距楊
墨者聖人之徒也不必便能距楊墨但能說距楊墨亦是聖
人之徒淳
問集注云攻專治之也若為學便當專治之異端則不可專治
也曰不惟說不可專治便略去理會他也不得若是自家學
有定止去看他病痛却得也是自家眼目高方得若只恁地
則也柰他不何如後來士大夫末年皆流入佛氏者緣是把
自家底做淺底看便沒意思了所以流入他空寂玄妙之說
去
問程子曰佛氏之言近理所以害甚於楊墨看來為我疑於義
兼愛疑於仁其禍已不勝言佛氏如何又却甚焉曰楊墨只
是硬恁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本朝許多極好人無
不陷焉如李文靖王文正謝上蔡楊龜山游先生諸人。賀孫
問集注何以言佛而不言老曰老便只是楊氏人嘗以孟子當
時只闢楊墨不闢老不知闢楊便是闢老如後世有隱遁長
往而不來者皆是老之流他本不是學老只是自執所見與
此相似
味道問只說釋氏不說楊墨如何曰楊墨為我兼愛做出來也
淡而不能惑人只為釋氏最能惑人初見他說出來自有道
理從他說愈深愈是害人
攻乎異端章曰楊氏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墨氏兼愛至
不知有父如此等事世人見他無道理自不去學他只如墨
者夷之厚葬自打不過緣無道理自是行不得若佛氏則近
理所以惑人此事難說觀其書可見明作
呂氏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慝今惡乎異端而以力
攻之適足以自蔽而已說得甚好但添得意思多了不敢保
是聖人之意聖人之意分明只是以力攻之理會他底不得
枉費力便將已業都荒了。蔣義

由誨汝知之章

問知之為知之章子路不應有以不知為知之病曰子路粗暴
見事便自說是曉會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為迂故和那不知
處也不知耳
問知之為知之曰子路氣象粗疎不能隨事精察或有不合於
已雖於夫子亦艴然知子之迂也之類故夫子告之以此
或問誨汝知之乎章曰惟伊川便說得盡別人只說得一邊知
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
說求其知一著則是使人安於其所不知也故程子又說出
此意其說方完上不失於自欺下不失於自勉
徐問上蔡之說如何曰上蔡說未是其說求為過高嘗之聖人
之言只是說緊切底事只為今人知之以為知將那不知者
亦說是知終至於知與不知都無界限了若人能於其知者
以為知於不知者以為不知而不強以為知此便是知了只
為子路性勇怕他把不知者亦說是知故為他說如此

子張學干祿章

戴智老說干祿章曰多聞多見二字人多輕說過了將以爲偶然多聞多見耳殊不知此正是合用功處聖人所以爲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皆欲求其多也不然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爲學矣 時舉

多聞闕疑謹言三件事節

多聞多見自不是淺陋迫狹人又更闕疑又更謹其餘方

聞見亦是互相發明如學干祿章言多聞闕疑謹言其餘多見闕殆謹行其餘聞固是主於言見固是主於行然亦有聞而行者見而言者不可泥而看也 時舉

問干祿章聞見字義曰聞是聞人之言見是見人之行聞亦爲自家言處見亦係自家做處聞見當闕其疑殆而又勿易言易行之問聞見因書得之則又何別曰見古人說底話是聞見古人做底事而欲學之是見如舜之孝是也然就克己復禮論之則看孔子所言是聞只自家欲循此而爲仁便是見此非本文大義然必欲區別聞見則然問此答干祿之語意類好色之對乎曰不干事孔子不教他干但云得祿之道在其中正是欲抹殺了他干字若大王好貨好色等語便欲比之孔子便做病了便見聖賢之分處一之

或問謹其餘只是指無疑無殆處否曰固是 義剛

林叔恭問多聞如何闕疑多見如何闕殆曰若不多聞也無緣見得疑若不多見也無緣見得殆江西諸人纔聞得一說便把做了看有甚麼話更入不得亦如何有疑殆到他說此一章却云子張平日專務多聞多見故夫子告以闕疑是不欲其多聞多見此是甚說話且如一件事一人如此說自家見未得二人如此說自家也見未得須是大家都說出來這裏方見得果是如何這裏方可以將衆多之說相磨擦這裏方見得疑殆分明 賀孫

或問尤自外至悔自內出曰出言或至傷人故多尤行有不至已必先覺故多悔然此亦以其多少言之耳言而多尤豈不自悔行而多悔亦必至於傷人矣 廣

子張學干祿一章是教人不以干祿爲意蓋言行所當謹非爲欲干祿而然也若真能着實用功則惟患言行之有悔尤何暇有干祿之心邪 銖

徐問學干祿章曰此是三截事若人少聞寡見則不能參考得是處故聞見須要多若聞見已多而不能闕疑殆則胡亂把不是底也將來做是了既闕其疑殆而又未能謹其餘則必有尤悔又問尤悔如何分尤莫是見尤於人否曰是大凡言不謹則必見尤於人既有尤自家安得無悔行不謹則已必有悔已既有悔則人安得不見尤此只是各將較重處對說又問祿在其中只此便可以得祿否曰雖不求祿若能無悔尤此自有得祿道理若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耕本求飽豈是求餒然耕却有水旱凶荒之虞則有時而餒學本爲道豈是求祿然學既寡尤悔則自可以得祿如言直在其中矣父爲子隱子爲父隱本不是直然父子之道却要如此乃是直凡言在其中矣者道理皆如此又問聖人不教人求祿又曰祿在其中如何曰聖人教人只是教人先謹言行却把他祿不做大事看須是體量得輕重始得

子張學干祿夫子答之者聞主言見主事尤是罪自外至悔是理自內出凡事不要到悔時悔時已錯了祿在其中凡言在其中皆是不求而自至之意父子相隱本非直而直在其中如耕本要飽然有水旱之變便有餒在其中學本是要立身不是要干祿然言行能謹人自見知便有得祿之道大槩是令他自理會身己上事不要先萌利祿之心又云若人見得道理分明便不爲利祿動 明作

問子張在聖門忽然學干祿聖人但告之以謹其言行便是脩

其天爵而人爵自至與修天爵而人爵自至說得重了此意
重處只在言行若言行能謹便自帶得祿來時舉錄作學者心只要謹人
言行謹則得祿說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如耕本是
求飽却言餒在其中父子相為隱直却在其中又為前面說
說得深了聖人本意在謹言行又不可徒謹須用博學又須
闕其疑而未信殆而未安者使將其餘信而安者做一要謹
言而謹行之謂其祿得可言與可行也南升錄小異
子張學干祿祿固人之所欲但要去干却不得子張是地時已
不是正底心了夫子却都閒卻它不教它如何地干也不教
它莫干但言祿在其中凡言在其中者皆是求此而得彼之
義如耕也餒在其中之類皆是君子求其在己而已然而德
行既修名聲既顯則人自然來求祿不待干而自得如未有
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言豈是要計較它不遺不後
後方為仁義但是為仁義時便自恁地言雖是不曾說利然
便天下人皆不遺不後利孰大焉大抵計功之心也只在事
所謂仁者先難而後獲才有計功之心便都不濟事 義剛
問學干祿章曰這也是一說然使是交人不要去求如程先生
說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所動是也論語凡言在其中皆是
與那事相背且如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本不是直然直却
在其中耕本是得食然有水旱凶荒則有餒在其中切問近
思本只是講學不是求仁然常做得精則仁亦在其中矣
誠意一般事本與人忠皆是卻忘法做方是求仁底事此皆是教人只從這一路做去且
莫管那一邊然做得這一邊則那一邊自在其中也又曰惟是
那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祿在其中耕也餒在其中一章說
得最反覆周全如云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了中
央又分兩脚說學也祿在其中耕也餒在其中又似教人謀
道以求食底意思下面却說憂道不憂貧便和根斬了 京
哀公問何為則民服章

陳仲蔚說何為則民服及使民敬忠以勸一章先生曰前章據
本文夫子只恁地說未有貫窮理之意當時哀公舉措之權
不在己問了只恁休了它若會問時夫子尚須有說 義剛
或問舉直錯枉曰是便是直非便是枉 燾
舉直錯枉小注謂大居敬而貴窮理曰若不居敬如何窮理不
窮理如何識人為舉直錯枉之本又曰人最要見得是與不
是方有下手處如今人都不見得是非分別不出又曰須是
居敬窮理自做工夫賀孫錄云此是方能照得人破若心不在
焉則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以枉為直以直為枉矣賀孫
問哀公問何為則民服往往只是要得人畏服他聖人却告之
以進賢退不肖乃是治國之大本而人心自服者蓋好賢而
惡不肖乃人之正性若舉錯得義則人心豈有不服謝氏又
謂若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矣君子大居敬而
貴窮理此又極本原而言若人君無知人之明則枉直交錯
而舉錯未必得其宜矣曰說得分明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
問使民敬忠以勸曰莊只是一箇字上能端莊則下便尊敬至
於孝慈則是兩事孝是以身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如此人方
忠於己舉善而教不能若善者舉之不善者便去之誅之罰
之則民不解便勸惟是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
便是文字難看如這樣處當初只是大概看了便休而今思
之方知集注說得未盡 義剛
問孝慈則忠何以能使之忠也曰孝以率之慈以結之所以使
之忠也問孝慈主父子而言可乎曰如此安能便使之忠也
此慈字兼內外而言若大學齊家章孝慈乃主父子而言也
孝於親者彼便模子慈於衆則推此意以及人兼此二者方能
使民忠於己若徒孝於親而不能推以及於衆若徒慈於衆而
無孝親底模子都不得明作

孝是以身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善者固可舉若不能者遂刑之
罰之則彼何由勸舉善於前而教不能於後則是誘引之使
趨於善也是以勸 夔孫

問康子之意必要使民能如此聖人但告之以己所當為而民
自應者方其端莊孝慈舉善教不能不是要民如此而後為
做得自己工夫則民不期然而然者曰也是如此

或謂孔子奚不為政章

惟孝友于兄弟謂孝然後友友然後政其序如此 植

問施於有政是使一家人皆孝友否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是也政一家之事也固不止是使之皆孝友耳然
孝友為之本也 一之

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便是齊家緣下面有一箇是亦為政
故不是國政又云在我者孝則人皆知孝在我者弟則人皆
知弟其政豈不行於一家 明作

問惟孝友于兄弟何以施於有政曰此全在推字上言舉斯心
加諸彼今人只為不能善推其所為耳范唐鑑言唐明皇能
友愛兄弟而殺其三子正以其不能推此心耳 升卿

問此夫子雖以不仕之意告或人故托以告之然使夫子得時
得位其為政之本也只就人倫上做將去曰文振看文義看
得好更宜涵泳 南升

人而無信章

問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曰人而無真實誠心則所言皆妄令
日所言要往東明日走在西去這便是言不可行 卓

問先生但謂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而
不及無信之所以不可行何也曰人若無信語言無實何處
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曰此與
言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之意同曰然 燾

子張問十世可知章

周問三代所因者不易而所損益可知如何曰此所謂不易也
變易也三綱五常亘古亘今不可易至於變易之時與其人
雖不可知而其勢必變易可知也蓋有餘必損不及必益雖
百世之遠可知也猶寒極生煖煖甚生寒雖不可知其勢必
如此可知也 升卿

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禮是人做底故隨
時更變 燾

所因謂大體所損益謂文為制度那大體是變不得底雖如秦
之絕滅先王禮法然依舊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依舊廢這
箇不得 義剛

忠質文忠只是樸實頭白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
及於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采然亦天下之勢自有
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夏不得不忠商不得不
質周不得不文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
僩○以下集注

問忠與質如何分曰忠只是渾然誠確質與文對質便自有
了但文未盛比之文則此箇質耳 銖

或問忠與質如何分先生喜其善問答云質朴則未有文忠則
渾然無質可言矣 過

或問忠與質異處曰此如人家初做得箇家計成人雖有許多
動用其誠意真是質實到做得家計成次第便有動用器使
其初務純朴不甚浮華及其漸久用度日侈騷騷然日趨於
文而不容自已其勢然也 子蒙

行夫問三統曰諸儒之說為無據某看只是當天地肇判之初
天始開當子位故以子為天正其次地始闢當丑位故以丑
為地正惟人最後方生當寅位故以寅為人正邵康節十
二會之說當寅位則有所謂開物當戌位則有所謂閉物閉
物便是天地之間都無了看他說便須天地翻轉數十萬年

問天統地統人統之別曰子是一陽初動時故謂之天統丑是二陽故謂之地統寅是三陽故謂之人統因舉康節元會運世之說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一元有十二會一會一萬八百年爲一會一會有三十運三百六十年爲一運一運有十二世以小推大以大推小箇箇一般謂歲月日時皆相配合也如第一會第二會時尚未生人物想得地也未硬在第三會謂之開物人物方生此時屬寅到得戌時謂之閉物乃人消物盡之時也大率是半明半晦有五六萬年好有五六萬年不好如晝夜相似到得一元盡時天地又是一番開闢問先生詩云前推更無始後際那有終如何曰惟其終而復始所以無窮也 [illegible]

問子丑寅之建正如何曰此是三陽之月若秦用亥爲正直是無謂大抵三代更易須著如此改易一番又問忠質文本漢儒之論今伊川亦用其說如何曰亦有此理忠是忠樸君臣之間一味忠樸而已才說質便與文對矣又問五運之說曰本起於五行萬物離不得五行五運之說亦有理如三代已前事經書所不載者甚多又問五運之說不知取相生相克曰取相生又問漢承秦水德之後而以火德繼之是如何先生曰或謂秦是閏位然事亦有適然相符合者如我太祖以歸德軍節度使即位即是商丘之地此火德之符也事與高祖赤帝子一般 去僞

器之說損益曰勢自是如此有人主出來也只因這箇勢自住不得到這裏方有做是如何惟是聖人能順得這勢盡得這道理以下人不能識得損益之宜便錯了壞了也自是立不得因只是因這箇損也是損益這箇 [illegible]

叔蒙問十世所因損益曰綱常千萬年磨滅不得只是盛衰消長之勢自不可已盛了又衰衰了又盛其勢如此聖人出來亦只是就這上損其餘益其不足聖人做得來自是恰好不到有悔憾處三代以下做來不恰好定有悔憾雖做得不盡善要亦是損益前人底雖是人謀要是大勢不得不出此但這綱常自要壞滅不得世間自是有父子有上下羔羊跪乳便有父子螻蟻統屬便有君臣或居先或居後便有兄弟犬馬牛羊成群連隊便有朋友始皇爲父胡亥爲子扶蘇爲兄胡亥爲弟這箇也泯滅不得若之問三代損益如衣服制度損益卻不妨如正朔是天時之常卻要改如何曰一番新民觀聽合如此如新知縣到任便變易號令一番住持入院改換行者名矣相似 [illegible]

此一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者亦是要扶持箇三綱五常而已如秦之繼周雖損益有所不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君臣依舊是君臣父子依舊是父子只是安頓得不好爾聖人所謂可知者亦只是知其相因者也如四時之運春後必當是夏夏後必當是秋其間雖寒暑不能無繆戾然四時之運終改不得也康節詩云千世萬世中原有人正與此意合 時舉

這一段諸先生說得損益字不知更有箇因字不曾說因字最重程先生也只說秖去三代之禮大槩都相因了所損也只損得這些箇所益也只益得這些箇此所以百世可知也且如秦最是不善繼周者酷虐無比然而所因之禮如三綱五常竟滅不得馬氏注所因謂三綱五常損益謂質文三統此說極好 淳

繼周百世可知秦繼周者也安得爲可知然君臣父子夫婦依舊在只是不能盡其道爾 [illegible]

問十世可知曰三綱五常雖衰亂大無道之世亦都在且如繼周者秦是大無道之國畢竟是始皇爲君李斯等爲臣始皇爲父胡亥爲子三綱五常地位占得大了便是損益亦不多至秦欲尊君便至不可仰望抑臣便至十分卑屈此只是重在因字損益只是子細 [illegible]

致道問夫子繼周而作則忠質損益之宜如何曰孔子有作則併將前代忠質而為之損益却不似商只損益得夏周只損益得二代又問孔子監前代而損益之及其終也能無弊否曰惡能無弊賀孫

問其所損者宜益其所多者宜損因事勢之必然但聖人於此處得恰好其他人則損益過差了曰聖人便措置一一中理如周末文極盛故秦興必降殺了周恁地柔弱故秦必變為強戾周恁地纖悉周緻故秦興一向簡易無情直情徑行皆事勢之必變但秦變得過了秦既恁地暴虐漢興定是寬大故云獨沛公素寬大長者秦既鑒封建之弊改為郡縣雖其宗族一齊削弱至漢遂大封同姓莫不過制賈誼已慮其害晁錯遂削一番主父偃遂以誼之說施之武帝諸侯王只管削弱自武帝以下直至魏末無非剗削宗室至此可謂極矣晉武起盡用宗室皆是因其事勢不得不然賀孫問本朝大勢是如何曰本朝監五代藩鎮兵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都收了然州郡一齊困弱靖康之禍寇盜所過莫不潰散亦是失斟酌所致又如熙寧變法亦是當苟且惰弛之餘勢有不容已者但變之自不中道賀孫

先生謂繼周百世可知韻公看繼周者是秦果如夫子之言否皆對以為秦不能繼周故所因所革皆不可考曰若說秦不能繼周則夫子之言不甚始得夫子分明說百世可知看秦將先王之法一切掃除了然而所謂三綱五常這箇不曾泯滅得如尊君卑臣損周室君弱臣強之弊這自是有君臣之禮如立法說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皆有禁之類這自是有父子兄弟夫婦之禮天地之常經自商繼夏周繼商秦繼周以後皆變這箇不得秦之所謂損益亦見得周末許多煩文縟禮如此故直要損其太過然其久處只是損益得太甚然亦是事勢合到這裏要做箇直截世界做箇没人情底所為你才犯我法便死更不有許多勞勞攘攘如議親議貴議能議功之類皆不消如此只是白直做去他亦只為苟簡自便計到得漢興雖未盡變亡秦之政如高文之寬仁其餘皆是因秦之苛刻驕侈而損益其意也大綱恁地寬厚到後便易得廢弛便有強臣篡奪之禍故光武起來又損益前後之制事權歸上而激厲士大夫以廉恥賀孫

非其鬼而祭之章

非其鬼而祭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此所謂非其鬼也僩

問非其鬼而祭之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類又如士庶祭其旁親遠族亦是非其鬼否曰是又如今人祭甚廟神都是非其鬼問如用僧尼道士之屬都是非其鬼曰亦是問祭旁親遠族不當祭若無後者則如之何曰這若無人祭只得為他祭古無後者合當祭於宗子之家今何處討宗子看古禮今與存者要一一行之也難賀孫

問非其鬼而祭之尋常人家所當祭者只是祖先否曰然又問土地山川之神人家在所不當祭否曰山川之神季氏祭之尚以為僭況士庶乎如土地之神人家却可祭之淳云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通云竈亦可祭也又問中霤之義如何曰古人穴居當土室中開一竅取明故謂之中霤而今人以中堂名曰中霤者所以存古之義也又云中霤亦土地之神之類五祀皆室神也壽

問見義不為無勇章意曰不須連上句自說凡事見得是義便著做不獨說祭祀也賀孫

子善問見義不為無勇這亦不為無所見但為之不力所以為無勇也曰固是見得是義而為之不力然也是先時見得未分明若已見得分明則行之自有力這般處看兩下並看就

見義不爲上看固見得知之而不能爲若從源頭上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爲之不力

子善問見義不爲無勇也曰此且說眼前事若見得合做底事且須勇決行之若論本原上看則只是知未至若知至則當做底事自然做將去恪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五

論語七

八佾篇

孔子謂季氏章

季氏八佾止是多添人數未有明文說夫子就其事責之若三家雍徹則分明歌天子之詩故夫子引其詩以曉之

問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曰季氏初心也須知其爲不安然見這八佾人數熟了便自忍而用之這便是遏絕天理失其初心也

子升問集注兩說不同曰如今亦未見聖人之言端的是如何如後說之意亦自當存蓋只此便是天理發處聖人言語固是旨意歸一後人看得有未端的處未免意義長者錄在前有當知而未甚穩者錄在後如放於利而行多怨或者又說求利而不得則自多怨天尤人此意亦自是但以章旨觀之人怨之說爲分曉故只從一說

居父問是可忍也後說恐未安聖人氣象似不如此是魯昭公前日見逐子欽亦疑此亦是但聖人亦自有大段叵耐人處如孔子作春秋是大段叵耐不得處

問是可忍也范氏謂季氏罪不容誅莫是有不容忍之意否曰只大槩如此說不是有此意

三家者以雍徹章

問三家者以雍徹曰這箇自是不當用更無可疑問是成王賜周公曰便是成王賜周公也是成王不是若武王賜之也是武王不是公道是成王賜便不敢道不是了雍詩自是成王之樂餘人自是用他不得武王已自用不得了何況更用之於他人卓

問雍徹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曰使魯不曾用天子之禮樂則三家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之

問范氏以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惟用以祀周公於太廟非使魯君亦得以用之也不如伊川斷然便道成王不當賜伯禽不當受曰然范先生說書大抵言語寬所以至此銖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只是不議其過惡若大夫有不善合當誅正者亦不可但已孔子謂季氏八佾與三家雍徹之事又却不然歟

人而不仁如禮何章

或問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曰如禮樂何謂其不柰禮樂何也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心既不和樂不莊敬如何行得禮樂禮用莊敬不莊敬不得樂用和樂不和樂不得只譬如不善操舟必不柰一舟何不善乘馬必不柰一馬何又問禮樂是玉帛鍾鼓之文否曰看其文勢却是說玉帛鍾鼓之禮樂也僴人傑錄同。

人既不仁自是與那禮樂不相管攝禮樂雖是好底事心既不在自是呼喚他不來他亦不爲吾用矣心既不仁便是都不醒了如人身體麻木都不醒了自是與禮樂不相干事所以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只是一箇求放心更無別工夫或曰初求放心時須是執持在此不可令他放曰也不用擒捉他只是要常在這裏或曰只是常常省察照管得在便得不可用心去把持擒捉他曰然只知得不在才省悟便在這裏或曰某人只恁擒制這心少間倒生出病痛心氣不定曰不是如此只是要照管常在此便得

問禮者天理之節文樂者天理之和樂仁者人心之天理人心若存得這天理便與禮樂湊合得著若無這天理便與禮樂湊合不着曰固是若人而不仁空有那周旋百拜鏗鏘鼓舞許多勞攘當不得那禮樂燾

人而不仁則其心已不是其心既不是便用之於禮樂也則是虛文矣然是不能爲心既不正雖有鐘鼓玉帛亦何所用

人而不仁如禮何而今莫說八佾雍徹是無如禮樂何便教季氏用四佾以祭也無如禮樂何緣是它不仁了燾

蜚卿問人而不仁如禮何其無惻隱之心則禮樂皆爲虛文曰此仁是指全體而言不是指惻隱學蒙

希真問人而不仁與不能以禮讓爲國皆曰如禮何意同否曰人而不仁是以仁對禮樂言不以禮讓是以禮之實對禮之文言能以遜讓爲先則人心感服自無乖爭淩犯之風僩

或問集註云禮樂不爲之用如何曰禮是恭敬底物事爾心中自不恭敬外面空做許多般模樣樂是和樂底物事爾心中自不和樂外面強做和樂也不得心裏不恁地外面強做終是有差失縱饒做得無差失也只表裏不相應也不是禮樂

集注云禮樂不爲用是如何曰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自不柰那禮樂何禮樂須是中和溫厚底人便行得若不仁之人與禮樂自不相關了如無狀之人去讀語孟六經語孟六經自是語孟六經與他自無干涉又安得爲之用賀孫

或問人而不仁注下數語曰其如禮樂何哉是柰他不下禮樂不爲之用也是不爲我使我使他不得雖玉帛交錯不足以爲禮雖鍾鼓鏗鏘不足以爲樂雖有禮而非禮雖有樂而非樂因言季氏當初成王不賜伯禽伯禽不受則後人雖欲僭亦無樣子他也做不成又曰觀天子之禮於魯宋宋是二王後有天子之禮當時諸侯皆不識天子之禮皆於魯宋觀之節

仁者天下之正理只是汎說不是以此說仁禮若曰義者天下之正理也得賀孫

問仁者天下之正理曰說得自好只是太寬須是說仁是本心之全德便有箇天理在若天理不在人欲橫肆如何得序而和燾

程子說仁者天下之正理固好但少疎不見得仁仁者本心之

全德人若本然天理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爲自有序而
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欲私心做得出來安得有序安得有
和 銖

問仁者天下之正理曰此說太寬如義亦可謂天下之正理禮
亦可謂天下之正理又問仁是合知覺與理而爲之與捨知
覺而爲之與曰仁自是知覺又問知覺是仁中之一件否又
之曰生底是仁又曰仁義禮智是四箇根子惻隱羞惡恭敬
是非是根上所發底苗又曰生是元長是亨收斂是利藏是貞
只是一氣理無形故就氣上看理也是恁地又曰又曰仁是
根發是苗又曰古人言仁多以慈祥愷悌易則曰安土敦乎
仁故能愛何嘗以知覺爲仁又曰程子曰仁是理此說太寬
如曰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此說卻是緊要底問仁如
何包四者曰易便說得好元者善之長義禮智莫非善這箇
卻是善之長又曰義禮知無仁則死矣何處更討義禮知來

又曰如一間屋分爲四段仁是中間緊要一段孟子言仁人
心義人路後不言義者包義在其中如克己復禮爲仁亦是
恁地 節

問仁者心之德也不仁之人心德既亡方寸之中絕無天理平
日渾是酬酢盡是非僻淫邪之氣無從本心之正如此等人
雖周旋於玉帛交錯之間鍾鼓鏗鏘之際其於禮樂判爲二
物如猿狙衣周公之服一般其如禮樂何伊川所謂仁者天
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所謂正理即心之德也若
天理不亡則見得禮樂本意皆是天理中發出來自然有序
而和若是胷中不有正理雖周旋於禮樂之間但見得私意
擾擾所謂升降揖遜鏗鏘節奏爲何等物不是禮樂無序與
不和是他自見得無序與不和而禮樂之理只在也曰只是
如此 僩

問人而不仁如禮樂何據李氏之說則指在外之禮樂言之如
玉帛鍾鼓之類程先生所謂無序而不和卻是主在內者言
之如何曰兩說只是一意緣在我者無序而不和故在外之
禮樂亦不爲我用又問仁義禮智皆正理也而程子獨以仁
爲天下之正理如何曰便是程子之說有太寬處此只是且
恁地說曰是以其專言者言之否曰也是如此 廣

問集注舉三說若游氏則言心程氏主理李氏謂待人而後行
曰所疑者何曰今觀前二說與後說不相似曰仲思以爲如
何曰此正謂非其人道不虛行之意蓋心具是理而所以存
是心者則在乎人也曰恁地看則得之 道夫

問呂氏曰禮樂之情皆出於仁此語似好曰大綱也只是如此
問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如何曰此說好問曾見先
生說仁者心之德義禮智皆心之德否曰都是只仁是箇大
底問謝氏曰未能顛沛造次由於是故如禮何未能不憂故
如樂何似說得寬曰他只似做時文用故事也不必恁地問
程先生尹先生皆以仁爲正理如何是正理曰只是正當底
道理 義剛

林放問禮之本章

問林放問禮章先生謂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如何
是禮之全體曰兼文質本末言之曰後面只以質爲禮之本
如何又說文質皆備曰有質則有文有本則有末徒文而無
質如何行得譬如樹木必有本根則自然有枝葉華實若無
本根則雖有枝葉華實隨即萎落矣 廣

林聞一問林放問禮之本而孔子并以喪言之何也曰喪亦是
禮奢底是禮之吉者喪是禮之凶者 節

辛適正問林放問禮之本何故只以喪禮答之曰禮不過吉凶
二者而已上句泛以吉禮而言下句專指凶禮而言然此章
大意不在此須看問答本意孔子只是答他問禮之本然儉
戚亦只是禮之本而已及其用也有當文時不可一向以儉

戚爲是故曰品節斯斯之謂禮蓋自有箇得中恰好處淳
問喪與其易也寧戚曰其他冠昏祭祀是禮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易者治也言治喪禮至於習熟也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有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戚之情也故禮云喪事欲其縱縱爾卓

問喪與其易也寧戚注易爲治何也曰古人做物滑淨無些礙處便是易在禮只是太滑熟了生固無誠實人纔太滑熟亦便少誠實曰夫子何故只以儉戚答禮之本曰初頭只是如此未有後來許多文飾文飾都是後來事喪初頭只是戚禮初頭只是儉當初亦未有那儉儉是對後來奢而言之蓋追說耳如堯土階三尺當初只是恁地不是爲儉後來人稱爲儉爾東坡說忠質文頭當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爲質孔子曰從先進周雖尚文初頭尚自有些質在曰三綱

五常亦禮之本否曰初頭亦只有箇意耳如君臣亦只是箇誠敬而已未有許多事淳

問禮之本曰初間只有箇儉戚未有那文儉戚是根有這根然後枝葉自發出來又問戚是此心自然發出底儉又不類曰儉亦不是故意儉元初且只有汙尊抔飲之類然父問先生舊說儉戚且是近本曰對奢易言之且得說儉戚是本若論禮之本則又在儉戚之前未用如此說得賀孫

奢易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與其過也寧不及不及底可添得賀孫

問林放問禮之本一章其者來奢易是務飾於外儉質是由中曰也如此說不得天下事那一件不由心做但儉質底發未盡在奢易底發過去了然都由心發譬之於花只是一箇花心却有開而未全開底有開而將離披底那儉質底便似花之未全開奢易底便似花之離披者且如人之居喪其初若

興些哀心外面裝點得來過當便埋沒了那哀心人之行禮其初豈無些恭敬之心亦緣他裝點得來過當便埋沒了那恭敬之心而今人初以書相與莫不有恭敬之心後來行得禮數重複使人厭煩那恭敬之心便埋沒了或問易字集注引孟子易其田疇之易是習熟而平易之意否曰易只是習得來熟似歡喜去做做得來手輕足快都無那惻怛不忍底意思因舉禮云喪事欲其縱縱爾與曲禮喪事先遠日皆是存惻怛不忘之意也燾

故收器說林放問禮之本一章曰林放若問禮之大體便包得潤今但問本似未爲大然當時習於繁文人但指此爲禮更不知有那質處故放問而夫子大之想是此問大段契夫子之心蓋有那本時文便在了若有那文而無本則豈得爲禮易其田疇之說蓋由范氏喪易而文之語推之治田者須是經犂經耙治得無窒礙方可言熟也若居喪者熟於禮

文行得皆無窒礙則哀戚必不能盡故云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如楊氏汙樽抔飲之說他是就儉說却不甚親切至於喪不可以徑行直情一句大覺文意顛倒後面云則其本戚而已却似與前面無收殺此須是說居喪先要戚然却不可無衰麻哭踊之數以爲之節如此說方得今却說得衰麻哭踊似是先底却覺語意不完龜山說話多如此不知如何却是范氏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一語好又曰人只習得那文飾處時節是易忘了那朴實頭處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之類賀孫

揚氏謂禮始諸飲食燔炙言禮之初本在飲食然其用未具須以火燒石其石既熱却以肉鋪其上熟而食之安有鼎俎籩豆也然方其爲鼎俎之始亦有文章雕鏤煩而質滅矣故云與其奢也寧儉又云楊說喪不可直情而徑行此一語稍傷那哀戚之意其意當如上面始諸飲食之語謂喪主於哀戚爲之

哭泣擗踴所以節之或本則戚而已楊氏語多如此所以子蒙
問林放問禮之本夫禮奢只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
質皆未爲合禮然質乃禮之本過於文則去本已遠且禮之
始本諸飲食汙樽而抔飲簣桴而土鼓豈不是儉今若一向
奢而文則去本已遠若寧儉而質喪主於哀戚故立衰麻哭
踊之數以節之今若一向治其禮文而無哀戚之意則去本
已遠故寧戚而質乃禮之本曰也只是如此輔
問易乃慢易如何范氏以爲喪易而文曰易也近文易字訓治
不是慢易簡易之易若是慢易簡易聖人便直道不好了如
何更下得與其字只此可見賀孫

夷狄之有君章

問夷狄之有君一章程氏注似專責在下者陷無君之罪尹氏
注似專責在上者不能盡爲君之道何如曰只是一意皆是
說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賜淳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無君且勝之者此說與意義撥
問范氏呂氏皆以爲夷狄有君而無禮義不如諸夏之無君而
有禮義恐未當曰不知他如何恁地說且如聖人恁地說時
便有甚好處不成中國無君恰好問亡莫只是有無君之心
否曰然燾

季氏旅於太山章

問季氏旅於太山一段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國之山川只
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
何祭得他因舉太子申生秦將祀子事淵
問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曰聖人也不曾是故意爲季氏說只
是據事說季氏聞之自當止時舉

君子無所爭章

問君子無所爭章曰君子無所爭必於射見之言射有勝負是
相爭之地而猶若此是不爭也語勢是如此淳

其爭也君子言爭得來也君子燾
問其爭也君子只是橫渠說爭爲辭遜底否曰然畢竟是爲君
子之爭不爲小人之爭榦

巧笑倩兮章

素以爲絢不知是何詩若以爲今碩人詩則章句全且此一句
最有理亦不應刪去因說古人繪事未必有今人花巧如雲
字雷字見筆談舊°去僩同
問伊川云美質待禮以成德猶素待繪以成絢却似有質須待
禮有素須待絢曰不然此質却重賀孫
素以爲絢言人有好底姿容材質又有口輔之美盼倩之佳所
以表其質也此見素以爲質而絢以文之也起予之義者謂
孔子言繪事後素之時未思量到禮後乎處而子夏首以爲
言正所以啓發夫子之意非謂夫子不能而子夏能之以教
夫子也銖

因論起予者商回非助我等處云聖人豈必待二子之言而後
有所起發耶然聖人胸中雖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擊則
終是無以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也植

夏禮吾能言之章

問夏禮吾能言之所謂禮是說制度文章不是說三綱五常如
前答子張所問者否曰這也只是說三綱五常問吾能言之
是言甚事曰聖人也只說得大綱須是有所證方端的是則
吾欲證之證之須是杞宋文獻足方可證然又須是聖人方
能取之以證其言古禮今不復存如周禮自是紀載許多事
當時別自有個禮書如云宗伯掌邦禮這分明自有禮書樂
書今亦不可見賀孫
問文獻曰只是典籍賢人若以獻作法度却要用這憲字問徵
字訓成字如何曰也有一義如此只是證成之故魏徵字玄
成又曰這一段中庸說得好說道有宋存焉便見得杞又都

無了如今春秋傳中宋猶有些商禮杞猶
或問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而無其證是時文獻不足孔子何從
知得曰聖人自是生知聰明無所不通然亦是當時賢者識
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膚詢博問所以知得杞國最小所
以文獻不足觀春秋所書杞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
其土地極小財賦不多故寧甘心自降為子男之國而其朝
覲貢賦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書之非貶之也僩
問夏禮吾能言之章以中庸參看殷猶可考宋之文獻不足尤
甚曰杞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觀春秋所書初稱侯已而稱
伯已而稱子蓋其朝覲貢賦之屬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
因其實而書之非貶之也如滕國亦小隱十一年來朝書侯
桓二年來朝書子解者以為桓公弒君之賊滕不合朝之故
貶稱子某嘗疑之以為自此以後一向書子使聖人實惡其
嘗惡來朝之罪則當止貶其一身其子孫何罪一例貶之豈
所謂惡惡止其身耶後來因沙隨云滕國至小其朝覲貢賦
不足以附諸侯之大國故甘心自降為子子孫一向微弱故
終春秋之世常稱子聖人因其實而書之耳故鄭子產爭承
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
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即其事也春秋之世朝覲往來其
禮極繁大國務吞并猶可以辦小國侵削之餘何從而辦之
其自降為子而一切從省者亦何足怪若謂聖人貶之則當
時大國滅典禮叛君父務吞并者常書公書侯不貶此而獨
責備於不能自存之小國何聖人畏強陵弱尊大抑小其心
不公之甚故今解春秋者某不敢信正以此耳淵

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禘只祭始祖及所自出之帝祫乃合群廟皆在當以趙匡之說
為正 [illegible]所自出之帝顯
程先生說禘是禘其始祖之所自出并群廟之主皆祭之祫則
止自始祖而下合群廟之主皆祭之所謂禘之說恐不然故
論語集解中止取趙伯循之說據云觀禘祫兩字之義亦可
見曰禘只是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請他那始祖之尊長來
相熱祭相似廣
仁父問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集注有兩意曰這其實
也只說既灌而往不足觀若不王不禘而今自着恁地說將
來其實這一句只說灌以後不足觀又云觀盥而不薦有孚
顒若下觀而化也這盥自與灌不同灌是以秬鬯之酒灌地
以降神這盥只是洗手凡祭祀數數盥手一拜則掌拊地便
又著洗伊川云人君正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
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某看觀卦意思不是如
此觀義自說聖人至德出治天下自然而化更不待用力而
下莫不觀感而化故取義於盥意謂積誠信之至但是盥雖
而不待乎薦有孚已自顒若故曰下觀而化也蔡季通因
云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其理也下觀而化述其德也顒
問禘之說諸家多云魯躋僖公昭穆不順故聖人不欲觀如何
曰禘是於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之而以始
祖配即不曾序昭穆故周禘帝嚳以后稷配之王者有禘有
祫諸侯有祫而無禘此魯所以為失禮也銖
問呂氏以未盥之前誠意交於神明既灌而後特人事耳如何
曰便是有這一說道是灌以前可觀以後不必觀聖人制禮
要終始皆盡誠不必如此說端
李公晦問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曰此尚明
得何況其他此尚感得何況其他節
器之問禘之說治天下如指諸掌恐是至誠感動之意曰禘是
祭之甚遠甚大者若其他四時之祭及祫祭祭止於太祖若
禘又祭其祖之所自出如祭后稷又推后稷上一代祭之周
人禘嚳是也禮不王不禘禘者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

之蓋無廟而祭於祖廟所以難以答或人固是。禘非積誠
專一者大自是難說若主祭者須是極其誠意方可感格。銖
問或問禘之說集注所謂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何也
曰蓋祭祀之事以吾身而交於鬼神最是大事惟仁則不死其
親惟孝則篤於愛親又加之誠敬以聚集吾之精神精神既
聚所謂祖考精神便是吾之精神豈有不來格者曰看得文
字皆好。精
禘是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蓋人於近親曾奉養
他底則誠易感格如思其居處言笑此尚易感若太遠者自
非極其至誠不足以格之所以難下語若他此等處極要理
會在論語中為大節目又曰聖人制祭祀之意深遠非常人
所能知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元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
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只得七廟諸侯五大
夫三此是法當如此然聖人之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自出

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廟只是祔於始祖之廟然又惟
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薄
俗麤淺之人他誠意如何得到這裏不是大段見得道理分
明底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非是將這事
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則其人見得義理儘高以之觀他
事自然沛然所以治天下不難也。僩
淑共問禘之說曰尋常祭祀猶有捫摸到禘時則甚渺茫蓋推
始祖之所自出者而祭之於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其所禘
者無廟無主便見聖人追遠報本之意無有窮已若非誠敬
之至何以及此故知禘之說則誠無不格此聖人所以難言
也。驤
問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如何曰幽明只是一理若是於那渺
茫幽深之間知得這道理則天下之理皆可推而明之矣。卢
問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治天下不為難矣先王報

本反始之意雖莫深於禘如何纔知其說便能於理無所不
明曰此是理之至大者蓋人推至始祖則已極矣今又推始
祖所自出之帝而祀焉則其理可謂窮深極遠矣非仁孝誠
敬之至何以及此能知此則自然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於治
天下真不為難矣。賀
子升問禘之說曰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自家身心未相遼
絕祭祀之理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
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闊遠難盡其感格
之道今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
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哉故知此則於治天下不難也。木之
問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天下不難治此只是說
聖人窮盡物理而無一念之不實雖至幽至遠之神猶能感
通則其治天下自是明且易否曰此是說禘與他祭不同當
看那禘字義則是禘是祭始祖所自出之帝蓋遠而易忘人

情所不追念者而乃能感而通之非仁孝誠敬之至孰能與
此曰然。賜
仁父問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治天下不難如何曰
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
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故郊
焉則天神格廟焉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者若能如
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民亦初無難者這鬼
神生死之理却怕上蔡見得看他說吾之精神即祖考之精
神說得有道理如說非其鬼而祭之一段亦說得好。瀕
問知禘之說何故治天下便易曰禘諸公說得也多頭項而今
也見不得集注中且依約如此說或問以魯人僣故孔子不
說否曰也未必是如此不知只是不敢知或曰只是知得祖
本否曰亦不專是如此中庸明乎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
掌亦如此說蓋禘是箇大祭那裏有君臣之義有父子之親

知得則大處是了便也自易曰恐此只是既知得報本又知得名分又知得誠意否曰是此處游氏說得好祭統中說祭有十倫亦甚好子細看方知得不是空言 淳

或問禘之說曰謝氏云全得自家精神便是祖考精神此說好苟能全得自家精神則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 賀孫

問魯之郊禘自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不是了後世子孫合如何而改曰時王之命如何敢改曰恐不可自改則當請命於天王而改之否先生首肯曰是 淳

祭如在章

問祭如在人子固是盡誠以祭不知真可使祖宗感格否曰上蔡言自家精神即祖考精神這裏盡其誠敬祖宗之氣便在這裏只是一箇根苗來如樹已枯朽邊傍新根即接續這正氣來 寓

或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曰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雖孝敬不同而如在之心則一聖人萬一有故而不得與祭雖使人代若其人自能極其恭敬固無不可然我這裏自欠少了故如不祭 雉

正甫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曰祭先如在祭外神亦如神在愛敬雖不同而如在之誠則一吾不與祭而它人攝之雖極其誠敬而我不得親致其如在之誠此心終是闕然 僩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是弟子平時見孔子祭祖先及祭外神之時致其孝敬以交鬼神也孔子當祭祖先之時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得以竭盡其孝心以祀之也祭外神謂山林溪谷之神能興雲雨者此孔子在官時也雖神明若有若亡聖人但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吾不與祭如不祭孔子自謂當祭之時或有故而使人攝之禮雖不廢然不得自盡其誠敬終是不滿於心也范氏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蓋神明不可見惟是此心盡其誠敬專一在於所祭之神便見得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則神之有無皆在於此心之誠與不誠不必求之恍惚之間也 南升

問祭神如神在何神也曰如天地山川社稷五祀之類曰范氏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只是心誠則能體得鬼神出否曰誠者實也有誠則凡事都有無誠則凡事都無如祭祀有誠意則幽明便交無誠意便都不相接了曰如非所當祭而祭則爲無是理矣若有是誠心還亦有神否曰神之有無也不可必然此處是以當祭者而言若非所當祭底便待有誠意然這箇都已錯了 淳

問范氏云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恐是自家心裏以爲有便有以爲無便無曰若只據自家以爲有便有無便無如此却是私意了這箇乃是自家欠了他底蓋是自家空在這裏祭誠意却不達於彼便如不曾祭相似 燾

子善問鬼神范氏解祭如在云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虛空中無非氣死者既不可得而求矣子孫盡其誠敬則祖考即應其誠還是虛空之氣自應吾之誠還是氣只是吾身之氣曰只是自家之氣蓋祖考之氣與己連續 賀孫

與其媚於奧章

王孫賈之意欲夫子媚己緊要是媚字不好如夫子事君盡禮也何嘗是媚他見夫子當時事君盡禮便道夫子媚與故夫子都不答他只道是不如此獲罪於天則無所禱何爲媚奧亦何爲媚竈逆理而動便獲罪於天問此兩句恐是時人有此語故問曰何謂也曰恐是如此 㽦

王孫賈庸俗之人見孔子在衞將謂有求仕之意欲孔子附己故有媚奧與媚竈之言彼亦須聞有孔子之聖但其所謂聖賢自謂有權可以引援得孔子也子曰不然者謂媚奧與媚竈皆非也天下只有一箇正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若稍

違戾於理便是得罪於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也猶言
違道以干進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豈媚暱君
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是遜辭以拒王孫賈亦使之得聞
天下有正理也 植

周問獲罪於天集註曰天即理也此指獲罪於蒼蒼之天耶抑
得罪於此理也曰天之所以爲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
不能爲天故蒼蒼者即此道理之天故曰其體即謂之天其
主宰即謂之帝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雖是理如此亦須是
上面有箇道理教如此始得但非如道家說眞有箇三清大
帝着衣服如此坐耳 銖

問注云天即理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人若順理而行則心平
氣和而自然安裕若悖理傷道非必有所謂天禍人刑而其
胷次錯亂乖氣充積此即是獲罪於天否曰固是如此也不
消說道心氣和平這也只見有爲惡幸免者故有此說然也
不必說道有無人禍天刑即是纔逆理便自獲罪於天 顯

廿五卷　十六

或問竈陘曰想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 雉

問五祀皆設主而祭於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曰竈如祭竈初
設主於竈陘陘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奧以成禮凡五祀
皆然但亦有不可曉者若被人問第二句便曉未得問以何
人爲尸便曉不得五祀各有主未祭及祭畢不知於何處藏
是無所考也 顯

周監於二代章

周公制成周一代之典乃是視商之禮而損益之故三代之禮
其實則一但至周而文爲大備故孔子美其文而從之 植

夫子得志大槩從周處多 道夫

問吾從周曰孔子爲政自是從周處多蓋法令自略而日入於
詳詳者以其弊之多也既詳則不可復略今法令明備猶多
姦宄豈可更略略則姦宄愈滋矣 僩

子入太廟章

問子入太廟每事問曰雖是有司之事孔子亦須理會但其器
物須有人家無者故見不得今入宗廟方及見之亦須問方
得 植

子入太廟每事問知底更審問方見聖人不自足處 謨

子入太廟每事問宗廟朝廷重事自用謹雖知亦問曰是當然
必有差失處每常思量行事所以錯處多是有忽之之心且
如使人做一事丁寧諄復其中已有意以爲易曉而忽之不
曉者少間事之差處都由那忽處生 僩

射不主皮章

說射不主皮章曰夫子亦非是惡貫革之射但是當時皆習於
此故言古人之道耳如古人亦只是禮射不主皮若武射依
舊要貫革若不貫革何益 賀

十七

或問射不主皮是絕不取於貫革曰先王設射謂弧矢之利以
威天下豈不願射得深中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發彼小豝
殪此大兕之類皆是要得透箇以不主皮爲貴而但欲略
中而已蓋鄉射之時是習禮容然習禮容之人未必皆勇敢
之夫若以貫革爲貴則失所以習禮之意故謂若有人體直
心正持弓矢又審固若射不貫革其禮容自可取豈可必
責其貫革哉此所以謂爲力不同科也 銖

或問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先生舉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
舉詩舍矢如破曰射之本意也是要得貫革只是大射之禮
主於觀德却不全是裸股肱決射御底人只要內志正外體
直取其中不專取其力耳 燾同

古人用之戰鬬須用貫革之射若用之於禮樂則觀德而已武
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前是前此用兵之時須用
貫革之射今則不復用兵又曰郭先生云弓弩之制被神宗
改得不好高宗亦嘗如此說又曰郭先生謂古人射法易學

今人射法雖學亦須理會得那先生論弓弩及馬甚精論
問明道說此與為力而射者不同科伊川曰功力非一端苟有可取不必同科此二說都就本文上添了字多方解得未穩曰便是如此這處自是其分明又問明道曰射不專以中為善如何曰他也只是一時間信地說被人寫放冊上便有礙如內志正外體直只要箭中不要中要其底閒主皮如何說曰皮字看來只做箇貫革字主便是主於貫革因問古人射要如何用曰其初也只是修武備聖人文之以禮樂賀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或問論語數段曰依文解義只消如此說只是更要看他聖人大底意思且如適間公說愛禮存羊一段須見得聖人意思大常人只是屑屑惜那小費聖人之心却將那小費不當事所惜者是禮他所存者大更看得這般意思出方有益自家意思方寬展方有箇活動長進處僩

居父問餼羊注云特羊曰乃專特之特非牛也特牲用特皆是特用一牛非指特為牛也賀

事君盡禮章

如拜下禮也今拜乎上而孔子必拜乎下此孔子盡禮處錄

君使臣以禮章

或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說者有以先儒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為非者其言曰君使臣不以禮則臣可以事君而不忠乎君使臣不以禮則有去而已矣事之不以忠非人臣之所宜為也先生曰此說甚好然只說得一邊尹氏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亦有警君之意亦不專主人臣而言也如孟子言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讎此豈孟子教人臣如此哉正以警其君之不以禮遇臣下爾為君當知為君之道不可不使臣以禮為臣當盡為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忠君臣上下兩盡其道天下其有不治者哉乃知聖人之言本末兩盡也賜

問尹氏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此恐只是說常然之臣若任重之臣恐不當如此說曰就人君而言則如此說但道理亦是如此自是人主不善遇之則下面人不盡心如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道理是如此義剛

因問孟子此章前輩皆謂有圭角如何安卿言孟子恐只是為戰國人君而說曰也是理當如此自人臣言固是不可不忠但人君亦豈可不使臣以禮若只以為臣下當忠而不及人主則無道之君聞之將謂人臣自是當忠我雖無禮亦得如此則在上者得肆其無禮後人好避形迹多不肯分明說却不知使上不盡禮而致君臣不以善終却是賊其君者也若使君能盡禮則君臣到地長久僩

關雎樂而不淫章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於詩何以見之曰憂止於輾轉反側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樂止於鍾鼓琴瑟若沉湎淫泆則淫矣閎祖 又云是詩人得性情之正也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曰此言作詩之人樂不淫哀不傷也因問此詩是何人作曰恐是宮中人作蓋宮中人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未得則哀既得則樂然當哀而哀而亦止於輾轉反側則哀不過其則當樂而樂而亦止於鍾鼓琴瑟則樂不過其則此其情性之正也錄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詩人情性如此抑詩之詞意如此曰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聲音己身

問關雎之詩得情性之正如此學者須是玩其辭審其音而後知之曰只玩其辭便見得若審其音也難關雎是樂之卒章故曰關雎之亂亂者樂之卒章也故楚辭有亂曰是也前面須更有但今不可考耳南升 集注

問審其音如何曰辭氣和平稱停不失其正如人傳嵇康作廣陵散

操當魏末曾初其怒吾欲奪魏慢子商弦令與宮弦相似然於君臣陵是臣陵君之象其聲憤怒躁急如人鬨相似便可見音節也 銖

講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有引明道之說為證者哀而無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此言無傷善與所謂哀而不傷者如何講者云為其相似故明道舉以為證否曰不然無傷善與哀而不傷兩般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言哀樂中節謂不傷為無傷善之心則非矣 謨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

問古者各樹其所宜之木以為社不知以木造主還便以樹為主曰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為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問不知周禮載社主是如何曰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用絹帛就廟社請神以往如今魂帛之類社只是壇若有造主何所藏之古者惟喪國之社屋之 淳

或問有以使民戰栗為哀公之言者曰諸家多如此說却恐未然恐只是宰我之辭上有一曰字者宰我解周人以栗之義故加一曰字以發其辭耳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蓋云駟不及舌言豈可以輕發耶言出宰我之口入哀公之耳矣豈可更諫而追之哉 僩

問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三句有別否曰亦有輕重然社也無說話便待宰我當初答得好也無說話況使民戰栗之語下面又將啓許多事邪 淳

問宰我所言尚未見於事如何不可救曰此只責他易其言未問其見於事與未見於事所謂駟不及舌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蓋欲使謹於言耳 之本

管仲之器小哉章

問管仲小器曰緣他器小所以做出來事皆如此 燾

或說管仲器小章我剛言使仲器局宏闊須知我所為功烈如彼其卑豈肯移然自肆至於奢僭如此曰也不說道功烈卑時不當如此便是功大亦不可如此 僩

管仲器小陶兄云須是如孟子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方是大器曰是 [illegible]

管氏有三歸不是一娶三姓女若此却是僭此一段意只舉管仲奢處以形容他不儉下段所說乃形容他不知禮處便是僭竊恐不可做三娶說 明作

問管仲之器小哉集注云度量褊淺規模卑狹曰度量褊淺是他容受不去了容受不去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矣規模是就他施設處說 僩集注

林聞一問度量褊淺規模卑狹只是一意否曰某當時下此兩句便是有意因令坐間朋友各說其意叔重云度量褊淺言容納不得也管仲志於功利功利粗成心已滿足此便器小

觀蓋不是從反身脩德上做來故規模卑狹奢而犯禮器小可知器大則自知禮矣時舉云管仲以正天下正諸侯為莫大之功却不知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底事更大於此此所以為小也先生曰必兼其上面兩句方見得它器小蓋奢而犯禮便是它裏面著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為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過如此才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古人論王伯以為王者兼有天下伯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於至公而無一豪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為王道惟其摟諸侯以伐諸侯假仁義以為之欲其功盡歸於己故四方貢賦皆歸於其國天下但知有伯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為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才有一豪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或云王伯之分固是如

此然邵康節多說皇王帝伯之道不知皇帝與王又有何異同是時使之然耶曰此亦是其德有厚薄皇與帝終是自然然黃帝亦曾用兵戰鬬亦不是全然無所作為也學蒙

問管仲之器小哉器是以資質言之否曰然若以學問充之則小須可大曰固是曰先生謂其度量褊淺規模卑狹此二句盡得器小之義否曰前日亦要改度量作識量蓋才說度量便只去寬大處看了人只緣見識小故器量小後又思量亦不須改度量是言其資質規模是言其所為惟其器小故所為亦展拓不開只欲去後面添說所以如此者只緣不知學以充之之意管仲只緣器量小故才做得他這些功業便包括不住遂至於奢與犯禮奢與犯禮便是那器小底影子若是器大者自然不至如此看有甚功業處之如無胡文定春秋傳却只以執轅濤塗一事為器小此太拘泥因言管仲相威公以伐楚只去問他包茅與昭王不返二事便見他只得如此休了蓋當時楚强僭中夏僭號稱王其罪大矣如何不理會蓋才說着此事楚決不肯服便事勢住不得故只尋此年代久遠已冷底罪過及此小不供貢事去問想他見無大利害決不深較只要他稍稍退聽便收殺了此亦是器小之故才是器小自然無大功業夔孫

問管仲之器小哉此是孔子說管仲胸中所蘊及其所施設處將器小二字斷盡了蓋當時之人只見管仲有九合之功將謂它大處大故孔子却見它一生全無本領只用私意小智做出來僅能以功利自強其國若是王佐之才必不如此故謂之器小蓋奢與僭便是器小之人方肯做然亦只是器小底人一兩件事看得來孔子器小兩字是包括管仲一生自本至末是箇褊淺卑狹底人曰管仲固是用私意小智做出來今為管仲思量看當做如何方得某云須如孟子責梁之君若不可則休曰是時周室猶未衰此最是難事○為它思量直須如胡文定公云當上告天王下告方伯是時天王又做不起威公係是方伯了也做不得是時楚强大幾無周室若非威公出來也可慮但管仲須相威公伐楚了却令威公入相于周輔助天子曰是時有齊韓諸公皆為天子三公豈肯使信得威公過便放威公入來又云若率諸侯以朝王如何曰也恐諸公未肯放威公率許多諸侯入周來此事思量是難事又也難說僴

問規矩如何為大器曰這一箇物事方只是這一箇物事方不能令其他底方如規可以令天下物事圓矩可以令天下物事方把這一箇矩看要甚麼物可以方非大器而何節

問集註取楊氏曰道學不明而王伯之略混為一塗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先生曰恐混為一塗之下少些曲折蓋當時人但見有箇管仲更不敢擬議他故疑器小之為儉又疑不儉之為知禮賀孫

問管仲小器曰只為他本領淺只做得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揚雄說得極好大器其猶規矩準繩先治己而後治人管仲器小只做得這一件事及三歸反坫等事用處皆小上蔡說得來太小如曰則其得君而專政夫豈以天下為心哉不過隨耳目之欲而已管仲又豈止如此若如此又豈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大凡自正心誠意以及乎天下則其本領便大今人只隨資禀去做管仲資禀極高故見得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做得許多事自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力中做來不是自聖賢門戶來不是自自家心地義理中流出使高祖太宗當湯武固自不得若當桓文尚未可知問使二君與桓文同時還在其上還出其下曰桓公精密做工夫多年若文公只是六年（一作[illegible]）已自甚快但管仲作內政盡從脚底做出所以獨盛於諸侯漢高從初起至入秦只是寬大不甚殺人耳秦以苛[illegible]

故高祖不得不寬大隋以拒諫失國故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是他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稍不如此則天下便叛而去之如太宗從諫甚不得已然當時只有這一處服得人又曰漢唐與齊晉之時不同漢唐甚倉卒又問謝氏卻言子雲之說不然曰他緣是快只認得量淺底意思便說將去無所往而不利無所適而不通無所爲而不成無所受而不可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之大器即此便是如上蔡只認得個富貴不能淫賤義。

子語魯太師樂章

問始作翕如也謂樂之初作五聲六律合同而奏故曰翕如從者放也言聲音發揚出來清濁高下相濟而和既是清濁高下相濟而和了就中又各有條理皦然而明不相侵奪既有

倫理故其聲相連續而遂終其奏言自始至終皆有條理如此曰此亦是據夫子所說如此古樂既亡無可考處但是五聲六律翕然同奏了其聲音又純然而和更無一聲參差若有一聲參差便不成樂且如一宮只得七聲若黃鍾一宮合得姑洗等七聲或少一聲也不得多一聲也不得僩

儀封人請見章

問古人相見皆有將命之詞而論語獨載儀封人之說及出便說二三子何患於喪乎是他如何便見得曰某嘗謂這裏儀封人好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得夫子德盛道也見得儀封人高處據他謂君子之至於斯吾未嘗不得見他大段見得好人多所以一見之頃便見得聖人出大抵當周之末尚多有賢人君子在故人得而見之至之云到孟子時事體又別如公都子告子萬章之徒而不知孟子況其他乎曰然燾

問儀封人亦是據理而言若其得位失位則非所及知也曰儀封人與夫子說話皆不可考但此人辭氣最好必是箇賢有德之人一見夫子其觀感之間必有所發故爲此言前輩謂作者七人以儀封人處其一以此僩

子謂韶盡美章

問韶盡美盡善武盡美未盡善是樂之聲容都盡美而事之實有盡善未盡善否曰不可如此分說便是就樂中見之蓋有這德然後做得這樂出來若無這德卻如何做得這樂出來故於韶之樂便見得舜之德是如此於武之樂便見得武王之德是如此都只是一統底事燾

或問韶武美善曰德有淺深舜性之武王反之自是有淺深又舜以揖遜武以征伐征伐雖是順天應人自是有不盡善處今若要強說舜武同道也不得必欲美舜而貶武也不得又曰舜武不同正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不同至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而得天下不爲是則同也舜武同異正如此故武之德雖比舜自有淺深而治功亦不多爭韶武之樂正是聖人一箇影子要得因此以觀其心大凡道理須寬心看使各自開去打疊了心胸安頓許多道理在裏面高者還他高下者還他下大者還他大小者還他小都歷歷落落是多少快活植

[illegible]家問韶盡美盡善武盡美未盡善曰意思自不同觀禮記所說武王之舞始而北出周在南商在北此便做箇向北意思再成而滅商須做箇伐商意思三成而南又做箇轉歸南意思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又分六十四箇做兩處看此舞可想見樂音須是剛不似韶純然而和武須有些威武意思又問堯舜處湯武之時肯如湯武所爲否曰聖德益盛使之自服耳然到得不服若征伐也免不得亦如征有苗等事又如黃帝大段用兵但古人用兵與後世不同古人只趁將退便是贏那曾做後世樣殺人或十五萬或

四十萬其從來十八信謂之多殺人信有之然指定數四十萬必無此理只如今安頓四十萬人也須會走也須爭死如何掘箇窟去埋得許多 賀孫

子善問韶盡美矣一章曰後世所謂文武之舞亦是就韶武舞變出來韶舞不過是象那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天下恁地和平底意思武舞不過象當時伐商底意思比之一箇意思自是有優劣但若論其時則當時聚一團惡人爲天下害不能消散武王只得去伐若使文王待得到武王時他那德又不消散文王也只得伐舜到這裏也着伐但只舜文德盛其徒或自相叛以歸之亦未可知但武王之時只得如此做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性是自有底身是從身上做得來其實只是一般略有些子不相似處耳 僩

韶與武今皆不可考但書所謂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也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樂是也看得此歌本是下之人作歌不知當時如何取之以爲樂却以此勸在下之人武王之武看樂記便見得蓋是象伐紂之事其所謂北出者乃是自南而北伐紂也看得樂氣象便不恁地和韶樂只是和而已故武所以未盡善又云樂聲也易得亡失如唐太宗破陣樂今已不可考矣 僩

問集注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如何是美之實曰據書中說韶樂云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此是韶樂九章看他意思是如何到得武樂所謂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而復綴以崇與夫揔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其意思與韶自是不同 賀孫 集注

善者美之實實者是事是武王之事不稱也舜之德性之武王反之是他身上事與揖遜征伐不相干但舜處武王時必竟又別 僩

問善者美之實莫是美之所以然處曰如織出絹與布雖皆好然布終不若絹好問性之反之似此精微處樂中如何見得曰正是樂上見只是自家不識它樂所以見不得 僩

問善者美之實曰美是言功善是言德如舜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與武王仗大義以救民此其功都一般不爭多只是德處武王便不同曰未盡善亦是征伐處未滿意否曰善只說德是武王身上事不干征伐事曰是就武王反之處看否曰是謝教曰必竟揖遜與征伐也自是不同征伐是箇不得已曰亦在其中然不專就此說淳曰既征伐底是了何故又有不得已意曰征伐底固是必竟莫如此也好所以孔子再三誦文王至德其意亦可見矣樂便是聖人影子這處未盡善便是那裏有未滿處 淳

或問韶武善美之別曰只就世俗論之美如人生得好善則其中有德行耳以樂論之其聲音節奏與功德相稱可謂美矣善則是那美之實又問或說武王之心與舜一般只是所行處與心相反所以有盡善未盡善之別曰聖人固無兩心烏有心如此而所行相反者且如堯之末年水土之害如此得舜承當了天下遂極治紂之時天下大亂得武王仗仁義誅殘賊天下遂大治以二聖人之功業論之皆可謂盡美矣然其美之實有盡未盡者只是舜較細武王較麤些然亦非聖人實要如此只是所遇之時不同耳 僩

問征伐固武王之不幸使舜當之不知如何曰只恐舜是生知之聖其德盛人自歸之不必征伐耳不然事到頭也住不得如文王亦然且如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這事勢便自是住不得若曰奔告于受則商之忠臣義士何嘗一日忘周自是紂昏迷爾道夫問吳氏裨傳謂書序是後人

傅會不足信。曰：亦不必序，只經文謂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則是已交手爭競了。紂固無道，然亦是武王事勢不相安，住不得了。仲虺告成湯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則仲虺分明言事勢不容住，我不誅彼，則彼將圖我矣。後人多曲為之說以諱之，要之自是避不得。燾

或問盡美盡善之說，揖遜征誅足矣，何以說性之反之處？曰：也要尋它本身上來，自是不同。使舜當武王時，畢竟更強似大武；使武王當舜時，必不及韶樂好。銖

問子謂韶盡美矣章，引程子曰：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耳。使舜遇湯武之時，不知如何？曰：只怕舜德盛，人自歸之。若是大段負固，不得已也須征伐，如伐苗是也。又問：舜性之，湯武反之，地位亦自不同。曰：舜之德如此，又撞着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撞着不好時節。銖

問：堯舜在湯武時，還做湯武事否？曰：堯舜且做堯舜看，湯武且做湯武看，看得其心分明，自見得。對

湯武之征伐，只知一意惻怛救民而已，不知其他。僩

問：武未盡善。曰：若不見得他性之反之不同處，又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舜與武王固不待論，今且論湯武，則其反之至與未至，雖非後學所敢議，然細讀其書，恐亦不待聞樂而知之也。請問。曰：以書觀之，湯必竟反之工夫極細密，但以仲氏稱湯處觀之，如以禮制心，以義制事等語，又自謂有慚德，覺見不是，往往自此益去加功。如武王大故疏，其數紂之罪，辭氣暴厲。如湯，便都不如此。眀

或問：武未盡善一段，先生以所答示諸友云：看得如何？皆未有所答。次問祖道，答曰：看來湯武也自別。如湯自放桀歸來，猶做工夫，如從諫弗咈，改過不吝，昧爽丕顯，旁求俊彥，刻盤銘，修人紀，如此之類，不敢少縱。武王自伐紂歸來，建國分土，散財發粟之後，便只垂拱了。又如西旅之獒，費了太保許多氣力，以此見武王做工夫不及成湯甚遠。先生所謂觀詩書可見者，愚竊以為如此。先生笑曰：然。某之意正如此。道祖

問：范氏以為德不同，謝氏以為時不同，游氏以為事不同，三者孰是？曰：畢竟都有些子。如何得同？楊氏曰：武之武，非聖人之所欲。橫渠亦曰：征伐豈其所欲。此說好。時舉義。

居上不寬章

子升問：居上不寬。曰：寬字難說，蓋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耳，非廢弛之謂也。如敬敷五教在寬，蓋寬行於五教之中也。木之

居上不寬三句，句末三字是本，有其本方可就其本上看他得失；若無其本，更看箇甚麼！僩

居上而不寬，為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更無可據以為觀者矣。蓋寬也，敬也，哀也，所謂本也。其本既亡，則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擗踊哭泣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能敬、能哀了，卻就它這寬、敬、哀中去考量他所行之是否。若不寬、不敬、不哀，則縱其他有是處，皆不在論量之限矣。如醋須是酸，方就它酸之中看那箇釅，那箇淡；若只似水，相似更論量箇甚麼。無可說矣。僩

問：居上不寬一章。曰：才無那寬、敬、哀三者，便是無可觀了。把什麼去觀他？惟有三者，方可觀其至與不至，盡與不盡。行此三者之得失也。但看何以觀之之字，便自見得。觀字去着。壽

希真問：吾何以觀之哉。曰：如寬便有過不及，哀便有淺深，敬便有至不至，須有上面這箇物事，方始就這上見得他得失。若無這箇物事，卻把甚麼觀得他？燾

蘂問：吾何以觀之哉。曰：居上緊要在寬，為禮緊要在敬，臨喪緊要在哀。三者俱無，則居上為禮臨喪，卻似不曾一般，將以何者觀之哉？言將甚底看它，它都無了。銖。○去偽錄云：居上只要寬，為禮只要敬，臨喪只要哀。[illegible]他敬臨喪只要觀它哀。今何以觀之，何以觀哉。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六 計二十二板

論語八

里仁篇上

里仁爲美章

或問里仁一篇自首至觀過斯知仁矣都是說仁里仁爲美是指言仁厚之俗觀過斯知仁是指言慈愛底仁其他則皆就心德上說曰雖是如此然統體便都只是那箇仁如里有仁厚之俗便那一里之人這心不大故走作所以有仁厚之俗觀過斯知仁便也是這心 僩

問里仁爲美論語孟子注不同如何曰論語本文之意只是擇居孟子引來證擇術又是一般意思言里以仁者爲美人之擇術豈可不謹然亦不爭多問美是里之美抑仁之美曰如云俗美一般如今有箇鄉村人淳厚便是那鄉村好有箇鄉村人不仁無廉無恥者多便是那鄉村不好這章也無甚大義只是擇居而已然里仁字也差異 淳

問里仁爲美孟子引用自要說下文安宅謝氏說論語本意不是如此曰若這般說話也要認得本旨是了若如孟子說也無害如謝氏也無害 [illegible]

問此章謝氏引孟子擇術爲證如何曰聖人本語不是說擇術古人居必擇鄉游必就士是合着事劉問今人數世居此土豈宜以他鄉俗美而遽遷邪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近而言之若一鄉之人皆爲盜賊吾豈可不知所避聖人言語說得平正必欲求奇說令高遠如何今人說文字眼前淺近底他自要說深在外底他要說向裏本是說他事又要引從身上來本是說身上事又要引從心裏來皆不可 寓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問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此四句都相屬知者則知天理之爲是而必循之知人欲之爲非而必去之所以能久處約長處樂而不至於濫與淫曰如此說時便是硬去做都不見利仁底意思如安仁者他便是仁了更不用說如所謂利仁者是真箇見得這仁愛這一箇物事好了猶甘於芻豢而不甘於粗糲若只是聞人說這箇是好自家也勉彊見得是如此卻如何得如芻豢之悅我口如何得利仁底意便只是硬去做了 [illegible]

問既是失其本心則便辟濫溺而必以久言之何故曰也有時下未肯恁地做底聖人說話穩而今說道他不仁則約便濫樂便淫也有不便恁地底 [illegible]

至之問仁者安仁曰仁者心便是仁早是多了一安字知者利仁未能無私意只是知得私意不是著腳所在又知得無私意是好所以在這裏千方百計要克去箇私意這便是利仁 [illegible]

劉潛夫問安仁利仁之別曰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腰屨之忘足利仁者是見仁爲一物就之則利去之則害 [illegible]

陳晞遜問所謂利仁者莫是南軒所謂有所爲而爲者否曰有所爲而爲不是好底心與利仁不同仁者安仁恰似如今要做一事信采做將去自是合道理更不待逐旋安排如孟子說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這只順道理合做處便做更不待安排布置待得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便與上不同又云有爲而爲之正是說五霸假之也之類 [illegible]

仁者溫淳篤厚義理自然具足不待思而爲之而所爲自帖帖地皆是義理所謂仁也知者知有是非而取於義理以求其是而去其非所謂知也 [illegible]

蕭景昭問而今做工夫且須利仁曰唯聖人自誠而明合下便自安仁若自明而誠須是利仁 [illegible]

仁知雖一然世間人品所得自有不同顏子曾子得仁之深者

也子貢得知之深者也如程門之尹氏則仁勝上蔡則
知勝僩
或問仁者心無精粗內外遠近之間曰若有使成兩段此句爲
仁者安仁設賀孫
或問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如何曰仁者洞然只是一
箇心所以無內外精粗遠近之間然須看自家有間底心是
如何然後看無間底心是如何又問無內外之間是如何曰
表裏如一又問如何是遠近精粗之間曰他當初若更添高
下顯微古今這樣字也只是一理又問纔有此箇私絕間斷
便不得曰纔有私意便間斷了所以要克己復禮便是要克
盡私意蓋仁者洞然只是這一箇心如一㮣清水纔入些泥
有清處有濁處

又問上蔡解此段只是論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先解這一
段方連上面說曰看他文義須是包上面說方得相貫然仁
者安仁知者利仁又須著自去看
問不能無遠近精粗之間如何曰亦只是內外普遍吾心渾然
一理無內外遠近精粗這段分別說得通透上蔡只管說有
過當處此卻他人說不到先生再三誦安仁則一利仁則二
之句以爲解中未有及此者因數云此公見識直是高利仁
貪利爲之未要做遠底且就近底做未要做精底且就粗底
做問安仁者非顏閔以上不知此味便是聖人之事乎曰是
須知非顏閔以上不知此味到顏閔地位知得此味猶未到
安處也寓
問安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性之未動既皆至理所存
情之既發無非至理所著利仁固是當於既發者更精於
未發否曰若未發時自著不得工夫未發之時自堯舜至於

塗人一也問原憲克伐怨欲不行是他許多不好物事都已
發了只白地壓遏得住所以非獨不得爲仁亦非求仁之事
曰是如此賀孫
問上蔡云安仁非顏閔以上做不得顏閔似未至安仁曰亦見
此意思可學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章
蕭兄昭說此章先生云注中引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如何答
云只是好惡當理便是公正先生曰程子只著箇公正二字
解某恐人不理會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
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好惡又
未必皆當於理惟仁者既無私心而好惡又皆當於理也鏻
問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曰今人多
連看公正二字其實公自是公正自是正這兩箇字相少不
得公是心裏公正是好惡得來當理苟公而不正則其好惡

必不能皆當乎理正而不公則切切然於事物之間求其是
而心卻不公此兩字不可少一僩
居父問仁者動靜皆合正理心有定則凡可好可惡者皆湊在
這則字上所以能好人能惡人曰然程子所以說得其公正
是也惟公然後能正公是箇廣大無私意正是箇無所偏主
處顯
問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若稍有些
子私心則好惡之情發出來便失其正惟仁者心中渾是正
理見人之善者則好之見不善者則惡之或好或惡皆因人
之有善惡而吾心廓然大公絕無私係故見得善惡十分分
明而好惡無不當理故謂之能好能惡曰程子之言約而盡
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端蒙
苟志於仁章
問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切謂學者有志於仁雖有趨向已正而

心念未必純善而無過差纔有過差便即是惡賀孫錄云無曰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其不志於仁是以至於有惡此志字不可草草看 僩

先生問學者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與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前段說志於仁則能無惡此段說志於道而猶有此病其志則一而其病不同如何諸友言不合曰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於仁大段是親切做工夫底所以必無惡志於道則說得來闊凡人有志於學皆是志於道也若志得來泛泛不切則未必無恥惡衣惡食之事又恥惡衣食亦有數樣今人不能甘麤糲之衣食又是一樣若恥惡衣惡食者則是也要着得只是怕人笑羞不如人而已所以不足與議 僩

苟志於仁矣方志仁時便無惡若間斷不志仁時惡又生或云過非心所欲為惡則心所欲曰惡是誠中形外過是偶然過差 蜚卿

楊氏云苟志於仁矣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先生問學者過與惡如何分別曰過非心所欲為惡是心所欲為曰惡是誠於中形諸外所以異也 銖

富與貴章

或問富貴不處是安於義貧賤不去是安於命曰此語固是但須知如何此是安義彼是安命蓋吾何求哉求安於義理而已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則自家義理已無愧居之何害富貴人所同欲若不子細便錯了貧賤人所同惡自家既無愧義理若更去其中分疏我不當貧賤便不是張子韶說審富貴而安貧賤極好 雉

審富貴而安貧賤著言不以其道得富貴須是審苟不以其道決是不可受它底不以其道得貧賤却要安蓋我雖是不當貧賤然當安之不可於上面計較云我不當得貧賤有汲汲求去之心譬如人作折本經紀相似 雉

問君子當得富貴所謂不當得而得者乃人君不能用其言徒欲富貴其身曰富貴不以道得之不但說人君不用其言只富貴其身如此說却說定了凡是富貴貧賤有不當得而得者皆不處不去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之類亦是不當得之富貴須且平說不要執定一事又云終食造次顛沛一句密似一句雖至顛沛流離之際亦不違仁也 植

文振問富與貴一章曰富與貴不以其道得之若曰是說曲以求之此又是最下等人所謂得之者便設有自到我面前者吾知其有一豪不是處也不可處譬如秀才赴試有一人先得試官題目將出來賣只要三兩貫錢便可買得人定是皆去買惟到這裏見得破方是有學力聖人言語豈可以言語解過一遍便休了須是實體於身灼然行得方是讀書 端

問貧賤如何是不當得而得之曰小人放僻邪侈自當得貧賤君子履仁行義疑不當得貧賤然却得貧賤這也只得安而受之不可說我不當得貧賤而必欲求脫去也今人大率於利雖不當得亦泯默受之有害則必以為不當得而求去之矣君子則於富貴之來須是審而處之於貧賤則不問當得與不當得但當安而受之不求去也問此二節語猶云忍有不餓而樂無不報之意否曰然蓋於富貴則有所不處於貧賤則必受之而不辭也 僩

問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去字或讀作上聲可否曰自家離去之去去聲讀除去之去上聲讀此章只是去聲 賜

君子去仁之去只音去聲如孟子去齊之去我元有而自離去之也若作上聲則是除却 賀孫○明作錄云除却了非也

富與貴貧與賤一章其曰學者須是從富貴貧賤處判斷得下方有用工處先生曰這須是看得分曉須要做下面工夫若做得下面工夫自有上面事會覺分曉又問惡不仁者直是如此峻潔曰只緣一毫不要一點不仁底事著在身上又曰如此

看得方是。夔

子善問此章曰且如不處不去若是資質好底所見稍明便於這裏也能見得只是未必到無終食不違底意思不覺不去乃是立腳處好了細密工夫方下得若上面無立腳處了其他可見聖人之意不獨是教人於富貴貧賤做工夫須是到終食不違顛沛造次都用工方可。僩

先生因寓看里仁篇云前面幾段更好熟看令意脉接續因問造次是急遽苟且之時苟且只就人情上說否曰苟且是時暫處苟可以坐苟可以立令此心常存非如大賓大祭時也問曾子易簀當時若差若且否曰此正是顛沛之時那時已不可扶持要如此坐也不能得。寓

敬之問富貴貧賤聖人教人要得分別取舍到箇真切處便隨道理做去有一般昏弱之人都只是人欲上行便是不識痛癢底人先生曰聖人這處恰似說得疎學問工夫儘多聖人去富貴貧賤上做工夫不是處富貴貧賤時節又如何做工夫終不成閑過了這處聖人且立箇大界限先要人分別得箇路頭君子去仁便是不成箇君子看聖人說得來似疎下面便說到細密處須是先說箇粗後面方到細處若不是就麄處用功便要恁地細密也不得須知節節有工夫剝了一重又一重去了一節又一節敬之云此章說此二句可謂緊切雖然只說存養未說仁處要是教人自體認看先生笑曰公又如此所見這裏未是極處更要去言外說道理如何得聖人這處正是說築底處正是好看處卻如此輕說過了般人是這箇心聖人也只是這箇心存得心在這裏道理便在這裏從古聖賢只是要理會這箇要得保養得這箇在那事不從這裏做出。寓

富與貴貧與賤方是就至粗處說後面無終食之間違仁與造次顛沛必於是方說得來細密然先不得這箇至粗底根腳則後面許多細密工夫更無安頓處更無可得說須是先能於富貴不處貧賤不去立得這箇粗底根腳了方可說上至細處去若見利則趨見便則奪這粗上不曾立得定更說箇甚麽正如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與貧而樂富而好禮相似若未能無諂無驕如何說得樂與好禮卻是先就粗處說上細上去。僩

富貴貧賤不處不去此一節且說箇粗底方是箇君子皮殼裏面更多有事在然先曾做這事方始能不去其仁既把得定然後存養之功自此漸漸加密況如孟子言善利之間須從關子上看但孟子之言勇決孔子之言詳緩學者須就這上着力今學者都不濟事才略略有些利害便一齊放倒了某常向朋友說須是就這上立得脚住方是離得泥水若不如此則是在泥裏行才要出又墮在泥裏去從說得道理也沒安頓處如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毋自欺有多少事他卻只說小人閑居爲不善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處說爲甚先要去了這箇蓋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矣又曰審富貴是義安貧賤是命。賜

不以道得富貴不處不以道得貧賤不去是說處這事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是主宰處終食造次顛沛是操存處李先生說得好。

問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一章曰如孔子言此便是白平居時說到那造次顛沛之際如孟子說義重於生處卻又說急處有打得過時如閒居時卻有照管不到處或失之。

周季卿問造次之義曰杜預謂草次之期言草草不成禮也便是此意左傳謂過信爲次亦只是苟且不爲久計之意。

葉卿問注云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如何曰此言內外大小皆當理會分若不謹

細行則內何以為田地根本內無田地根本而外行不謹則亦為之搖奪如世間固有小廉曲謹而臨大節無可取者亦有外面界辦分明而內守不固者 可學

問明道云不以其道得之富貴如患得之文義如何曰如患得之是患不得之將此得字解上得字 必大

我未見好仁者章

問好仁即便會惡不仁惡不仁便會好仁今並言如何曰固是好仁能惡不仁然有一般天資寬厚溫和底人好人之意較多惡人之意較少一般天資剛毅奮發底人惡人之意較多好人之意較少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這箇便是好惡樣子問此處以成德而言便是顏子得一善拳拳服膺曾子任重而道遠直是手足殷是這地位否曰然 寓

好仁者自是那一等天資純粹底人亦甚真知仁之可好而實

時舉

好之故視天下之物無以尚乎此惡不仁者又是那一等天資耿介底人亦甚真知不仁之可惡而實惡之故凡不仁之事不使毫髮加諸己若好仁而有以尚之這便不是真好惡不仁而未免有所不當為這便不是真惡然好仁者於不仁非不惡終是好底意思多惡不仁者於仁非不好終是惡底意思重好仁非顏曾未易言惡不仁恐伯夷叔齊方始當得

問此一章曰好仁者與惡不仁者雖略有輕重然惡不仁者到得不使不仁加乎其身便亦是仁了二者以資稟言之其寬弘靜重者便是好仁底人其剛毅特立者便是惡不仁底人時舉曰利仁者即是好仁者否曰好仁惡不仁皆利仁者之事時舉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是言未見用力底人還是未見用力而力不足之人曰此意聖人只是言其用力者之難得用力之好者固未之見到資質昏弱欲進而不能者亦未之見可見用力者之難得也 [illegible]

問好仁惡不仁是有優劣否曰略有之好仁者自有一般人資質較寬和溫厚惡不仁者自是有一般人資稟較剛果決裂然而皆可謂之成德橫渠言好仁惡不仁只是一人說得亦好但不合聖人言兩者字必竟是言兩人也

問好仁惡不仁有輕重否曰也微有些輕重好仁是他資質寬和厚重惡不仁是剛毅方正好仁則於仁與禮上多些惡不仁則於義與智上多些好仁只知有仁而不見那不仁來害他惡不仁是曾知得這病痛惟恐來害他畧與要行強行相似好仁是康強底人平生未嘗病亦不知有病痛惡不仁是曾被病害知得病源惟恐病來侵著惡不仁終是兩件好仁却渾淪了學者未能好仁且從惡不仁上做將去庶幾堅實 僩

問好仁者如顏子惡不仁者似孟子否曰好仁者與惡不仁者本無優劣只是他兩箇資稟如此好仁底人是箇溫柔寬厚

底資稟只見得好仁處好不甚嫌那不仁底他只見得好仁路上熟惡不仁者便是箇剛勁峭直底資質心裏直是惡那不仁底事好仁底較強此子然好仁而未至却不及那惡不仁之切底蓋惡不仁底真是壁立千仞滴水滴凍做得事成 僩

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然亦無大優劣只是好仁者是資性渾厚底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底好仁者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羞惡之心較多聖人之意謂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又從而自解之曰我意所謂好仁者須是無以尚之所謂惡不仁者須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是好之篤惡之切如此等人不是說那畧畧恁地好仁惡不仁底又曰伯夷是惡不仁底柳下惠是好仁底也無大故優劣 燾

因論好仁惡不仁曰此亦以資稟而言蓋有一等人只知好仁更不管惡不仁事一等人專是惡不仁意思多然其不使不

仁者加乎其身則所爲必無不仁矣然畢竟好仁者終是較得便宜緣他只低着頭自去做了惡不仁者却露些圭角芒刃得人嫌在如顏子明道是好仁孟子伊川是惡不仁康節近於好仁橫渠是惡不仁燾

問好仁惡不仁莫只是一樣人否曰把做一樣說也得把做兩樣看也得也有那好仁底人也有那惡不仁底人如伯夷便是惡不仁底柳下惠便是好仁底因言此數段皆是緊要處須是把做箇題目只管去尋始得尋來尋去將久自解有悟如喫物事味味皆好却須知道那一般最好其所以好是如何方是義剛

好仁者無以尚之言好之深而莫有能移易之者惡不仁者不使加乎其身言惡之篤而不使不仁之事加於己此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皆是自己上事非是尊言好他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也謙

好仁者無以尚之只是將無以加之來說此與惡不仁一段相對說是好仁便知得其他無以加此若是說我好仁又却好財好色物皆有好便是不曾好仁若果是好仁便須天下之物皆無以過之亦有解作無一物可以易其所好者蓋只是好仁一件方可謂之好仁所以言我未見好仁者徐元敬問惡不仁如何曰只謂惡不仁本不是仁只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便是仁了賀

好仁者與惡不仁者便別如好仁者則眞能好之惡不仁者知不仁之可惡而不知好仁故別讀

好仁者便高了惡不仁者如見白黑相似吾好白者只取白者彼黑者便自從一邊去如好白而不取白只管地去嫉黑者則亦淺矣孔子言仁處皆是用力處

問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曰此心散漫放肆打一聳動時便在這裏能使得多少力雖云用力却不大段用力也

問好仁惡不仁雖不可得見能一旦奮然用力不患力之不足曰須是立志爲先這氣便隨他敬義夾持上達天德問一日用其力將志氣合說如何曰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了志之所至氣必至焉這志如大將一般指揮一出三軍皆隨只怕志不立若能立志氣自由我使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人出來恁地萎萎衰衰恁地衰弱亦只是志不立志立自是奮發敢爲這氣便生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因舉手而言曰心在這手上手便暖在這脚上脚便暖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眞箇要求仁豈患力不足聖人又說道亦有一般曾用力而力不足之人可見昏弱之甚如這般人也直是少敬之

問這章聖人前面說箇向上底中間說箇能用力而無不足底又說到有用力而力不足底有許多次第所以深警學者否曰也不是深警學者但言成德之事已不可見而用力於仁者亦無之寓

敬之問好仁惡不仁至我未之見也此不出兩端好仁惡不仁者是眞知得分明此身常在天理上下面說有能一日用力及力不足者皆是正當分別天理人欲處着工夫又說里仁前面所說都是且教人涵養別須更有下工夫處曰工夫只是這箇若能於此涵養是甚次第今看世上萬物萬事都只是這一箇心又曰今夜說許多話最要緊所謂講學者講此而已所謂學者學此而已賀孫

問集注云好仁者眞知仁之可好故舉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眞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吾身此亦只是利仁事否曰然問上蔡謂智者謂之有所見則可有所得則未可如此則是二者乃方用功底人聖人何以爲未之見曰所謂未有得者當已見得仁如此好了貪心篤好必求其至使喫做有所得未可

問集注於好仁惡不仁云皆成德之事所以難得而見若說

未有得如何又謂之成德曰若真是好仁惡不仁底人已是
大段好了只是未喚做得仁問這雖說是成德莫亦未是十
全否曰雖未是十全須已及六七分了 賀孫
問集註云是成德之事如何曰固是便是利仁之事問這處地
位便是在安仁之次而利仁之熟也曰到這裏是熟又未說
到安仁安仁又別 燾
問集注前後說不同前說能用力於仁未見其力有不足者後
說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曰用力亦安有昏弱欲進而不能
者曰有這般人其初用力非不切至到中間自是欲進不能
夫子所謂力不足者中道而廢正說此等人冉求力可做却
不自去着力耳問或有曾用力而力不足底人這般人亦是
難得其看只說得有能一日用其力一句後知其未稀大段
費思量一似蟻鑽珠模樣鑽來鑽去語脉却是如此方見得
兩箇未見字不相礙 寓
問集注云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以永觀之亦有始立之志不足
以帥久縱之氣者曰也是志不足問若得志完全時只在持
守否曰持守體察講學考索先聖人所說底皆着去做問須
有一箇本領曰貫通處只是敬問南軒云敬字通貫動靜而
以靜為本曰那是就那主靜上說閑時若靜坐些小也不妨
因舉明道教上蔡且靜坐彼時却在扶溝縣學中明道一日
只是聽其說話更不去行上蔡對以無可行處明道教他且
靜坐若是在家有父母合當奉養有事務合當應接不成只
管靜坐休 㽦
一日諸生講論語至此章有引范氏之言者曰惡不仁者不若
好仁者之為美也又援呂氏之說以為惡不仁者劣於好仁
者蓋謂孔子以好仁無以尚之故以惡不仁者之為劣也曰
惡不仁者亦不易得但其人嚴厲可畏不如好仁者之和易
也正不須如此分優劣聖人謂好仁者無以尚之

非以好仁者為不可過也謂人之好仁如好好色更無以尚
之者此說於好仁者也其曰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
加乎其身者惡不仁如惡惡臭惟恐惡臭之及吾身其惡箇
惡他如此非是且如此惡他後又却不惡他也 集義

人之過也章

黨類也偏也君子過於厚小人過於薄觀此則仁與不仁可知
君子過於厚厚雖有未是處終是仁人或問過於厚是失否曰
亦是失也 𡸁
問觀過知仁一章曰此是就人有過失處觀之謂如一人有過
失或做錯了事便觀其是過於厚是過於薄過於厚底雖是
不是然可知亦是仁者之類過於薄底便不得便是不仁了
知仁只是知其仁與不仁而已 壽
非是專要在過上看仁蓋就過上亦可以知仁 夔
觀過斯知仁此仁字是指慈愛而言 淳
問里仁數章說仁有淺深輕重曰固是如觀過知仁之仁只
是就仁愛上說故程先生尹先生皆只將厚薄愛忍字說便
見只是慈愛底仁如里仁為美却是那全底 賜
問觀過知仁曰先儒說得仁來大了學者只管逐句愛說深不
知此仁字說較淺不是仁者安仁之仁如有好底人無私意
而過只是理會事錯了便也見得仁在不好底人有私意便
無過也不敢保他有仁如禮記謂仁者之過易辭仁者之過
只是理會事錯了無甚蹊蹺故易說不仁之過是有私意故
難說此亦是觀過知仁意 淳
或問觀過斯知仁這仁字說得較輕曰也只是此理所以伊川
云君子常失於厚過於愛厚字愛字便見得仁湖南諸公以
知覺做仁說得來張大可畏某嘗見人解麒麟之於走獸云
麒麟獅子也某嘗以為似湖南諸公言仁且麒麟是不踐生
草不食生物多少仁厚他却喚做獅子却是可畏但看聖人

將仁字與義字相同說便見 淵

聖人之言寬舒無所偏失如云觀過斯知仁猶曰觀人之過足知矣仁之所存也若於此而欲求仁之體則失聖人本意矣禮記與人同過之言說得太巧失於迫切 人傑

性之問此章曰所謂君子過於厚與愛者雖然是過然亦是從那仁中來血脈未至斷絕若小人之過於薄與忍則與仁之血脈已是斷絕其謂之仁可乎 輔

問過於厚與愛雖未為中理然就其厚與愛處看得來便見得是君子本心之德發出來曰厚與愛畢竟是仁上發來其苗脈可見 淵

此段也只是論仁若論義則當云君子過於公小人過於私君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子過於嚴小人過於縱觀過斯知義矣方得這般想是因人而發專指仁愛而言也 僩

問伊川謂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明道謂此與禮記與仁同過同意曰近之 人傑

或問伊川此說與明道之說如何曰伊川之說最善以君子之道觀君子則君子常過於愛失之厚以小人之道觀小人則小人常過於忍失於薄如此觀人之過則人之仁與不仁可知矣又問南軒謂小人失於薄傷於忍豈人之情也哉其所陷溺可知矣此云陷溺如何曰他要人自觀故下陷溺二字知所陷溺則知其非仁矣問南軒作韋齋記以黨為偏云偏者過之所由生也觀者用力之妙也覺者之偏在是從而觀之則仁可識矣此說如何曰此說本平易只被後來人說得別了 銖

問昨與劉公度看南軒為先生作韋齋記其間說觀過知仁一段以所觀在己及洙泗言仁論又以所觀在人不知二說先生孰取曰觀人底是記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即是此意又問不知此語還是孔子說否曰固不可知只是有此理曰以琮觀之不如觀己底穩貼曰此禪語也曰琮不識禪語但據己見思量若所觀在人謂君子常過於厚小人常過於薄小人於其黨類亦有過於厚處恐君子小人之過於厚薄上分別不開故謂不如只作觀己說較穩曰有禪學有過字有知字不知那箇是仁或謂觀便是仁專在那裏曰如琮鄙見觀字過字知字皆不是仁仁字政與過字相對過則不仁仁則不過蓋嘗思己私仁是天理識得過底是己私便識得不過底是天理曰如此則却常留箇過與己私在傍邊做甚琮曰此是聖人言知仁處未是言為仁處曰此是禪學下等說話禪門高底也自不肯如此說一部論語何嘗只說知仁便須有下手處請自思量別處說仁還有只言知仁底意思否 琮

朝聞道章

問朝聞道道若如何曰道只是眼前分明底道理 賀孫

問朝聞道而可夕死莫須是知得此理之全體便可以了足一生之事乎曰所謂聞道亦不止知得一理須是知得多有箇透徹處至此雖便死也不妨明道所謂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須是實知有所得方可 寓

道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只是尋箇是處大者易曉於細微曲折人須自辨認取若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亦不妨不然生也不濟事死也枉死又云所謂聞者通凡聖而言不專謂聖賢然大率是為未聞道者設且如昨日不曾聞今日聞之便是程子所謂人知而信者為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知後須要得得後方信得篤夕可死矣只是說便死也不妨非謂必死也 僩

問集注云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然皆思道之大者莫過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而必其有親有義有別有信學者苟致一

日之知則雖不聞亦可而卽使之死則亦覺未甚濟得事然而
所謂道者果何處眞切至當處又何以使人聞得而遂死亦
無憾曰道誠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但公說未甚透盡者蓋
恐知之或未眞耳若是知得眞實必能信之篤守之固幸而
未死則可以充其所知爲聖爲賢萬一卽死則亦不至昏昧
過了一生如禽獸然是以爲人必以聞道爲貴也曰所謂聞
者莫是大而天地微而草木幽而鬼神顯而人事無不知否
曰亦不必如此大要知得爲人底道理則可矣其多與少又
在人學力也曰看得此章聖人非欲人聞道而必死但深言
道之不可不聞耳若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而不聞
道雖長生亦何爲便自明白曰然若人而聞道則生也不虛
死也不虛若不聞道則生也枉了死也枉了僩

問朝聞道如何便夕死可矣曰物格知至則自然理會得這箇
道理觸處皆是這箇道理無不理會得生亦是這一箇道理
死亦是這一箇道理恪

問夕死可矣雖死亦安無有遺恨否曰死亦是道理僩

朝聞道夕死可矣此聞是知得到信得及方是聞道故雖死可
也若以聽人之說爲聞道若如此便死亦可謂枉死了會

問朝聞道夕死可矣曰若是聞道則生也得箇好生死也得箇
好死問朝夕固甚言其近然既聞而非久卽死莫爲有不及
事之悔否曰猶愈於不聞椿

問朝聞道夕死可矣曰所謂夕死可者特舉其大者而言耳誠
苟得聞道則事無小大皆可處得富貴貧賤無所往而不可
故雖死亦有死之道也

守約問伊川解朝聞道夕死可矣死得是也不知如何曰朝聞
道則生得是死便也死得是若不聞道則生得不是死便也
恁地若在生仰不愧俯不怍無纖毫不合道理處則死如何
不會是賀孫

朝聞道夕死可矣二先生之說初無甚異蓋道卻是事物當然
之理見得破卽隨生隨死皆有所處生固所欲死亦無害
先生顧安卿曰伊川說實理有不可曉處云實見得是實見得
非恐是記者之誤見字上必有漏落理自是理見自是見蓋
物物有那實理人須是實見得義剛曰理在物見在我曰是
如此

賀孫問聞道自是聞道也無間於死生曰如何是無間於死生
曰若聞道生也得死也得曰若聞道而死方是死得是死是
則在生也都是若不聞道在生也做不是到死也不是

只是要理會這道理生也是這道理死也只是這道理佛家卻說
被這理勞攘百端費力要掃除這理教無了一生被這理撓
一生被這心撓問伊川說此一段及呂氏說動容周旋中禮
盛德之至君子行法俟命是此意否曰這是兩項動容周旋
中禮這是聖人事聞道自不足以言之自與道爲一了自無
可得聞行法以俟命是見得了立定恁地做問伊川云得之
於心是爲有得不待勉強學者須當勉強是如何曰這兩項
又與上別這不待勉強又不是不勉而中從容中道只是見
得通透做得順便如所謂樂循理底意思問曾子易簀當時
若差了這一著喚做聞道不聞道曰不論易簀與不易簀只
論他平日是聞道與不聞道平日已是聞道那時萬一有照
管不到也無奈何問若果已聞道到那時也不到會放過曰
那時是正終大事既見得自然不放過

士志於道章

問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既志於道，如何尚如此？曰：固有此般半上半落底人，其所謂志也是志，得不力，只是名為志道，及外物來誘，則又變遷了，這箇最不濟事。燾

衆朋友共說士志於道以下六章畢，先生曰：此數章如尹和靖程子所注，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看著，似乎淡乎，細去窮究，其味甚長。[illegible]

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文矩問君子之於天下也一章。曰：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見事合恁地處，則隨而應之，更無所執也。[illegible]

義之與比，非是我去與義相親，義自是與比。淳

敬之問義之與比。曰：比是我這裏所主者在義。曰：自不消添語言，只是無適無莫，看義理合如何。處物為義，只看義理合如何區處他。義當富貴便富貴，義當貧賤便貧賤，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只看義理合如何。[illegible]

南軒說無適無莫，適是有所必，莫是無所主，便見得不安。程氏謂無所往，無所不往，且要義之與比處，便安了。曰：古人訓釋字義，無用適字為往字者。此適字當如吾誰適從之適，音的，是端的之意，言無所定，亦無所不定。欽夫云：吾儒無適無莫，釋氏有適有莫，此亦可通。[illegible]

問上蔡所謂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曰：凡事皆有一箇合宜底道理，須是見得分明，雖毫髮不差，然後得是。當曰義，即宜也。但須處得合宜，故曰處物為義。[illegible]

先生問謝氏謂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如何有義？剛云：只是臨事物去量度，不是倚於義。曰：只是把心去看是與不是。剛因問無可無不可，皆是無所容心，但聖人是有箇義，佛老是聽其自然，是恁地否？曰：聖人也不說道可，也不說道不可，但看義如何耳。佛老則皆不睹是，我要道可便是可，我要道不可便是不可，只由在我說得。[illegible]

君子懷德章

懷刑只是惡不善，不使不善之事加乎一身。[illegible]

君子懷刑，言思刑法而必不犯之，如懼法之云爾。[illegible]

君子懷刑，如禮記所謂畏法令，又如肅政教之類，皆是。或謂如問國之大禁而後敢入，是否？曰：不必如此說，只此懷刑一句亦可為善，如違條礙貫底事不做，亦大段好了。[illegible]

問：所貴乎君子者，正以其無所待於外而自修也。刑者先王所以防小人，君子何必以是為心哉？先生默然良久，曰：無慕於外而自為善，無畏於外而自不為非，此聖人之事也。若自聖人以降，亦豈不假於外以自修飭？所以能見不善如探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皆為其知有所畏也。某因思集注言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只是小人之事，莫非利己之事，私也。君子所懷在德，則不失其善；至於刑，則初不以先

王治人之具而有所憎疾也，亦可借而自修者耳，只是一箇公心。且如伊川却做感應之理解此一章，文義雖亦可通，然論語上言君子小人，皆是對舉而並言，此必不然也。先生又言：如漢舉孝廉，必曰順鄉里，肅政教。肅政教之云，是亦懷刑之意也。某因思得此所謂君子者，非所謂成德之人也。若成德之人，則誠不待於懷刑也。但言如此則可以為君子，如此則為小人，未知是否。[illegible]

此是君子小人相對說，看君子之說得之。若一串說底，便添兩箇則字，東字下又著添字。又問懷刑。曰：只是君子心常存法。大抵君子便思量善底，小人便思量甜底。又有一說，懷刑作恤刑，懷德作施德，要之不如好善而惡不仁者是。[illegible]

放於利而行章

放於利而行多怨，只是要便宜底人，凡事只認自家有便宜處做，便不恤他人，所以多怨。[illegible]

放於義而行只據道理做去亦安能盡無怨於人但識道理者須道是雖有怨者如何恤得他若放於利則悖理徇私其取怨之多必矣閎祖

或說放於利而行義剛云此非斷斷然為利但是依放那利行是外不為利而內實有為利底意思曰才是放時便是為利了豈有兩樣若是外不為利而內實為利則其為利尤甚於斷斷然為利者燾

放利多怨或問青苗亦自便民何故人怨曰青苗便是要利息所以人怨僩

能以禮讓為國章

讓是那禮之實處若徒跪拜俯伏而以是為禮何足取信於人讓者譬如凡事寧就自家身上扶出些子辭尊居卑辭多受少底意思方是禮之實賜

不能以禮讓為國是徒能進退可觀容止可度及到緊要處却不能讓雖有這繁文末節處亦無用亦不得謂之禮僩

問讓者禮之實也是辭讓之端發於本心之誠然故曰讓是禮之實曰是若玉帛交錯固是禮之文而擎跽曲拳升降俯仰也只是禮之文皆可以偽為惟是辭讓方是禮之實這却偽不得既有是實自然是感動得人心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他問如禮何一句從來諸先生都說得費力今說讓是禮之實則此句尤分明曰前輩於這般處也自闊略才被說得寬了便只是恁地僩

問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諸家解義知是解做如國何了口是如此如諸家所說則便當改作如國何大率先王之為禮讓正要朴實頭用若不能以此為國則是禮為虛文爾其如禮何謨

問禮者自吾心恭敬至於事為之節文兼本末而言也曰讓者禮之實所為恭敬辭遜之心是也君子欲治其國亦須是自家盡得其恭敬辭遜之心方能以禮為國所謂一家讓一國興讓則為國何難之有不能盡恭敬辭遜之心則是無實矣雖有禮之節文亦不能行況為國乎曰且不奈禮之節文何何以為國枏

義剛說禮讓為國一章云不信仁賢嘯百姓從己之欲等語曰此於聖賢本意不親切一家讓一國興讓此只是說我能如此禮遜則下面人自是興起更相遜讓如此則為國何難之有未說到那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處在如東坡說數教化中一段亦自好其說雖稍道理却是恁地而今人好玄妙劉地說得無形無影却不如只儘說較強良久歎息云只今日不能制民之產已自不是民自去買田又更收牙稅是甚說話古人禁人聚飲今却張官置吏惟恐人不來飲如此却何以責人廉遜義剛

不患無位章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猶云不怕無官做但怕有官不會做若有致君澤民之具達則行之無位非所患也枏

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這箇須看聖人所說底語意只是教人不求知但盡其在我之實而已看聖人語意了又看今人用心也有務要人知者只是看這語意差便要如此所謂求為可知只是盡其可知之實非是要做此事便要夸張以期人知這須看語意如居易以俟命也只教人依道理平平做將去看命如何却不是說關門絕事百樣都不管安坐以待這命賜

論語九

里仁篇下

子曰參乎章

問一以貫之曰且要沈潛理會此是論語中第一章若看未透且看後面去卻時時將此章來提省不要忘卻久當自明矣 賀孫

問一貫曰恁地汎看不濟事須從頭子細章章理會夫子三千門人一旦惟呼曾子一人而告以此必是他人承當未得今自家卻要便去理會這處是自處於孔門二千九百九十九人頭上如何而可 道夫

一以貫之猶言以一心應萬事忠恕是一貫底注脚一是忠貫是恕底事 去僞

一是一心貫是萬事看有甚事來聖人只是這箇心 從周

或問一貫曰如一條索曾子都將錢十十數了成百只是未串耳若他人則零亂錢一堆未經數便把一條索與之亦無由得串得 銖

問一貫之說曰須是要本領是本領若是事事發出來皆是本領若不是事事皆不是也 賀孫

或問一以貫之以萬物得一以生爲說曰不是如此一只是一二三四之一一只是一箇道理 泳

一是忠貫是恕 道夫

一者忠也以貫之者恕也體一而用殊 人傑

忠恕一貫忠在一上恕則貫乎萬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着便各有一箇老者安之是這箇少者懷之亦是這箇一朋友信之亦是這箇莫非忠也恕則自忠而出所以貫之者也 謙

忠是一恕是貫忠只是一箇真實自家心下道理直是真實貫事物物接於吾前便只把這箇真實應副將去自家若有一毫虛僞事物之來要去措置他便都不實便都不合道理若自家真實事物之來合小便小合大便大合厚便厚合薄便薄合輕便輕合重便重一一都隨他面分應副將去無一事一物不當這道理 賀孫

道夫竊謂夫子之道如太極天下之事如物之有萬物雖有萬而所謂太極者則一太極雖一而所謂物之萬者未嘗虧也至於曾子以忠恕形容一貫之妙亦如今人以性命言太極也不知是否曰太極便是一到得生兩儀時這太極便在兩儀中生四象時這太極便在四象中生八卦時這太極便在八卦中 道夫

忠恕而已矣不是正忠恕只是借忠恕字貼出一貫底道理人多說人己物我都是不曾理會聖人又幾曾須以己度人自然厚薄輕重無不適當忠恕違道不遠乃是正名正位 植

問忠恕而已矣曰此只是借學者之事言之若論此正底名字使不得這忠恕字又云忠字在聖人是誠恕字在聖人是仁但說誠與仁則說開了惟忠恕二字相粘相連續少一箇不得 去僞

盡己爲忠推己爲恕忠恕本是學者事曾子特借來形容夫子一貫道理今且粗解之忠便是一恕便是貫有這忠了便做出許多恕來聖人極誠無妄便是忠問聖人之忠即是誠否曰是聖人之恕即是仁否曰是問在學者言之則忠近誠恕近仁曰如此則已理會得好了若中庸所說便正是學者忠恕道不遠人者是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只是取諸己而已問明道以天地變化草木蕃爲充擴得去底氣象此是借天地之恕以形容聖人之恕否曰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元之氣流行不息處便是忠 淳

主於內爲忠見於外爲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

甕䝉
忠因恕見恕由忠出（知閑）
說忠恕先生以手向自己是忠却翻此手向外是恕（泳）
忠只是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恕來（𣙜）
忠恕只是一件事不可作兩箇看
忠恕只是體用便是一箇物事猶形影要除一箇除不得若未曉且看過去却時復潛玩忠與恕不可相離一步
忠是體恕是用只是一箇物事如口是體說出話便是用不可將口做一箇物事說話又做一箇物事（淳）
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葉枝葉即是本根曾子爲於此事皆明白但未知聖人是總處發出故夫子語之
在聖人本不消言忠恕（廣）
聖人是不犯手脚底忠恕學者是着工夫底忠恕不可謂聖人非忠恕也
天地是無心底忠恕聖人是無爲底忠恕學者是求做底忠恕（僩）
論恕云若聖人只是流出來不待推（節）
聖人之恕與學者異者只爭自然與勉強聖人却是自然擴充得去不費力學者須要勉強擴充其至則一也
夫子之道忠恕此忠自心而言之恕爲人而言不忠此忠主於事而言也自心言者言一心之統體主於事言者主於事而已
問曾子何必待孔子提醒曰他只見得一事一理不知只是一理曰使孔子不提之又還自知否曰知
曾子已前是一物格一知至到忠恕時是無一物不格無一知不至聖人分上看忠恕字不得當學者此說（訪）
曾子一貫是他逐事上做得到及聞夫子之言乃知只是這一片實心所爲如一庫散錢得一條索穿了（訪）
問曾子於孔子一貫之道言下便悟先來是未曉也曰曾子元於孔子之教者日用之常禮文之細莫不學來惟未知其本出於一貫耳故聞一語而悟其他人於用處未曾用許多工夫豈可遽與語此乎大雅云觀曾子問一篇許多變禮皆理會過直如此細密想見用工多
問一以貫之只是其用不同其體則一箇本貫許多末先生問如何是末曰孝弟忠信居處有禮此是末曰今人只得許多名字其實不曉如孝弟忠信只知得這殼子其實不曉只是一箇空底物事須是逐件零碎理會如一箇桶須是先將木來做成片子却將一箇箍來箍斂若無片子便把一箇箍去箍斂全然盛水不得曾子零碎處皆曉得了夫子便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他便應之曰唯貫如散錢一是索子曾子盡曉得許多散錢只是無這索子夫子便把這索子與他今人錢也不識是甚麼錢有幾箇孔良久曰公沒一文錢只有一條索子又曰不愁不理會得一只愁不理會得貫理會貫不得便言一時天資高者流爲佛老低者只成一團鶻突物事在這裏又曰孔門許多人夫子獨告曾子是如何惟曾子盡曉得許多道理但未知其體之一節復問只前圖先生言得學者之事以明之其疑忠恕對一以貫之不過今日忽然看得來對得極過一以貫之即忠恕忠恕即一以貫之如忠是盡己推出去爲恕也只是一箇物事推出去做許多即一以貫之節於此中又見得學者亦有一以貫之夫子固是一以貫之學者能盡己而又推此以及物亦是一以貫之所以不同者非是本體不同夫子以天與學者用力曰學者解一以貫之夫子之道似學者只是逐箇忠推出來乾道變化如一株樹開一樹花生一樹子裏面便自然有一箇生意又曰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天道是體人道是用動以天之天只是自然（節）
周公謹問在內爲忠在外爲恕忠即體恕即用曰忠恕是如此

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何故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曰是曾子曉得一貫之道故以忠恕名之先生曰且去一貫上看忠恕公是以忠恕解一貫曰一貫只是一理其體在心事父即爲孝事君即爲敬交朋友即爲信此只是一貫曰大學亦是公更去子細玩味治國平天下有許多條目夫子何故只說吾道一以貫之公謹次日復問吾道一以貫之聖人之道見於日用之間精粗小大千條萬目未始能同然其通貫則一如一氣之周乎天地之間萬物散殊雖或不同而未始離乎氣之一曰別又看得甚意思出曰夫子之告曾子直是見他曉得所以告他曰是也所以告曾子時無他只緣他曉得千條萬目他人連箇千條萬目尚自曉不得如何識得一貫如穿錢一條索穿得方可謂之一貫如君之於仁臣之於忠父之於慈子之於孝朋友之於信皆不離於此問門人是夫子之門人否曰是也夫子說一貫時未有忠恕及曾子說忠恕時未有體用是後人推出來忠恕是大本所以爲一貫公謹復問莫是曾子守約故能如此曰不然却是曾子件件曾做來所以知若不曾躬行踐履如何識得公謹復問是他用心於內所以如此曰只是朴實頭去做了夫子告人不是見他不曾識所以告他曾子只是曾經歷得多所以告他子貢是識得多所以告他忠如瓶中之水恕如瓶中瀉在盞中之水忠是洞然明白無有不盡恕是知得爲君推其仁以待下爲臣推其敬以事君 淳

或問一貫如何却是忠恕曰忠者誠實不欺之名聖人將此放頓在萬物上故名之曰恕一猶言忠貫猶言恕若子思忠恕則又降此一等子思之忠恕必待施諸己而不願而後勿施諸人此所謂違道不遠若聖人則不待施諸己而不願而後施諸人也或問曾子能守約故孔子以一貫語之曰非也曾子又何曾守約來且若看他別事只如禮記曾子問一篇他

甚底事未曾理會來却道他守約則不可只緣孟子論三子養勇將曾子比北宮黝與孟施舍則曾子爲守約者爾後世不悟却道曾子之學專一守約別不理會他事如此則成甚學也曾子學力到聖人地位故孔子以一貫語之不可道爲他只能守約故與語此也 賀

問忠恕一貫曰不要先將忠恕說且看一貫底意思如堯之克明俊德黎民於變時雍夫子立之斯立動之斯和這須從裏面發出來方會如此曾子工夫已到如事親從兄如忠信講習千條萬緒一身親歷之聖人一點他便醒元來只從一箇心中流出來如夜來守約之說只是曾子篤實每事必反諸身所謂孝所謂禮必窮到底若只守箇約却没貫處忠恕本未是說一貫緣聖人告以一貫之說故曾子借此二字以明之忠恕是學者事如欲子之孝於我必當先孝於親欲弟之弟於我必當先敬其兄如欲人不慢於我須先不慢於人欲人不欺我須先不欺於人聖人一貫是無作爲底忠恕是有作爲底將箇有作爲底明箇無作爲底又曰曾子是事實上做出子貢是就識上見得看來曾子從實處做一直透上去子貢雖是知得較似滯在知識上 寓

敬之問一貫曰一貫未好便將忠恕壓在上說因及器之夜來所問云曾子正不是守約這處只見聖人許多實行一一做工夫得到聖人度得如此遂告以吾只是從這心上流出只此一心之理盡貫衆理 賀孫

曾子答門人說忠恕只是解一以貫之看本文可見忠便貫恕恕便是那忠裏面流出來底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蓋他心裏盡包這萬理所以散出於萬物萬事無不各當其理發之問忠者天道恕者人道蓋忠是未感而存諸中者所以謂之天道恕是已感而見諸事物所以謂之人道曰然或曰恐不可以忠爲未感曰恁地說也不妨忠是不分破底恕是分破出

來底仍舊只是這一箇如一椀水分作十盞這十盞水依舊
只是這一椀水又曰這事難如今學者只是想像籠罩得是
如此也想象得箇萬殊之所以一本一本之所以萬殊如一
源之水流出為萬派一根之木生為許多枝葉然只是想象
得箇意思如此其實不曾見得如曾點浴沂一段他卻是真
箇見得這道理而今學者只是想象得這一般意思知底又
不實去做及至事上做得細微緊密盤水不漏底又不曾見
得那大本聖人教人都是教人實做將實事教人如格物致
知以至洒掃應對無非是就實地上拈出教人 僩
義剛說忠恕一章畢先生良久曰聖人之應事接物不是各自
有箇道理曾子見得似是各有箇道理故夫子告之如此但
一貫道理難言故將忠恕來推明大要是說在己在物皆知
此便見得聖人之道只是一胡 收器因問聖人是就理之體
發來學者是就用上做工夫否曰不要恁地說只是一般聖

人是就天理上做學者也是就天理上做聖人也只是這一
理學者也只是這一理不成是有兩箇天理但聖人底是箇
渾淪底物事發出來便皆好學者是要逐一件去推然也是
要全得這天理如一椀水聖人是全得水之用學者是取一
盞喫了又取一盞喫其實都只是水忠便是就心上做底恕
便是推出來底如那盡底也只一般但是聖人不待於推而
學者尚要推耳 義剛因問者把作體用說恐成兩截曰體
用便只是一物不成說香匙是火箸之體火箸是香匙之用如
人渾身便是體口裏說話便是用不成說話底是箇物事渾
身又是一箇物事萬殊便是這一本一本便是那萬殊 義剛
或問理一分殊曰聖人未嘗言理一多只言分殊蓋能於分殊
中事事物物頭頭項項理會得其當然然後方知理本一貫
不知萬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處聖人千
言萬語教人學者終身從事只是理會這箇要得事事物物

頭頭件件各知其所當然而得其所當然只此便是理一矣
如顏子頴悟聞一知十固不甚費力曾子之魯逐件逐事一
一根究著落到底孔子見他用功如此故告以吾道一以貫
之若曾子元不曾理會得萬殊之理則所謂一貫者貫箇甚
麼蓋曾子知萬事各有一理而未知萬理本乎一理故聖人
指以語之曾子是以言下有得發出忠恕二字太煞分明且
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許多事要理會做甚麼如曾子問
一篇問禮之曲折如此便是理會得川流處方見得敦化處
耳孔子於鄉黨從容乎此者也學者戒謹恐懼而謹獨所以
存省乎此者也格物者窮究乎此者也致知者真知乎此者
也能如此着實用功即如此着實到那田地而理一之理自
森然其中一一皆實不是虛說矣 銖
堯卿問顏曾之學曰顏子大段聰明於聖人地位未達一間祗
爭些子耳其於聖人之言無所不曉所以聖人道回也非助

我者於吾言無所不說曾子遲鈍直是辛苦而後得之故聞
一貫之說忽然猛省謂這箇物事元來只是恁地如人尋一
箇物事不見終歲勤動一旦忽然撞著遂至驚駭到顏子只
是平鋪地便見沒恁地差異 燾
顏子聰明事事了了子貢聰明工夫粗故有闕處曾子魯卻肯
逐一用工推去推得這一件去便這一件是他底又推一件
去推來推去事事曉得被孔子一下喚醒云吾道一以貫之
他便省得蓋他平日事理每每被他看破事事到頭做便曉
得一貫之語是實說也大學致知格物等說便是這工夫非
虛說也 僩
子貢尋常自知識而入道人傑錄作自知識入道故夫子發之曰汝以予為
多學而識之者歟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蓋言吾
之多識不過一理爾曾子尋常自踐履入事親孝則真箇行
此孝為人謀則真箇忠朋友交則真箇信故夫子警之曰汝

平日之所行者皆一理耳惟曾子領略於片言之下故曰忠恕而已矣以吾夫子之道無出於此也我之所得者忠恕即此理安頓在事物上則為恕無忠則無恕蓋本末體用也黠

論以下子貢章

夫子於子貢見其地位故發之曾子已能行故只云吾道一以貫之子貢未能行故云賜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歟

所謂一貫者會萬殊於一貫如曾子是於聖人一言一行上一一踐履都子細理會過了不是默然而得之觀曾子問中問喪禮之變曲折無不詳盡便可見曾子當時功夫是一一理會過來聖人知曾子許多道理都理會得便以一貫語之教它知許多道理却只是一箇道理曾子到此亦是它踐履處都理會過了一旦豁然知此是一箇道理遂應曰唯及至門人問之便云忠恕而已矣忠是大本恕是達道忠者一理也恕便是條貫萬殊皆自此出來雖萬殊却只一理所謂貫也

子貢平日是於前言往行上著功夫於見識上做得亦到夫子恐其亦以聖人為多學而識之故問之子貢方以為疑夫子遂以一貫告之子貢聞此別無語亦未見得子貢理會得理會不得自今觀之夫子只以一貫語此二人亦須是它承當得想亦不肯說與領會未得底人曾子是踐履篤實上做到子貢是博聞強識上做到夫子舍二人之外別不曾說不似今人動便說一貫也所謂一者對萬而言今却不可去一上尋須是去萬上理會若只見夫子語一貫便將許多合做底事都不做只理會一不知却貫箇甚底當

忠恕一以貫之曾子假忠恕二字以發明一貫之理蓋曾子平日無所不學看禮記諸書曾子那事不理會來但未知所以一故夫子於此告之而曾子洞然曉之而無疑賀孫問告子貢一以貫之章集注云彼以行言此以知言是就二子所到上說如何曰看上下語脉是如此夫子告曾子曾子只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這就行上說夫子告子貢乃云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這是只就知上說賀孫因舉大學或問云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以至身之所具身之所接皆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元有一貫意思曰然施之君臣則君臣義施之父子則父子親施之兄弟則兄弟和施之夫婦則夫婦別都只由這箇心如今最要先理會此心又云通書一處說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亦此意又云如千部文字萬部文字字字如此好面面如此好人道是聖賢逐一寫得如此聖人告之曰不如此我只是一箇印板印將去千部萬部雖多只是一箇印板又云且看論語如鄉黨等處待人接物千頭萬狀是多少般聖人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去明道說忠恕當時最錄得好賀孫

曾子一貫忠恕是他於事物上各當其理日用之間這箇事見得一道理那箇事又見得一道理只是未曾湊合得聖人知其用力已到故以一貫語之問曾子於零碎曲折處都盡得只欠箇一以貫之否曰亦未都盡得但是大綱已得又則將自到耳問君子之道費而隱曾子於費處已盡得夫子以隱處點之否曰然問曾子篤實行處已盡聖人以一貫語之曾子便會曰忠恕而已矣子貢明敏只是知得聖人以一貫語之子貢尚未領略曰然非與是有疑意曰子貢乃是聰人就知識學問語之曾子就行上語之語脉各不同須是見得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意思先就多上看然後方可說一貫此段恕字却好看方泝流以遡其源學者盡事事先了得未可得一字却不妨莫只懸空說箇一字作大罩了逐事事都未曾理會却不濟事所以程子道下學而上達方是實又云如人做塔先從下面大處做起到末梢自然合尖若從尖處做

如何得僩

問曾子一貫以行言子貢一貫以知言何也曰曾子發出忠恕是就行事上說孔子告子貢初頭說多學而識之便是就知上說曾子是就源頭上面流下來子貢是就下面推上去問曾子未聞一貫之前已知得忠恕未曰他只是見得聖人千頭萬緒都好不知都是這一心做來及聖人告之方知得都是從這一箇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好都是這根上生氣流注去貫也林問枝葉便是恕否曰枝葉不是恕生氣流注貫枝葉底是恕信是枝葉受生氣底恕是夾界半路來往底信是定底就那地頭說發出忠底心便是信底言無忠便無信了寓○夔錄云曾子一貫以行言子貢一貫以知言曾子只是就事上看夫子一[illegible]子貢多[illegible]

或問夫子告曾子以吾道一以貫之與告子貢予一以貫之之說曰曾子是以行言子貢是以知言蓋曾子平日於事上都積累做得來已周密都精熟力行過了只是未透夫子才點他便透如孟子所謂有如時雨化之者是到這裏恰好着得一陣雨便發生滋榮無所凝滯子貢却是資質敏悟能曉得聖人多愛與他說話所以亦告之又問尹氏云此可見二子所學之淺深曰曾子如他與門人之言便有箇結殺頭亦見他符驗處子貢多是說過說得了便休更沒收殺大率子貢緣他曉得聖人多與他說話但都沒收殺如子如不言處也沒收殺或曰他言性與天道處却是他有得處否曰然

今有一種學者愛說某自某月某日有一箇悟處後便覺不同及問他如何地悟又却不說便是曾子傳夫子一貫之道也須可說也須有箇來歷因做甚麼工夫聞甚麼說話方能如此今若云都不可說只是截自甚月甚日爲始已前都不是已後都是則無此理已前也有是時已後也有不是時蓋人心存亡之決只在一息之間此心常存則皆是此心才亡便不是聖賢教人亦只據眼前便着實做將去孟子猶自說箇存心養性若孔子則亦不說此樣話但云學而時習之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謹於言就有道而正焉顏淵問仁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弓問仁則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司馬牛問仁則曰仁者其言也訒據此一語是司馬牛己分上欠闕底若使他從此着實做將去做得徹時亦自到他顏冉地位但學者初做時固不能無間斷做來做去做到徹處自然純熟自然光明如人喫飯相似今日也恁地喫明日也恁地喫一刻便有一刻工夫一時便有一時工夫一日便有一日工夫豈有截自某日爲始前段都不是後段都是底道理又如曾子未聞一貫

之說時亦是全無是處他也須知得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如何是敬如何是孝如何是慈如何是信件件都要理會得了然後件件實做將去零零碎碎都着了工夫也細拶得箇影了只是爭些小在及聞一貫之說他便於言下將那實心來承當得說得平日許多工夫許多樣事千頭萬緒皆是此箇實心做將出來恰如人有一屋錢散放在地上當下將一條索子都穿貫了而今人元無一文錢却也要學他去穿這下穿一穿又穿不着那下穿一穿又穿不着以此爲學成得箇甚麼邊事如今誰不解說一以貫之但不及曾子者蓋曾子是箇實底一以貫之如今人說者只是箇虛底一以貫之耳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只爭箇做得與不做

耳孟子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廣

江西學者偏要說甚自得說甚一貫看他意思只是揀一箇儱侗底說話將來籠罩其實理會這箇道理不得且如曾子日用間做了多少工夫孔子亦是見他於事事物物上理會得這許多道理了却恐未知一底道理在遂來這裏提省他然曾子却是已有這本領便能承當今江西學者實不曾有得這本領不知是貫箇甚麼嘗譬之一便如一條索那貫底物事便如許多散錢須是積得這許多散錢了却將那一條索來一串穿這便是一貫若陸氏之學只是要尋這一條索却不知道都無可得穿且其為說吃緊是不肯教人讀書只恁地摸索悟處譬如前面有一箇關纔跳得過這一箇關便是了此煞壞學者某老矣日月無多方待不說破來又恐後人錯以某之學亦與他相似今不奈何苦口說破某道他斷然是異端斷然是曲學斷然非聖人之道但學者稍肯低心向平實處下工夫那病痛亦不難見

吾道一以貫之譬如聚得散錢已多將一條索來一串穿了所謂一貫須是聚箇散錢多然後這索亦易得若不積得許多錢空有一條索把甚麼來穿吾儒且要去積錢若江西學者都無一錢只有一條索不知把甚麼來穿又曰一只是一箇道理貫了或問忠恕曾子以前曾理會得否曰曾子於忠恕自是理會得了便將理會得底來解聖人之意其實借來直卿問一以貫之是有至一以貫之曰一只是一箇道理不用說至

問集注云聖人之心渾然一理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此恐是聖人之心昭明融液無纖毫間斷隨事隨物泛應曲酬只是自然流出來曾子謂之忠恕雖是借此以曉學者然既能忠則心無欺曲無叉路即此推將去便是一己而至於自然而盡則即聖人之所謂一矣曰如此則全在忠字上這段正好在恕字上看聖人之意正謂曾子每事已自做得是但事君只知是事君底道理事父只知是事父底道理事長只知是事長底道理未知其相貫通故孔子說我每日之間大事小事皆只是一箇道理而今却不識言意都倒說了且理會事事都要是若事都是不理會得那一不妨若事未是先去理會那一不濟事如做塔且從那低處闊處做起少間自到合尖處若只要從頭上做起却無著工夫處下學而上達下學方是實先生又云聖人與曾子說一貫處是說行與子貢說一貫處只說學問多學而識之一句可見又問自此之外更無餘法亦無待於推矣推只是推己之推否更無餘法是一理之外更無其他否曰聖人之忠恕自別不可將做尋常忠恕字看問才說恕字必須是推若不須推便是仁了曰聖人本不可說是忠恕曾子假借來說要之天地是一箇無心底忠恕聖人是一箇無為底忠恕學者是一箇著力底忠恕學者之忠恕方正定是忠恕且如不欺誑不妄誕是忠天地何嘗說我不可欺誑不可妄誕來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天地何嘗說我要得性命之正然後使那萬物各正性命來聖人雖有心也自是不欺誑不妄誕我所不欲底事也自是不去做故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即是此意問程子言忠者天道恕者人道不是中庸所謂天道人道否曰不是大本便是天道達道便是人道這箇不可去泥定解他如子思說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恰似只輕輕地傍邊傍說將去要之至誠無息一句已自剩了今看那一段不須字字去解亦不須言外求意自然裏面有許多道理今如此說倒鈍滯了所以聖人不胡亂說只說與曾子子貢二人曉得底其他如吾欲無言之類略略拈起些小來說都只是輕輕地說過說了便休若只管說來說去便自拖泥帶水胡泳以下集注

問曾子未知其體之一曰曾子偶未見得但見一箇事是一箇理不曾融會貫通然曾子於九分九毫九釐上都見得了即爭這些子故夫子告之而今人却是因夫子之說又因後人說得分曉只是望見一貫影像便說體說用却不去下工夫而今只得逐件理會所以要格物致知僩

先生問坐間學者云吾道一以貫之如何曾子但未知體之一處或云正如萬象森然者是曾子隨事精察力行處至於一元之氣所以為造化之妙者是曾子未知體之一處曰何故曾子既能隨事精察却不曉所以一處答云曾子但能行其粗而未造其精曰不然聖人所以發用流行處皆此一理豈有精粗政如水相似田中也是此水池中也是此水海中也是此水不成說海水是精他處水是粗豈有此理緣他見聖人用處皆能隨事精察力行不過但見聖人之用不同而不知實皆此理流行之妙且如事君忠是此理事親孝也是此理交朋友也是此理以至精粗小大之事皆此一理貫通之聖人恐曾子以為許多般樣故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真積力久工夫至到遂能契之深而應之速云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詞所以集注說自此之外固無餘法便是那竭盡無餘之謂聖人只是箇忠只是箇恕更無餘法學者則須推之聖人則不消如此只是箇至誠不息萬物各得其所而已這一箇道理從頭貫將去如一源之水流出為千條萬派不可謂下流者不是此一源之水人只是一箇心如事父孝也是這一心事君忠事長弟也只是這一心老者安少者懷朋友信皆是此一心精粗本末以一貫之更無餘法但聖人則皆自然流行出來學者則須是施諸己而不願而後勿施於人便用推將去聖人則動以天賢人則動以人耳又問盡己之忠聖人同此忠否曰固是學者與聖人所爭只是這些箇自然與勉強耳聖人所行皆是自然堅牢學者亦有時做

得如聖人處但不堅牢又會失却程子說學者為孔子事業盡得只是推得似聖人如剪綵為花固相似只是無造化功龜山云孔子似知州孟子似通判權州譬得好又問先生解忠恕謂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如程子說忠恕一以貫之則又自有聖人之忠恕曰這裏便自要理會得若照得其說則曉程子之說矣又云忠是一恕是所以貫之中庸說忠恕違道不遠是下學上達之義即學者所推之忠恕聖人則不待推然學者但能盡己以推之於人推之既熟久之自能見聖人不待推之意而忠恕二字有不足言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問曾子未知其體之一用自體出體用不相離於其用處既已精察何故未知其體之一曰是他偶然未知曾子於九分九釐上皆透徹了獨此一釐未透今人只指箇見底體用字來說却元不曾下得工夫又問曾子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而明之欲人之易曉曰這箇道理譬如一枝天然底花為人不識故作一枝假底花出來形容欲人識得箇模樣又曰此章一項說天命一項說聖人一項說學者只是一箇道理又曰聖人是自然底忠恕學者是使然底忠恕 [illegible]

[illegible]

蓋理也欲爲理一字說如何是聖人底如何是學者底一句訓解未免有粗暗學者須是自體認得或曰外見忠恕字如何看曰如此等字難爲一一分說且去子細看待此撞四字五箇字逐箇看他落在何界分將輕重參較久久自是合只說與將不曾事且如看地盤一分識得甲庚丙壬了逐一字挨將去求不差毫又之又曰要好看將此樣十數箇字排在西前賢所說逐一細看教心一遍意會便有所得也、賜錄云問忠恕何解此處大段用力一箇思天然底一箇是人爲底譬如把個花來形容生花一花是生花綵花假花形容引觸意思出來然此段一一須將天命一段說聖人一項說學者要之只是一箇道理

問一貫注言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耳未知其體之一亦是前所謂乎曰參也以魯得之他逐件去理會曾子問喪禮到人情委曲處無不講究其初見一事只是一事百件事是百件事得夫子一點醒百件事只是一件事許多般様只一心流出曾子至此方信得是一箇道理問自後學言之便道已知此是一理今曾子用許多積累工夫方始見得是一貫後學如何便曉得一貫曰後人只是想像說正如矮人看戲一般見前面人笑他也笑他雖眼不曾見想必是好笑便隨他笑又曰曾點所見不同方當侍坐之時見三子言志想見有些下視他幾箇作而言曰異乎三子者之撰看其意有鳳凰翔于千仞底氣象莊子中說孟子反子琴張皆側或琴或歌點亦只是此輩流源若不得聖人爲之依歸須一向流入莊老去僴

叔器問聖人之忠恕與學者之忠恕曰這不是說一貫便是忠恕忠恕自是那一貫底注脚只是曾子怕人曉那一貫不得後將這言語來形容不是說聖人是忠恕今若曉得一貫便曉得忠恕曉得忠恕便曉得一貫今且說那渾全道理便是忠那隨事逐物串斂來底便是恕今若要做那忠恕去湊成聖人忠恕做那忠恕去湊成一貫皆不是其分明說此只是曾子借此以推明之賀孫

而今不是一本處難認是萬殊處難認如何就萬殊上見得皆有恰好處又云到這裏只見得一本萬殊不見其他

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此語見周禮疏𥳑

問如心爲恕曰如比也比自家心推將去仁之與恕只爭些子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道夫

蜚卿問恕字古人所說有不同處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便與大學之絜矩程子所謂推己都相似如程子所引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及大學中說有諸己而後求諸人却兼通不得如何曰也只是一般但對副處別子細看便可見今人只是不曾子細看其當初似此類都逐項寫出一字對一字看少間紙上底通心中底亦脫然且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各正性命底便如乾道變化底所以爲如直卿問程子言如心爲恕如心之義如何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萬物一箇物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箇人裏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己之心求到那物上賢者之忠恕也這事便是難且如古人云不廢困窮不虐無告自非大無道之君孰肯廢虐之者然心力用不到那上便是自家廢虐之須是聖人方且會無一處不到又問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上句是聖人之恕下句是賢者之恕否曰上箇是聖人之恕下箇是賢者之仁聖人之恕便是衆人之仁衆人之仁便是聖人之恕道夫

楊問以己推己之辨先生反問如何曰以己是自然底意思推己是反思底意思曰然以己是自然流出如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推己便有折轉意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寓因問推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推廣不

去天地閉賢人隱如何曰亦只推己以及物推得去則物我貫通自有箇生生無窮底意思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氣象天地只是這樣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絕欲利於己不利於人欲己之富欲人之貧欲己之壽欲人之夭似這氣象全然閉塞隔絕了便似天地閉賢人隱萬

問以己推己之辨曰以己是自然推己是著力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以己及人也近取諸身譬之他人自家欲立知得人亦欲立方去扶持他使立自家欲達知得人亦欲達方去扶持他使達是推己及人也淳

胡問以己及物以字之義曰以己及物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聖人是因我這裏有那意思便去及人如未飢未見得天下之人飢未寒未見得天下之人寒因我之飢寒便見得天下之飢寒自然恁地去及他便是以己及物如賢人以下知得我既是要如此想人亦要如此而今不可不教他如此三反五折便是推己及物只是爭箇自然與不自然

以己及物是自然及物己欲立便立人己欲達便達人推己及物則是要逐一去推出如我欲恁地便去推云人也合恁地方始有以及之如喫飯相似以己及物底便是我喫了自是教別人也喫不待思量推己及物底便是我喫了便思量道別人也合當喫方始與人喫

恕之得名只是推己故程先生只云推己之謂恕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此就聖人說却只是自然不待勉強而推之其字釋却一般

以己及物仁也一以貫之是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蓋是明道之說第一句只是狀仁說一句違道不遠只將着推己及物說

問程子謂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以己及物仁也與違道不遠不相關莫只是以此分別仁恕否曰自是不相關只是以此形容仁恕之定名

問明道言忠者天道恕者人道何也曰忠是自然恕是隨事應接略假人為所以有天人之辨

忠者天道恕者人道此天是與人對之天若動以天也之天即是理之自然又曰聖賢之言夫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子思言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張子言理一分殊只是一箇

問天道人道初非以優劣言自其渾然一本言之則謂之天道自其與物接者言之則謂之人道耳曰然此與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語意自不同

一貫忠恕先生曰此是曾子平日用工於逐事逐物上都理會過了但未知一貫爾故夫子喚醒他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先生顧曰恕者所以行乎忠也一句好看又曰便與中庸大德敦化小德川流相似

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偽妄以其必於此而本焉故曰道之體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用

忠恕一段明道解得極分明其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忠恕違道不遠是也分明自作一截說下面忠恕一貫之以下知是言聖人之忠恕故結云所以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若曰中庸之言則動以人爾

忠恕違道不遠此乃略下教人之意下學而上達也盡己之謂忠推己及物之謂恕忠恕二字之義只當如此說曾子說夫子之道而以忠恕爲言乃是借此二字綻出一貫一貫乃聖人公共道理盡己推己不足以言之緣一貫之道難說與學者故以忠恕曉之

忠恕違道不遠與夫子之道忠恕只消看他上下文便自可見如中庸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勿者禁止之辭豈非學者之事論語之言分明先有箇夫子之道字豈非聖人之事

忠恕違道不遠正是說忠恕一以貫之之忠恕却是升一等說

一是忠貫百是恕譬如一泓水聖人自然流出灌溉百物其他人須是推出來灌溉此一貫所以爲天至子忠忠恕只是人所以說違道不遠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才是他人便須是如此 泳

問到得忠恕已是道如何又云違道不遠曰仁是道忠恕正是學者着力下工夫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子思之說正爲下工夫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却不是借地曾子只是借這箇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便是天之忠恕純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便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便是學者之忠恕 賀

曾子忠恕與子思忠恕不同曾子忠恕是天子思忠恕尚是人在 泳

問忠恕而已矣與違道不遠已所不欲等處不同而程先生解釋各有異意如何曰先理會忠恕而已一句如明道說動以天之類只是言聖人不待勉強有箇自然底意思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看箇勿字便是禁止之辭故明道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正是如此分別或曰南軒解此云聖人全乎此天之道也曾子稱夫子忠恕是矣賢者求盡夫此人之道也子思稱忠恕是矣曰此亦說得好諸友却如何看謨曰集注等書所謂盡己爲忠道之體也推己爲恕道之用也忠爲恕體是以分殊而理未嘗不一恕爲忠用是以理一而分未嘗不殊此固甚明矣曰夫子只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子說此一句正是下箇注脚如何却橫將忠恕入來解說一貫字程子解此又如何曰以己及物爲仁推己及物爲恕又却繼之曰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如此却是剩了以己及物一句如何謨曰莫是合忠恕而言便是仁否先生稱善謨曰只於集注解第二節亦得之如曰聖人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合忠恕是仁底意思曰合忠恕正是仁若使曾子便將仁解一貫字却失了體用不得謂之一貫備要如此講貫方盡 謨

問論語中庸言忠恕不同之意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中庸言忠恕違道不遠是也此是學者事然忠恕功用到底只如此曾子取此以明聖人一貫之理耳 文蔚錄云曾子借學者以形容聖人 若聖人之忠恕只說得誠與仁字聖人渾然天理則不待推自然從此中流出也盡字與推字聖人自不用得若學者則須推故明道云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自是兩端伊川說中庸則只說是下學上達又說是子思掠下教人明道說論語則曰一以貫之大本達道也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耳伊川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此規模又別大雅云程先生說忠恕形容得最好然一字多在忠上多在恕上大雅云多在忠上曰然一貫之理在他人言則未必盡在曾子言之必是盡曰此說

程子說得甚分明復將元說成段看後來多被學者將元說拆開分布在他處故意散亂不全難看 大雅

問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曰恕學正在兩隅界頭只看程子說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便分明恕是推以及物使各得其所處盡物之謂信 人傑

劉問忠恕曰忠即是實理忠則一理恕則萬殊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亦只以這實理流行發生萬物牛得之爲牛馬得之而爲馬草木得之而爲草木 卓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此是不待盡而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不其恕乎此是不待推而恕也 廣

忠貫恕恕貫萬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是不忠之忠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不其恕乎是不恕之恕天地何嘗道此是忠此是恕人以是名其忠與恕故聖人無忠恕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乃學者之事 士毅

曾子所言只是一箇道理但假借此以示門人如程子所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天地無心之忠恕夫子之道一貫乃聖人無爲之忠恕盡己推己乃學者著力之忠恕固是一箇道理在三者自有三樣且如天地何嘗以不欺不妄爲忠其化生萬物何嘗以此爲恕聖人亦何嘗以在己之無欺無妄爲忠若汎應曲當亦何嘗以此爲恕但是自然如此故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此語極是親切若曉得曾子意思雖即是忠恕二字而發明一貫之旨昭然但此話難說須自意會若只管說來說去便拖泥帶水又云夜來說忠恕論著忠恕名義自合依子思忠恕違道不遠是也曾子所說却是移上一階說聖人之忠恕到程子又移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一箇忠恕須自看教有許多等級分明 僴

正淳問伊川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乾道變化猶是說上體事至各正性命方是恕否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正相夾界半路上說程子謂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又謂盡物之謂信如乾道變化便是盡己處各正性命是推以及物處至於推到物上使物物各得其所處方是盡物便是信問侯師聖云草木蕃廡各正性命如何曰亦常數家便是草木蕃是草木暢茂天造草昧之意故指來說恕字不甚肯各正性命說推己及物然當時只是且指此兩句來說 當

徐仁父問充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如何曰只管充廣將去則萬物各得其分只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上面廣充將去是充之於一家則一家得其所充之於一國則一國得其所無施而不得其所便是天地變化草木蕃若充廣不去則這裏出門便行不得便窒塞了如何更施諸人此便是天地閉賢人隱底道理 賀孫

吳仁父問充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是氣象如此是實如此曰似恁地恕只是推得去推不去亦人只要理會自己不管別人別人底事便說不關我事今如此人便爲州爲縣亦只理會自己百姓盡不管他直是推不去又問恕字伊川閑曰所以道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又曰也須是忠無忠把甚麼推出來 節

天地變化是忠忠則一草木蕃是恕恕則萬狀天地閉賢人隱是理當如此非如人之不恕是有吝意如如春不恕如冬 僩

草木蕃如說草木暢茂 僩

一譬如元氣八萬四千毛孔無不通貫是恕也又曰一以貫之只是萬事一理伊川謂言仁義亦得蓋仁是統體義是分別某謂言禮樂亦得樂統同禮辨異言異復歸同而謂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去偽

忠恕是工夫公平則是忠恕之効所以謂其致則公平致極至也 去偽

問吾道一以貫伊川云多在忠上看得來都在忠上貫之却是恕曰雖是恕却是忠流出貫之 可學

問盡物之謂恕與推己之謂恕如何推己只是忠中流出曰方流出未可謂之盡曰盡物之謂信是物皆得此理故曰盡物曰然 可學

問侯氏云盡物之謂恕程子不以爲然何也曰恕字上著盡字不得恕之得名只是推己盡物却是於物無所不盡意思自別 賀孫

衆朋友再說忠恕章畢先生曰將孔子說做一樣看將曾子說做一樣看將程子說又做一樣看又曰聖人之恕無轍迹學者則做這一件是當了又把這樣子去做那一件又把這樣子去做十件百件千件都把這樣子去做便是推到下梢都

是這箇樣子便只是一箇物或問先生與延平閑論此一段還與集註同否曰此是三十歲以前書大槩也是如此說得不似而今看得又較別 賀

亞夫問忠恕而已矣曰此曾子借學者忠恕以明一貫之妙蓋一貫自是難說得分明惟曾子將忠恕形容得極好學者忠恕便待推方得才推便有比較之意聖人更不待推但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便是聖人地位如一源水在此自然分流四出借學者忠恕以形容一貫猶所謂借粹以形容細䌷至道云如所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不是但孝弟自孝說曾子說忠恕如說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一般自有交關妙處當時門弟想亦未曉得惟孔子與曾子曉得自後千餘年更無人曉得惟二程說得如此分明其門人更不曉得惟侯氏謝氏曉得某向來只推見二程之說却與胡籍溪范直閣說二人皆不以爲然及後來見侯氏說得元來如此分明但諸人不曾子細看爾直卿云聖人之忠是天之天聖人之恕是天之人忠恕只是學者事不足以言聖人只是借言爾猶云處堯與文王文王自是純亦不已豈曾不足以言之然與說便有純亦不已意思又云忠猶木根恕猶枝葉條幹 端蒙

忠恕一貫聖人與天爲一渾然只有道理自然應去不待盡己方爲忠不待推己方爲恕不待安排不待忖度不待睍當如水源源滔滔流出分而爲支派任其自然不待布置入那溝入這瀆故云曾子怕人曉不得一貫故借忠恕而言某初年看不破後得侯氏所收程先生語方曉得又云自孔子告曾子曾子說下在此千五百年無人曉得待得二程先生出方得明白前前後後許多人說今看來都一似說夢善云初疑忠者天道恕者人道不得後晗曉得因以二句解之云天道是自然之理具人道是自然之理行直卿云就聖人身上說忠者天之天恕者天之人就學者身上說忠者人之天恕者人之人曰要之只是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曰思上蔡語錄

方叔問忠恕一理却似說個中和一般曰和是已中節了恕是方施出處且如忠恕如何是一貫曰無間斷便是一貫曰無物如何見得無間斷蓋忠則一纔推出去便貫了此忠恕所以爲一以貫之蓋是孔子分上事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孔子之忠恕餘人不得與焉忠恕一也然亦有分數若中庸所謂忠恕只是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則是賢人君子之所當力者程子觀之亦精矣然程門如尹氏輩亦多理會不曾到此若非劉質夫謝上蔡侯師聖之徒記得如此分曉則切要處都黑了 大雅

忠便是一恕便是貫自一身言之心便是忠應於事者便是恕龜山之說不然此蓋舊時與諸公商量此段都說道龜山便是明道說其深以爲不然更無路得分疏後來把程先生說自看來看去乃大分明以此知聽說話難須是心同意契纔說便領略得龜山說得低地差來不是他後來說得差是他當初與程先生對面說時領略不得這意思如今諸公聽某說話若不領略得從然聽之只是從然程先生那一段是劉質夫記想他須是領略得此段可笑舊時語錄元自分而爲兩曰以己及物至違道不遠是也爲一段自吾道一以貫之爲一段若只據上文是看他意不出然而後云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自說得分明正與違道不遠是也相應更一段說其事亦散而爲三 賀孫

明道解忠恕章初本分爲兩段後在籍溪家見却只是一段遂合之其義極完備此語是劉質夫所記無一字錯可見質夫之學其他諸先生如楊尹拘於中庸之說也自看明道說不曾破謝氏 一作說 却近之然亦有見未盡處 端蒙

二程之門解此章者惟上蔡解得二先生之旨其次則侯師聖其餘雖游楊尹皆說不透忠恕是足以貫道忠故一恕故貫

也洽
問忠雖已發而未及接物侯氏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乃云春
生冬藏歲歲如此不誤萬物是忠如何曰天不春生冬藏時
合有箇忠公且道天未春生冬藏時有箇心在那裏這箇是
天之生物之心無停無息春生冬藏其理未嘗間斷到那萬
物各得其所時便是物物如此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各正性
命是那一草一木各得其理變化是箇渾全底賀孫
問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曰今但以人觀天以天觀人
便可見在天便是命在人便是忠要之便是至誠不息因論
集義諸家忠恕之說曰古今諸家所言却甚曾子自不識其所
謂一貫夫子之道却是二以分之不是一以貫之燾
吾道一以貫之今人都祖張無垢說合人己為一貫這自是聖
人說這道理如此如何要合人己說得如所謂攻以予為多
學而識之者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這箇又如何要將人己

說得多是看聖賢文字未曾子細纔於半中央撈得些小意
思便道只是恁地又說及陳叔向也自說一樣道理甚嘗說
這樣說話得他自立箇說說道我自所見如此也不妨只是
被他說出一樣却將聖賢語言硬折入他窠窟裏面據他說
底聖賢意全不如此燾
因有援引此類以說忠恕者曰今日浙中之學正坐此弊多強將
名義比類牽合而說要之學者須是將許多名義如忠恕仁
義孝弟之類各分析區處如經緯相似使一一有箇著落將
來這箇道理熟自有箇合處譬如大概舉南康而言皆是南
康人也却須要其間識得某人為誰某人在甚處然後謂之
識南康人也銖
問或云忠恕只是無私己不責人曰此說可怪自有六經以來
不曾說不責人是恕若中庸也只是說施諸己而不願亦勿
施於人而已何嘗說不責人不成只取我好別人不好更不

管他於理合管如子弟不才係吾所管者合責則須責之豈
可只說我是恕便了論語只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謂之薄
者如言不以己之所能必人之如己隨材責任耳何至舉而
弃之賀孫

君子喻於義章

問喻於義章曰小人之心只曉會得那利害君子之心只曉會
得那義理見義理底不見得利害見利害底不見得義理卓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只知得箇當做與不當做當做
處便是合當如此小人則只計較利害如此則利如此則害
君子則更不顧利害只看天理當如何宜字與利字不同子
細看僩
文振問此章曰義利只是箇頭尾君子之於事見得是合如此
處處得其宜則自無不利矣但只是理會箇義却不曾理會
下面一截利小人却見得下面一截利却不理會事之所宜

往往兩件事都有利但那一件事之利稍重得分毫便去做
那一件君子之於義見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為小人之於利
亦是於曲折纖悉間都理會得故亦深好之也時舉○錄見下
問君子喻於義義者天理之所宜凡事只看道理之所宜為不
顧己私利者人情之所欲得凡事只任私意但取其便於己
則為之不復顧道理如何曰義利也未消說得如此重義利
猶頭尾然義者宜也君子見得這事合當如此那事合當如
彼但裁處其宜而為之則何不利之有君子只理會義下一
截利處更不理會小人只理會下一截利更不理會上一截
義蓋是君子之心虛明洞徹見得義分明小人只管計較利
雖絲毫底利也自理會得㝢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只是一事上君子於此一事只見得
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且如有白金遺道中君子過之曰此
它人物不可妄取小人過之則便以為利而取之矣

喻義喻利不是氣稟如此君子存得此心自然喻義小人陷溺
此心故所知者只是利若說氣稟定了則君子小人皆由生
定學力不可變化且如有金在地君子便思量不當得小人
便認取去又云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如喻義喻利皆是一事上有兩段只此一物君子就上面自
喻得義小人只是喻得利了父母之年孝子之心既喜其壽
又懼其衰君子小人只共此一物上面有取有不取 僩
喻義喻利只是這一事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
如伯夷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可以沃戶樞盖小人
於利他見這一物便思量做一物事用他計較精密更有秋
君子所能知者緣是他氣稟中自元有許多麼精是濁底物
所以纔見那物事便出來應他這一箇穿孔便對那箇穿孔
君子之於義亦是如此或曰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若
作惟其篤好是以深喻也得曰陸子靜說便是如此 僩

居父問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曰這只就眼前看且如今做
官須是恁地廉勤自君子為之只是道做官合着如此自小
人為之他只道如此做可以得人說好可以求知於人那有
李某當講白鹿極之初上一書極說道學恁地不好那時某
人在要路故以此說投之即得超升上州教官前日某方赴
召到行在忽又上一書極稱道學之美他便道某有某勢要
便以此相投極好笑 𧶘

問集注謂義者天理之所宜仁說又謂義者宜之理意有異否
曰只宜處便是義宜之理理之宜都一般但做文恁地變只
如冷底水熱底水水冷底水熱底一般 淳

見賢思齊焉章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見人之善而尋己之善見人
之惡而尋己之惡如此方是有益

事父母幾諫章

問幾諫曰幾微也只是漸漸細密諫不恁峻暴硬要闌截內則
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便是解此意 寓

問幾微也微還是見微而諫還是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曰幾微
只得做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且如今人做事亦自蕩地做出
來那裏去討幾微處若要做見幾而諫除非就本文添一兩
字始得 僩

又敬不違不違是主那諫上說敬已是順了又須委曲作道理
以諫不違去了那幾諫之意也 僩

問集注舉內則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此說勞而不
怨禮記說勞字似作勞力說如何曰諫了又諫被撻至於流
血可謂勞矣所謂父母喜之愛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
勞只是一般勞 寓

問幾微也微諫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得孝子深愛其親
雖當諫過之時亦不敢伸己之直而辭色皆婉順也見志不

從又敬不違才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諫便又起敬起孝使父
母歡悅不待父母有難從之辭色而後起敬起孝也若或父
母堅不從所諫甚至怒而撻之流血可謂勞苦亦不敢疾怨
愈當起敬起孝此聖人教天下之為人子者不惟平時有愉
色婉容雖遇諫過之時亦當如此甚至勞而不怨乃是深愛
其親也曰推得也好又云又敬不違者上不違微諫之意切
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置父母於無
過之地其心心念念只在於此若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
遂止而不諫者非也欲必諫遂至觸其怒亦非也 [illegible]

問自幾諫章至喜懼章見得事親之孝四端具焉但覺得仁愛
之意分外重所以孝弟為仁之本立愛自親始曰是如此惟
是初發先是愛故較切所以告子見得不全便只把仁做中
出便一向把義做外來看了 驤

問謝氏說幾諫章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恐未安曰聖人答人

問孝多就人之資質言之在子夏則少於愛子游則少於敬
不當遂斷難以勿也如謝氏所引兩句乃是莊子之說此與阮
籍居喪飲酒食肉及至慟哭嘔血意思一般蔑棄禮法專事
情愛故也 人傑 賀孫

父母在章

問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曰為人子須是以父母之心為心
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愛親之心亦當跬步不忘若
是遠遊不惟父母思念之切人子去親庭既遠溫凊定省之
禮自此闕所以不遠遊如或有事勢須當遊亦必有定所
欲親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

父母之年章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只是這一事上既喜其壽又就這壽上又懼
其來日之無多注中引既喜其壽又懼其衰微差些如此卻
是兩事矣 僩

古者言之不出章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此章緊要在恥字上若是無恥
底人未曾做得一分便說十分矣 僩

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若恥則自
是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這箇只在恥上 僩

集注引范氏說最好只緣輕易說了便把那行不當事非踐
履到底烏能言及此 僩

以約失之章

以約失之者鮮約字是實字若約之以禮則約字輕 僩

問以約失之者鮮凡人須要檢束令入規矩準繩便有所據守
方少過失或是侈然自肆未有不差錯曰說得皆分明 柄

以約失之者鮮矣凡事要約約底自是少失矣或曰恐失之吝
嗇如何曰這約字又不如此只凡事自收斂若是吝嗇又當
放開這箇要人自揣量看使得如君子之學全是約極而至

於楊氏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其弊必至此然清虛寡欲這
又是他好處文景之治漢曹參之治齊便是用此本朝之仁
宗元祐亦是如此事事不敢做兵也不敢用財也不敢用然
終是少失如儉嗇却是不如此使多事 僩

君子欲訥於言章

問言懼其易故欲訥訥者言之難出諸口也行懼其難故欲
敏敏者力行而不惰也曰然 柄

德不孤章

問德不孤必有鄰鄰是朋類否曰然非惟君子之德有類小人
之德亦自有類 僩

德不孤以理言必有鄰以事言 僩

論語中德不孤是以氣類相求言人為善便自有吉人
相伴凶德者亦有凶人同之是德不孤必有鄰也易中德不
孤謂不只一箇德蓋內直而外方內外皆是德故不孤只訓
文言中大字若有敬而無義有義而無敬即孤矣 督

問德不孤必有鄰曰此處恐不消得引易中來論語所說德不
孤必有鄰只云有如此之德必有如此之類應如小人為不
善必有不善之人應之易中言敬以直內須用義以方外義
以方外須用敬以直內孤猶偏也敬義既立則德不偏孤言
德盛若引易中來說恐將論語所說未得沒理會了 柄

問語云德不孤必有鄰是與人同易云敬義立而
德不孤卻是說德不孤吝明道卻指此作與物同如
何曰亦未安

德不孤是善者以類應論語引易中說易之文說得未是只用
伊川說伊川言德不孤必有鄰是事之驗 謨

事君數章

問集注引胡氏一段似專主諫而言恐交際之間如諂媚之類
亦是數不止是諫曰若[illegible]是求媚於人則客

性是不好底事了是又消說以謹而毅者却是意善而事未
善耳故聖人特言之以警學者耳。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八計二十四板

論語十

公冶長上

子謂公冶長章

問子謂公冶長章曰子謂可妻必有以取之矣雖在縲紲之中特因而舉之非謂以非罪而陷縲紲爲可妻也燁

南容爲人觀其三復白圭便是能謹其言行者邦有道是君子道長之時南容必不廢棄邦無道是小人得志以陷害君子之時南容能謹其言行必不陷於刑戮燁

問子謂南容章集注云以其謹於言行如其三復白圭固見其謹於言矣謹於行處雖未見然言行實相表裏能謹於言必能謹於行矣曰然燾

問公冶長可妻伊川以避嫌之事賢者不爲況聖人乎自今人觀之閨門中安知無合著避嫌處曰聖人正大道理合做處便做何用避嫌問古人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窃恐閨門中主恩怕亦有避嫌處曰固是主恩亦須是當理方可某看公淅人多要避嫌程子所謂年之長幼時之先後正是解或人之說未必當時如此大抵二人都是好人可托或先是見公冶長遂將女妻他後來見南容亦是箇好人又把兄之女妻之看來文勢恐是孔子之女年長先嫁兄之女少在後嫁亦未可知程子所謂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實是如此寓

叔家問程子避嫌之說曰只當委曲便是道理當如此且如避嫌亦不能無如做通判與太守是親戚也合當避嫌第五倫之事非不見得如此自是常有這心在克不去今人這樣甚多只是徇情恁地去少間將這箇做正道理了大是害事所以古人於誠意正心上兩著工夫正怕到這處寓

子謂子賤章

或問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曰便雖有聖人在也須得取於人方能成德

問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曰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友親炙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 淵

問子謂子賤章曰看來聖人以子賤爲君子哉若人此君子亦是大槩說如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一般大抵論語中說得最高者有大槩說如言賢者之類若言子賤爲君子而子貢未至於不器恐子賤未能強似子貢又子賤因魯多君子而後有所成就不應魯人強似子貢者如此之多 南升

子貢問賜也何如章

叔蒙問子貢通博明達若非止於一能者如何却以器目之莫是亦有窮否曰畢竟未全備 賀孫

子貢是器之貴者可以爲貴用雖與賤者之器不同然畢竟只是一器非不器也 僩

問子貢得爲器之貴者聖人許之然未離乎器而未至於不器處不知子貢是合下無規模抑是後來欠工夫曰也是欠工夫也是合下稟得偏了一般人資稟踈通明達平日所做底工夫都隨他這踈通處去一般人稟得恁地馴善自是隨這馴善去恰似人喫藥五臟和平底人喫這藥自流注四肢八脉去若是五臟中一處受病受得深喫這藥都做那一邊去這一邊自勝了難得效學者做工夫正要得專去偏處理會 寓

或曰雍也章

仁而不佞時人以佞爲賢屢憎於人是他說得大故傷小忤被他譏刺者豈不惡之 僩

佞只是捷給辯口者古人所說皆如此後世方以諂字解之 道夫

佞是無實之辭 道夫

執一之問孔子於仲弓不知其仁如何曰孔子既不保他必是也有病痛然這一章是不佞要緊佞不是諂佞是箇口快底人事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未問是與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見是佞 寓

問爲人君止於仁若是未仁則不能視民猶己而不足爲君然夫子既許仲弓南面而又曰未知其仁如何曰言仁有麤細有只是指那慈愛而言底有就性上說底這箇便較細底若有一豪不盡不害爲未仁只是這箇仁但是那箇是深底這箇是淺底那箇是疎底這箇是密底 僩

子使漆雕開仕章

陳仲卿問子使漆雕開仕章曰此章當於斯字上看斯是指箇甚麼未之能信者便是於這箇道理見得未甚透徹故信未及看他意思便把箇仕都輕看了 [illegible]

吾斯之未能信他是不肯更做小底所謂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道夫

或問吾斯之未能信如何曰斯之一字甚大漆雕開能自言吾斯之未能信則其他已高矣斯有所指而云非只指誠意正心之事事君以忠事父以孝皆是這箇道理若自信得及則雖欲不如此做不可得矣若自信不及如何勉強做得欲要自信得及又須是自有所得無遺方是信 [illegible]〇去偽同

問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斯者此理也漆雕開能指此理而言便是心目之間已有所見未能信者未能真知其實然而自保其不叛以此見漆雕開已見大意方欲進進而不已蓋見得大意了又要真知到至實無妄之地它日成就其可量乎此夫子所以悅其篤志也 祖道〇[illegible]

或問吾斯之未能信曰知得深便信得篤理合如此者必要如

此知道不如此便不得如此只此是信且如人孝亦只是大
綱說孝謂有些小不孝處亦未妨又如忠亦只是大綱說忠
謂使有些小不忠處亦未妨即此便是未信此是漆雕開心
上事信與未信聖人何緣知得只見他其才可仕故使之仕
他揆之於心有一豪未得不害其爲未信仍更有志於學聖
人所以說之又問謝氏謂其器不安於小成何也曰據他之
才已自可仕只是他不伏如此又欲求進譬如一株樹用爲
椽桷已自可矣他不伏做椽桷又要做柱便是不安於小成
也燾

立之問吾斯之未能信曰漆雕開已見得這道理是如此但信
未及所謂信者眞見得這道理是我底不是問人假借將來
譬如五穀可以飽人人皆知之須是五穀灼然嘗喫得飽方
是信得及今學者尙未曾見得却信箇甚麼若見人說道這
箇善這箇惡若不曾自見得都不濟事亦終無下手處矣[illegible]

信者自保得過之意知與行皆然自保得知得自保得行得漆
雕開只是見得分明然亦不敢自保如此故曰吾斯之未能
信蓋其絲豪隱微之間自知之爾[illegible]

問竊意開都見得許多道理但未能自保其終始不易曰他於
道理已自透徹了又問他說未能信恐是自覺行處有些勉
強在曰未須說行在目即便看此小窒礙處淵

敬之問此章曰也不是要就用處說若是道理見未破只且理
會自身已未敢去做他底亦不是我信得了便定着去做道
理自是如此這裏見得直是分曉方可去做寓因問明道所
言漆雕開曾點已見大意二子固是已見大體了看來曾點
見得雖未甚快却是通身通用都知了曾點雖是見得快恐
只見躰其用處未必全也先生以爲然問寓有何說寓曰開
之未信若一理見未透即是未信曰也不止說一理要知信
不過不眞知决是如此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猶
是眞見得有不義不辜處便不可以得天下若說略行不義
略殺不辜做到九分也未甚害也不妨這便是未信處這裏
更須玩味省察體認存養亦會見得决定恁地而不可不恁
地所謂脫然如大寐之得醒方始是信處耳問格物窮理之
初事事物物也要見到那裏了曰固是要見到那裏然也約
摸是見得直到物格知至那時方信得及寓

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斯是甚底他是見得此箇道理了只是
信未及他眼前看得闊只是踐履未純熟他是見得箇規模
大不入這小底窠坐曾晳被他見得高下面許多事皆所不
屑爲到他說時便都恁地脫灑想見他只是天資高便見得
恁地都不曾做甚工夫却與曾子相反曾子便是著實步步
做工夫到下梢方有所得曾晳末流便會成莊老想見當時
聖人亦須有言語敲點他只是論語載不全賜

問吾斯之未能信曰信是於這箇道理上見得透全無些疑處

他看得那仕與不仕全無緊要曾點亦然但見得那日用都
是天理流行看見那做諸侯卿相不是緊要却不是高尚要
恁地說是他自看得沒緊要今人居鄉只見居鄉利害居官
只見居官利害全不見道理他見得道理大小大了見那居
官利害都沒緊要仕與不仕何害植

知只是一箇知只是有深淺須是知之深方信得及如漆雕開
吾斯之未能信是也若說道別有箇不可說之知便是釋氏
之所謂悟也問張子所謂德性之知不萌於聞見是如何曰
此亦只是說心中自曉會得後又信得及耳廣

問漆雕循守者乎曰循守是守一節之廉如原憲之不容物是
也漆雕開却是收斂近約[illegible]

問注謂信是眞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是如何曰便是朝聞
道意思須是自見得這道理分明方得問是見得吾心之理
或是出仕之理曰都是這箇道理不可分別漆雕開却見得但

知未深耳所以未敢自信問程子云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曰也是見得這意思漆雕開想見他已知得八分了因說物格知至他只有些子未格有些子未至耳伊川嘗言虎傷者曾經傷者神色獨變只為見得徹凡人皆知水蹈之必溺火蹈之必焚今試教他去蹈水火定不肯去無他只為真知燾

或問吾斯之未能信注云未有以真知其實然而保其不叛也聖門弟子雖曰有所未至然何至於叛道曰如此則曾子臨終更說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做甚麼或曰起居動作有少違背便是叛道否曰然淳。燾錄同

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是已見大意曰是他見得大了淳之錄云是便小合殺不得論語中說曾點處亦自可見如漆雕開只是此一句如何便見得他已見大意處然工夫只在斯字與信字上且說斯字如何當等各以意對曰斯只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信是雖已見得如此却自斷當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尚自保不過雖是知其已然未能決其將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賀孫

揚丞問如何謂之大意曰規模小底易自以為足規模大則功夫卒難了所以自謂未能信

問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曰大意便是本初處若不見得大意如何下手作工夫若已見得大意而不下手作工夫亦不可孔門如曾點漆雕開皆已見大意某問開自謂未能信孔子何為使之仕曰孔子見其可仕故使之仕它隱之於心有未信處

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曰漆雕開想是大頭上面朴實去做工夫不求人知底人雖見大意也學未到若曾皙則只是見得往往却不曾下工夫

或問子說開意如何曰明道云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又云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看這語意是如何看得此意方識得聖人意思節

王景仁問程子言曾點與漆雕開已見大意何也曰此當思其問公而公反以問某邪此在公自參取既而曰所謂斯之未信斯者非大意而何但其文理密察則二子或未之及又問大意竟是如何曰若推其極只是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祖道

或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曰曾記胡明仲說禹稷顏回同道其意謂禹稷是就事上做得成底顏子見道是做未成底此亦相類開是著實做事已知得此理點見識較高但却著實處不如開開却進未已點恐不能進銖

貞卿問程子云云曰開更密似點點更規模大開尤縝密道夫

問漆雕開與曾點孰優劣曰舊看皆云曾點高今看來却是開著實點頗動蕩

問恐漆雕開見處未到曾點曰曾點見雖高漆雕開却確實觀他吾斯之未能信之語可見

曾點開闊漆雕開深穩方子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若論見處雕未必如點透徹論做處點又不如開著實邵堯夫見得恁地却又只管作弄去儒用

曾點已見大意却做得有欠缺漆雕開見得不如點透徹而用工却密點天資甚高見得這物事透徹如一箇大屋但見外面牆圍周匝裏面間架却未見得却又不肯做工夫如邵康節見得恁地只管作弄又曰曾子父子却相反曾子初間却都不見得只從小處做去及至一下見得大處時他小處却都曾做了賜

曾點見得甚高却於工夫上有疎略處漆雕開見處不如曾點然有向進之意曾點與曾參正相反曾參却是積累做去千條萬緒做到九分八九釐只有這些子未透既聞夫子一貫之旨則前日之千條萬緒皆有着落矣忠恕而已矣此是他學

若之忠恕以影出聖人自然之忠恕也學人

上蔡言漆雕開不安於小成是他元見大意了方肯不安於小成若不見大意如何知得它不肯安於小成若不見大意者只安於小成耳如人食藜藿與食芻豢若未食芻豢只知藜藿之美及食芻豢則藜藿不足食矣顒

道不行章

夫子浮海假設之言且如此說非是必要去所以謂子路勇可以從行便是未必要去僩

問子路資質剛毅固是箇負荷容受得底人如何卻有那聞之喜及終身誦之之事曰也只緣他好勇故凡事粗率不能深求細繹那道理故有此事燾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仲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也壯祖

孟武伯問三子仁乎夫子但言三子才各有所長若仁則不是易事夫子雖不說三子無仁但言不知其仁則無在其中矣仁是全體不息所謂全體者合下全具此心更無一物之雜不息則未嘗休息置之無用處全體似箇桌子四腳若三腳便是不全不息是常用他或置之僻處又被別人將去便是息此心具十分道理在若只見得九分亦不是全了所以息者是私欲間之無一毫私欲方是不息乃三月不違以上地位若違時便是息不善底心固是息若一等閑思慮亦不得須要照管得此心常在僩

問孟武伯問三子之仁而聖人皆不之許但許其才云云曰大槩是如此又問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不然蓋纔說箇仁字便用以全體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纔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無私了所以三子當不得這箇仁字聖人只稱其才燾

問孔門之學莫大於為仁孟武伯見子路等皆孔門高弟故問之孔子於三子者皆許其才而不許其仁曰何故許其才不許其仁對曰三子之才雖各能辦事但未知做得來能無私心否曰然聖人雖見得他有駁雜處若是不就這裏做工夫便待做得事業來終是粗率非聖賢氣象若有些子偏駁便不是全體楠

林問子路不知其仁處曰仁譬如一盆油一般無些子夾雜方喚做油一點水落在裏面便不純是油了渾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欲便不是仁了子路之心不是都不仁仁人心也有發見之時但是不純故夫子以不知答之卓

不知其仁如白不仁如黑白須是十分全白方謂之白纔是一點墨點破便不得謂之白了燾

或問由求所以未仁如何曰只為它功夫未到問何謂工夫先生不答久之乃曰聖門功夫自有一條坦然路徑諸公每日理會何事所謂功夫者不過居敬窮理以修身也由求只是這些功夫未到此田地不若顏子故夫子所以知其未仁若能主敬以窮理功夫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身

子升問聖人稱由也可使治賦求也可使為宰後來求乃為季氏聚斂由不得其死聖人容有不能盡知者曰大綱也只稱其材堪如此未論到心德處看不知其仁之語裏面煞有說話木之

子謂子貢曰章

問回賜孰愈一段大率比較人物亦必稱量其斤兩之相上下者如子貢之在孔門其德行蓋在冉閔之下然聖人卻以之比較顏子豈以其見識敏悟雖所行不逮而所見亦可幾及與曰然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時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卻極是曉得所以孔子愛與他說話緣他

曉得故可以推尋得去雖所行有未實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曾顏而下便用還子貢如冉閔非無德行然終是曉不甚得推尋聖人之道不去所以孔子愛呼子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 僩

居父問回也聞一知十即始見終是如何曰知十亦不是聞一件定知得十件但言知得多知得周徧又問聖人生知其與顏子不同處是如何曰聖人固生知終不成更不用理會但聖人較之顏子又知得多今且未要說聖人且只就自家地位看今只就這一件事聞得且未能理會得恰好處況於其他 賀孫 燾注

胡問回聞一知十是明睿所照若孔子則如何曰孔子又在明睿上去耳順心通無所限際古者論聖人都說聰明如堯聰明文思惟天生聰明時又曾聰明作元后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聖人直是聰明 淳

問顏子明睿所照合下已得其全體不知於金聲玉振體段俱到否曰顏子於金聲意思卻得之但於玉振意思卻未盡賀孫問只是做未到卻不是見未到曰是他合下都自見得周備但未盡其極耳 賀孫

顏子明睿所照子貢推測而知此兩句當玩味見得優劣處顏子是真箇見得徹頭徹尾子貢只是暗度想像恰似將一物來比並相似只能聞一知二顏子雖是資質純粹亦得學力所以見得道理分明凡人有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而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明夫子所以與其弗如之說 明作

明睿所照如箇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子火光逐些子照去推尋 僩

問子貢推測而知亦是格物窮理否曰然若不格物窮理則推測甚底 燾

問謝氏解女與回也孰愈章大抵謂材之高下無與乎德之優劣顏子雖聞一知十然亦未嘗以此自多而子貢以此論之乃其所以不如顏子者夫子非以子貢之知二爲不如顏子之知十也此固非當時答問之旨然詳味謝氏語勢恐其若是曰上蔡是如此說老十說中亦如此論 燾

吾未見剛者章

子曰吾未見剛者蓋剛是堅強不屈之意便是卓然有立不爲物欲所累底人故夫子以爲未見其人或人不知剛之義夫子以爲棖也慾焉得剛慾與剛正相反最怕有慾 植

問剛亦非是極底地位聖門豈解無人夫子何以云未見曰也是說難得剛也是難得又言也是難得 [illegible] 如那撐有勢眼便是慾中帳便是慾地想見他做得箇人也大故勞攘義剛問秦漢以下甚麼人可謂之剛曰只看他做得如何那拖泥帶水底便是慾那壁立千仞底便是剛叔器問剛莫是好仁惡不仁否曰剛有那勇猛底意思曰剛則能果斷謂好惡爲剛則不得如這刀有此鋼則能割物今叫割做鋼卻不得又言剛與勇也自別故六言六蔽有好剛不好學又有好勇不好學 義剛

棖也慾慾者溺於愛而成癖者也 人傑

吾未見剛者慾與剛正相反若耳之欲聲目之欲色之類皆是欲才有此被它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焉得剛或者以申棖爲剛必是外面悻悻自好聖人觀人直從裏面看出見得它中無所主只是色莊要人道好便是欲了安得爲剛 植

問吾未見剛者一章曰人之資質千條萬別自是有許多般有剛而寡慾亦有柔而寡慾自是多般不同所以只要學問學問進則見得理明自是勝得他若是不學問只隨那資質去便自是屈於慾如何勝得他蓋學問則持守其本領擴充其

知識所以能勝得他而不為所屈也此人之所甚者惟學而
已矣[illegible]
上蔡這處最說得好爲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今人
纔要貪這一件物事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了申棖想只是
箇悻悻自好底人故當時以爲剛然不知悻悻自好只是客
氣如此便有以意氣加人之意只此便是慾也[illegible]
或問剛與悻悻何異曰剛者外面退然自守而中不詘於慾所
以爲剛悻悻者外面有崛強之貌便是有計較勝負之意此
便是慾也[illegible]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章

子貢謂此等不善底事我欲無以加於人此是可謂廣大然夫
子謂非爾所及蓋是子貢功夫未到此田地學者只有箇恕
字要充擴此心漸漸勉力做向前去如今便說無欲加諸人
無者自然而然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盡是不忍之心
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子貢遽作此言故夫子謂非爾所及
言不可以躐等[illegible]
問子貢欲無加諸人夫子教之勿施於人何以異曰異處在無
字與勿字上伊川說仁也恕也看得精[illegible]
問此如何非子貢所能及曰程先生語錄中解此數段終是未
剖判唯伊川經解之言是晚年仁熟方看得如此分曉說出
得如此分明兩句所以分仁恕只是生熟難易之間[illegible]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未能忘我故
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能忘我故也子路曰願車馬衣
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未能忘物也一簞食一瓢飲在
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能忘物也[illegible]
至之問此章曰正在欲字上不欲時便是全然無了這些子心
且如所不當爲之事人若是不欲爲其所不當爲便是這箇
心都無了是甚地位未到這地位便自要擔當了便不去做
工夫聖人所以告他時曰要它退一步做工夫只這不自覺
察便是病痛[illegible]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子貢性與天道之嘆見得聖門之教不躐等又見其言及此實
有不可以耳聞而得之者[illegible]
性與天道性是就人物上說天道是陰陽五行[illegible]
吉甫問性與天道曰譬如一條長連底物事其流行者是天道
人得之者爲性乾之元亨利貞天道也人得之則爲仁義禮
智之性[illegible]
自性與天道言之則天道者以天運而言自聖人之於天道言
之則天道又却以性分而言這物事各有箇頓放處[illegible]
問性與天道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
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此可以觀性
與天道[illegible]
寓問集注說性以人之所受而言天道以理之自然而言不知
性與天道亦只是說五常人所固有者何故不可得聞莫只
是聖人怕人躐等否曰這般道理自是未消得理會且就它
威儀文辭處學去這處熟性天道自可曉又問子貢既得聞
之後嘆其不可得聞何也曰子貢亦用功至此方始得聞若
未行得淺近者便知得他高深作甚麼教聖人只管說這般
話亦無意思天地造化陰陽五行之運若只管說要如何聖
人於易方略說到這處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只看這處便見
得聖人罕曾說及此又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這
處却是聖人常說底後來孟子方說那話較多[illegible]
問集注謂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如何曰此言天運所謂繼
之者善也即天理之流行者也性者有人而行之[illegible]
問夫子之文章凡聖人威儀言辭皆德之著見於外者學者所
共聞也至於性與天道乃是此理之精微蓋性者是人所受

於天有許多道理爲心之體者也天道者謂自然之本體所以流行而付與萬物人物得之以爲性者也聖人不以驟語學者故學者不得而聞然子貢却說得性與天道如此分明必是子貢可以語此故夫子從而告之曰文術看得文字平正又浹洽若看文字須還他平正又須浹洽無脫欠方得好脩

問子貢是因文章中悟性天道抑後來聞孔子說耶曰是後來聞孔子說曰文章亦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亦是發見處然他當初只是理會文章後來是聞孔子說性與天道今不可硬做是因文章得然孔子這般也罕說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因繫易方說此豈不是言性與天道又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豈不是言性與天道 淳

器之問性與天道子貢始得聞而歎美之舊時說性與天道便在這文章裏文章處即是天道曰此學禪者之說若如此孟子也不用說性善易中也不須說陰陽不測之謂神道理也著知子貢當初未知得到這裏方始得聞耳 寓

問孔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孟子教人乃開口便說性善是如何曰孟子亦只是大學說性善至於性之所以善處也少得說須是如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處方是說性與天道爾 時舉

叔器問謝氏文章性天道之說先生何故不取曰程先生不曾恁地說程先生說得實他說得虛安卿問先生不取謝氏說者莫是爲他說只理會文章則性天道在其間否曰也是性天道只在文章中然聖人教人也不恁地子貢當時不曾恁地說如天命之謂性便是分明指那性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便是說天道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便是性與天道只是不迎頭便恁地說 義剛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九計二十六板

論語十一

公冶長下

子路有聞章

問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因舉子路數事以明子路好學如此而仕衛之出處乃如彼曰今只當就子路有聞上考究不須如此牽二三說不知要就此處學子路未之能行惟恐有聞還只要求子路不是處如此看恐將本意失了蓋此言之見得子路勇於爲善處他這處直是見得如此分明到得聞其正名處却鶻突學者正要看他這處在衛又是別項說話也又曰可見古人爲己之實處子路是急於爲善唯恐行之不徹譬如人之飲食有珍羞異饌須是喫得盡方好若喫不透亦徒然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今人惟恐不聞既聞得了寫在冊子上便了不去行處着工夫 賀孫○

子貢問曰孔文子章

問孔文子孔姞之事如此不好便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濟得甚事而聖人取之何也曰古人諡法甚寬所謂節以一惠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略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節此一惠則敏學下問亦是它好處 燾

問孔文子之諡曰古人有善雖多而舉一以爲諡如有十事皆善只舉一善可以包之如有十事不善只有一善則亦可以一善爲諡皆無一善而後名之曰幽厲凡二字諡非禮也如貞惠文子睿聖武公皆是兩字了周末王亦有二字諡 淳

問勤學好問爲文諡之以文莫是見其躬行之實不足否曰不要恁地說不成文王便是不能武武王便是不能文諡以尊名節以一惠如[illegible]十事皆[illegible]名之曰幽厲它而今是能勤學好問[illegible]諡之以文如何見得它躬行之不足那不好底自是不好今既諡之以文便[illegible]有它有這一長如何[illegible]

說道是將這一字來貶它文謚則孫宣公為是一箇字謚之非不
知雙字謚起於何時曰謚以尊名節以一惠便是只以一字
謚為惠而今若加二字或四字皆是分外有了若如文王之
德如此却將幾箇字謚方盡如雙字謚自周已是如此了如
威烈王慎靚王皆是 銖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此一段專論謚故注云非經天緯地之
文也周禮謚只有二十八字如文字文王謚曰文周公亦謚
為文今孔文子亦謚為文不成說孔文子與文王一般蓋人
有善多者則摘其尤一事為謚亦有只有一善則取一善為
謚而隱其他惡者如孔文子事是也 僩

吉甫問經天緯地之文曰經天緯地是有文理一橫一直皆有
文理故謂之文孔文子之文是其小者如本朝楊文公之屬
亦謂之文 銖

問經天緯地曰文曰經是直底緯是橫底理會得天下事橫者

直者各當其處皆有條理分曉便是經天緯地其次如文辭
之類亦謂之文但是文之小者耳直卿云伊川謂倫理明順
曰文此言甚好 佐

問文如何經天緯地曰如織布絹經是直底緯是橫底或問文
之大者莫是唐虞成周之文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
宜此便是經天緯地之文問文只是發見乎外者為文曰處
事有文理是處是文 節

因論孔文子曰聖人寬腸大度所以責人也寬 寓

問孔文子敏而好學與顏子之好學如何曰文子與顏子所以
不同者自是顏子所好之學不同不干以能問於不能事使
文子以能問於不能亦只是文子之學 惟羽

子謂子產章

問子產溫良慈惠莫短於才否曰孔子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四
安得謂短於才子產政事儘做得好不專愛人做得不是處

須以法治之孟子所言惠而不知為政者偶一事如此耳 僩

問使民也義是教民以義先生應 節

問其使民也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溝洫廬井有伍之
類所謂義之義覺得是當使之得其定分也曰義字說得未是
義字有剛斷之意其養民則惠使民則義惠字與義字相反
便見得子產之政不專在於寬就都鄙有章處看見得義字
在子產上不在民上 㽦

吉甫問都鄙有章上下有服曰有章是有章程條法有服是貴
賤衣冠各有制度鄭國人謂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
褚之是子產為國時衣服有定制不敢着底皆收之囊中故
曰取而褚之 至○蓋卿錄云有章是一都一鄙各有規矩有服是衣冠服用皆有等級高卑

臧文仲居蔡章

山節藻棁為藏龜之室以僭鬼神便是不知古人卜筮之事固
有之但一向靠那上去便是無智了如祀爰居是見一鳥

飛來便去祀他豈是有意智看他三不知皆是瀆鬼神之事
山節藻棁不是僭若是僭時孔子當謂之不仁臧文仲在當
時既沒其言立人皆說是非常底人孔子直是見他不是處
此篇最好看便見得聖人微顯闡幽處 南升○時舉錄見下

文蔚問臧文仲季文子令尹子文陳文子數段曰此數段是聖
人微顯闡幽處惟其似是而非故聖人便分明說出來要人
理會得如臧文仲人皆以為知聖人便說道它既惑於鬼神
安得為知蓋卜筮之事聖人固欲使民信之然藏著龜之地
須自有箇合當底去處今文仲乃為山節藻棁以藏之便是
它心一向倒在卜筮上了如何得為知古說多道它僭某以
為若是僭則不止謂之不知便是不仁了聖人今只說他不
知便是只主不知而言也 時舉

問居蔡之說如集注之云則是藏龜初未為失而山節藻棁亦
未為僭臧文仲所以不得為知者特以其惑於鬼神而作此

室以藏龜爾曰山節藻梲恐只是華飾不見得其制度如何
如夫子只譏其不知便未是僭所謂作虛器而已大夫不藏
龜禮家乃因此立說 大雅

臧文仲無大段善可稱但他不好處如論語中言居蔡之事左氏言不仁不知者三卻占頭項多了然他是箇會說道理底人如教行父事君之禮如宋大水魯遣使歸言宋君之意臧曰宋其興乎成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皆是他會說 燾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章

或問令尹子文之忠若其果無私意出於至誠惻怛便可謂之仁否曰固是然不消泥他事上說須看他三仕三已還是當否以舊政告新令尹又須看他告得是否只緣他大體既不是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如管仲之三歸反坫聖人却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譬如仗節死義之人視坐亡而立化者雖未必如他之脫然然大義却是彼雖去得好却不足取也 僩

三仕三已所以不得為仁蓋不知其事是如何三仕之中是有無合當仕否三已之中又不知有無合當已否 僩

黃先之問子文文子一節曰今人有些小利害便至於頭紅面赤子文却三仕三已略無喜慍有此小所長便不肯輕以告人而子文乃盡以舊政告之新尹此豈是容易底事其地位亦甚高矣今人有一毫係累便脫洒不得而文子有馬十乘乃棄之如敝屣然此亦豈是易事常人豈能做得後人因孔子不許他以仁便以二子之事為未足道此却不可須當思二子所為如此高絕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因如何未足以盡仁就此處子細看便見得二子不可易及而仁之體段實是如何切不可容易看也 僩

錄之說子文文子曰公推求得二子太苛刻不消如此其注中亦說得甚平不曾如公之說聖人之語本自渾然不當如此搜索他後手今若有箇人能三仕三已無喜慍也是箇甚麼樣人這箇強不得若強得一番無喜慍第二番定是動了又如有馬十乘也自是箇巨室有力量人家誰肯棄而違之文子卻脫然擲了去也自是箇好人更有多少人拚捨去不得底所以聖人亦許其忠與清只說未知焉得仁聖人之語本自渾然不當如此苛刻搜人過惡兼也未消論到他後來在楚國○燾錄別出

或問令尹子文一章曰如子文之三仕三已而無喜慍已是難了不可說他只無喜慍之色有喜慍之心若有喜慍之心只做得一番過如何做得兩三番過得令尹之政必告新令尹亦不可說他所告是私意只說未知所告者何事陳文子有馬十乘亦是大家他能棄而去之亦是大段放得下了亦不可說他是避利害如此割舍且當時有萬千拚捨不得不去底如公之論都侵過說太苛刻了聖人是平說本自渾然不當如此搜索他後手 燾

問令尹子文之事集注言未知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故聖人但以忠許之切詳子文告新令尹一節若言徒知有君而不知有天子徒知有國而不知有天下推之固見其不皆出於天理也至於三仕無喜三已無慍分明全無私欲先生何以識破他有私處曰也不曾便識破但是夫子既不許之以仁必是三仕三已之間猶或有未善也 時舉 ○

問先生謂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先言當理而後言無私心者莫只是指其事而言之歟曰然 廣

或問子文文子未得為仁如何曰仁者當理而無私心二子各得其一蓋子文之無喜慍是其心固無私而於事則未盡善文子潔身去亂其事善矣然未能保其心之無私也仁須表裏心事一一中理乃可言聖人辭不迫切只言未知如何而

得仁則二子之未仁自可見矣 義剛○以下論注
問集注論忠清與本文意似不同曰二子忠清而未盡當理故止可謂之忠清而未得爲仁此是就其事上著實研究出來若不知此即不知忠清與仁有何分別此須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未易如此草草說過 賜

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聖人只是就其一節可取如仁却是全體所以不許他曰也恁地說不得如三仁聖人也只是就他一節上說畢竟一事做得是時自可以見其全體古人謂觀鳳一羽足以知其五色之備如三子之事皆不可見聖人當時許之以是有以見得他透徹若二子之事今皆可考其病敗亦可見以表證裏則其裏也可知矣 燾

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未知爲得仁曰此只就二子事上說若比干伯夷之忠清是就心上說若論心時比干伯夷已是仁人若無讓國諫討之事亦只是仁人蓋二子忠清元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子夫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是清與忠不知其如何得仁也又曰未欲論仁如何只將一兩件事便識得此人破須是盡見得他表裏方識得破 賀

夷齊之忠清是本打底敵依舊是仁子文文子之忠清只得喚做忠清 賜

問子文若能止僭王猾夏文子去就若明是仁否曰若此知是以事上論曰注中何故引此曰但見其病耳 寓

師鄭問云云曰大槩看得也是若就二子言之則文子資質甚高只緣他不講學故失處亦大

子文文子一章事上迹上是忠清 胡泳 見處是仁子文只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容有質厚者能之若便以爲仁恐子張識忠清而不識仁也 方○恭叔

五峯說令尹子文陳文子處以知爲重說未知焉得仁知字絕句今知言只有兩處說令尹處云楚乃古之建國令尹爲相不知首出庶物之道若如此則是謂令尹爲相徒使其君守僭竊之位不能使其君王天下耳南軒謂恐意不如此然南軒當時與五峯相與往復亦只是講得箇大體南軒只做識仁體認恐不盡須會五峯意且五峯疑孟之說周遮全不分曉若是恁地分疏孟子剗地沈淪不能得出矣 僩○

問五峯問南軒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初無私意如何聖人不以仁許之楷嘗思之而得其說曰仁之體大而可以一善名須是事事盡合於理方謂之仁若子文之忠喜不加喜愠於三仕三巳之時然其君僭王猾夏而不能止救文子之清雖棄十乘而不顧然僅只無君其惡已著而畏不能遏止之是盡於此而不盡於彼能於其小而不能於其大者安足以語仁之體乎曰說子文不可不子細如公之說只是一說非聖人當日本意夫仁者心之德使二子而果無私心則其仕巳而無喜愠當不特謂之忠而謂之仁棄十乘而不居當不特謂之清而謂之仁聖人所以不許二子者正以其事雖可觀而其本心或有不然也 祖

令尹子文陳文子等是就人身上說仁若識得仁之統體即此等不難曉矣或曰南軒解此謂有一豪私意皆非仁如令尹子文陳文子以終身之事末之未能無私所以不得爲仁曰孔子一時答他亦未理會到他終身事只據子張所問底事未知是出於至誠惻怛未知是未能無私孔子皆不得而知故曰未知焉得仁非是以仕巳無喜愠與棄而違之爲非仁也這要在心上求然以心論之子文之心勝文子之心只是心中有些小不慊快處便不是仁文蔚曰所以孔子相來答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曰便是要見得到此 敬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問季文子三思而後行曾有思之有未得者須著子細去思到思而得之這方是一思雖見得巳是又須平心更著思一過

如此則無不當者矣若更過思則如秤子秤物相似推來推
去輕重都到不定了僩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曰再斯可矣曰聖人也只是大槩如此
說謂如明理底人便思三兩番亦不到得私意起又如魯鈍
底人思一兩番不得第三四番思得之無定然而多思亦得
流入私意底多雖此是聖人就季文子身上說然而聖人之
言自是渾厚占得地位闊再斯可矣是常法大槩當如此燾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程子所謂三則私意起而反惑如何曰這
是某當問公底其它若只思之未透雖再三思之何害先生
曰不然且如凡事初一上商量已得成箇體段了再思一番
與之審處當行不當行便自可決斷了於其中又要思量
那箇是利那箇是害則私意起利之心便起如何不是私意
問看穫也更有何商量處賀孫曰向看公冶長一篇如微生高
季文子三思二章覺得於人情未甚安曰是如何未安如今
看得如何曰向看時如乞醯事也道是若如此委曲三思事
也道是看如此審細如今看來乃天理人欲相勝之機曰便
是這般所在本是平直易看只緣被人說得玄妙變得者多
看不見這般所在如一件物事相似自恁地平平正正更不
着得些子蹺欹是公鄉里人去說這般所在却都寮攘了凡
事固是着審細才審一番又審一番這道理是非已自分曉
少間纔去計較利害千思百算不能得了少間都衮得一齊
沒理會了問這差處是初間思有些意差後來意上生意不
能得了曰天下事那裏被你算得盡了計較利害只是這三思
雖百思也只不濟事如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無害處所以
人欲只管熾義理只管滅橫渠說聖人不教人避凶而趨吉
只教人以正信勝之此可破世俗之論這不是他看這道理
洞徹如何說得到這裏若不是他堅勁峭絕如何說得到這
裏又云聖人於微處一一指點出來教人他人看此二章也

只道也似閑僩
又問乞醯及三思二章曰三思是亂了是非天下事固有難易
底是非自易見若難事初間審一審未便決得是非更審一
審這是非便自會分明若只管思量利害便紛紛雜雜不能
得了且如只是思量好事若思得紛雜雖未必皆邪已自不
正大漸漸便入於邪僻况初來底頭自有些子私意了如乞
醯若無便說無若恁地曲意周旋這不過要人道好不過要
得人情本是要周旋不知這心下都曲小了若無便說無是
多少正大至若有大急難非己可成明告於親以共濟其急
難這又自不同若如乞醯務要得人情這便與孟子所謂士
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是皆穿窬之類也同意易比
之九五云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聖人之於人
來者不拒去者不追如何一一要曲意周旋纔恁地便滯於
一偏況天理自不如此燾

語十一　卷二十九

甯武子邦有道則知章

問甯武子章曰武子不可不謂知但其知時人可得而及輔
問甯武子曰此無甚可疑邦有道安分做去故無事可稱邦無
道則全身退聽非難人皆能如此惟其不全身退聽却似愚
然又事事處置得去且不自表著其能此所以謂其愚不可
及也僩
甯俞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邦雖無道是他只管向前做那
事去又却能沉晦不露是非避事以免禍也言不可及亦猶
莊子之難能淳于之之難賀孫
通老問甯武子之愚曰愚非愚魯之謂但是有才不自表暴
衛侯為晉文公所執他委曲調護此豈愚者所能為故文公
以為忠而免之忠當患之謂當亂世而能如此此其所以免
禍也淳
甯武子當衛成公出奔時煞曾經歷艱險有力來患只是沉晦不露

爲已功故不可及若都不管國家事以是爲愚豈可以爲不可及也去偽

問甯武子其愚不可及曰他人於邦無道之時要正救者不能免患要避患者又却偷安若甯武子之愚既能韜晦以免患又自處不失其正此所以爲不可及因舉晉人有送酒者云可力飲此勿預時事如此之愚則人皆能之也僩

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曰愚有兩節有一般愚而冒昧向前底少間都做壞了事如甯武子雖冒昧向前不露圭角只猝猝做將去然少間事又都做得了此其愚不可及也燾

器之問甯俞之無道武子却不明進退之義而乃周旋其間不避艱險是如何曰武子九世公族與國同休戚要與尋常無干涉人不同若無干涉人要去也得任也得若要去時須是去始得到那艱險時節却要去是甚道理淳

問甯武子世臣他人不必如此曰然又看事如何若羇旅之臣

見幾先去則可若事已爾又豈可去此事最難當權其輕重賀孫

問甯武子愚處曰蓋不自表暴而能周旋成事伊川所謂沈晦以免患是也集注。

問先生謂武子仕成公無道之君云云此其愚之不可及也後面又取程子之說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若所謂亦有不當愚者固與先生之意合若所謂沈晦以免患者却似與先生意異曰武子不避艱險以濟其君愚也然卒能全其身若知也若當時不能沈晦以自處則爲人所害矣尚何君之能濟哉故當時稱知又稱其愚也廣

周元興問甯武子曰武子當文公有道之時不得作爲然它亦無事可見此其知可及也至成公無道失國若智巧之士必且去深僻處隱避不肯出來武子竭力其間至誠懇惻不避艱險却能擺脫禍患卒得兩全非它能沈晦何以致此若比

以智自免之士武子却似箇愚底人但其愚得來好若使別人處之縱免禍患不失於此則失於彼此武子之愚所以不可及若比干諫而死看來似不會愚底人然它於義却不當愚只得如此處又與武子不同故伊川說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銖

問比干何以不當愚曰世間事做一律看不得聖人不是要人人學甯武子但如武子亦自可爲法比干却是父族微子既去之後比干不容於不諫諫而死乃正也人當武子之時則爲武子當比干之時則爲比干執一不得也僩

子在陳章

斐然成章也是自成一家了做得一章有頭有尾且如狂簡真箇了得狂簡底事不是半上落下雖與聖賢中道不同然必竟是他做得一項事完全與今學者有頭無尾底不同聖人不得中道者與之故不得已取此等狂狷之人尚有可裁節

使過不及歸于中道不似如今人不曾成得一事無下手脚裁節處且如真箇了得一箇狂簡地位已自早不易得釋老雖非聖人之道却被他做得成一家僩

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蓋他狂也是做得箇狂底人成不是做得一上又放掉了狷也是他做得狷底成不是今是今日狷明日又不狷也如孝真箇是做得孝成忠真箇是做得忠成子貢之辯子路之勇都是真箇做得成了不是半上落下今日做得明日又休也僩

斐然成章狂簡進取是做得透徹有成就了成章謂如樂章五聲變成文之謂如五采成文之謂章言其做得成就只恐過了所以欲裁之若是半青半黃不至成就却如何裁得

子在陳曰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當時從行者朝夕有商量無可憂者但留在魯國之人惟其狂簡故各自成章有頭有尾不知裁度若異端邪說釋老之學莫不自成

一家。此最害義。如坐井觀天，彼自以為所見之盡無窮在井裏所見，自以為足；及到井上，又却尋頭不著，寧可理會不得，却自無病歟。

先之問：孔子在陳，小子狂簡，欲歸而裁之。然至後來曾皙之徒，弔喪而歌，全似老莊，不知聖人既裁之後，何故如此？曰：裁之在聖人，而聽不聽在他也。燾

問：孔子在陳曰：歸歟歸歟！此蓋夫子歷聘諸國，見當時不能行其道也，故欲歸而傳之門人。狂簡者立高遠之志，但過高而忽畧，恐流於異端，故孔子思歸，將以裁正之也。曰：孟子謂不忘其初，便是只管一向過高了。又曰：文振說文字大故細密。

或問：子在陳一章，看得夫子行道之心切，於傳道之心曰也不消如此說。且如人而今做事，還是做目前事，還是做後面事？蓋道行於時，自然傳於後；然行之於時，而傳之於後，則傳之也廣也。或曰：如今日無非堯舜禹湯之道。曰：正此謂也。又問：裁之為義，如物之不正，須裁割令正也。曰：自是如此。且如狂簡底人，不裁之則無所收拾，而流入於異端。蓋這般人只管是要他身高，都不理會事，所以易入於異端。大率異端皆是遯世高尚底人，素隱行怪之人，其流為佛老。叔器曰[illegible]人有而今所以無異端，緣那樣人都便入佛老去了。且如孟之反不伐，是他自占便宜處，便如老氏所謂不為天下先底意思。子桑子琴張弔其喪而歌，是不以生死芥帶，使如釋氏[illegible]如此等人，雖是志意高遠，然非聖人有以裁正之，則一向狂去，更無收殺，便全不濟事了。又云：仁民愛物，固是好事；若流入於墨氏摩頂放踵而利天下為之，則全不好了。此所以貴裁之也。燾

飛卿問：孔子在陳，何故只思狂士，不說狷者？曰：狷底已自不濟事，狂底却有箇軀殼，可以鞭策。斐然只是自有文采，詩云有斐君子，蓋其學有成章，是自有箇次第，自成箇模樣。賀孫問：集注謂文理成就而著見，是否？只就他意趣自成箇模樣處說。文云志大而畧於細，是就他志高遠而大，實做工夫說否？曰：然。狷者只是自守得些，便道是了，所謂言必信行必果者是也。賀孫。

問：先生解云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不知所謂文是文辭邪？亦指事理言之邪？曰：非謂文辭也，言其所為皆有文理可觀也。又問：狂簡既是志大而畧於事，又却如何得所為成章？曰：隨他所見所習，有倫有序，有首有尾也。便是異端雖與聖人之道不同，然做得成就底，亦皆隨他所為，有倫序，有首尾可觀也。壽

問：集注謂文理成就，如何？曰：雖是狂簡，中然却做得這箇道理成箇物事，自有可觀，不是半上落下，故聖人雖謂其狂簡而不知所裁，然亦取其成一箇道理。大率孔門弟子隨其資質，各能成就，如子路之勇，直是成一箇勇；冉求之藝，直是成一箇藝。言語德行之科皆然，一齊被它做得成就了。銖

符舜功問：集注釋狂簡之狂，皆作高遠之意，不知罔念作狂之狂與此狂字如何？曰：也不干事。又問：狂而不直，如何？曰：此却畧相近，狂而不直，已自是不好了，但尚不為惡；若罔念作狂，則是如桀紂樣迷惑了。賀孫

問：恐其過中失正，而或流於異端，如莊列之徒。莫是不得聖人為之依歸，而無所取裁者否？曰：也是恁地。又問：子夏門人就洒掃應對上用工，亦可謂篤實，然不一再傳而便流為莊周，何故？曰：也只是韓退之恁地說。漢書也說得不甚詳。人所見各不同，只是這一箇道理，才看得別，便從那別處去。賜

問狂簡處。先生云：古來異端只是遯世高尚之士，其流遂至於釋老。如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是不以死生芥帶胸次；孟之反不伐，便如道家所謂三寶，一曰不敢為天下先是也。似此等人，雖則志意高遠，若不得聖人裁定，亦不濟事。[illegible]

伯夷叔齊章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要見得他胷中都是義理 壯祖

文振問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曰此與顏子不遷怒意思相似蓋人之有惡我不是惡其人但是惡其惡耳到他既改其惡便自無可惡者今人見人有惡便惡之固是然那人既改其惡又從而追惡之此便是因人一事之惡而遂惡其人却不是惡其惡也 明作 南升錄云此與不遷怒一般其所惡者因其人之可惡而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又只見它善處不見它惡處聖賢之心皆是如此

不念舊惡非惡其人也惡其人之無狀處昨日爲善今日爲惡則惡之而不好矣昨日爲惡今日爲善則好之而不惡矣蓋非爲其人也聖人大率如此但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 以

問伯夷不念舊惡曰這箇也只是恰好只是當然且如人之有惡自家合當惡之人既改了便不當更惡之然伯夷之清他却是箇介僻底人宜其惡惡直是惡之然能不念舊惡却是他清之好處 燾

問蘇氏言二子之出意其父子之間有違言焉若申生之事歟不念舊惡莫是父子之間有違言處否曰然問孟子所言伯夷事自是如此孤竹諫武王伐商又都是伯夷而叔齊之事不可得見未知其平時行事如何却兼以不念舊惡稱之曰讓國二子同心度其當時必是有怨惡處問又欲立叔齊不立伯夷在叔齊何有怨惡曰孤竹君不立伯夷而立叔齊想伯夷當時之意亦道我不當立我弟却當立叔齊須云兄當立不立却立我兄弟之間自不能無此意問兄弟既遜讓安得有怨曰只見得他後來事當其初豈無怨惡之心夫子所以兩處皆說二子無怨問其看怨是用希之語不但是兄弟間怨希這人孤立易得與世不合至此無怨人之心此其所以爲伯夷叔齊歟曰是如此 或問

問蘇氏父子違言之說恐未穩否曰蘇氏之說以爲已怨而希字猶有此怨在然所謂又何怨則絕無怨矣又不相合怨只得從伊川說怨是人怨舊惡如衣冠不正望望然去之類蓋那人有過自家責他便生怨然他過能改即止不復責他便不怨矣其所怨者只是至愚無識不能改過者耳 淳

孰謂微生高直章

醯至易得之物尚委曲如此若臨大事如何當有便道有無便道無才枉其小便害其大此皆不可謂誠實也 去偽

只乞諸其鄰而與之便是屈曲處又問或朋友間來覓一物自家若無與他去鄰家覓之却分明說與可否曰這箇便是自家要做一面人情蓋有可是求人爲你乞得 義剛

問看孔子說微生高一章雖一事之微亦可見王霸心術之異處一便見得皥皥氣象一便見得驩虞氣象曰然伊川解顯比一段說最詳 賀孫

問微生高不過是曲意徇物掠美市恩而已所枉雖小害直甚大聖人觀人每於微處便察見心術不是曰所謂曲意徇物掠美市恩其用心要作甚 南升。

問范氏言千駟萬鍾從可知焉莫是說以非義而予必有非義而取否曰不是說如此予必如此取只看他小事尚如此到處千駟萬鍾亦只是這模樣微生高用心也是怪雖有甚難得之物我無了那人有教他自去求可矣今却轉乞與之要得恩歸於己若教他自就那人乞恩便歸那人了此是甚心術 淳錄云若是緊要底物義剛錄無則求與之猶自可 若曰宛轉濟人急難則猶有說今人危病轉求丹藥之類則有之問取予二字有輕重否當以予寧過於予必嚴於取如何曰如此却好然看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人本不分輕重今看予自是予他人不是入己寧過此亦不妨却不干我事取則在己取之必當嚴 揚

問文中子言輕施者必好奪如何曰此說得亦近人情 寓

問張子韶有一片論乞醯不是不直上蔡之說亦然曰此無他此乃要使人回互委曲以爲直爾嗟此鄉原之漸不可不謹推此以往而不爲枉尺直尋者幾希 大雅

行夫問此一章曰人然有將此一段做好說謂其不如此抗直猶有委曲之意自張子韶爲此說今然有此說非見識分曉論語講義亦如此說　這一段下連巧言令色足恭都是一意當初孔門編排此書已從其類只自看如今有人來乞些醯亦是閑底事只是與他說自家無鄰人有之這是多少正大有何不可須要自家取來却做自底與之是甚氣象這本心是如何凡人欲恩由已出皆是偏曲之私恩由已出則怨將誰歸 [illegible]

巧言令色足恭章

義剛說足恭云只是過於恭曰所謂足者謂本當只如此我却以爲未足而添足之故謂之足若本當如此而但如此則自是足了乃不是足凡制字如此類者皆有兩義 義剛

問足恭曰足之爲義湊足之謂也謂如合當九分却要湊作十分意謂其少而又添之也才有此意便不好 燾

足去聲讀求足乎恭也是加添之意若能恭則禮已止矣若又去上面加添些子求足乎恭便是私欲也 僩

巧言令色足恭與匿怨友其人皆不誠實者也人而不誠實何所不至所以可恥與上文乞醯之義相似 [illegible]

問巧言令色足恭是既失本心而外爲諂媚底人匿怨而友其人是內懷險詐而外與人相善底人曰門人記此二事相連若是微生高之心弄來弄去便做得這般可恥事出來 [illegible]

問左丘明謝氏以爲古之聞人則左傳非丘明所作曰左丘是古有此姓名明自是一人作傳者乃左氏別自是一人是撫州鄧大著 名世字元亞 如此說他自作一書辯此丘明所恥如此左傳必非其所作

顏淵季路侍章

問無伐善無施勞善與勞如何分別曰善是自家所有之善勞是自家做出來底 燾

問施勞之施是張大示誇意否曰然 淳

問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只舉此三者莫是朋友則是其等輩老者則是上一等人少者則是下一等此三者足以該盡天下之人否曰然 廣

問安老懷少恐其間多有節目今只統而言之恐流兼愛曰此是大綱規模未說到節目也 人傑

顏淵季路侍一段子路所以小如顏淵者只是工夫粗不及顏淵細密工夫粗便有不周徧偏處又曰子路只是願車馬衣服與人共未有善可及人也 僩

問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曰這只是他心裏願得如此他做

工夫只在這上豈不大段鄙又曰子路所願者粗顏子較細向裏來且看他氣象是如何 僩

或問子路顏淵言志曰子路只是說得粗若無車馬輕裘便無工夫可做顏子無伐善無施勞便細膩有工夫然子路亦是無私而與物共者 銖

子路如此做工夫畢竟是疏是有這箇車馬輕裘方做得工夫無這車馬輕裘不見他做工夫處若顏子則心常在這裏做工夫然終是有些安排在 恪

子路須是有箇車馬輕裘方把與朋友共如顏子不要車馬輕裘只就性分上理會無伐善無施勞車馬輕裘則不足言矣然以顏子比之孔子則顏子猶是有箇善有箇勞在若孔子便不見有痕迹了夫子不厭不倦便是純亦不已 植

問顏子子路優劣曰子路從用心常在外願車馬之類亦無意思若無此不成不下工夫然却不私己顏子念念在此問顏

季皆是願夫子則無願字曰夫子也是願又曰子路底收斂也可以到顏子顏子底純熟可以到夫子（僩）

子路顏淵夫子都是不私己但有小大之異耳子路只車馬衣裘之閒所志已狹顏子將善與衆人公共何伐之有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何施勞之有却已是煞展拓然不若聖人分明是天地氣象（燾）

問顏淵季路侍一章曰子路與顏淵固均於無我然子路做底都向外不知就身己上自有這工夫如顏子無伐善無施勞只是就自家這裏做工夫問子路後來工夫進如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這却見於裏面有工夫曰他也只把這箇做了自着破敝衣却把好底與朋友共固是人所難能然亦只是就外做較之世上一等切切於近利者大不同（賀）

問顏淵季路夫子言志曰今學者只從子路比上去不見子路地位煞高是上面有顏子在一層見子路低了更有夫子一

層又見顏子低了學者望子路地位如何會做得他底他這氣象煞大不如是何以為聖門高弟（植）

叔器曰子路但及朋友不及他人所以較小曰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以朋友有通財之義故如此說那行道之人不成無故解衣衣之但所以較淺小者他能舍得車馬輕裘未必能舍得勞善有善未必不伐有勞未必不施若能退後省察則亦深密向前推廣則亦開大范益之云顏子是就義理上做工夫子路是就事上做工夫曰子路是就意氣上做工夫顏子自是深潛淳粹（[illegible]）較別子路是有些戰國俠士氣象學者亦須如子路恁地割捨得去而後居不足以為士矣若今人恁地畏首畏尾瞻前顧後粘手惹脚如何做得事成恁地莫道做好人不成便做惡人也不成（[illegible]）叔器再反覆說前章先生曰且莫說人之生各具此理但是人不見此理這裏都黑窣窣地如猫兒狗子饑便待物事喫困便睡到富貴便移得色之本一貧賤便憂戚無聊聖人則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形骸雖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僩）

或問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是他做功夫處否曰這也不是他做功夫亦是他心裏自見得故願欲如此然必有別做功夫處若依如此做功夫大段粗了又問此却見他心曰固是此見得他心之恢廣須去得那私意然也只去得那粗底私意如顏子却是磨去那近裏底了然皆是對物我而言又云狂簡底人做來做去沒收殺便流入異端如子路底人做來做去沒收殺便成任俠去又問學者做功夫須自子路功夫做起曰亦不可如此說且如有顏子資質底不成交他做子路也（燾）

亞夫問子路言志處曰就聖人上看便如日出而爝火息雖無伐善無施勞之事皆不必言矣就顏子上看便見得雖有車

馬衣裘共敝之善既不伐不施却不當事了不用如子路樣着力去做然子路雖不以車馬輕裘為事然畢竟以此為一作功能此聖人大賢氣象所以不同也（僩）

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道）

吳伯英講子路顏淵夫子言志先生問衆人曰顏子季路所以未及聖人者何衆人未對先生曰子路所言只為對着一箇不與朋友共敝之而有憾在顏子所言只為對着一箇伐善施勞在非如孔子之言皆是循其理之當然初無待乎有所懲創也子路之志譬如一病人之最重者當其既甦則曰吾當謹其飲食起居也顏子之志亦如病之差輕者及其既甦則曰吾當謹其動靜語默也夫出處起居動靜語嘿之知所謹蓋由不知謹者為之對也曾不若一人素能謹護調攝渾然無病問其所為則不過曰飢則食而渴則飲也此二子之

所以異於聖人也至就二子而觀之則又不容無優劣季路
之所志者不過朋友而已顔子之志則又廣矣季路之所言
者麁顔子之所言者細也壯祖曰風祖錄云子路顔淵夫子言志伊川諸說固皆至當然二子
之所以異於夫子者更有一毫無憾盈而言也無伐無施對分莊而言也二子日前地亦未免此病今方不然如人病
復若不不病改有此言如夫子則更無難割不假修爲此其所以異也
顔淵子路只是要克去驕吝二字如謝氏對伊川云知矜之爲
害而改之然謝氏終有矜底意如解孟之反不伐便着意去
解譬人
舊或說老者安之一段謂老者安於我朋友信於我少者懷於
我此說較好蓋老者安於我則我之安之必盡其至朋友信
於我則我之爲信必無不盡少者懷於我則我之所以懷之
必極其撫愛之道却是見得聖人說得自然處葉賀孫錄。
或問集注云安於我懷於我信於我何也曰如大學君子賢其
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一般蓋無一物不得其
所也老者我去安他他便安於我少者我去懷他他便懷於
我朋友我去信他他便信於我又問顔子子路所答曰此只
是各說身已上病痛處子路想平日不能與朋友共裘馬顔
子平日未能忘伐善施勞故各如此言之如新病安來說方
病時事如說我今日病較輕得些便是病未曾盡去猶有些
根脚更服藥始得彼云願則猶有未盡脫然底意思又如病
起時說願得不病便是曾病來然二子如此說時便是去得
此病了但尚未能如夫子自然而已如夫子則無此等了僴
然如太空更無些滯礙其所志但如此耳更不消着力又曰
古人揀已偏重處去克治子路是去得箇吝字顔子是去得
箇驕字祖道○燾錄云二子言志恰似新病起人去得此病了○着服藥防解不曾做得聖人之志
則曉然無一物又曰古人爲學大事說病痛就上面克治將去
問老者安之云云一說安者安我也非父謂兩說只一意先生
曰語意向背自不同賀孫云若作安老者說方是做去老者

安我說則是自然如此了曰然因舉史記魯世家及漢書說
理志云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謂先曾盛時少者代
老者負荷老者即安之到後來少者亦知代老者之勞但老
者自不安於役少者故道路之間只見遜讓故曰斷斷如也
注云分辯之意也僴
問仲由何以見其求仁曰他人於微小物事尚戀戀不肯捨仲
由能如此其心廣大而不私已矣非其意在於求仁乎淳
叔蒙問夫子安仁顔子不違仁子路求仁曰就子路顔子聖人
只是見處有淺深大小耳皆只是盡我這裏底子路常要得
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撥他然是有工夫了輕財重義有得些
小淺物事與朋友共多少是好今人計較財物這箇是我底
那箇是你底如此見得子路是高了顔子常要得無伐善施
勞顔子工夫是大段縝密就顔子分上正恰好了也只得如
此到聖人是安仁地位大抵顔子無伐善無施勞也只與顔
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相似夫子安老懷少信朋友也與無
伐善無施勞相似但有淺深大小不同就子路地位更收斂
近裏使會到無伐善無施勞處就顔子地位更極其精微廣
大便到安老懷少信朋友爾去
問夫子安仁顔淵不違仁子路求仁曰伊川云孔子二子之志
皆與物共者也有淺深小大之間耳子路底淺顔子底深二
子底小聖人底大子路底較粗顔子底較細膩子路必待有
車馬輕裘方與物共若無此物又作麼生顔子便將那好底
物事與人共之見得那子路底又低了不足爲只就日用間
無非是與人共之事顔子底儘細膩子路底只是較粗然都
是去得箇私意了只是有粗細子路譬如脫得上面兩件麤
糙底衣服了顔子又脫得那近裏面底衣服了聖人則和那
裏面貼肉底汗衫都脫得赤骨立了僩
問觀子路顔子孔子之志皆是與物共者也纔與物共便是仁

然有小大之別子路求仁者也顏子不違仁者也孔子安仁者也求仁者是有志於此理故其氣象高遠可以入道然猶自車馬輕裘上做功夫顏子則就性分上做功夫能不私其已可謂仁矣然未免於有志只是不違仁氣象若孔子則不言而行不爲而成渾然天理流行而不見其迹此安仁者也曰說得也穩大凡人有已則有私子路猶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其志可謂高遠然猶未離這軀殼裏顏子不伐其善不張大其功則高於子路然猶無伐善無施勞便是猶有此心但願無之而已是一半出於軀殼裏孔子則離了軀殼不知那箇是已那箇是物凡學學此而已 南升□賀孫錄云文蔚問此章先生曰子路是一下等[illegible]外物累其心者便是又剝得[illegible]一重[illegible]又剝得一重細底皮去[illegible]顏子[illegible]聖人[illegible] [illegible]

問孔子安仁固無可言顏子不違仁乃是已得之故不違便是克已復禮底事子路方有與物共之志故曰求仁曰然又曰這般事如今都難說他當時只因子路說出那一段故顏子就子路所說上說便見得顏子是箇已得底意思孔子又就顏子所說上說皆是將已與物對說子路便是箇舍已忘私底意思今若守定他這說曰此便是求仁不成子路每日都無事只是如此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其意思各自不同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又自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 蔚

子路顏淵孔子言志須要知他未言時如何諦審須迎前看不得隨後看所謂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且如公說從仁心上發出所以志物我言語也無病也說得去只是尚在外邊程先生言不私已而與物共是三陵骨體須知義理不能已之處方是用得大抵道理都是合當恁地不是過當若到是處只得箇恰好事親若曾子可也 [illegible]

顏子之志不以已之長方人之短不以已之能愧人之不能是與物共 [illegible]

問伊川言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曰能輕已之所有以與人共敝之人豈有如此子路志願正學者事 寓

問車馬輕裘與朋友共亦常人所能爲之事子路舉此而言却似有車馬衣裘爲重之意皆與氣象終淺絶否曰固則是只是如今人自有一等鄙吝者直是計較及於父子骨肉之間或有外面勉強而中心不然者豈可與子路同日而語子路氣象非富貴所能動矣程子謂豈可以勢利拘之哉 [illegible]

問浴沂地位恁高程子稱子路言志亞於浴沂何也曰子路學雖粗然他資質也高如人告以有過則喜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見善必遷聞義必徙此皆是資質高車馬輕裘都不做事看所以亞於浴沂故程子曰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也 淳

問亞於浴沂者也浴沂是自得於中而外物不能以累之子路雖未至自得然亦不爲外物所動矣曰是 賜

問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此是子路有志求仁能與物共底意思但其心不爲車馬衣裘所累耳而程子謂其亞於浴沂擇先生解曾點事煞高子路只此一事如何便亞得他曰子路是箇資質高底人要不做底事便不做雖是做工夫處粗不如顏子之細密然其資質却自甚高若見得透便不干事 僩

問顏淵子之志雖曰此子路顏子分明氣象不同然觀曾點言志一段集注謂其雖答言志之問而初實未嘗言其志之所欲爲以爲曾點但知樂所樂而無一毫好樂之心作爲之想然則聖人殆不及曾點邪曰聖人之言雖有及物之意然亦莫非循其理之自然使物各得其所而已不勞焉又何害於天理之流行哉蓋與曾點所言却是意思聖人所言盡是事實 [illegible]

問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恐是互舉曰他兆是作勞事之勞恐所以有那知同於人一句其後來作功勞之勞皆只是不自矜之意無伐善是不矜己能無施勞是不矜己功至之云無施勞但作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意思解也好曰易有勞而不伐與勞謙君子有終皆是以勞為功賜

問施勞與伐善意思相類曰是相類問看來善自其平生之所能言勞以其一時之功勞言曰亦是勞是並事業上說問程子言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看來不自私己與知同於人亦有些相似曰不要如此疑以善者己之所有不自有於己故無伐善以勞事人之所憚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寓

問集注云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這箇只是天理聖人順之而已曰這只是天理自合如此[illegible]如老者安之是他自帶得安之理朋友信之是他自帶得信之理

來少者懷之是他自帶得懷之理來聖人為之初無形跡季路顏淵便先有自身了方做去如穿牛鼻絡馬首都是天理如此恰似他生下便自帶得此理來又如放龍蛇驅虎豹也是他自帶得驅除之理來如剪滅蝗蟊也是他自帶得剪滅之理來若不驅除剪滅便不是天理所以說道有物必有則不問好惡底物事都自有箇則子又云子路更修教細密便是顏子地位顏子若更拓教闊便是孔子地位子路只緣箇了又問集注云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耳曰這道理只為人不見得全體所以都自狹小了最患如此聖人如何得恁地大人多不見道理形骸之隔而物我判為二又云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若見得萬物皆備於我如何不會闊使又問顏子恐不是強恕意思子路卻是強恕若曰顏子固不是強恕然學者須且強恕始得且如今人有些小物事有箇好惡自定云把了好底卻把不好底與人這般意思如何得

闢開這般在學者正宜用工漸漸克去便是求仁工夫孫

伊川令學者看聖賢氣象曰要看聖賢氣象則甚且如看子路氣象見其輕財重義如此則其胸中鄙吝消了幾多看顏子氣象見其無伐善無施勞如此則其胸中好伐好施之心消了幾多此二事誰人胸中無雖顏子亦只願無則其胸中亦尚有之聖人氣象雖非常人之所可能然其如天底氣象亦須知常以是涵養於胸中又云亦須看子路所以不及顏子處顏子所以不及聖人處吾所以不及賢者處卻好做工夫

叔器問先識聖賢氣象如何曰也不要如此理會聖賢穿鑿百分明了如子路定不如顏子顏子定不如夫子只要看如何做得到這裏且如願車馬衣輕裘敝之無憾自家真能如此否有善真能無伐否有勞真能無施否今不理會聖賢做起處[illegible]卻只去想他氣象則精神卻只在外自家不曾做得着實工夫須是切問而近思向時朋

友只管愛說曾點漆雕開優劣亦何必如此但當思量我何緣得到漆雕開田地何緣得到曾點田地若不去學他做只管較他優劣[illegible]便較得分明亦不干自己事如祖公年紀自是大如爺爺年紀自是大如我只計較得來也無益叔器云希顏錄曾子書甚大亦要如此下工夫否曰曾子事雜見他書他只是要[illegible]做一[illegible]看顏子事亦只要在眼前也不須恁地起模畫樣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後不似聖人因甚後只似常人就此理會得自是超凡入聖賀孫　剛同　義剛

或問有人於此與朋友共實無所憾但質之不能復有所置則於所敝未能恝然忘情則如之何曰雖無憾於朋友而眷眷不能忘情於己敝之物亦非賢達之心也道夫

問謝氏解顏淵季路侍章或問謂其以有志為至道之病因及其所論浴沂御風何思何慮之屬每每如此竊謂謝氏論學

每有不屑卑近之意其聖門狂簡之徒歟集注云狂簡志大而畧於事也曰上蔡有此等病不是小分明是釋老意思向見其雜文一編皆不帖帖地如觀復堂記與謝人啓事數篇皆然其啓內有云志在天下豈若陳孺子之云乎身寄人間得如馬少游而足矣淳。

已矣乎章

問程子曰自訟不置能無改乎又曰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今有學者幸知自訟矣心胸之悔又若何而能不留耶曰改了便無悔又問已往之失却如何曰自是無可救了大雅

時可問伊川云自訟不置能無改乎譬如人爭訟一訟未决必至於再必至於三必至於勝而後已有過則亦必當攻責不已必至於改而後已曰伊川怕人有過只恁地訟了便休故說教着力看來世上也自有人徒恁地訟訟了便休只看有多少事來今日又恁地自訟明日又恁地自訟今年又恁地自訟明年又恁地自訟看來依舊不曾改變只是舊時人他也只知箇自訟是好事只是不誠於自訟賜

十室之邑章

或問美衣資質固多但以聖人爲生知不可學而不知好學曰亦有不知所謂學底如三家村裏有好資質底人他又那知所謂學又那知聖人如何是聖人又如何是生知堯如何是堯舜如何是舜若如此則亦是理會不得底了僩

義剛說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此是表裏[illegible]曰是賜

朱子語類卷第三十　計一十五板

論語十二

雍也篇一

雍也可使南面章

問見洪範說是說仲弓資質恁地曰夫子既許它南面則須是有人君之度意其必是如此這又無稽考須是更將它言行去看如何義剛

問雍也可使南面伊川曰仲弓才德可使爲政也尹氏曰南面謂可使爲政也第一章凡五說今從伊川尹氏之說范氏曰仲弓可以爲諸侯似不必指諸侯爲南面不如爲政却渾全謝氏曰仁而不佞其才宜如此楊氏亦曰雍也仁矣據仁而不佞乃或人之問夫子曰不知其仁則與未知焉得仁之語同謂仲弓爲仁矣不知兩說何所據恐仁字聖人未嘗輕許人曰南面者人君聽政之位言仲弓德度簡嚴宜居位不知其仁故未以仁許之然謂仲弓未仁即下語太重矣榦

仲弓問子桑伯子章

仲弓見聖人稱之故因問子桑伯子如何想見仲弓平日也疑這人故因而發問夫子所謂可也者亦是連上面意思說也仲弓謂居敬而行簡固是居敬後自然能簡然亦有居敬而不行簡者蓋居敬則凡事嚴肅却要亦以此去律事凡事都要如此此便是居敬而不行簡也時舉

仲弓爲人簡重見夫子許其可以南面故以子桑伯子亦是一箇簡底人來問孔子看如何夫子云此人亦可者以其簡也然可乃僅可而有未盡之辭故仲弓乃言居敬行簡夫子以爲然南升

行夫問子桑伯子曰行簡只就臨民上說此段若不得仲弓下面更問一問人只道可也簡便道了也是利害故夫子復之曰雍之言然這亦見仲弓地步煞高是有可使南面之基亦

只得他深沈詳密處論來簡已是好資質較之繁苛瑣細使人難事亦煞不同然是居敬以行之方好 賀孫

問居敬行簡之居如居室之居先生應復問何謂簡曰簡是凡事據見定又曰簡靜復問簡若不煩之謂何謂煩曰煩是煩擾又曰居敬是所守正而行之以簡 卿

居敬行簡是兩件工夫若謂居敬則所行自簡則有偏於居敬之意 人傑

問居敬而行簡曰這箇是兩件工夫如公所言則只是居敬了自然心虛理明所行自簡這箇只說得一邊居敬固是心虛心虛固能理明推着去固是如此然如何會居敬了便自得他理明更有幾多工夫在若如此說則居敬行簡底又那裏得來如此則子桑伯子大故是簡居敬之人矣世間有那居敬而所行不簡如上蔡說呂進伯是箇好人極至誠只是煩擾便是請客也須臨時兩三番換食次又自有這般人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每事不能勞攘得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之治齊專尚清靜及至爲相每日酣飲不事事隔墻小吏酣歌叫呼參亦酣飲歌呼以應之何有於居敬耶據仲弓之言自是兩事須子細看始得又曰須是兩頭盡不只偏做一頭如云內外不只是盡其內而不用盡其外如云本末不只是致力於本而不務乎其末居敬了又要行簡聖人教人爲學皆如此不只偏說一邊 僩

問注言自處以敬則中有所主而自治嚴程子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二說不相礙否先生問如何曰看集注是就本文說伊川就居簡處發意曰伊川說有未盡 銖。

胡問何謂行簡曰所行處簡要不恁煩碎居上煩碎則在下者如何奉承得故曰臨下以簡須是簡程子謂敬則自然簡只說得敬中有簡底人亦有人自處以敬而所行不簡却說不及聖人所以曰居敬曰行簡二者須要周盡 羽

居敬行簡是有本領底簡居簡行簡是無本領底簡程子曰居敬則所行自簡此是程子之意非仲弓本意也 人傑

胡叔器問居敬則心中無物而所行自簡此說如何曰據某看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它說而行簡以臨民則行簡自是一項這而字是別喚起今固有居敬底人把得忒重却反行得煩碎底今說道居敬則所行自簡恐却無此意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簡自別是一項只要揀那緊要底來行又問看簡字也有兩樣曰只是這箇簡豈有兩樣又曰看他諸公所論只是爭箇敬字 義剛

叔器問集注何不全用程說曰程子只說得一邊只是說得敬中有簡底意思也是如此但亦有敬而不簡者其所以不敢全依它說不簡底自是煩碎下面人難爲奉承御衆以寬臨下以簡便是簡時下面人也易爲奉承自不煩擾聖人所以說居敬行簡二者須是兩盡義剛問敬是就心上說簡是就事上說否曰簡也是就心上做出來而今行簡須是心裏安排後去行豈有不是心做出來 義剛

問居敬則內直內直則外自方居敬而行簡亦猶內直而外方歟若居簡而行簡則是喜靜惡動怕事苟安之人矣曰程子說居敬而行簡只作一事今看得來恐是兩事居敬是自處以敬行簡是所行得要 廣

問伊川說居敬則心中無物而自簡意覺不同曰是有此子差但此說自不相害若果能居敬則理明心定自是簡這說如一箇物相似內外都貫通行簡是外面說居敬自簡又就裏面說看這般所在固要知得與本文少異又要知得與本文全不相妨 賀孫

問仲弓問子桑伯子章伊川曰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則爲疏略仲弓可謂知旨者但下文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恐未必如此可也簡止以

其簡爲可爾想其他有未盡善特有簡可取故曰可也游氏
曰子桑伯子之可也以其簡若主之以敬而行之則簡爲善
楊氏曰子桑伯子爲聖人之所可者以其簡也夫主一之謂
敬居敬則其行自簡但下文簡而廉一句舉不甚切今從伊
川游氏楊氏之說伊川第二第三說皆曰居簡行簡乃所以
不簡先有心於簡則多却一簡恐推說太過旣曰疎略則太
簡可知不必云多却一簡如所謂乃所以不簡皆太過范氏
曰敬以直內簡以臨人故堯舜脩己以敬而臨下以簡恐敬
簡不可太分說居字只訓主字若以爲主之敬而行之簡則
可以爲居則敬而行則簡則不可若云脩己臨下則恐分了
仲弓不應下文又揔說以臨其民也又曰子桑伯子其處己
亦若待人據夫子所謂可也簡乃指子桑伯子說仲弓之言
乃發明簡字恐非以子桑伯子爲居簡行簡也尹氏亦曰以
其居簡故曰可也亦范氏之意呂氏以爲引此章以發前章

之說謝氏以爲因前章以發此章之問皆是旁說然於正說
亦無妨謝氏又曰居敬而行簡舉其大而略其細於敬字上
不甚切不如楊氏作主一而簡自見曰可也簡當從伊川說
剩却一簡字正是解太簡之意乃所以不簡之說若解文義
則誠有剩語若以理觀之恐亦不爲過也范固有不容奥然
敬簡自是兩事以伊川語思之可見據此文及家語所載伯
子爲人亦誠有太簡之病謝氏因上章而發明之說是 餘
徒務行簡老子是也乃所以爲不簡子桑伯子或以爲子桑戶 升卿

哀公問弟子章

問聖人稱顔子好學特舉不遷怒不貳過二事若不相類何也
曰聖人因見其有此二事故從而稱之柄謂喜怒發於當然
者人情之不可無者也但不可爲其所動耳過失則不當然
而然者旣知其非則不可萌於再所謂頻復之吝也二者若
不相類而其向背實相對曰聖人雖未必有此意但能如此

看亦好 枅

顔子自無怒因物之可怒而怒之又安得遷

問不遷怒此是顔子與聖人同處否曰聖人固是不遷怒然不
遷字在聖人分上說便小在顔子分上說便大蓋聖人合下
自是無那遷了不著說不遷才說似猶有商量在若堯舜則
無商量了是無了何遷之有何不遷之有 燾

內有私意而至於遷怒者志動氣也有爲怒氣所動而遷者氣
動志也伯恭謂不獨遷於他人爲遷就其人而益之便是遷
此却是不中節非遷也 道夫

不遷怒不貳過據此之語怒與過自不同怒却在那不遷上過
才說是過便是不好矣 僩

或問顔子不貳過曰過只是過不要問他是念慮之過與形見
之過只消看他不貳處旣能不貳便有甚大底罪過也自消
磨了 時擧

問不遷怒不貳過曰重處不在怒與過上只在不遷不貳上今
不必問過之大小怒之淺深只不遷不貳是甚力量便見工
夫佛家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若有過能不貳直是難貳
如貳官之貳已有一箇又添一箇也又問守之也非化之也
曰聖人則都無這箇顔子則疑於遷貳與不遷貳之間 賀孫 道○
錄云疑千是一二 夫錄之意賀孫同

尋常解不貳過多只說過字不曾說不貳字所謂不貳者有不
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如顔子之克己旣克己私便
更不萌作矣 人傑

不遷怒不貳過一以爲克己之初一以爲用功之處曰自非禮
勿視聽言動積習之久自見這箇意思 變孫

問學顔子當自不遷怒不貳過起曰不然此是學已成處又問
如此當自四勿起曰是程子云顔子事斯語所以至於聖人
後之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過

不遷不貳非言用功處言顏子到此地位有是効驗耳若夫所以不遷不貳之功不出於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四句耳伯羽○錄云此乎日克己工夫持養益勝滿此其効

行夫問不遷怒不貳過曰此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二件事顏子學處專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至此時熟乃能如此時舉○賀孫錄云行夫問云云曰不遷怒不貳過是學力自是說到一箇證驗如此案父云顏子工夫盡在克己復禮上只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是他終身受用只在這上

問不遷怒貳過是顏子克己工夫到後方如此却不是以此方爲克己工夫也曰夫子說時也只從他克己効驗上說但克己工夫未到時也須照管不成道我工夫未到那田地而遷怒貳過只聽之耶義剛

或問顏子工夫只在克己上不遷不貳乃是克己効驗或曰不遷不貳亦見得克己工夫即在其中曰固是然克己亦非一端如喜怒哀樂皆當克但怒是粗而易見者耳或曰顏子乎

日但知克己而已不遷不貳是聖人見得他効驗如此曰但看克己後禮自見得

問不遷怒是見得理明不貳過是誠意否曰此二者拆開不得須是橫看他這箇是層層趲上去一層了又一層不遷怒不貳過是工夫到處又曰顏子只是得孔子說克己復禮終身受用只是這四箇字不違仁也只是這箇不遷怒不貳過也只是這箇不改其樂也只是這箇克己復禮到得人欲盡天理明無些查滓一齊透徹日用之間都是這道理僩

問不遷不貳此是顏子十分熟了如此否曰這是夫子稱他是他終身到處問若非禮勿視聽言動這是克己工夫這工夫在前分外着力與不遷不貳意思不同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夫子告顏子教他做工夫要知緊要工夫却只在這上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他到處不遷怒不貳過也是他到處問就不遷不貳上看也似有些淺深曰這如何淺深曰不遷怒是自然如此不貳過是略有過差便覺了方會不復行曰這不必如此看只看他不遷怒不貳過時心下如何賀孫

又云看文字且須平帖看他意緣他意思本自平帖如夜來說不遷怒不貳過且看不遷不貳是如何顏子到這裏直是渾然更無些子查滓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氷消凍釋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到這裏已自渾淪都是天理是甚次第問過容是指已前底說否曰然問過是逐事上見得如何曰固是逐事上見也不是今日有這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明日又是那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只顏子地位高纔見一不善不爲這一番故時其餘是這一套須頓消了當那時須頓進一番他聞一知十觸處貫通他覺得這一件過其餘若有千頭萬緒是這一番一齊打併掃斷了曰如此看不貳過方始見得是三月不違以後事曰只這工夫原頭却在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上面若是不遷怒時

更無形迹但初學如何須要教他不遷怒不貳過得這也便要如此不得只是克己工夫孔子不以告其他門人却獨以告顏子可見是難事不是顏子擔當不得這事其他人也只逐處教理會道無古今且只將克己事時時就身己檢察下捎也便會到不遷怒不貳過地位是亦顏子而已須是子細體認他工夫是如何然後看他氣象是如何方看他所到地位是如何如今要緊只是箇分別是非一心之中便有是有非言語便有是有非動作便有是有非以至於應接賓朋看文字都有是有非須着分別教無些子不分曉始得心中思慮纔起便須是見得那箇是是那箇是非才去動作行事也須便見得那箇是是那箇是非應接朋友交遊也須便見得那箇是是那箇是非看文字須便見得那箇是是那箇是非日用之間若此等類須是分別教盡毫釐必計始得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且

如今見人行事聽人言語便須着分別箇是非若是他做不
是說不是雖不可謫言之自家是非須先明諸心始得若只
管恁地儱侗不分別少間一齊都衮做不好處去都不解知
孟子亦說道我知言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
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這不是分別得分明如何得恁地恁
地瞭然天下只是箇分別是非若見得這箇分明任你千方
百計胡說亂道都着退聽緣這箇是道理端的着如此如一
段文字纔看也便要知是非若是七分是還他七分是三分
不是還他三分不是如公鄉里議論只是要酌中這只是
自家不曾見得道理分明這箇以是那箇也以是且捏合做
一片且恁地過若是自家見得是非分明看他千度萬態都
無遁形如天下分裂之時東邊稱王西邊稱帝似若不復可
一若有箇真主出來一齊即皆退聽不敢若來朝不服者歸
順不貢者入貢如太祖之興所謂劉李孟錢終皆受併天下

混一如今道理箇箇說一樣各家自守以為是只是未得見
這公共道理是非前日曾說見道理不明如居天下之廣居
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是大丈夫若後車千乘傳食
諸侯喚做大丈夫也得問是非本吾心之固有而萬物萬事
是非之理莫不各具所以是非不明者只緣本心先蔽了曰
固是若知得事物上是非分明便是自家心下是非分明程
先生所以說纔明彼即曉此自家心下合有許多道理事物
上面各各也有許多道理無古今無先後所以說先聖後聖
其揆則一下又說道若合符節如何得恁地只緣道理只是
一箇道理一念之初千事萬事究竟於此若能先明諸心看
事物如何來只應副將去如尺度如權衡設在這裏看甚麼
物事來長底短底小底大底只稱量將去可使不差毫釐世
上許多要說道理各家理會得是非分明少間事迹雖不一
一相合於道理卻無差錯一齊都得如此豈不甚好這箇便

是真同只如今諸公都不識所謂真同各家只理會得半截
便道是了做事都不敢盡且只消做四五分這邊也不說那
邊不是那邊也不說這邊不是且得人情不相惡且得相和
同這如何會好此乃所以為不同只是要得各家道理分明
也不是易須是常常檢點事事物物要分別教十分分明是
非之間有些子鶻突也不得只管會恁地這道理自然分明
分別愈精則處事愈當故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舜禹
數聖人出治天下是多多少少事到末後相傳之要却只在
這裏只是這箇精一直是難 賀孫

問前夜承教以不遷怒不貳過乃顏子極至處又在三月不違
仁之後燾看若不貳是逐事不貳不是統體說而三月
不違乃是統說前後淺深殊有未曉曰不須泥這般所在某
那夜是偶然說如此實亦不見得甚淺深只一箇是死後說
一箇是在生時說而今且要理會要緊處如其舊時專揀切

身要緊處理會若偏旁有窒礙處只恁地且放下如看這一
章只認取不遷怒不貳過意思是如何自家合如何便是
會做工夫如射箭要中紅心他貼上面煞有許多圈子善射
者不須問他外面圈子是白底是黑底是朱底只是一心直
要中紅心始得不貳過不須看他已前只看他不貳後氣象
顏子固異於今庸處少差輒改而今學者未到顏子地位且
須逐事上檢點過也不論顯微如大雷雨也是雨些子雨也
是雨無大小都喚做過只是晴明時節青天白日更無些子
雲翳這是甚麼氣象 燾

問顏子能克己不貳過何為三月之外有違仁處曰孔子言其
有不善未嘗不知便須亦有不善時又問顏子之過如何曰
伊川接卦所言自好未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猶常用力便
是心有未順處只但有纖毫用意處便是顏子之過 僩

敬之問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莫只是靜後能如此否曰聖賢之

意不如此如今卒然有箇可怒底事在眼前不成說且教我去靜蓋顏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故怒於甲時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而遷也見得道理透則既知有過自不復然如人錯喫烏喙才覺了自不復喫若專守虛靜此乃釋老之學將來和怒也無了此成甚道理聖賢當怒自怒但不遷耳見得道理透自不遷不貳所以伊川謂顏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蓋欲見得此道理透也立之因問明道云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又是怎生曰此是明道為學者理未甚明底說言於怒時且權停閣這怒而觀理之是非少間自然見得當怒不當怒蓋怒氣易發難制如水之澎漲能權停閣這怒則如水漸漸歸港若顏子分上不消恁地說只見得理明自不遷不貳矣 味道○賀孫錄別出

敬之問不遷怒不貳過顏子多是靜處做工夫曰不然此正是交滾頭顏子此處無他只是看得道理分明且如當怒而怒到不當怒處要遷自不得不是處便見得自是不會貳敬之又問顏子深潛純粹所謂不遷不貳特其應事之陳迹曰若如此說當這時節此心須別有一處安頓着看公意只道是不應事接物方存得此心不知聖人教人多是於動處說如云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如告顏子克己復禮為仁正是於視聽言動處理會公意思只是要靜將心頓於黑卒卒地說道只於此處做工夫這不成道理此却是佛家之說佛家高底也不如此此是一等低下底如此這道理不是如此人固有初學未有執守應事紛雜暫於靜處少息也只是略如此然做箇人事至便着應如何事至且說道待自家去靜處當怒即怒當喜即喜更無定時只當於此警省如何是合理如何是不合理如何要將心頓放在閑處得事父母便有事父母許多酬酢出外應接便有出外許多酬酢 賀孫

問顏子不遷怒先生因語余先生云怒是箇難克治底所謂

怒逆德也雖聖人之怒亦是箇不好底物事蓋是忿氣感得恁地某尋常怒多却長如公性寬怒少亦是資質好處 僩

問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語意上句重下句寬恐有引進後人意否曰看文字且要將他正意平直看去只要見得正道理貫通不須滯在這般所在這兩句意只同與哀公言亦未有引進後學意要緊只在不遷怒不貳過六字上看道理要得他如水相似只要他平直滔滔流去若去看偏旁處如水流時這邊壅一堆泥那邊壅一堆沙這水便不得條直流去看文字且把有要緊處平直看教通透十分純熟見得道理如人一身從前面直望見背後從背後直望見前面更無些子遮蔽方好 賀孫

問集注怒不在血氣則不遷只是不為血氣所動否曰固是因舉公瑕斷人而自家元不動又曰只是心平 植 集注

問不貳過乃是略有便止如韓退之說不貳之於言行却粗了曰自是文義不如此又問不貳過却有過在不遷怒已至聖人只此一事到曰纔云不遷則與聖人之怒亦有些異曰如此則程先生引舜且借而言曰然 可學

問伊川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曰如今學者且理會不遷不貳便大過不貳也難 端蒙

問不貳過集註云過於前者不復於後則是言形見之過伊川乃云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又似言念慮之過不知當如何看先生曰不必問是念慮之過與形見之過但過不可貳耳 淳

陳後之問顏子不遷怒伊川說得太高渾淪是箇無怒了不貳過又却低曰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天下之達道那裏有無怒底聖人只聖人分上着不遷字不得顏子不遷怒便尚在夾界處如內不改其樂然曰不貳過只是此過不會再生否

曰只是不萌於再 淳

問黎兄疑張子謂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不夫子只說知之未嘗復行不是說其過再萌于心廣疑張子之言尤加精密至程子說更不萌作則兼說行字矣曰萌作亦只是萌動蓋孔子且恁大體說至程子張子又要人理會得分曉故復如此說到精極處只管如此分別便是他不會看枉了心力 廣 [illegible]

問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曰看程先生顏子所好何學論說得條理只依此學便可以終其身也立之因問先生前此云不遷怒貳過是克己復禮底功驗今又以爲學即在此何也曰爲學是總說克己復禮又是所學之目也又云天理人欲相爲消長克得人欲乃能復禮顏子之學只在這上理會仲弓從莊敬持養處做去到透徹時也則一般時舉問曾子爲學工夫比之顏子如何曰曾子只是箇守大抵人若能守得定不

子九十　一炎廾　十二

令走作必須透徹時舉云尤來曾子所守極是至約只如守一箇孝字便後來無往而不通所謂推而放諸四海而準與夫居處莊戰陣無不見得是這道理曰孝者百行之源只爲他包得闊故也 時舉

蔡元思問好學論似多頭項曰伊川文字都如此多頭項不恁纏去其實只是一意如易傳包荒便用馮河不遐遺便朋亡意只是如此他成四項起不恁纏說此論須做一意纏看其本也真而靜是說未發真便是不雜無人僞靜便是未感覺若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方是大綱說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便是詳此意一本作知所養然往字爲是往與行字相應 淳

問天地儲精如何是儲精曰儲謂儲蓄天地儲蓄得二氣之精聚故能生出萬物 夔孫

問何謂儲精曰儲儲蓄精精氣精氣流過若生物時闌定本是本體真定是不雜人僞靜是未發復問上既言靜下文又言未發何也曰疊這一句根問下文明諸心知所養一本作知所性孰是曰知所往是應得力行求至節

氣散則不生惟能往便生消息是消往了息便生 [illegible]

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蓋做這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所以周子云五行一陰陽也舍五行無別討陰陽處如甲乙屬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丙丁屬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陰不須更說陰陽而陰陽在其中矣或曰如言四時而不言寒暑耳曰然 僩

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五性便是真未發時便是靜只是疊說 僩

問程子云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性上如何說鑿曰性固不可鑿但人不循此理任意妄作去傷了他耳鑿與孟子所謂鑿一般故孟子只說養其性養謂順之而不害 廣

六十一　一炎廾　十三

問顏子之所學者蓋人之有生五常之性渾然一心之中未感物之時寂然不動而已而不能不感於物於是喜怒哀樂七情出焉既發而易縱其性始鑿故顏子之學見得此理分明必欲約其情以合於中剛決以克其私私欲既去天理自明故此心虛靜隨感而應或有所怒因彼之可怒而怒之而已無與於怒才過而此心又復寂然何遷移之有所謂過者只是微有差失張子謂之慊於己只是略有些子不足於心便自知之即隨手消除更不復萌作爲學工夫如此可謂真好學矣曰所謂學者只是學此而已伊川所謂性其情大學所謂明明德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皆是此理 升卿

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窮理非是專要明在外之理如何而爲孝弟如何而爲忠信推此類通之求處至當即窮理之事也 人傑

聖人無怒何待於不遷聖人無過何待於不貳所以不遷不貳

者猶有意存焉與顔無伐善無施勞之意同猶今人所謂無
得不如此是固當如此而今且得其不如此也此所謂守之
非化之也 人傑
文振再說顔子好學一章因說程先生所作好學論曰此是程
子二十歲時已做得這文字好這箇說話便是所以為學之本
惟知所本然後可以爲學若不去大本上理會只恁地茫茫
然却要去文字上求恐也未得 時舉
伊川文字多有句相倚處如顔子好學論 可
問顔子短命是氣使然劉質夫所錄一段又別曰大綱如此說
可學○按此條當在先生學論章
問呂與叔引横渠說解遷怒事又以三月不違為氣不能守悉
是張子呂氏皆是以己之氣質論聖人之言曰不須如此說
如說這一段且只就這一段平看若更生枝節又外面討一
箇意思横看都是病人熊因曰須是這裏過一番既聞教論
可造乎淡曰此說又是剩了 人傑
伊川曰顔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不貳過也游氏曰不遷怒者怒適其可而止無溢
怒之氣也傳所謂怒於室而色於市者遷其怒之甚也不遷
怒則發而中節矣喜怒哀樂不能無也要之每發皆中節之
爲難耳不貳過者一念少差而覺之早不復見之行事也蓋
惟聖人能寂然不動故無過顔子能非禮勿動而已故或有
不善始萌于中而不及復行是其過在心而行不貳焉但其
問正心脩身之說若以不貳過作正心不遷怒作脩身亦可
恐不必如此右第三章凡八說今從伊川游氏之說伊川外
五說大率相類其說皆正故不盡錄然亦不出第一說之意
横渠第一第二說皆曰怒於人者不使遷乎其身呂氏亦曰
不使可怒之惡反遷諸己而爲人之所怒此說恐未安如此
只是不貳過之意聖人何以既曰不遷怒又曰不貳過若使

惡不遷諸己則只說得不貳過又横渠曰慊於己者不使萌
於再萌字說太深不知游氏作行不貳伊川作未嘗復行乃
正范氏曰不遷怒者性不移於怒也此說不可曉若謂性不
移於怒而後能不遷怒却稍與伊川怒不在己之說同若謂
不遷怒則性不移於怒恐未當以移字訓遷字則說太深餘
說亦寬謝氏曰不患有過蓋不害其為改其說又太淺顔子
不應有過而後改持知之未嘗復行爾又與横渠不萌之說
相反皆未爲當楊氏不放心之說無甚差但稍寬爾其他皆
解得何止不放心而已又說今也則亡一句作無字說不知
合訓無字合作死亡之亡若訓無字則與下句重若作死亡
之亡則與上句重未知孰是尹氏用伊川說故不錄先生曰
游說不貳過乃韓退之之意與伊川不同伊川意却與横渠
同外書第五卷有一段正如此可更思之須見游氏說病處
横渠遷怒之說固未然與貳過殊不相似亡即無也或說
當頭作無 必大

論語十三

雍也篇二

子華使於齊章

子升問冉子請粟聖人不與之辨而與之益之曰聖人寬洪可以予可以無予予之亦無害但不使傷惠耳木之

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亦不大段責他而原思辭祿又謂與爾隣里鄉黨看來聖人與處却寬恪

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雖是小處也莫不恰好便是一以貫之處[illegible]

范氏曰夫子之道循理而已故周急不繼富以為天下之通義使人可繼也游氏曰辭廩稱事所以食功也今原思為之宰而辭祿不受則食功之義廢矣蓋義所當得則雖萬鍾不害其為廉借使有餘猶可以及隣里鄉黨蓋隣里鄉黨有相賙之義尹氏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而冉求乃資之與之釜者所以示不當與也求不達其意而請益與之五秉故夫子非之又曰原思之辭常祿使其苟有餘則分諸隣里鄉黨者凡取予一適於義而已第四章凡七說今從范氏游氏尹氏之說伊川謂師使弟子不當有所請其說雖正然恐非本意據冉求乃為其母請其意欲資之也使冉求為子華請則猶可責之以弟子之禮若為其母請則止欲附益之故責之以繼富恐或外生一意非夫子責冉求之意范氏第二說與楊氏謝氏之說大率以辭受取舍順理合義為文只說大綱其間曲折詳備則不如尹氏之深切呂氏曰富而與人分之則廉者無辭於富進語未盡不能無差向使不義之富可以分人廉者所以辭也富之可辭與不可辭在於義不義而不在於分人與不分人也謝氏曰與之釜與之庾意其祿以所當得者此說恐未穩使祿秩當得夫子不待冉子之請而與之祿有常數夫子何必輕重於其間哉為其母請粟觀其文勢非祿秩也明矣曰為其母請即為子華請也呂氏說只據原思辭祿而言非謂不義之富也榦

子謂仲弓章

問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伊川謂多一曰字意以仲弓為犂牛子也考之家語仲弓生於不肖之父其說可信否曰聖人必不肯對人子說人父不善謨

犂牛之子范氏蘇氏得之榦

問此章前後作用人不以世類南軒以仲弓言為知賢才之故故孔子教之用人此說牽合然亦似有理脉曰橫渠言大者苟立雖小未純人所不棄也今欽夫此說無他只是要回互不欲說仲弓之父不肖爾何不虛心平氣與他看古人意底自賢不肖氏自不肖稱其賢可以為法語其不肖可以為戒或曰恐是因仲弓之父不肖而微其辭曰聖人已是說了此亦何害大抵人被人說惡不妨但要能改過過而能改則前愆頓釋昔日是不好底人今日自好事自不相干何必要回互然又要除却曰字此曰字留亦何害如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不成是與顏淵說況此一篇大率是論他人不必是與仲弓說也只蘇氏却說此乃論仲弓之德非是與仲弓言也僩

子曰回也章

問三月不違仁曰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去却為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心猶鏡仁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鏡明矣顏子三箇月之久無塵垢其餘人或日一次無塵垢少間又暗或月一次無塵垢二十九日暗亦不可知升卿

問三月不違仁曰三月只是言久爾非謂三月後必違也此言顏子能久於仁爾雖念慮之間間有不善處却能知之而未

嘗後行也（砥去）

問三月不違仁三月後亦有違否曰畢竟久亦有間斷曰這間斷亦甚微否曰是如不貳過過便是違仁非禮勿視聽言動四句照管不到便是過（淳）

問日月至焉曰日至是一日一次至此月至是一月一次至此言其疏也問將都思量別處又問思量事不到不好然却只是閑事如何曰也不是視便要思明聽便思聰纔思量便要在正理上如何可及閑事（銖）

問如何是日至月至曰某舊說其餘人有一日不違仁有一月不違仁者近思之一日不違仁固應有之若一月不違似亦難得近得一說有一日一番見得到有一月一番見得到比之一日猶勝如一月之遠若顏子方能三月不違天理縱然無一毫私僞間雜夫子所以獨稱之（寓）

義剛說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集注云仁者心之德切推此義以爲天生一人只有一心這腔子裏面更無些子其他物事只有一箇渾全底道理更無些子欠缺所謂仁也曰莫只將渾全底道理說雖略數那仁親切始得（明作）

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有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未免有毫髮私意間斷在但顏子纔間斷便覺當下便能接續將去雖當下便能接續畢竟是曾間斷來若無這些子却便是聖人也日月至焉者得來却是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這亦難說今人若能自朝至暮此心洞然表裏如一直是無纖毫私意間斷這地位豈易及惟實曾去下工夫方自見得橫渠內外賓主之說極好三月不違那箇是主人是長在家裏坐底三月後或有一番出去却便會歸來日月至焉那箇是客是從外面到底然亦是徹底曾到一番却不是彷彿見得箇恁地或日一到這裏或月一到這裏便又出去以月較日又球到了

正卿問集注不知其仁也云雖顏子之賢猶不能不違於三月之後如何曰不是三月以後一向差去但於這道理久後略斷一斷便接續去只是有些子差便接了若無些子間斷便全是天理便是聖人所以與聖人一間者以此舊說只做有一月至者有一日至者與顏淵三月至者有次第看來道理不如此顏子地位比諸子煞有優劣如賜也聞一以知二回也聞一以知十此事爭多少此是十分爭七八分張子云云這道理譬如一屋子是自家爲主朝朝夕夕時時只在裏面如顏子三月不能不違只是略暫出去便又歸在裏面是自家常做主若日至者一日一番至是常在外爲客一日一番暫入裏面來又便出去月至亦是常在外爲客一月一番入裏面來又便出去又云三月不違者如人通身都白只有一點子黑日月至焉者如人通身都黑只有一點白又云顏子一身已自不見其身日用之間只見許多道理（淳錄不知其時集注）（謹）

問如今之學者一日是幾遍存省當時門人乃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不應如是踈畧恐仁是渾然天理無纖毫私欲處今之學者雖曰存省亦未到這境界他孔門弟子至便是至境界否曰今人能存得亦是這意思但觸動便不得被人叫一聲便走了他當那至時應事接物都不差又不知至時久近如何那裏煞有曲折日至者却至得頻數恐不甚久月至者或旬日或一二日皆不可知又問橫渠云云文蔚竊謂三月不違者天理爲主人欲爲賓日月至焉者人欲爲主天理爲賓學者工夫只得勉勉循循以克人欲存天理爲事其成與不成至與不至則非我可必矣曰是如此（蔚）

問伊川言不違是有纖毫私欲橫渠言要知內外賓主之辨曰前後說是如此劉仲升云與久而不息者氣象迥別大雖云久而不息自是聖人事曰三月不違是自家已有之物三月

之久忽被人借去自家旋即取回了日月至焉是本無此物
勑時間人借得來便被人取去了猷
至之問橫渠言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止過此幾非在我者
曰且以屋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
是在外不穩便纔出即便入蓋心安於內所以爲主日月至
焉者心常在外雖間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不安纔入即便
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爲賓日至者一日一至此月至者一月
一至此自外而至也不違者心常存日月至者有時而存此
無他知有至未至意有誠未誠知至矣雖驅使爲不善亦不
爲知未至雖軋勒使不爲此意終迸出來故貴於見得透則
心意勉勉循循自不能已矣過此幾非在我者猶言過此以
往未之或知言過此則自家着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又曰
三月不違之違猶白中之黑日月至焉之至猶黑中之白今
須且將此一段反覆思量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使自會淪肌

朱三十一　五

浹髓夫子謂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只在這些子若拗不轉便
下達去了又曰此正如誠意章相似知善之可好而好之極
其篤知不善之可惡而惡之極其深以至於慊快充足方始
是好處燾
問三月不違仁先生曰如何是心如何是仁曰心是知覺底仁
是理曰耳無有不聰目無有不明心無有不仁然耳有時不
聰目有時不明心有時不仁問莫是心與理合而爲一曰不是
合心自是仁然私欲一動便不仁了所以仁人心也學理會
甚麼事只是理會這些子又問張子之說莫是三月不違者
是仁常在內常爲主日月至焉者是仁常在外常爲賓曰此
倒說了心常在內常爲主心常在外常爲客如這一間屋主
常在此居客雖在此不久着去問如此則心不違仁者是心
在仁內曰不可言心在仁內略略地是恁地意思又曰便是
難說過此幾非在我者如何曰不用着力如決江河水至

而我自浮如說學只說到說處住以上不用說至說處則自
能尋將上去不到說處是不曾用着習則將自然說又
曰人只是一箇不肯學須是如喫酒自家不愛喫硬將酒來
喫相將自然要喫不待強他如喫藥人不愛喫硬強他喫時
問橫渠說內外賓主之辨若以顏子爲內與主不成其他門人
之所學便都只在外曰他身已是都在道外恰似客一般學
之一箇屋聖人便常在屋裏坐顏子也常在屋裏只有皆暫
行出門外然便覺不是他住處便回來其他却常在外面有
皆入來不是他活處少間又自出去了而今人硬把心制在
這裏恰似人在路上做活計百事都安在外雖是他自屋舍
皆暫入來見不得他活處亦自不安又自走出了雖然也須
漸漸把捉終不成任他如何又曰日月至焉者是有一日得
一番至有一月得一番至燾
問日月至焉一句曰看得來日却是久底月却是暫底僩

朱三十一　六

橫渠內外賓主之辨曰顏子一似主人長在家裏三月以後
或有出去皆鄕便會回歸其餘是賓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
至以日較月月又却疎又曰不違者是在內至焉者是自外
來又問幾非在我者曰舍三月不違去做工夫都是在我外
不在我這裏了謙之
問橫渠內外賓主之說曰主是仁賓却是已身不違仁者已住
在此屋子內了日月至焉者皆暫到此又出去是乃賓也後
數日又因一學者舉此段爲問而曰仁譬如此屋子顏子在
此裏面住但未免間有出去皆他人則或入來住得一日或
入來住得一月不能久處此此即內外賓主之辨過此幾非
在我者謂學者但當勉勉循循做工夫而已舍是則他無所
事也燾
或問橫渠內外賓主之辨一段云仁在內而我爲主仁在外而
我爲客如何曰此兩句又是後人解橫渠之語蓋三月不違

底是仁爲主私欲爲客諸子日月至焉者是私欲爲主仁爲
爲客譬如人家主人常在屋中出外旹少便出去也不久便
歸來日月至焉者則常常在外做客暫旹入屋來又出去出
去之旹多在屋之旹少或一月一番至或一日一番至終是
不是主人故常在外然那客亦是主人只是以其多在外故
謂之客敬則常在屋中住得不要出外久之亦是主人既是
主人自是出去旹少也儒用經中貧子寶珠之諭亦當
三月不違者我爲主而常在內也日月至焉者我爲客而常在
外也仁猶屋心猶我常在屋中則爲主出入不常爲主則客
也過此幾非在我者如水漲船行更無著力處銖
問橫渠內外之說曰譬如一家有二人一人常在家一人常在
外在家常出外常少在外者常不在家問有歸家旹只是在
外多謨
三月不違仁是在屋底下做得主人多旹日月至焉者是有旹從
外面入來屋子底下橫渠所謂內外賓主之辨旹是也又曰
學者須是識得屋子是我底始得賜
問內外賓主之辨曰不違仁者仁在內而爲主然其未熟亦有
旹而出於外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爲賓雖有旹入於內而
不能久也廣
三月不違主有旹而出日月至焉賓有旹而入人固有終身爲
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蓋有心中欲爲善而常有一箇不肯
底意便是自欺端蒙
敬器未達內外賓主之辨一句曰日月至焉底便是我被那私
欲挨出在外面是我勝那私欲不得又問使心意勉勉循循
不能已曰不能已是爲了又爲爲得好後只管爲欲罷不
能相似蔡仲默云如生則惡可已也之類曰是賜
問三月不違仁曰仁即是心心如鏡相似仁便是箇鏡之明鏡
從來自明只爲有些少間隔便不明顏子之心已純明了所以

三月不違只緣也曾有間隔處又問張子謂使心意勉勉循
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是如何曰學者只要勉勉循
循而不能已才能如此便後面雖不用大段著力也自做去
如推箇輪車相似才推得轉了他便滔滔自去所謂學而旹
習之不亦說乎者正謂說後不待著力而自不能已也僩
張子言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須是見得此心自不能已方有進
處過此幾非在我謂過三月不違非工夫所能及如末由也
已只是著力不得又云勉勉循循之說須是真箇到那田地
實知得那滋味方自不能已要住不得自然要去過此幾非
在我言不由我了如推車子相似才著手推動輪子了自然
運轉不停如人喫物既得滋味自然愛喫日月至焉者畢竟
也是曾到來但不久耳僩
或問張子幾非在我者曰既有循循勉勉底工夫自然住不得
幾非在我者言不待用力也如易傳中說過此以往未之或
知也之意爲學正如推車子相似才用力推得動了便自轉
將去更不費力故論語首章只說箇學而旹習之不亦說乎
便言其效驗者蓋學至說處則自不容已矣錄劉礪
問幾非在我之義曰非在我言更不著得人力也人之爲學不
能得心意勉勉循循而不已若能如是了如車子一般初間
著力推得行了後來只是滾將去所謂學而旹習之不亦說
乎若得說了自然不能休得如種樹一般初間栽培灌溉及
既成樹了自然抽枝長葉何用人力僩
味道問過此幾非在我者疑橫渠止謂始學之要唯當知內外
賓主之辨此外非所當知曰不然學者只要撥得這車輪轉
到循循勉勉處便無著力處自會長進去如論語首章言學
只到不亦說乎處住下而便不說學了蓋到說旹此心便活
因言韓退之蘇明允作文只是學古人聲響盡一生死力爲
之必成而後止今之學者爲學曾有似他下工夫到豁然貫

通處否寓

周貫卿問幾非在我者曰如人推車子緣初推旹須要我著力及推發了後却是被他車子移將去也不由在我了某嘗說學而旹習之不亦說乎若是做到這裏後自不肯住了而今人只是不能得到說處賀孫

問過此幾非在我者曰過此即是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底意思若工夫到此蓋有用力之所不能及自有不可已處雖要用力亦不能得又問內外賓主之辨曰三月不違爲主日月至焉爲賓主則常在其中賓則往來無常蓋存主之旹少在外之旹多日月至焉爲其時暫而不能久若能致其賓主之辨而用其力則工夫到處自有不可息者寓

問何謂幾非在我者曰此即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之意蓋前面事皆不由我我不知前面之分寸也不知前面之淺深只理會這裏工夫使內外賓主之辨常要分曉使心意勉勉循循不已只如此而已便到顏子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之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也只恁地淳

過此幾非在我者到此則進進不能已亦無著力處銖

子升問過此幾非在我莫是過此則聖人之意否曰不然蓋謂工夫到此則非我所能用其力而自然不能已如車已推而勢自去如船已發而纜自行若不能辨內外賓主不能循循不已則有旹而間斷矣孟子所謂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此話說得盡了木之

問過此幾非在我者莫只見許多道理不見自身己如何曰這只是說循循勉勉便自住不得便自不由自身己只是這箇關難過纔過得自要住不得如顏子所謂欲罷不能這箇工夫入頭都只在窮理只這道理難得便會分明又云今學者多端固有說得道理是却自不着身只把做言語用了因有要去切己做工夫却硬理會不甚進者又云若得道理透少間見聖賢言語句句是爲自家身己說又云內外賓主只是如今人多是不能守得這心如一間屋日月至焉者是一日一番入裏面來或有一月一番入裏面來他心自不着這裏便又出去了若說在內譬如自家自在自屋裏作主心心念念只在這裏行也在這裏坐也在這裏睡臥也在這裏三月不違是旹復又暫出外去便覺不是自家屋便歸來今東世日夜營營於外直是無人守得這心若能收這心常在這裏便與一世都背馳了某嘗說今學者別無他只是要理會這道理此心元初自具萬物萬事之理須是理會得分明賀孫

問三月不違仁伊川舉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仁乃全體何故以善稱曰仁是合衆善一善尚不棄況萬善乎可學

問不違仁是此心純然天理其所得在內得一善則服膺而弗失恐是所得在外曰得一善則服膺弗失便是三月不違仁處又問是如何曰所謂善者即是收拾此心之理顏子三月不違仁豈直恁虛空湛然常閉門合眼靜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爲不違仁也顏子有事亦須應須飲食須接賓客但只是無一毫私欲耳大雅

問伊川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迥別須來日月至與不息者全然別伊川言略相似何也曰若論到至處却是與久而不息底一般只是日月至者至得不長久不息者純然無間斷寓

問伊川曰三月言其久天道小變之節蓋言顏子經天道之變而爲仁如此其終久於仁也又曰三月不違仁蓋言其久然非成德事范氏曰回之於仁一旹而不變則其久可知其餘則有旹而至焉不若回之久而弗失也夫子之於仁慎其所以取與人者至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猶不得見焉惟獨稱顏子三月不違其可謂仁也已謝氏曰回之爲人語其所知雖出於學然鄰於生知矣語其成功雖未至於從容亦不可謂勉強矣三月不違仁仁矣特未可以語聖也亦未達一間之稱耳三月特以其久故也古人三月無君則弔去國三月則復詩人以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夫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皆久之意右第六章凡九說今從伊川范氏謝氏之說伊川第二說以得一善則服膺弗失作三月不違仁未甚切第三說曰三月言其久過此則聖人也呂氏亦曰以身之而未能信性之則不能不懈又曰至於三月之久猶不能無違又曰至於三月之久其氣不能無衰雖欲勉而不違仁不可得也楊氏曰三月不違仁未能無違也侯氏亦曰三月不違仁便是不遠而復也過此則通天通地無有間斷尹氏亦曰三月言其久若聖人則渾然無間矣此五說皆同而有未安唯呂氏爲甚竊謂此章論顏子三月不違仁其立言若曰能久不違仁而已其餘日月至焉者亦若曰至於仁而不久而已若以爲顏子三月不違既過三月則違之何以爲顏子此呂氏之說爲未安楊氏亦此意伊川侯氏尹氏之說亦與呂氏楊氏相類特不顯言之耳故愚以三月特以其久不必泥三月字顏子視孔子爲未至者聖人則不思不勉顏子則思勉也諸子視顏子爲未至者則以久近不同耳若謂顏子三月則違恐未安伊川第三說與橫渠同皆說學者事但橫渠內外賓主四字不知如何說恐只是以三月不違者爲有諸已故曰內曰主日月至焉者若存若亡故曰外曰賓否游氏說仁字甚切恐於本文不甚密先生曰能久不違仁不知能終不違否亦有旹而違否顏子若能終不違仁則又何思勉之有易傳發之初九爻下有論此處可更思之游氏引仁人心也則仁與心一物矣而曰心不違仁何也餘

季康子問仲由章

問求之藝可得而聞否曰看他既爲季氏聚斂想見是有藝問龜山解以爲知禮樂射御書數然後謂之藝曰不止是禮樂射御書數寓

求也藝於細微上事都理會得緣其材如此故用之於聚斂必有非他人所及者惜乎其有才而不善用之也醬

問集註以從政例爲大夫果何所據然則子游爲武城宰仲弓爲季氏宰之類皆不可言政歟曰冉子退於季氏之朝夫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亦自可見[illegible]

呂氏曰果則有斷達則不滯藝則善裁皆可使從政也右第七章凡六說 從呂說伊川曰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尹氏亦用此意若謂從政則恐非人人可能范氏惟說三子之失恐疏本文解則未須說失處謝氏論季氏之意以謂陋儒所短正在此亦恐季氏未必有此意其問至於再三乃是有求人才之意使季氏尚疑其短則其問不必至反覆再三也楊氏論果藝達三德不如呂氏謹嚴曰此段所說得之但破范說非是幹

正淳問范氏解季康子問三子可使從政章曰人固有病然不害其爲可用其材固可用然不掩其爲有病必大曰范氏之說但舉三子具臣貨殖之病却不言其材之爲可用者曰范氏議論多如此說得這一邊便忘却那一邊唐鑑如此處甚多以此見得世間非特十分好人難得只好書亦自難得人傑

問謝氏三子於克己獨善雖季氏亦知其有餘之說曰世間固有一種號爲好人然不能從政者但謝氏言克己獨善說得

大重當云脩已自好可也炒

李氏使子騫爲費宰章

或問閔子不仕季氏而由求仕之曰仕於大夫家爲僕家臣不與大夫齒那上等人自是不肯做若論當世諸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不仕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如曾閔方得壽

第八章五說今取謝氏之說伊川范楊尹氏四說大率皆同只略說大綱曰謝氏因好然辭氣亦有不平和處榦

謝氏說得也麄其所以爲放這裏也是可以警那懦底人若是常常記得這樣在心下則可以廉頑立懦不至倒了今倒了底也多義剛

伯牛有疾章

侯氏曰夫子嘗以德行稱伯牛矣於其將亡也宜其重惜之故再歎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言非可愈之疾亦不幸短命之意尹氏曰牖牖下也包氏

謂有惡疾不欲人知恐其不然也右第九章五說今從尹氏侯氏之說范氏曰冉伯牛盡其道而死故曰命楊氏亦曰不知謹疾則其疾有以致之而至若伯牛無是也故曰命矣夫此說於義理正當但就本文看說命矣夫較深聖人本意只是惜其死歎之曰命也若曰無可奈何而安之命爾方將問人之疾情意悽愴何暇問其盡道與否也況下文以爲斯人有斯疾則以爲不當有此疾也且有上文稱其盡道而死下文復歎其不當疾而疾文勢亦不相聯屬謝氏同尹氏謨廣

先生曰此說非是更思之榦

賢哉回也章

問顏子不改其樂莫是樂箇貧否曰顏子私欲克盡故樂却不是專樂箇貧須知他不干貧事元自有箇樂始得時舉

伯豐問顏子之樂不是外面別有甚事可樂只顏子平日所學之事是矣見得既分明又無私意於其間自然而樂是否曰

顏子見得既盡行之又順便有樂底滋味銖

問顏子樂處恐是工夫做到這地位則私意脫落天理洞然有箇樂處否曰未到他地位則如何便能知得他樂處且要得就他實下工夫處做下梢亦須會到他樂處寓

叔器問顏子樂處莫是樂天知命而不以貧窶累其心否曰也不干那樂天知命事這四字也拈不上淳錄云又加却樂天知命四字加此四字又撻了這貧窶顏子胸中自有樂地在貧窶之中而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其心底做樂義剛

問這樂正如不如樂之者之樂曰那說樂天知命上去底固不是了這說從不如樂之上來底也不知那樂是樂箇什麽物事樂字只一般但要人識得這須是去做工夫涵養得久自然見得因言通書數句論樂處也好明道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曲肱飲水樂亦在其中觀他有邑游山詩是甚麽次第陳安卿云它那普也未甚有年曰也是有箇見成底樂[illegible]只是恁地樂更不用著力[illegible]明道文[illegible]

書中說著樂書而不及因矣曰閑是樂何用書說謨

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極徹已而曰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淳

問顏子不改其樂是私欲既去一心之中渾是天理流行無有止息此乃至富至貴之理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豈不大有可樂曰周子所謂至富至貴乃是對貧賤而言今引此說恐淺只是私欲未去如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皆是欲得其欲即是私欲反爲所累何足樂若不得其欲只管求之於心亦不樂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默日用之間無非天理胸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窶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

樂直卿云與浩然之氣如何曰也是此意但浩氣之氣說得
較麄又問說樂道便不是是如何曰才說樂道只是冒罩說
不曾說得親切又云伊川所謂其字當玩味是如何曰是元
有此樂又云見其大則心泰周子何故就見上說曰見便是
識此味。南升
問不改其樂與樂在其中矣二者輕重如何曰不要去孔顏身
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敬仲。以下論孔顏之樂
恭父問孔顏之分固不同其所樂處莫只一般否曰聖人都忘
了身只有箇道理若顏子猶照管在。僩
行夫問不改其樂曰顏子先自有此樂到貧處亦不足以改之
曰夫子自言疏食飲水樂在其中其樂只一般否曰雖同此
樂然顏子未免有意到聖人則自然。賀孫
子善謂夫子之樂雖在飯疏食飲水之中而忘其樂顏子不以
簞瓢陋巷改其樂是外其簞瓢陋巷曰孔顏之樂大綱相似
難就此分淺深唯是顏子止說不改其樂聖人却云樂亦在
其中不改字上恐與聖人畧不相似亦只爭些子聖人自然
是樂顏子僅能不改如云得與不失得是得了若說不失亦
只是得但說不失則僅能不失耳終不似得字是得得穩此
亦有內外賓主之意或問與不違仁如何曰僅能不違。賀孫
呈回也不改其樂與樂在其中矣一段問目先生曰說得雖巧
然子細看來不須如此分亦得向見張欽夫亦要如此說某
謂不必如此所謂樂之深淺乃在不改上面所謂不改便是
方能免得改未如聖人從來安樂之病人方得無病比之
從來安樂者便自不同如此看其深淺乃好。[illegible]
叔器問不改其樂與不能改其樂如何分曰不改其樂者僅能
不改其樂而已不能改其樂者是自家有此樂它無奈自家
何以此見得聖賢地位某嘗謂明道之言初見便好轉看轉
好伊川之言初看似未甚好久看方好某作六先生贊伯恭

卷三十一　十五

云伊川贊尤好蓋不是當初見得箇意思恁地所謂布帛之
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也被伯恭看得好又云伯
恭欽夫二人使至今不死大段光明。[illegible]
聖人之樂且粗言之人之生各具此理但是人不見此理這裏
都黑窣窣地如猫子狗兒相似飢便求食困便思睡一得富
貴便極聲色之娛窮四體之奉一遇貧賤則憂戚無聊所謂
樂者非其所可樂所謂憂者非其所可憂也聖人之心直是
表裏精粗無不昭徹方其有所思都是這裏流出所謂德盛
仁熟從心所欲不踰矩莊子所謂人貌而天益形骸雖是人
其實是一塊天理又焉得而不樂又曰聖人便是一片赤骨
立底天理顏子早是有箇物包裹了但其皮薄剝去容易聖
人一為指出這是天理這是人欲他便洞然都得了。賀孫
問顏子樂處曰顏子之樂亦如曾點之樂但孔子只說顏子是
恁地樂曾點却說許多樂底事來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顏子
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
從本原上看方得。[illegible]
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已勞攘了至邵康節云真樂攻心不
柰何樂得大段顛蹶或曰顏子之樂只是心有這道理便樂
否曰不須如此說且就實處做工夫。[illegible]
問自有其樂之自字曰自字對簞瓢陋巷言言簞瓢陋巷非可
樂蓋自有其樂耳。[illegible]注○
問周子令程子尋顏子所樂何事而周子程子終不言不審先
生以為所樂何事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己之私
則樂矣。節
問程子云周茂叔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竊意孔顏之
學固非若世俗之着於物者但以為孔顏之樂在於樂道則
是孔顏與道終為二物要之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
照融自然無一毫繫累耳曰然但今人說樂道說得來淺了

卷三十一　十六

要之說樂道亦無害道夫曰觀周子之問其爲學者甚切

然頃之復曰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

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道夫

問濂溪教程子尋孔顏樂處蓋自有其樂然求之亦甚難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況今之師非濂溪之師所謂友者非二程之友所以說此事却似莽廣不如且就聖賢着實用工處求之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久自當純熟充達向上去 寓

義剛說程子曰周子每令求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夫天理之流行無一毫間斷無一息停止大而天地之變化小而品彙之消息微而一心之運用廣而六合之彌綸混融通貫只是這一箇物事顏子博文約禮工夫縝密從此做去便能尋得箇意脈至於竭盡其才一旦豁然貫通見得這箇物事分明只在面前其樂自有不能已者曰也不要說得似有一箇物事

樣道是箇公共底道理不成真箇有一箇物事在那裏被我見得只是這箇道理萬事萬物皆是理但是安頓不能得恰好而今顏子便是向前見不得底今見得向前做不得底今做得所以樂不是說把這一箇物事來恁地快活 義剛

堯卿問不改其樂注克己復禮改作博文約禮如何曰說博文皆和前一段都包得克己復禮便只是約禮事今若是不博文時便要去約也如何約得住 義剛

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見得那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後不被那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你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却去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你去何處討得他思量得人成病而今一部論語說得恁分明自不用思量只要着實去用工如前日所說人心道心便只是這兩事只去臨時思量那箇是人心那箇是道心便顏子也只是使得人心聽命於道心後不被人心勝了道心你而今便須是常揀擇教精使道心常常在裏面如箇主人人心如客樣常常如此無間斷則便能允執厥中 義剛

鮮于侁言顏子以道爲樂想侁必未識道是箇何物且如此莽莽對故伊川答之如此 必大 集義

問昔鄒道卿論伊川所見極高處以謂鮮于侁問於伊川曰顏子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事曰不過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豈非顏子工夫至到道體渾然與之爲一顏子之至樂自默存於心人見顏子之不改其樂而顏子不自知也曰正謂世之談經者往往有前所說之病本卑而抗之使高本淺而鑿之使深本近而推之使遠本明而必使之至於晦且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未嘗以樂道爲淺也直謂顏子爲樂道有何不可 蓋卿

或問程先生不取樂道之說恐是以道爲樂猶與道爲二物否曰不消如此說且說不是樂道是樂箇甚底說他不是又未可爲十分不是但只是他語拙說得來頭撞公更添說與道爲二物愈不好了而今且只存得這意思須是更子細看自理會得方得 賀孫[illegible]錄云謂非以道爲樂[illegible]只是道非道與我爲二物但熟後便樂也

問伊川謂使顏子而樂道不足爲顏子如何曰樂道之言不失只是說得不精切故如此告之今便以爲無道可樂走作了

問鄒侍郎聞此謂吾今始識伊川面已入禪去曰大抵多被如此看因舉張思叔問子在川上曰便是無窮伊川曰如何一箇無窮便了得他曰無窮之言固是但爲渠道出不親切故以爲不可 可學

劉黻問伊川以爲若以道爲樂不足爲顏子又却云顏子所樂者仁而已不知道與仁何辨曰非是樂仁唯仁故能樂爾是他有這仁日用間無些私意故能樂也而今却不要如此論

須求他所以能不改其樂者是如何緣能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四者做得實頭工夫透自然至此

問程子謂使顏子以道爲樂則非顏子通書顏子章又却似言以道爲樂曰顏子之樂非是自家有箇道至富至貴只管把來弄後樂見得這道理後自然樂故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 [illegible]

問明道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伊川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天下有至樂惟反身者得之而極天下之欲不與存焉又曰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呂氏曰禮樂悅心之至不知貧賤富貴可爲吾之憂樂右第十章凡八說今從明道伊川呂氏之說明道第一說伊川第二第三第七說范氏說皆是推說於本文未甚密伊川第四說答鮮于侁曰使顏子以道爲樂而樂之則非顏子矣切恐伊

川之說謂顏子與道爲一矣若以道爲可樂則二矣不知然否謝氏曰回也心不與物交故無所欲不與物交恐說太深游氏用伊川說楊氏之說亦稍但無甚緊要發明處尹氏謂不以衆人之所憂改其樂不如伊川作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盡聖人本意在簞瓢陋巷上見得顏子賢處人不堪其憂特輔一句伊川之說乃其本意而尹氏乃取其輔句說顏子賢處未甚緊曰所論答鮮于侁語大概得之而未子細更就實事上若心不與物交非謂太深蓋無此理雖大聖人之心亦不能不交物也 寓

論語十四

雍也篇三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章

問力不足者非干志否曰雖非志而志亦在其中所見不明氣質昏弱皆力不足之故冉求乃自畫耳力不足者欲爲而不能爲自畫者可爲而不肯爲 寓

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廢是好學而不能進之人或是不會做工夫或是材質不可勉者今女畫是自畫乃自謂材質不敏而不肯爲學者 大雅

中道而廢與半塗而廢不同半塗是有那懶而不進之意中道是那只管前去中道力不足而止他這中道說得好 寓

問冉求自畫曰如駑駘之馬固不可便及得騏驥然且行向前去行不得死了沒奈何却不行便甘心說行不得如今如此

者多問自畫與自棄如何曰也只是一般只自畫是就進上說到中間自住了自棄是全不做 羅

伊川曰冉求言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夫子告以爲學爲己未有力不足者所謂力不足者乃中道而自廢耳今汝自止非力不足也 自廢與自止兩自字意不同 自廢則罪不在已自止乃已之罪 謝氏曰欲爲而不能爲是之謂力不足能爲而不欲爲是之謂畫以畫爲力不足其亦未知用力與使其知所以用力豈有力不足者其亦未知說夫子之道與使其知說夫子之道豈肯畫也第十一章凡六說伊川謝氏之說范氏楊氏之說亦正但無甚緊切處呂氏發明伊川之說以中道而廢作不幸字甚親切廢字作足廢大槩不知伊川只上一自字便可見尹氏用伊川之說但於廢字上去一自字便覺無力曰伊川兩自字恐無不同之意觀其上文云未有力不足者則是所謂力不足者正謂其人自不肯進爾非真力不足也此說自與本文不合

而來說必令章合爲一故失之耳謝氏與伊川不同却得本
文之意幹

子謂子夏曰章

問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君子於學只欲得於己小人於學只欲見知於人曰今只就面前看便見君子儒小人儒同爲此學者也若不就己分上做工夫只要說得去以此欺人便是小人儒㽦

問孔子誨子夏勿爲小人儒曰子夏是箇細密謹嚴底人中間或細密於小小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皆好之弊所以能流入於小人之儒也子游與子夏絕不相似子游高爽疎暢意思闊大似箇蕭散底道人觀與子夏爭洒掃應對一段可見如爲武城宰孔子問女得人焉爾乎他却說箇澹臺滅明及所以取之又却只是行不由徑未嘗至於偃之室兩句有甚干涉可見這箇意思好他對子夏說本之則

卷卅二　二

無如之何它資稟高明須是識得這些意思方如此說又問子張與子夏亦不同曰然子張又不及子游子游却又實子張空說得箇頭勢大大了裏面工夫都空虛所以孔子誨之以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便是救其病子張較聒噪人愛說大話而無實

問謝氏說子夏之學雖有餘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子張篇中載子夏言語如此豈得爲遠者大者或昧曰上蔡此說甚所未安其說道子夏專意文學未見箇遠大處看只當如程子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之說問或以夫子教子夏爲大儒毋爲小儒如何曰不須說子夏是大儒小儒且要求箇自家使處聖人爲萬世立言豈專爲子夏設今看此處正要見得箇義與利分明人多於此處含糊去了不分界限君子儒上達小人儒下達須是見得分曉始得人自是不覺察耳今自道己會讀書看義理做文章便道別人不會自以爲說得行

便謂强得人此便是小人儒毫釐間便分君子小人豈謂子夏決不如此問五峯言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先生以爲同體而異用說未穩是否曰亦須是實見此句可疑始得又曰今人於義利處皆無辨只恁鶻突去是須還他是不是還他不是若都做得是猶自有淺深況於不是轄義。

第十二章凡五說今從謝氏之說伊川尹氏以爲爲人爲己范氏以爲舉內徇外治本務末楊氏以義利爲君子小人之別其說皆通而於淺深之間似不可不別竊謂小人之得名有三而爲人爲利徇外務末其過亦有淺深蓋有直指其爲小人者此人也其陷溺必深有對大人君子而言者則特以其小於大人君子而得是名耳與溺者不同雖均於爲人爲利均於徇外務末而過則有淺深也夫子告子夏以無爲小人儒乃對君子大人而小者耳若只統說則與世俗之真小人者無異尚何以儒爲哉曰伊川意可包衆說小人固有等第

卷卅二　三

然此章之意却無分別㽦

子游爲武城宰章

聖人之言寬緩不急迫如焉爾乎三箇字是助語節

問子游爲武城宰章曰公事不可知但不以私事見邑宰意其鄉飲讀法之類也㽦

問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如子游爲武城宰縱得人將焉用之似說不通曰古者士人爲吏恁地說也說得通更爲政而得人講論此亦爲政之助恁地說也說得通節

問集注取楊氏說云觀其二事之小而正大之情可見矣曰看這氣象便不恁地猥碎問非獨見滅明如此亦見得子游胸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這般人曰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

問與琴張曾晳牧皮相類否曰也有曾晳氣象如與子夏說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此一着固是失了只也見得這人是曉得闊底人如問孝則答以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

別見得他於事親愛有餘而敬不足又如說事君數斯辱矣
朋友數斯疏矣與喪至乎哀而止亦見得他不要如此苦切
子之武城聞絃歌子游舉君子學道愛人等語君子是大人
小人是小民昨日丘子服出作論題皆曉不得子游意謂君
子學道及其臨民則愛民小民學道則知分知禮而服事其
上所以絃歌教武城孔子便說他說得是這也見子游高處
賀孫問檀弓載子游曾子語多是曾子不及子游曰人說是
子游弟子記故子游事詳問子游初間甚高如何後來却不
如曾子之守約曰守約底工夫實如子游這般人却怕於中
間欠工夫問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君子夏
然緊小故夫子恐其不見大道於義利之辨有未甚明曰子
游與子夏全相反只子夏洒掃應對事却自是切己工夫如
子夏促狹如子游說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是他見得大
源頭故不屑於此如孔子答問孝於子夏曰色難與子游

卷卅二　四

全是兩樣子夏能勤奉養而未知愉色婉容之為美戰
問謝氏曰云云右第十三章凡五說今從伊川尹氏解行不由
徑作動必從正道楊氏謂直道而行皆是難行不由徑為幷
中理竊意滅明之為人未至成德但有一節一行可取如非
公事不至偃室自成德者觀之此特其一行爾而子游尚稱
之則行不由徑亦但以其不欲速而遵大路可知也伊川兩
說蓋權時者之事也范氏乃就推人君說曰來說得之幹

孟之反不伐章

問孟之反不伐曰孟之反資禀也高未必是學只世上自有這
般人不要爭功胡先生說莊子所載三子云孟子反子桑戶
子琴張子反便是孟之反子桑戶便是子桑伯子可也簡底
子琴張便是琴張孔子所謂狂者也但莊子說得怪誕但他
是與這般人相投都自恁地沒檢束僩
立之問此章曰人之矜伐都從私意上來才有私意便有甚好

事也做不得孟之反不伐便是克伐不行與顏子無伐善施
勞底意思相似雖孟之反別事未知如何只此一節便可為
法人之私意多端聖人所以言此者正提起與人看使人知
所自克也僩
問凡人所以矜伐者其病根在甚處只為有欲上人之心才有
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凡可以矜己夸人者無
所不至故學者當去其欲上人之心則天理自明矣曰欲上
人之心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八面提起向人說只要人去得
私欲孟之反其他事不可知只此一事便可為法也燾
問孟之反不伐人之伐心固難克然若非先知得是合當做底
事則臨事時必消磨不去諸葛孔明所謂此臣所以報先帝
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若知凡事皆其職分之所當為只看做
得甚麼樣大功業亦自然無伐心矣曰也不是恁地只是箇
心地平底人故能如此若使其心地不平有矜伐之心則雖

卷卅二　五

十分知是職分之所當為少間自是走從那一邊去這處不
下少間便說我却盡職分你却如何不盡職分便自有這般
心孟之反只是箇心地平所以消磨容得去僩
讀孟之反不伐章曰此與馮異之事不同蓋軍敗以殿為功殿
於後則人皆屬目其歸他若不恁地說便是自承當這箇殿
後之功若馮異乃是戰時有功到後來事定諸將皆論功它
却不自言也僩
問呂氏謂人之不伐能不自言而已孟之反不伐則以言以事
自揜其功加於人一等矣第十四章凡六說今從呂說范楊
侯尹論其謙讓不伐只統說大綱於聖人所稱孟之反之意
有未盡不如呂氏說得馬不進也之意出謝氏說學者事甚
緊切於本文未密曰若不自揜即是自居其功矣恐不必如
呂氏說幹

不有祝鮀之佞章

問此章曰此孔子嘆辭也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不能免蓋深
傷之當只從程先生之說
第十五章凡七說今從伊川此說伊川第二第三說呂范
尹之說皆一意與伊川第一說同范氏曰有朝之令色無鮀
之巧言猶難免於當世楊范氏主意乃在疾時之好佞故曰
猶難免於當世非加一猶字則其說不通文意恐不如此謝
氏曰善觀世之治亂者如此乃推說侯氏曰而字疑爲不字
誤恐未必是文錯或文勢如此曰當從伊川說

誰能出不由戶章

誰能出不由戶何故人皆莫由此道也
問何莫由斯道也曰但才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
問呂氏曰出而不能不由戶則何行而非道也哉楊氏曰道
無適而非也孰不由斯乎猶之出必由戶也百姓日用而不
知耳尹氏曰道不可離可離非道猶出入必由戶也第十六
章凡六說今從呂楊尹之說伊川范氏謝氏皆正但伊川以
必由其道一句未精范謝說稍寬曰此言人不能出不由戶
何故却行不由道怪而歎之之辭也伊川雖不如此說然以
必由其道一句不見其失不可輕議更宜思之

質勝文則野章

史掌文籍之官如二公及王乃問諸史并周禮諸衙各有史掌
人如內史御史皆掌文籍之官秦有御史大夫亦掌制度文
物者也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是不可以相勝纔勝便不好龜山云
則可以相勝則字怡誤當作不字
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真當恰好不少了此子意思君子貢文
猶質質猶文便說得偏了
問伊川曰君子之道文質得其宜也范氏曰凡史之事云云第
十七章凡七說今從伊川范氏之說伊川第二說呂氏說論
史字皆通謝氏專指儀容說恐未當大綱且論文質故有野
與史之別若專以爲儀容則說史字不通史無與儀容事楊
氏自質之勝文以下皆推說與本文不類尹氏曰史文勝而
理不足理字未安如此則野可謂之理勝也既謂之勝則理
必不足野與史皆可謂之理不足也曰史既給事官府則亦
習於容止矣謝說之失不在此却是所說全以觀人爲言易
矯揉著力處失却聖人本旨楊說推得却有功文勝則理不
足亦未有病野固理勝而文不足也

人之生也直章

生理本直人不爲直便有死之道而却生者是幸而免也
問之生也之生與上面生字微有不同此生字是生存之生人
之絕滅天理便是合死之人今而不死蓋幸免也
或問人之生也直曰人之生元來都是直理罔便是都昔了直
理當仁而不仁當義而不義皆是昔了直理既如此合是死
若不死特便是幸而免
天地生生之理只是直纔直便是有生生之理不直則是枉天
理宜自屈折也而亦得生是幸而免耳如木方生須被折了
便不直多應是死到得不死幸然如此
問人之生也直曰生理本直順理而行便是合得生若不直便
是不合得生特幸而免於死耳亞夫問如何是生理本直曰
如父子便本有親君臣便本有義
人之生也直如飢食渴飲是是非非本是曰直自無許多屈曲
如敬以直內只是要直又曰只看生理本直四字
如見孺子入井便自有怵惕之心見不義
底事便自有羞惡之心是本有那箇當爲之理若是內交要
譽便是不直
林恭甫說生理本直未透曰如水有源便流這只是流出來無
阻滯處如見孺子將入井便有箇惻隱之心見一件可羞惡

底事便有箇羞惡之心這都是本心自然恁地發出來都遏
不住而今若順這箇行便是若是見入井後不惻隱見可羞
惡而不羞惡便是拗了這箇道理這便是罔
罔只是脫空作偽做人不誠實以非為是以黑為白如不孝於
父却與人說我孝不弟於兄却與人說我弟此便是罔據此
等人合當用死却生於世是幸而免耳生理本直如耳之聽
目之視鼻之嗅口之言心之思是自然用如此若纔去這裏
着些屈曲支離便是不直矣又云凡人解書只是這一箇粗
近底道理不須別為高遠之說如云不直只是這箇不直却
云不是這箇不直別有箇不直此却不得所謂淺深者是人
就這明白道理中見得自有粗細不可說這說是淺底別求
一箇深底若論不直其粗至於以鹿為馬也是不直其細推
至一念之不實惡惡不如惡惡臭好善不如好好色也是不
直只是要人自就這箇粗說底道理中看得越向裏來越細
耳不是別求一樣深遠之說也僩
問或問云上生字為始生之生下生字為生存之生雖若不同
而義實相足何也曰後日生活之生亦是保前日之生所以
人死時此生便絕節
問明道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亦
是此意莫微有差別否曰如何有差別便是這道理本直孔
子却是為欲說罔之生也所以說箇直字與民受天地之中
義理一般節
問伊川曰人類之生以直道也欺罔而免者幸耳謝氏曰云云
第十八章凡九說兩謝說氏今從伊川謝氏之說明道曰生理本
直范氏曰人之性善故其生直尹氏曰直性也此三說者皆
以生字作始生之生未安據此章正如禮所謂失之者死得
之者生乃生存之生若以為生本直性本直則是指人之始
生言之人之始生固可謂之直下文又不當有始生而罔者

下句若作生存之生則上句不應作始生之生橫渠解幸而
免似釐本文上句却無害而莫非正之意呂氏曰罔如綱罟
當者也罔字只對直字看便可見似不必深說游氏雖說有
未盡大綱亦正楊氏曰人者盡人道者其意以人字作一重
字解似對罔字言之未當人字只大綱說第二說大略曰此
兩生字上一字是始生之生下一字是生存之生當以明道
之說求之則得之矣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章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人之生便有此理然被物欲昏蔽故知此
理者已少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見得此理可愛可求故
心誠好之樂之者是好之已至而此理已得之於已凡天地
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知之者如五穀之可
食好之者是食而知其味樂之者是食而飽
問是真知安得不如好之若是真好安得不如樂之曰不說
不是真知與真好只是知得未極至好得未極至如數到九
數便自會數過十與十一去數到十九數便自會數過二十
與二十一去不著得氣力自然如此若方數得六七自是未
易過十數得十五自是未易過二十數這都是未極至處如
行到福州須行到福州境界極了方到興化界這邊來也行
盡福州界了方行到南劒界若行未盡福州界自是未到得
別州境界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
問明道曰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樂好之者如游他人園圃樂
之者則己物耳然只能信道亦是人之難能也伊川曰非有
所得安能樂之又曰知之者在彼而我知之也好之者雖篤
而未能有之至於樂之則為己之所有第十九章凡七說
今從明道伊川之說伊川第二說推說教人事曰知之必
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底事果
能造次顛沛必於是豈有不得之理范氏曰樂則生矣呂氏

亦曰樂則不可已皆推說樂以後事若原其所以樂則須知
伊川之說呂氏曰知之則不惑據此章知字只謂好學者耳
未到不惑地位其說稍深楊氏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則
知之非艱矣此說知字又太淺人而知學者亦不易得夫婦
之知習之而不察者耳未足以爲知二說正相反呂氏過楊
氏不及謝氏曰樂則無欣厭取舍謂之無厭無舍則可若謂
之無所欣無所取則何以謂之樂尹氏大綱與伊川同意但
以安字訓樂字未緊曰所論知字甚善但此亦謂知義理之
大端者耳謝說大抵太過賀孫

中人以上章

叔器問中人上下是資質否曰且不推定恁地或是它工夫如
此或是他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時便都
包得在裏面了聖人說中人以下不可將那高遠底說與它
怕它時下無討頭處若是就它地位說時理會得一件便是

一件庶幾漸漸長進一日强似一日一年强似一年不知不
覺便也解到高遠處賀孫

問聖人敎人不問智愚高下未有不先之淺近而後及其高深
今中人以上之資遂以上焉者語之何也曰他本有這資質
又須有這工夫故聖人方以上者語之今人既無這資質又
無這工夫所以日趨於下流寓

正淳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使之下學而未可語以上達
否曰如此則下學上達分而爲二事矣況上達亦如何說得
與他須是待他自達此章只是說智識未理會得此義理者
語之無益爾人傑

行夫問此章曰理只是一致譬之水也有把與人少者有把與
人多者隨其質之高下而告之非謂理有二致也時舉

或說此一段曰正如告顔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持敬行恕
告司馬牛以言之訒蓋淸明剛健者自是一樣恭黙和順者
自是一樣有病痛者自是一樣皆因其所及而語之也僴

問謝氏既以分言又以操術言豈非謂貴賤異等執業不同故
居下者不可語之以向上者之事否曰也只是論學術所至
之淺深而已必大集義

問明道曰上智高遠之事非中人以下所可告蓋躐等之分也横
渠曰云云[illegible]第二十章凡六說[illegible]
[illegible]伊川第二說曰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皆謂才也第一
說與尹氏之說同此意謂之才者以爲稟受然楊氏亦曰
有中人上下者氣稟異也此三說皆以其上中下爲係所稟
受范氏則曰由學與不學故也謝氏亦曰特語其操術淺深
非不移之品此二說又以其上中下爲係於學術五說正相
反據本文只大綱論上中下初未嘗推原其所以然也若推
原其所以然則二者皆有之或以其稟受不同或以其學術
有異不可偏舉曰伊川第二說已具二者之意矣㽦

樊遲問知章

問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諸家皆作兩事說曰此兩句恐是
一意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秉彛即人之義也
此則人之所宜爲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務而反求之幽冥
不可測識之間而欲避禍以求福此豈謂之智者哉先難後
獲即仲舒所謂仁人明道不計功之意呂氏說最好辭約而
義甚精去僞

問樊遲問知當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
知此知者之事也若不務人道之所宜爲而褻近鬼神乃惑
也須是敬而遠之乃爲知先難而後獲謂知其事之所難而
後其効之所得此仁者之心也若方從事於克己而便欲天
下之歸仁則是有爲而爲之乃先獲也若有先獲之心便不
可以爲仁矣曰何故有先獲之心便不可以爲仁曰方從事
於仁便計較其効之所得此便是私心曰此一句說得其克

已正是要克去私心又却計其効之所得乃是私心也只此私心便不是仁又曰務民之義只是就分明處用力則一日便有一日之効不知務民之義褻近鬼神只是枉費心力令人褻近鬼神只是惑於鬼神此之謂不知如臧文仲居蔡古人非不用卜筮今乃褻瀆如此便是不知呂氏當務之爲急說得好不求於所難知一句說得鶻突 淳

問敬鬼神而遠之莫是知有其理故能敬不爲他所惑故能遠曰人之於鬼神自當敬而遠之若見得那道理分明則須著如此如今人信事浮屠以求福利便是不能遠也又如卜筮自伏羲堯舜以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敬以卜筮決之有何不可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不能遠也蓋人自有人道所當爲之事今若不肯自盡只管去諂事鬼神便是不智因言夫子所答樊遲問仁知一段正是指中間一條正當路與人人於所當做者

却不肯去做才去做時又便生箇計獲之心皆是墮於一偏人能常以此提撕則心常得其正矣 廣

問敬鬼神而遠之曰此鬼神是指正當合祭祀者且如宗廟山川是合當祭祀底亦當敬而不可褻近泥著才泥着便不是且如卜筮用龜所不能免臧文仲却爲山節藻棁之室以藏之便是不智也 銖

問敬鬼神而遠之如天地山川之神與夫祖先此固當敬至如世間一種泛然之鬼神果當敬否曰他所謂敬鬼神是敬正當底鬼神敬而遠之是不可褻瀆不可媚如卜筮用龜此亦不免如臧文仲山節藻棁以藏之便是媚便是不知 胡泳

問程子說鬼神如孔子告樊遲乃是正鬼神如說今人信不信又別是一項如何𠍱同說曰雖是有異然皆不可不敬遠 寓

先難後獲只是無期必之心 賜

問仁者先難而後獲曰獲有期望之意學者之於仁工夫最難但先爲人所難爲不必有期望之心可也 銖

只是我合做底事便自做將去更無下面一截才有計獲之心便不是了 僩

先難後獲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是

須先難而後獲不探虎穴安得虎子須是捨身入裏面去如搏寇讎方得之若輕輕地說得不濟事 方子

問仁者先難而後獲難者莫難於去私欲私欲既去則惻然動於中者不期見而自見曰仁畢竟是箇甚形狀曰仁者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曰此只是既仁之後見得箇體段如此方其初時仁之體畢竟是如何要直截見得箇仁底表裏若不見它表裏譬猶此屋子只就外面貌得箇模樣縱說得著亦只是籠罩得大綱不見屋子裏面實是如何須就中實見得子細方好又問就中間看只是惻然動於中者無所係累昏塞便是否曰此是已動者若未動時仁在何處曰未動時流行

不息所謂那活潑潑底便是曰諸友所說仁皆是貌摸今且爲老兄立箇標準要得就這上研磨將來須自有箇實見得處譬之食糖椑別人說甜不濟事須是自食見得甜時方是真味 大雅

或問此章曰常人之所謂知多求知人所不知聖人之所謂知只知其所當知而已自常人觀之此兩事若不足以爲知然果能專用力於人道之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却真箇是知 謨

問集注仁之心知之事曰務民之義敬鬼神是就事上說先難後獲是就處心積慮處說仁字說較近裏知字說較近外 謨

叔器問集注心與事之分曰這箇有甚難曉處事便是就事上說心便是就裏面說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這是事先難後獲這是仁者處心如此事也是心裏做出來但心是較近裏說如一間屋相似說心底是那房裏說事底是那廳上 義剛

問仁者先難而後獲後字如未有義而後其君之後否曰是又
問此只是教樊遲且做工夫而程子以為仁如何曰便是仁
這一般外面恁地裏面通透也無界限聖人說話有一句
高一句低底便有界限者是儱侗說底才做得透便是如克
己復禮便不必說只是為仁之事做得透便是又如我欲仁
斯仁至矣才欲仁便是仁因言先儒多只是言後有所得說
得都輕[illegible]唯程先生說得恁地重這便就事說
得有力如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先事後得之類皆是此例
義剛言若有一毫計功之心便是私欲曰是[illegible]
問明道曰先難克己也伊川曰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
又曰民亦人也務人之義知也鬼神不敬則是不知不遠則
至於瀆敬而遠之所以為知又曰有為而作皆先獲也如利
仁是也古人惟知為仁而已今人皆獲也右第二十一章凡九
七說[illegible]今從明道伊川之說明道第一說曰民之所

十四

宜者務之所欲與之聚之第三說亦曰務民之義如項梁立
義帝謂從民望者是也伊川第一說亦曰能從百姓之所義
者知也尹氏用伊川說此三說皆以務民之義作從百姓之
所宜恐解知字大寬問知而告以從百姓之所宜恐聖人告
樊遲者亦不至如是之緩竊意民字不當作百姓字解只伊
川第二說曰民亦人也似穩所謂知者見義而為之者也不
見義則為不知務如齊不務德之務然必曰民之義者已亦
民也通天下只一義耳何人我之別所謂務民之義者與務
己之義無異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則亦與己之廣居無異
故伊川謂民亦人也恐有此意若以民字作百姓字解復以
義字作宜字恐說知字大緩伊川第三說鬼神事范作振民
育德其說寬㧾民之意亦與明道伊川從百姓之所宜之意
同皆恐未穩否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似將務民之
義敬鬼神而遠之作一句解者此兩句正與非其鬼而祭之

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相類兩句雖連說而文意則異謝氏
曰敬鬼神而遠之知鬼神之情狀也伊川第三說似未須說
到如此深遠正以其推言之耳楊氏曰樊遲學稼圃務民之
事而已非義也莫非事也而曰事而非義則不可但有義不
義之異事與義本無異曰民之義謂人道之所宜也來說得
之但所謂居天下之廣居與己之廣居無異則天下只有此
一廣居何必更說無人我之異乎呂氏說詞約而義甚精但
伊川說非其鬼而祭之兩說相連却費力若如范氏說則可
以相因矣楊氏所引本無意義然謂事即是義則不可且如
物還可便謂之理否[illegible]

知者樂水章

胡問此章曰聖人之言有淺說底有深說底這處只是淺說仁
只似而今重厚底人知似而今靈利底人然亦在人看[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五

正卿問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是以氣質言之不知與仁者安仁
知者利仁有高下否曰此仁知二字亦說得淺不可與安仁
利仁較優劣如中庸說知仁勇這箇仁知字說得煞大[illegible]
問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是就資質上說就學上說曰也是資質
恁地但資質不恁地底做得到也是如此這只說箇仁知地
位不消得恁地分資質好底固是合下便恁地若是資質不
好後做得到時也只一般[illegible]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如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人傑問樂字之義釋曰
喜好是知者之所喜好在水仁者之所喜好在山否曰且看
水之為體運用不窮或淺或深或流或激山之安靜篤實觀
之儘有餘味某謂如仲尼之稱水曰水哉水哉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皆是此意否曰看伊川說非體仁知之深者不
能如此形容之理會未到今觀之真是如此曰不必如此

説臨深理會樂水樂山直看得意思窮盡然後四旁莫不貫通苟先及四旁却終至於與本說都理會不得也僩

子善問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曰看聖人言須知其味如今只看定樂山樂水字將仁知來比類湊合聖言而不知味也譬如喫饅頭只喫些皮元不曾喫餡謂之知饅頭之味可乎今且以知者樂水言之須要仔細看這水到隈深處時如何到峻處時如何到淺處時如何到曲折處時如何地有不同而水隨之以爲態度必至於達而後已此可見知者處事處仁者樂山亦以此推之洽

惟聖人兼仁知故樂山樂水皆兼之自聖人而下成就各有偏處

燾問此章曰此一章只要理會得如何是仁如何是知若理會得兩箇字通透知動靜等語自分曉僩

問知者動仁者靜動是運動周流靜是安靜不遷此以成德之體而言也若論仁知之本體知則淵深不測然理於是而斂藏所謂誠之復則未嘗不靜仁者包藏發育一心之中生理流行而不息所謂誠之通則未嘗不動曰知者動意思常多故以動爲主仁者靜意思常多故以靜爲主今夫水淵深不測是靜也及滔滔而流日夜不息故主於動山包藏發育之意是動也而安重不遷故主於靜今以碗盛水在此是靜也畢竟它是動物故知動仁靜是體段模樣意思如此也當以心體之便見僩

問仁智動靜之說與陰陽動靜之說同否曰莫管他陰陽動靜公看得理又過了大抵看理只到這處便休又須得走過那邊看便不是了然仁主於發生其用未嘗不動而其體却靜知周流於事物其體雖動然其用深潛縝密則其用未嘗不靜其體用動靜雖如此却不須執一而論須循環觀之蓋仁者一身渾然全是天理故靜而樂山且壽壽是悠久之意知者周流事物之間故動而樂水且樂樂是流行得當理而不擾之意若必欲以配陰陽則仁配春主發生故配陽動知配冬主伏藏故配陰靜然陰陽動靜又各互爲其根不可一定求之也此亦在學者默而識之僩

或問知者動仁者靜如太極圖說則知爲靜而仁爲動如何曰且自體當到不相礙處方是儒用錄云觀書且就當下玩索文意不損如此章小說支生枝蔓良久曰這物事直看一樣橫看一樣儒用錄云道理好僴素且逐件理會可子貢說學不厭爲知教不倦爲仁子思却言成己爲仁成物爲知仁固有安靜意思然施行却有運用之意又云知是伏藏淵深底道理至發出則有運用然至於運用各當其理而不可易處又不專於動

仁靜知動易中說仁者見之陽也知者見之陰也這樣物事大抵有兩樣仁配春知配冬中庸說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仁在我知在物孟子說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又却知在我仁在物見得這樣物事皆有動靜泳

仁知動靜自仁之靜知之動而言則是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自仁之動知之靜而言則是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僩

仁者靜或謂寂然不動爲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動亦靜也喜怒哀樂皆動也仁者之人豈無是數者蓋於動之中未嘗不靜也靜謂無人欲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當然耳若謂仁有靜而不動則知者亦常動而不靜乎謨

週老問仁知動靜合二者如何曰何必合此亦言其多耳不成仁者便愚知者便一向流蕩要之安靜中自有一箇運動之理運動中自有一箇安靜之理方是寓

知便有箇快活底意思仁便有箇長遠底意思故曰知者樂仁者壽

問知者樂水一章看這三截却倒似動靜是本體山水是說其已發樂壽是指其効曰然倒因上二句說到他本體上知者動然他自見得許多道理分明只是行其所無事其理甚簡

以此見得雖曰動而實未嘗不靜也仁者靜然其見得天下萬事萬理皆在吾心無不相關雖曰靜而未嘗不動也動不是恁地勞攘紛擾靜不是恁地塊然死守這與樊遲問仁知章相連自有互相發明處宋飛卿問是如何曰事去理會人道之所當行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便是見得日用之間流行運轉不容止息胸中曉然無疑這便是知者動處心下專在此事都無別念慮繫絆見得那是合當做底事只恁地做將去是先難後獲便是仁者靜如今人不靜時只為一事至便牽惹得千方百種思慮這事過了許多夾雜底却又在這裏不能得了頭底已自是過去了後面帶許多尾不能得了若是仁者逐一應去便沒事一事至便只都在此事上飛卿問先生初說仁者樂山仁者是就成德上說那仁者先難後獲仁者是就初學上說曰也只一般只有箇生熟聖賢是已熟底學者是未熟底聖賢飛卿問先難後獲意如何

曰後如後其君後其親之意哭死而哀非為生者經德不回非以干祿言語必信非以正行這是熟底先難後獲是得仁底人君子行法以俟命是生底先難後獲是求仁底人賀孫

問上蔡所說先難謂如射之有志若跣之視地若臨深若履薄皆其心不易之謂曰說得是先難是心只在這裏更不做別處去如上嶺高峻處不能得上心心念念只在要過這處更不思量別處去過這難處未得便又思量到某處這便是求獲燾

問仁知動靜集註說頗重疊曰只欠轉換了一箇體字若論來仁者雖有動時其體只自靜知者雖有靜時其體只自動[illegible]

或問動靜以體言如何曰以體言是就那人身上說燾

問知者動集註以動為知之體智者樂水又曰其用周流而不窮言之體用相類如何曰看文字須活看意思不可局定知對仁言則仁是體知是用只就知言則知又自有體用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皆得男便都無陰女便都無陽這般須相錯看然大抵仁都是箇體知只是箇用淳

知者動而不靜又如何處動仁者靜而不動又死殺了是則有交互之理但學者且只得據見在看便自見得不要如此紛紛也所舉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此語極好看但用玩味不是常說如子語魯太師樂處亦云非知樂之深者不能言皆此類也極用子細玩味看僩

伊川樂山樂水處言動靜皆其體也此只言體段非對用而言端蒙。

仁者壽是有壽之理不可以顏子來插看如罔之生也幸而免罔亦是有死之理時舉

問謝氏仁知之說曰世間自有一般渾厚底人一般通曉底人其資亦各隨其材有所成就夫子以仁者知者對而言之誠是各有所偏如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及所謂好仁者惡不仁者皆是指言兩人如孔門則曾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知者如此章亦只是泛說天下有此兩般人爾焔

問伊川曰樂喜好也知者樂於運動若水之通流仁者樂於安靜如山之定止知者得其樂仁者安其常也[illegible]又曰知者樂凡運用處皆樂仁者壽以靜而壽又曰樂山樂水氣類相合范氏曰知者運而不息故樂水仁者安於山故樂山動則能和故樂[illegible]靜則能久故壽非深於仁知者不能形容其德若第二十二章凡七說[illegible]今從伊川范氏之說伊川第二說曰樂水樂山與夫動靜皆言其體也第三章亦曰動靜仁知之體也體字只作形容仁知之體段則可若作體用之體則不可仁之體可謂之靜則知之體亦可謂之靜所謂體者但形容其德耳呂氏乃以為山水言其體動靜言其用此說則顯然以為體用之體既謂之樂山樂水則不專指體用亦在其中動可謂之用靜不可謂之用仁之

用豈宜以靜名之謝氏曰自非聖人仁知必有所偏故其趨
向各異則其成功亦不同也據此章乃聖人形容仁知以教
人使人由是而觀亦可以知其所以為仁知也謝氏以為指
仁知之偏恐非聖人之意謝氏又曰以其成物是以動以其
成己是以靜楊氏曰利之故樂水安之故樂山利故動安故
靜竊謂聖人論德互有不同譬如論日或曰如燭或曰如銅
盤說雖不同由其一而觀之皆可以知其為日然指銅盤而
謂之燭指燭而謂之銅盤則不可聖人論仁知或以為成己
成物或以為安仁利仁或以為樂山樂水各有攸主合而一
之恐不可也游氏推說仁壽尹氏問伊川故不錄曰所論體
用甚善謝氏說未有病但末後句過高不實耳成己成物安
仁利仁樂山樂水意亦相通如學不厭教不倦之類則不可
強通耳 榦

論語十五

雍也篇四

齊一變至於魯章

問齊尚功利如何一變便能至魯曰功利變了便能至魯魯只
是大綱好然裏面遺闕處也多 淳

行父問齊一變至魯魯一變至道曰太公之封於齊也舉賢而
尚功孔子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孔
子曰後世寖微矣齊自太公初封已自做得不大段好至後
威公管仲出來乃大變亂拆壞一番魯雖是衰弱不振元舊
底却不大段改換欲變齊則須先整理了已壞底了方始如
魯方可以整頓起來這便隔了一重變魯只是扶衰振弱而
已若論魯如左傳所載有許多不好事只是恰不曾被人拆
壞恰似一間屋魯只如舊弊之屋其規模只在齊則已經拆
壞了這非獨是聖人要如此損益亦是道理合當如此 夔

齊經小白法度盡壞今須一變方可至魯又一變方可至道魯
却不曾變壞但典章廢墜而已若得人以脩舉之則可以如
王道盛時也 謨

齊一變至於魯是他功利俗深管仲稱伯齊法壞盡功利自此
盛然太公治齊尚功時便有此小氣象尚未見得只被管仲
大段壞了又云管仲非不尊周攘夷如何不是王道只是功
利駁雜其心耳 僩

語及齊一變至於魯因云齊生得威公管仲出來它要九合諸
侯一正天下其勢必至變太公之法不變便做不得這事若
聖人變時自有道理大抵聖賢變時只是興其滯補其弊而
已如租庸調變為彍騎長征之兵皆是變得不好了今日變
時先變熙豐之政以復祖宗忠厚之意次變而復於三代也 植

問伊川謂齊自桓公之霸太公遺法變易盡矣魯猶存周公之

法制看來魯自威公以來閨門無度三君見弒三家分裂公室昭公至於客死以至不視朔不朝聘與夫稅畝丘甲用田賦變亂如此豈得是周公法制猶存乎曰齊魯初來氣象已自不同看太公自是與周公別到桓公管仲出來又不能遵守齊之初政却全然變易了一向盡在功利上魯却只是放倒了畢竟先世之遺意尚存如哀公用田賦猶使人來問孔子他若以田賦爲是更何暇問惟其知得前人底是所以來問若桓公管仲却無這意思自道他底是了一向做去不顧謨

問注謂施爲緩急之序如何曰齊自伯政行其病多魯則其事廢墜不舉耳齊則先須理會他許多病敗了方可及魯魯則修廢舉墜而已便可複周公之道問孔子治齊則當於何處下手曰莫須先從風俗上理會去然今相去遠亦不可細考但先儒多不信史記所載太公伯禽報政事然細考來亦恐畧有此意但傳者過耳廣

問集注云云曰不獨齊有緩急之序魯亦有緩急之序如齊功利之習所當變便是急處魯紀綱所當振便是急處或問功利之習爲是經威公管仲所以如此否曰太公合下便有這意思如舉賢而尚功可見恪

問施爲緩急之序如何曰齊變只至於魯魯變便可至道問如此則是齊變爲緩而魯變爲急否曰亦不必恁分如變齊則至魯在所急而至道在所緩若魯則成箇樸子方就上出光采淳

讀齊魯之變一章曰各有緩急如齊功利之習若不速革而便欲行王化魯之不振若不與之整頓而却理會其功利之習便是失其緩急之序如貢禹諫元帝令節儉元帝自有這箇何待爾說此便是不先其所急者也僩

問伊川曰夫子之時齊强魯弱云云呂氏曰齊政雖脩未能用禮魯秉周禮故至於道第二十三章凡八說伊川三說今從伊川呂氏之說伊川第二說曰此只說風俗以至於道觀之則不專指風俗乃論當時政治風俗固在其中然又別一節事又第三說曰言魯國雖衰而君臣父子之大倫猶在以魯觀之其大倫之不正久矣然禮記明堂位以魯爲君臣未嘗相弒而注家譏其近誣則此說亦恐未穩橫渠謝游楊尹大抵同伊川故不錄范氏曰齊一變可使如魯之治時其意謂魯君相若欲以謂治時齊之氣象乃伯政魯近王道不可疑其相若看呂秉周禮可見曰所疑范氏說亦無病榦

觚不觚章

古人之器多有觚如酒器便如今花瓶中間有八角者木簡是界方而六面即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今淮上無紙亦用木寫字教小兒讀但却圓了所謂觚不觚古人所以爲地方時緣是頑得穩僩

第二十四章凡六說伊川二說今從尹氏之說尹氏乃合伊川二說而爲一說范呂楊氏說亦正伊川范氏謂不合法制呂氏楊氏謂失其名其實一也失其制則失其名可知矣謝氏是雖說學者事錄

井有仁焉章

問可欺是繼可逝而言不可罔是繼不可陷而言否曰也是如此但可逝不可陷是就這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總說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僩

叔器曰宰我只知有箇公共底道理却不知有義曰不惟不曉義也不曉那智了若似他說却只是箇獃人因云宰我見聖人之行聞聖人之言却尚有這般疑是怎生地緣自前無人說這箇物事到夫子方說出來所以時下都討頭不着似而今學者時便無這般疑了叔器又云聖人只說下學不說上達所以學者不曉曰這也無難曉處這未是說到那性命之微處只是宰我鈍如子貢便是箇曉了通達底所以說從那高遠處去儀

問伊川曰宰我問仁者好仁不避難雖告之以赴井爲仁亦從之乎夫子謂不然君子可使之有往不可陷於不知可欺以其方不可罔以非其道呂氏曰井有仁焉猶言自投陷穽以施仁術也已自陷仁術何施當是時也君子可往以思救不能自陷以求救可欺之以可救不可罔之使必救第三十五章九七說兩明道說明道曰知井有仁者當下而從之否此說恐未當君子雖不逆詐而事之是非曉然者未嘗不先見也豈有仁者而在井乎雖有之君子不往也范氏亦曰井有仁則將入井而從之盖此意也其從之也只合作從或者之言不宜作從井中之仁也謝氏謂宰我疑仁者之用心觀宰我之言亦足以見其好仁之切不宜深責之也楊氏謂宰我疑君子之不逆詐故問觀宰我之意好仁之切以謂仁者好仁雖患難不避故問非謂疑其不逆詐也尹氏用伊川說故不錄范氏解逝字極未安與下句可欺也不類明君子見不可救而去書可逝曰所論得之但此章文義諸先生說不甚明更詳考之爲佳銖

君子博學於文章

博學於文考究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却只是一句所以爲約若博學而不約之以禮安知不畔於道徒知要約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於道也僩

博文約禮就這上進去只管是長進盖根腳已是了所以不畔道燾

行夫問博文約禮曰博文條目多事事着去理會禮却只是一箇道理如視也是這箇禮聽也是這箇禮言也是這箇禮動也是這箇禮若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是無歸宿處如讀書讀詩學易學春秋各自有一箇頭緒若只去許多條目上做工夫自家身己都無歸着便是離畔於道也僩

問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曰禮是歸宿處凡講論問辨亦只是要得箇正當道理而有所歸宿爾銖

德秀問博文約禮曰如講明義理禮樂射御書數之類一一着去理會與須博求盡這箇道理若是約則不用得許多說話只守這一箇禮日用之間禮者便是非禮者便不是㬊

博文約禮聖門之要法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工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如此則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汎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矣人傑

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聖人教人只是說箇大綱顏子是就此上做得深此處知說得淺賀孫

問博學於文文謂詩書六藝之文否曰詩書六藝固文之顯然者如眼前理會道理及於所爲所行處審別是否皆是大雅

只是博文約禮四字博文是多聞多見多讀及收拾將來全無一事和敬字也沒安頓處賀孫

博學亦非謂欲求異聞雜學方謂之博博之與約初學自只須作兩途理會一面博學又自一面持敬守約莫令兩下相靠作兩路進前用工塞搭中間莫令相通將來成時便自會有通處若如此兩下用工成甚次第人傑

博文上欠工夫只管去約禮上求易得生煩升卿

孔子之教人亦博學於文如何便約得𧂭

或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曰此是古之學者常事孔子教顏子亦只是如此且如行夏之時以下臨時如何做得須是平時曾理會來若非禮勿視等處方是約之以禮及他成功又自別有說處人傑

博文工夫雖頭項多然於其中尋將去自然有箇約處聖人教人有序未有不先於博者孔門三千顏子固不須說只曾子子貢得聞一貫之誨謂其餘人不善學固可罪然夫子亦不叫來罵一頓教便省悟則夫子於門人告之亦不忠矣是夫子亦不善教人致使宰我冉求之徒後來狼狽也要之無此

理只得且待他事事理會得了方可就上面欠闕處告語之如子貢亦不是許多時只教他多學使它枉做工夫直到後來方傳以此祕妙正是待它多學之功到了可以言此耳必大

或問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與顏子所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如何曰此只是一箇道理但功夫有淺深耳若自此做功夫到深處則亦顏子矣燾

問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固有淺深不同如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似又一義如何曰論語中博約字是踐履兩字對說孟子中博約字也皆主見而言且如學須要博既博學又詳說之所以如此者將以反說約也是如此後自然卻說得約謂如博學詳說方有貫通處下句當看將以字若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之言本無甚輕重但人所造自有淺深若只是博學於文能約之以禮則可以弗畔於道雖是淺底及至顏子做

到欲罷不能工夫亦只是這箇博文約禮如梓匠輪輿但能斲削者只是這斧斤規矩及至削鐻之神斲輪之妙者亦只是此斧斤規矩賀

問博文不約禮必至於汗漫如何曰博文而不約禮只是徒看得許多徒記得許多無歸宿處銖○以下集義

問明道言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所謂約之以禮者能守禮而由於規矩也未及知之也既能守禮而由規矩謂之未及於知何也曰某亦不愛如此說程子說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為已知不須將知說亦可顏子亦只是這箇博文約禮但此說較粗顏子所說又向上然都從這工夫做來學者只此兩端既能博文又會約禮問約禮只是約其所博者否曰亦不須如此說有所未知便廣其知須是博學學既博又須當約禮到約禮更有何事所守在此理耳賀

或問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曰博學是致知約禮則非徒知而已乃是踐履之實明道謂此一章與顏子說博文約禮處不同謂顏子約禮是知要恐此處偶見得未是約禮蓋非但知要而已也此兩處自不必分別輔

問伊川言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禮者爾非顏子所以學於孔子之謂也恐博文約禮只是一般未必有深淺曰某曉他說不得恐記錄者之誤正叔曰此處須有淺深曰畢竟博只是這博約只是這約文只是這文禮只是這禮安得不同敬

問橫渠謂博學於文只要得習坎心亨何也曰難處見得事理透便處斷無疑行之又果決便是習坎心亨凡事皆如此且以看文字一節論之見這說好見那說又好如此說有礙如彼說又有礙便是險阻處到這裏須討一路去方透便是習坎心亨淳

博學於文又要得習坎心亨如應事接物之類皆是文但以事

理切磨講究自是心亨且如讀書每思索不通處則翻來覆去倒横直竪處處窒礙其間須有一路可通只此便是許多艱難險阻習之可以求通通處便是亨也義剛

博學於文只是要習坎心亨不特有文義且如學這一件物事未學時心裏不曉既學得了心下便通曉得這一事若這一事曉不得於這一事上心便黑暗僩

問橫渠曰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畔而去尹氏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違於道第二十六章凡入說伊川令從橫渠尹氏之說明道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范氏亦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猶農夫之無疆場也其不入於異端邪說者鮮矣揚氏亦曰博學於文而不知所以裁之則或畔矣此三說皆推不約禮之失謝氏曰不由博而徑欲趨約者恐不免於邪遁也此則不博文之失二者皆不可無偏舉則不可明道又曰所謂約之以

禮者能守禮而由於規矩也伊川第一說曰博學而守禮約第二說曰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禮約字恐不宜作守字訓若作守禮則與博學成二事非博文則無以爲約禮不約禮則博文爲無用約禮云者但崩之博而今約之使就於禮耳伊川之說文自文禮自禮更無一貫說看博約字與之以字有一貫意伊川又說顏子博約與此不同亦似太過博文約禮本無不同始乎由是以入德斯可以不畔終乎由是以成德欲罷而不能顏子與此不同處只在弗畔與欲罷不能上博約本無異伊川以顏子之約爲知要以此章之約作約束之約恐未安此約字亦合作知要伊川第三說與第一第二說同但說大畧耳曰此說大槩多得之但此約字與顏子所言約字皆合只作約束之意耳又看顏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既連着兩我字而此章之字亦但指其人而言非指所學之文而言也[illegible]

子見南子章

諸先生皆以矢爲陳否爲否塞之否如此亦有甚意思孔子見南子且當從古注說矢誓也或問若作誓說何師弟之間不相信如此曰只爲下三句有似古人誓言如左氏言所不與舅氏之說故有誓之氣象[illegible]

或問此章曰且依集註說蓋子路性直見子去見南子心中以爲不當見便不說夫子似乎發呪模樣夫子大故激得來躁然夫子却不當如此古書如此等曉不得處甚多古注亦云可疑祖道曰橫渠說以爲子所否厄者是天厭棄之此說如何曰大抵後來人講經只爲要道聖人必不如此須要委曲遷就做一箇出路却不必如此橫渠論看詩教人平心易氣求之到他說詩又却不然[illegible]

問夫子欲見南子而子路不說何發於言辭之間如此之驟曰這般所在難說如聖人須要見南子是如何想當時亦無必見之理如衞靈公問陳也且可以款款與他說又却明日便行齊景公欲以季孟之間待之也且從容不妨明日又便行季桓子受女樂也且可以教他不得受明日又便行看聖人這般所在其去甚果不知於南子須欲見之到子路不說又費許多說話又如此指誓只怕當時如這般去就自是時宜聖人既以爲可見恐是道理必有合如此可與立未可與權吾人見未到聖人心下這般所在都難說或問伊川以矢字訓陳如何曰怕不是如此若說陳須是熟鋪陳教分明今却只恁地直指數句而已程先生謂子所以否而不見用乃天厭斯道亦恐不如此[illegible]

問子見南子曰此是聖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會它向有人問尹彥明今有南子子亦見之乎曰不敢見曰聖人何爲見之曰能磨不磷涅不緇則見之不妨[illegible]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當夫子時想是無人行所以子路疑之若有人行時子路也不疑了孟子說仲尼不爲已甚這樣處便見[illegible]

問子所否者天厭之謂不合於禮不由於道則天實厭棄之曰何以謂不合於禮不由於道曰其見惡人聖人固謂在我者有可見之禮而彼之不善於我何與焉惟聖人道大德全方可爲此曰今人出去仕宦遇一惡人亦須下門狀見之它自爲惡何與我事此則人皆能之何必孔子子善云此處當看聖人心聖人之見南子非爲利祿計特以禮不可不見聖人本無私意曰如此看也好[illegible]

第二十七章凡七說[illegible]今從謝氏之說伊川第一說曰子路以夫子之被强也故不說第二說曰子路不說以孔子本欲見衞君行道反以非禮見迫竊謂夫人有見賓之禮孔子之見南子禮也子路非不知也子路之不說非以其不當

見特以其不足見耳使其不當見夫子豈得而迫哉被强見
迫恐未穩伊川第三說曰孔子之見南子禮也子路不說故
夫子矢之第四說第六說同竊謂南子妾也無道也衛君以
為夫人孔子不得不見其辱多矣子路以其辱也故不說夫
子矢之曰使子之否塞至此者天厭之也使天不與否則衛
君將致敬盡禮豈致使夫子以見夫人之禮而見其無道之
妾哉則子路不說之意蓋以其辱夫子非以其禮不當見也
使子路以南子之不當見則更須再問何至坐視夫子之非
禮雖不說何益而夫子告之亦須別有說豈有彼以非禮問
而此獨以天厭告則夫子受非禮之名而不辭似不可也蓋
子路知其禮所當見特以其辱夫子也故不說謝氏以為境
夫子之說極正伊川第四說設或人之問曰子路不說孔子
何以不告之曰是禮也而必曰天厭之乎曰使孔子而得志
則斯人何所容也楊氏兩說亦然恐非聖人意惡人但得遁

之否在於衛君不能致敬盡禮未必有欲正之之意恐成別
添說伊川第五說穩但說大畧橫渠亦只說大畧范氏以矢
為誓非聖人氣象呂氏大意亦通但以為使我不得見賢小
君天厭乎道也此亦非聖人意合只作使我見無道之小君
天厭乎吾道也却穩尹氏同伊川故不辨曰以文義求之當
如范氏之說但諸公避呪誓之稱故以矢訓陳耳若猶未安
且闕以俟他日 辨

中庸之為德章

問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曰中庸之中是指那無過不及底說
如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中便是那無過不
及之中本章之意是如此又問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
之定理恐道是揔括之名理是道裏面又有許多條目如天
道又有日月星辰陰陽寒暑之條理人道又有仁義禮智君
臣父子之條理曰這二句緊要在正字與定字上蓋庸是箇

常然之理萬古萬世不可變易底中只是箇恰好道理為見
不得是亘古今不可變易底故更着箇庸字 淳
中庸之為德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庸是依本分不為怪異之
事堯舜孔子只是庸夷齊所為都不是庸了 夔孫
問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章曰只是不知理隨他偏長處做將
去謹愿者則小廉曲謹放縱者則跌蕩不羈所以中庸說道
之難明又說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只為是不知 祖
問此章尹氏曰中庸天下之正理德合乎中庸可謂至矣人知
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故曰民鮮久矣右第二十八章
凡六說伊川三說今從尹氏之說伊川第一說說文字不出
第二說雖盡而非本章意尹氏合而解之范氏說文字不出
呂氏說寬謝氏曰中不可過是以謂之至德楊氏第三說亦
曰出乎中則過未至則不及故惟中為至第一第二說同謝
氏楊氏之說皆以至字對過不及說謂無過不及則為至也

過不及只對中庸說不可對至字說至字只輕說如曰其大
矣乎不宜說太深楊氏第二第三說推說高明中庸處亦不
能無疑侯氏說大畧曰當以伊川解為正中庸天下之正理
也德合乎中庸可謂至矣自世教衰民不與於行鮮有中庸
之德也自世教衰此四字正是說久字意謝楊皆以過不及
對中字而以中為至耳恐非如來說所疑也所破楊氏高明
中庸亦非是當更思之 謨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章

子貢問仁是就功用籠罩說孔子是就心上答 卓
博施濟衆便喚做仁未得仁自是心 㝢
何事於仁猶言何待於仁必也聖乎連下句讀 見者之辭云思出雖
堯舜之聖猶病其難徧 㝢
何事於仁猶言那裏更做那仁子 僩
問何事於仁先生以為恰似今日說何消得恁地一般曰博施

濟衆何消得更說仁 節
問何事於仁作何止於仁是如何曰只得作何止於仁今人文
字如此使者甚多何事亦如何為之意被子貢說得博施濟
衆高似於仁了故孔子言何為於仁必也聖人乎堯舜其猶
病諸是子貢問得不親切若如子貢之說則天下之為仁者
少矣一介之士無復有為仁之理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
欲達而達人己才欲立便也立人己才欲達便也達人立是
存立處達則發用處於此純是天理更無些子私意便是仁
之體若能近取譬則私欲日消天理日見此為仁之方也 僩
何事於仁只作豈但於仁當謂必也聖乎聖如堯舜其尚有不
足於此曰薛士龍論語解此亦是如此只是渠道得詭溢蓋
仁以道理言聖以地位言自是不同如博施濟衆為仁而利
物愛人小小者亦謂之仁仁是直看直上直下只一箇道理
聖字便橫看有衆人有賢人有聖人便有節次只豈但於仁

蓋博施濟衆雖聖如堯舜猶以為病耳 㽦
問子貢問博施濟衆恐仁之極處與聖之功用本不可分大小
今言何止於仁則仁聖若有小大之分曰此處不恁地讀必
也聖乎語意未是絕處當急連下文讀去仁以理言聖以事
業言子貢所問博施濟衆必有聖人之德有天子之位而後
可以當此堯舜恁地尚以為病仁本切己事大小都用得他
問得空浪廣不切己了却成疎闊似此看仁字如何用得如
何下得工夫中間着得一句常人固是做不得雖聖人尚以
此為病此須活看 寓
問兄問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曰必也聖乎是屬下文仁通乎上
下聖是行仁極致之地言博施濟衆之事何止於仁必是行
仁極致之人亦有不能盡如堯舜之病諸是也必也聖乎蓋
以起下 銖
問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曰此兩句當連看蓋云便是聖人

也有做不得處且如堯舜雖曰比屋可封然在朝亦有四凶
之惡又如孔子設教從游者甚衆孔子豈不欲人人至於聖
賢之極然而人人亦各自皆有病痛 壽
亞夫問此章曰博施濟衆是無盡底地頭堯舜也做不了蓋仁
者之心雖無窮而仁者之事則有限自是無可了之理若要
就事上說便儘無下手處 銖
敬之問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苟有此心便有博施濟衆底功用
曰博施濟衆是無了期底事故曰堯舜其猶病諸若得果
無私意已有此心仁則自心中流出來隨其所施之大小自
可見矣 銖
衆朋友說博施濟衆章先生曰仁以理言是箇徹頭徹尾物事
如一元之氣聖以地言也不是離了仁而為聖聖只是行仁
到那極處仁便是這理聖便是充這理到極處不是仁上面
更有箇聖而今有三等有聖人有賢人有衆人仁是通上下

而言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有衆人之仁所以言通乎上
下仁字直聖字橫博施濟衆是做到極處功用如此義剛言
此章也是三節前面說仁之功用中間說仁之體後面說仁
之方曰是如此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者之存心
常如此便未博施濟衆時這物事也自在裏面敘器問此兩
句也是帶下面說否曰此是兩截如黃毅然適間說是三節
極是夫仁者分明是喚起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是仁者能如此若是能近取譬則可以為仁之方子貢也是
意思高遠見得恁地却不知劉地舜不着 銖
仁就心上說如一事仁也是仁如一理仁也是仁無一事不仁
也是仁聖是就地位上說聖却是積累得到這田地索性聖
了 㽦
子貢問博施濟衆章先生以何事於仁為一節以必也聖乎堯
舜其猶病諸為一節其說以謂博施濟衆此固是仁然不是

人人皆能做底事若必以聖人爲能之則堯舜亦皆以此爲病此非是言堯舜不能盡仁道蓋勢有所不能爾人之所能者下二節事是也己欲立便立人己欲達便達人此仁者之事也能近取譬此爲仁之方也今人便以己欲立己欲達爲能近取譬則誤矣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此不待施諸己而後加諸人也能近取譬却是施諸己之意故上二句直指仁者而言而下一句則止以爲仁之方謨

博施濟衆這箇是盡人之道極仁之功非聖人不能然聖人亦有所不足在仁固能博施濟衆然必得時得位方做得聖人不得位亦有所不足己欲立便立人己欲達便達人此仁者之心自然如此不待安排不待勉強能近取譬則以己之欲立譬人之欲立以己之欲達譬人之欲達然後推己所欲以及於人使皆得其立皆得其達這便是爲仁之術立是立得住達是行得去此是三節須逐節詳味看教分明

林問己欲立而立人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地位如何曰且看道理理會地位作甚麼他高者自高低者自低何須去比並

問博施濟衆曰此是仁者事若把此爲仁則只是中天下而立者方能如此便都無人做得仁了所以言己欲立而立人使人人皆可盡得道理必也聖乎當連下句說意在猶病上蓋此何但是仁除是聖人方做得然堯舜猶病尚自做不徹寓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分明喚起仁者字自是仁者之事若下面能近取譬方是由此而推將去故曰仁之方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不是聖大似仁仁只是一條正路聖是行到盡處欲立欲達是仁者之心如此能近取譬是學做仁底如此深淺不同仁通上下但克去己私復得天理便是仁何必博施而後爲仁若必待如此則有終身不得仁者矣孔顏不得位不成做不得山林之士更無緣得仁也欲立欲達即絜矩之義子貢凡三問仁聖人三告之以推己度物想得子貢高明於推己處有所未盡仁者欲立自然立人欲達自然達人如無加諸人更不待譬下截方言求仁之方蓋近取諸身以爲譬僩

問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立達二字以事推之如何曰二者皆兼內外而言且如脩德欲德有所成立做一件事亦欲成立如讀書要理會得透徹做事亦要做得行又曰立是安存底意思達是發用底意思植

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與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意思一般學者須是強恕而行燾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以己及人仁之體也能近取譬是推己及人仁之方也明作

敬通說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纔要立便立別人己纔要達便達別人這更無甚著力下云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這又是一意然著此方安排與仁者與己欲立而立

人己欲達而達人與我不欲人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一般都是以己及物事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般都是推己及物事曰然賀孫

充己之欲即以及人不待譬彼而後推之者仁也以我之不欲譬之而知其亦不欲者恕也端蒙

問只仁之方亦可謂之仁否曰看得透時便是仁若循循做去到得至處回頭看前日所爲亦喚做仁僩

或問博施濟衆一章言子貢馳騖高遠不從低處做起故孔子教之從恕上求仁之方曰理亦是如此但語意有病且試說子貢何故揀這箇來問或云恐是子貢見孔子說仁多端又不曾許一箇人是仁故揀箇大底來說否曰然然而夫子答子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至於答顏子則曰克己復禮爲仁分明一箇仁說兩般諸公試說這兩般說是如何或曰恐克己復禮占得地位廣否曰固是包得盡須

那箇分別方得或曰一爲心之德一爲愛之理曰是如此
只是一箇物事有時說這一面又有時說那一面人但要認
得是一箇物事賜淵克己爲仁此處又須立人達人爲仁一說自己上說一自人上說須於這裏看得一般方可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便有那克己復禮底意思克己復禮便包那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達而達人底意思只要人自分別而已然此亦是因子
貢所問而說又問立字達字之義曰此是兼粗細說立是自
家有可立達是推將去聖人所謂立之斯立動之斯來綏之
斯和亦是這箇意也凡事不出立與達而已謂如在此住得
穩便是立如行便要到便是達如身要成立亦是立學要通
達亦是達事事皆然又問博施濟衆如何分別曰博施是施
之多施之厚濟衆是及之廣蓋卿

問仁以理言通乎上下曰一事之仁也是仁全體之仁也是仁
仁及一家也是仁仁及一國也是仁仁及天下也是仁只是
仁及一家者是仁之小者仁及天下者是仁之大者如孔子
稱管仲之仁亦是仁只是仁之功後問上是大下是小曰只
是高低又曰這箇是兼愛而言如博施濟衆及後面說乎是
貫通處復問貫通處曰才被私意截了仁之理便不行集注

問仁通上下而言曰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仁如酒好聖如
酒熟問仁是全體如日月至焉乃是偏曰當其至時亦備問
孟武伯問三子却說其才何意曰只爲未仁問管仲仁之功
如何曰匡天下亦仁者之事如趙韓王一言至今天下安謂
韓王爲仁則不可然其所作乃仁者之功訓

子上問仁通上下如何曰仁就處心處說一事上處心如此亦
是仁商三仁未必到聖人處然就這處亦謂之仁博施濟衆
何止於仁必聖人能之然堯舜尚自有限量做不得仁者誠
是不解做得此處病在求之太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
達人只教他從近處做淳

問仁通上下如何曰聖是地位仁是德問如此則一事上仁亦
可謂之仁此之謂通上下其與全體之仁無乃不相似曰此
一事純於仁故可謂之仁然有三仁亦未見其全體只是於
去就之際純乎天理故夫子許之賀

問仁通上下而言聖造其極而言否曰仁或是一事仁或是一
處仁仁者如水有一杯水有一溪水有一江水聖便是大海
水當

仁者己欲立而立人一章某當初也只做一統看後來看上面
說夫仁者下面說可謂仁之方却相反方分作兩段說義剛

或問博施濟衆一段程子作一統說先生作二段如何曰某之
說非異於程子蓋程子之說足以包某之說程子之說如大
屋一般某之說如在大屋之下分別廳堂房室一般初無異
也公且道子貢所問是大小大氣象聖人却只如此說了如
是爲仁必須博施濟衆便使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如堯
舜也做不得何況顏門學者之士聖人所以提起夫仁者己
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正指仁之本體蓋己欲立則思
處置他人也立己欲達則思處置他人也達放開眼目推廣
心胸此是甚氣象如此安得不謂仁之本體若能近取譬者
以我之欲立而知人之亦欲立以己之欲達而知人之亦欲
達如此則止謂之仁之方而已此爲仁則同但己欲立而立
人欲達而達人是已到底能取譬是未到底其次第如此彼
子貢所問是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龜山云雖博施濟衆
也須自此始某甚善其說先生曰又某所說過底要諸公有
所省發則不枉了若只恁地聽過則無益也賜錄云說許多體得自看得自理會得是自作說盡了久之云如釋氏說如標月指月雖不在指上
亦欲隨指見月須恁地始得久之云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
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又云天有四時
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

形處物露生無非教也久之又曰昔有人問話於一僧僧指面前花示之曰是甚麽其人云花也僧云吾無隱乎爾此不是他無見處但見說得來差了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若鄉黨便恂恂在宗廟朝廷便便便唯謹與上大夫言便誾誾與下大夫言便侃侃自有許多實事可見又曰程子說莊子說道體盡有妙處如云在谷滿谷在坑滿坑不是他無見處只是說得來作怪大抵莊老見得些影便將來作弄矜詫又曰黃帝問於廣成子云云吾欲官陰陽以遂群生東坡注云云是則是有此理如何便到這田地久之又云昔在一山上坐看潮來凡溪澗小港中水皆如生蛇走入無不通透甚好看識得時便是一貫底道理又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如日月雖些小孔竅無不照見此好識取[illegible]

林聞一問博施濟衆章曰博施濟衆無下手處夫子故與之言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能以己之所欲立者而立他人以己之所欲達者而達他人其所為出於自然此乃是仁之體能近取譬者近取諸身知己之欲立欲達則亦當知人之欲立欲達是乃求仁之方也伊川全舉此四句而結之曰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亦可以如此說與某之說初不相礙譬之於水江海是水一勺亦是水程先生之說譬之一片大屋某却是就下面分出廳堂房室其實一也又云子貢所問以事功而言於本初無干涉故聖人舉此心之全體大用以告之以己之欲立者立人以己之欲達者達人以己及物無些私意如堯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以至於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道理都擺出來又曰如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從廣大心中流出

某自十五六時聞人說這道理知道如此好但今日方識得如前日見人說鹽鹹今日食之方知是鹹說糖甜今日食之方知是甜（僩）

問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所謂以己及人能近取譬近取諸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謂推己及人如何為夫子分明說夫仁者則是言仁之道如此可謂仁之方也已則是言求仁當如此若以為兼說則既曰夫仁者矣不當以可謂仁之方結之也又問程子以說仁至難言至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一段却是兼說曰程子雖不曾分說然其意亦無害大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自然工夫至於能近取譬則是著力處所以不同（僩）

問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注云於此可以得仁之體是此處見得人與己相關甚切便是生意相貫處否曰亦是只無私意理便流通然此處也是己對人說便恁地若只就自己說此又使不得蓋此是仁之發出處若未發之前只一念之私便不是仁（淳）

問程子中取醫家言仁又一段云醫家以不識痛癢為不仁人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為不仁又却從知覺上說曰覺是覺於理問與上蔡說同異曰異上蔡說覺纔見此心耳問南軒云上蔡說覺與佛家不同如何曰上蔡云自此心中流出與佛亦不大段異今說知痛癢能知覺皆好只是說得第二節說得用須當看如何識痛癢血脈從何而出知覺從何而至某云若不究見原本却是不見理只說得氣曰然伊川言穀種之性一段最好（可）

明道云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認得箇什麽夫仁者己欲立便立人己欲達便達人此即仁之體也能近取譬則是推己之恕故曰可謂仁之方夫仁者與可謂仁之方正相對說明道云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先生再三舉似曰這處極好

看仁又曰博施濟衆固仁之極功譬如東大洋海同是水但不必以東大洋海之水方爲水只撓中傾出來底亦便是水博施濟衆固是仁但那見孺子將入井時有怵惕惻隱之心亦便是仁此處最好看僩

林安卿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即人物初生時驗之可見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體如人兄弟異形而皆出父母胞胎所以皆當愛故推老老之心則及人之老推幼幼之心則及人之幼惟仁者其心公溥實見此理故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否曰不須問他從初時只今便是一體若必用從初說起則煞費思量矣猶之水然江河池沼溝渠皆是此水如以兩椀盛得水來不必教去尋討這一椀是那裏酌來那一椀是那裏酌來既都是水便是同體更何待尋問所從來如昨夜莊仲說人與萬物均受此氣均得此理所以皆當愛便是不如此愛字不在同體上說自不屬同體事他

那物事自是愛這箇是說那無所不愛了方能得同體若愛則是自然愛不是同體了方愛惟其同體所以無所不愛所以愛者以其有此心也所以無所不愛者以其同體也僩

問明道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云云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能近取譬反身之謂也又曰博施濟衆非聖人不能何干仁事故特曰夫仁者立人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使人求之自反便見得也雖然聖人豈不盡仁然教人不得如此措殺或問堯舜其猶病諸伊川曰聖人之心何時而已又曰聖乃仁之成德謂仁爲聖譬如雕木爲龍木乃仁也龍乃聖也指木爲龍可乎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事舉仁而言之則能近取譬是也謝氏曰博施濟衆亦仁之功用然仁之名不於此得也子貢直以聖爲仁則非特不識仁幷與聖而不識故夫子語之曰必也聖乎又舉仁之方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亦非仁也仁之方所而已知方所斯可以知

仁猶觀天地變化草木蕃斯可以知天地之心矣第二十九章凡八說明道五說伊川十七說今從明道伊川謝氏之說大意同第一說同故不錄明道第五說與伊川第二第十三說皆以恕爲仁之方大意皆正但非解本文故不錄伊川第一說曰惟聖人能盡仁道然仁可通上下而言故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又第五說曰聖則無小大至於仁則兼上下小大而言之又第八說曰孔子見子貢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又第十二說曰博施而能濟衆固仁也而仁不足以盡之故曰必也聖乎又第十四章曰仁在事不可以爲聖此五說皆以何事於仁作何止於仁故以仁爲有小大上下若既是有小大上下則以此章爲子貢指其大與上者問之亦可也又何以答之曰何事於仁乎若聖人以仁爲未足以盡博施濟衆則下文當別有說今乃論爲仁之方恐上下意不貫伊川五說只說得到其猶

病諸處住則下文論仁之方不相接不如木龍之說却與明道之意合明道以何事於仁只作何干仁事則下文仁之方自相貫又功用字分明伊川第三說第四說第五說第六說第十五說皆推說博施濟衆猶病即聖人之心何時而已之意故不錄伊川第九第十一說皆論仁之方與謝氏方所之說相類此章聖人恐子貢便指作仁看故但以爲若能由此而求之乃可以知仁故曰仁之方伊川第十七說乃統說仁字大意與明道第一說同故不錄橫渠曰必聖人之才能弘其道恐本文無能弘其道之意范氏曰以大爲小是以仁爲小聖爲大也恐未穩餘說亦寬呂氏以博施爲仁濟衆爲聖未當楊氏之說亦正但謂仁者何事於博施濟衆又恐太過則明道所謂教人不得如此措殺者但以仁聖須分說方見仁之體非以仁無與於聖也尹氏與伊川餘說同故不辨曰何事於仁何止於仁也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此兩句相連

讀言雖聖人亦有所不能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仁也能近取譬恕也燾

問程子曰謂仁爲聖譬猶雕木爲龍木乃仁也龍乃聖也指木爲龍可乎此喻如何曰亦有理木可雕爲龍亦可雕而爲狗此仁所以可通上下而言者也龍乃物之貴者猶聖人爲人倫之至也炎

朱子語類卷第三十四 訓甲坂

論語十六

述而篇

述而不作章

徐兄問述而不作是制作之作乎曰是孔子未嘗作一事如刪詩定書皆是因詩書而刪定又問聖人不得時得位只如此聖人得時得位時更有制作否曰看聖人告顏子四代禮樂只是恁地恐不大段更有制作亦因四代有此禮樂而因革之亦未是作處又問如何作春秋恐是作否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看來是寫出魯史中間微有更改爲某嘗謂春秋難看平生所以不敢說着如何知得上面那箇是魯史舊文那箇是夫子改底字若不改時便只依魯史如何更作春秋做甚先生徐云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公羊穀梁傳云其辭則丘有罪焉耳這是多少擔負想亦不能不是作不知是如何賀孫

飛卿問信而好古曰既信古又好古今人多是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如好之者則曰他也且恁地說信之者雖知是有箇理恁地畢竟多欠了箇篤好底意思燾

行夫問述而不作章曰雖說道其功倍於作者論來不知所謂刪者果是有刪否要之當時史官收詩時已各有編次但到孔子時已經散失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見得刪與不刪如云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云各得其所則是還其舊位賀孫○

默而識之章

宜久問默而識之章曰此雖非聖人極致然豈易能默而識之若不是心與理契念念不忘者不能學不厭如人之爲學有些小間斷時便是厭敎不倦如以他人之事爲不切於己便是倦今學者須是將此三句時時省察我還能默識否我學

還不厭否我教還不倦否如此乃好時舉

默而識之至誨人不倦是三節雖非聖人之極致在學者亦難如平時講貫方能記得或因人提撕方能存得若默而識之乃不言而存諸心非心與理契安能如此學不厭在學者久亦易厭視人與己若無干涉誨之安能不倦此三者亦須是心無間斷方能如此植

問默而識之曰是得之於心自不能忘了非是聽得人說從記得節

問默而識之曰如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猶是執捉在這箇都是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便如己有而弗失矣燾

默而識之者默不言也不言而此物常在也今人但說着時在不說時不在非禮勿視要知得非禮不是只禁你不看聽言動皆然端蒙

鄭問何有於我哉曰此語難說聖人是自謙言我不曾有此數者聖人常有慊然不足之意衆人雖見他是仁之至熟義之至精它只管自見得有欠闕處燾

讀默而識之章曰此必因人稱聖人有此聖人以謙辭答之後來記者却失上面一節只做聖人自話記了默而識之便是得之於心學不厭便是更加講貫誨不倦便是施於人也賀孫

問何有於我哉恐是聖人自省之辭蓋聖人以盛德之至猶恐其無諸己而自省如此亦謙己以勉人之意曰此等處須有上一截話恐是或有人說夫子如何故夫子因有此言如達巷黨人所言如此故夫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今此章却只是記錄夫子之語耳如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亦必因門人疑謂有不盡與他說者故夫子因有是言也去偽

德之不脩章

或問此章曰須實見得是如何德是甚麽物事如何唤做脩如何唤做不修人而無欲害人之心這是德得之於吾心也然害人之心或有時而萌者是不能修者也德者道理得於吾心之謂修者好好修治之之謂更須自體之須把這許多說話做自家身上說不是爲別人說問從義與改不善兩句意似合掌曰聖人做兩項說在試剖析令分明從義是做這件事未甚合宜或見人說見人做得恰好自家遷在合宜處不善便是全然不是這須重新改換方得賀孫

叔器問德之不脩可以包下三句否曰若恁地夫子但說一句便了何用更說四句從義改過略似脩德裏面事然也別是箇頭項講學自是講學脩德自是脩德如致知格物是講學誠意正心脩身是脩德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講學篤行是脩德若從義改不善如何地分叔器未及對曰不善是自家做得淫邪非僻底事從義是雖無過惡然做得未恰好便是不合義若聞人說如何方是恰好便當從而從之聖人說這幾句淺深輕重盡在裏面聞義不能徙底罪小不善不能改底罪大但聖人不分細大都說在裏面學者皆當着工夫賀孫

此四句修德是本爲要修德故去講學下面從義改過即修德之目也營

行父問先知德不可不脩方知學不可不講能講學方能從義能從義方能改不善如此看如何曰脩德是本脩德恰似說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學不可不講恰似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或問從義改不善之別曰從義不是說元初做不是元初本心自是好但做得錯了做得不合宜如所謂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才移徙合義理便是全好若不善則是元初便做得不是須都改了方得從義是過失不善是罪犯賀孫○恪別出

行父問德之不修一段曰須先理會孝弟忠信等事有箇地位然後就這裏講學聞義不能徙這一件事已是好事但做得

不合義見那人說如此方是義便移此之不義以從彼之義
不善則已是私意了上面是過失下面是故犯恪
德之不脩如有害人之心則仁之德不脩有穿窬之心則義之
德不脩仁之德脩則所言無不仁之言所行無不仁之行義
之德脩則所言無不義之言所行無不義之行以訓錄云實有仁於
心則發出來爲仁之言做出來爲仁之行實有義於心則發出來爲義之言做出來爲義之行聞義不能徙不
善不能改二句雖似合掌却有輕重深淺聞義者尚非有過
但不能徙義耳至於不善則是有過而不能改其爲害大矣
植。僩升賀錄出
德之不脩如無害人之心則仁之德脩無穿窬之心則義之德
脩聞義不能徙是見得自家事未合宜及聞合宜事便徙而
就之不善則是有過惡了如此說方不合掌賜
或問德之不脩一章曰遷善改過是脩德中緊要事蓋只脩德
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又曰遷善改過是兩項不是
說改其過而遷於善遷善便是有六七分是二三分不是自
家却見得那二三分是處即遷而就之要教十分是着改過
則是十分不好全然要改此遷善改過之別如通書中云君
子乾乾不息於誠便是脩德底事下面便是接說遷善改過
底事意正相類燾

立之問此章曰德是理之既得於吾心者便已是我有底物事
了更須日日磨礲勿令間斷始得徙義與改不善一似合掌
然須着與他分別蓋義是事之宜我做這一件事覺得未
甚合宜便着徙令合宜此却未見得有不善處至不善便是
有過惡須着速改始得此所以有輕重之別又問此四句若
要連續看如何曰才要連續便是說文字不是要着實做工
夫若着實做工夫便一句自是一句銖
李問此章曰此四句是四件事不可一衮說了下面兩句粗看
只是一件事一般然此兩句自有輕重蓋見義不能徙此只
是些子未合宜處便當徙而從宜不善不能改則大段已是
過惡底事便當改了此一句較重雉
讀德之不脩章曰此自是四句若要合說便是德須着脩於已
講學便更進其德到徙義改過始是見之於行事時須時要
點撿如此說却相連續也時舉
問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先生云有輕重其意如何曰義宜
也事須要合宜不能徙未爲不是却不合宜那不善底却乖
須便打并了壓里云聞義不能徙較輕曰那箇大體却無那
惡又曰聞義不能徙較寬於不善不能改不善不能改較重
於聞義不能徙節
德之不脩至是吾憂也這雖是聖人以此教人然學不厭之意
多見於此使有一毫自以爲聖任其自爾則雖聖而失其聖
矣賀孫
又曰此是聖人自憂也聖人固無是四者之憂所以然者亦自
貶以教人之意僩

子之燕居章
敍器問申申夭夭之義曰申申是言其不局促是心廣體胖後
恁地申申舒泰夭夭好貌觀桃之夭夭是少好之貌則此亦
是恁地所謂色愉只是和悅底意思但此只是燕居如此在
朝及接人又不然賜
問申申夭夭聖人得於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於
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於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養之久則
自然到此否曰亦須稍嚴肅則可不然則無下手處又曰但
得身心收歛則自然和樂又曰不是別有一箇和樂才整肅
則自和樂僩
甚矣吾衰章　下
據文勢時甚矣吾衰也是一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是一句
惟其久不夢見所以見得是衰若只是初不夢見時也未見

得衰處此也無大義理但文勢當是如此(賀孫)
孔子固不應常常夢見周公然亦必曾夢見來故如此說然其
所以如此說之意卻是設詞(大雅)
蜚卿問孔子夢周公若以聖人欲行其道而夢之耶則是心猶
有所動若以壯年道有可行之理而夢之耶則又不應虛有
此兆朕也曰聖人曾夢但夢得定耳須看他與周公契
合處如何不然又不見別夢一箇人也聖人之心自有箇勤
懇惻怛不能自已處自有箇脫然無所繫累處要亦正是以
此卜吾之盛衰也(賀孫)
問夢周公是真夢否曰當初思欲行周公之道時必亦是曾夢
見曰恐涉於心動否曰心本是箇動物怎教他不動夜之夢
猶寤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
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常人便胡夢了
居甫舉莊子言至人無夢曰清淨
者愛恁地說佛老家亦說一般無夢底話(淳)
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是箇徵兆如此當聖人志慮未衰天意難
定八分猶有兩分運轉故他做得周公事遂夢見之非以思
慮也要之聖人精神血氣與時運相為流通到鳳不至圖不
出明王不興其徵兆自是恁地胡文定公謂春秋絕筆於獲
麟為志一則動氣意思說得也甚好但以某觀之生出一箇
物事為人所虧多少是不好是亦一徵兆也道夫問設當孔
子既耄時君有能用之則何如曰便是不且如孔子請討陳
恒時已年七十一到此也做得箇甚又問程子謂孔子之志
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不知
天子果能從乎曰當時惟在下者難告問果爾則告命稽遲
得無有不及事之悔乎曰使哀公能從則聖人必一面行將
去聞于周王使知之耳(道夫)
問甚矣吾衰也曰不是孔子衰是時世衰又曰與天地相應若

天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如太公武王皆八九十歲夫子七
十餘想見未衰
戴少望謂顏淵子路死聖人觀之人事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聖
人察之天理不復夢見周公聖人驗之吾身夫然後知斯道
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曰這意思也發得好
夢周公忘肉味祭神如神在見得聖人真一處理會一事便全
體在這一事(道夫)
問孔子夢周公卻是思曰程先生如此說意欲說孔子不真見
周公然見何害
問伊川以為不是夢見人只是夢寐常存行周公之道耳集注
則以為如或見之不知果是如何曰想是有時而夢見既分
明說夢見周公全道不見恐亦未安又問夫子未嘗識周公
夢中烏得而見之曰今有人夢見平生所不相識之人卻云
是某人某人者蓋有之夫子之夢固與常人不同然亦有是
理耳
問此章曰孔子未衰以前嘗夢見周公矣伊川卻言不曾夢見
何也曰聖人不應日間思量底事夜間便夢見如高宗夢傅
說卻是分明有箇傅說在那裏高宗不知所以夢見亦是朕
兆先見者如此孔子夢奠兩楹事豈是思慮後方夢見此說
甚精微但於此一章上說不行今且得從程子說

志於道章

問志於道曰思量講究持守踐履皆是志念念不舍即是總說
須是有許多實事
吉甫說志於道處曰志於道不是只守箇空底見解須是至誠
懇惻念念不忘所謂道者只是日用當然之理事親必要孝
事君必要忠以至事兄而弟與朋友交而信皆是道也志於
道者正是謂志於此也
道理也是一箇有條理底物事不是鶻淪一物如老莊所謂恍

惚者志於道只是存心於所當爲之理而求至於所當爲之
地非是欲將此心繫在一物之上也（[illegible]）
志於道如講學力行皆是據於德則是這箇物事已成箇坯璞
子了（[illegible]）
問據於德曰如孝便是自家元得這孝道理非從外旋取來據
於德乃是得這基址在這裏（植）
據於德德者得之於身然既得之守不定亦會失了須常照管
不要失了須是據守方得（僩）
問據於德云云曰德者吾之所自有非自外而得也以仁義禮智
觀之可見韓退之云德足乎已無待乎外說得也好（升卿）
道者人之所共由如臣之忠子之孝只是統舉理而言德者已
之所獨得如能忠能孝則是就做處言也依仁則又所行處
每事不違於仁（[illegible]）
志於道方有志焉據於德一言一行之謹亦是德依於仁仁是

衆善總會處（明作）
道是日用常行合做底德是真箇有得於己仁謂有箇安頓處（[illegible]）
先生問正淳曾聞陸子壽志於道之說否正淳謂子壽先令人
立志曰只做立志便虛了聖人之說不如此直是有用力處
且如孝於親忠於君信於朋友之類便是道所謂志只是如
此知之而已未有得於己也及其行之盡於孝盡於忠盡於
信有以自得於己則是孝之德忠之德信之德如此然後可
據然只志道據德而有一息之不仁便間斷了二者皆不能
有卻須據於德後而又依於仁正淳謂這箇仁是據發見說
曰既見於德亦是發見處然仁之在此卻無隱顯皆貫通不
可專指爲發見（[illegible]○人傑錄云志於道道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明得此理得之於身斯謂之據於德然而不依於仁則二者皆爲無用矣依仁不止於發見凡內外隱顯莫非仁也）
正卿問志道據德依仁曰志於道猶是兩件物事據於德謂忠
於君則得此忠孝於親則得此孝是我之得於己者也故可

據依仁則是平日存主處無一念不在這裏又是據於德底
骨子（[illegible]）
正卿問志道據德依仁曰德是自家心下得這箇道理如欲爲
忠而得其所以忠如欲爲孝而得其所以孝到得依於仁則
又不同依仁則是此理常存於心日用之間常常存在據德
依仁雖有等級不比志道與據德依仁全是兩截志只是心
之所之與有所據有所依不同也（[illegible]）
問據於德依於仁曰德只是做這一件事底意思據而勿失仁
又親切又問仁是全體德只是一事之德否曰然又曰事父
母則爲孝德事兄長則爲悌德德是有得於心是本事親從
兄時已渾全是孝悌之心此之謂德（[illegible]）
先生問學者據德依仁如何分別學者累日說皆不合乃曰德
是逐件上理會底仁是全體大用當依靠處又曰據德是因
事發見底（因事君有忠因事父有孝）依仁是本體不可須臾離底據德

如着衣喫飯依仁如鼻之呼吸氣（[illegible]）
德是道之實仁是德之心（[illegible]）
行夫問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曰志於道方是要去做方是事親
欲盡其孝事兄欲盡其弟方是恁地至據於德則事親能盡
其孝事兄能盡其弟便自有這道理了卻有可據底地位才
說盡其孝便是據於孝雖然如此此只是就事上逐件理會
若是不依於仁不到那事親事兄時此心便沒頓放處依於
仁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在這裏連許多德總攝貫穿都活
了志於道方要去做據於德則道方有歸着雖有歸着猶是
任事上依於仁則德方有本領雖然藝亦不可不去理會如
禮樂射御書數一件事理會不得此心便覺滯礙惟是一一
去理會這道理脉絡方始一一流通無那箇滯礙因此又卻
養得這箇道理以此知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小大
精粗皆無滲漏皆是做工夫處故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

天下莫能破。燾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先生曰志者心之所之道者當爲之理爲君有君之理爲臣有臣之理志於道者留心於此理而不忘也德者得也既得之則當據守而弗失仁者人之本心也依如依乎中庸之依相依而不捨之意既有所據守又當依於仁而不違如所謂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是也游於藝一句比上三句稍輕然不可大段輕說如上蔡云有之不害爲小人無之不害爲君子則是太輕了古人於禮樂射御書數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則心無所放而日用之間本末具舉而內外交相養矣或言志於道正如顏子仰高鑽堅以求至乎聖人之地否曰若如此說便是要將此心寄在道裏面底說話道只是人所當行之道自有樣子如爲人父止於慈爲人子止於孝只從實理上行不必向渺茫中求也燾

叔器說志於道云知得這箇道理從而志之曰不特是知得時方志便未知而有志於求道也是志德是行其道而有得於心雖是有得於心而不失然也須長長執守方不失如孝行之已得則固不至於不孝若不執守也有時解走作如忠行之已得則固不至於不忠若不執守也有時解有脫落處這所以下一據字然而所以據此德又只要存得這心在存得這心在時那德便自在了所以說依於仁工夫到這裏又不遺小物而必游於藝叔器因言禮樂射御書數自秦漢以來皆廢了曰射如今秀才自是不曉御是而今無車書古人皆理會得如偏旁義理皆曉這也是一事數是算數而今人皆不理會六者皆實用無一可缺而今人是從頭到尾皆無用小兒子教他做詩對大來便習舉子業得官又去習啓事雜文便自稱文章之士然都無用處所以皆不濟事漢時雖不以射取士然諸生却自講射一年一次依儀禮上說會射一番却尚好今世以文取士如義若教它依經旨去說此道理尚得今却只是體貼字去說這兩三句題目上說去全無義理如策若是著實論此時務也尚得今却只是虛說說得好底剗地不得包顯道言向前義是先引傳注數條後而却斷以己意如東坡數篇却尚得先生然之僩

或問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曰德是行來行去行得熟已成箇物事了惟這箇物事已得於我故孝也是這物事流出來做孝忠也是這物事流出來做忠若只說爲子盡孝爲臣盡忠這只說得盡說德不得蓋德是得這物事於我故事親必孝必不至於不孝事君必忠必不至於不忠若今日孝明日又不孝今日忠明日又不忠是未有得於我不可謂之德惟德是有得於我者故可據守之也若是未有得於我則亦無可據者又問此是成德否曰便德地說也不得若做這物事未成就時一箇物事是一箇物事在孝只是孝忠只是忠惟做來

做去湊足成就一箇物事貫通時則千頭萬件都只是這一箇物事流出來道家所謂安養成胎蓋德是百行之胎也所以君子以成德爲行依於仁仁是箇主即心也依於仁則不失其本心既不失其本心則德亦自然有所據若失其本心則與那德亦不見矣游於藝蓋上三句是箇主腦藝却是零碎底物事做那箇又來做這箇是有來游去之謂也然亦不可游從別處去須是游於藝方得又云據行得只可言據於游不可謂之德又云成德只是寶此德○燾

問自志於道到依於仁工夫到這處煞密較易些否曰以德地都是難問此是顏子不違仁地位否先生問如何知得顏子能如此它人不能曰顏子亞聖之資固易爲力若它人用工深亦須到這處曰這處先要識志於道上理會志於道便德地利德地好這須知是箇生死路頭因以手指分作兩邊去云這一邊是死路那一邊去是生路這去便善那去便惡知

得此路是了只管向此路去念念不忘處己也在是據人也
在是講論也在是思索也在是令人把捉不定要做這邊去
又要做那邊去一出一入或東或西以夫子十五志于學三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皆是從志學做來著工
夫須看得聖人志于學處是如何這處見得定後去節節有
下工夫處據於德德者得也便是我自得底不是徒恁地知
得便住了若徒知得不能得之於己似說別人底於我何干
如事親能孝便是我得這孝事君能忠便是我得這忠說到
德便是成就這道方有可據處但據於德固是有得於心是
甚次第然亦恐怕有走作時節其所存主處須是依於仁自
得於心不可得而離矣到游藝猶言 雖事未甚要緊然
亦少不得須知那箇先那箇後始得亦所以助其存主也寓
問若是志於道據於德則雖初學便可如此下功且如據於德
則得寸守寸得尺守尺若是依於仁則仁是指全體而言如

何便解依得它曰所謂據於德亦須是真箇有是德方可據
守如事親時自無不孝方是有孝之德其餘亦然亦非初學
遽可及也依仁只是此心常在不令少有走作也因言周禮
先說知仁聖義中和孝友睦婣任卹此是教萬民底事又說
教國子以三德曰至德以為道本敏德以為行本孝德以知
逆惡至德謂德之全體天下道理皆由此出如所謂存心養
性之事是也故以此教上等人若次一等人則教以敏德為
行本敏是強敏之謂以敏德教之使之見善必遷有過必改
為學則強力任事則果決亦是一等特立獨行之人若又次
一等則教以孝德以知逆惡使它就孝上做將去熟於孝則
知逆惡之不可為夫是三者必相兼若能至德則自兼那兩
事若自下做去亦可以到至德處若只理會箇至德而無下
二者則空疎去又曰自志於道至依於仁是從麤入精自依
於仁至游於藝是自本兼末能依於仁則其游於藝也蓋無

一物之非仁矣因舉橫渠語云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無
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
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此是橫渠亦
心片片說與人如荀楊何嘗有這樣說話廣
志於道志之一字不徒是知已是心中放它不下據於德是行
道而得之於己然此都且就事上說至依於仁則無物欲之
累而純乎天理道至此亦活德至此亦活却亦須游於藝蓋
小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是藝否曰此雖小學至依於仁既
熟後所謂小學者至此方得他用賜
據於德德謂得之於心有這箇物事了不待臨時旋討得來且
如仁義禮知有在這裡不待臨時旋討得來又曰德是自家
有所得處在這裡且如事親孝則孝之理得事兄弟則弟之
理得所謂在這裏但得有淺深又曰志於道據於德說得尚
粗到依於仁方是工夫細密游於藝者乃是做到這裏又當

養之以小物植
據於德有時也會失了必依於仁此心常存則照管得到能守
是德矣游於藝似若無緊切底事然能如此則是工夫大故
做得到了所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也賀孫
讀書須將聖賢言語就自家身上做工夫方見字字是實用如
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將來安排放身上看看道是甚麼物事
自家如何志之以至據德依仁游藝亦莫不然方始有得大雅
子升問上三句皆有次序至於藝乃日用常行莫不可後否曰
藝是小學工夫若說先後則藝為先而三者為後若說本末
則三者為本而藝其末固不可徇末而忘本習藝之功固在
先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說聖人志道據德
依仁而後藝可游也此說得自好木之
或問游者玩物適情之謂玩物適情安得為善曰游於藝一句
是三字公卻只說得一字人傑

自行束脩章

古人空手硬不相見束脩是至不直錢底羔鴈是較直錢底真宗時講筵說至此云聖人教人也要錢 僩

不憤不啓章

問憤悱曰此雖聖人教人之語然亦學者用力處 僩

學者至憤悱時其心已略略通流但心已喻而未甚信口欲言而未能達故聖人於此啓發之舉一隅其餘三隅須是學者自去理會舉一隅而不能以三隅反是不能自用其力者孔子所以不再舉也 謨

憤悱是去理會底若不待憤悱而啓發之不以三隅反而復之則彼不惟不理會得且聽得亦未將做事 燾

悱非是全不曉底也曉得三五分只是說不出 問伊川謂必待誠至而後告之曰憤悱便是誠意到不憤悱便是誠不到 節

凡物有四隅舉一隅則其三隅之理可推若不能以三隅反則於這一隅亦恐未必理會得在

舉一隅以三隅反只是告往知來否曰只是凡方者一物皆有四隅 植

或問程子曰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如何是沛然底意思曰此正所謂時雨之化譬如種植之物人力隨分已加但正當那時節欲發生未發生之際却欠了些子雨忽然得這些子雨來生意豈可禦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此是聖人天理 燾

問食於有喪之側而未嘗飽亦以其哀傷之極足以感動人心自不能飽也曰哀是哀死者不干生人事所謂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若喪家極哀又能使人愈哀耳又有喪家人全不以死者為念視之若無然反使人為之悲哀者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有食不下咽之意 義剛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要把一箇誠字包却須要識得聖人自然重厚不輕浮底意思 賀孫

問博文亦可以學道而上蔡解哭則不歌謂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曰聖人情性便是理又曰博文約禮亦是要識得聖人情性思曰看只是思會看 義剛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上蔡說得亦有病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不遽寒燠故哭之日自是不能遽忘又曰聖人終不成哭了便驟去歌得如四時也須漸漸過去 且如古者喪服自始死至終喪中間節次漸漸變輕不似如今人直到服滿一頓除脫了便著華采衣服

問謝氏之說曰謝氏之學大抵習忘如以三月不知肉味反是病和韶樂都忘之方是

子謂顏淵曰章

讀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章句專在則字上如可以仕則仕可以久則久之類是也

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唯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已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它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唯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

問尹氏曰命不足道也曰如常人用之則行乃所願舍之則藏非所欲舍之則藏是自家命恁地不得已不奈何聖人無不得已底意思聖人用我便行舍我便藏無不奈何底意思何消更言命又曰命不足道也命不消得更說又曰知命不足道也

問命不足道也曰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此為子服景伯說 如曰有命是為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

行舍之則藏未嘗到那無可柰何處須說命如[illegible]等人不知
有命又一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
得聖人便不消得言命人傑
問用舍行藏章曰聖人於用舍甚輕沒些子緊要做用則行舍
則藏如晴乾則着鞋雨下則赤腳尹氏云命不足道蓋不消
言命也燾
義剛曰用舍係乎道之盛衰行藏以道而舒卷已之窮達非所
計故曰命不足道曰用舍是由在別人不由得我行藏是由
在那人用舍亦不由得我仲默問這命只是君子不謂命也
之命否曰是義剛
用舍無預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蓋只看義理如何
都不問那命了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不做所
謂殺一不辜行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若中人之情則
見前面做不得了方休方委之於命若使前面做得他定不
肯已所謂不得已而安之命者也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耻
者然實未能無求之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只看義如何貧
富貴賤惟義所在謂安於所遇也如顏子之安於陋巷他那
曾計較命如何陶淵明說盡萬千言語說不要富貴能忘貧
賤其實是大不能忘它只是硬將這箇抵拒將去然使他做
那世人之所為它定不肯做此其所以賢於人也或云看來
淵明終只是晉宋間人物曰不然晉宋間人物雖曰尚清高
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淵明却
真箇是能不要此其所以高於晉宋人也或引伊川言晉宋
清談因東漢節義一激而至此者曰公且說節義如何能激
而為清談或云節義之禍在下者不知其所以然思欲反之
所以一激而其變至此曰反之固是一說然亦是東漢崇尚
節義之時便自有這箇意思了蓋當時節義底人便有傲睨
一世汚濁朝廷之意這意思便自有高視天下之心少間便

流入於清談去如皇甫規見鴈門太守曰卿在鴈門食鴈肉
作何味那時便自有這意思了少間那節義清苦底意思無
人學得只學得那虛驕之氣其弊必至於此僩
問用舍行藏曰此有數節最好子細看未說到用舍行藏處且
先看箇毋意毋必底意此是甚麼心渾然是箇天理尹氏謂
命不足道此本未有此意亦不可不知也蓋知命者不得已
之辭人要做這事及至做不得則曰命是心裏猶不服它若
聖賢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更不消得說命到說臨事而懼好
謀而成八字雖用舍行藏地位遠了然就此地頭看也自好
其嘗謂聖人之言好如荷葉上水珠顆顆圓這臨事而懼便
是戒謹恐懼底心若有所恐懼心驚膽畏便不得了孟子說
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立賢無方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武王
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許多事皆是聖人事然有小
大不同如惡旨酒乃是事之小者思兼三王乃是事之大者
然亦都是一箇戒謹恐懼底心人心多縱弛便都放去若是
聖人行三軍這便是不易之法非特行軍如此事事皆然莊
子庖丁解牛神妙然每到族心必怵然為之一動然後解去
心動便是懼處豈是似醉人恣意胡亂做去韓文鬬雞聯句
云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謂都困了一以水噴之則便醒
一噴一醒所謂懼也此是孟郊語也說得好又問觀此處則
夫子與顏子一般了曰到此地位大節也同了如孟子說伯
夷伊尹與夫子是則同處看伯夷伊尹與夫子豈是一樣人
但是此大節處同若此處不同則不足為聖人矣[illegible]
淑器說用之則行章曰命是有箇必得底意及不得則委之於
命聖人只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如孟子所說求之有道得
之有命此却是為中才發聖人自是不論到這裡然此只是
尹氏添此一腳本文非有此意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用之
則行舍之則藏固是大相遠但這裡面道理也自完具無欠

無剌其嘗說聖人言語如荷葉上水珠子一顆一顆圓收器

問顏子與聖人同否曰大節目也同如孟子說伯夷伊尹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這便是大節目處皆同若是這箇不同時便不喚做聖人了只是纖細緻密論來却有不同處又曰這一章有四五節道理[illegible]

子路說子行三軍則誰與雖無私意然猶有固必之心[illegible]

子行三軍則誰與宜作相與之與非許與之與好謀而成人固有好謀者然疑貳不決往往無成者多矣孔子行三軍其所與共事者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illegible]

亞夫問子行三軍則誰與曰三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既好謀然須要成事蓋人固有好謀底事不成者却亦不濟事[illegible]因云謀在先成在後成非勇亦不能決曰然[illegible]

好謀而成既謀了須是果決去做教成若徒謀而不成何益於事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臨事而懼是臨那事時又須審一審蓋閑時已自思量都是了都識得了到臨事時又更審一審這懼字正如安而後能慮底慮字相似又曰而今只是據本子看說行三軍是如此試把數子人與公去行看好皇恐[illegible]

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切意漆雕曾閔亦能之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若開用之未必能行也聖人規模大藏時不止藏他一身然藏了事譬如大船有許多器具寶貝撐去則許多物便都住了衆人便沒許大力量然聖人行藏自是脫然無所係累救世之心雖切然得做便做做不得便休他人使有此若未用時則切切於求行舍之則未必便藏耿直之向有書云三代禮樂制度盡在聖人所以用之則有可行某謂此固其可行之具但本領更全在無所係累處有許大本領則制度點化出來都成好物故在聖人則爲事業衆人沒那本領雖盡得他禮樂制度亦只如小屋收藏器具窒塞都滿運轉都不得[illegible]

問揚氏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孔顏之所同天下文明則孔子而已矣其義如何曰龜山解經常有箇纏底病如解苗而不秀章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則苗斯秀秀斯實矣初亦不曉其說徐觀之乃是因苗字牽引上揠苗又纏上勿忘勿助耳此章取易來如此比並固亦可通然於本旨無所發明却外去生此議論[illegible]。

富而可求章

讀富而可求章曰須要子細看富而可求也一句上面自是虛意言而可求便是富本不可求矣因舉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之說又云此章最見得聖人言語渾成底氣象須要識得[illegible]

子在齊聞韶章

史記子在齊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三月當作一點蓋是學韶樂三月耳非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illegible]

夫子之心與韶樂相契所以不知肉味又有習之三月之說[illegible]

子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學之一節不知如何今正好看其忘肉味處這裏便見得聖人之樂如是之美聖人之心如是之誠又曰聖人聞韶須是去學不解得只恁休了學之亦須數月方熟三月大約只是言其久不是真箇足頭九十日至九十一日便知肉味想見韶樂之美是能感動人是能使人視端而行直某嘗謂今世人有目不得見先王之禮有耳不得聞先王之樂此大不幸也[illegible]

問孔子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若常人如此則是心不在焉而聖人如此何也曰此其所以爲聖人也公自思量看久之又曰衆人如此則是溺於物欲之私聖人則是誠一之至心與理合不自知其如此又問聖人存心如此之切所以至於

志味曰也不是有心之切恁地又說壞了聖人它亦何嘗以
切然存心要去理會這事只是心自與那道理契合只覺得
那箇好自然如此耳[illegible]

吳伯英問孔子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聖人殆亦固滯不化
當食之時又不免心不在焉之病若何曰主一無適是學者
之功聖人行事不可以此求之也更是舜之樂盡善盡美
而孔子聞之深有所契于心者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
節是以學之三月而不自知其志味也[illegible]

吳伯英問心不在焉則食而不知其味是心不得其正也然夫
子聞韶何故三月不知肉味曰也有時如此所思之事大而
飲食不足以奪其心也且如發憤忘食吾嘗終日不食皆
非常事以其所憤所思之大自不能忘也[illegible]

先生嘗讀它傳云孔子居齊聞韶音見齊國之人亦皆視端
而形聳蓋正音所感如此[illegible]

石丈問齊何以有韶曰人說公子完奔齊來亦有甚據某問伊川
以三月不知肉味為聖人滯於物今添學之二字則此意便
無妨否曰是石又引三月之誤曰不要理會三月字須看韶
是甚麼音調便使得人如此孔子是如何聞之便恁地須就
舜之德孔子之心處看[illegible]

問伊川疑三月即是音字如何曰此處最要看他不知肉味處
最有意思蓋夫子知韶之美一聞之則感之至深學之三月
故至於不知肉味若道一聞之便三月不知肉味恐無此道
理伊川疑得自是但史記上有學之二字伊川恐適不曾考
到此耳觀此處須見得夫子之心與舜之心分明為一感之
至深故盡心以學之念念在此而自不能忘也[illegible]

子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上蔡只要說得泊然處便有
些莊老某謂正好看聖人忘肉味處始見聖人之心如是之
誠韶樂如是之美又舉■歎孔子至齊促從者行曰韶樂

卷三十四　廿一

從者曰何以知之曰吾見童子視端而行直雖是說得
異亦容有此理[illegible]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章

論子貢問衛君事曰若使子貢當時徑問輒事不唯夫子或不
答便做答時亦不能如此詳盡若只問伯夷叔齊何人也曰
古之賢人也亦未見分曉所謂賢人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
亦如何便見得出處一時皆當豈無怨悔處只再問怨乎便
見得子貢善問才說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便見得夷齊兄
弟所處無非天理蒯輒父子所向無非人欲二者相去奚啻
珷玞美玉直截天淵矣[illegible]

問子貢欲知為衛君何故問夷齊曰一箇是父子爭國一箇是
兄弟讓國此是則彼非可知問何故又問怨乎曰此又審一
審所以夫子言求仁得仁是就心上本原處說凡讓出於不
得已便有怨夷齊之讓是合當恁地乃天理之當然又何怨
大綱衛君底固為不是到此越見得衛君沒道理又問子欲
正名是公子郢否曰此又是第二節事第一節須先正輒父
子之名問輒尚在則如何正曰上有天子下有方伯它不當
立如何不正[illegible]

夫子為衛君乎若只言以子拒父自不須疑而問今冉子疑夫
子為衛君者以常法言之則衛公輒亦於義當立者也以輒
當立故疑夫子必助之求仁而得仁此只是不傷其本心而
已若伯夷叔齊不讓而於心終不安人之心本仁纔傷著本
心則便是不仁矣[illegible]

問子貢有怨乎之問何也曰夫子謂夷齊是賢人恐賢者亦有
過之者於是問以決之看這事是義理合如此否如其不必
讓而讓之則未必無怨悔之心矣夫子告以求仁而得仁者
謂是合恁地若不恁地是去仁而失仁矣若衛君事則大不
然矣子貢所以知其必不為也[illegible]

夫子說古之賢人也賢人固有做得間不恰好處便未知得夷
齊之讓是與不是若是不必遜則終未免有怨悔若有怨悔
則讓便未得為是如此則未見得夫子不為輒所以更問怨
乎夫子許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恁地便是要讓謙方是合道
道理既是以讓為合理則始知夫子之不為輒

只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一句便可知得夫子不為衛君矣
何故更要問怨乎這一句却煞有說話子貢也是會問

安卿以書問夷齊辯論甚悉曰大槩是如此但更於求仁而得
仁上看道夫問安字莫便是此意否曰然但見他說得來不
大段緊切故教他更於此上看曰伯夷不敢安嫡長之分以
違君父之命叔齊不敢從父兄之命以亂嫡庶之義這便是
求仁伯夷安於逃叔齊安於讓而其心舉無隉杌之處這便
是得仁否曰然衛君便是不能求仁耳 道夫

孔子論伯夷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司馬遷作伯夷傳但見得
伯夷滿身是怨蘇子由伯夷論却好只依孔子說

問子貢衛君之問與去兵去食之問皆非尋常問者所及程子
固嘗稱之而又曰孔門學者獨顏子為善問何也曰顏子之
問又須親切如此事在顏子又自理會得亦不必問也

問夫子為衛君章程子所引諫伐事或問論非此章答問本意
當矣今集注全載其說不刪此語何也曰諫伐而餓固非此
章本意然亦是伯夷不怨底事故程子同引來說 集注 必大。

子貢之問意只主讓國諫伐之事却在裏面事如聖人却是泛
說

吳伯英問夷齊讓國而去一以父命為尊一以人倫為重要各
得其本心之正而盡乎天理之公矣所謂孤竹君當時或無
中子之可立則二子將柰何曰縱二子不立則其宗社之有
賢子弟立之可也 僩

或問伯夷叔齊之讓使無中子則二子不成委先君之國而弃
之必有當立者曰伊川說叔齊當立看來立叔齊雖以父命
然終非正理恐只當立伯夷或曰伯夷終不肯立柰何曰若
國有賢大臣則必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伯夷情願矣看來
二子立得都不安但以正理論之則伯夷分數稍優耳胡文
定春秋解這一段也好說吳季札讓國事聖人不取之牽引
四五事為證所以經只書吳子使札來聘此何異於楚子使
椒來聘之事耶但稱名則聖人貶之深矣云但近世說春秋
皆太巧不知果然否也 僩

因說記錄之難如劉質夫記明道說輒據位而拒父則衛之臣
子去之可也輒去而從父則衛之臣子拒蒯聵可也是以蒯
聵為得罪於父亦不當立也後胡文定公引在春秋中說如
上句說却是但下句却云輒去而從父則衛之臣子當輔輒
以拒蒯聵則是錯了後來胡致堂却說立郢為是乃是繼文
定前說之錯至若楊文靖說此段尤不可曉文靖之意只欲
破王元澤說善兄弟之遜必惡父子之爭遂有此病要之元
澤此二句自好也 義。

胡家說夷齊所為全性命之理若他人謂其全性命之理猶可
若謂夷齊要全性命之理而後如此為之此大害義理殺身
成仁亦只是義當殺身即是成仁若為成仁而殺身便只是
利心 楊

飯疏食章

義剛說樂在其中一章先生曰這行三十來箇字但看那箇字
是先只樂字是先他是先理會得那樂後方見得不義而富
且貴於我如浮雲否與叔數句說得好非是有所見如何道
得到 義剛

問樂亦在其中聖人何以得如是之樂曰正要理會聖人之心如
何得恁地聖人之心更無些子查滓故我之心淘來淘去也
要知聖人之心 僩

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有樂處如氣壯底人
遇熱亦不怕遇寒亦不怕若氣虛則必爲所動矣僩
叔器說樂在其中引博文約禮曰顏子自是顏子樂與夫子也
不干事這說得不相似義剛
問或問謂夫子樂在其中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間矣豈非謂
顏子非樂於簞瓢特不以是而改其心之所樂至於夫子則
隨所寓而樂存焉一曰不改一曰亦在文意固自不同否然
程子則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却
似無甚異於所以論顏子者今集注乃載其說何耶曰孔顏
之樂亦不必分不改是從這頭說入來在其中是從那頭說
出來此大口集注語見顏樂章
問上蔡云義而得富貴猶如浮雲況不義乎曰這是上蔡說
得過當此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不以彼之輕易吾
之重若義而得富貴便是當得如何掉脫得如舜禹有天下

固說道不與亦只恁地安處之又如所以長守貴也所以長
守富也義當得之亦自當恁地保守堯命舜云天之曆數在
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豈是不要保守賀孫

加我數年章

問五十學易一段曰聖人學易於天地萬物之理吉凶悔吝進
退存亡皆見得蓋自然無差失聖人說此數句非是謾然且
恁地說聖人必是見得是如此方如此說之燾
文振問五十以學易曰也只就卦爻上占考其理合如何他書
一事是一理易却說得闊也有底事說在裏未有底事也說
在裏又曰易須錯綜看天下甚麽事無一不出於此如善惡
是非得失以至於屈伸消長盛衰看是甚事都出於此伏羲
以前不知如何占考至伏羲將陰陽兩箇畫卦以示人使人
於此占考吉凶禍福一畫爲陽二畫爲陰一畫爲奇二畫爲
耦遂爲八卦又錯綜爲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文王又

爲之彖象以釋其義無非陰陽消長盛衰屈伸之理聖人之
所以學者學此而已把乾卦一卦看如乾元亨利貞人要做
事若占得乾卦乾是純陽元者大也亨者通也其爲事必大
通然而雖說大亨若所爲之事不合正道則亦不得其亨故
雖云大亨而又利於正卦內六爻都是如此如說潛龍勿用
是自家未當出作之時須是韜晦方始無咎若於此而不能
潛晦必須有咎又如上九云亢龍有悔若占得此爻必須以
亢滿爲戒如這般處最是易之大義易之爲書大抵於盛滿
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理勢如此又云當
極盛之時便須慮其亢如當堯之時須交付與舜若不尋得
箇舜便交付與他則堯之後天下事未可知又云康節所以
見得透看他說多以盛滿爲戒如云飲酒愛微醺不成便酩
酊又云康節多於消長之交看又云許多道理本無不可知
之數惟是康節窮得熟只管體來體去到得熟後看是甚麽
事理無不洞見僴

因學者問學易無大過章曰易只有陰陽兩字分奇偶一畫是
陽兩畫是陰從此錯綜推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來
文王却就畫繫之以辭看來易元初只是畫又曰天地只是
一箇陰一箇陽把來錯綜大抵陽則多吉陰則多凶吉爲善
凶爲惡又看所處之位逐爻看之陽有時而凶陰有時而吉
又曰如他經先因其事方有其文如書言堯舜禹成湯伊尹
武王周公之事因有許多事業方說到那裏若無那事亦不
說到那裏易則是箇空底物事未有是事預先說是理故包
括得盡許多道理看人做甚事皆撞着也又曰易無思也無
爲也易是箇無情底物事故寂然不動占之者吉凶善惡隨
事著見乃感而遂通又云易中多言正如利正正吉利永正
之類皆是要人守正又云易如占得一爻須是反觀諸身果
盡得那道理否如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須看自家能

直能方能大方能不習無不利凡皆類此又曰所謂大過如當潛而不潛當見而不見當飛而不飛皆是過又曰乾之一卦純乎陽固是好如元亨利貞蓋大亨之中又須知利在正非正則過矣又曰如坤之初六須知履霜有堅冰之漸要人恐懼修省不知恐懼修省便是過易大槩欲人恐懼修省又曰文王繫辭本只是與人占底書至孔子作十翼方說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又曰夫子讀易與常人不同是他胷中洞見陰陽剛柔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理其贊易即就胷中寫出這箇理 植

問學易無大過聖人何以有過曰只是聖人不自足之意聖人此般話也如道者三我無能焉聖仁吾豈敢不是聖人能如此更誰能如此程子謂學易者無大過文勢不然此章五十字誤然章之大旨在無大過不在五十上 淳

問五十以學易章先生舉史記云是時孔子年老已及七十欲

贊易故發此語若作五十以學易全無意思問孔子少年不學易到老方學易乎曰作彖象文言以爲十翼不是方讀易也問伊川以大象爲過如何曰某不敢如此說 寓

問伊川前一說則大過在八象之類後一說則大過在弟子之學易者俱未有定據曰史記加作假古本五十作卒字加假聲相近五十與卒字相似而併誤也此孔子繫易之時自謂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者爲此自謙之辭以教學者深以見易之道無窮也 謨

子所雅言章

問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曰古之爲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非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法度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 僩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未嘗及易夫子常所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先爲一種玄妙之說 僩

伊川云夫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則在默而識之不知性與天道便於詩書執禮中求之子曰語意不如此觀子貢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自是有說時節但亦罕言之黎父云觀子貢此處固是以見子貢方聞性天道之妙又如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這是大段警悟他處曰這般處是大段分曉又云若實能默而識之則於詩書執禮上自見得性與天道若不實能默識得雖聖人便說出也曉不得賀孫問執禮執字恐當時自以執字自其禮非夫子方爲是言曰詩書只是口說得底惟禮要當執守故孔子常說教人執禮故云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不是當時自有此名 賀孫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聖人不是有所因爲

其事了如此只是意思有所憤發便至於忘食樂便至於忘憂至於不知老之將至聖人不肯半上落下直是做到底雖是聖人若自貶下之辭其實超詣却非聖人做不得憤是感之極深樂是樂之極至聖人不是胡亂說是他真箇有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處若日用間曰如今不必說是爲甚發憤或是有所感只理會他忘食忘憂發憤便至於忘食樂便至於忘憂便與聞韶不知肉味之意相似 嵤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是說若是謙辭然聖人之爲人自有不可及處直要做到底不做箇半間不界底人非是有所因真箇或有所感發憤而至於忘食所樂之至而忘憂蓋有不知其然而不自知其老之將至也又如好古敏以求之自是謙詞學不厭敎不倦亦是謙詞當時如公西華子貢自能窺測聖人不可及處蓋聖人處己之謙若平易而其所以不可及者亦在其中矣觀聖人若甚慢只是你趕

他不上人雖○嘗錄云孔子公西華亦自看得破

問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曰聖人全體極至沒那半間不界底事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是恁地極至天然聖人做事如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直是恁地寓

問發憤忘食未知聖人發憤是如何曰要知他發憤也不得只是聖人做事超越衆人便做到極處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若他人發憤未必能忘食樂處未必能忘憂聖人直是脫灑私欲自是惹不着這兩句雖無甚利害細看來見得聖人超出乎萬物之表寓

因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曰觀天地之運晝夜寒暑無須臾停聖人爲學亦是從生至死只是如此無止法也僩

爲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麼精神甚麼筋骨[illegible]

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與不怨天

卷三十四　廿八

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二章固不出乎畧無人欲渾然天理之意要各隨其頭面看他意思如何曉之皆合也做盡時是一樣做敎時是一樣須是隨其意思見得分明方好不然亦只鶻突而已發憤忘食是發憤便能忘食樂以忘憂是樂便能忘憂更無些小係累無所不用其極從這頭便默到那頭但見義理之無窮不知身世之可憂歲月之有變也衆人縱如何發憤也有些無緊要心在雖如何樂終有些係累乎其中不怨天不尤人樂天安土安於所遇無一毫之私意下學上達是天人事理洞然透徹無一毫之間隔聖人所謂上達只是一舉便都在此非待下學後旋上達也聖人便是天人則不能如天惟天無人許多病敗故獨能知之天非真有知識能知但聖人有此理天亦有此理故其妙處獨與之契合釋氏亦云惟佛與佛乃能知之正此意也[illegible]

對葉公之問只見其事皆造極脫然無所係累但見義理無窮不知歲月之有改莫我知之歎見其樂天安土無入而不自得天人事理洞然無毫髮之間者有一毫之私則無此境之妙故曰知我者其天乎道夫

學者做得事不是須是悔悔了便不要做始得若悔了第二番又做是甚不能立志又干別人甚事因問集注有未得則發憤忘食之說曰聖人未必有未得之事且如此說若聖人便有這般事是他便發憤做將去學者當時須是學聖人始得豈可自道我不似聖人便休却[illegible]○

叔器問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何以便見全體至極有非聖人不能及者曰這樣處也難說可以意會得是見得聖人事事透徹事事做到那極致處叔器問看聖賢說話也須先識聖人是甚麼樣人賢人是甚麼樣人方見得他說得淺深曰夫子說聖人君子善人有常等級甚分明要見等級只是孟子六謂之說如可欲之謂善便是那善人如充實之謂美等便皆

卷三十四　廿九

是那賢人事如大而化之以上方是聖人事[illegible]

問橫渠仲尼發一發而至於聖之說曰聖人緊要處自生知了其積學者只是零碎事如制度文爲之類其本領不在是若張子之說是聖人全靠學也大抵如所謂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皆是移向下一等說以敎人亦是聖人看得地步闊自視猶有未十全滿足處所以其言如此非全無事實而但爲此詞也[illegible]○

發憤忘食東坡云發憤言則不意與言則非實故常略言之而天下之美莫能加焉此說非不好但如此則是聖人已先計較方爲此說似非聖人之意聖人言語雖是平易高深之理即便在裏面學者就中斛處看便見得高明處[illegible]

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問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聖人之敏求固止於禮樂名數然其義理之精熟亦敏求之乎曰不然聖人於義理

合下便恁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轍求則多能之事耳
其義理完具禮樂等事便不學也自有一副當但力可及故
亦學之若孟子於此等也有學得底也有不曾學得底然亦
自有一副當但不似聖人學來太密耳仲思問何以言之曰
如班爵祿井田喪禮之類只是說得大綮然亦是去古遠無
可考處但他大綱正制度雖有不備處亦不妨[illegible]

好古敏以求之聖人是生知而學者然其所謂學皆若常人之
學也聞一知十不足以盡之[illegible]

子不語怪力亂神章

問子不語怪力亂神集注言鬼神之理難明易惑而實不外乎
人事鬼神之理在人事中如何見得曰鬼神只是二氣之屈
伸往來就人事中言之如福善禍淫便可以見鬼神道理論
語中聖人不曾說此寓問如動靜語默亦是此理否曰固是
聖人全不曾說這話與人這處無形無影亦自難說所謂敬
鬼神而遠之只恁地說[illegible]

三人行章

聖人之學異夫常人之學才略舉其端這裏便無不貼微無
竟是學人若以自修為心則舉天下萬物凡有感乎前者無
非足以發吾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不善者這裏便恐懼修
省恐落在裏面去是皆吾師也[illegible]

天生德於予章

讀天生德於予一章曰纔做聖人自是無懼說時便小了聖人
須知道天生德於聖人桓魋如何害得故必其不能違天害
已也[illegible]

桼父問必不能違天害己不知當時聖人見其事勢不可害己
還以理度其不能害耶曰若以勢論則害聖人甚易惟聖人
自知其理有終不能害者[illegible]

問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既如此說了却又微服而
過宋者乃是天理人事之交盡否曰然所謂知命者不立乎
巖墻之下若知命者便立乎巖墻之下也何害却又不立而
今所謂知命者只是捨命[illegible]

魏問胡氏云聖人不敢必其不我害也使其能為我害亦天也
是如何曰這說是聖人必其不能害己如匡人其如予何皆
是斷然害聖人不得聖人說出自恁地直截如說道之將行
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這是未定
之辭如孟子說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
遇哉這不遇看天如何亦是未定之辭[illegible]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章

子善說吾無隱乎爾此在弟子自見得如何如顏子只見得所
立卓爾冉子自見得力不足中道而廢聖人以學者不能自
去用力故以此發之曰要緊意思都在吾無行而不與二三
子處須去子細認聖人無不與二三子處在那裏[illegible]

[illegible]凡日用飲食居處之間認得聖人是如何自
家今當如何或問鄉黨所得亦足以見聖人之動靜曰與上
大夫言閒閒如也之類這亦可見但夫子所以與二三子又
不止此須是實識得甚處是如何[illegible]

夫子嘗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而言性與天道則不可得
而聞想是不曾得聞者疑其有隱而不知夫子之坐作語默
無不是這箇道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雖教
人灑掃應對這道理也在裏面[illegible]

問伊川言聖人教人常俯就若是揀下一着教人是聖人有隱
乎爾何也曰道有小大精粗大者精者固道也小者粗者亦
道也觀中庸言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此言道之大處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之小
處聖人教人就其小者近者教人便是俯就然所謂大者精
者亦只在此初無二致要於學者下學上達自見得耳在我

則初無所隱也。銖

子以四教章

教人之道，自外約入向裏去，故先文，後行，而忠信者，又立行之方也。謨

子善說：「文行忠信，恐是教人之序，當先博以文，使之躬行，方教之忠信。」曰：「此是表裏互說，在這裏不是當學文修行時不教之存忠信。在教人，當從外說入。」又云：「學者初來，須是先與他講說；不然，是行箇甚麼？忠是甚物事？信是甚物事？到得爲忠爲信時，自是說不得。若平日講說，到忠信只是文，到得盡此忠信二節，全在學者自去做。如講說如何是孝，如何是弟，這都只是文；去行其所謂孝，所謂弟，方始是實事。」燾

文行忠信，如說事親是如此，事兄是如此，雖是行之事，也只是說話。須是自家體此而行之，方是行。蘊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方是忠信。可傳者只是這文。若行忠信，乃是在人自用力始得。雖然，若不理會得這箇道理，不知是行箇甚麼？忠信箇甚麼？所以文爲先。如入孝出弟，謹信汎愛親仁，非謂以前不可讀書，以前亦教他讀書理會許多道理，但恐盡得這箇恰好讀書。又曰：到這裏却好讀書。

讀子以四教，曰：其初須是講學。講學既明，而後脩於行。所行雖善，然更須反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乃是忠信。僩

文行忠信，教不以文，無由入。說與事理之類，便是文。小學六藝之皆文也。

子以四教，且如小學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教之男唯女俞，是先教他做箇伎倆，這都是文底事，而後教他識義理。燾

問：「文行忠信，恐是博文約禮之意。」曰：「然。忠信只是約禮之實。」

問：「行是就身上說，忠信是就心上說否？」曰：「是。」

問：「文行爲先，忠信爲次之說，如何？」曰：「世上也自有初間雖脫底人，便把忠信與說，又教如何理會？也須且教讀書，漸漸啟伏這箇身心教定，方可與說。」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如何？」曰：「讀書最不要如此比並。如上說，怕人卒急難理會，須先將文開發他，如詩書禮樂射御書數，都是文。這自是說務本，意不同。」賀孫

先生因或者講子以四教，問何以有四者之序。或者既對，先生曰：「文便是窮理，豈可不見之於行？然既行矣，又恐行之有未誠實，故又教之以忠信也。所以伊川言以忠信爲本，蓋非忠信則所行不成故耳。」因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何也？」曰：「彼將教子弟而使之知大槩也。此則教學者深切用工也。」問：「然則彼正合小學之事歟？」曰：「然。」謙

或問：「此章是先文而後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先行而後文，何以不同？」曰：「文行忠信，是從外做向內；則以學文，是從內做向外。聖人言此類者多，要人逐處自識得。」銖因問：「中庸末章自衣錦說至無聲無臭，是從外做向內；首章自天命之性說至萬物育，是從內做向外。」曰：「不特此也。惟天下聰明睿知，說到溥博淵泉，是從內說向外；惟天下至誠，經綸天下之大經，至肫肫其仁，聰明聖知達天德，是從外說向內。聖人發明內外本末，小大巨細，無不周徧，學者當隨事用力也。」銖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章

聖人也只是這箇道理，但是他理會得爛熟後，似較聖樣。其實只是這道理。君子是事事做得去，所謂君子不器。善人則又不及君子，只是知得有善有惡，肯爲善而不肯爲惡耳。有常者又不及善人，只是較依本分。賜

問：「善人是資質大故好，其心常在於善道，所以自不至於有惡。有常者則是箇確實底人否？」曰：「是有常底也不到事事做得是，只是有志於爲善而不肯爲惡耳。善人則從來恁地好，事事依本分，但人多等級。善人雖是資質好，雖是無惡，然不踐迹，亦不入於室，緣不甚曉得道理，不可以到聖人。只是恁

地便住了。賀孫

善人是資質自好底人，要做好事，而自然無惡者也。有恒則只是把捉得定，又未到善人自然好處。在善人，正如上文所謂聖人；有恒，正如所謂君子。然而善人有恒者，皆未知學問者也。僩

問：「善人有恒者之別？」曰：「善人已無惡，但不入道；有恒者，惟守常分而已。論語中此等，皆汎問，非切於日用之急者。此等皆置之後面，前面自有緊切處。若緊切處通，餘處自理會得。」義剛

賓問善人有恒一章：「有恒者之去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人者。天下事大槩既是有恒，方做得成。嘗觀分水嶺之水，其初甚微，行一兩日，流漸大；至到建陽，遂成大溪。看來為學亦是有恒，方可至於聖人。」曰：「最是古人斷機譬喻最切。緣是斷時易，接時難，一斷了，便不可接。」淳

吳伯英解「亡而為有」章，曰：「正謂此皆虛夸之事，不可以久，是以

不能常。非謂此便是無常也。」時舉

問：「亡而為有等，與難乎有恒矣不相似。」曰：「蓋如此，則不實矣。只是外面虛張做，安能有常乎？」寓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此是說無恒。以前事看，是以亡為有，以虛為盈，以約為泰，則不能常。謂如我窮約，却欲作富底舉止，縱然時暫做得，將來無時又做不得，如此便是無常。亡，對有而言，是全無；虛，是有但少；約，是就用度上說。義剛

問「難乎有恒矣」。曰：「這不是說他無常，只是這人恁地，有頭無尾，了是難乎有常矣，是不會有常。」賀孫 云此等人不謂有常之人矣。言此三病皆受於無常之前。又曰：「如說『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不是不去觀他，又不是不足觀，只為他根源都不是了，更把甚麼去觀他？重在『以』字上。」又云：「將甚底物事去看他？居上寬，為禮敬，臨喪哀，就裏面方可看他箇深淺過不及。卓錄云：如有其寬，有其敬，有其哀，則觀其深淺。若吾如何今做無此，則吾復以何者而觀之？言更不可觀之。

又他都無這箇了，更將何以觀之？如考試一般，若文字平平，尚可就中看好惡；若文理紕繆，更將甚麼去考得？論語如此處多，今人都只麤說過，說過也自說得，只是聖人本意不如此。只是看得熟，少間自分別得出。」賀孫○卓錄小異。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楊問：「不知而作，作是述作，或只是凡所作事？」曰：「只是作事。」又問：「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不知可以作多聞而識之，多見擇其善者而從之，得否？」曰：「聞見大略爭不多，較所聞畢竟多闊。類則識善惡而從，見則見得此為是，彼為非，則當識之，他日行去不差也。」寓

或問此章之義。曰：「聞是聞前言往行，見是見目今所為。聞之須要擇其善者而從之，必有得於己。不是聞詳見略，亦不是聞淺見深，不須如此分聞見字。」賜

問：「多聞多見之別？」曰：「聞是都聞得好說話了，從之，是又擇其尤善者而從之。見只是汎汎見得，雖未必便都從他，然也著記他終始首尾得失。」燾

多聞，已聞得好話了，故從中又揀擇；多見，只是平日見底事，都且記放這裏。燾

多見而識之，見又較切實。

多見，姑且識之，如段要緊底話言文字，說與他，識在不識也沒要緊。要緊却在多聞擇善而從之，如今人却只要多識，却無擇善一着。賀孫○因坐客論說而言。

讀「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章，云：「聞見亦是互相發明。」此下見干祿章○集義

問：「多聞。」曰：「聞只是聞人說底，已亦未理會得。」問：「知有聞見之知否？」曰：「知只是一樣知，但有真不真，爭這些子，不是後來又別有一項知。所知亦只是這箇事，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之類，人都知得此，只後來便是真知。」淳

問：「擇善而從之，是已知否？」曰：「未擇時，則未辨善惡；擇了，則善惡

別矣譬如一般物好惡夾雜在此須是擇出那好底擇去那
惡底擇來擇去則自見得好惡矣（燾）

知之次也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謨）

問多聞多見不同如何曰聞是耳聞見是目見問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如何不擇呂氏說聞愈於見從愈於識知愈於從如何曰多聞使有所當行故擇而行之多見雖切然未必當行姑識在（賀孫）

仁遠乎哉章

人之為學也是難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而不於身心上着切體認則又無所益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尚或違於三月之後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盍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盍亦每事省察何者為禮何者為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為徒言也（謙）

或問我欲仁斯仁至矣曰凡人讀書只去究一兩字學所以不進若要除卻這箇道理又空讀書須把自身來體取做得去方是無疑若做不去須要講論且如欲仁斯仁至如何恁地易至於顏子三月不違仁又如何其餘更不及此又怎生得恁地難論語似此有三四處讀論語須是恁地看方得（升卿）

吳伯英講我欲仁斯仁至矣因引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以證之且曰如先生固嘗注曰仁本固有欲之則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先生曰固　但是解一日用力而引此言則是說進數步今公言欲仁仁至而引前言則是放退數步地也以此觀先生說經大率如此

因正淳說我欲仁斯仁至矣曰今人非不知利祿之不可求求之必不可得及至得底皆是非用力所至然而有至終身求之而不止者如何得人皆做仁所以後來聖賢不出盡是病凡便是無肯欲仁者如何得箇道理使人皆好仁所以孔子謂吾未見好仁者所謂好德如好色須是真箇好德如好色時方可如今須是自於這裏看意思量這如何不欲仁卻欲利祿如何不好德卻只好色於此猛省恐有箇道理（淳）

問我欲仁曰才欲便是仁在這裏胡子知言上或問放心如何求胡子說一大段其說都不消恁地如孟子以雞犬知求為喻固是但雞犬有時出去被人打殺喫了也求不得又其求時也須遣人去求這箇心則所係至大而不可不求求之易得而又必得蓋人心只是有箇出入不出則入出乎此則入乎彼只是出去時人都不知不覺才覺得此心放便是歸在這裏了如飛蟲恐懼才恁地便是心在這裏了又問程子以心使心如何曰只是一箇心被他說得來卻似有兩箇子細看來只是這一箇心（賀孫）

陳司敗問昭公章

問昭公娶同姓之事若天王舉法則如何斷曰此非昭公故為之也當時吳國強中國無伯主以齊景公猶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涕出而女於吳若昭公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而然也天王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置況不曰孟姬而曰吳孟子則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雉）

子與人歌而善章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今世間人與那人說話那人正說得好自家便從中截斷如云已自理會得不消說也類以此類看聖人是甚氣象與人歌且教他自歌一終了方令再歌而後和之不於其初歌便和恐混雜他不盡其意此見聖人與人為善（賀孫）

若不待其反而後和則他有善亦不得而知今必使之反之而後和之便是聖人不掩人善處（燾）

集注說子與人歌不掩人善蓋他歌既善使他復歌聖人未遽
和以攙雜之如今人見人說得一話好未待人了便將話來
攙他底則是掩善 植
問伊川云歌必全章與割不正不食同意如何曰是直恁歌若
徹章然後再從頭和之不是半中間便和恐是此意 賀
文莫吾猶人也章
文莫吾猶人也莫是疑辭猶今人云莫是如此否言文則吾與
人一般如云聽訟吾猶人也若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
與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之意同 蓋
若聖與仁章
夫子固多謙辭到得說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公西華便識得
所以有正唯弟子不能學也之說便說道聖人有不讓處這
其他人爲之誨人不能無厭倦時惟聖人則不厭不倦正唯弟
子不能學也言正是弟子不能學處這若不是公西華親曾
去做來親見是恁地如何解恁地說 僩
爲之不厭誨人不倦他也不曾說是仁聖但爲之畢竟是爲箇
甚麼誨人畢竟是以甚麼物事誨人這便知得是爲之是爲
仁聖之道誨之是以仁聖之道誨人 賀孫
仁之與聖所以異者大而化之之謂聖若大而未化之只可謂
之仁此其所以異 僩
子疾病章
讀此章曰在臣子則可在我則不可聖人也知有此理故但言
我不用禱而亦不責子路之非也 賀
子路請禱子曰有諸要知子路所以請禱之意是如何審一審
看他意思着落再說來却轉動不得方好說與他或問有禱
之理否曰子路說禱爾于上下神祇便是有此理子路若要
禱但在我不用禱耳
或問子路請禱處曰子路若不當請聖人何不直拒之乃問有

諸何也立之對云聖人不直拒子路故必問之而後以爲無
所事禱曰不然蓋夫子疑子路禱之非正故以有諸叩之又
子路舉誄聖人知非淫祀乃云我無所事禱 僩
子路請禱子曰有諸聖人不直截截他待子路說了然後從容
和緩答他今人才到請禱處便截了聖人皆不如此必使反
之而後和之亦然
病而禱古亦有此理但子路不當請之於夫子其曰丘之禱久
矣注云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是也伊川云無過可悔無善可
遷此是解素行合於神明一句 燾
叔器問子路請禱注下是兩箇意思模樣曰是但士喪禮那意
却只是箇小意思良久云聖人便是子細若其他人便須叫
喚罵詈聖人却問有諸待他更說却云是禱久矣這如與人
歌而善必反之而後和之樣却不是他心裏要恁子細聖人
自是恁地子細不恁地失枝落節大步跳過去說 義剛
問疾病而禱古人固行之矣然自典禮之亡世既莫知所當致
禱之所繼黃巫覡始以其說誑民惑衆而淫祀日繁今欲一
切屏絶則於君父之疾無所用力之際不一致禱在臣子之
心必有慊然不足者欲姑隨世俗而勉焉爲之然吾心既不
以爲然亦必不能於此自致其誠況於以所賤事君親歟然
則如之何而可曰今自是無所可禱如儀禮五祀之類今人
尋常皆不曾祀又尋常動是越祭於小小神物必以爲祭之
無益其向爲郡禱旱時如舊例醮祭之類皆當至誠爲之但
纔見張天師心下便不信了 必大
奢則不孫章
或問奢則不孫曰才奢便是不孫他自是不戢歛也公且看奢
底人意思儉底人意思那奢底人便有驕敖底意思須必至
於過度僭上而後已然却又是一節在 燾
問奢非止謂僭禮犯上之事只是有夸張侈大之意便是不固

是。賜

君子坦蕩蕩章

君子坦蕩蕩只是意誠心廣體胖耳

子溫而厲章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須看厲便自有威底意思不猛便自有溫底意思大抵曰溫曰威曰恭三字是主曰厲曰不猛曰安是帶說上下二句易理會諸公且看聖人威底氣象是如何文之云聖人德盛自然厚嚴文云謝氏以此說夷惠過夔孫。是賜

叔器說子溫而厲章曰此雖是說聖人之德容自然如此然學者也當如此舉偏而補弊蓋自舜之命夔已如此而皐陶陳九德亦然不可不知。僩

問子溫而厲一章是總言聖人容貌鄉黨是逐事上說否曰然此是就大體上看聖人。燾

問張子云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曰恭而安如何學得成安便不恭恭便不安這箇便力不得是聖人養成底事顏子若是延得幾年便是聖人不是到此更用着力只是養底工夫了顏子工夫至到只是少養如煉丹火氣已足更不添火只以煖氣養教成就耳。僩

魏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覷卻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曰也是如此更有多少病在良久曰人便是被氣質局定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又云聖人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是一刀兩段千了百當聖人固不在說但顏子得聖人說一句直是傾腸倒肚便都了更無許多廉纖纏擾絲來線去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他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曾熟不是學箇恭又學箇安。賀孫

朱子語類卷第三十五計三十二版

論語十七

泰伯篇

泰伯其可謂至德章

泰伯得稱至德爲人所不能爲。劉

問泰伯可謂至德曰這是於民無得而稱焉處見人都不去看這一句如此則夫子只說至德一句便了何必更下此六箇字公更子細去看這一句煞有意思義剛言夫子稱泰伯以至德稱文王亦以至德稱武王則曰未盡善若以文王比武王則文王爲至德若以泰伯比文王則泰伯爲至德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比泰伯已是不得全這一心了曰是如此義剛又言泰伯若居武王牧野之師也自不容已蓋天命人心到這裏無轉側處了曰却怕泰伯不肯恁地做聖人之制行不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雖是說他心只一般然也有做得不同處堯盍之問文王如何曰似文王也自不肯恁地做了繼使文王做時也須做得較詳緩武王做得大故粗暴當時紂既投火了武王又卻親自去斫他頭來梟起若文王恐不肯恁地這也難說武王當時做得也有未盡處所以東坡說他不是聖人雖說得太過然畢竟是有未盡處義剛曰武王既殺了紂有微子賢可立何不立之而必自立何也先生不答但蹙眉再言這事也難說。義剛

陳仲亨說至德引義剛前所論者爲疑曰也不是不做這事但他做得較雍容和緩不似武王粗暴泰伯則是不做底若是泰伯當紂時他也只是爲諸侯太王剪商自是他周人恁地說若無此事他豈肯自誣其祖左氏分明說泰伯不從不知不從甚麼事東坡言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王只是不管他此說也好但文王不是無思量觀他戡黎伐崇之類時也顯然是在經營又曰公劉時得一上做得盛到大王被狄人若楚

時便塞了大王又旋來那岐山下做起家計但岐山下却亦
是商經理不到處亦是空地當時那也只是一片荒涼之地
所以他去那裏輯理起來 義剛
問泰伯之讓知文王將有天下而讓之乎抑知大王欲傳之季
歷而讓之乎曰泰伯之意却不是如此只見大王有剪商之
志自是不合他意且度見自家做不得此事便掉了去左傳
謂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不從即是不從大王剪商事耳泰伯
既去其勢只傳之季歷而季歷傳之文王泰伯初來意思正
是相反至周得天下又都是相成就處看周內有泰伯虞仲
外有伯夷叔齊皆是一般所見不欲去圖商 寓
問泰伯知大王有取天下之志而王季又有聖子故讓去曰泰
伯惟是不要大王有天下或問大王有剪商之志果如此否
曰詩裏分明說實始剪商又問恐詩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
此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剪商看左氏云泰伯不從是以

不嗣這甚分明這事也難說他無所據只是將孔子稱泰伯
可謂至德也已矣是與稱文王一般泰伯文王伯夷叔齊是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底道理大王湯武是弔
民伐罪爲天下除殘賊底道理常也是道理合如此變也是
道理合如此其實只是一般又問堯之讓舜禹之傳子湯放
桀武王伐紂周公誅管蔡何故聖人所遇都如此先生笑曰
後世將聖人做模範却都如此差異信如公問然所遇之變
如此到聖人處之皆恁地所以爲聖人故曰遭變事而不失
其常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公且就
平平正正處看 賀孫
吳伯英問泰伯知大王欲傳位季歷故斷髮文身逃之荊蠻示
不復用固足以遂其所志其如父子之情何曰到此却顧恤
不得父子君臣一也大王見商政日衰知其不久是以有剪
商之意亦至公之心也至於泰伯則惟知君臣之義截然不

可犯也是以不從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聖人未嘗說一邊
不是亦可見矣或曰斷髮文身乃仲雍也泰伯則端委以治
吳然吳之子孫皆仲雍之後泰伯蓋無後也 壯祖
問泰伯事曰這事便是難若論有德者興無德者亡則天命已
去人心已離便當有革命之事畢竟人之大倫聖人且要守
得這箇看聖人反覆嘆詠泰伯及文王事而於武又曰未盡
善皆是微意 賀孫
因說泰伯讓曰今人纔有些子讓便惟恐人之不知
伯豐問集注云大王因有剪商之志恐魯頌之說只是推本之
辭今遂據以爲說可否曰詩中分明如此說又問如此則大
王爲有心於圖商也曰此是難說書亦云大王肇基王迹又
問大王方爲狄人所侵不得已而遷岐當時國勢甚弱如何
便有意於取天下曰觀其初遷底規模便自不同規模才立
便張大如文王伐崇伐密氣象亦可見然文王猶服事商所

以爲至德 謨注。
泰伯章所引其心即夷齊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不是說
遜國事自是說夷齊諫武王不信便休無甚利害若泰伯不
從剪商之志却是一家內事與諫武王不同所以謂之難處
非說遜國事也集注說亦未分曉耳 明作
泰伯之心即伯夷叩馬之心大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二者
道並行而不相悖然聖人稱泰伯爲至德謂武爲未盡善亦
自有抑揚蓋泰伯夷齊之事天地之常經而大王武王之事
古今之通義但其間不無些子高下若如蘇氏用三五百字
爲武王非聖人則非矣於此二者中須見得道並行而不悖
處乃善因問泰伯與夷齊心同而謂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何
也曰夷齊處君臣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又不可
露形迹只得不分不明且去某書謂大王有疾泰伯採藥不
返疑此時去也 僩

問泰伯讓天下與伯夷叔齊讓國其事相類何故夫子一許其
得仁一許其至德二者豈有優劣耶曰亦不必如此泰伯初
未嘗無仁夷齊初未嘗無德 壯祖
問三以天下讓程言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不知是否
曰據前輩說亦難考他當時或有此三節亦未可知但古人
辭讓必至再三想此只是固讓 燾

恭而無禮章

禮只是理只是看合當恁地若不合恭後卻必要去恭則必勞
若合當謹後謹則不葸若合當勇後勇則不亂若不當直後
卻須要直如證羊之類便是絞 義剛
問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蓋人皆有此仁義之心篤於親是仁之
所發故我篤於親則民興於仁篤故舊是義之發故不遺故舊
則民興義是如此否曰看不偷字則又似仁大槩皆是厚底
意思不遺故舊固是厚這不偷也是厚卻難把做義說 義剛

問君子篤於親與恭謹勇直處各自別橫渠說如何曰橫渠這
說且與存在某未敢決以為定若做一章說橫渠說得似
好他就大處理會便知得品節如此問橫渠說知所先後先
處是篤於親與故舊不遺自然問他卻將恭慎等處入在後
段說是如何曰就他說人能篤於親與不遺故舊他大處自
能篤厚如此到節文處必不至大段有失他合當恭而恭必
不至於勞謹慎必不至於畏縮勇直處亦不至於失節若不
知先後要做便做更不問有大親眷屬便是證父攘羊之事
集寓定〇
鄭齊卿問集注舉橫渠說之意曰他要合下面意思所以如此說
蓋有禮與篤親不遺故舊在先則不葸不勞不亂不絞與興
仁不偷之效在後耳要之合分為二章又問直而無禮則絞
曰絞如繩兩頭絞得緊都不寬舒則有證父攘羊之事矣 木之
張子之說謂先且篤於親不遺故舊此其大者則恭慎勇直不

至此用力此說固好但不若吳氏分作兩段說為是 明作
問橫渠知所先後之說其有所節文之謂否曰橫渠意是如此
篤於親不遺故舊是當先者恭慎之類卻是後 必大

曾子有疾謂門弟子章

正卿問曾子啓手足章曰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
至啓手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己直是頃刻不可不戒謹
恐懼如所謂孝非止是事親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髮
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
而應接事物是多多少少這箇心略不檢點便差失了看世
間是多少事至危者無如人之心所以曾子常常恁地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賀孫
問曾子戰兢曰此只是戒謹恐懼常恐失之君子未死之前此
心常恐保不得便見得人心至危且說世間甚物事似人心
危且如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千變萬化劄眼中便

走失了劄眼中便有千里萬里之遠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只理會這箇道理分曉自不危惟精惟一便是守在這裏
允執厥中便是行將去 恪
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乃敬之法此心不存
則常昏矣今人有昏睡者遇身有痛癢則蹶然而醒蓋心所
不能已則自不至於忘中庸戒謹恐懼皆敬之意 僩
時舉讀問目曰依舊有過高傷巧之病切須放令平實曾子啓
手足是如此說固好但就他保身上面看自極有意思也 銖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問正顏色斯近信矣此其形見於顏色者如此之正則其中之
不妄可知亦可謂信實矣而只曰近信何故曰聖賢說話也
寬也怕有未便恁地底 義剛
問正顏色斯近信如何是近於信曰近是其中有近信與行處
不違背多有人見於顏色自恁地而中卻不恁地者如色厲

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皆是外面有許多模樣所存却不然
便與信遠了只將不好底對看便見寓
出辭氣斯遠鄙倍是脩辭立其誠意思賀孫
出辭氣人人如此工夫却在下面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人人
皆然工夫却在勿字上泳
毅父問遠暴慢章曰此章暴慢鄙倍等字須要與他看暴是麄
厲慢是放肆蓋人之容貌少得和平不暴則慢暴是剛者之
過慢是寬柔者之過鄙是凡淺倍是背理今人之議論有見
得雖無甚差錯只是淺近者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背
於理者此是倍不可不辨也時舉
仲蔚說動容貌章曰暴慢底是大故粗斯近信矣這須是裏面
正後顏色自恁地正方是近信若是色取仁而行違則不是
信了倍只是倍於理出辭氣時須要看得道理如何後方出
則不倍於理問二者也似只一般樣曰是各就那事上說又

問要恁地不知如何做工夫曰只是自去持守賀錄作只提撕持守
義剛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一章是成就處下面一句論
君子所貴乎道者二此二句說得太快大概是養成意思較多賜
陳寅伯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且只看那所貴二字莫非道
也如籩豆之事亦是道但非所貴君子所貴在此三者動
容貌斯遠暴慢矣斯字來得甚緊動容貌便須遠暴慢正顏
色便須近信出辭氣便須遠鄙倍人之容貌只有一箇暴慢
雖淺深不同暴慢則一如人很突固是暴稍不溫恭亦是暴
如人倨肆固是慢稍或怠緩亦是慢正顏色而不近信却是
色莊信實也正顏色便須近實鄙便是說一樣卑底說話倍
是逆理辭氣只有此二者因曰不易孟敬子當時會得如此
好或云想曾子病亟門人多在傍者曰恐是如此因說看文
字須是熟後到自然脫落處方是某初看此都安排不成按
得東頭西頭起按得前面後面起到熟後全不費力要緊處
却在那斯字矣字這般閒字上此一段程門只有尹和靖看
得出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若熟後真箇使人說今
之學者只是不深好後不得其味只是不得其味後不深好
敬
敬之問此章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題目一句下面要得動
容貌便能遠暴慢要得正顏色便近信出辭氣便遠鄙倍要
此須是從前做工夫植
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此言君子存養之至然後能如此一
出辭氣便自能遠鄙倍一動容貌便自能遠暴慢正顏色便
自能近信所以為貴若學者則雖未能如此當思所以如此
然此亦只是說効驗若作工夫則在此句之外雉
楊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若未至此如何用工曰只是就容貌
辭色之間用工更無別法但上面臨時可做下面臨時做不

得須是熟後能如此初間未熟時雖勉彊須是動容貌到
熟後自然遠暴慢雖是正顏色到熟後自然近信雖是出辭
氣到熟後自然遠鄙倍寓錄此下云籩豆是末亦道之所在不可不謹此則有司之事我只理會身上事
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須要理會
如何得動容貌便會遠暴慢正顏色便會近信出辭氣便會
遠鄙倍須知得曾子如此說不是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
時方自會恁地須知得工夫在未動容貌未正顏色未出辭
氣之前又云正顏色若要相似說合當着箇遠虛僞矣動
出却說自然惟正字却似方整頓底意思蓋緣是正顏色亦
有假做恁地內實不然者若容貌之動辭氣之出却容僞不
得賀孫
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看來三者只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問要之三者以涵養為主曰涵養便

是只這三者便是涵養地頭但動容貌遠暴慢便是不遠暴慢便不是正顏色近信便是不近信便不是燾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或云須是仁夫持久方能得如此否曰不得人之資禀各不同資質好者纔知得便把得定不改變資質遲慢者須大段着力做工夫方得因舉徐仲車從胡安定學一日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徐因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自此不敢有邪心又舉小南和尚偶靠倚而坐其師見之厲聲叱之曰恁地無脊梁骨小南聞之聳然自此終身不靠倚坐這樣人都是資質美所以一撥便轉終身不爲僩

問所謂暴慢鄙倍皆是指在我者言否曰然曰所以動容貌而暴慢自遠者工夫皆在先歟曰此只大綱言人合如此固是要平日曾下工夫然卽今亦須隨事省察不令間斷廣

叔京來問所貴乎道者三因云正動出時也要整齊平時也要整齊方云乃是敬貫動靜曰到頭底人言語無不貫動靜者方

或問遠與近意義如何曰曾子臨終何嘗又安排下這字如此但聖賢言語自如此耳不須推尋不要緊處

動容貌斯遠暴慢是爲得人好正顏色斯近信是顏色質出辭氣斯遠鄙倍是出得言語是動正出三字皆是輕說過君子所貴於此者皆平日功夫所至非臨事所能捏合籩豆之事雖亦莫非道之所在然須先擇切已者爲之如有關雎麟趾之意便可行周官法度又如盡得皇極之五事便有休證之應以籩豆之事告孟敬子必其所爲有以煩碎爲務者謨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言道之所貴者有此三事便對了道之所賤者籩豆之事非不是道乃道之末耳如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須是平日先有此等工夫方如此効驗動容貌斯遠暴慢矣須只做一句讀斯字只是箇自然意思龜山解此一句引曾子將容闘入避之事却是他人持楼全說不着僩

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至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曰以此三者之固不可謂此爲道彼爲非道然而所貴在此則所賤在彼矣其本在此則其末在彼矣人傑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乃是切於身者若籩豆之事特有司所職掌耳今人於制度文爲一一致察未爲不是然却於大體上欠闕則是棄本而求末也人傑

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學者觀此一段須看他兩節先看所貴乎道者是如何這箇是所貴所重者至於一籩一豆皆是理但這箇事自有人管我且理會箇大者且如今人講明制度名器皆是當然非不是學但是於自己身上大處却不曾理會何貴於學先生因言近來學者多務高遠不自近處着工夫有對者曰近來學者誠有好高之弊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父子君臣兄弟上求諸先生言如此初不曾有高遠之說曰明道之說固如此然父子兄弟君臣之間各有一箇當然之理是道也

義剛

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一章畢因曰道雖無所不在而君子所重則止此三事而已這也見得窮理則不當有小大之分行已則不能無緩急先後之序先生曰這樣處也難說聖賢也只大槩說在這裏而今說不可無先後之序固是但只揀得幾件去做那小底都不照管也不得義剛因言義剛便是也疑以爲古人事事致謹如所謂克勤小物豈是盡視爲小而不管曰這但是說此三事爲最重耳若是其他也不是不管只是說人於身已上事都不照管却只去理會那籩豆等小事便不得言這箇自有司在但責之有司使得若全不理會將見以籩爲豆以豆爲籩都無理會了田子方謂魏文侯曰君明樂官不明樂音此說固好但某思之人君若不曉得那樂却如何知得那人可任不可任這也須曉得方解去任那人方不被他謾如籩豆之類若不曉如何解任那有司

若隱裏盛有汁底物事豆裏盛乾底物事自是不得也須看
曉始得但所重者是上面三事耳 義剛
舜功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動容貌則能遠暴慢正顏色則
能近信出辭氣則能遠鄙倍所貴者在此至於籩豆之事雖
亦道之所寓然自有人管了君子只脩身而已蓋常人容貌
不暴則多慢顏色易得近色莊言語易得鄙而倍理前人愛
說動字出字正字上有工夫看得來不消如此 端
正卿問正顏色之正字獨重於動與出字何如曰前輩多說動
正出三字上說一向都將三字重了若從今說便三字都輕
却不可於中自分兩樣某所以不以彼說爲然者緣看文勢
不恁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指夫道之所以可貴者爲說
故云道之所以可貴者有三事焉故下數其所以可貴之實
如此若禮文器數自有官守非在所當先而可貴者舊說所
以未安者且看世上人雖有動容貌者而便辟足恭不能遠

暴慢雖有正顏色者而色取仁而行違多是虛偽不能近信
雖有出辭氣者而巧言飾辭不能遠鄙倍這便未見得道之
所以可貴矣道之所以可貴者惟是動容貌自然便會遠暴
慢正顏色自然便會近信出辭氣自然便會遠鄙倍此所以
貴乎道者此也又云三句最是正顏色斯近信見得分明 賀
或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如何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前輩
不合將做用工處此只是涵養已成效驗處暴慢鄙倍近信
皆是自已分內事惟近信不好理會蓋君子才正顏色自有
箇誠實底道理異乎色取仁而行違者也所謂君子所貴乎
道者三道雖無乎不在然此三者乃脩身之效爲政之本故
可貴容貌是舉一身而言顏色乃見於面顏者而言又問三
者固是效驗處然不知於何處用工曰只平日涵養便是 去僞
某病中思量曾子當初告孟敬子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只說出
三事曾子當時有多少好話到急處都說不辦只撮出三項

如此這三項是最緊要底說這三事上更做得工夫上面
又大段長進便不長進也做得箇聖賢坯樸雖不中不遠矣 格
所貴乎道者三 體亦是道但道中所說此三者自身上 李先生云曾子臨死空洞
中只餘此念 方
或論所貴乎道者三曰不必如此說得巧曾子臨死時說話必
不暇如此委曲安排 必大
注云暴粗厲也何謂粗厲曰粗不精細也 蘇
問先生舊解以三者爲脩身之驗爲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
實存省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專是做效驗說如此則動
正出三字只是閑字後來改本以驗爲要非其以下改爲學
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頃刻之違者也如此則工
夫却在動正出三字上如上蔡之說而不可以效驗言矣某
疑動正出三字不可以爲做工夫字正字尚可說動字出字
豈可以爲工夫耶曰這三字雖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

工夫處正如著衣喫飯其着其喫雖不是做工夫然便是做
工夫處此意所爭只是絲髮之間要人自認得舊說解以爲
效驗語似有病故改從今說蓋若專以爲平日莊敬持養方
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持養底人便不要遠暴慢近信遠鄙
倍便是舊說效驗字太深有病 僩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以下三節是要得恁地須是平日莊敬工
夫到此方能恁地若臨時做工夫也不解恁地植因問明道
動容周旋中禮正顏色則不妄出辭氣正由中出又仍是以
三句上半截是工夫下半截是功效曰不是所以恁地也是
平日莊敬工夫 植
問動也正也出也不知是心要得如此還是自然發見氣象曰
上蔡諸人皆道此是做工夫處看來只當作成效說涵養莊
敬得如此工夫已在前了此是効驗動容貌若非涵養有素
安能便免暴慢正顏色非莊敬有素安能便近信信是信實

表裏如一色有色厲而內荏者色莊者色取仁而行違者苟不近實安能表裏如一乎問正者是著力之辭否曰亦看力不得若不到近實處正其顏色但見作僞而已問遠之字義如何曰遠便是無復有這氣象問正顏色既是功效到此則宜自然而信却言近信何也曰這也是對上遠字說 精

問君子道者三章謝氏就正動出上用工竊謂此三句其要緊處皆在斯字上蓋斯者便自然如此也才動容貌便自然遠暴慢非平昔涵養之熟何以至此此三句乃以效言非指用功地步也曰是如此 柄

舜功問動容貌如何遠暴慢曰人之容貌非暴則慢得中者極難須是遠此方可此一段上蔡說亦多有未是處問其言也善何必曾子天下自有一等人臨死言善通老云聖賢臨死不亂曰聖賢豈可以不亂言曾子到此愈極分明扔簀事可見然此三句亦是由中以出不是外面揍得成 可學

動容貌出辭氣先生云只伊川語解平平說未有如此張筋努力意思 謨上蔡說○方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章

陳仲亨說以能問於不能章曰想是顏子自覺得有未能處但不比常人十事曉得九事那一事便不肯問人觀顏子無伐善無施勞看他也是把此一件做工夫又問君子人與是才德出衆之君子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才者能之臨大節而不可奪則非有德者不能 義剛

舉問犯而不校曰不是著意去容他亦不是因他犯而遂去自反蓋其所存者廣大故人有小小觸犯處自不覺得何暇與之校耶 時舉

不校是不與人比校強弱勝負道我勝你負我強你弱如上言以能問於不能之類皆是不與人校也 燾

子善問犯而不校恐是且點撿自家不暇問他人曰不是如此是他力量大見有犯者如蚊虫螫手一般何足與校如汪汪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亞夫問黃叔度是何樣底人曰當時亦是衆人扛得如此看來也只是篤學深遠底人若是有所見亦須說出來且如顏子是一箇不說話底人有箇孔子說他好若孟子無人印證他自發出許多言語豈有自孔孟之後至東漢黃叔度時已是五六百年若是有所見亦須發明出來安得言論風旨全無聞亞夫云郭林宗亦主張他曰林宗何足憑且如元德秀在唐時也非細及就文粹上看他文章乃是說佛 南升

顏子犯而不校是成德事孟子三自反却有著力處學者莫若且理會自反却見得自家長短若遽學不校却恐儱侗都無是非曲直下梢於自已分却恐無益 端蒙

或問犯而不校若常持不校之心如何曰此只看一箇公私大小故伊川云有當較者順理而已 方子

大丈夫當容人勿爲人所容 顯呼 祖蒙 不

問如此已是無我了集注曰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何也曰聖人則全是無我顏子却但是不以我去壓人却尚有箇人與我相對在聖人和人我都無 義剛

問幾於無我莫只是就從事一句上可見耶抑併前五句皆可見耶犯而不校則亦未能無校此可見非聖人事矣曰顏子正在著力未著力之間非但此處可見只就從事上看便分明不須更說無校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聖人言語自渾全溫厚曾子便恁地剛有孟子氣象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等語見得曾子直是峻厲 淳

問可以託六尺之孤云云不知可見得伊周事否曰伊周亦未足道此只就有才志氣節如此亦可爲君子之事又問下比一

等。如平勃之入北軍迎代王，霍光之擁昭立宣，可當此否？曰：這也隨人做。聖人做，出是聖人事業；賢人做，出是賢人事業；中人以上，是中人以上事業。這通上下而言。君子人與君子人也，上是疑詞。如平勃當時這處也未見得。若諸呂不成，不知果能死節否？古人這處怕亦是幸然。如此如秦殺許后事，光後來知，却含胡過，似這般所在，解臨大節而不奪否？恐未必然。因言：今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某謂三代而下，惟東漢人才大義根於其心，不顧利害，生死不變其節，自是可保。未說公卿大臣，且如當時郡守懲治宦官之親黨，雖前者既爲所治，而來者復蹈其迹，誅殛竄戮，項背相望，略無所創。今士大夫顧惜畏懼，何望其如此！平居暇日琢磨淬厲，緩急之際尚不免於退縮，況游談聚議，習爲軟熟，卒然有警，何以得其伏節死義乎！大抵不顧義理，只計較利害，皆奴婢之態，殊可鄙厭！又曰：東坡議論雖不能無偏頗，其氣節直

是有高人處。如說孔北海曹操，使人懍懍有生氣。又曰：如前代多有幸而不敗者，如謝安桓溫入朝，已自無策，從其廢立，九錫已成，但故爲遷延，以俟其死。不幸而病小甦，則將何以處之？擁重兵上流而下，何以當之？於此看謝安，果可當伏節死義之資乎？富曰：坦之倒持手板，而安從容閑雅，似亦有執者。曰：世間自有一般心膽大底人，如廢海西公時，他又不能拒。廢也得，不廢也得，大節在那裏！[illegible]。砥

正卿問：可以託六尺之孤至君子人也，此本是兼才節說，然緊要處却在節操上。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才節兼全，方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竊之之心，却被別人竊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寄矣。自家徒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却不能了得他事，雖能死，也只是箇枉死。

漢濟得甚事？如晉之荀息是也。所謂君子者，豈是斂手並脚底村人耶？故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須是事事理會得方可。若但有節而無才，也喚做好人，只是不濟得事。僩

正卿問：託六尺之孤一章，曰：百里之命，只是命令之命；託六尺之孤，謂輔幼主；寄百里之命，謂攝國政。曰：如霍光當得此三句否？曰：霍光亦當得上面兩句。至如許后之事，則大節已奪了。曰：託孤寄命，雖資質高者亦可及；臨大節而不可奪，非學問至者恐不能。曰：資質高底也都做得，學問到底也都做得。大抵是上兩句易，下一句難。如說有猷有爲有守，託孤寄命，是有猷有爲；臨大節而不可奪，却是有守。霍光雖有爲有猷矣，只是無所守。恪

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是才；臨大節不可奪，是德。如霍光可謂有才，然其毒許后事，便以愛奪了。燕慕容恪是甚容辭之

霍光，其輔幼主也好，然知慕容評當去而不去之，遂以亂國，此也未是。惟孔明能之[illegible]。燮

問：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曰：所謂君子，這三句都是不可少底。若論文勢，却似臨大節不可奪一句爲重。然而須是有上面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與臨大節而不可奪，方是以爲君子，此所以有結語也。壽

問：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又能臨大節而不可奪，方可謂之君子，是如此看否？曰：固是。又問：若徒能臨大節不可奪，而才力短淺，做事不得，如荀息之徒，僅能死節而不能止難，要亦不可謂之君子。曰：也是不可謂之君子。義剛

問：胡文定以荀息爲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如何？曰：荀息亦是不可以託孤寄命了。問：聖人書荀息與孔父仇牧同辭，何也？曰：聖人也且是要存得箇君臣大義。燮孫

問君子才德出衆之名曰有德而有才方見於用如有德而無
才則不能爲用亦何足爲君子 僩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弘毅二字弘雖是寬廣却被人只把做度量寬容看了便不得
只如執德不弘之弘便見此弘字謂如人有許多道理及至
學來下梢却做得狹窄了便是不弘蓋緣只以已爲是凡他
人之言便做說得天花亂墜我亦不信依舊只執己是可見
其狹小何緣得弘須是不可先以別人爲不是凡他人之善
皆有以受之集衆善之謂弘伯豐問是寬以居之否曰然如
人能弘道却是以弘爲開廓弘字却是作用 謨

問弘毅之弘曰弘是寬廣事事着得道理也着得事物也着得
事物逆來也着得順來也着得富貴也着得貧賤也着得看
甚麽物事來掉在裏面都不見形影了 僩

弘字只對隘字看便見得如看文字相似只執一說見衆說皆
不復取便是不弘若是弘底人便包容衆說又非是於中無
所可否包容之中又爲判別此便是弘 植

弘有耐意如有一行之善便道我善了更不要進能此小好事
便以爲只如此足矣更不向前去皆是不弘之故如此其小
安能擔當得重任 本

所謂弘者不但是放令公平寬大容受得人須是容受得許多
衆理若執着一見便自以爲是他說更入不得便是滯於一
隅如何得弘須是容受軋捺得衆理方得 燾

恭甫問弘是心之體毅是心之力曰心體是多少大大而天地
之理纔要思量便都在這裏若是世上淺心私己底人有一
兩件事便着不得 賀孫

問如何是弘曰計較小小利害小小得失褊隘如公欲執兩事
終身行之皆是不弘誠道自家不敢承當說道且據自己所
見皆是不弘 燾

士不可以弘毅這句曾子一箇人只恁地他肚裏却着得無限今
人微有所得欣然自以爲得 祖道

毅是立脚處堅忍強厲擔負得去底意 升卿

勃之問弘是容受得衆理毅是勝得箇重任曰弘乃能勝得重
任毅便是能擔得遠去弘而不毅雖勝得任却恐去前面倒
了 時舉

問弘是寬容之義否曰固是但不是寬容人乃寬容得義理耳
毅字曾子以任重言之人之狹隘者只守得一義一理便自
足既滯一隅却如何能任重必能容納吞受得衆理方是弘
也 必大

仲蔚問弘毅曰弘不只是有度量能容物之謂正是執德不弘
之弘是無所不容心裏無足時不說我德已如此便住如無
底之谷擲一物於中無有窮盡若有滿足之心便不是弘毅
是慈耐持守着力去做 義剛

問弘毅曰弘是寬廣耐事事事都著得道理也著得多人物也
著得多若著得這一箇著不得那一箇便不是弘且如有兩
人相爭須是寬著心都容得始得若便分別一人是一人非
便不得或兩人都是或兩人都非或是者非非者是皆不可
知道理自是箇大底物事無所不備無所不包若小著心如
何承載得起弘了却要毅弘則都包得在裏面了不成只恁
地寬廣裏面又要分別是非有規矩始得若只恁地弘便沒
倒斷了任重是擔子重非如任天下之任 又曰若小心便容一箇不得書人心裏只著得一箇事著兩箇便相礙這又是道理也只著得一事都只著得一邊 淳

問曾子弘毅處不知爲學工夫久方會恁地或合下工夫便着
恁地曰便要恁地若不弘不毅難爲立脚問人之資禀偏駁
如何便要得恁地曰既知不弘不毅便警醒令弘毅如何討
道理教他莫恁地弘毅處固未見得若不弘不毅處亦易見
不弘便急迫狹隘不容物只安於卑陋不毅便須柔懦倒既

知此道理當恁地既不能行又不能守知得道理不當恁地卻又不能割捨除卻不弘便是弘除了不毅便是毅這處亦須是見得道理分曉磊磊落落這箇都由我處置要弘便弘要毅便毅如多財善賈須多蓄得在這裏看我要買也得要賣也得若只有十文錢在這裏如何處置得去又曰聖人言語自渾全溫厚曾子便有圭角如士不可以不弘毅如可以託六尺之孤云云大見得曾子直是恁地剛硬孟子氣象大抵如此[illegible]見是道理合當如此又不能行不能守見道理不當如此又不能捨不能去只除了不弘便是弘除了不毅便是毅[illegible]蓋不能容物[illegible]便是不弘[illegible]當為而不為知不善之不可為而不去便是不毅又曰孔子所言自渾全溫厚曾子所言便有孟子氣象

問士不可以不弘毅曰弘是事事著得如進學也要弘接物也要弘事事要弘若不弘只是見得這一邊不見那一邊便是不弘只得些了便自足便是不弘毅卻是發處勇猛行得來強忍是他發用處問後面只說仁以為己任是只成就這箇仁否曰然許多道理也只是這箇仁人也只要成就這箇仁須是擔當得去又問死而後已是不休歇否曰然若不毅則未死已前便有時倒了直到死方住又曰古人下字各不同如剛毅勇猛等字雖是相似其義訓各微不同如適間說推與充相似 僩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須是認得箇仁又將身體驗之方真箇知得這擔子重真箇是難世間有兩種有一種全不知者固全無摸索處又有一種知得仁之道如此大而不肯以身任之者今自家全不曾擔著如何知得他重與不重所以學不貴徒說須要實去驗而行之方知箇

士不可以不弘毅毅者有守之意又云曾子之學大抵如孟子之勇觀此弘毅之說與夫臨大節不可奪與孟子彼以其富我以吾仁之說則其勇可知若不勇如何主張得聖道住如論語載曾子之言先一章云以能問於不能則見曾子弘處又言臨大節不可奪則見他毅處若孟子只得他剛處卻少弘大底氣象 謨

弘而不毅如近世龜山之學者其流與世之常人無以異毅而不弘如胡氏門人都恁地撐腸拄肚少間都沒頓著處 賀孫

弘寬廣也是事要得寬闊毅強忍也如云擾而毅是馴擾而卻毅強而有守底意思弘字如今講學須大著箇心是者從之不是者也且寬心去究而今人才得一善便說道自家底是了別人底都不是便是以先入為主了雖有至善無由見得如執德不弘須是自家要弘始得若容民畜眾底事也是弘但是外面事而今人說弘字多做容字說了則這弘字裏面無用工處可以此意推之又云弘是閎闊周遍 義剛 淳錄注

程子說弘字曰寬廣最說得好此是儘耐得工夫不急迫如做一事今日做未得又且耐明日做 夔孫

問毅訓強忍粗而言之是硬擔當著做將去否楊氏作力行說正此意但說得不猛厲明白若不足以形容毅字氣象至程子所謂弘而無毅則無規矩而難立其說固不可易第恐毅字訓義非可以有規矩言之如何曰毅有忍耐意思程子所云無規矩是說目今難立是說後來 必大

士不可以不弘毅先生舉程先生語曰重擔子須是硬著脊梁骨方擔荷得去 燾

興於詩章

或問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曰興於詩便是箇小底成於樂成

於樂便是箇大底興於詩初間只是因他感發興起得來到成處却是自然後恁地又曰古人自小時習樂誦詩學舞不是到後來方始學詩學禮學樂如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非是初學有許多次第乃是到後來方能如此不是說用工夫次第乃是得效次第如此又曰到得成於樂是甚次第幾與理爲一看有甚放僻邪侈一齊都滌蕩得盡不留些子興於詩是初感發這些善端起來到成於樂是刮來刮去凡有毫髮不善都蕩滌得盡了這是甚氣象又曰後世去古旣遠禮樂蕩然所謂成於樂者固不可得然看得來只是讀書理會道理只管將來涵泳到浹洽貫通熟處亦有此意思致道云讀孟子熟儘有此意否曰也是只是孟子較感發得麤其他書都是如此賀孫因云如大學傳知止章及齊家章引許多詩語涵泳得熟誠有不自已處賀孫

亞夫問此章曰詩禮樂初學時都已學了至得力時却有次第樂者能動盪人之血氣使人有些小不善之意都著不得便純是天理此所謂成於樂譬如人之服藥初時一向服了服之旣久則耳聰目明各自得力此興詩立禮成樂所以有先後也時舉

古人學樂只是收斂身心令入規矩使心細而不麤久久自然養得和樂出來又曰詩禮樂古人學時本一齊去學了到成就得力處却有先後然成於樂又見無所用其力升卿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歡喜情願上這一條路去四方八面攛掇他去這路上行廣

敬之問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覺得和悅之意多曰先王教人之法以樂官爲學校之長便是教人之本末都在這裏時舉

正卿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曰到得成於樂自不消恁地淺說成於此是大段極至賀孫

只是這一心更無他說興於詩興此心也立於禮立此心也成於樂成此心也今公讀詩是興起得箇甚麼僩

或問成於樂曰樂有五音六律能通暢人心今之樂雖與古異若無此音律則不得以爲樂矣力行因舉樂記云耳目聰明血氣平和曰須看所以聰明和平如何不可只如此說過力行

成於樂曰而今作俗樂聒人也聒得人動況先王之樂中正平和想得足以感動人燾

問立於禮禮尚可依禮經服行詩樂皆廢不知興詩成樂何以致之曰豈特詩樂無禮也無今只有義理在且就義理上講究如分別得那是非邪正到感慨處必能興起其善心懲創其惡志便是興於詩之功涵養德性無斯須不和不樂直恁地和平便是成於樂之功如禮古人這身都只在禮之中都不由得自家今旣無之只得硬做些規矩自恁地收拾如詩須待人去歌誦至禮與樂自拚定在那裏只得自去做荀子言禮樂法而不說更無可說只得就他法之而已荀子此語甚好又問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與此相表裏否曰也不爭多此却有游藝一脚子寓錄云學者徐問之於禮可用力詩今難曉學又無向以興成日今寓錄此家只有義理自只得就義理上講究如分別是非到感慨處必能興起其善心懲創其惡志便是興於詩之功也涵養和樂不恁地自便是成於樂之也如禮今亦無只是使做些規矩自恁地收拾日在禮之中不由自家古人要才詩有言以錄使誦全無誠敬只是恁地做去樂更說詩是有曾樂人道人於藝備子口道夫學云君人問主禮猶可用力詩樂不今何由興成之曰凡無此家具也只得以義理養其心若備別義理使有以感發其善心懲創其惡志便是要於詩通養識容無斯須不和不樂便是成於樂之功亦不外古人完具且只看自家曾規與身心古人終日只在禮中少有由亦不可得又日收考言語可以誦至於禮只是更安樂只是樂它聲音節奏自然和平更無說詩荀子又云禮樂法而不說只有法更無說也或問此章與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如何曰不然說此說工夫上說只是游藝一腳意思上

興於詩此三句上一字謂成功而言也非如志於道四句上一字以用功而言也椿

仲蔚問興於詩與游於藝先後不同如何曰興立成是言其成
志據依游是言其用功處[illegible]但詩較感
發人故在先禮則難執守這須常常執守得樂則如太史
公所謂動盪血氣流通精神者所以涵養前所得也問消融
查滓如何曰查滓是他勉強用力不出於自然而不安於爲
之之意聞樂則可以融化了然樂今却不可得而聞矣[illegible]
子壽言論語所謂興於詩又云詩可以興蓋詩者古人所以詠
歌情性當時人一歌詠其言便能了其義故善心可以興起
今人須加訓詁方理會得又失其歌詠之律如何一去看着
便能興起善意以今觀之不若熟理會論語方能興起善意
也 大雅

問注言樂有五聲十二律云云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
道德不知聲音節奏之末如何便能使義精仁熟和順於道
德曰人以五聲十二律爲樂之末[illegible]若不是五聲
十二律如何見得這樂便是無樂了[illegible]
[illegible]五聲十二律皆有自然之和氣古樂不可見
要之聲律今亦難見然今之歌曲亦有所謂五聲十二律方
做得曲亦似古樂一般如彈琴亦然只他底是邪古樂是正
所以不同又問五聲十二律作者非一人不知如何能和順
道德曰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雖是有許多却打成一片清
濁高下長短小大更唱迭和皆相應渾成一片有自然底和
氣[illegible]
[illegible]不是各自爲節奏歌者歌此而已舞者舞此而已所
以聽之可以和順道德者須是先有興詩立禮工夫然後用
樂以成之問古者十有三年學樂誦詩二十而冠始學禮與
這處不同如何曰這處是大學終身之所得如十歲出就外傅
十三學樂誦詩從小時皆學一齊了做箇骨子在這裏到後
來方得他力禮小時所學只是學事親事長之節乃禮之小

者年到二十所學乃是朝廷宗廟之禮乃禮之大者到立於
禮始得禮之力樂小時亦學了到成於樂時始得樂之力不
是大學方去學詩却是初間便得力說善說惡却易曉可以
勸可以戒禮只捉住在這裏樂便難精[illegible]工夫至
詩有言語可讀禮有節文可守樂是他人作與我有甚相關
如人唱曲好底凡有聞者人人竹道好樂雖作於彼而聽者
自然咏動感發故能義精仁熟而和順道德舜命夔典樂教
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定要教他恁地至
其教之之具又却在於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處五
聲十二律不可謂樂之末猶揖遜周旋不可謂禮之末若不
是揖遜周旋又如何見得禮在那裏又問成於樂處古人之
學有可勞者否曰不必恁地支離這處只理會如何是興於
詩如何是立於禮如何是成於樂律呂雖有十二用時只用
七箇自黃鍾下生至姑洗便住了若更要插一箇便拗了如
今之作樂亦只用七箇如邊頭寫不成字者即是古之聲律
若更添一聲便不成樂[illegible]

問注云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恐是迭爲賓主否曰書所
謂聲依永律和聲蓋人聲自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宮
聲洪濁其次爲商羽聲輕清其次爲徵清濁洪纖之中爲角
此五聲之別以括人聲之高下聖人又制十二律以節五聲
故五聲中又各有高下每聲又分十二等謂如以黃鍾爲宮
則是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還至無射爲
宮便是黃鍾爲商太簇爲角中呂爲徵林鍾爲羽然而無射
之律只長四寸六七分而黃鍾長九寸太簇長八寸林鍾長
六寸則宮聲輕下面商角羽三聲不過故有所謂四清聲夾
鍾大呂黃鍾大簇是也蓋用其半數謂如黃鍾九寸只用四
寸半餘二律亦然如此則宮聲可以壓之其聲和矣不然則
其聲不得其和看來十二律皆有清聲只說四者意此取數

之甚多者言之餘少者尚庶幾爲其人取其半數爲子聲謂
宮律之短餘則用子聲其人又破其說曰子聲非古有也然
而不用子聲則如何得其和畢竟須着用子聲想古人亦然
但無可考耳而今俗樂多用夾鍾爲黃鍾之宮蓋向上去聲
愈清故也又云今之琴第六七絃是清聲如第一二絃以黃
鍾爲宮大簇爲商則第六七絃即是黃鍾太簇之清蓋只用
兩清聲故也 燾

下淳問謝氏謂樂則存養其善心使義精仁熟自和順於道德
遺其音而專論其意如何曰樂字內包括五音六律了豈無
五音六律以何爲樂 [illegible]

民可使由之章

問民可使由之曰所謂雖是他自有底却是聖人使之由如道
之以德齊之以禮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豈不是使之由問不可使知之曰不是

愚黠皆是不可得而使之知也呂氏謂知之未至適所以啓
機心而生惑志說得是問此不知與百姓日用不知同否曰
彼是自不知此是不能使之知 淳

植云民可使之仰事俯育而不可使之知其父子之道爲天性
可使之奔走服役而不可使之知其君臣之義爲當然及諸
友舉畢先生云今說五人看得都無甚走作 植

或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聖人只使得人孝足矣使得
人弟足矣却無緣又上門逐箇與他解說所以當孝者是如
何所以當弟者是如何自是無緣得如此項年張子韶之論
以爲當事親便當體認取那事親者是何物方識所謂仁當
事兄便當體認取那事兄者是何物方識所謂義某說若如
此則前面方推這心去事親隨手又便去背後尋摸取這箇
仁前面方推此心去事兄隨手又便着一心去尋摸取這箇
義是二心矣禪家便是如此其爲說曰立地便要你究得坐
地便要你究得他所以揚眉努眼使棒使喝都是立地便拶
教你承當識認取所以謂之禪機若必欲使民知之少間便
有這般病某嘗舉子韶之說以問李先生曰當事親便要體
認取箇仁當事兄便要體認取箇義如此則事親事兄却是
没緊要底事且姑借此來體認取箇仁義耳李先生笑曰不
易公看得好或問上蔡愛說箇覺字便是有此病了曰然張
子韶初間便是上蔡之說只是後來又展上蔡之說說得來
放肆無收殺耳或曰南軒初間也有以覺訓仁之病曰大槩
都是自上蔡處來又曰呂氏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云
不可使知非以愚民蓋知之不至適以起機心而生惑志也
此說亦自好所謂機心便是張子韶與禪機之說方纔做這
事便又使此心去體認少間便啓人機心只是聖人說此語
時却未有此意在向姑舉之或問不欲附集注或曰王介甫
以爲不可使知蓋聖人愚民之意曰申韓莊老之說便是此

意以爲聖人置這許多仁義禮樂都是殃考人淮南子有一
段說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謂臣弑主下伐上吾恐
用兵不休爭鬬不已爲之柰何太公善王之問教之以繁文
滋禮以持天下如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葬久喪以亶 音但
其家其意大槩說使人行三年之喪庶幾生子少免得人多
爲亂之意厚葬久喪可以破產免得人富以啓亂之意都是
這般無稽之語 僩

民可使由之一章舊取楊氏說亦未精當此章之義自與盤誥
之意不同商盤只說遷都周誥只言代商此不可不與百姓
說令分曉況只是就事上說問者亦易曉解若義理之精微
則如何說得他曉 必大

好勇疾貧章

好勇疾貧固是作亂不仁之人不能容之亦必致亂如東漢之
黨錮 泳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周公之才之美此是爲有才而無德者言但此一段曲折自有數般意思驕者必有吝吝者必有驕非只是吝於財凡吝於事吝於爲善皆是且以吝財言之人之所以要吝者只緣我散與人使他人富與我一般則無可矜誇於人所以吝某嘗見兩人只是無緊要閑事也抵死不肯說與人只緣他要說自會以是驕誇人故如此因曾親見人如此遂曉得這驕吝兩字只是相匹配得在故相靠得在 餘錄作相比類相

驕吝是挾其所有以誇其所無挾其所有是吝誇其所無是驕而今有一樣人會得底不肯與人說又却將來驕人 僩

正卿問驕如何生於吝曰驕却是枝葉發露處吝却是根本藏蓄處且以淺近易見者言之如讀道理這自是世上公共底物事合當大家說出來世上自有一般人自恁地吝惜不肯說與人這意思是如何他只怕人都識了却沒詫異所以吝惜在此獨有自家會別人都不會自家便驕得他便做得他如貨財也是公共底物事合使便着使若只恁地吝惜合使不使只怕自家無了別人却有無可強得人所以吝惜在此獨是自家有別人無自家便做大便欺得他又云爲是要驕人所以吝 賀孫

或問驕吝曰驕是傲於外吝是靳惜於中驕者吝之所發吝者驕之所藏 祖道

某昨見一箇人學得些子道理便都不肯向人說其初只是吝積蓄得這箇物事在肚裏無奈何只見我做大便要陵人只此是驕 僩

聖人只是平說云如有周公之才美而有驕吝也連得才美功業壞了況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至於程子云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與某所謂驕吝相爲根本枝葉此又是發餘意解者先說得正意外曉然後却說此方得 賀孫

先生云一學者來問伊川云驕是氣盈吝是氣歉歉則不盈盈則不歉如何却云使驕且吝試商量看伯豐對曰盈是加於人處歉是存於己者粗而喻之如勇於爲非則怯於遷善明於責人則暗於恕己同是一箇病根先生曰如人曉些文義吝惜不肯與人說便是要去驕人非驕無所用其吝非吝則無以爲驕 謨

問驕氣盈吝氣歉之盈歉如何曰驕與吝是一般病只隔一膜驕是放出底吝是不放出底驕正如人病寒熱攻注上則頭目疼攻注下則腰腹痛熱發出外似驕寒包縮在內似吝因舉顏道克己詩試於清夜深思省剖破藩籬即大家問當如何去此病曰此有甚法只莫驕莫吝便是剖破藩籬也覺其爲非從源頭處正我要不行便不行要坐便還我坐莫非由我更求甚方法 寓

集注云驕吝雖不同而其勢常相因先生云孔子之意未必如此其見近來有一種人如此其說又有所爲也 燾

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根本某嘗見人吝一件物便有驕意見得這兩字如此 泳

吝者驕之根本驕者吝之枝葉是吝爲主蓋吝其在我則謂我有你無便是驕人也 燾

論驕吝一段云亦是相爲先後 時舉

三年學章

問不至於穀欲以至爲及字說謂不暇及於祿免改爲志得否曰某亦只是疑作志不敢必其然蓋此處解不行作志則略通不可又就上面撰使越不好了或又引程子說曰說不行不如莫解解便不好如解白爲黑一般 淳

問三年學而不至於穀是無所爲而爲學否曰然 燾

篤信好學章

學者須以篤信爲先。[illegible]
篤信故能好學，守死故能善道，惟善道故能守死，惟好學故能篤信。每推夫子之言多如此。德明
惟篤信故能好學，惟守死故能善道。善如善吾生善吾死之善，不壞了道也。然守死生於篤信，善道由於好學。徒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者或非所信；徒守死而不能推以善其道，則雖死無補。升卿
篤信須是好學，但要好學也須是篤信。善道須是守死，而今若是不能守死，臨利害又變了，則亦不能善道。但守死須是善道，若不善道，便知守死也無益。所以人貴乎有學，篤信方能守死，好學方能善道。賀孫○[illegible]
危邦不入，是未仕在外則不入；亂邦不居，是已仕在內，見其紀綱亂，不能從吾之諫，則當去之。淳
危邦不入，舊說謂已在官者便無可去之義。若是小官，恐亦可去；當責任者則不容去也。必大
或問：危邦固是不可入，但或有見居其國，則當與之同患難，豈復可去？曰：然。到此無可去之理矣。然其失則在於不能早去，當及其方亂未危之時去之可也。僩
天下無道，譬如天之將夜，雖未甚暗，然此自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故亦須見幾而作可也。時舉

不在其位章

馮莊甫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曰：此各有分限，田野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此間，只得守此，如縣尉豈可謀他主簿事？纔不守分限，便是犯他疆界。馮曰：如縣尉可與他縣中事否？曰：尉，佐官也。既以佐名官，有繁難，只得伴他謀，但不可侵他事權。大雅

師摯之始章

徐問「關雎之亂」，何謂樂之卒章？曰：自「關關雎鳩」至「鍾鼓樂之」，皆是亂。想其初必是已作樂，只無此詞，到此處便是亂。淳
或問：「關雎之亂」，亂何以訓終？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夔孫
亂曰者，亂乃樂終之雜聲也。亂出國語、史記。又曰：關雎恐是亂聲，前面者恐有聲而無辭。揚

狂而不直章

狂是好高大，便要做聖賢，宜直；侗是愚模樣，不解一事底人，宜謹愿；悾悾是拙模樣，無能爲底人，宜信。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泳
問：狂而不直之狂，恐不可以進取之狂當之，欲目之以輕率，可否？曰：此狂字固卑下，然亦有進取意思，敢爲大言，下梢却無收拾是也。必大
問：侗者，同也，於物同然一律，無所識別之謂；悾者，空也，空而又空，無一長之實之謂。先生以爲此亦因舊說而以字義音訓推之，恐或然爾。此類只合大槩看，不須苦推究也。

學如不及章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今學者却恁地慢了。譬如捉賊相似，須是著起氣力精神，千方百計去趕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視他，不管他，如何奈得他何！只恁時起來行得三兩步，懶時又坐，恁地如何做得事成！

巍巍乎章

者「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至「禹吾無間然」四章。先生云：舜禹與天下不相關，如不曾有這天下相似，都不曾把一毫來奉己。如今人纔富貴，便被他勾惹，此乃爲物所役，是自卑了。若舜禹直是高，首出庶物，高出萬物之表，故夫子稱其巍巍。又曰：堯與天爲一處，民無能名；所能名者，事業禮樂法度而已。植
正卿問：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莫是物各付物，順天之道否？曰：據本文說，只是崇高富貴不入其心，雖有天下而不與耳。巍巍是至高底意思。大凡人有得些小物事，便覺累其心。今富有

天下一似不曾有相似豈不是高僩

不與只是不相干之義言天下自是天下我事自是我事不被那天下來移着義剛

正淳論不以位爲樂恐不特舜禹爲然曰不必如此說如孟子論禹湯一段不成武王不執中湯却泄邇忘遠此章之旨與後章禹無間然之意同是各舉他身上一件切底事言之燾

因論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義曰此等處且玩味本文看他語意所重落向何處明道說得義理甚闊集注却說得小然觀經文語意落處却恐集注得之必大

大哉堯之爲君章

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只是尊堯之詞不必謂獨堯能如此而他聖人不與也淳

惟堯則之一章曰雖蕩蕩無能名也亦有巍巍之成功可見又有煥乎之文章可觀燾

大哉堯之爲君焉謂吳才老書解說驩兜共工輩在堯朝堯却能容得他舜便容他不得可見堯之大處舜終是不若堯之大曰吳解亦自有說得好處舜自側微而興以至即帝位此三四人終是有不服底意舜只得行遣故曰四罪而天下咸服炎

舜有臣五人章

魏問集注云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此恐將舜有臣五人一句閑了曰寧可將上一句存在這裏若從元注說則是亂臣十人却多於前於今爲盛却是舜臣五人不得如後來盛謙

李問至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天命人心歸之自可見其德之盛了然如此而猶且不取乃見其至處銖

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爲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武功皆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一似果實文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武王却似生拍破一般寓

或問以爲文王之時天下已二分服其化使文王不死數年天下必盡服不俟武王征伐而天下自歸之矣曰自家心如何測度得聖人心孟子曰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聖人已說底話尚未理會得何況聖人未做底事如何測度得後再有問者先生乃曰若紂之惡極文王未死也只得征伐救民僩

問文王受命是如何曰只是天下歸之問太王翦商是有此事否曰此不可考矣但據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左傳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要之周自日前積累以來其勢日大又當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爾至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孔子乃稱其至德若非文王亦須取了孔子稱至德只

二人皆可爲而不爲者也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周家基業日大其勢已重民又日趨之其勢愈重此重則彼自輕勢也銖

因說文王事商曰文王但是做得從容不迫不便去伐商太猛耳東坡說文王只是依本分做諸侯自歸之或問此有所據否曰這也見未得在但見文王伐崇戡黎等事又自顯然書說王季勤勞王家詩云大王翦商都是他子孫自說不成他子孫誣其父祖春秋分明說泰伯不從是不從甚底事若泰伯居武王之世也只是爲諸侯但時措之宜聖人又有不得已處橫渠云商之中世都棄了西方之地不管他所以戎狄復進入中國大王所以遷於岐然岐下也只是箇荒涼之地大王自去立箇家計如此夔孫

問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一段據本意只是說文王或問中載胡氏說又兼武王而言以爲武王之間以服事商如何曰也

不消如此說某也識載於那裏這箇雖說而今都回互箇聖人說得忒好也不得如東坡罵武王不是聖人又也無禮只是孔子便說得來平如武未盡善非孝處未消理會且存放那裏僩

禹吾無間然章

范益之問五峯說禹無間然矣章云是禹以鯀殛死而不忍享天下之奉此說如何曰聖人自是薄於奉己而重於宗廟朝廷之事若只恁地說則較狹了後來看知言也不曾如此說義剛

黻蔽膝也以韋為之韋熟皮也有虞氏以韍夏后氏以山殷火周龍章祭服謂之黻朝服謂之韠左氏黻冕帶裳幅舄

論語十八

子罕篇上

子罕言利章

行夫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罕言者不是不言又不可多言特罕言之耳罕言利者蓋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利但所以罕言者正恐人求之則害義矣罕言命者凡吉凶禍福皆是命若儘言命恐人皆委之於命而人事廢矣所以罕言罕言仁者恐人輕易看了不知切己上做工夫然聖人若不言則人又理會不得如何是利如何是命如何是仁故不可不言但雖不言利而所言者無非利雖不言命而所言者無非命雖不言仁而所言者無非仁僩

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這利字是箇監界鏖糟底物事若說全不要利又不成特地去利而就害若纔說著利少間便使人生計較又不成模樣所以孔子於易只說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只說到這裏住又曰只說義和處便是利不去利上求利了孟子只說箇仁義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只說到箇義字時早是掉了那利字不說了緣他是箇裏外牽連底物事纔牽著這一邊便動那一邊所以這字難說命字亦是如此也是箇監界物事孔子亦非不說如云不知命之類只是都不說著便又使人都不知箇限量若只說著時便又使人百事都放倒了不去做只管說命之弊於近世胡氏父子見之踢著脚指頭便是仁少間都使人不去窮其理是如何只是口裏說箇仁字便有此等病出來僩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非不言罕言之爾利誰不要才專說便一向向利上去命不可專恃若專恃命則一向胡做去仁[illegible]

所求非不說但不可常常把來口裏說 恪

問子罕言利曰利最難言利不是不好但聖人方要言恐人一向去趨利方不言不應是教人去就害故但罕言之耳蓋利者義之和義之和處便是利老蘇嘗以爲義剛而不和惟有利在其中故和此不成議論蓋義之和即是利却不是因義之不和而遂用些小利以和之後來東坡解易亦用此說更不成議論也 時舉

問子罕言利孔子自不曾說及利豈但罕言而已曰大易一書所言多矣利只是這箇利若只管說與人未必曉得以義爲利之意却一向只管營營貪得計較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這箇是說利但人不可先計其利惟知行吾仁非爲不遺其親而行仁惟知行吾義非爲不後其君而行義 賀孫

文振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命只是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與人者是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仁之理至大數言之不惟使人躐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蓋舉口便說仁人便自不把當事了 時舉

命有二天命之命固難說只貧賤得喪委之於命亦不可仁在學者力行利亦不是不好底物事才專說利便廢仁 泳

問子罕言仁論語何以說仁亦多曰聖人也不容易說與人只說與幾箇向上底 淳

問子所罕言之命恐只是指夫人之窮通者言之今范楊尹氏皆以盡性知性爲言不求之過否曰命只是窮通之命 必大 ○ 蓋義

問或曰罕言利是何等利楊氏曰一般云云竊謂夫子罕言者乃放於利而行之利若利用出入乃義之所安處却不可以爲一般曰利用出入之利亦不可去尋討尋討著便是放於利之利如言利物足以和義只去利物不言自利又曰只元亨利貞之利亦不可計較計較著即害義爲義之人只知有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 必大

或問龜山都一般之說似可疑曰易所言利字謂當做底若放於利而行之利夫子誠罕言二利字豈可做一般會

正淳問尹氏子罕一章曰尹氏命字之說誤此只是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之命故曰計利則害義言命則廢事也 必大

麻冕禮也章

麻冕緇布冠也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八十縷四十抄也 泳

純儉絲也不如用絲之省約 泳

子絕四章

絕四是徹上徹下

這意字正是計較底私意 僩

問意如何毋得曰凡事順理則意自正毋意者主理而言不順理則只是自家私意 可學

必在事先固在事後固只是滯不化 德明

必在事先固在事後如做一件事不是了卻管固執道我做得是 植

意私意之發必在事先固在事後我私意成就四者相因如循環 閎祖

徐問意必固我曰意是要如此聖人只看理當爲便爲不當爲便不爲不曾道我要做我不要做只容一箇我便是意了曰必固之私輕意我之私重否曰意必固我只一套去意是初創如此有私意便到那必處必便到固滯不通處固便到有我之私處意是我之發端我是意之成就曰我是有人己之私否曰人自是人己自是己不必把人對說我只是任己私去做便於我者則做不便於我者則不做只管就己上計較利害與人何相關人多要人我合一人我如何合得呂銘曰

主己與物私為町畦他門都說人己合一克己只是克去己
私如何便說到人己為一處物我自有一等差只是仁者做
得在這裏了要得人也如此便推去及人所以親親而仁民
仁民而愛物人我只是理一分自不同淳。蔣同。
余國秀問毋意必固我曰意是發意要如此必是先事而期必
固是事過而執滯到我但知有我不知有人必之時淺固之
時長譬如士人赴試須要必得到揭榜後便已必不得了但
得則喜喜不能得化不得則悒怏亦不能得化以此知固時
久也意是始我是終必固在中間亦是一節重似一節也又
云言必信行必果言自合著信行自合著果何待安排才有
心去必他便是不活便不能久矣又云意是私意我是成一
山嶽也時舉
意必固我亦自有先後凡起意作一事便有必期之望所期之
事或未至或已過又執滯而留於心故有有我之患意是為

惡先鋒我是為惡成就正如四德貞是好底成就處我是惡
底成就處人傑
意者有我之端我則意之效先立是意要如此而為之然後有
必有固而一向要每事皆己出也聖人作事初無私意或為
或不為不在己意而惟理之是從又何固必有我哉力行
問意私意也我私己也看得來私己是箇病根有我則有意曰
意是初發底意思我則結撮成箇物事矣有我則又起意展
轉不已此四事一似那元亨利貞但元亨利貞是好事此是
不好事廣
吳仁父問意必固我曰須知四者之相生凡人做事必先起意
不問理之是非必期欲事成而已事既成是非得失已定又
復執滯不化是之謂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及至我之根
源愈大少間三者又從這裏生出我生意意又生必必又生
固又歸宿於我正如元亨利貞元了亨亨了又利利了又貞

循環不已制
吳伯英問意必固我曰四者始於我而終於我人惟有我故任
私意既任私意百病俱生做事未至而有期必之心事既過
則有固滯之患凡若此者又只是成就一箇我耳壯祖
絕四先生曰此四者亦是相因底始於有私意有私意定是有
期必既期必又生固滯卻結裹做箇有我出來炎
無意必固我而凝然中立者中也端蒙
必在事先固在事後有意必固三者乃成一箇我如道是我底
地做蓋固滯而不化便成一箇我橫渠曰四者有一焉則與
天地不相似植。集注
問橫渠謂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似有可疑曰人之為
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去者若曰絕私
意則四者皆無則曰子絕一便得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
者又各是一病也時舉

問意必固我有終次第曰意是私意始萌既起此意必是期要
必行固是既行之後滯而不化我是緣此後便只知有我此
四者似有終始次序必者迎之於前固者滯之於後此四者
正與元亨利貞四者相類元者善之長貞是箇善底成就處
意是造作始萌我是箇惡底成就處又問敬則無己可克若
學之始則須從絕四去如何曰敬是己成之敬可知無己可
克此四者雖是始學亦須便要絕去之又問橫渠於喜怒哀樂
未發之前曰此語尹子已辯之疑記錄有差處又問意必固
我既亡之後學者所宜盡心如何曰此謂學者所宜盡心於
此事而學之非謂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始盡心耳又問橫渠
云四者既亡則以直養而無害曰此直字說得重了觀孟子
所說處說得甚直只是自反而縮後人求之太深說得來太
夾細了賀孫。
問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

之前如何曰不然尹和靖一段好意必固我是要得無未發之前衆人俱有却是要發而中節與此不相類又問若自學者而言欲絕意必固我到聖人地位無此四者則從於未發之前從於未發之前盡全其天理耳曰固是如此但發時豈不要全因令敬之耶和靖語錄來檢看又云他意亦好却說不好 可學

君子之學在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何也曰意必固我既亡之後盡心於學此言是也喜怒哀樂自有發時有未發時各隨處做工夫如何强復之於未發尹子語錄中辨此甚詳 必大

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體之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如此說者便寔義理此二句不可相對說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固無可求及其既發亦有中節不中節之異發若中節者有何不可至如意必固我則斷不可有二者焉得而對語哉橫渠謂意必固我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者謂夫子教人絕此四者故皆以毋字爲禁止之辭或謂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者曰意必固我既亡便是天理流行鳶飛魚躍何必更任私意也 蘧

問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所謂有事者如何曰橫渠亦有此說若既無此天理流出亦須省着 可學

問意必固我伊川以發而當者理也發而不當者私意也此語是否曰不是如此所謂毋意者是不任己意只看道理如何見得道理是合當如此做便順理做將去自家更無些子私心所以謂之毋意若才有些安排布置底心便是任私意若元不見得道理只是任自家意思做將去便是私意縱使發而偶然當理也只是私意未說到當理在伊川之語想是被門人錯記了不可知 僩

張子曰意有思也未安意却是箇有爲底意思爲此一事故起此一意也 必大

我有方也方所也猶言有限隔也 端蒙

守約問橫渠說絕四之外心可存處必有事焉聖不可知也曰這句難理會舊時見橫渠理窟見他裏面說有這樣大意說無是四者了便當有箇所嚮所謂聖不可知只是道這意思難說橫渠儘會做文章如西銘及應用之文如百椀燈詩甚敏到說話却如此難曉怕是關西人語言自是如此 賀孫

問張子曰言或問謂此條語意簡奧若不可曉竊以張子下數條語考之似以必有事焉爲理義之精微處其意大抵謂善不可以有心爲雖夷淸惠和猶爲偏倚未得謂之精義故謂絕四之外下頭有一不犯手勢自然底道理方是義孟子之言蓋謂下頭必有此道理乃聖而不可知處此說於孟子本意殊不合然未審張子之說是如此否曰橫渠此說又拽退孟子數重自說得深古聖賢無此等議論若如此說將使讀者終身理會不得其流必有弊 必大

橫渠之意以絕爲禁止之詞是言聖人將這四者使學者禁絕而勿爲毋字亦是禁止之意故曰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必是事之未來處固是事之已過處 道夫

伯豐問張子曰毋意必固我然後能範圍天地之化曰固是如此四者未除如何能範圍天地但如此說話終是稍寬耳 㽦

子畏於匡章

文不在兹乎言在兹便是天未喪斯文 淳

後死者夫子自謂也死字對沒字 泳

問天之將喪斯文未喪斯文文即是道否曰既是道安得有喪未喪文亦先王之禮文聖人於此極是留意蓋古之聖人既竭心思焉將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故常恐其喪失而不可攷 大雅

後死者是對上文文王言之如曰未亡人之類此孔子自謂也

與天生德於予意思一般斯文既在孔子孔子便做着天在
孔子此語亦是被匡人圍得緊後方說出來又問孔子當一
不能免匡人之難時如何曰孔子自見得了　賀孫
子畏於匡一節看來夫子平日不曾如此說往往多謙抑與此
不同先生笑云此却是真箇事急了不覺說將出來　夔
敬之問明道舍我其誰是有所受命之辭匡人其如予何是聖
人自做着天裏孟子是論世之盛衰己之去就故聽之於天
孔子言道之興衰自應以己任之未審此說如何曰不消如
此看明道這說話固是說未盡如孔子云天之將喪斯文天
之未喪斯文看此語也只看天如何只是要緊不在此處要
緊是看聖賢所以出處大節　賀孫
問程子云夫子免於匡人之圍亦苟脫也此言何謂曰謂當時
或為匡人所殺亦無十成某云夫子自言匡人其如予何程
子謂知其必不能違天害己何故却復有此說曰理固如是
事則不可知　必大

問呂氏云文者前後聖之所修道則出乎天而已故孔子以道
之廢興付之命以文之得喪任諸己曰道只是有廢興却喪
不得文如三代禮樂制度若喪便掃地　僩

太宰問於子貢章

先生曰太宰云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是以多能為聖也子
貢對以夫子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是以多能為聖人餘
事也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是以
聖為不在於多能也三者之說不同諸君且道誰說得聖人
地位着諸生多主夫子之言先生曰太宰以多能為聖固不
是若要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為盡蓋聖主於德固不
在多能然聖人未有不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
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意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也　僩
問太宰初以多能為夫子之聖子貢所答方正說得聖人體段

夫子聞之數語却是謙辭及有多能非所以率人之意曰固
是子貢說得聖人本分底聖人所說乃謙辭　僩
太宰知我乎以下煞有曲折意思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
我只說太宰也知我這便見聖人待人恁地溫厚又曰聖人
自是多能今若只去學多能則只是一箇雜骨董底人所以
說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雉
問夫子多材多藝何故能爾曰聖人本領大故雖是材藝他做
得自別只如禮聖人動容周旋俯仰升降自是與它人不同
如射亦然天生聖人氣稟清明自是與它人不同列子嘗言
聖人力能拓關雖未可信然要之聖人本領大後事事做得
出來自別　銖
問吾不試故藝曰想見聖人事事會但不見用所以人只見它
小小技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復有小小技藝
之可見矣問此亦是聖人賢於堯舜處否曰也不須如此說

聖人賢於堯舜處却在於收拾累代聖人之典章禮樂制度
義理以垂於世不在此等小小處此等處非所以論聖人之
優劣也橫渠便是如此說以為孔子窮而在下故做得許多
事如舜三十便徵庸了想見舜於小事也煞有不會處雖是
如此也如此說不得舜少年耕稼陶漁也事事去做來所以
人無緣及得聖人聖人事事從手頭更歷過來所以都曉得
而今人事事都不會最急者是禮樂樂固不識了只是日用
常行吉凶之禮也都不曾講得　僩
問天縱之將聖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如何曰天放縱聖人做
得恁地不去限量它問如此愚不肖是天限量之乎曰看氣
象亦似天限量它一般如這道理聖人知得盡得愚不肖要
增進一分不得硬拘定在這裏　驤
將聖殆也殆庶幾也如而今說將次將字訓大處多詩中亦孔
之將之類多訓大詩裏多叶韻所以要如此等字使若論語

中只是平說泳

吾有知乎哉章

問吾有知乎哉與吾無隱乎爾意思一般否曰那箇說得闊這箇主答問而言或曰那箇兼動靜語默說了曰然燾

林恭甫問此章曰這空空是指鄙夫言聖人不以其無所有而畧之故下句更用我字喚起義剛

問竭兩端處疑與不憤不啓一段相反不憤不啓聖人待人自理會方啓發他空空鄙夫必着竭兩端告之如何曰兩端就一事而言說這淺近道理那箇深遠道理也便在這裏如舉一隅以四角言這卓子舉起一角便有三角在兩端以兩頭言之凡言語便有兩端文字不可類看這處與那處說又別須是看他語脈論這主意在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聖人謙辭言我無所知空空鄙夫來問我又盡情說與他凡聖人謙辭未有無因而發者這上面必有說話門人想記不全須求這意始得如達巷黨人稱贊聖人博學而無所成名聖人乃

曰吾執御矣皆是因人譽已聖人方承之以謙此處想必是人稱道聖人無所不知誨人不倦有這般意思聖人方道是我無知識亦不是誨人不倦但鄙夫來我則盡情向他說若不如此聖人何故自恁地謙自今觀之人無故說謙話便似要人知模樣寓

伊川謂聖人之言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必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此是形容聖賢氣象不同邪抑據其地位合當如此曰聖人極其高大人自難企及若更不俯就則人愈畏憚而不敢進賢人有未熟處人未甚信服若不引而自高則人也必以為淺近不足為孟子人皆以為迂闊把做無用使孟子亦道我底誠迂闊無用則何以起人慕心所以與他爭辯不是要人尊已直使人知斯道之大庶幾竦動着力去做孔子嘗言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又言吾其為東周乎只作平常閒說孟子言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便說得廣是勢不得不如此又問如程子說話亦引而自高否曰不必如此又生枝節且就此本文上看一段須反覆看來看去要爛熟方見意味快樂令人都不欲看別段始得孝○寓錄云程子曰聖人之言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必引而自高不中此則道不高不害這道那容聖賢氣象不同或據其他性合著如此耶曰地性當也此聖人我其高人人皆擬以為乔我所能及君更不禁地終就附人命要伸而不要進孟耳於道錄已見引至要然德麥畢竟不欲聖人然入不能不纍其州未至若不引而自為卻人孟以為處近而不是為孟耳人當以為辯開把他卻用了若孟子也道是我底該過問禁冊史何使得段以與人端真人爭命下是要人尊已只責人支得則道之大處實使人據如譽貴夫子常言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又言吾其為東周乎尸卑常如此該孟子鍵道如發也論天下當今之世合我其請也便義得恁地審處貝署不得不如此這該發本類人會如此策非他鉦先生見得道如何致譬全禁如說未求

正淳問執兩端與竭兩端如何曰兩端也只一般猶言頭尾也執兩端方識得一箇中竭兩端言徹頭徹尾都盡也問只此是一言而盡這道理如何曰有一言而盡者有數言而盡者

如樊遲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此雖一言而盡推而遠之亦無不盡如子路正名之論直說到無所措手足如子路問政哀公問政皆累言而盡但只聖人之言上下本末始終小大無不兼舉端蒙

鳳鳥不至章

鳳鳥不至聖人尋常多有謙詞有時亦自諱不得泳

子見齊衰者章

康叔臨問作與趨者敬之貌也何為施之於齊衰與瞽者曰作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冕衣裳者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者瞽者則哀矜之心動于中而自加敬也呂刑所謂哀敬折獄正此意也[illegible]

叔臨問雖少必作過之必趨欲以作字趨字說做敬不知如何曰固是敬須是看這敬心所從發處如見齊衰是敬心生於哀見瞽者是敬心生於閔寓

問作與𥌓如何見得聖人哀矜之心曰只見之過之而變容動色便是哀矜之豈眞湯湯而後謂之哀矜也燾

顔淵喟然歎章

學者說顔子喟然歎曰一章曰公只消理會顔子因何見得到這裏是見箇甚麼物事衆無應者先生遂曰要緊只在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三句上須看夫子循循然善誘底意思是如何聖人教人要緊只在格物致知克己復禮這箇窮理是開天聰明是甚次第賀孫

夫子教顔子只是博文約禮兩事自堯舜以來便自如此說惟精便是博文惟一便是約禮義剛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廣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教人只此兩事博文工夫固多約禮只是這些子如此是天理如此是人欲不入人欲則是天理禮者天理之節文節謂等差文謂文采等差不同必有文以行之鄉黨一篇乃聖人動容周旋皆中禮處與上大夫言自然誾誾與下大夫言自然侃侃若與上大夫言却侃侃與下大夫言却誾誾便不是聖人在這地位知這則稍莫不中節今人應事此心不熟便解忘了又云聖賢於節文處描畫出這樣子令人依本子去學譬如小兒學書其始如何便寫得好須是一筆一畫都依他底久久自然好去又云天理人欲只要認得分明便喫一盞茶時亦要知其孰爲天理孰爲人欲人傑

安卿問博文是求之於外約禮是求之於內否曰何者爲外博文也是自內裏做出來我本來有此道理只是要去求知須是致物須是格雖是說博然求來求去終歸於一理乃所以約禮也易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

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而今只蠖蟲子屈得一寸便能伸得一寸來許他之屈乃所以爲伸龍蛇於冬若不蟄則凍殺了其蟄也乃所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也欲罷不能如人行步左脚起了不由得右脚不起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若是到那窮神知化則須是德之盛也方能顔子却見得聖人之道尚未甚定所以說彌高彌堅在前在後及博文約禮工夫既到則見得如有所立卓爾但到此却用力不得了只待他熟後自到那田地義剛

國秀問所以博文約禮格物致知是教顔子就事物上理會克己復禮却是顔子有諸己曰格那物致吾之知也便是會有諸己賀孫

因論博我以文曰固是要就書冊上理會然書冊上所載者是許多書冊識不盡底又是多少都要理會砥

正淳問顔淵喟然嘆曰一段曰吾人未到他地位畢竟未識箇甚麼樣乃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是沒捉摸處是他頭工見得恁地如有所立卓爾是聖人已到顔子未到處燭下。

論語

顔淵喟然歎處是顔子見得未定只見得一箇大物事後來不何節

顔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不是別有箇物事只是做來做去只管不到聖人處若做得緊又太過了若放慢做又不及聖人則動容周旋都是這道理義剛

或問顔子鑽仰曰顔子鑽仰前後只得摸索不著意思及至盡力以求之則有所謂卓然矣見聖人氣象大槩如此然到此時工夫細密從前篤學力行底稍工夫全無所用蓋當此時只有些子未安樂但須涵養將去自然到聖人地位也竹加

仰高鑽堅瞻前忽後此猶是見得未親切在如有所立卓爾方

於親切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只是脚步未到盖不能得似聖人從容中道也 閎祖

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是將見得未定及所立卓爾則已見得定但未到爾只是天理自然底不待安排所以着力不得時盖爲安排着便不自然便與他底不相似這箇卓爾事事有在裏面亦如一以貫之相似 佐

或問瞻前忽後章曰此是顔子當初尋討不着時節瞻之却似在前及到着力赶上又却在後及鑽得一重了又却有一重及仰之又却煞高及至上得一層了又有一層到夫子教人者又却循循善誘既博之以文又約之以禮博之以文是事事物物皆窮究約之以禮是使之復禮却只如此教我循循然去下工夫久而後見道體卓爾立在這裏此已見得親切處然雖欲從之却又末由也已此是顔子未達一間時此是顔子說已當初捉摸不着時事祖道問顔子此說亦是立一箇則例與學者求道用力處故程子以爲學者須學顔子有可依據孟子才大難學者也曰然 祖道

周元興問顔子當瞻仰瞻忽時果何所見曰顔子初見聖人之道廣大如此欲向前求之轉覺無下手處退而求之則見聖人所以循循然善誘之者不過博文約禮於是就此處竭力求之而所見始親切的當如有所立卓爾在前而嘆其峻絶着力不得也又問顔子合下何不便做博文約禮工夫曰顔子氣禀高明合下見得聖人道大如此未肯便向下學中求及其用力之久而後知其眞不外此故只於此處着力爾 僩

問顔子瞻忽事爲其見得如此所以欲罷不能曰只爲夫子博之以文約之以禮所以欲罷不能問瞻忽前後是初見時事仰高鑽堅乃其所用力處曰只是初見得些小未能無疑奈何他不得夫子又只告以博文約禮顔子便服膺拳拳弗失堅要尋博文約禮問顔子後來所用力見得如有所立卓爾何

故又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曰到此亦無所用力只是博文約禮積久自然見得 德明

問顔子喟然嘆處莫正是未達一間之意夫顔子無形顯之過夫子稱其三月不違仁所謂違仁莫是有纖毫私欲發見否曰易傳中說得好云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瞻前忽後是顔子見聖人不可及無捉摸處如有所立卓爾却是眞箇見得分明又曰顔子纔有不順意處有要着力處便是過 人傑

夫子之教顔子只是博文約禮二事至於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處只欠箇熟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人傑

問顔淵喟然嘆章曰仰鑽瞻忽四句是一箇關如有所立卓爾處又是一箇關不是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便雖見得高堅前後亦無下手處惟其如此所以過得這一關欲罷不能

非止是約禮一節博文一節處亦是欲罷不能博文了又約禮約禮了又博文恁地做去所以欲罷不能至於如有所立去處見得大段親切了那末由也已一節却自着力不得着力得處顔子自着力了博文約禮是着力得處也又曰顔子爲是先見得這箇物事了自高堅前後做得那卓爾處一節親切如一節了如今學者元不曾識那箇高堅前後底是甚物事更怎望他卓爾底 植

問瞻之在前四句曰此段有兩重關此處顔子非是都不曾見得顔子已是到這裏了比他人都不曾到問聖人教人先博文而後約禮横渠先以禮教人何也曰學禮中也有博文如講明制度文爲這都是文那行處方是約禮也 燾錄

欲罷不能是住不得處惟欲罷不能故竭吾才不惟見得顔子善學聖人亦見聖人曲盡誘掖之道使他喜歡不知不覺得到氣力盡處如人飲酒飲得一杯好只管飲去不覺醉郎當

了　夔孫

大率看文字且看從實處住如喟然嘆一章且看到那欲罷不能處如後面只自家工夫到那田地自見得都不必如此去贊詠想象籠罩　燾

問如有所立卓爾只是說夫子之道高明如此或是似有一物卓然可見之意否曰亦須有箇模樣問此是聖人不思不勉從容自中之地顏子鑽仰瞻忽既竭其才嘆不能到曰顏子鑽仰瞻忽初是捉摸不着夫子不就此啓發顏子只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令有用功處顏子做這工夫漸見得分曉至於欲罷不能已是住不得及夫既竭吾才如此精專方見得夫子動容周旋無不中處皆是天理之流行卓然如此分曉到這裏只有箇生熟了顏子此一小未能渾化如夫子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德明

問如有所立卓爾是聖人不思不勉從容自中處顏子必思而

朱子　卷三十六　十六

後得勉而後中所以未至其地曰顏子竭才便過之問如何過曰才是思勉便過不思勉又不及顏子勉而後中便有些小不肯底意心知其不可故勉強擺回此等意義悉空逆料不得須是親到那地位方自知問集注解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作無方體曰大槩亦是如此　德明

恭父問顏子平日深潛沉粹觸處從容只於喟然之嘆見得他煞苦切處揚子云顏苦孔之卓恐也是如此到這裏見得聖人直是峻極要進這一步不得使覺有懸切處曰顏子到這裏也不是大段着力只他自覺得要着力自無所容其力　賀孫　○格錄云恭父問顏子平日深潛純粹到此似覺有苦心極力之象只緣他工夫到後視聖人地位卓然只在目前只這一步峻絕直是難進故其一時勇猛奮發不得不如此處揚子雲言顏苦孔之卓似乎下面曾着苦字亦甚親切但說得這一時勇猛如此却不見道向謂到末由也已亦只得散看他到自有一箇道理然後如是也看其所以為學也下曰只

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所以着力不得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了賢者若着力要不

勉不思便是思勉了此所以說大段着力不得今日勉之明日勉之勉而至於不勉今日思之明日思之思而至於不思自生而至熟正如寫字一般會底須固是會不會底須學他寫今日寫明日寫自生而至熟自然寫得　燾錄

問程子曰到此地位至着力不得何謂也曰未到這處須是用力到這處自要用力不得如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這處如何用力得只熟了自然恁地去横渠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得他自熟且恁地　謨錄同云到這裏自着力不得

問顏淵喟然嘆一段高堅前後可形容否曰只是說難學要學聖人之道捉摸不着要如此學不得要如彼學又不得方取他前又見在後這處皆是難恁地如此其初恁地難到循循善誘方略有箇近傍處以約卓爾亦不出乎日用行事之間問如何見得曰是他見得恁地定見得聖人定體規模

朱子　卷三十六　十七

此處除是顏子方見得問程子言到此大段着力不得胡氏又曰不怠所從必欲至乎卓立之地何也曰未由也已不是到此便休了不用力但工夫用得細不似初間用許多麄氣力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之類這處也只是循循地養將去顏子與聖人大抵爭些子只有些子不自在聖人便不勉而中不思而得這處如何大段着力得才着力又成思勉去也只恁地養熟了便忽然落在那窠窟裏明道謂賢且謂我不用力我要着力　寓錄云此如明道謂工夫只看人見明道是從容然明道却自有着力處但細膩了人見不得　寓

正淳問集注顏子喟然而嘆一章不用程子而用張子之說曰此章經文自有次第若不如張子說須移如有所立卓爾向前始得　必大

叔器問博約之說程子或以為知要或以為約束如何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便與博學以文約之以禮一般但博學於文約

之以禮孔子是泛言人能博文而又能約禮可以弗畔夫道而顏子則更深於此耳侯氏謂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極分曉而程子却作兩樣說便見某有時聰他老先生說話不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這却是知要蓋天下之理都理會透到無可理會處便約蓋博而詳所以方能說到要約處約與要同道夫曰濂書要求字說如約束曰然頃之復曰知崇禮卑聖人這四箇字如何說到那地位道夫曰知崇便是博禮卑便是約否曰博然後崇卑然後約物理窮盡卓然於事物之表眼前都攔自家不住如此則所謂崇戒謹恐懼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無不著力如此則是卑問卑法地曰只是極其卑爾又問知崇如天禮卑如地而後人之理行乎曰知禮成性而天理行乎其間矣道夫。

問橫渠說顏子三段知似說顏子未到中處曰可知是未到從容中道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便是橫渠指此做未能及中

蓋到這裏又著力不得才緊著便過了稍自放慢便遠了到此不爭分毫間只是做得到了却只涵養熟了才如有所立卓爾便是未到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之未由也已便是未到不勉而中處蓋卿

問橫渠說顏子發歎處曰高明不可窮是說仰之彌高博厚不可極是說鑽之彌堅中道不可識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至其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則方見如有所立卓爾謂之如則是於聖人中道所爭不多才著力些便過才放慢些便不及直是不容着力人傑

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這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所以不可及自家纔着意要去做不知不覺又蹉過了且如恭而安這是聖人不可及處到得自家纔着意去學時便恭而不安了此其所以不可能只是難得到恰好處不着意又失了纔着意又過了所以難橫渠曰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嘆也雖說得抝然亦自說得好或曰伊川過不及之說亦是此意否曰然蓋方見聖人之道在前自家要去趕着他不知不覺地蹉過了那聖人之道又却在自家後了所謂忽然在後也只是箇中庸不可能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博文中亦自有次序約禮中亦自有次序有箇先後淺深欲罷不能便只是就這博文約禮中做工夫合下做時便是下這十分工夫去做到得這戴時便是欲罷不能之效般人與此異者只是爭這箇欲罷不能做來做去不知不覺地又住了顏子則雖欲罷而自有所不能不是勉強如此此其所以異於人也又曰顏子工夫到此已是七八分了到得此是滔滔地做將去所以欲罷不能如人過得箇關了便平地行將去僩

伯豐問顏子求龍德正中而未見是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

存其誠聖人從容中道地位否曰然又問極其大而後中可求如何曰此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正如程子室中廳中國中之說不極其大則不得其中也又問止其中而後大可有如何曰在中間便盡得四邊若偏向這一邊即照管那一邊不得張子此語甚好若云未見其止却使得不是未見其止只是不息非得其所止之止㽦

子疾病章

問久矣哉由之行詐也是不特指那一事言也曰是指從來而言

問人苟知未至意未誠則此等意慮時復發露而不自覺曰然廣

問由之行詐如何曰是子路要尊聖人耻於無臣而為之一時不能循道理子路本心亦不知其為詐然而子路尋常亦是有不明處如死孔悝之難是至死有見不到只有一毫不誠便是詐也僩本作子路平日強其所不知以為知故不覺出於詐非不誠

問子路使門人爲臣一章曰世間有一種事分明是不好人也皆知其不好謂如子路欲門人爲臣此等事未有不好亦未爲欺天但子路見不透却把做好事去做了不知其實却不是了 燾

子貢曰有美玉章

子貢只是如此設問若曰此物色是只藏之惟復將出用之耳亦不可議其言之是非也 必大

子欲居九夷章

問子欲居九夷使聖人居之莫有可變之理否曰然或問九夷前輩或以箕子爲證謂朝鮮之類是否曰此亦未見得古者中國亦有夷狄如魯有淮夷周有伊雒之戎是也又問此章與乘桴浮海莫是戲言否曰只是見道不行偶然發此嘆非戲言也因言後世只管說當時人君不能用聖人不知亦用不得每國有世臣把住了如何容外人來做如魯有三桓齊有田氏晉有六卿比比皆然如何容聖人插手 僩

出則事公卿章

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此等處聖人必有爲而言 燾

問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曰語有兩處如此說皆不可曉尋常有三般說話一以爲上數事我皆無有一說謂此數事外我皆復何有一說云於我何有哉皆未安其今闕之 去僞○今有定說

正淳問出則事公卿一段及范氏以爲不亂爲不爲酒困如何曰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無窮故曰知崇禮卑又曰崇德廣業蓋德知雖高然踐履却只是卑則愈廣又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此章之義似說得極低然其實則說得極重范氏似以不爲酒困爲不足道故以無欲不亂當之過於深矣 必大

子在川上章

問逝者如斯曰逝只訓往斯字方指川流處 植

或問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曰古說是見川流因歎天地過去底物不息猶天運流行不息如此亦警學者要當如此不息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所以能見之 去僞

問注云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其反而求之身心固生生而不息氣亦流通而不息二者皆得之於天與天地爲一體者也然人之不能不息者有一二是不知後行不得二是役於欲後行不得人須是下窮理工夫使無一理之不明下克己工夫使無一私之或作然此兩段工夫皆歸在敬上故明道云其要只在謹獨曰固是若不謹獨便去隱微處間斷了能謹獨然後無間斷若或作或輟如何得與天地相似 節○士毅錄云此只要常不間斷了○賀孫

或問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此道體之本然也如何曰程子言之矣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 云云 皆與道爲體與道爲體此句極好某嘗記得舊作觀瀾記兩句云觀湍流之不息悟有本之無窮 淵

或問子在川上曰此是形容道體伊川所謂與道爲體此一句最妙某嘗爲人作觀瀾詞其中有兩句云觀川流之不息兮悟有本之無窮又問明道曰其要只在謹獨如何曰能謹獨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若不謹獨便有欲來參入裏面便間斷了也如何却會如川流底意又問明道云自漢以來諸儒皆不識此如何曰是他不識如何却要道他識此事除了孔孟猶是佛老見得此形象譬如畫人一般佛老畫得些模樣後來儒者於此全無相著如何教他兩箇不做大祖道曰只爲佛老從心上起工夫其學雖不是然却有本儒者只從言語文字上做有知此事是合理會者亦只做一場話說過了所以輸與他曰彼所謂心上工夫本不是然却勝似儒者多公此說却是 祖道

問注云此道體之本然也後又曰皆與道爲體向見先生說道無形體却是這物事盛載那道出來故可見與道爲體言與之爲體也這體字較粗如此則與本然之體微不同曰也便在裏面只是前面體字說得來較闊連本末精粗都包在裏面後面與道爲體之體又說出那道之親切底骨子恐人說物自物道自道所以指物以見道其實這許多物事湊合來便都是道之體道之體便在這許多物事上只是水上較親切易見 僩

公晦問子在川上注體字是體用之體否曰只是這箇體道之體只是道之骨子 節

問如何是與道爲體曰與那道爲形體這體字較麤只是形體

問猶云性者道之形體否曰然 僩

問注云此道體也下面云是皆與道爲體與字其義如何曰此等處要緊與道爲體是與那道爲體道不可見因從那上流出來若無許多物事又如何見得道便是許多物事與那道爲體水之流而不息最易見者如水之流而不息便見得道體之自然此等處閑時好玩味 炎

與道爲體此四字甚精蓋物生水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爲體也 學蒙

先生舉程子與道爲體之語示過言道無形體可見只看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不息物生不窮顯顯者乃是與道爲體

問伊川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至皆與道爲體如何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本無體此四者非道之體也但因此則可以見道之體耳那無聲無臭便是道但尋從那無聲無臭處去如何見得道因有此四者方見得那無聲無臭底所以說與道爲體劉用之曰如炭與火相似曰也略是如此 義剛

徐問程子曰日往則月來至皆與道爲體何謂也曰日月寒暑

等不是道 寓錄云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不息物生不窮亦只是箇 然無這道便也無這箇了惟有這道方始有這箇既有這箇則就上面便可見得道這箇是與道做骨子問張思叔說此便是無窮伊川曰一箇無窮如何便了得何也曰固是無窮然須看因甚恁地無窮須見得所以無窮處始得若說天只是高地只是厚便也無說了須看所以如此者是如何 寓同

問元興問與道爲體曰天地日月陰陽寒暑皆與道爲體又問此體字如何曰是體質道之本然之體不可見觀此則可見無體之體如陰陽五行爲太極之體又問太極是體二五是用曰此是無體之體叔重曰如其體則謂之易否曰然又問有天德便可語王道曰有天德則便是天理便做得王道無天德則做王道不成又曰無天德則是私意是計較後人多無天德所以做王道不成 節

伊川說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這箇體字似那形體相似道是虛底道理因這箇物事上面方看見如曆家說二十八宿爲天之體天高遠又更運轉不齊不記這幾箇經星如何見得他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經禮曲禮便是與仁爲體 寓

至之問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便是純亦不已意思否曰固是然此句在吾輩作如何使用曰學者當體之以自強不息曰只是要得莫間斷程子謂此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謹獨與這裏何相關只少有不謹便斷了 寓

又曰天理流行之妙若少有私欲以間之便如水被些障塞不得恁滔滔地流去問程子謂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曰是不曾識得佛氏却略曾窺得上面些箇影子 儒用

問註中有天德而後可以語王道先生云只是無些子私意

子在川上一段注此道體之本然也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才不省察便間斷此所以其要只在謹獨人多於

獨處間斷(泳)

因說此章問曰今不知吾之心與天地之化是兩箇物事是一箇物事公且思量良久乃曰今諸公讀書只是去理會得文義更不去理會得意聖人言語只是發明這箇道理這箇道理吾身也在裏面萬物亦在裏面天地亦在裏面通同只是一箇物事無障蔽無遮礙吾之心即天地之心聖人即川之流便見得也是此理無往而非極致但天命至正人心便邪天命至公人心便私天命至大人心便小所以與天地不相似而今講學便要去得與天地不相似處要與天地相似又曰虛空中都是這箇道理聖人便隨事物上切出來又曰如今識得箇大原了便見得事事物物都從本根上發出來如一箇大樹有箇根株便有許多芽蘖枝葉牽一箇則千百箇皆動(夔孫)

因說子在川上章問明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也是這意思曰固是天地與聖人一般但明道說得寬(夔孫)

問見大水必觀焉是何意曰只川上之歎恐是夫子本語孟荀之言或是傳聞之訛(必大)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章

至之問好德如好色此即大學如好好色之意要得誠如此然集註載衛靈公事與此意不相應何也曰書不是恁地讀除了靈公事便有何發明存靈公事在那上便有何相礙此皆沒緊要聖人當初只是恁地嘆未見好德如那好色者自家當虛心去看又要反求思量自己如何便是好德如何便是好色方有益若只管去校量他與聖人意思愈見差錯聖人言語自家當如奴僕只去隨他教住便住教去便去今卻如與做師友一般只去與他校如何得大學之說自是大學之意論語之說自是論語之意論語只是說過去尾重則首輕這一頭低那一頭昂大學只將兩句平頭說去說得尤力如何要合兩處意來做一說得(寓○蜀錄作林一之問文少異)

叔重問何謂拱揖曰如翱翔(節)

語之而不惰章

讀語之而不惰曰惟於行上見得他不惰(時舉)

陳仲亨問語之而不惰於甚處見得曰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欲罷不能皆是其不惰處(義剛)

問如何是不惰處曰顏子聽得夫子說話自然住不得若他人聽過了半疑半信若存若亡安得不惰(雉)

問語之不惰曰看來不惰只是不說沒緊要底話蓋是那時也沒心性說得沒緊要底話了(燾)

子謂顏淵章

問未見其止曰如橫渠之說以為止是止於中亦說得但死而不活蓋只是顏子未到那極處未到那成就結果處蓋顏子一箇規模許多大若到那收因結果必有大段可觀者也(燾)

苗而不秀章

徐問苗而不秀秀而不實何所喻曰皆是勉人進學如此這箇道理難當只管恁地勉強去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大槩只說物有生而不到長養處有長養而不到成就處(淳)

苗須是秀秀須是實方成不然何所用學不至實亦何所用

後生可畏章

問後生可畏是方進者也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中道而止者也曰然(燾)

朱子語類卷第三十七　計一十三版

論語十九

子罕篇下

法語之言章

法語之言巽與之言巽謂巽順與他說都是教他做好事如有言遜于汝志重處在不改不繹聖人謂如此等人與他說得也不濟事故曰吾末如之何也已 端蒙

植說此章集注云法語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敬憚至帳中可其奏可謂從矣然黯論武帝內多慾而外施仁義豈非面從集注云巽言無所乖忤故必悅然不繹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如孟子論太王好色好貨齊王豈不悅若不知繹則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徒知古人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先生因曰集注中舉楊氏說亦好 植

三軍可奪帥章

志若可奪則如三軍之帥被人奪了做官奪人志志執得定故不可奪執不牢也被物欲奪去志眞箇是不可奪 泳

衣敝縕袍章

衣敝縕袍是裏面夾衣有綿作胎底 義剛

衣敝縕袍也有一等人資質自不愛者然如此人亦難得 淳

先生曰李閎祖云枝是疾人之有求是恥己之無呂氏之說亦近此意然此說又分曉 畨

問子路終身誦之曰是自有一般人著破衣服在好衣服中亦不管著子路自是不把這般當事後問子路卻是能克治如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曰子路自是恁地人有好物事猶要與衆人共用了上蔡論語中說管仲小器處一段極好 畨

問子路終身誦之此子路所以不及顏淵處蓋此便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底意思然他將來自誦便是無那無伐善施勞意思曰所謂終身誦之亦不是他矜伐只是將這箇做好底事終身誦之要常如此便別無長進矣又問呂氏貧與富交強者必忮弱者必求之語曰世間人見富貴底不是心裏妒嫉他便羨慕他只是這般見識爾 僩

謝教問子路終身誦之夫子何以見得終其身也曰只是以大勢恁地這處好只不合自擔當了便止於此便是自畫大凡十分好底事纔自擔便也壞了所謂有其善喪厥善 淳道怕擔了 閎是以載 可學

知者不惑章

知者不惑真見得分曉故不惑 泳

道夫問仁者不憂曰仁者通體是理無一毫私心事之來者雖無窮而此之應者各得其度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何憂之有 驤

仁者不憂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何憂之有 泳

或問仁者不憂但不憂似亦未是仁曰今人學問百種只是要克己復禮若能克去私意日間純是天理自無所憂如何不是仁 義剛

陳仲亨說仁者不憂云此非仁體只是說夫子之事先生曰如何又生出這一項情節恁地則那兩句也須恁地添一說始得這只是統說仁者便是不憂 義剛

勇者不懼氣足以助道義故不懼故孟子說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今有見得道理分曉而反懾怯者氣不足也 泳

或問勇者不懼舉程子明理可以治懼之說曰明理固是能勇然便接那不懼未得蓋爭一節在所以聖人曰勇者不懼意

李閎祖問論語所說勇者不懼處作有主則不懼恐有主字明

勇字未出曰也覺是是如此多是一時間下字未穩又且恁
地備員去因云前輩言解經命字爲難近人解經亦間有如
此處但是下語親切說得分曉若前輩所說或有不大故分曉
處亦不好知近來耿氏說易女子貞不字伊川說作字育之
字耿氏說作許嫁笄而字之字言女子貞不字者謂其未許
嫁也却與本爻所靖之義相通亦說得有理又云伊川易亦有不
分曉處甚多如益之用凶事作凶荒之凶直指刺史郡守而
言在當時未見有刺史郡守豈可以此說其謂益之用凶事
者言人臣之益君是責難於君之時必以危言鯁論忠動其
君而益之雖以中而行然必用圭以通其信若不用圭而通
又非忠以益於君也卓

行夫說仁者不憂一章曰勇者不懼勇是一箇果勇必行之意
說不懼也易見知者不惑知是一箇分辨不亂之意說不惑
也易見惟是仁如何會是不憂這須思之行夫云仁者順理故
不憂若只順這箇理做去自是無憂門意思也是如此更須
細思之久之行夫復云云曰畢竟也說得纔仁者所以無憂
者止緣仁者之心便是一箇道理看是甚麼事來不問大小
改頭換面來自家此心各各是一箇道理應副去不待事來
方始安排心便是理了不是方見得道理合如此做不是方
去恁地做謨○恪
恭行夫問仁者不憂一章曰知不惑勇不懼却易理會仁者不
憂須思量仁者如何會不憂蔡云莫只是無私否吁錄云者
無私心天理不憂曰固是無私然所以不憂者須看得透方得楊
至之云是人欲淨盡自然樂否曰此亦只是貌說洪慶問先
生說是如何曰仁者心便是理看有甚事來便有道理應他
所以不憂方子錄云仁者理即是心心即是理有一事來便有一理以應之所以無憂○恪錄一作仁者心與
理一心純是這道理看甚麼事來自有這道理在處置他自不煩惱人所以憂者只是卒然遇
著一事不有一箇道理應他便不免有憂恪錄一作今人有這事卻無這道理便處置不去

所以憂者只是處未得○微問錄云人所以
方毅父問知者不惑明理便能無私否曰也有人明理而不能
去私欲者然去私欲必先明理無私欲則不屈於物故勇惟
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知至於教人當以知爲先
謨○寓錄少異
先生說知者不惑章曰惟不惑不憂便生得這勇來植
問知者不惑章曰有仁知而後有勇然而仁知又少勇不得蓋
雖曰仁能守之只有這勇方能守得到頭方能接得去若無
這勇則雖有仁知少間亦恐會放倒了所以中庸說仁知勇
三者勇本是箇沒緊要底物事然仁知不是勇則做不到頭
半途而廢燾

或問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何以與前面知者不惑仁
者不憂勇者不懼次序不同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
先此誠而明明而誠也中庸言三德之序如何曰亦爲學者
言也問何以勇皆在後曰末後做工夫不退轉此方是勇銖
或問人之所以憂或懼者只是窮理不盡故如此若窮盡天下
之理則何憂何懼之有因其無所憂故名之曰仁因其無所
惑故名之曰知因其無所懼故名之曰勇不知二說孰是曰
仁者隨所寓而安自是不憂知者所見明自是不惑勇者所
守定自是不懼夫不憂不惑不懼自有次第或曰勇於義是
義理之勇如孟施舍北宮黝皆血氣之勇人傑錄云或曰勇於義是義理之勇
又曰大勇如孟施舍北宮黝皆血氣之勇曰二者也須窮理克復方得只
如此說不濟事去偽
問知者不惑集注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終之看此三句恐
知是致知格物仁是存養勇是克治之功先生首肯曰是勇
是持守堅固問中庸力行近乎仁又似勇者不懼意思曰交
互說都是如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三知都
是知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三行都是仁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三近都是勇當

可與共學章

可與共學有志於此可與適道已看見路脈可與立能有所立可與權遭變事而知其宜此只是大綱如此說 可學

問可與適道章曰這箇只說世人可與共學底未必便可與適道可與適道底未必便可與立可與立底未必便可與權學時須便教可適道適道便更教立去立便須教權去 植

或問可與立是如嫂叔不通問可與權是嫂溺援之以手曰然 燾

問權地位如何曰大賢已上 可學

權是稱量教子細著 閎祖

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秤權是將這秤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 僩

經自經權自權但經有不可行處而至於用權此權所以合經也如湯武事伊周事嫂溺則援事常如風和日暖固好變如迅雷烈風若無迅雷烈風則都旱了不可以爲常 泳

宜久問可與權曰權與經不可謂是一件物事畢竟權自是權經自是經但非漢儒所謂權變權術之說聖人之權雖異於經其權亦是事體到那時合恁地做方好 賀孫

可與立未可與權亦是甚不得已方說此話然須是聖人方可與權若以顏子之賢恐也不敢議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而今人才磨便磷才涅便緇如何更說權變所謂未學行先學走也 僩

先生因說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處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君子小人君子固當用小人固當去然方當小人進用時猝乍要用君子也未得當其深根固蔕時便要去他適爲所害這裏須斟酌時宜便知箇緩急深淺始得或言本朝人才過於漢唐而治效不及者緣漢唐不去攻小人本朝專要去小人所以如此曰如此說所謂內君子外小人古人且胡亂恁地說不知何等議論某看學問專去利害上計較恐出此又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則利自在明其道則功自在專去計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 寓

叔重問程子云權者言秤錘之義也何物以爲權義是也然也只是說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此意如何看曰此如有人犯一罪性之剛者以爲可誅性之寬者以爲可恕槪之以義皆未是合宜此則全在權量之精審然後親切不差欲其權量精審是他平日涵養本原此心虛明純一自然權量精審伊川嘗云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 時舉

問經權之別曰經與權須還他中央有箇界分如程先生說則無界分矣程先生權卽經之說其意蓋恐人離了經然而家來袞去則經與權都鶻突沒理會了又問權是秤錘也稱衡是經否曰這箇以物譬之難得親切久之曰稱得平不可增加些子是經到得物重衡昂移退是權依舊得平便是合道故反經亦須合道也 寓

問經權曰權者乃是到這地頭道理合當恁地做故雖異於經而實亦經也且如冬月便合着綿向火此是經忽然一日煖則亦須使扇當風坐此便是權伊川謂權只是經意亦如此但說經字太重若偏了漢儒反經合道之說却說得經權兩字分曉但他說權遂謂反了經一向流於變詐則非矣 義剛

用之問權也者反經而合於道此語亦好曰若淺說亦不妨伊川以爲權便是經某以爲反經而合於道乃所以爲經如征伐視揖遜放廢視臣事豈得是常事但終是正也 賀孫

或問伊川云權卽是經漢儒云反經合道其說如何曰伊川所說權是說這處合恁地做便是正理須是曉得他意漢儒語亦未十分有病但他意却是橫說一向不合道理胡做了又

曰男女授受不親是常經合恁地嫂溺援之以手亦是道理合恁地但不是每常底道理了譬如冬月衣裘附火是常理也忽然天氣做熱便須衣夾揮扇然便不是每常底常理了公羊就宋人執祭仲處說得權又怪異了又曰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義剛

吳伯英問伊川言權即是經何也曰某常謂不必如此說孟子分明說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權與經豈容無辨但是伊川見漢儒只管言反經是權恐後世無忌憚者皆得借權以自飾因有此論耳然經畢竟是常權畢竟是變又問某欲以義字言權如何曰義者宜也權固是宜經獨不宜乎閎祖

問經權不同而程子云經即權也曰固是不同經是萬世常行之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大槩不可用時多又曰權是時中不中則無以為權矣賜

或問反經合道之說程先生不取乃云不必說權權即是經如何曰某常以為程先生不必如此說是多說了經者道之常也權者道之變也道是箇統體貫乎經與權如劉先生之說則鶻突了所謂經衆人與學者皆能循之至於權則非聖賢不能行也燾

或有書來問經權先生曰程子固曰權即經也人須著子細看此項大段要子細經是萬世常行之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須是合義也如湯放桀武王伐紂伊尹放太甲此是權也若日日時時用之則成甚世界了或云權莫是中否曰是此一時之中不中則無以為權矣然舜禹之後六七百年方有湯湯之後又六七百年方有武王權也是難說故夫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到得可與權時節也是地位太煞高了也祖道

或問經與權之義曰公羊以反經合道為權伊川以為非若平看反經亦未為不是且如君臣兄弟是天地之常經不可易者湯武之誅桀紂却是以臣弑君周公之誅管蔡却是以弟殺兄豈不是反經但時節到這裏道理當恁地做雖然反經却自合道理但反經而不合道理則不可若合道理亦何害於經乎又曰合於權便是經在其中正甫謂權義舉而皇極立權義只相似曰義可以總括得經權不可將來對權義當守經則守經義當用權則用權所以謂義可以總括得經權若可權義並言如以兩字對一字當云經權舉乃可伊川曰惟義無對伊川所謂權便是經亦少分別須是分別經權自是兩物到得合於權便自與經無異如此說乃可恪

問可與立如何是立曰立是見得那正當底道理分明了不為事物所遷惑又問程子謂權只是經先生謂以孟子援嫂之事例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莫是經是一定之理權則是隨事以取中既是中則與經不異否曰經是常行道理權則是那常理行不得處不得已而有所通變底道理權得其中固

是與經不異畢竟權則可暫而不可常如堯舜揖遜湯武征誅此是權也豈可常行乎觀聖人此意畢竟是未許人用權故學者須當先理會那正底道理且如朝廷之上辨別君子小人君子則進之小人則去之此便是正當底道理今人不去理會此却說小人亦不可盡去須放他一路不爾反能害人自古固有以此而濟事者但終非可常行之理若是君子小人常常並進則豈可也廣

亞夫問可與立未可與權曰漢儒謂反經合道為權伊川謂權是經所不及者權與經固是兩義然論權而全離乎經則不是蓋權是不常用底物事如人之病熱病者當服涼藥冷病者當服熱藥此是常理然有時有熱病却用熱藥去發他病者亦有冷病却用冷藥去發他病者此皆是不可常用者然須是下得是方可若有毫釐之差便至於殺人不是則劇然若用得是便是少他不得便是合用這箇物事既是合用茲

權也所以為經也大抵漢儒說權是離了箇經說伊川說權便道權只在經裏面且如周公誅管蔡與唐太宗殺建成元吉其推刃於同氣者雖同而所以殺之者則異蓋管蔡與商之遺民謀危王室此是得罪於天下得罪於宗廟蓋不得不誅之也若太宗則分明是爭天下故周公可以謂之權而太宗不可謂之權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故在伊尹可以謂之權而在他人則不可也權是最難用底物事故聖人亦罕言之自非大賢以上自見得這道理合是恁地了不得也 時舉

因論經權二字曰漢儒謂權者反經合道却是權與經全然相反伊川非之是矣然却又曰其實未嘗反經權與經又却是一箇略無分別恐如此又不得權固不離於經看可與立未可與權及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事毫釐之間亦當有辨文蔚曰經是常行之理權是通變之法曰大綱說固是如此要就程子說中分別一箇異同須更精微文蔚曰權只是經之用且如秤衡有許多星兩一定而不可易權往來秤物使輕重恰好此便是經之用曰亦不相似大綱都是只爭些子伊川又云權是經所不及者此說方盡經只是一箇大綱權是那精微曲折處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是經常之道如何動得其間有該不盡處須是用權權即經之要妙處也非見理大段精審不能識此可與立便是可與經却未可與權此見經權毫釐之間分別處莊子曰小變而不失其大常或曰莊子意思又別曰他大槩亦是如此但未知他將甚做大常 文蔚○閎銖錄出

經與權之分諸人說皆不合曰若說權自權經自經不相干涉固不可若說事須用權經須權而行權只是經則權與經又全無分別觀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則權與經須有異處雖有異而權實不離乎經也這裏所爭只毫釐只是諸公心麄看不子細伊川說權只是經恐也未盡嘗記龜山云權者經之所不及這說却好蓋經者只是存得箇大法正當底道理而已蓋精微曲折處固非經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所以說中之為貴者權之者即是經之要妙處也如漢儒說反經合道此語亦未甚病蓋事也有那反經底時節只是不可說事事要反經又不可說全不反經如君令臣從父慈子孝此經也若君臣父子皆如此固好然事有必不得已處經所行不得處也只得反經依舊不離乎經耳所以貴乎權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立便是經可與立則能守箇經有所執立矣却說未可與權以此觀之權乃經之要妙微密處非見道理之精密透徹純熟者不足以語權也又曰莊子曰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便是經權之別或曰恐莊子意思又別曰他大槩亦是如此只不知他把甚麽做大常人云事有緩急理有小大這樣處皆須以權稱之僩問子莫執中程子之解經便是權則權字又似海說如云時措之宜事事皆有自然之中則似事事皆用權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言之則權字須有別曰執中無權這權字稍輕可以如此說嫂溺援之以手之權這權字却又重亦有深淺也 僩

問伊川謂權只是經如何曰程子說得却不活絡如漢儒之說權却自曉然曉得程子說底知得權也是常理曉不得他說經權却鶻突了某之說非是異程子之說只是須與他分別經是經權是權且如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此是經也有時天之氣變則冬日須着飲水夏日須着飲湯此是權也權是礙着經行不得處方始用得然却依前是常理只是不可數數用如舜不告而娶豈不是怪差事以孟子觀之那時合如此處然使人人不告而娶豈不亂大倫所以不可常用 賜○夔孫錄詳別出

問經權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此是經也有時行不得處

冬日須飲水夏日則飲湯此是權也此又依前是經但經是可常之理權是礙着經行不得處方始用權然當那時却是常理如舜不告而娶是箇非常底事然以孟子觀之却也是常理只是不可常用如人人不告而娶大倫都亂了因推說湯武事伊川說權只是經却說得死了不活如某說非是異伊川說即是須為他分别經是經權是權如漢儒反經之說却經權曉然在眼前伊川說曉得底却知得權也是常理曉不得底却鶻突了如大過卦說道無不中無不常聖人有小過無大過某謂不須恁地說聖人既說有大過直是有此事但云大過亦是常理則得因舉晉州蒲事云其舊不曉文定之意後以問其孫伯逢他言此處有意思但難說出如左氏分明有稱君君無道之說厲公信有罪但廢之可也欒書中行偃直弑之則不是然畢竟厲公有罪故難說出後必有曉此意者夔孫

問可與立未可與權看來權字亦有兩樣伊川以權只是經每日事事物物上稱量箇輕重處置此權也權而不離乎經也若論堯舜禪遜湯武放伐此又是大底權是所謂反經合道者也曰只一般但有小大之異耳如堯舜之禪遜是遜與人遜一盆小也是遜湯武放伐是爭爭一箇彈丸也是爭康節詩所謂唐虞玉帛煙光紫湯武干戈草色萋大小不同而已矣堯夫非是要爭詩正此意也伊川說經權字將經做箇大抵物事經却包得那箇權此說本好只是據聖人說可與立未可與權須是還他是兩箇字經自是經權自是權若如伊川說便用廢了那權字始得只是雖是權依舊不離那經權只是經之變如冬日須向火忽然一日大熱須着使扇這便是反經今須是曉得孔子說又曉伊川之說方得若相把做一說如兩脚相併便行不得須還他是兩隻脚雖是兩隻依舊是脚又曰若不是大聖賢用權少間出入便易得走作側

恭父問可與立未可與權曰可與立者能處置得常事可與權者即能處置得變事雖是處變事而所謂處置常事意思只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此說義與權自不同漢儒有反經之說只緣將論語下文偏其反而誤作一章解故其說相承曼衍且看集義中諸儒之說莫不連下文獨是范純夫不如此說蘇氏亦不如此說自以唐棣之華為下截程子所說漢儒之誤固是如此要之反經合道一句細思之亦通緣權字與經字對說纔說權便是變却那箇須謂之反可也然雖是反那經却不悖於道雖與經不同而其道一也因知道伊川之說斷然經自是經權亦是經漢儒反經之說不是此說不可不知然細與推考其言亦無害此說亦不可不知義字大自包得經與權自在經與權過接處如事合當如此區處是常法如此固是經若合當如此亦是義當守其常事合當如此區處却變了常法恁地區處固是權若合當恁地亦是義當

通其變文中子云權義舉而皇極立若云經權舉則無害今云權義舉則義字下不得何故却是將義來當權不知經自是義權亦是義義字兼經權而用之若以義對經恰似將一箇包兩物之物對着包一物之物行夫云經便是權曰不是說經便是權經自是經權自是權但是雖反經而能合道却無背於經如人兩脚相似左脚自是左脚右脚自是右脚行時須一脚先一脚後相待而行方始行得不可將左脚便喚做右脚右脚便喚做左脚繫辭說井以辨義又說井居其所而遷井是不可動底物事水却可隨所汲而往如道之正體却一定於此而隨事制宜自莫不當所以說井以辨義又云井居其所而遷賀孫

唐棣之華章

問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曰此自是一篇詩與今常棣之詩別常音裳爾雅棣栘似白楊江東呼夫栘常棣棣子如櫻桃可食

自是兩般物此說詩不知當時詩人思個甚底東坡謂思賢而不得之詩看來未必是思賢但夫子大槩止是取下面兩句云人但不思思則何遠之有初不與上面說推處是一段唐棣之華而下自是一段緣漢儒合上文爲一章故誤認偏其反而爲反經合道所以錯了晉書於一處引偏字作翩反作平聲言其花有翩反飛動之意今無此詩不可考據故不可立爲定說 去僞

或問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一章時舉因云人心放之甚易然反之亦甚易曰反之固易但恐不能得他久存爾 時舉

朱子語類卷第三十八 計八版

論語二十

鄉黨篇

總論

鄉黨記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 泳

如鄉黨說聖人容色處是以有事觀聖人如言燕居申申夭夭是以無事時觀聖人學者於此又知得聖人無時無處而不然焉 燾

鄉黨一篇自天命之謂性至道不可須臾離也皆在裏面許多道理皆自聖人身上迸出來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熟是以紀之詳也 燾

問看論語及鄉黨之半曰覺公看得淺未甚切已終了鄉黨篇更須從頭溫一過許多說話盡在集注中 賀孫

問賀孫讀鄉黨已終覺得意思如何曰見得段段都是道理合着如此不如此定不得纔有些子不如此心下便不安曰聖賢一句是一箇道理要得教人識着都是要人收拾已放之心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非是學問只在求放心非把求放心爲學問工夫乃是學問皆所以求放心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大要皆欲使人思無邪而已 蹟

第一節 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不同

看鄉黨篇須以心體之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如何是似不能言者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如何是便便言唯謹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如何是侃侃如何是誾誾 義剛錄云看鄉黨一篇須是想象他如何是侃侃如何是誾誾是如何不可一衮看 問

先生解侃侃誾誾四字不與古注同古注以侃侃爲和樂誾誾爲中正曰衍字乃訓和樂與此侃字不同說文以侃爲剛直後漢書中亦云侃然正色誾誾是和說而諍此意思甚好和說則不失事上之恭諍則又不失自家義理之正 賡

或問鄉黨如恂恂侃侃之類曰如此類解說則甚易須是以心體之眞自見箇氣象始得 士毅

問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或有大是非利害似不可不說所謂似不能言者恐但當以卑遜爲主所以說似不能言曰不是全不說但較之宗廟朝廷爲不敢多說耳問其在宗廟朝廷集注云宗廟禮法之所在在宗廟則每事問固是禮法之所在不知聖人還已知之而猶問還以其名物制度之非古而因訂之曰便是這處某嘗道是孔子初仕時如此若初來問一番了後番番來番番問恐不如此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呼曰鄹人之子是與孔子父相識者有此語多應是孔子初年 賀孫

第二節 雖朝廷事上[illegible]不同

亞夫問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曰侃侃是剛直貌以其位不甚尊故吾之言可得而直遂至於上大夫之前則雖有所諍必須有含蓄不盡底意思不如侃侃之發露得盡也問子侍側一章義亦如此 卑皐

問注云侃侃剛直誾誾和悅而諍不知諍意思如何曰說道和悅終不成一向放倒了到合辨別處也須辨別始得內不失其事上之禮而外不至於曲從如古人用這般字不是只說字義須是想象這意思是如此如恂恂皆是有此意思方下此字如史記云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斷字閒這正見和悅而諍底意思當道化盛時班白者不提挈不負戴於道路少壯者代其事到周衰少壯者尚欲執其任而老者自不肯安爭欲自提挈自負戴此正是和悅而諍 賀孫

誾誾說文云和悅而諍看得字義是一難底字緣有爭義漢志洙泗之間斷斷義一同兩齒相斷 泳

漢書諸尚書爭一件事其中有云誾誾侃侃得禮之容緘嘿邪心非朝廷福 泳

第三節 爲君擯相

問賓不顧矣曰古者賓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賓更不顧而去國君於列國之卿大夫亦如此 燾

問君召使擯擯如其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擯者五人以次傳命曰古者擯介之儀甚煩如九命擯五人介則如命數是九人賓主相見自擯以下列兩行行末相近如主人說一句主人之擯傳許多擯者說又交過末介傳中介直至賓之上介方聞之賓 賀孫

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賓有介賓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賓主方相見又曰看來古人大故淳朴人君出命不甚會說話所以着人代他說話 淳

植舉注云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揖右人傳命出也揖左人傳命入也曰然 植

集注引晁氏說謂孔子無使擯執圭之事正淳曰定公十年夾谷之會孔子相恐即擯相之相曰相自是相擯自是擯相是相其禮儀擯是傳道言語故擯用命數之半以次傳說 必大

集注 燾

第四節 在朝之容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注云棖闑之間由闑右不踐閾只是自外入右邊門邊乃君出入之所閾如一木柱門如今人多用石墩當兩門中臣僚闑右邊出入 而此訪方字自作出 賀孫

棖如今𡱈頭相似闑當中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掩左扉人君多出在門外見人所以當棖闑之間爲君位 泳

問立不中門或問謂門之左右扉各有中其說可考否曰門之中有闑扉之兩旁有棖棖闑之間即中古人常闔左扉所謂中門者謂右扉之中也 必大

蕭問過位色勃如也注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曰古今之

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
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君立於門屏之間屏者乃門間
蕭墻也今殿門亦設之三公九卿以下設位於廷中故謂之
三槐九棘者廷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也 雉

過位注云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曰如今人廳門之內屏門之
外似周禮所謂外朝也 植

問復其位踧踖如也曰此是到末梢又結算則箇若衆人到末
梢便撒了聖人則始乎敬終乎敬故到末稍又整頓則箇 燾

第五節 爲君聘

上如揖下如授舊說亦好但此方說升堂時其容如此既升堂
納圭於君前即不復執之以下故說做下堂不得所以只用
平衡之說言之上下謂執圭之高低也 必大

執圭上如揖下如授前輩多作上階之上下階之下其實既下
則已不用勞往往授介者只是高不過於揖故如揖下不低
於授故如授 賀孫

享禮有容色曰聘但以圭至享則更用圭璧庭實 植

問聘享之禮曰正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以命圭通信少
間仍舊退還命圭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幣皮與馬
之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夫人凡三四次方畢所
獻之物皆受但少間別有物回之又問庭實曰皮幣與馬皆
陳之於庭實私覿是所遣之大夫既以君命行聘享之禮畢
却行私禮參見他國之君也 燾

饗禮有容色儀禮謂發氣滿容何故如此曰聘是初見時故其
意極於恭肅既聘而享則用圭璧以通信有廷實以將其意
比聘時漸紓也 聘禮篇

私覿愉愉曰聘者享禮乃其君之信私覿則聘使亦有私禮物
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 植

第六節 衣服之制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今反以紅紫爲朝服 賀孫

紺是而今深底鴉青色 義剛

緅亦青揚赤色揚浮也 宙

問緅以飾練服緅是絳色練服是小祥後喪服如何用絳色以
爲飾曰便是不可曉此箇制度差異絳是淺紅色紺是青赤
色如今之閃青也 夔

問紅紫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不知古之婦人女子亦多以紅
紫爲服否曰此亦不可知但據先儒如此說耳 賀

倩纁絳朱此紅之淺深數一入爲倩再入爲纁三入爲絳四入爲
朱 子蒙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或蒙彼縐絺有兩說 泳

裘乃純用獸皮而加裘衣如今之貂裘或問狐白裘曰是集衆
狐爲之 植

第七節 謹齊事

明衣即是箇布衫長一身有半欲蔽足爾又曰即浴衣也見玉
藻注 植

問齊必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而今之致齋者有酒何也曰飲酒非
也但禮中亦有飲不至醉之說 賀

問齊必變食曰常是不食五辛 畬

第八節 飲食之制

一言一語一動一作一坐一立一飯一食都有是非是底便是
天理非底便是人欲如孔子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
食不多食無非天理如口腹之人不時也食不正也食失飪
也食便都是人欲便都是逆天理如只喫得許多物事如不
當喫纔去貪喫不住都是逆天理看道理只管進只管細便
好只管見上面只管有一重方好如一物相似剝一重又剝
一重又有一重又剝一重剝到四五重剝得許多皮殼都盡
方見真實底今人不是不理會道理只是不肯子細只守着

自底便了是是非非一向都沒分別如詖淫邪遁之辭也不消得辨便說道是他自陷自蔽自如此且任他抑和同過也不妨 賀孫

問割不正不食與席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日用間纔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曰聖人之心無毫釐之差謂如事當恁地做時便硬要恁地做且如不得其醬不食這一物合用醬而不得其醬聖人寧可不喫蓋皆欲得其當然之則故也又問注云精鑿也曰是舂教那米白着 燾

不得其醬不食其字正緊要其醬如魚膾芥醬之類 閎祖

不得其醬非今所謂醬如禮記內則中有數般醬隨所用而不同 植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非特肉也凡蔬果之類皆不可勝食氣 泳

第十節 居鄉

問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集注云欲其依己而安或云存室

神蓋五祀之屬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故祖考之精神依於己若門行户竈之屬吾身朝夕之所出入則鬼神亦必依己而存曰然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為天子者這一箇神明是多少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蔡云子陵足加帝腹便見客星侵帝座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紂未做不好時便與天相配是甚細事 賀孫

第十一節 問人饋藥

蘇嘗問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曰古人重此禮遣使者問人於他邦則主人拜而送之從背後拜潘子善因言浙中若納婦嫁娶盛禮時遣人入傳語婚姻之家亦拜送之至反命則不拜也 植

問康子饋藥拜而受之看此一事見聖人應接之間義理發見極其周密曰這般所在却是龜山看得子細云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所以慎疾必告之直也直而有禮故其直不絞龜山為人粘泥故說之較密 賀孫

第十二節 事君之禮

君祭先飯尋常則主人延客祭如世俗出生之類今侍食於君君祭則臣先自喫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饒人取那飲食來請君祭 泳

問疾君視之方東首常時首當在那邊禮記自云寢常當東首其平時亦欲受生氣恐不獨於疾時為然曰常時多東首亦有隨意卧時節如記云請席何向請衽何趾這見得有隨意向時節然多是東首故玉藻云居常當户寢常東首也常寢於北牖下君問疾則移南牖下 賀孫

問病者居北牖之義曰是就北牖下安牀睡因君來故遷之南牖下使以南面視己耳 義剛

第十三節 交朋友之義

問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非祭肉不拜朋友之義固當如此後世同志者少而泛然交處者多只得隨其淺深厚薄度其方量為之寧可過厚不可過薄曰朋友交游固有淺深若泛然之交一一要周旋也不可於自家情分稍厚自若如此須是情文相稱若泛泛施之却是曲意徇物古人於這般所在自分明如交友稱其信也執友稱其仁也自有許多樣又如於師吾哭諸寢朋友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哭於野恩義自有許多節 賀孫

第十四節 容貌之變

問記云若有疾風迅雷甚雨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看來不如此定是不安但有終日之雷終夜之雨如何得常如此曰固當常如此但亦主於疾風迅雷甚雨若平平底雷風雨也不消如此問當應接之際無相妨否曰有事也只得應 賀孫

第十五節 升車之容

立之說車中不內顧一章曰立視五巂式視馬尾巂規也車輪一轉之地車輪高六尺圍三徑一則闊丈八五轉則正為九丈矣立視雖遠亦不過此 時舉

朱子語類卷第三十九計一十二版

論語二十一

先進篇上

先進於禮樂章

立之問先進後進於禮樂文質何以不同曰禮只是一箇禮用得自不同如升降揖遜古人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去後人便自做得一般樣或好看了古人只是正容謹節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樂亦只是一箇樂亦是用處自不同古樂不可得而見矣只如今人彈琴亦自可見如誠實底人彈便雍容平淡自是好聽若弄手弄脚撰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見繁碎耳因論樂黃鍾之律最長應鍾之律最短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十二律旋相為宮宮為君商為臣樂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聲如今響板子有十六箇十二箇是正律四箇是四清聲清聲是減一律之半如應鍾為宮其聲最短而清或蕤賓為商則是商聲高似宮聲是為臣陵君不可用遂乃用蕤賓律減半為清聲以應之雖然減半然只是此律故亦自能相應也此是通典載此一項徽宗朝作大晟樂其聲是一聲低似一聲故其音緩散太祖英明不可及當王朴造樂時聞其聲太急便令減下一律其聲遂平 時舉

問先進於禮樂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曰也不止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如今日事都恁地侈靡某在南康時通上位書啓只把紙封後來做書盝如今盡用紫羅背盝內用真紅事事都如此如何合殺問孔子又云吾從周只是指周之前輩而言曰然聖人窮而在下所用禮樂固是從周之前輩若聖人達而在上所用禮樂須更有損益不止從周之前輩若答顏子為邦之問則告以四代之禮樂問如孔子所言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又云禮

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皆欲須過就中之意曰固是此等語最多又云觀聖人意思因見得事事都如此非獨禮樂如孟子後面說許多鄉原狂狷亦是此意鄉原直是不好寧可是狂底狷底如今人恁地文理細密倒未必好寧可是白直麤疎底人賀孫

夫子於禮樂欲從先進今觀禮書所載燕饗之禮品節太繁恐亦難用不若只如今人宴集就中删修使之合義如鄉飲酒禮向來所行真成強人行之何益所以難久不若只就今時宴飲之禮中删改行之情意却須浹洽必大

從我於陳蔡章

問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曰此說當從明道謂此時適皆不在孔子之門思其相從於患難而言其不在此耳門人記之因歷數顏子而下十人并目其所長云耳[illegible]

問德行不如可兼言語文學政事否曰不消如此看自就逐項上看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有德行而短於才者因云冉伯牛閔子之德行亦不多見子夏子游兩人成就自不同胡五峯說不如集注中載否他說子夏是循規守矩細密底人子游却高朗又欠細密工夫荀子曰弟作其冠神禫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如學子游之弊只學得許多放蕩疎闊意思賀孫因舉如喪至乎哀而止事君數斯辱朋友數斯疏皆是子游之言如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等語皆是子夏之言又如子游能養而不能敬子夏能敬而少温潤之色皆見二子氣象不同處曰然賀孫

問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別曰德行是箇兼內外貫本末全體底物事那三件各是一物見於用者也燾

德行得之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燾

回也非助我者也章

舊曾問李先生顏子非助我者處李先生云顏子於聖人根本有默契處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夏乃枝葉之助祖道

南容三復白圭章

先生令接讀問目南容三復白圭云不是一旦讀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此詩而欲謹於言行也此事見家語自分明時舉

顏路請子之車章

鄭問顏淵死孔子既不與之車若有錢還亦與之否曰有錢亦須與之無害淳

問注以爲命車何以驗之曰禮記言大夫賜命車節

門人厚葬章

門人厚葬是顏子之門人不得視猶子以有二三子故也嘆不得如葬鯉之得宜此古注說得甚好又簡徑明作

季路問事鬼神章

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泳

或問季路問鬼神章曰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這道理無欠闕到那死時乃是生理已盡亦安於死而無愧時舉

或問二氣五行聚則生散則死聚則不能不散如晝之不能不夜故知所以生則知所以死苟於事人之道未能盡焉能事鬼哉曰不須論鬼爲已死之物但事人須是誠敬事鬼亦要如此事人如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其所當事者事鬼亦然苟非其鬼而事之則諂矣去偽

問人鬼一理人能誠敬則與理爲一自然能盡事人事鬼之道有是理則有是氣人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是如此否曰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誠敬不至以之事人則必不能盡其道況事神乎不能曉其所以生則又焉能曉其所以死乎廣

亞夫問未知生焉知死先生曰若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才說
破則人便都理會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
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這生
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知矣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
也是也 時舉
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
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
氣化之日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無氣而
俱散無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無了
或問季路問鬼神章曰世間無有聚而不散散而不聚之物聚
時是這模樣則散時也是這模樣若道孔子說與子路又不
全與他說若道不說又也只是恁地 義剛
先生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曾以一時過乎厚者言之我於人
之不當事者不妄事則於鬼神亦然所以程子云能盡事人
之道則能盡事鬼之道 一而二二而一 過
問伊川謂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是兼氣與理言之否曰有
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 賀孫
徐問集注云鬼神不外人事在人事中何以見曰鬼神只是二
氣屈伸往來在人事如福善禍淫亦可見鬼神道理論語少
說此般話曰動靜語默亦是此理否曰亦是然聖人全不曾
說這般話與人以其無形無影因亦難說所謂敬鬼神而遠
之只如此說而已 驤○以下集注

閔子侍側章

問閔子誾誾冉有子貢侃侃二者氣象曰閔子純粹冉有子貢
便較粗了侃侃便有盡發見在外底氣象閔子則較近裏些
子 植
問冉有子貢侃侃如也這侃侃字只作剛直說如何曰也只是
剛直閔子審氣象便自深厚冉有子貢便都發見在外 賀孫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侃侃剛直之貌不必泥事迹以二子氣象
觀之賜之達求之藝皆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便自暴露
便自然有這般氣象閔子純於孝自然有誾誾氣象 端蒙
誾誾是深沉底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 夔孫
問誾誾行行侃侃皆是剛正之意如冉求平日自是箇退遜之
人如何也解有此意思曰三子皆意思大同小異求賜則微
見其意子路則全體發在外閔子則又全不外見然此意思
亦自在三子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
曰豈非以卑承尊最得入於柔佞卑諂三子各露其情實如
此故夫子樂之曰都無那委曲回互底意思 廣
問誾誾行行侃侃曰閔子於和悅中却有剛正意思仲由一於
剛正閔子深厚仲由較表露問子路不得其死然曰然者未
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使子路能變其氣習亦必有
以處死 賀孫
吳伯英講由也不得其死處問曰由之死疑其甚不明於大義
豈有子拒父如是之逆而可以仕之乎曰然仲由之死也有
些没緊要然誤處不在致死之時乃在於委質之始但不知
夫子既教之以正名而不深切言其不可仕於衛何歟若冉
有子貢則能問夫子為衛君與否蓋不若子路之粗率 壯祖
或問子路死於孔悝之難死得是否曰非是自是死得獃出公
豈可仕也又問若仕於孔悝則其死為是否曰未問死孔悝
是不是只合下仕於衛自不是了況孔悝亦自是不好底人
何足仕也子路只見得可仕於大夫而不知輒之國非可仕
之國也問孔門弟子多仕於列國之大夫者何故曰他別無
科關仕進者只有此一門舍此則無從可仕所以顏閔寧不
仕耳 僩
子路死孔悝之難未為不是只是他當初事孔悝時錯了到此
不得其死 蜨本只作剛 衛君不正冉有子貢便能疑而問之有

思量便不去事他若子路粗率全不信聖人說話必也正名亦是教子路不要仕衛他更說夫子之迂若由也不得其死聖人已見得他錯了但不如鳴鼓攻之責得求之深雖有不得其死及正名之說然終不分曉痛說與他使之知不要事孔悝此事不可曉不知聖人何故不痛責之明作

子路為人麤於精微處多未達其事孔悝蓋其心不以出公為非故也悝即出公之黨何以見得他如此如衛君待子為政夫子欲先正名他遂以為迂可見他不以出公為非故其事悝蓋自以為善而為之而不知其非義也當

子貢問師與商也章

問師也過商也不及者過與不及處莫只是二子知見上欠工夫曰也不獨知見上欠只二子合下資質是這模樣子張便常要將大話蓋將去子夏便規規謹守看論語中所載子張說話及夫子告子張處如多聞闕疑多見闕殆之類如子張自說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此說話固是好只是他地位未說得這般話這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他便把來蓋人其疏曠多如此孔子告子夏如云無為小人儒又云無欲速無見小利如子夏自言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之類可見又問參也竟以魯得之魯却似有不及之意然曾參雖魯而規模志向自大所以終能傳夫子之道子夏合下淺狹而不能窮究道體之大全所以終於不及曰曾自與不及不相似魯是質樸渾厚意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一箇物事欠了些子賀孫

問伊川謂師商過不及其弊為楊墨曰不似楊墨墨氏之學萌蘗已以晏子時已有之兼師商之過不及與兼愛為我不關事必大

季氏富於周公章

問以季氏之富而求也為之聚斂曰不問季氏貧富若季氏雖富而取於民有制亦何害此必有非所當取而取之者故夫子如此說義剛

問冉求聖門高弟親炙聖人不可謂無所見一旦仕於季氏為之聚斂而附益之蓋緣他工夫間斷故不知不覺做到這裏豈可不時時省察檢曰固是只緣箇公私義利界分不明所以如此若是常在界分內做自然不到如此纔出界分去則無所不至矣廣

問季氏富於周公一章先生令舉范氏之說數美父之云人最怕資質弱若過於剛如子路雖不得其死百世之下其勇氣英風尚足以起頑立懦若冉有之徒都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他豈不知愛民而反為季氏聚斂如范氏云其心術不明惟是心術不明到這般所在都不自知又云以仕為急他只緣以仕為急故從季氏見他所為如此又拔不出一向從其惡賀孫因云若閔子善為我辭之意便見得然高曰然因云謝氏說閔子處最好因令賀孫舉謝全文曰冉求路頭錯處只在急於仕人亦有多樣有一等人合下只是要求進又有一等人心性自不要如此見此事自然似閑又有一等人雖要求進度其不可亦有退步之意賀孫

柴也愚章

柴也愚他是箇謹厚底人不曾見得道理故曰愚明作

吳伯英問柴也愚因說柴嘗避難於衛不徑不竇使當時非有室可入則柴必不免此還合義否曰此聖人所以言其愚也若夫子畏於匡微服過宋料須不如此壯祖

用之問高子羔不竇不徑事曰怕聖人須不如此如不徑不竇只說安平無事時節若當有寇賊患難如何專守此以殘其軀此柴之所以為愚聖人微服而過宋微服是著那下賤人衣服觀這意如此只守不徑不竇之說不得如途中適一遇

大盜賊也須是從那時如何要不由小徑去得然子羔也是守得定若更學到變通處儘好止緣他學有未盡處問學到時便如曾子之易簀曰易簀也只是平常時節又曰子路使子羔爲費宰曰賊夫人之子不可爲政者正緣他未能應變他底却自止問子路之死與子羔事如何曰子路事更難說又曰如聖節就祝壽處拜四拜張忠甫不出仕嘗曰只怕國忌聖節去拜佛不得這也如不齊不祭相似因說國家循襲這般禮數都曉不得往往拜佛之事始於梁武帝以私忌設齋始思量聖節要寫臣子之意又未有箇所在奉安又曰尊號始於唐德宗後來只管循襲若不是人主自理會得如何說當神宗時群臣上尊號司馬溫公密撰不允詔書勸上不受神宗便不受這只是神宗自見得若不自見得雖溫公也要如此不得且如三年喪其廢如此長遠亦只要行便行了也不見有甚不可行處 賀孫

參也魯魯只是魯鈍曾子只緣魯鈍被他不肯放過所以做得透若是放過只是魯而已 僩

讀參也魯一段云只曾子資質自得便宜了蓋他以遲鈍之故見得未透只得且去理會終要洞達而後已若理會不得便放下了如何得通透則是終於魯而已 時舉

參也竟以魯得之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別人只略綽見得些小了便休今一樣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捱得到略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不肯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眞是捱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 僩

明道謂曾子竟以魯得之緣他資鈍不解便理會得故着工夫去看遂看得來透徹非他人所及有一等伶俐人見得雖快然只是從皮膚上略過所以不如他且莫說義理只如人學做文章非是只恁地讀前人文字了便會做得以他底亦須是下工夫始造其妙觀韓文公與李翊書老蘇與歐陽公書說他學做文章時工夫甚麼細密豈是只恁從冊子上略過便做得如此文字也。士毅

參也竟以魯得之魯鈍則無造作 賀孫

曾子以魯得之只是魯鈍之人却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 端蒙 參也竟以魯得之不說須要魯曾子魯却正是他一般病但却是尚是箇好底病就他說却是得諸前魯面乃義耶。

回也其庶乎章

敬之問回也其庶乎屢空大意謂顏子不以貧窶動其心故聖人見其於道庶幾子貢不知貧富之定命而於貧富之間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者多出億度而中曰據文勢也是如此但顏子於道庶幾却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益見其好子貢不受命也在平日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言賀孫因問集註云顏回言其樂道又能安貧以此意看若顏子不處貧賤困窮之地亦不害其爲樂曰顏子不處貧賤固自樂到他處貧賤只恁地更難所以聖人於此數數拈掇出來 賀孫

顏子屢空說作空中不是論語中只有空空如也是說無所得別不見說虛空處 可學

問屢空前輩及南軒皆作空無說以爲無意必固我之無但顏子屢空未至於聖人之皆無而純然天理也及先生所解却作屢空乏而自樂何也曰經意當如此不然則連下文子貢作二段事空無之說蓋自何晏有此解晏老氏清淨之學也因其有此說後來諸公見其說得新好遂發明之若顏子固是意必固我之屢無只是此經意不然顏子不以貧乏改其樂而求其富如此說下文見得與子貢有優劣 寓

問呂曰貨殖之學聚所聞見以度物可以屢中而不能悉中嘗記前輩一說曰自太史公班固列子貢於貨殖下與馬醫夏畦同科謂其所至諸侯莫不分庭抗禮天下後世無不指子

貢爲堅貢之事子貢孔門高第豈有聖人之門而以貢堅爲先乎屢空無我者也其學則自內而求貨殖自外而入非出於己之所自得也特其才高凡接於見聞者莫不解悟比之屢空者爲有間矣曰此說乃觀文葉公所作番是集中之語蓋呂與叔之遺意也作看似好而道理恐不如是蓋屢空者空乏其身也貨殖則對屢空而言不能不計較者是也范氏曰顏子簞食瓢飲屢絶而不改其樂天下之物豈有能動其心者此說爲得之說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問善人之道曰善人之道只是箇善人底道理所謂善人者是天資渾全一箇好人他資質至善而無惡即可欲之謂善他所行底事自然皆善不消得按本子自不至於惡若是常人不依本子便有不能盡善流而爲惡但他既天資之善故不必循塗守轍行之皆善却緣只是如此而無學故不能入聖人閫室橫渠之解極好金錯錯二吉甫 邢丹叟。盧酉

味道問善人只是好資質全未曾學曰是又問不踐迹曰是古人所做底事恁地好雖不曾學古人只做底事做得來也恁地好循塗守轍猶言循規守矩云耳

踐迹迹是舊迹前人所做過了底樣子是成法也善人雖不曾知得前人所做樣子效他去做但所爲亦自與暗合但未能到聖人深處 恪

施問不踐迹曰是他資質美所爲無箇不是雖不踐成法却暗合道理然他也自不能曉會只暗合而已又却不曾學問所以亦不入於室林問不入室室是神化地位否曰非也室只是深奧處 寓

問不踐迹曰善人質美雖不學樣子却做得是然以其不學是以不入室到聖人地位不得 祿之

善人乃是天資自然有善者不待循塗而自然能有其善然而不能加學則亦不足以入聖人之室 震

胡叔器問不踐迹曰從前資質美只是暗合不依本子做橫渠說得好然亦只是終於此而已 舟

問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莫是篤行之而後可以入善之閫奧否曰若如此古却是說未爲以前事今只說善人只是一箇好底資質不必踐元本子亦未入於室須是要學方入聖賢之域惟橫渠云志於仁而無惡此句最盡如樂正子自可欲之善入去自可到美大聖神地位 去僞

問善人莫是天資好人否故雖不必循守舊人途轍而自不爲惡然其不知學問故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室此可見美質有限學問無窮否曰然 廣

問吞常解踐迹猶踏故步不踐迹者亦有所進亦不入於室者所進不遠也今集注解踐迹不循樣轍之意如何曰善人者以其心善故不假成法而其中自能運用故曰不踐迹據此止說善人未有進意 治

問不踐迹何以爲善人曰不循習前人已試之法度而亦可以爲善如漢文帝是也 大雅

魏才仲問善人之道一章曰如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之類又問如太史公稱文帝爲善人意思也是曰然只爲他截斷只到這裏不能做向上去所以說道不依樣子也自不爲惡只是不能入聖人之室又問文帝好黃老亦不免有慘酷處莫是纔好清淨便至於法度不立必至慘酷而後可以服人曰自清淨至慘酷中間大有曲折却如此說不得惟是自家好清淨便一付之法有犯罪者都不消問自家但看法何如只依法行自家這裏更不與你思量得此所以流而爲慘酷伯謨曰黃老之教本不爲刑名只要理會自己亦不說要慘酷但用之者過耳曰緣黃老之術凡事都先退一着做教人不防他到得逼近利害也便不說別人倖可我教了你

定不容你殺了我他術多是如此所以文景用之如此文帝猶善用之如南越反則卑詞厚禮以誘之吳王不朝賜以几杖等事這退一著都是術數到他教太子晁錯爲家令他謂太子亦好學只欠識術數故以晁錯傅之到後來七國之變弄成一場紛亂看文景許多慈祥豈弟處都只是術數然景帝用得不好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賀孫

子畏於匡章

或問回何敢死伊川改死爲先是否曰伊川此說門人傳之恐誤其問前後有相背處今只作死字說其曰吾以汝爲死矣者孔子恐顏回遇害故有此語顏子答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顏子謂孔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顏子只得以死救之也或問顏路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曰事偶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以死在未處難以前乃可如此處已遇難却如此說不得去僞

論語二十二

先進篇下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問據賀孫看來仲由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仲由終是不屈曰不要論他氣質只這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也是知他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可奪之節是難事纔出門去事君這身已便不是自家底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做一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這不成休了便當以死守之亦未爲難惟卒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些子這誠是難今處草茅說這般事似未爲切已看史策所載篡易之際在是難處篡弒之賊你若不從他他便殺了你你從他便不死既是貪生惜死何所不至賀孫

問孔門弟子如由求皆仕於季氏何也曰只仕便是病了儘高底便不肯仕如閔子曾子是也但當時不仕則已仕則必出於季氏蓋當時魯君用舍之權皆歸於季氏也又問子路未易屈者當時亦仕於季氏蓋他雖不能行其道亦稍知尊敬之曰說道他尊敬不得才不當仕時便教他尊敬也不當仕次日見先生先生又曰夜來說尊敬話這處認不得當下便做病而今說被他敬去仕他若是箇賊來尊敬自家自家還從他不從他但看義如何耳夔孫

因說仕於季氏之門者仲由冉求亦未是叛臣只是乘魯之弱招權聚財歸已而已然終不敢篡如曹操故昭公出許多時季氏卒不敢取至於三卿分晉亦必俟天子之命乃安只是當時魯君有做不行弱則當如此強則爲昭公若孔子處之則必有道矣如隳三都是乘他要隳而隳之三都隳而三家之所恃者失矣故其勢自弱如羅紹威殺牙兵初惡其爲亂既殺之又自弱殆因言三家自不相能如鬭雞之事可見曰三

家急之則合緩之又似不相能　璘
問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張子韶解此謂當其微有不可則隨即止之無待其事之失過之形而後用力以止之也曰子韶之説不通與上下文義不相貫近世學者多取此説愛其新奇而不察其不當於理此甚害事不可不知也　謨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章

問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曰子路當初使子羔爲費宰意不知如何本不是如此只大言來答故孔子惡其佞問此恐失之偏否曰亦須是講學方可如此做左傳子產説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學一段説得好如子路却是以政學者也　淳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讀曾晳言志一章曰此處正要理會如子路説比及三年可使有勇冉有云可使足民不知如何施設得便如此曾晳意思

固是高遠須是看他如何得如此若子細體認得這意思分明令人消得無限利祿鄙吝之心須如此看方有意味　時舉

冉求公西赤言皆退讓却是見子路被哂後計較如此説子路是真此四人氣象好看　升卿

曾點之志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故其言曰異乎三子者之撰特曾點是見他箇道理大原了只就眼前景致上説將去其行有不掩者是他先見得大了自然是難掩　廣

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箇好朋友行樂他看那幾箇説底功名事業都不是了他看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他自見得那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處此是可樂天理　植

林恭甫問浴沂事曰想當時也真是去浴但古人上巳祓禊只是盥濯手足不是解衣浴也　義剛

恭父問曾點詠而歸意思如何曰曾點見處極高只是工夫疏略他狂之病處易見却要看他狂之好處是如何緣他日用之間見得天理流行故他意思常恁地好只如莫春浴沂數句也只是略略地説將過又曰曾點意思與莊周相似只不至如此跌蕩莊子見處亦高只不合將來玩弄了　時舉

敬之又問曾點章曰都不待着力説只是他見得許多自然道理流行發見眼前觸處皆是點但見其一事而言之耳只看他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從容優裕悠然自得處無不是這箇道理此一段都是這意思今人讀之只做等閑説了當時記者亦多少子細曾點見子路冉有公西華幾箇所對都要着力出來做他肚裏自覺得不足爲若以次對當於子路對後便問他緣他鼓瑟意思恁地自得且問從別人上去待都説了却問他又曰這道理處處都是事父母交朋友都是這道理接賓客是接賓客道理動靜語默莫非道理天地

之運春夏秋冬莫非道理人之一身便是天地只緣人爲人欲隔了自看此意思不見如曾點却被他超然看破這意思夫子所以喜之日月之盈縮晝夜之晦明莫非此理　賀孫

曾點之志夫子當時見他高於三子故與之要之觀夫子不知所以裁之之語則夫子正欲共他理會在　道夫

曾點言志當時夫子只是見他説幾句索性話令人快意所以與之其實細密工夫却多欠闕便似莊列如季武子死倚其門而歌打曾參仆地皆有些狂怪　人傑

恭父問曾點説詠而歸一段恐是他已前實事因舉以見志曰他只是説箇意思要如此若作已前事説亦不可知人只見説曾點狂看夫子特與之之意須是大段高緣他資質明敏洞然自見得斯道之體看天下甚麼事能動得他他大綱如莊子明道亦稱莊子云有大底意思又云莊生形容道體儘有好處邵康節晚年意思正如此把造物世事都做則劇

看曾點見得大意然裏面工夫却疎略明道亦云莊子無禮
無本賀孫
或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待諸子以可用對而曾點獨不答所
問夫子乃許之何也曰曾點意思見得如此自與諸子別看
他意思若做時上面煞有事在或問如何煞有事曰曾點見
得如此時若子路冉求公西華之所爲曾點爲之有餘又曰
只怕曾點有莊老意思或問曾點是實見得如此還是偶然
說著曰這也只是偶然說得如此他也未到得便做莊老只
怕其流入於莊老又問東萊說曾點只欠寛以居之這是如
何曰他是太寛了却是工夫欠細密因舉明道說康節云堯
夫豪傑之士根本不貼貼地又曰今人却怕做莊老却不怕
做管商可笑賀孫
問夫子令四子言志故三子皆言用夫子卒不取而取無用之
曾點何也曰三子之志趣皆止於所能而曾點氣象又大志

卷四十　四

趣又別極其所用當不止此也又曰曾點雖是如此於用工
夫處亦欠細密卓
子路曾晳等言志觀其所對只住在所做工夫上故聖人與點
又以進諸子如告子路何足以臧亦此意端蒙
問四子言志曰曾點與三子只是爭箇粗細曾點與漆雕開只
是爭箇生熟曾點說得驚天動地開較穩貼三子在孔門豈
是全不理會義理只是較粗不如曾點之細又曰子路使民
非若後世之孫吳冉有足民非若後世之管商賜
子路品格甚高若打疊得些子過便是曾點氣象升卿
曾點於道見其遠者大者而視其近小皆不足爲故其言超然
無一毫作爲之意唯欲樂其所樂以終身焉耳道夫
敬之問曾點言志見得天理流行獨於其間認取這許多作自
家受用曰不用恁地說曾點只是見得許多都是道理發見
觸處是道理只緣這道理本來到處都是賀孫

或問曾點之言如何曰公莫把曾點作面前人看縱說得是他
無益須是自家做曾點便見得曾點之心學蒙
問曾點浴沂氣象與顏子樂底意思相近否曰顏子底較恬靜
無許多事曾點是自恁說却也好若不已便成釋老去所以
孟子謂之狂顏子是孔子稱他樂他不曾自說道我樂大凡
人自說樂時便已不是樂了燾
或問曾晳言志既是知得此樂便如顏子之樂同曾晳行又不
掩何也曰程子說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他只是見得這大
綱意思於細密處未必便理會得如千兵萬馬他只見得這
箇其中隊伍未必知如佛氏不可謂他無所見但他只見得
箇大渾淪底道理至於精細節目則未必知且君臣父子夫
婦兄弟他知道理發出來然至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
敬爲人子止於孝之類却未必知也
林正卿問曾點只從高處見破却不是次第做工夫來曰某以

卷四十　五

爲頗與莊列之徒相似但不恁地跌蕩耳又問曾點漆雕開
已見大意却實用工夫曰開覺得細密
漢卿舉叔重疑問曰曾點已見大意或謂點無細密工夫或謂
點曾做工夫而未至如何曰且只理會曾點如何見得到這
裏不須料度他淺深徒費心思也人傑
或問曾晳曰是他見得到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如今便是
不能得恁地充其見便是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
之意思聖賢做出便只是這箇物事更不用安排如今將文
字看也說得是如此只是做不能得恁地漢卿再請前所問
必有事焉敬曰人須常常收斂此心但不可執持太過便
倒塞了然此處最難略看差了便是禪此意如何曰這便是
難言正淳謂云云先生曰固是如此便是難與學者言當尋向
上去只是向上去又怕易差只吾儒與禪家說話其深處止
是毫忽之爭到得了向上尋又只畫住在淺處須是就源頭

看若理會得只是滔滔地去如撐舟尋得大港水脈便一直溜去不問三尺船也去得五尺船也去得一丈二丈船也去得若不就源頭尋得只三五尺船子便只閣在淺處積年過代無緣得進 賀孫

先生令敬重讀江西嶽將曾子欧陽希遜問目皆問曾點言志一段以為學之與事初非二致學者要須涵養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之地則無事不可為也先生曰此都說得偏了學固著學然事亦豈可廢也若都不就事上學只要便如曾點樣快活將來却恐狂了人去也學者要須常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襟懷方始不偏蓋三子是就事上理會曾點是見得大意曾點雖見大意却少事上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底脫洒意思若曾子之學却與曾點全然相反往往曾點這般說話曾子初問却理會不得他但夫子說東便去學東說西便去學西說南便去學南說北便去學北到學來學去一旦貫通却自得意思也 時舉

蕭問曾點言志章程子云云先生曰集注內載前輩之說於句下者是解此句文義載前輩之說於章後者是說一章之大旨及反覆此章之餘意今曾點說底不曾理會得又如何理會得後面底 柄〇以下集注

所謂天理流行一句須是先自盡於一心然後及物則能隨處而樂如曾點只是他先自分內見得箇道理如莫春以下是無可說只就眼前境界便說出來也得又曰曾點曾參父子却相背曾點是先見得大了曾參却細孔子見他著細工夫到遂告以一貫那時參言下一唯見得都實如曾點則行有不掩是他先見得大了自然是難掩 士毅

問集注云曾點之學有以見乎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流行之妙日用之間皆人所共曾點見處莫是於飢食渴飲冬裘夏葛以至男女居室之類在曾點見則莫非天理在他人則只以

濟其嗜欲曰固是同是事是者便是天理非者便是人欲如視聽言動人所同也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天理非禮而視聽言動便是人欲植曰即是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否曰是 植

周貴卿問先生教人每令就下學上用功而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乃云其視三子區區於事為之末者有間矣如何曰三子於事為上也見不曾透如為國以禮他正緣見那為國以禮底道理未透所以後來恁地今觀三子雖不可盡見然大槩也可知如子路便是那些子客氣未消磨得盡冉求畢竟有才要做事為仕意重公西華較細膩得些子但也見不透又問曾皙似說得高遠不就事實曰某嘗說曾皙不可學他是偶然見得如此夫子也是一時被他說得恁地也快活人故與之今人若要學他便會狂妄了他父子之學正相反曾子是一步一步踏著實地去做直到那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處曾子曰唯方是（已曉得已解件件）然他到這裏也只是唯而已也不曾恁地差異從此後也只是穩穩帖帖恁地去到臨死尚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也依舊是戰戰兢兢不曾恁地自在（愛身若己云未死以前戰戰兢兢未嘗少息豈曾如此自在）曾皙不曾見他工夫只是天資高後自說著如夫子說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這便是狂簡如莊列之徒皆是他自說得恁地好（鬆鬆云）地是所以夫子要歸裁正之若是不裁只管聽他恁地今日也浴沂詠歸明日也浴沂詠歸却做箇甚麼合殺（數條）

夫子與點以其無所係著無所作為皆天理之流行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即此氣象夫子以其所見極高明了所以與之如今人見學者議論拘滯忽有一箇說得索性快活亦須喜之然未見

得其做事時如何若只如此忽略恐却是病其流即莊老耳
如季武子之死倚門而歌事及家語所載芸瓜事雖未必然
但如此放曠凡百事何故都當亂在他身上所以孟子以之
與琴張牧皮同稱狂士又莊子載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事
雖是寓言未足憑然何故不別言一人孔門如曾點只見識
高未見得其後成就如何如曾參却是篤實細密工夫到程
子論三子言志自是實事一段甚好及論夫子與點一段意
却少異所以集注兩載之必大

孔子與點與聖人之志同者蓋都是自然底道理安老懷少信
朋友自是天理流行天理流行觸處皆是暑往寒來川流山
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無非這理如學而時習之亦是
窮此理孝弟仁之本亦是實此理所以貴乎格物者是物物
上皆有此理此聖人事點見得到蓋事事物物莫非天理初
豈是安排得來安排時便湊合不着這處更有甚私意來自
是着不得私意聖人見得只當閑事曾點把作一件大事來
說他見得這天理隨處發見處處皆是天理所以如此樂植

植舉曾點言志明道云蓋與聖人之志同先生語云曾點與聖
人志同在那裏植云曾點浴沂詠歸樂而得其所與聖人安
老懷少信朋友使萬物各遂其性處同曰也未盡得因座
中諸友皆不合先生曰立之底只爭這些子滿子善以為點
只是樂其性分而已曰用間見得天理流行才要着私意去
安排便不得曰他不是道我不要着私意安排私意自着不
得這箇道理是天生自然不待安排蓋道理流行無虧無欠
是天生自然如此與聖人安老懷少信朋友底意思相似聖
人見老者合安便安之朋友合信便信之少者合懷便懷之
惟曾點見得到這裏聖人做得到這裏時舉

問曾點言志如何是有堯舜氣象曰明道云萬物各遂其性此
一句正好看堯舜氣象且看莫春時物態舒暢如此曾點情

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只是要萬物皆如
此爾孔子之志欲得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亦是此
意又問上蔡云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未免有意必之心曾點
却不願仕故孔子與之此說如何曰亦是但此意褊窄爾又

問曾點之狂如何曰他雖知此理只是踐履未至謨

曾點之志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程子謂便是堯舜氣
象為他見處大故見得世間細小功業皆不足以入其心植

問程子謂便是堯舜氣象如何曰曾點却只是見得未必能做
得堯舜事孟子所謂狂士其行不掩焉者也其見到處直是
有堯舜氣象如莊子亦見得堯舜分曉或問天王之用心何
如便說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
行而雨施以是知他見得堯舜氣象出曾點見識儘高見得
此理洞然只是未曾下得工夫曾點曾參父子正相反以點
如此高明參却魯鈍一向低頭捱將去直到一貫方始透徹
是時見識方到曾點地位然而規模氣象又別寓

問集注謂曾點氣象從容便是鼓瑟處詞意洒落便是下面答
言志雖堯舜事業亦優為之處否曰且道堯舜是甚麼樣事
何不說堯舜之心恰限說事業蓋當有之謂大業至如乎章
百姓明目達聰納大麓皆是事也此分明說事業曾點見
得這理大所以堯舜事業優為之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
固有間矣是他見得聖人氣象如此雖超乎事物之外而實
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為底道理却做有事有為之
功業天樣大事也做得針樣小事也做得此所謂大本所謂
忠所謂一者是也點操得柄欛據着源頭諸子則從支派上
做工夫諸子底做得小他底高大曾點合下便見得聖人大
本是如此但於細微工夫却不曾做得所以未免為狂緣他
資稟高見得這箇大不肯屑屑做那小底工夫是他合下一
見便了於細微節目工夫却有欠闕與後世佛老近似但佛

老做得成無狀耳又云曾晳點父子兩人絕不類曾子直是事上做細微曲折做得極爛熟了才得聖人指撥一悟即了當點則不然合下便見得如此却不曾從事曲折工夫所以聖人但說吾與點而已若傳道則還曾子也學者須是如曾子做工夫點自是一種天資不可學也伊川說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點則行不掩開見此箇大意了又却要補填滿足於未能信一句上見之此與一貫兩處是大節目當時時經心始得又曰只看異乎三子者之撰一句便是從容灑落處了又曰諸子之欲爲國也是他實做得方如此說明非定〇本

吳兄問曾子言志一段先生曰何謂視其氣象雖堯舜事業亦可爲吳兄無對先生曰曾點但開口說一句異乎三子者之撰時便自高了蓋三子所志者雖皆是實然未免局於一君一國之小向上更進不得若曾點所見乃是大根大本使推而行之則將無所不能雖其功用之大如堯舜之治天下亦

可爲矣蓋言其所志者大而不可量也譬之於水曾點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用力於派分之處則其功止於一派用力於源則放之四海亦猶是也然使點遂行其志則恐未能掩其言故以爲狂者也蔡覺謂曾點父子爲學每每相反曾點天資高明用志遠大故能先見其本往往於事爲之間有不屑用力者焉是徒見其忠之理而不知其恕之理也曾子一日三省則隨事用力而一貫之說必待夫子告之而後知是先於恕上得之而忠之理則其初蓋未能會也然而一唯之後本末兼該體用全備故其傳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則其虛實之分學者其必有以察之 壯祖

問曾點言志雖堯舜事業亦優爲之曰曾點爲人高爽日用之間見得這天理流行之妙故堯舜事業亦不過自此做將去然有不同處堯舜便是實有之踐實做將去曾點只是偶然綽見在壁如一塊寶珠堯舜便實有在懷中曾點只看見在然他人又不曾見得某嘗說曾點父子正相拗曾子先未曾見得箇大統體只是從事上積累做將去後來方透徹曾點都未曾去做却先曉得了更教他如曾子恁地細密做將去何可比也只緣他見得快後不將當事所以只見得了便休故他言志亦不是要去做事底只是心裏要恁地快活過日而已又云學者須如曾子逐步做將去方穩實 賀

或問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 錄

廖子晦李唐卿陳安卿共論三子言志及顏子喟然之歎錄其語質諸先生先生曰覺見諸公都說得枝蔓此等處不通如此說在人自活看方得若云堯舜事業非曾點所能又逐一稱述堯舜來比並都不是如此曾點只是箇高爽底人他意思偶然自見得只見得了便休堯舜則都見得了又都踐着

這箇物事行此其不同處耳要之只說得箇見得天理明所以如此只說得到此住已上說不去了要人自見得只管推說已是枝蔓或問程子云子路只緣曉不得爲國以禮底道理若曉得便是此氣象如公西赤求二子語言之間亦自謙遜可謂達禮者矣何故却無曾點氣象曰二子只是曉得那禮之皮膚曉不得那裏面微妙處他若曉得便須見得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底自然道理矣曾點却有時見得這箇氣象只是他見得了便休緣他見得快所以不將當事他若見得了又從頭去行那裏得來曾參則元來未見這箇大統體先從細微曲折處行都透了見得箇大體曾氏父子二人極不同世間自有一樣人如此高灑自得底與未得也學者須是學曾子逐步做將去方穩實又問子路氣象須較開闊如二子曰然又曰看來他們都是合下不曾從實地做工夫去却只是要想象巴

攏說箇形象如此所以不實某嘗說學者只是依先儒注解逐句逐字與我理會着實做將去少間自見最怕自立說籠罩此爲學者之大病世間也只有這一箇方法路徑若纔不從此去少間便落草不濟事只依古人所說底去做少間行出來便是我底何必別生意見此最是學者之大病不可不深戒僩

問論語只有箇顏子曾子傳聖人之學其大槩既得聞命矣敢問曾點浴沂處注云有堯舜氣象夫子固於此子點矣而子路爲國以禮處亦注云達得時便是這氣象如何曰子路所言底他亦是無私意但是不遜讓時便不是也曾點見處豈不曰與堯舜同但是他做不得此事如今人在外看屋一般知得有許大許高然其中間廊廡廳館戶牖房闥子細曲折却是未必看得子細也然者到此也是大故難或曰程子云曾點漆雕開已見得大意如何曰曾點見得較高開只是朴實其才雖不及點然所見也是不苟或曰曾點既見得天理流行胷中洒落矣而行有不掩何也曰蓋爲他天資高見得這物事透徹而做工夫却有欠闕如一箇大屋樣他只見得四面墻壁高低大小都定只是裏面許多間架殊不見得如漆雕開見大意則不如點然却是他肯去做點雖見得却又不肯去做到盡處且如邵康節只緣他見得如此便把來做幾大作弄更不加細密工夫某嘗謂曾子父子正相反曾參初頭都不會只從頭自一事一物上做去及四方八面都做了却到大處及他見得大處時其他小處一一都了也點合下見得大處却不肯去做小底終不及他兒子也祖道○賜錄一條見漆雕開章

問使子路知禮如何便得似曾晳氣象曰此亦似乎隔蓦然亦只爭箇知不知見不見耳若達得則便是這氣象也曾點只緣他見得箇大底意思了據他所說之分只得如此說能如此則達而在上便可做得堯舜事業隨所在而得其樂矣又曰公且更說曾點意思廣云點是已見得大意其所言者無非天理之流行都不爲事物所累曰亦不必說不爲事物所累只是緣他高明自見得箇大底意思曰既見得這意思如何却行有不掩曰緣他見得了不去下工夫所以如此譬如人須以目見以足行見得方能行得然亦有見得了不肯行者亦有未見得後强力以進者如顏子則見與行皆到也又曰曾點父子學問却如此不同曾點是未行而先見得此意思者曾子其初却都未能見但一味履踐將去到得後來真積力久夫子知其將有所得始告之以一貫之說曾子方領略得然緣他工夫在先故一見便了更無窒礙處若是曾晳則須是更去行處做工夫始得若不去做工夫則便入於釋老去也觀季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他雖未是好人然人死而歌是甚道理此便有些莊老意思程子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看得來漆雕開爲人却有規矩不肯只恁地休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廣

問子路若達便是曾點氣象莫是子路無曾點從容意思否曰子路見處極高只是有些麤緣他勇便麤若不是勇又不會變得如此快這勇却不會去得如人得這箇藥去病却不曾去得藥毒若去得盡即達爲國以禮道理顧文蔚曰子路與冉有公西華如何文蔚曰只是小大不同曰二子終無子路所見問何以驗之曰觀他平日可見文蔚

陳仲亨說子路只是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數句未明先生曰子路地位高品格亦大故高但其病是有些子麤緣如此所以便有許多麤暴疎率處他若能消磨得這些子去却能恁地退遜則便是這箇氣象了蓋是他資質大段高不比冉求公西華那二子雖如此謙退然却如何及得子路譬之如一箇坑跳不過時只在這邊一跳過便在那邊若達那爲國以禮

道理便是這般氣象若是如此求也退故進之冉求之病乃
是子路底藥子路底病乃是冉求底藥義剛
李守約問子路達時便是此氣象意謂禮是天理子路若識得
便能爲國合得天理曰固是只更有節奏難説聖人只爲他
其言不讓故發此語如今看來終不成纔會得讓底道理便
與曾點氣象相似未會如此如今且平看若更去說程子
之說却又是說上添說子思言鳶飛魚躍與孟子言勿忘勿
助長此兩處皆是吃緊爲人處但語意各自別後人因吃緊
爲人一句却只管去求他同處遂至牽合本之
問孔子語子路爲國以禮只是以子路不遜讓故發此言程先
生云云如何曰到爲國以禮分上便是理明自然有曾點氣
象可學
伊川謂子路之志亞於曾點蓋子路所言却是實他二子却繫
他子路爲夫子所哂故退後說道夫
問再看浴沂章程子云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
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
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
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若如程子
之說看則事皆切實若只從曾點見得箇大底意思看恐易
入於虛無先生曰此一段唯上蔡見得分曉蓋三子只就事
上見得此道理曾點是去自己心性上見得那本原頭道理
使曾點做三子事未必做得然曾點見處雖堯舜事業亦不
過以此爲之而已程子所說意思固好但所錄不盡其意看
得來上面須別有說話在必先說曾點已見此道理了然後
能如此則體用具備若如今恁地說則有用無體便偏了
因說一貫之旨忠恕之說程先生門人中亦只上蔡領略得
他意思餘皆未曉浴沂一章解向來亦曾改過但今尋未見
在問先生謂三子從事上見得此道理必如此說然後見得

程子所謂只緣子路不達爲國以禮道理若達則便是這氣
象之說三子皆是去事上見得此道理而子路之言不讓則
便是不知不覺違了這箇道理處故夫子哂之也曰然二子
亦因夫子之哂子路故其言愈加謙讓皆非其自然蓋有所
警也廣
上蔡說鳶飛魚躍因云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
與點之意看來此一段好當入在集注中舞雩後偶以下集義
問前輩說鳶飛魚躍與曾點浴沂一事同不知曾點之事何緣
與子思之說同曰曾點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問何以見曾
點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曰若非見得日用之間無非天理
只恁地空樂也無意思又曰諸子有安排期必至曾點只以
平日所樂處言之曾點不說道欲做那事不做那事又曰曾
點以樂於今日者對諸子以期於異日者對又曰某今日見
得又別節次日問節取先生所注一段看不見與昨日之說
異曰前日不曾說諸子有安排期必至曾點無之節

論語二十三

顏淵篇上

顏淵問仁章

顏子生平只是受用克己復禮四箇字。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不改其樂。○道夫

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道夫

克己復禮間不容髮。無私便是仁。道夫

克己復禮如通溝渠壅塞，仁乃水流也。可學

克己復禮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若海

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謨

龔鄭伯說：克去己私後，却方復禮。曰：克己復禮，一如將水去救火相似。又似一件事，又似兩件事。端蒙。

克己則禮自復，閑邪則誠自存，非克己外別有復禮，閑邪外別有存誠。賀孫友○說

克己復禮所以言禮者，謂有規矩則防範自嚴，更不透漏。燾

克己復禮為仁，與可以為仁矣之為，如謂之相似，與孝弟為仁之本、為仁由己之為不同。節

一於禮之謂仁。只是仁在內，為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了，克去己私，復禮乃見仁。仁、禮非是二物。可學

問克己復禮，如見大賓之時，指何者為仁？曰：存得心之本體。節

因說克己，或曰：若是人欲則易見，但恐自說是天理處，却是人欲，所以為難。曰：固是如此，且從易見底克去，又却理會難見底。如剝百合，須去了一重，方始去那第二重。今且將義利兩字分箇界限，緊緊走從這邊來，其間細碎工夫又一面理會。如做屋柱一般，且去了一重粗皮，又慢慢出細。今人不曾做得第一重，便要做第二重工夫去。如中庸說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此是尋常工夫都做了，故又說出向上一層工夫，以見義理之無窮耳。不成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不謹，便只去謹獨。無此理也。弁

元翰問：克去己私最是難事，如今且於日用間每事尋箇是處，只就心上驗之，覺得是時，此心便安，此莫是仁否？曰：此又似說義，却未見得仁。又況做事只要靠著心，但恐己私未克時，此心亦有時解錯認了。不若日用間只就事上子細思量體認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着力除去了私底，不要做，一味就理上做去，次第漸漸見得道理自然純熟，仁亦可見。且如聖賢千言萬語雖不同，都只是說這道理。且將聖賢說底一句如此說，一句如彼說，逐句把來湊看，次第合得，都是這道理。或說如今一等非理事，固不敢做，只在書院中時，亦自有一般私意，難識，所謂孜孜為善，孜孜為利，於善利之中，却解錯認。曰：且做得一重又做一重，大槩且要得界限分明，遂以手畫扇中間，云：這一邊是善，這一邊是利。認得善利底界限了，又却就這一邊體認，纖悉不是處，克將去。聖人所以下箇克字，譬如相殺相似，定要克勝得他。大率克己工夫是自着力做底事，與他人殊不相干。緊緊閉門，自就身上子細體認，覺得才有私意，便克去，故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夫子說得大段分曉。呂與叔克己銘却有病，他說須於與物相對時克，若此則是併物亦克也。己私可克，物如何克得去？己私是自家身上事，與物未相干在。明作

林安卿問：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就發動處克將去，必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曰：如此則未動以前不消得用力，只消動處用力便得。如此得否？且更子細。次早問：看得如何？林舉程子所言克己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為對，曰：這箇也只是微有些如此分。若論敬則自是徹頭徹尾要底，如公昨夜之說，只是發動方用

克則未發時不成只在這裏打瞌睡懞憧等有私欲來時旋捉來克如此得否又曰若待發見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是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僩

或問克己之私有三氣稟耳目鼻口之欲及人我是也不知那箇是夫子所指者曰三者皆在裏然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又問克者勝也不如以克訓治較穩曰治字緩了且如捱得一分也是治捱得二分也是治勝便是打疊殺了他夔孫

或曰克己是勝己之私之謂克否曰然曰如何知得是私後克將去曰隨其所知者漸漸克去或曰南軒作克己齋銘不取子雲之說如何曰不知南軒何故如此說恐只是一時信筆寫將去殊欠商量曰閩學中今已開石曰悔不及矣去僞

克己復禮不可將理字來訓禮字克去己私固即能復天理不成克己後便都沒事惟是克去己私了到這裏恰好著精細底工夫故必又復禮方是仁聖人却不只說克己為仁須說克己復禮為仁見得禮便事事有箇自然底規矩準則

克己須着復於禮賀孫問非天理便是人欲克盡人欲便是天理如何却說克己了又須着復於禮曰固是克了己便是理然亦有但知克己而不能復於禮故聖人對說在這裏却不只道克己為仁須着箇復禮庶幾不失其則下文云非禮勿聽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緣本來只有此禮所以克己是要得復此禮若是佛家儘有能克己者雖謂之無己私可也然却不曾復得禮也聖人之教所以以復禮為主若但知克己則下稍必墮於空寂如釋氏之為矣亞夫又問曰如坐如尸立如齊此是理如箕踞跛倚此是非理去其箕踞跛倚宜若便是理然未能如尸如齊尚是己私賀孫○此下三節閩同錄

祝禹錄

亞夫問克己復禮章曰今人但說克己更不說復禮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是克己復禮之目也顏子會問夫子會答答得來句句得盡己字與禮字正相對說禮便有規矩準繩且以坐立言之己便是箕踞禮便是坐如尸己便是跛倚禮便是立如齊但如此看便見又曰克己是大做工夫復禮是事事皆落腔窠克己便能復禮步步皆合規矩準繩非是克己之外別有復禮工夫也釋氏之學只是克己更無復禮工夫所以不中節文便至以君臣為父子父子為君臣一齊亂了吾儒克己便復禮見得工夫精細聖人說得來本末精粗具舉下面四箇勿字便是克與復工夫皆以禮為準也克己復禮便是捉得病根對證下藥仲弓主敬行恕是且涵養將去是非猶未定涵養得到一步又進一步方添得許多見識克己復禮便剛決克除將去南升

亞夫問克己復禮疑若克己後便已是仁不知復禮還又是一重工夫否曰己與禮對立克去己後必復於禮然後為仁若克去己私便無一事則克之後須落空去了且如坐當如尸立當如齊此禮也坐而倨傲立而跛倚此己私也克去己私則不容倨傲而跛倚然必使之如尸如齊方合禮也故克己者必須復此身於規矩準繩之中乃所以為仁也又問若以禮與己對看當從禮說去禮者天理之節文起居動作莫非天理起居動作之間莫不渾全是禮則是仁若皆不合節文便都是私意不可謂仁曰不必皆不合節文但才有一處不合節文便是欠闕若克去己私而安頓不著便是不入他腔窠且如父子自是父子之禮君臣自是君臣之禮若把君臣做父子父子做君臣便不是禮又問克己復禮與主敬行恕之別曰仲弓方始是養在這裏中間未見得如何顏子克己復禮便規模大精粗本末一齊該貫在這裏又問克己復禮如何分精粗曰若以克去己私言之便克己是精底工夫到禮之節文有所欠闕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己又只是克去私

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一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
禮如此則復禮却乃是精處時舉因問夜來先生謂坐如尸
立如齊是禮倨傲跛倚是己有知倨傲跛倚爲非禮而克之
然乃未能如尸如齊者便是雖已克己而未能復禮也曰跛
倚倨傲亦未必盡是私意亦有性自坦率者伊川所謂人雖
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邪心也佛氏之學超出世故無足以
累其心不可謂之有私意然只見他空底不見實理所以都
無規矩準繩曰佛氏雖無私意然源頭是自私其身便是有
箇大私意了曰他初問也未便盡是私意但只是見得偏了
時舉曰先生向所作克齋記云克己者所以復禮非克己之
外別有所謂復禮之功是如何曰便是當時也說得忒快了
明道謂克己則私心去自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如
此等語也說忒高了孔子說克己復禮便都是實曰如此則
克己復禮分明是兩節工夫曰也不用做兩節看但不會做

工夫底克己了猶未能復禮會做工夫底才克己便復禮也
先生因言學者讀書須要體認靜時要體認得親切動時要
別白得分明如此讀書方爲有益時舉
叟問克己復禮曰人只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便是人欲
即無不屬天理又不屬人欲底一節且如坐如尸是天理跛
倚是人欲克去跛倚而未能如尸即是克得未盡却不是未
能如尸之時不係人欲也須是立箇界限將那未能復禮時
底都把做人欲斷定先生又曰禮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說箇
復不是待克了己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
一分天理來克得那二分己去便復得這二分禮來且如箕
踞非禮自家克去箕踞稍稍端坐雖未能如尸便復得這些
箇來又問如磨昏鏡相似磨得一分塵埃去復得一分明曰
便是如此然而世間却有能克己而不能復禮者佛老是也
佛老不可謂之有私欲只是他元無這禮克己私了却空蕩

蕩地他是見得這理元不是當克己了無歸著處又問所以
喚做禮而不謂之理者莫是禮便是實了有准則有著實處
曰只說理却空去了這箇禮是那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
佛老只爲元無這禮克來克去空了只如曾點見處便見這
意思又問曾點見得了若能如顏子實做工夫去如何曰曾
點與顏子見處不同曾點只是見他精英底却不見那粗底
顏子天資高精粗本末一時見得透了便知得道合恁地下
學上達去只是被他一時見透所以恁做將去曾點但只見
得這向上底道理所以胷中自在受用處從容因問曾點資
質莫是與顏子相反曰不是與顏子相反却與曾參相反他
父子間爲學大不同曾參是逐些子推將去曾點是只見得
向上底了便不肯做又問子路若達爲國以禮道理如何便
是這氣象曰若達時事事都見得是自然底天理既是天理
無許多費力生受又問子路就使達得却只是事爲之末如

何比得這箇曰理會得這道理雖事爲之末亦是道理暮春
者春服既成何嘗不是事爲來又問三子皆事爲之末何故
子路達得便是這氣象曰子路才氣去得他雖麤暴些纔理
會這道理便就這箇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上面却是
這箇氣象求赤二子雖似謹細却只是安排來底又更是他
才氣小了子路是甚麼樣才氣先生又曰曾點之學無聖人
爲之依歸便是佛老去如琴張曾晳已做出這般事來又曰
其克己往往吾儒之所不及但只他無那禮可復叟再舉未
能至於復禮以前皆是己私未盡克去曰這是旋克將去叟
因說夜來說浴乎沂等數句意在言外本爲見得此數句只
是見得曾點受用自在處却不曾見得曾點見那道理處須
當分明先從這數句上體究出曾點所以如此灑落因箇甚
麼曰這數句只是見得曾點從容自在處見得道理處却不
在此然而却當就這看出來又曰只爲三子見得低了曾點

恁地說出來夫子所以與之然而終不似說顏子時說他只說是狂者正爲只見得如此做來却不恁地又曰爲國以禮之禮却不只是繁文末節曾問莫便是那克己復禮之禮曰禮是那天地自然之理理會得時繁文末節皆在其中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却只是這箇道理千條萬緒貫通來只是一箇道理夫子所以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是也蓋爲道理出來處只是一源散見事物都是一箇物事做出底一草一木與他夏葛冬裘渴飲飢食君臣父子禮樂器數都是天理流行活潑潑地那一件不是天理中出來見得透徹後都是天理理會不得則一事各自是一事一物各自是一物草木各自是草木不干自己事倒是莊老有這般說話莊子云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是因問這禮字恁地重看曰只是這箇道理有說得開朗底有說得細密底復禮之禮說得較細密博文約禮知崇禮卑禮字都說得細密知崇是見得開朗禮卑是要確守得底又曰早間與亞夫說得那克己復禮是克己便是復禮不是克己了方待復禮不是做兩截工夫就這裏克將去這上面便復得來明道說那克己則私心去自能復禮雖不學禮文而禮意已得這箇說得不相似又曰克己復禮是合掌說底植

孔子告顏淵只說克己復禮若是克得己復得禮便自見仁分曉如往長安元不曾說與長安有甚物事如何但向說向西去少間他到長安自見得夔孫

因論克己復禮令數曰爲學之艱未有如私欲之難克也先生曰有察他不何時有與他做一片時治○僩錄云有言私欲難克曰難有時忘了也有時復與人爲一片了

非禮即己克己便復禮克己復禮便是天下歸仁天下以仁歸之閎祖

問克己復禮即是仁乎曰克己復禮當下便是仁非復禮之外別有仁也此間不容髮無私便是仁所以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若眞箇一日打併得淨潔便是仁如昨日病今日愈便是不病伯羽

一日克己復禮則一日天下歸仁二日克己復禮則二日天下歸仁夔孫

或問天下歸仁曰一日克己復禮使天下於此皆稱其仁又問一日之間安能如此曰非是一日便能如此只是有此理節

或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何故以仁與之曰今一日克己復禮天下人來點檢他一日內都是仁底事則天下都以仁與之一月能克己復禮天下人來點檢他一月內都無不仁底事則一月以仁與之若今日如此明日不如此便不會以仁與之也銖

問一日克己天下歸仁若是聖人固無可克其餘則雖是大賢亦須著工夫如何一日之間便能如此雖顏子亦須從事於四勿曰若是果能克己復禮了自然能如此呂氏曰一日有是心則一日有是德廣

因問一日克己復禮曰呂氏說得兩句最好云一日有是心則一日有是德蓋一日眞箇能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須道我這箇是仁始得若一日之內事事皆仁安得天下不以仁歸之僩仁○祖道錄云天下歸仁事

一日存此心則一日有此德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不是恁地略用工夫便一日自能如此須是積工夫到這裏若道是一日克己復禮天下便一向歸其仁也不得若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其仁明日若不克己復禮天下又不歸仁賀孫

問天下歸仁先生言一日能克己復禮天下皆以仁之名歸之與前說不同何也曰所以克己復禮者是先有爲仁之實而後人以仁之名歸之也寓

問一日克己復禮如何使天下便能歸仁曰若真能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有歸仁之理這處亦如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意思在家無怨一家歸其仁在邦無怨一邦歸其仁就仲弓告止於邦家顏子體段如此便以其極處告之又曰歸猶歸重之意 寓

問克己復禮爲仁曰克去己私復此天理便是仁只克己復禮如以刀割物刀是自己刀就此便割物不須更借別人刀也天下歸仁天下之人以仁稱之也解釋經義須是實歷其事方見着實如說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所謂誠者必須實能盡得此理仁義禮智無一些欠闕他底如何不樂說無實得樂自何而生天下歸仁之義亦類此既能克己復禮豈更有人以不仁見稱之理 謨

或問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曰人能克己則日間所行事事皆無私意而合天理耳

問顏淵問仁孔子對以克己復禮顏淵請問其目則對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看得用力只在勿字上曰亦須是要睹當得是禮與非禮 文蔚

非禮勿視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纔禁止便克己纔克去便能復禮又云顏子力量大聖人便就他一刀截斷若仲弓則是閑門自守不放賊入來底然敬恕上更好做工夫 僩

或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却易視遠惟明才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才非德便是不聰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但有此意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

非禮勿視勿聽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非是耳無所聞目無所視 寓

元翰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看來都在視上曰不專在視上然聽亦自不好只緣先有視聽便引惹得言動所以先說視聽後說言動佛家所謂視聽甚無道理且謂物雖視前我元不曾視與我自不相干如此却是將眼光逐流入閑可也聽亦然天下豈有此理坐間舉佛書亦有克己底說話先生曰所以不可行者却無復禮一段事既克己若不復禮如何得東坡說思無邪有數語極好他說纔有思便有邪無思時又只如死灰却要得無思時不如死灰有思時却不邪 明作

敬之問上面克己復禮是要克盡己私下面四勿是嚴立禁制使之用力曰此一章聖人說只是要他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是言克己復禮之致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是言克己復禮工夫專在我而不在人下面請問其目則是顏子更欲聖人詳言之耳蓋非禮勿視便是要在視上克己復禮非禮勿聽是要在聽上克己復禮非禮勿言是要在言上克己復禮非禮勿動是要在動上克己復禮前後反復只說道四箇字若如公說却是拆做兩截意思看了 時舉

問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嘗見南軒云勿字雖是禁止之辭然中須要有主宰始得不然則將見禁止於西而生於東禁止於此而發於彼蓋有力不暇給者矣主宰云何敬而已矣先生曰不須更添字又是兩者了先生問祖道曰公見南軒如何曰初學小生何足以窺大賢君子曰試一言之曰南軒大本完具資稟粹然却恐玩索處更欠精密曰未可如此議之某嘗論未發之謂中字以爲在中之義南軒深以爲不然及某再書論之書未至而南軒遣書來以爲是南軒見識純粹踐行誠實使人望而敬畏之某不及也 祖道

問顏淵孔子未告以克己復禮當如何用工夫曰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等可見又問云云曰只消就克己復禮上理會便了只管如此說甚麼 賀孫

問論語顏淵問仁與問爲邦必竟先是 問仁先是問爲邦曰看

他自是有這克己復禮底工夫後方做得那四代禮樂底事業〈寓〉

顏子問克己復禮又問其目直是詳審曾子一唯悟道直是直截如何曰顏子資質固高於曾子顏子問目却是初學時曾子一唯年老成熟時也〈謨〉

人須會問始得〈[illegible]〉聖門顏子也是會問他問仁曰克己復禮為仁聖人恁地荅他若今人到這裏須問如何謂之克己如何謂之復禮顏子但言請問其目到聖人荅他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他更不再問非禮是如何勿視是如何勿聽是如何勿言勿動又是如何但言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這是箇荅問底樣子到司馬牛問得便差聖人荅他問仁處他說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他心都向外去未必將來做切己工夫所以問得如此又謂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恰似要與聖人相拗底說話〈一般或錄云却不向[illegible]要思量只管問出外未正明謂猶前說時也〉道所這處亦是箇不會問樣子〈賀〉

孔門弟子如仁字義字之說已各各自曉得文義但看答問中不曾問道如何是仁只問如何行仁夫子荅之亦不曾說如何是仁只說道如何可以至仁如顏子之問孔子荅以克己復禮仲弓之問孔子荅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司馬牛之問孔子荅以仁者其言也訒樊遲之問孔子荅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想是仁字都自解理會得但要如何做〈賀孫〉

國秀問聖人言仁處如克己復禮一句最是言得仁之全體否曰聖人告人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無非言仁若見得時則何處不是全體何嘗見有半體底仁但克己復禮一句却尤親切〈時舉〉

曹問一日克己復禮便是仁否曰今日克己復禮是今日事明日克己復禮是明日事克己復禮有幾多工夫在須日日用

工聖人告顏淵如此告仲弓如此告樊遲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各隨人說出來須著究竟然大槩則一聖人之意千頭萬緒終歸一理

林正卿問夫子荅顏淵克己復禮為仁之問說得細密若其他弟子問多是大綱說如語仲弓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類先生大不然之曰以某觀之夫子荅群弟子却是細密荅顏子者却是大綱蓋顏子純粹無許多病痛所以大綱告之至於請問其目荅以四勿亦是大綱說使荅其他弟子者如此必無入頭處如荅司馬牛以其言也訒是隨其病處使之做工夫若能訒言即牛之克己復禮也至於荅樊遲荅仲弓之類由其言以行之皆克己復禮之功也〈人傑〉

或問仁之全體在克己上曰若論全體是處可見且如其言也訒若於此理會得透徹亦見得全體須是知得那親切處如求生以害仁殺身以成仁須理會得害箇甚麼成箇甚麼趙師夏云莫只要不失這道理而滿足此心先生曰如求生以害仁言身雖生已是傷壞了這箇心殺身以成仁身雖死這箇心却自完全得在

孔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語雖切看見不似告樊遲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更詳細蓋為樊遲未會見得箇己是甚禮是甚只分曉說教恁地做去顏子便理會得只未敢便領略却問其目待說得上下周匝了方承當去〈賀孫〉

子壽言孔子荅群弟子所問隨其材荅之不使聞其不能行之說故所成就多如克己復禮為仁唯以分付與顏子其餘弟子不得與聞也今教學者說着便令克己復禮幾乎以顏子望之矣今釋子接人猶能分上中下三根云我則隨其根器接之吾輩却無這箇先生曰此說固是如克己之說却緣衆人皆有此病須克之乃可進使肯相從却不誤他錯行了路今若教他釋子輩來相問吾人使之克己復禮他還相從否

子壽云他不能矣曰然則彼所謂根器接人者又如何見得是與不是解后却錯了不可知 大雅

或問顏子克己復禮曰公且未要理會顏子如何克己復禮且要理會自家身己如何須着克己復禮這也有時須曾思量到這裏顏子如何苦死要克己復禮自家如何不要克己復禮如今說時也自說得儘通只是不曾關自家事也有被別人只管說說來說去無案何去克己少間又忘了這裏須思量顏子如何心肯意肯要克己復禮自家因何不心肯意肯去克己復禮這處須有病根先要理會這路頭方好理會所以克之之方須是識得這病處須是見得些小功名利達真箇是輕克己復禮事真箇是重真箇是不恁地不得

梁謙問克己復禮曰莫問顏子克己復禮且就自家己身上說顏子當時却不解做別事只恁地克己復禮作甚顏子聞一知十又不是箇不聰明底人而今須是獨自做工夫說要自

家己身見得便如上蔡聞程先生之言自然面赤汗流却是見得他從前不是處而今却能遷善改過這箇便是透處 卓

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向來徐誠叟說此是克己工夫積習有素到得一日果能克己復禮然後天下歸仁如何曰不必如此說只是一日用其力之意問有人一日之中克己復禮安得天下便歸仁曰只爲不曾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即便有一日之仁顏子三月不違仁只是拳拳服膺而弗失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今日克念即可作聖明日罔念即爲狂矣曰到顏子地位其德已成恐不如此曰顏子亦只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除是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說此 德明

問顏子已是知非禮人如何聖人更恁地向他說曰也只得恁地做 銖

黃達才問顏子如何尚要克己先生厲聲曰公而今去何處勘

驗他不用克己既是夫子與他說時便是他要這箇工夫却如何硬道他不用克己這只是公那象山先生好恁地說道顏子不似他人纔有偏處要克只是心有所思便不是了嘗見他與其人一書說道才是要克己時便不是了這正是禪家之說如杲老說不可說不可思之類他說到那險處時又却不說破却又將那虛處說起來如某所說克己便是說外障如他說是說裏障他所以嫌某時只緣是其捉着他緊處別人不曉禪便被他謾某却曉得禪所以被某看破了夫子分明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分明是請事斯語却如何恁地說得又問上蔡先從偏處克將去其說如何曰也不特恁地夫子說非禮勿視聽言動便盡包得了如偏底固是要克也有不偏而事爲有不穩當底也當克且如偏於嚴克而就寬那寬中又有多少不好處要克今看顏子說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便是也

要博文博文又是前一段事博文須是窮究得箇事理都明方解去克己復禮若不博文則自家行得是與不是皆不知所以大學先要致知格物方去正心誠意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前面四項只是理會這物事理會得後方去行今若不博文只要撮箇尖底也不解說得親切也只是大槩綽得終不的當又問天下歸仁曰只是天下稱其仁而今若能克己復禮天下自是稱他是仁人這也不須理會只去理會那頭一件如喫飯相似只管喫自解飽若不去喫只想箇飽也無益 義剛

問天下歸仁集註云歸猶與也謂天下皆與其仁後面却載伊川語天下歸仁謂事事皆仁恰似兩般如何曰爲其事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 文蔚

問克己復禮爲仁這爲字便與子路爲仁之爲字同否曰然又問程先生云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恐是仁字

與爲仁字意不相似曰克去那箇便是這箇蓋克去己私便是天理克己復禮所以爲仁也仁是地頭克己復禮是工夫所以到那地頭底又問天下歸仁曰自家既事事是仁則天下之人見自家事事合仁亦皆曰是仁若自家設有一事未是仁有一箇人來說不是仁時便是天下不曾皆與以仁在又問孔子答問仁之說甚多惟此說克己復禮恐是說〔仁得作〕仁之全體曰只見得被做得徹都是全體若見不破做不徹時便是克己復禮也是閒說〔錄云若見得是全體若見不得則孔子所答雖是克己復禮也只是閒說〕○寓

問程先生云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如何曰不若他更有一說云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稱其仁爲是 大雅

問程子曰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一日之間如何得事事皆仁曰一日克己復禮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爲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爲天下歸仁 植

聖人說話甚實不作今人談空故伊川說天下歸仁只作天下之人以仁與之此是微言惟顏子足以當之 浩

問謝氏說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此性是氣質之性否曰然然亦無難易凡氣質之偏處皆須從頭克去謝氏恐人只克得裏面小小不好底氣質而忘其難者故云然 僩

問勿者勝私復禮之機曰主在勿字上纔覺非禮意思萌作便禁却這勿字一刀兩段己私便可去私去則能復禮而仁矣都是自用着力使他人不着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或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何待下此四勿功夫曰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用淨盡截斷了他力量大聖人便教他索性克去譬如賊來顏子是進步與之廝殺教仲弓以敬恕是教他堅壁清野截斷路頭不教賊來綠因問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乾道是健决意坤道是確守意曰顏子是近前與他一刀兩斷仲弓是一面自守久而賊自遁

去此亦只是一箇道理聖人教人因其資之高下故不同要之用功成德則一耳先生因曰今人只爭箇勿字常記胡待郎云我與顏子只爭一箇勿字顏子非禮便勿視我非禮亦視所以不及顏子因舉說文云勿字勢似旗旗是揮止禁約之物勿者欲人揮止禁約其私欲也 銖

問伊川四箴曰這箇須着子細去玩味因言工夫也只恁地做將去也別無道理拘迫得他譬如做酒只是用許多麴時日到時便自迸酒出來凡看文字只要温故知新只温箇故底便新意自出若捨了故底別要討箇新意便不得也 時舉

由乎中而應乎外這是勢之自然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是自家做工夫處 道夫

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上句是說視聽言動皆由中出〔錄作自此心出〕下句是用功處〔錄作是克己工夫〕問須是識別得如何是禮如何是非禮曰固是用分別得然緊要在勿字上不可放過 閎祖〔寓錄略〕

讀伯豐克己復禮爲仁說曰只克己便是復禮克己復禮便似着誠去僞之類蓋己私既克無非天理便是禮大凡才有些私意便非禮若截爲兩段中間便有空闕處〔大雅錄云此說去僞不然此非克己之外中間又空一節復禮也〕又伊川說由乎中而應乎外是說視聽言動四者皆由此心制乎外所以養其中却是就視聽言動上克去己私做工夫〔大雅錄云此是上句言下是工夫〕如尹彥明書四箴却云由乎中所以應乎外某向見傳本上句初無所以字當先生頗笑曰程子曰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一句好看 矣

互卿問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此是說仁之體而不及用曰制於外便是用又曰視聽自外入言動自內出聖人言語緊密如此聖人於顏子仲弓都是就綱領上說其他則是就各人身上說 道夫

問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克己工夫從內面做

去又說制於外如何曰制却在內又問視爲何以特說心聽爲何以特說性曰互換說也得然諺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人有秉彝本乎天性道理本自好在這裏却因雜得外面言語來誘化聽所以就理上說植

操之有要視爲之則只是人之視聽言動視最在先爲操心之準則此兩句未是不好至蔽交於前方有非禮而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己而復禮也如是工夫無間斷則久而自從容不勉矣故曰久而誠矣端蒙

或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程子以爲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却是與克伐怨欲不行底相似曰克己工夫其初如何便得會自然也須着禁制始得到養得熟後便私意自漸漸消磨去矣今人須要揀易底做却不知若不自難處入如何得到易處所謂非禮勿者只要勿爲耳眼前道理善惡是非阿誰不知只是自負絜去做若於眼前底識得分明既不肯去做便却旋

旋見得細密底道理蓋天下事有似是而實非者亦有似非而實是者這處要得講究若不從眼前明白底做將來這箇道理又如何得會自見明作

李問伊川云制乎外以安其內顏子心齋坐忘都無私意似更不必制於外曰顏子若便恁地聖人又何必向他說克己復禮便是他也更有些私意莫把聖人令做一箇人看便只是這樣人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若驕吝便不是周公惟聖罔念作狂若使堯舜爲桀紂之行便狂去便是桀紂璘

問四箴曰視是將這裏底引出去所以云以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底來所以云閑邪存誠又問四者還有次第否曰視爲先聽次之又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此是動之於心志士勵行守之於爲此是動之於身植

問聽箴人有秉彝云云前面亦大槩說至後兩句言閑邪存誠非禮勿聽不知可以改聽字作視箴用得否曰看他視箴說又較力視最在先開眼便是所以說得力至於聽處却又較輕也寓

問知誘物化遂忘其正這箇知是如何曰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人莫不有知知者所當有也物至則知足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自然如此到得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賀孫

賀孫說顏淵問仁章集註之意曰如此只就上面說又須自家肚裏實理會得始得固是說道不依此說去外面生意不可若只誦其文而自不實曉認得其意亦未可又曰且依許多說話常常諷詠下稍自有得又曰四箴意思都該括得盡四箇箴有說多底有說少底多底減不得少底添不得如言箴說許多也是人口上有許多病痛從頭起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就身上謹傷易則誕至出悖來違是當謹於接物閒

都說得周備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這說兩般人哲人只於思量閒便見得合做與不合做志士便於做出了方見得雖則是有兩樣大抵都是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集注所疑都說得意思盡了此外亦無可說只是須要自實下工夫實見是如何看這意思都克去己私無非禮之視無非禮之聽無非禮之言無非禮之動這是甚麼氣象這便是渾然天理這便是仁須識認得這意思賀孫問視聽之間或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這將如何曰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只自家不可有要視之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也過了只自家不可有要聽之之心然這般所在也難古人於這處亦有以御之如云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賀孫

問承誨言箴自人心之動因言以宣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

謹諸已以下是說接物許多病痛曰上四句是就身上最緊
物處須是不躁妄方始靜靜纔不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
成如何去接物下云刲是起機興戎出好四句都是說謹言
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項病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則物
忤出悖則來違賀孫問如今所以難克也是習於私欲之深
今雖知義理而舊所好樂未免沉伏於方寸之間所以外物
纔誘裏面便爲之動所以要緊只在克字上克者勝也日用
之間只要勝得他天理纔勝私欲便消私欲纔長天理便被
遮了要緊最是勝得去始得曰固是如此如權衡之設若不
低便昂不昂便低凡天地陰陽之消長日月之盈縮莫不皆
然又云這克己復禮事體極大非顏子之聰明剛健不足以
擔當故獨以告顏子若其他所言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
承大祭如仁者其言也訒又如居處恭執事敬都是克己事
都是爲仁事但且就一事說然做得工夫到也一般問仲弓

問仁一章曰看聖人言只三四句便說得極謹密說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下面便又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都
無些閒處尋常人說話多是只說得半截問看此意思則體
用兼備曰是如此自家身已上常是持守到接物又如此則
日用之間無有間隙私意直是何所容可見聖人說得如此
極密閒集注云事斯語而有得則固無已之可克矣此固分
明下云學者審已而自擇焉可也未審此意如何曰看自家
資質如何夫子告顏淵之言非大段剛明者不足以當之苟
惟不然只且就告仲弓處著力告仲弓之言只是渾和底人
皆可守這兩節一似易之乾一似易之坤聖人於乾說忠信
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說得煞廣闊於坤只
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止緣乾是純剛健之德坤是純和柔
之德又云看集義聚許多說話除程先生外更要揀幾句在
集注裏都拈不起看諸公說除是上蔡說得猶似如游楊說。

直看不得賀孫
問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此是兩般人否曰
非也只是誠之於思底却覺得速守之於爲者及其形於事
爲早是見得遲了此却是覺得有遲速不可道有兩般却兩
腳做功夫去端蒙
尹叔問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四句莫有優
劣否曰寓錄云只及貫思是動之微爲是動之著這箇是說動之
精粗爲處動思處亦動思是動於內爲是動於外蓋思於內
不可不誠爲於外不可不守然誠於思而不守於爲不可
專守於爲而不誠於思亦不可又曰看文字須是得箇骨子
諸公且道這動底那句是緊要夫云順理則裕莫是緊要
否曰更連從欲則危兩句都是這是生死路頭又曰四者惟
視爲切所以先言視而視箴之說尤重於聽也道夫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

則餒矣如今見得直如此說得好閎○閎祖錄云此祖有林○夔義
問克己復禮章外書有曰不能克己是爲楊氏之爲我不能復
禮是爲墨氏之兼愛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曰克己
復禮只是一事外書所載殊與克離此必記錄之誤向來所
以別爲一編而目之曰外書者蓋多類此故也伊川嘗曰非
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已私皆歸於
禮方始是仁此說最爲的確謨
正淳問程子曰禮即理也不是天理便是人欲尹氏曰禮者理
也去人欲則復天理或問不取尹說以爲失程子之意何也
曰某之意不欲其只說復理而不說禮字蓋說復禮即說得
著實若說作理則懸空是箇甚物事如謝氏曰以我視以我
聽以我言以我動夫子分明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謝氏却
以以我言之此則自是謝氏之意非夫子所以告顏淵者矣
又如游氏曰顏淵事斯語至於非禮勿動則不離於中其誠

不息而可久將發固好字總聚在此雖無甚病終不是本地頭話問游氏尋說非禮勿動遺却視聽言三事曰此却只是提此一語以槩其餘又問謝氏前篇謂胸中無一事此章乃云仁者心與事一無一忘一助之失曰心與事一只是做此一事則主在此一事如此說亦無礙惟其心與事一故能胸中無一事也必大

聖人只說做仁如克己復禮爲仁是做得這箇模樣便是仁上蔡却說知仁識仁煞有病節

問天下歸仁曰只是天下以仁稱之又問謝說如何曰只是他見得如此大抵謝與范只管就見處却不若行上做工夫只管扛扛得大下稍直是没著處如夫子告顔子非禮勿視聽言動只是行上做工夫去僩

天下歸仁言天下皆與其仁伊川云稱其仁是也此却說得實至楊氏以爲天下皆在吾之度內則是謂見得吾仁之大如

卷四十一　二十二

此而天下皆囿於其中則說得無形影呂氏克己銘如洞然八荒皆在我闥之類同意端蒙

問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南軒謂克盡己私天理渾然斯爲仁矣天下歸仁者無一物之不體也故克己銘謂洞然八荒皆在我闥近得先生集注却云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似與諸公之意全不相似程子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此意又是如何曰某向日也只同欽夫之說看得來文義不然今解却是從伊川說孔子直是以二帝三王之事許顔子此是微言自可意會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當其問仁亦以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告之潜

某解顔淵問仁章畢先生曰克是克去己私己私既克天理自復譬如塵垢既去則鏡自明瓦礫既掃則室自清如呂與叔克己銘則初未嘗說克去己私大抵只說物我對立須用克之如此則只是克物非克己也枅

克己銘不合以己與物對說謨

呂與叔說克己從那己物對處克此說雖好然不是夫子與顔子說底意夫子說底是說未與物對時若與物對時方克他却是自家己倒了幾多所謂己只是自家心上不合理底便是不待與物對方是又曰呂與叔克己銘只說得一邊佐

包詳道言克去勝心忌心先生曰克己有兩義物我亦是己私欲亦是己呂與叔作克己銘只說得一邊方子

問公便是仁否曰非公便是仁盡得公道所以爲仁耳求仁處聖人說了克己復禮爲仁須是克盡己私以復乎禮方是公公所以能仁問克己銘痒疴疾痛舉切吾身不知是這道理否曰某見前輩一項議論說忒高了不只就身上理會便說要與天地同其體同其大安有此理如初無吝驕作我蟊賊云云只說得克己一邊却不說到復禮處須先克己私以復于禮則爲仁且仁譬之水公則譬之溝渠要流通此水須開

卷四十一　二十三

浚溝渠然後水方流行也寓

問或問深論克己銘之非何也曰克己之己未是對人物言只是對公字說猶曰私耳呂與叔極口稱揚遂以己既不立物我並觀則雖天下之大莫不皆在於吾仁之中說得來恁大故人皆喜其快纔不恁說便不滿意殊不知未是如此道夫云如此則與叔之意與下文克己之目全不干涉此自是自修之事未是道著外面在曰須是恁地思之公且道視聽言動干人甚事又問天下歸仁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爲仁也又曰有幾處被前輩說得來大今收拾不得謂如君子所過者化本只言君子所居而人自化所存者神本只言所存主處便神妙橫渠却云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至上蔡便道唯能所存者神是以所過者化此等言語人皆爛熟以爲必須如此說纔不如此說便不快意矣道夫

林正卿問天下歸仁曰痒痾疾痛舉切吾身只是存想天下歸仁恁地則不須克己只坐定存想月十日便自天下歸仁豈有此理時舉問程先生曰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是如何曰事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於這事做得恁地於那事亦做得恁地所以天下皆稱其仁若有一處做得不是必被人看破了　時舉

林正卿問呂與叔云痒痾疾痛舉切吾身不知此語說天下歸仁如何曰聖人尋常不曾有這般說話近來人被佛家說一般大話他便做這般底話去敵他此天下歸仁與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一般此兩句便是歸仁樣子又問怨是人怨己怨曰人怨　怡

問克己銘只說得公底意思曰克己銘不曾說着本意楊子雲曰勝己之私之謂克克字本虛如何專以勝己之私爲訓鄭伯克段于鄢豈亦勝己之私耶　閎祖

上蔡說先難便生受知伊川便說制之於外以安其內甚說平　方

以我視以我聽若以爲心先有主則視聽不妨事亦得大不便也　方

以我視以我聽恐怕私也沒理會　方

游定夫有論語要旨天下歸仁引龐居士云云　黃簡肅親見其手筆　閎祖

曾天游見陳幾叟曰克己復禮舊曉不得因在京師委巷中下轎涉泥看謂方悟有箇快活處後舉以問韓文　韓丞相之外甥　韓云情盡性復正是如此陳曰又問韓丈丈甚喜曾又曰又嘗以問游丈亦以爲然陳復曰又更問那游丈蓋定夫以克己復禮與釋氏一般只存想此道理而已舊蘭本游氏語解中全用佛語解此一段某已削之若只以想像言克復則與下截非禮勿視四句有何干涉　僩

朱子語類卷第四十二　計二十板

論語二十四

顏淵篇下

仲弓問仁章

文振說仲弓問仁謂上四句是主敬行恕下兩句是以効言曰此六句又須作一片看始得若只以下兩句作効驗說却幾乎閑了這兩句蓋內外無怨是箇應處到這裏方是充足飽滿如上章說天下歸仁亦是如此蓋天下或有一人不許以仁便是我爲仁工夫有所未至如此看方見出門使民兩句縫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兩句這兩句又使綴着箇無怨兩句上下貫通都無縫罅方始見得告顏淵仲弓問仁規模只依此做工夫更不容別閑用心矣　植　時舉同。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着那出門使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緊接着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直到這裏道理方透徹似一片水流注出來到這裏方住中間也間斷不得効驗到這處方是做得透徹充足飽滿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外內間幾有一人怨它便是未徹使如天下歸仁底纔有一箇不歸仁便是有未到處又云內外無怨便是應處如關睢之仁則有麟趾之瑞鵲巢之仁則有騶虞之應問仁者甚多只答顏子仲弓底說得來大又曰顏子天資明便能於幾微之間斷制得天理人欲了　植

或問推己及物之謂恕曰推己及物便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然工夫却在前面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須是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或問未出門使民之前更有工夫否曰未出門使民之時只是如此惟是到出門使民時易得走失故愈着用力也　時舉

問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己欲爲君子則欲人皆爲君子己不欲爲小人則亦不欲人爲小人曰此兩句亦是大綱說如富

壽康問人之所欲施云若人之所惡所欲者必以同於人
所惡者不以加於人必大
先生自唐石歸曰路上有人問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如以
刑罰加人豈其人之所欲便是不恕始得且說如何衆人各
以意對先生曰皆未分明伊川云恕字須兼忠字說此說方
是蓋忠是盡己也盡己而後爲恕以刑罰加人其人實有罪
其心亦自以爲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強之以所不欲也其
不欲被刑者乃其外面之私心若其真心既已犯罪亦自知
其當刑矣今人只爲不理會忠而徒爲恕其弊只是姑息張
子韶中庸有云聖人因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即
此論也今人只爲不能盡己故謂人亦只消如此所以泛然
亦不責人遂至於彼此皆自恕而已人傑可學錄云如刑殺人之事已則不以
到其時爲之問恕如何可奪云但觀其事之舍衆則不殺學爲敬曰當如人自化罪至於犯鈞時其心是舍曾受皆僞以答曰貴當合忠字者忠者盡己之謂若肯長己齊有貴罪則外離不欲而亦御其當罪到此則不發字使不著若坏

看忠字只用一恕字則以此事被不過以流而爲姑息子韶解中庸云以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因此不體得舍使天下之人不做如此則相爲姑息而已此言最害理
問在家在邦之怨是爲己爲人曰如何說得做在己之怨聖人
言語只要平看儒者緣要切己故在外者多拽入來做內說
在身上者又拽來就心上說必大
問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曰此以效驗言若是主敬行恕而在家
在邦皆不能無怨則所謂敬恕者未是敬恕問怨有是有非
如何都得他無怨曰此且說怨得是底未說到不是底雉
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或以爲其怨在己或以爲其怨在人曰
若以爲己自無怨卻有甚義理此言能以敬爲主而行之恕
則人自不怨也人不我怨此仁之效如孔子告顏淵克己則
言天下歸仁告仲弓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言在邦無怨
在家無怨此皆以效言特其效有小大之異耳賜
希遜問夫子答顏子仲弓問仁之異曰此是各就它資質上說

然持敬行恕便自能克己克己便自能持敬行恕亦不必大
段分別時舉謨錄二〇以下
曰克己復禮是剛健勇決一上便做了若所以告仲弓者是
教他平穩做去慢慢地消磨了譬如服藥克己者要一服便
見效敬恕者漸漸服藥磨去其病也敘
持敬行恕雖不曾著力去克己復禮然却與克己復禮只一般
蓋若是把這箇養來養去那私意自是著不得出門如見大
賓使民如承大祭時也著那私意不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時也著那私意不得賜
問克己工夫與主敬行恕如何曰克己復禮是截然分別箇天
理人欲是則行之非則去之敬恕則猶是保養在這裏未能
保它無人欲在若將來保養得至亦全是天理矣克己復禮
如撥亂反正主敬行恕如持盈守成二者自有優劣淳
克己復禮如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出門使民如十來草寇自消

問程先生說顏子克己著明得盡有渣滓便渾化其次惟莊敬持
養及其成功一也此可以分顏子仲弓否曰不必如此說濂
仲弓出門如見大賓爲仁如把截江淮顏子克己爲仁便如欲
復中原燾
謂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與出門如見大
賓須就自家身上體看我能克己與主敬行恕否件件如
此方始有益又因論遜問克己復禮曰人之私意有知得便
克去者有忘記去克他者有不獨是忘記去克他卻反與他
爲朋者時舉
問朱飛卿讀書何所疑曰論語切要處在言仁言仁處多甚未
識門路曰用手親切處與見在告顏子章答仲弓又却別集
注云仲弓未及顏子故特告以操存之要不知告顏子者亦
只是操存否曰這須子細玩味所告二人氣象自不同簡問
賀孫前夜曾如何說賀孫舉先生云告仲弓底是防賊工夫

告顔淵底是殺賊工夫。飛卿問如何。曰且子細看大意是如此。告顔子底意思是本領已自堅固了，未免有些私意，須一向克除教盡。告仲弓底意思是本領未甚周備，只是教他防捍疆土爲自守計。賀孫

問孔子答顔淵仲弓問仁處，旨同否。曰不爭多，大槩也相似，只答顔子處是就心上説，工夫較深密爲難。問一條在學者則當並行不悖否。曰皆當如此做，當克己則須克己，當出門如見大賓則須出門如見大賓。克己復禮不是克己了又復禮，只克去己私便是禮。有是有非，只去了非便是是，所以孔子只説非禮勿視聽言動，只克去那非便是禮。曰呂銘痾癢疾痛皆切吾身句是否。曰也説得，只是不合將己對物説，一向都意都要大同於物。克只是克這箇。孔子當初本意只是説克自己私欲。淳

伯羽問持敬克己工夫相資相成否。子曰做處則一。但孔子告顔子仲弓隨他氣質地位而告之耳。若不敬則此心散漫，何以能克己。若不克己，非禮而視聽言動，安能爲敬。仲思問敬則無己可克，如何。曰鄭子上以書問此，因示鄭書曰，説得也好。鄭書云孔子推源顔子仲弓實問之以爲仁之事以告之仲弓只人而進之顔子地位爲禮當克己矣故以告之仲弓未至此甚告以敬恕之方强養之要克己之功也易至而進之至仁也善其成就則一而已不可以不知敬恕是克己之功非只是克己也 又曰鄭云學者克己處亦好，大抵告顔子底便體用全，似仲弓底若後人看不透，便只倒歸頭去做仲弓底了。依舊用做顔子底。克己，乾道也；敬恕，坤道也。忠信進德，脩辭立誠，表裏通徹，無一毫之不實，何更用直內。坤卦且是恁地守頓子，如將百萬之兵，操縱在我，指揮如意。仲弓且守本分。敬之至固無己可克，克己之至亦不消言敬。敬則無己可克者，是無所不敬，故不用克己。此是大敬，如聖敬日躋，於緝熙敬止之敬也。淵

李時可問仲弓問仁，孔子告之以出門如見大賓云云，伊川只説作敬，先生便説敬以持己，恕以及物，看來須如此説方全。曰程子不是就經上説，是偶然摘此兩句，所以只説做敬。又問伊川曰孔子言仁只説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觀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看來孔子方是教仲弓就敬上下工夫，若是言仁亦未到得這處。曰程子也不是就經上説，公今不消得恁地看，但且就他這一句上看其氣象是如何。又問孔子告顔子以克己復禮爲仁，若不是敬也如何克得己復得禮。曰不必如此説，聖人説話隨人淺深。克己工夫較難，出門使民較易。然工夫到後只一般，所謂敬則無己可克也。賀孫。

程子言仁只説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問孔子告仲弓方是持敬底事，程子如此説，莫不有自然勉强之異乎。曰程子之言舉敬之極致而言也。又程子云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仁也。問敬義内外方是做工夫，而程子又何以便言仁也。曰此亦言敬以直内則無一毫私意，仁自在其中爾。大抵這般處要見看識得他意，不可迫切求之。端蒙

或問伊川云孔子言仁只説出門云云至中禮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曰亦須先見得箇意思方謹獨以守之。又曰此前面説敬而不見得此，便是見得底意思，便是見得敬之氣象功効恁地。若不見得，卽崇淬淬地守一箇敬也不濟事。賀孫

問程先生説云云，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看來也是平日用功方能如此，非一旦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便能如此。曰自這裏做去方能如此，只是常能存得此心便能如此。又問克己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曰乾道首是見得善惡精粗分明，便一刀兩段斬截了。坤道便順這一邊做將去，更不必着那一邊。又云乾道是剛果之君，坤道

是纔禮守成之君

或問伊川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聖人之言得他恁地說也好但使某答那人則但云公且去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因曰那未出門使民時自是當敬不成未出門使民時不敬却待出門時旋旋如見大賓使民時旋旋如承大祭却成甚舉止聖人所以只直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更不說那未出門使民時如何如今恁地說却較淡了 [illegible]

仲升問克己復禮乾道也此莫是知至已後工夫否曰也不必如此說只見得一事且就一事上克去便是克己終不成說道我知未至便未下工夫若以大學之序言之誠意固在知至之後然亦須隨事修爲終不成說知未至便不用誠意正心但知至已後自不待勉強耳 木之

表子蒙問克己復禮何以謂之乾道主敬行恕何以謂之坤道曰乾道奮發而有爲坤道靜重而持守 時舉

或問克己復禮者乾道奮發持守者坤道如何分別曰乾道奮發而有爲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之類是也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坤道靜重而持守如敬以直內義方外之類是也觀夫子告二子氣象各有所類 畣

或問顏冉之學何以有乾道坤道之別曰顏子是奮發而有爲冉子是謙退而持守顏子高明強毅夫子故就其資質而教以克己復禮之學冉子溫厚靜重故以持敬行恕教之 以

問克己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如何曰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子之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動風行做將去仲弓則斂藏嚴謹做將去顏子如創業之君仲弓如守成之君顏子如漢高祖仲弓如漢文帝伊川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顏子則是明得盡者也仲弓則是莊敬以持養之者也及其成功一也潛夫曰嘗聞先生說顏冉二子之於仁譬如捉賊顏子便赤手擒那賊出仲弓則先去外面關防然後方敢下手去捉他 賀

周貴卿問克己復禮乾道持敬行恕坤道曰乾道是見群龍无首吉既變則成坤故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坤則都無頭但利牝馬之貞而已所以乾卦自君子進德修業以至於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從知處說來如坤則但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只就持守處說只說得一截如顏子克己復禮工夫却是從頭做起來是先要見得後却做去大要著手脚仲弓却只是據見成本子做只是依本子恁地做都不問著那前一截了仲弓也是和粹但精神有所不及顏子是大故通曉向時陸子靜嘗說顏子不如仲弓而今看著似乎是克己復禮底較不如那持敬行恕底較無事但克己復禮工夫較大顏子似創業之君仲弓似守成之君仲弓不解做得那前一截只據見在底道理持守將去 [illegible] 又問仲弓寬洪簡重如何見得曰也只想得是恁地夫子許他南面非如此不可如不佞等處也見得他簡重而今觀他說居敬行簡之類見得他工夫也大故細密 [illegible]

[illegible]

問顏子問仁與仲弓問仁處看來仲弓才質勝似顏子曰陸子靜向來也道仲弓勝似顏子然却不是蓋克己復禮乾道也是喫一服藥便效主敬行恕坤道也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去公看顏子大小大力量一克己復禮便了仲弓只是循循做將去底如何有顏子之勇祖道曰雖是如此然仲弓好做

中人一箇準繩至如顏子學者力量打不到不如且學仲弓
曰不可如此立志推第一等與別人做顏子雖是截然其着
力下手處也可做因舉釋氏云有一屠者放下屠刀立地成
佛底事或曰如不遷不貳却是學者難做底曰重處不在怒
與過只在遷與貳字上看今不必論怒與過之大小只看不
遷不貳是甚模樣又云貳不是一二之二是長貳之貳蓋一
箇邊又添一箇此謂之貳又問守之也非化之也如何曰聖
人則却無這箇顏子則疑於遷貳與不遷貳之間又問先生
適說克己復禮是喚一服藥便勿可以着力下手處更須力
爲開發曰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處便是克己蓋人只有
天理人欲日間行住坐臥無不有此二者但須自當省察譬
如坐如尸立如齊此是天理當如此若坐欲縱肆立欲跛倚
此是人欲了至如一語一默一飲一食盡是也其未能復禮只
爭這些子所以禮謂之天理之節文者蓋天下皆有當然之

理今復禮便是天理但此理無形無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
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故謂之天理之節文有
君臣便有事君底節文有父子便有事父底節文夫婦長幼
朋友莫不皆然其實皆天理也天理人欲其間甚微於其發
處子細認取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知其爲天理便知其
爲人欲既知其爲人欲則人欲便不行譬如路然一條上去
一條下去一條上下之間知上去是路便行下底差了便不
行此其所操豈不甚約言之豈不甚易却是行之甚難學者
且恁地做將去久久自然安泰人既不隨私意則此理是本
來自有底物但爲從來添得人欲一段如孩提之童無不知
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豈不是本來底却是後來人欲
肆時孝敬之心便失了然而豈真失了於靜處一思念道我
今日於父兄面上孝敬之心頗虧則此本來底心便復了也
只於此處牢把定其功積久便不可及 祖道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伊川謂大賓大祭只是敬也
今若專主於大賓大祭之心而不容其私欲之害亦可爲仁
否曰下一節所謂不欲勿施與無怨此乃以接物而言敬是
此心接物亦以此心 燾
問仲弓問仁曰能敬能恕則仁在其中問呂氏之說却是仁在
外曰說得未是又問只用敬否曰世有敬而不能恕底人便
只理會自守却無溫厚愛人氣象若恕而無敬則無以行其
恕問在家在邦無怨諸說不同曰覺得語脉不是又問伊川
謂怨在己却是自家心中之怨曰只是處己既能敬而接人
又能恕自然是在邦在家人皆無得而怨之此是爲仁之驗
便如天下歸仁處一般 榦

司馬牛問仁章

或問仁者其言也訒曰仁者常存此心所以難其出不仁者已
不識痛痒得說便說如人夢寐中讝語豈復知是非善惡仁
者只知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寓

宜久問仁者其言也訒曰仁者心常醒在見箇事來便知道須
要做得合箇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道爲之難故自不敢
輕言若不仁底人心常如瞌睡底相似都不見箇事理便天
來大事也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 [illegible]
仲蔚問仁者其言也訒只是訥於言意思否曰訥於言而敏於
行是怕人說得多後行不逮其言也訒是說持守得那心定
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而
今人只是信口說方說時它心裏也自不知得 [illegible]
仁者之人言自然訒在學仁者則當自謹言語中以操持此心
且如而今人愛胡亂說話輕易言語者是他此心不在奔馳
四出如何有仁 僩
仁者其言也訒這是司馬牛身上一病去得此病方好將息充
養耳 [illegible]

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心存則自是不敢胡亂說話大率說得容易底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爲之也若不敢胡亂做者必不敢容易說然亦是存得這心在或曰言行常相表裏又曰人閒得少說話底也自是心細了。讀。僩錄

問聖人答司馬牛其言也訒此句通上下言否曰就他身上說又較親切人謹得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在這裏

學者千言萬句只是理會一箇心且如仁者其言也訒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天理人欲之勝負 端蒙

或問顏子仲弓司馬牛問仁雖若各不同然克己工夫也是主敬其言也訒也是主敬曰司馬牛如何做得顏子仲弓底工夫須是逐人自理會仁譬之屋克己是大門打透便入來主敬行恕是第二門言訒是箇小門雖皆可通然小門便迂迴得些是它病在這裏如先難後獲亦是隨它病處說 銖

司馬牛問君子章

不憂不懼司馬牛將謂是塊然頑然不以憂懼不知夫子自說是內省不疚自然憂懼不來 明作

爲學須先尋得一箇路逕然後可以進步可以觀書不然則書自書人自人且如孔子說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須觀所以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學者又須觀所以內省不疚如何得來 可學

司馬牛憂曰章

死生有命是合下稟得已定而今着力不得富貴在天是你着力不得 僩

富貴在天非我所與如有一人爲之主宰然 升卿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子夏之意只說是死生是稟於有生之初不可得而移富貴是眼下有時適然遇著非我所能必若推其極因是都稟於有生之初因問伊川橫渠命遇之說曰所謂命者如天子命我作甚官其官之閑易繁難甚處做得甚處做不得便都是一時命了自家只得去做故孟子只說莫非命也却有箇正與不正所謂正命者蓋天之始初命我如事君忠事父孝便有許多條貫在裏至於有厚薄淺深這却是氣稟了然不謂之命不得只不是正命如桎梏而死喚做非命不得蓋緣它當時稟得箇乖戾之氣便有此然謂之正命不得故君子戰兢如臨深履薄蓋欲順受其正者而不受其不正者且如說當死於水火不成便自赴水火而死而今只恁地看不必去生枝節說命說遇說同說異也 夔孫

問敬而無失曰把捉不定便是失 雉

或言司馬牛所憂人當兄弟如此也是處不得曰只是如子夏說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若大段着力不得也不奈何若未然底可諫尚可着力做了時也不奈何得 明作

問四海皆兄弟胡氏謂意圓語滯以其近於二本否曰子夏當

初之意只謂在我者敬而無失與人又恭而有禮如此則四海之內皆親愛之何患乎無兄弟要去開廣司馬牛之意只不合下箇皆兄弟字便成無差等了 淳

子張問明章

問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曰譖是譖人是不干己底事才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閑言冷語掉放那裏說教來不覺他是逆是切己底事方說得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切要忽然間觸動他如被人罵便說被人打被人打便說又要殺蓋不如此不足以觸動他也又問明而遠是見得到否曰是明字說不足又添箇遠字替他 賀孫

或問膚受之愬切近災也若他父兄有急難其事不可緩來䟽時便用周他若待我審究得實已失事了此當如何曰不然所以說明又說遠須是眼裏識箇真僞始得若不識箇真僞安得謂之明遠這裏自有道理見得過他真僞却來瞞我不

得譬如識藥材或將假藥來賣我我識得過任他說千言萬語我
旣見破僞了看如何說也不買此所以謂之明遠只是這些
子 明作

問浸潤膚受之說想得子張是箇過高底人有智於此等處有不
察故夫子語之否曰然 廣

子貢問政章

文振問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看來此只是因足食足兵而後
民信本是兩項事子貢却做三項事認了信字便是在人心
不容變底事也 時舉

問民無信不立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曰是民自不立民不
立則國亦不能以立矣問民如何是不立曰有信則相守而
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臣棄其君子棄其父各自求生路去 淳

棘子成曰章

問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曰此說君子與說其事也君子同蓋
說得話來也君子 寓

問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古注只作一句說先生作兩句說如
何曰若作一句說則惜乎二字無着落 燾

問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如何以文觀人
曰無世間許多禮法如何辨得君子小人如老莊之徒絕滅
禮法則都打箇沒理會去但子貢之言似少差別耳如孔子
說禮與其奢也寧儉與其不遜也寧固便說得好 僩

棘子成全說質固未盡善子貢全說文以矯子成又錯若虎皮
羊皮雖除了毛畢竟自別事體不同使一箇君子與一箇屠
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
可無文亦當以質為本如寧儉寧戚之意 明作

哀公問於有若章

問盍徹乎曰徹是八家皆通出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
收公取其一如助則八家各耕百畝同出力共耕公田此助
徹之別也 燾

問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曰不有府庫則非其財者也百姓旣足
不成坐視其君不足亦無此理蓋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
若百姓不足君雖厚斂亦不濟事 僩

或問有若對哀公盍徹乎之說云云曰今之州郡盡是於正法
之外非泛誅取且如州郡倍契一項錢此是何名色然而州
縣無這箇便做不行當初經總制錢本是朝廷去賴取百姓
底州郡又去瞞經總制錢都不成模樣然不如此又便做不
行或曰今州郡有三項請受最可畏宗室歸正添差使臣也
曰然歸正人今却漸少宗室則日盛可畏小使臣猶不足得
更有那閑更換受底大使臣這箇最可畏每人一月自用四
五百千結裹它 僩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問主忠信徙義曰主忠信者每事須要得忠信且如一句話不
忠信便是當得沒這事了主字須重看喚做主是要將這箇
做主徙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遷徙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
合義須更徙去令都合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徙義恁
地便德會崇若不先主忠信即空了徙去甚處如何會崇主
忠信而不徙義却又固執 植

主忠信是劄腳處徙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 方子

問易只言忠信所以進德而孔子答子張崇德之問又及於徙
義者是使學者於所存所行處兩下都做工夫否曰忠信是
箇基本徙義又是進處無基本徒進不得有基本矣不徙義
亦無緣得進 廣

問子張問崇德辨惑孔子既答之矣末又引我行其野之詩以
結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伊川言此二句當冠之齊景公有
馬千駟之上後之傳者因齊景公問政而誤之耳至范氏則
以為人之成德不以富亦祇以行異於野人而已此二說如

何曰如范氏說則是牽合如伊川說則是以管晏言乎 謨

東齊史今只得如此說 謨

齊景公問政章

問齊景公問政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然當時陳氏厚施於國根株盤據如此政使孔子為政而欲正其君臣父子當於何處下手曰此便是難擬晏子之說則曰惟禮可以已其亂然當時舉國之人皆欲得陳氏之所謂晏子之所謂禮者可得而已之然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其失在初履霜而至堅冰亦末如之何也已如孔子相魯欲墮三家至成則為孟氏所覺遂不可墮要之三家孟氏最弱季叔為強強者墮之而弱者反不可墮者強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問成既不可墮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了便休曰不久夫子亦去魯矣若使聖人久為之亦須別有箇道理處

問齊景公問政與待孔子二章想是一時說話觀此兩段見得景公是箇年老志衰苟且度日不復有遠慮底人曰景公平日自是箇無能為底人不待老也 賀

子路無宿諾章

問子路無宿諾曰子路許了人便與人去做定事不似今人許了人却掉放一壁不管 卓

子張問政章

亞夫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忠在事上說居之無倦者便是要此心長在做主不可放倒便事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者是事事要著實故集注云以忠則表裏如一謂心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此事事著實去做也 時舉

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若是有頭無尾底人便是忠也不久所以孔子先將箇無倦逼截他 賀孫

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所居是自已事要終始如一行之以忠是對人言之謂應接時恐有不誠處 必大

子張是箇有鋭氣底人它做事初頭來些鋭氣去做少間做到下梢多無殺合故告以居之無倦又且不朴實故告之以行之以忠欲其盡心力也 燾

亞夫問居謂存諸心無倦謂始終如一行謂施諸事以忠謂表裏如一此固分明然行固是行其所居但不知居是居箇甚物事曰常常恁地提省在這裏若有頃刻放倒便不得 賀孫

君子成人之美章

問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成字如何曰成字只是欲字 營

季康子患盜章

問楊氏謂欲民之不為盜在不欲而已橫渠謂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自不為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子必不竊故為政在乎足民使無所欲而已如橫渠之說則是說了當面以季康子為盜矣孔子於季康子雖不純於為臣要之孔子必不面斥之如此聖人氣象恐不若是如楊氏所說只是責季康子之貪然氣象和平不如此之峻厲今欲只從楊說如何曰善 謨

季康子問政章

或問子為政焉用殺曰尹氏謂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此語固好然聖人只說焉用殺三字自是不用解了蓋上之人為政欲善則民皆善自是何用殺聖人之言渾成如此 時舉

子張問士章

問何如斯可謂之達曰行得無窒礙謂之達在家必達在邦必達事君則得乎君治民則得乎民事親則孝事長則弟無所不達 植錄云如事親則得乎親事君則得乎君之類 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正是指子張病痛處 謙之

周問聞達之別曰達是退一步底聞是近前一步做底退一步底卑遜篤實不求人知一旦工夫至到却自然會達聞是近

前一步做惟恐人不知故矜張夸大一時若可喜其實無足取者 銖

問達字之義曰此是聞達之達非明達之達但聞只是求聞於人達却有實實方能達 恪

達者實有而不居聞者却是要做這模樣 端蒙

質直而好義便有箇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便又和順低細不至觸突人矣慮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覺知也聖人言語都如此周備詳密 僩

問察言而觀色曰此是實要做工夫蓋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己意說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它還不信受它如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大抵人之為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才自高了便不濟事 時舉

問察言觀色想是子張識等為大賢於人何所不容之事於人不辨別邪正與賢不肖故夫子言此以箴之曰子張是做箇大底意思包他人至之問堂堂乎張也它是有箇忽略底意思否曰他做箇大底意思包人便是忽略 時舉

色取仁而行違這是占外面地位闊了裏面填不足 植

問子張問達與聞一章曰達者是自家實去做而收斂近裏底如質直好義便是自去做察言觀色便是察人辭色而與之言又慮以下人惟恐其不收斂也若是只據自家意只管說去更不問人聽與不聽便是不察言觀色然而能如此則德脩於己而自孚於人所行自無窒礙矣故曰達聞者是箇做作底專務放出外求人知而已如色取仁而行違便是不務實而專務外居之不疑便是放出外而收斂不得只得自揞當不放退蓋才放退則連前面都壞只得大拍頭居之不疑此其所以為虛而無實行也某向來未曉聞達二字因見鄉中有人其傳揚說好者甚衆以至傳揚於外莫不皆然及細觀其所為皆不誠實以此方見得聖人分達與聞之別意思如此段形容得達與聞極精又云色取仁而行違不惟是虛有愛憐之態如正顏色而不近信色厲而內荏皆色取仁而行違也 燾

問子張問聞與達一章達是躬行實踐做出來底聞是沽名要譽底曰然達是常自斂損不求名而名自達者聞是向前求名底又云慮以下人慮是子細思量謂如做一事便思量惟恐有觸突人處又云質直好義是質直好底有那質直穩底又不好義 燾

質是質朴直又自是一字質就性資上說直漸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多在事上直固是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事事區處要得其宜這一項都是詳細收斂工夫如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這只是粗暴將去而上有此等人專以大意氣加人子張平日是這般人故孔子正救其病此章大意不出一箇是名一箇是實 賀孫

問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與鄉原如何曰却不同邪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底是大拍頭做要壓倒人鄉原却是不做聲不做氣陰沉做罪過底人義剛言二者皆是要與而天理都不存了曰固是如此但一箇是向前去做一箇是退來做 義剛

問子張以聞為達伊川以為明達之達上蔡以為令聞四達之達尹氏以為充於內而發於外為達三說如何曰此所謂達者只是言所行要無窒礙如事君必得乎君上治民必得乎下而無所不行無所不通與子張問行大抵相似呂氏謂德孚於人者必達矯行求名者必聞此說却是好 集義去僞

楊問質直而好義質直是質性之直或作兩件說曰質與直是兩件察言觀色總山說察言故不失口於人觀色故不失色於人如何曰自家色如何觀得只是察人言觀人色若照管

不及未必不以辭氣加人此只做自家工夫不要人知既有工夫以之事親則得乎親以之事君則得乎君以之交朋友而朋友信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是在邦在家必達之理子張只去聞處著力聖人此語正中其膏肓質直好義等處卻是就實色取仁而行違却是從虛處寓

問質直而好義和靖謂立志質直如何曰這箇全不須說立志質直但只是無華偽質是朴實直是無偏曲而所行又合宜觀人之言而察人之色審於接物處以下人只是一箇謙如此便做得去達是做得去又問仁如何以顏色取曰此處與前說相反只是顏色雖做仁者舉止而所行又却不如此此恐是說子張身上說驤

樊遲從遊舞雩之下章

問如何先事後得便可以崇德曰人只有這一箇心不通著兩箇物事若一心做事又有一箇求得之心便於這上不專如何有積累之功這一條心路只是一直去更無它岐纔分成兩邊便不得且如今做一事一心在此做一心又去計較功勞這一件事定是不到頭不十分精緻若是做一事只是做一事要做這箇又要做那箇便自不得雖二者皆出於善也不得況於不善者乎賀孫

陳希真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計校此事有甚功効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為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為矣德者理之得於吾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為而無為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才為些小利害討些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起也時舉

問先事後得曰但做自家合做底事不必望他功効今做一件好事便望它功効則心便兩岐了非惟是功効不見速那所做底事都壞了而今一向做將去不望他功効則德何緣不崇時舉

論先事後得曰正如韓信背水陣都忘了反顧之心戰必勝矣又云當思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不可有二心一心在事則德自崇矣方子

亞夫問先難而後獲先事後得莫是因樊遲有計較功利之心故如此告之曰此是後面道理而今且要知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做合做底事便純是天理才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箇天理做將去德便自崇才有人欲便這裏做得一兩分却那裏缺了一兩分這德便消削了如何得會崇聖人千言萬語正要人來這裏看得破時舉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須是截斷了外面它人過惡只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纔去檢點它人自家這裏便踈略了僩

問子張樊遲崇德辨惑之問何故答之不同曰子張是務張不實底人故夫子於崇德則告之以主忠信徙義欲收斂著實做工夫常人之情好人惡人只是好之惡之而已未至於必欲其生必欲其死處必是子張平日於喜怒之間用心過當故又告之以此樊遲為人雖無所考以學稼學圃及夫子答問觀之必是箇鄙俗麤暴底人故夫子告之以先難後獲此又以先事後得告之蓋鄙俗則有近利之意麤暴則有因忿忘身之患皆因其失而救之也銖

樊遲問仁章

樊遲未達者蓋於愛人且是汎愛知人則有所擇二者相反故疑之夫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便是仁樊遲誤認二句只是知故見子夏而問之子夏遂言之至於不仁者遠然後仁知之義皆備德明

樊遲問仁孔子答以愛人問知答以知人有甚難曉處樊遲因甚未達蓋愛人則無所不愛知人則便有分別兩箇意思有相反故疑之只有曾子一轉說得好舉直錯諸枉便是知人能

使枉者直便是愛人曾解一部論語只曉得這一段

每常説仁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 僩

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不論直與枉一例愛他也不得大抵惟先知了方能頓放得箇仁也理大只此兩句自包上下後來再與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所以為聖人之言 時舉

文振説樊遲問仁曰愛人一節先生曰愛人知人是仁知之用聖人何故但以仁知之用告樊遲却不告之以仁知之體文振云聖人説用則體在其中曰固是蓋尋這用便可以知其體蓋用即是體中流出也 時舉

或問愛人者仁之用知人者知之用孔子何故不以仁知之體告之乃獨舉其用以為説莫是仁知之體難言而樊遲未足以當之姑舉其用使自思其體曰體與用雖是二字本未嘗相離用即體之所以流行 賀孫

問不仁者遠矣謂不仁者皆為仁則不仁之事無矣曰是 雉

問樊遲問仁知一章看來不惟治天下國家如此而今學者若在一家一鄉而處得是得合義時如此 如不仁者遠矣之類 雖曰這仁知兩字相須但辨別得分曉舉措得是當便是仁之事且如人在鄉曲處置得事是當教一鄉之人不至於爭鬬即所以仁之也 燾

子貢問友章

問忠告善道曰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須又教道得善始得 雉

問忠告善道曰善道是以善道之如有人雖敢忠言未必皆合道理者則是未善也 時舉

朱子語類卷第四十三 計二十三版

論語二十五

子路篇

子路問政章

問先之勞之勞字既有兩音有兩説否曰勞之以身勤之以事亦須是自家喫些辛苦方能令得他詩所謂星言夙駕説于桑田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必是自耐勞苦方能率得人欲民之親其親我必先之以孝欲民之事其長我必先之以弟子路請益聖人告之無倦蓋勞苦亦人之難事故以無倦勉之 寓

問勞之恐是以言語勸勉他曰如此説不盡得為政之理若以言語勸勉他亦不甚要緊亦是淺近事聖人自不用説亦不見得無倦底意勞是勤於事勤於事時便有倦底意所以教它勞東坡下行字與事字最好或問愛之能勿勞乎有兩箇勞字曰這箇勞是使它勞 賀孫

文振問注云凡民之事以身先之則雖勞不怨如何曰凡是以勞苦之事役使人自家須一面與它做方可率得它如勸課農桑等事也須是自家不憚勤勞親履畎畝與他勾當方得 時舉

問蘇説勞字未甚明曰先是率他勞是為他勤勞 銖

問先之勞之諸説孰長曰橫渠云必身為之唱且不愛其勞而又益之以不倦此説好又問以身為之唱者果勞乎曰非是之謂也既以身為之唱又更不愛其勞而終之以無倦此是三節事 。

仲弓為季氏宰章

潘立之問先有司曰凡為政隨其大小各自有有司須先責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它自逐一具來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且如今做太

守人皆以爲不可使吏人批朱其者來不批不得如詞訴反覆或經已斷或彼處未結絕或見在催追他理頭又來下狀這若不批出自家如何與它判得只是要防其弊若既如此後或有人詞訴或自點撿一兩項有批得不實即須痛治以防其弊 賀孫

問程子曰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所謂公私者豈非仲弓必欲人材皆由己舉聖人則使人各得而舉之否曰仲弓只是見不到纔見不到便陷於私學者見程子說興邦喪邦說得甚險故多疑於此然程子亦曰推其義爾 [illegible]○

問程子謂觀仲弓與聖人便見其用心之小大以此知樂取諸人以爲善所以爲舜之聖而凡事必欲出乎己者真成小人之私矣曰於此可見聖賢用心之大小仲弓只緣見識未極其闊闊故如此人之心量本自大緣私故小蔽固之極則可以喪邦矣 廣

問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各是一事蘇氏楊氏乃相須而言之曰論語中有一二處如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雖各是一事然有相須之理 [illegible]○

子路曰衛君待子章

亞夫問衛君待子爲政章曰其初只是一箇名不正便事事都做不得禮樂不興刑罰不中便是箇大底事不成問禮樂不興疑在刑罰不中之後今何故却云禮樂不興而後刑罰不中曰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禮樂既不興則刑罰宜其不中又曰禮是有序樂是和樂既事不成如何得有禮樂耶 時舉

文振問何以謂之事不成則禮樂不興曰事不成以事言禮樂不興以理言蓋事不成則事上都無道理了說甚禮樂亞夫問此是禮樂之實還是禮樂之文曰實與文元相離不得譬如影便有形要離那形說影不得 時舉

事不成只是說那事做不成禮樂不興是和這理也沒了事只是說它做出底禮樂却是那事底理禮樂只是一件物事安頓得齊齊整整有次序便是禮無那乖爭底意便是樂 植

或問如何是事不成後禮樂便不興禮樂不興後如何便刑罰不中曰大凡事須要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事若不成則禮樂無安頓處禮樂不興則無序不和如此則用刑罰者安得不顛倒錯亂諸家說各有所長可會而觀之 去偽

楊問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此句未曉曰只是事也又問言與事似乎不相涉如何是不相涉如一人被火急討水來救始得却教它討火來此便是言不順如何得事又如人捉賊走東去合從東去捉却教它走從西去如何捉得皆言不順做事不成若就衛論之輒子也蒯聵是父今也以兵拒父是以父爲賊多少不順其何以爲國何以臨民事既不成則顛沛乖亂禮樂如何會興刑罰如何會中明道所謂一事苟其餘皆苟正謂此也又問子路之死於衛其義如何曰子路只見得下一截道理不見上一截道理孔悝之事它知道是食焉不避其難却不知食出公之祿爲不義被當論及此問如此是它當初仕衛便不是曰然然[illegible]

問衛君欲召孔子爲政而孔子欲先正名孔子既爲之臣[illegible]去出公亦豈人情曰惟孔子而後可問靈公既逐蒯聵公子郢辭不立衛人立輒以拒蒯聵論理輒合下便不當立不待拒蒯聵而後爲不當立也曰固是輒既立蒯聵來爭必矣必也正名乎孔子若仕衛必先正其君臣父子之名如蒯聵不當立輒亦不當立當去輒而別立君以拒蒯聵晉趙鞅欲立蒯聵聖人出時必須大與他剖判一番教它知箇是與不是亞夫問論道理固是去輒使國人自拒蒯聵以事情論之晉人正主蒯聵勢足以壓服衛人如何請于天子請于方伯天子既自不奈何方伯又是晉自做如何得自道理自是合如

此了聖人出來須自能使輒不得不爲蒯聵者孫因問如孔子討陳常之事也只是據道理不以事情曰如這一兩件大事可惜聖人做不透若做得透使三綱五常既壞而復興千條萬目自此而更新聖人年七八十歲拳拳之心終做不成 賀孫

吳伯英問若使夫子爲衛政不知果能使出公出從蒯聵否曰聖人行事只問義之合與不合不問其能與不能也若使每事只管計較其能與不能則豈不惑於常情利害之私乎 洪

在學者尤宜用力而況聖人乎 壯祖

問夫子得政於衛須有所廢立否曰亦只是說與他令自爲去就亦難爲迫逐之 必大

胡文定說輒事極看得好 可學

問胡氏之說只是論孔子爲政正名事理合如此設若衛君用孔子孔子既爲之臣而爲政則此說亦可通否曰聖人必不肯北面無父之人若輒有意改過遷善則孔子須先與斷約

如此方與他做以姚崇猶先以十事與明皇約然後爲之相而況孔子乎若輒不能然則孔子決不爲之臣矣 卓

問胡氏云云使孔子得政則是出公用之也如何做得此等事曰據事理言之合當如此做耳使孔子仕衛亦必以此事告之出公若其不聽則去之耳 燾

蒯聵與輒若有一人識道理各相避就去了今蒯聵欲入衛輒不動則所以處其事者當如何後世議者皆以爲當立郢不知郢不肯做郢之不立蓋知其必有紛爭也若使夫子爲政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拔郢而立之斯爲得正然夫子固不欲與其事也或謂春秋書晉趙鞅納世子蒯聵于戚稱世子者謂其當立曰若不如此書當如何書之說春秋者多穿鑿往往類此 人傑

叔器問子郢不肯立也似不是曰只立輒時只是蒯聵一箇來爭若立它時則又添一箇來爭愈見事多又以千乘之國與之而不肯受它畢竟是看得來是子難做後不敢做 義剛

樊遲請學稼章

樊遲學稼當時須自有一種議論如有爲神農之言許行君民竝耕之說之類 炎

誦詩三百章

亞夫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必達於政曰其中所載可見如小夫賤隸閭巷之間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耳目所不曾聞見者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以修德於己施於事業者莫不悉備於其間所載之美惡讀誦而諷詠之如是而爲善如是而爲惡吾之所以自修於身者如是是合做底事如是是不合做底事待得施以治人如是而當賞如是而當罰莫不備見如何於政不達若讀詩而不達於政則是不曾讀也又問如何使於四方必能專對曰於詩有得必是於應對言語之間委曲和平 賀孫

子謂衛公子荊章

問公子荊善居室也無甚高處聖人稱善何也曰公子荊所爲正合道理恰好處常人爲屋室不是極其華麗則墻崩壁倒全不理會子荊自合而完完而美循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心在聖人德盛此等事皆能化了不足言在公子荊能如此故聖人稱之 錄之小異 時舉

問衛公子荊夫子止稱其居室之善如何曰此亦姑舉其一事之善而稱之又安知其他無所長乎 必大

子適衛章

宜久說子適衛一章先生因言古者教人有禮樂動容周旋皆要合他節奏使性急底要寬也不得性寬底要慢也不得所以養得人情性如今教人既無禮樂只得把兩冊文字教他讀然而今未論人會學吃緊自無人會教所以明道欲得招致天下名儒使講明教人之方其德行最高者留以爲太學

師却以次分布天下令教學者須是如此然後學校方成次第也 時舉

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之 燾

苟有用我章

立之說苟有用我者一章曰聖人爲政一年之間想見以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強教行民服 時舉

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聖人做時須一切將許多不好底撤換了方做自家底所以伊川云紀綱布置必三年方可有成也 賀孫

善人爲邦章

安卿問集注云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恐善人只是使風俗醇朴若化於善恐是聖君之事曰大槩論功效是如此其深淺在人不必恁地粘皮着骨去說不成說聖人便得如此善人便不得如此不必恁地分別善人是他做百年工夫積累到此自是能使人興善人自是不陷於刑辟如文景恁地後來海內富庶豈不是勝殘去殺如漢循吏許多人才循良也便有效如陳太丘卓茂魯恭只是縣令也能如此不成說你不是聖人如何做得這箇只看他功效處又何必較量道聖人之効是如此善人之効是如彼聖人比善人自是不同且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善人定是未能到這田地但是方這般見識有這般心胸積累做將去亦須有効且如而今寬刑薄賦民亦自能興起而不陷於刑聖人論功効亦是大槩如此只思量他所以致此効處如何便了何必較他優劣便理會得也無甚切己處 義剛

問善人爲邦百年又教民七年又必世後仁與期月可也三年有成之義如何曰此須有聖人作用方得如此今大槩亦自可見惟明道文集中一策答得甚詳與今人答策專是謾策題者其別試讀之可見 去僞

如有王者章

或問三年有成必世後仁遲速不同何也曰伊川曰三年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天下變化風移俗易民歸于仁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又曰自一身之仁而言之這箇道理浸潤透徹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仁皆是這箇道理浸潤透徹 柄

苟正其身章

問范氏以先正其身爲王者以德行仁之事不能正其身而正人爲以力假仁之事曰王者霸者只是指王霸之道范氏之說緩而不切 必大

定公問一言興邦章

聖人說話無不子細磨稜合縫盛水不漏如說以德報怨如說一言興邦其他人便只說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便可以喪邦只此一句便了聖人則須是恁地子細說方休如孟子說得便粗如今之樂猶古之樂大王公劉好色好貨之類故橫渠說孟子比聖人自是粗顏子所以未到聖人亦只是心尚粗 義剛

葉公問政章

曾問近者悅遠者來夫子答葉公之問政者專言其効與答季康子子夏等不同如何曰此須有施爲之次第葉公老成必能曉解也 人傑

近者悅而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 燾

樊遲問仁章

孔門教人多以數語能使人自存其心如居處恭執事敬則心不放也如此之類

問雖之夷狄不可棄曰上三句散着下一句方撥得緊謙之
亞夫問如何雖之夷狄不可棄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須是無間斷方得若有間斷此心便死了在中國是這箇道理在夷狄也只是這箇道理子蒙云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時私心更無着處曰若無私心當體便是道理南升
或問樊遲問仁一段聖人以是告之不知樊遲果能盡此否曰此段須反求諸己方有工夫若去樊遲身上討則與我不相干矣必當思之曰居處恭乎執事敬乎與人忠乎不必求諸樊遲能盡此與否也又須思居處恭時如何不恭時如何執事敬時如何不敬時如何與人忠時如何不忠時如何方知須用恭敬與忠也今人處於中國飽食煖衣未至於夷狄猶且與之相忘而不知其不可棄而況之夷狄臨之以白刃而能不自棄者乎賀孫
大凡讀書須是要自家日用躬行處着力方可且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與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立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此二事須是日日粘放心頭不可有些虧欠處此最是為人日下急切處切宜體之椿
亞夫問居處恭執事敬一章曰這箇道理須要到處皆在使生意無少間斷方好譬之木然一枝一葉無非生意才有一毫間斷便枝葉有不茂處時舉云看來此三句動靜出處待人接物無所不該便私意自無容處因舉仲弓問仁一章說曰大抵學問只要得箇門戶子入若入得門了便只要理會箇仁其初入底門戶不必只說道如何如何若總得箇門戶子入須便要入去若只在外面說道如何也不濟事時舉
或問胡氏謂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何以知其然曰雖無明證看得來是如此若未嘗告之以恭敬忠之說則所謂先難者將何從下手至於愛人則又以發

於外者言之矣燮

子貢問士章

問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兩句似不連綴恐是行己有恥則足以成其身推是心以及職分則不辱君命又可以成其職分之所當為曰行己有恥則不辱其身使於四方能盡其職則不辱君命燮
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是能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賀孫
文振舉程子曰子貢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問子貢發問節次正如此曰子貢平日雖有此意思然這一章如是他大段平實了某前見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乎是些小事故又問其次至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他亦未敢自信故又問其次凡此節次皆是他要放平實去做工夫故每問益下到下面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却是問錯了聖人便云何足算也乃是為他微倒了也此處更宜細看時舉
子貢問士都是退後說子貢看見都不是易事又問其次子貢是箇曾見得那說底也難故所以再問其次這便是伊川所謂子貢欲為皎皎之行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底意祖道
或說亦人須有廉恥使云子貢問士孔子告之云云伊川云篤實自得之事如有恥不辱其次常行又其次雖小人亦可只是退步去意思銖按乎意則只深厚是有為者又如行三軍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八字極有意然言之謙謙象正如出軍之愛心悄悄也若戮然自矜於衆人之上安可為將如孔明用兵如此然未嘗謂精又如曹彬嘗與烏栖者至如徐積云左縈右拂直前剿之一步三人則其死可見矣狄青殺伐班之而已至于大府出境而止段頫則不然方

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狂者知之過狷者行之過僩

問不得中行而與之一段曰謹愿者如是好人無益於事故有取於狂狷然狂狷者又各墮於一偏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爲精密有狷者之節又不至於過激此極難得 時舉

人須是氣魄大剛健有立底人方做得事成而今見面前人都恁地衰做善都做不力便做惡也做不得那大惡所以事事不成故孔子歎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人須有些狂狷方可望 僩

聖人不得中行而與之必求狂狷者以狂狷者尚可爲君鄉原則無說矣今之人纔說這人不識時之類便須有些好處纔說這人圓熟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 燾

問狂狷集注云善人胡爲亦不及狷者曰善人只循循自守據見定不會勇猛精進循規蹈矩則有餘責之以任道則不足淳錄下云夔錄可畏狷者雖非中道然這般人終是有筋骨淳錄作骨肋其志孤介知善之可爲而爲之知不善之不可爲而不爲直是

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晚年磨來磨去難得這般恰好底人如狂狷尚可因其有爲之資裁而歸之中道道夫錄云得聖人而師之則狂者不狂狷者不狷矣淳錄云未得中行之人有方思得此等人可見道之意矣問何謂狷曰介然有守也且如孔門只一箇顏子如此純粹道夫錄作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道夫錄有篤實字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若不是剛介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漢文帝謂之善人武帝却有狂底氣象陸子靜省試策世謂文帝過武帝愚謂武帝勝文帝其論雖偏容有此理文帝天資雖美然止此而已道夫錄云君責之以行聖人之道則曰不能蓋但自安於此斷其言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武帝多有病痛然天資高足以有爲使合下得真儒輔佐它豈不大可觀惜夫輔非其人不能勝其多欲之私做從那邊去了末年天下虛耗其去亡秦無幾然它自追悔亦其天資高也如與衛青言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迹太子厚重好靜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見得它知過處胡氏謂武帝能以仲舒爲相汲黯爲御史大夫豈不善乎 淳寓道夫僩錄同

南人有言章

問不占而已矣曰如只是不讀書之意 僩

或問或承之羞曰承如奉承之承如人送羞辱與之也 燾

君子和而不同章

問諸說皆以和如和羹爲義如何曰不必專指對人說只君子平常自處亦自和自然不同大抵君子小人只在公私之間淳錄云君子小人只是一箇事而心有公私不同孔子論君子小人皆然和是公底同是私底和如周而不比亦然周是公底比是私底周同一事而有公私五峯云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同行異情說同行異情却是所謂同體者却只是言同一事但既犯了體用字却成是體中亦有人欲五峯只緣錯認了性無善惡便做出無限病痛知言中節節如此 僩

立之問君子和而不同如溫公與范蜀公議論不相下之類不知小人同而不和却如誰之類曰如呂吉甫王荊公是也蓋君子之心是大家只理會這一箇公當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是做箇私意故雖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也便分箇彼己了故有些少利害便至紛爭而不和也 時舉

君子易事而難說章

問君子易事而難說曰君子無許多勞攘故易事小人便愛些便宜人便從那罅縫去取奉他故易說 燾

君子泰而不驕章

問君子泰而不驕曰泰是從容自在底意思驕便有私意數負他無欺負他理會不得是靠我這些子皆驕之謂也如漢高祖有箇豁達底泰而不驕他雖如此胡亂罵人之屬却無許多私意唐太宗好作聰明與人辯便有驕底意思 燾

剛毅木訥近仁章

問剛毅木訥近仁剛與毅如何分别曰剛是體質堅強如一箇硬物一般不軟不屈毅却是有奮發作興底氣象仁之爲物難說只是箇惻隱羞惡不發露這箇物事能爲惻隱羞惡能爲恭敬是非剛毅木訥只是質朴厚重守得此物故曰近仁寓

子路問士章

問何如斯可謂之士一段曰聖人見子路有麄暴底氣象故告之以切切怡怡又恐子路一向和說去了又告之以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聖人之言是恁地密謨

問胡氏說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如何是懇到詳勉意思曰古人多下聯字去形容那事亦難大段解說想當時人必是曉得這般字今人只是想象其聲音度其意是如此耳切切偲偲胡氏說爲當懇切有苦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苦切而無浸灌意思亦不可又須著詳細相勉方有相親之意寓

善人教民七年章

問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如何恰限七年曰如此等也須有箇分明界限如古人謂三十年制國用則有九年之食至班固則推得出那三十年果可以有九年食處料得七年之類亦如此賀

問孔子云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晉文公自始入國至僖公二十七年教民以信以義以禮僅得四年遂能一戰而霸此豈文公亦善人一等也耶曰大抵霸者尚權譎要功利此與聖人教民不同若聖人教民則須是七年謨

問集註先只云教民者教之孝悌忠信後又添入務農講武之法曰古人政事大率本末兼具因說向來此間有盜賊之害嘗與儲宰議起保伍彼時也商量做一箇計畫後來賊散亦不成行後來思之若成行亦有害蓋纔行此便着教他習武事然這裏人已是殺人底莫更教得他會越殺人如司馬

溫公嘗行保伍之法春秋教習以民爲兵後來所教之人歸更不去理會農務生事之屬只終日在家作鬧要酒物喫其害亦不淺古人兵出於民却是先教之以孝悌忠信而後驅之於此所以無後來之害燾

以不教民戰章

或疑不教民戰善人教民也七年固是教之以孝弟忠信不須兼戰法而教之否曰不然戰法自不用了孔子却是爲見春秋時忽會戰故特說用教之以孝悌忠信之意伯羽

朱子語類卷第四十四

論語二十六

憲問篇

憲問恥章

問集注云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於邦有道穀之可恥恐未必知也曰邦有道之時不能有爲只小廉曲謹濟得甚事且如舊日秦丞相當國有人壁立萬仞和宮觀也不請此莫是世間第一等人及秦既死用之爲從官則不過能論貪污而已（錄云[illegible]）於國家大計亦無所建立且如子貢問士一段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人莫是至好而聖人必先之以行己有恥不辱君命爲上蓋孝弟之人亦只是守得那一夫之私行不能充其固有之良心然須是以孝弟爲本無那孝弟也做不得人有時方得恰好須是充那固有之良心到有恥不辱君命處方是 之義

○治錄云子貢問士聖人先之以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自今觀之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者似是第一等人然聖人未以爲士之至行者僅能其身而無益於人之國不足貴也

問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諸家只解下一腳爾上一句卻不曾說着此言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而從之以恥也者豈非爲世之知進不知退者發耶曰穀之一字要人玩味穀有食祿之義言有道無道只會食祿略無建明豈不可深恥哉

克伐怨欲不行章

克伐怨欲須從根上除治 閎祖

克伐怨欲不行只是遏得住此心不問存亡須是克己 祖道

克伐怨欲不行所以未得爲仁者如面前有一事相觸雖能遏其怒畢竟胸中有怒在所以未得爲仁 蓋卿

晞遜問克伐怨欲不行如何曰此譬如停賊在家豈不爲害若便趕將出去則禍根絕矣今人非是不能克去此害卻有與它打做一片者 人傑

問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不大段與原憲學者用工夫且於此不行焉亦可曰須是克己涵養以敬於其方萌即絕之若但欲不行只是遏得住一旦決裂大可憂 可學

問可以爲難矣曰這箇也是他去做功夫只是用功淺在 壽

問克伐怨欲不行曰不行只是遏在胸中不行耳畢竟是有這物在裏才說無便是合下掃去不容它在裏譬如一株草剗去而留其根與連其根剗去此箇意思如何而今人於身上有不好處須是合下便剗去若只是在人面前不行而此箇根苗常留在裏使不得又問而今覺得身上病痛閑時自謂都無之才感物時便自發出如何除得曰閑時如何會發只是感物便發當其發時便剗除去莫令發便了又問而今欲到無欲田地莫只是剗除熟後自會如此否曰也只是剗除熟而今人於身上不好處只是常剗去之才發便剗自到熟 夔孫

問克伐怨欲不行此是禁制之未能絕去根苗也曰說也只是恁地說但要見得那絕去根苗底是如何用功這禁制底是如何用功分別這兩般功夫是如何又問恐絕去根苗底如顏子克己否曰如勿字也是禁止之意更去子細思量只恁地如做時文樣抵說不濟事 燾

問克伐怨欲須要無先生前只令只看大底道理這許多病自無今看來莫若見得人己一體則求勝之心自無見得事事皆己當爲則矜伐之心自無見得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忿怨貪欲之心自無否曰固是如此這已是第二着了問莫是若見得天地同然公共底道理否曰這亦是如此亦是第二着見得本來道理亦不待說與人公共不公共見得本來道理只自家身己上是勝箇甚麼是伐箇甚麼是怨欲箇甚麼所以夫子告顏子只是教他克己復禮能恁地則許多病痛一齊退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這是防賊工夫

己復禮這是殺賊工夫僩
克己底是一刀兩段而無克伐怨欲了克伐怨欲不行底則是
忍着在內但不放出耳燾
克伐怨欲不行只是禁止不使之行其要行之心未嘗忘也克
己復禮便和那要行之心都除却此克己與克伐怨欲不行
所以氣象迥別也柄
問克伐怨欲不行何以未足為仁必克己復禮乃得為仁曰克
己者一似家中捉出箇賊打殺了便沒事若有克伐怨欲而
但禁制之使不發出來猶關閉所謂賊者在家中只是不放
出去外頭作過畢竟窩藏燾
問克己與克伐怨欲不行曰克己是拔去病根不行是捺在這
裏且教莫出然這病根在這裏譬如捉賊克己便是開門趕
出去索性與它打殺了便是一頭事了不行是閉了門藏在
裏面教它且不得出來作過燾

克己如誅不與賊俱生克伐怨欲不行如薄伐獫狁至于大原
但逐出境而已僩
安卿問克伐怨欲不行先生問曰這箇禁止不行與那非禮勿
視聽言動底勿字也只一般何故那箇便是為仁這箇禁止
却不得為仁必有些子異處試說看安卿對曰非禮勿視聽
言動底是於天理人欲之幾既曉然判別得了便行從天理
上去克伐怨欲不行底只是禁止不行這箇人欲却不知於
天理上用功所以不同曰它本文不曾有此意公何據而如
此說又之曰有一譬喻如一箇人要打人一人止之曰你不
得打才打他一拳我便解你去官裏治你又一人曰你未要
打它此二者便是克己與不行之分克己是教它不得打底
不行是教它未要打底教它不得打底便是從根源上與它
說定不得打了未要打底是這裏未要打及出門去則有時而
打之矣觀此可見克己者是從根源上一刀兩斷便斬絕了
更不復萌不行底只是禁制它不要出來它那欲為之心未
嘗忘也且如怨箇人却只禁止說莫要怨它及至此心欲動
又如此禁止雖禁止得住其怨之之心則未嘗忘也如自家
飢見飲食在前心中要喫却忍得不喫雖強忍住然其欲喫
之心未嘗忘克己底則和那欲喫之心也打疊殺了僩
李閎祖問目中有克伐怨欲不行及非禮勿視聽言動一段先
生問德明云謂之勿則與不行者亦未有異何以得仁德明
對曰勿者禁止之詞顏子工夫只是積漸克將去人欲漸少
天理漸多久之則私意剗盡天理復全方是仁曰雖如是終
是勿底意猶在安得謂之仁再三請益曰到此說不得只合
實下工夫自然私意留不住德明
問克伐與克復只是一箇克字用各不同切謂克己是以公勝
私克伐是有意去勝人曰只是箇出入意克己是入來勝己
克伐是出去勝人問楊敬仲說克字訓能此己元不是不好

底為仁由己何嘗不好克己復禮是能以此己去復禮也曰
艾軒亦訓克作能謂能自主宰此說雖未善然猶是着工夫
若敬仲之言是謂無己可克也賜
問克伐怨欲章不知原憲是合下見得如此還是他氣昏力弱
沒奈何如此曰是他從來只把這箇做好了只要得不行便
了此所以學者須要窮理只緣他見得道理未盡只把這箇
做仁然較之世之沉迷私欲者他一切不行已是多少好惟
聖道廣大只恁地不濟事須着進向上去克伐怨欲須要無
始得若藏蓄在這裏只是做病問憲本原也不是要藏蓄在
這裏曰這也未見他要藏蓄在只是據他說便不是了公不
消如此看只那箇是是那箇是不是聖人分明說這箇不是
仁公今只有合要無合要有了不行若必定要無下稍猶恐
未能盡去若合下只要不行便了下梢道如何問孔子既云
不知其仁原憲却不問仁何也曰這便是它失問這也是他

從來把自見做好了如此明道亦說原憲承當不得所以不
復問他非獨是這句失問如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也失
問邦無道固不當受祿若有道如何也不可受祿當時未見
得意思也須看穀意蓋邦無道而受祿固不可有道而苟祿
亦不可問原憲也不是箇氣質力弱底人何故如此曰他直
是有力看他孤潔節介卒未易及只是見識自如此若子路
見識較高他問時須問到底然教原憲去爲宰從政未必如
子路冉求之徒若教子路冉求做原憲許多孤介處也做不
得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原憲却似只要不爲
却不理會有爲一節如今有道理也恁地滯滯着將去不可
說道無所見無所得便放倒休了也不可道有此小所見有
此小所得便自喜道只消如此這道理直是無窮賀孫
問原憲強制克伐怨欲使之不行是去半路上做工夫意思與
告子相似觀其辭所合得之乘亦是此意否曰是箇猶者傳

中說思介猶勉亦多廣
或說憲問仁是原憲有所感曰不必如此說凡觀書且論此一
處文義如何不必它說學蒙
　有德者必有言章
問范氏之說曰以心發言仁以四肢發勇此說亦無甚病若欲以
勇爲義之驗則是夫子亦不合說仁者必有勇也范氏之失
却在首句所謂仁之爲力與者莫能勝上蓋欲以此形容勇
字却不知其不類也砥
　南宮适問於孔子章
南宮适大意是說德之可貴而力之不足恃說得也好然說不
透祖似說羿奡賢於禹稷一般故聖人不答也是無可說蓋
他把做不好又說得是把做好又無可說只得不答而已亦
見孔子不恁地作闊得過便過了
問如何見得以禹稷比夫子曰據說如此觀夫子不答恐有此
意但問得鶻突羿奡之意善而言拙擬人非其倫爾太史公亦
以盜跖與伯夷並說伯夷傳乃史遷自道之意大雅
問明道謂适以禹稷比夫子故夫子不答上蔡以爲首肯之意
非直不答也龜山以爲禹稷有天下不止躬稼夫子未需然
其言故不答三說孰是曰适之言亦不爲不是問得也騃禹
稷是好人羿奡自是不好底人何消恁地比並說夫子也只
是不答緣問得騃正如仲尼賢於盜跖這般說話豈不是騃
然仁者惡知好所以出而聖人稱美之曰君子哉若人尚德
哉若人如孟子所謂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云云不以舜之
所以事君云云這般言語多少精密适之問如何似得
這般話與似某人詩云云何似仲尼道最良張儀范睢知何
物却與仲尼較短長寓
問夫子不答南宮适之問似有深意曰如何過謂禹稷之有天
下羿奡不得其死固是如此亦有德如禹稷而不有天下者

孔子終身爲旅人是也亦有惡如羿奡而得其終者盜跖老
死於牖下是也凡事類之必然有時而或不然惟夫子之聖
所以能不答君子之心亦爲其所當爲而不計其效之在彼
而已蜀錄云今說之中說有不然若有學者之心惟知爲善而已他不計也夫子不答固有深意非聖人不能如是曰此
意思較好道
　君子而不仁者章
問此君子莫只是輕說不是指那成德者而言否曰君子而不
仁者有矣夫他只是用這般見成句義剛
問此章曰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一點黑是照管不到處
小人譬如純黑底物事雖有一兩點白處却當不得白也燾
　愛之能勿勞乎章
至之問愛之能勿勞乎曰愛之而弗勞是姑息之愛也凡人之
愛多失於姑息如近有學者持服而來便自合令他歸去卻
念他涉千里之遠難爲使他徒來而徒去遂不欲卻他此正

是其姑息處乃非所以爲愛也 時舉

為命章

問爲命裨諶草創之曰春秋之辭命猶是說道理及戰國之談說只是說利害說到利害的當處便轉 謙之

或問子產章

子產心主於寬雖說道政尚嚴猛其實乃是要用以濟寬耳所以爲惠人 賀孫

問管仲曰人也范楊皆以爲盡人道集注以爲猶云此人也如何曰古本如此說猶詩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若作盡人道說除管仲是箇人他人便都不是人更管仲也未盡得人道在奪伯氏駢邑正謂奪爲己有問集注云管仲子產之才德使二人從事於聖人之學則才德可以兼全否曰若工夫做到極處也會兼全 寓

問孔子所稱管仲奪伯氏邑沒齒無怨言此最難恐不但是威

力做得曰固是雖然亦只是霸者事問武侯於廖立李平是如何曰看武侯事迹儘有駁雜去處然事雖未純却是王者之心管仲連那心都不好程先生稱武侯有王佐之才亦即其心而言之事迹間有不純也然其要分兵攻魏先主將一軍入斜谷關羽將荊州之衆北向則操首尾必不相應事必集矣蜀人材難得都是武侯逐旋招致許多人不似高祖光武時雲合響應也 賀孫

問集注云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其於聖人之道槩乎其未有聞也若據二子所成之事迹則誠未知聖人之學然觀管仲非鬼神通之精神之極也之語與子產論伯有事其精思察理如此恐亦未可謂全不知聖人之學曰大處他不知如此等事他自知之且使子路爲鄭國必須強似子產觀其自謂三年爲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則必不爲強國所服屬矣 廣

貧而無怨章

問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曰貧則無衣可着無飯可喫存活不得所以無怨難富則自有衣着自有飯喫但略知義理稍能守本分便是無驕所以易二者其勢如此 燾

貧而無怨不及於貧而樂者又勝似無諂者

子路問成人章

至之問子路問成人一章曰知曰不欲曰勇曰藝有是四德而文之以禮樂固可以爲成人然聖人却只舉臧武仲公綽卞莊子冉求恐是就子路之所及而言曰也不是揀低底說是舉這四人要見得四項今有人知足以致知又無貪欲又勇足以決又有才能這箇亦自是甚麼樣人了何況又文之以禮樂豈不足爲成人又問集注謂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雖聖人亦不過如此後面又說若論其至則非聖人盡人道不足以語此然則聖人

之盡人道禮樂似又別曰若聖人則不用件件恁地說又問下面說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覺見子路也盡得此三句不知此數語是夫子說是子路說曰這一節難說程先生說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也偏至之云先生又存胡氏之說在後便也怕是胡氏之說是所以存在後 倪○時舉

[illegible]

至之問子路問成人一章曰有知而不能不欲則無以守其知能不欲而不能勇則無以決其爲知不欲且勇矣而於藝不足則於天下之事有不能者矣然有是四者而又文之以禮樂茲其所以爲成人也又問若聖人之盡人道則何以加此曰聖人天理渾全不待如此逐項說矣 時舉

或問文之以禮樂曰此一句最重上面四人所長且把做箇樸素子唯文之以禮樂始能取四子之所長而去四子之所短然此聖人方以爲亦可爲成人則猶未至於踐形之域也 時舉

亞夫問子路成人章曰這一章最重在文之以禮樂一句上今之成人者以下胡氏以爲是子路之言恐此說却是孟重人不應只說向下去且見利思義等又要不忘平生之言三句自是子路已了得底事亦不應只恁地說蓋子路以其所能而自言故胡氏以爲有終身誦之之固也亞夫云若如此夫子安得無言以繼之曰恐是他退後說也未可知 賀孫

楊尹叔問今之成人以下是孔子言抑子路言曰做子路說方順此言亦似子路模樣然子路因甚如此說蓋亦未見得又問公綽不欲等可以事證否曰亦不必證此只是汎衆等而爲之兼體用本末而言 淳

子問公叔文子章

時然後言者合說底不差過它時節 植

問子問公叔文子章曰且說這三箇不厭字意思看或云是它時然後言時然後笑時然後取所以人不厭之曰惟其人不

厭之所以有不言不笑不取之稱也若其言合節有所以雖言而人不厭之雖言而猶若不言也這不厭字意正如孟子所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爲小相似 僩

魏才仲問子問公叔文子一段當時亦未必是如此曰若不是誇便是錯說了只當時人稱之已過當及夫子問之而賈所言又愈甚故夫子不信 子蒙

如不言不笑不取似乎小却難若要能如此只是一偏之行然公明賈却說以告者過也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似乎易却說得大了非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 燾

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因論威文譎正曰威公是較本分得此子文公所爲事却多有曲折如左傳所載可見蓋不特天王狩河陽一事而已 義剛

問晉文公譎而不正諸家多把召王爲晉文之譎集注謂伐衛以致楚師而陰謀以取勝這說爲通曰晉文舉事多是恁地不肯就正做去呂伯恭博議論此一段甚好然其說亦巧處節看來都是如此晉文用兵便是戰國孫吳氣習 寓

東萊博議中論桓文正譎甚詳然說亦有過處又曰桓公雖譎却是直截行將去其譎易知如晉文都是藏頭沒尾也是蹺蹊 燾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章

問集注這不擬管仲乃能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功被當時澤流後世誰得如他之仁如其仁夫子許其有仁之事功也 砥

江彝叟問管仲如其仁一類說話管仲之仁如召忽是否曰聖人於上面既曾許召忽仁來聖人分明直許管仲云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若誰得似他這仁又云公且子細看他是許管仲不是許管仲聖人上面既說得管仲如此大了後面却如何只恁地小結殺得且如公做文字上面說幾句重了下面如何恁地輕去得江兄又問顏

淵之意以召忽之意爲仁而管仲似之曰聖人於上面已自說自經於溝瀆之一項已結之矣甚得更如此先生因說揚雄言蒙恬所責如其智這句便是不許他底說話且如易中所謂又誰咎也自有二箇而其義則有兩樣如不節之嗟與自我致寇之言則謂此皆由己不可咎諸人如出門同人之言則謂人誰有咎之者矣以此見古人立言有用字雖同而其義則不同 時舉。閩錄出

江問如其仁或說如召忽之仁曰公且道此是許管仲是不許管仲看上面如此說如何喚做不許他上面說得如此大了下面豈是輕輕說過譬見人做時文多做似仁說看上文是不如此公且道自做數句文字上面意如此下面意合如何聖人當時舉他許多功故云誰如得他底仁終不成便與許顏子底意相似管仲莫說要他三月不違仁若要他三日也不會如此若子貢冉求諸人豈不強得管仲 賀孫

亞夫問管仲之心既已不仁何以有仁者之功曰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自周室之衰更春秋戰國以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一旦出來平定天下至文景時幾致刑措自東漢以下更六朝五胡以至于隋雖曰統一然煬帝繼之殘虐尤甚太宗一旦掃除以致正觀之治此二君者豈非是仁者之功耶若以其心言之本自做不得這箇功業然謂之非仁者之功可乎管仲之功亦猶是也 時舉

才仲問南軒解子路子貢問管仲疑其未仁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此說如何先生良久曰此說却當 可學

問集注說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讐忍心害理不得為仁此忍心之忍是殘忍之忍否方天理流行時遽遏絕之使不得行便是忍心害理矣曰為其掩遏之心便是忍心如所謂無求生以害仁害仁便是忍心也故謝子說三仁云三子之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此說甚好 夔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章

安卿問伊川言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切謂天下無兩可之理一是則一非如兩可之說恐亦失之寬否曰雖無兩可然前說亦是可但自免以圖後功則可之大者淳曰孟子可以死可以無死是始者見其可以死後細思之又見其可以無死則前之可者為不可矣曰即是此意安卿又問集注謂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不可以相揜只是論其罪則不須論其功論其功則不須論其罪否曰是莊仲問管仲功可揜過否曰他義不當死父之又曰這般處也說得不分曉大抵後十篇不似前十篇如子路問成人處說得也麄安卿云管是臧武仲之知等皆不是十分底事曰是 義剛 淳同

問集解云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其視程子說固平實矣然人之大節已失其餘莫不足觀否曰雖是大節已失畢竟他若有功時只得道他是有功始得 廣

管仲不死子糾聖人無說見得不當死後又有功可稱不是後功可以償前不死之罪也伊川有此意亦恐看得不曾子細魏鄭公則是前仕建成矣不當更仕太宗後却有功溫公論嵇紹王裒謂紹後有死節之功須還前不是後既策名委質只得死也不可以後功掩前過王魏二公謂功可以補過猶可管仲則前無過而後有功也 枅

管仲孔子自有說他過處自有說他功處過不能以揜功如唐之王魏亦然或問設有弒父弒君不可贖之罪雖有功亦在所不說矣曰如此則無可言者 文蔚

問聖人分明是大管仲之功而孟子硬以為卑如何曰孟子是不肯做他底是見他做得那規模來低因云若仲輔其君使佐周室以令天下俾諸侯朝聘貢賦皆歸於王室而盡正名分致周之命令復行於天下已乃退就藩臣之列如此乃是今仲糾合諸侯雖也是尊王室然朝聘貢賦皆是歸已而命令皆由已出我要如此便如此初不稟命於天子不過只是要自成霸業而已便是不是 義剛

陳成子弒簡公章

問陳成子弒簡公一章曰哀公若委之孔子孔子須有計畫必以處之必不空言而但已也 謂須有計畫 意孔子若哀公委之以權必有道理以制三子但有些計較事便可成 謂孔子使魯國不從一齊師 懼又問程子云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曰聖人舉事也不會只理會義理都不問此利害事也須是可行方得但云以魯之眾加齊之半須是先得魯之眾方可用齊之半若無魯之眾齊之半雖未必難動而魯之眾

却未便得他從然此事聖人亦必曾入思慮但却不專主此
也燾
問陳成子弑簡公章云三子有無君之心夫子所以警之曰須
先看得聖人本意夫子初告時真箇是欲討成子未有此意
後人自流泝源知聖人之言可以警三子無君之心非是聖
人托討成子以警三子聖人心術不如此枉曲雉
子路問事君章
亞夫問勿欺也而犯之曰犯只是有犯無隱之犯如三諫不聽
之類諫便是犯也時舉
恪問勿欺也而犯之子路豈欺君者莫只是他勇便解恁地否
曰是恁地子路性勇凡言於人君要他聽或至於說得太過
則近乎欺如唐人諫敬宗遊驪山謂驪山不可行若行必有
大禍夫驪山固是不可行然以爲有大禍則近於欺矣要之
其實雖不失爲愛君而其言則欺矣

問如何是欺曰有意瞞人便是欺曰看得子路不是瞞人底人
曰無臣而爲有臣乃欺也廣
君子上達章
君子上達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下達一日沉淪似一日賀孫
問注云君子反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汚
下究字之義如何曰究者究竟之義言究竟至於極也此段
本橫渠呂與叔之言將來湊成語意考備小人徇人欲只管
被它墜下去只見沉了如人墜水相似因又言究竟之義今
人多是如此初間只是差些子少間究竟將去越見差得多
如說道理亦是如此初間錯些子少間只管去救救來救去
越弄得大無不如此如人相訟初間本是至沒緊要底事喫
不過胡亂去下一紙狀少間公吏追呼出入搔擾末稍計其
所費或數十倍於所爭之多今人做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
不肯當下覺悟便改却只管去救其失少間救得過失越大

無不是如此僩
問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曰伊川之說爲至其次則呂氏得之達
只是透向上去君子只管進向上小人只管向下橫渠說亦
是尹氏之所謂達却只是說得君子喻於義之意却只是喻
曉之義楊氏之說舜跖却是伊川之意謝氏之說大段遠了
不干事范氏之說初是喻於義利次是達於上下其末愈上
愈下却有伊川之意大抵范氏說多如此其人最好編類文
字觀書多匆遽不子細好學而首章說得亂董董地覺得他
理會這物事不下大抵范氏爲人宏博純粹却不會研窮透
徹如唐鑑只是大體好不甚精密議論之間多有說那人不
盡如孫之翰唐論雖淺到理會一事直窮到底教他更無轉
側處僩
古之學者爲己章
立之問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曰此只是初間用心分
毫之差耳所謂上達下達者亦只是自此分耳下達者只因
這分毫有差便一日昏蔽似一日如人入爛泥中行相似只
見一步深似一步便渾身陷沒不能得出世君子之學既無
所差則工夫日進日見高明便一日高似一日也因言秦檜
之事云云其所以與張魏公有隙之由乃因魏公不薦他作
宰相而薦趙忠簡相故後面生許多怨惡蓋皆始於此耳時舉
問伊川云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後又云古
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
兩說不同何也曰此兩段意思自別前段是低底爲人後段
是好底爲人前爲人只是欲見知於人而已後爲人却是真
箇要爲人然不曾先去自家身己上做得工夫非唯是爲那
人不得末後和己也喪了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問莊子說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此句固好云

云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化者天知何曰謂積學都消了又曰
此句亦說得不切質伯玉只是箇向裏做工夫人莊子之說
自有過當處廣
李公晦問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曰只是消融了無固滯蓋卿
君子恥其言過其行章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過猶行過恭喪過哀之過謂力行也
端蒙
子貢方人章
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學者須思量不暇箇甚麼須於自己
體察方可見友仁
不逆詐章
問不逆詐章曰雖是不逆詐不億不信然也須要你能先覺方
是賢蓋逆詐億不信是才見那人便逆度之先覺却是他詐
與不信底情態已露見了自家這裏便要先覺若是在自家
面前詐與不信知都不覺時自家却在這裏做什麼理會甚
事便是昏昧呆底相似此章固是要人不得先去逆度亦是
要人自着些精采看方得又問楊氏誠則明矣之說曰此說
大了與本文不相干如待誠而後明其爲明也後矣此章
人於日用間便要如此賀
或問不逆詐不億不信如何又以先覺爲賢曰聰明底人便自
覺得如目動言肆便見得是將誘我燕王告霍光反漢昭帝
便知得霍光不反燕在遠如何知得便是他聰明見得道非
賢乎若當時便將霍光殺了安得爲賢銖
才仲問南軒解不逆詐一段引孔注先覺人情者是能爲賢乎
此說如何曰不然人有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
覺彼未必詐而逆以詐待之彼未必不信而先億度其不信
此則不可周子曰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
察爲明皆至暗也唐德宗之流是也如放齊稱胤子朱啓明

十五

而堯知其嚚訟之明有以知之是先覺也凡抑字皆是挑轉
言語舊見南軒用抑字多未安可學
微生畝謂孔子章
微生畝蓋晨門之徒當時多有此般人如棘子成亦此類淳
驥不稱其力章
問驥不稱其力一章謂有德者必有才有才者不必有德後世
分才德爲二者恐失之曰世固有有才而無德者亦有有德
而短於才者夫子亦自以德與力分言矣必大
以德報怨章
亞夫問以德報怨章曰以德報怨不是不好但上面更無一件
可以報德譬如人以千金與我我以千金酬之便是當然或
有人盜我千金而吾亦以千金與之却是何理視與千金者
更無輕重斷然是行不得也時舉
以直報怨則無怨矣以德報怨亦是私僩
問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曰聖人答得極好以德報怨怨乃過德
以怨報德豈是人情以直報怨則於彼合爲則爲是無怨也
與孟子三反於不校同禮記云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言如
此亦是寬身然不是中道可學問禮記注改仁作人曰亦不
必改通老問在官遇故舊有公事如何曰亦權其輕重只看
此心其事小亦可周旋若事大只且依公某問蘇章夜與故
人飲明日按之此莫太不是曰此是甚人只是以故人爲貨
如往時秦檜當國一日招胡明仲飲極歡歸則章疏下又送
路費甚厚殺動手簡秦檜有數事往日親聞之胡侍郎及籍
溪先生太上在河北爲虜騎所逐禱於崔府君廟歸而立其
祠於郊壇之旁檜一日奏事因奏北使將來若見此祠而問
將何以對遂命移於湖上可學
問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曰以德報德蓋它有德於我自是着饒
潤它些子所謂公法行於上私義伸於下也以直報怨當賞

十六

則賞之當罰則罰之當生則生之當死則死之怨無與焉不說自家與它有怨便增損於其間問如此所以怨有不讎德無不報曰然又云以德報怨是着意要饒他如呂晦叔為賈昌朝無禮捕其家人坐獄後呂為相適值朝廷治賈事呂乃乞寬賈之罪恐渠以為臣與有私怨後賈竟以此得減其罪此以德報怨也然不濟事於大義都背了蓋賞罰出於朝廷之公豈可以己意行乎其間又問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以怨報怨刑戮之民也此有病否曰此也似說得好以德報怨自家能饒人則免得人只管來怨自家故曰寬身之仁也如以怨報怨則日日相搥鬪打殺將是了故曰刑戮之民也 燾

問以德報怨章注謂旨意曲折反覆微妙無窮何也曰以德報怨本老氏語以德報怨於怨者厚矣而無物可以報德則於德者不亦薄乎呂申公為相曾與貴種氏有怨却與之那職可謂以德報怨於此人矣然那衆人多少被其害貴求無

行元豐中在大理為蔡確推鞫申公亦被評繫及公為相而賈得罪公復為請知通利軍以直報怨則不然如此人舊與吾有怨今果賢邪則引之薦之果不肖耶則棄之絕之是蓋未嘗有怨矣老氏之言死定了孔子之言意思活移來移去都得說若不肖者後能改而賢則吾又引薦之矣 耳

莫我知也夫章

問孔子告子貢曰莫我知也夫一段子貢又不曾問夫子告之必有深意莫是警子貢否曰論語中自有如此等處如告子路知德者鮮告曾子一以貫之皆是一類此是大節目要當自得這知是箇有思量底事要在不思量處得 文蔚

問莫我知也夫曰夫子忽然說這一句做甚必有箇著落處當時不特門人知孔子是聖人其它亦有知之者但其知處不及門人知得較親切然孔子當是時說這話他人亦莫知著落惟是子貢便知得這話必有意思在於是問說是人皆知夫子是聖人何為說道莫之知夫子於是說出三句大抵都是退後底說話這箇不喚不響在這裏但說是不怨天於天無所怨不尤人於人無所忤下學而上達自在這裏做自理會得如水無石如木無風貼貼地在這裏人亦無緣知得而今人所以知於人者都是兩邊作得來張眉努眼大驚小怪知我者其天乎便是人不及知但有天知而已以其與天相合也此與對葉公之語略相似都是放退一步說大槩聖人說話平易若孟子便早自不同 [illegible]

問不怨天不尤人此二句體之於身覺得不尤人易不怨天難何以能不怨天曰此[illegible]二句上生出意看了且未論他地且先看孔子此段本意理會得本意便了此段最難看若須要解如何是不怨天如何是不尤人如何是下學如何是上達便粘滯了天又無心無腸如何知得孔子須是看得脫灑始得此段只渾淪一意 [illegible] 蓋孔子當初歎無有知我者子貢因問何為莫知子夫子所答辭只是解何為莫知子一句大凡不得乎天則怨天不得乎人則尤人我不得乎天亦不怨天不得乎人亦不尤人與世都不相干涉方其下學人事之卑與衆人所共 [illegible] 又無奇特聳動人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忽然上達去人又捉摸不着如何能知得我知我者畢竟只是天理與我默契耳以此見孔子渾是天理 [illegible] 久之又曰聖

人看是如此瀟洒正如久病得汗引箭在手忽然破的也又曰孔子當初說這般話與子貢時必是子貢有堪語這道理模樣然孔子說了子貢又無以承之畢竟也未曉得寓錄云問集注言惜乎子貢猶有所未達也若子貢能達之則何日也者違之必須有默契於夫子如此說便自了聖門自顏曾以下惟子貢儘曉得聖人多是將這般話與子貢說他若未曉聖人豈肯說與但他只知得箇頭耳若曉得亦必有語如子欲無言予一以貫之也只如此住了如曾子聞一貫語便曰唯是他曉得蓋問寓錄作仲思問雅錄作神思問子貢後來聞性與天道如何曰亦只是方聞得耳畢竟也未見得透徹又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這三句與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三句以爲夫子自譽則又似自貶以爲自貶則又似自譽淳。寓錄少異。賀孫錄同。

問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知恐是與天契合不是真有箇知覺否先生曰又似知覺又不似知覺這裏也難說不怨天不尤人聖人都不與己相干聖人只是理會

六十八

朱子語類卷四十四　十九

下學而自然上達下學是立腳只在這裏上達是見識自然超詣到得後來上達便只是這下學元不相離下學者下學此事上達者上達此理問聖人亦有下學如何曰聖人雖是生知亦何嘗不學如入太廟每事問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便是學也銖

下學而上達每學必自下學去泳

未到上達只有下學芝

下學上達雖是二事只是一理若下學得透上達便在這裏端

下學者事也上達者理也理只在事中若真能盡得下學之事則上達之理便在此道

下學只是事上達便是理下學上達只要於事物上見理使邪正是非各有其辨若非子細省察則所謂理者何從而見之謨

下學是低心下意做到那做得超越便是上達僩

道理都在我時只是上達譬如寫字初習時是下學及寫得熟一點一畫都合法度是上達僩明作

問下學而上達曰學之至即能上達但看着力不着力十五而志學何待於下學便能立則是上達矣又自立而學能不惑則上達矣層層級級達將去自然日進乎高明洽

問下學上達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說高了聖人高後學者如何企及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賜

或問有一節之上達有全體之上達曰不是全體只是這一件理會得透那一件又理會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不是別有一箇大底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今之學者於下學便要求玄妙則不可灑掃應對從此可到形而上未便是形而上謝氏說過了鄭曰今之學者多說文章中有性天道南軒亦如此說曰它太聰敏便說過了淳

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然人亦有下學而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得不是當若下學得是當未有不能上達釋氏只說上達更不理會下學然不理會下學如何上達道夫

朱子語類卷四十四　二十

問不怨天一段曰如此故天知可學

問知我者其天乎只是孔子自知否曰固然只是這箇道理

問莫我知也夫一節曰此語乃是提撕子貢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異於衆人到那上達處不同所以衆人却莫能知得惟是天知又曰中庸若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古注云惟聖人能知聖人此語自好所謂莫知者但只是他理一般而已樂天便是不怨天安土便是不尤人人事天理問便是那下學上達底植

先生顧義剛云公前日看知我者其天乎說得也未分曉這箇只管去思量不得須時復把起來看若不曉又且放下只管恁地又後自解曉得這須是自曉也十分着說不得義剛

問莫我知也夫與予欲無言二段子貢皆不能復問想是不曉

聖人之意曰非是不曉聖人語意只是無默契合處不曾有
默地省悟觸動他那意思處若有所默契須發露出來不但
已也 僩

問方其爲學雖上智不容於不下及其爲達雖下愚不容於不
上此與上智下愚不移不相梗否曰不干那事若使地比並
理會將間都没理會了且看此處直恁方其爲學時雖聖人亦
須下學如孔子問禮問官名未識須問問了也須記及到達
處雖下愚也會達便不愚了某以學者多不肯下學故下此
語 問何謂達曰只是下學了意思見識便透過上面去 淳

問明道言下學而上達意在言表曰意在言表如下學只是下
學如何便會上達自是言語形容不得下學上達雖是兩件
理會得透徹渾合只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理在事中事
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見得箇理便是上
達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然亦不離乎
人倫日用之中但恐人不能盡所謂學耳果能學安有不能
上達者 寓

程子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何也曰因其言以知其意便是下
學上達 淳

問意在言表是如何曰此亦無可説説那下學上達便是意在
言表了 廣

公伯寮愬子路章

問公伯寮其如命何曰這命字猶人君命人以官職是交你做
這事天之命人亦是交你去做這箇但做裏面自有等差 燾

聖人不自言命凡言命者皆爲衆人言也道之將行也與命也
爲公伯寮愬子路言也天生德於予亦是門人促之使行謂
可以速矣故有是説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亦是對衆人言 義

問呂氏曰道出乎天非聖人不興無聖人則廢而已故孔子以
道之廢興付之命以文之得喪任諸己曰道只是有廢興却
喪不得文如三代禮樂制度若喪便掃地 燾

賢者辟世章

問賢者辟世一章曰凡古之隱者非可以一律看有可以其時
之所遇而觀之者有可以其才德之高下而觀之者若長沮
桀溺之徒似有長往而不返之意然設使天下有道而出計
亦無甚施設只是獨善其身如老莊之徒而已大抵天下有
道而見不必待其十分太平然後出來天下無道而隱亦不
必待其十分大亂然後隱去天下有道譬如天之將曉雖未
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爲之用天下無道譬如天
之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
故亦須見幾而作可也 時舉

賢者辟世浩然長往而不來舉世棄之而不顧所謂遯世不見
知而不悔者也 問沮溺荷蓧之徒可以當此否曰可以當之
或云集注以太公伊尹之徒當之恐非沮溺之徒可比也曰
也可以當只是沮溺之徒偏耳伊呂平正 僩

子路宿於石門章

問石門章先生謂聖人無不可爲之時曰以人君言之堯之所
以處丹朱而禪舜舜之處頑父嚚母敖弟之間與其所以處
商均而禪禹以人臣言之伊尹之所以處太甲周公之所以
處管蔡此可見聖人無不可爲之時否曰然 廣

子擊磬於衛章

子擊磬於衛先生云如何聞擊磬而知有憂天下之志或對曰
政如聽琴而知其心在螳螂捕蟬耳又之先生曰天下固當
憂聖人不應只管憂如樂亦在其中亦自有樂時或云聖人
憂天下其心自然如此如天地之造化萬物而憂不累其心
曰然則擊磬之時其心憂乎樂乎對曰雖憂而未嘗無樂又
有曰其憂世之心偶然見於擊磬之時先生皆不然之曰此
是一箇大題目須細思之 壽

問荷蕢聞磬聲如何便知夫子之心不忘天下曰他那箇人煞高如今人於琴聲中知有殺心者耳因說泉州醫僧妙智大師後來都不切脈只見其人便知得它有甚病又後來雖不見其人只教人來說因其說便自知得此如他心通相似蓋其精誠篤至所以能知又問硜硜乎是指磬聲而言否曰大約是如此 廣

問子擊磬於衛一章曰荷蕢亦是出乎世俗數等底人在鄭子產晏平仲之上或問如蘧伯玉又知學或曰蘧伯玉恐未及知道曰謂之知道之全亦不可謂之全不知道亦不可 燾

或問荷蕢沮溺之徒賢於世俗之人遠矣不知比蘧伯玉如何曰荷蕢之徒高於子產晏平仲輩而不及伯玉蓋伯玉知爲學者也 僩

上好禮章

禮達而分定達謂達於下 廣

子路問君子章

陳仲卿問修己以敬曰敬者非但是外面恭敬而已須是要裏面無一毫不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內者是也 [illegible]

陳仲卿問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曰須看敬以直內氣象敬時內面一齊直徹上徹下更無些子私曲若不敬則內面百般計較做出來皆是私心欲利甲必害乙利乙必害丙如何得安

或問修己如何能安人曰且以一家言之一人不修己看一家人安不安 節

相上下一於恭敬這卻是上之人有以感發興起之體信是達順是知體信是無一毫之僞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知皆由此出這便是自誠而明 [illegible] 賜錄云體信是眞實無妄達順是使萬物各得其所。

因問上下一於恭敬 [illegible] 以聖人之敬而天久地不

猶篤於九重而天下之人侮慢自若也如漢唐之化可見方問體信達順曰體信是實體此道於身達順是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 銖

問體信是體其理之實達順是行其理之宜否曰如忠恕二字之義 廣

問體信達順曰信只是實理順只是和氣體信是致中底意思達順是致和底意思 賜錄云體信是中達順是和 此是禮記中語言能恭敬則能體信達順聰明睿智由此出者言能恭敬自然便開明 僩

問如何是體信達順曰體信只是這至誠道理順即自此發出所謂和者天下之達道體信達順即是主忠行恕聞聰明睿智皆由是出是由恭敬出否曰是心常恭敬則常光明先生又稱其言脩己以敬一句須是如此這處差便見顛倒錯亂詩稱成湯聖敬日躋聖人所以爲聖人皆由這處來這處做得工夫直是有功 [illegible]

亞夫問程先生說脩己以敬因及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不知如何曰且看敬則如何不會聰明敬則自是聰明人之所以不聰不明止緣身心惰慢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 賀孫

因問周子云靜虛則明明則通是此意否曰意亦相似 賀孫

體信是體這誠信達順是通行順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者皆由敬出以此事天饗帝此即敬也 植

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至以此事天饗帝此語上下不難曉惟中間忽云聰明睿智皆由此出則非容易道得是他曾因此出此聰明睿知來 夔孫

楊至之問如何程氏說到祀天享帝了方說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曰如此問乃見公全然不用工夫聰明睿智如何不由敬出且以一國之君看之此心纔不專靜則姦聲佞辭雜進而不察何以爲聰亂色諛說之容交蔽而莫辨何以爲明睿知

皆出於心心既無主則應事接物之間其何以思慮而得其宜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又云敬字不可只把做一箇敬字說過須於日用間體認是如何此心常卓然公正無有私意便是敬有些子計較有些子放慢意思便是不敬故曰敬以直內要得無些子偏邪又與文振說平日須提撕精神莫令頹塌放倒方可看得義理分明看公多恁地困漫漫地則不敬莫大乎是 賀孫

原壤夷俟章

原壤無禮法淳于髡是箇天魔外道本非學於孔孟之門者陸子靜如何將來作學者並說得 道夫

問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待之自好及其夷俟則以杖叩脛近於太過曰這裏說得却差如原壤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且只得休至於夷俟之時不可教誨故直責之復叩其脛自當如此若如正淳之說則是不要管他却非朋友之道矣 人傑

闕黨童子將命章

欲速成者是越去許多節次要到至處無是理也 方

朱子語類卷第四十五 計一十七版

論語二十七

衛靈公篇

衛靈公問陳章

問明日遂行在陳絶糧想見孔子都不計較所以絶糧曰若計較則不成行矣 燾

問固窮有二義不知孰長曰固守其窮古人多如此說但以上文觀之則恐聖人一時答問之辭未遽及此蓋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聖人答之曰君子固是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爾以固字答上面有字文勢乃相應 雉

子曰賜也章

孔子告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蓋恐子貢只以己爲多學而不知一以貫之之理後人不會其意遂以爲孔子只是一貫元不用多學若不是多學却貫箇甚底且如錢貫謂之貫須是有錢方貫得若無錢却貫箇甚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若不是許大精神亦吞不得許多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 文蔚

問子貢一貫章曰聖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是聖人之所以聖却不在博學多識而在一以貫之今人有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以貫之然只是一以貫之而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 賀孫

問子貢一貫章曰一以貫之固是以心鑒照萬物而不遺然也須多學而識之始得未有不學而自能一貫者也 時舉

夫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聖人說此一句不是且恁地虛說故某嘗謂子貢曰然非與然字也是非與也是而今只管懸想說道一貫却不知貫箇甚麼聖人直是事事理會得如云好古敏以求之不是驀直恁地去貫得它如曾子問許多曲折它思量一一問過而夫子一一

旹之末云吾聞諸老聃云是聖人當初都曾事事理會過如天下之理說道事親事親中間有多少事說道事君事君中間有多少事而今正患不能一一見箇恰好處如何便說一貫近見宋嘉有一兩相識只管去考制度却都不曾理會箇根本一旦臨利害那箇都未有用處却都不濟事呂伯恭向來教人亦云論語皆虛言不如論實事便要去攷史如陸子靜又只說箇虛靜云全無許多事顏子不會學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勿失善則一矣何用更擇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一聞之外何用再聞便都與禪家說話一般了聖人道理都不恁地直是周徧夔孫

問謝氏謂如天之於衆形非物刻而雕之是如何曰天只是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逐一粧點得如此聖人只是一箇大本大原裏發出視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然溫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爲仁在君臣則爲義從大本中流出

便成許多道理只是這箇一便貫將去所主是忠發出去無非是恕賀同。

問謝氏解云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所以引此詩者莫只是贊其理之密否曰固是到此則無可得說了然此須是去涵泳只恁地說過亦不濟事多學而識之亦不是不是故子貢先曰然又曰非與學者固有當多學而識之者然又自有箇一以貫底道理但多學而識之則可說到一以貫之則不可說矣廣

子張問行章

言忠信行篤敬敬雖是不忠信篤敬者而已僩

問行篤敬曰篤者有重厚深沉之意敬而不篤則恐有拘迫之患時舉

忠信篤敬立則見其參前在輿則見其倚衡如此念念不忘伊川謂只此是學錄

至之問學要鞭辟近裏鞭辟如何曰此是洛中語一處說作鞭約大抵是要鞭督向裏去今人皆不是鞭督向裏心都向外明道此段下云切問近思言忠信行篤敬云云何嘗有一句說做外面去學要博志須要篤志篤問便切思便近只就身上理會伊川言仁在其中即此是學元不曾在外這箇便是近裏著己今人皆就外面做工夫恰似一隻船覆在水中須是去翻將轉來便好使得吾輩須勇猛着力覆將轉先生轉身而言曰須是翻將轉來始得寓集注

楊問學要鞭辟近裏何謂鞭辟曰辟如驅辟一般又問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與天地同體是如何曰明得透徹查滓自然渾化又問查滓是甚麼曰查滓是私意人欲天地同體處是義理之精英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未消者人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查滓便與天地同體

克己復禮爲仁己是查滓復禮便是天地同體處有不善未嘗不知不善處是查滓顏子三月不違仁既有限此外便未可知如曾子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傳而不習是曾子查滓處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有此查滓處只是質美者也見得透徹那查滓處都盡化了若未到此須當莊敬持養旋旋磨擦去教盡寓

問學要鞭辟近裏至莊敬持養切謂如顏子克己復禮天理人欲便截然兩斷此所謂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如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便且是莊敬持養曰然顏子克己復禮不是肓然做却是他先見得分曉了便是聖人說話渾然今克己復禮一句近下人亦用得不成自家未見得分曉便不克己只得克將去只是顏子事與此別又曰知得後只是一件事如適間說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亦只是本體上事又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亦是本體上事只緣其初未得須用

如此做功夫及其旣得又只便是這箇文蔚曰且如博學於
文人心自合要無所不知只爲而今未能如此須用博之以
文曰人心固是無所不知若未能如此却只是想像且如釋
氏說心亦自謂無所不知他大故將做一箇光明瑩徹底物
事看及其問他他便有不知處如程先生說窮理却謂不必
盡窮天下之理只是理會得多後自然貫通去某嘗因當官
見兩家爭産各將文字出拖照其間亦有失却一兩紙文字
只將他見在文字推究便自互換見得出若是都無文字只
聽度說兩家所競須有一曲一直便不得元不曾窮理想像
說我這心也自無所不知便是如此 文蔚
學要鞭辟近裏一段明得盡者一見便都明了更無查滓其次
惟是莊敬持養以消去其查滓而已所謂持養亦非是作意
去穿鑿以求其明但只此心常敬則久久自明矣 廣
因歐兄問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洽曰尹和靖以查滓二
字不當有如何曰和靖議論每如此所謂查滓者私意也質
美者明得盡所以查滓一齊渾化無了 洽

問程子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與天地同體求之古人
誰可當之顏子孔門高第猶或有違仁時不知已上別有人
否曰想須有之曰湯武如何先生却問湯武與顏子孰優未
及對先生徐曰呂與叔云論成德顏子不若湯武之廣大論
學則湯武不若顏子之細密湯武功夫誠恐不若顏子細密
如湯聖敬日躋猶是密切處至武王並不見其切已事 必大

直哉史魚章

正淳問直哉史魚君子哉蘧伯玉諸儒以爲史魚不及蘧伯玉
如何曰試將兩人對換說看如何直固是好然一向直便是
偏豈得如蘧伯玉之君子 必大

志士仁人章

或問仁曰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
殺身以成仁須知道求生害仁時雖以無道得生却是抉破
了我箇心中之全理殺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却得此理完全
也 時舉
余正叔謂殺身者只是要成這仁曰若說要成這仁却不是只
是行所當行而已 文蔚
問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一章思之死生是大關節要
之工夫却不全在那一節上學者須是於日用之間不問事
之大小皆欲卽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際庶幾不差若
平常應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可奪也
曰然 賀孫
曾見人解殺身成仁言殺身者所以全性命之理人當殺身時
何暇更思量我是全性命之理只爲死便是生便不是不過
就一箇是故伊川說生不安於死至於全其性命之理乃是
旁人看他說底話非是其人殺身時有此意也 直爲三君子此則是怨讟

不日用以干擾也心方寸

子貢問爲仁章

問子貢問爲仁章曰大夫必要事其賢者士必友其仁者便是
要琢磨勉礪以至於仁如欲克己而未能克己欲復禮而未
能復禮須要更相勸勉乃爲有益因云時擧說文字見得也
定然終是過高而傷巧此亦不是小病痛須要勇猛精進
以脫此科臼始得又云且放令心地寬平不要便就文字上
起議論 時擧
問子貢問爲仁何以答以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曰
也是箇入德之方又問事與友孰重曰友爲親切賢只是統
言友徑指仁上說 銖

顏淵問爲邦章

行夏之時行夏小正之事 德明
才仲問行夏之時曰夏時人正也此時方有人向上人猶芒昧

子時天正也此時天方開丑時地正也言地方萌芽子以正月人可施功故從其一此亦是後來自推度如此如曆家說則以為子起於林鍾寅起於太蔟又問輅注云禮文有異曰有制度與車不同以前只謂之車今南郊五輅見說極高大問何不作車與行事官乘法服騎馬亦不好看曰在中原時亦有乘車者若推明制亦有着法服騎馬如散騎常侍在於輅之左右是也因舉上蔡論語舉王介甫云事上衆世之大夫安薄俗之士聽淫樂視慝禮皦然不惑於先王之道難矣哉此言甚好楊通老問既如此言後來何故却相背曰只是把做文章做不曾反己求之擇（錄云介甫此語只是做文字不曾行之於身）確齋防以明道對神宗王安石聖人之間只扶持尤几見說平日亦脫冠露頂地臥然不衣當初不如此觀曾子固送黃生序以其威儀似介卿介卿渠舊字也故名其序曰喜似渠怪誕如此何似之有（僩錄云介甫後生時不如此恐是後來沸了禮法一向自肆去）學渠少年亦不喜釋老晚年大喜不惟錯說了經書和佛經亦錯解了揭諦揭諦波羅僧揭諦此胡語也渠注云揭真諦之道以示人大可笑（時舉）

問行夏之時曰前輩說多不同有說三代皆建寅又說只是建子與寅無建丑者劉和夫書解又說自五帝以來便迭建三正不止於三代其引證甚詳據皇極經世亦起於子他以幾萬幾千年為一會第一會起於子第二會起於丑第三會起於寅至寅上方始注一開物字恐是天氣肇於子至丑上第二會處地氣方凝結至寅上第三會人物始生耳蓋十一月斗指於子至十二月斗雖指於丑而日月乃會於子故商正周正皆取於此然以人事言之終不若夏正之為善也（僩）

楊尹叔問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如何曰康節說一元統十二會前面虛却子丑兩位至寅位始紀人物云人是寅年寅月寅時生以意推之必是先有天方有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出人物來（時舉）

問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曰此是皇極經世中說今不可知他只以數推得是如此他說寅上生物是到寅上方有人物也有三元十二會三十運十二世十二萬六百九十年為一元歲月日時元會運世皆自十二而三十自三十而十二至堯時會在巳午之間今則及未矣至戌上說閉物到那裏則不復有人物矣問不知人物消靡盡時天地壞也不壞曰也須一場鶻突既有形氣如何得不壞但一箇壞了又有一箇（廣）

至之問康節說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是否曰模樣也是如此經世書以元統會十二會為一元一萬八百年為一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初間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些子後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初則溶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似淌（義剛錄作傾瀉）出來模樣淳曰每常見山形如水漾沙之勢想初間地未成質之時只是水後來漸漸凝結勢自如此凡物皆然如雞子殼之類自氣而水水而質尤分曉曰是淳問天有質否抑只是氣曰只似箇旋風下面軟上面硬道家謂之剛風世說天九重分九處為號非也只是旋有九重上轉較急下面氣濁較暗上面至高處至清且明與天相接淳問晉志論渾天以為天外是水所以浮天而載地是否曰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某五六歲時心便煩惱箇天體是如何外面是何物（淳　義剛同）

問三正之建不同如何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蓋至子始有天故曰天正至丑始有地故曰地正至寅始有人故曰人正康節分十二會言到子上方有天未有地到丑上方有地未有人到寅上方始有人子丑寅皆天地人之始故三代即其始處建以為正康節十二會以堯舜時在午今在未至戌則人物消盡（僩）

問顏子問爲邦孔子止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却不及治國平天下之道莫是此事顏子平日講究有素不待夫子再言否曰固是如此只是他那克己復禮陋巷簞瓢便只是這事窮時是恁地着衣喫飯達時亦只是恁着衣喫飯他日用間是理會甚事想每日講論甚熟三代制度却是不甚曾說處却是生處如堯舜禹却只是就事上理會及到舉大事却提起那本領處說（謂精一執中語。燾）又問聖人就四代中各舉一事亦只是立一箇則例教人以意推之都要如此否曰固是凡事皆要放此（文蔚）

問顏淵問爲邦曰顏子於道理上不消說只恐它這制度尚有欠闕故夫子只與說這箇他這箇問得大答得大皆是大經大法蘇問說顏子坐忘是他虧說又曰顏子着力做將去如克己復禮非禮勿視聽言動任它人看見甚麼緊要言語它做出來多少大一件事（植）

問顏淵問爲邦曰顏淵爲政其他如敬事而信節用愛人與夫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之類更不用說所以斟酌禮樂而告之也（時舉）

亞夫問顏淵問爲邦曰顏子事事了得了只欠這些子故聖人斟酌禮樂而告之近有學者欲主張司馬遷謂遷作漢高祖贊黃屋左纛朝以十月是他惜高祖之不能行夏之時乘商之輅謂他見識直到這裏與孔子答顏淵之意同某謂漢高祖若行夏之時乘商之輅也只做得漢高祖却如何及得顏子顏子平日是多少工夫今却道漢高祖只欠這一節是都不論其本矣（時舉）

恭父問顏淵問爲邦此事甚大不知使其得邦家時與聖人如何曰終勝得孟子但不及孔子些問莫有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底意思否曰亦須漸有這意思又問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是孔子自承當處否曰固是惟是孔子便做得它人無這本領當不得且如四代之禮樂惟顏子有這本領方做得若無這本領禮樂安所用哉所謂行夏時乘商輅服周冕舞韶舞亦言其大畧耳（僩○賀孫錄又問以下不同云正淳問顏子博文之功多曾子省察之功多曰固不可如此說然顏子資質聰明是以遠書得來都易如聞一知十如於吾言無所不說如亦足以發如問爲邦一時許多大事分付與他是他大段了得看問爲邦而孔子便以四代禮樂告之想是所謂夏時商輅周冕韶舞當博我以文之時都理會得了）

或問孔子答顏淵之問欲用四代禮樂至論郁郁乎文則曰吾從周何故曰此正適來說心小則物物皆病賢心中只着得上一句不着得下一句（可學）

賜問顏淵問爲邦章程子謂發此以爲之兆曰兆猶言準則也非謂爲邦之道盡於此四者畧試四件事做一箇準則則餘事皆可依做此而推行之耳（雉）

子曰已矣乎章

楊至之問好德如好色即是大學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要得誠如此然集注載衛靈公事與此意不相應恐未穩否曰書都不恁地讀除了衛靈公便有何發明在衛靈公上便有何相礙此皆没緊要較量他作甚聖人當初只是恁地歎未見好德如那好色者自家當虛心去看又要反來思量自己如何便是好德如何便是好色如此方有益若只管去較量他與聖人意思愈見差錯聖人言語自家當如奴僕只去隨他他教住便住他教去便去而今却與他做師友只是去較量他大學之說自是大學之意論語之說自是論語之意論語只是說過去尾重則首輕這一頭低那一頭便昂大學是將兩句平頭說得尤力如何合得來做一說（寓○錄少異）

躬自厚章

問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自責厚莫是周備篤切意思否曰厚是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賀孫○或錄云只是責己要多責人要少）

不曰如之何章

林問不曰如之何曰只是要再三反覆思量若率意妄行雖聖人亦無奈何淳

君子義以為質章

問君子義以為質一章曰義以為質是制事先決其當否了其間節文次第須要皆具此是禮以行之然徒知盡其節文而不能孫以出之則亦不可且如人知尊卑之分須當讓他然讓之之時辭氣或不能婉順便是不能孫而出之信以成之者是終始誠實以成此一事却非是孫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時舉

或問君子義以為質一章曰義只是合宜義有剛決意思然不可直撞去禮有節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用和為貴義不和用禮以行之已自和然禮又嚴故孫以出之使從容不迫信是朴實頭做無信則義禮孫皆是偽甘吉父問行與出何別曰行是當恁地行出是做處賀孫

問君子義以為質一章看來有義以為本必有下面三者方始成就得曰然義以為質是應事處又問以敬為主則義為用以義為本則下面三者為用曰然燾

周貴卿問義是就事上說若義則裁斷果決若不行之以節文出之以退遜則恐有咈於物信以成之這一句是繳上三句言若不誠實則義必不能盡禮必不能行而所謂孫特是詐偽耳曰也是恁地義剛

問禮行孫出何以別曰行是安排恁地行出是從此發出禮而不遜則不免矯世以威嚴加人椿壽

問義以為質至信以成之章如孔子之對陽貨孟子之不與王驩言莫全得此理否曰然問行與出如何分曰行是大綱行時出則始自此出去也人固有行之合禮而出之不遜者須

至之問明道謂君子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曰只是一箇義義以為質便是有義以方外處說起來若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時舉

君子矜而不爭章

問矜而不爭曰矜是自把捉底意思故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椿

或問不矜細行與矜而不爭之矜如何曰相似是箇珍惜持守之意人傑

子貢問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章

恕可以終身行之是行之無窮盡問孔子言恕必兼忠如何此只言恕曰不得忠時不成恕說恕時忠在裏面了寓

問可以終身行之之恕恐推到極處便是以己及物為仁否曰這事說那一邊只說推在壽

問終身行之其恕乎絜矩之道是恕之端否曰絜矩正是恕浩

問終身行之其恕乎如何只說恕不說忠看得忠字尤為緊要曰分言忠恕有忠而後恕獨言恕則忠在其中若不能恕則其無忠可知恕是忠之發處若無忠便自做恕不出問忠恕看來也是動靜底道理如靜是主處動是用處不知是否曰聖人每就用處教人亦不是先有靜而後有動問看來主靜是做工夫處曰雖說主靜亦不是弃事物以求靜既為人亦須着事君親交朋友綏妻子御僮僕不成捐弃了閉門靜坐事物來時也不去應接云且待我去靜坐不要應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中須有箇商量倒斷始得這處正要着力做工夫不可皮膚說過去又曰動靜亦不是截然動截然靜動時靜便在這裏如人來相問自家去答他便是動才答了便靜這裏既靜到事物來便着去應接不是靜坐時守在這裏到應接時便散亂了去然動靜不出是一箇理知這事當做便順理做去便見動而靜底意思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始能靜靜而

能存養則應接處始得力須動時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莫使工夫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若無工夫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矣動靜恰似舡一般須隨他潮去始得浪頭恁地高船也隨他上浪頭恁地低船也隨他下動靜只是隨他去當靜還他靜當動還他動又如與兩人同事相似這人做得不是那人便着救他那人做得不是這人便着去救他終不成兩人相推這人做不是却推說不干我事是那人做得如此那人做不是推說不干我事是他做得如此便不是相為底道理又曰所以程子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言涵養當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若不能以敬養在這裏如何會去致得知若不能致知又如何成得這敬寓

吾之於人也章

問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曰毀者那人本未有十分惡自家將做十分說他便是毀若是只據他之惡而稱之則不可謂之毀譽如一物本完全自家打破了便是毀若是那物元來破了則不可謂之毀譽亦是稱獎得來過當其有所試矣那人雖未有十分善自家却逆知得他將來如此毀人則不可如此也燾

先生忽問王子合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尋常作如何說子合對曰三代之時公道行不妄毀譽人如有毀譽須先試得其實方言之曰便是看錯了下面只言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如何不說如有所毀須知道是非與毀譽不同方說得蓋當其實曰是非過其實曰毀譽當時公道行是言是非言非而無有過其實者然亦忠厚惻怛而與人者容或有之然亦已試其實矣其過實而毀者必無也僩

先生說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數句季通在坐證曰雍也可使南面之類是也先生然之過

聖人之言與後世別如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有合下底字無乃便不成文此句全在所以上言三代之直道行於斯民也古亦此民今亦此民三代能行之耳誰毀誰譽者凡人未至於惡而惡之故謂之毀未至於善而善之故謂之譽聖人於下又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此一句却去了毀蓋以不得已而譽亦嘗試之此乃善人之意長惡人之意短之意可學問若到於合好惡處却不用此二字先生曰然可學

伯豐問三代直道而行曰此緊要在所以字上民是指今日之民即三代之民三代蓋是以直道行之於民今亦當以直道行之於民直是無枉不特不枉毀雖稱譽亦不枉也燾嘗有此意因讀班固作景帝贊引此數語起頭以明秦漢不易民而化之意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其意蓋謂民無古今周秦綱密文峻故姦軌不勝到文景恭儉民便醇厚只是此民在所施何如耳此政得之營

問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斯民是主當時之人言之言三代所以直道而行只是此民言毀人固不可過實譽人亦不可過實言善所以不敢妄加毀譽之民只是三代行直道之民班固舉此贊漢景帝甚好人傑

問斯民是今此之民即三代之時所以為善之民如載高帝天下相似當時景帝贊引此一句不曉他意蓋是說周秦雖綱密文峻而不勝其弊到文景黎民醇厚亦只是此民也聖人說一句話便是恁地闊便是從頭說下來義剛

問所以字本虛然意味乃在此如云斯民也三代嘗以此行直道矣聖人知毀譽之非正於人無所毀而猶有所譽者蓋將以試其人所以見聖人至公之道又以見聖人進人之爲善也燾

亞夫問三代直道而行曰此民了是三代時直道而行之民我今若有所毀譽亦不得迂曲而枉其是非之實且舉漢景帝

賛所引蜀云意卻似不同（時舉）

巧言亂德章

問小不忍則亂大謀曰忍字有兩說只是一意有忍乃有濟王介甫解作強忍之忍前輩解作慈忍之忍某謂忍是含忍不發之意如婦人之仁是不能忍其愛匹夫之勇是不能忍其忿二者只是一意（僴）

問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似是兩意皆說得婦人之仁是姑息匹夫之勇是不能涵容曰只是一意婦人之仁不能忍於愛匹夫之勇不能忍於忿皆能亂大謀如項羽是也（夔孫）（知閑祖錄略）

人能弘道章

問人能弘道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又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古今所共底道理須是知知仁守勇決繼又曰人者天地之心沒這人時天地便沒人管（植）

卷四十五　十四

問人能弘道先生以扇喩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搖扇扇如何搖手（夔孫）

吾嘗終日不食章

問聖人真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否曰聖人也曾恁地來聖人說發憤忘食卻是真箇惟橫渠知得此意嘗言孔子煞喫辛苦來橫渠又言堯不曾喫辛苦舜喫辛苦但三十徵庸後來便享富貴孔子一生貧賤是事都去理會過來問堯不曾喫辛苦做工夫依舊聰明聖知曰堯固是聰明聖知無欠缺但不如孔子於事理又周匝詳盡（銓錡）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某注云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思是硬要自去做底學是依這本子去做便要小著心隨順箇事理去做而今人都是硬去做要必得所以更做不成須是軟著心貼就它去做孟子所謂以意逆志極好逆是推迎它底意思（僴）

問注云遜志而自得如何是遜志曰遜志是卑遜其志放退一著寬廣以求之不忒恁地迫窄便要一思而必得（雉）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問君子謀道不謀食曰上面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蓋以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又恐人錯認此意卻將學來求祿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爲學者所憂在道耳非憂貧而學也（雉）

學固不爲謀祿然未必不得祿如耕固不求餒然未必得食雖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卻只見道不見祿如先難後獲正義不謀利睹當不到那裏（因本）

論語凡言在其中矣當以餒字推之蓋言不必在其中而在焉者矣（方）

卷四十五　十五

因言近來稍信得命及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觀此一段則窮達當付之分定所當謀者惟道爾曰此一段不專爲有命蓋專爲學者當謀道而設只說一句則似緩而不切故又反覆推明以至憂道不憂貧而止且君子之所急當先義語義則命在其中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此只說義若不恤義惟命是恃則命可以有得雖萬鍾有不辨禮義而受之矣義有可取如爲養親於義合取而有不得則當歸之命爾如澤無水困則不可以有爲只得致命遂志然後付之命可也（大雅）

知及之章

問知及之仁能守之曰此是說講學莊以涖之以後說爲政轉亞夫問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一章上下文勢相牽合不來相似曰知及之仁能守之是明德工夫下面是新民工夫亞夫云克己復禮爲仁到仁便是極了今卻又有莊以涖之與動之

以禮底工夫是如何曰今自有此心純粹更不走失而於接物應事時少些莊嚴底意思闕闕事毒底自不足以使人敬他此便是未善處宜久問此便是要本末工夫兼備否曰固是但須先有知及之仁能守之做箇根本了却方好生去點檢其餘便無處無事不善若根本不立又有何可點檢處也

知及之如大學知至仁守之如意誠莊不莊動不以禮如所謂不得其正與所謂敖情而辟之類到仁處大本已好但小節略略有些未善如一箇好物只是安頓得累偏側少正之則好矣不大故費力也夔孫

問知及之一章曰莊以莅之是自家去臨民動之不以禮這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如使民去做這件事亦有禮是使之以禮下梢禮字歸在民身上又問是使他做事要他做得來合節柏否曰然又問是合禮底事便以使之不合禮底事便不以使之曰然看那動之字便是指那民說使他向善便是以禮不使他向善便是不以禮如古所謂蒐田獮狩就其中教之少長有序之事便是使之以禮蓋是使他以此事此事有禮存也燾

或問此章曰此一章當以仁爲主所謂知及之所以求吾仁莊之動之所以持養吾仁者得之矣謨

或問不莊以莅之一章上兩句集注以爲氣稟之小疵曰固有生成底然亦不可專主氣質蓋亦有學底燾

君子不可小知章

問小知是小有才大受是大有德如盆成括小有才未聞大道是也曰却如何說可不可字義理且看他本文正意是如何說今不合先以一說橫着胸中便看不見必大

當仁不讓於師章

或問當仁不讓於師這當字是承當之當否曰然亦是任字模樣燾

子善問直卿云當仁只似適當爲仁之事集注似以當爲擔當之意曰如公說當字謂值爲仁則不讓如此恐不值處煞多所以覺得做任字說是恐這仁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這般處須着擔當不可說道自家做不得是師長可做底事賀孫

君子貞而不諒章

亞夫問貞而不諒曰貞者正而固也蓋見得道理是如此便須只恁地做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爲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故貞者是正而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心也時舉

諒字論語有二箇匹夫之諒貞而不諒是不好友諒却是好以貞對諒則諒爲不好若是友與其友無信之人又却不如友諒也諒信之小者孟子所謂亮恐當訓明字廣

辭達而已矣章

辭達而已矣也是難道夫

朱子語類卷第四十六計六版

論語二十八

季氏篇

季氏將伐顓臾章

問馬用彼相曰看來持危扶顛是相瞽者之義傳見一人亦如此說又問相夫子之義曰相亦是贊相之義瞽者之相亦是如此答

問集注顓臾在魯地七百里之中使孟子百里之說則魯安得七百里之地曰七百里是禮記如此說封周公曲阜之地七百里如左傳也有一同之說恭每常疑此處若是百里界此間龍溪津浦縣地大如何做得侯國如何又容得顓臾在其中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其勢必不止於百里然此亦難考究只得且依禮記恁地說有五百里咸錄云問魯國語告說札說七百里若如主子說百里未若今之一邑何以為圖文如判容得一齒頭更和脫盡

問諸家多把虎兕喻季氏龜玉喻公室是否曰文義未有此意且是答他二臣者皆不欲之意虎在山上龜玉在他處不干典守者事今在柙中走了在櫝中毀了便是典守者之過上面冉求分疏言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責他以此乃守者之過此伐顓臾實二子與謀之過答問問方且隨話恁地說未說到季氏公室處不必又生枝蔓仲思問獨責求何也曰想他與謀較多一向倒在他身上去亦可知也寓

問蕭墻蕭字為義如何曰也不曾考究但據舊說云諸侯至屏內當有肅敬之意亦未知是否燾

益者三樂章

問樂節禮樂曰此說得淺只是去理會禮樂理會得時自是有益燾

味道問損者三樂曰惟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酖毒是也佚樂

問三者損益相反佚遊則怠惰而慢間善如何與樂道人之善相反曰樂道人之善則心常汲汲於好善若是佚遊則是放蕩閑過了日子雖所損稍輕亦非是小害又問樂道人之善則有勉思企及之意佚遊則一向悖情無向善之心此所以見其相反曰三者如驕樂只是放恣侈靡最害事到得宴樂便須狎近小人疏遠君子賀孫

侍於君子有三愆章

問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莫是未見事實否曰未見顏色是不能察言觀色曰如此則顏色是指所與言者曰向時范某每奏事未嘗看着聖容時某人為宰相云此公必不久居此未幾果以言不行而去人或問之云若看聖容安能自盡其言曰是說得好但某思之不如此對人主言也須看他意思是如何或有至誠傾聽之意或不得已貌為許可自家這裏也須察言觀色因而盡誘掖之方不可泛然言之使逆然受之而已固是有一般小人伺候人主顏色迎合趨湊此自是大不好但君子之察言觀色用心自不同耳若論對人主要商量天下事如何不看着顏色只恁地說將去便了賀孫

君子有三戒章

或問君子三戒曰血氣雖有盛衰君子常當隨其偏處警戒勿為血氣所役也因論血氣移人曰疾病亦能移人呂伯恭因病後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有見遂一意向這下來大抵

問注引范氏說血氣志氣之辨曰到老而不屈者此是志氣精

問君子有三戒章謝曰簞食豆羹呼爾而與之有所不就蹴爾而與之有所不屑此非義心勝血氣壯故也恐是義心之勝非血氣之壯謝又曰萬鍾與不得則死遂與有不辨禮義而受之者血氣衰故也恐是不辨禮義則受其必血氣之衰曰謝說只是傷急闕三數字當云此非特義心自勝亦血氣之壯故也蓋血氣助得義心起來人之血氣衰時則義心亦從而衰夫子三戒正為血氣而言又問謝氏以血氣為氣質曰

氣只是一箇氣使浩然之氣也只是這箇氣但只是以道義充養起來及養得浩然却又能配助義與道也 必大

君子有三畏章

畏天命三字好是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也然亦須理會得天命是恁地方得 燾

問大人是指有位者言之否曰不止有位者是指有位有德德者皆謂之大人問此三句要緊都在畏天命上曰然纔畏天命自是於大人聖言皆畏之問固是當先畏天命但畏又須是知得天命天命即是天理若不先知這道理自是慢然何由知其可畏此小人所以無忌憚曰要緊全在知上纔知得便自不容不畏問知有淺深大抵纔知些道理到得做事有少差錯心也便惕然這便見得不容於不畏曰知固有淺深然就他淺深中各自有天然不容已者且如一件事是合如此是不合如此本自分曉到臨事又知不如此道如此也不妨如此也無害又自做將去這箇是雖知之而不能行然亦是知之未盡知之未至所以如此聖人教人於大學中劈初頭便說一箇格物致知物格而後知至最是要知得至人有知不善之不當為及臨事又為之只是知之未至人知烏喙之殺人不可食斷然不食是真知之也知不善之不當為而猶或為之是特未能真知也所以未能真知者緣於道理上只就外面理會得許多裏面却未理會得十分瑩淨所以有此一點黑這不是外面理會不得只是裏面骨子有些見未破所以大學之教使人即事即物就外面看許多一一教周遍又須就自家裏面理會體驗教十分精切也 僴錄以下 未達問畏天命是箇總頭否曰固是人若不畏這箇道理以 不事無得會此得又問昔不足得這箇道理如何畏曰須 愛先知得方會畏但知得有深淺工夫愛深淺內上事 事物物皆有箇天命若知得盡自是畏所不畏惟恐是天

君子有九思章

問九思曰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上思這一件 菑

或問君子有九思曰公且道色與貌可以要得他溫要得他恭若是視聽如何要得他聰明曰道只是意誠了自會如此曰若如公說都沒些事了便是聖人教人意思不如此有物必有則只一箇物自各家有箇道理況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合如此只為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不是理會一件其餘自會好須是逐一做工夫更反復就心上看方知得外面許多費整頓元來病根都在這裏這見聖人教人內外夾持起來恁地積累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如公所說意誠便都無事今有人自道心正了外面任其箕踞無禮是得不得亦有人心下已自近正外面視聽舉止自大段有病痛公道如何視會明聽會聰也只是就視聽上理會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如有一件可喜底物事在眼前便要看他這便被他蔽了到這時節須使知得有箇義理在所可喜此物在所不當視這便是見得道理便是見得遠不蔽於眼前近底故曰視遠惟明有無益之言無稽之言與夫諂諛甘美之言有仁義忠信之言仁義忠信之言須是將耳常常聽著那許多不好說話須莫教他入耳故曰聽德惟聰 賀孫

問程子曰九者各專其一曰專一者非雜然而思也或曰是主一之義否曰然又云忿思難如一朝之忿忘其身及其親此不思難之故也 燾

見善如不及章

行義以達其道所行之義即所達之道也未行則蘊諸中行則見諸事也 燾

問行義以達其道莫是所行合宜否曰志是守所達之道道是行所求之志隱居以求之使其道充足行義是得時得位而行其所當為臣之事君行其所當為而已行所當為以達其所求之志又問如孔明可以當此否曰也是如伊尹耕於有

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隱居以求其志及幡然而起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是行義以達其道然卿曰如漆雕開之未能自信莫是未其志否曰所以未能信者但以求其志未說行義以達其道又曰須是篤信如讀聖人之書自朝至暮及行事無一些是則曰聖人且如此說耳這却是不能篤信篤信者見得是如此便決然如此做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學者須是篤信驤曰見若固執便不能篤信曰是如此須是一下頭見得是然篤信又須好學若篤信而不好學是非不辨其害却不小既已好學然后能守死以善其道又問如下文所言莫是篤信之力否曰既是信得過危邦便不入亂邦便不居天下有道便不隱天下無道便不見決然是恁地做寓

問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上一截是進德之事下一截是成德之事兼出處有非人力所能爲者故曰未見其人曰公只管要粧兩句恁地好做甚麽這段緊要却不在吾見其人未見其人上若將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與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這幾句意思涵泳是有多少意思公看文字有箇病不只就文字裏面看却要去別生閒意大抵看文字須是只就他裏面看儘有意思公今未見得本意是如何却將一兩句好言語裹了一重沒理會在裏面此是讀書之大病須是且就他本文逐字剔碎了見這道理直透過無些子窒礙如此兩段淺深自易見賀孫

問楊氏引達可行於天下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或問以爲未穩何也曰解經當取易曉底句語解難曉底句不當反取難曉底解易曉者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此兩句本自易理會今引達可行於天下解之則所引之句反爲難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橫渠所謂必德覆生民而後出伊呂是也若只是澤被一國道行一鄉此人亦不輕出謂之天民者蓋謂不是尋常之人乃天之民耳天民之云亦猶曰天下之善士云爾與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者又不同必大

朱子語類卷第四十七

論語二十九

陽貨篇

陽貨欲見孔子章

或問陽貨瞯亡以饋孔子孔子瞯亡而往拜之陽貨之瞯亡此不足責如孔子亦瞯亡而往則不幾於不誠乎曰非不誠也據道理合當如此彼人瞯亡來我亦瞯亡往一往一來禮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塗耳 去僞

亞夫問揚子雲謂孔子於陽貨敬所不敬為詘身以信道不知渠何以見聖人為詘身處曰陽貨是惡人本不可見孔子乃見之亦近於詘身却不知聖人是禮合去見他不為詘矣到與他說話時只把一兩字答他辭氣温厚而不自失非聖人斷不能如此也 時舉

性相近章

性相近以氣質言性善以理言 [illegible]道

問性相近是本然之性是氣質之性曰是氣質之性本然之性一般無相近程子曰性與聖不可一槩論 寓

性相近喚做近便是兩箇物事這便是說氣質之性若是降衷底便是沒那相近了箇箇都只一般 僩

性相近是通善惡智愚說上智下愚是就中摘出懸絕者說 僩

問性相近習相遠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書中謂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又有移得者如何曰上智下愚不移如狂作聖則有之既是聖人決不到得作狂此只是言其人不可不學又問或言人自不移耳此說如何曰此亦未是有一般下愚底人直有不可移者問雖愚必明又是如何曰那個是做甚次第工夫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去僞

問此章曰此所謂性亦指氣質之性而言性習遠近與上智下愚本是一章子曰二字衍文也蓋習與性成而至於相遠則固有不移之理然人性本善雖至惡之人一日而能從善則為一日之善人夫豈有終不可移之理當從伊川之說所謂雖強戾如商辛之人亦有可移之理是也 僩

先生問木之前日所說氣質之性理會得未對曰雖知其說終是胸中未見得通透若集注上智下愚章先生與程子說未理會得合處曰便是莫要只管求其合且看聖人所說之意聖人所言各有地頭孔子說相近至不移便定是不移了人之氣質實是有如此者如何必說道變得所以謂之下愚而其所以至此下愚者是怎生這便是氣質之性孔子說得都渾成伊川那一段却只說到七分不說到底孟子却只說得性善其所言地頭各自不同正如今喫茶相似有喫得盡底有喫得多底少底必要去牽合便成穿鑿去 木之

問集注謂氣質相近之中又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復舉程子無不可移之說似不合曰且看孔子說底如今却自有不移底人如堯舜之不可為桀紂桀紂之不可使為堯舜夫子說底只如此伊川却又推其說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為同因說氣化有不可曉之事但終未理會得透不能無疑釋氏之學只是定靜少間亦自有明識處或問他有靈怪處是如何曰多是真偽相雜人都貪財好色都重死生却被他不貪財不好色不重死生這般處也可以降服得鬼神如六祖衣鉢說移不動底這只是胡說果然如此何不鳴鼓集衆白晝發去却夜間發去做甚麼曰如今賢者都信他向上底說下愚人都信他禍福之說曰最苦是世間所謂聰明之人却去推演其說說到神妙處如王介甫蘇東坡一世所尊尚且為之推波助瀾多矣今若得士大夫間把得論定猶可耳 木之

子之武城章

問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曰君子小人學道是聽得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與乾稱父坤稱母底道理方

能愛人小人學道不過曉得事理忠信而已故易使也義剛

公山弗擾章

夫子曰吾其爲東周乎興東周之治也孔子之志在乎東周然苟有用我者亦視天命如何爾聖人胷中自有處置非可執定本以議之也人傑

問吾其爲東周乎使聖人得行其志只是就齊魯東方做起否曰也只得就這裏做又問其如周何曰這般處難說只看挨到臨時事勢如何若使天命人心有箇響合處也自不由聖人了使周家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豈不賢於赧王之自獻其邑而滅亡乎問孔子猶說着周至孟子則都不說了曰然只是當時六國如此强盛各自擡夯得箇身已如此大了勢均力敵如何地做不知孟子奈何得下奈何不下想得也須滅一兩箇方做得看來六國若不是秦始皇出來從頭打疊一番做甚合殺問王者雖曰不殺一不辜行一不義事勢到

不得已處也只得如此做曰然湯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武王滅國五十便是如此只是也不喚做殺不辜行不義我這裏方行仁義之師救民於水火之中你却抗拒不服如何不伐得聖人做處如此到得後來都不如此了如劉先主不取劉琮而取劉璋更不成舉措當初劉琮孱弱爲曹操奪而取之若乘此時明劉琮之孱弱將爲曹操所圖起而取之豈不正當到得臨了却淬淬地去取劉璋全不光明了當初孔明便是教他先取荆州他却不從或曰終是先主規模不大索性或進或退所以終做事不成曰然又曰唐太宗殺諸盜如竇建德猶自得猶殺之難不殺王世充後却密使人殺之便不成舉措蓋當初王世充立越王於東都高祖立代王於關中皆是叛煬帝立少主以輔之事體一般故高祖負愧而不敢明殺世充也此最好笑負此二字出了更擡頭不起又曰漢高祖之起與唐太宗之起不同高祖是起自匹夫取秦所以無愧唐却是爲隋之官因其資而取之所以爲負愧也要之自秦漢而下須用作兩節看如太宗都莫看他初起一節只取他濟世安民之志他這意思又却多若要檢點他初起時事更不通看或曰若以義理看太宗更無三兩分人曰然僩

問諸家皆言不爲東周集注却言興周道於東方何如曰這是古注如此說其字乎字只是閑字只是有用我者我便也要做些小事如釋氏言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相似那處是有不爲東周底意這與二十年之後吳其爲沼乎辭語一般亦何必要如此翻轉文字須寬看子細玩味方見得聖人語言如小人之中庸分明這一句是解上文人見他偶然脫一箇反字便恁地硬說去小人中庸做小人自爲中庸下面文勢且直解兩句未有那自以爲中庸底意亦何必恁地翻轉寓

問公山弗擾果能用夫子夫子果往從之亦不過勸得他改過自新舍逆從順而已亦如何便能興得周道曰便是理會不得

良久却曰聖人自不可測且是時名分亦未定若謂公山弗擾既爲季氏臣不當畔季氏所謂改過者不過令其臣順季氏而已此只是常法聖人須別有措置問如此則必大有所更張否曰聖人做時須驚天動地然卒於不往者亦料其做不得爾夫子爲魯司寇齊人來歸女樂夫子便行以人情論之夫子何不畧諫今分曉却只默默而去此亦不可曉處且說齊人歸女樂夫子所以便行者何也說論語者謂受女樂則必怠於政事然以史記觀之又以夫子懼其讒毁而去如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以魯仲連論帝秦之害亦曰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君安得晏然而已乎想當時列國多此等事夫子不得不晝夜急走又曰夫子墮三都亦是聯着三家了做如季氏已墮費中及圍成公歛處父不肯曰若無成是無孟氏也遂連季氏喚醒夫子亦便休且說聖人處事何故亦有做不成者必大以夫子之得邦

家為對曰有土有民便伸縮在我若靠他人則只是羈旅之
臣若不見信用便只得縮手而退又曰陽虎云吾欲張公室
也人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此是當時一種議論大如此
賀孫
伯豐問夫子欲從公山之召而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如何曰理會不得便是不可測度處人傑問墮三都事費郈
已墮而成不可墮是不用夫子至於此否曰既不用卻何故
圍成當時夫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則費郈之墮出於不意
及公斂處父不肯墮成次第喚醒了叔季二家便做這事不
成又齊人以女樂歸之遂行不然當別有處置 又問女樂既
歸三日不朝夫子自可明言於君相之前討箇分曉然後去
亦未晚何必忍遽如此曰此亦難曉然據史記之說卻是夫
子恐其害己故其去如此之速 曾仲達所謂恭將使其子女
讒女為諸侯妃則當時列國盡有是事也又云夫子能墮費
郈而不能墮成雖聖人亦有做不成底事 伯豐謂如夫子之
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云云曰固是須是有土有民方能
做得若羈旅之臣靠着他人便有所牽制做事不成 又問是
時三家衰微陪臣執命故陽虎奔齊有吾欲張公室之語或
謂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曰便是當時有此一種議論
視大夫專命以為固然 又問舊見人議論子產叔向輩之賢
其議論遠過先軫狐偃之徒然事卻其全不及它曰如元祐諸
臣愛說一般道理相似又云衛靈公最無道夫子何故戀戀
其國有欲扶持之意更不可曉 人傑

子張問仁章

問恭寬信敏惠固是求仁之方但就其於求仁功夫似不甚親切
莫是人之為事才悠悠則此心便間斷之時多亦易得走失
若能勤敏去做便此心不至間斷走失之時少故敏亦為求
仁之一端否曰不止是悠悠蓋不敏於事則便有怠忽

之意才怠忽便心不存而間斷多便是不仁也 時舉
或問信則人任焉曰任是人靠得自家如謂任俠者是能為人
擔當事也 義剛
任是堪倚靠 僩

佛肸召章

為能繫而不食吉注是當
夫子於佛肸之召但謂其不能浼我而已於公山之召卻真箇
要去做 必大
味道問佛肸與公山弗擾召孔子孔子欲往此意如何曰此是
二子一時善意聖人之心適與之契所以欲往然更思之則
不往矣蓋二子暫時有尊賢向善之誠心故感得聖人欲往
之意然違道叛逆終不能改故聖人亦終不往也譬如重陰
之時忽略開霽有些小光明又被重陰遮閉了曰陽貨欲見
孔子卻終不許他是如何曰陽貨全無善意來時便已不好
了故亦不能略感聖人也 賀孫 祖道錄別出
聖人見萬物不得其所皆陷於塗炭豈不為深憂思欲出而救
之但時也要出不得亦只得且住聖人於斯世固不是苟且
枉道以徇人然世俗一種說話便謂聖人泊然不以入其心
這亦不然如孔子云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這箇是十分要
做不得亦有不能自已之意如說聖人無憂世之心固不可
謂聖人視一世未治常恁戚戚憂愁無聊過日亦非也但要
出做不得又且放下其憂世之心要出仕者聖人愛物之仁
至於天命未至亦無如之何如云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
之不行已知之矣若就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上看恰似一向
沒理會明知不可以行道且漫去做看這便不得須看行其
義也便自是去就出處之大義亦在這裏 賀孫 因舉公山佛
肸之召皆欲往而終不往者度得是時終不可為其人終不
可與有為 如南軒云守身之常法體道之大權又云欲往者

愛物之仁終不往者知人之智這底說得分明曰然但聖人欲往之時是當他召聖人之時有這些好意來接聖人聖人當時亦接他這些好意思所以欲往然他這箇人終是不好底人聖人待得重理會過一番他許多不好又只在所以終於不可去如陰雨蔽翳重結不解忽然有一處略略開霽雲收霧斂見得青天白日這處自是好 賀孫

子曰由也章

問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曰只爲不擇是非要恁地便恁地終是害事 燾

楊問好信不好學何故便到賊害於物處曰聖人此等語多有相類如恭而無禮則勞處一般此皆是就子路失處正之昔劉大諫從溫公學溫公教之誠謂自不妄語始劉公篤守其說及調洛州司法時運使吳守禮至州欲按一司戶贓以問劉公公對以不知吳遂去而公常心自不足謂此人實有贓

而我不以誠告其違溫公教耶後因讀揚子避礙通諸理始悟那處有礙合避以通之若只好信不好學固守不妄語之說直說那人有贓其人因此得罪豈不是傷害於物 謂自時亦之問○淳○道夫録云問好信不好學何謂至於相害曰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是也昔劉忠定云云

六言六蔽五美等語雖其意亦是然皆不與聖人常時言語一樣家語此樣話亦多大抵論語後數篇間不類以前諸篇

問侯注云剛者勇之體勇者剛之發曰春秋傳云使勇而無剛者嘗寇則勇者發見於外者也人傑謂以五常揆之則勇屬於義言剛柔則剛屬於仁曰便是這箇物事看他用處如何不可以一定名之楊子雲說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亦只是一說人傑謂以仁爲柔以義爲剛此說得箇情狀體段耳曰然 人傑

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詩可以興須是反復熟讀使書與心相乳入自然有感發處

問詩如何可以興曰讀詩見其不好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 節

子謂伯魚章

問爲周南召南曰爲字如固哉高叟之爲詩之爲只是謂誦詩爾橫渠所謂近試令家人爲周南召南之事不知其如何地爲 必大

亞夫問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曰不知所以脩身齊家則不待出門便已動不得了所以謂之正牆面者謂其至近之地亦行不得故也 時舉

問正牆面而立曰脩身齊家自家最近底事不待出門便有這事去這箇上理會不得便似那當牆立時眼前無所見要動也行不去 植

問先生解正牆面而立曰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人若不知脩身齊家則自然推不去是一步不可

行也如何是一物無所見曰自家一身一家已自都理會不得又況其遠者乎問此可見知與行相須之義否曰然 廣

明道謂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爲之其猶正牆面而立是才出門便不知便錯了 士毅

色厲內荏章

問色厲而內荏何以比之穿窬曰爲他意只在要瞞人故其心常怕人知如做賊然 僩

不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窬之類 又云裏面是如此外面卻不如此外面恁地裏面卻不恁地○不恁地

鄉原德之賊章

李問鄉原德之賊曰最是孟子說得數句好曰生斯世也爲斯民也善斯可矣此是鄉原本情 焯

或問鄉原引荀子愿愨之說何也曰鄉原無甚見識其所謂愿亦未必真愿乃卑陋而隨俗之人耳

義剛云去冬請問鄉原比老子如何蒙賜教謂老子害倫理鄉原却只是箇無見識底人今春又問色取仁而行違比鄉原如何蒙賜教謂色取仁而行違底是大拍頭揮人鄉原是不做聲不做氣做罪過底人深玩二說微似不同先生笑云便是世間有這一般半間不界底人無見識不顧理之是非一味謾人看時也似是箇好人然背地裏却乖却做罪過 義剛

敬之問鄉原德之賊曰鄉原者爲他做得好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本朝范質人謂其好宰相只是欠爲世宗一死爾如范質之徒却最敬馮道輩雖蘇子由議論亦未免此本朝忠義之風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來也 時舉

問鄉原一章曰此章賊字棄字說得重而有力蓋鄉原只知倫合苟容似是而非而人皆稱之故曰德之賊道聽塗說者謂聽來便說了更不能蓄諸己不能有之於心不能行之於身是棄其德也故曰德之棄 必大

古者民有三疾章

問古之矜也廉曰廉是側邊廉隅這則是那分處所謂廉者爲是分得那義利去處譬如物之側稜兩下分去 植

惡紫之奪朱章

問紫之奪朱曰不但是易於惑人蓋不正底物事自常易得勝那正底物事且如以朱染紫一染了便退不得朱却不能變得紫也紫本亦不是易惑人底只爲他力勢大了便易得勝又如孔子云惡莠之亂苗莠又安能惑人但其力勢易盛故苗不能勝之耳且一邦一家力勢也甚大然被利口之人說一兩句便有傾覆之應此豈不可畏哉 時舉

紫近黑色蓋過了那朱既爲紫了更做朱不得便是奪了元只是一箇色做出來紫是過則箇鄭聲也只是一箇樂雅較平淡鄭便過而爲淫哇蓋過了那雅便是亂雅 拱

問范氏謂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曰此當以時運言之譬如一日與人一生能有幾多好底時節 夔

予欲無言章

問予欲無言一章恐是言有所不能盡故欲無言否曰不是如此只是不消得說蓋已都撒出來了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又更說箇甚底若是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惟其無不盡所以不消得說了 燾

先生問林擇之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三句何句較好劉曰四時行百物生二句好先生因說擇之看得是只四時百物生所謂天何言哉者已在其中矣 德明

問尹氏之說曰尹氏自說得不緊要了又辨其不緊要語愈更不緊要矣 必大

孺悲欲見孔子章

先生云南康一士人云聖賢亦有不誠處如取瑟而歌出弔東郭之類說誠不如只說中某應之曰誠而中君子而時中不誠而中小人之無忌憚 閎祖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問鑽燧改火互鄉曰若不理會細碎便無以盡精微之義若一向細碎去又無以致廣大之理曰須是大細兼舉 淳

問宰我問三年之喪爲自居喪時問或爲大綱問也曰必是他居喪時問成布曰成布是稍細成布初來未成布也問縓縡曰縓今淺絳色小祥以縓爲緣看古人小祥縓緣者一入謂縓禮有四入之說亦是漸漸加深色耳然古人亦不專把素色爲凶蓋古人常用皮弁皮弁純白自今言之則爲大凶矣劉問布升數曰八十縷爲一升古尺一幅只闊二尺二寸算來斬衰三升如今網一般又云如今漆布一般所以未爲成布也加深衣十五升布似如今極細絹一般這處升數又曉

未得古尺又短於今尺若盡一十二百纔須是一幅闊不止二尺二寸方得如此所謂布帛精麤不中數不鬻於市又如何自要闊得這處亦不可曉[illegible]

亞夫問宰我問短喪處曰此處聖人責之至嚴植錄云聖人責之至嚴所謂予之不仁者便謂他之良心已死了也前輩多以他無隱於聖人而取之蓋無隱於聖人固是他好處然却不可以此而掩其不仁之罪也時舉

飽食終日章

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心體本是運動不息若頃刻間無所用之則邪僻之念便生聖人以爲難矣哉言其至危而難安也曰心若有用則心有所主只看如今纔讀書心便主於讀書纔寫字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者賀孫

君子尚勇乎章

子路之勇夫子屢箴誨之是其勇多有未是處若知勇於義知大勇則不如此矣又其勇有見得到處便行將去如事孔悝一事却是見不到蓋不以出公之立爲非觀其謂正名爲迂斯可見矣人傑○必大錄云若知勇於義必不仕衛

君子亦有惡乎章

問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勇與果敢如何分曰勇是以氣加人故易至於無禮果敢是率然敢爲蓋果敢而不窒則所爲之事必當於理窒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爲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時舉

朱子語類卷第四十八 計五版

論語三十

微子篇

微子去之章

問箕子當時何必徉狂曰他已爲囚奴做人不成了故只得佯狂受辱又問若箕子地位尚可以諫想亦未肯住在必是既已爲囚奴則不復可諫矣曰既已爲囚奴如何更可以諫義剛

問殷有三仁曰而今也難看箴是孔子當時見他事實子蒙

問或去或奴或諫不同如何同歸於仁曰三子皆詣其至理故謂之仁如箕子亦是諫諫至於極有所不行故若此也一之

三仁且只據他去就死生論之然以此一事推及其他則其所爲之當理無私亦可知矣閎祖

問三仁不知易地而施皆能遂其本心否曰都自各就他分上做自今觀之微子去之尚在活地上如箕子之囚比干之死便是在死地上了較之尤難箕子雖不死然便死却又到了雖是被囚不死不活這地位如何處直是難看三仁惓惓憂國之心直是念念不斷若如避世之徒一齊割斷高舉遠引這却無難故孔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若果於忘世是不難斷

問三仁之事必不可偏發否曰也不必如此看只是微子是商之元子商亡在旦暮必着去之以存宗祀若箕子比干則自當諫其死與奴特適然耳又問當時若只有微子一人當如何曰亦自着去吳仁甫問夷齊之事如伯夷已逃去叔齊以父命與宗社之重亦自可立否曰叔齊却難處子升問使當時無中子可立國祀當如何曰亦須自有宗室等人子升問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集注云未知其心果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又其他行事多悖於道理但許其忠清而不許其仁若其心果出於天理之公而行事又不悖於道則可以謂之仁否曰若果能如此亦可以謂之仁子升又問令尹子文

陳文子之事則原其心而不與其仁至管仲則以其功而許其仁若有可疑曰管仲之功自不可泯沒聖人自許其有仁者之功且聖人論人功過自不相掩功自還功過自還過所謂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以管仲比伊周固不可同日語若以當時大夫比之則在所當取當是之時楚之勢駸駸可畏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爲夷狄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本朝趙韓王若論他自身煞有不是處只輔佐太祖區處天下收許多藩鎭之權立國家二百年之安豈不是仁者之功使聖人當時說管仲無克伐怨欲而一純於天理之仁則不可今亦不過稱其九合諸侯一正天下之事耳因說看文字不要做通來說方說這一事未了又取那一事來比並說般來愈多愈理會不得少間便撰出新奇說話來說將去元不是真實道理最不要如此 木之

問三仁皆出於至誠惻怛之公若箕子不死而爲之奴何以見惻怛之心曰箕子與比干心只一般箕子也嘗諫紂偶不遇紂大怒不殺他也不是要爲奴只被紂囚係在此因佯狂爲奴然亦不須必死於事蓋比干既死若更死諫也無益適足長紂殺諫臣之罪故因得佯狂然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則索性死他在中上半下處最是難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利艱貞蓋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外雖佯狂而心却守得定 淳 寓錄云寓問注言三子之行不同而同謂於至誠惻怛之意微子之去存宗祀比干之居諫紂致行可見其至爲惻怛惠不私冥子至益惻世何以見得箕子比干却是一樣心業于歸並不傷害斜之怨自不殺他然他見比干恁地死書豐死律無盡干國提便人君有殺諫臣之名執他最是最難殺于去却易比干一向決死又初雪性貰子在上上落下最延難亟義他害在那隱下處處在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鵬事可見其難處故日于難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貫千以之外佯狂心則定也

或問比干不止是一事之仁先生嘗有此語莫是它分上大節目處看得見做得徹頭徹尾與一時一事之仁不同但未可望聖人之全仁耳曰箕子微子夷齊之仁亦是此類各隨它分上或去或奴或諫底亦皆可見其終身大體處又曰讀書之仁雖如此料得縝密工夫純粹體段未如顏子之仁是從實地上做來又曰曾子啓手足易簀時底心見得時便是曾子之仁更以求仁害仁處參之便見三仁夷齊所以全其心德者而堯卿所問管仲之事亦可見也

觀鳳一羽則知五色之備 ○三節

柳下惠爲士師章

問柳下惠爲士師曰三黜非君子之所能免但不去便是他失於和處 時舉

亞夫問柳下惠三黜曰柳下惠瑩然處皆與伯夷一般伯夷如一顆寶珠只常要在水裏柳下惠亦如一寶珠在水裏也得在泥裏也得 時舉

問柳下惠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雖可以見其必以其道而不失焉者然亦便有箇不

恭底意思故記者以孔子兩事序於其後觀孔子之事則知柳下惠之事亦未得爲中道曰也是如此惟是孟子說得好曰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絜其身而已矣下惠之行雖不比聖人合於中道然歸絜其身則有餘矣問或遠或近是相去之遠近否曰不然謂其去人有遠近若伯夷則直是去人遠矣 賀

齊景公待孔子章

晏問齊景公待孔子雖欲以季孟之間乃以虛禮待之非舉國以聽孔子故曰吾老矣不能用也遂行如齊人欲以孟子爲矜式亦是虛禮非舉國以聽孟子曰固是 植

齊人歸女樂章

問齊人歸女樂季桓子緣受孔子不安便行孔子向來相定公做得許多事業亦是季桓子聽孔子之所爲方且做得曰固是又曰當時若致膰胙孔子去得更從容惟其不致故孔子

佢行植

問史記載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可以止設若致膰則夫子果止否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別討一事故去且如致膰亦不是大段失禮處聖人但因此且求去爾寓

問今欲出來作事亦須成敗有命無必成之理曰固是且如孔子所作亦須見有必成處但有小人沮之則不可乃是天孔子當時在魯全屬季桓子其墮三都乃是乘其機而爲之亦是雞女樂事論語所載與史記異若如論語所載似太匆遽魯是父母之國君大夫豈得不且告之告之不從而行亦未晚今乃去得如此其急此事未易輕議當闕可學

楚狂接輿章

問楚狂接輿等伊川謂荷蓧稍高曰以其尚可告語若接輿則全不可曉問當亂世必如孔子之才可以救世而後可以出其他亦何必出曰亦不必如此執定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亦不可一向滅迹山林然仕而道不行則當去耳可學

子路從而後章

問不仕無義曰仕則可以行其義不仕則無以行其義便無這君臣之義了又問下文所謂君臣之義即是這義否曰然燾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義便有進退去就在裏如丈人直是截斷只見一邊閎祖

亞夫問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曰這時雖大綱做行不得亦自有小小從違處所謂義也如孟子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之意不如長沮桀溺之徒纔見大綱行不得便去了植

問集注云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未云亦非忘義徇祿也此義字似有兩意曰如何是有兩意只是一意纔說義便是總去就都說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即此是義非但只說要出仕爲義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唯其出仕方見得不仕無義纔說不仕便都無了這義聖人憂世之心固是急欲得君行道到得靈公問陳明日遂行景公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季桓子受女樂孔子行無一而非義賀孫

亞夫問集注云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誠有不苟然者曰舊時人說此段只說道合出仕纔仕便是義殊不知所謂仕不是埋頭一向只要仕如孟子說所就三所去三與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雖是未嘗不欲仕亦未嘗不顧其義之如何賀孫

逸民章

孔子論逸民先伯夷道夫

朱子語類卷第四十九 計一十三版

論語三十一

子張篇

執德不弘章

舜功問執德不弘曰言其不廣也纔狹隘則容受不得不特是不能容人自家亦自不能容故纔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上生萬般病痛問子張以爲焉能爲有焉能爲亡世間莫更有不好人曰渠德亦自執道亦自信只是不弘不篤不足倚靠耳逈老云亦有人將此二句於道德上說曰不然先儒說弘字多只說一偏 可學

執德須弘不可道已得此道理不信更有道理須是旣下工夫又下工夫已理會又理會若只理會得三二分便謂只消恁地也得如此者非是無只是不弘故子張云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弘便知道理儘有自家心下儘有地步寬闊着得在 𤩪

執德不弘弘是深潛玩味之意不弘是着不得明道云所貴者資便儇皎厲去道遠而此說甚好 可學

亞夫問如何是執德不弘曰子貢若只執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之德而不聞夫子樂與好禮之說子路若只執不恥縕袍之德而不聞夫子何足以臧之說則其志皆未免止於此蓋義理無窮心體無限 賀孫

信道篤如何得他信得篤須是你自去理會始得而今人固有與他說他信不篤者須要你自信始得 僩

魏才仲問執德不弘信道不篤曰此須着下兩句看此兩句似若相反蓋弘是廣大之意若信道不篤則容受太廣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篤而不弘則是確信其一說而或至於不通故須着下兩句弘篤猶言弘毅相似 端蒙

問執德不弘信道不篤一章還合看得否曰各自是一箇病世固有自執其小善者然不害其爲信道之篤亦有信道不篤然却有兼取衆善之意者自不相害也 時舉

問焉能爲有焉能爲亡曰有此人亦不當多得是有無此人亦不當得是無言皆不足爲輕重 㝢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章

泛交而不擇取禍之道故子張之言泛交亦未嘗不擇蓋初無拒人之心但其間自有親疏厚薄爾和靖非以子張爲不擇也 銖

雖小道必有可觀章

小道不是異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農圃醫卜百工之類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若異端則是邪道雖至近亦行不得 淳

小道易行易見効漢文尚黃老本朝李文靖便是以釋氏之學致治孔孟之道規模大若有理會得者其致治又當如何 㝢

日知其所亡章

知其所亡無忘所能檢校之意 方

問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曰知其所亡便是一日之間知得所未知月無忘其所能便是長遠後也記得在這裏而今學者今日知得過幾日又忘了若不真在此做工夫如何會到一月後記得 謙之

周問月無忘其所能還是溫故否曰此章與溫故知新意却不同溫故知新是溫故之中而得新底道理此却是因新知而帶得溫故 燾

問月無忘其所能積累多則如何溫習曰也須漸漸溫習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若是如此則子路只做得一件事顏子只看得一件事 節

問旣恁地却如何曰且思量 節

子夏學煞高自曾子外說他看他答問處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等處可見 泳

博學而篤志章

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曰此全未是説仁處方是講學尋求仁門路當從此去漸見効在其中謂有此理耳問明道言學者須先識仁識得仁以敬養不須防檢曰未要看此不如且就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做去 寓

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曰此四事只是爲學功夫未是爲仁必如夫子所以語顔冉者乃正言爲仁耳然人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心不放逸天理可存故曰仁在其中 謚 以大和 時舉 僴

元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曰只是爲學工夫反求之己必如克己復禮乃正言爲仁論語言在其中只是言其可至耳明道云學要鞭辟近裏著可舉

楊至之問博學篤志曾曰明道常説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若能如此便是心在己是有七八分仁了 南升

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謂之仁曰非是便爲仁大抵聖人説在其中矣之辭如禄在其中直在其中意言行寡尤寡悔所以干禄而禄在其中父子相爲隱非所以爲直而直在其中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雖非所以爲仁然學者用力於此仁亦在其中矣 去僞

問如何切問近思則仁便在其中曰這有四事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四者俱至本上是講學未是如克己復禮然求仁而仁已在其中凡論語言在其中皆是反説如耕也餒在其中耕非能餒也然有旱乾水溢則餒在其中學也禄在其中學非干禄也然學則禄在其中父爲子隱子爲父隱本非直也而直已在其中若此類皆是反説 驤

問明道謂學者須當思而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底道理莫便是先生所謂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之意否然於是四者中見得箇仁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之道也 寓

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了此便是徹上徹下道理此是深説也恁地淺説也恁地否先生首肯曰是徹上徹下只是這箇道理深説淺説都恁地 淳

蜚卿問伊川謂近思只是以類推去曰程子説得推字極好問比類莫是比這一箇意思推去否曰固是如爲子則當止於孝爲臣當止於忠自此節節推去然只一愛字雖出於孝畢竟千頭萬緒皆當推去須得 驤

有問伊川曰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今人不曾以類而推蓋謂不曾先理會得一件却理會一件若理會得一件逐件件推將去相次亦不難須是劈初頭要理會教分曉透徹且如養物事合下便用熳火養便似煮肉却煮得爛了越不能得軟政如義理只理會得三二分便道只恁地得了却不知前面撞頭搕腦人心裏若是思索得到時遇事自不難須是將心來一如鏖戰一番見了行陳便自然向前得去如何不教心經履這辛苦若是經一番便自知得許多路道方始徹着 得

問程子曰近思以類而推何謂類推曰此語道得好不要跳越望遠亦不是縱横陡頓只是就這裏近傍那曉得處挨將去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做那一件事知得亦是恁地如識得這燈有許多光便因這燈推將去識得那燭亦恁地光如升階升第一級了便因這一級進到第二級又因第二級進到第三級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會近若第一級便要跳到第三級舉步闊了便費力只管見難只管見遠如要去建寧須從第一鋪便去到柳營江柳營江便去到魚峭驛只管恁地去這處進得一程那處又減得一程如此雖長安亦可到矣不然只要一日便到如何得如讀書讀第一段了便到第二段第二段了便到第三段只管挨將去次第都能理會得若開卷便要獵一過如何得直卿問是理會得一件便推去理會得第

否曰只是傍易曉底挨將去如理會得親親便推類去仁民仁民是親親之類理會得仁民便推類去愛物愛物是仁民之類如刑于寡妻便推類去至于兄弟至于兄弟便推類去御于家邦如脩身便推去齊家齊家便推去治國只是一步了又一步學記謂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此說甚好且如中央一塊堅硬四邊軟不先就四邊攻其軟便要去中央攻那硬處[illegible]如何攻得卒費了氣力那堅硬底又只在須是先就四邊旋旋抹了軟處中央硬底自走不得程子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亦是此意[illegible]近思亦不相妨否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心着力處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等便是次序[illegible]如博學亦豈一日便都學得了亦是漸漸學去問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若只管汎汎地外面去博學更無懇切之志反看這裏便成放不知求底心便成頑麻不仁底死漢了那得仁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這心便不汎濫走作只在這坎窠裏不放了仁便在其中橫渠云讀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illegible]

問以類而推是如何曰只是就近推將去曰如何是就近推去曰且如十五志學至四十不惑學者尚可以意會若自知命以上則雖苦思力索終摸索不着縱然說得亦只是臆度除是自近而推漸漸看將去則自然見得矣廣

百工居肆章

問集注所引二說云二說相須其義始備曰前說蓋謂居肆方能做得事成不居肆則廢事不成君子便學便可以致其道不學則不能致其道然而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如閑坐打閑過日底學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小道與夫中道而廢之類此後說云居肆必須務成其事學必須務致其道是皆各說得一邊故必相須而其義始備也賀

問百工居肆二說合如何看曰君子不學固不足以致道然亦有學而不知道者多矣此二說要合爲一又不欲附先聖之名故姑載尹氏之本文耳

大德不踰閑章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節是當小節無不可者若大節未是小節何緣都是賀

小德出入可也此自是可與權之事謂之出入則似有不得已之意非德盛者不能如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嫂溺是所當援也更着可也字不得所以吳氏謂此章有弊道夫

問大德小德曰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大節既定小節有差亦所不免然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學者正不可以此自恕一以小差爲無害則於大節必將有枉尋而直尺者矣蓋

問伊川謂小德如援溺之事更推廣之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如何曰恁地推廣援溺事却是大處嫂溺不援是豺狼這是當做更有甚出入隨他們說如湯武征伐三分天下有其二都將做可以出入恁地却是大處非聖人不能爲豈得謂之小德乃是道之權也子夏之意只爲大節既是了小小處雖未盡善亦不妨然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不當道是可也寓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如橫渠之說時中却是一串說如小德出入亦把做好了若是時中却是合當如此如何却只云可也只是且恁地也得之意且如嫂溺援之以手亦是合當如此却說道可也不得大抵子夏之說自有病只是他力量有行不及處然既是有力不及處不免有些小事放過者

已是不是豈可謂之可也卻是垂訓於人教人如此則甚不可耳蓋子夏爲人不及其所賢亦弱夫子亦每提他如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無欲速無見小利之類子夏亦自知之故每亦要做夾細工夫只這子細便是他病處徐彦章以子夏爲狷介只是把論交處說子夏豈是狷介只是弱耳僩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規矩定故教門人皆先洒掃應對進退所以孟子說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大雅

君子之道孰以末爲先而可傳孰以本爲後而倦教蓋學者之質不同如草木之區別耳[illegible]

問子夏門人洒掃應對進退一段曰人只是將上達意思壓在頭上故不明子夏之意但云君子之道孰爲當先而可傳孰爲可後而倦不傳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只是分別其小大耳小子之學但當如此非無本末之辨祖道

卷四十九　七

古人初學只是教他洒掃應對進退而已未便說到天理處子夏之教門人專以此子游便要插一本在裏面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是要他行矣而著習矣而察自理會得須是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然後從而振德之今教小兒若不匡不直不輔不翼便要振德只是撮那尖利底教人非教人之法淳

問有始有卒乃竭兩端之教否曰此不是說聖人教人事乃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便上達若教學者則須循其序也必大

子夏門人小子一章明道說是一齊上第一截區是分限自然有大小自有分限也不必言人去畦分之方子僩

問子夏之門人小子洒掃應對進退章曰某少時都看不出將謂無本末無大小雖如此看又自疑文義不是如此後來在同安作簿時因睡不著忽然思得乃知卻是有本末小大然不得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序四五句也無緣看得出聖人有始有卒者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便都在這裏了若學者便須從始做去方得聖人則不待如此做也時舉

問洒掃應對章程子四條曰此最難看少年只管不理會得理無大小是如何此句與上條教人有序都相反了多問之前輩亦只似謝氏說得高妙更無捉摸處因在同安時一日差入山中檢視夜間忽思量得不如此其曰理無小大無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從頭做去不可揀擇此所以爲教人有序也非是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更不用做其他事也[illegible]

亞夫問伊川云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曰某向來費無限思量理會此段不得如伊川門人都說差了某是不

卷四十九　八

敢把他底做不是只管就他底解說解來解去只見與子夏之說相反常以爲疑子夏正說有本有末如何諸公都說成末即是本後在同安出往外邑定驗公事路上只管思量方思量得透當時說與同官某人某人亦正思量此話起頗同所疑今看伊川許多說話時復又說錯了所謂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此言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是一樣道理洒掃應對必有所以然精義入神亦必有所以然其曰通貫只一理言二者之理只一般非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固是精義入神有形而上之理即洒掃應對亦有形而上之理亞夫問集注云始終本末一以貫之惟聖人爲然此解得已分明但聖人事是甚麼樣子曰如云下學而上達當其下學時便上達天理是也賀孫

齊卿問程子云云故君子只在謹獨何也曰事有小大理卻無

小大合當理會處便用與他理會故君子只在謹獨不問大事小事精粗巨細盡用照管盡用理會不可說箇是粗底事不理會只理會那精底既是合用做底事便用做去又不可說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洒掃應對只是粗底精義入神自是精底然道理都一般須是從粗底小底理會起方漸而至於精者大者所以明道曰君子敎人有序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敎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敎以遠大也或云洒掃應對非道之全體只是道中之一節曰合起來便是道之全體非大底是全體小底不是全體也問伊川言凡物有本末不可分作兩段曰須是就事上理會道理非事何以識理洒掃應對末也精義入神本也不可說這箇是末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這便不得又不可說這末便是本但學其末則本便在此也僩

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敎有等而不可躐理無大小故隨所處而皆不可不盡（謝氏作敎者其所在不可不用其極）謝氏所謂不著此心如何做得者失之矣道夫

問程子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君子只在謹獨此只是獨處少有不謹則形而上下便相間斷否曰亦是蓋不能謹獨只管理會大處小小底事便照管不到理無小大大處小處都是理小處不到理便不周匝淳

問洒掃應對即是精義入神之理此句如何曰皆是此理其為上下大小不同而其理則一也問莫只是盡此心而推之自小以至大否曰謝顯道却說要著心此自是說理之大小不同未可以心言也洒掃應對是此理而其精義入神亦是此理洒掃應對是小學事精義入神是大學事精究其義以入神正大學用功以至于極致處也若子夏之門人止習為洒掃應對而已以上又未暇也因問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者如何曰所以然者亦只是理也惟窮理則自知其皆一致此理惟延平之說最盛中間與伊川差合雖不顧言其然理而皆體此意（一邊先生一書論伊川是其然處伊川只舉得精義入神皆有所以然之理○寬　此是其然必有所以然者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皆）

問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所以然者是如何曰忘無誠意如何洒掃應對節

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治心修身是本洒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是一貫只升為

義剛呈問目云子游知有本而欲棄其末子夏則以本末有先後之序程子則合本末以為一而言之詳味先生之說則所謂洒掃應對固便是精義入神固只知於洒掃應對上做工夫而不復深究精義入神底事則亦不能通貫而至於渾融也惟是下學之既至而上達益加審焉則本末透徹而無遺矣曰這是說洒掃應對也是這道理若要精義入神須是從這裏理會將去如公說則似理會了洒掃應對了又須更去理會精義入神却不得子游只說人便是子夏之說最謝先得後倦明道說最好伊川與上蔡說須先理會得子夏意方看得賀孫

伯豐問程子曰洒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何也曰默然處只是都無作用非是取其說但借彼明此洒掃應對即無聲無臭之理也蕃

問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精粗在理固無本末精粗而事須有本末精粗否曰是淳

一日夜坐聞子規聲先生曰舊為同安簿時下鄉宿僧寺中衾薄不能寐是時正思量子夏之門人小子章聞子規聲甚切（文蔚錄云思量此章理會不得橫渠堅脚便不行又思量不住學今聽[illegible]是時當時不能本分曉後來思量理會得是非[illegible]子諸小[illegible]大事明道說事有本末小大在學者則須由下學乃能上達惟聖人合下始終皆備耳此是）

一大檄會端特地大有所省所恨畢竟闕不足以發明盡耳。胡泳

仕而優則學章

問仕而優則學曰其嘗見一親戚說得好謂子夏此語蓋爲仕而不問學者設爾優當作暇字解去僞

問仕而優則學曰此爲世族子弟而設有少年而仕者元不曾大故學故職事之暇可以學時舉說此道到學而優則仕無可議者謙之

問仕而優則學曰有一鄉人作縣尉請教於太守沈公云某欲修學先讀何書沈答云公且去做了縣尉歸家去款款讀書此說亂道居官豈無閒暇時可讀書且如轎中亦可看冊子但不可以讀書而廢居官之事耳銖

孟莊子之孝章

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言其他只是常事是難能也這箇則不可及孟莊子父獻子自賢渠卻能用父之人守父之政而不變夫子所以稱之端蒙

問孟莊子之孝當然事何以爲難能曰爲是人多不能所以爲難然若用人立政未是又不可以不改銖

問孟莊子何以謂之難能曰這箇便是難能處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爲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用又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便不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爲難能知之因問唐太宗當初若立魏王泰將如何魏王泰當時也自英武曰他當初卻有心傾太子承乾只此心便不好然亦未知果是賢與不賢且看隋煬帝驕初如何下梢又如何

問爲天下得人謂之仁又有嫡立之說此事不知如何處曰所謂可與立未可與權此事最要權輕重卻是聖賢做處得須是見他嫡長真是不賢庶真賢方得待大賢以上方了得此事如太王立王季之事是也如他人見不到不如且守嫡長之說如晉獻公溺於驪姬要立奚齊申生漢高祖溺於戚姬要立趙王如意豈是真見得他賢否銖錄云懷嫡只得依惟之諸法撫長下題先生又云兩漢而下多有英武之資爲用事者所忌如清河王是也僩錄同。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章

或問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掃地否曰未墜地非掃地掃地則無餘矣此只是說未墜落於地而猶在人且賢者則能記其道之大者不賢者則能記其道之小者皆有文武之道夫子皆師之也大雅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大者如周禮所載皆禮之大綱領是也小者如國語所載則只是零碎條目是也燾

叔孫武叔語大夫章

子貢賢於仲尼聖人固自難知如子貢在當時想是大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務歆動得人孔子自言達不如賜勇不如由賀孫

或問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曰不然顏子得入故能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至于在前在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入故能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文章可得而聞他人自不能入耳非高遠也七十子之徒幾人入得孔子如與兩人說話一人理會得一人理會不得會得者便是入得會不得者便是入不得且孔子之教衆人與教顏子何異顏子自入得衆人自入不得多少分明大雅

陳子禽謂子貢章

立之斯立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之類蓋此有以立之便自立得住也動之斯和如又從而振德之振德有鼓舞之意僩錄之縱而不知之類而不自如舜之從欲以治惟動不應待志使之動

而知處問伊川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就學
人聰明上說立斯立綏斯來是就德性上說如何曰聰明是
言聖人見處高常人所不能到識德性是言其精粹純一本
領深厚其間自如此道夫○寓錄云言性與天道是所見直恁地高人自描摸他不着用得是聰明
言恭性是說本原處說根基深學德堂上說便自如此但是所謁者化

卷四十九　十三

論語三十二

堯曰篇

堯曰咨爾舜章

林恭甫問論語記門人問答之辭而堯曰一篇乃記堯舜湯武
許多事何也曰不消恁地理會文字嘗見說堯曰一篇是夫
子誦述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先儒亦只是如此說然道
理緊要卻不在這裏義剛

楊問簡在帝心何謂簡曰如天檢點數過一般善與罪天皆知
之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罪也在帝心寓

問雖有周親注紂之至親雖多他衆叛親離那裏有至親曰紂
之至親豈不多唯其衆叛親離所以不濟事故書謂紂有億
兆夷人離心離德是也寓

子張問章

卷五十　一

問欲仁得仁又焉貪如何曰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貪之
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為貪此正與當仁不讓於師同意燾

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己治人其理一也廣

問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何以在四惡之數曰此一惡比上三
惡似輕然亦極害事蓋此人乃是箇多猜嫌疑慮之人賞不
賞罰不罰疑吝不決正如唐德宗是也大雅

猶之猶均之也均之猶言一等是如此史家多有此般字問出
納之吝是不好所以謂之惡曰此吝字說得來又廣只是戒
人遲疑不決底意思當賞便用賞當做便做若遲疑怠忽
之間涉縮靳惜便誤事機如李絳勸唐憲宗速賞魏博將士
曰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正是此意如唐家
藩鎮之患新帥當立朝廷不即命之卻待軍中自請而後命
之故人不懷恩反致敗事若是有司出納之間吝惜而不敢
自專卻是本職當然只是人君為政大體則凡事皆不可如

此當爲處便果決爲之 僩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此聖人之大賞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此聖人之大罰

不知命章

論語首云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終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此深有意蓋學者所以學爲君子者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死生自有定命若合死於水火須在水火裏死合死於刀兵須在刀兵裏死看如何逃不得此說雖甚粗然所謂知命者不過如此若這裏信不及才見利便趨見害便避如何得成君子 閎祖

朱子語類卷第五十一 計一十版

孟子一

題辭

陳丈言孟子趙岐所記者却做得好曰做得好者氣悶人東漢文章皆如此 卓

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 一

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章

希真說孟子對梁惠王以仁義章曰凡事不可先有箇利心才說着利必害於義聖人做處只向義邊做然義未嘗不利但不可先說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蓋緣本來道理只有一箇仁義更無別物事義是事事要合宜 賀孫

說義利處曰聖賢之言所以要辨別教分明但只要向義邊一直去更不通思量第二著才說義乃所以爲利固是義有大利存焉若行義時便說道有利則此心只邪向那邊去固是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纔於爲仁時便說要不遺其親爲義時便說要不後其君則是先有心於爲利聖賢要人止向一路做去不要做這一邊又思量那一邊仲舒所以分明說不謀其利不計其功 賀孫

孟子大綱都剖析得分明如說義利等處如答宋牼處見得事只有箇是非不通去說利害看來惟是孟子說得斬釘截鐵 賴

正淳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德與理俱以體言制與宜俱以用言否曰心之德是渾淪說愛之理方說到親切處心之制却是說義之體程子所謂處物爲義是也楊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只以義爲宜則義有在外意須如程子言處物爲義則是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又云大槩說道理只渾淪說又使人無捉摸處若要說得親切又却局促有病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

也說得渾淪鬪鬪無病知言說理是要親切所以多病 賀孫
錄同 僴錄別出
或問心之德愛之理以體言心之制事之宜以用言曰也不是
如此義亦只得如此說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義則
在心也程子曰處物爲義非此一句則後人恐未免有義外
之見如義者事之宜事得其宜之謂義皆說得未分曉蓋物
之宜雖在外而所以處之使得其宜者則在內也曰仁者心
之德便見得可包四者義言心之制却只是說義而由曰然
程子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固是好然說得太渾淪只
恐人理會不得大抵說得寬廣自然不受指點若說得親切
又覺得意思局促不免有病知言則是要說得親切而不免
有病者也又曰也須說教親切因言漢唐諸人說義理只與
說夢相似至程先生兄弟方始說得分明唐人只有退之說
得近傍然也只似說夢但不知所謂劉迅者如何曰迅是知
幾之子據本傳說迅嘗注釋六經以爲舉世無可語者故盡
焚之曰想只是他理會不得若是理會得自是著說與人 廣
至問心之德是就專言之統體上說愛之理是就偏言之一體
上說雖言其體而用未嘗不包在其中心之制是說義之主
於中事之宜是說義之形於外合內外而言之也曰心之制
亦是就義之全體處說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
說事之宜亦非是說在外之事說看甚麼事來這裏面便有
箇宜處這便是義義字擧伊川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又曰義
似一柄利刀看甚物來皆割得去非是刀之割物處是義只
這刀便是義
至之問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曰事之宜也是說在外底事之宜
但我才見箇事來便知這箇事合恁地處此便是事之宜也
義如刀相似其鋒可以割制他物才到面前便割將去然鋒
與刀則初未嘗相離也 時舉

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所謂事之宜方是指那事物當然之理未
說到處置合宜處也 僩
問心之制是裁制曰是裁制問莫是以制其心曰心自有這制
心能是制如快利刀斧事來劈將去可底從這一邊去不可
底從那一邊去 節
梁惠王問利國便是爲己只管自家國不管他人國義利之分
其爭豪釐范氏只爲說不到聖賢地位上蓋義者利之和也
驤錄
王立於沼上章
德修說王立於沼上一章引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事云梁惠
王其辭遜齊宣王其辭夸先生曰此說好又說寡人願安承
教一章有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之說曰恐孟子之意未到此 燾
寡人之於國章
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 燾
晉國天下莫強焉章
問孟子告梁王省刑罰薄稅斂便可以撻秦楚之甲兵夫雖地
迫近於秦無時不受兵割地求城無虛日孟子之言似大容
易否曰自是響應如此當時之人焦熬已甚率歡欣鼓舞之
民而征之自是見效速後來公子無忌鎚秦一舉直擣至函
谷關可見 德明
孟子亦是作爲底人如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
敵非不用兵也特其用兵不若當時戰國之無義理耳如五
畝之宅樹之以桑而下爲政之實行之既至則視當時無道
之國豈可但已哉 人傑
孟子見梁襄王章
問望之不似人君此語孔子還道否曰孔子不說孟子忍不住
便說要卿然不易他會看文字疑得都是合疑處若近思問
不能疑甚卿又疑得曲折多然事生出事又曰公疑得太過

却落從小路去了 僩

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之事章

無道桓文之事事若管霸之事儒者未嘗講求如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則誰不知至於經營霸業之事儒者未嘗言也 謨

或問仁術字當何訓曰此是齊王見牛觳觫而不忍之心萌故以羊易之孟子所謂無傷蓋能護得齊王仁心發見處術猶方便也 履孫

仁術謂已將牛去殺是其仁心無可爲處了却今以羊易之又却存得那仁心此是爲其仁之術也 振

陳晞周問仁術曰術未必便是全不好且如仁術見牛之觳觫是仁心到這裏處置不得無術以處之是自家這仁心抑遏不得流行故以羊易之這是用術處有此術方得自家仁心流行 植。時舉錄詳

陳希周問仁術曰術字本非不好底字只緣後來把做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處須著有箇巧底道理始得當齊王見牛之時惻隱之心已發乎中又見釁鐘事大似住不得只得以所不見者而易之乃是他既周旋得那事又不抑遏了這不忍之心此心乃得流行若當時無箇措置便抑遏了這不忍之心遂不得而流行矣此乃所謂術也 時舉

見牛未見羊也未字有意味蓋言其體則無限量言其用則無終窮充擴得去有甚盡時要都盡是有限量 方

問先生解物皆然心爲甚曰人心應物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不知如何是本然之權度曰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物之時須是子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如齊宣王見牛而不忍之心見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又却忍爲之便是不合權度失其本心 又問莫只是無所爲而發者便是本心曰固是然人又多是忘了問如何忘了曰當惻隱時却不惻隱是也問此莫是養之未至否曰亦是察之未精 廣

黃先之問物皆然心爲甚曰物之輕重長短之差易見心之輕重長短之差難見物之差無害心之差有害故曰心爲甚又曰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度物差了只是一事差心差了時萬事差所以心爲甚又曰以本然之權度度心又曰愛物宜輕仁民宜重此是權度以此去度 節

問孟子論齊王事考之史記後來無一不效曰雖是如此已是見得遲了須看他一部書見得句句的確有必然之效方是 賜

至云看孟子已看到七八章見孟子於義利之辨王霸之辨其剖判爲甚嚴至於顧鴻雁麋鹿之樂與好世俗之樂此亦是人情之常故孟子順而導之以與民同樂之意至於誤認移民移粟以爲盡心而不能制民之產以行仁政徒有愛民之心而不能推廣以行仁政以開導諸侯以先王之政可謂詳明至皆未見所疑處只伊川說孟子說齊梁之君行王政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於此數句未甚見得明先生却問至云天命之改與未改如何見得曰莫是周末時禮樂征伐皆不出於天子生民塗炭而天王不能正其權以救之否曰如何三晉猶尚請命於周曰三晉請命既不是而周王與之亦不是如溫公所云云便是天王已不能正其權曰如何周王與之不是便以爲天命之改曰至見得未甚明猶曾記得程先生說譬如一株花可以栽培則須栽培莫是那時已是栽培不得否曰大勢已去了三晉請命於周亦不是知尊周謾假其虛聲耳大抵人心已不復有愛戴之實自入春秋以來二百四十年間那時猶自可整頓不知周之子孫何故都無一人能明目張膽出來整頓到孟子時人心都已去曰程子說天命之改莫是大勢已

孝曰然講義
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章
孟子開道時君故曰今之樂猶古之樂至於言百姓聞樂音欣
欣然有喜色處則開開得甚密如好色好貨亦此類也（謨）
齊宣王問文王之囿章
孟子言文王由百里興亦未必然問孟子謂文王之囿方七十
里先生以為三分天下有其二以後事若只百里如何有七
十里之囿然孟子所謂傳有之者如何曰想他須有據但孟
子此說其意亦只主在風齊宣王爾若文王之囿果然縱一
切人往則雖七十里之大不過幾時亦為赤地矣又安得有
林木鳥獸之長茂乎周之盛時雖天下山林猶有厲禁者
君之苑囿反縱芻蕘雉兔往而不禁乎亦無是理漢武帝規上
林苑只有二三十里當時諸臣已皆以為言豈有文王之囿
反如是之大（廣）
問交鄰國有道章
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昆夷不可考大抵湯之事葛文王事昆夷
其本心所以事之之時猶望其有悔悟之心必待伐之豈得
已哉亦所當然耳（謨）
問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仁者之心寬洪惻怛便是小國不恭
亦撓他不動智者為能以小事大蓋智者見得利害甚明故
祇得事大曰也不特是見得利害明道理自合恁地小之事
大弱之事強皆是道理合恁地至問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
保其國曰只是說其規模氣象如此（大時燦僩作有至）
問樂天畏天者曰樂天是聖人氣象畏天是賢人氣象孟子只
是說大槩聖賢氣象如此使智者當以大事小時也必以大
事小使仁者當以小事大處也必以小事大不可將大王文
王交互立說便失了聖賢氣象此自是兩層事孟子之說是

前面一層文須是看得後面一層所以貴乎不以文害辭者
正是此類人須見得言外之意好（去偽）
問人皆謂我毀明堂章
問孟子以公劉大王之事告其君恐亦是委曲誘之之意曰這
兩事却不是告以好色好貨乃是告以公劉大王之事如此
兩事看來却似易行去做時多少難大凡文字須將心體認
看這箇子細看來甚難如孟子又說子服堯之服誦堯之
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看來也似易只行得便得似又
如說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堯舜之道
孝弟而已矣看來也似易（賀孫）
問孟子語好貨好色事使孔子肯如此答否曰孔子不如此答
但不知作如何答又曰孟子答梁王問利直掃除之此處又却
如此引導之曰此處亦自分義利特人不察耳（可學）
問湯放桀章
賊仁者無愛心而殘忍之謂也賊義者無羞惡之心之謂也（高）
先生舉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問何以別思云賊仁
是害心之理賊義是見於所行處傷其理曰以義為見於所
行便是告子義外矣義在內不在外義所以度事亦是心度
之然此果何以別蓋賊之罪重殘之罪輕仁義皆是心仁是
天理根本處賊仁則大倫大法虧滅了便是殺人底人一般
義是就一節一事上言一事上不合宜便是傷義似手足上
損傷一般所傷者小尚可以補（錄 僩同 寓）
問孟子言賊仁賊義如何力行曰譬之伐木賊仁乃是伐其本
根賊義只是殘害其一枝一葉人而賊仁則害了本心曰賊
仁便是斷三綱五常天叙之典天秩之理一齊壞了義隨事
制宜賊義只是於此一事不是更有他事在（力行）
問賊仁是絕滅天理賊義是傷敗彝倫如臣弒君子弒父及齊
襄公鳥獸之行等事皆人倫大惡不審是絕滅天理是傷敗

彝倫曰傷敗彝倫只是小小傷敗常理若此等乃是打壞了天
理了（[illegible]）
丹書怠勝敬者滅即賊仁者謂之賊意欲勝義者凶即賊義者
若把鬥之殘意賊義是就一事上說賊仁是就心上說其實賊
義便是賊那仁底但分而言之則如此（淳○義剛錄同）

為巨室章

問教玉人彫琢玉集注云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
國家則不能用賢而徇私欲是愛國家不如玉也此莫是餘
意否曰正意是如何曰正意只是說玉人自會琢玉何消教
他賢者自有所學何用教他舍其所學從我只是由我（[illegible]）
曰兩譬又似不相似不知如何做得恁地嵯峨

齊人伐燕勝之章

齊人伐燕孟子以為齊宣史記以為湣王溫公平生不喜孟子
及作通鑑却不取史記而獨取孟子皆不可曉荀子亦云湣

卷五十一 八

王伐燕然則非宣王明矣問孟子必不誤曰想得湣王後來
做得不好門人為孟子諱故改為宣王爾問湣王若此之暴
豈能慙於孟子曰既做得不是說得他底是他亦豈不愧也
溫公通鑑中自移了十年據史記湣王十年伐燕今溫公信
孟子改為宣王遂硬移進前十年溫公硬拗如此又云史記
魏惠王三十六年惠王死襄王立襄王死哀王立今汲冢竹
書不如此以為魏惠王先未稱王時為侯三十六年乃稱王
遂為後元年又十六年而惠王卒即無哀王惠王三十六年
了便是襄王史記誤以後元年為哀王立故又多了一哀王
汲冢是魏安釐王冢竹書記其本國事必不會錯溫公取竹
書不信史記此一段却是（[illegible]）

居之問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至文王是也竊疑文王豈有取
商之念曰此等雖（[illegible]）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權到那時事勢
自是要住不得後人把文王說得忒恁地却做一箇道行看

看不做聲不做氣如此形容文王都沒情理以詩書考之全
不是如此如詩自從大王王季說來如云至于大王實始翦
商如下武之詩文王有聲之詩都說文王做事且如伐崇一
事是做甚麼又不是一項小小侵掠乃是大征伐詢爾仇方
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此見大段動衆岐
山之下與崇相去自是多少因甚如此遠般處要做文王無
意取天下（[illegible]）他都不得又如說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
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這裏見都自據有其土
地自是大段施張了或云紂命文王得專征伐紂不得已命
之文王不得已受之横渠云不以聲色為政不以革命有中
國黙順帝則而天下歸焉其惟文王乎若如此說恰似內無
純臣之義外亦不屬於商這也未必如此只是事勢自是不
可已只當商之季七顛八倒上下崩頹忽於岐山下突出許
多人也是誰當得文王之事惟孟子識之故七篇之中所以

卷五十一 九

告列國之君莫非勉之以王道（賀孫）

滕文公問滕小國也章

問孟子答滕文公三段皆是無可奈何只得勉之為善之辭想
見滕國至弱都主張不起故如此曰只是如此只是吾得正
而斃焉之意蓋滕是必亡無可疑矣況王政不是一日行得
底事他又界在齊楚之間二國視之猶太山之壓雞卵耳若
教他粗成次第此二國亦必不見容也當時湯與文王之興
皆在空閒之地無人來覷他故日新盛大若滕則實是難保
也立之云若教他能舉國以聽孟子如何曰他若能用得孟
子至二三十年使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則大國亦想不能
動他但世間事直是難得恰好耳齊梁之國甚強可以有為
而孟子與其君言恬然不恤滕文公却有善意又以國小主
張不起以此知機會真不易得也（時舉）

魯平公將出章

魯平公極是箇衰弱底人不知孟子要去見他是如何孟子平生大機會只可惜齊宣一節這箇不相遇其他也應是無可成之理如見滕文公說許多井田也是一場疏脫云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孟子也只是說得在這裏滕也只是做不得僩

孟子二

公孫丑上

問夫子當路於齊章

以齊王猶反手不知置周王於何地曰此難言可以意會如湯武之事是也春秋定哀間周室猶得至孟子時天命人心已離矣 去偽

問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或問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何分句曰只是雖由此霸王不異矣言從此為霸為王不是差異蓋布衣之權重於當時如財用兵甲之類盡付與他 [illegible]

公孫丑問孟子動心否乎非謂以卿相富貴動其心謂伯王事大恐孟子擔當不過有所疑懼而動其心也 閎祖

孟子之不動心非如揚雄之說霸王不異矣蓋言由此可以行伯王之事公孫丑見其重大恐孟子或懼而動心 德明

德修說公孫丑問不動心是以富貴而動其心先生曰公孫丑雖不知孟子必不謂以富貴動其心但謂霸王事大恐孟子了這事不得便謂孟子動心不知霸王當甚閑事因論知言養氣德修謂養氣為急知言為緩曰孟子須先說我知言然後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丑先問浩然之氣次問知言者因上面說氣來故接續如此問不知言如何養得氣德修云先須養有尺便量見天下長短曰須要識這尺 文蔚

先生問趙丞看不動心章如何曰已略見得分明曰公孫丑初問不動心只道加以卿相重任怕孟子心下怯懼了故有動心之問其意謂必有勇力擔當得起方敢不動其心故孟子下歷言所以不動心之故公道那處是一章緊要處趙舉持其志無暴其氣為對曰不如此趙舉集義所生以為對曰然因言欲養浩然之氣則在於直要得直則在於集義集義者

事事要得合義也事事合義則仰不愧俯不怍趙又問夫有所受之也是如何曰公如此看文字未得且須逐項理會理會這一項時全不知有那一項始得讀大學時心只在大學上讀論語時心只在論語上更不可又去思量別項這裏一字理會未得且理會這一字一句理會未得且理會這一句如不動心一段更着子細去看看着方知更有未曉處須待十分曉得無一句一字窒礙方可看別處去因云橫渠語錄有一段說讀書須是成誦不成誦則思不起直須成誦少間思量起便要曉得這方是浹洽 賀孫

先生問周看公孫丑不動心章答云云先生曰公孫丑初間謂任此重事還動心不動心孟子答以不動心極容易底事我從四十已不動了告子又先我不動心公孫丑又問不動心有道理無道理孟子又告以有於是又舉北宮黝孟施舍之勇也是不動然彼之所以不動者皆強制於外不是存養之功故又舉曾子之言云自反縮與不縮所以不動只在方寸之間若仰不愧俯不怍看如何大利害皆不足以易之若有一豪不直則此心便索然公孫丑又問孟子所以不動者如何孟子遂答以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若依序問當先問知言公孫丑只承孟子之言便且問浩然之氣 賀孫

器之問不動心一條曰此一段爲被他轉換問所以答得亦周匝然止就前段看語脉氣象雖無後截亦自可見前一截已自見得後面許多意足 賀孫

問告子之不動心是否曰告子之不動心是麄法或強制不動（檢錄作鎮[illegible]錄不[illegible]身）不可知或臨大事而（[illegible]錄）能不動亦未可知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又問正如北宮黝之勇（一作夔孫）否曰然（夔孫○同 士）

告子不動心是硬把定 閎祖

北宮黝孟施舍只是粗勇不動心 德明

孟施舍北宮黝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心告子惟恐動着他心 德明

問集注云施是發語聲何也曰此是古注說後面只稱舍字可見問有何例可按曰如孟之反舟之僑尹公之他之類 曹明

問集注云子夏篤信聖人何以言之曰這箇雖無事實（儒用錄云此問孟子說黝文義推竟亦無事實可推）但看他言語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看他此處（僩錄云便見得他有篤實把定底意思）又把孟子北宮黝來比便見它篤信聖人處（夔孫○儒用錄云詳味之有篤處聖人[illegible]義剛[illegible]篤信略）

問孟施舍量敵慮勝似有懼也孟子乃曰能無懼如何曰此孟施舍譏他人之言舍自云我則能無懼而已問那是孟施舍守約處曰孟施舍本與北宮黝皆只是勇夫比曾子不同如北宮黝孟施舍尚只是就勇上言如子襄曾子告字就義理上言 去僞

問如何是孟施舍守約處曰北宮黝便勝人孟施舍却只是能無懼而已矣如曰視不勝猶勝也此是孟施舍自言其勇如此若他人則量敵而進慮勝而會是畏三軍者爾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去僞

引曾子謂子襄之言以明不動心之由在於自反而縮下文詳之 閎祖

曾子守約不是守那約言所守者約耳 僩

今人把守氣不如守約做題目此不成題目氣是實物約是半虛半實字對不得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北宮黝之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所守之約也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子就理上做工夫 淳

尋常人說守約二字極未穩如云守氣不如守約分明將約字做一物遂以約字對氣字所謂守約者所守者約耳 謨（淳同） 去

孟子說曾子謂子襄一段已自盡了只爲公孫丑問得無了期

故有後面許多說話。僩

不得於言只是不曉這說話言只似道理字。淳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告子不動心之法告子只就心上理會堅持其心言與氣皆不理會不得謂失也有失於其言則曰無害於心但心不動言雖失不必問也惟失之於心則就心上整理不復更求於氣。德明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正孟子告子不動心之差別處當看上文云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孟子却如此答便見得告子只是硬做去更不問言之是非便錯說了也不省如與孟子論性說性猶杞柳也既而轉性猶湍水也他只不問是非信口說出但要硬把得心定不得於言謂言之失也勿求於心謂言之失非干心事也此其學所以與孟子異故孟子章末云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端蒙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猶曰失也謂言有所不知者則不可求之於心心有不得其正者則不可求之於氣孟子謂言有所不能知正以心有所不明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其不得於心者固當求之心然氣不得所養亦反能動其心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雖可而未盡也蓋知言只是知理告子既不務知言亦不務養氣但只硬把定中間箇心要他不動孟子則是能知言又能養氣自然心不動蓋知言本也養氣助也三者恰如行軍知言則其先鋒知虛識實者心恰如主帥氣則卒徒也孟子則前有引導後有推助自然無恐懼紛擾而有以自勝告子則前後無引助只恁孤立硬做去所以與孟子不動心異也不得於言以下但作如此看則此一章血脈貫通而於知言養氣詖淫邪遁之辭方為有下落也至於集義工夫乃在知言之後不能知言則亦不能集義。言如說古聖賢之言與今人之言皆是。端蒙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不失其本則猶可也不得於言而不求於心以考其所失則其中頑然無所知覺無以得其義之所安故斷之以不可。端蒙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心與言不相干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心與氣不相貫此告子說也告子只去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面事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孟子之意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陸子靜說告子亦有好處今人非但不識孟子亦不識告子只去言語上討不着陸子靜却說告子只靠外面語言更不去管內面以某看告子只是守着內面更不管外面。

問告子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自己之言耶是他人之言耶若要得後面知言處相貫則是他人之言曰這一段前後都相貫即是一樣言語告子於此不達則不復反求其理於心嘗見陸子靜說這一段大段稱告子所見高告子固是高亦是陸子之學與告子相似故主張他然陸氏之學更鶻突似告子至云陸氏之學不甚教人讀書看文字與告子相似否先生曰便是先生又謂養氣一段緊要處是自反而縮以直養而無害是集義所生者緊要處在此三句上看。至

林問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曰此章文義節節相承須逐節次第理會此一節只言告子所以先我不動心者皆是以義為外故就告子所言以辨其是非爾又問浩然之氣便是西銘意思否曰考論文義且只據所讀本文逐句逐字理會教分明不須旁引外說枝蔓游衍反為無益如論浩然之氣便直看公孫丑所問意思如何孟子所答如何一徑理會去使當時問答之意一一明白了然後却更理會四旁餘意未晚今於孟子之意未能曉得又却轉從別處去末稍都只恁休去又問詖淫邪遁之意如何辨別曰詖淫邪遁雖是四般然纔有一般則其餘牽連而生大槩多從詖上起詖只是偏才偏便自是一邊高一邊低不得其正如楊氏為我則蔽於仁墨氏

兼愛則蔽於義由其蔽故多爲蔓衍推之愈闊如爛物相似
只管浸淫陷在一處都轉動不得如墨者夷之所謂愛無差
等施由親始愛無差等是其本說又却假托施由親始之言
栽接以文其說是也淫辭如此自不知其爲邪如列子達生
之論反以好色飲酒爲善事而不覺其離於道也及其說不
行又走作逃遁轉從別處去釋氏毀人倫去四大人謂其不
可行則曰雖不毀棄人倫亦可以行吾說此其所以必窮也
又問性善之論與浩然之氣如何曰性善自是性善何與於
此方理會浩然之氣未有一些涯際又却說性善又如適來
西銘之問也譬如往一處所在路留連濡滯正所要往之地
愈不能達何如且一徑直截去到此處了却往他所何害此
爲學者之大病 謨

問氣體之充曰都是這一點母子上生出如人之五臟皆是從
這上生出來 夔孫

問血氣之氣與浩然之氣不同曰氣便只是這箇氣所謂體之
充也便是 燾

志乾氣坤 升卿

問志至焉氣次焉曰志最緊氣亦不可緩志至焉則氣便在這
裏是氣亦至了 卓

李問志至焉氣次焉此是說志氣之小大抑志氣之先後曰也
不是先後也不是以大小只是一箇緩急底意思志雖爲至
然氣亦次那志所爭亦不多蓋爲告子將氣忒放低說了故
說出此話 淳

鄭大錫問志至焉氣次焉曰志最緊要氣亦不可緩故曰志至
焉氣次焉持其志毋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志只是心之所
向而今欲做一件事這便是志持其志便是養心不是持志
外別有箇養心問志與氣如何分別曰且以喜怒言之有一
件事這裏便合當審處是當喜是當怒若當喜也須喜若當
怒也須怒這便是持其志若喜得過分一向喜怒得過分一
向怒則氣便粗暴了便是暴其氣志却反爲所動今夫蹶者
趨者是氣也他心本不曾動只是忽然吃一跌氣打一暴則
其心便動了 賀孫

或問志至焉氣次焉此是說志氣之次第志是第一件氣是第二
件又云持其志無暴其氣此是言養氣功夫內外須是交盡
不可靠自己自守其志便謂無事氣纔不得其平志亦不得
其安故孟子以蹶趨形容之告子所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雖是未爲全論程子所以言氣動志者什一正謂是爾曰然
兩者相夾著方始德不孤 胡泳

志至氣次只是先後志在此氣亦隨之公孫丑疑只就志理會
理會得志氣自隨之不必更問氣也故云又曰持其志無暴
其氣何也孟子下文專說氣云蹶趨之氣亦能動心 僩

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蓋既要持志又須無暴其氣持
志養氣二者功夫不可偏廢以氣一則動志志一則動氣觀
之則見交相爲養之理矣 端蒙

既持其志不必言無暴其氣可也然所以言者聖賢有這物便
做這事公孫丑猶疑而問曰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
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持其志只是輕輕地做得去無暴其氣
只是不縱喜怒哀樂凡人縱之 節

問持其志無暴其氣處古人在車聞鸞和行則有佩玉凡此皆
所以無暴其氣今人既無此不知如何而爲無暴曰凡人多
動作多語笑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且如只行得五
十里却硬要行百里只擧得五十斤重却硬要擧百斤凡此
類皆能動其氣今學者要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
氣之道也 時擧

先生問公每讀無暴其氣如何鄭云只是喜怒哀樂之時持之
不使暴戾曰此乃是持其志志者心之所向持志即是養心

也不是持志之外別有箇養氣持者把捉教定當喜時也須
喜當怒時也須怒當哀時也須哀當樂時也須樂審教定後
發必中節這是持志若毋暴其氣又是下面一截事若不當
喜而喜與喜之過分不當怒而怒與怒之過分不當哀樂而
哀樂與哀樂之過其節者皆是暴其氣暴其氣者乃大段粗
也卓

或問人之氣有清明時有昏塞時如何曰人當持其志能持其
志則氣當自清矣然孟子既說持其志又說無暴其氣聖賢
之言不偏於一類如此蓋恐人專於志而略於氣故也正如
說必有事焉又說勿正心說勿忘又說勿助長皆此意也問
伊川論持其志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先生
曰此亦似涉於人爲然程子之意恐人走作故又救之曰學
者不恁地不得因舉程子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
志又問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曰如從心所欲不踰
矩是也然此理既熟自是放出但未能得如此耳僩

卷五二　八

或疑氣何以能動志曰志動氣是源頭濁者故下流亦濁也氣
動志者却是下流壅而不泄反濁了上面也蓋
氣若併在一處自然引動著志古人所以動息有養也僩
遺書曰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外書曰志專一則動氣
氣專一則動志二說孰是曰此必一日之語學者同聽之而
所記各有淺深類多如此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此
言未說動氣動志而先言志動氣動又添了一字不若後
說所記得其本旨蓋曰志專一則固可以動氣而氣專一亦
可以動其志也僩

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今人奔走而來偶喫一跌其氣
必逆而心不定是氣之能動其心如人於忙急之中理會甚
事亦是氣未定也卓

問蹶趨反動其心若是志養得堅定莫須蹶趨亦不能動得否
曰蹶趨自是動其心人之奔走如何心不動曰蹶趨多遇
於猝然不可支捂之際所以易動得心曰便是淳

知言知理也節

知言然後能養氣閎祖

孟子說養氣先說知言先知得許多說話是非邪正都人傑錄作都
無疑後方能養此氣也僩○人傑同

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上所以大學許多工夫
全在格物致知閎

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實相關正如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之類
若知言便見得是非邪正義理昭然則浩然之氣自生人傑○夔孫同

問養氣要做工夫知言似無工夫得做曰豈不做工夫知言便
是窮理不先窮理見得是非如何養得氣須是道理一一審
處得是其氣方充大德明

五五六

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
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蓋

卷五二　九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丑既知
告子之失而未知孟子之所以得敢問焉而孟子告之我知
言者能識群言之是非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蓋天地之氣
而吾之所得以充其體者也孟子能知人言之是非告子乃
自以其言爲外而不復考其得失孟子善養其氣而告子乃
以爲末而不求其得失可見矣端蒙

胡文定說知言知至也養氣誠意也亦自說得好未之

胡氏云格物則能知言誠意則能養氣閎祖

問知言在養氣之先如何曰知是知得此理告子便不理會故
以義爲外如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雖言亦謂是在外事更
不管著只強制其心問向看此段以告子不得於言是偶然
失言非謂他人言也曰某向來亦如此說然與知言之義不
同此是告子聞他人之言不得其義理又如讀古人之書有

不得其言之義皆以爲無害事但心不動足矣不知言便不
知義所以外義也如詖淫邪遁亦只是他人言故曰生於其
心其字便是謂他人也又言聖門以言語次於德行言語亦
大難若非燭理洞徹胷次坦然即酬酢應對蹉失多矣 淵錄
論問此須要記問熟方臨時一一舉得出曰亦未說記問如
沙中之事張良只云陛下不知乎此乃謀反耳何嘗别有援
引至借箸發八難方是援引古今問伊川龜山皆言張良有
儒者氣象先生却以良爲任數曰全是術數問養虎自遺患
等事切謂機不可失曰此時便了却項羽却較容易然項羽
已是無能爲終必就斃也 僩明○今按錄闕僩人 言之訛與錄注異
有問知言先生曰言之所發便是道理人只將做言看做外面
看且如而今對人說話人說許多自家對他便是自家之事
如何說是外面事坐中有聽剋亦建昌人與謙言先生向曰
說傳子因是天理戰罷人欲先看又云傳子因是無著官綱

擔子到處胡撞人胡把攏人 謙
氣一氣浩然之氣義理之所發也 閎祖
浩然之氣是養得如此 方子
浩然之氣清明不足以言之才說浩然便有箇廣大剛果意思
如長江大河浩浩然而來也富貴貧賤威武不能移屈之類
皆低不可以語此公孫丑本意只是設問孟子能擔當得此
樣大事否故孟子所答只說許多剛勇故說出浩然之氣只
就問答本文看之便見得子細 設
氣只是一箇氣但從義理中出來者即浩然之氣從血肉身中
出來者爲血氣之氣耳 閎祖
問浩然之氣是稟得底否曰只是這箇氣若不曾養得剛底便
粗暴弱底便衰怯又曰氣魄大底雖金石也透過了 夔孫
或問孟子說浩然之氣却不分稟賦清濁說曰文字須逐項看
此章孟子之意不是說氣稟只因說不動心衮說到這處似

今人說氣魄相似有這氣魄便做得這事無氣魄便做不得
文振說浩然之氣曰不須多言這只是箇有氣魄無氣魄而已
人若有氣魄方做得事成於世間禍福得喪利害方敵得去
不被他恐動若無氣魄便做人衰颯懾怯於世間禍福利害
易得恐動只是如此他本只是答公孫丑不動心纏來纏去說
出許多養氣知言集義其實只是箇不動心人若能不動心
何事不可爲然其所謂不動心不在他求只在自家知言集
義則此氣自然發生於中不是只行一兩事合義便謂可以
掩襲於外而得之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
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腳住方能有所成只觀孔子晚
年方得箇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此諸聖賢都是如
此剛果決烈方能傳得這箇道理若慈善柔弱底終不濟事
如曾子之爲人語孟中諸語可見子思亦是如此如云摽使
者出諸大門之外又云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

孟子亦是如此所以做得成學聖人之道者須是有膽志
其決烈勇猛於世間禍福利害得喪不足以動其心方能立
得腳住若不如此都靠不得況當世衰道微之時尤用硬着
脊梁無所屈撓方得然其工夫只在自反常直仰不愧天俯
不怍人則自然如此不在他求也又曰如今人多將顏子做
箇柔善底人看殊不知顏子乃是大勇反是他剛果得來細
密不發露如箇有大氣力底人都不使出只是無人抵得他
孟子則攘臂扼腕盡發於外論其氣象則孟子粗似顏子顏
子較小如孔子孔子則渾然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盡
見然學者則須自粗以入細須先剛硬有所卓立然後漸漸
加功如顏子聖人也 僩
問浩然之氣即是人所受於天地之正氣否曰然又問與血氣
如何曰只是一氣義理附于其中則爲浩然之氣若不由義
而發則只是血氣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有稟得盛者則爲

人強壯隨分亦有立作使之做事亦隨分做得出若是衰颯者則委靡巽懦都不解有所立作唯是養成浩然之氣則卻與天地為一更無限量 僩

或問浩然之氣是天地正氣不是粗厲底氣曰孟子正意只說人生在這裏便有這氣能集義以養之便可以充塞宇宙不是論其粗與細正與不正如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只是理如此若論盜跖便幾於無此心矣不成孟子又說箇有惻隱之心無惻隱之心

問浩然之氣曰這箇孟子本說得來粗只看他一章本意是說箇不動心所謂浩然之氣只似箇粗豪之氣他做工夫處雖細膩然其成也卻只似箇粗豪之氣但非世俗所謂粗豪者耳 僩

浩然之氣一章說得稍粗大意只是要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氣便浩然如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如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自家有道理對著他便是道理何畏之有 僩

孟子養氣一章大綱是說箇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上面從北宮黝孟施舍說將來只是箇不怕但二子不怕得粗孟子不怕得細或問合而有助助字之訓如何曰道義是虛底物本自孤單得這氣貼起來便自張王 去 無所不達如今人非不為善亦有合於道義者若無此氣便只是一箇衰底人李先生曰配是襯貼起來又曰若說道襯貼卻是兩物氣與道義只是一衮發出來思之一衮發出來說得道理好襯貼字說配字極親切 [illegible] 義亦氣只是一衮發出來思之一衮發出來說得道理好襯貼字卻說得配字親切孟子分明說配義與道只是 [illegible]

浩然之氣一章孔子兩句盡之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僩

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這源流便在那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大抵只是這一箇氣又不是別將箇甚底去養他但集義便是養氣知言便是知得這義人能仰不愧俯不怍時看這氣自是浩然塞乎天地之間 恭

問養氣一章皆自大學誠意一章來曰不必說自那裏來只是此一箇道理說來說去自相湊著 道夫

問何以看誠意章或問云孟子所論浩然之氣其原蓋出於此道夫因誦其所謂浩然之說先生謂也是恁地只是不要把不知此語是為始學者言養氣之理如此曰不是恁地這工夫是忙不得他所以有勿忘勿助長之論 道夫

問浩然之氣如何看曰仁義禮智充溢於中睟然見面盎背心廣體胖便自有一般浩然氣象曰此說甚細膩然非孟子本意此段須從頭看來方見得孟子本意孟子當初如何便當大任而不動心如何便過孟賁遠矣如何便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矣只此勇為不懼便是有浩然之氣此說似粗而實精以程子說細致之當初不是說不及此只門人記錄緊要處脫一兩字便和全意失了浩然之氣只是這血氣之氣不可分作兩氣人之語言動作所以充滿於一身之中者即是此氣只集義積累到充盛處仰不愧俯不怍這氣便能浩然

問配義之配何謂合而有助之意曰此語已精如有正將又立箇副將以配他乃所以助他天下莫強於理義當然是義總名是道以道義為主有此浩然之氣去助他方勇敢果決以進如這一事合當恁地做是義也自家勇敢果決去做便是有這浩然之氣去助他有人分明知得合當恁地做又恧縮不敢去做便是餒了無此浩然之氣如君有過臣諫之是義也有到冒死而不顧者便是浩然之氣去助此義如合說此話卻恧縮不對便是氣餒便是欿然之氣只此一氣餒了便成欿然之氣不調和便成忿厲之氣所以古人車則有和

纔行則有偏壬責於養其氣問氣一則動志這氣字是厲氣
否曰亦不必把作厲氣但動志則已是不好底氣了志動氣
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須是以志爲主無暴其氣孟子當初
乃剩說此一句所以公孫丑復辯問集義到成此浩然之氣
則氣與義爲一矣及配助義道則又恐成二物否曰氣與義
自是二物只集義到充盛處則能強壯此氣便自浩然所以
又反來助這道義無是氣便餒而不充了問配者助也是氣
助道義而行又曰集義所生是氣又因義集而後生莫是氣
與道義兩相爲用否曰是兩相助底意初下工夫時便自集
義然後生那浩然之氣及氣已養成又却助道義而行 學

厚之問浩然之氣迫於患難方失曰是氣先歉故臨事不能支
吾浩然之氣與清明之氣自不同浩然猶江海浩浩 可學

浩然之氣乃是於剛果處見以前諸儒於此却不甚說只上蔡
云浩然是無虧欠處因舉舜山吾孫賓一段 可學

問上蔡嘗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
虧欠時切謂夜氣清明以至平旦此氣無虧欠而得其正即
加勿忘勿助長之功以存養之如何曰夜氣者乃清明自然
之氣孟子示人要切處固當存養若浩然之氣却當從吾嘗
聞大勇於夫子之語觀之至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於此得其
正而無虧欠則其氣浩然天下大事何所做不得又問浩然
之氣原本在於至大至剛若用工處只在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勿忘勿助長否曰勿忘勿助長亦止是涵泳底意思用工
全在集義 佐

信州刊李復滴水集有一段說浩然之氣只是要仰不愧俯不
怍便自然無怯懼其言雖粗却盡此章之意前輩說得太高
如龜山爲某人作養浩堂記都說從別處去 閎祖

孟子養氣一段其說得字字甚子細請子細看

浩然之氣須是識得分明自會養得成若不見得直是是工足

非欲說不說只恁地含含胡胡依違鶻突要說又怕不是這
如何得會浩然人自從生時受天地許多氣自恁地周足只
緣少間見得沒分曉漸漸衰颯了又不然便是行有不慊於
心氣便餒了若見得道理明白遇事打併淨潔又仰不愧俯
不怍這氣自浩然如豬胞相似有許多氣在裏面便恁地飽
滿周徧若無許多氣便厭了只有許多筋膜這氣只論箇浩
然與餒又不然只是驕吝有此蓋只是我自會更不肯向人
說恁地包含這也只會餒天地吾身之氣非二 賀孫

兩箇其爲氣也前箇是說氣之體段如此後箇是說這氣可將
如此用 僩

問伊川以至大至剛以直爲絕句如何曰此是趙岐說伊川從
之以某觀之只將至大至剛爲絕句亦自意義分明燁曰如
此却不費力曰未可如此說更宜將伊川之說思之 燁

問程子以直字爲句先生以以直字屬下句曰文勢當如此說
若以直字爲句當言至大至剛至直又此章前後相應皆是
此意先言自反而縮後言配義與道所謂以直養而無害乃
自反而縮之意大抵某之解經只是順聖賢語意看其血脉
通貫處爲之解釋不敢自以己意說道理也 人傑

古註及程氏皆將至大至剛以直做一句據某所見欲將至大
至剛爲一句以直養而無害爲一句今人說養氣皆謂在必
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四句上要緊未必在此藥頭
只在那以直養而無害及集義上這四句却是箇炮炙煅煉
之法直只是無私曲集義只是事事皆直仰不愧於天俯不
怍於人便是浩然之氣而今只將自家心體驗到那無私曲
處自然有此氣象文蔚云所以上蔡說於心得其正時識取
曰是文蔚問塞天地莫只是一箇無虧欠否曰他本自無虧
欠只爲人有私曲便欠却他底且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
誠樂莫大焉亦只是箇無虧欠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自家欠

却他底便不快活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便是無愧也以此見浩然之氣只是一箇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王德修云伊川却將至大至剛以直與坤卦直方大同說曰便是不必如此且只將孟子自看便見孟子說得甚粗易却說得細 文蔚

伯豐問至大至剛以直以直字絕句曰古注如此程氏從之然自上下文推之故知以直字屬下句不是言氣體正是說用工處若只作養而無害却似禿筆寫字其話沒頭觀此語脈自前章縮不縮來下章又云是集義所生義亦是直意若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故知是道用功夫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心字連上句亦得但避大學正心字故將心字連下句然初不相干各自取義舊注正字作望字解如將心勿忘屬上文勿助長屬下文亦不須如此只是浩然之氣養之未至而望有之便是正如其正時只是期望之而已至於助長則是強探力取氣未能養遽欲加人力之私是為揠苗而已 僩○蠟錄云若未得浩然時卻未能養遽欲強加力助長浩然便是揠苗也

黎季成問伊川於以直處點句先生却於剛字下點句曰若於直字斷句則養字全無骨助只是自反而縮是以直養而無害也又問配義與道曰道義在人須是將浩然之氣襯貼起則道義自然張王所謂配合而助之者乃是貼起來也先生作而言曰此語若與孟子不合者天厭之天厭之 蓋卿

黎季成問至大至剛以直三者乃氣之本體闕一不可三者之中直字尤切今集注却似以直來養此氣曰不用直却著甚底來養黎云集義工夫是養曰義便是直此直字從曾子聞大勇於夫子自反而縮處說起後來又說集義與此以直養而無害皆一章緊切處所謂浩然之氣從說是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無所疑畏故上面從北宮黝孟施舍說來只是說箇不怕但二子不怕得粗曾子不怕得細膩又問配義與道集注云配者合而有助之意因說配字有以助為釋

著曰公如何說正好商量曰浩然之氣集義而成者其用則無非義其體則道也曰却如何是合曰浩然之氣與道義無間異曰如此則是無分別此一段都緩慢了公歸去仰卧思量心必不安黎又云先生之意甚明切其所疑配字非助曰此謂道義得浩然之氣助之方張王如以一椀水攙一椀水則剛果勇決無所疑憚有以任重做得去若箇人做得一件半件事合道義而無浩然之氣來配助則易頹墮了未必不為威武所屈貧賤所移做大丈夫不得 又云助字釋配字乃是之字先生釋配時是 [illegible]先生又曰某解此段若有一字不是孟子意天厭之又曰無此氣以扶持之仁或見困於不仁義或見陵於不義 震

遺書以李端伯所錄最精故冠之篇首然端伯載明道所言以至大至剛為句以直養二字屬下句及楊遵道錄伊川之言則曰先兄無此說斷然以至大至剛以直為一句二說正相抵牾曰至大至剛以直趙臺卿如此解直養之說伊川嫌其以一物養一物故從趙注舊嘗用之後來反覆推究却是至大至剛作一句以直養而無害作一句者為得孟子之意蓋聖賢立言首尾必相應如云自反而縮便有直養意思集義之說亦然端伯所記明道語未必不親切但恐伊川又自主張得別故有此議論今欲只從明道之說也 謨

問明道以以直養而無害為句伊川云先兄無此說何也曰看那一段意思明道說得似乎有理孟子所謂以直者但欲其無私意耳以前頭說自反而縮自反而不縮處都是以直養底意思氣之體段本自剛大自是能塞天地被人私意妄作一向蔽了他一箇大底體段故孟子要人自反而直不得妄有作為以害其本體如 明道所說真箇見得孟子本意又云伊川為人執便道先兄無此言也 [illegible]

問伊川作以直點如何曰氣之體段若自剛大外更著一兩字形容也得然工夫却不在上面須要自家自反而直然後能

養而無害也又問詖淫邪遁曰詖只是偏詖如人足跛相似
斷行不得且楊墨說爲我兼愛豈有人在天地間孑然自立
都不涉着外人得孟言有視人如親一例兼愛得此二者皆
偏而不正斷行不得便是蔽於此了至淫辭則是說得愈泛
濫陷溺於中只知有此而不知有他也邪辭則是陷溺愈深
便一向離了正道遁辭則是說得窮後其理既屈自知去不得
便別換一箇話頭如夷之說施由親始之類這一句本非他
本意只臨時撰出來也先生又云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者是
才有此心便大綱已壞了至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則是小底
節目都以次第而壞矣因云孟子是甚麽底資質甚麽底力
量却纖悉委曲都去理會直是要這道理無些子虧欠以此
知學問豈是執一箇小小底見識便了得直是要無不周匝
方是道理要須整頓精神硬着脊骨與他做將去始得 時舉 節錄同
王德修說浩然之氣大剛直是氣之體段須養處是必有事焉

以下曰孟子浩然之氣要處只在集義集義是浩然之氣生
處大剛與直伊川須要說是三箇何也大雅云欲配直方大
三德曰坤直方自是要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大自是敬義立
而德不孤孔子說或三或五豈有定例據某看得孟子只說
浩然之氣至大至剛養此剛大須是直行有不慊於心是不
直也便非所以集義浩然從何而生曾子說自反而縮自反
而不縮亦此類也如必有事焉是事此集義也而勿正是勿
必此浩然之生也正待也有期必之意公羊曰師出不正反
戰不正勝古語有然心勿忘是勿忘此義也勿助長是勿助
此氣也四句是籠頭說若論浩然之氣只是剛大養之須是
直蓋以直只是無私曲之心仰不愧俯不怍如此養則成剛
大之實而充塞天地之間不難也所以必要集義方能直也
龜山謂嫌以一物養一物及他說又自作直養某所以不敢
從伊川之說 大雅

氣雖有淸濁厚薄之不齊然論其本則未嘗異也所謂至大至
剛者乃氣之本體如此但人不能養之而反害之故其大者
小剛者弱耳 閎祖
以直養而無害謂自反而縮俯仰不愧故能養此氣也與大學
自慊之意不同自慊者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皆要自己慊足
非爲人也 謨
以直養是自反而縮集義是直養然此工夫須積漸集義自能
生此浩然之氣不是行一二件合義底事能搏取浩然之氣
也集義是歲月之功襲取是一朝一夕之事從而掩取終非
己有也 德明
養而無害要養又要無害助長是害處又曰必有事焉只是集
義 燾
至大至剛氣之本體以直養而無害是用功處塞乎天地乃其
効也問塞乎天地氣之體段本如此充養到浩然處然後全
得箇體段故曰塞乎天地如但能之滿有所謂推之天地之
間無往而不利恐不然曰至塞乎天地便無往不可 德明

問浩然之氣如何塞乎天地曰塞乎天地之間是天地之正氣
人之血氣有限能養之則與天地正氣亦同又問塞莫是充
塞否曰是遍滿之意也 去僞
問塞乎天地之間曰天地之氣無處不到無處不透是他氣剛
雖金石也透過人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闕所以程子曰天
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
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慊然而餒却甚小也又曰浩然之氣只
是氣大敢做而今一樣人畏避退縮事事不敢做只是氣小
有一樣人未必識道理然事事敢做是他氣大如項羽力拔
山兮氣蓋世便是這樣氣人須是有蓋世之氣方得 祖道
砥錄只是氣魄大所謂氣蓋世 又曰如古人臨之以死生禍福而不變敢去
罵賊敢去徇國是他養得這氣大了不怕他又也是他識道

理故能如此

問塞乎天地之間是元氣體段合下如此或又言只是不疑其行無往不利何也曰只爲有此體段所以無往不利不然須有礙處問程子有物始言養無物養箇甚此只要識得浩氣體段否曰只是說箇大意如此問先生解西銘天地之塞作窒塞之塞如何曰後來改了只作充塞橫渠不妄下字各有來處其曰天地之塞是用孟子塞乎天地其曰天地之帥是用志氣之帥也 德明

氣只是這箇氣才存此心在此氣便塞乎天地之間 泳

問人能仰不愧俯不怍便有充塞天地底氣象否曰然才有不歉於心便是餒了 廣

上章既說浩然如此又言其爲氣也配義與道謂養成浩然之氣以配道義方襯貼得起不然雖有道義其氣懾怯安能有爲無是餒也謂無浩氣即如饑人之不飲食而餒者也 端明

氣配道義有此氣道義便做得有力 淳

鄭問配義與道配是合否曰配亦是合底意思須是養得這氣做得出方合得道義蓋人之氣當於平時存養有素故遇事之際以氣助其道義而行之配合也助也若於氣上存養有所不足遇事之際便有十分道理亦畏怯而不敢爲鄭云莫是見義而不爲無勇也底意思否曰亦是這箇道理又曰所謂氣者非干他事只是自家平時仰不愧俯不怍存養於中其氣已充足飽滿以之遇事自然敢爲而無畏怯若平時有養少有不足則遇事之際自是索然而無餘矣 謨 僩

或問浩然之氣配義與道曰如今說得大錯不肯從近處說且如配字是將一物合一物義與道得此浩然之氣來貼助配合自然充實張主若無此氣便是餒了至大至剛當讀斷以直養而無害以直方能養得便是前面說自反而縮道理是集義所生是氣是積集許多義理而生非是將義去外面襲取掩撲此氣來蓋說只是中有所主見得道理分明直前不畏爾孟施舍北宮黝便儱侗曾子便細膩爾 謨

配義與道配從而合之也氣須是隨那道義如云地配天地須在天後隨而合之婦配夫亦然畢竟道義是本道義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若道義別而言則道是體義是用體是舉他體統而言義是就此一事所處而言如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此義也所以慈孝所以仁敬則道也故孟子後面只說集義 端蒙

問配義與道曰道義是公共無形影底物事氣是自家身上底物道義無情若自家無這氣則道義自道義氣自氣如何能助得他又曰只有氣魄便做得出問氣是合下有否曰是合下有若不善養則無理會無主宰或消滅不可知或使從他處去亦不可知 燾

養氣章道義與氣不可偏廢雖有此道義苟氣不足以充其體則歉然自餒道氣亦不可行矣如人能勇於有爲莫非此氣苟非道義則亦強猛悍戾而已道義而非此氣以行之又如人要舉事而終於委靡不振者皆氣之餒也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以希望之意解正字看來正是如此但說得不甚分明今以爲期待之意則文理不重複蓋必有事於此然後心不忘於此正之不已然後有助長之患言意先後各有重輕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數子所爲本不相侔只論養勇借彼喻此明其所養之不同爾正如公孫丑謂夫子過孟賁遠矣孟賁但是孟子之流只是言其勇爾 謨

方集義以生此氣則須要勉強及到氣去配義與道則道義之行愈覺剛果更無凝滯尚何恐懼之有 謨

問配義與道曰此爲理會得道理底也須養得氣方才助得它 僩

配義與道只是說氣會來助道義若輕易開口胡使性氣卻只助得客氣人纔養得純粹便助從道義好處去 賜

配義與道。道是體，一事有一理，是體；到隨事區處便是義。士毅

問：「氣之所配者廣矣，何故只說義與道？」曰：「道是體，義是用。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道則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義則吾心之能斷制者，所用以處此理者也。」炎

配義與道，如云「人能弘道」。可學

氣、義互相資。可學

問：「浩然之氣，人人有之，但不養則不浩然爾。」曰：「是。」又問：「『配』字從前只訓合，先生以『助』意釋之，有據否？」曰：「非謂配便是助，但養得那氣充，便不餒；氣充，方合得那道義，所以說有助之意。」賀孫

「配義與道」，集注云：「配者，合而有助之謂。」炎謂此一句，從來說不分曉，先生作「合而有助」，便覺得賓主分明，工夫亦自有徑捷。曰：「語意是如此。氣只是助得道義。」炎

問「合而有助」之意。曰：「若無氣以配之，則道義無助。」祖

問「合而有助」之意。曰：「氣自是氣，道義自是道義。若無此氣，則道義亦不可見。世之理直而不能自明者，正為無其氣耳。譬如利刀不可斬割，須有力者乃能用之。若自無力，利刀何為？」力行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有一樣人非不知道理，但為氣怯，更貼襯義理不起。閎祖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配，合也。義者，人心節制之用；道者，人事當然之理。餒，不飽也。氣由道義而有，而道義復乘氣以行，無異體也。得其所養，則氣與道義初不相離，而道義之行得以沛然無所疑憚者，若其無此，則如食之不飽，雖欲勉於道義，而亦無以行矣。氣者，道義之成質，故必集義乃能生之。集義，猶言積善。端蒙

「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將這氣去助道義，方能行得去。若平時不得養此氣，自衰颯了，合當做底事，也畏縮不敢去做。如朝廷欲去這一小人，我道理直了，有甚怕他？不敢動著他，知他是小人，不敢去他，只是有這氣衰了。其氣如此，便是合下無工夫。所謂「是集義所生者」，須是平時有集義工夫，始得。到行這道義時，氣自去助他。集義是平時積累工夫，配義與道是卒然臨事，氣配道義行將去。此兩項各自有頓放處。但將粗處去看，便分曉。春秋時欲攻這敵國，須先遣問罪之詞，我這裏直了，將這箇去摧他勢，他雖有些小勢力，亦且消沮去了。漢高祖為義帝發喪，用董公言，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我這箇直了，行去自不怕得它。寓

或問：「配義與道，蓋人之能養是氣，本無形聲可驗，惟於事物當然之理上有所裁制，方始見得其行之勇，斷之決。緣這道義與那氣厮合出來，所以『無是，餒也』。」曰：「更須子細。是如此，其間但有一兩字轉換，我使說意不出。」又問：「後面說『集義所生』，這箇養氣底規模如何下手？」都由酬酢應接，舉皆合義，人既如此俯仰無愧，所以其氣自然盛大流行。[illegible]曰：「[illegible]」曰：「這後方可說配義。集義與配義是相向說。初間其氣由集義而生，後來道義卻須那氣相助，是以無所疑憚。」閎祖

李問：「『無是，餒也』，是指義，是指氣？」曰：「這是說氣。」曰：「下面如何便說『集義所生』？」曰：「上截說須養這氣，下再起說所以生此氣。每一件事做得合義，便會生這氣；生得這氣，便自會行這義。伊川云：『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義。』譬之以金為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金器。」「生」正與「取」字相對說。生是自裏面生出，取是自外面取來。且如今人有氣魄，合做事便做得去；若無氣魄，雖自見得合做事，卻做不去。氣只是身中底氣，道義是眾人公共底。天地浩然之氣，到人得之，便自有不全了，所以須著將道理養到浩然處。賀孫

問：「前賢云：『譬如以金為器，器成方得命為金器。』舊聞此說，遂謂『無是，餒也』，『是』字指道義而言。」先生曰：「不知當時如何作如此說？」力行

孟子做義上功夫多大小大養氣只是一箇集義

孟子許多論氣處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 去僞

或問集義曰只是無一事不求箇是而已矣 恪

或問集義曰集義只是件件事要合宜自然積得多 升卿

或問集義曰事事都要合道理才有些子不合道理心下便不足才事事合道理便仰不愧俯不怍因云如此一章初看道如何得許多頭緒恁地多後來看得却無些子窒礙 賀孫

問集義曰集猶聚也處物爲義須是事事要合義且如初一件合義了第二第三件都要合義此謂之集義或問伊川義莫是中理否此理如何曰如此說却是義在外也蓋有是有非而我有以處之故爲義 端蒙

集義謂如十事有一事不合義則便有愧須是集聚衆義然後是氣乃生非義襲而取之非是於外求得是義而將出此氣也 震

養浩然之氣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氣不是平常之氣集義以生之者義者宜也凡日用所爲所行一合於宜今日合宜明日合宜集得宜多自覺胸中慊足無不滿之意不然則餒矣非義襲而取之非是外取其義以養氣也配義與道者大抵以坤配乾必以乾爲主以妻配夫必以夫爲主配作隨底意思以氣配道義必竟以道義爲主而氣隨之是氣常隨着道義 謨

或問是集義所生者一句曰是集義者言是此心中分別這是義了方做出來使配合得道義而行之非是自外而襲得來也生字便是對取字而言 卓

或問人有生之初理與氣本俱有後來欲動情流既失其理而遂喪其氣集義則可以復其性而氣自全曰人只怕人說氣不是本來有底須要說人生有此氣孟子只說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又說是集義所生者自不必添頭上一截說呂子約亦是如此數擸傳說不了其直要論人生時無浩然之氣只是有那氣質昏濁頽塌之氣這浩然之氣方是養得恁地孟子只謂此是集義所生未須別說若只管謂氣與道義皆是我本來有底少間要行一步既怕失了道義又怕失了氣恰似兩隻脚併著一隻移要東又牽了西要西又牽了東更行不得 胡泳

問此氣是當初稟得天地底來便自浩然抑是後來集義方生曰本是浩然被人自少時壞了今當集義方能生曰有人不因集義合下來便恁地剛勇如何曰此只是麄氣便是北宮黝孟施舍之勇底亦終有餒時此章須從頭節節看來看去首尾貫通見得活方是不可只略猶說得去便是了 淳

問孟子養浩然之氣如所謂集義勿忘勿助持其志無暴其氣似乎皆是等級曰他只是集義合當做底便做將去自然塞乎天地之間今若謂我要養氣便是正便是助長大抵看聖賢文字須要會得他這意若陷在言語中便做病來 道夫

集義故能生浩然之氣問何以不言仁曰浩然之氣無他只是仰不愧俯不怍無一毫不快於心自生浩然之氣只合說得義義便事事合宜 德明

問一之謂浩然之氣處如何曰見集義意思是要得安穩如講究書中道理便也要見得安穩曰此又是窮理不是集義集義是行底工夫只是事事都要合義窮理則在知言之前窮理是做知言工夫能窮理然後能知言 淳

問浩然之氣集義是用功夫處否曰須是先知言知言則義精而理明所以能養浩然之氣知言正是格物致知苟不知言則不能辨天下許多淫邪詖遁將以爲仁不知其非仁將以爲義不知其非義則將何以集義而生此浩然之氣氣只是充乎體之氣元與天地相流通只是仰不愧俯不怍自然無恐無懼塞乎天地今人心中才有歉愧則此氣自然消餒作

事更無男歆配義與道者配是相合而有助譬如與人鬭敵
又得一人在後相助自然愈覺氣勝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
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只是一味勃然不顧義理如此養氣
則應事接物皆去不得孟子是活底不動心告子是死底不
動心如孟子自是沉潛積養自反而縮只是理會得道理是
當雖加齊卿相是甚做不得此章正要反覆子細看公孫丑
如何問孟子如何答孟子才說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無暴
其氣公孫丑便以志爲至以氣爲第二等事故又問何故又
要無暴其氣孟子方告之以不特志能動氣而氣亦能動志
也氣能動志須是尋常體察如飲酒固能動志然苟能持其
志則亦不能動矣侍坐者有於此便問直方大如何曰議論
一事未分明如何隔向別處去了相此處未明彼又不曉一
切泛然無入頭處讀書理會義理須是勇猛徑直理會將去
正如關羽擒顏良只知有此人更不知有別人直取其頭而

歸若使既要斫此人又要斫那人非惟力不給而其所得者
不可得矣又如行路欲往一處所卻在道邊閑處留滯則所
欲到處何緣便達看此一章便須反覆讀誦逐句逐節互相
發明如此三二十過而曰不曉其義者吾不信也 謨

養氣一段緊要只在以直養而無害是集義所生自反而縮等
處又曰非義襲而取之其語勢如人之有是四端猶其有四
體卻不是說有無四體底人言此氣須是集義方生得不是
一旦向義外面去襲取得那氣來教恁地浩然 植

問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如何曰此是反覆
說正如所謂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是積集
衆義所生非是行一事偶然合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浩
然之氣我所固有者也 廣

問集義是以義爲內義襲是以義爲外否曰不必如此說此兩
句是掉轉說如云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鑠我也集義本於心

不自外至積集此義而生此氣則此氣實生於中如北宮黝
孟施舍之勇亦自心生又問集注云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
義便可以掩襲於外而得之曰集義是集衆義故與只行一
事相對說襲猶兵家掩襲之襲出其不意如劫寨相似非順
理而行有積集工夫者也 人傑

非義襲而取之謂積集於義自然生得此氣非以浩然爲一物
可以義襲而取之也 德明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須是積習持養則氣自然生
非謂一事合宜便可掩取其氣以歸於己也 閎祖

問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曰今說集義如學者工夫
須是於平日所爲之事求其合於義者而行之積集既久浩
然氣自生若說義襲則於一事之義勇而爲之以壯吾氣耳
襲如用兵掩襲之襲猶曰於一事一行之義勇而爲之以襲
取其氣也 人傑

正淳問非義襲而取之如何曰所謂義襲而取之者襲如用兵
之襲有襲奪之意如掩人不備而攻襲之謂如才得行一件
事合義便將來壯吾氣以爲浩然之氣可以攫拏而來夫是
之謂襲若集義者自非生知須是一一見得合義而行若是
本初清明自然行之無非是義此舜由仁義行者其他須用
學知凡事有義有不義便於義行之今日行一義明日行一
義積累既久行之事事合義然後浩然之氣自然而生如金
溪之學向來包子只管說集義襲義某嘗謂之曰如此說孟
子孟子初無襲義今言襲義卻是包子矣其徒如今只是將
行得一事合義便指準將來長得多少精神乃是告子之意
但其徒禁錮著不說出來 僩

非義襲而取之見江西人只愛說義襲不知如何襲只是說非
以義掩取是氣蓋氣自內而生非由外而入 蓋卿

問無浩然之氣固是衰颯他義不起然義有欠闕即氣亦餒故

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切謂氣與義必相須曰無義則做浩然之氣不成須是集義方成得浩然之氣 德明

浩然要事事合義一事餒便行不得 可學

問明道說浩然之氣曰一爲私意所蔽則欿然而餒知其小矣據孟子後面說行有不慊於心則餒先生解曰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體自有所不充只是說所行不義則欿然而餒今說蔽字則是說知之意不知如何曰蔽是遮隔之意氣自流通不息一爲私意所遮隔則便去不得今且以能言之如猶羽一箇意氣如此纔被人挫抑其罪十便覺沮屈去不得了 廣

問集注云告子外義蓋外之而不求非欲求之於外也曰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說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以爲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似告子外義 德明 ○ 集注非定本

養氣一項敬以直內秉有義以方外 集義 ○ 方

孟子論養氣只全就已發處說程子論養志自當就未發處說持志以直無暴各是一義曰不妨內外交養不可說孟子救告子義外之失而姑爲此言也

必有事焉是須把做事做如主敬也須是把做事去主如求放心也須是把做事去求如窮理也須是把做事去窮 僩

鄭天禧問必有事焉而勿正當作絕句否曰元舊是恁地讀 卓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此言正心自與大學語脈不同此正字是期待其効之意仁者先難而後獲正心似先獲意思先獲是先有求獲之心古人自有這般語公羊傳云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此正字與孟子說正心之正一般言師出不可必期其反戰不可必期其勝 泳 賀孫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之義曰正猶等待之意趙岐解云不可望其福雖說得粗然正是如此其文義却不錯此正如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之正古人用字之意如此言但當從事於此而勿便望待其効之意或問此便是助長否曰正未是助長待其効而不得則漸漸助之長矣譬之栽木初栽即是望其長望之之久而不如意則揠苗矣明道曰下言之漸重此言却是後因論仁者先難而後獲洽曰先生解勿正字頗有後獲之意曰然頗有此意曰如此解則於用工處儘有條理曰聖賢之言條理精密往往如此但看得不切錯認了他文義則并與其意而失之耳 洽

必有事焉而勿正有事有所事也正預期也言人之養氣須是集義若有未充不可預期其効而必強爲以助其長也 端蒙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必是天命流行處 謨

勿正所以爲預期若所猶程子所謂思而曰善然後爲之是正之之意敗曰程子此言稍寬今以正爲預期若却有引據所謂戰不正勝是也 謨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是養氣中一節目 義剛本作集義中小節目

且不要等待不要催促 淳

事正忘助相因無所事必忘正必助長 閎祖

集義如藥頭必有事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如製度 閎祖

必有事焉謂有所事只是集義也正則有所待蓋必之之意勿忘勿助長但勿忘則自然長助長則速之如揠苗者也 德明

或問必有事焉而勿正曰正便是期必集義多則浩然之氣自生若著一箇意在這裏等待他生便爲害今日集得多少義又等他氣生明日集得多少義又等他氣生這都是私意只成得一箇助長恁地則不惟氣終不會生只這所集之義已不得爲是了

或問必有事焉而勿正曰正是等待之意如一邊集義一邊在此等待那氣生今日等不見明日又等不見等來等去便却去助長 僩

勿正心勿期其浩然也勿忘者勿忘其下工夫也助長者無不畏之心而強爲不畏之形節

勿忘勿助長本連上文集義而言故勿忘謂勿忘集義也一言一動之間皆要合義故勿忘助長謂不待其充而強作之使充也如今人未能無懼却強作之道我不懼未能無惑却強作之道我不惑是助長也有事有事於集義也勿正謂勿預等待他聽其自充也升卿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下兩句非是覆解上兩句此自有淺深勿正是勿期必其如此勿助長是不到那地位了不可硬要充去如未能集義不可硬要浩然纔助長在我便有那欺僞之心施於事末稍必不勝任譬如十鈞之力而負千鈞故助長之害最大端蒙

必有事焉謂集義正是要思是不把做事助長是作弄意思世自有此等人孟子之意只是如此粗言之要之四者初無助養氣事只是立此界至如東至某西至某其中間一段方是浩然處也必大

問預期其效如何曰集義於此自生浩然之氣不必期待他如種木焉自是生長不必日日看覷他若助長直是拔起令長如今說不怕鬼本有懼心強云不懼又如言不畏三軍若出門聞金鼓之聲乃不戰怖而死孟子說見孟須積習之功至則自然長不可助長也德明

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是那集義底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理會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不平只是硬制壓那心使不動恰如說打硬修行一般端蒙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言曰必有事焉孟子正說工夫處且從上面集義處看來便見得必有事焉者言養氣當以集義爲事勿正者勿待也勿忘者勿忘其以集義爲事也助長者是待之不得而拔之使長也言人能集義以養其浩然之氣故事物之來自有以應之不可萌一期待之心少間待之不得則必出於私意有所作爲而逆其天理矣是助之長也今人之於物苟施種植之功至於日至之時則自然成熟若方種而待其必長不長則拔而拔之其逆天害物也甚矣又云集義只養氣底材料須必有事便是集義底以法言必有事者是養氣之法度也蓋得這氣在此便見得這箇自重那箇自輕如公孫丑言加齊卿相得行道焉以爲孟子動心於此不知孟子所養在此見於外者皆由這裏做出來又曰孔子與顏淵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這有是夫言我有這箇道理在不是言有用舍行藏也又云心有所主宰則氣之所向者無前所謂無蓋世之類是也有其心而無其氣則雖十分道理底事亦有不敢爲者氣不充也卓

若助長說曰孟子必有事焉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與勿助長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件物事不得若是集義便過用些力亦不妨却如何不著力得苗固不可揠若灌溉耘治豈可不盡力今謂克治則用致養氣則不可助長如此則二事相妨如何用功

勿忘勿助長自是孟子論養氣到這裏不得不恁地說如今學者先要把箇勿忘勿助長來安排在肚裏了做工夫却不得明道云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此等語更宜玩味大凡觀書從東頭直築著西頭南頭築著北頭七穿八透皆是一理方是貫通古人所以貴一貫也必大

必有事焉只消此一句這事都了下面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恰似剩語却被這三句撐拄夾持得不活轉不自在然活轉自在人却因此三句而生只是纔喚醒這物事便在這裏點著便動只此便是天命流行處便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便是仁義之心便是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謝氏所謂活

潑潑地只是這些子更不待想象尋求分明在這裏觸著便應通書中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一章便是這意思見得這箇物事了動也如此靜也如此自然虛靜純一不待更去求虛靜不待體認只喚著便在這裏或曰吾儒所以與佛氏異者吾儒則有條理有準則佛氏則無此爾曰吾儒見得箇道理如此了又要事事都如此佛氏則說便如此做也不妨其失正在此 僩

侯師聖說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伊川舉禪語為況曰事則不無擬心則差當時於此言下有省某甚疑此語引得不相似必有事是須有事於此勿正心是不須恁地等待今說擬心則差是如何言須擬之而後言行須擬之而後動方可中節不成不擬不議只恁地去此語似禪某不敢編入精義 可學 義剛錄○云云見心說 善是見當時語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曰孟子只是養氣節次近世諸儒之語把來作一段工夫莫無妨否曰無妨只看大意如何曰諸儒如此說雖無害只是孟子意已走作先生解此卻好曰此一段趙岐注乃是就孟子說只是頗緩慢 可學

必有事焉而勿正卻似鳶飛魚躍之言此莫是順天理自然之意否曰孟子之說只是就養氣上說程子說得又高須是看孟子了又看程先生說便見得孟子只說勿忘勿助長程先生之言於其中卻有一箇自然底氣象 去僞

問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意曰說著相似又不甚相似說不相似又卻相似必有事焉是才舉這事理便在裏了如說話未斷理便在此了 夔孫

韓退之詩云強懷張不滿弱念闕易盈無是餒也雖強支撐起來亦支撐不得所謂揠苗者也 僩○雜見詩類

或問知言養氣一章曰此一章專以知言為主若不知言則自以為義而未必是義自以為直而未必是直是非且莫辨矣然說知言又只說知詖淫邪遁之四者蓋天下事只有一箇是與不是而已若辨得那不是底則便識得那是底了謂如人說十句話有四句不是有六句是若辨得那四句不是則那六句便是是底了然非見得道理十分分明則不能辨得親切且如集義皆是見得道理分明則動靜出處皆循道理無非集義也而今人多見理不明於當為者反以為不當為於不當為者反以為當為則如何能集義也惟見理明則義可集義既集則那自反而縮便不必說自是在了又曰孟子先說知言後說養氣而公孫丑便問養氣某向來只以為是他承上文方論氣而問今看得不然乃是公孫丑會問處留得知言在後面問者蓋知言是末後合尖上事如大學說正心脩身只合殺在致知在格物一句蓋是用功夫起頭處 燾

詖辭知其所蔽詖是偏詖只見得一邊此理本平正他只說得一邊那一邊看不見便是為物蔽了字凡從皮皆是一邊意如跛是腳一長一短坡是山一邊斜 淳

淫辭知其所陷陷是身溺在那裏如陷溺於水只是見水而不見岸了 夔孫

陳正己問詖淫邪遁如何是遁底模樣曰如墨者夷之之說窮遂又牽引古之人若保赤子之說為問如佛家初說剗除髭髮絕滅世事後其說窮又道置生產業自無妨礙 賀孫

孟子說知言處只有詖淫邪遁四者知言是幾多工夫何故只說此四字蓋天地之理不過是與非而已既知得箇非便識箇是矣且如十句言語四句是有詖淫邪遁之病那六句便是矣 閎

或問詖淫邪遁曰詖辭偏詖之辭也見詖辭則知其人之蔽於一偏如楊氏蔽於為我墨氏蔽於兼愛皆偏也淫辭放蕩之辭也見淫辭則知其人之陷於不正而莫知自拔也見邪辭則知其人之離於道見遁辭則知其人之說窮而走也 去僞

問此四辭如何分別曰詖辭乃是偏於一邊如楊氏之仁墨氏之義蔽者蔽於一而不見其二淫者陷其無涯陷於其中而不自知邪則已離於正道而自立一箇門庭遁辭辭窮無可說又却自爲一說如佛家言治產業皆實相既如此說怎生不出來治產業如楊朱云一毫何以利天下此是且分解其說你且不拔一毫況其他乎大抵吾儒一句言語佛家只管說不休如莊周末篇說話亦此類今人與佛辨最不得便宜他却知吾說而用之如橫渠正蒙乃是將無頭事與人作言語 可學

詖辭知其所蔽詖是偏詖之詖偏於一邊不見一邊只是蔽於如遮蔽相似到得淫辭偏說中說得淫溢便瀰漫至有所陷溺如陷在水中不見四旁矣遂成一家邪說離於正道到得後來說不通時便作走路所謂遁辭也如釋氏論理其初既偏反後譬喻其辭非不廣矣然畢竟離於正道去人倫把世事爲幻妄後來亦自行不得到得窮處便說走路如云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豈非遁辭孟子知言只是從知其偏處始 僩

詖是偏詖說得來一邊長一邊短其辭如此則知其心有所蔽矣淫是放蕩既有所蔽說得來漸次夸張其辭如此則知其心有所陷矣邪辭是既陷後一向邪僻離叛將去遁詞是既離後走腳底話如楊氏本自不拔一毛而利天下却說天下非一毛所能利夷子本說愛無差等却說施由親始佛氏本無父母却說父母經皆是遁辭 人傑○賜錄云詖辭是一邊長一邊短如人之跛倚只見這一邊不見那一邊淫辭是少間說得這一邊闊大了其辭放蕩便如他心陷在這裏邪辭是一向邪了遁辭是走底辭窮者之云云 錄云云

詖是險詖不可行故蔽塞淫是說得虛大故有陷溺邪則離正道遁則窮惟窮故遁如儀秦楊墨莊列之說皆具四者 德明

詖淫邪遁蔽陷離窮四者相因心有所蔽只見一邊不見一邊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各只見一邊故其辭詖而不平蔽則陷陷深入之義也故其辭放蕩而過陷則離離是開去愈遠也故其辭邪離則窮窮是說不去也故其辭遁遁如夷之之言是也 閎祖

先之問詖淫邪遁四者相因之說如何曰詖辭初間只是偏了所以偏者止緣他蔽了一邊如被物隔了只見一邊初間是如此後來只管陷入裏面去漸漸只管說得闊了支蔓淫溢才恁地陷入深了於是一向背却正路遂與正路相離了既離了正路他那物事不成物事畢竟用不得其說必至於窮爲是他說窮了又爲一說以自遁如佛家之說 賀孫

或問詖淫邪遁四者相因之說曰詖字是遮了一邊只見一邊如陂字亦是一邊高一邊低跛字亦是脚一邊長一邊短皆是只有一邊之意淫辭知其所陷淫便是說所詖處多了被他只看得這一邊都蓋了那一邊如人擲在水裏只見得那水更不見有平正底道理詖是少了那一邊淫是添了這一邊然詖與淫只是見偏了猶自是道理在然只管淫而不止便失了那道理既是不正無緣立得住便至於遁遁則多討物理前來遮蓋

沈莊仲問詖淫邪遁之辭文蔚曰如莊周放浪之言所謂淫辭曰如此分不得只是心術不正便自節次生此四者如楊墨自有楊墨底詖淫邪遁佛老自有佛老底詖淫邪遁申韓自有申韓底詖淫邪遁如近世言功利者又自有一種詖淫邪遁不特是如此有一樣苟且底人議論不正亦能使是非反覆張安道說本朝風俗淳厚自范文正公一變遂爲崖異刻薄後來安道門人和其言者甚衆至今士大夫莫能辨明豈不可畏 文蔚

問詖淫邪遁之辭楊墨似詖莊列似淫儀秦似邪佛似遁曰不必如此分別有則四者俱有其序自如此詖是偏詖不平譬

似路一邊高一邊低便不可行便是蔽塞了一邊既蔽塞則其勢必至於放蕩而陷溺淫而陷溺必至於邪僻而叛道才問着便遁而窮且如楊墨爲我兼愛之說可謂是偏頗至於摩頂放踵拔一毛利天下不爲便是不可行夷之云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不是他本意只爲被孟子勘破其詞窮遂爲此說是遁也如佛學者初有桑下一宿之說及行不得乃云種種營生無非善法皆是遁也 僩明

淫邪辭相互 可學

孟子離此四病所以知人言有四病 方

問程子說孟子知言譬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所謂在堂上者莫只是喻心通於道者否曰此只是言見識高似他方能辨他是非得失若見識與他一般如何解辨得他○處士毅録云須高於衆人方見得與人一般在堂下如何辨得人長短

問孟子知言處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先政而後事闢楊墨處說

五八夕　巻五十二　卅六

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先事而後政曰先事而後政是自微而至著先政而後事是自大綱而至節目 雉

孟子說知言養氣處止是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住公孫丑疑孟子說知言養氣忒擔當得大故引我於辭命則不能以詰孟子孟子對以惡是何言也丑又問昔者子夏子游子張皆得聖人之一體意欲以孟子比聖人故孟子推尊聖人以爲己不敢當遂云姑舍是 去僞

問顏子具體而微微是微小或隱微之微曰微只是小然文意不在小字上只是說體全與不全 寓

顏子所知所行事事只與聖人爭些子所以曰具體而微 賀

具體而微伊川言合下小是言氣禀如三月不違則有之處 砥

僩○方子録同

問浩然之氣後面說伯夷伊尹孔子是則同處曰後面自是散說出去不須更回引前頭這裏地位極高浩然之氣又不足言不須更說氣了有百里之地則足以有天下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則有所不爲此是甚麼樣氣象大段是極至處了雖使可以得天下然定不肯將一豪之私來壞了這全體古之聖人其大根脚同處皆在此如伊尹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繫馬千駟祿之以天下弗視弗顧與此所論一般聖人同處大槩皆在此於此而不同則不足以言聖人矣某舊說孟子先說知言而公孫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今看來他問得却自有意思蓋知言是那後面合尖末梢頭處合當留在後面問如大學所論自脩身正心却說到致知格物蓋致知格物是末梢尖處須用自上說下來方爲有序也又曰公孫丑善問問得愈密盛水不漏若論他會恁地問則不當云軻之死不得其傳不知後來怎生不可曉或是孟子自作此書潤飾過不可知 僩

王公文　巻五十二　卅七

得百里皆能朝諸侯是德之盛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不爲是心之正不肯將那小處害了那大處亦如伊尹雖祿之天下不顧千駟弗視到那一介處亦不輕取予 燾

根本節目不容不同得百里之地而朝諸侯有天下此是甚次第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直是守得定 閎祖

問夷惠得百里之地果能朝諸侯有天下否曰孟子如此說想是如此然二子必不肯爲 問孟子比顏子如何曰孟子不如顏子顏子較細 問孟子亦有任底意否曰然孟子似伊尹 僩

問夷惠曰伯夷格局更高似柳下惠道夫曰看他伯夷有壁立萬仞之氣曰然 道夫

或問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曰汙是汙下不平處或當時方言未可知當屬上文讀 去僞

古人之政不可得而見只是當時所制之禮便知得當時所施之政 僩

伯豐問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是謂夫子是謂他人曰只是大槩如此說子貢之意蓋言見人之禮便可知其政聞人之樂便可知其德所以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我之見者所以斷然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此子貢以其所見而知夫子之聖如此也一說夫子見人之禮而知其政聞人之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逃夫子之見者此子貢所以知其爲生民以來未有也然不如前說之順

朱子語類卷第五十三

孟子三

公孫丑上之下

以力假仁章

蘇叟問行仁與假仁如何曰公且道如何是行仁假仁曰莫是誠與不誠否曰這箇自分曉不須問得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處却好問如行仁便自仁中行出皆仁之德若假仁便是恃其甲兵之強財賦之多足以欺人是假仁之名以欺其衆非有仁之實也故下文言伯必有大國其言可見又曰成湯東征西怨南征北怨皆是拯民於水火之中此是行仁也齊威公時周室微弱夷狄強大威公攘夷狄尊王室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這只是仁之功終無拯民塗炭之心謂之行仁則不可 卓

問以力假仁以德行仁曰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箇以德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問霸字之義曰霸即伯也漢書引哉生魄作哉生霸古者霸伯魄三字通用 䕫孫

以德行仁者王所謂德者非止謂有拯民於水火之誠心這德字又說得闊是自已身上事都做得是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去便是仁 僩

問以德行仁者王曰且如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是先有前面底方能彰信兆民救民於水火之中若無前面底雖欲救民於水火之中不可得也武王亶聰明作元后是亶聰明方能作元后救民於水火之中若無這亶聰明欲雖救民其道何由 壽

仁則榮章

仁則榮不仁則辱此亦只是爲下等人言若是上等人他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仁哉伊川易傳比彖辭有云以聖人之心

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
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蓋且得他長危亡之禍而求所以比
附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政此謂也僩

尊賢使能章

市廛而不征問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人君國都如井田
樣畫爲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
室前一區爲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
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廛者謂收
其市地錢如今民間之鋪面錢蓋逐末者多則賦其廛以抑
之少則不廛而但治以市官之法所以招徠之也市官之法
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市中惟民
乃得入凡公卿大夫有爵位及士者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如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則罰一幕世子過市則罰一
帟命夫命婦過市則罰一蓋帷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

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在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
大槩也僩

或問法而不廛謂治以市官之法如何是市官之法曰周禮自
有如司市之屬平價治爭訟謹權量等事皆其法也又問市
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曰市廛而不征謂使居市之廛者各出
廛賦若干如今人賃鋪面相似更不征稅其所貨之物法而
不廛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雖廛賦亦不取之也又問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此便是
市官之法否曰然如漢之獄市軍市之類皆是古之遺制蓋
自有一箇所在以爲市其中自有許多事廣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伊川之說如何曰伊川之說不可曉橫
渠作二法其說却似分明蔚

闕廛無夫里之布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出夫家之
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不
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是如何曰亦不可考又問鄭氏謂民
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如何罰
得恁地重曰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
游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因說浙間農民丁錢之重民
之彫困不可開眼至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是得天地生物之心爲心也蓋無天地
生物之心則沒這身才有這血氣之身便具天地生物之心
矣寓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皆自和氣中生天地生人物須是和氣
方生要生這人便是氣和然後能生人自和氣中生所以有
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爲心天包着地別無所作爲只是生物而已亘古
亘今生生不窮人物則得此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箇箇肖

他本不須說以生物爲心緣做箇語句難故著箇以生物爲
心僩

問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
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曰天地生物自是溫煖和煦這箇
便是仁所以人物得之無不有慈愛惻怛之心又曰人物皆
得此理只緣他上面一箇母子如此所以生物無不肖他又
曰心如界方一面青一面赤一面白一面黑青屬東方仁也
赤屬南方禮也白屬西方義也黑屬北方智也又如寅卯辰
屬東方爲春巳午未屬南方爲夏申酉戌屬西方爲秋亥子
丑屬北方爲冬寅卯辰是萬物初生時是那生氣方發這便
是仁至巳午未則萬物長茂只是那生氣發得來盛及至申
酉戌則那生氣到此生得來充足無餘那物事只有許多限
量生滿了更生去不得須用收斂所以秋訓揫揫斂也揫斂
箇什麼只是生氣到這裏都揫斂耳若更生去則無合殺矣

及至亥子丑屬冬，冬，終也，終藏也。生氣到此都終藏了，然那生底氣早是在裏面發動了，可以見生氣之不息也。所以說復見天地之心也。胡泳

天地以生物爲心。譬如甑蒸飯，氣從下面衮到上面，又衮下，只管在裏面衮，便蒸得熟。天地只是包許多氣在這裏，無出處，衮一番，便生一番物。他別無勾當，只是生物，不似人便有許多應接。所謂爲心者，豈是切切然去做，如云天命之，豈諄諄然命之也。但如磨子相似，只管磨出這物事。人便是小胞，天地是大胞。人首圓象天，足方象地，中間虛，包許多生氣，自是惻隱。不是爲見人我一理後，方有此惻隱，而今便教單獨只有一箇人，也自有這惻隱。若謂見人我一理而後有之，便是兩人相夾在這裏，方有惻隱，則是仁在外，非由內也。且如乍見孺子入井時有惻隱，若見他人入井時，也須自有惻隱在。

問怵惕莫是動處，因怵惕而後惻隱否。曰：不知孟子怎生尋得這四箇字恁地好。夔孫

孟子赤子入井章，問架閣須恁地看。夔孫

說仁只看孺子將入井時尤好體認。季札

問如何是發之人心而不可已。曰：見孺子將入井，惻隱之心便發出來，如何已得。此樣說話，孟子說得極分明，世間事若出於人力安排底，便已得；若已不得底，便是自然底。祖道

方其乍見孺子入井時，也着腳手不得，縱有許多私意要譽鄉黨之類，也未暇思量到。但更遲霎時，則了不得也。是非辭遜羞惡，雖是與惻隱並說，但此三者皆自惻隱中發出來。因有那惻隱後，方有此三者。惻隱比三者又較大得些子。義剛

非惡其聲，非惡其有不救孺子之惡聲也。升卿

問惡其聲而然，何爲不可。曰：惡其聲，已是有些計較。乍見而惻隱，天理之所發見而無所計較也。惡其聲之念一形，則出於人欲矣。人欲隱於天理之中，其幾甚微，學者所宜體察。燾

或問：非內交要譽惡其聲而怵惕惻隱，形焉是其中心不忍之實也。若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一毫萌焉，則爲私欲蔽其本心矣。舉南軒如此說，集注卻不如此說。曰：這當作兩截看。初且將大界限看，且分別一箇義利了，卻細看。初看惻隱便是仁，若恁地殘賊便是不仁；羞惡是義，若無廉恥便是不義；辭遜是禮，若恁地爭奪便是無禮；是非是知，若恁地顛顛倒倒便是不知。且恁地看了，又卻於惻隱羞惡上面，看有是出於至誠如此底，有不是出於本來善心底。賀孫

先生問節曰：孺子入井，如何不推得羞惡之類出來，只推得惻隱出來。節應曰：節以爲當他出來，曰是從這一路子去感得他出來。節

如孺子入井，如何不推得其他底出來，只推得惻隱之心出來，蓋理各有路。如做得穿窬底事，如何令人不羞惡；偶遇一人衣冠而揖我，我便亦揖他，如何不恭敬；事有是非，必辨別其是非。試看是甚麼去感得他，何處一般出來。節

孟子論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怵惕惻隱一段，如何說得如此好。只是平平地說去，自是好。而今人做作說一片，只是不如他。又曰：怵惕惻隱羞惡，都是道理自然如此，不是安排合下制這仁字，纔是那傷害底事，便自然惻隱；合下制這義字，纔見那不好底事，便自然羞惡。這仁與義都在那惻隱羞惡之先，未有那惻隱底事時，已先有那愛底心了；未有那羞惡底事時，已先有那斷制裁割底心了。又曰：日用應接動靜之間，這箇道理從這裏迸將出去，如箇寶塔，那毫光都從四面迸出去。僩

或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此身軀殼謂之腔子，而今人滿身知痛處可見。銖○池錄作疾痛痛癢如吾身何如不痛

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此身軀殼謂之腔子，能於此身知有痛，便見於應接方知有箇是與不是。季札

子011-594

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只是此心常存纔有一分私意便闕了他一分曰只是滿這箇軀殼都是惻隱之心纔築著便是這箇物事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恰似大段痛傷固是痛只如針子略挑血也出也便痛故日用所當應接更無些子間隔痒痾疾痛莫不相關纔是有些子不通便是被些私意隔了賀孫

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或以爲京師市語食飽時心動紹子曰不然此是爲動字所拘腔子身裏也言滿身裏皆惻隱之心心在腔子裏亦如云心只是在身裏問心所發處不一便說惻隱如何曰惻隱之心渾身皆是無處不發如見赤子有惻隱之心見一蟻子亦豈無此心可學

問如何是滿腔子皆惻隱之心曰腔只是此身裏虛處問莫是人生來惻隱之心具足否曰如今也恁地看事有箇不穩處便自覺不穩這便是惻隱之心林擇之嘗說人七尺之軀一箇針劄著便痛問吾身固如此處事物亦然否曰此心應物不窮若事事物物常是這箇心便是仁若有一事不如此便是這一處不仁了問本心依舊在否曰如今未要理會在不在論着理來他自是在那裏只是這一處不恁地便是這一處不在了如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忽然有一鄉人自不服化稱王稱伯便是這一處無君君也只在那裏然而他這非不得不可道是天理只在那裏自家這私欲放行不妨王信伯在館中范伯達問人須是天下物物皆歸吾仁王指牕櫺問范曰此牕還歸仁否范默然某見之當答曰此牕不歸仁何故不打壞了如人處事但箇箇處得是便是事事歸仁且如牕也要糊得在那裏教好不成沒巴鼻打壞了問仁者以萬物爲一體如事至物來皆有以處之如事物未至不可得而體者如何曰只是不在這裏然此理也在這裏若來時便以此處之錄

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如何是滿腔子曰滿腔子是只在這軀殼裏腔子乃洛中俗語又問惻隱之心固是人心之懿因物感而發見處前輩令以此操而存之充而達之不知如何要常存得此心曰此心因物方感得出來如何強要尋討出此心常存在這裏只是因感時識得此體平時敬以存之久久會熟善端發處益見得分曉則存養之功益有所施矣又問要惻隱之心常存莫只是要得此心常有發生意否曰四端中羞惡辭遜是非亦因事而發爾此心未當起羞惡之時而強要憎惡那人便不可如惻隱亦因有感而始見欲強安排教如此也不得如天之四時亦因發見處見得欲於冬時要尋箇春出來不知如何尋到那陽氣發生萬物處方見得是春耳學者但要識得此心存主在敬四端漸會廣充矣寓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不特是惻隱之心滿腔子是羞惡之心滿腔子是辭遜之心滿腔子是是非之心彌滿充實都無空闕處如將刀割著固是痛若將針劄著也痛如爛打一頓固是痛便輕掐一下也痛此類可見僩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腔子猶言郛郭此是方言指盈於人身而言因論方言難曉如橫渠語錄是呂與叔諸公隨日編者多陝西方言有不可曉者當

惻隱之心頭尾都是惻隱三者則頭是惻隱尾是羞惡辭遜是非若不是惻隱則三者都是死物了蓋惻隱是箇頭子羞惡辭遜是非便從這裏發來舜孫

既仁矣合惻隱則惻隱合羞惡則羞惡節

不成只管惻隱須有斷制德明

惻隱羞惡也有中節不中節若不當惻隱而惻隱不當羞惡而羞惡便是不中節淳

仁義禮智性也且言有此理至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始謂之心德明

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

也因情之發露而後性之本然者可得而見 季札
四端本諸人心皆因所寓而後發見 季札
王丈說孟子惻隱之心一段論心不論性曰心性只是一箇物
事離不得孟子說四端處最好看惻隱是情惻隱之心是心
仁是性三者相因橫渠云心統性情此說極好 閎祖
王德修解四端謂和靜言此只言心不言性如操則存舍則亡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亦只是言心曰固是言心畢竟仁義
禮智是甚物仁義禮智是性端便是情纔說一箇心字便是
着性情果判然是二截如何 [illegible] 德修曰固是心統性情
孟子於此只是說心 文蔚
問四端之端集解以為端緒向見季通說端乃尾如何曰以體
用言之有體而後有用故端亦可謂之尾若以始終言之則
四端是始發處故亦可以端緒言之二說各有所指自不相
礙也 廣

四端未是盡所以只謂之端然四端八箇字每字是一意惻是
惻然有此念起隱是惻然之後隱痛比惻是深者羞是羞己之
非惡是惡人之惡辭者辭己之物讓者讓與他人是非自是
兩樣分明但仁是總名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
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又曰天地只是一氣便自分
陰陽緣有陰陽二氣相感化生萬物故事物未嘗無對天便
對地生便對死語嘿動靜皆然以其種如此故也所以四端
只舉仁義言亦如陰陽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 明作
四端皆是自人心發出惻隱本是說愛愛則是說仁如見孺子
將入井而救之此心只是愛這孺子惻隱元在這心裏面被
外面事觸起羞惡辭遜是非亦然格物便是從此四者推將
去要見裏面是甚底物事 賜
仁言惻隱之端如水之動處蓋水平靜而流則不見其動流到

灘石之地有以觸之則其勢必動動則有可見之端如仁之
體存之於心若愛親敬兄皆是此心本然初無可見及其發
而接物有所感動此心惻然所以可見如怵惕於孺子入井
之類是也 卓
或問四端曰看道理也有兩般看得細時却見得義理精[illegible]
得粗時却且見得大槩處四端未見精細時且見得惻隱[illegible]
是仁不惻隱而殘忍便是不仁羞惡便是義貪利無廉恥[illegible]
是不義辭遜便是禮攘奪便是非禮是非便是智大段無知
顛倒錯繆便是不智若見得細時雖有惻隱之心而意在於
內交要譽亦是不仁了然孟子之意本初不如此只[illegible]此
四端皆是心中本有之物隨觸而發方孺子將入於井之時
而怵惕惻隱之心便形於外初無許多涯涘 卓
惻隱羞惡是仁義之端惻隱自是情仁自是性性即是這道理
仁本難說中間却是愛之理發出來方有惻隱義却是羞惡之

之理發出來方有羞惡禮却是辭遜之理發出來方有辭遜
智却是是非之理發出來方有是非仁義禮智是未發底道
理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已發底端倪如桃仁杏仁是仁到
得萌芽却是惻隱又曰分別得界限了更須日用常自體認
看仁義禮智意思是如何又曰如今只因孟子所說惻隱之
端可以識得仁意思因說羞惡之端可以識得義意思因說
恭敬之端可以識得禮意思因說是非之端可以識得智意
思緣是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要捉摸不著 得 只得將
他發動處看却自見得恰如有這般兒子便知得是這樣母
程子云以其惻隱知其有仁此八字說得最親切分明也不
道惻隱便是仁又不道掉了惻隱別取一箇物事說仁譬如
草木之萌芽可以因萌芽知得他下面有根也不道萌芽便
是根又不道掉了萌芽別取一箇根又曰孟子說性不曾說
着性只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看得情善則性之善可知

又曰：惻隱羞惡多是因逆其理而見惟有所可傷這裏惻隱之端便動惟有所可惡這裏羞惡之端便動若是事親從兄又是自然順處見之又曰人須廣而充之人誰無惻隱只是不能常如此能常如此便似孟子說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若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若不能常如此恰似火相似自去打滅了水相似自去淤塞了如草木之萌芽相似自去踏折了便是了更無生意又曰孟子云仁義禮智根於心心統性情故說心亦得 賀孫

問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別曰未發時無形影可見但於已發時照見謂如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便照見得有仁在裏見穿窬之類而有羞惡之心便照見得有義在裏蓋這惻隱之心屬仁必有這仁在裏面故發出來做惻隱之心羞惡之心屬義必有這義在裏面故發出來做羞惡之心譬如目屬肝耳屬腎若視不明聽不聰必是肝腎有病若視之明聽之聰必是肝腎之氣無虧方能如此然而仁未有惻隱之心只是箇愛底心義未有羞惡之心只是箇斷制底心惟是先有這物事在裏面但隨所感觸便自是發出來故見孺子入井便有惻隱之心見穿窬之類便有羞惡之心見尊長之屬便有恭敬之心見得是便有是之之心見得非便有非之之心從那縫罅裏迸將出來恰似寶塔裏面四面毫光放出來又云孟子此一章其初只是匹自閑恐易說出來然說得來連那本末內外體用精粗都包在裏面無些欠闕處如孔子許多門弟都不曾恁地說得分曉想得是曾子子思後來講來講去講得精了所以孟子說得來恁地若子思亦只說得箇大體分曉而已 夔

問前面既說不忍之心後面兼說四端亦是仁包四者否曰然 夔

問惻隱之心如何包得四端曰惻隱便是初動時羞惡是非恭敬亦須是這箇先動一動了方會恁地只於動處便見譬如

四時若不是有春生之氣夏來長箇甚麼秋時又把甚收冬時又把甚藏 時舉

惻隱是箇腦子羞惡辭遜是非須從這裏發來若非惻隱三者俱是死物了惻隱之心通貫此三者 賜

因說仁義禮智之別曰譬如一箇物自然有四界而仁則又周貫其中以四端言之其間又自有小界限各各是兩件事惻是惻然發動處隱是漸漸及著隱痛處羞是羞己之非惡是惡人之惡辭是辭之於己遜是遜之於人是非固是兩端 焯

問四端之根於心覺得一者纔動三者亦自次第而見曰這四箇界限自分明然亦有隨事相連而見者如事親孝是愛之理才孝便能敬兄便是義閑有節文便是禮知其所以然便是智曰然問推看來多是相連而至者如惻隱於所傷便惡於其所以傷這是仁帶義意思惡於其所以傷便須惜其本來之未嘗傷這是義帶仁意思曰也是如此嘗思之孟子發明四端乃孔子所未發人只道孟子有闢楊墨之功殊不知他就人心上發明大功如此看來此說那時若行楊墨亦不攻而自退闢楊墨是捍邊境之功發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若常體認得來所謂活潑潑地真箇是活潑潑地 賀孫

伊川嘗說如今人說力行是淺近事惟知為上知最為要緊中庸說知仁勇把知做擗初頭說可見知是要緊賀孫問孟子四端何為以知為後曰孟子只循環說智本來是藏仁義禮惟是知恁地了方恁地是仁禮義都藏在智裏面如元亨利貞貞是智貞却藏元亨利意思在裏面如春夏秋冬冬是智冬却藏春生夏長秋成意思在裏面且如冬伏藏都似不見到一陽初動這生意方從中出也未發露十二月也未盡發露只管養在這裏到春方發生到夏一齊都長秋漸成漸藏冬依舊都收藏了只是大明終始亦見得無終安得有始所以易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賀孫

孟子四端處極好思索玩味只反身而自驗其明昧深淺如何 升卿
著意讀孟子四端之類切要處其他論事處且緩不妨
子細看孟子說四端處兩段未發明一段處意思便與發明底
同又不是安排須是本源有方發得出來着實見得皆是當
爲底道理又不是外面事如此知得果性善便有賓有主有
輕有重又要心爲主心把得定人慾自然沒安頓處孟子言
仁人心也一段兩句下只說心 祖道

至問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廣而充之矣苟是知得了方能廣
而充之否曰知皆廣而充之即是苟能知去廣充則此道漸
漸生長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中間矣字文意不斷充是滿
其本然之量卻就上有廣字則是方知去推廣要充滿他所
以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問知皆廣而充之矣知字是重字還是輕字曰不能廣充者正
爲不知都只是冷過了若能知而廣充其勢甚順如乘快馬
放下水舡相似 文蔚

劉居之問知皆廣而充之章兩說充字竟未曉曰上只說知
皆廣而充之只說知得了要推廣以充滿此心之量下云苟
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是能充滿此心之量上帶知皆廣字說
下就能充滿說惟廣而後能充能充則不必說廣也 賀孫

劉居之問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節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乍
見孺子入井此只是一件事仁之端只是仁萌芽處如羞惡
辭遜是非方是義禮智之萌芽處要推廣充滿得自家本然
之量不特是孺子入井便恁地其他事皆恁地如羞惡辭遜
是非不特於一件事上恁地要事事皆然方是充滿慊足無
少欠闕也知皆廣而充之矣知方且是知得如此至說到苟
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即掉了廣字只說充字蓋知字與始然
始達字相應充字與保四海相應才知得便自不能已若火
始然便不可遏泉才達便涓涓流而不絕 時舉

問知皆廣而充之曰上面言廣而充之是方知要廣充到下面
苟能充之便掉了箇廣字只說充字是充滿得了如已到地頭
相似廣字是方在箇路裏相似 時舉

知皆廣而充之南軒把知做重文勢未有此意知字只帶廣充
說知皆廣而充之與苟能充之句相應上句是方知去充下
句是自能恁地充 淳

問知皆廣而充之曰這處與於止知其所止語意略同上面在
知字上下在能字上既知得則皆當廣而充之如惻隱之心
是仁則每事皆當廣而爲仁羞惡之心是義則每事皆當廣
而爲義爲禮爲知亦各如此今有一種人雖然知得又道是
這箇也無妨而今不能理會得又且恁地如知這事做得不
是得人憎面前也自呈恐識得可羞又卻不能改如今人受
人之物既知是不當受便不受可也心裏又要卻說是我且
受去莫管這便是不能充但當於知之之初便一向從這裏

充將去使廣大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始然始達能有幾多
於這裏使當斡開放出使四散流出去使是能廣如怵惕孺
子入井之心這一些子能做得甚事若不能充今日這些子
發了又過卻明日這些子發了又過卻都只是閑若能廣充
於這一事發見知得這是惻隱之心是仁於別底事便當將
此心充去使事事是仁如不欲害人這是本心這是不忍處
若能充之於每事上有害人之處便不可做這也是充其惻
隱如齊宣王有愛牛之心孟子謂是乃仁術也若宣王能充
著這心看甚事不可做只是面前見這一牛這心便動那不
曾見底便不如此了至於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這是
多少傷害只爲利心一蔽只得土地之美卻忘了這心故孟
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
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且如土地無情之物自是不當愛自
家不必愛之愛他作甚梁惠王其始者愛心一萌麋爛其民

以戰已自不是了又恐不勝盡驅所愛子弟以徇之這是由
其不愛之心反之以至害其所愛處這又是反著那心處對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只是要擴而充之而今四端
之發甚有不整齊處有惻隱處有合惻隱而不惻隱處有羞
惡處又有合羞惡而不羞惡處且如齊宣王不忍於一牛而卻
不愛百姓嘑爾之食則知惡而弗受至於萬鍾之祿則不辨
禮義而受之而今則要就這處理會 賀孫
人於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此四者須當日夕體究令
分曉精確此四者皆我所固有其初發時毫毛如也及推廣
將去充滿其量則廣大無窮故孟子曰知皆擴而充之且如
人有當惻隱而不惻隱當羞而不羞當惡而不惡當辭而不
辭當遜而不遜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者皆是失其本心此處
皆當體察必有所以然也只此便是日用間做工夫處 廣
人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是一身綱紐其他更無當於其發處

體驗擴充將去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日間時時發動特人自
不能擴充耳又言四者時時發動特有正不正耳如暴戾愚
狠便是發錯了羞惡之心含糊不分曉便是發錯了是非之
心如一種不遜便是發錯了辭遜之心日間一正一反無往
而非四端之發 方子
子武問四端須著逐處擴充之曰因是總常常如此推廣少間
便自會密自會闊到得無間斷少間卻自打合作一片去 壽
問如何擴而充之曰這事恭敬那事也恭敬事事恭敬方是 節
問推四端而行亦無欠闕曰無欠闕只恐交加了合惻隱底不
惻隱合羞惡底不羞惡是是非非交加了四端本是對著他
後流出來恐不對窠臼子問不對窠臼子莫是為私意隔了
曰也是私意也是不曉節又問恭敬卻無當不當曰此人不
當拜他自家也去拜他便不是 節
問推字與充字曰推是從這裏推將去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得此充則填得來滿了注水相似推
是注下水去充則注得這一器滿了蓋仁義之性本自充塞
天地若自家不能擴充則無緣得這箇殼子滿只是箇空殼
子又曰充是占得這地位滿推是推[illegible]向前去 僩
問推四端無出乎守曰學者須見得守底是甚底物事人只是
一箇心識得箇心卓然在這裏無走作雖不守亦自在學者
且恁地守將去 賜
問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至以事父母曰此心之量本足
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能充滿其量所以推不
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推之於一國或能推之於一國
而不足以及天下此皆是未盡其本然之量須是充滿其量
自然足以保四海 僩
胡問擴充之義曰擴是張開充是放滿惻隱之心不是只見孺
子時有這事都如此今日就第一件事上推將去明日又就

第二件事上推將去漸漸放開自家及國自國及天下至足
以保四海處便是充得盡闊擴充亦是盡己推己否曰只是
擴而充之那曾有界限處如手把筆落紙便自成字不可道
手是一樣字又是一樣孺子入井在彼惻隱之心在我只是
一箇物事不可道孺子入井是他底惻隱之心是我底 義剛
問前日承教令於日用間體認仁義禮知意思且如朋友皆異
鄉人一日會聚便自相親這可見得愛之理形見處同
門中或有做不好底事或有不好底人便使人惡之這可見
得羞惡之理形見處每時升堂尊卑序齒秩然有序而不亂
這可見得恭敬之理形見處聽先生教誨而能辨別得真是
真非這可見得是非之理形見處凡此四端時時體認不使
少有間斷便是所謂擴充之意否曰如此看得好這便是尋
得路蹊著了 賀孫
問體認四端擴充之意心如朋友相親充之而無間斷則貧病必

相卹患難必相死至於仁民愛物莫不皆然則仁之理得矣如朋友責善充之而無間斷則見惡必如惡惡臭以至於除殘去穢戢暴禁亂莫不皆然則義之理得矣如尊卑秩序充之而無間斷則不肯一時安於不正以至於正天下之大倫定天下之大分莫不皆然則禮之理得矣如是是非非充之而無間斷則善惡義利公私之別截然而不可亂以至於分別忠佞親君子遠小人莫不皆然則智之理得矣曰只要常常恁地體認若常常恁地體認則日用之間匝匝都滿密拶拶地問人心陷溺之久四端蔽於利欲之私初用工亦未免間斷曰固是然義理之心纔勝則利欲之念便消且如惻隱之心勝則殘虐之意自消羞惡之心勝則貪冒無恥之意自消恭敬之心勝則驕惰之意自消是非之心勝則含糊苟且頑冥昏謬之意自消 賀孫

楊至之云看孟子見得一箇大意是性之本體仁義之良心到

戰國時君臣上下都一齊理沒了孟子所以推明發見之端緒教人去體認擴充曰孟子高他都未有許多意思今說得一體認字叠是遲鈍了孟子孟子大段見得敏見得快他說話恰似箇獅子跳躍相似且如他說箇惻隱之心便是仁之端羞惡之心便是義之端只他說在那裏底便是以他說時見得聖賢大段做全無許多等級所以程子云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 人

周季儼云在興化攝學事因與諸生說得一部孟子先生因問孟子裏面大綱目是如何答云要得人充廣惻隱羞惡許多固要充廣如說無欲害人無穿窬之心亦要充廣先生曰人生本來合有許多好底到得被物遮蔽了却把不好動做合着做底事周云看孟子說性只是道順底是緣逆便不是曰上緣今人做不好事却順因問孟子以下諸人言性誰說得庶幾周云似乎荀子以為惡却索性只荀子有意於救世故為此說先生久之曰韓公之意人多看不出他初便說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知信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怒哀懼愛惡欲下方說三品看其初語豈不知得性善他只欠數字便說得出黃嵩老云韓子欠說一箇氣稟不同曰然他道仁義禮知信自是了只說到三品不知是氣稟使然所以說得不盡賀孫因云自孟子說已是欠了下意所以費無限言語先生即舉程子之言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若如說性惡性善惡混都只說得氣如孟子韓子之言便是不論氣所以不全 賀孫

或問性中只有四端信是如何曰且如惻隱羞惡實是惻隱羞惡便信在其中 祖道

問四端不言信周子謂五性動而善惡分如信之未發時如何已發時如何曰如惻隱真箇惻隱羞惡真箇是羞惡此便是信曰此却是已發時方有這信曰其中真箇有此理 賜

問四端不言信如何曰公潑了椀中飯却去椀背拾 植

問四端便是明德曰此是大者節問明明德只是廣充得他去曰不昏着他 節

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問看得來如喜怒愛惡欲却似近仁義曰固有相似處 廣

或問孟子言四端處有二大抵皆以心為言明道却云惻隱之類皆情也伊川亦云人性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一以四端屬諸心一以四端屬諸情何也曰心包情性者也自其動者言之雖謂之情亦可也 去偽 謙義。

黃景申嵩老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公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慙皇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公試思久之先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

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卻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梏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 賀孫

問何謂惻隱曰惻惻然也隱痛也又問明道先生以上蔡面赤爲惻隱之心何也曰指其動處而言之只是羞惡之心然惻隱之心必須動則方有羞惡之心如肅然恭敬其中必動羞惡恭敬是非之心皆自仁中出故仁專言則包四者是箇帶子無仁則麻痺死了安有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仁則有知覺痒則覺得痒痛則覺得痛痒痛雖不同其覺則一也又問若指動言仁則近禪曰這箇如何占得斷是天下公共底釋氏也窺見些子只是他只知得這箇合惻隱底不惻隱合羞惡底不羞惡合恭敬底不恭敬又問他卻無惻隱羞惡恭敬是

非曰然 節

仁言惻隱之端程云端如水之動處蓋水平靜則不見其動流愛親敬兄皆是此心本然初無可見及其發而接物有所感動此心惻然所以可見如怵惕於孺子入井之類是也 卓○拱壽

羞義不見 程端蒙

四端伊川云聖人無端故不見其心今按遺書中止云復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心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今云無端義亦不通恐誤○閎祖

龜山答人問赤子入井令求所以然一段好 方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章

問仁天之尊爵先生解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如何是得之最先曰人得那生底道理所謂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也 廣

仁者如射但那發時毫釐不可差

子路人告以有過則喜章

問邇言則拜猶著意做舜與人同是自然氣象聖人之拜固出於誠意然拜是容貌間未見得行不行若舜則真見於行事處已未善則舍己之未善而從人之善人有善則取人之善而爲己之善人樂於見取使是許助他爲善也 淳

問是與人爲善當其取人之際莫未有助之之意否曰然曰三者本意似只是取人但有淺深而與人爲善乃是孟子贊歎一意以發明之否曰然 道夫

大舜樂取諸人以爲善是成己之善是與人爲善也是著人之善 端蒙

與人爲善蓋舜不私己如爲人爲此善一般 升卿

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問進不隱賢必以其道曰不隱賢謂不隱避其賢如己當廉卻以利自汙己當勇卻以怯自處之類乃是隱賢是枉道也又問所以不解作蔽賢謂其下文云必以其道若作不蔽賢說

則下文不同矣曰然 人傑

至問集注云進不隱賢不枉道也似少字曰進不隱賢便是必以其道人有所見不肯盡發出尚有所藏便是枉道至云尋常看此二句只云進雖不敢自隱其賢凡有所蘊皆樂於發用然而卻不妄進二句做兩意看曰恁地看也得

伯夷不屑就已注云屑絜也潔猶美也苟以其辭命禮意之美而就之是切切於是也然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亦不肯就而況不道而無禮者固速去之矣世之所謂清者不就惡人耳若善辭令而來者固有時而就之惟伯夷不然此其所以爲聖之清也柳下惠不屑去之意亦然夷隘惠不恭不必言効之而不至者其弊乃如此只二子所爲已有此弊矣 僩

不屑去說文說屑字云動作切切也只是不汲汲於就不汲汲於去屑字卻是重 好大須云不見所爲重而切切急於就了以去者重而切切於去○僩

問伯夷隘柳下惠不恭莫是後來之弊至此否曰伯夷自是有

隘與柳下惠自是有不恭處且如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分明
　是不將人做人看了 去僞
問柳下惠不恭是待人不恭否曰是他玩世不把人做人看如
　袒裼裸裎於我側是已邵堯夫正是這意思如皇極經世書
　成封做一卷題云文字上呈堯夫 端
或問明道云此非瑕疵夷惠之語言其弊必至於此今觀伯夷
　與惡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則伯夷果似隘者柳下
　惠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柳下惠果似不恭者
　豈得謂其弊必至於此哉曰伯夷既清必有隘處柳下惠既
　和必有不恭處道理自是如此孟子恐後人以隘爲清以不
　恭爲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去僞

朱子語類卷第五十四 計四板

孟子四

公孫丑下

天時不如地利章

孤虛以方位言如俗言向某方利某方不利之類王相指日時 僩

孟子將朝王章

問孟子將朝王齊王託疾召孟子孟子亦辭以疾莫是以齊王
　不合託疾否曰未論齊王託疾看孟子意只說他不合來召
　蓋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禮只得以幣來聘故賢者受其
　幣而往見之所謂答禮行義是也如見梁惠王也是惠王先
　來聘之既至其國或爲賓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王
　但召之則不可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也答陳代如
　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答萬章天子不召師
　而況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 僩

或問孟子將朝王一段曰賢者在異國諸侯可以使幣聘之若
　既在本國賢者可以自去相見諸侯卻不當去召他了蓋異
　國則諸侯不能親往故可以聘在國則君自當去相見又豈
　可以召哉要見孟子出處之義須兼陳代與公孫丑問不見
　諸侯處及天子不召師并之齊不見平陸事一道看方見得
　孟子自有一箇方法在問孟子不去莫亦兼惡其託疾不實
　否曰觀其終篇不如此說又問平陸大夫既以幣交得不是
　何故又受他底曰又恐他忽地自來

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文勢似使曾子而愚人也則可若是義
　理不是則曾子豈肯恁地說

孟子之平陸章

王之爲都左傳邑有先君之廟曰都看得來古之王者皆爲都
　處便自有廟 有稱都云古人之辭不甚 如大王廟在岐文王廟在豐武王

祭大王則於岐祭文王則於豐豐事換云鎬京二王之廟王朝步自周
至于豐是自鎬至豐以告文王廟也又如晉獻公使申生祭
于曲沃武公雖自曲沃入晉而其先君之廟則仍在曲沃而
不徙也又如魯祖文王鄭祖厲王則諸侯祖天子矣三威祖
威公則大夫祖諸侯矣故禮運曰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
得祖諸侯公廟之設私家非禮也自三桓始也是三桓各立
桓公廟於其邑也又問漢原廟如何曰原再也如原蠶之原
謂既有廟而再立一廟如本朝既有太廟又有景靈宮又問
此於禮當否曰非禮也有錢云問郡國有原廟否曰行幸處有之皆非禮也然以洛
邑有文武廟言之則似周亦有兩廟又問原廟之制如何曰史記載
衣冠遊之［illegible］謂藏高帝之衣冠於其中月一
取其衣冠出遊於國中也古之廟制前廟後寢寢所以藏亡
者之衣冠故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
焉至漢時却移寢於陵所謂陵寢故明帝於原陵見太后鏡
奩中物而悲哀故蔡邕因謂上陵亦古禮明帝猶有古之餘意
然此等議論皆是他講學不明之故他只是偶見明帝之事
故爲是說然何不使人君移此意於宗廟中耶又曰王之爲
都又恐是周禮所謂都鄙之都周禮四縣爲都 賀孫義剛

孟子爲卿於齊章

問孟子賓師之禮如何曰當時有所謂客卿者是也大概尊禮
之而不居職任事者之則不往又却爲使出弔於滕 木之

沈同以其私問章

孟子答沈同伐燕一章誠爲未盡何以異於是之下合更說是
弔民伐罪不行殘虐之主方可以伐之如此乃善又孟子居
齊許久伐燕之事必親見之齊王乃無一語謀於孟子而孟
子亦無一語諫之何也想得孟子亦必以伐之爲是但不意
齊師之暴虐耳不然齊有一大事如此而齊王不相謀孟子
豈可更居齊耶史記云鄒人孟軻勸齊王伐燕云此湯武之
擧也想承此誤然亦有不可曉者 僩
勸齊伐燕如何曰孟子言伐燕處有四須合而觀之燕之父子
君臣如此固有可伐之理然孟子不曾教齊不伐亦不曾教
齊必伐但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又曰若殺其父兄係累其
子弟則非孟子意也 去僞

燕人畔章

安卿問周公誅管蔡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恩言
之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曰
是但他豈得已哉莫到恁地較好看周公當初做這一事也
大段疎脫他也看那兄弟不過本是怕武庚叛故遣管蔡霍
叔去監他爲其至親可恃不知他反去與武庚同作一黨不
知如何紂出得箇兒子也恁地狡猾想見他當時日夜去炒
那管叔說道周公是你弟今却欲篡爲天子汝是兄今却只
恁地管叔被他炒得心熱他性又急所以便發出這件事來
堯卿問是時可調護莫殺否曰他已叛只得殺如何調護得
蔡叔霍叔性較慢罪較輕所以只囚于郭鄰降爲庶人想見
當時被管叔做出這事來騷動許多百姓想見也怕人鴟鴞
鴟鴞既取我子毋毀我室當時也是被他害得猛如常棣一
詩是後來制禮作樂時作這是先被他害所以當天下平定
後更作此詩故其辭獨哀切不似諸詩和平義剛曰周公也
豈不知管叔之狷但當時於義不得不封他曰看來不是狡
猾只是獃子 義剛

孟子去齊章

陳希真問孟子去齊處集注引李氏說憂則違之而荀彧所以
爲果如何曰孟子與荀彧皆是憂則違之但荀彧果於去不
若孟子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
聖人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
心誠非若荀彧之果於去也 時舉

孟子去齊居休章

沙隨謂繼而有師命乃師友之師非師旅也正齊王欲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時事先生曰舊已有此說但欲授孟子室乃孟子辭去時事所謂於崇吾得見王則初見齊王時事以此攷之則師旅爲當道夫

孟子五

滕文公篇

滕文公爲世子章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須看因何理會箇性善作甚底賜

性善故人皆可爲堯舜必稱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德明

孔子罕言性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必稱堯舜恰似孟子告人躐等相似然他亦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爲善必力去惡必勇今於義理須是見得了自然循理有不得不然若說我要做好事所謂這些意能得幾時子端蒙

劉棟問人未能便至堯舜而孟子言必稱之何也曰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正相表裏蓋人之所以不至於堯舜者是他力量不至固無可奈何然人須當以堯舜爲法如射者之於的箭箭皆欲其中其不中者其技藝未精也人到得堯舜地位方做得一箇人無所欠闕然也只是本分事這便是止於至善道夫

問孟子言性何必於其已發處言之曰未發是性已發是善學蒙

孟子道性善其發於外也必善無惡惡非性也性不惡矣節

問孟子道性善不曾說氣稟曰是孟子不曾思量到這裏但說本性善失却這一節問氣稟是偶然否曰是偶然相值着非是有安排等待問天生聰明又似不偶然曰便是先來說主宰底一般忽生得箇人恁地便是要他出來作君作師書中多說聰明蓋一箇說白一箇說黑若不是聰明底如何過伏得他衆人所以中庸亦云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且莫說聖賢只如漢高祖光武唐憲宗武宗他更自了得其嘗說韓退之可憐憲宗也自知他只因佛骨一事忤意未一年而憲宗死亦便休了蓋只有憲宗會用得他觀僴作也人會用或曰用李絳亦如此曰憲宗初年許多伎倆是李絳教他絳本傳說得詳然絳自有一書名論事記記得更詳如李

徳裕獻替錄之類 夔孫

李仲實問注云惟堯舜爲能無物欲之蔽而充其性人蓋有恬於嗜欲而不能充其性者何故曰不蔽於彼則蔽於此不蔽於此則蔽於彼畢竟須有蔽處物欲亦有多少般如曰日須是要避方不見若無蔽豈應不見耶此等處緊要在性字上今且合思量如何是性在我爲何物反求吾心有蔽無蔽能充不能充不必論堯如何舜又如何如此方是讀書 閎祖

或問孟子道性善章看來孟子言赤子將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只就情上見亦只說得時暫發見處如言孩提之童無不親其親亦只是就情上說得他人事物無預於己若要看得自已日用功夫惟程子所謂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不善此語最爲親切學者知此當於喜怒哀樂未發加持敬功夫於喜怒哀樂已發加省察功夫方爲切己曰不消分這箇是親切那箇是不親切如此則成兩截了蓋是四者未發時那怵惕惻隱與孩提愛親之心皆在裏面了少間發出來即是未發底物事靜也只是這物事動也只是這物事如孟子所說正要人於發動處見得是這物事靜中有動者存動中有靜者存人但要動中見得靜靜中見得動若說動時見得是一般物事靜時又見得別是一般物事靜時見得是這般物事動時又見得不是這般物事沒這說話蓋動時見得是這物事即是靜時所養底物事靜時若存守得這物事則日用流行即是這物事而今學者且要識得動靜只是一箇物事 燾

性圖

惡 惡不可謂從善中直下來只是不能善則偏於一邊爲惡

性善 性無不善　善 發而中節無往不善

孟子初見滕世子想是見其資質好故道即其本原一切爲他除遡了世子若是省稍得時便只是如此了及其後見孟子孟子見其領略未得更不說了只是發他志但得於此勉之亦可以至彼若更說便漏逗了當時啓迪之言想見甚好惜其不全記不得一觀 揚

問集注云云曰大槩是如此孟子七篇論性處只此一處已說得盡須是日日認一過只是要熟又曰程子說才與孟子說才自不同然不相妨須是子細看始得 賀孫

問三子之事成覸則若參較彼己顏子則知聖人學之必可至公明儀則篤信好學者也三者雖有淺深要之皆是尚志曰也略有箇淺深恁地看文字且須看他大意又曰大抵看文字不恁地子細分別出來又却鶻突到恁地細碎分別得出來又不曾看得大節目處又只是在落草處尋道夫曰這般緊要節目其初在道性善其中在夫道一而已矣其終在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曰然 道夫

符舜功問滕世子從孟子言何故後來不濟事曰亦是信不篤如自楚反復問孟子孟子已知之曰世子疑吾言乎則是知性不的他當時地步狹本難做又識見卑未嘗立定得志且如許行之術至淺下且延之舉此可見 可學

或問孟子初教滕文公如此似好後來只恁休了是如何曰滕國小絕長補短止五十里不過如今一鄉然孟子與他說時也只說猶可以爲善國而已終不成以所告齊梁之君者告之滕又不多時便爲宋所滅因言程先生說孔子爲乘田則爲乘田爲委吏則爲委吏爲司寇則爲司寇無不可者至孟子則必得賓師之位方能行道此便是他能大而不能小處惟聖人則無不遍大小方圓無所不可又曰如孟子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此亦是講學之有闕蓋他心量不及聖人之大故於天下事有包括不盡處天下道理儘無窮人要去做又做不徹極力做得一兩件又困了唯是聖人便事事窮

到徹底包括淨盡無有或遺正淳曰如夏商之禮孔子皆能言之却是當時杞宋之國文獻不足不足取以證聖人之言耳至孟子則曰吾未之學也而已嘗聞其略也而已賀

滕定公薨章

今欲處世事於隳敗之後乃一向討論典故亦果何益孟子於滕文公乃云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便說與齊疏之服飦粥之食哭泣盡哀大綱先正了可學

古宗法如周公兄弟之爲諸侯者則皆以魯國爲宗至戰國時滕猶稱魯爲宗國也廣

滕文公問爲國章

因說今日田賦利害曰某嘗疑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恐不解如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畎澮溝洫之類大段費人力了若自五十而增爲七十自七十而增爲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亦難盡信也僩

[illegible]

孟子說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恐亦難如此移改禮記正義引劉氏皇氏之說正是獃人說話蓋田地一方溝洫廬舍成之亦難自五十里而改爲七十里既是七十里却改爲百里便都着那趲動此擾亂之道如此則非三代田制乃王莽之制矣必大

孟子說貢助徹亦有可疑者若夏后氏既定五十而貢之制不成商周再分其田遞相增補豈不大擾聖人舉事恐不如此如王莽之封國割某地屬某國至於淮陽太守無民可治來歸京師此尤可笑正義引劉氏皇氏熊氏說皆是臆度迂儒之甚人傑

孟子說制度皆舉其綱而已如田之十一喪之三年之類方世祿是食公田之人問鄉長比長之屬有祿否曰恐未必有問士者之學如何曰亦農隙而學孰與教之曰鄉[illegible]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仕者俾教之德明

孟子只把雨我公田證周亦有公田讀書亦不須究盡細微論[illegible]

問滕文公爲善如何行王道不得只可爲後法曰他當時大故展拓不去只有五十里如何做得事看得來渠國亦不甚久便亡問所謂小國七年者非是封建小國恐是燕齊之類曰然可學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如古注之說如何曰若將周禮一一求合其說則難此二句大率有周禮制度野謂甸稍縣都行九一法國中什一以在王城豐凶易察去僞

或問耕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曰國中行鄉遂之法如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又如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皆是五五相連屬所以行不得那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賦如鄉遂却行井牧之法次第是一家出一人兵且如五家爲比比便有一箇長了井牧之法次第是三十家方出得士十人徒十人井田之法孟子說夏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此都是孟子揣度先是五十後是七十又是一百便是一番打碎一番想聖人處事必不如是勞擾又如先儒說封建古者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至周公則斥大疆界始大封侯國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伯里如此則是將那小底移動添封爲大國豈有此理禹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當時所謂國者如今溪洞之類如五六十家或百十家各立箇長自爲一處都來朝王想得禮數大段簡若後來到夏商其時皆相吞併漸漸大了至周時只有千八百國便是強國吞併爲千八百國不及五分之一矣可見其又大了周畢竟是周公封之豈有移去許多小國却封爲大國然聖人立法亦自有低昂不如此我然謂如封五

[illegible]

百里國這一段四面大山如太行却有六百里不成是又挑
出那百里外加封四百里這一段却有三百五十里不成又
去別處討一段子五十里來添都不如此殺定孟子時去
周已七八百年如今夫隋時既無人記得又無載籍可攷所
以難見得端的又周封齊魯之地是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
所以封齊魯之地極廣如魯地方千里如齊東至海西至河
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是多少廣闊 義剛

問圭田餘夫之田是在公田私田之外否曰卿受田六十邑乃
當二百四十井此外又有圭田五十畝也餘夫二十五畝乃
是十六歲以前所受在一夫百畝之外也孟子亦是言大槩
耳未必曾見周禮也 時舉

有為神農之言章

德脩解君民並耕以為有體無用曰如何是有體無用這箇連
體都不是德脩曰食豈可無但以君民並耕而食則不可不

成因君民不可並耕却不耕耕食自不可無此等是[illegible]以君民
並耕則無用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若是以君民並耕
畢竟體已不是 文蔚

排淮泗而注之江淮自不與江通大綱如此說去 謨

問振德是施惠之意否曰是然不是財惠之惠只是施之以教
化上文匡直輔翼等事是也彼既自得之復從而教之 放勳
曰曰字不當音馹 蓋

墨者夷之章

夷子以謂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似知所先後者其說如何曰人
多辭其知所先後而不知此正是夷子錯處人之有愛本由
親立推而及物自有等級今夷子先以為愛無差等而施之
則由親始此夷子所以二本矣夷子但以此解厚葬其親之
言而不知愛無差等之為二本也 去僞

更夫問愛無差等施由親始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相類
否曰既是愛無差等何故又施由親始這便是有差等了然
施由親始一句乃是夷之臨時譔出來湊孟子意却不知愛
無差等一句已不是了他所謂施由親始便是把愛無差等
之心施之然把愛人之心推來愛親是甚道理 時舉

問愛有差等此所謂一本蓋親親仁民愛物具有本末也所謂
二本是如何曰愛無差等何止二本蓋千萬本也退與彥忠
論此彥忠云愛吾親又兼愛他人之親是二愛並立故曰二
本 德明

或問二本曰事他人之親如己之親則是兩箇一樣重了如一
本有兩根也 燾

問人只是一父母所生如木只是一根株夷子却視他人之親
猶己之親如牽彼樹根強合此樹根曰愛無差等便是二本
至曰命之矣之字作夷子名看方成句法若作虛字看則不
成句法曰是 至

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僞也既是一本其中便自
然有許多差等二本則二者並立無差等矣 墨子 僴

滕文公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章

問枉尺直尋曰援天下以道若枉己便已枉道則是已失援天
下之具矣更說甚事自家身既已壞了如何直人 格

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刀鋸在前而不避非其招不往如何
強得 閎祖

詭遇是做人不當做底行險是做人不敢做底 方子

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若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 燾
射者御者都合法度方中嬖奚不能正射王良以詭御就之故
良不貴之御法而今尚可尋但是今人尋得亦無用處故不
肯侯京反時士大夫無人會騎此時御法尚存今射亦有法
一學射便要合其法度若只是胡亂射將來又學甚法不得

其後學者且亂彈謂待會了却依法元來不然其後遂與不得知學問安可不謹厥始楊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章

敬之問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曰大槩只是無些子偏曲且如此心廓然無一豪私意直與天地同量這便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些子不當於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守禮及推而見於事更無些子不合於義這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論上兩句則居廣居是體立正位是用論下兩句則立正位是體行大道是用要知能居天下之廣居自然能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也

居之問廣居正位大道曰廣居是廓然大公無私欲之蔽正位是所立處都無差過大道是事事做得合宜居字是就心上說擇之云廣居就存心上說立字是就身上說行字是就施爲上說植

居之問廣居正位大道曰廣居是不狹隘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何廣如之正位大道只是不僻曲正位就處身上說大道就處事上說植

居者心之所存廣居無私意也才有私意則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只見分小著立者身之所處正位者當爲此官則爲此官當在此則在此行者事之所由大道者非偏旁之徑荆棘之場人生只是此三事節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唯集義養氣方到此地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著他便能如此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在彼者皆我之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賜祖

問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是浩然之氣否曰然浩然之氣須是養有下工夫處居廣居以下是既有浩然之氣方能如此僩

問居天下之廣居云云如欲援孟子牢籠弟子以萬鍾孟子若去那裏立便不是正位林擇之云如不與驩言之事亦是正位曰然

公孫丑問不見諸侯章

問公孫丑言孟子不見諸侯何故千里來見梁惠王曰以史記考之此是梁惠王招之而至其曰千里而來者亦是勞慰之辭爾孟子出處必不錯了如平日在諸侯國內雖不爲臣亦有時去見他若諸侯來召則便不去蓋孟子以賓師自處諸侯有謀則就之如孟子一日將見王王不合使人來道我本就見緣有疾不可以風不知可以來見否孟子才聞此語便不肯去時坐間有楊方縣丞者云弟子稱其師不見諸侯必是其師尋常如此其見梁惠王亦須有說但今人不肯使信他說話只管信後人言語所以疑得孟子如此義剛

孟子之時時君重士爲士者不得不自重故必待時君致敬盡禮而後見自是當時做得箇規模如此定了如史記中列國之君擁彗先迎之類却非是當世輕士而孟子有意於矯之以自高也淵錄云孟子不見諸侯此不可曉

至云看得孟子於辭受取舍進退去就莫非天理時中之妙無一毫人欲之私無一毫過不及之病如謂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辭曰聞戒餽贐可受則受之皆無一毫過不及無一毫私意曰道理固是恁地而今有此事到面前這道理又知那裏安頓至

公都子問好辯章

居之問孟子豈好辯章先生令看大意曰此段最好看看見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之者是這般樣子這見得聖賢是甚麼樣大力量恰似天地有闕齾處得聖賢出來補得教周全補得周全後過得稍久又不免

有闕又得聖賢出來補這見得聖賢是甚力量有闕必補
坤之功 賀孫
堯晚年方遭水堯之水最可疑禹治之尤不可曉胡安定說不
可信掘地注海之事亦不知如何掘蓋舜甚以為做必不是
未有江河而然治天之水如何掘以注海只是不曾見中原
如何此中江河皆有路通流疑恐只是治黃河費許多力黃
河今由梁山泊入清河楚州 振
問孔子作春秋空言無補亂臣賊子何緣便懼且何足為春秋
之一治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這道理光
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
不得見及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
說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詞奧
義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
其事善者惡者了然在目觀之者知所懲勸故亂臣賊子有

卷八十三 十

所畏懼而不犯耳近世說春秋者太巧皆失聖人之意又立
為凡例加某字其例為如何去某字其例為如何盡是胡說
問孔子所書辭嚴義簡若非三傳詳著事迹也曉它筆削不
得曰想得孔子作書時事迹皆在門人弟子皆曉得聖人筆
削之意三家懼其久而泯沒也始皆筆之於書流傳既久是
以不無訛謬然孔子已自直書在其中如云夫人姜氏會齊
侯于某公與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某公薨于齊公之喪至自
齊夫人孫于齊此等顯然在目雖無傳亦可曉且如楚子侵
中國得齊桓公與之做頭抵攔得住他使之不得侵齊桓公
死又得晉文公攔遏住如橫流泛濫硬做隄防不然中國為
渰浸必矣此等義何難曉問論春秋之法曰無它法只是據
經所書之事迹而準折之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
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折衷便見
如看史記秦之所以失如何漢之所以得如何楚漢交爭楚

何以亡漢何以興其所以為是非得失成敗盛衰者何故只
將自家平日講明底道理去折衷看便見看春秋亦如此只
是聖人言語細密要人子細斟量考索耳問胡文定春秋解
如何曰說得太深蘇子由教人看左傳不過只是看它事之
本末而以義理折衷去取之耳 僩
孟子苦死要與楊墨辯是如何與他有甚冤惡所以闢之如不
共戴天之讎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才說道要距楊墨
便是聖人之徒如人逐賊有人見了自不與捉這便喚做是
賊之黨賊是人情之所當惡若說道賊當捉當誅這便是主
人邊人若說道賊也可捉也可恕這只喚做賊邊人 賀孫
問孟子好辯一節曰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孟子却不管他蓋
他只壞得箇粗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著與之辯時舉謂
當時人心不正趨向不一非孟子力起而闢之則聖人之道
無自而明是時真箇少孟子不得曰孟子於當時只在私下

卷五十五 十二

恁地說所謂楊墨之徒也未怕他到後世却因其言而知聖
人之道為是知異端之為非乃是孟子有功於後世耳 輔廣
因居之看好辯一章曰墨氏愛無差等故視其父如路人楊氏
只理會自己所謂修其身而外天下國家者故至於無君要
之楊墨即是逆理不循理耳如一株木順生向上去是順理
今一枝乃逆下生來是逆理也如水本潤下今洪水乃橫流
是逆理也禹掘地而注之海乃順水之性使之潤下而已暴
君壞宮室以為汙池棄田以為園囿民有屋可居有地可種
桑麻今乃壞而棄之是逆理也湯武之舉乃是順理如楊墨
逆理無父無君邪說誣民仁義充塞便至於率獸食人人相
食此孟子極力闢之亦只是順理而已 此一段多備本先生意未全錄 節
敬之問楊墨曰楊墨只是差了些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
蓋楊氏見世間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
其身以自高如荷蕢接輿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而

自為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或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之在他人則後救之若君親與他人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便是無父此二者之所以為禽獸也孟子之辯只緣是放過不得今人見佛老家之說者或以為其說似勝吾儒之說或又以為彼雖說得不是不用管他此皆是看他不破故不能與之辯若真箇見得是害人心亂吾道豈容不與之辯所謂孟子好辯者非好辯也自是住不得也 南升

問墨氏兼愛何遽至於無父曰人也只孝得一箇父母那有七手八脚愛得許多能養其父無闕則已難矣想得他之所以養父母者粗衣糲食必不能堪蓋他既欲兼愛則其愛父母也必疎其孝也不周至非無父而何墨子尚儉惡樂所以說里號朝歌墨子回車想得是箇淡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又問率獸食人亦深其弊而極言之非真有此事也曰不然即它之道便能如此楊氏自是箇退步愛身不理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沒合殺使天下倀倀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尚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楊氏即老莊之道少間百事廢弛遂啓夷狄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又如梁武帝事佛至於社稷丘墟亦其驗也如近世王介甫其學問高妙出入於老佛之間其政事欲與堯舜三代爭衡然所用者盡是小人聚天下輕薄無賴小人作一處以至遺禍至今他初間也何嘗有啓狄亂華率獸食人之意只是本原不正義理不明其終必至於是耳或云若論其脩身行己人所不及曰此亦是他一節好其他很厲偏僻招合小人皆其資質學問之差亦安得以一節之好而蓋其大節之惡哉吁可畏可畏 僩

問墨氏兼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為我何以疑於義曰楊朱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逍遙物外僅足其身不管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耳然終不似也 僩○論楊墨辭見盡心上及異端類

孟子言我欲正人心蓋人心正然後可以有所為今人心都不正了如何可以理會

朱子語類卷第五十六討十一版

孟子六

離婁上

離婁之明章

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儻上無道揆則下雖有奉法守一官者
亦將不能用而去之矣朝不信道工不信度信如僞信之信
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不敢逾越惟其不信所
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他冒法以為姦便是不
信度也因歎曰看得道理熟見世間事才是苟且底鮮有不
害事雖至小之事以苟且行之必亦有害而況大事乎只是
信不及所以苟且凡云且如此作且如此過去皆其弊也凡
見人說某人做得甚好做得甚無病這便是循理者見人說
某人做得有害其中必有病如今人所以苟且者只為見理
不明故苟且之心多若是見得道理熟自然有所分別而不

肯為非矣時舉○僩
上無禮下無學此學謂國之俊秀者前面工是百官守法度者
此學字是責學者之事惟上無教下無學所以不好之人並
起而居高位執進退黜陟之權盡做出不好事來則國之喪
亡無日矣所以謂之賊民蓋國以只非賊而何然其要只在
於仁者宜在高位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僩
問責難之恭陳善閉邪之敬何以別曰大槩也一般只恭意思
較闊大敬意思較細密如以堯舜三代望其君不敢謂其不
能便是責難於君便是恭陳善閉邪是就事上說蓋不徒責
之以難凡事有善則陳之邪則閉之使其君不陷於惡便是
敬責難之恭是尊君之詞先立箇大志以先王之道為可必
信可必行陳善閉邪是子細着工夫去照管務引其君於當
道陳善閉邪便是做那責難底工夫不特事君為然為學之
道亦如此大立志向而細密着工夫如立志以古聖賢遠大

自期但是責難然聖賢為法於天下我猶未免為鄉人其何
以到須是擇其善者而從之其非者而去之如日用間凡一
事須有箇是有箇非去其非便為是克去己私便復禮如此
雖未便到聖賢地位已是入聖賢路了淳
責難於君謂之恭以堯舜望之而不敢以中才常主責之非尊
之而何陳善閉邪謂之敬此是尊君中細密工夫問人臣固
當望君以堯舜若度其君不足與為善而不之諫或謂君為
中才可以致小康而不足以致大治或導之以功利而不輔
之以仁義此皆是賊其君否曰然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
事望其君責他十分事臨了只做得二三分若只責他二三
分少間做不得一分矣若論才質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
不同然吾之所以導之者則不可問其才志之高下優劣但
當以堯舜之道望他如飯必用喫衣必用着脾胃壯者喫得
來多弱者喫得來少然不可不喫那飯也人君資質縱說卑

近不足與有為然不修身得否不講學得否不明德得否此
皆是必用做底得隨他資質做得出來自有高下大小然
不可不如此做也孔子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這般言語是鐵定底條法更改易不得如此做則成不如此
做則敗豈可謂吾君不能而遂不以此望之也僩
問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曰恭是就人君分上理
會把他做箇大底人看致恭之謂也敬只是就自家身上做
如陳善閉邪是在己當如此做者
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
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壽

規矩方圓之至章

問規矩方圓之至也曰規矩是方圓之極聖人是人倫之極蓋
規矩便盡得方圓聖人便盡得人倫故物之方圓者有未盡
處以規矩為之便見於人倫有未盡處以聖人觀之便見惟

聖人都盡無一毫之不盡故為人倫之至 燾

問欲為君至堯舜而已矣昨因看近思錄如看二典便當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某謂堯所以治民脩己而已舜所以事君誠身以獲乎上而已曰便是不如此看此只是大槩說讀書之法而已如何恁地硬要樁定一句去包括他得若論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是事事做得盡且如看堯典自欽明文思安安以至終篇都是治民底事自欽明文思至格于上下是一段自克明俊德至於變時雍又是一段自乃命羲和至庶績咸熙又是一段後面又說禪舜事無非是治民之事舜典自濬哲文明以至終篇無非事君之事然亦是治民之事不成說只是事君了便了只是大槩言觀書之法如此或曰若論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二典亦不足以盡之曰也大槩可見 僩

或問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不仁何以亦曰道曰此譬如說有

小路有大路何疑之有 去僞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猶言好底道理不好底道理也若論正當道理只有一箇更無第二箇所謂夫道一而已矣者也因言胡季隨主其家學 云云 仁仲觀 ○下視胡

三代之得天下章

廢興存亡惟天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 呂燾

愛人不親章

聖人說話是趲上去更無退後來孟子說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這都是趲向上去更無退下來如今人愛人不親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親也休治人不治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治也休禮人不答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答也休我也不解恁地得你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我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大家做箇鶻突沒理會底人范忠宣所說以恕己之心恕人且如自家不孝也教天下人不消得事其親自家不忠也教天下人不消事其君自家不弟也教天下人不消事其兄自家不信也教天下人不消信其友恁地得不得還有這道理否又曰張子韶說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到事父下點做一句看他說以聖人之所難克這正是聖人因責人而點檢自家有未盡處如何恁地說了而今人多說章句之學為陋某看見人多因章句看不成句却壞了道理又曰明道言忠恕二字要除一箇更除不得須是忠方可以行其恕若自家不穿窬便教你不穿窬方喚做恕若自家穿窬却教別人不穿窬這便不是恕若自家穿窬也教大家穿窬這也不是恕雖然聖人之責人也輕如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教他且存得這道理也得小人革面教他且革面也得又不成只恁地也須有漸又曰堯舜其猶病諸聖人終是不足 賀孫

為政不難章

吳伯英問不得罪於巨室曰只是服得他心 佐

天下有道章

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是以賢德論小役大弱役強全不睹是只是以力論 植

鄭問小役大弱役強亦曰天何也曰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 淳

仁不可為衆為猶言難為弟難為兄之為言兄賢難做他弟弟賢難做他兄仁者無敵難做衆去抵當他 端蒙

仁不可為衆也毛公注亦云盛德不可為衆也鳶飛戾天注亦曰言其上下察也此語必別有箇同出處如金聲玉振見賈云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必是古語當

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今之為國者論為治則曰不消做十分底事只隨風俗做便得不必須欲如

堯舜三代只恁地做天下也。治為學者則曰做人也，不須做到孔孟十分，事且做得一二分也得。盡是這樣苟且見識，所謂聽天所命者也。僩

自暴者章

問自暴自棄之別。曰：孟子說得已分明。看來自暴者便是剛惡之所為，自棄者便是柔惡之所為也。時舉

自暴是非毀道理底，自棄是自放棄底。賜

言非禮義，以禮義為非而拒之以不信，自暴，自賊害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自謂不能而絕之以不為，自棄，自棄絕也。閎祖

先生問梁：自暴自棄如何？梁未答。先生曰：言非禮義，非如非先王之道之非，謂所言必非詆禮義之說為非道，是失之暴戾。我雖言而彼必不肯聽，是不足與有言也。自棄者，謂其意氣卑弱，志趣凡陋，甘心自絕，以為不能。我雖言其仁義之美，而彼以為我必不能居仁由義，是不足有為也。故自暴者強，自棄者弱。伊川云：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梁云：平日大為科舉累。曰：便是科舉不能為累。卓

問：向所說自暴作自賊，暴與今集注暴害也不同。曰：也只是害底，是如暴其民。甚言非禮義謂之自暴，要去非議這禮義，如今人要罵道學一般，只說道這許多做好事之人自做許多模樣，不知這道理是人人合有底，他自恁地非議，是他自害了這道理。賀孫

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自人身言之，則有動靜；自理言之，則是仁義。祖道

居下位章

誠是天道，纔人只說得思誠。淳

敬之問：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思誠莫須是明善否？曰：明善自是明善，思誠自是思誠。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獨。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上面又自有工夫在。誠者都是實理了，思誠者恐有不實處，便思去實它。誠者天之道，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它恁地。聖人仁便真箇是仁，義便真箇是義，更無不實處。在常人說仁時，恐猶有不仁處；說義時，恐猶有不義處，便著思有以實之，始得。時舉

問：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此是以實理見之於用，故便有感通底道理。曰：不是以實理去見之於用，只是既有其實，便自能感動得人也。因言孟子於義利間辨得毫釐不差，見一事來，便劈做兩片，便分箇是與不是，這便是集義處。義是一柄刀相似，才見事到面前，便與他割制了。賜

伯夷辟紂章

才卿問：伯夷是中立而不倚，下惠是和而不流否？曰：柳下惠和而不流之事易見，伯夷中立不倚之事何以驗之？陳曰：扣馬之諫，餓而死，此是不倚。曰：此謂之偏倚亦可，何以見其不倚？[illegible]曰：劉用之曰：伯夷居北海之濱，若將終身焉，及聞西伯善養老，遂來歸之，此可見其不倚否？曰：此下更有一轉，方是不倚。蓋初聞文王而歸之，及武王伐紂而去之，遂不食周粟，此可以見其不倚也。賜文蔚錄少異

求也為季氏宰章

至之問：如李悝盡地力之類，不過欲教民而已，孟子何以謂任土地者亦次於刑？曰：只為他是欲富國，不是欲為民，但強占土地開墾將去，欲為己物耳，皆為君聚斂之徒也。時舉

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他欲致富強而已，無教化仁愛之本，所以為可罪也。僩

恭者不侮人章

聖人但顧義理之是非，不問利害之當否，衆人則反是。且如恭儉，聖人但知恭儉之不可不為，衆人則以為我不侮人則人亦不侮我，我不奪人則人亦不奪我，便是計較利害之私

要之聖人與眾人做處便是吾儒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
情者也道夫

淳于髡曰章

事有緩急理有大小這樣處皆須以權稱之或問執中無權之
權與嫂溺援之以手之權微不同否曰執中無權之權稍輕
嫂溺援之以手之權較重亦有深淺也僩

人不足與適章

大人格君心之非此謂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箇開
導底道理不但默默而已伊川解遇主于巷所謂至誠以感
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正
此意也或曰設遇暗君將如何而格之曰孔子不能格魯哀
孟子不能格齊宣諸葛孔明之於後主國事皆出於一己將
出師先自排布宮中府中許多人後主雖能聽然以資質
之庸難以變化孔明雖親寫許多文字與之亦終不能格之

凡此皆是雖有格君之理而終不可以致格君之功者也僩（可學錄云須有不好君處須格曰其精神作之問 須有以感之要之有此理在我而後人看不可掩）

人不足與適至格君心之非三句當作一句讀某嘗說此處與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皆須急作連下句讀若偶然
見去下句豈不害事方子

人之患章

孟子一句者如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之類當時議論須多今其
所記者乃其要語爾

孟子謂樂正子曰章

德修謂樂正子從子敖之齊未必徒餔啜曰無此事豈可遽然
加以此罪文蔚

仁之實章

或問事親從兄一段曰緊要在五箇實字上如仁是親親而仁
民仁民而愛物義是長長貴貴尊賢然在家時未便到仁民
愛物未事君時未到貴貴未從師友時未到尊賢且須先從
事親從兄上做將去這箇便是仁義之實仁民愛物貴貴尊
賢是仁義之英華若理會得這箇便知得其他那分明見得
而守定不移便是智之實行得恰好便是禮之實由中而出
無所勉強便是樂之實大凡一段中必有緊要處這一段便
是這箇字緊要閎祖

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此數句某常曾入思慮來
嘗與伯恭說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實有對理而言
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今這實字不是
名實事實之實正是華實之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
愛人利物無非是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忠君弟長
無非是義事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乃是仁義
底華采文蔚

問仁義之實曰須是理會得箇實字方曉得此章意思這實字
便是對華字且如愛親仁民愛物無非仁也但是愛親乃是
切近而真實者乃是仁最先發處至於仁民愛物乃遠而大
了義之實亦然變孫

事親是孝從兄是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人將孝弟低看了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直是如此竊問仁之實事親是
也切謂實者是事親得其驩心當此時直是和悅此是實否
曰不然此乃樂之實樂斯二者之事但事親從兄是仁義之
根實處最初發得來分曉向亦曾理會此實字却對得一箇
華字親親仁也仁民愛物亦仁也事親是實仁民愛物乃華
也德明

問事親從兄有何分別曰事親有愛底意思從兄有嚴底意思
又曰有敬底意思問從兄如何為義之實曰言從兄則有可
否問所以同處如何曰不當論同問伊川以為須自一理中
別出此意如何曰只是一箇道理發出來偏於愛底些子便

是仁偏於發處此子便是義又曰此亦怕人便說理一 節
問事之當為者皆義也如何專以從兄言之曰從兄乃事之當
為而最先者又問事親豈非事之當為而不歸之義何也曰
已與親乃是一體豈可論當為不當為 植
問義之實從兄是也曰義是那良知良能底發端處雖小兒子
莫不愛父母到長大方理會得從兄所謂及其長也無不知
敬其兄此義發端處 植
問孟子言義之實從兄是也中庸却言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甚
不同如何曰義謂得宜尊賢之等道理宜如此曰父子兄弟
皆是恩合今以從兄為義何也曰以兄弟比父子已是爭得
些問五典之常義主於君臣今曰從兄又曰尊賢以敬事
立言不同其實則一否曰然 德明
問孟子言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義之實從兄是也不知羞
惡與從兄之意如何相似曰不要如此看且理會一處上義

理教通透了方可別看如今理會一處未得却又牽一處來
衮同說少間愈無理會處聖賢說話各有箇歸著且從他說處
向那字上理會去 木之
問性中雖具四端五常其實只是一理故孟子獨以仁義二者
為主而以禮為節文斯二者智為知斯二者蓋明仁義二者
之中又當以仁為主蓋仁者愛之理愛之得其當則義也曰
義却是當愛不當愛 植
問仁之實事親是也一段似無四者只有兩箇以禮為節文斯
二者智是知斯二者只是兩箇生出禮智來曰太極初生亦
只生陰陽然後方有其他底 節
問孟子言禮之實節文斯二者知之實知斯二者禮知似無專
位今以四德言却成有四箇物事曰也只是一處如此說有
言四箇底有言兩箇底有言三箇底不成說道他只說得三
箇遺了一箇不說四箇言兩箇如扇一面青一面白一箇說

這一邊謂之青扇一箇說那一邊謂之白扇不成道說青扇
底是說白扇底不是 節
專言仁則包三者言仁義則又管攝禮智二者如智之實知斯
二者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德明
問節文之文曰文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 節
節者等級也文不直回互之貌 節
朱飛卿問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曰如今恁地勉強安排如
何得似樂到得常常做得熟自然浹洽通快周流不息油然而
生不能自已只是要到這樂處實是難在若只恁地把捉安
排纔忘記又斷了這如何得樂如何得生問如今也且着恁
地把捉曰固是且着恁地須知道未是到處須知道樂則生
處是當到這地頭恰似春月草木許多芽蘗一齊爆出來更
止遏不得緣問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
不知敬其兄這箇不是旋安排這只就他初發上說曰只如

今不能常會如此孩提知愛其親如今自失了愛其親意思
及壯長也知敬其兄如今自失了敬其兄意思須着理會孟
子所以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須要常常恁地要之須
是知得這二者使常常見這意思方會到得樂則生矣處要
緊却在知斯二者弗去是也二句上須是知得二者是自家
合有底不可暫時失了到得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既知了又
須着檢點教詳密子細節節應拍方始會不間斷方始樂方
始生孟子又云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
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與知斯二者節
文斯二者一段語勢有不同一則說得快急一則說得有許
多節次次序詳密又曰樂則生如水之流撥盡許多擁塞之
物只恁滔滔流將去 賀孫

天下大悅章

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得乎親者不問

事之是非但能曲爲承順則可以得其親之悅苟父母有做
得不是處我且從之苟有孝心者皆可然也順乎親則和那
道理也順了非特得親之悅又使之不陷於非義此所以爲
尤難也 僩
恭父問不得乎親以心言不順乎親以道言道謂喻父母於道
恐如此看得不可爲人不可爲子兩字出曰人字只說大綱
子字却說得重不得乎親之心固有人承顏順色看父母做
甚麼事不問是非一向不逆其志這也是得親之心然猶是
淺事惟順乎親則親之心皆順乎理必如此而後可以爲子
所以又說烝烝乂不格姦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
天下之爲父子者定 賀孫
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是無一事不是處知親之心也那了下
面所以說瞽瞍底豫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

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盡性 人傑

朱子語類卷第五十七計一十五板

孟子七

離婁下

舜生於諸馮章

若合符節以玉爲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
則左右相合以爲信先生曰古人符節多以玉爲之如牙璋
以起軍旅周禮中有以玉爲符節又有竹符又有英蕩符蕩
小節竹今使者謂之蕩節也刻之爲符漢有銅虎符竹使符
銅虎以起兵竹使郡守用之九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
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以爲信也曲禮曰獻田地者執右
契右者取物之券也如發兵取物徵召皆以右取之也 閎祖 僩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鄭之虎牢即漢之成皐也虎牢之下即溱洧之水後又名爲汜
水關子產以乘輿濟人之所也聞人務德以爲孟子之言非

是其說以爲溱洧之水其深不可以施梁柱其淺不可以涉
豈可以濟乘輿蓋溱洧之水底皆是沙故不可以施梁柱但
可用舟渡而已李先生以爲疑或是偶然橋梁壞故子產因
用其車以渡人然此類亦何必深考孟子之意但言爲政者
當務民之宜而不徒以小惠耳 閎○焯錄云或問乘輿豈可以涉水曰想有可涉處問人
秀州人
問子產之事以左傳考之類非不知爲政者孟子之言姑以其
乘輿濟人一事而議之耳而夫子亦止以惠人目之又謂其
猶衆人之母知食而不知教豈非子產所爲終以惠勝歟曰
致堂於惠人也論此一段甚詳東坡云有及人之近利無經
世之遠圖亦說得盡封鄭有章只是行惠人底規模若後世
所謂政者便只是惠 大雅

中也養不中章

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蔡看非速使之中使之才漸民以仁

摩氏以義之謂也下以善教人同 節

言人之不善章

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恐是孟子因事而言之 僴

仲尼不為已甚章

仲尼不為已甚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如人合喫八棒只打八棒不可說這人可惡更添一棒稱人之善不可有心於溢美稱人之惡不可溢惡皆不為已甚之事也或上龜山書云徐行後長得堯舜之道不為已甚知仲尼之心龜山讀之甚喜蓋龜山平日喜說此兩句也 僩

問仲尼不為已甚此言本分之外無所增加爾曰已訓太又問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治亦進亂亦進不羞汙君不辭小官氣象可謂已甚矣而目之曰聖人之清和似頗難會須之乃曰雖是聖終有過當處又問伯夷不念舊惡求仁得仁以是清中之和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以亦是和中之清曰然

凡所謂聖者以其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意若所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皆不為也這便是聖人同處便是無私意處但只是氣質有偏比之夫子終有不中節處所以易說中正伊川謂正重於中中不必正也言中則正已在其中蓋無正則做中不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必能中也夷惠諸子其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所及也又問夷惠皆言風而不以言伊尹何哉曰或者以伊尹為得行其道而夷惠不得施其志故有此論似不必然亦偶然爾道夫曰以意揣之切恐伊尹勝似夷惠得些曰也是伊尹體用較全項之後曰夷惠高似伊尹伊尹大似夷惠 燾

大人者章

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 時舉○或錄云只是白直做將去無許多曲折心又云坦然明白事事理會得都無許多 盡乃

敬之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曰這須著兩頭看大人無不知無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大人者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之心若失了此心使些子機關計些子利害便成箇小底人不成箇大底人了大人心下沒許多事 賀孫

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此兩句相拗如何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做出蓋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是無知覺底純一無偽大人是有知覺底純一無偽 賀孫○義剛錄云大人之所以為大人者却緣是他存得那赤子之心而今不可將大人之心只作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只是無所知覺一無偽說蓋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而純一無偽赤子之心未有所知而純一無偽

厚之問赤子之心曰止取純一無偽未發時雖與聖人同然亦無知但衆人既發時多邪僻而赤子尚未然耳 僴

問赤子之心指已發而言然亦有未發時曰亦有未發時但孟

子所論乃指其已發者耳良久笑曰今之大人也無那赤子時心 蓋卿

問赤子之心莫是發而未遠乎中不可作未發時看否曰赤子之心也有未發時也有已發時今欲將赤子之心專作已發看也不得赤子之心方其未發時亦與老稚賢愚一同但其已發未有私欲故未遠乎中耳 端蒙

旋問赤子之心曰程子道是已發而未遠如赤子飢則啼渴則欲便是已發 寓

養生者章

王德脩云親聞和靖說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曰親之生也好惡取舍得以言焉及其死也好惡取舍無得而言當是時親之心即子之心子之心即親之心故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先生曰亦說得好 僴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君子深造之以道語勢稍倒道字合在深造之前趙岐云道者進爲之方亦不甚親切道只是進學之具深造者從此挨向前去如之以二字尋常言語般去處多將作助語打過了要之却緊切如夜氣不足以存與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以字皆不虛設既醉以酒既飽以德皆是也 謨

問道者進爲之方如何曰此句未甚安却只是循道以進耳道字在上 可學

敬之問道者進爲之方曰是事事皆要得合道理取之左右逢其原到得熟了自然日用之間只見許多道理在眼前東邊去也是道理西邊去也是道理都自湊合得著故曰逢其原如水之源流出來這邊也撞着水那邊也撞着水 賀孫

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曰只深造以道便是要自得之此政與淺迫相對所謂深造者當知非淺迫所可致若欲淺迫求之便是強探力取只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直是深後便有自得處在其中又曰優游饜飫都只是深造後自如此非是深造之外又別欲自得也與下章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之意同 蓋

君子深造之以道道只是道理恁地做恁地做深造是日日恁地做而今人造之不以其道無緣得自得深造之以道方始欲其自得看那欲字不是深造以道便解自得而今說得多又剩了說得少又說不出皆是不自得 燾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如何曰深造云者非是急迫遽至要舒徐涵養期於自得而已自得之則自信不疑而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於道也深資之深則凡動靜語嘿一事一物無非是理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也又問資字如何說曰取也資有資藉之意資之深謂其所資藉者深言深得其力也 謨○去僞同

或問君子深造之以道一章曰深造之以道語似倒了以道字在深造字上方是蓋道是造道之方法循此進進不已便是深造之猶言以這方法去深造之也今曰深造之以道是深造之以其方法也以道是功夫深造是做功夫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之次序即是造道之方法若人爲學依次序便是以道不依次序便是不以道如爲仁而克己復禮便是以道若不克己復禮別做一般樣便是不以道能以道而爲之不已造之愈深則自然而得之既自得之而爲我有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這一句又要人看蓋是自家既自得之則所以資藉之者深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只管取只管有源源地出來無窮自家資他他又資給自家如掘地在下藉上面原頭水來注滿若原頭深則源源來不竭若淺時則易竭矣又如富人大寶藏裏面只管取只管有取之左右逢其原蓋這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那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事事物物頭頭件件皆撞着這道理如資之深那原頭水只是一路來到得左右逢原四方八面都來然這箇只在自得上才自得則下面節次自是如此 叔器○一云資字讀如資事父以事君之資讀訓取字○蕭

子善問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一節曰大要在深造之以道此是做工夫處資是他資助我資給我不是我資他他那箇都是資助我底物事頭頭撞着左邊也是右邊也是都湊着他道理原頭處原頭便是那天之明命滔滔汨汨底似那一池有源底水他那源頭只管來得不絕取之不禁用之不竭來供自家用似那魚湊活水相似却似都湊着他源頭且如爲人君便有那仁從那邊來爲人臣便有那箇敬從那邊來子之孝有那孝從那邊來父之慈有那慈從那邊來只是那道理原頭處莊子說將原而往便是說這箇自家靠着他原頭底這箇道理左右前後都見是這道理莊子說在谷滿谷在坑滿坑他那資給我底物事深遠自家這裏頭頭

湊着他原頭植錄同。賀孫錄下
子善問君子深造之以道造是造道欲造道又着以道語意似以道深造曰此只是進爲不已亦無可疑公將兩箇道字來說却不分曉賀孫問深造之造字不可便做已到說但言進進做將去又必以其方曰然又問取之左右逢其原是旣資之深則道理充足取之至近之處莫非道理曰資字恰似資給資助一般資助旣深看是甚事來無不湊着這道理不待自家將道理去應他只取之左右便撞着這道理如有源之水滾滾流出只管撞着他若是所資者淺略用出便枯竭了莊子說庖丁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正是此意爲人君便自撞着箇仁道理爲人臣便自撞着箇敬道理爲人子便自撞着箇孝道理爲人父便自撞着箇慈道理與國人交便自撞着箇信道理無適而不然 賀孫

居之安只是如人之居住得那裏安穩只是從初本原如此到熟處左右皆逢之 謨

或問自得章文義莫有節次否曰此章重處只在自得後其勢自然順下來才恁地便恁地但其間自不無節次若是全無節次孟子何不說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曰尹先生却正如此說曰看他說意思自別孟子之意是欲見其曲折而詳言之尹先生之言是結纂其首尾而略言之自孟子後更無人會下這般言語

或問程子之說如何曰必須以道方可潜心積慮優游饜飫若不以道則潜心積慮優游饜飫做甚底 燾

博學而詳說之章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㨿先難而後易凡事皆然 道夫

問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如何曰約自博中來但博學又詳說講貫得直是精確將來臨事自有箇頭緒才有頭緒便見簡約若是平日講貫得不詳悉及至臨事只覺得千頭萬緒更理會不下如此則豈得爲約 去僞

問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也曰貫通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尋討箇約公說約處却是通貫了又別去尋討箇約豈有此理伊川說格物處云但積累多後自然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後便是學之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楊通老問世間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知箇約處者何故曰他合下博得來便不是了如何會約他更不窮究這道理是如何都見不透徹只是搜求隱僻之事鉤摘奇異之說以爲博如此豈能得約今世博學之士大率類此不讀正當底書不看正當注疏偏揀人所不讀底去讀欲乘人之所不知以誇人不問義理如何只認前人所未說今人所未道者則取之以爲博如此如何望到約處又曰某嘗不喜揚子雲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多聞欲其約也多見欲其卓也說

多聞了又更要一箇約去守他正如公說這箇是所守者約不是守之以約也 僴

徐子曰章

所謂聲聞過情這箇大段務外郎當且更就此中間言之如爲善無真實懇惻之意爲學而勉强苟且徇人皆是不實須就此反躬思量方得 僴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章

敬之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曰人與萬物都一般者理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過無有不通雖間有氣稟昏底亦可克治使之明萬物之心便包許多道理不過雖其間有稟得氣稍正者亦止有一兩路明如禽獸中有父子相愛雌雄有別之類只有一兩路明其他道理便都不通便推不去人之心便虛明便推得去就大本論之其理則一纔稟於氣便有不同賀孫問幾希二字不是說善惡

之間乃是指這些好底說故下云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只爭這些子賀孫○時舉錄云人物之所同者一理也所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無所不明禽獸便昏了只有一兩路子明人之虛靈皆推得去禽獸便推不去人若以私欲蔽了這箇虛靈便是禽獸人與禽獸只爭這些子所以謂之幾希

徐元昭問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如何是存之曰存是存所以異於禽獸者何故至存之方問因問元昭存何物元昭云有所見曰不離日用之間曰何謂日用之間曰凡周旋運用曰此乃禽獸所以與人同須求其所以與人異者僧問佛如何是性曰耳能聞目能見他便把這箇作性不知這箇禽獸皆知人所以異者以其有仁義禮智若爲子而孝爲弟而悌禽獸豈能之哉元昭又云萬物皆備於我此言人能備禽獸之不備曰觀賢此言元未嘗究竟可學○謨錄別出

元昭問君子存之曰存是存其所以異於禽獸之道理今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耳飢食渴飲之類皆其與禽獸

同者也釋氏云作用是性或問如何是作用云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此是說其與禽獸同者耳人之異於禽獸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釋氏元不曾存得謨

知而不存者有矣未有不知而能存者也君子存之○謨

明於庶物如物格閎祖

或問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之義有淺深否曰察深於明明只是大槩明得這箇道理爾又問與孝經事天明事地察之義如何曰這箇明察又別此察字卻訓著字明字訓昭字事父孝則事天之道昭明事母孝則事地之道察著孟子所謂明察與易係明於天之道察於人之故同去僞

子善問舜明庶物察人倫文勢自上看來此物字恐合作禽獸說曰不然明於庶物豈止是說禽獸禽獸乃一物凡天地之

問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然有多少不甚要緊底事旁看來惟是於人倫最緊要賀孫

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是見得事事物物之理無一毫之未盡所謂仁義者皆不待求之於外此身此心渾然都是仁義謨

守約問孟子何以只說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曰說自是渾然舜知是就事物上經歷一一理會過賀孫

問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若學者須是行仁義方得曰這便如適來說三月不違意他是平日身常在仁義內即徒地行出學者身在外了且須去求仁義就上行然又須以由仁義行爲準的方得賀孫

符舜功言只是由仁義行好行仁義便有善利之分曰此是江西之學豈不見上面分明有箇舜字惟舜便由仁義行他人須窮理知其爲仁爲義從而行之且如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既未能安仁亦須是利仁利仁豈是不好底知仁之爲利而行之不然則以人欲爲利矣德明

禹惡旨酒章

問禹惡旨酒好善言湯執中文王望道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坐以待旦此等氣象在聖人則謂之兢兢業業純亦不已在學者則是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之意否曰他本是說聖人又曰讀此一篇使人心惕然而常存也燾

問湯執中立賢無方是執中道以立賢否曰不然執中自是執中立賢自是立賢只這執中卻與子莫之執中不同故集注下謂執謂守而不失湯只是要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人傑

問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上文既是各舉一事言四聖人之事亦多周公如何施之曰此必是周公曾如此說大抵所舉四事極好此一處自舜推之至於孔子可學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此不可考恐是周公自有此語如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此直是周公曾如此欲公明儀但

寧之爾。四事極說得好。泄字有狎底意思。賀

因論泄邇忘遠，老蘇說，非曰聖人心如潮水上來漸漸瀰漫一時皆到，無有遠邇。方

王者之迹熄章

問：「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曰：「這道理緊要在王者之迹息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息，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之詩不復作於上，而詩降而爲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也。」謨

莊仲問：「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先儒謂自東遷之後，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矣。恐是孔子刪詩之時降之。」曰：「亦是他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如周南、召南當初在鎬豐之時，其詩爲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爲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爲二雅，自二雅退而爲王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文蔚

可以取章

可以取，可以無取，是先見得可以取，後來却見得可以無取，如此而取之，則傷廉矣。蓋後來見者較是故也。與、死亦然。淳

正卿問：「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亦下二聯之義。」曰：「看來可以取，是其初略見得如此；可以無取，是子細審察見得如此。如夫子言『再思』一般。下二聯放此。庶幾不礙，不然，則不取却是過厚，而不與、不死却是過薄也。」炎祖

可以取，可以無取，此段正與孔子曰「再斯可矣」相似。凡事初看尚未定，再察則已審矣，便用決斷始得。若更加之思焉，則私意起而非義理之本然。僩

「可以取，可以無取」云云。夫取爲傷廉，固也；若與者本惠，死者本勇，而乃云傷惠傷勇者，謂其過予與無益之死耳。且學者知所當予而不至於吝嗇，知所當死而不至於偷生，則幾矣。燾

孟子言「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他主意只在取傷廉上，且將那與傷惠來相對說。其實與之過厚些子，不害其爲厚；若纔過取，便傷廉，便是不好。過與畢竟當下是好意思，與了再看之，方見得傷惠。與傷廉不同，所以子華使於齊，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雖說他不是，然亦不大故責他；只是纔過取，便深惡之，如冉求爲之聚斂而欲攻之是也。僩

天下之言性也章

問：「則故而已矣」，故是如何？曰：「故是箇已發見了底物事，便分明易見。如公都子問性，孟子却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蓋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惻隱羞惡之類却是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言。只看這箇，便見得性。集注謂『故者是已然之迹也』，是無箇字得下，故下箇『迹』字。」蒙

問：「則故而已矣。」曰：「性是箇糊塗不分明底物事，且只就那故上說。故却是實有痕迹底。故有兩件，如水之有順利者，又有逆行者。畢竟順利底是善，逆行底是惡。所以說『行其所無事』，又說『惡於鑿』，鑿則是那逆行底。又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性是糊塗底物事，情却便似實也。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這便是情。」植

敬之問：「故是已然之迹，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以利爲本，是順而不咈之意。」曰：「利是不假人爲而自然者。如水之就下，是其性本就下，只得順他；若激之在山，是不順其性，而以人爲之也。如『無惻隱之心，非人；無羞惡之心，非人』，皆是自然而然。惟智者知得此理，不假人爲，順之而行。」[illegible]升卿別出。時舉

敬之問：「故者以利爲本，如火之炎上，水之潤下，此是故。人不拂他潤下炎上之性，是利。」曰：「故是本然底，利是他自然底。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固是他本然之性如此，然水自然潤下，火自然炎上，便是利。到智者行其所無事，方是人知得自然底

從而順他時舉閎祖同。
故是已然之迹如水之下火之上父子之必有親孟子說四端
皆是然雖有惻隱亦有殘忍故當以順為本如星辰亦有逆
行大要循躔度者是順問南軒說故作本然曰如此則善外
別有本然孟子說性乃是於發處見其善荀揚亦於發處說
只是道不著問既云於發處見伊川云孟子說性乃極本窮
源之性曰是因發以見其原曰然可學
問之說故者以利為本如流水相似有向下無向上是順他去
曰故是本來底以順為本許多惻隱羞惡自是順出來其理
自是如此孟子怕人將不好底做出去故就其善者為
利之本如水之就下[illegible]之可[illegible]便是[illegible]不利者為本如
伊川說荀子[illegible]仁性[illegible]是出來便惡了荀子
因此便道人性本惡[illegible]說塗之人皆可為禹便是性善了
他只說得氣質之性自是不覺[illegible]
卷五十七　十二
故只是已然之迹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潤下炎上便是故也
父子之所以親君臣之所以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然皆有
箇已然之迹但只順利處便是故之本如水之性固下也然
搏之過顙激之在山亦豈不是水哉但非其性爾仁義禮智
是為性也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遜智之是非此即性
之故也若四端則無不順利然四端皆有相反者如殘忍
之非仁不恥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即故之
不利者也伊川發明此意[illegible]所惡於
智者非所謂以利為本也[illegible]是尊說
性但謂天下之說性者只說得故而已後世如荀卿言性惡
揚雄言善惡混但皆說得下面一截皆不知其所以謂之故
者如何遂不能以利為本而然也荀卿之言只是說得如此
到底滅這道理不得只就性惡篇謂塗之人皆可為禹只此
自可見故字若不將已然之迹言之則下文若求其故之言
如何可推曆家自今日推算而上極於太古開闢之時更無
差錯只為有此已然之迹可以推測耳天與星辰間或躔度
有少差錯久之自復其常以利為本亦猶天與星辰循常度
而行苟不如此皆鑿之謂也謨
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故猶云所為也言凡人說性只說到
性之故蓋故卻以利為本利順者從道理上順發出來是也
是所謂善也若不利順則是鑿故下面以禹行水言之苟求
其故此故與則故卻同故猶所以然之意直卿云先生言劉
公度說此段意云孟子專為智而言甚好義剛
問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先生引程子之言曰此章意在知字
此章言性只是從頭說下性者渾然不可言也惟順之則是
逆之則非天下之事逆理者如何行得便是鑿也鑿則非其
本然之理禹之行水亦只端的見得須是如此順而行之而
已鯀績之不成正為不順耳人傑
五百九十七　卷五十七　十三
問伊川謂則語助也故者本如是者也今言天下萬物之性必
求其故者只是欲順而不害之也伊川之說如何曰則字不
可做助語看了則有不足之意性最難名狀天下之言性者
止說得故而已矣故字外難為別下字如故有所以然之意
利順也順其所以然則不失其本性矣水性就下順而導之
水之性也搏而躍之固可使之在山矣然非水之本性或問
天下之言性伊川以為言天下萬物之性是否曰此倒了他
文勢只是云天下之言性者止可說故而已矣如此則天下
萬物之性在其間矣又問後面苟求其故此故字與前面故
字一般否曰然[illegible]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問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我本有此仁此禮只要常存而
不忘否曰非也他這箇在存心上說下來言君子所以異於
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耳君子則以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

人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須看他上下文主甚麽說始
得 僩

問先生注下文言存仁存禮何也曰這箇存心與存其心養其
性底存心不同只是處心又問如此則是君子之所以異於
人者以其處心也曰以其處心與人不同又問何謂處心曰
以仁處於心以禮處於心 集注本作○林定

蔡問以仁存心如何下以字曰不下以字也不得呂氏云以此
心應萬事之變亦下一以字不是以此心是如何問程子謂
以敬直內則不直矣何也曰此處又是解直方二字從上說
下來敬以直內方順以敬則不順矣 淳

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或有不出於誠實也 人傑

問自反而忠之忠曰忠者盡己也盡己者仁禮無一豪不盡 節

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
人也是則可憂也此便是知恥知恥則進學安得不勇 閎祖

禹稷當平世章

問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似天下之事重乎私家也若
家有父母豈可不入曰固是然事亦須量緩急問何謂緩急
曰若洪水之患不甚爲害只是那九年泛泛底水未便會傾
國覆都過家見父母亦不妨若洪水之患其急有傾國溺都
君父危亡之災也只得且奔君父之急雖不過見父母亦不
妨也又問鄉隣有鬬者雖閉戶可也此便是用權若鄉隣之
鬬有親戚兄弟在其中豈可一例不救曰有兄弟固當救然
事也須量大小若只是小小鬬毆救之亦無妨若是有兵戈
殺人之事也只得閉門不管而已 僩

公都子問康章

孟子之於康章蓋憐之耳非取其孝也故楊氏以爲康章不孝
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據章之所爲因責
善於父而不相遇雖是父不是已是然便至如此蕩業出妻
屏子終身不養則豈得爲孝故孟子言父子責善賊恩之大
者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絕之地
爾然當時人則遂以爲不孝而絕之故孟子舉世之不孝者
五以曉人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絕爾後世因孟子不絕之
則又欲盡雪康子之不孝而以爲孝此皆不公不正倚於一
偏也必若孟子之所處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
或云看得康章想是箇拗強底人觀其意屬於陳仲子則可
見其爲人耳先生甚然之曰兩箇都是此樣人故說得合味
道云舜不告而娶蓋不欲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耳如康章
則其懟也甚矣 廣

孟子八

萬章上

問舜往于田章 并下章

黃先之說舜事親處，見得聖人所以孝其親者，全然都是天理，略無一毫人欲之私。所以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曰：聖人一身渾然天理，故極天下之至樂不足以動其事親之心，極天下之至苦不足以害其事親之心。一心所慕惟知有親，看是甚麼物事皆是至輕。施於兄弟亦然，但知我是兄，合當友愛其弟，更不問如何。且如父母使之完廩，待上去，又捐階焚廩；到得免死下來，當如何？父母教他去浚井，待他入井，又從而揜之；到得免死出來，又當如何？若是以下等人處此，定是喫不過。非獨以下人，雖平日極知當孝其親者，到父母以此施於己，此心亦喫不過，定是動了。

象為弟，日以殺舜為事，若是別人，如何也須與他理會，也須喫不過。舜只知我是兄，惟知友愛其弟，那許多不好景象都自不見了。這道理非獨舜有之，人皆有之；非獨舜能為，人人皆可為。所以大學只要窮理。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惟是於許多道理見得極盡，無有些子未盡。但舜是生知，不待窮索。如今須着窮索教盡。莫說道只消做六七分，那兩三分不消做盡也得。賀孫

林子淵說舜事親處，曰：自古及今，何故眾人都不會恁地？獨有舜恁地，是何故？須就這裏剔抉看出來，始得。默然久之，曰：聖人做出純是道理，更無些子隔礙，是他合下渾全，都無欠闕。眾人却是已虧損了，須加修治之功。如小學前面許多，恰似勉強使人為之，又須是恁地勉強。到大學工夫，方知箇天理當然之則。如世上固是無限事，然大要也只是幾項大頭項。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須看見定是着如此，不可不如此。自家何故却不如此？意思如何便是天理，意思如何便是私慾。天理發見處是如何？却被私慾障蔽了。賀孫

叔器問：舜不能掩父母之惡，如何是大孝？曰：公要如何與他掩？他那箇頑嚚已是天知地聞了，如何地掩？公須與他思量，得箇道理始得。如此，便可以責舜。義剛

問：象喜亦喜。曰：象謀害舜者，舜隨即化了，更無一毫在心，但有愛象之心。常有今人被弟激惱，便常以為恨，而愛弟之心減少矣。

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燾

象日以殺舜為事章

或問：仁之至，義之盡，是仁便包義，何如？曰：自是兩義。如舜封象于有庳，不藏怒，不宿怨，而富貴之，是仁之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是義之盡。因舉明道長枕大被欲為仁，而非仁云云。賀孫。錄云：不知如何。

仁與義相拗，禮與智相拗。問：云須是仁之至，義之盡，方無一偏之病。曰：雖然如此，仁之至自是仁之至，義之盡自是義之盡。舜之於象，便能如此，封之有庳，富貴之也，便是仁之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便是義之盡。後世如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窮治之甚峻，義又失之，皆不足道。唐明皇於諸王為長枕大衾，雖甚親愛，亦是無以限制之，無足觀者。

舜之於象，是平日見其不肖，故處之得道，封之有庳，但富貴之而已。周公於管、蔡，又別。蓋管、蔡初無不好底心，後來被武庚炒惑至此。使先有此心，周公必不使之也。燾

咸丘蒙問章

以意逆志，此句最好。逆是前去追迎之之意，蓋是將自家意思

去前面等候詩人之志來又曰謂如等人來相似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須是等得來方自然相合不似而今人便將意去捉志也 淳

董仁叔問以意逆志曰此是教人讀書之法自家虛心在這裏看他書道理如何來自家便迎接將來而今人讀書都是去捉他不是逆志 卓蔡

董仁叔問以意逆志曰是以自家意去張等他譬如有一客來自家去迎他他來則接之不來則已若必去捉他來則不可 時舉

問堯以天下與舜章

董仁叔問薦舜於天曰只是要付他事看天命如何又問百神享之曰只陰陽和風雨時便是百神享之 佐

問百神享之云如祈晴得晴祈雨得雨之類 時舉

問人有言章

莊仲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曰命有兩般得之不得曰有命自是一樣天命之謂性又自是一樣雖是兩樣却只是一箇命

文蔚問得之不得曰有命是所賦之分天命之謂性是所賦之理曰固是天便如君命便如命令性便如職事條貫君命這箇人去做這箇職事其俸祿有厚薄歲月有遠近無非是命天之命人有命之以厚薄脩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無非是命且如舜禹益相去久遠是命也在外者其子之賢不肖是命之在內者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能贊化育堯之子不肖他便不傳與子傳與舜本是箇不好底意思却被他一轉轉得好 文蔚

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如比干之死以理論之亦可謂之正命若以氣論之恐非正命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皆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等處當活看如孟子說桎梏而死者非正命須是看得孟子之意如何且如公冶長雖在縲紲非其罪也若當時公冶長死於縲紲不成說他不是正命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所以殺身以成仁且只是死矣又成箇甚麼且是要看此處孟子謂舍生取義又云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學者須是於此處見得定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斬判了也須壁立萬仞始得而今人有小利害便生計較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 淳錄同 夔孫

問人或死於干戈或死於[illegible]之類 固是正命 問以戰[illegible] [illegible]

問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先生兩存趙氏程氏之說則康節之說亦未可據耶曰也只得信他又問如此則堯即位於甲辰亦未可據也曰此却據諸歷書如此說恐或有之然亦未可必問若如此則二年四年亦可推矣曰却爲中間年代不可紀自共和以後方可紀則湯時自無由可推此類且當闕之不必深考 廣

問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二說孰是曰今亦如何知得然觀外丙仲壬必是立二年四年不會不立如今人都被書序誤書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故以爲外丙仲壬不曾立殊不知書序是後人所作豈可憑也 謨

問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問竇從周云如何是伊尹樂堯舜之道竇對以飢食渴飲鑿井耕田自有可樂曰龜山答胡文定書是如此說要之不然須是有所謂堯舜之道如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如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如欽明文思溫恭允塞之類伊尹在莘郊時須曾一一學來不是每日只耕鑿食飲過了 德明

問看伊尹升陑之事亦是曾學兵法曰古人皆如此如東漢李膺爲度遼將軍必是曾親歷行陣竇問傅說版築亦讀書否曰不曾讀書如何有說命三篇之文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後來乃能作股肱元首之歌使如顏子亦大

段讀書其間爲邦夫子告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
樂則韶舞頌于平時於四代禮樂夏小正之類須一一留理
會來古人詳於禮樂之事當時自有一種書後世不得而見
如孟子說葛伯事以爲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便是孟
子時有此等書今書中只有葛伯仇餉一句上古無書可讀
今既有書亦須是讀此中博以反約之義也
問伊尹樂堯舜之道集注作誦其詩讀其書乃是指其實事而
言曰然或謂耕田鑿井便是堯舜之道此皆不實不然何以
有豈若吾身親見之哉一句若是不着實只是脫空今人有
一等狂撰學問皆是脫空狂妄不濟一錢事如天下歸仁只
管自說天下歸仁須是天下說歸仁方是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只管去說到念慮起處却又是非禮
此皆是妄論子韶之學正如此須是居處恭執事敬坐如尸
立如齊方是禮不然便不是禮
龜山說伊尹樂堯舜之道云日用飲食出作入息便是樂堯舜
之道這箇以說得渾全却不思他下面說豈若吾身親見之
哉這箇便是眞堯舜却不是泛說底道皆堯舜之道如論文
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亦有箇指文武之道而或者便說日用
間皆是文武之道殊不知聖賢之言自有首尾後來如莊子便說
在坑滿坑在谷滿谷及佛家出來又不當說底都說了
理不外物若以物便爲道則不可如龜山云寒衣飢食出作入
息無非道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
豈有物可玩哉即耕於有莘之野是已恁地說却有病物只
是物所以爲物之理乃道也
龜山以飢食渴飲便是道是言器而遺道言物而遺則也
伊尹是二截人方其耕于莘野若將終身焉是一截人及湯三
聘翻然而往便以天下之重爲己任只是一截人
伊尹之耕於莘也傅說之築於傅巖也太公之釣於渭濱也其

於天下非事事而爲其利病也非人人而訪其賢否也聞其
在己者而已矣及其得志行乎天下舉而措之而已
伊尹孔明必待三聘三顧而起者踐坤順也
先知者因事而知先覺者因理而覺知者因事因物皆可以知
覺則是自心中有所覺悟
先覺後覺之覺是自悟之覺似大學說格物致知豁然貫通處
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這箇道理皆知之之事及其自悟則
又自有箇見解處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中央兩箇覺字
皆訓喚醒是我喚醒他
行夫問覺曰程子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蓋知是知此一
事覺是忽然自理會得又問思曰睿曰視曰明是視而便見
之謂明聽曰聰是聽而便聞之謂聰思曰睿是思而便通之謂
之睿 道夫
問或謂孔子於衛章
進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果決斷割
論進以禮退以義曰三揖而進一辭而退
萬章下
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學之問三聖事是當初如此是後來如此曰是知之不至三子
不惟清不能和和不能清但於清處和處亦皆過如射者皆
中而不中鵠某問既是如此何以爲聖人之清和曰却是天
理中流出無駁雜雖是過當直是無纖毫查滓曰三子是資
禀如此否曰然
問伯夷下惠伊尹謂之清和任孟子云皆古聖人如何曰清和
任已合於聖人問如孟子言只是得一節曰此言其所得之
極耳 可學
夷清惠和皆得一偏他人學之便有隘不恭處便偏學和愈
不恭學夷須愈隘也可爲百世師謂能使懦者寛鄙者敦

儒者立君子不由乎不由其隘與不恭謨
或問如伯夷之清而不念舊惡柳下惠之和而不以三公易其
介此其所以為聖之清聖之和也但其流弊則有隘與不恭
之失曰這也是諸先生恐傷觸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
觀二子則二子多有欠闕處才有欠闕處便有弊所以孟子
直說他隘與不恭不曾說其末流如此如不念舊惡不以三
公易其介固是清和處然十分只救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
清和之偏處了如何避嫌只要回互不說得太密前輩之論
多是如此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分明有優劣不同却要
都回護教一般少間便說不行且如孔子謂韶盡美矣又盡
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分明是武王不及舜文王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武王勝殷殺紂分明是不及文王泰伯
三以天下讓其可謂至德也矣分明太王有翦商之志是太
王不及泰伯蓋天下有萬世不易之常理又有權一時之變

者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常理也有不得已處即是變也
然畢竟還那常理底是今却要以變來壓著那常底說少間
只見說不行說不通了若是以常人去比聖賢則說是與不
是不得若以聖賢比聖賢則自有是與不是處須與他分箇
優劣今若隱避回互不說亦不可又云如可與立可與權若
能可與立時固是好然有不得已處只得用權蓋用權是聖
人不得已處那裏是聖人要如此又問堯舜揖遜雖是盛德
亦是不得已否曰然義剛
敬之問伊尹之任曰伊尹之任是自任以天下之重雖祿之
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然終是任處多如柳下惠不以三
公易其介固是介然終是和處多淳
敬之問伊尹聖之任非獨於自任以天下之重處看如所謂祿
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非其義非其道一介不以與
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這般也見得任處曰不要恁底看所謂

任只就他治亦進亂亦進處看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若
如公說却又與伯夷之清相類問聖人若處伊尹之地如何
曰夫子若處此地自是不同不如此著意或問伊尹治亦進
亂亦進無可無不可似亦可以為聖之時曰伊尹終是有任
底意思在賀孫
問伊川云伊尹終有任底意思在謂他有擔當作為底意思只
這些意思便非夫子氣象否曰然然此處極難看且放那裏
久之看道理熟自見強說不得若謂伊尹有這些意思在為
非聖人之至則孔孟皇皇汲汲去齊去魯之梁之魏非無意
者其所以異伊尹者何也僩
問孔子時中所謂隨時而中否曰然問三子之德各偏於一亦
各盡其一德之中否曰非也既云偏則不得謂之中矣三子
之德但各至於一偏之極不可謂之中如伯夷雖有善其辭
命而至者不受也此便是偏處若善其辭命而至者受之亦何

妨只觀孔子便不然問既云一偏何以謂之聖曰聖只是做
到極至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強故謂之聖聖非中之謂也所
謂智譬則巧聖譬則力猶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其中
非爾力也中便是中處如顏子之學則已知夫中處但力未
到耳若更加之功則必中矣蓋渠所知已不差也如人學射
發矢已直而未中者人謂之箭苗言其已善發箭雖未至的
而必能中的若更開拓則必能中也僩云顏子則已知中處
而力未至三子力有餘而不知中處否曰然僩
問孔子集大成曰孔子無所不該無所不備非特兼三子之所
長而已但與三子比並說時亦皆兼其所長問始終條理如
所謂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之類否言八音克諧
不相奪倫各有條理脈絡也曰不然條理脈絡如一把草從
中縛之上截為始條理下截為終條理若上截少一莖則下
截亦少一莖上截不少則下截亦不少此之謂始終條理又

問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功夫緊要處全在智字上三子所以各極於一偏緣他合下少致知工夫看得道理有偏故其終之成也亦各至於一偏之極孔子合下盡得致知工夫看得道理周徧精切無所不盡故其德之成也亦兼該畢備而無一德一行之或闕故集注云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闕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智譬則巧聖譬則力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何以見之只觀其清和之德行之便到其極無所勉强所以謂之聖使其合下工夫不倚於一偏安知不如孔子也曰然更子細看 僩

問孔子之謂集大成此一節在知行兩字上而源頭若見得偏了便徹底是偏源頭若知得周匝便下來十全而無虧欠所謂始終條理者集注謂條理猶言脈絡莫是猶一條路相似初間下步時纔差便行得雖力終久是差否曰始條理猶絲綫頭相似孔子是挈得兩絲頭故許多條絲都在這裏三子

者則是各拈得一邊耳問孟子又以射譬喻最親切孔子是望得那準的正了又發得正又射得到故能中能至三子者是望得準的不正又發得不正故雖射得到只是不中耳然不知有望得正發得正而射不至者否曰亦有之如所謂遵道而行半塗而廢者是也如顏子卻是會恁地者只是天不與之以年故亦不能到也 燾

問金聲玉振舊說三子之偏在其初不曾理會得許多洪纖高下而遽以玉振之今又卻以金聲玉振盡為孔子事而三子無與如何曰孟子此一句只是專指孔子而言若就三子身上說則三子自是失於其始所以虧於其終所知所聖之偏只是就清上聖所謂聖之和只是就和上聖聖之任亦然合下便就這上面徑行將去更不回頭不自覺其為偏也所以偏處亦只是有些私意卻是一種義理上私意見得這清和任是箇好道理只管主張這一邊重了亦是私意 僩

問三子之清和任於金聲玉振亦得其一而玉振亦得其一否曰金聲玉振只是解集大成聲猶聲其罪之聲古人作樂擊一聲鍾衆音遂作又擊一聲鍾衆音又齊作金所以發衆音末則以玉振之所以收合衆音在裏面三子亦有金聲玉振但少爾不能管攝衆音如伯夷合下只見得清底其終成就亦只成就得清底伊尹合下只見得任底其終成就亦只成就得任底柳下惠合下只見得和底其終成就亦只成就得和底 淳

至之問金聲玉振先生因說及樂金聲初打聲高其後漸低於衆樂之作必以此聲之玉聲先後一般初打恁地響到住時也恁地響但玉聲住時截然便住於衆樂之終必以此振之猶金聲玉振金聲有洪殺始震終細玉聲則始終如一叩之其聲詘然而止 僩

金聲玉振一章甚好然某亦不見作樂時如何亦只是想象說既說金聲者考其條貫之是非玉振者斷而歸一 節

或問始終條理章曰據某一段便緊要如這一段未理會也未害如今樂之始作先撞鍾是金聲之也樂終擊磬是玉振之也始終如此而中間乃大合樂六律五聲八音一齊莫不備舉孟子以此譬孔子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都如樂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底從頭到尾只是金聲是玉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玉聲是絲竹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絲竹之聲 賀孫

問始終條理曰條理條目件項也始終條理本是一件事但是上一截為始下一截為終始是知終是行 節

始條理是致知終條理是力行如中庸說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與大學物格知至這是始條理篤行與誠意正心脩身以下這是終條理 賀孫

敬之問智譬則巧聖譬則力此一章智卻重曰以緩急論則智居先若把輕重來論則聖為重且如今有一等資質好底人忠

信篤實卻於道理上未甚通曉又有一樣資質淺底人卻
自會曉得道理這須是還資質忠厚底人做重始得僩
問聖知曰知是知得到聖是行得到蓋卿
問巧力曰伯夷伊尹柳下惠力已至但射不親孔子則既聖且
智巧力兼全故孔子箭箭中的三子者皆中垜也賀孫
黃子功問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還是三子只有力無智否曰
不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紅心三子
則每人各中一邊緣他當初見得偏故至處亦偏子功曰如
此則三子不可謂之聖曰不可謂之聖之大成畢竟那清是
聖之清和是聖之和雖使聖人清和亦不過如此顏子則巧
處功夫已至點點皆可中但只是力不至耳使顏子力至便
與孔子一般敬
問集大成章以智比聖智固未可以言聖然孟子以智譬巧以
聖譬力力既不及於巧則是聖必由於智也明矣而尹和靖

乃曰始條理者猶可以用智終條理則智不容於其間矣則
是以聖智淺深而言與孟子之意似相戾惟伊川引易知至
至之知終終之其意若曰夫子所以能集三子而大成者由
其始焉知之之深也蓋知之至行之必至三子之智始焉知
之未盡故其後行之雖各極其至終未免各失於一偏非終
條理者未到以其始條理者已差之矣不知伊川之意是如
此否曰其好金聲者洪纖高下有許多節目玉振者其始未
如一兒寬亦引金聲玉振欲天子自致其知是時未有孟子
之書此必古曲中有此語非孟子知德之奧焉能語此僩
或問玉振金聲伊川以喻始終或者之意以此有變有不變其
說與是曰二說相關不可偏廢金聲固是喻其始然始則有
變玉振固是喻其終至終則無變也僩

北宮錡問曰章

問孟子所答周室班爵祿與周禮王制不同曰此也難考然畢
竟周禮底是孟子周禮是箇全書經聖人手作必不會差孟子
之時典籍已散亡想見沒理會何以言之太公所封東至于
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今近徐州無棣
今棣州也這中間多少闊豈止百里孟子說太公之封於齊
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恐也不然又問天子六卿諸侯
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孤卿一國之土地爲卿大夫士分
了國君所得殊不多曰君十卿祿祿者猶今之俸祿蓋君所
得得爲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饗交聘往來又別有
財儲爲公用非所謂祿也如今之太守既有料錢至於貢賦
公用又自別有錢也僩
問百畝之田可食九人其次八人七人又其次六人五人此等
差別是地有肥瘠耶抑耕者勤惰之不同耶曰皆人力之不同耳
然亦大約如此然有此五等之祿故百畝所食有此五等閑
府史胥徒不知皆民爲之抑別募游手爲之曰不可曉想只

是民爲之然府史胥徒各自有祿以代耕則又似別募游手
矣以周禮考之人數極多亦安得許多閑祿給之耶皆疑周
禮一書亦是起草未曾得行蓋左氏所紀當時官號職位甚
詳而未嘗及於府史胥徒則疑其方出於周公草定之本而
未經施行也使其有之人數極多何不略見於他書如至漢
要考職事亦破人甚多不知何故但官制自漢以來及前代
題名碑所帶人從皆吏亦甚多又不知如何皆不可曉僩
孟子論三代制度多與周禮不合蓋孟子後出不及見王制之
詳只是大綱約度而說廣

萬章曰敢問交際章

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言受天下而不辭則舜受天下不爲
泰於今爲烈是其烈之烈如宣王承厲王之烈人傑
爲之兆也兆是事之端猶縫罅也僩
問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孔子仕於定公而言季桓子何也

曰當時威子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之相皆由威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如陳常弒齊君孔子沐浴而朝告魯公又告三子事亦不果問墮三都季氏何以不怒曰季氏是時自不奈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又既墮三都而三家之勢遂衰所以威子甚悔臨死謂康子曰使仲尼之去而魯不終治者由我故也正如五代羅紹威不奈魏博牙軍何假朱温之勢以除之既除牙軍而魏博之勢大弱紹威大悔正此類也孔子是時也失了這機會不曾做得成僩

子升問孔子仕季氏之義曰此亦可疑有難說處因言三家後來亦被陪臣撓也要得夫子來整頓孔子却因其機而爲之如墮邑之事若漸漸摧除得去其勢亦自削弱可復正也孟氏不肯墮成遂不能成功因說如今且據史傳所載亦多可疑處如魯國司徒司馬司空之官乃是三家世爲之不知聖人如何得做司寇又問群弟子皆仕家臣聖人亦不甚責之曰當時列國諸臣皆世其官無插手處故諸子不擇地而爲之耳木之

仕非爲貧章

說位卑而言高罪也曰此只是說爲貧而仕聖賢在當時只要在下位不當言責之地亦是聖賢打乖處若是合言處便須當說非是教人都不得言若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則恥矣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賀

位卑而言高罪也以君臣之分言之固是如此然時可以言而言亦豈得謂之出位曰前世固有草茅韋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爾若是明君自無壅蔽之患有言亦見聽不然豈可不循分而徒取失言之辱哉如史記說商鞅范雎之事彼雖小人然言皆有序不肯妄發商鞅初說孝公以帝道次以王道而後及霸道彼非能爲帝王之事也特借此爲漸進之媒而後吐露其胸中之所欲言先說得孝公動了然後方深說范雎欲奪穰侯之位以擅權未敢便深說穰侯之惡先言外事以探其君曰穰侯越韓魏而取齊之剛壽非計也昭王信之然後漸漸深說彼小人之言尚有次序如此君子之言豈可妄發也某嘗說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看有甚事都一齊說了宜絳灌之徒不說而文帝謙讓未遑也且如一間破屋教自家修須有先後緩急之序不成一齊拆下雖然盡修有他會做事底人便別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無不有一定之規模漸漸做將去所以所爲皆卓然有成這樣人方是有定力會做事賈誼胸次終是鬧著事不得有些子在心中盡要迸出來只管跳躑爆趠不已如乘生駒相似制御他未下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爲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僩

萬章問士不託諸侯章

至之問孟子所以出處去就辭受都從禮門也義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做出曰固是不出此二者然所謂義所謂禮裏面煞有節目至錄云其中盡有許多節目如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府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之類便都是義之節目如云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之類都是禮之節目此便是禮以君命將之使己僕僕爾亟拜也便不是禮又如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五十鎰而受於薛餽七十鎰而受這箇都有箇則都有義君子於細微曲折一一都要合義所以易中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間無一非義不問小事大事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自家應副他如利刀快劍相似迎刃而解件件剖作兩片去孟子平日受用便是得這箇氣力今觀其所言所行無不是這箇物事初見梁惠王劈初頭便劈作兩邊去賀孫○至錄云孟子致知謂是一柄利刃凡事到面前便割成兩片所以貴於精義者蓋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所以貴於精義者蓋欲致用也

朱子語類卷第五十九 計三十八版

孟子九

告子篇

性猶杞柳章

問告子謂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何也曰告子只是認氣為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拗他方善此惟是程先生斷得定所謂性即理也 至

孟子與告子論杞柳處大槩只是言杞柳桮棬不可比性與仁義杞柳必矯揉而為桮棬性非矯揉而為仁義孟子辯告子數處皆是辯倒着告子便休不曾說盡道理 節

桮棬想如今卷杉台子模樣杞柳只是而今做合箱底柳北人以此為箭謂之柳箭即蒲柳也 僩

性猶湍水章

人性無不善雖桀紂之為窮凶極惡也知此事是惡恁地做不得奈何此便是人欲奪了 銖

生之謂性章

生之謂氣生之理謂性 閎祖

性孟子所言理告子所言氣 同

問生之謂性曰告子只說那生來底便是性手足運行耳目視聽與夫心有知覺之類他卻不知生便屬氣稟自氣稟而言人物便有不同處若說理之謂性則可然理之在人在物亦不可做一等說 植

問生之謂性曰他合下便錯了他只是說生處精神魂魄凡動用處是也正如禪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捉執足之運奔皆性也說來說去只說得箇形而下者故孟子闢之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歟又闢之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三節語猶戲謔然只得告子不知所答便休了見亦不曾說得性之本體是如何或問董仲舒言性者生之質也曰其言亦然 獻

飛卿問生之謂性莫止是以知覺運動為性否曰便是此正與食色性也同意孟子當時辯得不恁地平鋪就他蔽處撥啓他卻一向窮詰他止從那一角頭攻將去所以如今難理會若要解釋須用添言語犬牛人謂其得於天者未嘗不同惟人得是理之全至於物止得其偏今欲去犬牛身上全討仁義便不得告子止是不曾分曉道這子細到這裏說不得卻道天下是有許多般性牛自是牛之性馬自是馬之性犬自是犬之性則又不是又曰所以謂性即理便見得惟人得是理之全物得是理之偏告子止把生為性更不說及理孟子卻以理言性所以見人物之辨 僩

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卻不知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具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或問如螻蟻之有君臣喬梓之有父子此亦是理曰他只有這些子不似人具得全然亦不知如何只是這幾般物具得些子或曰恐是元初受得氣如此所以後來一直是如此曰是氣之融結如此 燾

告子說生之謂性二程都說他說得是只下面接得不是若如此說卻如釋氏言作用是性乃是說氣質之性非性善之性

文蔚問形色天性如何曰此主下文惟聖人可以踐形而言因問孔子言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亦是言氣質之性王德修曰據某所見此是孔子為陽貨而說人讀論語多被子曰字隔上下便不接續曰若如此說亦是說氣質之性 敬

犬牛稟氣不同其性亦不同 節

問犬牛之性與人之性不同天下如何解有許多性曰人則有孝悌忠信犬牛還能事親孝事君忠也無問濂溪作太極圖

自太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圈子何嘗有異曰人物本同氣稟有異故不同又問是萬為一一實萬分又如何說曰只是一箇只是氣質不同問中庸說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何故卻將人物衮作一片說曰他說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兩則字能盡物之性初未嘗一片說寓

或說告子生之謂性章曰說得也是不須別更去討說只是子細看子細認分數各有隊伍齊整不紊始得今只是儱侗地說過去被人詰難便說不得知覺運動人物皆異而其中卻有同處仁義禮智是同而其中卻有異處須是子細與他看教有條理又曰物也有這性只是稟得來偏了這性便也隨氣轉了又曰畜獸稟得那昏底氣然間或稟得些小清氣便也有明處只是不多義剛

因說生之謂性曰既知此說非是便當曉得何者為是即道理易見也賀孫

孟子闢告子生之謂性處亦傷急要他倒只就他言語上拶將去己意卻不曾詳說非特當時告子未必服後世亦未能使理會得孟子意也砥

孟子答告子生之謂性與孟季子敬叔父乎敬弟乎兩段語終覺得未盡卻是少些子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底語空如許攙重複不足以折之也只有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此二語折得他親切僩

食色性也章

衆朋友說食色性也先生問告子以知覺處為性如何與彼長而我長之相干皆未及對先生曰告子只知得人心卻不知有道心他覺那趨利避害饑寒飽煖等處而不知辨別那利害等處正是本然之性所以道彼長而我長之蓋謂我無長彼之心由彼長故不得不長之所以指義為外也義剛

問告子已不知性如何知得仁為內曰他便以其主於愛者為仁故曰內以其制是非者為義故曰外又問他說義固不是說仁莫亦不是曰固然

告子謂仁愛之心自我而出故謂之內食色之可甘可悅由彼有此而後甘之悅之故謂之外又云上面食色性也自是一截下面仁內義外自是一截故孟子辨告子只謂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愛便是仁之心宜處便是義又云彼白而我白之言彼是白馬我道這是白馬如着白衣服底人我道這人是着白言之則一若長馬長人則不同長馬則是口頭道箇老大底馬若長人則是誠敬之心發自於中推誠而敬之所以謂內也銖

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看來孟子此語答之亦未盡謂白馬白人不異亦止可也畢竟彼白而我白之我以為白則亦出於吾心之分別矣

李時可問仁內義外曰告子此說固不是然近年有欲破其說者又更不是謂義專在內只發於我之先見者便是如夏日飲水冬日飲湯之類是已若在外面商量如此便不是義乃是義襲其說如此然不知飲水飲湯固是內也如先酌鄉人與敬弟之類若不問人怎生得知今固有人素知敬父兄而不知鄉人之在所當先者亦有人平日知弟之為卑而不知其為尸之時乃祖宗神靈之所依不可不敬者若不因講問商量何緣會自從裏面發出其說乃與佛氏不得擬議不得思量直下便是之說相似此大害理又說義襲二字全不是如此都把文義說錯了只細看孟子之說便自可見僩

性無善無不善章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此三者雖同為說氣質之性然兩或之說猶知分別善惡使其知以性而恭言之則無病矣惟告子無

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然無所分別雖爲惡爲罪總不妨也與今世之不擇善惡而顛倒是非稱爲本性者何以異哉 僩

告子說性無善無不善非惟無善并不善亦無之謂性中無惡則可謂無善則性是何物 節

性無善無不善告子之意謂這性是不受善不受惡底物事 致道 [illegible]他說食色性也便見得他只道是手能持足能履目能視耳能聽便是性釋氏說在目曰視在耳曰聞在手執捉在足運奔便是他意思 植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性無定形不可言孟子亦說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情者性之所發 節

問乃若其情曰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所以告子問性孟子却答他情蓋謂情可爲善則性無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情惻隱是仁發出來底端芽如一箇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爲萌芽是情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知四者而已四件無不善發出來則有不善何故殘忍便是那惻隱反底冒昧便是那羞惡反底 植

問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曰孟子道性善性無形容處故說其發出來底曰乃若其情可以爲善則性善可知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是人自要爲不善耳非才之不善也情本不是不好底李翺滅情之論乃釋老之言程子情其性性其情之說亦非全說情不好也 [illegible]

德粹問孟子道性善又曰若其情可以爲善是如何曰且道性情才三者是一物是三物德粹云性是性善情是反於性才是才料曰情不是反於性乃性之發處性如水情如水之流情既發則有善有不善在人如何耳才則可爲善者也彼其性既善則其才亦可以爲善今乃至於爲不善是非才如此乃自家使得才如此故曰非才之罪某問下云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亦是情否曰是情舜功問才是能爲此者如今人曰才能曰然李翺復性則是云滅情以復性則非情如何可滅此乃釋氏之說陷於其中不自知不知當時曾把與韓退之看否 可學

問孟子言情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有染汚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白者未染時只是白也 [illegible]

孟子論才亦善者是說本來善底才 淳

孟子言才不以爲不善蓋其意謂善性也只發出來者是才若夫就氣質上言才如何無善惡 端蒙

問孟子論才專言善何也曰才本是善但爲氣所染故有善不善亦是人不能盡其才人皆有許多才聖人却做許多事我不能做得些子出故孟子謂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砥

或問不能盡其才之意如何曰才是能去恁地做底性本是好發於情也只是好到得動用去做也只是好不能盡其才是發得略好便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做去若盡其才如盡惻隱之才必當至於博施濟衆盡羞惡之才則必當至於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祿之千乘弗顧繫馬千駟弗視這是本來自合恁地滔滔做去止緣人爲私意阻隔多是略有些發動後便遏折了天使似天子命使似將告勅付與自家性便似自家所受之職事如縣尉職事便在捕盜主簿職事便在掌簿書情便似去親臨這職事才便似去動作行移做許多工夫邵康節擊壤集序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郛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 賀孫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蓋視有當視之則聽有當聽之則如是而視如是而聽便是不如是而視不如是而聽便不是謂如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能視遠謂之明所視不遠不謂之明能聽德謂之聰所聽非德不謂之聰視聽是物聰明是則推至於

口之於味鼻之於臭皆各有當然之則所謂窮理者窮此
而已
又蒸天生蒸民 六天 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
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聖人所謂道者是如此何其說
物便是則
或問集注言才猶材質才與材字之別如何曰才字是就理義
上說材字是就用上說孟子上說人見其濯濯也則以爲未
嘗有材是用木旁材字便是指適用底說非天之降才爾殊
便是就理義上說又問才字是以其能解作用底說材質是
合形體說否曰是兼形體說便是說那好底材又問如說材
料相似否曰是 義剛
孟子言人之才本無不善伊川言人才所遇之有善有不善也
天選
問孟子言才與程子異莫是孟子只將元本好處說否曰孟子
三、四十五 一 卷五十九 七
言才正如言性不曾說得殺故引出荀楊來到程張說出氣
字然後說殺了 士毅
先生言孟子論才是本然者不如程子之備蓋卿曰然則才亦
稟於天乎曰皆天所爲但理與氣分爲兩路又問程子謂才
稟於氣如何曰氣亦天也道夫曰理純而氣則雜曰然理精
一故純氣粗故雜 道夫
問孟程所論才同異曰才只一般能爲之謂才問集注說孟子
專指其出於性者言之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又是如
何曰固是要之才只是一箇才才之初亦無不善緣他氣稟
有善惡故其才亦有善惡孟子自其同者言之故以爲出於
性程子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爲稟於氣大抵孟子多是說以
性言故以爲性善才亦無不善到周子程子張子方始說到
氣上要之須兼是二者言之方備只緣孟子不曾說到氣上
覺得此段話無結殺故有後來荀楊許多議論出韓文公亦

見得人有不同處然亦不知是氣稟之異不妨有百千般樣
不同故不敢大段說脫只說性有三品不知氣稟不同豈三
品所能盡耶 廣
孟子說才皆是指其資質可以爲善處伊川所謂才稟於氣氣
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此與孟子說才小異而語意尤密不
可不考乃若其情非才之罪也以若訓順者未是猶言如論
其情非才之罪也蓋謂情之發有不中節處不必以爲才之
罪爾退之論才之品有三性之品有五其說勝荀楊諸公多
矣說性之品便以仁義禮智言之此尤當理說才之品若如
此推究則有千百種之多姑言其大槩如此正是氣質之說
但少一箇氣字耳伊川謂論氣不論性不明論性不論氣不
備正謂如此如性習遠近之類不以氣質言之不可正是二
程先生發出此理濂溪論太極便有此意漢魏以來忽生文
中子已不多得至韓退之所至尤高大抵義理之在天地
六、卅五 卷五十九 八
間初無泯滅今世無人曉此道理他時必有曉得底人
余問公都子問性首以情對如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是
也次又以才對如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是也繼又以心
對如曰惻隱羞惡之類是也其終又結之曰或相倍蓰而無
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所問者性而所對者曰才曰情曰心
更無一語及性何也明道曰稟於天爲性感爲情動爲心伊
川則又曰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動者謂之情如二
先生之說則情與心皆自夫一性之所發彼問性而對以情
與心則不可謂不切所問者然明道以動爲心伊川以動爲
情自不相侔不知今以動爲心是耶以動爲情是耶或曰情
對性言靜者爲性動者爲情是說固然也今若以動爲情是
則明道何得却云感爲情動爲心哉橫渠云心統性情者也
既是心統性情伊川何得却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
之有動者謂之情耶如伊川所言却是性統心情者也不知

以心統性情爲是耶性統心情爲是耶此性情心三者未有
至當之論也至若伊川論才則與孟子意不同孟子此章
言才處有曰非才之罪也又曰不能盡其才者也又曰非天
之降才爾殊也又曰以爲未嘗有才焉如孟子之意未嘗以
才爲不善而伊川却說才有善有不善其言曰氣清則才善
氣濁則才惡又曰氣清則才淸氣濁則才濁意若以氣質爲
才也以氣質爲才則才固有善不善之分也而孟子却止以
才爲善者何也伊川又曰孟子言非才之罪者蓋公都子正
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暇一一辨之也第如是說則孟
子云非天之降才爾殊與夫以爲未嘗有才焉者豈皆答公
都子之正問哉其後伊川又引萬章之問爲證謂孟子答問
象浚井事孟子且答他這下意未暇與他辨完廩浚井之非
夫完廩浚井自是萬章不能燭理輕信如此孟子且答正問
未暇與他言此猶可言也如此論才恐非是孟子自家說

得如此即非公都子之言其曰未暇一一辨之却是孟子自
錯了未暇辨也豈其然乎又說孟子旣又答他正意亦恐是答
有一字之錯若曰錯了一字不惟答公都子之語難得之後
世豈不惑亂學者哉此又才之一字未有至當之論也曰近
思錄中一段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注云寂然不動是也
有指用而言者注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夫寂然不動
是性感而遂通是情故橫渠云心統性情者也此說極爲
當如前二先生說話恐是記錄者誤耳如明道感爲情動爲
心感與動如何分得若伊川云自性而有形者謂之心其直
理會他說不得以此知是門人記錄之誤也若孟子與伊川
論才則皆是孟子所謂才止是指本性而言性之發用無有
不善處如人之有才事事做得出來一性之中萬善完備發
將出來便是才也又云惻隱羞惡是心也能惻隱羞惡者才
也如伊川論才却是指氣質而言也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

說者考之經典却有此意如書云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
元后與夫天乃錫王勇智之說皆此意也孔子謂性相近也
習相遠也孟子辨告子生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近世被
濂溪拈掇出來而橫渠二程始有氣質之性之說此伊川論
才所以云有善不善者蓋主此而言也如韓文公所引越椒等
事若不着箇氣質說後如何說得他通韓文公論性比之荀揚最
好將性分三品此亦是論氣質之性但欠一箇氣字耳 [illegible]
尹叔問伊川曰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與孟子非天之降
才爾殊語意似不同曰孟子之說自是與程子之說小異孟
子只見得是性善便把才都做善不知有所謂氣禀各不同
如后稷岐嶷越椒知其必滅若敖是氣禀如此若都把做善
又有此等處須說到氣禀方得孟子已見得性善只就大本

處理會更不思量這下面善惡所由起處有所謂氣禀各不
同後人看不出所以惹得許多善惡混底說來相持程子說
得較密因舉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
是須如此兼性與氣說方盡此論蓋自濂溪太極言陰陽五
行有不齊處二程因其說推出氣質之性來使程子生在周
子之前未必能發明到此又曰才固是善若能盡其才可知
是善是好所以不能盡其才處只緣是氣禀恁地問才與情
何分別情是才之動否曰情是這裏以手指心發出有箇路脈曲
折隨物恁地去才是能主張運用做事底同這一事有人會
發揮得有不會發揮得同這一物有人會做得有人不會做
得此可見其才又問氣出於天否曰性與氣皆出於天性只
是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之善固人所同氣便有不齊處因
指天氣而言如天氣晴明舒豁便是好底氣禀得這般氣豈
不好到陰沉黯淡時便是不好底氣禀得這般氣如何會好

畢竟不好底氣常多，好底氣常少。以一歲言之，一般天氣晴和，不寒不暖，却是好；能有幾時如此！看來不是夏寒，便是冬暖；不是愆陽，便是伏陰。所以昏愚凶狠底人常多。又曰：「人之貧富貴賤壽夭不齊處，都是被氣衮亂了，都沒理會。有清而薄者，有濁而厚者。顏夭而跖壽，亦是被氣衮亂汩沒了。堯舜自稟得清明純粹底氣，又稟得極厚，所以為聖人，居天子之位，又做得許大事業，又享許大福壽，又有許大名譽。如孔子之聖，亦是稟得清明純粹。然他是當氣之衰，稟得來薄了，但有許多名譽，所以終身棲棲為旅人，又僅得中壽。到顏子，又自沒興了。」（謨。）

伊川「性即理也」，自孔孟後，無人見得到此。亦是從古無人敢如此道。（夔孫。）

伊川「性即理也」四字，攧撲不破，實自己上見得出來。其後諸公只聽得便說將去，實不曾就己上見得，故多有差處。（道夫。）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蓋本然之性，只是至善。然不以氣質而論之，則莫知其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故有所不備。徒論氣質之性，而不自本原言之，則雖知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之不同，而不知至善之源未嘗有異，故其論有所不明。須是合性與氣觀之，然後盡。蓋性即氣，氣即性也。若孟子專於性善，則有些是「論性不論氣」；韓愈三品之說，則是「論氣不論性」。（蒙。）

問：「程子：『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如孟子『性善』，是論性不論氣；荀揚異說，是論氣則昧了性。」曰：「程子只是立說，未指孟子。然孟子之言，却是專論性。」（過。）

問：「氣者性之所寄，故『論性不論氣，則不備』；性者氣之所成，故『論氣不論性，則不明』。」曰：「如孟子說性善，是『論性不論氣』也。但只認說性善，雖說得好，終是欠了下面一截。自荀揚而下，便祇『論氣不論性』了。」道夫曰：「子雲之說，雖兼善惡，終只論得氣，因他不曾說着性。」（道夫。）

「論氣不論性」，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是也。「論性不論氣」，孟子言性善是也。性只是善，氣有善不善。韓愈說生而便知其惡者，皆是合下稟得這惡氣。有氣便有性，有性便有氣。（節。）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孟子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揚之口。厚之問：「氣稟如何？」曰：「稟得木氣多，則少剛強；稟得金氣多，則少慈祥。推之皆然。」（可學。）

問：「二之則不是。」曰：「不可分作兩段說，性自是性，氣自是氣，如何不可分作兩段說？他所以說不備、不明，須是兩邊都說，理方明備。故云『二之則不是』。二之者，正指上兩句也。」（當錄云：論性不論氣，論氣不論性，便是二之。）或問：「明道說『生之謂性』，云『性即氣，氣即性』，便是不可分兩段說。」曰：「那箇又是說性便在氣稟上，稟得此氣，理便搭附在上面，故云『性即氣，氣即性』。若只管說氣便是性，性便是氣，更沒分曉矣。」（僩。）

或問：「二之則不是。」曰：「若只論性而不論氣，則收拾不盡，孟子是也。若只論氣而不論性，則不知得那原頭，荀揚以下是也。韓愈也說得好，只是少箇『氣』字。若只說一箇氣而不說性，只說性而不說氣，則不是。」又曰：「須是去分別得他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始得。其初那理未嘗不同，才落到氣上，便只是那粗處相同。如飢食渴飲，趨利避害，人能之，禽獸亦能之。若不識箇義理，便與他一般也。」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民之秉彝』，這便是異處。『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須是存得這異處，方能自別於禽獸。不可道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與自家都一般。」（賀孫。）

性氣二字，兼言方備。孟子言性不及氣，韓子言氣不及性。然韓不知為氣，亦以為性然也。

橫渠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如稟得氣清明者，這道理只在裏面；稟得昏濁者，這道理亦只在裏面，只被這昏濁遮蔽了。譬之水，清底裏面纖微皆可見；渾

底重而便見不得孟子說性善只見得大本處未說到氣質
之性細碎處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
之則不是孟子只論性不知論氣便不全備若三子雖論性
却不論得性都只論得氣性之本領處又不透徹荀子只見
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揚子只見得半善半惡人底性便
說做善惡混韓子見得天下有許多般人故立為三品說得
較近其言曰仁義禮智信性也喜怒哀樂愛惡欲情也似又
知得性善荀揚皆不及只是過接處少一箇氣字淳
問積真言氣質之性共偏終未曉曰性是天賦與人只一同氣
質所禀却有厚薄人只是一般人厚於仁而薄於義有餘於
禮而不足於智便自氣質上來賀孫

富歲子弟多賴章

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孟子此章自富歲子弟多賴之下
逐旋譬喻至此其意謂人性本善其不善者陷溺之爾同然

五八十 〈卷五十九〉 十三

之然如然否之然不是虛字當從上文看斎自口之同嗜耳
之同聽而言謂人心豈無同以為然者只是理義而已故理
義悅心猶芻豢之悅口僩
問理義之悅我心理義是何物心是何物曰此說理義之在事
者節
理義之悅我心章云人之一身如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
味莫不皆同於心豈無所同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且如
人之為事自家處之當於義人莫不以為然無有不道好者
如子之於父臣之於君其分至尊無加於此人皆知君父之
當事我能盡忠盡孝天下莫不以為當然此心之所同也今
人割股救親其事雖不中節其心發之甚善人皆以為美又
如臨難赴死其心本於愛君人莫不悅之而皆以為不易且
如今處一件事苟當於理則此心必安人亦以為當然如此
則其心悅乎不悅乎悅於心必大先生曰諸友而今聽某這

說話可子細去思量看認得某這說話可以推得孟子意思許
黃先之問心之所以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
之所同然耳先生問諸公且道是如何所應皆不切先生曰
若恁地看文字某決定道都不曾將身去體看孟子這一段
前面說許多只是引喻理義是人所同有那許多既都相似
這箇如何會不相似理只是事物當然底道理義是事之合
宜處程先生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這心下看甚麼道理都
有之如此做人人都道是好才不恁地做人人都道不好如
割股以救母固不是王道之中然人人都道是好人人皆知
愛其親這豈不是理義之心人皆有之諸公適來都說不切
當都是不曾體之於身只略說得通便道是了賀孫
器之問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顏子欲罷不能便是
此意否曰顏子固是如此然孟子所說正是為衆人說當就
人心同處看我恁地他人也恁地只就粗淺處看自分曉却
有受用若必討顏子來證如此只是顏子會恁地多少年
來更無人會恁地看得細了却無受用寓

六十 〈卷五十九〉 十四

器之問理義人心之同然以顏子之樂見悅意曰不要高看只
就眼前看便都是義理都是衆人公共物事且如某歸家來
見說某人做得好便歡喜某人做得不好便意思不樂見說
人做官做得如何見說好底自是快活見說不好底自是使
人意思不好豈獨自家心下如此別人都如此這只緣人心
都有這箇義理都好善都惡不善僩
或問口耳目皆心官也不知天所賦之氣質不昏明清濁其口
耳目而獨昏明清濁其心何也然夷惠伊尹非拘於氣質者
處物之義乃不若夫子之時豈獨是非之心不若聖人乎曰
口耳目等亦有昏明清濁之異如易牙師曠之徒是其最清
者也心亦由是而已夷惠之徒正是未免於氣質之拘者所
以孟子以為不同而不願學也

牛山之木章

孟子激發人說放心良心諸處說得人都汗流

問牛山之木一章曰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平旦之氣自是氣是兩件物事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蘖之生人之良心雖是有梏亡而彼未嘗不生梏如被他禁械在那裏更不容他轉動亡如將自家物失去了又曰日夜之所息却是心夜氣清不與物接平旦之時即此良心發處惟其所發者少而旦晝之所梏亡者展轉反覆是以夜氣不足以存矣如雖一覺起來依前無狀又曰良心當初本有十分被他展轉梏亡則他長一分自家止有九分明日他又進一分自家又退止有八分他日會進自家日會退此章極精微非孟子做不得許多文章別人纔有此意亦形容不得老蘇門只就孟子學作文不理會他道理然其文亦實是好賀

或問日夜之所息舊兼止息之義今只作生息之義如何曰近看得只是此義問凡物日夜固有生長若良心既放而無操存之功則安得自能生長曰放之未遠者亦能生長但夜間長得三四分日間所爲又放了七八分却摺轉來都消磨了這些子意思所以至於梏亡也

吳仁父問平旦之氣曰氣清則能存固有之良心如旦晝之所爲有以汨亂其氣則良心爲之不存矣然暮夜止息稍不紛擾則良心又復生長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便渾了那水至夜稍歇便有清水出所謂夜氣不足以存者便是攪動得太甚則雖有止息時此水亦不能清矣銖

仁父問平旦之氣曰心之存不存係乎氣之清不清氣清則良心方存立得良心既存立得則事物之來方不惑如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弗能奪也又曰大者既立則外物不能奪又問平旦之氣何故如此曰歇得這些時後氣便清良心便長及旦晝則氣便濁良心便著不得如日月何嘗不在天上却

被些雲遮了便不明吳知先問夜氣如何存曰孟子不曾教人存夜氣只是說歇得此時氣便清又曰他前面說許多這裏只是教人操存其心又曰若存得此心則氣常時清不特平旦時清若不存得此心雖歇得些時氣亦不清良心亦不長又曰睡夢裏亦七搭八搭如井水不打他便清只管去打便濁了節

平旦之氣只是夜間息得許多時節不與事物接才醒來便有得這些自然清明之氣此心自恁地虛靜少間才與物接依舊又汨沒了只管汨沒多雖夜間休息是氣亦不復存所以有終身昏沉展轉流蕩危而不復者僩

器之問平旦之氣其初生甚微如何道理能養得長曰亦只逐日漸漸積累工夫都在旦晝之所爲今日長得一分夜氣便養得一分明日又長得一分明夜又養得兩分便是兩日事日日積累歲月既久自是不可禦今若壞了一分夜氣漸薄明日又壞便壞成兩分漸漸消只管無故曰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到消得多夜氣益薄雖息一夜也存不得又以愛惜錢物爲喻逐日省節積累自多賀孫

器之問孟子平旦之氣甚微小如何會養得完全曰不能存得夜氣皆是旦晝所爲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今只要得去這好惡上理會日用間於這上見得分曉有得力處夜氣方與你存夜氣上却未有工夫只是去旦晝理會這兩字是箇大關鍵這裏有工夫日間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一分到第二日更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二分第三日更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三分日間只管進夜間只管添添來添去這氣便盛恰似使錢相似日間使百錢使去九十錢留得這十錢這裏第二日百錢中使去九十錢又積得二十錢第三日如此又積得三十錢積來積去被自家積

得多了人家使從今日間收些心地工夫不長進夜間便
減了一分氣第二日無工夫夜間又減了二分氣第三日如
此又減了三分氣如此梏亡轉深夜氣轉虧損了夜氣既虧
愈無根腳日間愈見作壞這處便是梏之反覆其違禽獸不
遠矣亦似使錢一日使一百却儧了一百十錢所有底便自
減了只有九十第二日儧了百二十所有底又減了只有八
十使來使去轉多這裏底日日都消磨了因舉老子言治
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
則無不克大意也與孟子意相似但他是就養精神處說其
意自別平旦之氣便是旦晝做工夫底樣子日用間只要此
心在這裏 寓

蜚卿問平旦之氣緣氣弱易為事物所勝如何曰這也別無道
理只是漸漸捱將去自有力這處只是志不果從前第一義
云如這箇只有箇進步捱將去底道理這只是有這一義若

於此不見得便又說今日做不得且待來日這事做不得且
備員做此子這都是第二第三義 賀孫

問平旦之氣少頃便為事物所奪氣禀之弱如何可以得存曰
這箇不容說只是自去照管久後自慣便自然別 卓

敬子問旦晝不梏亡則養得夜氣清明曰不是靠氣為主蓋要
此氣去養那仁義之心如水之養魚水多則魚鮮水涸則魚
病養得這氣則仁義之心亦好氣少則仁義之心亦微矣 僩

問夜氣一章又說心又說氣如何曰本是要說心若氣清則心
得所養自然存得清氣濁則心失所養便自濁了 燾

或問夜氣旦氣如何曰孟子此段首尾止為良心設爾人多將
夜氣便做良心說了非也夜氣不足以存吾良心夜氣清足
以存得此良心爾平旦之氣亦清亦足以存吾良心故其好
惡之公猶與人相近但此心存得不多時也至日晝之所為
則梏亡之矣所謂梏者人多謂梏亡其夜氣亦非也謂旦晝
之為能梏亡其良心也 燾

夜氣不足以存是存箇甚人多說只是夜氣非也這正是說那
本然底良心且如氣不收夜間方會清日間都不會清今人
日用間良心亦何嘗不發見為他又梏亡了若存得這箇心
則氣自清氣清則養得這箇心常存到夜氣不足以存則此
心陷溺之甚雖是夜氣清時亦不足以存之矣此章前面譬
諭甚切到得後面歸宿處極有力今之學者最當於此用功

問夜氣一節曰今人只說夜氣不知道這是因說良心來得這
夜氣來涵養自家良心又便被他旦晝所為梏亡之旦晝所
為交養得沒理會到那夜氣涵養得好時清明如一箇寶珠
相似在清水中輝光明徹若頓在濁水中更不見了又曰旦晝
所為壞了清明之氣夜氣微了旦晝之氣越盛一箇會盛一
箇會微消磨得盡了便與禽獸不遠 植

景紹問夜氣平旦之氣曰這一段其所主却在心某嘗謂只有

伊川說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諸家解注惟此說為
當仁義之心人所固有但放而不知求則天之所以與我者
始有所汨沒矣是雖如此然其日夜之所休息至於平旦其
氣清明不為利欲所昏則本心好惡猶有與人相近處至其
旦晝之所為又有以梏亡之梏之反覆則雖有這些夜氣亦
不足以存養其良心反覆只是循環夜氣不足以存則雖有
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不遠故下文復云苟得其養無物不長
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良心之消長只在得其養與失其養爾
牛山之木嘗美矣是喻人仁義之心郊於大國斧斤伐之猶
人之放其良心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便
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處旦晝之梏亡則又所謂牛
羊又從而牧之雖芽蘖之萌亦且戕賊無餘矣 道夫 問此莫
是心為氣所動否曰然 神本所聞疑有 ○道夫

問夜氣曰夜氣靜人心每日梏於事物斲喪戕賊所餘無幾唯

夜氣靜庶可以少存耳至夜氣之靜而猶不足以存則去禽獸不遠言人理都喪也前輩皆無明說某因將孟子反覆熟讀每一段三五十過至此方看得出後看程子却說夜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與臆見合以此知觀書不可苟須熟讀深思道理自見僩

問夜氣一章曰氣只是這箇氣日裏也生夜間也生只是日間生底爲物欲梏之隨手又耗散了夜間生底則聚得在那裏不不曾耗散所以養得那良心且如日間目視耳聽口裏說話手足運動若不曾操存得無非是耗散底時節夜間則停留得在那裏如水之流夜間則閘得許多水住在這裏這一池水便淸次日又放乾了到夜裏又聚得些小若從平旦起時便接續操存而不放則此氣常生而不已若日間不存得此心夜間雖聚得些小又不足以勝其旦晝之梏亡少間這氣都乾耗了便不足以存其仁義之心如箇船閣在乾燥處轉動不得了心如箇寶珠氣如水若水淸則寶珠在那裏也瑩徹光明若水濁則和那寶珠也昏濁了又曰夜氣不足以存非如公說心不存與氣不存是此氣不足以存其仁義之心伊川云夜氣所存良知良能也這存字是箇保養護衛底意又曰此段專是主仁義之心說所以此豈山之性也哉下便接云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此章不消論其他緊要處只在操則存上僩

問兩日作工夫如何某答略如舊所對曰夜氣章如何答以萌蘖生上便見得無止息本初之理若完全底人此氣無時不淸明却有一等日間營營梏亡了至夜中靜時猶可收拾若於此更不淸明則是眞禽獸也曰今用何時氣曰總是一氣若就孟子所說用平旦氣曰夜氣不足以存先儒解多未是不足以存不足以存此心耳非謂存夜氣也此心虛明廣大却被他梏亡日間梏亡旣甚則夜一霎時靜亦不存可見其散撥了僩

淵問夜氣一章曰氣是母所息者是子蓋所息者本自微了旦晝只管梏亡今日梏一分明日梏一分所謂梏之反覆而所息者泯夜氣亦不足以存若能存便是息得仁義之良心又曰夜氣只是不與物接時植

問夜氣之說曰只是借夜氣來滋養箇仁義之心炎

夜氣存則淸過這邊來僩

孟子上間夜氣曰此段緊要在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賀

牛山之木譬人之良心句句相對極分明天地生生之理本自不息惟旦晝之所爲有所梏亡然雖有所梏亡而夜氣之所息平旦之氣自然有所生長自此漸能存養則良心漸復惟其於梏亡之餘雖略略生長得些子至日用間依舊汨於物欲又依然壞了則是梏之反覆雖夜間休息其氣只恁地昏亦不足以存此良心故下面又說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見得雖梏亡之餘有以養之則仁義之心即存緣是此心本不是外面取來乃是與生俱生下又說存養之要舉孔子之言操則存舍則亡見此良心其存亡只在眇忽之間才操便在這裏才舍便失去若能知得常操之而勿放則良心常存夜之所息益有所養夜之所養愈深則旦晝之所爲無非良心之發見矣又云氣與理本相依旦晝之所爲不害其理則夜氣之所養益厚夜之所息旣有助於理則旦晝之所爲益無不當矣日間梏亡者寡則夜氣自然淸明虛靜至平旦亦然至日用應事接物時亦莫不然賀

人心於應事時只如那無事時方好又曰孟子夜氣一章云氣淸則心淸其日夜之所息是指善心滋長處言之人之善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滋長又得夜氣澄靜以存養之故平旦氣淸時其好惡亦得與人同然之理可見之所

看有牿亡之矣此言人纔有此善心便有不善底心來勝了不容他那善底滋長耳又曰今且看那平旦之氣自別廣云如童蒙誦書到氣昏時雖讀數百遍愈念不得及到明早又却自念得此亦可見平旦之氣之清也曰此亦只就氣上說故孟子末後收歸心上去曰操則存舍則亡蓋人心能操則常存豈特夜半平旦又云惻隱羞惡是已發處人須是於未發時有工夫始得賀孫

問良心與氣合下雖是相資而生到得後來或消或長畢竟以心爲主曰主漸盛則客漸衰主漸衰則客漸盛客盛然後勝這主故曰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賀孫云若是客勝得主畢竟主先有病謨

再三說夜氣一章曰氣清則心清其曰夜之所息平旦之氣蓋是靜時有這好處發見緣人有不好處多所以纔有好處便被那不好處勝了不容他好處滋長然孟子此說只爲常人言之其實此理日間亦有發見時不止夜與平旦所以孟子收拾在操則存舍則亡上蓋爲此心操之則存也僩

劉用之問夜氣之說曰他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戕牛羊之牧一收歛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要人於日晝時不爲事物所汨敬

問夜氣一章曰這病根只在放其良心上蓋心旣放則氣必昏氣旣昏則心愈亡兩箇互相牽動所謂梏之反覆如下文猶則存捨則亡却是用功緊切處是箇生死路頭又云梏之反覆都不干別事皆是人之所爲有以致之燾

孟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是狀人之心是箇難把捉底物事而人之不可不操出入便是上面操存舍亡入則是在這裏出則是亡失了此大約是言人心如此狀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本體也銖

操則存捨則亡只是人能持此心則心在若捨之便如去失了求放心不是別有一物在外旋去收拾回來只是此心頻頻省察才覺不在便收之爾[illegible]如復卦所謂出入無疾出只是指外而言入只是指内而言皆不出乎一卦孟子謂出入無時心豈有出入只要人操而存之耳明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收已放之心釋氏謂一大藏教只是一箇注脚所謂聖賢千言萬語亦只是一箇注脚而已謨

問操則存曰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物看不爾則是釋氏入定坐禪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這裏驀忽有事至于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仲思問於未應接之時如何曰未應接之時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又問若戒謹恐懼便是把持曰也須是持但不是硬捉在這裏只要提撕他醒便是操不是塊然自守燾

人心操則存舍則亡須是常存得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有一息間斷於未發之前須是得這虛明之本體分曉及至應事接物時只以此處之自然有箇界限節制揍着那天然恰好處廣

操則存舍則亡非無也逐於物而忘返耳

子上問操則存舍則亡曰若不先明得性善有興起必爲之志恐其所謂操存之時乃舍亡之時也

操則存須於難易間驗之若見易爲力則眞能操也難則是別以一物操之未眞也

某嘗謂這心若未正時雖欲强教他正也卒乍未能得他正若旣正後雖欲邪也卒乍邪未得難曰操則存舍則亡也不得恁地快自是他勢恁地僩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人更不知去操舍上做工夫只去出入上做工夫淳

孟子言操舍存亡都不言所以操存求放之法只操之求之便

是知言問以放心求心如何問得來好他答不得只舉孟子見牛事殊不知只覺道我這心放了底便是心何待見牛時方求得 伯羽

蓋卿以為操則存便是心未嘗放舍則亡便是此心已放曰是如此 蓋卿

求放操存皆兼動靜而言非塊然默守之謂 端蒙

操存舍亡只在瞬息之間不可不常常省察也又曰孟子求放心語已是寬若居處恭執事敬二語更無餘欠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這箇只在我非他人所能與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在我而已今一箇無狀底人忽然有覺曰我做得無狀了便是此心存處孟子言求其放心亦說得慢了

問注云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既云操則常存則疑若有一定之所矣曰此四句但言本心神明不測不存即亡不出即入本無定所如今處處常要操存安得有定所某嘗說操則存克己復禮敬以直內等語不須講量不須論辨只去操存克復便了只今眼下便是用功處何待擬議思量與辨論是非講究道理不同若此等處只下着頭做便是不待問人 僩

因操舍而有存亡出入

入不是已放之心入來

逐物而放去是出在此安坐不知不覺被他放去也是出故學者先求放心

道夫言嘗與子昂論心無出入子昂謂心大無外固無出入道夫因思心之所以存亡者以放下與操之之故非真有出入也曰言有出入也是一箇意思言無出入也是一箇意思但今以夫子之言求之他分明道出入無時且看自家今汨汨沒沒在這裏非出入而何惟其神明不測所以有出入惟其能出入所以神明不測 道夫

或問出入無時非真有出入只是以操舍言曰出入便是存亡操便存舍便亡又曰有人言無出入說得是好某看來只是他偶然天資粹美不曾大段流動走作所以自不見得有出入要之心是有出入此亦只可以施於他一身不可為衆人言衆人是有出入聖賢立教通為衆人言不為一人言

操則存舍則亡程子以為操之之道惟在敬以直內而已如今做工夫却只是這一事最緊要這主一無適底道理却是一箇大底其他道理總包在裏面其他道理已具所謂窮理亦止是自此推之不是從外面去尋討一似有箇大底物事包得百來箇小底物事既存得這大底其他小底只是逐一為他點過看他如何模樣如何安頓如今做工夫只是這箇最緊要若是閑時不能操而存之這箇道理自是間斷及臨事方要窮理從那裏捉起惟是平時常操得存自然熟了將這箇去窮理自是分明事已此心依前自在又云雖是識得箇大底都包得然中間小底又須着逐一點過 賀孫

夜氣之說當在日間舊看此不分明後來看伊川語有云夜氣不足以存良知良能也方識得被可學云此一段首末自是論心曰然

人心緣境出入無時如看一物心便在外看了即便在此隨物若是浮念此是本心浮念斷便在此其實不是出入但欲人知出入之故耳無出入是一種人有出入是一種人所以云淳夫女知心而不知孟子此女當是完實不勞操故云無出入而不知人有出入者多猶無病者不知人之疾痛也 方

伯豐問淳夫女子雖不識孟子却識心如何曰試且看程子當初如何說及再問方曰人心自是有出入然亦有資質好底自然純粹想此女子自覺得他箇心常湛然無出入故如此說只是他一箇如此然孟子之說却大乃是為天下人說蓋心是箇走作底物伊川之意只謂女子識心却不是孟子所

引夫子之言耳僩

范淳夫之女謂心豈有出入伊川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此一段說話正要人看孟子舉孔子之言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別有說伊川言淳夫女却能識心心却易識只是不識孟子之意義剛

魚我所欲章

問舍生取義曰此不論物之輕重只論義之所安耳時舉

義在於生則舍死而取生義在於死則舍生而取死上蔡謂義重於生則舍生而取義生重於義則當舍義而取生既曰義在於生又豈可言舍義取生乎蜚卿問生人心義道心乎曰欲生惡死人心也惟義所在道心也權輕重却又是義明道云義無對或曰義與利對道夫問若曰義者利之和則義復無對曰正是恁地道夫

上蔡謂義重於生則舍生取義生重於義則舍義取生此說不然義無可舍之理當死而死義在於死不當死而死義在於不死無往而非義也端蒙

因論夜氣存養之說曰某嘗見一種人汲汲營利求官職不知是句當甚事後來思量孟子說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他元來亦有此心只是他自失了今却別是一種心所以不見義理文蔚云他雖是如此想羞惡之心亦須萌動亦自見得不是但不能勝利欲之心耳曰只是如此所以甚事今夜愧恥明日便不做方是若愧恥後又却依舊自做何濟於事文蔚

或曰萬鍾於我何加焉他日或爲利害所昏當反思其初則不爲所動矣曰此是克之之方然所以克之者須是有本領臨時方知克去得不然臨時此並又却只是擇利處去耳

仁人心也章

仁人心也是就心上言義人路也是就事上言

問仁人心義人路路是設譬喻仁却是直指人心否曰路字非譬喻恐人難曉故謂此爲人之路在所必行爾

或問仁人心義人路曰此猶人之行路爾心即人之有知識者路即賢愚之所共由者孟子恐人不識仁義故以此喻之然極論要歸只是心爾若於此心常得其正則仁在其中故自舍正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以下一向就從心上去

敬之問仁人心也曰仁是無形迹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仁也所謂放其心而不知求蓋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更理會甚仁今人之心靜時昏動時擾亂便皆是放了時舉

問楊氏謂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謂以心之德爲仁則可指人心即是仁恐未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此指而示之近緣人不識仁義故語之以仁只在人心非以人心訓仁義只人之所行者是也大雅

孟子說仁人心也此語最親切心自是仁底物事若能保養存得此心不患他不仁孔門學者問仁不一聖人答之亦不一亦各因其人而不同然大槩不過要人保養得這物事所以學者得一句去便能就這一句上用工今人只說仁是如何求仁是如何待他尋得那道理出來却不知此心已自失了程子穀種之喻甚善若有這種種在這裏何患生理不存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以爲雞犬放則未必可求者惟是心纔求則便在未有求而不可得者道夫

孟子蓋謂雞犬不見尚知求之至於心則不知求雞犬之出或遭傷害或有去失且有求而不得之時至於此心無有求而不得者便求便在更不用去尋討那失底自是失了這後底又在節節求節節在只恐段段恁地失去便不得今日這段失去了明日那段又失一向失却便不可

或問求放心曰此心非如雞犬出外又著去捉他但存之只在此不用去捉他放心不獨是走作喚做放才昏睡去也是放只有些昏惰便是放（僩）

或問求放心愈求則愈昏亂如何曰即求者便是賢心也知求則心在矣今以已在之心復求心即是有兩心矣雖曰譬之雞犬雞犬却須尋求乃得此心不待宛轉尋求即覺其失覺處即心何更求爲自此更求自然愈失此用力甚不多但只要常知提醒爾醒則自然光明不假把捉今言操之則存又豈在用把捉亦只是說欲常常提醒莫令放失便是此事用力極不多只是些子力爾然功成後却應事接物觀書察理事事賴他如推車子初推却用些力車既行後自家却賴他以行（大雅）

放心只是知得便不放如雞犬之放或有隔一宿求不得底或有被人殺終身求不得底如心則才知是放則此心便在這裏五峯有一段說得甚長然說得不是他說齊王見牛爲求放心如終身不見此牛不成此心便常不見只消說知其爲放而求之則不放矣而求之三字亦剩了（僩）

或問求放心曰知得心放此心便在這裏更何用求適見道人題壁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說得極好知言中或問求放心答語舉齊王見牛事某謂不必如此說不成不見牛時此心便求不得若使某答之只曰知其放而求之斯不放矣而求之三字亦自剩了（賀孫）

李成問爲學當求放心曰若知放心而求之則心不放矣知之則心已在此但不要又放了可也然思之尚多了而求之三字蓋卿從旁而言曰蓋卿嘗以爲操則存便是心未嘗放舍則亡便是此心已放曰是如此（蓋卿）

人心才覺時便在孟子說求放心求字早是遲了（夔孫）

求放心只覺道我這心如何放了只此念纔起此言未出口時便在這裏不用擬議別去求之但常省之而勿失耳（僩）

求放心也不是在外面求得個放心來只是求時便在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了（蓋卿）

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操則存非以一心操一心只操底便是已存之心心雖放千百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僩）

李成問放心曰如求其放心主一之謂敬之類不待商量便合做起若放辟邪侈時則失之如辨明是非經書有疑之類則當商量（蓋卿）

孟子言求放心你今只理會這物事常常在時私欲自無著處且須持敬（道夫）

收放心只是收物欲之心如理義之心即良心切不須收須就這上看教熟見得天理人欲分明（謙）

叔重問所謂求放心者不是但低着眼死守此心而已要須常使此心頭放在義理上曰也須是有專靜之功始得時舉因云自來見得此理真無內外外面有跬步不合道理便覺此心慊然前日侍坐深有得於先生醒之一字曰若長醒在這裏更須看惻隱羞惡是非恭敬之心所發處始得當一念慮之發不知是惻隱耶羞惡是非恭敬耶須是見得分明方有受用處（時舉）

心兼攝性情則極好然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難制而易放則又大不好所謂求其放心又只是以心求其心（[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求放心初用求從來不用求所以病物說既復其初無復之者（又）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不是學問之道只有求放心一事乃是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如聖賢一言一語都是道理（賀孫）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諸公爲學且須於此著切用工

夫旦學問固亦多端矣而孟子直以爲無他蓋身如一屋子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然後能灑掃門戶整頓事務若是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爾實何用焉且如中庸言學問思辨四者甚切然而放心不收則以何者而學問思辨哉此事甚要諸公每日若有文字思量未透即可存着此事若無文字思量即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功也 賀孫

學問之道孟子斷然說在求放心學者須先收拾這放心不然此心放了時學也只是閑學問也只是閑如何而明辨如何而篤行 端蒙

學須先以求放心爲本致知是他去致格物是他去格正心是他去正無忿懥等事誠意是他自省悟勿夾帶虛偽修身是他爲之主不使好惡有偏 端蒙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舊看此只云但求其放心心正則自定近看儘有道理須是看此心果如何須是心中明盡萬理方可不然只欲空守此心如何用得如平常一件事合放重今乃放輕此心不樂放重則心樂此可見此處乃與大學致知格物正心誠意相表裏可學謂若不於窮理上作工夫遽謂心正乃是告子不動心如何守得曰然又問舊看放心一段第一次看謂不過求放心而已第二次看謂放心既求儘當窮理今聞此說乃知前日第二說已是隔作兩段須是窮理而後求得放心不是求放心而後窮理曰然 可學

問孟子只說學問之道在求放心而已不曾欲他爲曰上面煞有事在注下說得分明公但去看又曰說得太緊切則便有病孟子此說太緊切便有病 節

上有學問二字在不只是求放心便休 節

李曰求其放心而已矣當求於未放之前看如何已放之後看如何復得了又看是如何作三節看後自然習熟此心不至於放

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可惜是說得孟子細看來却反是說得寬了孔子只云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若能如此則此心自無去處自不容不存此孟子所以不及孔子

問先生向作仁說大率以心具愛之理故謂之仁今集注仁人心也只以爲酬酢萬變之主如何曰不要如此看且理會箇仁人心也須見得是箇酬酢萬變之主若只管以彼較此失了本意看書且逐段看如喫物相似只咀嚼看如何向爲人不理會得仁故做出此等文字今却反爲學者爭論嘗云先生之文似藥方服食却在學者曰治病不治病却在藥方服食見効不見効却在人胃問心中湛然清明與天地相流通此是仁否曰湛然清明時此固是仁義禮智統會處今人說仁多是把做空洞底物看却不得當此之時仁義禮智之苗脉已在裏許只是未發動及有箇合親愛底事來便發出惻隱之心有箇可厭惡底事來便發出羞惡之心禮本是文明之理其發便知有辭遜智本是明辨之理其發便知有是非又曰仁是惻隱之母惻隱是仁之子又仁包義禮智三者仁似長兄管攝得義禮智故曰仁者善之長

飛卿問孟子說求放心從仁人心也說將來莫是收此心便是仁存得此心可以存此仁否曰也只是存得此心可以存此仁若只收此心更無動用生意又濟得甚麼所以明道又云自能尋向上去這是已得此心方可做去不是道只塊然守得這心便了問放心還當將放了底心重新收來還只存此心便是不放曰看程先生所說文義自是如此意却不然只存此心便是不放不是將已縱出了底依舊收將轉來如七日來復終不是已往之陽重新將來復生舊底已自過去了這裏自然生出來這一章意思最好須將來日用之間常常體認看這箇初無形影忽然而存忽然而亡誠無爲幾善惡

通書說此一段尤好誠無爲只是常存得這箇實理在這裏惟是常存得實理在這裏方始見得幾方始識得善惡若此心放而不存一向反覆顛錯了如何別認得善惡以此知這道理雖然說得有許多頭項看得熟了都自相貫通聖賢當初也不是有意說許多頭項只因事而言（賀孫）

明道說聖賢千萬言語云云只是大槩說如此若已放之心這箇心已放去了如何會收得轉來只是莫令此心逐物去則此心便在這裏不是如一件物事放去了又收回來且如渾水自流過去了如何會收得轉後來自是新底水周先生曰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只是不善之動消於外則善便實於內操則存舍則亡只是操則此心便存孟子曰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可謂哀哉然雞犬猶有放失求而不得者若心則求着便在這裏只是知求則心便在此未有求而不可得者（[illegible]本作便是又會入身來○賀孫）

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最爲學第一義也故程子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某近因病中兀坐存息遂覺有進步處大抵人心流濫四極何有定止一日十二時中有幾時在軀殼內與其四散閑走無所歸着何不收拾令在腔子中且今縱其營營思慮假饒求有所得譬如無家之人四方營求得錢雖多若無處安頓亦是徒費心力耳（大雅）

問明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收放心曰所謂講學讀書固是然要知所以講學所以讀書所以致知所以力行以至習禮習樂事親從兄無非只是要收放心孟子之意亦是爲學問者無他皆是求放心爾此政與思無邪一般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使人知善而勸知惡而戒亦只是一箇思無邪耳（[illegible]）

明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將已放之心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伊川云人心本善流而爲惡乃放也初看亦自疑此兩處諸公道如何須看得此兩處自不相礙乃可二先生之言本不相礙只是一時語體用未甚完備大意以爲此心無不善止緣放了苟纔自知其已放則放底便斷心便在此心之善如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端自然全得也伊川所謂人心本善便正與明道相合惟明道語未明白故或者錯看謂是收拾放心遂如釋氏守箇空寂不知其意謂收放心只存得善端漸能充廣非如釋氏徒守空寂有體無用且如一向縱他去與事物相靡相刃則所謂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善端何緣存得（賀孫）

明道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將已放底心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此本下云看下二句必不至空守此心無所用以）伊川曰心本善流入於不善須理會伊川此語若不知心本善只管去把定這箇心教在裏只可靜坐或如釋氏有體無用應事接物不得流入不善（[illegible]）云是失其本心如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若此類是失其本心又如心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illegible]）云云

問程子說聖人千言萬語云云此下學上達工夫也切謂心若已放了恐未易收拾不審其義如何曰孟子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豈有出入出只指外而言入只指內而言只是要人操而存之耳非是如物之散失而後收之也（[illegible]）

文字極難理會孟子要略內說放心處又未是前夜方思量得出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不是學問只有求放心一事程先生說得如此自家自看不出聞賀孫讀得否曰如程子說吾作字甚敬只此便是學這也可以收放心非是要字好也曰然如灑掃應對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皆所以求放心（賀孫）

福州陳烈少年讀書不上因見孟子求放心一段遂閉門默坐

半月出來遂無晝不讀亦只是有力量人但失之怪耳因曰今人有養生之具一失之便知求之心却是與我同生者因甚失而不求或云不知其失耳曰今聖賢分明說向你教你求又不求何也孟子於此段再三提起說其餘諄諄之意至爲切然我今初來須猛勇作力如煎藥初用猛火既沸之後方用慢火養之久之須自熟也

人之於身也章

孟子文義自分曉只是熟讀教他道理常在目前則胸中流轉始得又云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此數句被恁地說得倒了也自難曉意謂使飲食之人真箇無所失則口腹之養本無害然人屑屑理會口腹則必有所失無疑是以當知養其大體而口腹底他自會去討喫不到得餓了也

公都子問鈞是人也章

耳目之官不能思故蔽於物耳目一物也外物一物也以外物而交乎耳目之物自是被他引去唯心之官則思故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惟在人思不思之間耳然此物乃天之與我者所謂大者也君子當於思處用工能不妄思是能先立其大者也立字下得有力夫然後耳目之官小者弗能奪也是安得不爲大人哉

耳目亦物也不能思而交於外物只管引將去心之官固是主於思然須是思方得若不思却倒把不是做是是底却做不是心雖主於思又須着思方得其所思若不思則邪思雜慮便順他做去却害事

問不思而蔽於物蔽是遮蔽否曰然又問如目之視色從他去時便是爲他所蔽若能思則視其所當視不視其所不當視則不爲他所蔽矣曰然若不思則耳目亦只是一物故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

物交物曰上箇物字主外物言下箇物字主耳目言孟子說得此一段好要子細看耳目謂之物者以其不能思心能思所以謂之大體問官字如何曰官是主心主思故曰先立乎其大者昔汪尚書見焦先生問爲學如何焦先生只說一句先立乎其大者

心之官則思固是元有此思只恃其有此任他如何却不得須是去思方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最要緊下云先立乎其大者即此思也心元有思須是人自主張起來

孟子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語最有力且看他下一箇立字昔汪尚書問焦先生爲學之道焦只說一句曰先立乎其大者以此觀之他之學亦自有要卓然豎起自心[illegible]便是立所謂敬以直內也故孟子又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非是心放出去又討一箇心去求他如人睡着覺來睡是他自睡覺是他自覺只

是要常惺惺趙昌父云學者只緣斷續處多曰只要學一箇不斷續

先立乎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今忘前失後心不主宰被物引將去致得膠擾所以窮他理不得

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古本此皆作比趙岐注亦作比方天之與我者則心爲大耳目爲小其義則一般但孟子文恐不如此比字不似此字較好

問集注所載范浚心銘不知范曾從誰學曰不曾從人但他自見得到說得此件物事如此好向見呂伯恭甚忽之問須取他銘則甚曰但見他說得好故取之曰似恁說話人也多說得到曰正爲少見有人能說得如此者此意蓋有在也廣

有天爵者章

問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曰從不必作聽從之從只脩天爵人爵自從後面來如祿在其中矣之意脩其天爵自有箇得爵

祿底道理與要求者氣象大故相遠去僞
黃先之問此章曰那般處也自分曉但要自去體認那箇是內
那箇是外自家是向那邊去那邊是是那邊是不是須要實
見得如此賀孫問古人尚修天爵以要人爵今人皆廢天爵
以要人爵曰便是如此僩

欲貴者人之同心章

看欲貴人之同心說曰大槩亦是然如此說時又只似一篇文
字却說不殺如孟子於此只云弗思耳三字便實知得功夫
只在這裏砥

仁之勝不仁也章

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理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
慾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若甚難以事言之則正
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慾甚難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却
甚易蓋纔是蹉失一兩件事便被邪來勝將去若以正勝邪
則須是做得十分工夫方勝得他然猶自恐怕勝他未盡在
正如人身正氣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僩

五穀種之美者章

一日舉孟子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稊稗誨諸生
曰和尚問話只是一言兩句稊稗之熟者也儒者明經若通
徹了不用費辭亦一言兩句義理便明白否則却是五穀不
熟不如稊稗淳

苟爲不熟不如稊稗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如今學者
要緊也成得一箇坯模定了出治工夫却在人只是成得一
箇坯模了到做出治工夫却最難正是天理人欲相勝之地
自家這裏勝得一分他那箇便退一分自家這裏退一分他
那箇便進一分如漢楚相持於成臯滎陽間只爭這些子賀

告子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章

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如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
昏周禮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親迎之禮
法許如此僩

曹交問曰章

孟子道人皆可以爲堯舜何曾便道是堯舜更不假修爲且如
銀坑有礦謂礦非銀不可然必謂之銀不可須用烹煉然後
成銀椿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這只是對那不孝不弟底說孝弟便是
堯舜之道不孝不弟便是桀紂僩

歸而求之有餘師須是做工夫若茫茫恁地只是如此如前夜
說讀書正是要自理會如在這裏如此讀書若歸去也須如
此讀看孟子此一段發意如此大却在疾行徐行上面要
知工夫須是自理會不是別人干預得底事賀孫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章

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謂孔子於受女樂之後而
遂行則言之似顯君相之過不言則已爲苟去故因燔肉不
至而行則吾之去國以其不致燔爲得罪於君耳人傑

魯欲使愼子爲將軍章

毅然問孟子說齊魯皆封百里而先生向說齊魯始封七百里
者何邪曰此等處皆難考如齊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
穆陵北至于無棣魯跨許宋之境皆不可謂非五七百里之
闊王制與孟子同而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
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鄭氏以王制爲夏
商制謂夏商中國方三千里周公斥而大之中國方七千里
所以不同曰鄭氏只文字上說得好看然甚不曉事情且如
百里之國周人欲增到五百里須併四箇百里國地方做得
一國其所併四國又當別裂地以封之如此則天下諸侯東
遷西移改立宗廟社稷皆爲之騷動矣若如此趲去不數大

國便無地可容了許多國何以處之恐不其然切恐其初是
方百里後來吞幷遂漸漸大如當時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
萬國到周時只有千八百國自幷吞併如何不見許多國武
王時諸國地已大武王亦不奈何只得就而封之當時封許
多功臣之國緣當初滅國者五十得許多空地可封不然則
周公太公亦自無安頓處若割取諸國之地則寧不謀反如
漢晁錯之時乎然則孟子百里之說亦只是大綱如此說不
是實考得見古制 淳
古者制國土地亦廣非如孟子百里之說如齊地東至于海西
至于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土地儘闊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
國後來更相吞噬到周初只有千八百國是不及五分之一
矣想得併來儘大周封新國若只用百里之地介在其間豈
不爲大國所吞亦緣詩紂伐奄滅國者五十得許多土地方
封許多人問周禮所載諸公之國方五百里諸侯之國方四
百里云云者是否曰看來怕是如此孟子時去周初已六七
百年既無載籍可攷見不得端的如五十而貢七十而助此
說自是難行問王制說載周初封建只是百里後來滅國漸
廣方添至數百里曰此說非是諸國亦先來定了若後來
旋添便須移動了幾國徙去別處方得豈不勞擾 僩

舜發於畎畝章

動心忍性者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 林
困心衡慮徵色發聲謂人之有過而能改者如此困心衡慮者
心覺其有過徵色發聲者其過形於外 僩
明道曰自舜發於畎畝之中云云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只是
要事事經歷過 顏
困苦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須從貧困艱苦中做來方堅牢曰
若不從這裏過也不識所以堅牢者正緣不曾親歷了不識
以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知得許多險阻

去處若素不曾行忽然一旦撞行將去少間定墮坑落塹去
也 僩

教亦多術矣章

予不屑之教誨也者趙氏曰屑絜也考孟子不屑就與不屑不
潔之言屑字皆當作絜字解所謂不屑之教誨者當謂不以
其人爲絜而教誨之如坐而言不屑之大抵解經不可便亂說
當觀前後字義也 人傑

孟子十

盡心上

盡其心者章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者字不可不子細看人能盡其心者只為知其性知性卻在先 敬

李問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曰此句文勢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 節

人往往說先盡其心而後知性非也心性本不可分況其語脈是盡其心者知其性心只是包著這道理盡知得其性之道理便是盡其心若只要理會盡心不知如何地盡 賀

或問盡心知性曰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盡卻盡箇甚麼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所以能盡其心者由先能知其性知性則知天矣知性知天則能盡其心矣不知性不能以盡其心物格而後知至 去偽

盡其心者由知其性也先知得性之理然後明得此心知性猶格物盡心猶知至 [illegible]

知性者物格也盡心者知至也物字對性字知字對心字 [illegible]

知性然後能盡心先知然後能盡未有先盡而後方能知者蓋先知得然後見得盡 節

王德修問盡心然後知性曰以其觀之性情與心固是一理然命之以心卻似包著這性情在裏面故孟氏語意卻似說盡其心者以其知性故也此意橫渠得知故說心統性情者也看得精邵堯夫亦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區宇物者身之舟車語極有理大雅云橫渠言心禦見聞不弘於性則又是心小性大也曰禦字不可作止字與當字解禦有梏之意云心梏於見聞反不弘於性耳 賜

問橫渠謂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撿其心非道弘人也如孟子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先生謂盡其心者必其能知性者也知性是物格之事盡心是知至之事如何曰心與性只一般知與盡不同所謂知便是心了問知是心之神明似與四端所謂智不同曰此知字義又大然孔子多說仁智如元亨利貞元便是仁貞便是智四端仁智最大無貞則元無起處無智則如何是仁易曰大明終始有終便有始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知也 賀

問先生所解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正如云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語意同先生曰固自分曉尋此據子亦好後見信州教授林德久未甚信此說遇欲因以其易曉者譬之如欲盡其為教授者必知其職業乃能盡也先生云存其心恰如教授在此方理會得每日職業 過

問盡心者知至也曰知得到時必盡我這心去做如事君必要極於忠為子必要極於孝不是備禮如此既知得到這處若於心有些子未盡處便打不過便不足 [illegible]

問盡心只是知得盡未說及行否曰某初間亦把做只是知得盡如大學知至一般未說及行後來子細看如大學誠意字模樣是真箇恁地盡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知至亦須兼誠意乃盡如知得七分自家去做只著得五分心力便是未盡有時放緩又不做了如知得十分真切自家須着過二十分心力實去恁地做便是盡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所以能盡心 [illegible]

某前以孟子盡心為如大學知至今思之恐當作意誠說蓋孟子當時特地說箇盡心煞須用功所謂盡心者言心之所存更無一毫不盡好善便如好好色惡惡便如惡惡臭徹底如此沒些虛偽不實童云如所謂盡心力而為之之盡否曰然 [illegible]

蕭先之問盡心曰盡心是竭盡此心今人做事那曾做得盡只

盡得四五分心便道了若是盡心只是一心爲之更無偏旁
底心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必定是如此如云盡心力爲之僩
盡心知性知天工夫在知性上盡心只是誠意知性却是窮理
心有未盡便有空闕如十分只盡得七分便是空闕了二三
分須是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孝便極其孝仁便極其仁性即
理理即天我既知得此理則所謂盡心者自是不容已如此
說却不重累既能盡心知性則胸中已是瑩白淨潔却只要
時時省察恐有污壞故終之以存養之事僩
盡心者發必自慊而無有外之心即大學意誠之事也道夫
問盡心莫是見得心體盡或只是如盡性錄作盡之類否曰
皆是僩
盡心以見言盡性以養言僩
盡心盡性之盡不是做功夫之謂蓋言上面功夫已至至此方
盡得耳中庸言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孟子言盡其心者

知其性是也僩
盡心就見處說見理無所不盡如格物致知之意然心無限量
如何盡得物有多少亦如何窮得盡但到那貫通處則纔拈
來便曉得是爲盡也存心却是就持守處說謨
盡心云這事理會得那事又理會不得理會得東邊又不理
會得西邊只是從來不曾盡這心但臨事恁地胡亂挨將去
此心本來無有些子不備無有些子不該須是盡識得許多
道理無些子窒礙方是盡心如今人人有箇心只是不曾使
得他盡只恁地苟簡鹵莽便道是了僩
問柔通說盡心謂聖人此心纔見得盡則所行無有不盡故程
子曰聖人無俟於力行曰固是聖人有這般所在然所以爲
聖人也只說好問默而識之好古敏以求之那曾說知了便
了又曰盡心如明鏡無些子蔽翳只看鏡子若有些少照不
見處便是本身有些塵污如今人做事有些子鶻突窒礙便

只是自家見不盡此心本來虛靈萬理具備事事物物皆所
當知今人多是氣質偏了又爲物欲所蔽故昏而不能盡知
聖賢所以貴於窮理又曰萬理雖具於吾心還使教他知始
得今人有箇心在這裏只是不曾使他去知許多道理少間
遇事做得一邊又不知那一邊見得東遺却西少間只成私
意皆不能盡道理盡得此心者洞然光明事事物物無有不
合道理又曰學問之所以傳不傳者亦是能盡心與不能盡
心問若曾子易簀之事此時若不能正也只是不盡得心曰
然曾子既見得道理自然便改了若不便改了這心下便鬭
了些當時季孫之賜曾子如何失點檢去上睡是不是了童
子既說起須著改始得若不說不及改也不妨才說便著改賀孫
問先生解盡心知性處云心無體以性爲體如何曰心是虛底
物性是裏面穰肚餡草性之理包在心內到發時却是性底
出來性不是有一箇物事在裏面喚做性只是理所當然者
便是性只是人合當如此做底便是性惟是孟子惻隱之心
仁之端也這四句也有性也有心也有情與橫渠心統性情
一語好看𦦨

盡心謂事物之理皆知之而無不盡知性謂知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各循其理知天則知此理之自然人傑
盡心如何盡得不可盡者心之事可盡者心之理理既盡之後
謂如一物初不曾識來到面前便識得此物盡吾心之理盡
心之理便是知性知天去僞○末一句恐誤
黃敬之問盡心知性曰性是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箇甚
麼又問知其性則知天矣曰僩錄云知性頭除處天是性以賦於我之
分而言天以公共道理僩錄作公共之本原而言天便脫模是一箇大
底人人便是一箇小底天吾之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
凡吾之所有者皆自彼而來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端蒙
此下云又問存心養性曰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
之性存得君臣之心盡方養得養之性○特舉

因看程子語錄心小性大心不弘於性滯於知思說及上蔡云心有止說遂云心有何窮盡只得此本然之體推而應事接物皆是故於此知性之無所不有知天亦以此因省李先生云盡心者如孟子見齊王問樂則便對云云言貨色則便對云云每遇一事便有以處置將去此是盡心舊時不之曉盡此乃盡心之效如此得此本然之心則皆推得去無窮也如見牛未見羊說苟見羊則亦便是此心矣 方

盡心知性知天此是致知存心養性事天此是力行 砥 存養○盡

心知性以前看得知字放輕今觀之却是知字重盡字輕 知性則心盡矣存養有行底意思 賀

問盡知存養四字如何分別曰盡知是知底工夫存養是行底工夫 震

問盡心盡性曰盡心云者知之至也盡性云者行之極也盡心則知性知天以其知之已至也若存心養性則是致其盡性

之功也 謨

孟子說知性是知得性中物事既知得須盡知得方始是盡心下面存其心養其性方始是做工夫處如大學說物格而後知至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性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盡心也至於知至而後意誠誠則存其心養其性也聖人說知必說行不可勝數 泳

飛卿問盡心存心盡莫是極至地位存莫是初存得這心否曰盡心也未說極至只是凡事便須理會教十分周足無少闕漏處方是盡存也非獨是初工夫初間固是操守存在這裏到存得熟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終始只在這裏 賀

孟子說存其心雖是緊切却似添事蓋聖人只爲學者立下規矩守得規矩定便心也自定如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人能如是存守則心有不存者乎今又說存其心則與此爲四矣如此處要人理會 僩

存之養之便是事心性便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 端蒙

仲思問存心養性先後曰先存心而後養性養性云者養而勿失之謂性不可言存

問存心養性以事天曰天教你父子有親你便用父子有親天教你君臣有義你便用君臣有義不然便是違天矣古人語言下得字都不苟如存其心養其性若作養其心存其性便不得問知何是天曰天者理之所從出曰天便是那太虛但能盡心知性則天便不外是矣性便有那天問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不惑謂知事物當然之理知天命謂知事物之所以然便是知天知性之說否曰然他那裏自看得個血脈相牽連要自子細看龜山之說極好龜山問學者曰人何故有惻隱之心學者曰出於自然龜山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便是此說 僩

存其心則能養其性正其情養其性如不暴 方

存心便性得所養李通說存心雖是然語性已踈 雖性有義蓋孟子本文甚切 方

夭壽不貳不以生死爲吾心之悅戚也 人傑

問立命是豎立得這天之所命不以私意參亂倒了天之正命否曰然問莫非命也此一句是總說氣稟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同否曰孟子之意未說到氣稟孟子自來不甚說氣稟看來此句只是說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人但順受其正若桎梏而死與立乎巖墻之下而死便是你自取不干天事未說到氣稟在 僩

敬之問夭壽至命也曰既不以夭壽貳其心又須脩身以俟方始立得這命自家有百年在世百年之中須事事教是當自家有一日在世一日之內也須教事事是當始得若既不以夭壽動其心一向胡亂做又不可如佛氏以絕滅爲事亦可謂之夭壽不貳然脩身以俟一段全不曾理會所以做底事

皆無頭腦無君無父亂人之大倫 賀孫

敬之問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壽夭是天命脩身是順天命安於天理之正無一毫人欲計較之私而天命在我方始流行曰夭壽不貳是不疑他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夭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脩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看又問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若是人力所致者如何是命曰前面事都見不得若出門吉凶禍福皆不可知但有正不正自家只順受他正底自家身分無過恁地死了便是正命若立巖墻之下與桎梏而死便不是正命或如比干剖心又不可不謂之正命直卿說先生向嘗說一似當差遣三年滿罷便是君命之正若歲月間以罪去也是命但不是正底命先生曰若自家無罪便歲月間去又不可不謂之正命

子善問孟子說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今人知道我命若未死縱立巖墻之下也不到壓死只莫非命者是活絡在這裏看他如何來若先說道我自有命雖立巖墻之下也不妨即是先指定一箇命便是紂說我生不有命在天因舉橫渠行同報異與氣遇等語伊川知道他說遇處不是又曰這一段文勢直是緊若精神從容看箇提他不上如龍虎變化直是捉搦他不住 賀孫

問由太虛云云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漸細分說得密耳且太虛便是這四者之總體而不雜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是那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只這箇便是那太虛只是便雜却氣化說雖雜氣化而實不離乎太虛未說到人物各具當然之理處問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底圓圈氣化便是圖圈裏陰靜陽動否曰然又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是有此水方映得那天上月若無此水終無此月也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所以橫渠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心又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此等語皆秦漢以下人道不到又問人與鳥獸固有知覺但知覺有通塞草木亦有知覺否曰亦有如一盆花得些水澆灌便敷榮若摧抑他便枯悴謂之無知覺可乎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便是有知覺只是鳥獸底知覺不如人底草木底知覺又不如鳥獸底又如大黃吃着便會瀉附子吃着便會熱只是他知覺只從這一路去又問腐敗之物亦有否曰亦有如火燒成灰將來泡湯吃也烚苦因笑曰頃信州諸公正說草木無性今夜又說草木無心矣 僩

先生問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如何看廣云虛只是理有是理斯有是氣曰如何說合字廣云恐是據人物而言曰有是物則有是理與氣故有性之名若無是物則不見理之所寓由太虛有天之名只是據理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由氣之化各有生長消息底道理故有道之名既已成物則物各有理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 廣

由太虛有天之名都是箇自然底由氣化有道之名是虛底物在實上見無形底物因有形而見所謂道者如天道地道人道父子之道君臣之道率性之謂道是也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自然中包得許多物事 夔

由太虛有天之名這全說理由氣化有道之名這說著事物上如率性之謂道性只是理率性方見得是道這說着事物上且如君臣父子之道有那君臣父子方見這箇道理合虛與氣有性之名虛字便說理理與氣合所以有人 植

問知覺是氣之陽明否曰由太虛有天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天命之謂性管此兩句由氣化有道之名率性之謂道管

此一句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又是天命謂性道下管此一句。（夔孫）

問當無事時虛明不昧此是氣其中自然動處莫是性否曰虛明不昧此理具乎其中無少虧欠感物而動便是情橫渠說得好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是就人上說（僩）

問由氣化有道之名是自陰陽言曰方見其有許多節次（可學）

林問氣化何以謂之道曰天地間豈有一物不由其道者問合虛與氣何以有性曰此語詳看亦得其意然亦有未盡處當言虛即是性氣即是人以氣之虛明寓於中故合虛與氣有性之名雖說略盡而終有二意劉問如此則莫是性離於道邪曰非此之謂到道處則有是名在人如何看然豈有性離於道之理（寓）

問合虛與氣何性之名曰惟五峯發明得兩句好非性無物非氣無形（[illegible]）

問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曰虛只是說理橫渠之言大率有未瑩處有心則自有知覺又何合性與知覺之有（[illegible]）

由太虛有天之名至有心之名橫渠如此議論極精密（[illegible]）

伊川云盡心然後知性此不然盡字大知字零星（[illegible]）

[illegible]若未知性便要盡心則懸空無下手處惟就知性上積累將去自然盡心（[illegible]）

問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佛本不假於存養豈竊希聖人之事乎曰盡知存養吾儒釋氏相似而不同只是他所存所養所知所盡處道理皆不是如吾儒盡心只是盡君臣父子等心便見有是理性即是理也如釋氏所謂盡心知性皆歸於空虛其所存養卻是閑眼全不理會道理（[illegible]）

或問伊川云心具天德心有未盡處便是天德未能盡切[illegible]

味其言意者存天為命在人為性性無形質而含之於心故一心之中天德具足盡此心則知性知天矣游氏以心無餘蘊為盡心謝氏以擴充得去為盡心皆此意也然橫渠范侍講之說則又不然范謂窮理者孟子之所謂盡心也橫渠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不知窮理體物之說所信然否如下一段言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游氏言之詳矣其言曰存其心者閑邪以存其誠也養其性者守靜以復其本也存養如此則可以事天矣此言事天亦伊川所謂奉順之意其說恐不出乎此但不知存養之說謂存此以養彼耶亦既存本心又當養其性耶曰諸家解說盡心二字少有發明得盡字出來者伊川最說得完全然亦不曾子細開說盡字大抵盡其心只是窮盡其在心之理耳窮得此又知不能窮得彼便不可喚做盡心范侍講言窮理卻是言盡心以前底事謝上蔡言充擴得去卻言盡心以後事若橫渠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之說此只是言人心要廣大耳亦不知未能盡得此心之理如何便能盡其心得兼大其心亦做盡心說不得游氏守靜以復其本此語有病守靜之說近於佛老吾聖人卻無此說其言知天為智之盡事天為仁之至此卻說得好事天只是奉順之而已非有他也所謂存心養性非二事存心所以養性也（[illegible]）

問上蔡盡心知性一段曰說盡心不著（可學）

問先生盡心說曰心者天理在人之全體又曰性者天理之全體此何以別曰分說時且恁地若將心與性合作一處說須有別（淳）

莫非命也章

盡其道而死者順理而吉者也桎梏死者逆理而凶者也以非義而死者固所自取是亦前定蓋其所稟之惡氣有以致之也（[illegible]）

問桎梏死者非正命也雖謂非正然亦以命言此乃自取如何謂之命曰亦是自作而天殺之但非正命耳使文王死於羑里孔子死於桓魋却是命可學

敬之問莫非命也曰在天言之皆是正命在人言之便是不正之命問有當然而或不然不當然而或然者如何曰如孔孟老死不遇須喚做不正之命始得在孔孟言之亦是正命然在天之命却自有差僩

問莫非命也命是指氣言之否曰然若在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夭皆是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賀孫

問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因推惠迪吉從逆凶之意曰若是惠迪吉從逆凶自天觀之也得其正命自人得之也得其正命若惠迪而不吉則自天觀之却是失其正命如孔孟之聖賢而不見用於世而聖賢亦莫不順受其正這是於聖賢分上已得其正命若就天觀之彼以順感而此以逆應則是不自失其正命[illegible]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直卿云如受得一邑之宰教做三年這是人命到做得一年被罷去也是命曰有不以罪而枉罷者亦是命有罪而被罷者非正命無罪而被罷者是正命也[illegible]

孟子說命至盡心章方說得盡

萬物皆備於我矣章

黃先之問萬物皆備於我曰如今人所以害事處只是這些私意難除才有些私意隔着了便只見許多般[illegible]

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實有之無虧無欠方能快活若反身而不誠雖是本來自足之物然物自物何干我事[illegible]

反身而誠孟子之意主於誠字言反身而實有此理也為父而實有慈為子而實有孝豈不快活若反身不誠是無此理既無此理但有恐懼而已豈得樂哉[illegible]

反身而誠見得本具是理而今亦不曾虧欠了他底[illegible]

或問反身而誠是要就身上知得許多道理否曰是這知見得最為要緊[illegible]

反身而誠則恕從這裏流出不用勉強未到恁田地須是勉強[illegible]

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在學者也知得此理是備於我只是未能反身而誠若勉強行恕拗轉這道理來便是恕[illegible]所謂恕者也只是去得私意盡了這道理便真實備於我無欠闕僩

或問萬物皆備於我章後面說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如何曰恕便是推己及物恕若不是推己及物別又是箇什麼恕這箇強恕者亦是他見得萬物皆備於我了只爭着一箇反身而誠便須要強恕上做功夫所謂強恕蓋是他心裏不能推己及人便須強勉行恕拗轉這道理然亦只是要去箇私意而已私意既去則萬理自無欠闕處矣燾

子武問萬物皆備於我章曰這章是兩截工夫反身而誠蓋知之已至而自然循理所以樂強恕而行是知之未至且恁把捉勉強做去少間到純熟處便是仁[illegible]

問萬物皆備於我下文既云樂莫大焉何故復云強恕曰四句二段皆是蒙上面一句問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大賢以上事強恕求仁是學者身分上事否曰然問大賢以上是知與行俱到大賢以下是知與行相資發否曰然須之後曰反身而誠只是箇真知真實知得則滔滔行將去見得萬物與我為一自然其樂無涯所以伊川云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正此意也植

強是勉強而行恕是推己及物強恕而行是要求至於誠[illegible]

敬之說強恕只事事要擴充教是當雖是自家元未免有些病痛今且着事事勉強做去曰未至於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處且逐事要推己以及人庶幾心公理得此處好更子細看[illegible]

問強恕而行曰此是其人元不曾恕在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若反身而誠則無待於勉強矣又問莫須卓然立志方得曰也不須如此飢時便討飯喫初頭硬要做一餉少時却只恁消殺了到沒意思強恕而行求仁莫近不可將恕字低看了求仁莫近於恕恕字甚緊

問萬物皆備於我曰未當如此須從孟子見梁惠王看起却漸漸進步如看論語豈可只理會吾道一以貫之一句須先自學而篇漸漸浸灌到純熟處其間義理却自然出

問伊川說萬物皆備於我謂物亦然皆從這裏出去如何曰未須問此枉用工夫且於事上逐件窮看凡接物遇事見得一箇是處積習久自然貫通便見箇理一禪者云如桶底脫相似可謂大悟到底不曾曉得才遇事又却迷去

或問明道說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則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橫渠言萬物皆備於我言萬事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如明道之說則物只是物更不須作事字說且於下文求仁之說意思貫串橫渠解反身而誠為行無不慊之義又似來不得不唯以物為事如下文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如何通貫得為一意曰橫渠之說亦好反身而誠實也謂實有此理更無不慊處則仰不愧俯不怍樂莫大焉強恕而行即是推此理以及人也我誠有此理在人亦各有此理能使人有此理亦如我焉則近於仁矣如明道這般說話極好只是說得太廣學者難入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皆備於我如萬物莫不有君臣之義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父子之親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兄

弟之愛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夫婦之別自家這裏也有是這道理本來皆備於吾身反之於吾身於君臣必盡其義於父子必盡其親於兄弟必盡其愛於夫婦必盡其別莫不各盡其當然之實理而無一毫之不盡則仰不愧俯不怍自然是快活若是反之於身有些子未盡有些子不實則中心愧怍不能以自安如何得會樂橫渠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言萬物皆有素定於我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故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若不是實做工夫到這裏如何見得恁地

萬物皆備於我橫渠一段將來說得甚實所謂萬物皆在我者便只是君臣本來有義父子本來有親夫婦本來有別之類皆是本來在我者若事君有不足於敬事親有不足於孝以至夫婦無別兄弟不友朋友不信便是我不能盡之反身則是不誠其苦有不可言者安得所謂樂

問樂莫大焉莫是見得萬物皆備於我所以樂否曰誠是實有此理檢點自家身命果無欠闕事君真箇忠事父真箇孝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其樂孰大於此橫渠謂反身而誠則不慊於心此說極有理

行之而不著焉章

方行之際則明其當然之理是行之而著既行之後則識其所以然是習矣而察初間是照管向前去後來是回顧後面看所行之道理如何如人喫飯方喫時知得飯當喫既喫後則知飯之飽如此

著者曉也察識也方其行之而不曉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

習矣而不察習是重習學字輕

習矣不察行矣不著如今人又不如此不曾去習便要說察不曾去行便要說著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今人未曾理會可

興此學便要猶道楸

待文王而後興章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沈迷而不反聖人爲之屢言之方始肯求已是下愚了況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爲禽獸而已蓋人爲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是與禽獸何別僩

霸者之民章

自王者之民皡皡如也而下至豈曰小補之哉皆説王者功用如此人傑

所過者化只是身所經歷處如舜耕歷山陶河濱者是也略略做這事過便自感化不待久留言其化之速也謙之云所存者神是心中要恁地便恁地否曰是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小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上下與天地同流重新鑄一番過相似僩

五 四十 卷六十 十五

問集注云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所經歷處皆化如此即是民化之也非大而化之之化曰作大而化之化有病則是過了者化物未過時却凝滞於此只是所經歷處才霑著便化也雷一震而萬物俱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無一不化者書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亦是此意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問同流是與天地同其神化否曰此難言各有一分在裏曰是箇參贊意否曰亦不是參贊夔孫

存神過化程説甚精正得孟子本意過是身所經歷處無不感動如黎民於變便是化存是存主處不是主宰是存這事這事便來應二程看文字最精密如中庸説門人多不能曉其意賜義

過化存神伊川説好過只是經歷處以舜觀之可見存則存主處便如綏來動和之意都就事上説反覆此一段曰可見蓋

所過者化程子經歷之説甚好蓋不獨是所居久處只曾經涉處便皆化所存者神存是自家主意處便不測亦是人見其如此當

黄子功問伊川説過是經歷處是否曰只是過處人便化更不待久問所存者神曰此纔有所存彼便應言感應之速也所以荀子云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只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處便是神子功曰如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亦是此理曰然蓋卿

問經歷處則無不化不經歷處如何曰此言經歷處便化如在鄉則一鄉化在天下則天下化過者言其感人之速如此只被後來人說得太重了所存者神吾心之所存處便成就如神耳如書云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之意化是人化也神是事之成就如神也僩

五 六 丁九 卷六十 十六

君子所過者化伊川本處解略易傳大人虎變却説得詳荀子亦有仁人過化存神之語此必古語如克己復禮亦是古語左傳中亦引克己復禮仁也如崇德脩慝辨惑亦是古語蓋是兩次問了賀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伊川解革卦言所過變化事理炳著所過謂身所經歷處也敬

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存是存主過是經歷聖人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才過便化橫渠説却是兩截謙

問過化存神有先後否曰初無先後便如橫渠之説亦無先後謙

過化存神舊説所應之事過而不留便能所存者神神即神妙不測故上蔡云所過者化故所存者神所存者神故所過者化鄉里李丈云譬如一面鏡先來照者既去不見了則後來者又可以照若先底只在則不復能照矣將做一事説亦自好但據孟子本文則只是身所經歷處便化心所存主處

便神如綏斯來動斯和又荀子亦言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
存者神似是見成言語如金聲玉振之類故孟荀皆用之荀
卿非孟子必不肯用其語也 方子
問尋常人說皆云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曰他是就心說据
孟子意乃是就事說問注引舜事如何曰舜在下只得如此
及見用則賓四門之屬皆是化聖人豈能家至戶曉蓋在吾
化中者皆是過問存神與過化如何別曰過化言所過即化
存神便有響應意思問上蔡云所過者化便所存者神所存
者神便所過者化曰此是就心說事來不留於心便是存神
存神便能過化橫渠云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亦是
此說 淳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至之問達之天下也方爲仁義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不待達
之天下方始謂之仁義無他達之天下只說達之天下無別
道理 賀孫

舜居深山之中章

問舜聞善言見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其未有所聞見時
氣象如何曰湛然而已其理充塞具備一有所觸便沛然而
不可禦問學者未有聞見之時莫須用持守而不可放逸否
曰纔知持守已自是聞善言見善行了 僩

無爲其所不爲章

敬之問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曰人心至靈其所不當
爲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却自
以爲不妨便自昧爲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爲不當
欲者便要來這裏截斷斷然不爲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 僩

人之有德慧術知章

或問德慧術知曰德慧純粹術知聰明須有朴實工夫方磨得
出 賀孫

廣土衆民章

敬之問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君子但當自
盡吾心之天理雖達而在上做出事業功名亦只似雲浮於
太虛之中於我何有哉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固是人
所欲與其處畎畝之中孰若進而得行其道使天下皆被其
澤要得出行其道者亦是人之所欲但其用其在於我性分
之內本不相關進而大行退而窮居於我性分之內無所加
損 僩

問君子所性章曰只是這一箇道理雖達而爲堯舜在上亦不
是添加些子窮而爲孔孟在下亦不是減少些子蓋這一箇
道理合下都定了更添減不得又云這所性字說得虛如堯
舜性之之性字 燾

敬之問君子所性曰此是說生來承受之性仁義禮智根於心
便見得四端着在心上相離不得才有些子私意便刻斷了

那根便無生意譬如木根着在土上方會生其色也睟然都
從那根上發出來且性字從心便見得先有這心便有許多
物在其中 僩

問仁義禮智根於心曰上說君子且是通聖人言蓋君子氣質清
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着土所以生色形見
於外衆人則合下生時便爲氣稟物欲一重隔了這箇根便
未著土在蓋有殘忍底心便沒了仁之根有頑鈍底心便沒
了義之根有忿很底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黑暗底心便沒了
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只要去其氣質物欲之隔
教四者之根著土而已如堯舜性之便是根已著土了湯武
反之便是元來未曾著土而今方移得來著土了 燾

問仁義禮智根於心曰雖是自家合下都有這箇物若有些子
私欲夾雜在其中便把好底和根都剗去了 僩

安卿問仁義禮智根於心何謂根曰是存得到見得明便自然生

根此是人功夫做來(賀孫)
看文字當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是切要孟子說仁義禮智
根於心只根字甚有意如此用心義理自出(卓)
問四體不言而喻曰是四體不待命令而自如此謂手容恭不
待自家教他恭而自然恭足容重不待自家教他重而自然
重不待教他如此而自如此也(燾)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

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學而不從這裏則所爲雖若要好
事終是有不是處因言舊見劉子澄作某處學記其中有雖
不能爲向上事亦可以做向下一等之意大槩是要退如此
便不得(賀孫)

至之問孔子登東山而小魯一節曰此一章如詩之有比興比
者但比之以他物而不說其事如何興則引物以發其意而
終說破其事也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至遊於聖人之門者
難爲言此興也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至容光必照焉此比也
流水之爲物也至不成章不達此又是興也比若鶴鳴于
九皐之類興者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上引躍躍毚兔之類
是也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
不達蓋人之爲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夫欠了些
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時舉)

問必觀其瀾是因其瀾處便見其本耶抑觀其瀾知其有本了
又須窮其本之所自來曰若論水之有原本則觀其流必知
其有原然流處便是那原本更去那裏別討本只那瀾便是
那本了若非本何處有那流若說觀其瀾又須觀其本則孟
子何不曰必觀其本他說觀其瀾便是流瀾處便見其本(僩)

雞鳴而起章

敬之問利與善之間也這箇利非是有心於爲利只見理不明
才差些便入那邊去曰然才差向利邊去只見利之爲美(賀孫)

或問利與善之間曰間是兩者相並在這裏一條路做這邊去
一條路做那邊去所以謂之間
利與善之間不是冷水便是熱湯無那中間溫吞煖處也(僩)
利善若只是利害則易理會今人所爲處都是利只管硬差排
道是善今人直是差處多只一條大路其餘千差萬別皆是
私路因舉張子韶小說云云(賀孫)

利與善之間若纔有心要人知要人道好要以此求利皆爲
利也這箇極多般樣雖所爲皆善但有一毫歆慕外物之心
便是利了如一塊潔白物事上面只著一點黑便不得爲白
矣又如好底物事如腦子之屬上面只著一點糞穢便都壞
了不得爲香矣若是糞穢上面假饒著一堆腦子亦不濟事
做善須是做到極盡處方喚做善(僩)

用之問舜孳孳爲善未接物時只主於敬便是爲善以此觀之
聖人之道不是默然無言聖人之心純亦不已雖無事時也
常有箇主宰在這裏固不是放肆亦不是如槁木死灰曰這
便如夜來說只是有操而已一段如今且須常存箇誠敬做
主學問方有所歸着如有屋舍了零零碎碎方有頓處不然
却似無家舍人雖有千萬之寶亦無安頓處今日放在東邊
草裏明日放在西邊草裏終非己物(賀孫)

或問爲善爲利處因舉龜山答廖尚書用中一段曰龜山說得
鶻突廖公認得不子細後來於利害上頗不分別紹興間秦
氏主和建議不決召廖公來他懵然不知却去問他平日所
友善之人如鄭邦達輩邦達亦不思量便云和是好事故廖
公到闕即主和議遂爲中丞然他亦不肯爲秦氏鷹犬(嘗令言魏公不從而出)(賴)

楊子取爲我章

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爲己列子云伯成子羔不拔一毛而利
天下不爲其言曰一毛安能利天下使人人不拔一毛不利

天下則天下自治矣問老子以不與楊朱同曰老子窺見天下之事却討便宜置身於安閒之地云清靜自治豈不是與朱同又問伊川說老子謂先語大道後却涉此姦詐如云欲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之類曰孔孟亦知天下有許多事何故不厭他曰孔孟見實理把作合做底看他不見實理把做無故不肯爲問孔子曾見他書否曰未必見㝷之問孔子何爲問禮於他曰他本周家史官自知禮只是以爲不足道故一切掃除了曾子問中自見孔子問他數項康節亦有此小似他問濂溪錄中何故有康節傳曰書坊自增耳輔

問墨氏兼愛楊氏爲我夫兼愛雖無差等不合聖人之正道乃是割己爲人滅去己私猶足立教若爲我乃小己自私之事果何足以立教耶曰莊子數稱楊子居之爲人恐楊氏之學如今道流修煉之士其保嗇神氣雖一句話也不妄與人說正孟子所謂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是也柄

問楊墨固是皆不得中至子莫又要安排討箇中執之曰子莫見楊墨皆偏在一處要就二者之中而執之正是安排尋討也原其意思固好只是見得不分明依舊不是且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則可在顏子則不可居陋巷在顏子之時則是中在禹稷之時則非中矣居陋巷則似楊氏三過其門而不入則似墨氏要之禹稷似兼愛而非兼愛顏子似爲我而非爲我道夫云常記先生云中一名而函二義這箇中要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異與時中之中同曰然道

堯舜性之也章

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端

堯舜性之也性字似稟字湯武身之也是將這道理做成這箇渾身將這渾身做出這道理五伯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舊時看此句甚費思量有數樣說今所留二說也自倒斷不下僩

黃仁卿問性善之善與堯舜性之之性如何曰性善之性字實性之之性字虛性之只是合下稟得合下便得來受用又曰反之是先失着了反之而後得身之是把來身上做起節

聖人之心不曾有箇起頭處堯舜性之合下便恁地去初無箇頭到湯武反之早是有頭了但其起處甚微五伯則甚大

或問仁人心也若假借爲之焉能有諸已哉而孟子却云五霸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何也曰此最難說前輩多有辨之者然卒不得其說惡知二字爲五霸設也如云五霸自不知也五霸久假而不歸安知其亦非已有也賜

問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舊解多謂使其能久假而不歸烏知終非其有曰諸家多如此說遂引惹得司馬溫公東坡來闢孟子問假之之事如責楚包茅不貢與夫初命三命之類否曰他從頭都是無一事不是如齊桓尚自白直恁地假將去至晉文公做了千般蹺蹊所以夫子有正譎之論僩議論

正處甚好但說得來連自家都不好了又曰假之非利之之比若要識得假與利只看真與不真切與不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正是利之之事也道夫云安仁便是性之利仁便是反之假之之規模自與此別曰不干涉如勉強而行亦非此比安利勉強皆是真切但有熟不熟耳頃之歎曰天下事誰不恁地且如漢祖三軍縞素爲義帝發喪他何嘗知所謂君臣之義所當然者但受教三老假此以爲名而濟其欲爾問如夫子稱管仲如其仁也是從假字上說來否曰他只是言其有仁之功未說到那假字上在且如孺子入井有一人取得出來人且稱其仁亦未說到那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道夫問如此說則如字如何解曰此直深許其有仁耳人多說是許其似仁而非仁以文勢觀之恐不恁地只是許其仁耳道夫云假之之事宜所謂幽沉仁義非獨爲當時又且流毒後世曰此孟子所以不道桓文而卑管晏也且如興滅繼

絶誅殛禁暴懷諸侯而尊周室百般好事他都做只是無惻怛之誠心他本欲他事之行又恰有箇題目入得故不得不舉行道夫云此邵子所以有功之首罪之魁之論曰他合下便是恁地 燾

王子墊問曰章

王子墊問士尚志一段中間反覆說仁義二字都有意須思量得 僩

桃應問曰章

問瞽瞍殺人在皋陶則只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在舜則只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此只是聖賢之心坦然直截當事主一不要生枝節否曰孟子只是言聖賢之心耳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蓋法者天下公共在皋陶亦只得執之而已若人心不許舜棄天下而去則便是天也皋陶亦安能違天法與理便即是人心底亦須是合下有如此底心方能為是權制今人於事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從權制去則不可 淳

桃應之問孟子之對楊氏有議貴之說如何曰使舜欲為天子又欲免瞽瞍則生議貴之法矣 僩人

孟子自范之齊章

問孟子言居移氣養移體後却只論居不論養豈非居能移人之氣亦如養之能移人之體乎曰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公卿則自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則自有居貧賤底奉養言居則養在其中 去僞

形色天性章

全之問形色曰有這形便自有這色所以下文只說踐形不說色便在形裏面色猶言容貌也時舉問形色自是兩字否曰固是 [illegible]

敬之問形色天性形是耳目口鼻之類色是如何曰一顰一笑皆有至理 時舉 [illegible]

形字重色字輕故下面但云惟聖人可以踐形直卿云形是動容貌色是正顏色曰固是 植

問色字如何曰有形便有色如動容周旋中禮則色自正如祭祀則必有敬之色臨喪則必有哀之色故下文只言踐形 [illegible]

問形色天性下只說踐形而不云色何也曰有此形則有此色如為獸之形自有為獸顏色草木之形自有草木顏色言形則色在其中矣 [illegible]

形色上便有天性視便有視之理聽便有聽之理 [illegible]

踐形是有這箇物事腳實踏着不闕了他箇有是形便有是理盡得這箇理便是踐得這箇形耳目本有這箇聰明若不盡其聰明時便是闕了這箇形不曾踐得 [illegible]

惟聖人可以踐形踐非踐履之謂蓋言聖人所為便踏着這箇形色之性耳 [illegible]

論踐形云天生形色便有本來天理在內賢人踐之而未盡聖人則步步踏着來路也 方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惟聖人能盡其性故即形即色無非自然之理所以人皆有是形而必聖人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踐如踐言之踐伊川以為充人之形是也 僩

盡性性有仁須盡得仁有義須盡得義無一些欠闕方是盡踐形人有形形必有性耳形也必盡其聰然後能踐耳之形目形也必盡其明然後能踐目之形踐形如踐言之踐伊川云踐形是充人之形蓋性踐形只是一事 [illegible]

椎卿問既是聖人如何却方可以踐形曰踐如掩覆得過底模樣如伊川說充其形色自是說得好了形只是這形體色如臨喪則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之類天之生人人之得於天其具耳目口鼻者莫不皆有此理耳便必當無有不

聰目便必當無有不明口便必能盡別天下之味鼻便必能盡別天下之臭聖人與常人都一般惟衆人有氣稟之雜物欲之累雖同是耳也而不足於聰雖同是目也而不足於明雖同是口也而不足以別味雖同是鼻也而不足以別臭是雖有是形惟其不足故不能充踐此形惟聖人耳則十分聰而無一毫之不聰目則十分明而無一毫之不明以至於口鼻莫不皆然惟聖人如此方可以踐此形惟衆人如彼自不可以踐此形 賀孫

君子所以教者五章

或問君子之所以教者諸先生說得如何曰諸先生不曾說得分明曾子學到孔子田地故孔子與他說一貫之道此所謂如時雨化之者也時雨云者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而已成德如顏淵閔子騫者是也達財如冉有季路是也答問如孟子與公孫丑萬章之徒是也有私淑艾者橫渠謂正己而物正非然也此五者一節輕似一節大人正己而物正大小大事不應安排在答問之下以其觀之此言為不曾親見聖人者設也彼雖不曾承聖人之誨私得於善治孔子之道者亦足以發也故又在答問之下 淵

成德成就其德如孔子於冉閔德則天資純粹者達材通達其才如孔子於由賜才是明敏者答問則早貴言語私淑艾卻是不曾及門聞風而善者 端蒙

伯豐問橫渠云顏子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如何曰舊解有私淑艾者謂自善其身而示教於人故橫渠如此說然考孟子所謂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人者是孟子指其師友子思之類以謂予不得親見孔子而師之只是我私竊傳其善於人如有私淑艾者卻是君子所以教者五然亦有次叙有如時雨化之者他地位已到因而發之孔子於顏曾是也其次成德達材又隨人資材成就有答問者未及師承只是來相答問而已私淑艾者未嘗親見面授只是或聞其風而師慕之亦私竊傳其善言善行學之以善於其身是亦君子之教誨也橫渠集中有祭文云私淑祖考之遺訓說得文義卻順 僩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章

引而不發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猶言活潑潑地也 僩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下三字屬君子言雖引而不發而其言意中躍躍然會動如所謂活潑潑地也及入解又云躍躍然於動靜語默之間 方

躍如是道理活潑潑底發出在面前如甲中躍出 義剛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須知得是引箇甚麼是怎生地不發又是甚麼物事躍在面前須是耸起這心與他看教此心精一無些子夾雜方見得他那精微妙處又曰道理散在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也不是不說然也全說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纔挑動那頭了時那箇物事自跌落在面前如張弓十分滿而不發箭雖不發箭然已知得真箇是中這物事了須是精一其心無些子他慮夾雜方看得出 僩

引而不發躍如也與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同意否曰這般有問答處儘好看這見得恁地問便恁地答最是酬酢處見意思且自去看 賀孫

或問范謂君子之射引而不發以待彀與的之相偶心欲必中故躍如也此說如何曰范氏此說最好笑豈有君子之射常引而不發者乎只管引而不發卻成甚射也引而不發之語只緣上文說射故有此語此只是言君子之教人但開其端以示人而已其中自有箇躍如底道理學者須是識得這箇道理方知君子教人為甚忠故下云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端蒙

於不可已而已章

准銳退速其病正在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然後見其失也

知者無不知也章

知者無不知也問知在先否曰也是如此亦不專知此固是用知得當若知不當以賢爲否以否爲賢少間那仁上便安頓不着僩

正淳問急先務一段何如曰人人各有當務之急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此各有所急也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此聖人之所急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若學圃學稼則是不急今人讀書中亦自有合着急處若是稍慢處理會未得也且放過不妨緊要處須着理會又問急親賢也急先務也治天下莫過於親賢知知隨時因事爲之故不指言如舜之舉相去凶是舜之先務禹之治水是禹之先務何如曰大略是如此下文云此之謂不知務須是九事都有輕重緩急如眼下修緝禮書固是合理會若只知有這箇都困了也不得又須知自有要緊處乃是當務又如孟子答今之樂猶古之樂這裏且要得他與百姓同樂是緊急若就這裏便與理會今樂非古樂便是不知務賀孫夔孫別出

問如舜舉皐陶湯舉伊尹所謂親賢者乃治天下者不易之務若當務之急是隨其時勢之不同堯之曆象治水舜之舉相去凶禹之伐夏救民皆所務之急者曰也是如此然當務之急如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亦不用於耕耳又如夫子言務民之義應係所當爲者皆是也漢卿問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卻止說智不說仁曰便是併與仁說所謂急親賢之爲務豈不爲仁乎先生因推言學者亦有當務如孟子論今樂古樂則與民同樂乃樂之本學者所當知也若欲明其聲音節奏特樂之一事耳又如修緝禮書亦是學者之一事學者須要窮其源本放得大水下來則如海潮之至大船小船莫不浮泛若上面無水來則大船小船都動不得如講學既能得其大者則小小文義自是該通若只於淺處用功則必不免沉滞之患矣僩

孟子十一

盡心下

盡信書章

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者只緣當時恁地戰鬬殘戮恐當時人以此爲口實故說此然血流漂杵看上文自說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不是武王殺他乃紂之人自相殺戮荀子云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碩

舜之飯糗茹草章

或問二女果趙氏以果爲侍有所據否曰某嘗推究此字廣韻從女從果者亦曰侍也燾

好名之人章

好名之人只是偶然能如此苟非其人苟非其能讓之人則簞食豆羹反見於色想見孟子亦少了幾箇字其人者指其能

讓底人言[illegible]

讓千乘之國惟賢人能之然好名之人亦有時而能之然若不是真箇能讓之人則於小處不覺發見矣蓋好名之人本非真能讓國也徒出一時之慕名而勉強爲之耳然這邊雖能讓千乘之國那邊簞食豆羹必見於色東坡所謂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正此意也苟非其人其人指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僩

徐孟寶問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曰會得東坡說能碎千金之璧不能不失聲於破釜否曰如此則能讓千乘之國只是好名至簞食豆羹見於色卻是實情也曰然曰如此說時好名大故未是好事在曰只李守約之祖死祖刪定曾如此說來某嘗把此一段對向爲身死而不受一段爲義蓋前段是好名之心勝人處打得過小處漏綻也動於萬鍾若是小處遮掩得過大處發露也燾

民爲貴章

伊川云勾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始以其有功於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夫二神有之功萬世所賴旱乾水溢一時之災以一時之災而遽忘萬世之功可乎曰變置社稷非其易其人而祀之如伊川之說也蓋言遷社稷壇場於他處耳謨

仁也者人也章

或問仁者人也曰仁是仁不可說故以人爲說者是就人性上說也燾

仁者人也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此而已一心之間渾然天理動容周旋造次顛沛不可違也一違則私欲間乎其間爲不仁矣雖曰二物其實一理蓋仁即心也不是心外別有仁也燾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是說此仁是人底道理就人身上

體認出來又就人身上說合而言之便是道也燾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只仁與人合而言之便是道猶言公而以人體之便是仁也節

仁者人也非是以人訓仁且如君臣之義君臣便是人義便是仁盡君臣之義即是道所謂合而言之者也淳

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因言仁字最難形容是箇柔軟有知覺相酬接之意此須是自去體認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賀孫

問合而言之道也曰只說仁不說人則此道理安頓何處只說人不說仁則人者特一塊血肉耳必合將來說乃是道也炎

問先生謂外國本下更有云云者何所據曰向見尤延之說高麗本如此廣

問仁也者人也曰此仁字不是別物即是這人底道理將這仁

與人合便是道程子謂此猶率性之謂道也如中庸仁者人
也是對義者宜也意又不同人字是以人身言之仁字有生
意是言人之生道也中庸說仁字又密上言脩身以道脩道
以仁便說仁者人也是切己言之孟子是統而言之徐問禮
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曰這般話理會
作甚 淳

貉稽曰章

或問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此緜之八章孟子以是稱文王
無足怪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邶柏舟之詩何與孔子而以
此稱孔子何也曰此不必疑如見毀於叔孫幾害於桓魋皆
慍于羣小也辭則衞詩意似孔子之事故孟子以此言孔子
至於緜詩肆不殄厥慍之語注謂說文王以詩考之上文正
說太王下文方說得文王如此恐其間須有闕文若以為
太王事則下又却有虞芮質厥成之語其皆作詩解至此亦
曾有說 謨 僩今刪定

口之於味也章

孟子亦言氣質之性如口之於味也之類是也 節
徐震問口之於味以至四肢之於安佚是性否曰豈不是性然
以此求性不可故曰君子不謂性也 僩
敬之問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有命焉乃是聖人要人全其正
性曰不然此分明說君子不謂性這性字便不全是就理上
說夫口之欲食目之欲色耳之欲聲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
逸如何自會恁地這固是天理之自然然理附於氣這許多
却從血氣軀殼上發出來故君子不當以此為主而以天命
之理為主都不把那箇當事但看這理合如何有命焉有性
焉此命字與性字是就理上說性也君子不謂性也命也君
子不謂命也此性字與命字是就氣上說 節
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
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此命字有兩說一以所稟
言之一以所值言之集注之說是以所稟言之清而厚則仁
之於父子也至若瞽瞍之於舜則薄於仁矣義之於君臣也
盡若桀紂之於逢干則薄於義矣禮薄而至於賓主之失其
歡智薄而至於賢者之不能盡知其極至於聖人之於天道
有性之反之之不同如堯舜之盛德固備於天道若禹入聖
域而不優則亦其稟之有未純處是皆所謂命也 賀
或問聖人之於天道文勢與上文一否曰與上文一堯舜性之
則盡矣湯武身之則未也 端蒙
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是因甚有
兩樣 僩
性也有命焉性字兼氣稟而言命也有性焉此性字專言其理 端蒙
問性也有命焉曰此性字兼物欲而言說得緩而闊如下文有
性焉之性則說得緊兩箇命字亦不同 夔孫

性也有命焉此性是氣稟之性命則是限制人心者命也有性
焉此命是氣稟有清濁性則是道心者 方
直卿云不謂性命章兩性字兩命字都不同上面性字是人心
下面性字是道心上面命字是氣論貧富貴賤下面命字是
理論智愚賢不肖 賀
恩兄問有性焉有命焉一段先生甚喜以謂某四十歲方看透
此段意思上云性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
不敢過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稟亦有厚薄之不齊有性
焉是限則道心欲其無不及也 蓋卿○靈案云瑩兒以性也之性為氣稟之性有性焉之性為天命之性先生云某四十歲方得此說不易說以思量得
或問君子不謂性命曰論來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
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固是性然亦便是合下賦予之命仁
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
天道固是命然亦便是各得其所受之理便是性孟子恐人

只見得一邊故就其所主而言舜禹相授受只說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論來只有一箇心那得有兩樣只就他所主而言
那箇便喚做人心那箇便喚做道心人心如口之於味目之
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若以為性所當然
一向惟意所欲却不可蓋有命存焉須着安於定分不敢少
過始得道心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
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若以為命已前定任其如何更不盡
心却不可蓋有性存焉須着盡此心以求合乎理始得又曰
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這
雖說道性其實這已不是性之本原惟性中有此理故口必
欲味耳必欲聲目必欲色鼻必欲臭四肢必欲安佚自然發
出如此若本無此理口自不欲味耳自不欲聲目自不欲色
鼻自不欲臭四肢自不欲安佚賀

或問命字之義曰命謂天之付與所謂天令之謂命也然命有

兩般有以氣言者厚薄清濁之稟不同也如所謂道之將行
將廢命也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也有以理言者天道流行付
而在人則為仁義禮智之性如所謂五十而知天命天命之
謂性是也二者皆天所付與故皆曰命又問孟子謂性也有
命焉此性所指謂何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如性相近之類
此命字却合理與氣而言蓋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
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
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
所不為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如紂之酒池肉林
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節之意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
為但道理却恁地不得今人只說得一邊不知合而言之未
嘗不同也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此性字却指理
而言如舜遇瞽瞍固是所遇氣數然舜惟盡事親之道期於
底豫此所謂盡性大凡清濁厚薄之稟皆命也所造之有淺

有深所遇之有難有不難皆由厚薄清濁之分不同且如聖
人之於天道如堯舜則是性之湯武則是身之禹則入聖域
而不優此是合下所稟有清濁而所造有淺深不同仁之於
父子如舜之遇瞽瞍義之於君臣如文王在羑里孔子不得
位禮之於賓主如子敖以孟子為簡智之於賢者如晏嬰智
矣而不知孔子此是合下來所稟有厚薄而所遇有應不應
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盡性大抵孟子此語是各就
其所重言之所以伸此而抑彼如論語所說審富貴而安貧
賤之意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是也然又
自要看得道理不是埋底物在人自着力也以下賀[illegible]錄

不同事賀辭之口錄

問命矣夫這只是說他一自氣數止於此否曰是它所受得來
只恁地這命便似向來說人心相似是有兩般命却不是有
兩箇命有兼氣血說底有全說理底如有性焉君子不謂命

也只是這一箇命前面說底是一般後面說底是一般如口
之於味耳之於聲性也這便是人心然不成無後也要恁地
所以說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這命便是指理而言若是仁
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命便
是兼氣血而言其實只是這一箇理就氣稟論則不同且如
義之於君臣亦有未事君時先懷一箇不忠底心若子之於
父亦有常懷不孝底心若不成不管他只聽他自恁地須
着盡變教不恁地始得恭仲默問性相近也是兼氣質而言
否曰是若孟子便直說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
其心者然也說至此嘆云只是這箇道理堯舜三王治天
下只是理會這箇千百年來無人曉得後都黑了到程先生
後說得方分明僩

堯卿問君子不謂性命章前段說性是物欲之性命是命分後
段說性是仁義禮智之性命是稟賦之命似各不同曰只是

一般此亦不難解有甚麽玄妙只將自家身看便見且如嗜
芻豢而厭藜藿是性如此然芻豢分無可得只得且喫藜藿
如父子有親有相愛底亦有不相愛底有相愛深底亦有相
愛淺底此便是命然在我有薄處便當勉強以致其厚在彼
有薄處吾當致厚感他得他亦厚如瞽瞍之頑舜便能使烝
烝乂不格姦叔器問瞽瞍之惡彰彰於天下後世舜何以謂
之大孝曰公且自與他畫策瞽瞍亦嘗天知地聞舜如何拚
得且說今遇瞽瞍之父公便要如何 淳
君子不謂性命一章只要遏人欲長天理前一節人以爲性我
所有須要必得後一節人以爲命則在天多委之而不修所
以孟子到人說性處却曰有命人說命處却曰有性或曰先
生嘗言前段要輕看後段要重看曰固有此理相當言之 謨
問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集注尚存兩說曰兩說皆通前
章又似周容問賢者必智何爲却有淺深天道必在聖人何
爲却有厚薄曰聖賢固有等差如湯武之於堯舜武王之於
文王便自可見 謨
或問伊川曰口目耳鼻四肢之欲性也然有分焉不可謂我須
要得是有命也又曰仁之於父子止聖人之於天道謂之命
者以其稟受有厚薄故也然其性善可學而盡故謂之性夫
人之分量固有厚薄所以其口目耳鼻四肢之欲不可以言
性伊川前說是矣仁義禮智天道此天之所以命於人所謂
本然之性者也今曰命有厚薄則是本然之性有兩般也若
曰伊川以厚薄言人之氣質稟受於陰陽五行者如此孟子不
應言命若以氣質厚薄言命則是天之降才爲有殊矣又如
言仁則曰仁之於父子言義則曰義之於君臣言禮言智亦
然至言天道則曰聖人之於天道文勢至是當少變邪抑自
有意邪曰孟子言降才且如此說若命則誠有兩般以其稟受
有厚薄也又不可謂以稟受爲殊命也大抵天命流行物各有

得不謂之命不可也命如人有貧富貴賤豈不是有厚薄然
之於賢者則有小大聖人之於天道亦有盡不盡處只如堯
舜性之則是盡得天道湯武身之則是於天道未能盡也此
固是命然不可不求之於性 銖
問智之於賢者或云吾既有智則賢者必見之此說如何曰如
此解似語勢倒而不順須從橫渠說晏嬰之智而不知仲尼
豈非命歟然此命字恐作兩般看若作所稟之命則是晏嬰稟
得智之淺者若作命分之命則晏子偶然蔽於此遂不識夫
子此是作兩般看 [illegible]
劉問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將性命做兩件子思天命
之謂性又合性命爲一如何曰須隨聖賢文意看孟子所謂
命是兼氣稟而言子思專以天所賦而言又問易言窮理盡
性以至於命如何先生不答少頃曰不要如此看文字游定
夫初見伊川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只揀
難底問後來人便道游將難底問大意要且將聖賢之言語次
第看看得分曉自然知得伊川易傳序云求言必自近易於
近者非知言者也此伊川要緊爲人處 [illegible]
或問聖人之於天道一段以示諸友祖道曰伯豐莫是錯文字之
說大槩言命處只將爲所稟之命莫是偏了曰此說亦是如
集注中舉橫渠說云以晏子之賢而不識孔子豈非命也已
有此意了如伯豐見識所立亦其難得 祖道
浩生不害問曰章
可欲之謂善可欲只是說這人可愛也 淳
問可欲之善曰爲君仁爲臣敬爲父慈爲子孝是也外是而求
則非矣 [illegible]
問可欲之謂善若作人去欲他恐與有諸己之謂信不相協蓋
有諸己是說樂正子身上事可欲却做人說恐未安曰此便
是他有可欲處人便欲他豈不是渠身上事與下句非不相

善人能無惡矣，然未必能不失也。必若其知其善之當然而實有於己，然後能不失。信者，實有於己而不失之謂。銖

問：「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曰：「善人只是有資好底人，孔子所謂『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是也。是箇都無惡底人，亦不知得如何是善，只是自是箇好人而已。有諸己之謂信，是都知得了，實是如此做。此是就心上說，心裏都理會得。充實之謂美，是就行上說，事事都行得盡，充滿積實，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如今人說話，都是去外面旋討箇善來栽培放這裏，都是有待於外。如仁，我本有這仁，卻不曾知得，卻去旋討箇仁來注解了，方曉得這是仁，方始執之而不失。如義，我元有這義，卻不曾知得，卻旋去討箇義來注解了，方曉得這是義，堅守之而勿失。這都是有待於外。無待於外底，他善都在裏面流出來。韓文公所謂『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是也。有待於外底，如伊川所謂『富人多寶藏，貧者借看之』而足是也。」又曰：「可欲之謂善，如人有百萬貫錢，世界他都不知得，只認有錢使，有屋住，有飯喫，有衣著而已。有諸己之謂信，則知得我有許多田地，有許多步畝，有許多金銀珠玉，是如何營運，是從那裏來，盡知得了。」僩

問：「可欲之謂善，至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曰：「善，渾全底好人，無可惡之惡，有可喜可欲之善。有諸己之謂信，則是有此善。若不有諸己，則若存若亡，不可謂之信。自此而下，雖一節深如一節，卻易理會。充實，謂積累。光輝，謂發見於外。化，則化其大之之迹。聖而不可知處，便是神也。所以明道謂『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或問顏子之微有迹處。曰：「如顏子『願無伐善，無施勞』，皆是。若孔子，則不見其迹，只是人捉摸不著。」燾

古人用聖字有兩樣：大而化之之謂聖，是一般；如知仁聖義之聖，只通明亦謂之聖。賀孫

樂正子二之中，是知好善而未能有諸己，故有從子敖之失。端蒙。○潛錄云：「二之中，四之下，蓋有諸己者欲不熟，有失，當熟必皆。」

可欲之謂善，人之所同愛而目爲好人者，謂之善人。蓋善人所同欲，惡者人所同惡。其爲人也，有可欲而無可惡，則可謂之善人也。橫渠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人傑

問：「可欲之謂善。」曰：「橫渠說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蓋可欲底便是善，可惡底便是惡。若是好善又好惡，卻如何得有諸己？此語脈亦不必深求，只是指人說，只是說善人、信人。」又問：「至大而化之，以下是指人否？」曰：「皆是。」又問：「只自去推去否？」曰：「固是。然須是有箇善去推得。譬如合一藥，須先有其藥材，然後和合羅碾得來成藥。若是無藥材，雖百般羅碾，畢竟不是。大凡諸人解義理，只知求向上去，不肯平實放下去求。惟程子說得平實，其義自深遠。如中庸中解『動則變，變則化』，只是就外面說。其他人解得太高。要義理本平易，卻被人求得深了。只如『明則誠矣，誠則明矣』，橫渠皆說在裏面。若用都收入裏面，裏面卻沒許多節次，安頓不得。若要强安排，便須百端撰合，都沒是處。」燾

或問：「『可欲之謂善』，伊川曰：『善與元者善之長同理。』又曰：『善便有箇元底意思。』橫渠云：『求仁必求於未惻隱之前，明善必明於可欲之際。』二先生言善，皆是極本窮源之論，發明善字而已。至於可欲之義，則未有說也。近世學者多要於可欲上留意，有曰：『一性之中，其未發也，無思無爲，難以欲言。無欲則無可無不可。及其感而遂通，則雖聖人未免有欲。有欲則可不可形焉。可者，天理也；不可者，人欲也。可者欲之，而不可者不欲，非善已乎？』不知此說是否？」曰：「不須如此說。善人只是渾全一箇好人，都可愛可欲，更無些憎嫌處。」問：「如是，則惟已到善人地位者乃可當之。若學者可欲爲善，如何用工？」曰：「可欲只是都無可憎惡之。學者只欲於善字上求用工處，但莫做可

惜可惡事便了。問充實之謂美。充實云者，始心有是善而
今乃充而實之，非美乎？易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此之謂
也。充實而有光輝云者，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故此有所
形見，彼有所觀覩，非大乎？孟子曰大人正己而物正，此之謂
也。橫渠謂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間則有光輝之意。
不知此說然乎？曰：橫渠之言非是。又問：大而化之之謂聖，聖
而不可知之謂神，非是聖上別有一般神人，但聖人有不可知
處便是神也。又以上章共推者，化其高為論，則其說亦既明
矣。但大而化之之聖，此句各有一說，未知其意同否。伊川曰：
大而化之，只是理與己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
尚不免有差；至於化，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己。橫渠云：大
能成性謂之聖。近又聞先生云：化其大之迹謂聖。竊嘗玩味
三者之言，恐是一意，不知是否。曰：然。燾。
程子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賢人之分也，有諸己

之信屬焉。一箇是自然，一箇是做工夫積習而至。又曰：善、信、
美、大、聖、神是六等人。可欲之謂善，是說資禀好，可欲是別人
以為可欲。有諸己之謂信，是說學。又曰：直方大，直方然後大，
積習而至，然後能不習無不利。淳錄
令思：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賢人之分也，有諸己之
信屬焉。勤曰：乾者純陽之卦，陽氣之始也，始無不善。聖人之
心純乎天理，一念之發，無非至善，故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
之善屬焉。坤者純陰之卦，陰氣之終，所以成始者也。賢人學
而後復其初，欲有諸己，必積習而後至，故曰坤賢人之分也，
有諸己之信屬焉。先生曰：只是一箇是自然，一箇是做工夫。
可欲之謂善，是說資禀可欲，是別人以為可欲。有諸己之謂
信，是說學。
乾九二聖人之學，可欲之善屬焉。可欲之善，是自然底道理，未到
脩為，故曰聖人之學。坤六二賢人之學，有諸己之信屬焉。有

諸己便欲執持保守，依本做，故曰賢人之學。忠信進德、
脩辭立誠，乾道也，是流行發用，朴實頭便做將去，是健之義。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坤道也，便只簡靜循守，是順之義。大率
乾是做，坤是守。乾如活龍相似，有猛烈底氣象，故九五曰飛
龍在天，文言說得活潑潑地。到坤便善了，六五只說黃裳元
吉，文言中不過說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而已。看易記取陰陽
二字，看乾坤記取健順二字，便不錯了。僩
逃墨必歸於楊章
或問：孟子云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蓋謂墨氏不及楊
氏遠矣。韓子卻云孔墨必相為用，如此墨氏之學比之楊朱
又在可取。曰：唐人之言多有甚揀擇？且如原道一篇雖則大意
好，終是疎。其引大學只到誠意便住了。正如子由古史引
孟子自在下位不獲乎上，只到反諸身不誠處便住。又如溫
公作通鑑，引孟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卻去了居
天下之廣居，甚是捐卻一箇頭，三事正相類也。燾

盆成括仕於齊章
盆成括恃才妄作，謂不循理了，硬要胡做。僩
人皆有所不忍章
叔器問：充無受爾汝之實。曰：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
加乎其身。惡不仁而不能使不仁者不加乎其身，便是不能
充無受爾汝之實。僩
不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窬之類。[illegible]
○不[illegible]味。燾
問：此章前面說仁義，後面卻專說義，如何？曰：前一截是說
人所共曉，到這後又較細密難曉，故詳說之。又問：莫有淺深
否？曰：後面也是說得漸漸較密。燾
問：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集注云實誠也，人不肯受爾汝之實
者，有惡之誠也，須是自治其身無不謹，然後擧爾汝之稱否

曰這些子注中解得不分曉記得舊時解得好却因後來改
來改去不分曉了看來實學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
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無可爾汝之
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若我自有未是處則雖惡人
以爾汝相稱亦自有所愧矣又問餂者探取之意猶言探試
之探否曰餂是鉤致之意如本不必說自家却强說幾句要
去動人要去悅人是以言餂之也如合當與他說却不說須
故爲要難使他來問我是以不言餂之也又問政使當言而
言苟有悅人之意是亦穿窬之類否曰固是這穿窬之心便
是那受爾汝之實又問此章首言仁義而後專言義者何也
曰仁只是一路不過只是箇不忍之心苟能充此心便了義
却頭項多又問人能充無穿窬之心是就至麤處說未可以
言而言與可以言而不言是說入至細處否曰然能充無受
爾汝之實處工夫却甚大了到這田地時工夫大段周密了

所以說無所往而不爲義也使行已有一毫未盡便不能無
受爾汝之實矣充者推也是展去充填滿也其實處發端又曰
此段最好看 僩
問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曰其[illegible]說恐未然若來人皆惡爾汝
之名須是充此心使無受爾汝之實又曰須是就這惡其名
處充到那無受爾汝之實處則無所往而不爲義矣如今面
前受穿窬之名而背後却爲穿窬便有穿窬之實須是無穿
窬之實始得莊仲問伊川爲東坡所玩侮是如何曰公是倒
看了充無受爾汝之實孔子之伐木削迹不成也是有受爾
汝之實 對

言近而指遠章

說言近指遠守約施博四方八面皆有得見此理本是遠近博
約如一而行之則自近約始道理只是一但隨許多頭面去
說又不可不逐頭面理會也 方

時可問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不下帶或作心說曰若
謂心者是指箇潛天潛地底說還只是中間一塊肉底是若
作心說恐未是 時

堯舜性者也章

湯武反之其反之雖同然細看來武王終是疏略成湯却孜孜
向進如其伐桀所以稱桀之罪只平說過又放桀之後惟有
慙德武王數紂至於極其過惡於此可見矣 僩
湯武固皆反之但細觀其書湯反之之工恐更精密又如湯誓
與牧誓數桀紂之罪詞氣亦不同史記但書湯放桀而死武
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又曰湯有慙德如武王恐亦未必有
此意也 [illegible]
或問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信言語以正行莫無害否曰言語在
所當信若有意以此而正行便是有所爲而然也 [illegible]
聖人是人與法爲一已與天爲一學者是人未與法爲一已未

與天爲一固須行法以俟命也 [illegible]
注云無意而安行性也性下合添之者二字 [illegible]

說大人則藐之章

敬之問說大人則藐之章曰這爲世上有人把大人許多崇高
富貴當事有言不敢出口故孟子云爾集注說自分明論語
說畏大人此却說藐大人大人固當畏而所謂藐者乃不是
藐他只是藐他許多堂高數仞榱題數尺之類 [illegible]

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問養心莫善於寡欲曰緊要在寡字多字看那事又要這事又
要便是多欲 對
養心莫善於寡欲欲是好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欲不當言
寡 振
孟子曰其爲人也寡欲章只是言天理人欲相爲消長分數其
爲人也寡欲則人欲分數少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不存焉

寡則天理分數多也其爲人也多欲則人欲分數多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則是天理分數少也 節

敬之問養心莫善於寡欲養心也只是中虛曰問是若眼前事事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是說無只減少便可漸存得此心若事事貪要這箇又要那箇未必便說到邪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才多欲便將本心都紛雜了且如秀才要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學寫字又要學作詩這心一齊都出外去所以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用其心也不要人學寫字也不要人學作文章這不是僻道理是合如此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若只管去閑處用了心到得合用處於這本來底都不得力且看從古作爲文章之士可以傳之不朽者今看來那箇喚做知道也是此初心下只趨向那邊都走做外去了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以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之也反復也反復得這

本心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只爲要存此心觀旅獒之書一箇犬受了有甚大事而反覆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 賀孫

敬之問寡欲曰未說到事只是纔有意在上面便是欲便是動自家心東坡云君子可以寓意於物不可以留意於物這說得不是纔說寓意便不得人好寫字見壁間有碑軸便須要看別是非好畫見掛畫軸便須要識美惡這都是欲這皆足以爲心病某前日病中閑坐無可看偶中堂掛幾軸畫才開眼便要看他心下便走出來在那上因思與其將心在他上何似閉着眼坐得此心寧靜子善問如飢渴之於飲食此理所當然才是葛必欲精細食必求飽美這便是欲曰孟子說寡欲如今且要得寡漸至於無 時舉

集注云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多字對寡字說才要多些子便是欲 僩

曾晳嗜羊棗章

羊棗只是北邊小棗如羊矢大者 僩

萬章問孔子在陳章

鄉原原與愿同荀子原慤注讀作愿是也觀孟子意是言好不是言不好然此一等人只是如此了自是不可進了

問鄉原之義曰原字與愿字同義以其務爲謹愿不欲忤俗以取容於世務徇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狷一心只要得人說好更不理會自己所見所得與天理之是非彼狂者嘐嘐然以古人爲志雖行之未至而所知亦甚遠矣狷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爲不善二者皆能不顧流俗汙世之是非雖是不得中道卻都是爲己不爲他人彼鄉原便反非笑之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此是鄉原笑狂者也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是鄉原笑狷者也彼其實所向則是閹然媚

於世而已孔子以他心一向外馳更不反己故以爲德之賊而孟子又以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又問孔門狂者如琴張曾晳輩是也如子路子貢輩亦可謂之狷者乎曰孔門亦有狂不成狂狷不成狷如冉求之類是也至於曾晳誠狂者也只爭一撮地便流爲莊周之徒 道夫

狂狷是箇有骨肋底人鄉原是箇無骨肋底人東倒西擂東邊去取奉人西邊去周全人看人眉頭眼尾周遮掩蔽惟恐傷觸了人君子反經而已矣所謂反經去其不善爲其善者而已 僩

敬之問經正則庶民興這箇經正還當只是躬行亦及政事否曰這箇不通分做兩件說如堯舜雖是端拱無爲只政事便從這裏做出那曾恁地便了有禹湯之德便有禹湯之業有伊周之德便有伊周之業終不如萬石君不言而躬行凡事一切不理會有一家便當理會一家之事有一國便當理會

一國之事又曰孟子當楊墨塞道其害非細孟子若不明白說破只理會躬行教他自化如何得化賀孫問此即大學明德新民之至否曰然新民必本於明德而明德所以爲新民也 賀孫

集義反經經者天下之大經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如大學中說止於仁止於敬之類是提起大綱然而天下之事雖至纖悉莫不出於此理非集義不可 人傑

問集義反經之說如何曰經便是大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者若便集義且先復此大經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其間却煞有曲折如大學亦先指此五者爲言使大綱既正則其他節目皆可舉若不先此大綱則其他細碎工夫如何做譬如造屋先有柱脚然後窗牖有安頓處 節

由堯舜至於湯章

問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曰惟三山林少穎向某說得最好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湯則聞而知之蓋曰若非前面見而知得後之人如何聞而知之也孟子去孔子之世如此其未遠近聖人之居如此其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五百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 僩

端夫問聞知見知所知者何事曰只是這道理物物各具一理又問此道理如何求謂反之於心或求之於事物曰不知所求者何物若不以心子何求之求之於事物亦是以心處

朱子語類卷第六十二

中庸一

綱領

中庸一書枝枝相對葉葉相當不知怎生做得一个文字齊整 方子

中庸初學者未當理會 升卿

中庸之書難看中間說鬼說神都無理會學者須是見得箇道理了方可看此書將來印證 賀孫。夔孫錄云中庸難讀

問中庸曰而今都難恁理會某說个讀書之序須是且著力去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略略恁看過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說無形影如鬼神如天地參等類說得高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問中庸精粗本末無不兼備否曰固是如此然未到精粗本末無不備處 淳

問中庸大學之別曰如讀中庸求義理只是致知功夫如謹獨修省亦只是誠意問只是中庸直說到聖而不可知處曰如大學裏也有如前王不忘便是篤恭而天下平底事 胡泳

讀書先須看大綱又看幾多間架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是大綱夫婦所知所能與聖人不知不能處此類是間架譬人看屋先看他大綱次看幾多間間內又有小間然後方得貫通 銖

問中庸名篇之義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兼此二義包括方盡就道理上看固是有未發之中就經文上看亦先言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又言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先生曰他所以名篇者本是取時中之中然所以能時中者蓋有那未發之中在所以先開說未發之中然後又說君子之時中 至。以下論名篇之義

至之問中含二義有未發之中有隨時之中曰中庸一書本只
是說隨時之中然本其所以有此隨時之中緣是有那未發
之中後面方說時中去至之又問隨時之中猶日中之中何
意曰本意只是說昨日看得是中今日看得又不是中然譬
喻不相似亦未穩在直卿云在中之中與在事之中只是一事此是體彼是用。旅子蓋
賜
中庸之中本是無過無不及之中大旨在時中上若推其本則
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為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
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言之直卿云如仁義二字若兼義則
仁是體義是用若獨說仁則義禮智皆在其中自兼體用言
之蓋卿
中庸之中是兼以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故周子曰惟中
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
更解不得所以伊川謂中者天下之正道中庸章句以中庸
之中實兼中和之義論語集注以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
之名皆此意也人傑
中庸之中兼不倚之中曰便是那不倚之中流從裏出來燾
問明道以不易為庸先生以常為庸二說不同曰言常則不易
在其中矣惟其常也所以不易但不易二字則是事之已然
者自後觀之則見此理之不可易若庸則日用常行者便是植
或問中庸二字伊川以庸為定理先生易以為平常據中之一
字大段精微若以平常釋庸字則兩字大不相粘曰若看得
不相粘便是相粘了如今說這物白這物黑便是相粘了廣
因云若不相粘則自不須相對言得曰便是此理難說前日
與季通說話終日惜乎不來聽東之與西上之與下以至於
寒暑晝夜生死皆是相反而相對也天地間物未嘗無相對
者故程先生嘗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
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看得

來真个好笑廣
惟其平常故不可易若非常則不得久矣譬如飲食如五穀是
常自不可易若是珍羞異味不常得之物則暫一食之可也
焉能久乎庸固是定理若以為定理則却不見那平常底意
思今以平常言則不易之定理自在其中矣廣因舉釋子偈
有云世間萬事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曰便是它那道理
也有極相似處只是說得來別故某於中庸章句序中著語
云至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須是看得它那彌
近理而大亂真處始得廣云程子曰私一字恐得其要領但
人看得此二字淺近了曰便是向日王順伯曾有書與陸子
靜辨此二字云佛氏割截身體猶自不顧如何却謂之自私
得味道因舉明道答橫渠書云大抵人患在自私而用智曰
此却是說大凡人之任私意耳因舉下文豁然而大公物來
而順應曰此亦是對說豁然而大公便是不自私物來而順
應便是不用智後面說治怒處曰但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
理之是非則於道思過半矣忘其怒便是大公反觀理之是
非便是順應都是對說蓋其理自如此廣因云太極一判便
有陰陽相對曰然廣
惟其平常故不可易如飲食之有五穀衣服之有布帛若是奇
羞異味錦綺組繡不久便須厭了庸固是定理若直解為定
理却不見得平常意思今以平常言然定理自在其中矣公
晦問中庸二字舊說依程子不偏不易之語今說得是不偏
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似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說中
乃是精密切至之語而以平常說庸恰似不相粘著曰此其
所以粘著蓋緣處得極精極密只是如此平常若有些子吒
異便不是極精極密便不是中庸凡事無不相反以相成東
便與西對南便與北對無一事一物不然明道所以云天下
之物無獨必有對終夜思之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直是

可觀底事如此。賀孫○璧少
問：中庸不是截然為二，庸只是中底常然而不易否？曰：是。淳
問：明道曰：惟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庸乃中之常理，中自已
盡矣。曰：中亦要得常。此是一經一緯，不可闕。可學
蜚卿問中庸之為德。程云：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曰：中則直
上直下，庸是平常不差異。中如一物豎置之，常如一物橫置
之。唯中而後常，不中則不能常。因問曰：不惟不中則不能常，
然不常亦不能為中。曰：亦是如此。中而後能常，此以自然之
理而言；常而後能有中，此以人而言。問：龜山言：高明則中庸
也。高明者中庸之體，中庸者高明之用。不知將體用對說，如
何？曰：只就中庸字上說，自分曉，不須如此說，亦可。又舉荊公
高明處己，中庸處人之語為非是。因言：龜山有功於學者。然
就它說據它自有做工夫處。高明，釋氏誠有之，只緣其無道
中庸一截。又一般人宗族稱其孝，鄉黨稱其弟，故十項事其
六、卅二 入九可稱。若一向拘攣，又做得甚事？要知中庸、高明二者皆
不可廢。端蒙
或問中與誠意如何？曰：中是道理之模樣，誠是道理之實處，中
即誠矣。又問智仁勇於誠如何？曰：智仁勇是做底事，誠是行
此三者都要實。又問中庸。曰：中庸只是一事，就那頭看是中，
就這頭看是庸。譬如山與嶺，只是一物。方其山，即是謂之山；
行著嶺路，則謂之嶺，非二物也。方子錄云：問中庸。曰：猶山何嶺。曰：只是一物。看不上為中，所以謂之嶺
蓋錄略 僩 中庸只是一个道理，以其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以
其不差異可常行，故謂之庸。未有中而不庸者，亦未有庸而不
中者。惟中，故平常。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如此做，做
得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即平常也。不如此，便非中，便不是平
常。以至湯武之事亦然。又如當盛夏極暑時，須用飲冷，就涼
處，衣葛揮扇，此便是中，便是平常。當隆冬盛寒時，須用飲湯，就密室，
重裘擁火，此便是中，便是平常。若極暑時重裘擁火，盛寒時

衣葛揮扇，便是差異，便是失其中矣。廣
問：中庸之庸，平常也。所謂平常者，事理當然而無詭異也。或問
言：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以至堯舜之禪受，湯
武之放伐，無適而非平常矣。切謂堯舜禪受，湯武放伐，雖聖
人非常之變，而謂之平常，何也？曰：堯舜禪授，湯武放伐，雖事
異常，然皆是合當如此，便只是常事。如伊川說經權字，合權
處即便是經。銖曰：程易說大過，以為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
非有過於理也。聖人盡人道，非過於理。是此意否？曰：正是如
此。銖
問：道之常變，舉中庸或問說曰：守常底固是是，然到守不得處，
只著變，而硬守定，則不得。至變，得來合理，斷然著如此做，依
舊是常。又問：前日說經權，云常自是著還他一箇常，變自是
著還他一个變。如或問舉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
窮，無適而非常，卻又皆以為平常，是如何？曰：是他到不得已
五、六十八 處，只得變。變得是，仍舊是平常，然依舊著存一个變。燾
有中必有庸，有庸必有中，兩个少不得。賜
中必有庸，庸必有中，能究此而後可以發諸運用。季札
中庸該得中和之義。庸是見於事，和是發於心，庸該得和。僩
問：中庸二字孰重？曰：庸是定理，有中而後有庸。問：或問中言中
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如何是無依？曰：中立最難。譬如一物
植立於此，中間無所依著，久之必倒去。問：若要植立得住，須
用強矯？曰：大故要強立。德明
向見劉致中說，今世傳明道中庸義是與叔初本，後為博士演
為講義。先生又云：尚恐今解是初著，後掇其要為解也。[illegible]
呂中庸文滂沛，意浹洽。方
李先生說陳幾叟輩皆以楊氏中庸不如呂氏。先生曰：呂氏飽
滿充實。方
龜山門人自言龜山中庸枯燥，不如與叔浹洽。先生曰：與叔卻

似行到他心如登高望遠方

游楊呂侯諸先生解中庸只說他所見一面道理却不將聖人言語折衷所以多失

游楊諸公解中庸引書語皆失本意

理學最難可惜許多印行文字其間無道理底甚多雖伊洛門人亦不免如此如解中庸正說得數句好下面便有幾句走作無道理了不知是如何舊嘗看欒城集見他文勢甚好近日看全無道理如與劉原父書說藏巧若拙處前面說得儘好後面却說怕人來磨我且恁地鶻突去要他不來便不成說話又如蘇東坡忠厚之至論說舉而歸之於仁便是不奈他何只恁地做個鶻突了二蘇說話多是如此此題目全在疑字上謂如有人似有功又似無功不分曉只是從其功處重之有人似有罪又似無罪不分曉只得從其罪處輕之若是功罪分明定是行賞罰不可毫髮輕重而今說舉而歸之於仁更無理會或舉老蘇五經論先生曰說得聖人都是用術了明作

游丈開問中庸編集得如何曰便是難說緣前輩諸公說得多了其間儘有差舛處又不欲盡駁難它底所以難下手不比大學都未曾有人說雉

先生以中庸或問見授云亦有未滿意處如評論程子諸子說處尚多粗番

問趙書記欲以先生中庸解鋟木如何先生曰公歸時煩說與切不可某為人遲鈍旋見得旋改一年之內改了數遍不可知又自笑云那得箇人如此著述浩

章句序

問先生說人心是形氣之私形氣則是口耳鼻目四肢之屬曰固是問如此則未可便謂之私曰但此數件物事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公共故上面便有箇私底根本且如危亦未便是不好只是有箇不好底根本士毅

問或生於形氣之私曰如飢飽寒煖之類皆生於吾身血氣形體而他人無與所謂私也亦未能便是不好但不可一向徇之耳植

問人心本無不善發於思慮方始有不善今先生指人心對道心而言謂人心生於形氣之私不知是有形氣便有這箇人心否曰有恁地分別說底有不恁地說底如單說人心則都是好對道心說著使字是說得物事會生病痛底賀孫

李通問中庸序所云人心形氣先生曰形氣非皆不善只是靠不得季通云形氣亦皆有善不知形氣之有善皆自道心出由道心則形氣善不由道心一付於形氣則為惡形氣猶船也道心猶柂也船無柂縱之行有時入於波濤有時入於安流不可一定惟有一柂以運之則雖入波濤無害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乃形氣則乃理也渠云天地中也萬物

過不及亦不是萬物豈無中渠又云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也此乃伊川說然皆為養氣言養得則為浩然之氣不養則為惡氣卒徒是理不得且如今日說夜氣是甚大事專靠夜氣濟得甚事可學云以前看夜氣多略了足以兩字故然先生曰只是一理存是存此養是養此識得更無走作舜功問天理人欲畢竟須為分別勿令交關先生曰五峯云性猶水也善猶水之下也情猶瀾也欲猶水之波浪也波浪與瀾只爭大小欲豈可帶於情某問五峯云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却是先生曰是同行者謂二人同行於天理中一人日從天理一人專徇人欲是異情下云同體而異用則大錯因舉知言多有不是處性無善惡此乃欲尊性不知却鶻突了它胡氏論性大抵如此自文定以下皆然如曰性善惡也性情才相接此乃說著氣非說著性向呂伯恭初讀知言以為只有二段是其後却云極妙過於正蒙可學

問顧云上智何以更有人心曰指義猶以有得此非人心而何
人自有人心道心一个生於血氣一个生於義理飢寒痛痒
此人心也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此道心也雖上智亦同一則
危殆而難安一則微妙而難見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
人心每聽命焉乃善也僩
因鄭子上書來問人心道心先生曰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
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可學竊尋中庸序以人心出於形
氣道心本於性命蓋覺於理謂性命覺於欲謂形氣 云云可
學近觀中庸序所謂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
又知前日之失向來專以人可以有道心而不可以有人心
今方知其不然人心出於形氣如何去得然人於性命之理
不明而專爲形氣所使則流於人欲矣如其達性命之理則
雖人心之用而無非道心孟子所以指形色爲天性者以此
若不明踐形之義則與告子食色之言又何以異操之則存

捨之則亡心安有存亡此正人心道心交界之辨而孟子特
指以示學者可學以爲必有道心而後可以用人心而於人
心之中又當識道心若專用人心而不知道心則固流入於
放僻邪侈之域若只守道心而欲屏去人心則是判性命爲
二物而所謂道心者空虛無有將流於釋老之學而非虞書
之所指者未知然否大雅云前輩多云道心是天性之心人
心是人欲之心今如此交互取之當否曰既是人心如此不
好則須絕滅此身而後道心始明且舜何不先說道心後說
人心大雅云如此則人心生於血氣道心生於天理人心可
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而道心則全是天理矣曰人心是此身
有知覺有嗜欲者如所謂我欲仁從心所欲性之欲也感於
物而動此豈能無但爲物誘而至於陷溺則爲害爾故聖人
以爲此人心有知覺嗜欲然無所主宰則流而忘反不可據
以爲安故曰危道心則是義理之心可以爲人心之主宰而

人心據以爲準者也且以飲食言之凡飢渴而欲得飲食以
充其飽且足者皆人心也然必有義理存焉有可以食有不
可以食如子路食於孔悝之類此不可食者又如父之慈其
子子之孝其父常人亦能之此道心之正也苟父一虐其子
則子必狠然以悖其父此人心之所以危也惟舜則不然雖
其父欲殺之而舜之孝則未嘗替此道心也故當使人心每
聽道心之區處方可然此道心却雜出於人心之間微而難
見故必須精之一之而後中可執然此又非有兩心也只是
義理與人欲之辨爾陸子靜亦自說得是云舜若以人心爲
全不好則須說不好使人去之今止說危者不可據以爲安
耳言精者欲其精察而不爲所雜也此言亦自是今鄭子上
之言都是但於道心下却一向說是个空虛無有之物將流
爲釋老之學然則彼釋迦是空虛之魁饑能不欲食乎寒能
不假衣乎能令無生人之所欲者乎雖欲滅之終不可得而
滅也大雅

章句

問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云云曰如何說
曉得一理了萬事都在裏面天下萬事萬物都要你逐一理
會過方得所謂中散爲萬事便是中庸近世如龜山之論便
是如此以爲反身而誠則天下萬物之理皆備於我萬物之
理須你逐一去看理會過方可如何會反身而誠了天下萬
物之理便自然備於我成个甚麼又曰所謂中散爲萬事便
是中庸中所說許多事如智仁勇許多爲學底道理與爲天
下國家有九經與祭祀鬼神許多事聖人經書所以好看中
間無些子罅隙句句是實理無些子空缺處僩
問中庸始合爲一理默性錯之末復合爲一理始合而開其
開也有漸末後開而復合其合也亦有漸賜録○義同

第一章

天命之謂性是專言理雖氣亦包在其中然說理意較多若云兼言氣便說率性之謂道不去如太極雖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道夫

用之問天命之謂性以其流行而付與萬物者謂之命以人物稟受者謂之性然人物稟受以其具仁義禮智而謂之性以貧賤壽夭而言謂之命是人又兼有性命曰命雖是恁地說然亦是兼付與而言賀孫

問天命之謂性此只是從原頭說否曰萬物皆只同這一个原頭聖人所以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若非同此一原則人自人之性物自物之性如何盡得又問以健順五常言物之性如健順字亦恐有礙否曰如牛之性順馬之性健即健順之性虎狼之仁螻蟻之義即五常之性但只稟得來少不似人稟得來全耳燾

問天命之謂性章句云健順五常之德何故添却健順二字曰五行乃五常也健順乃陰陽二字某舊解未嘗有此後來思量既有陰陽須添此二字始得椿

問木之神爲仁火之神爲禮如何見得神字曰神猶云意思也且如一枝柴却如何見得他是仁只是他意思却是仁火那裏見得是禮却是他意思是禮謨

率性之謂道鄭氏以金木水火土從天命之謂性說來要須從氣說來方可淳

率性之謂道率字輕方子

率字只是循字循此理便是道伊川所以謂便是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㽦

率性之謂道率是呼喚字蓋曰循萬物自然之性之謂道此率字不是用力字伊川謂合而言之道也是此義㽦

安卿問率性曰率非人率之也伊川解率字亦只訓循到呂與叔說循性而行則謂之道伊川却便以爲非是至其自言則曰循牛之性則不爲馬之性循馬之性則不爲牛之性乃知循性是循其理之自然爾伯羽

率循也不是人去循之呂說未是程子謂通人物而言馬則爲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爲牛之性又不做馬底性物物各有个理即此便是道曰總而言之又只是一个理否曰是淳

率性之謂道只是隨性去皆是道呂氏說以人行道若然則未行之前便不是道乎淳

問率性之謂道率循也此循字是就道上說還是就行道人上說曰諸家多作行道人上說以率性便作修爲非也率性者只是說循吾本然之性便自有許多道理性是个渾淪底物道是个性中分派條理循性之所有其許多分派條理即道也性字通人物而言但人物氣稟有異不可道物無此理程子曰循性者牛則爲牛之性又不做馬底性馬則爲馬底性又不爲牛底性物物各有這道理只爲氣稟遮蔽故所通有偏正不同然隨他性之所通道亦無所不在也銖

問率性通人物而言則此性字似生之謂性之性兼氣稟言之否曰天命之謂性這性亦離氣稟不得率循也此循字是就道上說不是就行道人說性善只一般但人物氣稟有異不可道物無此理性是个渾淪物道是性中分派條理隨分派條理去皆是道穿牛鼻絡馬首皆是隨它所通處仁義禮智物豈不有但偏耳隨它性之所通處道皆無所不在曰此性字亦是以理言否曰是又問鳶有鳶之性魚有魚之性其飛其躍天機自完便是天理流行發見之妙處故子思姑舉此一二以明道之無所不在否曰是僩

孟子說性善全是說理若中庸天命之謂性已自兼帶人物而言率性之謂道性似一个渾淪底物道是支脉恁地物便有恁地道率人之性則爲人之道率牛之性則爲牛之道非謂以人循之若謂以人循之而後謂之道則人未循之前謂

之與道可乎砥

天命之謂性指迥然孤獨而言率性之謂道指著於事物之間而言又云天命之性指理言率性之道指人物所行言或以率性爲順性命之理則謂之道如此却是道因人做方始有也義剛

萬物稟受莫非至善者性率性而行各得其分者道端蒙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性與道相對則性是體道是用又曰道便是在裏面做出底道理義剛

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伊川謂通人物而言如此却與告子所謂人物之性同曰據伊川之意人與物之本性同及至稟賦則異蓋本性理也而稟賦之性則氣也性本自然及至生賦無氣則乘載不去故必須此性於氣上而後可以生及至已生則物自稟物之性人自稟人之氣氣最難看而其可驗者如四時之間寒暑得宜此氣之正當寒而暑當暑而寒乃氣不得正氣正則爲善氣不正則爲不善又如同是此人有至昏愚者是其稟得此濁氣太深又問明道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曰論性不論氣孟子也不備但少欠耳論氣不論性荀揚也不明則大害事可學問孟子何不言氣曰孟子只是教人勇於爲善前更無阻礙自學者而言則不可不去其窒礙正如將百萬之兵前有數萬兵韓白爲之不過鼓勇而進至它人則須先去此礙後可吳宜之問學者治此氣正如人之治病曰亦不同須是明天理天理明則自去通書剛柔一段亦須著且先易其惡既易其惡則致其中在人問惡安得謂之剛曰此本是剛出來底惡先生又曰生之謂性伊川以爲生質之性然告子此語亦未是[illegible]請益曰且就伊川此意理會亦自好可學

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皆是人物之所同得天命之性人受其全則其心具乎仁義禮智之全體物受其偏則隨其品類各有得焉而不能通貫乎全體率性之謂道指自人而言之則循其仁義禮智之性而言之固莫非道自物而言之飛潛動植之類各正其性則亦各循其性於天地之間莫非道也如中庸或問所說馬首之可絡牛鼻之可穿等數句恐說未盡所舉或問非今本蓋物之自循其性多有與人初無干涉多有人所不識之物無不各循其性於天地之間此莫非道也如或問中所說恐包未盡曰說話難若說得闊則人將來又只認口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等做性却不認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底是性因言解經立言須要得實如前輩說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飢食渴飲夏葛冬裘爲樂堯舜之道若如此說則全身已浸在堯舜之道中何用更說樂若要說見之哉如前輩說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以爲文武之道常昭然在日用之間一以爲常有一物昭然在目前不曾墜下去一般此皆是說得不實所以未墜於地者只言周衰之時文武之典章人尚傳誦得在未至淪沒先生既而又曰其既得公說底意馬首可絡牛鼻可穿皆是就人看物處說聖人脩道之謂教皆就這樣處如適間所說却也見得一个大體[illegible]

問伊川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亦通人物而言脩道之謂教此專言人事曰是如此人與物之性皆同故循人之性則爲人道循馬牛之性則爲馬牛之道若不循其性令馬耕

牛馳則失其性而非馬牛之道矣故曰通人物而言 淳
問率性之謂道通人物而言則脩道之謂教亦通人物如服牛
乘馬不殺胎不殀夭斧斤以時入山林此是聖人教化不特
在人倫上品節防範而及於物否曰也是如此所以謂之盡
物之性但於人較詳於物較略人上較多物上較少 砥
問集解中以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通人物而言修道之謂
教是專就人事上言否曰道理固是如此然修道之謂教就
物上亦有个品節先王所以咸若草木鳥獸使庶類蕃殖如
周禮掌獸掌山澤各有官如周公驅虎豹犀象龍蛇如草木
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虫未蟄不以火田之類各有个品節使
萬物各得其所亦所謂教也 德明
問脩道之謂教曰游楊說好謂脩者只是品節之也明道之說
自各有箇意 去僞
問明道曰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如此即性
是自然之理不容加工揚雄言學者所以脩性故伊川謂揚
雄為不識性中庸却言脩道之謂教如何曰性不容脩脩是
揠苗道亦是自然之理聖人於中為之品節以教人耳誰能
便於道上行 浩
脩道之謂教一句如今人要合後面自明誠謂之教却說作自
脩蓋天命謂性之性與自誠明之性脩道謂教之教與自明
誠之教各自不同誠明之性是率性之性明誠之教由教
而入者也 木之
問中庸舊本不曾解可離非道一句今先生說云瞬息不存便
是邪妄方悟本章可離與不可離道與非道各相對待而言
離了仁便不仁離了義便不義公私善利皆然向來從龜山
說只謂道自不可離而先生舊亦不曾為學者說破曰向來
亦是看得太高 今按可離非道云瞬息不存便是邪妄與章句或問說不合更詳之 德明
徵問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伊川却云存無不在道之心便

是助長何也曰中庸所言是日用常行合做底道理如為人
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
人交止於信皆是不可已者伊川此言是為闢釋氏而發蓋
釋氏不理會常行之道只要空守著這一个物事便喚做道
與中庸自不同說罷又曰闢異端說話未要理會且理會取
自家事自家事既明那箇自然見得 與立
楊道夫問中庸或問引楊氏所謂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
言似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
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曰衣食動作只是物物之理乃道也
將物便喚做道則不可且如這个椅子有四隻脚可以坐此
椅之理也若除去一隻脚坐不得便失其椅之理矣形而上
為道形而下為器說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有那形而上之
道若便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則不可且如這个扇
子此物也便有个扇子底道理扇子是如此做合當如此用
此便是形而上之理天地中間上是天下是地中間有許多
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獸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這形
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謂
格物便是要就這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
如何便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理得飢而食渴而飲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以飲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若
便謂食飲作息者是道則不可與龐居士神通妙用運水般
柴之頌一般亦是此病如徐行後長與疾行先長都一般是
行只是徐行後長方是道若疾行先長便不是道豈可說只
認行底便是道神通妙用運水般柴須是運得水般得柴是
方是神通妙用若運得不是般得不是如何是神通妙用佛
家所謂作用是性便是如此他都不理會是和非只認得那
衣食作息視聽舉履便是道說我這个會說話底會作用
底叫著便應底便是神通妙用更不問道理如何儒家則

須是就這上尋討个道理，方是道。禪老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在汝等諸人面門上出入。云云。他便是只認得這个，把來作弄。或問：告子之學便是如此？曰：佛家底又高。告子底死殺了，不如佛家底活。而今學者就故紙上理會，也解說得去，只是都無那快活和樂底意思，便是和這佛家底也不曾見得。似他佛家者雖是無道理，然他却一生受用，一生快活，便是它就這形而下者之中理會得似那形而上者。而今學者看來須是先曉得這一層，却去理會那上面一層，方好。而今都是和這下面一層也不曾見得，所以和那上面一層也理會不得。又曰：天地中間，物物上有這个道理，雖至沒緊要底物事，也有這道理。蓋天命之謂性，這道理却無形，無安頓處。只那日用事物上，道理便在上面。這兩个元不相離，凡有一物，便有一理。所以君子貴博學於文，看來博學似不沒緊要物事，然那許多道理便都在這上，都從那源頭上來，所以無

精粗小大，都一齊用理會過，蓋非外物也。都一齊理會，方無所不盡，方周遍無疎缺處。又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所謂不可離者，謂道也。若便以日用之間舉止動作便是道，則無所適而非道，無時而非道，然則君子何用恐懼戒謹？何用更學道為？為其不可離，所以須是依道而行。如人說話，不成便以說話者為道，須是有个仁義禮智始得。若便以舉止動作為道，何用更說不可離得？又曰：大學所以說格物，却不說窮理，蓋說窮理則似懸空無捉摸處，只說格物，則只就那形而下之器上，便尋那形而上之道，便見得這个元不相離，所以只說格物。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所謂道者是如此，何嘗說物便是則？龜山便只指那物做則，只是就這物上分精粗為物則。如云目是物也，目之視乃則也；耳物也，耳之聽乃則也。殊不知目視耳聽依舊是物，其視之明、聽之聰方是則也。龜山又云：伊尹之耕于莘野，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樂在是。

如此則世間伊尹甚多矣。龜山說話大概有此病。僩。

問：道不可離，只言我不可離這道，亦還是道不能離底意思否？曰：道是不能離底。纔說是不能離，不成錯行也是道。閎祖錄云：問道之不可離，是人不可離道，抑道不可離人？曰：道是自家不可離底，不是他不能離自家也。若是他不能離，不成錯行也是道。因舉龜山言：飢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切謂手持足行未是道，手容恭，足容重，乃是道也。目視耳聽未是道，視明聽聰乃道也。或謂不然，其說云：手之不可執，猶足之不可持，此是天賦予性之謂道，只循此自然之理耳。不審如何？曰：不然。桀紂亦會手持足履，目視耳聽，如何便喚做道？若便以為道，是認欲為理也。伊尹云：夏葛冬裘，飢食渴飲，若著些私吝心，便是廢天職，須著此私吝心字。與先之論[illegible]先生云之云。和生之說，目性無可議云。

此道無時無之，然體之則合，背之則離也。一有離之，則當此之時失此之道矣。故曰不可須臾離。君子所以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不敢以須臾離也。端蒙。

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如言道不可須臾離處。賀孫。

問：日用間如何是不睹不聞處？人之耳目聞見常自若，莫只是念慮未起，未有所睹聞否？曰：所不睹所不聞，不是合眼掩耳，只是喜怒哀樂未發時，凡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謹恐懼，常要提起此心，常在這裏，便是防於未然，不見是圖底意思。徐問：此心如何？曰：恐懼是心之發。

伊川謂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illegible]

劉敬問：不知無事時，如何戒謹恐懼？若只管如此，又恐執持太過；若不如此，又恐都忘了。曰：也有甚麼矜持？只不要昏了他，便是戒懼。[illegible]

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這處難言，大段著意又却生病，只恁地略約住，道著戒謹恐懼，已是剩語，然又不得不

如此說。賀孫

戒謹恐懼是未發，然只做未發也不得，便是所以養其未發。只是聳然提起在這裏，這箇未發底便常在，何曾發？或問：「恐懼是已思否？」曰：「思又別。思是思索了。戒謹恐懼，正是防閑其未發。」或問：「即是持敬否？」曰：「亦是。伊川曰：『敬不是中，只敬而無失，即所以中。』敬而無失，便是常敬，這中底便常在。」淳

問：「戒謹恐懼，以此涵養固善，然推之於事，所謂『開物成務』之幾，又當如何？」曰：「此却在博文。此事獨脚做不得，須是讀書窮理。」又曰：「只是源頭正，發處自正。只是這路子上來往。」德明

問：「中庸所謂『戒謹恐懼』，大學所謂『格物致知』，皆是為學知利行以下底說否？」曰：「固然。然聖人亦未嘗不戒謹恐懼。『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但聖人所謂念者，自然之念；狂者之念，則勉強之念耳。」閎祖

所謂「不睹不聞」者，乃是從那盡處說來，非謂於所睹所聞處不謹也。如曰「道在瓦礫」，便不成不在金玉！義剛

問：「『道也者，不可須臾離』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兩段，分明極有條理，何為前輩都作一段說？」曰：「此分明是兩節事。前段有『是故』字，後段有『故』字。聖賢不是要作文，只是逐節次說出許多道理。若作一段說，亦成是何文字！所以前輩諸公解此段繁雜無倫，都不分明。」銖

用之問：「『戒懼不睹不聞』，是起頭處，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又用緊一緊。」曰：「不可如此說。戒謹恐懼是普說，言道理偪塞都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到得隱微之間，人所易忽，又更用慎。這箇却是喚起說。戒懼無箇起頭處，只是普遍都用。如卓子有四角頭，一齊用著工夫，更無空缺處。若說是起頭，又遺了尾頭；說是尾頭，又遺了起頭。若說屬中間，又遺了兩頭。不用如此說。只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只自做工夫，便自見得。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不成到臨死之時，方如此！戰戰兢兢，他是一生戰戰兢兢，到那死時方了。」僩

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兩句，只謂人有所愧歉於中，則必見於顏色之間，而不可揜。昨聞先生云：『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處，自然見得最是分曉。』如似得是時，別人未見得是，自家先見得是；做得不是時，別人未見得非，自家先見得非。如此說時，覺得又親切。」曰：「事之是與非，眾人皆未見得，自家自是先見得分明。」問：「『復小而辨於物』，善端雖是方萌，只是昭昭靈靈地別，此便是那不可揜處。」曰：「是如此。只是明一明了，不能接續得這意思去，又暗了。」胡泳

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程子舉彈琴殺心事，是就人知處言；呂游楊氏所說，是就己自知處言。章句只說己自知，或疑是合二者而言否？」曰：「有動於中，己固先自知，亦不能揜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揜也。」銖

問：「伊川以鬼神憑依語言為『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如何？」曰：「隱微之事，在人心不可得而知，却被他說出來，豈不是『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蓋鬼神只是氣，心中實有是事，則感於氣者，自然發見昭著如此。」文蔚問：「今人隱微之中，有不善者甚多，豈能一一如此？」曰：「此亦非常之事，所謂事之變者。」文蔚曰：「且如人主積累愆咎，感召不祥，致有日月薄蝕，山崩川竭，水旱凶荒之變，便只是此類否？」曰：「固是如此。」文蔚

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是從見聞處戒謹恐懼到那不睹不聞處。這不睹不聞處是功夫盡頭。所以謹獨，則是專指獨處而言。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又是謹獨緊切處。燾

黃灝謂：「戒懼是統體做功夫，謹獨是又於其中緊切處加工夫，猶一經一緯而成帛。」先生以為然。僩

問：「謹獨是從見聞處至不睹不聞處皆戒謹了，又就其中於獨處更加謹也。是無所不謹，而謹上更加謹也。」燾

問：「不睹不聞者，己之所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

如此看便見得此章分作四節事分明先生曰其所不睹不聞其之一字便見得是說己不睹不聞處只是諸家看得自不子細耳又問如此分兩節工夫則致中致和工夫方各有着落而天地位萬物育亦各有歸着曰是 銖

戒慎一節當分為兩事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如言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 端蒙

問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與謹獨兩段事廣錄作兩段之便是惟精惟一底工夫戒謹恐懼持守而不失便是惟一底工夫謹獨則於善惡之幾察之愈精愈密便是惟精底工夫但中庸論道不可離則先其戒謹而後其謹獨舜論人心道心則先其惟精而後其惟一曰兩事皆少不得惟精惟一底工夫不睹不聞時固當持守然不可不察謹獨時固當致察然不可不持守 廣曰人傑云云夫問一云大既先生曰不必分作兩節四上但此事皆之只是指守之說一如戒謹恐懼是謹獨之說

謹獨是察其幾自戒謹恐懼以下是持守之也

問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與謹獨雖不同若下工夫皆是敬否曰敬只是常惺惺法所謂靜中有不覺處只是常惺惺在這裏靜不是睡着了 賀孫

問不睹不聞與謹獨何別曰上一節說存天理之本然下一節說遏人欲於將萌又問能存天理了則下面謹獨似多了一截曰雖是存得天理臨發時也須點檢這便是他密處若只說存天理了更不謹獨却是只用致中不用致和了又問致中是未動之前然謂之戒懼却是動了曰公莫看得戒謹恐懼太重了此只是略省一省不是恁驚惶震懼略是个敬模樣如此然道着敬字已是重了只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伊川所謂道個敬字也不大段用得力孟子曰操則存操亦不是著力把持只是操一操便在這裏如人之氣才呼便出吸便入 賜

問中庸戒懼謹獨學問辨行用工之終始曰只是一箇道理說着要點出來便有許多說話又問是敬否曰說着敬已多了一字但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 賀孫

問不聞不睹與謹獨如何曰獨字又有个形迹在這裏可謹不聞不見全然無形迹暗昧不可得知只於此時便戒謹了便不敢 卓

問謹獨是念慮初萌處否曰此是通說不止念慮初萌只自家自知處如小可沒緊要處只胡亂去便是不謹謹獨是已思慮已有些小事已接物了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是未有事時在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時謹獨便已有形迹了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詩人言語只是大綱說子思又就裏面剔出這話來教人又較緊密大抵前聖所說底後人只管就裏面發得精細如程子橫渠所說多有孔孟所未說底伏羲畫卦只就陰陽以下孔子又就陰陽上發出太極康節又道須信畫前元有易濂溪太極圖又有許多詳備問氣化形化男女之生是氣化否曰凝結成个男女因甚得如此都是陰陽無物不是陰陽問天地未判時下面許多都已有否曰事物雖未有其理則具 寓可學云 淳錄已見於用孔子言語只是合說子思恐人不曉又爲之分說大凡古人說話一節開一節如伏羲易只就陰陽以下孔子又推本於太極然只曰易有太極而已至周子乃畫出一圖康節又論畫前之易

問謹獨莫只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也與那闇室不欺時一般否先生是之又云這獨也又不是恁地獨時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 燾

問謹獨莫是迹雖未形幾而已動人雖不知已獨知之上兩句是程子意下兩句是游氏意先生則合而論之是否曰然兩事只是一理幾既動則已必知之已既知則人必知之故程子論揚震四知曰天知地知只是一个知 廣

問迹雖未形幾則已動看莫見莫顯則已是先形了如何却說

迹未形幾先動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道是大綱說 賀孫

呂子約書來爭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只管衮作一段看某答它書江西諸人將去看頗以其說為然故子靜却看得好云前段不可須臾離且是大體說到謹獨處尤見於接物得力先生又云呂家之學重於守舊更不論理 德明

問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是言道之體段如此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亦然下面君子戒謹恐懼君子必謹其獨方是做工夫皆以是故二字發之如何衮作一段看曰道不可須臾離言道之至廣至大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言道之至精至極者 德明

戒謹不睹恐懼不聞非謂於睹聞之時不戒懼也言雖不睹不聞之際亦致其謹則睹聞之際其謹可知此乃統同說承上道不可須臾離則是無時不戒懼也然下文謹獨既專就已發上說則此段正是未發時工夫只得說不睹不聞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謹其獨上既統同說了此又就中

有一念萌動處雖至隱微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尤當致謹如一片止水中間忽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著工夫處 閎祖

問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以下是存養工夫莫見乎隱以下是檢察工夫否曰說道不可須臾離是說不可不存是故以下却是教人恐懼戒謹做存養工夫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說不可不謹意故君子以下却是教人謹獨察其私意起處防之只看兩箇故字便是方說入身上來做工夫也聖人教人只此兩端 大雅

問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或問中引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如何曰不呼喚時不見時常準備著德明若坐閑閑曰此處便是耳目所睹聞隔窗便是不睹也曰不然只謂照管所不到念慮所不及處正如防賊相似須是塞其來路次日再問不睹不聞終未瑩曰此須意會如或問中引不見是圖既是不見安得有圖只是要於未有兆朕無可睹聞時先

戒懼取又曰不睹不聞是提其大綱說謹獨乃審其微細方不聞不睹之時不惟人所不知自家亦未有所知若所謂獨即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極是要戒懼自來人說不睹不聞與謹獨只是一意無分別便不是 德明

問林子武以謹獨為後以戒懼為先謹獨以發處言覺得也是在後曰分得也好又問余國秀謂戒懼是保守天理謹獨是檢防人欲曰也得又問覺得戒謹恐懼與謹獨也難分動靜靜時固戒謹恐懼動時又豈可不戒謹恐懼曰上言道不可須臾離此言戒懼其所不睹不聞與謹獨皆是不可離又問泳欲謂戒懼是其常謹獨是謹其所發曰如此說也好又曰言道不可須臾離故言戒謹恐懼其所不睹不聞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言謹獨又曰戒謹恐懼是由外言之以盡於內謹獨是由內言之以及於外問自所睹所聞以至於不睹不聞自發於心以至見於事如此方說得不可須臾離出已

然 胡泳

問中庸工夫只在戒謹恐懼與謹獨但二者工夫其頭腦又在道不可離處若能識得全體大用皆具於心則二者工夫不待勉強自然進進不已矣曰便是有箇頭腦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古人因甚冠之章首蓋頭腦如此若識得此理則便是勉強亦有箇著落矣又問費隱一章云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能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先生嘗云此處難看近思之頗看得透侯氏說夫子問禮問官與夫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其不知不能之事說得亦粗止是尋得一二事如此元不曾說著及其至也之意此是聖人看得徹底故於此理亦有未肯自居處如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之類真是聖人有未能處又如說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此聖人不敢自以為知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此是

聖人不敢以為能處曰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有一分
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得一分又問以實事言之亦有
可言者但恐非立教之道先生問如何曰夫子謂事君盡禮
人以為諂相定公時甚好及其受女樂則不免於行是事君
之道猶有未盡於人者又如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爲弗聞也
者而過之待之自好及其夷俟則以杖叩脛近於太過曰這
裏說得却差如原壤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且
只得休至於夷俟之時不可教誨故直責之復叩其脛自當
如此若如正淳說則是不要管他却非朋友之道矣淳

共父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曰中字是
狀性之體性具於心發而中節則是性自心中發出來也是
之為情時舉

答徐彥章問中和云喜怒哀樂未發如處室中東西南北未有
定向所謂中也及其既發如已出門東者不復能西南者不
復能北然各因其事無所乖逆所謂和也升卿

問喜怒哀樂之未發不偏不倚固其寂然之本體及其酬酢萬
變亦在是焉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則事得其宜不
相淩奪固感而遂通之和也然十中其九一不中節則為不
和便自有礙不可謂之達道矣曰然又問於學者如何皆得
中節曰學者安得便一一恁地也須且逐件使之中節方得
此所以貴於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無一事之不學無一時而
不學無一處而不學各求其中節此所以為難也道夫

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至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箇怎生地這
箇心纔有這事便有這箇事影見纔有那事便有那箇事影
見這箇本自虛靈常在這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須恁地方能中節只恁地黑淬淬地在這裏如
何要得發必中節賀孫

中和亦是承上兩節說閎祖

中是性之德和是情之德僩

喜怒是陰陽各有中節不中節又是四象端蒙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是論聖人只是泛論衆人亦有此與聖
人都一般或曰恐衆人未發與聖人異否曰未發只做得未
發不然是無大本道理絕了或曰恐衆人於未發昏了否曰
這裏未有昏明須是還他做未發若論原頭未發都一般只
論聖人動靜則全別動亦定靜亦定自其未感全是未發之
中自其感物而動全是中節之和衆人有未發時只是他不
曾向靜處知得淵

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
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而靜時然豈得皆塊然如槁木
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
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
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

未發之前萬理備具纔涉思即是已發動而應事接物雖萬變
不同能省察得皆合於理處蓋是吾心本具此理皆是合做
底事不容外面旋安排也今說為臣必忠為子必孝之類皆
是已發然所以合做此事實具此理乃未發也人傑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只是思慮未萌無纖毫私欲自然無所
偏倚所謂寂然不動此之謂中然不是截然作二截如僧家
塊然之謂只是這箇心自有那未發時節自有那已發時節
謂如此事未萌於思慮要做時便須是中是體及發於思了
如此做而得其當時便是和是用只管夾雜相滾若以為截
然有一時是未發時一時是已發時亦不成道理今學者或
謂每日將半日來靜坐工夫即是有此病也曰喜怒哀樂未
發而不中者如何曰此却是氣質昏濁為私欲所勝客來為
主其未發時只是塊然如頑石相似劈斫不開發來便只是
那乖底曰如此則昏時是他不察如何曰言察便是呂氏求

中却是已發如伊川云只平日涵養便是又曰看來人逐日
未發時少已發時多曰然 僩
已發未發只是說心有已發時有未發時方其未有事時便是
未發纔有所感便是已發却不要泥著謹獨是從戒謹恐懼
處無時無處不用力到此處又須謹獨只是一體事不是兩
節 文蔚
大本用涵養中節則須窮理之功 方
問發而皆中節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而然否曰是從合下把
捉方能發而中節若信口說去信脚行去如何會中節 銖
問中庸一篇學者求其門而入固在於謹獨至下文言中之已
發未發者此正根本處未發之時難以加毫末之功當發之
際欲其中節不知若何而用工得非即其所謂戒謹恐懼莫
見乎隱之心而乃底於中節否曰謹獨是結上文一節之意
下文又自是一節發明中與常行之道欲其中節正當加謹
於欲發之際 佐

問渾然在中恐是喜怒哀樂未發此心至虛都無偏倚停停當
當恰在中間章句所謂獨立而不近四傍心之體地之中也
曰在中者未動時恰好處時中者已動時恰好處才發時不
偏於喜則偏於怒不得謂之在中矣然只要就所偏倚一事
處之得恰好則無過不及矣蓋無過不及乃無偏倚者之所
爲而無偏倚者是所以能無過不及也 銖
問渾然不待勉強而自中乎當然之節曰事事有箇恰好處因
言發陽于哀樂過人以其哀時直是哀纔過而樂亦直是樂
情性之變如此之易不恒其德故也
問未發之中寂然不動如何見得是中曰已發之中即時中也
中節之謂也却易見未發更如何分別某舊有一說謂已發
之中是已施去者未發是方來不窮者意思大故猛要之却
是伊川說未發是在中之義最好 大雅

問伊川言未發之中是在中之義如何曰是言在裏面底道理
非以在中釋中字 問伊川又云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如何
說不發曰是言不曾發時
伊川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
曰天下之大本喜怒哀樂未發無所偏倚此之謂中中性也
寂然不動言其體則然也大本則以其無不該偏而萬事萬
物之理莫不由是出焉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
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喜怒哀樂之發無所乖戾此之
謂和和情也感而遂通言其事則然也達道則以其自然流
行而理之由是而出者無不通焉
喜怒哀樂未發程子敬而無失之說甚好 僩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程子云敬不可謂之中敬而無失即所
以中也未說到義理涵養處大抵未發已發只是一項工夫
未發固要存養已發亦要審察遇事時時復提起不可自怠
生放過底心無時不存養無事不省察

因論呂與叔說中字大本差了曰他說固不是自家亦要見得
他不是處文蔚曰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乃在中之義也引虞
書允執厥中之中是不知無過不及之中與在中之義本自
不同又以爲赤子之心又以爲心爲甚不知中乃喜怒哀樂
未發而赤子之心已發心爲甚孟子蓋謂心欲審輕重度長
短甚於權度他便謂凡言心者便能度輕重長短權度有所
不及尤非孟子之意即此便是差了曰如今點檢他過處都
是自家却且要識中文蔚曰伊川云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
前則發自中節矣今學者能戒謹恐懼於不睹不聞之中而
謹獨於隱微之際則中可得矣曰固是如此亦要識得且如
今在此坐卓然端正不側東不側西便是中底氣象然人說
中亦只是大綱如此說比之大段不中者亦可謂之中非能
極其中如人射箭期於中紅心射在貼上亦可謂中終不若

做射中紅心者至知和亦有大綱喚做和者比之大段乖爭者謂之和則可非能盡其和且如喜怒合當喜三分自家喜了四分合怒三分自家怒了四分便非和矣銖

問呂氏言中則性也或謂此與性即理也語意似同銖疑不然先生曰公意如何銖曰理者萬事萬物之道理性皆有之而無不具者也故謂性即理則可中者又所以言此理之不偏倚無過不及者故伊川只說狀性之體段銖曰中是虛字理是實字故中所以狀性之體段銖曰然則謂性中可乎曰此處定有脫誤性中亦說得未盡銖因言或問中此等處尚多略為說破亦好先生曰如何解一一嚼飯與人喫銖

呂氏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說得亦好

問呂與叔云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南軒辨昭昭為已發恐太過否曰這辨得亦没意思敬夫太聰明看道理不子細伊川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呂氏只是辨此一句伊川後來又救前說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語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此語甚圓無病大抵聖賢之言多是略發箇頭緒使後人推究而伸觸而長然亦須得聖賢本意不得其意則從那處推得出來問心本是箇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而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靜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橫渠心統性情之說甚善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或指體或指用隨人所看方其靜時動之理只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

淳舉伊川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曰動亦不是天地之心只是見天地之心如十月豈得無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流行只自若元亨利貞元是萌芽初出時亨是長枝葉時利是成實時貞是結實歸宿處下梢若無這歸宿處便也無這元了惟有這歸宿處元又從此起元了又貞貞了又元萬古只如此循環無窮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說已盡了十月萬物收斂寂無蹤跡到一陽動生物之心始可見曰一陽之復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言之是善端萌處以惡言之則迷中有悔悟向善意便是復如睡到忽然醒覺處亦是復底氣象又如人之沉滯道不得行到極處忽少亨達雖未大行已有可行之兆亦是復這道理千變萬化隨所在無不渾淪淳

先生問銖曰伊川說善觀者卻於已發之時觀之尋常看得此語如何銖曰此語有病若只於已發處觀之恐無未發時存養工夫先生曰楊呂諸公說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伊川又說於已發處觀如此則是全無未發時放下底今且四平着地放下要得平帖湛然無一毫思慮及至事物來時隨宜應接當喜則喜當怒則怒當哀樂則哀樂喜怒哀樂過了此心湛然者還似未發時一般方是兩下工夫若只於已發處觀則是已發了又去尋已發展轉多了一層卻是反鑑看來此語只說得聖人之止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是就事物上說理卻不曾說得未發時心後來伊川亦自以為未當銖曰此須是動靜兩下用工而主靜為本靜而存養方始動而精明曰只為諸公不曾說得靜中未發工夫如胡氏兄弟說得已發事太猛了銖曰先生中和舊說已發其義先生因言當時所見次第云云銖

龜山說喜怒哀樂未發似來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方嘗以所論湖南問答呈先生先生曰已發未發不必太泥只是既涵養又省察無時不涵養省察若戒懼不睹不聞便是涵養動靜只此便是功夫至於謹獨又是或恐私意有萌處又如緊切若謂已發了更不須省察則亦不可如曾子三省亦

是已發後省察今湖南諸說却是未發時安排如何涵養已發時旋安排如何省察必大錄云存養自有存養省察自有省察亦要存養未發時固要存養已發時亦要存養不成只說存養已發後不當省察不成更都不照管也說靜如射者失之中于求中則當不中乃是正外面靜理取則曰後不中處之○

再論湖南問答曰未發已發只是一件功夫無時不涵養無時不省察耳謂如水長長地流到高處又略起伏則箇如恐懼戒謹是長長地做到謹獨是又提起一起如水然只是要不輟地做又如騎馬自家常常提掇及至遇險處便加些提控不成謂是大路便更都不管他任他自去之理正淳曰未發時當以理義涵養曰未發時著理義不得纔知有理有義便是已發當此時有理義之原未有理義條件只一个主宰嚴肅便有涵養功夫伊川曰敬而無失便是然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正淳又曰平日無涵養者臨事必不能強勉省察曰有涵養者固要省察不曾涵養者亦當省察

不可道我無涵養功夫後於已發處更不管他若於發處能點檢亦可知得是與不是今言涵養則曰不先知理義底涵養不得言省察則曰無涵養省察不得二者相睚却成擔閣又曰如涵養熟者固是自然中節便做聖賢於發處亦須審其是非而行涵養不熟底雖未必能中節亦須直要中節可也要知二者可以交相助不可交相待

論中○吾學與曾書○呂書○朱中庸說○易傳說感物而動不可無動字自是有動有靜 擴伊川言中若寂然不動喚○未發意亦與戒慎恐懼相連然後更提起是此大本雖庸聖皆同但庸則戒慎恐懼則渾然亦初言此者亦未嘗雜人欲而說庸也○如說性之用是從心即是兼動靜却不可言性之用○在中只言喜怒哀樂未發是在中如言一箇理之本後方說時上事上說過與不及之中○呂當初便說在中爲此時中所以異也方

在中之義以本體包得此此至如以字亦當當直上直下亦有不偏倚氣象方

問中庸或問曰若未發時純一無偽又不足以名之此是無形影不可見否曰未發時偽不偽皆不可見不特赤子如此大人亦如此淳曰只是大人有主宰赤子則未有主宰曰然淳

問中庸或問說未發時耳目當益精明而不可亂如平常著衣喫飯是已發是未發曰只心有所主著便是發如著衣喫飯亦有些事了只有所思量要恁地便是已發淳○義剛同

問或問中坤卦純陰不爲無陽之說如何曰雖十月爲坤十一月爲復然自小雪後其下面一畫便有三十分之一分陽生至冬至方足得一爻成爾故十月謂之陽月蓋嫌於無陽也自姤至坤亦然曰然則陽畢竟有盡時矣曰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其間不容息也賀孫

問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曰未發是說喜怒哀樂如東西南北不倚於一

方只是在中間又問和曰只是合當喜合當怒如這事合喜五分自家喜七八分便是過其節喜三四分便是不及其節又問達道曰自古而今達道者而今見得是古今共由底曰也只是通底意思如喜怒不中節便行不得了而今喜天下以爲合當喜怒天下以爲合當怒只是這箇道理便是通達意大本達道而今不必說得若只將動靜看靜時這箇便在這裏動時便無不是那底在人工夫却在致中和上又問致字曰而今略略地中和也喚做中和致字是要得十分中十分和又問看見工夫先須致中曰這箇也大段著脚手不得若大段著脚手便是已發了子思說戒懼不睹恐懼不聞已自是多了但不得不恁地說要人會得只是略略地約住在這裏又問發雖中節亦是倚於一偏否曰固是因說周子云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刑人也不敢恁地說君子而時中便是恁地看賀孫○淳以下

致中和須兼表裏而言致中欲其無少偏倚而又能守之不失
致和則欲其無少差繆而又能無適不然
致中和所謂致和者謂凡事皆欲中節若致中工夫如何便到
其始也不能一一常在十字上立地須有偏過四旁時但久
久純熟自別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收其放心操則存此等處
乃致中也至於充廣其仁義之心等處乃致和也僩
問楊純仁問致中和字曰致字是只管挨排去之義且如此燭
問人皆以火爐爲中亦是須要去火爐中尋箇至中處方是
的當又如射箭纔上紅心便道是中亦未是須是射中紅心
之中方是如致知之致亦同此義致字工夫極精密也僩
問未發之中是渾淪底發而中節是渾淪底散開致中和注云
致者推而至其極致中和想也別無用工夫處只是上戒謹
恐懼乎不睹不聞與謹其獨便是致中和底工夫否曰致中
和只是無些子偏倚無些子乖戾若大段用倚靠大段有乖

戾底固不是有些子倚靠有些子乖戾亦未爲是須無些子
倚靠無些子乖戾方是致中和至
存養是靜工夫靜時是中以其無過不及無所偏倚也省察是
動工夫動時是和才有思爲便是動發而中節無所乖戾乃
和也其靜時思慮未萌知覺不昧乃復所謂見天地之心靜
中之動也其動時發皆中節止於其則乃艮之不獲其身不
見其人動中之靜也窮理讀書皆是動中工夫
問中有二義不偏不倚在中之義也無過不及而時取中也無
所偏倚則無所用力矣如呂氏之所謂執楊氏之所謂驗所
謂體是皆欲致力於不偏不倚之時故先生於或問中辨之
最詳然而經文所謂致中和則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之一
字豈全無所用其力耶曰致者推至其極之謂凡言致字皆
此意如大學之致知論語學以致其道是也致其中如射相
似有中貼者有中垛者有中紅心之邊暈者皆是未致須是

到那中心方始爲致致和亦然更無些子差繆忽不盡如何便
不用力得問先生云自戒謹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
偏倚而其守不失則天地可位所謂約者固異於呂楊所謂
執所謂驗所謂體矣莫亦只是不放失之意否曰固是不放
失只是要存得問孟子所謂存其心養其性是此意否曰然
伊川所謂只平日涵養底便是也柄○僩疑云問致字之義曰致者推至其極之謂云云
云問呂氏所謂執楊氏所謂驗所謂體或問辨之其云默坐澄心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氣象爲如何
字更有呂氏之失否曰他只是要求乎日間知得這箇又不是曾也都不著也
或問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與喜怒哀樂不相干恐非實理流
行曰公何故如此看文字世間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
如人君喜一人而賞之而千萬人勸怒一人而罰之而千萬
人懼以至哀矜鰥寡樂育英材這是萬物育不是以至君臣
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長幼相處相接無不是這箇即這喜怒
中節處便是實理流行更去那處尋實理流行

問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分定
便是天地位否曰有地不得其平天不得其成時間如此則
須專就人主身上說方有此功用曰規模自是如此然人各
隨一箇地位去做不道人主致中和士大夫便不致中和
問向見南軒上殿文字多是要扶持人主心術曰也要
在下人心術是當方可扶持得問今日士風如此何時是太
平曰即這身心亦未見有太平之時有三公燮理陰陽須是先有箇中和之德○德明
天地位萬物育便是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底工夫若不能致中
和則山崩川竭者有矣天地安得而位胎夭失所者有矣萬
物安得而育
九思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指在上者而言孔子如何曰
孔子已到此地位
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何得
如此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

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
此事便有此理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如何一日克己
於家便得天下以仁歸之為有此理故也賜
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便是形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今人不
肯徒地說須要說入高妙處不知這箇極高妙如何做得到
這處漢儒這幾句本 未有病只為說得迫切了他便說做
其事即有此應這便致得人不信處僩
問靜時無一息之不中則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
位矣言陰陽動靜何也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各有定所此
未有物相感也和則交感而萬物育矣問未能致中和則天
地不得而位只是日食星隕地震山崩之類否曰天變見乎
上地變動乎下便是天地不位賜
問善惡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既
日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
如此則前所謂力者是方分之力也曰然又問但能致中和
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安泰且以
孔子之事言之如何是天地萬物安泰處曰在聖人之身則
天地萬物自然安泰曰此莫是以理言之否曰然一家一國
莫不如是廣
問或問所謂吾身之天地萬物如何曰尊卑上下之大分即吾
身之天地也應變曲折之萬端即吾身之萬物也銖

朱子語類卷第六十三

中庸

第二章

或問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曰君子只是說箇好人時中
只是說做得箇恰好底事爾義剛
問時中曰古來聖賢講學只是要窮討這箇物事語若有
所思然也曰又問先生曰從來也只有六七箇聖人把得定
君子而時中與易傳中所謂中重於正正者未必中之意同正
者且是分別箇善惡中則是恰好處
問諸家所說時中之義惟橫渠說所以能時中者其說得之
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此方
真是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時而不中君
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其看前言往行熟則自
能見得時中此是窮理致知功夫惟如此乃能擇乎中庸否
曰此說亦是橫渠行狀述其言云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
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
而已矣亦謂須先說得分明然後方行得分明今人見得
不明故說得自儱侗如何到行處分明錄
問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蓋君子而能擇善者有君
君子之德而不能隨時以處中則不免為賢知之過故有君
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方是到恰好處又問無忌憚小人
而猶知忌憚還可以得為中庸否曰小人固是所
為固是不好然畢竟大抵是不好了其有忌憚無忌憚只爭
箇大膽小膽耳然他本領不好猶知忌憚則為惡猶較些
程先生曰語惡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也以此知王
肅本作小人反中庸為是所以程先生亦取其說銖
問如何是君子之德與小人之心曰為善者君子之德為惡者
小人之心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

者亦有之惟其反中庸則方是其無忌憚也寓
至之疑先生所解有君子之德又能隨時以得中曰當看而字
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過
以性情言之謂之中和以理義言之謂之中庸其實一也以中
對和而言則中者體和者用此是指已發未發而言以中對庸
而言則又折轉來庸是體中是用如伊川云中者天下之正
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是也此中却是時中執中之中以中和
對中庸而言則中和又是體中庸又是用銖
或問子思稱夫子為仲尼曰古人未嘗諱其字明道嘗云予年
十四五從周茂叔本朝先輩尚如此伊川亦嘗呼明道表德
如唐人尚不諱其名杜甫詩云白也詩無敵李白詩云飯顆
山頭逢杜甫卓
近看儀禮見古人祭祀皆稱其祖為伯某甫可以釋所疑子思
不字仲尼之說顒

第四章

問道之不明不行曰今人都說得差了此正分明交互說知者
恃其見之高而以道為不足行此道所以不行賢者恃其行
之過而以道為不足知此道之所以不明如舜之大知則知
之不過而道所以行如回之賢則行之不過而道所以明舜知矣而好問好察邇言則非知者之過也[illegible]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也回賢矣而能擇乎中庸非賢者之過[illegible]服膺勿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銖
問知者如何却說不行賢者如何却說不明曰知者緣他見得
過高便不肯行故曰不行賢者資質既好便不去講學故云
不明知如佛老皆是賢如一種天資好人皆是夔
子武問道之不行也一章這受病處只是知有不至所以後面
說鮮能知味曰這个各有一般受病處今若說道之不明也
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
也恁地便說得順今却恁地蹺說時緣是智者過於明他只
去窮高極遠後只要見得便了都不理會行如果老之屬他
便只是要見得未見得時是恁地及見得後也只恁地都不
去行又有一般人却只要苦行後都不去明如了老之屬他
便只是說不要明只要守得自家底便了此道之所以不明
也賀孫
問楊氏以極高明而不道中庸為賢知之過道中庸而不及高
明為愚不肖之不及曰賢者過之與知者過之自是兩般愚
者之不及與不肖者之不及又自是兩般且先理會此四項
令有着落又與極高明道中庸之義全不相關況道中庸最
難若能道中庸即非不及也大雅

第六章

舜固是聰明睿知然又能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為善
併合將來所以謂之大知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盡璘
問隱惡而揚善曰其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隱而不宣則善

者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復言也若其言不
善我又揚之於人說他底不是則其人愧恥不復敢以言來
告矣此其求善之心廣大如此人安得不盡以其言來告而
吾亦安有不盡聞之言乎蓋舜本自知能合天下之知為一
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若愚者既愚矣
又不能求人之知而自任其愚此其所以愈愚惟其知也所
以能因其知以求人之知而知愈大惟其愚也故自用其愚
而不復求人之知而愈愚也僩
執其兩端之執如俗語謂把其兩頭節
執其兩端是摺轉來取中節○定處在後
或問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曰如天下事一箇人說東一箇說西
自家便把東西來斟酌看中在那裏義剛
兩端如厚薄輕重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非謂只於二者之間
取中當厚而厚即厚上是中當薄而薄即薄上是中輕重亦

然網

兩端不專是中間如輕重或輕處是中或重處是中炎

兩端未是不中且如賞一人或謂當重或謂當輕於此執此兩端而求其恰好道理而用之若以兩端為不中則是無商量了何用更說執兩端淳義

問執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當厚則厚當薄則薄為中否曰舊見欽夫亦要恁地說某謂此句只是將兩端來量度取一箇恰好處如此人合與之百錢若與之二百錢則過與之五十則少只是百錢便恰好若當厚則厚自有恰好處上面更過厚則不中而今這裏便說當厚則厚為中却是隨等之語亦閒

伊川曰執謂執持使不得行如何某說此執字只是把此兩端來量度取中曰此執字只是把來量度至

問註云兩端是衆論不同之極致曰兩端是兩端盡處如要賞一人或言萬金或言千金或言百金或言十金自家須從十

云二 金審量至萬金酌中看當賞他幾金賜

才卿問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且如衆論有十分厚者有一分薄者取極厚極薄之二說而中折之則此為中矣曰不然此乃子莫執中也安得謂之中兩端只是箇起止二字猶云起這頭至那頭也自極厚以至極薄自極大以至極小自極重以至極輕於此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是乃所謂中也若但以極厚極薄為兩端而中折其中間以為中則其中間如何見得便是中蓋或極厚者說得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之說是則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者說得是則用厚薄之中者之說至於輕重大小莫不皆然蓋惟其說之是者用之不是棄其兩頭不用而但取兩頭之中者以用之也且如人有功當賞或說合賞萬金或說合賞千金或有說合賞百金或又有說合賞十金萬金者其至厚也十金其至薄也則把其兩頭自至厚以至至薄而精權其輕重之中若合賞萬金便賞萬金合賞千金也只得賞十金合賞千金便賞千金合賞百金便賞百金不是棄萬金十金至厚至薄之說而折取其中以賞之也若但欲去其兩頭而只取中間則或這頭重那頭輕這頭偏多那頭偏少是乃所謂不中矣安得謂之中才卿云或問中却說當衆論不同之際未知其孰為過孰為不及而為中也故必兼總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半折之然後可以見夫上一端之為過下一端之為不及而兩者之間之為中如先生今說則或問半折之說亦當改曰便是某之說未精以此見作文字難意中見得了了及至筆下依舊不分明只差此一子便意思都錯了合改云故必兼總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審度之然後可以識夫中之所在而上一端之為過下一端之為不及云云如此語方無病或曰孔子所謂我叩其兩端與此同否曰然但其兩端是自精至粗自大至小自上至下都與它說無一毫之

不盡舜之執兩端是取之於人者自精至粗自大至小總括包盡無一善之或遺 [illegible]

擇其大知知而不過兼行說仁在其中 回擇乎中庸兼知說

索隱行怪不能擇 不知半塗而廢不能執 不知依乎中庸擇

不見知而不悔執

問舜是生知如何謂之擇善曰聖人也須擇豈是全無所作為他做得更密生知安行者只是不似他人勉強耳堯稽于衆舜取諸人豈是信采行將去某常見朋友好論聖賢等級看來都不消得如此聖人依舊是這道理如千里馬也須使四

脚行驀驗出是使四脚行不成說千里馬都不用動脚便到
千里只是它行得較快爾又曰聖人說話都只就學知利行
上說（賜○寓錄云問舜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回擇中章是知底意多曰是又問舜大字分上是工夫下得否曰好問好察戒其所當不是賢嘗見聖要外道實費尊聖述都不耕自七依從是意道理是知說聖人生知安行只是依得較容易知千里馬云云只是較用而今日學者如何要脚有得較）

第八章

問顏子擇中與舜用中如何曰舜本領大不大故著力雖
正淳問呂氏云顏子求見聖人之止或問以為文義未安（又謂）
（若曰求得聖人之中道）人曰此語亦無大利害但橫渠錯認未見其止
為聖人極至之地位耳作中道亦得或只作極字亦佳但
呂氏說顏子云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
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
而不可為像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處似說得無
些滲漏（寓）

卷六十三

六

第九章

中庸不可能章是賢者過之之事但只就其氣禀所長處著力
做去而不知擇乎中庸也（僩）
問天下國家可均此三者莫是智仁勇之事否曰它雖不曾分
看來也是智仁勇之事只是不合中庸若合中庸便盡得智
仁勇且如顏子瞻前忽後亦是未到中庸處問中庸處是中
庸否曰此方是見到做之處方是行又如知命耳順方是見
得盡從心所欲方是行得盡（賜）
公晦問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謂資質之
近於智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若中庸則四邊都無所倚
著淨淨潔潔不容分毫力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別有
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得那恰好處便是中庸不然只可謂之
三事（顯）
徐孟寶問中庸如何是不可能曰只是說中庸之難行也急些

子便是過慢些子便不及且如天下國家雖難均捨得便均
得（[illegible]）爵祿雖難辭捨得便辭得蹈白刃亦然只中庸
卻使如此不得所以難也徐曰如此也無難只心無一點私
則事事物物上各有箇自然道理便是中庸以此公心應之
合道理順人情處便是恐亦無難曰若如此時聖人卻不必
言致知格物格物者便是要窮盡物理到箇是處此箇道理
至難揚子雲說得是窮之益遠測之益深分明是徐又曰只
以至公之心為大本卻將平日學問積累便是格物如此不
輟終須自有到處曰這箇如何當得大本若使如此容易天
下聖賢煞多只公心不為不善此只做得箇粗底貫於人之
人而已聖賢事業大有事在須是要得此至公之心有歸宿
之地事至物來應之不錯方是徐又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
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至如止於慈止於信但只言止便
是心止宿之地此又皆是人當為之事又如何會錯曰此處
便是錯要知所以仁所以敬所以孝所以慈所以信仁少差
便失於姑息敬少差便失於沾激毫釐之失繆以千里如何
不是錯（僩）

卷六十三

七

第十章

忍耐得便是南方之強（僩）
問南方之強君子居之此君子字稍輕否曰然（僩）
問南北方之強是以風土言君子強者居之是以氣質言和而
不流以下是學問做出來曰是（夔）
風俗易變惟是通衢所在蓋有四方人雜往來於中自然易得
變遷若僻在一隅則只見得這一箇風俗如此最難變如西
北之強勁正如此（僩謂南方之言此二變）
問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恐是風氣資禀所致以北比方之強是
所謂不及乎強者未得為理義之強何為君子居之曰雖未
是理義之強然近理也人能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亦是箇好

人故爲君子之事又問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國有道不變
未達之所守國無道至死不變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能
擇中庸而守之否曰非也此乃能擇後工夫大知之人無俟
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俟乎強勇至此猶資於人
則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又問以
舜聰明睿智由仁義行何待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又須
執兩端而量度以取中曰此所以爲舜之大知也以舜之聰
明睿智如此似不用著力乃能下問至察邇言又必執兩端
以用中非大知而何蓋舜聖人亦合用如此也銖
知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如和便有流若是中便自不倚何必更
說不倚後思之中而不硬健便難獨立解倒了若中而獨立
不有所倚尤見硬健處本錄云若獨寓中立如此最高著能而不倚方見硬處如又義剛
中立久而終不倚所以爲強淵
中立而不倚凡或勇或謹或聲色貨利執著一邊便是倚著立

到中間久久而不偏倚非強者不能賀
或問中立而不倚曰當中而立自是不倚然人多有所倚靠如
倚於勇倚於智皆是偏倚處若中道而立無所偏倚把捉不
住久後畢竟又靠取一偏處此所以要強矯工夫硬在中立
無所倚也謙
問中立而不倚曰凡人中立而無所依則以至於倚著不東則
西惟強壯有力者乃能中立不待所依而自無所倚如有病
底人氣弱不能自持它若中立必有一物憑依乃能不倚不
然則傾倒而偃仆矣此正說強處強之爲言力有以勝人之
謂也銖
強哉矯贊歎之辭古注矯強貌人傑
強哉矯矯強貌非矯揉之矯詞不如此
問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曰國有道則有達之理
故不變其未達之所守若國無道則有不幸而死之理故不

變其平生之所守不變其未達之所守易不變其平生之所
守難僩
塞未達未達時要行其所學既達了却變其所學當不變未達
之所守可也淳

第十一章

問漢藝文志引中庸云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素隱作索隱似
亦有理鉤索隱僻之義素索二字相近恐誤作素未可知曰
素隱從來解不分曉作索隱讀亦有理索隱是知者過之行
怪是賢者過之賜
問索隱集注云深求隱僻之理如漢儒災異之類是否曰漢儒
災異猶自有說得是處如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讖緯
之書便是隱僻賜
素隱行怪不能擇半塗而廢不能就依乎中庸能擇也不見知
而不悔能執也閎祖

問遵道而行半塗而廢何以爲知及之而仁不能守曰只爲他
知處不曾親切故守得不曾安穩所以半塗而廢若大知之
人一下知了千了萬當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了自住
不得耳又曰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兩句結上文
兩節意依乎中庸便是吾弗爲之意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便
是吾弗能已之意銖

第十二章

費道之用也隱道之體也用則理之見於日用無不可見也體
則理之隱於其內形而上者之事固有非視聽之所及者
問或說形而下者爲費形而上者爲隱如何曰形而下者甚廣
其形而上者實行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不有故曰費費
言其用之廣也就其中形而上者有非視聽所及故曰隱
隱言其體微妙也銖
費是形而下者隱是形而上者或曰李丈謂費是事物之所以

然某以爲費指物而言隱指物之理而言曰恁地也但說得
定說不得須是意會可矣以物與理對言之是如此只以理
言之是如此看來皆是道之用隱是道之所以然而不可見
處燾

問形而上下與費而隱如何曰形而上下者就物上說費而隱
者就道上說僩

君子之道費而隱和亦有費有隱不當以中爲隱以和爲費行
其名處雖是用亦是費君子之道四亦是費節

費而隱只費之中理便是隱費有極處至察乎天地之處不肖
有所能知能行以至於極處聖人亦必有一兩事不能知不
能行如夫子問官名學禮之類是也若曰理有已上難曉者
則是聖人亦只曉得中間一截道理此不然也賀孫

問至極之地聖人終於不知終於不能何也不知是過此以往
未之或知之理否曰至盡也論道而至於盡處若有小小闕

五二、六十三 卷六三 十

慢亦不必知不必能亦可也寓

或問聖人不知不能曰至者非極至之至蓋道無不包若盡論
之聖人豈能纖悉盡知伊川之說是也

聖人不能知不能行者非至妙處聖人不能知不能行天地間
固有不緊要底事聖人不能盡知緊要底則聖人能知之能
行之若至妙處聖人不能知不能行粗處却能之非聖人乃
凡人也故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節

及其至也程門諸公都愛說玄妙游氏便有七聖皆迷之說殺
如把至作精妙說則下文語大語小便如何分諸公親得程
子而師之都差了淳

問以孔子不得位爲聖人所不能切謂祿位名壽此在天者聖
人如何能必得曰中庸明說大德必得其位孔子有大德而
不得其位如何不是不能又問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此是
大倫大法所在何故亦作聖人不能先生曰道無所不在無
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
侯氏所引孔子之類乃是且將孔子裝影出來不必一一較
量僩

問語小天下莫能破是極其小而言之今以一髮之微尚有可
破而爲二者所謂莫能破則足見其小注中謂其小無內亦
是說其至小無去處了曰然也

莫能破只是至小無可下手處破他不得賜

問至大無外至小無內曰如云天下莫能載是無外天下莫能
破是無內謂如物有至小而尚可破作兩邊者是中著得一
物在若云無內則是至小更不容破了

問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二句是古語是自做曰楚詞云其小無
內其大無垠至

鳶飛魚躍胡亂提起這兩件來說僩

問鳶有鳶之性魚有魚之性其飛其躍天機自完便是天理流
行發見之妙處故子思姑舉此一二以明道之無所不在否
曰是淳

五二四十六 卷六三 十一

問鳶飛魚躍之說曰蓋是分明見得道體隨事發見處察者著
也非察察之察[illegible]詩中之意本不爲此中庸只是
借此兩句形容道體詩云遐不作人古注并諸家皆作遠字
其無道理記注訓胡字最妙僩

鳶飛魚躍道體隨處發見謂道體發見者猶是人見得如此若
鳶魚初不自知察只是著天地明察亦是著也君子之道造
端乎夫婦之細微及其至也著乎天地至謂量之極至燾

鳶飛魚躍兩句問曰莫只是鳶飛魚躍無非道體之所在猶言
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出入語默無非妙道言其上下察也此
一句只是解上面如何曰固是又曰恰似禪家云青青綠竹
莫匪真如粲粲黃花無非般若之語鉄

皆是費如鳶飛亦是費魚躍亦是費而所以爲費者試討箇費

來者 又曰鳶飛可見魚躍可見而所以飛所以躍果何物
也中庸言許多費而不言隱者隱在費之中 節
問鳶飛魚躍集注一段曰鳶飛魚躍費也必有一箇什麽物使
得佗如此此便是隱在人則動靜語默無非此理只從這裏
收一收 謂心 這箇便在 賜
問鳶飛魚躍如何與佗勿忘勿助長之意同曰孟子言勿忘勿
助長本言得粗程子却說得細恐只是用其語句耳如明道
之說却不曾下勿字蓋謂都沒耳其曰正當處者謂天理流
行處故謝氏亦以此論曾點事其所謂勿忘勿助長者亦非
立此在四邊做防檢不得犯着蓋謂俱無此而皆天理之流
行耳欽夫論語中誤認其意遂曰不當忘也不當助長也如
此則拘束得曾點更不得自在却不快活也 大雅
活潑潑地所謂活者只是不滯於一隅 端蒙

郭老問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詩中與子思之言如何曰詩中只
是興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子思之意却是言這道理昭著無
乎不在上面也是這地下面也是這地曰程子却於勿忘勿
助長處引此何也曰此又是見得一箇意思活潑潑地曰程
子又謂會不得時只是弄精神何也曰言實未會得而揣摸
臆見自以為會也弄精神亦本是禪語 端蒙
子合以書問中庸鳶飛魚躍處明道云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
得只是弄精神惟上蔡看破先生引君臣父子為言此吾儒
之所以異於佛者如何曰鳶飛魚躍只是言其發見耳釋氏
亦言發見但渠言發見却一切混亂至吾儒須辨其定分君
臣父子皆定分也鳶必戾于天魚必躍于淵 可學
鳶飛魚躍某云其飛其躍必是氣使之然曰所以飛所以躍者
理也氣便載得許多理出來若不就鳶飛魚躍上看如何見
得此理問程子云若說鳶上面更有天在說魚下面更有地
在是如何先生默然微誦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

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
也便是無有障蔽人處 文
鳶飛魚躍上文說天地萬物處此是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也道體無所不在也
又有無窮意思又有道理平放在彼意思上鳶下魚見者皆
道體之著便是明道答橫渠書意是勿忘勿助長即是私意
著分家之力是也○弄精神是操切做作也所以說知此則
入堯舜氣象○不與天下事對時育物意思也○理會鳶飛
魚躍只上蔡語二段明道語二段看○上蔡言與點意只是
不待着作爲也五峯說妙處只是弄精神意思○察字亦作
明了說 數美切只說明察意
問先生舊說程先生論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只是程先生借孟子此兩句形容天理
流行之妙初無凝滯倚著之意今說却是將必有事焉作用
功處說如何曰必是如此方能見得這道理流行無礙也 銖

問中庸言費而隱文蔚謂中庸散於萬事即所謂費惟誠之一
字足以貫之即所謂隱曰不是如此費中有隱隱中有費凡
事皆然非是指誠而言文蔚曰如天道流行化育萬物其中
無非實理洒掃應對酬酢萬變莫非誠意寓於其間是所謂
費而隱也曰不然也鳶飛魚躍上下昭著莫非至理但人視
之不見聽之不聞分將出來不得須是於此自有所見因謂
明道言此引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爲證謝
上蔡又添入夫子與點一事且謂二人之言各有著落文蔚
曰明道之意只說天理自然流行上蔡則形容曾點見道而
樂底意思先生默然又曰今且要理會必有事焉將自見得
又曰非是有事於此却見得一箇物事在彼只是必有事焉
便是本色文蔚曰於有事之際其中有不能自已者即此便
是曰今且虛放在此未須強說如虛著一箇紅心時復射一
射久後自中子思說鳶飛魚躍今人一等忘却乃是不知它

那飛與躍有事而正焉又是送教它飛趕教它躍皆不可又
曰如今人所言皆是說費隱元說不得所謂天有四時春秋
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
物露生無非教也孔子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吾
無行而不與二三子是也敬
問必有事焉在孟子爲養氣只是謂集義也至程子以之說鳶
飛魚躍之妙乃是言此心之存耳曰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若
言養氣當用工夫而所謂工夫則集義是也非便以此句爲
集義之訓也至程子則借以言是心之存而天理流行之妙
耳只此一句已足然又恐人太以爲事得重則天理反塞而
不得行故又以勿正心言之然此等事易說得近禪去廣云
所謂易說得近禪者莫是如程子所謂事則不無擬心則差
之說否曰也是如此廣云若只以此一句說則易得近禪若
以全章觀之如費而隱與造端乎夫婦兩句便自與禪不同

矣曰須是事事物物上皆見得此道理方是他釋氏也說佛
事門中不遺一法然又却只如此說看他做事却全不如此
廣云舊來說多以聖人天地之所不知不能參於鳶飛魚躍爲
道之隱所以易入於禪唯謝氏引夫子與點之事以明之實
爲精切故程子謂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
也蓋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要使萬
物各得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曾點
他於事事物物上真箇見得此道理故隨所在而樂賀孫云若
釋氏之說鳶可以躍淵魚可以戾天則反更逆理矣只是他
須要把道理來倒說方是玄妙廣云到此已兩月蒙先生教
誨不一而足近來靜坐時收斂得心意稍定讀書亦頗有
有意味但廣老矣望先生痛加教誨先生笑曰某亦不敢不
盡誠如今許多道理也只得恁地說然所以不知之人若只
欠箇古人真見爾且如曾子說忠恕是他開眼便見得箇

可以一貫只忠爲體恕爲用萬殊皆可以一貫如今人須是對
冊子上安排對副方始說得近似少間不說又都不見了所
以不濟事正淳云某雖不曾理會禪然看得來聖人之說皆
是實理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皆是實理流行釋
氏則所見偏只管向上去只是空理流行爾曰他雖是說空
理然真箇見得那空理流行自家雖是說實理然却只是說
耳初不曾真箇見得那實理流行也釋氏空底却做得實自
家實底却做得空緊要只爭這些子如今伶俐者雖理會
得文義又却不曾真見質朴者又和文義都理會不得譬如
撐船著淺者既已著淺了看如何撐無緣撐得動此須是去
源頭決開放得那水來則船無大小無不浮矣韓退之說文
章亦說到此故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小大皆浮
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廣云所謂源頭工夫莫
只是存養脩治底工夫否曰存養與窮理工夫皆要到然存

養中便有窮理工夫窮理中便有存養工夫窮理便是窮那
存得底存養便是養那窮得底廣
問語錄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
同或問中論此云程子雖以人而言直以此形容天理自然流
行之妙上蔡所謂察見天理不用私意蓋小失程子之本意
擇之云莫是言學者用功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時平鋪放
著無少私意氣象正如此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也不審是
如此否曰此意固是但它說察字不是也僩
楊氏解鳶飛魚躍處云非體物者孰能識之此是見處不透如
上分即云天下之至顯也而楊氏反微之矣方
問或問中謂循其說而體驗之若有以使人神識飛揚眩瞀迷
惑無所底止所謂其說者莫是指楊先生非體物不遺者其孰
能察之之說否曰然不知前輩讀書如何也恁心麤某於體物
而不遺一句乃是論鬼神之德爲萬物之體幹耳今乃以爲

體察之體其可耶廣

問上下察是此理流行上下昭著下面察乎天地是察見天地之理或是與上句察字同意曰與上句察字同意言其昭著徧滿於天地之間至

問上下察與察乎天地兩箇察字同異曰只一般此非觀察之察乃昭著之意如文理密察天地明察之察經中察字義多如此顯之閒但云事地察天地明察之察義非上下

亞夫問中庸言造端乎夫婦何也曰夫婦者人倫中之至親且密者夫人所爲蓋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子者昔宇文泰遺蘇綽書曰吾平生所爲蓋有妻子所不能知者公盡知之然則男女居室豈非人之至親且密者歟苟於是而不能行道則面前如有物蔽焉既不能見且不能行也所以孔子有言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賀孫

造端乎夫婦言至微至近處及其至也言極盡其量時舉

七丶廿八　卷六三　上六

或問中庸說道之費隱如是其大且妙後面却只歸在造端乎夫婦上此中庸之道所以異於佛老之謂道也曰須更看所謂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聖人之道彌滿充塞無少空闕處若於此有一毫之差便於道體有虧欠也若佛則只說道無不在無適而非道政使於禮儀有差錯處亦不妨故它於此都理會不得莊子却理會得又不肯去做如天下篇首一段皆是說孔子恰似快刀利斧斫將去更無此子窒礙又且句句有著落如所謂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可煞說得好雖然如此又却不肯去做然其才亦儘高王所謂知者過之曰看得莊子比老子倒無老子許多機械曰亦有之但老子則猶自守箇規模子去做到得莊子出來將他那窠窟盡底掀翻了故他自以爲一家老子極勞攘莊子較平易廣

公晦問君子之道費而隱云許多事都是說費處却不說隱處莫所謂隱者只在費中否曰惟是不說乃所以見得隱在其中舊人多分醬將聖人不知不能處做隱覺得下面都說不去且如鳶飛魚躍子思亦何嘗隱來又問此章前說得恁地廣大末梢却說造端乎夫婦乃是指其切實做去此吾道所以異於禪佛曰又須看經禮三百威儀三千聖人說許多廣大處都收拾做實處來佛老之學說向高處便無工夫聖人說箇本體如此待做處事事著實如禮樂刑政文爲制度觸處都是緣他本體充滿周足有些子不是便虧了它本佛是說做去便是道道無不有無適非道有一二事錯也不妨賜

第十三章

問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莫是一章之綱目否曰是如此所以下面三節又只是解此三句儀

人之爲道而遠人如爲仁由己之爲不可以爲道如克己復禮爲仁之爲僩

七丶八十　卷六三　十七

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未改以前却是失人道既改則便是復得人道了更何用治它如水本東流失其道而西流從西邊遮障得歸來東邊便了僩

問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其人有過既改之後或爲善不已或止而不進皆在其人非君子之所能預否曰非然也能改即是善矣更何待別求善也天下只是一箇善惡不善即惡不惡即善如何說既能改其惡更用別討箇善只改底便是善了這須看他上文它緊要處全在道不遠人一句言人人有此道只是人自遠其道非道遠人也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曾依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今欲治之不是別討箇道理治他只是將他元自有底道理還以治其人如人之孝他本有此孝它却不曾行得這孝却亂行從不孝處去君子治之非是別討箇孝去治它只是與他說你這箇

不是你本有此孝卻如何錯行從不孝處去其人能改即是
孝矣不是將他人底道理去治他又不是分我底道理與他
他本有此道理我但因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已及我自治
其身亦不是將它人底道理來治我亦只是將我自思量得
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所以說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
以伐柯不用更別去討法則只那手中所執者便是則然執
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若此箇道理人人具有緣要
做底便是初無彼此之別故去必回只在言些子何用別處
討故中庸一書初間便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是如
何只是說人人各具此箇道理無有不足故耳它從上頭說
下來只是此意又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每常人責子
必欲其孝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父者果孝否以我責子
之心而反推己之所以事父此便是則也所求乎臣以事君
未能也常人責臣必欲其忠於我然不知我之事君者盡忠

否以我責臣之心而反求之於我則其則在此矣又曰所求
乎子以事父未能也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道若有
一毫不盡便是道理有所欠闕便非子之道矣所求乎臣以
事君未能也須要如舜周公之事君若有一毫不盡便非臣
之道矣無不是如此只緣道理當然自是住不得 僩

問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曰道者衆人之道衆人所能知能行者
今人自做未得衆人耳 此緣以人不是 燾

問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此語如何曰此語似亦未穩 賀孫

蜚卿問忠恕即道也而曰違道不遠何耶曰道是自然底人能
忠恕則去道不遠 燾

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般未
是自然所以違道不遠正是學者事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
吾亦欲無加諸人此是成德事

凡人責人處急責己處緩愛己則急愛人則緩若拽轉頭來便

自道理流行因問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此只是恕何
故子思將作忠恕說曰忠恕兩箇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
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非忠者
不能也故曰無忠做恕不出來 錄

第十四章

行險僥倖本是連上文不願乎其外說言強生意智取所不當
得 僩

第十六章

問鬼神之德如何曰自是如此此言鬼神實然之理猶言人之
德不可道人自為一物其德自為德 燾

有是實理而後有是物鬼神之德所以為物之體而不可遺也
林埒

問體物而不可遺是有此物便有鬼神凡天下萬物萬事皆不
能外夫鬼神否曰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鬼神說倒了乃是

有這鬼神了方有此物及至有此物了又不能違夫鬼神也
體物而不可遺用拽轉將鬼神做主將物做賓方看得出
是鬼神去體那物鬼神卻是主也 僩

誠者實有之理體物言以物為體有是物則有是誠 端蒙

鬼神主乎氣而言只是形而下者但對物而言則鬼神主乎氣
為物之體物主乎形待氣而生蓋鬼神是氣之精英所謂誠
之不可揜者誠實也言鬼神是實有者屈是實屈伸是實伸
屈伸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昭昭不可揜如此 錄

問鬼神上言二氣下言祭祀是如何曰此體物不可遺是也體物
是與物為體 僩

林一之問萬物皆有鬼神何故只於祭祀言之曰以人具是理
故於人言又問體物何以引幹事曰體幹是主宰 [illegible]
[illegible]

精氣就物而言魂魄就人而言鬼神離乎人而言不曰鬼神往

來陰陽合散而曰鬼神則鬼神蓋與天地通所以為萬物之
體而物之終始不能遺也 僩
或問鬼神體物而不可遺只是就陰陽上說末後又却以祭祀
言之是如何曰此是就其親切著見者言之也若不如此說
則人必將風雷山澤做一般鬼神看將廟中祭享者又做一
般鬼神看故即其親切著見者言之欲人會之為一也 廣
問鬼神之德其盛矣乎此止說噓吸聰明之鬼神末後却歸向
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是如何曰惟是齊戒
祭祀之時鬼神之理著若是它人亦是未曉得它須道風雷
山澤之鬼神是一般鬼神廟中泥塑底又是一般鬼神只道
有兩樣鬼神所以如此說起又歸向親切明著處去庶幾人
知得不是二事也 漢卿問鬼神之德如何是良能功用處曰
論來只是陰陽屈伸之氣只謂之陰陽亦可也然必謂之鬼
神者以其良能功用而言也今又須從良能功用上求見鬼
神之德始得 前夜因漢卿說及修養人死時氣衝突知得焄
蒿之意親切謂其氣襲人知得悽愴之意分明漢武李夫人
祠云其風肅然今鄉村有衆戶還賽祭享時或有肅然如陣
風俗呼為旋風者即此意也因及修養且言萇弘死藏其血
於地三年化為碧此亦是漢卿所說虎威之類賀孫云應人
物之死其魄降於地皆如此但或散或微不似此等之精悍
所謂伯有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也曰亦是此物須得魄最
盛又如今醫者定魄藥多用虎睛助魂藥多用龍骨魄屬金
金西方主肺與魄虎是陰屬之最盛者故其魄最盛魂屬木
木東方主肝與魂龍是陽屬之最盛者故其魂最盛龍能駕
雲飛騰便是與氣合虎嘯則風生便是與魄合雖是物之最
強盛然皆墮於一偏惟人獨得其全便無這般磊魂因言古
時所傳安期生之徒皆是有之也是被他煉得氣清皮膚之
內骨肉皆已融化為氣其氣又極其輕清所以有飛昇脫化

之說然久之漸漸消磨亦漸漸盡了淺江以南說呂洞濵鍾
離權如今亦不見了因言鬼火皆是未散之物如馬血人戰
鬪而死被兵之地皆有之某人夜行淮甸間忽見明滅之火
橫過來當路頭其人頗勇直衝過去見其皆似人形髣髴如
廟社泥塑未裝飾者亦未散之氣不足畏宰我問鬼神一章
最精密包括得盡亦是當時弟子記錄得好 賀孫
問中庸鬼神章首尾皆主二氣屈伸往來而言而中間洋洋如
在其上乃引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乃人物之
死氣似與前後意不合何也曰死便是屈感召得來便是伸
問昭明焄蒿悽愴是人之死氣此氣會消了曰是問伸底只
是這既死之氣復來伸否曰這裏便難恁地說這伸底又是
別新生了問如何會別生曰祖宗氣只存在子孫身上祭祀
時只是這氣便自然又伸自家極其誠敬肅然如在其上是
甚物那得不是伸此便是神之著也所以古人燎以求諸陽
灌以求諸陰謝氏謂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已說得是淳
問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似亦是感格意思是自然如此
曰固是然亦須自家有以感之始得上下章自恁地說忽然
中間插入一段鬼神在這裏也是為飛躍底意思所以末
梢只說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 義剛
從之問誠之不可揜如此夫皆實理也 僩
問鬼神是功用良能曰但以一屈一伸看一伸去便生許多物
事一屈來更無一物了便是良能功用問便是陰陽去來
固是問在天地為鬼神在人為魂魄否曰死則謂之魂魄生
則謂之精氣天地公共底謂之鬼神是恁地模樣又問體物
而不可遺曰只是這一箇氣入毫釐絲忽裏去也是這陰陽
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問是在虛實之間否曰都是實無箇
虛底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形無非實者又云如
夏月燈幽闇不見冬月燈出則可見矣問何故如此曰春夏

陽秋冬陰去以陽氣散在陽氣之中如以熱湯入於熱湯更去都不覺見秋冬則這氣如以熱湯攪放水裏去便可見又問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若有以使之曰只是這箇氣所謂昭明焄蒿悽愴者便只是這氣昭明是光景焄蒿是氣衰悽愴是有一般感人使人悽愴如所謂其風肅然者問此章以大極圖言是所謂妙合而凝也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便是體物而不可遺處 謨

或問鬼神者造化之跡曰風雨霜露四時代謝又問此是跡可得而見又曰視之不可得見聽之不可得聞何也曰說道無又有說道有又無物之生成非鬼神而何然又去那裏見得鬼神至於洋洋乎如在其上是又有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猶今時惡氣中人使得人恐懼悽愴此百物之精爽也 賀孫

蕭增光問鬼神造化之迹曰如日月星辰風雷皆造化之迹天地之間只是此一氣耳來者為神往者為鬼譬如一身生者為神死者為鬼皆一氣耳 僩

鬼神者造化之迹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横渠物之始生一章尤說得分曉 人傑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是說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布置故曰良能也 人傑

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横渠所謂二氣之良能直卿問如何曰程子之說固好但在渾淪在這裏張子之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曰如所謂功用則謂之鬼神也與張子意同曰只為他渾淪在那裏閎祖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只這數句便要理會明便如何說禮樂幽便如何說鬼神須知樂便屬神禮便屬鬼他此語落著主在鬼神直卿曰向

讀中庸所謂誠之不可揜處如疑謂鬼神屬陰陽說但恐只是形而下者若中庸之言則是形而上者矣曰今且只就形而下者說來但只是他皆是實理處發見故未有此理則便有此理既有此理必有此氣 僩

問鬼神者造化之迹也此莫是造化不可見惟於其氣之屈伸往來而見之故曰迹鬼神者二氣之良能此莫是屈伸往來之自然否曰只是如此 端蒙

鬼神者造化之迹神者伸也以其伸也鬼者歸也以其歸也人自方生而天地之氣只管增添在身上漸漸大漸漸長成極至了便漸漸衰耗漸漸散言鬼神自有迹者而言之言神只言其妙而不可測識 賀孫

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一氣即陰陽運行之氣至則皆至去則皆去之謂也二氣謂陰陽對峙各有所屬如氣之呼吸

者為魂魂即神也而屬乎陽耳目口鼻之類為魄魄即鬼也而屬乎陰精氣為物精與氣合而生者也遊魂為變則氣散而死其魄降矣 淳

陽魂為神陰魄為鬼鬼陰之靈神陽之靈此以二氣言也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來而方伸者為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為鬼陽主伸陰主屈此以一氣言也故以二氣言則陰為鬼陽為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屈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人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已此所謂可錯綜言者也因問精氣為物陰精陽氣聚而成物此總言神遊魂為變魂遊魄散而成變此總言鬼疑亦錯綜而言曰然此所謂人者鬼神之會也 銖

問性情功效固是有性情便有功效有功效便有性情然所謂性情者莫便是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否所謂功效者莫便

是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否曰鬼神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人須是於那良能與功用上認取其德廣

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是性情體物而不可遺是功效賀孫

問性情功效性情乃鬼神之情狀不當所謂功效者何謂曰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便是功效問魄守體有所知否曰耳目聰明爲魄安得謂無知問然則人之死也魂升魄降是兩處有知覺也曰孔子分明言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當祭之時求諸陽又求諸陰正爲此況祭亦有報魄之說淵

問鬼神之爲德只是言氣與理否曰猶言性情也問章句說功效如何曰鬼神會做得這般事因言鬼神有無聖人未嘗決言之如言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死而致生之不知於彼乎於此乎之類與明道語上蔡恐賀問某尋之意同問五廟七廟遞遷之制恐是世代浸遠精爽消亡故廟有遷毀曰雖是如此然祭者求諸陰求諸陽此氣依舊在如嘘吸之則又來若不如此則是之死而致死之也蓋其子孫未絕此氣便續亦未絕又曰天神地祇山川之神有此物在其氣自在此故不難曉惟人已死其事杳茫所以難說[illegible]

問南軒鬼神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此語如何曰誠是實然之理鬼神亦只是實理若無這理則便無鬼神無萬物都無所該載了鬼神之爲德者誠也德只是就鬼神言其情狀皆是實理而已侯氏以德別爲一物便不是問章句謂性情功効何也曰此與情狀字只一般曰橫渠謂二氣之良能何謂良能曰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曰伸是神屈是鬼否先生以手圈卓上而直指其中曰這道理圓只就中分別恁地氣之方來皆屬陽是神氣之反皆屬陰是鬼日自午以前是神午以後是鬼月自初三以後是神十六以後是鬼童伯羽問日月對言之日是神月是鬼否曰亦是草木方發生來是神彫殘衰落是鬼人自少至壯是神衰老是鬼鼻息呼是神吸是鬼淳舉程子所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

之以風雨曰天地造化皆是鬼神古人所以祭風伯雨師問風雷鼓動是神收斂處是鬼否曰是魄屬鬼氣屬神如析木煙出是神滋潤底性是魄人之語言動作是氣屬神精血是魄屬鬼發用處皆屬陽是神氣定處皆屬陰是魄知識處是神記事處是魄人物生時氣多魄少後來魄漸盛到老魄又少所以耳聾目昏精力不強記事不足某今覺陽有餘而陰不足事多記不得小兒無記性亦是魄不足好戲不定疊亦是魄不足淳

侯師聖解中庸鬼神之爲德謂鬼神爲形而下者鬼神之德爲形而上者且如中庸之爲德不成說中庸爲形而下者中庸之德爲形而上者僩

問侯氏中庸曰總攝天地斡旋造化闔闢乾坤動役鬼神日月由之而晦明萬物由之而死生者誠也此語何謂曰這箇亦是當來有這理便如此若無這理便都無天地無萬物無鬼神了不是實理如何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問鬼神造化之迹何謂迹曰鬼神是天地間造化只是二氣屈伸往來神是陽鬼是陰往者屈來者伸便有個迹恁地淳因舉謝氏歸根之說先生曰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這箇何曾動問性只是天地之性當初不是自彼來入此亦不是自此往歸彼只是因氣之聚散見其如此耳曰畢竟是無歸如月影映在這盆水裏除了這盆水這影便無了豈是這影飛上天去歸那月裏去又如這花落便無了豈是歸去那裏明年復來生這枝上

問人死時這知覺便散否曰不是散是盡了氣盡則知覺亦盡問世俗所謂物怪神姦之說則如何斷曰世俗大抵十分有八分是胡說二分亦有此理多有是非命死者或溺死或殺死或暴病卒死是它氣未盡故憑依如此又有是乍死後氣未消盡是它當初稟得氣盛故如此然終久亦消了蓋精與氣合便生人物游魂爲變便無了如人說神仙古來神仙

皆不見只是說後來神仙如左傳伯有爲厲此鬼今亦不見

問自家道理正則自不能相干曰亦須是氣能配義始得若氣不能配義便餒了問謝氏謂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如何曰此句已是說得好祖孫只一氣極其誠敬自然相感如這大樹有種子下地生出又成樹便即是那大樹也淳

或問顏子死而不亡之說先生既非之矣然聖人制祭祀之禮所以事鬼神者恐不止謂但有此理須有實事曰若是見得明者自能知之明道所謂若以爲無古人因甚如此說若以爲有又恐賢問某尋其說甚當賀

問中庸十二章子思論道之體用十三章言人之爲道不在乎遠當即夫婦之所能知能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第十四章又言人之行當常以其所居之分而取足於其身曰此兩章大綱相似曰第十五章又言進道當有序第十六章方言鬼神之道費而隱兼費隱論君子之道則即人之所行言之故但及其費而隱自存論鬼神之道則本人之所不見不聞而言故先及其隱而後及於費曰鬼神之道便是君子之道非有二也廣

第十七章

問因其材而篤焉曰是因材而加厚些子節

問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流散曰覆曰物若扶植種在土中自然生氣湊泊他若已傾倒則生氣無所附著從何處來相接如人疾病此自有生氣則藥力之氣依之而生若漸長若已危殆則生氣流散而不復相湊矣銖

問舜之大德受命止是爲善得福而已中庸却言天之生物栽培傾覆何也賀孫錄云謹問栽培傾覆以氣至氣反說又說上言受福而以氣爲說何也曰只是一理此亦非是有物使之然但物之生時自節節長將去恰似有物扶持也及其衰也則自節節消磨將去恰似箇物推倒他理自如此唯我有受福之理故天既佑之又申之這个

然以爲政而宜于民固當受祿于天雖只是豈將來玩味之見他說得自有意思又曰嘉樂詩下章又却不說其他但願其子孫之多且賢耳此意甚好然此亦其理之常若堯舜之子不肖則又非常理也僩

第十八章

問舜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固見得天道人道之極致至文王以王季爲父武王爲子此殆非人力可致而以爲無憂何也曰文王自公劉大王積功累仁至文王適當天運恰好處此文王所以曰無憂如舜大德而祿位名壽之必得亦是天道流行正得恰好處耳又曰追王之事今無可證姑闕之可也如三年之喪諸家說亦有少不同然亦不必如呂氏說得太密大槩只是說三年之喪通乎天子云云本無別意銖

問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與必得其名須有些等級不同曰游楊是如此說尹氏又破其說然看來也是有此意如堯舜與湯武真箇爭分數有等級只看聖人說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處便見壽

問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考之武成金縢禮記大傳疑武王時已追王曰武王時恐且是呼喚作王至周公制禮樂方行其事如今奉上冊寶之類然無可證姑闕之可也又問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是周公制禮時方行無疑曰禮家載祀先王服袞冕祀先公服鷩冕鷩冕諸侯之服蓋雖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然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先公但鷩冕旒王與諸侯不同天子之旒十二玉蓋雖與諸侯同是七旒但天子七旒十二玉諸侯七旒七玉耳

問古無追王之禮至周之武王周公以王業肇於大王王季文王故追王三王至於組紺以上則止祀以先公之禮所謂葬

以士祭以大夫之義也曰然周禮祀先王以衮冕祀先公以
鷩冕則祀先公依舊止用諸侯之禮但乃是天子祭先公之
禮耳問諸儒之說以爲武王未誅紂則稱文王爲文考以明
文王在位未嘗稱王之證及既誅紂乃稱文考爲文王然既
曰文考則其謚定矣若如其言將稱爲文公耶曰此等事無
證佐皆不可曉闕之可也僴
問喪祭之禮至周公然後備夏商而上想甚簡略曰然親親長
長貴貴尊賢夏商而上大槩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得周來
則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
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絶大夫降然
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絶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絶不
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略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
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
爲定制更不可易僴

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中庸之意只是主爲父母而言未必及其
它者所以下句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因言大凡禮制欲
行於今須有一箇簡易底道理若欲盡拘古禮則繁碎不便
於人自是不可行不曉他周公當時之意是如何孔子嘗曰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想亦是厭其繁文爾問伯叔父母古人
皆是期喪今禮又有所謂百日制問期服然則期年之內當
服其服往往今人於此多簡略曰居家則可居官便不可行
所以當時横渠爲見天祺居官凡祭祀之類盡令天祺代之
他居家服喪服當時幸而有一天祺居官故可爲之若一無
天祺則又當如何便是動輒窒礙難行文蔚曰今不居官之
人欲於百日之內略如居父母之喪期年之內則服其服如
何曰私居亦可行之文蔚
正淳問三年之喪父母之喪呂氏都作兩服曰呂氏所以如此
說者蓋見左氏載周穆后薨太子壽卒謂周一歲而有三年之

喪二焉左氏說禮皆是周末衰亂不經之禮[illegible]
[illegible]不得無見取者亮祭所以說禮多錯者緣其多本左氏也
賀孫云如陳鍼子送女先配後祖一段只是沒分曉古者卻
曾有這般禮數曰便是他記禮皆差某嘗言左氏不是儒者
只是箇曉事該博會做文章之人若公穀二子卻是箇不曉
事底儒者故其說道理及禮制處不甚差下得語恁地鄭重
[illegible]賀孫因舉公羊所謂孔
父義形於色仇牧不畏強禦荀息不食其言是說得好曰然
賀孫又云其間有全亂道處恐是其徒插入如何曰是他那
不曉事底只說便寫出來亦不道是不好若左氏便巧使文
飾回互了或云以祭仲廢君爲行權輒拒父爲尊祖都不
是曰是他不曉事亦見得只知道有所謂嫡孫承重之義便
道孫可以代祖而不知子不可以不父其父嘗謂學記云多
其訊註云訊猶問也公穀便是多其訊問殺要處也使說道

其言者何其事者何煩辨得紕繆[illegible]
問中庸解載游氏辨文王不稱王之說正矣先生卻曰此事更
當考是如何曰說文王不稱王固好但書中不合有惟九年
大統未集一句不知所謂九年自甚時數起若謂文王固守
臣節不稱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亦爲不可又書言太王肇
基王迹則到太王時周家已自強盛矣今史記於梁惠王三
十七年書襄王元年而竹書紀年以爲後元年想得當時文
王之事亦類此故先儒皆以爲自虞芮質成之後爲受命之
元年矣

第十九章

旅酬者以其家臣或鄉黨之爲有司者[illegible]一人先舉觶獻賓賓飲
畢則以觶授于執事者則以獻於其長遞遞相承獻及於沃
盥者而止立爲沃盥謂執盥洗之事至賤者也故曰旅酬下爲
上所以逮賤也賀

旅酬是客先勸主人主人合使勸客客又勸次客次客又勸第三客以次傳去如客多則兩頭勸起義剛

問酬導飲也曰儀禮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又自酌而復飲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至旅而後舉主人飲二杯賓只飲一杯謂少卌所謂偕食於賓者此也○錄

問如何是導飲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酬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謝云此食于賓此鄉飲但賓受之却不飲奠於席前至旅時亦不舉又自別舉爵不知如何又問行旅酬時祭事已畢否曰其大節目則也了亦尚有零碎禮數未竟又問恐必須在飲福受胙之後曰固是古人酢賓便是受胙所與酢胙字古人皆通用賀孫

漢卿問導飲是如何先生歷舉儀禮獻酬之禮旅酬禮下爲上交勸先一人如御吏之屬升觶或二人舉觶獻賓賓不飲却以獻執事執事一人受之以獻于長以次獻至於沃盥所謂逮賤者也旅酬後舉作獻酬之俎未徹賓不敢旅酬酬酒賓奠不舉至旅酬亦不舉更自有一盞在右爲旅盞也受胙者古者胙字與酢字通受胙者獨神之酢已也周禮中胙席又作昨昔之昨謂初未設只跪拜徹後方設席周禮王享先公亦如之又舉尸飲酢之禮其牲祭每獻酬酢其言不知合享如何周禮旅酬六尸古者男女皆有尸女尸不知廢於何代杜佑乃謂古無女尸女尸乃本夷虜之俗後來聖人革之賀孫因舉儀禮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是古男女皆有尸也先生因舉陶侃廟南昌南康每年祭祀堂上設神位兩廂設生人位凡爲勸酋者至祭時具公服設焉乘儀狀甚盛至子廟各就兩廂之位其奉祭者獻飲食一同神位之禮又其奠擇一鄉長狀貌甚魁偉者爲之至當獻祭時請與同坐此人遇冬春祭多時節每日大醉也歐祭畢不用尸者古者必有爲而不用如祭殤陰厭陽厭是也僩

問燕毛所以序齒也曰燕時擇一人爲上賓不與衆賓齒餘者皆序齒義剛

問呂氏分修其祖廟以下一節作繼志序昭穆以下一節作述事恐不必如此分曰看得追王與所制祭祀之禮兩節皆通上下而言呂氏考訂甚詳卻似不曾言得此意又問呂氏又分郊社之禮作立天下之大本處宗廟之禮言正天下之大經處亦不消分曰此不若游氏說郊社之禮所謂惟聖人爲能享帝禘嘗之義謂惟孝子爲能享親意思甚周密錄

問楊氏曰玉幣以交神明裸鬯以求神於幽皆以天神無聲臭氣類之可感止用玉幣表自家之誠意人鬼有氣類之可感故用芬香之酒耶曰不然自是天神高而在上鬱鬯之酒感它不著蓋灌鬯之酒却滲入地下去了所以只可感人鬼而不可以交天神也僩

或問中說廟制處所謂高祖者何也曰四世祖也世與大字古多互用如大子爲世子大室爲世室之類廣

林安卿問中庸二昭二穆以次向南如何曰太祖居中坐北而向南昭穆以次而出向南某人之說如此乃是如疏中謂太祖居中昭穆左右分去列作一排若天子七廟恐太長闊又曰大率論廟制劉歆之說頗是賜

孫毓云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出江都集禮向作或問時未見此書只以意料後來始見乃知學不可以不博也錄

中庸三

第二十章

脩道以仁脩道便是上文脩身之道曰爲政在人[illegible]脩道以仁是緊底處試商量如何伯豐言克去己私復此天理然後得其脩曰固是然要好言仁字處便有箇温和慈祥之意帶箇愛底道理下文便言親親爲大〔僩〕

問脩道以仁繼之以仁者人也何爲下面又添説義禮曰仁便有義如陽便有陰親親尊賢皆仁之事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箇差等這便是義與禮親親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僩〕

問仁亦只是道如何却説脩道以仁曰道是汎説[illegible]仁是切要底又問如此則道仁字是偏言底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如此説則此是偏言〔僩〕

問思脩身不可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曰此處却是倒看根本在脩身然脩身得力處却是知天知天是知至物格知得箇自然道理學若不知天便記得此又忘彼得其一失其二未知天見事頭緒多既知天了這裏便都定這事也定那事也定〔淳〕

思事親不可不知人知人只知知人則所之知不是思欲事親先要知人只是思欲事親更要知人若不好底人與它處豈不爲親之累知天是知天道

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脩身皆得其理矣問君之知與德性之知皆知也只是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真知故也〔謨〕

問知仁勇曰理會得底是知行得底是仁著力去做底是勇〔賀孫〕

問知仁勇之分曰大槩知底屬知行底屬仁勇是貫乎知勇於行又云生知安行以知爲主學知利行以仁爲主困知勉行以勇爲主〔蓋卿〕

問生知安行爲知學知利行爲仁困知勉行爲勇此豈以等級言耶曰固是蓋生知安行主於知而言不知如何行安行者只是安而行之不用着力然須是知得方能行也[illegible]學知利行主於行而言雖是學而知得然須是着意去力行則所學而知得者不爲徒知也[illegible]退思所謂三者皆兼知行而言大知固生知非生知何以能安而行至仁固力行非學知何以能利而行勇固是知行不可廢曰再問先生曰更須涵泳〔[illegible]錄〕

問中庸以生知安行爲知學知利行爲仁何也曰論語説仁者安仁便是説得仁高了知者利仁便是説得知低了此處説知便是仁在知中説得知大了蓋既是生知必能安行若是學知便是知得淺須是力行方始至仁處此便是仁在知外譬如論語説仁便是此聊直處説知便是橫處中庸説仁便是橫處説知便是直處而今且將語説錄出來看看這一邊了又去看那一邊便自見得不相礙[illegible]仁則力行工夫多知則致知工夫多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言皆可見〔人傑〕

問力行近乎仁又似勇者不懼恐思曰交互説都是三知都是知三行都是仁三近都是勇生知安行好學又是知學知利行力行又是仁困知勉行知恥又是勇〔淳〕

呂與叔好學近仁一段好〔賀孫〕

知恥如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既恥爲鄉人進學安得不勇

[illegible]曰是[illegible]勇方行得徹不留滯若無勇行不徹便是半塗而廢

所以中庸說知仁勇三者三者本是沒緊要物事然仁知了不是勇便行不到頭 僩

問爲天下有九經若論天下之事固不止此九件此但舉其可以常行而不易者否曰此亦大槩如此說然其大者亦不出此又問呂氏以有此九者皆德懷之事而刑不與焉豈以爲此可以常行而刑則期於無刑所以不可常行而不及之歟曰也不消如此說若說不及刑則禮樂亦不及此只是言其大者而禮樂刑政固已行乎其間矣又問養士亦是一大者不言何也曰此只是大槩說若如此窮則有甚了期若論養士如忠信重祿尊賢子庶民則教民之意固已具其中矣 僩

柔遠人作無忘賓旅 銖 古者爲之授節如照身憑子之類謹時度關皆給之因能授任以嘉其善謂願留於其國者也 賀孫

問來百工則財用足曰既有箇國家則百工所爲皆少不得都要用若百工聚則事事皆有豈不足以足財用乎 制

問餼廩曰餼牲餼也如今官員請受有生羊肉米即其給折送錢之類是也 賜

問送往迎來集注云授節以送其往已遠人來至去時有節以授之過所在爲照如漢之出入關者用繻唐謂之給過所 賜

問凡事豫則立以下四句只是汎舉四事或是包達道達德九經之屬曰此文言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天下之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遂言凡事豫則立則此凡事正指達道達德九經可知素定是指先立乎誠可知中庸方言所以行之者一不成忽突出一語言凡事也 銖

豫先知也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橫渠曰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又曰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皆一義也 僩

或問言前定則不跲曰句句有實不脫空也今人纔有一句言語不實便說不去 賜

事前定則不困閑時不曾做得臨時自是做不徹便至於困行前定則不疚若所行不前定臨時便易得屈折枉道以從人矣道前定則不窮這一句又包得大連那上三句都包在裏面是有箇妙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它人處置不得底事自家便處置得它人理會不得底事自家便理會得 僩

問反諸身不誠曰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以孝須是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爲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 賀

誠者天之道誠是實理自然不假修爲者也誠之者人之道是實其實理則是勉而爲之者也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便是誠反身而誠便是誠之反身只是反求諸己誠只是萬物具足無所虧欠 銖

問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曰誠是天理之實然更無纖毫作爲聖人之生其稟受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全是此理更不待修爲而自然與天爲一若其餘則須是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如此不已直待得仁義禮智與夫忠孝之道日用本分事無非實理然後爲誠有一毫見得與天理不相合便於誠有一毫未至如程先生說常人之畏虎不如曾被虎傷者畏之出於誠實蓋實見得也今於日用間若不實見得是天理之自然則終是於誠爲未至也 僩

問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之道也此言天理至實而無妄指理而言也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人之道也此言在人當有眞實無妄之知行乃能實此理之無妄指人事而言也蓋在天固有眞實之理在人當有眞實之功

聖人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無非實理之流行則聖人與天如一即天之道也未至於聖人必擇善然後能實明是善必固執然後實得是善此人事當然即人之道也程子所謂實理者指理而言也所謂實見得是實見得非者指見而言也此有兩節意曰如此見得甚善錄

中庸言天道處皆自然無節次不思不勉之類言人道處皆有下功夫節次擇善一與一節言天道如至誠之類皆有至字其次致曲之是人事又則微是外人信之古注說好錄

或問明善擇善何者爲先曰譬如十箇物事五箇善五箇惡須揀此是善此是惡方分明錄

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地頭所說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真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

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爲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先生屢說謹思之一句言思之不謹便有枉用工夫處燾

中庸言謹思之思之粗後不及固是不謹到思之過時亦是不謹所以他聖人不說深思不說別樣思却說箇謹思卓

或問篤行是有急切之意否曰篤厚也是心之懇惻錄

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問而弗知弗可謂下須當研窮到底使答者詞窮理盡始得僩

問博學之至明辨之是致知之事篤行則力行之事否曰然又問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皆是勇之事否曰此一段却只是虛說只是懸上面博學之五句反說起如云不學則已學之而有弗能定不休如云有不戰戰必勝矣之類也弗措也未是勇事到得後面說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方正是說勇處雖愚必明是致知之效雖柔必強是力行之效僩

以問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曰此是言下工夫人做得一分自己做百分銖

呂氏說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一段煞好皆是他平日做工夫底淳

廣卿問哀公問政章曰舊時只零碎解某自初讀時只覺首段尾與次段首意相接如云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都接續說去遂作一段看始得後因看家語乃知是本來只一段也中庸三十三章其次第甚密古人著述便是不可及此只將別人語言鬬湊成篇本末次第終始總合如此縝密賀孫

問中庸第二十章初看時覺行段散拾不得熟讀先生章句方始見血脈通貫處曰前輩多是逐段解去某初讀時但見思修身段後便繼以天下之達道五知此三者段後便繼以

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似乎相接續自此推去疑只是一章後又讀家語方知是孔子一時間所說處亦並獨此章今次讀章句乃知一篇首尾相貫只是說一箇中庸底道理曰固是它古人解做得這樣物事四散收拾將來及併合衆則便有箇次序如此其次序又自如此縝密廣

問或問引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目之且有爲善也誠虛爲惡也何實如之之語何也曰小人閒居爲不善是誠心爲不善也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爲善不誠因舉往年胡文定嘗以朱子發雖循僅皆是偏爲是所之濟夫天資要謹思云子發誠是僞爲如公卿却是至誠文定遊謝曰其何敢當至誠一字濟美却盛云子發是僞於爲善公却是至誠於爲惡也乃曰只此意明作

第二十一章

自誠明謂之性此性字便是性之也自明誠謂之教此教字是

學之也。此一字卻是轉一轉說，與首章天命之謂性、修道之
謂教二字義不同。[illegible]
自誠明，性之也；自明誠，反之也。轉一轉說，天命之謂性。以下舉
體統說。僩
自誠明，謂之性，誠，實然之理，此堯舜以上事。學者則自明誠，謂
之教，明此性而求實然之理。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非使人
明此理。此心當提撕喚起，常自念性如何善，因甚不善，人皆
可為堯舜，我因甚做不得。立得此後，觀書亦見理，靜坐亦見
理，森然於耳目之前。學蒙
以誠而論明，則誠明合而為一；以明而論誠，則誠明分而為二。[illegible]

第二十二章

或問：「如何是唯天下至誠？」曰：「唯天下至誠，言其心中所存是天下
至誠，非止一家一國而已。不須說至于實理之極，才說箇至
字，則是前面有未誠底事，截此是說聖人，不說道箇不實底，
況聖人亦非向有未實處到這裏方實也。贊化育，與天地參，
是說地頭。」銖
唯天下至誠，言做出天下如許大事底本領子至極也，如易至
神、至變。方
問：「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一段，且如性中有這仁，便真箇盡
得仁底道理；性中有這義，便真箇盡得義底道理。」云云。曰：「如
此說盡說不著。且如仁能盡父子之仁，推而至於宗族，亦無
有不盡；又推而至於鄉黨，亦無不盡；又推而至於一國，至於
天下，亦無有不盡。若只於父子上盡其仁，不能推之於宗族，
便是不能盡其仁；能推之於宗族，而不能推之於鄉黨，亦是
不能盡其仁；能推之於鄉黨，而不能推之於一國天下，亦是
不能盡其仁；能推於己，而不能推於彼；能盡於甲，而不能盡
於乙，亦是不能盡。且如十件事，能盡得五件，而五件不能盡，
亦是不能盡。如兩件事，盡得一件，而一件不能盡，亦是不能
盡。只這一事上，能盡其初，而不能盡其終，亦是不能盡；能盡
於蚤，而不能盡於莫，亦是不能盡。就仁上推來，只如此。義禮
智莫不然。然自家一身也，如何做得許多事？只是心裏都有
這箇道理。且如十件事，五件事是自家平生曉得底，或曾做
來；那五件平生不曾識也，不曾做，卒然至面前，自家雖不曾
做，然既有此道理，便識得破，都處置得下，無不盡得這箇道
理。如能盡人之性，人之氣稟有多少般樣，或清或濁，或昏或
明，或賢或鄙，或壽或夭，隨其所賦，無不有以全其性而盡其
宜，更無些子欠闕處。是它元有許多道理，自家一一都要處
置教是。如能盡物之性，如鳥獸草木有多少般樣，亦莫不有
以全其性而遂其宜。所以說：『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人物之
性。』蓋聖人通身都是這箇真實道理了，拈出來便是道理：東
邊拈出，東邊也是道理；西邊拈出，西邊也是道理。如一斛米，
初間量有十斗，再量過也有十斗，更無些子少欠。若是不能
盡其性，如元有十斗，再量過卻只有七八斗，少了三二斗，便
是不能盡其性。天與你許多道理，本自具足，無些子欠闕，只
是人自去欠闕了它底。所以中庸難看，便是如此。須是心地
大段廣大，方看得出；須是大段精微，方看得出；精密而廣闊，
方看得出。」或曰：「中庸之盡性，即孟子所謂盡心否？」曰：「只差些
子。」或問差處。曰：「不當如此問。今夜且歸去與眾人商量，曉得
箇至誠能盡人物之性分曉了，卻去看盡心，少間差處自見
得，不用問。如言黑白，若先識得了，同異處自見。只當問黑白，
不當問黑白同異。」久之，又曰：「盡心是就知上說，盡性是就行
上說。」或曰：「能盡得真實本然之全體，是盡性；能盡得虛靈知
覺之妙用，是盡心。」曰：「然。盡心就所知上說，盡性就事物上說。
事事物物上各要盡得它道理，較零碎；盡心則渾淪。」[illegible]
[illegible] 又問：「盡心了，方能盡性否？」曰：「然。孟子
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便是如此。」僩 [illegible]

問至誠盡性盡人盡物如何是盡曰性便是仁義禮智盡云者
無所往而不盡也盡於此不盡於彼非盡也盡於外不盡於
內非盡也盡得這一件那一件不盡不謂之盡盡得頭不盡
得尾不謂之盡如性中之仁施之一家而不能施之宗族施
之宗族不能施之鄉黨施之鄉黨不能施之國家天下皆是
不盡至於盡禮盡義盡智亦如此至於盡人則凡或仁或鄙
或夭或壽皆有以處之使之合得其所至於盡物則鳥獸蟲
魚草木動植皆有以處之使之各得其宜盡性盡人盡物大
槩如此又問盡心亦是如此否曰未要說同與不同且須自
看如何是心如何是性便自見得不同處如問白黑其分語
取那箇是白那箇是黑則不必問而自能知其不同矣因曰
若說大槩則盡心是知盡性是行盡心是見得道理通盡
性是於零碎事物上見盡心是見得許多條緒都在這裏
盡性則要隨事看無一之或遺且如人之一身雖未便要[illegible]

許多事十事盡得五事其餘五事心在那上亦要盡其他
事力未必能爲而有能爲之理亦是盡也至誠之人通體皆
是實理無少欠闕處故於事事物物無不盡也 僩
問至誠盡人物之性是曉得盡否曰非特曉得盡亦是要處之
盡其道若凡所以養人教人之政與夫利萬物之政皆是也
故下文云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矣若只明得盡如何
得與天地參去這一箇是無不得底故曰與天地參而爲三
矣 僩
盡人性盡物性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善底
只在那裏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復
其善底物稟得氣偏了無道理使開通故無用教化盡物性
只是所以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它所明處亦
只是這箇善聖人便是用他善底如馬悍者用鞭策亦可乘
然物只到得這裏此亦是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
之也如虎狼便只得陷而殺之驅而遠之 卓
盡己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在兄弟則愛之類己無
一之不盡盡人之性如黎民時雍各得其所盡物之性如鳥
獸草木咸若如此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皆是實事非私心
之做像也 僩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只是恁
地貫將去然却有箇則字在 節
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中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爲各自
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種必用
人水能潤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熯物而薪爨必用人財成
輔相須是人做非贊助而何程先生言參贊之義非謂贊助
此說非是 僩
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蓋天下事有不恰好處被聖人做得都好
丹朱不肖堯則以天下與舜洪水氾濫舜尋得禹而民得安
居桀紂暴虐湯武起而誅之

程子說贊化處謂天人所爲各自有分說得好 廣
問惟天下至誠惟能盡其性曰此已到到處說著須如此說又
須分許多節次只聖人之至誠一齊俱備中庸於此皆分作
兩截言至誠則渾然天成更無可說如下文却人云誠之者
人之道其次致曲曲能有誠皆是教人做去如至誠無息一
段諸儒說多不明却是古注是此是聖人之至誠天下久則
見其如此非是聖人如此節次雖堯舜之德亦久方著於天
下問贊化育常人如何爲得曰常人雖不爲得亦各有之曰
此事惟君相可爲曰固然以下亦有其分如作邑而禱雨之
類皆是 [illegible]
問中庸兩處說天下之至誠而其結語一則曰贊天地之化育
一則曰知天地之化育贊與知兩字如何分曰上面一段是從
裏面說出後段是從下而說上如脩道之謂教也立天下之

大本是靜而無一息之不中知化育則知天理之流行 胡氏曰或問贊化育與知化育何如曰盡其性者必能盡人物之性以贊天地之化育贊者是從下面說上去知化育是之後是也云云

第二十三章

其次致曲先生云只緣氣稟不齊若至誠盡性則渾然使渾化不待如此矣

曲是氣稟之偏如稟得木氣多便溫厚慈祥從仁上去發便不見了發強剛毅就上推長充擴推而至於極便是致氣稟篤於孝便從孝上致曲使吾之德渾然是孝而無分毫不孝底事至於動人而變化之則與至誠之所就者無殊 㬅

劉潛夫問致曲曰只爲氣質不同故發見有偏如至誠盡性則全體著見次於此者未免爲氣質所隔只如人氣質溫厚其發見者必多是仁仁多便侵却那義底分數氣質剛毅其發見者必多是義義多便侵却那仁底分數因指面前燈籠曰

且如此燈乃本性也未有不光明若氣質不同便如燈籠用厚紙糊燈便不甚明用薄紙糊燈便明似紙厚者用紗糊其燈又明矣撤去燈籠則燈之全體著見其理正如此也 敬

問致曲曰須件件致去如孝如悌如仁義須件件致得到誠處始得 賜

問致曲曰曲是逐事上着力事事上推致其極如事君則推致其忠事親則推致其孝與人交則推致其信此逐事上推致其極 仁父

問致曲莫是就其所長上推致否曰不只是所長謂就事上推致且如事父母便就這上致其孝處兄弟便致其恭敬交朋友便致其信此所謂致曲也能如此推致則能誠矣不是全體只是一曲 合

問致曲是就偏曲處致力否曰如程子說或孝或弟或仁或義所偏發處推致之各造其極也問如此恐將來只就所偏處成就曰不然或仁或義或孝或弟更互而發便就此做致曲工夫 淳

問致曲伊川說從一偏致曰須件件致去如孝弟須件件致得到誠孝誠弟處如仁義須件件致到仁之誠義之誠處 賀孫

問其次致曲注所謂善端發見之偏如何曰人所稟各有偏善或稟得剛強或稟得和柔各有一偏之善若就它身上更求其它好處又不能如此所以就其善端之偏而推極其全惻隱羞惡是非辭遜四端隨人所稟發出來各有偏重處是一偏之善 寓

問其次致曲是就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如何曰這是就善端發見於此便就此上推致以造其極發見於彼便就彼上推致以造其極非是止就其發見一處推致之也如孟子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此正是致曲處東坡文中有一處說得甚明如從此惻隱處發便從此發見處推至其極從羞惡處發便就此發見處推至其極孟子所謂廣充其四端是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明著動變積而至於能化亦與聖人至誠無異矣 銖

問致曲曰伊川說得好將曲專做好處所以云或仁或義或孝或弟就此等處推致其極又問或謂相作隨其所稟而以伊川之言爲未盡不可專就偏厚說者如何曰不知攜將何故如此說或曰所稟自應有厚薄或厚於仁或厚於義須是推致教它恰好則亦不害爲厚薄矣曰然也有這般處然觀其下文曲能有誠一句則專是主好說蓋上章言盡性則統體都是誠了所謂誠字連那盡性都包在裏面合下便就那根頭一盡都盡更無纖毫欠闕處其次致曲則未能如此須是就事上推致其誠逐旋做將去以至於盡性也曲能有誠一句猶言若曲處能盡其誠則誠則形形則著云云也蓋曲處若不能有其誠則其曲之發見者或存或亡終不能實有諸己故須就此一偏發見處便推

致之使有誠則不失也又問明動變化伊川以君子所過者化解動字是知那變化二字都說在裏面否曰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瑕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 僩

問前夜與直卿論致曲一段或問中舉孟子四端擴而充之直卿以爲未安既是四端安得謂之曲曰四端先後互發豈不是曲孟子云知皆擴而充之則自可見若謂只有此一曲則是夷惠之偏如何得該徧聖人具全體一齊該了然而當用時亦只是發一端如用仁則義禮智如何上來得問聖人用時雖發一端然其餘只平鋪在要用即用不似以下人有先後間斷之異須待擴而後充曰然又問顏曾以下皆是致曲曰顏子體段已具曾子却是致曲一一推之至答一貫之時則渾合矣問所以必致曲者只是爲氣禀偏必待因事遜扣發見曰然又問程子說致曲云於偏勝處發似未安如此則專主一偏矣曰此說甚可疑須於事上論不當於人上論 學

問其次致曲與易中納約自牖之意亦略相類納約自牖是因人之明而導之致曲是因己之明而推之是如此否曰正是如此 輔

元德問其次致曲曰凡事皆當推致其理所謂致曲也如事父母便來這裏推致其孝事君便推致其忠交朋友便推致其信凡事推致便能有誠曲不是全體只是一曲人能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則能貫通乎全體矣 輔

子武問曲能有誠若此句屬上句意則曲是能有誠若是屬下句意則曲若能有誠則云云此有二意不知孰穩曰曲也是能有誠但要之不若屬下意爲善又問誠者自成道者自道曰自成是就理說自道是就我說有這實理所以有此物誠者所以自成也道却在我自道 義剛

曲能有誠有誠則不曲矣蓋誠者圓成無欠闕者也 方

明則動伊川云明故能動人也 [illegible]

仲思問動非明則無所之明非動則無所用曰徒明不行則明無所用空明而已徒行不明則行無所向冥行而已 伯羽

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動與變化皆主乎外而言之 [illegible]

第二十四章

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曰在我無一毫私僞故常虛明自能見得如禎祥妖孽與蓍龜所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但人不能見耳聖人至誠無私僞所以自能見得且如蓍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至誠人却不能見也 銖

第二十五章

問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曰誠者是箇自然成就底道理不是人去做作安排底物事道自道者道却是箇無情底道理却須是人自去行始得這兩句只是一樣而義各不同何以見之下面便分說了又曰誠者自成如這箇草樹所以有許多根株枝榦者便是它實有所以有許多根株枝葉條榦這箇便是自成是你自實有底如人便有耳目鼻口手足百骸都是你自實有底道理是自然底道理然却須你自去做始得 僩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上句是孤立懸空說這一句四旁都無所倚靠蓋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則有是地如無是實理則便沒這天也沒這地凡物都是如此故云誠者自成蓋本來自成此物到得道自道便是有這道在這裏人若不自去行便也空了賀孫問既說物之所以自成下文又云誠以心言莫是心者物之所存主處否曰誠以心言者是就一物上說凡物必有是心有是心然後有是事下面說誠者物之終始是解誠者自成一句不誠無物已是說著道自道一句了蓋人則有不誠而理則無不誠者恁地說得前後文意相應 賀孫

問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兩句語勢相似而先生之解不同上句工夫在誠字上下句工夫在行字上曰亦微不同自成若只做自道解亦得某因言妄意謂此兩句只是說箇爲己不得爲人其後却說不獨是自成亦可以成物先生未答久之復曰某舊說誠有病蓋誠與道皆泊在誠之爲貴上了後面却便是說箇合内外底道理若如舊說則誠與道成兩物也 䕫孫

問誠者自成便是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而道自道便是道不可離如何曰也是如此誠者物之終始說得來好 廣

誠者自成也下文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二句便解上一句實有是理故有是人實有是理故有是事 燾

誠者物之終始徹頭徹尾 方

問誠者物之終始看來凡物之生必實有其理而生及其終也亦是此理合到那裏盡了曰如人之生固具此理及其死時

此理便散了因問朝聞夕死程子云皆實理也又云實理者合當決定是如此爲子必孝爲臣必忠決定是如此了 季

誠者物之終始猶言體物而不可遺此是相表裏之句從頭起至結局便是有物底地頭著一些急不得又曰有一尺誠便有一尺物有一寸誠便有一寸物 高

蓋卿嘗言誠字甚大學者未容驟語道夫以爲誠者物之終始學之士所當盡心而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亦不過如此正所謂徹上徹下之理也一日以語曾文進叔曾曰如何曰誠者實然之理而已曾曰也說實然之理未得誠則實便有實來做誠却不是因其以告先生曰也未可恁地執定說了誠有主事而言者有主理而言者蓋不誠無物是事之實然至於參贊化育則便是實然之理 道夫

問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實有是理而後有是物否曰且看他聖人說底正文語脈蓋誠者物之終始却是事物之實理始終無有間斷自開闢以來以至人物消盡只是如此在人之心苟誠實無僞則徹頭徹尾無非此理一有間斷則就間斷處即非誠矣如聖人至誠便是自始生至没身首尾是誠顏子不違仁便是自三月之初爲誠之始三月之末爲誠之終三月以後便不能不間斷矣日月至焉只就至焉時便爲終始至焉之外即間斷而無誠無誠即無物矣不誠則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是雖謂之無耳目可也且如祔自既灌而往不欲觀是方灌時誠意存焉即有其祭祀之事物及其誠意一散則雖有升降威儀已非所以爲祭祀之事物矣 大雅〇問既灌而往云云一不誠雖有物猶無物 如自灌以後意一念之不誠雖有物也無物

誠者物之終始來處是誠去處亦是誠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且如而今對人說話人若句句說實皆自心中流出這便是有物若是脫空誑誕不說實話雖有兩人相對說話如無物也且如草木自萌芽發生以至枯死朽腐歸土皆是有此實理方有此物若無此理安得有此物 僩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便實通乎物之終始若不誠則雖爲其事與無事同 [illegible]

誠者物之終始以理而言不誠無物以人而言不誠則有空闕有空闕則如無物相似 燾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者事之終始不誠由不曾做得事相似且如讀書讀一遍至三遍無心讀四遍至七遍方有心讀八遍又無心則是三遍以下與八遍如不曾讀相似 節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如讀書半版以前心在書上則此半版有終有始半版以後心不在焉則如不讀矣 義剛

誠者物之終始物之終始皆此理也以此而始以此而終物未也亦是此物不誠無物以在人者言之謂無是誠則無是物如視不明則不能見是物聽不聰則不能聞是物謂之無物亦可又如鬼怪妖邪之物吾以爲無便無亦是

物及以身來便與章句不合然亦有之○節明

正淳問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是汎說或君子誠之爲貴此却說從人上去先生於不誠無物一句亦以人言何也曰誠者物之終始此固汎說若是不誠無物這箇不字是誰不它須是有箇人不它方得賜

問誠者物之終始恐是就理之實而言不誠無物恐是就人心之實而言曰非也如兩句通理之實人之實而言有是理則有是物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是此理而爲未有無此理而有此物也無是理則雖有是物若無是物矣蓋物之終始皆實理之所爲也下文言君子誠之爲貴方說人當實乎此理而言大意若曰實理爲物之終始無是理則無是物故君子必當實乎此理也銖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做萬物看亦得就事物上看亦得物以誠爲體故不誠則無此物終始是徹頭徹尾底意問或問中云自其間斷之後雖有其事皆無實之可言何如曰此是說不誠無物如人做事未做得一半便棄了即一半便不成

問楊氏云四時之運已即成物之功廢曰只爲有這些子如無這些子其機關都死了再問爲其至誠無息所以四時行百物生更無已時此所以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曰然賀孫

問不誠無物曰誠實也且如人爲孝若是不誠恰似不曾識便是事底骨子節

或問不誠無物曰誠實也且如爲孝若不實孝便是空說無這孝了便是不誠無物

或問不誠無物曰孝而不誠於孝則無孝弟而不誠於弟則無弟推此類可見誠只是實然之理然有主於事而言者有主於理而言者主於事而言不誠無物是也主於理而言若天地化育之類是也

不誠無物人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今人做事若初間有誠意到半截後意思懶散謾做將去便只是前半截有物後半截無了若做到九分這一分無誠意便是這一分無功

問不誠無物曰實有此理便實有此事且如今日向人說我在東邦走在西說在這一邊却自在那一邊便都成妄誕了錄

問不誠無物曰不誠實則無此事矣如不雨言雨不晴言晴既無誠實却似不曾言一般錄

誠者物之終始指實理而言君子誠之爲貴指實心而言僩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此自成字與前面不同蓋怕人只說自成故言非自成己乃所以成物故成己便以仁言成物便以知言蓋成己成物固無內外之殊但必先成己然後能成物此道之所以當自行也夔

問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曰誠雖所以成己然在我眞實無僞自能及物自成己言之盡己而無一毫之私僞故曰仁自成物言之因物成就而各得其當故曰知此正與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相反然聖賢之言活當合隨其所指而言則四通八達矣仁如克己復禮皆是知如應變曲當皆是銖

問成己合言知而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曰克己復禮爲仁豈不是成己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豈不是成物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壽昌

成己仁也是體成物知也是用學不厭知也是體教不倦仁也是用僩

學不厭所以成己而成己之道在乎仁教不倦所以成物而成物之功由乎知因論呂氏中庸解語者自成章未畢論壽卜此語○方

問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成物如何說知曰須是知運用方成得物問時措之宜是顏子稷閉戶纓冠之義否曰亦有此意須是仁知具內外合然後有箇時措之宜又云如平常無事時是一般處置倉卒緩急時又有一樣處置賜

第二十六章

問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果兩分別否曰不息只如言無息 游揚
氏分無息爲至誠不息所以體乎誠非是 銖
問久則徵徵是徵驗發見於外否曰除是久然後有徵驗只一
日兩日工夫如何有徵驗 賀孫
或問以存諸中者而言則悠久在高明博厚之前見諸用者而
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如何曰此所以爲悠久也若始
初悠久末稍不悠久便是不悠久矣 壽
博則能厚節
問悠久博厚高明曰此是言聖人功業自數則悠遠至博厚高
明無疆皆是功業著見如此故鄭氏云聖人之德著于四方
又致曲章明則動諸說多就性分上理會惟伊川云明則動
是誠能動人也又說著則明如見面盎背是著若明則人所
共見如令聞廣譽施於身之類 僩
問至誠無息一章自是聖人與天爲一處廣大精微學者至此

不免有望洋之歎曰亦不須如此豈可便道自家終不到那
田地只是分別義理令分明旋做將去問悠遠博厚高明章
句中取鄭氏說謂聖人之德著于四方豈以聖人之誠自近
而遠自微而著如書稱堯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者乎曰亦須
看它一箇氣象自至誠無息不息則久積之自然如此 僩
至誠無息一段鄭氏曰言至誠之德著於四方是也諸家多將
做進德次第說只一箇至誠已該了豈復更有許多節次不
須說入裏面來古註有不可易處如非天子不議禮一段鄭
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甚簡當 祖道
問博厚高明悠久六字先生解云所積者廣博而深厚則所發
者高大而光明是逐字解至悠久二字却只做一箇說了廉
下文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則悠與久字
其義恐亦各別先生良久曰悠長也悠是自今觀後見其無
終窮之意久是就他骨子裏說鎮常如此之意是早又云

夜思量下得兩句悠是據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在 廣
氏說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
得不明此兩句甚善章句中雖是用他意然當初只欲解簡
故反不似他說得分曉譬如爲臺觀須是大做根基方始上
面可以高大又如萬物精氣蓄於下者深厚則其發越於外
者自然光明 廣
或問天昭昭之多曰昭昭小明也管中所見之天也是天體地
大底也是天節
問天斯昭昭是指其一處而言及其無窮是舉全體而言向來
將謂天地山川皆因積累而後致曰舉此全體而言則其氣
象功效自是如此 銖
天地山川由積累而後大讀中庸者不可以辭害意耳 振
問純亦不已曰純便不已若有間斷便是駁雜 壽

第二十七章

大哉聖人之道此一段有大處做大處有細密處做細密處有
渾淪處做渾淪處 方
或問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曰即春生夏長秋收冬藏
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方是聖人之道峻
極于天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 時舉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大哉皆是天道流行發見爲用處 僩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一事不可欠闕才闕一事便是
於全體處有虧也 佛釋之學只說道無不在無適非道只此便了若有一二事差也不妨 人傑
聖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將去老佛之
學則說向高遠處去故都無工夫了聖人雖說本體如此及
做時須事事著實如禮樂刑政文爲制度觸處都是體用動
靜互換無端都無少許空闕處若於此有一毫之差則便於
本體有虧欠處也洋洋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洋洋是流動
充滿之意 賀

問若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曰至德固是誠但此章却滚了誠
說若更來說又亂了蓋它此處且是要說道非德不凝而下
文遂言脩德事或問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壽[illegible]
舜不問子孫之盛孔子不享祿位之榮何也曰此或非常理
今所說乃常理也因言董仲舒云固當受祿于天雖上面疊
說將來不好只轉此句意思儘佳 賀孫
德性猶言義理之性曰然 [illegible]
不尊德性則懈怠弛慢矣學問何從而進 僩
問如何是德性如何可尊曰玩味得却來商量 道夫
廣大似所謂理一精微似所謂分殊 僩
致廣大謂心胷開闊無此疆彼界之殊極高明謂無一毫人欲
之私以累於己纔汩於人欲便卑汙矣 [illegible]
問高明是以理言中庸是以事言否曰不是理與事極高明是
言心道中庸是言學底事立心超乎萬物之表而不為物所

累是高明及行事則恁地細密無過不及是中庸 [illegible]
問致廣大章句以為不以一毫私意自蔽極高明是不以一毫
私欲自累豈以上面已說尊德性是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
之大故於此畧言之歟曰也只得如此說此心本廣大若有
一毫私意蔽之便狹小了此心本高明若以一毫私欲累之
便卑汙了若能不以一毫私意自蔽則其心開闊都無此疆
彼界底意思自然能致廣大惟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其心
峻潔決無汙下昏冥底意思自然能極高明因舉張子言曰
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 廣
問章句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如何是私
意如何是私欲曰私意是心中發出來要去做底今人說人
有意智但看此意字便見得是小所以不廣大私欲是耳目
鼻口之欲今纔有欲則昏濁沉墜即不高明矣某解此處下
這般字義極費心思 [illegible]

問注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意是心之所
發處言欲是指物之所接處言否曰其本意解廣大高明不
在接物與未接物上且看何處見得高明廣大氣象此二句
全在自蔽與自累上蓋為私意所蔽時這廣大便被他隔了
所以不廣大為私欲所累時沉墜在物欲之下故卑汙而無
所謂高明矣 [illegible]
問楊氏說極高明而不知中庸之為至則道不行此知者過之
也尊德性而不知道問學則道不明此賢者過之也恐說得
不相似否曰極高明是説行處説言不為私欲所累耳楊氏
將作知說不是大率楊氏愛將此等處作知說去 [illegible]
極高明須要道中庸若欲高明而不道中庸則將流入於佛老
之學且如儒者遠庖廚佛老則好高之過遂至戒殺食素儒
者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他是過於高明遂至絕人倫及欲割

己恵人之屬如陸子靜天資甚麼高明却是不道中庸後其
學便誤人某嘗說陸子靜說道理有箇黑腰子其初說得
劃地是好聽少間到那緊處時又却藏了不說又別尋一箇
頭緒瞞昧將去起來所以人都捉他那緊處不着 [illegible]
問極高明而道中庸心體高明如天超然於萬物之上何物染
著得他然其行於事物之間如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雖聖人
亦不免此但盡其當然而已曰纔說得不免字便是聖人只
勉強為此其說近於佛老且更子細看這一句 [illegible]
溫故而知新溫故有七分工夫知新有三分工夫其實溫故則
自然知新上下五句皆然 [illegible]
敦厚者本自厚就上更加增益底工夫 [illegible]
敦厚皆宗禮厚是資質恁地朴實敦是愈加他重厚此是培其
基本 [illegible]
溫故只是存得這道理在便是所以尊德性敦厚只是箇朴實頭亦

是尊德性 祖道

問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而與以字義如何曰溫故自知新而若順詞也敦厚者又須當崇禮始得以者反說上去也世固有一種人天資純厚而不曾去學禮而不知禮者 廣

問德性問學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據或問中所論皆具大小二意如溫故恐做不得大者曰說知新言之便是新來方理會得那枝分節解底舊來已見得大體與他溫柔去亦有大小之意敦厚以崇禮謂質厚之人又能崇禮如云質直而好義

問高明中庸龜山每譏王氏心迹之判曰王氏處已處人之說固不是然高明中庸亦須有箇分別 賀孫

文蔚以所與李守約答問書請教曰大槩亦是如此只是尊德性功夫却不在紙上在人自做自尊德性至敦厚凡五件皆是德性上工夫自道問學至崇禮皆是問學上工夫須是横截斷看問學功夫節目却多尊德性功夫甚簡約且如伊川

只說一箇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只是如此別更無事某向來自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見未是上面一截便是一箇坯子有這坯子學問之功方有措處文蔚曰昔人多以前面三條分作兩截至溫故而知新却說是問學事敦厚以崇禮却說是尊德性事惟先生一徑截斷初若可疑子細看來却甚精密曰溫故大段省力知新則所造益深敦厚者德性上事纔說一箇禮字便有許多節文所以前面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禮之節文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却是上面事下學上達雖是從下學始要之只是一貫 敞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何謂尊曰只是把做一件物事尊崇擡奉它何謂道曰只是行如去做也相似這十件相類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只是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只是道問學如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道問學而不尊德性則 云云 尊德性而不道問學則 云云

爲學纖毫絲忽不可不察若小者分明大者越分明如中庸說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大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細也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此是大者五事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此是小者五事然不先立得大者不能盡得小者此理愈說愈無窮言不可盡如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亦此理千蹊萬壑所流不同各是一川須是知得然其理則一 賜

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是一頭項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是一頭項蓋能尊德性便能道問學所謂本得而末自順也其餘四者皆然本即所謂禮儀三百末即所謂威儀三千三百即大德敦化也三千即小德川流也 謨

聖賢之學事無小大道無精粗莫不窮究無餘至如事之切身者固未嘗不加意而事之未爲緊要亦莫不致意焉所以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

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這五句十件事無些子空闕處又云聖賢所謂博學無所不學也自吾身所謂大經大本以至天下之事事物物甚而一字半字之義莫不在所當窮而未始有不消理會者雖曰不能盡究然亦只得隨吾聰明力量理會將去久久須有所至豈不勝全不理會者乎若截然不理會者雖物過乎前不識其名彼亦不管豈窮理之學哉 壽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一段曰此本是兩事細分則有十事其實只兩事兩事又只一事只是箇尊德性却將箇尊德性來道問學所以說尊德性而道問學也 枅

尊德性而道問學至敦厚以崇禮自有十件了固是一般然又須有許多節奏方備非如今人云略見道理了便無功夫可做也 璘

尊德性道問學一段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兩邊做功夫都不偏

問溫故如何是存心之屬曰言涵養此已知底道理常在我也道中庸何以是致知之屬曰行得到恰好處無些過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事事件件理會得到一箇恰好處方能如此此足以見知與行互相發明滋養處又問其言足以興與如何言興起在位曰此古注語興如興賢興能之興倍與背同言忠於上而不背叛也銖

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此五句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皆是細密工夫尊德性故能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溫故是溫習此敦厚是篤實此道問學故能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其下言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舉此數事言大小精粗一齊理會過貫徹了後盛德之效自然如此闕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行意在先擇善而固執知意又在先如何曰此便是互相為用處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是言道體之大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之細處只章首便分兩節來故下文五句又相因尊德性至敦厚此上一截便是渾淪處道問學至崇禮此下一截便是詳密處道體之大處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若有上面一截而無下面一截只管道是我渾淪更不務致知如此則茫然無覺若有下面一截而無上面一截只管要纖悉皆知更不去行如此則又空無所寄如有一般人實是敦厚淳朴然或箕踞不以為非便是不崇禮若只去理會禮文而不敦厚則又無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便是敦厚以崇禮淳

廣謂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是指道體之形於氣化者言之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是指道體之形於人事者言之雖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然必待人然後行曰如此說也得只說道自能如此也得須看那優優大哉底意思盡二千三百之儀聖人之道無不充足其中略無些子空闕處此便是語小天下莫能破也廣云此段中間說許多存心與致知底工夫了末後卻只說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此所以為中庸之道曰固是更須看中間五句逐句兼小大言之與章首兩句相應工夫兩下皆要到尊德性而道問學此句又是總說又問二十九章君子之道本諸身以下廣看得第一第二句是以人已對言第三第六句是以古今對言第四第五句是以隱顯對言不知是否曰也是如此考諸三王而不繆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楷釋子所謂以過去未來言也後面說知天知人處雖只舉後世與鬼神言其實是總結四句之義也中庸自首章以下多是對說將來不知它古人如何做得這樣文字直是恁地整齊因言某舊年讀中庸都心煩看不得且是不知是誰做若以為子思做又卻時復有箇子曰字更沒理會處廣[illegible]

[illegible]段云蓋其解性讀書須先理會得言語分曉了方去涵泳它義理後來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取夫子之說著為此書[illegible]沉潛反覆逐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一篇其擺布得來直恁麼細密又如太極圖說[illegible]方見得他[illegible]如此[illegible]來讀者如其用功如是之至否[illegible]人如何看得但未知後

問居上不驕是指王天下者而言否曰以下章君子之道觀之可見銖

聖人說話中正不偏如禁著兩手皆有數不可謂一邊有道理一邊無道理它人議論才主張向一邊便不信那邊有淵

[illegible]

第二十八章

鄭說成解非天子不議禮云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然後可君解經得如此簡而明方好賀孫

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
謂賤而好自專居周之世而欲行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之世
反古之道道即指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議禮所以制行故行
同倫制度所以爲法故車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同文問
章句云倫是次序之體如何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禮如
辨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體皆是天子制
此禮通天下共行之故其次序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也
問中庸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注云文書名也何以謂
之書名曰如大字喚做大字上字喚做上字下字喚做下字
此之謂書名是那字底名又問數處小節曰不必泥此等處
道理不在這樣處便縱使有道理亦有幾何如看此兩段須
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闊處非天子不議禮不
制度不考文只看此數句是甚麼樣氣象若使有毛芥受命
而得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天下事一齊被他改換一

番其切近處則自他一念之微而無不合理之至其功用之大
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剪截裁成乃截然而不可犯須先看
取這樣大意思方有益而今區區執泥於一二段緊要字之
間果有何益又曰考文者古者人不甚識字字易得差所以
每歲一番使大行人之屬巡行天下考過這字是正與不正
這般事有十來件每歲如此考過都匝了則三歲天子又自
巡行一番須看它這般做作處僴

第二十九章

問王天下有三重章曰此章明白無可商量但三重說者多耳
銖曰呂氏以三重爲議禮制度考文無可疑曰但下焉者人
亦多疑公看得如何銖曰只據文義上焉者指周公以前如
夏商之禮已不可考下焉者指孔子雖有德而無位又不當
作亦自明白諸說以下焉者爲霸者之事不知霸者之事安
得言善曰如此說却是銖

問建諸天地而不悖以二下文例之此天地似乎是形氣之天
地盖建諸天地之間而其道不悖於我也曰此天地只是道
耳謂吾建於此而與道不相悖也銖
問質諸鬼神而無疑只是龜從筮從與鬼神合其吉凶否曰亦
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鬼神之理問君子之道本諸身章句
中云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如何曰君子指在上之人
上章言雖有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就那身上說只做得
那般事者銖

第三十章

問下襲水土是因土地之宜否曰是所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無往而不安敬
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敦化底出來這便如忠恕忠
便是做那恕底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中便是大德
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自古亘今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天高

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聖人做出許多文章制度禮樂顛來倒去都只是這一箇道
理做出來以至聖人之所以爲聖賢人之所以爲賢皆只是
這一箇道理人若是理會得這源頭只是這一箇物事許多
頭項都有歸着如天下雨一點一點都著在地上僴
問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是說聖人如天地之大否曰此是巧
說聖賢之言不如此此章言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
天時下襲水土此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此皆言聖人功夫譬如天地之
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是言
聖人之德如天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
德川流大德敦化是言天地之大如此言天地則見聖人

第三十一章

問至誠至聖如何分曰至聖至誠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其德
之發見乎外者故人見之但見其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

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至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其見於外者如此至誠則是那裏面骨子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此三句便是骨子那箇聰明睿知卻是這裏發出去至誠處非聖人不自知至聖則外人只見得到這處自溥博如天至莫不尊親

燾或曰至誠至聖亦可以體用言否曰體用也不相似只是說得表裏僩

安卿問仁義禮智之智與聰明睿知想是兩樣禮智是自然之性能辨是非者睿知是說聖人聰明之德無所不能者曰便只是這一箇物事禮智是通上下而言睿知是充擴得較大爐中底便是那禮智如睿知則是那照天燭地底聰明睿知足有臨也某初曉那臨字不得後思之大緊是有過人處方服得人且如臨十人須是強得那十人方得至於百人千人萬人皆然若臨天下便須強得天下方得所以道是亶聰明作元后又曰天生聰明又曰聰明文思又曰聰明時憲便是大故地要那聰明僩

春只訓通對知而言知是體春是深通處銖

問文理密察龜山解云理於義也曰便是怕如此說這一句了未得又添一句都不可曉此是聖人於至纖至悉處無不謹審且如一物初破作兩片又破作四片若未恰好又破作八片只管詳密文是文章如物之文縷理是條理每事詳密審察故曰足以有別賜

聰察便是知強毅便是勇椊

溥博淵泉溥周徧博宏大淵深沉泉便有箇發達不已底意道夫

問至誠章言如天如淵至誠章其天其淵不同何也曰此章當以表裏觀之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為德也以德而言則外人觀其表但見其如天如淵誠所以為德故自家裏面卻真箇是其天其淵惟其如天如淵故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而親之謂自其表而觀之則易也惟其天其淵故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之謂自其裏而觀之則難也柯

問上章言溥博如天淵泉如淵下章只言其淵其天章句中云不但如之而已如何曰此亦不是兩人事上章是以聖言之聖人德業著見於世其盛大自如此下章以誠言之是就實理上說其淵其天實理自是如此僩

第三十二章

魏村仲問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以下曰從上文來經綸合是用立本合是體問知天地之化是與天地合否曰然又問四強哉矯欲駢合為一曰不然大雅云此是說強底體段若做強底工夫則須自學問思辨始曰固是智仁勇須是智能知仁能守斯可言勇不然則恃箇甚獻

問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如何曰猶治絲者先須逐條理其頭緒而分之所謂經也然

後比其類而合之如打條若必取所分之緒比類而合為一所謂綸也天地化育如春夏秋冬日月寒暑無一息之差知化者真知其必然所謂知者言此至誠無偽有以默契也肫肫其仁者人倫之間若無些仁厚意則父子兄弟皆不相管涉矣此三句從下說上知天地之化育故能立天下之大本然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銖

或問夫焉有所倚曰自家都是實理無些欠闕經綸自經綸立本自立本知化育自知化育不用倚靠他物事然後能如此所謂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意也這道更無些空闕經綸大經他那日用間底都是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理更不必倚著人只是從此心中流行於經綸人倫處便是法則此身在這裏便是立本知天地之化育則是自知得飽相似何用靠他物直卿云便是不思不勉之意思謂不更靠心力去思勉他這箇實理自然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更不用心力高

夫焉有所倚聖人自是無所倚若是學者須是靠定一箇物事

做骨子方得聖人自然如此它總發出來便經綸天下之大
經立天下之大本 僩
林正卿問爲有所倚曰堂堂然流出來焉有倚靠 節
問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一章鄭氏注云唯聖人
乃能知聖人恐上面聖人是人下面聖人只是聖人之道耳
曰亦是人也惟有其人而後至誠之道乃始實見耳 㮚

第三十三章

問絅衣之制曰古注以爲襌衣所以襲錦衣者又問襌與單字
同異曰同㳂存中謂絅與䔽同是用䔽麻織疏布爲之不知
是否 廣
問禪家禪字甚義曰他門禪字訓定尚絅注謂襌衣是甚衣曰
此襌字訓單古人朝服必加絅雖未能曉其制想只如今上
馬著白衫一般裏以皮爲之袍如今夾襖 寓
子、夫才 卷六四 廿二 方
問衣錦尚絅章首段雖是再叙初學入德之要然也只是說箇
存養致知底工夫但到此說得來不容思量來衣錦尚絅之
意大段好如今學者不長進都緣不知此理須是闇然而日
章曰中庸後面愈說得向裏來凡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
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
此加讚歎 賀孫○僴錄云到此贊歎日然
問中庸首章只言戒懼謹獨 慎獨 兩節工夫而已篇末尚絅一
章復發此兩條然學者須是立心之初真箇有爲己篤實之
心又能知得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方肯做下面謹獨存養
工夫不審知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已有窮理意思否曰也
須是知得道理如此方肯去謹獨方肯去持養故可與入德
矣但首章是自裏面說出外面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
萬物育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節直約到裏面無
聲無臭處此與首章實相表裏也 銖
子武說衣錦章曰只是收斂向内工夫漸密便自見得近之可

遠風之自微之顯 以下十字黄錄無 君子之道固是不暴著于外
然亦惡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也自有文在裏淡則可厭簡
則不文溫則不理而今却不厭而文且理只緣有錦在裏若
上面着布衫裏面着布襖便是内外黑窣窣地明道謂中庸
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雖曰合爲一理然自
然有萬事在如云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也是自有敬信在極
而至於無聲無臭然自有上天之載在蓋是其中自有不是
都無也 賀孫○義剛錄云天下只是道理走不得如佛老却非其師爲又以與其弟子爲師是者
只謂是之謹獨凡得箇做底 之節身
問知風之自曰凡事自有箇來處所以與微之顯爲對着只如
今日做一件事是也是你心下正一事不是也是你心下元
不正推此類以往可見 猷
人之得失即己之得失身之邪正即心之邪正 知遠之近自之入德知風
知風之自好着如孟子所謂聞伯夷之風之類是也 義
六、卅六 卷六四 廿二 才
先生擡知風之自諸說令看孰是伯豐以呂氏略本正淳以游
氏說對曰游氏說便移來知遠之近上說亦得呂氏雖近之
然却是作用是性之意於學無所統攝此三句知遠之近是
以己對物言之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 知如不行己不得
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乎心之邪正知微之顯又專
指心說就裏來大抵游氏說話全無氣力說得徒勝滾都說
不發無所謂驗其言也屬氣象 㽦
潛雖伏矣便覺有善有惡須用察相在爾室只是教做存養工
夫 猷
亦孔之昭是謹獨意不愧屋漏是戒謹恐懼意 誠
李文問中庸末章引詩不顯之義只是形容前面戒謹不睹恐
懼不聞而極其盛以言之否曰是也此所引與詩正文意義
同 賜
不大聲以色只是說至德自無聲色今人說篤恭了便不用刑

政不用禮樂豈有此理古人未嘗不用禮樂刑政但自有德
以感人不專靠他刑政爾（僩）
問卒章引詩不大聲以色云聲色之於化民末也又推至德輶
如毛而曰毛猶有倫直至無聲無臭然後已矣此意如何
曰此卒章到篤恭而天下平已是極至結局處所謂不顯維德
者幽深玄遠無可得而形容雖不大聲以色德輶如毛皆不
足以形容直是無聲無臭到無迹之可尋然後已他人孰不
恭敬又不能平天下聖人篤恭天下便平都不可測了問不
顯維德據詩中例是言豈不顯也今借引此詩便作不顯
說如何曰是箇幽深玄遠意是不顯中之顯此段自衣錦尚
絅闇然日章漸漸收歛到後面一段密似一段直到聖而不
可知處曰無聲無臭至矣（僩）
中庸末章恐是說只要收歛近裏如此則工夫細密而今人只
是不收向裏做時心便麄了然而細密中卻自有光明發出
來中庸一篇始只是一中間卻事事有末後卻復歸結于一（燾）
問末章自衣錦尚絅說至無聲無臭是從外做向內首章自天
命之性說至天地位萬物育是從內做向外曰不特此也惟
天下聰明睿知說到溥博淵泉是從內說向外惟天下至誠
經綸天下之大經至肫肫其仁聰明聖知達天德是從外說
向內聖人發明內外本末小大巨細無不周徧學者當隨事
用力也（僩）
因問孔子空空顏子屢空與中庸所謂無聲無臭之理曰以某
觀論語之意自是孔子叩鄙夫鄙夫空空非是孔子空空顏
子簞瓢屢空自對子貢貨殖而言始自文選中說顏子屢空
空心受道故疏論語者亦有此說要之亦不至如今日學者
直是懸空說入玄妙處去也中庸無聲無臭本是說天道彼
其所引詩詩中自說須是儀刑文王然後萬邦作孚詩人意
初不在無聲無臭上也中庸引之結中庸之義嘗細推之

其旨自言謹獨以修德至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乃篤
恭而天下平也後面節節贊歎其德如此故至予懷明德以
至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蓋言天德
之至而微妙之極難為形容如此為學之始未知所有而遽
欲一躐至此吾見其倒置而終身迷亂矣（大雅）
公晦問無聲無臭與老子所謂玄之又玄莊子所謂冥冥默默
之意如何分別先生不答良久曰此自分明可子細看廣云
此須看得那不顯底與明著底一般方可曰此須是自見得
廣因曰前日與公晦論程子鳶飛魚躍活潑潑地公晦問畢
竟此理是如何廣云今言道無不在無適而非道固是只是
說得死搭搭地若說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與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活潑潑地曰也只說得到這裏由人自
看且如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如今只看天
何言哉一句耶唯復是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兩句耶又曰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
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說得如是又實驗如此
（廣）
公晦問中庸末章說及本體微妙處與老子所謂玄之又玄莊
子所謂冥冥默默之意同不知老莊是否先生不答良久曰
此自分明可且自看某從前趁口答將去諸公便更不思量
臨歸又請教曰開闊中又着細密寬緩中又着謹嚴這是人
自去做夜來所說無聲無臭亦不離這箇自不顯維德引至
這上豈特老莊說得恁地佛家也說得相似只是它箇虛大
凡看文字要急迫亦不得有疑處且漸漸思量若一下便要
理會得如何會見得此意思出（卓）